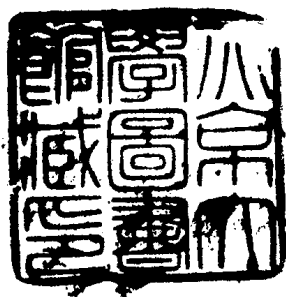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經部

第六七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經部六七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廣東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7.875 印張

1997 年 3 月第 1 版　1997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580－9

Z・55　經部定價：66000 圓

# 經部第六七册目次

## 經部・詩類

#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明〕吳雨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萬曆磊老山房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提要

---

毛詩鳥獸草木攷序

侯官曹學佺譔

夫詩蓋有草木鳥獸蟲魚疏云鄭夾漈以爲晉陸機撰通考據崇文總目以爲吳太子中庶子烏程令陸璣撰陳振孫曰按陸氏釋文斷非晉之士衡而其書引郭璞注爾雅則當在郭之後亦未必吳時人也陸氏者唐陸德明也有莊子音釋間亦用之至孔疏嵒記太平御覽諸書多所采獲矣但書止二卷來掛萬之譏附詩釋誼背通儒之致馬氏鄭氏均病之焉友人吳君悼

其失傳收諸散見引而伸之推
而廣之昔但二卷今爲二十昔
但附詩今實博采矣于是名曰
毛詩鳥獸草木攷焉其曰毛詩
者本文之下仍用毛萇大小序
也其先鳥獸而後草木者蓋未
于標多識之目而國風首關雎



之篇也其次則風雅頌不相淩
奪如野有死鹿先舉國風呦呦
鹿鳴次及小雅是也其類則有
當廣者如草木之外而有竹穀
羽毛之外而有鱗介是也又有
當附者如馬之類而有騏騂犬
之類而有盧尨是也其體則本

吳仁傑離騷草木疏而爲之也
其用則本五雅及本草證類諸
儒註疏而爲之也其博采諸家
仍存名氏則本呂伯恭讀詩記
而爲之也書成愚得寓目焉曰
噫備矣詩三百篇古今說者紛
紛不一詩之刪也太史公曰古



者詩本三千餘篇孔子去其重
複取其可施於禮義者三百五
篇孔穎達謂書傳所引之詩在
多逸少則孔子所錄不容十分
而去九也朱文公曰三百篇未
必皆可施於禮義但存其實以
爲鑑戒耳馬貴與謂審如是說

則詩原未嘗刪何以有諸逸詩也詩之序也相承謂子夏所創而毛公及衛敬仲加潤色之矣王介甫謂詩人所自製葉夢得謂孔子授子夏而傳之是何抗之使高也韓昌黎嘗以三事疑其非而朱晦翁則極力排斥之



謂爲後人所妄作又何抑之使卑也詩之疏也自陸璣始人議其畧纇達之書于郊社宗廟刑名度數囿不周備而元豐格焉歐陽詩譜以爲絳州得之古本及自補十五篇極搜僻矣然惡信符命至疑玄鳥生民爲誣何

其固也淩儀詩攷以爲本諸說文爾雅諸書萃爲一編稱知要矣然不取毛序必欲參攷齊魯韓三家而後信何其迂也之數公者皆褒然大儒而蔚然名家者也是此非彼未有定論後之學者何所折衷愚不敏竊謂一



言以蔽曰思無邪則太史公所謂取其施於禮義者近之語往知來可與言詩則毛萇謂詩序爲子夏所作者近之述而不作多聞闕疑則馬端臨謂其人可攷其意可尋者夫子錄焉其人不可攷其意不可尋者夫子刪

焉其言亦近之大抵必會乎刪
之意而後可與言序必會乎序
之意而後可與言疏今吳君之
疏必本諸序猶乎作序者即欲
強觧逸詩二篇不可得也然林
宗伯少子世陞本王應麟之詩
傳圖要作人物志三十卷陳叅

戎第本吳棫之補音作詩經古
音四卷與吳君甬皆閩郡人為
一時之盛云萬曆丙午人日

毛詩鳥獸草木攷目録

虵 蛣 蜴

螟蛉 果蠃 蜮

螟 螣 蟊

賊 青蠅 蠆

螗 蜂

卷九 鱗攷

魴 鱣 鮪

鰥 鱮 鯉

鱒 鱨 魦



鱧 鰋 嘉魚

鮐 鰷

卷十 介攷

鼈 龜元龜 貝

鼉 龍 戚施

虺

卷十一 草攷一

荇 葛 卷耳

藟 芣苢 蔞

蘩 蕨 薇

蘋 藻 茅荑 荼

葭菼 蓬 匏

葑 菲 荼

藜 苓

卷十二 草攷二

茨 唐女蘿 麻

綠 竹 粉

荍 芄蘭 諼



莪 蕭 艾

舜 荷華荷 蓮 菡萏

蘢 茹藘茹藘 蕑

勺藥 莠

卷十三 草攷三

莫 蕢 蓫

菽 茇 紵

荷竹葦 苕 鷊鳥附

蒲 長楚 稂

棘　鬱　薁

棗　樗

卷十八　木攷三

杞　常棣　杞

枸　椇　穀

檴　椃　蔦

柞　棫　楛

栵　檉　椐

檿　柘　梧



卷十九　天文攷一

露　白露　霝　震　霆　星

三　心　火　五　嘒　參

昴　日　旭日　陽　日食

月　雨　霢霂　滂沱

風　暴風　北風　霾風　頹風　曀風　飄風　凱風　大風　谷風

氷

卷二十　天文攷二

天　蒼天　昊天　上天　穹蒼　旻天

雪　霰　定　蝃蝀　隮

雲　白雲　同雲　霜

電　漢　雲漢　織女

牽牛　啓明　明星　長庚

畢　箕　斗



毛詩鳥獸草木攷目録終

#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一

閬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 鳥攷一

### 雎鳩

周南曰關關雎鳩在河之洲傳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別

雎鳩水鳥也一名王雎似鳧鷖而差長羽毛黃色翼有黑翎一二常在河洲之上為儔侶更不



移處陰陽自然不求再匹而通習水又善捕魚江表呼為魚鷹俗云雎鳩交則雙翔別則立而異處是謂摯而有別也郭璞曰鵰類今江東呼之為鶚好在江渚山邊食魚陸璣疏曰雎鳩大小如鴟深目目上露角幽州人謂之鷲而楊雄許慎皆曰白鷢似鷹尾上白風土記曰說詩義者或云雎鳩為白鷢白鷢鶚屬於義無取蓋蒼鶚如白鷢而色蒼其鳴戛和順又遊于水而息于洲常雙不隻列女傳曰妾聞男女之別國之大節故以雎鳩起興夫雎鳩之鳥人猶未嘗見其乘居而匹處也朱子曰嘗見淮人說淮上有之狀如鳩差小而長常是雌雄兩兩相隨不相失然亦不曾相近立處須隔丈來地所謂摯而有別是也按此數說不同惟風土記為得左傳郯子五鳩備見於詩雎鳩氏司馬此雎鳩是也祝鳩氏司徒鵴鳩也四牡嘉魚之鵻是也鳲鳩氏司空布穀也曹風之鳲鳩是也爽鳩氏司寇大明之鷹是也鶻鳩氏司事鶯鳩也即小斑鳩



小宛之鳴鳩與氓食桑葚之鳩是也左傳雎作鴡杜預云摯而有別故為司馬主法制也

### 黃鳥倉庚

周南曰黃鳥于飛傳黃鳥摶黍也○豳風曰有鳴倉庚傳倉庚離黃也

黃鳥黃鸝留也一名倉庚一名商庚一名鵹黃一名皇一名楚雀或謂之黃栗留幽州人謂之黃鶯齊人謂之摶黍秦人謂之黃留離自關而東謂之創鶊自關而西謂之鸝黃或謂之黃鳥

亦或謂之黃袍黑眉紅嘴青脚遍身黧黑而黃性好雙飛鳴則蚕疾去春三十六日而鳴月令倉庚鳴是也聲音圓滑常甚熟時來在桑間故里語云黃栗留看我麥黃葚熟否是應節趨時之鳥也今荆州每冬月於田畝中得土堅圓如卵者輒取以責之破則鸎在其中無復毛羽蓋以土自裹伏而土堅勁候春始生羽破土而出然則幽谷遷喬正此鳥也

鵲



召南曰維鵲有巢維鳩居之傳鳩鳲鳩秸鞠也鳲鳩不自爲巢居鵲之成巢箋鵲之作巢冬至架之至春乃成◯曹風曰鳲鳩在桑其子七兮傳鳲鳩秸鞠也

鵲智靈之鳥也一名乾鵲一名飛駁一名神女如鴉而小尾長嘴尖足爪黑頸項與背青深緑色臆腹與脅皆白翮與尾黑白相間其腦能令人相思尤畏熱三伏之際拔毛以泄小寒日始巢巢常開口背太歲知來歲之多風則去高木而巢扶枝一說水大則巢高水小則巢卑俗云巢中必有梁見其上梁者必貴皆傳枝受卵二月乳雛漸長則捨去而鳩鳥居之今鳥之類亦能逐鵲而居見人吉事徵則修修然凶事徵則鳴啼自啄其足則行人至或云其聲接接令接來也南人以其聲爲吉以鳥爲凶北人反之亦能制蝟鵲之所在蝟必反腹受啄秋七日首無故皆秃相傳以爲是日牛郎與織女會於河漢東役烏鵲爲梁以渡故毛皆脫去按秋鳥獸毛毨



之時又山海經羣鳥有觧羽之所此豈觧羽類耶天玄主物簿云鵲啄槐實結玉於腦謂之鵲玉此鵲終歲不復鳴噪雖巢無胎卵

鳩 鳲鳩

鳩鳲鳩也一名鵠鷱一名布穀江東呼穫穀又呼擊穀又呼郭公以此鳥鳴時布種其穀似鷂長尾牝牡飛鳴以翼相拂取其骨佩之宜夫婦凡哺子朝從上而下暮從下而上有均一之德故少皥氏以爲司空之官釋鳥云鳲鳩鵠鷱邪

云今之布穀也江東呼爲穫穀埤蒼云鴶鵴方言云戴勝謝氏云布穀類也陸璣云今梁宋之間謂布穀爲鴶鵴一名擊穀一名桑鳩即仲春鷹所化者或謂之題肩齊人謂之擊征歐陽氏曰今所謂布穀戴勝者與鳩絶異惟今人直謂之鳩鳩者拙鳥也不能作巢多在屁屋間或於樹上架搆樹枝初不成巢便以生子往往墜雛今鵲作巢甚堅既生雛散飛則棄而去容有鳩來處彼空巢此與鳲鳩傳俱云秸鞠故知一物



雀

召南曰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傳雀之穿屋似有角者

雀小隹也常依人以居觜頷皆黒通身毛羽褐色尾長二寸許爪趾黄色四時有子其種類不一有神雀蒿雀突厥雀屁雀斑者名麻雀小者名黄口貪食易捕老者黠難取號爲賓雀一云棲宿人家堂宇之間如賓客故名隹賓體極肥江夏竟陵常獻給大官凡鳥皆雄求雌惟此雌乘雄相感必一俯一仰性極多慾至曛黒輒盲力能勝燕或蚼艾於燕巢中燕棄去則居之南人謂之禾雀月令季秋雀入大水爲蛤感陰氣之盛摺翼成殼入水化爲小蛤至春復化爲雀異物志云黄雀魚常以八月化爲黄雀至十月復入海爲魚舊說鳥雀尾翠上有肉高有宂若名脂餅鳥雀每引觜取脂以塗翅毛衣則悅澤雨露不能濡

燕 玄鳥



邶風曰燕燕于飛差池其羽傳燕燕鳦也燕之于飛必差池其羽○商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傳玄鳥鳦也春分玄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簡狄配高辛氏帝帝率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

燕燕鳦也一名玄鳥盖取其色之玄故曰玄鳥也齊人謂之鳦盖取其名自呼故曰鳦也一名鷾鴯籋口布翅岐尾作巢避戊巳日今書戊巳

字置其巢則棄去之以春分來秋分去月令仲
春玄鳥至仲秋玄鳥歸是也古者以其至之日
以太牢祀于高禖以謂子契因是而生也有越
燕胡燕二種越燕小而多聲頷下紫巢於門楣
上謂之紫燕亦謂之漢燕胡燕比越燕而大臆
前白質黑章其聲亦大巢懸於大屋兩榱間其
長有容匹素者謂之蛇燕通謂之玄鳥按商本
紀云簡狄行浴玄鳥墮其卵取而吞之因孕而
生契諸緯侯皆言簡狄吞乙卯而生契故契號



玄主賜姓子氏成湯紹其祖而字天乙令荊楚
之俗燕始來睇有入室者以雙箸擲之令人有
子皆燕爲生子之驗然簡狄之吞卵似之帝少
皞以玄鳥爲司分之官燕燕者古人重言之猶
漢書童謠云燕燕尾涎涎是也釋鳥云巂周燕
燕鳦孫炎曰別三名舍人曰巂周名燕燕又名
鳦誤也所以郭氏亦不取也

雉

邶風曰雄雉于飛泄泄其羽傳雄雉見雌
雉飛而鼓其翼泄泄然

雉耿介鳥也一名野雞雞屬首有彩毛身有五
色雄者有冠長尾雌者素質短尾愛其毛終日
影水目眩則溺林木森蔚者不入雨則避於巖
穴之下久雨不出多餓死善鬭因地之墳衍以
爲疆界分而護之不相侵越一界之内要以一
雄爲長餘者雖衆莫敢鳴能向陽吐綬其交有
時別有倫令雞先鼓翼者二而後鳴雉既鳴而
後鼓翼者三月令季冬雉雊得二陽之氣而雊



鳴也尚書曰華蟲禮記曰疏趾有十四種鷂雉
青質五彩鷸雉鳪雉黃色鳴自呼鷩雉似山雞
而小冠背毛黃腹下赤項緑色鮮明秩秩海雉
如雉而黑在海中山上鸐山雉翰雉鵫雉今白
鵫也江東呼白鵫亦名白雉伊洛而南素質皆
備成章曰翬江淮而南青質五彩皆備成章曰
鷂南方曰𪄻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

鴈

邶風曰雝雝鳴鴈傳雝雝鴈聲和也納采

用鴈箋鴈者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焉

鴈陽鳥也一名朱鳥似鵝畏寒秋南冬北自河北渡江南瘦瘠能高飛不畏繒繳江南沃饒每至春還河北體肥不能高飛恐爲虞人所獲常啣蘆數寸以防繒繳夜棲川澤千百爲群有一不眠以警衆也飛有行列前呼後應自關而東謂之鴚鵝南楚之外謂之鵝或謂之蒼鴚今江東呼爲鴚今北方有白鴈似鴻而小色白秋深



乃來來則霜降河北謂之霜信月令云八月鴻鴈來九月鴻鴈來賓周書云白露之日鴻鴈來寒露之日又來既是一種何得前後不齊如此似不應耳許叔重注二鴈則以爲仲秋時候之鴈從北漠中來過周雒南去至彭蠡季秋時候之鴈亦從北漠中來南之彭蠡以爲八月來者其父母也是月來者蓋其子也羽翼稚弱故在後耳禮記曰仲秋來者爲主季秋來者爲賓也

流離

邶風曰流離之子傳流離鳥也少好長醜

流離鳥也一名栗留一名不孝鳥長而食其母一名掛首冬至斬其首掛木上故名又名夜行遊女謂日中不見丘山夜入人家捕鼠食蚤虱吳人呼爲魑魂釋鳥云鳥少美長醜爲鶹鷅陸璣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梟爲流離其子長大還食其母故張奐云鶹鷅食母許慎云梟不孝鳥是也流與鶹蓋古今之字爾雅離或作栗

翟



邶風曰右手秉翟傳翟翟羽也

鸐雉屬一名山雉長尾雨雪降惜其尾棲樹杪不敢下食往往餓死今俗呼之爲山雞古者后服三翟是也毛傳翟翟羽謂雉之羽也故異義公羊說樂舞以鴻羽取其勁輕一舉千里詩毛說萬以翟羽韓詩說以夷狄大鳥羽謹按詩云右手秉翟爾雅說翟鳥名雉屬也知翟羽舞也

烏

邶風曰莫黑匪烏傳烏黑莫能別也

烏孝鳥也一名鵶一名玄烏比他烏微小身目俱黑遠不分別其睛傳涎而孕始生母哺之六十日至于稍長則母處而子返哺其母哺聲可聽見異則噪俗候烏飛翅重知天將雨烏陽物也感陰氣而重故以此而占雨性極壽舊云三鹿死後能倒一松三松死後能倒一烏雌雄難別雅云誰知烏之雌雄是也白頭者俗謂之鵲鶵又一種大喙白頸者謂之燕烏皆不能返哺然不謂之孝烏也



鴻

邶風曰鴻則離之傳大曰鴻小曰鴈箋鴻大鳥也

鴻水鳥也似鴈而大與鴈皆產塞北知避陰陽寒暑者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管子曰鴻鴈春北秋南不失其信禮記曰大者曰鴻小者曰鴈自北而來於中國也詩義疏曰鴻鵠羽毛光澤純白似鶴而大長頸肉美如鴈又有小鴻大小如鳧色亦白今人直謂之鴻也博物志云鴻鵠至千歲皆胎產

鶉

鄘風曰鶉之奔奔傳鶉鳥也

鶉小鳥也一名鶉雄足高名鵪雌足矮名痺鵪屬大如鷄雛褐色黑斑尾禿其居易容其欲易給寬伏淺草中隨地而安居不亂匹輒畏寒而好鬬今人以平底錦囊養之懷袖間樂觀其鬬大率食粟者不過再鬬食稗者尤耿介一鬬而已性淳愨不越橫草所遇小草橫其前即旋行



避礙關東謂之鶉蜀隴謂之循初生謂之羅鶉至秋謂之早秋中秋以後謂之白唐月令田鼠化為鴽即鶉也南方草木狀曰短頭細黃魚以九月中因秋風而變成鶉炙食之味肥美或云蝦蟇所化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一終

#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二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 鳥攷二

### 鳩 鳴鳩

衛風曰于嗟鳩兮無食桑椹傳鳩鶻鳩也食桑椹過則醉而傷其性○小雅曰宛彼鳴鳩翰飛戾天傳宛小貌鳴鳩鶻鵰也

鳩鶻鳩也一名鳴鳩一名鶻鳩一名鶻鵃一名



鶯鳩似山鵲而小短尾青黑色多聲亦多子在深林間飛翔不遠春來秋去備四時之事故少皡氏以爲司事之官春後引雛鼓翼上天而飛鳴以翼相摩拂月令鳴鳩拂其羽是也此鳥好鳴故名鳴鳩亦好朝鳴故名鶻嘲北人名鸐鵃今江東亦呼爲鶻鵃性食桑甚然過則醉而傷其性也陸璣云斑鳩也蓋斑鳩似鶉鳩而大鶉鳩灰色無繡項陰則屏逐其匹晴則呼之斑鳩項有繡文斑然故曰斑鳩則與此鶻鳩全異璣之言非也爾雅鳩類非一知此是鶻鳩者以鶻鳩冬始去今秋見之以爲喻故知非餘鳩也

### 雞

王風曰雞棲于塒傳鑿墻而棲曰塒

雞司時之畜有胡髯五指金骹反翅之種大者蜀小者荆白雞金骹者美長尾雞尾細而長長五尺餘出東夷韓國九真郡出長鳴雞易巽爲雞爲風鳴於五更者將至巽位感動其氣而鳴然老者遇歲則有怯寒至晚方鳴或有乙丙夜輒



鳴者俗謂之盜啼以足晝地而食者是不食無功之祿陳楚宋魏之間謂之鸊鷉桂林之中謂之割雞或曰鵔北燕朝鮮洌水之間謂伏雞曰抱徐魯之間呼雛爲秋候子江東呼雞少者爲健風俗通云呼雞曰朱朱相傳雞本朱氏翁化爲之今呼雞皆朱朱也古稱有五德頭戴冠文也足搏距武也敵在前敢鬬勇也見食相呼仁也鳴不失時信也慕書曰養白雞令識其主聲形以五月五日九月九日任意用五色絲長五

寸係雞頸將雞於名山放雞著山仰頭呪曰必
存鳴晨雞心開悟

鳧

鄭風曰弋鳧與鴈傳鳧水鳥也

鳧水鳥也一名鷸一名沈鳧似鴨而小青灰色長尾背上有文數百爲群常在海邉食沙石皆消爛唯食海蛤不消隨其糞出其冑蔽天而下聲如風雨所至田間稻梁必爲之空江東亦呼爲鷸今有一種甚小而好沒水中者南楚之外



謂之鷿鷈大者謂之鶻鷉俗呼爲寇鳧吳地志云石首魚至秋化爲寇鳧頭中有石是也陸璣云大小如鴨青色卑脚短喙水鳥之謹愿者也

正

齊風曰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傳二尺曰正箋正所以射於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士一正外皆居其侯中參分之一焉

正鳥也大如鵠捷射人注云正者正也亦鳥名齊魯之間名題肩爲正正鳥之捷黠者射之難中以中爲儁故射取名焉大射射鵠賓射射正王射五正畫中朱次白次蒼次黃玄居外諸侯射三正損玄黃孤卿大夫士同射二正去白蒼而畫以朱綠

鴇

唐風曰肅肅鴇羽集于苞栩傳鴇之性不止樹

鴇水鳥也似鴈而大無後指毛羽有虎斑文群



居如鴈自然而有行列性不止樹無後趾也遇鷙鳥能激糞禦之著其毛羽悉脫俗呼爲獨豹以鴇爲豹聲之訛耳閩諺云鴇無舌兎無脾段氏云鴇鴨亦齝

晨風

秦風曰鴥彼晨風傳晨風鸇也

晨風摯鳥也一名鸇一名鷐狀類雞亦似鷂青黃色燕頷勾喙向風搖翅乃因風飛急疾擊鳩鴿燕雀食之列子曰鷂之爲鸇鸇之爲布谷布谷

久復爲鵠此物變也禽經曰颷好風鶄惡雨然則晨風可知也已又曰鷸鷸之信不如雁周周之智不如鴻今鷸亦去來有時然則制字从亶又可知矣孟子所謂爲叢敺爵者鸇即此也

鸞和

秦風曰輶車鸞鑣○小雅曰和鸞雝雝

鸞瑞鳥也鳳屬雄一名鸞雌一名和鷄身赤色色亦被五采血作膠可以續弓弩琴瑟之弦一曰青鳥爲鸞鸞瑞應圖云鸞鳥者赤神之精鳳皇之佐狀翟而五色鳴中五音肅肅雝雝喜則鳴舞人君進退有度親疏有序則至崑崙圖云鸞鳥似鳳而白纓聞樂則蹈節而舞其雌曰和山海經云女牀山有鳥曰鸞自歌自舞禽經云鸞瑞鳥一名雞趐首戴赤曰丹鳳青曰羽翔白曰化翼玄曰陰翥黃曰土符張華注云鸞者鳳鳥之亞始生類鳳久則五采變易故字从䜌省詩含神霧云王者德化充塞照洞八極則鸞臻當上古時鸞輿順動此鳥輙集車上雄鳴於前雌



應於後後世不能致作和鸞以象之因謂之鑾伏

鷺

陳風曰値其鷺羽傳鷺白鳥也

鷺水鳥也一名舂鋤步於淺水中好自低昂故曰舂鋤也青脚喜翹高尺七八寸善廢捕魚尾如鷹尾喙長頭上有毛數十枚長尺餘毿毿然與衆毛異好欲取魚時則弭之頭背翅上皆有長翰毛今江東人取以爲睫攡名之曰白鷺縗好而絜白故謂之白鳥今之鷺鷥是也齊魯之間謂之舂鉏遼東樂浪吳揚人皆謂之白鷺楚威王時有朱鷺合沓飛翔而來舞則復有赤者舊鼓吹朱鷺曲是也然則鳥名白鷺赤者少耳今鷺之集每水面數尺則必低回少盤其勢與飛之時徑起特異蓋其天性舞而後下非朱鷺獨然也俗說雌雄相隨受卯相睠則産諺曰鷺鷥相逐成胎是也

鵶

陳風曰墓門有梅有鴞萃止傳鴞惡聲之鳥也

鴞楚鳩之子大如斑鳩綠色狀類鸚鵡聲如小兒吹竽一名黃禍侯所鳴其民有禍諺俗云鴞禍鳥也今謂之畫烏蓋聲之誤也陸璣云惡聲之鳥也入人家凶賈誼所賦鵩鳥是也其肉甚美可爲羮臛又可爲炙漢供御物各隨其時唯鴞冬夏常施之以其肉美故也漢書云霍山家鴞數鳴楚辭注鴟鴞二物又云鵩似鴞則鴞又



非鵩矣異物志曰鳥如小雞體有文彩異俗謂之鵩不能遠飛行不出域賈公彥曰鴞鵩二鳥夜爲惡鳴者也按此數說各不同恐相似而難別耳如璣以鴞卽鵩誤也俗說以爲鴞卽土梟亦非也魏志曰夫鴞天下賤鳥也及其在林食椹則懷我好音北山錄曰黃鸝亦食椹而音美

鵜

曹風曰維鵜在梁傳鵜洿澤鳥也

鵜水鳥也一名鵜鶘形似鶚而極大人足喙長尺餘直而廣口中正赤共鳴自呼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遇小澤中有魚便羣共抒水滿其胡而棄之令水竭盡魚在陸地乃共食之故曰淘河其膏可塗劒好羣飛沉水食魚故曰洿澤卽今之鵜鶘是也或言其胡能盛水以養魚本草云如蒼鵝身是水沫惟臆前有兩塊肉如拳云昔人竊肉入河化爲此鳥今猶有肉存因名逃河

鵙



豳風曰七月鳴鵙傳鵙伯勞也

鵙賊害鳥也一名伯勞一名伯趙一名鶪鵙似鶷鶡而大性好單棲毛羽灰色黑眉鷹嘴能捕燕雀直飛上下不能盤旋翱翔少皡氏以鳥名官伯趙氏司至伯趙鵙也以夏至來冬至去五月鳴應陰氣之動陽氣爲仁義陰氣爲殘賊伯勞殘賊之鳥也其聲鵙鵙故其音名云月令仲夏鵙始鳴是也舊云鵙善制蛇在林間鳴蛇於其下蟠結不動所踏之枝可鞭小兒令其速語

能療繼病繼病者毋有娠而乳子使子得疾也
世傳伯奇化爲鵙

鴟鴞

豳風曰鴟鴞鴟鴞傳鴟鴞鸋鴂也

鴟鴞鸋鴂也郭璞云鴟類陸璣云鴟鴞似黄雀而小其喙尖如錐取茅莠爲巢以麻紩之如刺韈然懸著樹枝或一房或二房幽州人謂之鸋鴂或曰巧婦或曰女匠關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鸁關西謂之桑飛或謂之韈雀或曰巧女陸



佃曰先儒以爲鴟鴞即今巧婦郭注爾雅獨云鴟類則璞與先儒異意以詩與爾雅攷之宜如璞義蓋爾雅言鴟鴞鸋鴂繼云狂茅鴟怪鴟梟鴟則鸋鴂亦鴟之類也吕藍田曰鴟鴞惡聲之鷙鳥也詩有鴞萃止又翩彼飛鴞又爲梟爲鴟蓋梟之類歐陽氏曰鳥之愛巢者呼鴟鴞而告之吕東萊曰鸋鴂鴟鴞之別名郭景純陸農師所解皆得之方言云自關而東謂桑飛曰鸋鴂此乃陸璣疏所謂巧婦似黄雀而小其名偶與鴟鴞之別名同與爾雅所載實兩物也毛鄭誤指以解詩歐陽氏雖知其失乃併與爾雅非之蓋未攷郭景純之注耳朱子曰鴟鴞鵂鶹惡鳥攫鳥子而食者也

鸛

豳風曰鸛鳴于垤傳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矣鸛好水長鳴而喜也箋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

鸛水鳥也一名黑尻一名負釜一名皂裙一名



背竈似鶴而大長頸赤喙白身黑尾翅樹上作巢大如車輪卵如三升杯泥其巢一傍爲池含水滿之取魚置池中稍稍以食其雛若殺其子則一村致旱災每伏卵時數入水卵則不㲉取礜石周圍繞卵以助煖氣故方術家以鸛巢中礜石爲真物性甘帶每遇巨石知其下有蛇即於石前如術士禹步其石劮然而轉南方里人學其法者伺其養雛緣木以篾絙縛其巢鸛則作法解之乃於木下鋪沙印其足迹而倣學之

天將雨則長鳴而喜善群飛薄霄激雨雨爲之散今江南謂群鸛旋飛爲鸛井惟鶴亦然不善唳但以喙相擊而鳴禽經曰鸛俯鳴則陰仰鳴則晴有白鸛烏鸛二種說文鸛小雀也今按鸛水鳥之大者恐又是一種也○螘大者名蚍蜉小者名螘此蟲穴處輦土爲塚以避濕天將陰雨水泉上潤故穴處者先知之而徙穴以避濕也俗呼大者馬蚍蜉夏小正十二月玄駒賁玄駒螘也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二終

#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三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 鳥攷三

### 鵻

小雅曰翩翩者鵻傳鵻夫不也一宿之鳥箋一宿者一意於所宿之木也亦云鳥之謹愨者人皆愛之

鵻鵻鳩孝鳥也一名鳺鴀一名荊鳩一名楚鳩



一名鵓鳩一名乳鳩一名祝鳩似斑鳩而臆無繡彩又頭有贅物之拙者不能爲巢纔架數枝往往墜卵無巢不能居天將雨則逐其雌霽則呼而反之今人辨其聲以爲無屋住是也少皞祝鳩氏司徒也謂其孝故爾自關而西秦漢之間謂之鵻鳩其大者謂之鳻鳩其小者謂之鴓鳩或謂之鶌鳩或謂之鵓鳩梁宋之間謂之鵻鵻性慈孝愨謹故聽聲考詳篇曰雀聲慘毒鳩聲慈念陸璣云今小鳩也一名鵓鳩幽州人或

謂之鶨鶌梁宋之間謂之隹揚州人亦然雖當
作隹說文凡鳥之短尾者皆謂之隹惟夫不專
名焉故指隹爲夫不也
春令
小雅曰春令在原傳春令䳭渠也飛則鳴
行則搖不能自舍耳
鶺鴒水鳥也一名䳭渠雀屬飛則鳴行則搖大
如鷃雀長脚長尾尖喙背上青灰色腹下白頸
下黑如連錢杜陽人謂之連錢其名自呼或曰

首尾相應飛且鳴者故謂之䳭渠渠之言勤也
詩義訓曰鶺鴒錢母其頸如錢文是也物類相
感志曰鶺鴒俗呼雪姑其色蒼白似雪鳴則天
當大雪極爲驗矣集注作鶺鴒爾雅作鵰鴒左
氏與爾雅同
隼
小雅曰鴥彼飛隼其飛戾天箋隼急疾之
鳥也飛乃至天
隼鷙鳥也鶚屬鼓翅翬翬急疾以搏燕雀而食

之陸璣云隼齊人謂之擊征或謂之題肩或謂
之雀鷹春分化爲布谷嚴粲云陸璣說隼曰擊
征題肩而說鳩鷹同訓隼即鳩鷹矣然說鳩鷹
不言是隼說隼不言是鳩鷹蓋誤矣隼非鳩鷹
也化書曰鳥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蓋隼之擊
物遇懷胎者輒釋而不戮也或曰隼鷙鳥也即
今所呼爲鶻者是也
鶴 白鳥
小雅曰鶴鳴于九皐聲聞于野傳皐澤也

言身隱而名著也○大雅曰白鳥翯翯
鶴形狀大如鵝長頸竦身長脚青翼頂赤身白
高三尺餘喙長四寸頸半黑其鳴高亮聞八九
里雌者聲差下以聲交或云雌雄相隨如道士
步斗履其迹而孕內典曰鶴影生多純白或有
蒼色者今人謂之赤頰常夜半鳴淮南子亦云
雞知將旦鶴知夜半蓋鶴水鳥夜半水位感其
生氣則喜而鳴性絕警八月白露降流於草上
點滴有聲因即高鳴相警移徙所宿處慮有變

害也有玄有黃有白有蒼玄則鶴之老者百六十年則有純白純黑之異若黃鶴古人常言之禽經曰鶴愛陰而惡陽鴈愛陽而惡陰古者相鶴有經其精神氣骨應相故有經也

翬

小雅曰如翬斯飛箋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

翬雉屬其毛色光鮮白爲質五彩爲文備具成章釋鳥云伊洛而南雉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



翬又曰鷹隼醜其飛也翬言其鼓翅翬翬然故曰翬也古者王后之服以爲飾則繪爲之形而彩畫之綴于衣以爲文章褘衣畫翬者是也蓋取其雉性介而守比后德也左傳曰五雉爲五工正翬其一也翬蓋中央之雉南方曰鷂東方曰鶅北方曰鵗西方曰鷷

桑扈

小雅曰交交桑扈率場啄粟傳桑扈竊脂也箋竊脂食肉

桑扈一名竊脂俗謂之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食之因以名云陸璣云竊脂青雀也喜竊人脯肉脂及筩中膏故以名竊脂也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啄粟非廉也山海經曰崌山有鳥焉如鴞赤身白首其名竊脂此自別一種青雀好竊脂肉目驗而然此與下竊脂不同此盜竊之竊下竊淺之竊也說文扈作雇

鷽

小雅曰弁彼鷽斯傳鷽卑居卑居雅烏也



鷽雅烏也一名鵯鶋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不反哺者故謂之雅烏說文字林皆云楚烏是也孔氏曰此鳥名鷽而云斯者語辭猶蓼彼蕭斯菀彼柳斯以劉孝標之博學而類苑鳥部立鷽斯之目是不精也董氏曰禽經有鷽斯非爲辭也爾雅曰鷽斯鵯鶋楊子曰頻頻之黨甚於鷽斯按此數說似亦有斯之名也

鶉

小雅曰匪鶉匪鳶翰飛戾天傳鶉鵰也鵰

鳶貪殘之鳥也
鶚一名鵰一名角鵰似鷹而大黄頭赤目五色皆備黒者俗呼爲皂鵰兩脚有毛亦有無毛者能食草健飛擊上薄雲漢沙漠空中盤旋無細不覩亦翱翔水上扇魚令出沸波攫而食之一名沸河淮南子曰鳥有沸波是也相感志云其毛能食諸鳥羽如羣錯草中有鵰毛必衆鳥毛羽自落地亦能食麞鹿之屬穆天子傳青鵰執犬羊食豕鹿鵰之大者又名鷚孟康漢書音義



曰鷚大鵰也説文鷻鵰也从鳥敦聲字異於鶉也釋文字或作鷲李氏曰若以爲鶉鶉之鶉則無戾天之理也

鳶

鳶鷙鳥也鴟鳥之類似鶴摩風回翔布翼不動朝鳴則大風性不善搏擊貪於攫肉飛騰江湖間捕魚亦擊小鳥食之即俗人呼爲老鵄是也鵄鴟鷂並相似而大釋鳥云鳶烏醜其飛也翔其飛布翅翱翔蒼頡解詁以爲鳶即鴟也

桑扈

小雅曰交交桑扈有鶯其羽傳鶯然有文章箋桑扈竊脂也

桑扈竊脂也即春秋之九扈是也詩義疏曰或説有鶯其羽言雖小鳥其鶯然有文章爾雅云夏扈竊玄秋扈竊藍冬扈竊黄桑扈竊脂棘扈竊丹又云虎竊毛謂虦貓䝙如小熊竊毛而黄竊毛皆謂淺毛則夏扈竊玄言淺黒秋扈竊藍言淺青冬扈竊黄言淺黄桑扈竊脂言淺白棘



扈竊丹言淺赤竊即古淺字但此鳥其色不純白故謂之淺白也陸司農曰桑扈盖一名有兩種若曾有兩曾參也釋鳥云桑扈竊脂鳭鷯剖葦此桑扈之一種也桑扈竊脂棘扈竊丹此桑扈之一種也盖對剖葦言之則竊脂者所謂青質脩曲食肉好盜脂膏者是也對竊丹言之則竊脂者所謂素質其翅與領皆鶯然而有文章者是也然則交交桑扈率場啄粟正以其性之竊脂者言之也交交桑扈有鶯其羽正以其色

之䳘脂者言之也𠀤爾雅主詩言之而小雅有
兩桑扈所取有兩䳘脂故爾雅亦兩解也

鴛鴦

小雅曰鴛鴦于飛傳鴛鴦匹鳥太平之時
交於萬物有道取之以時箋匹鳥言其止
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偶也

鴛鴦水鳥也一名匹鳥一名文禽一名珍禽雄
名爲鴛雌名爲鴦鳬屬大如鶩其質杏黃色頭
戴白長毛垂之至尾尾翅皆黑常於江渚之間



食魚蝦之屬多養子於土窟破塚之間能使狐
衛其子食其肉令人美麗雌雄未嘗相離人得
其一不求再匹則思而死故謂之匹鳥稽聖賦
曰雎鳩奚別鴛鴦奚雙或曰鵲好外反鴛好內
思

鷮

小雅曰有集維鷮傳鷮雉也

鷮雉屬色如雌雉尾如雉尾而長頭上有肉冠
冠上蓑毛長數寸如椎雉尾角陸璣云鷮微小

於鸛也走而且鳴音鷮鷮然尾長肉甚美故林
麓山下人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
麃者似鹿而小是也薛綜曰雉之健者爲鷮字
說曰從鷮尾長走而且鳴則其首尾鷮如也禽
經曰火爲鷮亢爲鶴

鶖

小雅曰有鶖在梁傳鶖秃鶖也

鶖一名秃鶖一名扶老狀如鶴而大青色長頸
赤目其毛辟水毒頭高八尺善與人鬬好啗蛇



人以此鳥形刻之杖頭取其辟蛇也俗云脯羞
而食之益人氣力走及奔馬今丹陽鄱陽皆有
之景煥云鶢鶋海鳥今俗名秃鶖

鷹

大雅曰時維鷹揚箋鷹鷙鳥也

鷹鷙鳥也雄大雌小一名鷞鳩故少皡氏以名
司寇之官頭似鵰而圓頸長脛赤睛其毛色屢
變無常一歲曰黃鷹二歲曰鴘鷹三歲曰鶬鷹
頂有毛角微起今通謂之角鷹不擊有胎之鳥

亦名義鷹月令二月鷹化爲鳩秋則鳩化爲鷹
故鷹通有鳩名季夏之月秋節將至鷹自習擊
曰學習孟秋之月鷹始擒鳥於大澤之中四面
陳之世謂之祭鳥古語曰在北爲鷹在南爲鷂
鷹生於窟好眠巢於木者常立雙骹長起遲六
翮飛急今三館書有咊漱三卷皆養鷹鷂及醫
療之術

鷺

大雅曰鳧鷺在涇傳鷺鳧屬



鷺水鳥也蒼黑色鳧屬鳧好没鷺好浮故一名
漚在海潮中隨潮上下常以三月風至乃還洲
渚卵似雞卵色青頗知風雲若群飛至岸必風
漁人及渡海者皆以此爲候數百爲群而來蔽
日食小魚蝦之屬潮至則翔水禦以爲信謂之
信鷗蒼頡解詁曰鷺鷗也生藕葉上名水鴞形
色似鴿而群飛風土記曰鷺鷺鴨也以名自呼
大如小雞

鳳凰

大雅曰鳳凰于飛翽翽其羽傳鳳凰靈鳥
仁瑞也雄曰鳳雌曰凰

鳳神鳥也俗呼爲鳥王羽蟲三百六十而鳳爲
之長鴻前麐後蛇頸魚尾鸛顙鴛腮龍文龜背
燕頷雞喙五色備舉出於東方君子之國翺翔
四海之外過崑崙飲砥柱濯羽弱水暮宿丹穴
見則天下大安寧其翼若干其聲若簫不啄生
蟲不折生草不羣居不旅行不罹羅網非梧桐
不棲非竹實不食非醴泉不飲少皡氏以其鳴



合十二律故設鳳凰氏以爲歷正之官字从鳥
凡聲鳳飛則羣鳥從以萬數故鳳古作朋字山
海經曰丹穴之山有鳥焉其狀如鷄五采而文
名曰鳳首文曰德翼文曰禮背文曰義膺文曰
仁腹文曰信毛詩草蟲經曰雄曰鳳雌曰凰其
雛爲鸑鷟或曰鳳凰一名鸑鷟一名鷗京房易
傳曰鳳凰高丈二漢時鳳凰數至漢書云高五
六尺南恩州北甘山壁立千仞有瀑布飛下猿
狖不能至鳳凰巢其上彼人呼爲鳳凰山所食

亦蟲魚遇大風雨亦飄墜其雛小者猶如鶴而足差短南人截取其觜謂之鳯凰盃

梟

大雅曰爲梟爲鴟箋梟鴟惡聲之鳥也

梟惡聲之鳥一名土梟傴伏其子百日而長羽翼既成食其母而始飛故日至捕梟磔之字从鳥首在木上古者天子以春鮮祠黄帝用一梟破鏡梟食母破鏡食父黄帝欲絶其類使百司用之後世於歳始祓除凶災取以祠黄帝漢使



東郡送梟五月五日作梟羮以賜百官此遺象也或謂與鵩相似或謂其實一物非也周人設官覆妖鳥之巢以方書十日之號十二辰之號二十八宿之號懸其巢上則去之梟之類極多此與流離異種故爾雅亦兩釋之○破鏡食父之獸也如貙而虎眼一曰貘如虎豹而小

鴟

鴟怪鳥也一名鵂鶹鵩鬼車之類目大而圓其鳴即雨爲圝可以聚諸鳥亦名隻狐晝無所見夜即飛啄蚊蝱取其腦塗雞目即伏不能起令江東通呼此屬爲怪鳥又有一種茅鴟一名狂令鵜鴟也似鷹而白春秋運斗樞曰玉衡星散爲鴟莊子云鴟嗜鼠之鳥也

桃蟲

周頌曰肇允彼桃蟲拚飛維鳥傳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箋鷦之所爲鳥題肩也或曰鴞皆惡聲之鳥

桃蟲桃雀也一名鷦其雌名鴱似黄雀而小巢



於葦苕深林之中或樹葉之上以髮爲經以麻紩之爲緯至精密如刺韈然故名韈雀其喙尖利如錐俗呼爲巧婦自關而東謂之工雀或謂之過鸁或謂之女匠自關而西謂之桑飛江東呼爲布母俗謂婦人呑其卵弁取其巢燒以熏手令人巧陸璣云今之鷦鷯微小於黄雀其鶵化而爲鵰故俗云鷦鷯生鵰是也或云所俗性子鷦鷯養之與鴟鴞同名非一物也若鄭箋所言其義未詳

卷三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四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獸攷一

麟

周南曰麟之趾振振公子傳趾足也麟信
而應禮以足至者也箋麟角之末有肉示
有武而不用

麟仁獸也麕身牛尾一角京房易傳曰麟麕身



牛尾狼額馬蹄有五彩腹下黄高丈二陸璣云
麟麕身牛尾馬足黄色圓蹄一角角端有肉音
中律呂行中規矩游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生
蟲不踐生草不羣居不侶行不入陷穽不罹羅
網王者至仁則出今并州界有麟大小如鹿非
瑞應麟也故司馬相如賦曰射麋却麟謂此麟
也徵祥記麒麟者毛之長仁獸也牝曰麟牡鳴
曰游聖牝鳴曰歸和夏鳴曰扶幼秋鳴曰養綏
大戴禮云毛蟲三百六十而麟爲之長或曰麟
刻角鳳肉味皆示有武而不用也傳云麒似麟
而無角春秋感精符曰麟一角明海內共一主
也王者不刳胎不剖卵則出於郊

鼠

召南曰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傳墉墻
之穿推其類可謂鼠有牙

鼠盜竊小蟲夜出晝匿穴蟲之黠者有齒無牙
穿墉作穴性多疑出穴多不果一行一却前爪
四後爪五好摩弄其髭相時而進南陽呼鼠爲



鼪其種類至多鼢鼠地中行者伯勞所變也鼸
鼠以頰裹藏食鼷鼠有螫毒者鼶鼠夏小正曰
鼶鼬則穴鼬鼠今鼬似鼦赤黄色大尾啖鼠江
東呼爲鼪鼩鼠小鼱鼩也亦名鼸鼩鼩鼠鼣鼠
鼤鼠鼨鼠豹文鼮鼠文如豹漢武帝時得此鼠
孝廉郎終軍知之賜絹百匹鼰鼠今江東山中
有鼰鼠狀如鼠而大蒼色在樹木上音巫覡

羔　羊　羜　羖　牂　羍　羝

召南曰羔羊之皮傳小曰羔大曰羊○小

雅曰旣有肥羜傳羜未成羊也○又俾出童羖傳羖羊不童也○又牂羊墳首傳牂羊牝羊也○大雅曰先生如達傳達小羊也箋達羊子也○又取羝以軷傳羝羊牡羊也

羔羊子也其別有四羜者五月生羔也𦍩者六月生羔也羍者七月生羔也䍮者羊未卒歲也羔性羣而不黨又皆跪乳象禮其德宜施於朝故古者以爲朝服齊民要術云正月生羔爲上



種十一月及二月生者次之母既含重膚軀充滿草雖枯亦不羸瘦母乳適盡即得春草是以極佳八月九月十月生者雖值秋肥然比至冬暮母乳已竭春草未生是故不佳其三月四月生者草雖茂美而羔小未食常飲熱乳所以亦惡五月六月七月兩熱相仍惡中之甚然則羔以五月生者乃是不美也○羊說文羊詳也象四足角尾之形大者曰羊小者曰羔每成羣要以一雄爲主舉羣聽之今俗所謂壓羣者是也

北人謂之羊頭其狀有二毛長角大毛短角長禮記曰柔毛古今注曰一名髯鬚主簿○羜釋畜云未成羊羜郭璞曰俗呼五月羔爲羜蓋謂羔已生及五月者爾而說文稱五月生羔則似謂仲夏所生故字从宁宁佇也宁其美成而後足用○羖本夏羊牝者之名以吳羊白夏羊黑今人便以牂羖爲白黑羊名羖羊之角主明目安心益氣輕身辟鬼魅虎狼療疥蟲蠱毒結氣止寒洩其角爲用最大秦穆公嘗以五羖之皮



贖百里奚號五羖大夫羖爲角用音又爲古音詩以羖與語協韻是也羖在今世但爲黑羊之名不取牝義而音又通於牯故本草羖羊條注稱牯羊牯乃牡之名羖音同於牯而稱爲羊之牯猶兕音同於牸而稱爲犀之牸也○牂釋畜云牡羒牝牂廣雅曰吳羊牡一歲曰牡䍮三歲曰羝其牝一歲曰牸䍮三歲曰牂牂只是牝羊而詩正義欲合墳大首之義稱爲牝小羊夫吳羊三歲稱牂則非小矣○達七月生羔也羊之

類易繫一歲之間母既生子子復生孫孫又生
子號爲一歲三生薛綜荅韋昭曰羊子初生達
小名羔未成羊曰羜太曰羊長幼異名以羊子
初生之易故以比后稷生之易也說文亦云羍
小羊也从羊大聲讀若達與說文七月生羔不
合蓋達是七月之羊說者以七月之羊已爲成
長不當始述其初生之易故更之云初生爲達
言猶未成羔也然詩既稱先生乃謂首生羊半
歲以上正其首出之易比達不以羍爲羊子而

比子也則說文之說通矣〇羝牡羊也吳羊之
羝而名爲羒性好觝觸齊民要術曰畜牧之法
大率十羊二羝以爲羝少則不孕多則亂羣尤
取其無角者恐其抵觸以傷胎也故从抵省字
从抵省音从抵者以抵其角然後能牴突故也
易曰羝羊觸藩羸其角是也

麕肩　豣　麌

召南曰野有死麕〇又野有死鹿〇又無
使尨也吠傳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〇
齊風曰並驅從兩肩兮傳獸三歲曰肩〇
豳風曰獻豣于公傳三歲曰豣〇小雅曰
麀鹿麌麌傳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箋麕
牡曰麌麌復麌言多也

麕山獸也一名獐牡名麌牝名麜其子名麆絶
有力名豣鹿屬似鹿而小無角黃褐色青州人
謂之麏麏齊人謂麕爲獐性善驚而膽尤怯飲水
見影輒奔道書曰麞鹿無魂又曰麞鹿白膽善
怖是也喜文彩今獵人以彩服舞其前而獲之

秋冬食其肉甚美春夏食之則動氣語云四足
之有麃麃卽獐是也舊說家人食其心肝者便
卽小膽道家以麕鹿不在十二屬羞之爲白脯
大者不過二三十斤老者牙長見於外淮人謂
之牙獐古今注云鹿有角而不能觸麞有牙而
不能噬是也〇肩與豣毛傳皆云三歲者之名
兩肩說文字作豣按爾雅釋鹿云絶有力麉釋
麕亦云絶有力豣獻豣兩肩爲麕與鹿之絶有
力之名也毛傳云豕生一歲曰豵二歲曰豣毛

意以爲豕也鄭箋云豕生三曰豵箋既易傳不以豵爲一歲之名則豣亦非三歲之稱箋意蓋以豣爲麃麠有力者也若毛所云恐非也肩與麖字雖異音實同也○麖鄭箋云麠牡曰麌按釋獸云麠牡麌牝麜是麠之牡也郭璞注引詩曰麀鹿麌麌鄭康成箋卽謂此也但重言耳音義曰麠或作麐或作麜是爲麜牡曰麌也由麜之相類又承麀牝之下本或作麜牝者誤也

## 鹿 麀



鹿林獸也牡名麚牝名麀子名麛性警防分背而食食則相呼羣居則環其角外向以圓似陣以防物之害麀鹿是陽獸性極淫夏至感陰氣則觧角易毛冬則角長而毛深月令鹿角觧是也或云鹿自有無角者亦名爲麀不但牝也盖州人取鹿殺而埋地中令臭乃出食之名鹿䱇古稱馬似鹿者直百金今荆楚之地其鹿絶似馬當觧角時望之無辨土人謂之馬鹿鹿千年爲蒼鹿又百年爲白鹿又五百年變爲玄耳毛

詩草蟲經曰鹿欲食皆鳴相召志不忌也

## 尨

尨犬之多毛者也一名狗性喜雪善猜疑驚非禮相凌主不迎客則有狗吠孔子曰狗叩也叩氣吠以守也釋畜云未成毫狗又曰尨狗也然則狗非田犬亦犬子也非田犬者不自搏食苟食而已若犬子則雖田犬亦然故皆曰狗熊虎醜其子謂之狗亦以待餔如狗也

## 豝 豵 特 豕



召南曰壹發五豝吁嗟乎騶虞傳豕牝曰豝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又壹發五豵傳一歲曰豵箋豕生三曰豵○魏風曰有縣特兮傳獸三歲曰特○小雅曰有豕白蹢傳豕豬也蹢蹄也

豝豕之牝者一名豝說文云二歲曰豝能相把拏也然則豝牝豕之小者故雅謂之小豝字說曰豝所謂婁豬巴猶婁也○豵說文云生六月

豵一曰一歲曰豵尚叢聚也孔氏曰傳以七月
云言私其豵獻豜于公大司馬云大獸公之小
獸私之豵言私明其小故彼亦云一歲曰豵獻
豜于公明其大故彼與還傳皆云三歲曰豜伐
檀傳云三歲曰特蓋異獸别名故三歲者有二
名也大司馬職注云一歲爲豵二歲爲豝三歲
爲特五歲爲慎其說與毛或異或同不知所據
箋以豵者豕生之數非大小之名故釋獸云豕
生三豵二師一特郭璞以豬生子常多故别其



少者之名鄭志張逸問豕生三曰豵不知母豕
也豚也答曰豚也過三以往猶謂之豵以自三
以上更無名也故知過三亦爲豵一豝雖生數
之名大小皆得名之言私其豵謂小時此國君
蒐田所射未必小也○特獸三歲曰特孔氏曰
獸三歲曰特毛氏當有所據不知出何書按釋
獸云二師一特特謂豕生一之名縣特之獸即
一特之特無疑也○豕彘也竭其尾故謂之豕
亦名豨犬喜雪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久雨則

豕進涉水波是其驗也釋豕云四蹢皆白豥豥
者躁疾之言白蹢名之爲豥是躁疾於餘豕鄭
箋以豥爲駭駭與豥字異義同北燕朝鮮之間
謂之豭梁州以豕爲豬河南謂之彘吳楚謂之
豨漁陽以豬爲豝齊徐以小豬爲豵關東西謂
之豕南楚謂其子爲豚或謂之豯吳揚之間謂
之豬子其檻及蓐曰橧林氏小說曰以其食不
絜故名之豕字林云豕後蹄廢謂之彘小爾雅
曰彘豬也其子曰豚犬者謂之豝



騶虞

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猊首虎軀隅目尾參於
身王者有至信之德則應不踐生草食自死之
肉傳曰白虎仁即此是也蓋白虎西方毛蟲故
云義獸陸璣云騶虞白虎黑文尾長於軀不食
生物不履生草應信而至者也山海經曰林氏
國有珍獸大若虎五彩畢具尾長於身名曰騶
虞乘之日行千里劉芳詩義疏曰虞或作吾然
則騶吳即騶虞也今詩之騶虞解者類以爲此

獸歐陽公詩本義獨引賈生說以爲騶者文王之囿虞其官也然騶虞從古以爲獸司馬相如云囿騶虞之珍羣史之説有得獸而莫知其名者東方朔識之曰此所謂騶牙者也則漢武時嘗有獸號騶牙者矣古者聲音之假借以牙爲吾故朔稱所謂騶牙則詩之所謂騶虞者爾豈可以謂虞官也哉

相鼠

鄘風曰相鼠有皮傳相視也



相鼠今有一種鼠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謂之禮鼠亦或謂之拱鼠韓退之所謂禮鼠拱而立者也按相𡍮名則知相州有此鼠

狐

衛風曰有狐綏綏傳綏綏匹行貌

狐妖獸也鬼所乘之黄赤色其狀鋭口而大尾有三徳其色中和小前大後死則丘首性善疑方河氷合時狐聽氷下水無聲乃行人每則之狐之巳行乃渡易未濟稱小狐汔濟濡其尾里語曰狐欲渡河無如尾何是也說者以爲古淫婦所化善爲媚惑人故稱媚聞爲媚者人取其涎以小口器盛肉置之狐所常處狐見欲瓜之不能迴住不捨垂涎皆入器中取以爲媚藥舊說有媚珠禮北斗而靈善變化酉陽雜俎云野狐名紫夜擊尾出火將爲怪必戴髑髏拜北斗不墜則化爲人矣韓詩外傳云狐水神也

牛 㹀 剛

王風曰羊牛下來○小雅曰九十其㹀傳



黄牛黒脣曰㹀○魯頌曰白牡騂剛

牛大牲也孔子曰牛羊之字以形舉也牛象角頭三封尾之形牛土畜也馬火畜也土緩而和火性健决躁速故易坤牛乾馬牛之爲物病則耳燥安則温潤而澤故古之視牛以耳祭義所謂大夫袒而毛牛尚耳是也耳無竅聽以鼻特牛謂之㸬牛父謂之特子謂之犢吳人謂犢曰犢無子謂之犗二歲謂之㸬三歲謂之犙四歲謂之牭騰犦謂之犃純色謂之牷駁謂之犖白

黑雜毛謂之牻犉黃白色謂之犥駁如星謂之
犈黃牛虎文謂之㹘黃牛黑脣謂之犉黑背謂
之牰黑耳謂之犚白春謂之犕又謂之牸長春
謂之犡白牛謂之犨剛即特午之犅

兔

王風曰有兔爰爰

兔狡獸也性陰狡善走足前卑後倨口有缺舊
說兔者明月之精視月而有子八月望夜青山
大林中百十爲列延首月影中故秋月之明暗

以知兔之多寡也陶氏書云舐雄毫而孕五月
而生從口中吐出故謂之兔冬月唯齕木皮至
春草長麥繁而肉反不美凡野獸有毳唯兔足
底皆毛號建毛所處之穴常爲三竅獵人攻之
常顯然自其穴躍出而顧循其背自後入坐穴
中人以是得之岳陽人以兔爲地神無敢獵者
又巴陵烏絕多無敢弋不知何故也盖咀嚼者
九竅而胎生獨兔八竅一云自有雌雄不專視
月舐毛古樂府雄兔脚撲朔雌兔眼迷離二獸
逐地走安能知我是雌雄盖雌雄之難辨者云
爾子名娩俗呼曰[illegible]

狼

齊風曰並驅爲兩狼兮傳狼獸名○豳風
曰狼跋其胡傳老狼有胡進則跋其胡退
則疐其尾進退有難然而不失其猛

狼貪獸之猛壯名貛牝名狼大如犬銳頭白頰
高前廣後青色腸直作聲諸竅皆沸古之烽火
用其糞取其烟直而聚風吹不斜將遠逐食必

先倒立以卜所向俗謂之狼卜故今獵師遇狼
輒喜盖狼之所向獸之所在也陸璣云其鳴能
小能大善爲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猛
捷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
可爲裘故禮記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左
狼裘是也老狼領下懸肉謂之胡虎善搏其前
狼善顧其後而又需智有才雖跋胡疐尾而不
能失其猛毛詩草蟲經曰老狼項下有袋求食
滿腹向前行乃觸之退後又自踐上疐其尾

進退有患故詩以况跋前疐後者也

盧

齊風曰盧令令傳盧田犬令令纓環聲

盧田犬也犬有田犬有守犬按戰國策云韓國盧天下之駿犬也東郭㕙海內之狡兎也韓子盧逐東郭㕙逐山三越岡五兎極於前犬疲於後俱爲田父之所獲是盧爲田犬也字林云獹韓良犬也從宋良犬也豜逐虎犬也

貆



魏風曰胡瞻爾庭有縣貆兮傳貆獸名箋貉子曰貆

貆貈之子似狐而善睡其子名貆其雌者名貛今江東呼貉爲狭獀字林云狭貍類犹謂之獀廣雅云獀貆也然則貉貈之通名也箋貉子貆爾雅貈子貆貈作貉說文貆貉之類亦有貈貉字非一也

碩鼠

魏風曰碩鼠碩鼠無食我黍箋碩大也

碩鼠大鼠也頭似兎尾有毛青黃色好在田中食粟豆關西呼鼩鼠釋畜於鼠屬有鼫鼠孫炎曰五技鼠舍人樊光同引此詩以碩鼠爲彼五技鼠也許慎云碩鼠有五技能飛不能上屋能游不能渡谷能緣不能窮木能走不能先人能穴不能覆身此之謂五技陸璣云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脚於頸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亦有五技或謂之雀鼠其形大故序云大鼠也魏國今河東郡河北縣



是也言其方物宜有此鼠或作鼫鼠非也按此經作碩鼠訓之爲大不作鼫鼠之字其義或如陸言也蔡邕以此爲螻蛄誤也

獫　歇驕

秦風曰載獫歇驕傳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

獫歇驕二者皆田犬名也長喙名獫短喙名歇驕長喙善獵短喙善吠以守舊云猲不善吠爲良凡犬長喙上短喙次之犬性險故名獫韓愈

畫記有騎擁田犬者亦此類歇驕當作猲獢王雪山嚴華谷載岷隱三家以爲田畢而遊園載獫於輶車以歇其驕逸王曰字不从犬也嚴曰田犬無短喙者也未知然否

貉

豳風曰一之日于貉取彼狐狸爲公子裘

傳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

貉善睡之獸似狸擊竹驚之乃起行數步已而



復寐黃褐色毛長三寸有異光威勢如虎其營窟與貛皆爲曲穴以避雨暘亦以防患俗云雖同穴而異處傳言貉不踰汶踰之則死猶鸜鵒之不踰濟也今江東呼貉爲獏周人將獮則先祭貉故謂獮爲貉周禮曰祭表貉則爲位蓋貛之將出貉爲先導貉之所在知獸之所聚故祭而取之詩義問曰狐之類貉貒貍也貉子曰貆貆形狀與貉異世人皆名貆貉子似貍然則貉之爲貉自是一種非貆父也鄭箋恐誤耳

貍

貍伏獸似貙而小狐之類其子一名貄今或呼爲豾貙口方而身有文彩黃黑彬彬有如連錢者有如虎文者脊閒有黑理一道如界異於貓貉伺物卑身而伏以候貍善擬狐善疑故古者以爲燕居之裘齊大夫東郭書衣貍製是也爾雅曰貍狐貒貉醜其足蹯其跡内蓋貍狐貒貉其性一爾貍又伏獸好擬度故其跡皆内而不速也表猚曰河氷上有貍迹便堪人渡雀渤以



爲貍當作狐狐性好疑故渡氷輒聽蓋不知所謂聽氷非狐性獨然貍亦有之也酉陽雜俎曰南山有獸名風貍如狙眉長好羞見人至低頭無人乃於草中尋摸忽得一草莖折之長尺許窺樹上有鳥集指之隨指隨墜因取而食之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四終

#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五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 獸攷二

### 魚

小雅曰象弭魚服傳魚服魚皮服也

魚獸名生東海中一名半體魚其形狀似牛剝其皮懸之海潮至則毛起潮去則毛伏陸璣云魚服魚獸之皮也魚獸似猪東海有之其皮背上斑文腹下純青可以爲弓鞬步叉者也其皮雖乾燥以爲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水潮還及天晴其毛伏如故雖在數千里外可以知海水之潮自相感也

### 麌

小雅曰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傳祁大也箋祁當作麌麌麋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又殪此大兕傳殪壹發而死

麌水獸也一名麋牡名麔牝名麌子名麇𪊨蜀



青黑色角長二尺許至末始分岐肉蹄與鹿爲友是陰獸性淫而遊澤冬至得陽氣而角解有四目其二夜目也類從所謂目下有竅夜即能視之是也今海陵至多千百爲群多牝少牡一牡輒交十餘牝又與鹿交今山澤之獸無顯於麌常能知獵者張網而驅巳因還走而冒人至狀獵者知其詐僞提網而進之麌因得矣掘食草根其處成泥名曰麋畯人隨此畯種稻不耕而穫然則水澤之地如孟諸之麌者豈此地類耶鄭箋云祁當作麌麌麋牝是也必易傳以言獸傳訓祁爲大直云其大甚有不言獸名不知大者何物且釋獸有麌之名故易傳而從爾雅也注爾雅者某氏亦引詩云瞻彼中原其麌孔有與鄭同也



### 兕

兕野牛也似牛青毛其皮堅厚可以制鎧一角長三尺餘形如馬鞭柄重千斤善抵觸古以爲觥容七升以戒酒過或曰即犀之牸者爾雅兕

似牛犀似豕郭氏稱犀似水牛而豕首然則犀
亦似牛與兕同但首如豕耳兕青而犀黑兕一
角而犀二角以此爲異

熊

小雅曰維熊維羆○大雅曰赤豹黃羆

熊形類犬豕人足黑色輕捷好緣高木而引氣
謂之熊經莊子所謂熊經鳥伸是也養熊者曰
一摇之更致壯長不摇則有病當心有白脂如
玉味甚美俗呼熊白寒月則有暑月則無其膽



春在首夏在腹秋在左足冬在右足方冬不食
唯自舐其掌俗云以爲熊之擊搏先伏而後動
腹中肪及它處脂皆可作藥詩義疏曰熊能緣
高木見人則顛倒投地而下冬入穴而蟄始春
而出異苑曰熊獸藏於山穴穴裏不得見穢及
傷殘見則合穴自死舊云熊有兩種豬熊其形
如豬馬熊其形如馬各有牝牡

羆

羆似熊而大黃白文長首高脚從目被髮能緣
能立遇人則擘而攫之俗云熊羆眼直惡人橫
目猛憨多力能拔樹木關西呼爲貑羆其白生
於心之下肓之上亦如熊白而粗理不如熊白
美也秋冬則有春夏則亡俗說熊羆冨脂至春
臕瘦即登高木自墜謂之樸臕熊是其雄羆則
熊之雌者或曰羆大於熊爲羆之雄而稱熊猶
羖爲羭之牯而稱羖兕爲犀之牸而稱兕也皆
相類而爲牝牡猶麇與鹿交鱐與魚遊是也陸
璣云黃羆大如熊脂如熊白而粗理又有白羆



赤羆

㲋兔

小雅曰躍躍㲋兔遇犬獲之傳㲋兔狡兔
也

㲋兔大兔也大兔必狡猾亦謂之狡兔說文狡
兔也兔之駿者从㲋兔戰國策曰東郭逡者海
內之狡兔也按北征錄云衛士梱沙穴中跳兔
大如鼠其頭目毛色皆兔爪足則鼠尾長其端
有毛或黑或白前足短後足長行則跳躍性狡

如兎犬不能獲之疑卽詩所謂躍躍毚兎毚者也

犬

犬狗之有懸蹄者也象形孔子曰視犬之字如畫狗也凡肉豚宜炮犬宜羹故犬曰羹獻而禮有犬羹又楚人烹猴召其鄰以爲狗羹而甘之是也禮疏以爲犬以餘羹飼之今犬善肥故曰羹獻何其謬也犬有三種一田犬二守犬三食犬食犬今萊牛也五行書曰白犬虎文南斗畜之可致萬石也黑犬白耳大王犬也畜之令富



貴黑犬白前兩足宜子孫白犬黃頭家大吉黃犬白尾代有衣冠黃犬白前兩足利人

豺

小雅曰投彼豺虎

豺貪殘之獸也很屬似狗牙如錐狗足前矮後高而長尾其色黃瘦健今人謂之豺狗肉酸不可食能食虎霜降之日承肅殺之氣取獸於山巓四面陳之於是聚羣而祭後而食之世謂之祭獸月令豺祭獸是也故先王候之以畋獵毋殺一祭獺貝布而豺方布世傳狗者豺之舅遇狗輒跪如拜狀獵者不殺豺以爲同聲又南方惡作聲向人爲不祥漢律捕虎一購錢三千捕豺一購錢百豺虎害物之尤者故詩併言之

虎

虎西方猛獸也一名山君大寒之月始交七月而生性至猛烈雖遭逐猶復徘徊顧步其傷重者輒跑蹲作聲而去聽其聲之多少以知去之遠近率鳴一聲者爲一里靠巖坐倚木而死終



不僵仆其搏物不過三躍不中則捨之其食物值耳而止以爲觸其名爲耳故也嘗傷人者耳輒缺若鋸夜視以一目放光一目看物獵人候而射之目光墮地如白石或曰卽虎魄也又知衝破能畫地觀奇耦以卜食今人畫地上觀奇耦者謂之虎卜威如乙字兩脇及尾端有之食犬則醉懸其鼻於戶上令人生男嘯而風生陳魏宋楚之間謂之李父江淮南楚之間謂之李耳或謂之於䖘自關東西或謂之伯都

猓

小雅曰毋教猱升木傳猱猨屬

猱猨狖之屬輕捷善緣木大小類猨長尾尾作金色今俗謂之金線狨是也生川峽深山中人以藥矢射殺之取其尾爲卧褥鞍被坐毯狨甚愛其尾中矢毒即自齧斷其尾以拆之惡其爲深患也顏氏以爲其尾柔長可藉然則制字从柔以此故也陸璣云猱獮猴也楚人謂之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猨猨之白署者爲獑胡猨駿捷於獮猴其鳴嗷而悲然則猱猨其類大同



貓

大雅曰有貓有虎傳貓似虎淺毛者也○又獻其貔皮赤豹黄羆傳貔猛獸也追貊之國來貢而侯伯總領之

貓小畜之猛者似虎而淺毛性陰而畏寒雖盛暑睡日中不懼鼻端四時常冷濕惟夏至即溫目睛早晚圓及午即從歛如線就陰則復圓其耳經捕鼠之後則缺如鋸如虎食人而缺耳也亦如虎畫地卜食今俗謂之卜鼠洗面過耳則有勝客至其色有似貍者通謂之貍世云薄荷醉貓死貓引竹虎之淺毛者別名虦貓鼠善害苗而猫能捕鼠去苗之害故貓之字从苗

貔

貔猛獸也虎豹之屬出貉國陸璣云貔似虎或曰似熊一名執夷一名白狐其子爲豰遼東人謂之白羆郭璞云書稱猛獸如虎如貔貔蓋豹屬亦曰執夷白狐之云者似是而非



豹

豹似虎而小其紋黑如錢而中空比比相次而小於虎猛過於虎死則首山齒極堅刀斧鎚鍛鐵不能碎火亦不能燒人得之多詐爲佛牙舊云餓很食不足饑豹食有餘言很貪豹廉有所程度而食陸璣云毛赤而文黑謂之赤豹有玄豹山海經云幽都之山有玄虎有玄豹王會篇云屠州有黒豹有毛白而文黑謂之白豹別名貘似熊小頭庳脚黒白駁能舐食銅鐵及竹骨

節中實少髓

象

魯頌曰元龜象齒

象南越大獸也長鼻長牙出口兩邉牡有牙牝無牙三歲一乳行孕身倍數牛而目不踰豬頭不能俯頸不能回身長七尺大如臂食物皆以鼻取之或食蒭必再三整齊乃食一驅之力皆在鼻鼻端有小爪可以拾鍼身具十二種肉惟鼻是其本肉膽不附肝隨月轉在諸獸肉中正



月建寅在虎肉上之類或曰膽隨四時在足春在前髈左夏在前髈右如龜定體也其牙生花必因雷聲以小斧刃斲其肉見星月即合舊說象之所在其土必豐又云象性久識能浮水出没知道之遠實稍虛輒不肯過異物志曰俗傳象牙歲脱猶愛惜之掘地而藏之人欲取之當作假牙潛往易之覺則不藏故處馴者教能拜跪從人意古者軍旅有象以其牙足恃爾雅曰南方之美者有梁山之犀象焉大宛傳曰身毒國其人乘象以戰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五終

#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六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㘰興公　編

## 獸攷三

### 馬

周南曰之子于歸言秣其馬傳六尺以上曰馬○又言秣其駒傳五尺以上曰駒

馬武也怒也象馬頭髦尾四足之形春秋題辭曰地精爲馬十二月而生應陰紀陽以合功故人駕馬任重致遠利天下月度疾故馬善走緯



書以爲王者駕馬故字从王爲馬誤矣且王無駕馬之制蓋古者天子乘龍諸侯乘馬故易以龍敘乾以馬明坤而天子乘龍駕六諸侯乘馬駕四舊說相馬肝欲得小耳小則肝小肺欲得大鼻大則肺大脾欲得小賺小則脾小心欲得大目大則心大又曰人眼烏目麋脊麟腹虎胸[illegible]尾擎頭如鷹垂尾如彗數者兼備天下之良馬也

### 駒

駒小馬也二歲曰駒三歲曰駣八歲曰馱馬八歲一變故从八也語曰七騘八白言馬至八歲騘變而白矣傳曰大夫乘駒蓋駒血氣未定則有蹄齧之虞故大夫乘之說文从句字音拘則以駒血氣未定宜拘執之馬一說未壯名駒亦云六尺以下亦名駒也

### 騋

鄘風曰騋牝三千傳馬七尺以上爲騋騋馬與牝馬也



騋馬六尺以上爲馬七尺以上爲騋八尺以上爲龍臧於龍而愈於馬亦馬之良也騋宜於牝故釋獸稱騋牝驪牡玄駒褭驂蓋言以騋爲牝以驪爲牡以生玄駒則謂褭驂也腰褭古良馬之名褭驂取名於此良可知也凡馬宗廟用龍戎用事駥田事用騋騋田馬也七尺曰騋見周禮廋人文也定本云六尺誤也輈人職註云國馬謂種馬戎馬齊馬道馬高八尺田馬七尺駑

馬六尺此天子國馬有三等則諸侯之制不一等明不獨七尺也乘車兵車及田車高下各有度則諸侯亦齊道高八尺田馬高七尺駑馬高六尺獨言騋者舉中言之

駂

鄭風曰叔于田乘乘駂傳驪白雜毛曰駂

駂驪白雜毛曰駂毛色黑白而復有雜毛相錯者名駂蓋取諸駂也今駂之色驪白色故曰駂今謂之烏驄馬也



白顛

秦風曰有馬白顛傳白顛的顙也

白顛的顙也馬之額上有白毛者名顛今之載星馬也覲禮曰奉束帛匹馬卓上九馬隨之說者以卓即的顙故以爲上列而九馬隨其後莊子曰齊之以月題蓋月題額上當顱如月者所以象顛之白然則馬之貴的顙也可知矣易曰其於馬也爲的顙蓋震二陰在上故爲的顙夫文入二爲白白陰色也二陰數也馬政論曰顙有白毛謂之的盧又曰準上有旋毛及白毛者謂之的吻凶俗云的顱非也王安石曰白顛蓋名馬騂騮盜驪赤兔的盧之稱

驖

秦風曰駟驖孔阜傳驖驪也

驖馬之赤黑色也性堅悍難於御先儒云取其馬色如鐵非特有取於色蓋亦取其堅壯如鐵故曰驖也月令孟冬駕鐵驪即此是也

騏



秦風曰駕我騏馵傳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亦云蒼祺曰騏○又騏騮是中騧驪是驂傳黃馬黑喙曰騧箋赤身黑鬣曰騮

騏者黑皃之名青黑曰騏亦曰蒼祺曰騏謂青而微黑今之驄馬也顧命曰四人騏弁注云青黑曰騏引詩我馬維騏是騏爲青黑色蓋色之青者名爲綦馬名爲騏知其色作綦文一曰馬青驪文如博棊也祺亦作騏

馵

馵釋畜云馬之後右足白驤左足白馵樊光云後右足白曰驤後左足白曰馵然則左足白者謂後左足也釋畜又云膝上皆白惟馵郭璞云馬之膝上皆白爲惟馵後左脚白直名馵也馬政論曰後足偏白者凶若馵之類是也

騂

騂馬之赤身黑鬣也爾雅有騂白駁騂馬白腹騵則騂是色名說者皆以騂爲赤色若身鬣俱赤則爲騂馬故爲赤身黑鬣今人猶謂此爲騂



馬也明堂月令五時駕馬而騂取二春蒼龍秋白駱冬鐵驪夏用赤騂中央用黃騂中央寓於季夏故所用物同而以色之淺深爲之別也

騧

騧馬之黑喙者名騧釋畜云馬黑喙騧不言身黃傳以爲黃馬者蓋相傳爲然故郭璞云今之淺黃色者爲騧馬宋明帝以騧字旁似禍改作𩢍唐太宗有拳毛騧

皇

豳風曰之子于歸皇駁其馬傳黃白曰皇騂白曰駁

皇馬黃白之色名曰皇也按黃白曰皇謂馬色有黃處有白處

駁

駁騂白曰駁舍人曰騂赤色名曰駁也按騂白曰駁謂馬色有騂處有白處舍人言騂馬名白馬非也騂赤色也徐鉉曰疑象駁文晉侯乘駁乳虎見之而伏則象駁之文理或然也駁亦馬



之上色故古者國君乘之文王曰昔者寡人夢見良人黑色而頳乘駁馬而偏朱蹄諸大夫楚然曰先君王也按隱有六駮字从交作字說曰駮類馬食虎虎食馬凡類已也而能除害已者在所交也則駮非此駁也

駱

小雅曰嘽嘽駱馬傳白馬黑鬣曰駱

駱白馬黑鬣也亦曰白馬朱鬣駱今呼黃馬尾鬣一道通黑如界者爲駱蓋馬無分於黃白皆

謂之駱若今衣脊絡縫故曰駱也夏后氏駱馬
黑鬣此以別白馬朱鬣之駱也月令孟秋駕白
駱此以別黃馬黑鬣之駱也俗云駱馬善耐勞
苦韓詩及字林云白馬黑髦也樊光孫炎爾雅
並作白馬黑髦鬣尾也然則髦即是鬣背謂馬
之騣也定本集註髦字皆作鬣

騵

大雅曰駟騵彭彭傳騵馬白腹曰騵

騵騮馬白腹曰騵騮馬赤色黑鬣馬也若騮馬



腹下白者別名騵也騵从縓省禮曰練而縓縓
淺赤也一染謂之縓再染謂之赬三染謂之纁
周人尚赤戎事乘騵說者以爲三代乘馬各從
正色周不純赤而用白腹爲上周下殷也因武
王所乘遂爲一代常法也

驈

魯頌曰有驈有皇有驪有黃傳驪馬白跨
驈黃白曰皇純黑曰驪黃騂曰黃〇又有
騅有駓有騂有騏傳蒼白雜毛曰騅黃白
雜毛曰駓赤黃曰騂蒼祺曰騏〇又有駰
有駱有駵有雒傳青驪驎曰驒白馬黑鬣
曰駱赤身黑鬣曰駵黑身白鬣曰雒〇又
有駰有騢有驔有魚傳陰白雜毛曰駰彤
白雜毛曰騢豪骭曰驔二目白曰魚

驈驪馬白跨者也孫炎曰驪黑色也白跨股脚
白也郭璞云跨髀間也然則跨者所跨據之處
謂髀間白也謂黑馬髀間白者名驈也

驪



驪純黑之馬也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
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故知純黑曰驪

黃

黃黃騂之馬也黃而赤色直名爲黃故知黃騂
曰黃孔氏曰騂者赤色謂黃而雜赤者也黃亦
馬之上色列子曰牝而黃牡而驪馬至果天下
之馬也明堂位曰周人黃馬蕃鬣言古事而乘
此馬符瑞圖曰車馬有節則見騰黃者神馬也
其色黃一名乘黃亦曰飛黃或作古黃或曰翠

黃一名紫黃其狀如狐背上有兩角出白氏之國乘之壽三千歲

騅

騅亦鵻類取鵻之色故名騅釋畜云蒼白雜毛騅郭璞曰今之騅馬也一曰蒼黑曰騅今鵻色在青黑之間亦在青白之間詩云毳衣如菼傳曰菼鵻也然則色在青白之間蒼黑非也

駓

駓黃白雜毛駓今之桃花馬也此二者皆云雜



毛是體有一種之色相間雜上云黃白曰皇黃騂曰黃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與此二色異故不云雜毛也字林作駓

騂

騂馬之赤黃色也周人尚赤而牲用騂剛禮稱陽祀用騂牲是騂為純赤色言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上云黃騂曰黃謂黃而微赤此云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此其所以異也

驒

驒青驪驎曰驒孫炎曰色有淺深似魚鱗也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粼名驒今之連錢驄也說文一作青驪白鱗文如鼉魚也

雒

雒黑身白鬣曰雒則未知所出檢定本集註及徐音皆作駱字而俗本多作駁字爾雅有駵白駁謂赤白雜色駁而不純非黑身白鬣也東山傳曰駵白曰駁謂赤白雜取爾雅為說若此亦為駁不應傳與彼異且注爾雅者孫炎樊光於



駵白駁下乃引易乾為駁馬引東山皇駁其馬皆不引此文明此非駁也其字定當為雒但不知黑身白鬣何所出耳

駰

駰陰白雜毛駰陰淺黑色也毛淺黑而白兼雜毛者名駰是體有二毛相間雜今之泥驄也樊光曰駰者目下白也孫炎曰陰淺黑也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或云目下白或云白陰皆非也璞以陰白之文與驪白蒼白黃白彤白相類

故知陰是色名非目下白窠白陰也

騢

騢形白雜毛騢舍人曰赤白雜毛今赭馬名騢郭云彤赤也即今赭白馬是也說文云赤白雜色文似鰕魚也

驔

驔豪骭曰驔說文云骭骹也郭璞曰骭脚脛然則骭者膝下之名釋畜云四骹皆白驓無豪骭白之名傳言豪骭白者蓋謂豪毛在骭而白長



名爲驔也驓則四骹雜白而毛短故與驔異也

魚

魚馬一目白瞯二目白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瞯兩目白爲魚郭璞曰似魚目也今謂之環眼馬馬之最下者也相馬云馬目欲得黄又欲得光而有紫豔若目小而多白則驚畏驚畏馬之大病故其序尤在後然字書作驗字林作䲔漢武帝得西之駿蒲稍龍文魚目汗血之馬充於黄門以魚目爲名豈此類耶

騏

魯頌曰駜彼乘騏傳青驪曰騏

騏馬之青驪色者一名騏身有青黑之毛相間雜是也爾雅青驪騏舍人曰青驪馬今之騏馬也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青毛黑毛相雜者名騏今之鐵驄馬也

駹

商頌曰爲下國駿厖傳駿大厖厚也

駹馬也驄馬雜色者一名駹爾雅面顙皆白惟



駹舍人曰面顙皆白者惟駹馬廣韻作黒馬白面爲駹駹亦馬之駿者故曰駿駹匈奴傳東方盡駹注駹青馬也毛鄭不言爲馬朱氏云駿厖之義未詳董氏曰齊詩作駿駹謂馬也輔氏曰駿厖作大厚無意味當從董氏謂馬是也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六終

#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七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𤍠興公 編

## 蟲攷一

### 螽斯 阜螽

周南曰螽斯羽詵詵兮傳螽斯蚣蝑也○

召南曰趯趯阜螽傳阜螽蠜也

螽斯一名阜螽一名蠜色青亦跳亦飛飛不能遠今謂之蚱蜢釋蟲云阜螽蠜邢昺云阜螽一名蠜李巡云蝗子也陸璣云今人謂蝗子爲螽子兗州人謂之螣許愼云蝗螽也蔡邕云螽蝗也明是一物魯十月而有螽即蝗也字从冬冬終也至冬而終故謂之螽蘇氏云螽斯蚣蝑不妒而多子一生八十一子朱子云一生九十九子俗謂蝗一生一百子不必以定數言之但以生子多者莫如蝗耳舊說與𧊱交張衡云土蟺鳴則阜螽躍物類相感志云阜螽如蝗與𧊱異類而爲雌雄郭璞贊蚯蚓土精無心之蟲交不以分淫於阜螽觸而感物乃無常雄是也嚴粲云螽斯即阜螽毛氏誤以此螽斯爲蚣蝑孔氏遂以螽斯斯螽爲一物錢氏云阜螽羣飛齊一斯語助猶鷽斯鹿斯也言羽見其飛也

### 草蟲

召南曰喓喓草蟲傳草蟲常羊也

草蟲一名常羊一名負蠜蝗屬鳴於晚秋之時釋蟲云阜螽蠜草蟲負蠜蓋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故阜螽曰蠜草蟲謂之負蠜陸璣云小大長短如蝗也奇音青色好在茅草中因名草蟲蘇氏云戎人重藁渠猶巴人重負蠜按飛廉一名負蠜蜀人食之云味辛辣左傳蜚不爲災杜云蜚負蠜也如蝗蟲又夜行一名負盤即竈盤蟲也其名及形相似終非一物陸佃云蚯蚓即負蠜也亦以離應草蟲鳴於上風負蠜鳴於下風以風化釋文云蟲本或作虫非也

### 蝤蠐

衛風曰領如蝤蠐齒如瓠犀螓首蛾眉傳

蛸蟰蝎蟲也蠑首顙廣而方箋蠑謂蜻蜻

也

蛸蟰蝎蟲也生腐柳中大如足大指體長而豐絜食木心穿如錐刀至春羽化爲天牛有生於糞土者外黃内黑有生於木中者白而且長故以比頸九辯曰蛸蟰之領阿那宜顧是也釋蟲云蟦蟰蜻蛸蟰蝎孫炎曰蟰蜻謂之蟦蟰關東謂之蛸蟰梁益之間謂之蝎又曰蝎蛣蝙孫炎曰蝎木蟲也又曰蝎桑蠹孫炎曰即蛣蝙也然



則蟦蟰也蟰蜻也蛸蟰也蛣蝙也桑蠹也蝎也一蟲而六名也今定本云蛸蟰蝎也無蟲字與爾雅合陸璣云蟰蜻生糞中淮南子曰黍成蟰蜻言以秋冬穫黍置溝中即生也說者以爲齊人曹氏之子所化論衡曰蟰蜻化爲復育復育化爲蟬生兩翼不類蟰蜻

蠑

蠑似蟬而小綠色比人謂之蠑釋蟲云蚻蜻蜻今人曰小蟬也青青者某氏曰鳴蚻蚻者孫炎曰方言云有文者謂之蠑郭氏曰如蟬而小身有文是也此蟲顙廣而且方此經手膚領齒舉物以比之故言如蠑首蛾眉則其體之所似故不言如也古之選女者非特取其蛾眉螓首而已蓋必合之相法焉不邇窮固不近寒陋故曰角犀豐盈蠑首者即角犀豐盈之謂也夏小正曰鳴蚻虎懸今比人亦謂之蠑又關西謂大蠅爲胡蠑亦蠑之類

蛾



蛾蚕蛾也繭生蛾蛾生卵先孕而後交蓋蛹者蚕之所化蛾者蛹之所化荀子曰蛹以爲母蛾以爲父是也蛹一名螝蛾一名羅孫炎以爲蛹即是雌螝即是雄蠶即是雌羅即是雄蛾似黃蝶而小其眉勾曲如畫古云蛾揣是也今有一種善拂燈火夜飛謂之飛蛾一名慕光一名火化與蜃而爲牝牡蜃一名過街言逢中日則過街殆與鵲忌庚申燕避戊巳無異

蒼蠅

齊風曰匪雞則鳴蒼蠅之聲傳蒼蠅之聲

有似遠雞之鳴

蒼蠅蛆蟲所化好交其前足亦好交其後足搖翅自扇故爾雅曰蠅醜扇也其聲雄壯聲皆在翼比青蠅而大肌色正蒼今俗謂之麻蠅東齊謂之羊陳楚之間謂之蠅自關而西秦晉之間謂之蠅羅願云蒼蠅蠅之絜者比青蠅而小其色蒼好集几案上食飲是也今人正謂之蒼蠅蠅生於灰蓋蠅值水溺死以置灰中須臾即活



淮南子以為爛灰生蠅正謂此也如羅之言只今之小蒼蠅何似遠雞之鳴

## 蟋蟀

唐風曰蟋蟀在堂傳蟋蟀蛬也

蟋蟀似蝗而小善跳正黑有光澤如漆有角翅一名蛬一名蜻蛚幽州人謂之趨織里語曰趨織鳴嬾婦驚是也濟南人呼為嬾婦以夏生秋始鳴於土磚瓦石之下尤好鬬勝輒矜鳴非恭好鬬乃肅殺之氣使然鳴時正織之候故以戒婦功傳曰蟋蟀之蟲隨陰迎陽一名吟蛬秋初生得寒乃鳴詩義問曰蟋蟀食蠅而化劉芳毛詩義箋曰蟋蟀今促織也一名蜻蛚楚謂之蟋蟀或謂之蛬南楚謂之王孫也陸佃云陰陽率萬物以出入至於悉蟹帥之為悉蟋蟹能帥陰陽之悉者也

## 蜉蝣

曹風曰蜉蝣之羽傳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



蜉蝣一名渠略似蛣蜣而小身狹而長有甲角黃黑色翕然生覆水上尋死隨流豬好啖之南陽以東曰蜉蝣梁宋之間曰渠略叢生鬱棲中朝生暮須有浮游之義故曰蜉蝣也陸璣云蜉蝣方土語也通謂之渠略似甲蟲有角大如指長三四寸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今人燒炙噉之美如蟬也樊光云是糞土中蝎蟲隨陰雨而出朝生夕死定本亦云渠略俗本作渠螻誤也朝菌者朝生暮死之蟲也生水上

狀如蚕蛾一名孳母海南謂之蟲邪則亦蚨蝣之類按今水上有蟲羽翅甚整白露節後即群浮水上隨水而去以千百計死陵人謂之白露蟲

蠶

豳風曰蠶月條桑○又五月鳴蜩傳蜩螗也○又五月斯螽動股六月莎雞振羽傳斯螽蚣蝑也

蠶任絲也倉庚鳴則生夏小正曰三月妾子始



蠶是也豸卉卉類馬色班班類虎初拂之謂之蚝以毛掃之蠶尚小不欲見露氣桑葉著懷中令煖然後切之得人氣則衆惡除也古者三宮夫人桑于公桑風戾以食之謂及早凉脆采之風戾之使露氣燥乃以飼蠶蠶惡濕故也比至再眠常須三箔虛上下二箔以隔土氣障塵埃也飼必捲窗寒燁飼訖還下蓋蠶見明則食食多則生長其旋生駒皆與母同老食而不飲三十六日而化老則將績其口含絲再蠶謂之原蚕一名魏蚕以晚葉養之先王有法禁原蚕書云蚕爲龍精月直大火浴其種是蚕與馬同氣物莫能兩大禁蚕者爲傷馬也

蜩

蜩蟬類或蜣蜋或水蟲或蠐螬所化兩翼兩脅喙長在腹夏至承陰而生上樹退殼展於杪乗風而鳴或以爲無口以脇鳴五月以前鳴者似大蠅而差大青色或有紅者夜在草日在木其聲清亮此正謂之蜩也七月以後鳴者似蝱色



斑此正謂之蟬也立秋後青紅俱無有數種蜩螗蚻蠽蛁蜺蜓蛥螗似蟬而小蚻即蟧蠽茅蜩也蛁蟬之最大者一名馬蟬蜺寒螿也蜓蛥即蝭蟧也又一說蟪蛄寒螿蛁蟟蠦毋蜩范並蟬蟪蛄小小紫色四五月鳴寒螿黑而傴僂九十月鳴甚悽急蛁蟟色青七月鳴蠦毋似寒螿而小二月鳴蜩范所謂馬蟬也亦五月鳴又有一種其脫殼頭上一角如花冠狀謂之蟬花方言云蟬楚謂之蜩宋衛謂之螗蜩陳鄭謂之蜋蜩

海岱謂之蝻釋蟲云蜩蜋蜩螗蜩郭云蜋蜩者
五色具螗蜩者蝘俗呼為胡蟬是蜋蜩螗蜩二
種蟬也故疏云蜩者目諸蟬也未蛻時名復育
論衡云蠐螬化為復育復育轉為蟬是也

斯螽

斯螽蜤螽也一名蚣蝑一名蜙蝑一名蝽黍一
名蝽箕陸璣云幽州人謂之蝽箕蝽箕即蝽黍
蝗類也長而青長角長股股鳴者也或曰似蝗
而小斑黑其股似瑇瑁文五月中以兩股相切



作聲聞數十步者是也陸佃云五月斯螽動股
言斯螽股成而奮迅之爾雅云螽醜奮蓋於是
時股成而奮迅之則方春尚弱也列子云力折
春螽之股蔡邕月令云其類乳於土中深埋其
卵江東人謂之蚱蜢善害田稺集傳云斯螽莎
雞蟋蟀一物隨時變化而異其名按此三物名
色各異亦未必隨時而變也

莎雞

莎雞蟋蟀類黑身赤頭一名䗁一名天雞一名
樗雞一名酸雞以鬢當鼻有青褐二色率以六
月羽成而振迅之連夜作聲札札不止其聲如
紡絲故名梭雞亦名絡緯俗謂之絡絲娘蓋其
鳴以時故有雞之號亦正當絡絲之候也今人
夜亦養之以聽其聲能食瓜莧之屬陸璣云如
蝗而斑色毛翅數重其翅正赤或謂之天雞六
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幽州人謂之蒲錯廣
志云似蠶蛾而五色亦曰樂雞古今注曰莎雞
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促織一名投機謂



其聲如急織也皆以機杼之聲為名以趣婦功
故易以紊亂俗云絡緯雄鳴上風雌鳴下風而
風化攷工記云以股鳴者以翼鳴者以股鳴者
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

蠋厄

豳風曰蜎蜎者蠋烝在桑野傳蜎蜎蠋貌
桑蟲也〇又伊威在室蠨蛸在戶町畽鹿
場熠燿宵行傳伊威委黍也蠨蛸長踦也
熠燿燐也燐螢火也〇大雅曰鞗革金厄

傳尼烏蠋也
蠋一名烏蠋一名蚅形似蠶而大如指體皃白老則以絲自裹孔氏曰言在桑野知是桑蟲羅願曰蜀葵中蟲而食葵藿而不食桑詩乃稱烝在桑野者葵藿之下亦桑野之地也廣志曰藿蠋有五色者槐香蠋五采有角甚臭韓子曰鱓似蛇蠶似蜀人見蛇則驚駭見蠋則毛起漁者握鱓婦人拾蠶利之所在皆爲賁育淮南子曰蠶之與蜀狀相類而愛憎異蠋狀雖可畏然古



人以金作此而綴之車上以爲飾雅云俸革金厄是也又蜀亦或作烏名禽經曰蜀不獨宿不知何物也蜀不獨宿故以歎獨宿者於文獨字从蜀則蜀當獨處爾

伊威

伊威壁落間小蟲也一名委黍一名蟠一名鼠負或作婦本草作婦生下濕地似蟬而大多足其色如蚓背有橫紋蹙起大者長三四分食之令人善淫術曰鼠婦淫婦是也陸璣云在壁根下甕底土中生似白魚者是也陶隱居云鼠在坎中背則負之今作鼠婦及鼠婦則似乖矣蓋鼠婦一名鼠姑亦或謂之鼠粘鼠婦猶鼠姑也鼠粘猶鼠負也因濕化生今俗謂之濕生蟲

蠨蛸

蠨蛸小鼅鼄也一名長踦而足長如蜘蛛結網當戶人觸之則伸前後足如草使人不疑爲蟲今小蜘蛛長股者俗呼爲喜子陸璣云蠨蛸長踦一名長脚荊州河内人謂之喜母此蟲來著



人衣當有親客至幽州人謂之親客陸子曰乾鵲噪而行人至蜘蛛集而百事喜蓋謂是也今人以早見爲喜晚見爲常又云在頭則有喜事蠨蛸既主有喜而豳詩以在戶言憂思感傷者蓋果蠃伊威蠨蛸鹿場熠燿此五物家無人則集所以令人感思此自以著衣爲有喜各以爲義爾

熠燿宵行

熠燿螢也孔氏曰熠燿者螢火之蟲飛而有光

之貌故云熠燿燐也又解燐體云燐螢火也釋蟲云螢火即炤舍人云螢火即炤夜飛有火蟲也本草云螢火一名夜光一名熠燿按諸文皆不言螢火乃燐淮南子曰久血爲燐許慎云兵死之血爲燐然則燐者鬼火之名非螢火也陳思王螢火論曰詩云熠燿宵行章句以爲鬼火或謂之燐未爲得也天陰沈數雨在於秋日螢火夜飛之時也故云宵行然腐草木得濕而光亦有明驗衆說並爲螢火近得實矣然則毛以



螢火爲燐非也按熠燿亦無有燐之名今之螢夜飛腹下有火故字从熒省熒小火也月令季夏腐草爲螢一名挾火一名據火毛傳云熠燿燐燐螢火先儒以爲老槐生火久血爲燐孔氏亦宗其說以爲燐非螢火誤矣蓋燐者火之微名故此兩者通謂之燐古今注以爲螢食蚊蚋一名輝夜一名宵燭一名燐是也崇有論曰烏無胃而生熒無胃而育一說螢非熠燿熠燿行蟲爾今卑濕處有蟲如蠶蠋尾後截火行而有光俗謂之熠燿羅願云今有一種蟲如蛆尾亦帶火但無翼不飛名爲蛆螢董氏曰熠燿自是一種蓋蟲也夜行地上如蠶而喉下明如螢故曰宵行朱子謂熠燿明不定貌宵行蟲名如蠶夜行有光如螢其說本於董氏也僕氏曰舊說以熠燿即螢以宵行爲夜飛與下章熠燿其羽相戾當知宵行乃蟲名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七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八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校

## 蟲攷二

### 虺

小雅曰維虺維蛇

虺蛇之最毒者一名蝮狀似蛇而小怒時毒在頭尾螫手則斷手螫足則斷足七八月毒盛時齧草木以泄其氣一曰蝮與虺異虺如土色所



在有之蝮蛇鼻反其上有針錦文衆蛇之中此獨胎産生輒坼副母腹亦有與地同色者釋魚文蝮虺博三寸首大如擘今人曰蝮一名虺江淮以南曰蝮江淮以北曰虺孫炎曰江淮以南謂虺爲蝮廣三寸頭如拇指有牙最毒郭璞曰此自一種蛇人自名爲蝮虺今蛇細頸大頭色如艾綬文文間有毛似猪鬣鼻上有針大者長七八尺一名反鼻如虺類足以明此自一種蛇如郭意此蛇人自名蝮虺非南北之異崔靈恩集註亦以虺爲蝮又有一種狀如蜴而短有四脚能跳齧人名爲千歲蝮

### 蛇

蛇蟲類魚屬蓮行蛇屬紆行委蛇字取諸此字古但作它耳从虫而長象宛曲垂尾形上古草居患它故相問無它乎今之字傍加虫而變其音也性草居常饑每得食稍飽輒復蛻殼冬輒含土入蟄及春出蟄則吐之其圓重如錫石謂之蛇黃雖復草居人家時有之故諺云一畝之



地三蛇九鼠今貓能禁之人家畜鵝者蛇亦不至舊說牛以鼻聽蛇以眼聽其種類至多惟烏蛇性善不噬物而白花蛇有毒蝓蛇屬黑色潛于神淵能興雲雨

### 蜴

小雅曰哀今之人胡爲虺蜴傳蜴螈也

蜴似蛇而四足長五六寸生草澤中其類有四種形大純黄色者名蛇醫其次似蛇醫而形小長尾見人不動者名龍子小而五色尾青碧可

愛者名蜥蜴形小而黑青綠牆壁者名蝘蜓守
林及崔豹古今注以蠑螈爲蛇醫說文云在壁
曰蝘蜓在草曰蜥易也方言云秦晉西夏謂之
守宮或謂之蠦蝘或謂之蜥易其在澤中者謂
之易蜥南楚謂之蛇醫或謂之蠑螈按此諸文
則在草澤者名蠑螈蜥蜴在屋壁者名蝘蜓守
宮也蜥蜴古語今人多從方言名易今蜥蜴用
以禱雨則驗其蛇醫或名蛇師舊說蛇體有傷
此輒銜草傅之故有醫之號釋魚云蠑螈蜥蜴



蜥蜴蝘蜓蝘蜓守宮也李巡曰蠑螈一名蜥蜴
蜥蜴名蝘蜓蝘蜓名守宮孫炎曰別四名也陸
璣云虺蜴一名蠑螈蜴也或謂之蛇醫如蜥蜴
青綠色大如指形狀可惡如陸意蜥蜴與螈形
狀相類水陸異名耳董氏曰陸璣以虺蜴爲蠑
螈鄭康成以虺蜴爲蜥蜴攷詩書以虺爲蜴者
亦非也今按蜴即名蠑螈小而青者曰蜥蜴大
而黃者曰蝘蜓最小在壁間砌下者曰守宮種
類既異而此釋爲一物恐亦未審也

## 螟蛉

小雅曰螟蛉有子果蠃負之傳螟蛉桑蟲
也蜾蠃蒲盧也箋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
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子

螟蛉桑上小青蟲也一名桑蟲一名桑蟃一名
戎女似步屈其色青而細小或在草萊上俗謂
之桑蟃土蜂取之寘木空中或書卷間筆筒中
七日而成其子是也詩義疏曰螟蛉犍爲文學
舍人曰桑上小青蟲似步屈也



## 果蠃

蜾蠃細腰黑蜂也一名土蜂一名蒲蘆似蜂而
小腰好禁蜘蛛棲泥入於屋壁間及器物旁作
房或雙或隻亦入竹管中以泥封其口乃捕取
草上青蟲或青蜘蛛負之於木空中七日而化
爲其子祝聲可聽里語曰祝云象我而楊子雲
亦云螟蛉之子殪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
久則肖之矣燕趙之間謂之蠓螉其小者謂之
螉蝓凡蜂蟻皆不能生子只取他物呪成天地

之性細腰純雄無子而陶隱居乃謂此生子如粟米大在房內仍取他蟲置其中以擬其子大爲糧也以詩云螟蛉有子果蠃負之爲謬矣後來人有壞其房而看之果見有卵如粟米大在死蟲之上皆如陶所說此蓋不究其義也諸蟲在蟄尚不食况其形體未定猶在窠中時何知有饑飽也壞其房而見卵與死蟲者是變與未變耳將其故房看之其蟲殼皆如脫形則非爲物所食明爾且蚱蟬生於蛣蜣衣蟲生於瓜子



黿生於蛇蛤生於雀白鵙之相食負螽之相應其類不一然則螟蛉果蠃不爲異也說文作蝸蠃

蜮

小雅曰爲鬼爲蜮傳蜮短狐也

蜮水蟲也一名短狐一名射工一名谿毒生江南山溪水中長一二寸有翼能飛無目而利耳口中有横物如角弩如聞人聲以氣爲矢激水以射人隨所著處發瘡中影者亦病不治則殺人或曰見人則以氣射人去二三步卽射所中什六七死冬月蟄澗谷間大雪時索之此蟲所在其雪不積氣起如蒸掘之不過入地一尺則得也或云水弩狀如蜣蜋尾長四寸卽弩也見人影則射南越志曰水弩四月一日上弩射人影至八月卸弩此云弩在口彼云弩在尾差不同洪範五行傳云蜮似鼈三足生於南越南越婦人多淫故其地多蜮淫女或亂之氣所生也陸璣云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



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人故曰射影南人將入水先以瓦石投水中令水濁然後入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禽經謂鵝飛則蜮沉然畏鵝鵝能食之

螟

小雅曰去其螟螣及其蟊賊傳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

螟古者言螟螣蟊賊者曰食苗心螟食葉蟘食節賊食根蟊耳乃未始的言其狀惟五行傳稱

視之不明時則有蠃蟲之孽謂螟螣之類當死不死未當生而生或多於故而爲災聽之不明時則有介蟲之孽蠭蜚蝝之類或曰蝝螟之始生屬蠃蟲之孽然則始知螟螣之爲蠃蟲蝝之爲介而已今食苗心者乃無足小青蟲旣食其葉又以絲纏集衆葉使穗不得展江東謂之螟蟲音若橫逆之橫言其橫生又能爲橫災也然按蝗字通有橫音以爲物雖不同皆害稼之屬也漢孔臧蓼蟲賦曰爰有蠕蟲厥狀似螟是螟爲無足蟲也陸璣云螟似子蚄而頭不赤是也



螣

螣食禾葉之蟲卽蝗也蝗字从皇今其首腹皆有王字未燭厥理也或曰蝗卽魚卵所化俗云春魚遺子如粟埋於泥中明年水及故岸則皆化而爲魚如遇旱乾水縮不及故岸則其子久閣爲日所暴乃生飛蝗或云蝦子所化亦有相生者縂飛交合產子如麥門冬數日中出如小黑蟻八十一枚卽鑽入地中至禾秀時乃出旋生翅羽若雪凍則入地愈深俗云雪深一尺則蝗入地一丈宋魏之間謂之蟘南楚之外謂蟅蟒或謂之螣螣字亦作貣說文作蟘其種不一故曰百螣許氏以爲百螣動股蝗屬也

蟊

蟊食苗根之蟲也或說云蟊螻蛄也食苗根爲人患螻蛄是蜘蛛之別名字亦作蟊蟘與螣蟊與蟊古今字耳



賊

賊食禾節之蟲也似桃李中蠹蟲赤頭身長而細耳李巡曰食禾心爲螟言其姦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也食禾節者言貪狠故曰賊也食禾根者言其稅取萬民財貨故云蟊也孫炎曰皆政貪所致因以爲名也郭璞曰分別蟲啖禾所在之名耳蓋郭璞直以蟲食所在爲名而李巡孫炎並因托惡政則災由政起雖食所在爲名而所在之名緣政所致理爲兼通也許愼云以爲吏冥冥犯法卽生螟乞

貪則生螟吏秪冐取民財則生蝨然則靈芝朱草秠秬之鍾其美與螟螣之鍾其惡雖不同其繫王者之政一也舊說螟螣蟊賊一穗蟲也如言寇賊姦宄内外言之耳故犍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其實不同故分別釋之京房易傳曰臣安祿茲謂貪厥災蟲食根德無常茲謂煩蟲食葉不紬無德蟲食本與東作爭茲謂不時蟲食節蔽惡生孽蟲食心亦類此也

青蠅



小雅曰營營青蠅止于樊箋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

青蠅汙穢蟲也一名景跡蛆蟲所化身青首赤如火背若負金其聲清聒好集穢濁遇物之絜者好遺矢於物上段氏云青蠅糞尤能敗物雖玉猶不免所謂青蠅點玉是也論衡曰清受塵白受垢青蠅所汙常在練素此所謂點白爲黑者也至於循繞研上引取墨汁斯須之頃盈寸白駮矣則所謂點黑爲白者也陸佃云青蠅善亂色蒼蠅善亂聲劉氏曰蛆蟲所變而成者青蠅也其飛之聲則營營然亂人之聽其止於物則穢敗之又從而生蛆復變爲蠅其穢敗於物無有紀極也

蠆

小雅曰卷髮如蠆箋蠆螫蟲也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

蠆毒蟲也一名虳蜥一名蠍長尾爲蠆短尾爲蠍尾有毒長曲如鈎雄者螫人痛在一處雌者



痛牽連諸處蜥易能食之故蜥蜴一名蠍虎又爲蝸牛所食先以跡規之不復去今人或爲蠍螫者以蝸牛涎塗之痛立止說者以爲鼠負之大者多化爲蠍蠍子多負於背陸璣云蠆一名杜伯河内謂之蚑幽州謂之蠍或云江南舊無蠍開元初嘗有主簿以竹筒盛過江至今江南往往有之俗呼爲主簿蟲

螗

大雅曰如蜩如螗傳螗蝘也

螗一名蝘蟧屬其首方廣有冠俗呼胡蟬似蟬而小鳴聲清亮江南謂之螗蛦夏小正傳曰蝭蜩者五彩具螗蜩者蝘是也毛傳云螗蝘也舍人曰三輔以西爲螗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人謂之蟪蛄陸璣云螗一名蝘蚗字林蚗或作蟟靑徐人謂之螇螰秦燕謂之蛥蚗或言之蜓蚞詩義疏曰蝘一名蚗蟧蟪蛄也然則螗與蝘亦蟬之別名耳

蜂

周頌曰莫予荓蜂自求辛螫傳荓蜂摩曳也



蜂飛蟲螫人也一日有兩衙而應潮其主之所居衆蜂爲之旋繞如衞誅罰徵令絕嚴有君臣之義化書曰蜂有君禮也其毒在尾垂穎如鋒故謂之蜂其種類至多黃色如蝇者一名蠟蜂一名黃蜂取百芳釀蜜其房如脾今謂之蜜脾凡取其蜜不可多多則蜂饑而不蕃又不可少少則蜂惰而不作黃色細腰者一名稺蜂作房在小樹上及人家簷下房皆倒懸其綴著處必以漆房中各有子如粟稍長如蛹能動逐時飼之久則封之生翼而出其稺者復孚卵則增房益多又土蜂黑色似木蜂而大地中作房蜂之最大者螫人必死能食蜘蛛楚辭云赤蟻若象玄蜂若壺壺形圓大故蜂似之方言蜂大而蜜謂之壺蜂今人亦呼爲胡蜂釋訓云作甹夆古今字耳○蜂王其色青蒼差大於常蜂尾無毒窠之始營必造一臺其大如栗俗謂之王臺生



子或三或五歲分其族而去山甿人患其分以棘刺置于臺端其子盡死而蜂不折矣蜂之分或圜如罌或鋪如扇擁王而去王之所蜂不敢螫失其王則潰亂耳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八終

#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九

閬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 鱗攷

### 魴

周南曰魴魚頳尾傳頳赤也魚勞則尾赤

魴一名魾板身鋭口縮項穹脊博腹青白色而味美卽今之青鯿魚諺曰洛鯉伊魴美於牛羊是也漢水中者尤美常以槎斷水用禁人捕謂之槎頭鯿江東呼爲鯿亦呼青鯿其廣方其厚褊故曰魴亦曰鯿陸璣云魴今伊洛濟潁魴魚也廣而薄肥甜而少肉細鱗魚之美者遼東梁水魴特肥而厚尤美於中國魴故其鄉語曰居就糧梁水魴是也俗云魚勞則尾赤人勞則髮白宋張景兒爲刺史獻齊高帝一千八百頭卽此也



### 鱣

衛風曰鱣鮪發發傳鱣鯉也鮪鮥也

鱣大如五斗奩長丈餘口在頷下長鼻軟骨常於暮春從河上來淮水亦有之肉黃唯以作鮓而骨可啖蓋鱘屬也鱣蓋鮪之類但鱣肉黃鮪肉白以此爲別俗謂之王板大者曰王鱣釋魚有鯉鱣舍人曰鯉一名鱣郭璞曰鯉今赤鯉魚也鱣大魚似鱏而短鼻口在頷下體有邪行甲無鱗肉黃大者長二三丈今江東呼爲黃魚是也釋魚又云鰋鮎孫炎曰鰋一名鮎郭璞曰今鰋額白魚鮎別名鯷江東通呼鮎爲鮧舍人以鱣鯉爲一魚孫炎以鰋鮎爲一魚郭璞以四者各爲一魚陸璣云鱣鮪出江海三月中從河下頭來上鱣身形似龍鋭頭口在頷下背上腹下皆有甲縱廣四五尺今於盟津東石磧上釣取之大者千餘斤可蒸爲臛又可爲鮓魚子可爲醬釋文云鱣江南呼黃魚與鯉全異古今注曰鯉之大者爲鮪鱧之大者爲鱣皆非也



### 鮪

鮪魚似鱣而青黑長鼻體無鱗甲肉色白味不

如鱣岫居至春始出而浮陽北入河西上龍門入漆沮見日而目眩江淮間曰鮇伊洛曰鮪海濱曰鮥舊云鮪魚三月遡河而上得過龍門便化爲龍否則點額而還夏小正曰祭鮪鮪魚之先至至有時故以爲祭陸璣云鮪魚形似鱣而青黑頭小而尖似鐵兜鍪口亦在頷下其甲可以摩薑大者不過七八尺益州人謂之鱣鮪大者爲王鮪小者爲鮇鮪一名鮥肉色白味不如鱣也今東萊遼東謂之尉魚或謂之仲明仲明



者樂浪尉也溺死海中化爲此魚毛傳云鱣鯉鮪鮥謂魚有二名鯉今之赤鯉魚也如陸之言又以今語驗之則鯉鮪鱣鮥皆異魚也故郭璞曰先儒及毛詩訓傳皆謂此魚有兩名今此魚種類形狀有殊無緣强合之爲一物是郭謂毛傳爲誤也水經曰鮪出鞏穴直穴有渚謂之鮪渚

鰥

齊風曰敝笱在梁其魚魴鰥傳鰥大魚箋鰥魚子也〇又其魚魴鱮傳魴鱮大魚箋鱮似魴而弱鱗

鰥大魚也按孔叢子云衛人釣於河得鰥魚焉其大盈車子思問曰如何得之對曰吾下釣垂一魴之餌鰥過而不視又以豚之半鰥則吞之子思嘆曰魚貪餌以死士貪祿以亡是知鰥爲大魚也箋云魚子按釋魚云鯤魚子李巡曰凡魚之子總名鯤鯤鰥字異蓋古字通用也或鄭本亦作鯤也魯語云宣公夏濫於泗淵里革斷



其罟而棄之曰魚禁鯤鮞鳥翼鷇卵蕃庶物也是亦以鯤爲魚子也毛以鯤爲大魚鄭以鯤爲魚子而與魴相配箋以一鰥若大魚則强笱亦不能制不當以弊笱爲喻且魴鯤非極大之魚與鰥不類故易傳以爲小魚易制喻文姜之易制也

鱮

鱮鰱魚也一名鱅似魴大頭而細鱗其色白北土呼爲白鱮失水即死弱魚也陸璣云鱮似魴

厚而頭大魚之不美者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啗茹其頭尤大而肥者徐州人謂之鰱或謂之鱅幽州人謂之鴞鶚或謂之胡鱅性好旅行故其制字从與蓋魚雖一類而所食不同今鯇惟食草鱒食螺蚌鰱乃食矢則宜其味之不美爾今人亦不珍此族往往以爲鮑魚

鯉

陳風曰豈其食魚必河之鯉

鯉今之頳鯉也脊上鱗一道每鱗上有小黑點



文大小皆三十六鱗按是脇正中一道爾非脊也魚之貴者今人以盤水養之雖困鱗不反白亦健魚也龍陽也具九九八十一鱗鯉陰也備六六三十六數俗說魚躍龍門過而爲龍唯鯉或然亦其壽有至千歲者故詹何之釣千歲之鯉不能避也崔豹云兖州人謂赤鯉爲赤驥青鯉爲青馬黑鯉爲黑駒白鯉爲白騏黄鯉爲黄騅皆取馬之名以其靈仙所乘能飛越江湖故也

鱒

豳風曰九罭之魚鱒魴傳鱒魴大魚也

鱒赤目魚也一名鮅似鯶魚而鱗細於鯶目中赤色一道横貫瞳食螺蚌多秖獨行亦有兩三尾同行者極難取見網輒遁而形圓魚之美者今俗呼爲赤眼鱒釋魚云鮅鱒樊光引此詩郭璞曰鱒似鯶子赤眼者陸璣云鱒似鯶而鱗細於鯶赤眼是也

鱨



小雅曰魚麗于罶鱨鯊傳鱨楊也鯊鮀也○又魚麗于罶魴鱧傳鱧鮦也○又魚麗于罶鰋鯉傳鰋鮎也

鱨一名揚一名黄頰魚頭似燕身如魚尾微黄大者長尺七八寸許性浮而善飛躍今江東呼黄鱨魚其膽春夏近下秋冬近上陸璣云鱨一名黄頰魚是也形厚而長大頰骨正黄魚之大而有力解飛者徐州人謂之楊黄頰通語也

鯊

鯊一名鮀性善沈大如指狹圓而長有黑點文常沙中行亦於沙中乳子亦食細沙其味甚美今江南小谿中每春鯊至甚多土人珍之夏則隨水下自是以後時亦有之然亦罕矣來春復舉大抵正月輒至魚之最先者次則鯉至次則鱖至桃花水至而鱖肥則三月矣此魚生流水中非畜於人釋魚云鯊鮀郭璞曰今吹沙小魚也陸璣云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俗云鯋性抱沙異物志曰吹沙長三寸許背上有



刺螫人海物異名記云鯋似鯽而狹小

鱧

鱧玄鱧也一名文魚形圓長首有七點作北斗象肉美有舌細鱗有黑花紋與蛇通氣夜則昂首向北蓋北方之魚也諸魚中唯此魚膽甘可食味最鮏舊云是公蠣蛇所變然亦有相生者陸璣云鱧鯇也似鯉頰狹而厚江東呼爲鱧魚嶺南謂之玄鱧鱧者古人所重今道家忌之以其首戴斗也又指爲厭故有天厭雁地厭犬水厭鱧之說皆禁不食釋魚云鱧鯇舍人曰鱧名鯇郭璞曰鱧鮦偏檢諸本或作鱧鱣或作鱧鯇若作鮦似與郭璞正同若作鯇又與舍人有異或有本作鱧鯉者定本鱧鮦鮦與鱣音同

鰋

鰋兩目上陳頭大尾小身滑無鱗多涎謂之鮎魚言其黏滑也一名鯷魚此魚及鰌鱓之類皆謂之無鱗魚食之不益人也別名鮧江東通呼鮎爲鮧俗云鮧魚善登竹以口啣葉而息於竹



上諺曰鮎魚上竹是也或曰口腹俱大者名鱯背青口小者名鮎口小背黃腹白者名鮠一名河豚有黃頰魚與鮧相類但鮧白而彼黃爾今鰋魚偃鯉魚俯鱧魚圓魴魚方亦有五色鰭魚魚黃魴魚青鱧魚玄鰋魚白鯉魚赤釋魚有鰋鮎郭璞曰鰋今偃額白魚也鮎別名鮧孫炎以爲鰋鮎一魚鱧鯇一魚郭璞以爲鰋鮎鱧鯇四者各爲一魚傳文質略未知從誰釋文曰毛及前儒皆以鮎釋鰋鱧爲鯇鮎爲鯉唯郭注爾雅

是六魚之名今自驗毛解與世不協或恐古今
名異逐世移耳

嘉魚

小雅曰南有嘉魚

嘉魚鯉質鱒鱗肌肉甚美食之令人肥健悅澤此乳穴中小魚常食乳泉所以益人益州記云嘉魚細鱗似鱒魚蜀中謂之拙魚出於丙穴水經注云東南得丙水口水上承丙穴穴出嘉魚常以三月出十月入穴穴口廣五六尺去平地



七八尺泉懸注魚自穴下透入水穴口向丙故曰丙穴下注褒水方輿勝覧云丙穴在巴郡井峽中其穴凡十其中產嘉魚其出也止于巴渠龍脊灘首有黑點謂照映星象相感而成長身細鱗肉白如玉其味自鹹蓋食鹽泉也李善注蜀都賦嘉魚丙日出穴今則不然丙者向陽穴也陽穴多生此魚魚復何能擇丙日耶舊云魚尾象篆文丙字故曰丙穴蓋爾雅魚枕謂之丁魚腸謂之乙魚尾謂之丙則魚尾象丙豈特嘉魚而已

台

大雅曰黃耇台背傳台背大老也箋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台文

台鮐魚也生海中狀如科斗大者尺餘腹下白背上青黑有黃文性有毒雖小獺及大魚不敢食之蒸煮餤之肥美豫章人珍之吳都賦云王鮪鯸鮐釋詁云鮐背耇老舍人曰老人氣衰皮膚消瘠背若鮐魚郭云鮐背背皮如鮐魚劉熙



釋名云九十曰鮐背背有鮐文爾雅字作鮐以以鮐魚而此經作台故箋申之曰台之言鮐也大老身背有台文是依爾雅爲說也

鰷

周頌曰鰷鱨鰋鯉箋鰷白鰷也

鰷白鰷魚也一名黑鰦形狹而長若條然故曰鰷今江淮之間謂之鰷魚性浮似鱨大而白爾雅翼云其形纖長而白故曰白鰷又謂白鯈江東人呼之爲鮂釋魚云鮂黑鰦是也此魚好游

水上故莊子觀于濠梁稱儵魚出遊從容以爲魚樂明遂其性也爾雅云魚所息謂之榗季冬及春寒氣方盛故魚止椮中因而薦之非其出遊之時令人謂鯈爲參魚參音近於椮或以其伏椮中得名耶去其腸作羹謂參魚羹又謂其魚肉條條魚山海經云儵魚食之已憂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九終



#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

閬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 介攷

### 鼈

小雅曰炰鼈膾鯉

鼈甲蟲也一名神守外生形圓脊連脅四週有幂外肉內骨而以眼聽行蹣跚以蛇爲雄頸中有軟骨與龜相似名曰醜食時當剔去之伏隨日光所轉朝首東向夕首西向伏之所在上有浮沫謂之鼈津捕者以此得之與龜皆隔津望卵而生故曰龜思鼈望亦曰伏於淵而剖於陵此思化也養魚經曰魚滿三百六十則龍爲之長而引飛去納鼈則魚不復去故曰神守



### 龜元龜

小雅曰我龜既厭不我告猶箋卜筮數而瀆龜○魯頌曰元龜象齒傳元龜尺二寸

龜外骨內肉腸屬於首廣肩背微傴如皺其文

應八卦脇肋有文應二十四氣無雄與蛇爲牝牡卵生不咽粟善藏久能行氣水陸皆之龜與蛇合故謂之玄武羅願云靈龜文五色似玉似金背陰向陽上隆象天下平象地槃衍象山四趾轉運應四時文著象二十八宿蛇頭龍翅左精象日右精象月千歲之化下氣上通能知存亡吉凶之變千歲之龜遊於苓葉之上苓今甘草也葉圓小而有刺言龜久而神靈能變形大小也今人見小龜以爲千歲非也化書曰牝牡



之道龜龜相顧神交也鶴鶴相唳氣交也言龜雖與蛇合亦與神交舊云上有壽蓍下有神龜古今注曰龜一名玄衣督郵○元龜長一尺二寸者史記云千歲之龜長二尺漢志云龜不盈尺不得爲寶逸禮曰天子龜一尺二寸諸侯八寸大夫六寸士民四寸龜者陰蟲之老也龜三千歲遊於卷荷之上老者先知故君子舉事必考之

貝

小雅曰萋兮斐兮成是貝錦傳貝錦錦文也箋錦文者文如餘泉餘蚳之貝文也

貝介蟲也中肉如科斗但有首尾而潔白如魚齒一名貝齒取其甲以飾器物古者貨貝周有泉貝至秦廢貝行錢其種不一居陸者名贆在水者名蜬至大者名魧至小者名鰿黑色之貝名貽貝黃爲質白爲文點者名餘蚳白爲質黃爲文點者名餘泉以紫爲質黑爲文點者名紫貝中央廣兩頭銳者名蚆大而汚薄名蜬小而



狹長名蟦釋魚說貝文狀云餘蚳黃白文餘泉白黃文舍人曰水中蟲也李巡曰餘蚳貝甲黃爲質白爲文彩餘泉貝甲白爲質黃爲文彩陸璣云貝水中介蟲也龜鼈之屬其文彩之異大小之殊甚衆古者貨貝是也餘蚳黃爲質以白爲文餘泉白爲質以黃爲文又有紫貝其白質如玉紫點爲文皆可列相當其貝大者常有至一尺六七寸者今九真交趾以爲杯盤寶物也是先儒相傳爲然但解紫貝與郭璞少異陸以

白爲質紫爲文郭以紫爲質黑爲其異也書云
文貝仍几詩云成是貝錦山海經陰山濁浴水
出焉南流注蕃澤其中多文貝皆謂此餘蚳餘
泉之貝也獸二爲友貝二爲朋鹽鐵論曰教與
俗改敝與世易夏后氏以玄貝周人以紫石相
貝經云嚴助爲會稽太守朱仲受遺助以徑尺
之貝并致此文於助曰黃帝唐堯夏禹三代之
正瑞灵奇之秘寶其有次此者貝盈尺狀如赤
電黑雲謂之紫貝素質紅黑謂之珠貝青地綠



文謂之綬貝黑文黃畫謂之霞貝

## 鼉

大雅曰鼉鼓逢逢傳鼉魚屬

鼉魚屬狀如守宮而大長一二丈皮五色卵灰
色背尾皆有鱗甲如鎧能吐霧致雨力尤酋健
善頽坎岸夜則出遨岸人甚畏之聲亦可畏性
嗜睡目常閉大者自嚙其尾極難死人於穴中
掘之百人掘即須百人牽一人掘亦須一人牽
不然終不出老者多爲邪魅梁周興嗣常食其
肉後爲鼉所噴便爲惡瘡其肉云白如雞其皮
堅厚宜以冒鼓枕勝於魚枕陸璣云鼉形似水
蜥蜴四足長丈餘生卵大如鵝卵甲如鎧甲其
皮堅可以冒鼓昆蟲志畧云鼉亦作鮀狀如鮫
鯉或云多年鼉入水化爲龍晉安海物記曰鼉
宵鳴如桴鼓今江淮之間謂鼉鳴爲鼉鼓亦或
謂之鼉更一說鼉象龍形一名鱓夜鳴應更吳
越謂之鱓更盖如初更輒一鳴而止二即再鳴
也亦聞鼓聲則鳴續博物志云長一丈一名土



龍鱗甲黑色能橫飛不能上騰其聲如鼓

## 龍

周頌曰龍旂陽陽

龍神物也八十一鱗具九九之數九陽也鯉三
十六鱗具六六之數六陰也龍亦卵生思抱雄
鳴上風雌鳴下風而風化耳無竅聽以角有毒
人觸之即死性極淫有五種一象形二蛇形三
馬形四魚形五蝦蟇形廣雅云有鱗曰蛟龍有
翼曰應龍有角曰虯龍無角曰螭龍未昇天曰

蟠龍或云有三停九似之說謂自首至膊膊至腰腰至尾皆相停也九似角似鹿頭似駝眼似鬼項似蛇腹似蜃鱗似魚爪似鷹掌似虎耳似牛說文龍鱗蟲之長能幽能明能小能大能短能長春分而登天秋分而入淵水經曰魚龍以秋日爲夜管子云龍被五色而遊故神欲小則化爲蚕蠋欲大則極於天下欲上淩於雲氣欲下極於深淵變化無日上下無時故謂之神論衡云短書言龍無尺木無以升天謂龍從木中



升天也蓋當雷電樹木擊之時龍適與雷電俱在樹木之側雷電去龍從而上升也雜俎云龍頭有一物如愽山形名尺木龍無尺木不能升天蓋妄也變化論云驪龍之眸見百里纖介龍能變水人能變火龍不見石人不見風魚不見水鬼不見地羊不見雨狗不見雪三秦記云河津一名龍門

附錄

邶戚施

邶風曰得此戚施傳戚施不能仰者箋戚施面柔

戚施毛鄭不指爲何物韓詩薛氏章句曰戚施蟾蜍喻醜惡說文引詩得此鼁鼀解云鼁鼀詹諸也其鳴詹諸其皮鼁鼁其行鼀鼀釋魚鼁鼀蟾諸郭云似蝦蟆居陸地淮南謂之去蚥圖經蝦蟆一名蟾蜍一名䵷今蟾蜍身大背黑無點多痱磊不能跳不解作聲行動遲緩其肪塗玉刻削如蠟玄中記云蟾蜍生角食之壽千歲自



然論云蟾蜍擲糞自其口出蝦蟆背有黑點身小能跳接百蟲作呷呷聲與此異也釋魚又云在水者黽郭云耿黽也似青蛙大腹一名土鴨陶注本草云大而青脊者俗名土鴨其鳴甚壯即此黽也字說云黽善怒故音猛而謂努力爲黽詩黽勉同心亦蛙善蛹故謂之猛朱子曰蘧篨本竹席之名人或編以爲囷如人之擁腫而不能俯者今戚施本蟾蜍之名如人之駝背而不能仰者薛君章句與說文得之矣或曰蘧篨

今龜背戚施今駞背此經傳不言故附録之

魃

大雅曰旱魃爲虐傳魃旱神也

魃即旱鬼也按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上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遇者得之投溷中即死旱災消盖是鬼彪之物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 終

#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一

閩中吳雨元化輯
徐𤊹興公編

## 草攷一

### 荇

周南曰參差荇菜傳荇接余也

荇水菜也一名接余一名鳧葵葉一名荇生湖陂中莖如釵股麤澀葉似蓴而圓生在莖端雖圓而稍羨不若蓴之極圓蔓鋪水上江東人食之亦呼荅舊說藻花白荇花黃羅願云今究陵



陂湖中彌覆頃畝日出照之如金俗名金蓮子陸璣云接余莖白葉紫赤色正圓徑寸餘浮生水上根在水底與水深淺等大如釵股上青下白鬻其白莖以苦酒浸之脆美可按酒顏氏家訓云荇水草圓葉細莖隨水淺深今是水悉有之黃花似蓴江南俗亦呼爲猪蓴或呼爲荇菜河北人多不識之皆以參差者是莧菜誤呼人莧爲人荇嚴粲云今池州人稱荇爲荅公鬚盖

細莖亂生有若鬚然故曰參差信矣

葛

周南曰葛之覃兮傳葛所以爲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

葛卉草也一名鹿藿一名雞齊一名角斤葛入土五寸以上者名葛脰微有毒春生苗于澤間引藤蔓延牽其首以至根可二十步葉似楸葉而青七月開花似豌豆花不結實其性柔靱可爲絺綌藤及根花可醒酒去酒毒根形如臂紫



色生食甜脆亦可蒸食今人多以作粉食之益人說文云葛絺綌草釋草拔龍葛郭云似葛蔓生有節江東呼爲龍尾亦謂之虎葛細葉赤莖不明可爲絺綌特以延蔓似之故亦名葛有一種野葛毒草也亦蔓生葉似柿葉食之即死俗呼胡蔓通名鉤吻

卷耳

周南曰采采卷耳傳卷耳苓耳也

卷耳葹也一名苓耳一名枲耳一名地葵一名薕絲幽冀謂之檵菜雒下謂之胡枲江東呼爲常枲叢生如盤葉如連錢其實如鼠耳蒼色多刺易黏人衣即今之蒼菜俗謂之常思菜呂氏以爲蒼耳非也陸璣云葉青白色似胡荽白花細莖蔓生可鬻爲茹滑而少味四月中生子如婦人耳璫或謂之耳璫草幽州謂之爵耳荆楚歲時記云卷耳一名璫草今人以葉覆麨作黃衣又一名羊負來博物志云洛中有人入蜀胡枲著羊毛蜀人種之曰羊負來也陶隱居云昔



中國無此物言從外國羊毛中來據此物國風爾雅所載其來已久而羊負之名僅出後代今野中所多日夕牛羊多負以歸耳故名非外國中來也

藟

周南曰葛藟纍之

藟一名藟蕪一名千歲藟一名常春藤葛類蔓生如葡萄葉似鬼桃莖斷之有白汁而甘五月開花結實子青黑微亦可食幽州人謂之推累

此藤大者盤薄故有千歲之名陸璣云藟一名
巨荒似燕薁亦蔓延生葉似艾白色其子赤亦
可食酢而不美毛詩題綱云葛藟一名燕薁藤
好生河滸邊得水潤而茂

芣苢

周南曰采采芣苢傳芣苢馬舃馬舃車前
也宜懷妊焉

芣苢藥草也一名馬舃一名車前一名牛遺一
名勝舃一名陵舃春初生苗葉印地如匙面累



年者長及尺餘如鼠尾花細青色微赤結實如
葶藶黑色陸璣云馬舃一名車前一名當道喜
在牛跡中生故曰車前當道也今藥中車前子
是也幽州人謂之牛舌草可鬻作茹大滑其子
治婦人產難郭璞云大葉長穗好生道傍江東
呼爲蝦蟇衣韓詩云直曰車前瞿曰芣苢薛氏
章句芣苢澤瀉也臭惡之菜王肅引周書王會
云芣苢木也實似李食之宜子孫出於西戎王
基駁云王會所記雜物奇獸皆四夷遠國各齎

土地異物以爲貢贄非周南婦人所得采是芣
苢爲馬舃之草非西戎之木也本草云強陰益
精令人有子陸璣云以爲治難產而先王獨取
之者蓋以今醫治難產者用其子故也毛傳言
宜懷妊者亦只是璣之意非謂其能治人之無
子也

蔞

周南曰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傳蔞草中之
翹翹然



蔞香草也一名蔞蒿一名蔏蔞一名購蒿屬其
葉似艾青白色長數寸高丈餘好生水邊及澤
中正月根芽生旁莖正白生食之香而脆美其
葉又可蒸爲茹江東人采以烹魚

蘩

召南曰于以采蘩于沼于沚傳蘩皤蒿也箋
執蘩菜者以豆薦蘩菹

蘩白蒿也一名皤蒿一名蘩草春初最前諸草
而生似青蒿而葉麤上有白毛錯澀從初生至

枯白於衆蒿頗似細艾可以爲蒩蒿之類亦多
爾雅云蘩之醜秋蒿言春時各有種名至秋老
成皆通呼爲蒿也陸璣云凡艾白色爲皤蒿今
白蒿春始生至秋香美可生食又可蒸爲葅一
名游胡北海人謂之旁勃夏小正曰蘩游胡游
胡旁勃也今蘩可以生蚕蚕生未齊時故以此
葉先啖之又白兎食之而仙如駏驉食菴閭子
而仙駏驉馬類菴閭子艾屬

蕨

召南曰陟彼北山言蕨其蕨傳蕨虌也○



又言采其薇傳薇菜也

蕨山菜也一名虌春初生山谷間初生無葉可
食紫色而肥末如小兒拳亦如大雀拳足又如
其足之蹷也故謂之蕨周秦曰蕨齊魯曰虌或
云初生亦類虌脚故曰虌也今野人今歲焚山
則來歲蕨菜繁生行路之人亦不肯食俗云令
人脚弱陸璣云初生似蒜莖紫黑色可食如葵
是也

薇

薇菜也生水傍葉似萍可蒸食久食不飢三秦
記曰夷齊食之三年顏色不異武王誡之不食
而死爾雅云薇垂水好生水邊故曰垂水似藿
菜之微者也陸璣云薇山菜也莖葉皆似小豆
蔓生其味亦如小豆藿可作羹亦可生食今官
園種之以供宗廟祭祀胡氏曰荊楚之間有草
叢生脩條四時發穎春夏之交花亦繁麗條之
腴者大如巨擘剥而食之甘美野人呼爲迷陽



疑卽莊子所謂迷陽迷陽無傷吾行卽此蕨也
項氏曰薇今之野豌豆蜀人謂之巢菜朱子曰
薇似蕨而差大有芒而味苦山間人食之謂之
迷蕨詩亦有山有蕨薇而伯夷采薇於首陽山
是薇爲山菜不當爲水草也

蘋

召南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
彼行潦傳蘋大蓱也藻聚藻也

蘋蓱之大也一名水花一名芣菜季春始生不

值泥生於水葉圓濶寸許葉下有點如水沫根在水底葉敷水上可食味如葱五月有花白色故謂之白蘋實食而甜楚王渡江有物觸王舟正此實也韓詩云沈者曰蘋浮者曰薸薸卽小萍也蘋亦不沉但此萍而有根不浮游爾陸璣云今水上浮萍是也其粗大者謂之蘋小者謂之蓱可糝蒸以爲茹又可用苦酒淹以就酒者毛以蘋爲大蓱是也郭璞以蘋爲水上浮萍以小萍爲大萍誤矣蘋可茹而萍不可茹豈有不



可茹之藻而乃用以祭祀乎蘇恭云此有三種大者曰蘋可以爲茹中者曰荇菜卽鳧葵也小者水上浮萍卽溝渠生者是也

藻

藻水草也生諸淺水中如短馬尾細黑色用之當浸去鹹味橫陳於水若自澡濯然居流水之中不能出水之上隨波蕩漾莖葉條暢尤爲可喜故釆藻於行潦也陸璣云生水底有二種一種葉如雞蘇可食莖大如箸長四五尺其一種莖大如釵股葉如蓬蒿謂之聚藻扶風人謂之聚藻爲㶟聲也二藻皆可食煑熟挼去腥氣米麪糝蒸爲茹甚嘉美荊楊人饑荒食以當穀也顏氏家訓云莙牛藻也卽璣所謂如蓬者也三蒼注亦云蘊藻之類也細葉蓬茸生然今水中有此物一節長數寸細茸如絲圓繞可愛長者二三十節猶呼爲莙

茅荑　荼

召南曰白茅包之傳白茅取絜淸也○邶



風曰自牧歸荑傳荑茅之始生也箋茅絜白之物也○鄭風曰有女如荼傳荼英荼也箋荼茅秀物之輕者飛行無常

茅管蔄一名地管一名蔄根一名茹根一名地筋一名蕪杜杜者一名白茅一名遂始生名荑秀名藮一名蒡一名荼荼春初生芽布地如針俗謂之茅針體柔而咀在可啖甘美夏有白花成穗茸茸然至秋而枯其根至潔白亦甚甘美可食也陸璣云白茅包之茅之白者古用包裹禮

物以供祭祀縮酒用之易曰藉用白茅是也詩荼有三邶風誰謂荼苦即苦菜也周頌以薅荼蓼即委葉也鄭於地官掌荼注及既夕註與此茇皆云荼茅秀然則此言如荼乃是茅草秀出之穗非彼二種荼草也言荼英荼者六月云白旆英英是白貌茅之秀者其穗色白言女皆喪服色如荼然吳語說吳王夫差於黃池之會陳兵以脅晉萬人為方陳皆白常白旗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韋昭云荼茅秀亦以白色如荼



也呂東萊曰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

葭葦

召南曰彼茁者葭傳葭蘆也○又彼茁者蓬傳蓬草名也○衛風曰一葦杭之

葭一名華即今蘆也葦之未成名葭稍大為蘆長成乃名葦其形都似竹而葉抱莖生無枝至末抽穎穎上乇白花作穗若茅花風輒吹揚如雪其聚於地若絮根亦如竹根而節疏其萌名虇今人罕能別蒹葭與蘆葦也又北人以葦與蘆為二物水旁下濕所生者皆名為葦其細不及指人家池園所植者皆為蘆其幹差大深碧色者謂之碧蘆長安人謂葭蘆之未解葉者名紫籜

蓬

蓬草之不理者也蒿屬其葉如蓬聚而飛如亂髮其花如柳絮末大於本故遇風輒拔而旋月令藜莠蓬蒿並興是也說苑曰秋蓬惡於根本



而美於枝葉秋風一起根且拔矣有二種一名齧彫蓬一名藨黍蓬

匏

邶風曰匏有苦葉傳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

匏長而瘦上曰瓠短頸大腹曰匏匏蔓生葉圓有毛粗澀花白實苦人鮮食之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為羹又可淹煮極美故詩云幡幡瓠葉采之亨之今河南及楊州人恒食之八月中法堅硬

不可食故云苦葉瓠匏一也故云謂之瓠魯語曰諸侯伐秦及涇莫濟穆子曰豹之業及匏有苦葉矣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云不材于人言不可食佩匏可以渡水者也故匏在八音之一古用以爲笙其音甚劣則後世不復用矣既爲樂器又爲飲器則雅酌之用匏是也毛傳及陸疏俱以匏瓠爲一物誤也蓋瓠甘而匏苦復有長短之殊定非一物明矣

葑

邶風曰采葑采菲無以下體傳葑須也菲芴也下體根莖也箋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又誰謂荼苦其甘如薺傳荼苦菜也薺甘菜也箋此方之荼則甘如薺○

唐風曰采苦采苦傳苦苦菜也

葑菜也一名須一名蔓菁一名蕘蕪似羊蹄葉似菘潤厚而短味酢可食子紫赤色而根不同南北通有之北土種之尤多四時仍有春食苗夏食心秋食莖冬食根菜中之最有益者塞北



并汾河朔間燒食其根呼爲蕪根陳宋之間謂之葑郭璞云今菘菜也按江南有菘江北有蔓菁相似而異陸璣云葑蕪菁幽州人或謂之芥方言云蘴蕘蕪菁也陳楚謂之葑齊魯謂之蕘關西謂之蕪菁趙魏之部謂之大芥蘴與葑字雖異音實同然則葑也須也蕪菁也蔓菁也葑蓯也蕘也芥也七者一物也舊說菘菜北種初年半爲蕪菁二年菘種都絶蕪菁南種亦然蓋菘之不生北土猶橘柚之變於淮北矣今俗謂之臺菜其紫花者謂之蘆菔

菲

菲葸菜也釋草云菲芴郭璞云土瓜也孫炎曰葍類也又云菲息菜郭璞云菲草生下濕地似蕪菁華紫赤色可食陸璣云菲似葍莖粗葉厚而長有毛三月中蒸鬻爲茹滑美可作羹根如指正白可啖幽州人謂之芴爾雅之葸菜今河內人謂宿菜爾雅菲芴與葸菜異釋郭注似是別草如陸之言又是一物某氏注爾雅二處引

此詩即菲也芴也葸菜也土瓜也宿菜也五者一物也其狀似葍而非葍故云葍類也箋云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蔓菁謂葑也葍類謂菲也

荼

荼苦菜也一名荼草一名選一名苦一名遊冬生於寒秋經冬歷春得夏乃秀孟夏苦菜秀是也三月生扶踈草如苦苣而細斷之有白乳汁六月花從葉出黃似菊莖直黃八月實黑實落



根復生凌冬不枯得霜而甜可食但味苦初食之則苦而終甘紫葉者爲香荼青葉者爲青荼陸璣云苦菜生山田及澤中得霜恬脆而美所謂堇荼如飴內則云濡豚包苦用苦菜是也

薺

薺甘菜也一名荸薺其子別名蒫實名菥蓂春初生葉似芥高五七寸根白枝莖青可以作菹及羹亦佳味甘仲冬始生季春開花微黃結角子扁如黍粒微長黃色至夏則枯亦應陰之物也又其枝葉細靡通謂之靡草月令靡草死是也

苓

邶風曰隰有苓傳苓大苦也

苓藥草也一名甘草一名大苦一名美草一名蜜草一名露草蔓延生下濕地枝葉悉如槐青黃色高五六尺莖赤有節節間有枝相當葉端微尖而麤澀似有白毛實作角生如相思角作一本生熟則角折子如小扁豆極堅齒不破或



云蘦似地黃本草云一名國老解百藥毒安和七十二種石一千二百種草故號國老之名苓亦作蘦又有一種紫甘草細而實春生青苗高一二尺葉如荷葉七月開紫花似柰冬經實作角子如華豆根長者三四尺麁細不定皮赤上有橫梁梁下皆細根也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十一終

閩中吳雨元化 撰
徐𤊹興公 編

## 草攷二

### 茨

鄘風曰牆有茨不可埽也傳茨蒺藜也

蒺藜也一名旁通一名止行一名豺羽一名屈人布地蔓生細葉花黃色而小子有三角芒刺狀如蔆而小長安最饒多生道傍或生墻上



人行多著木屐可以茨墻故謂之茨今兵家乃鑄鐵爲之以梗敵路亦呼蒺藜一名旱草師曠曰歲欲苦苦草先生苦草葶藶也歲欲旱旱草先生旱草蒺藜也鄭康成謂趨以采薺當爲楚薺之薺慮後世誤也說文曰薺蒺棃也而茨則以茅葺屋覆之名然則當康成世字猶爲薺其爲茨者後人誤也

### 唐 女蘿

鄘風曰爰采唐矣傳唐蒙菜名〇小雅曰蔦與女蘿傳女蘿菟絲松蘿也

唐一名蒙一名女蘿作藤生而細其長如帶根不著地附木而生釋草云唐蒙女蘿女蘿菟絲舍人曰唐蒙名女蘿女蘿又名菟絲孫炎曰別三名郭璞曰別四名則唐與蒙或并或別故三四異也以經直言唐而傳言唐蒙也頍弁傳曰女蘿菟絲松蘿也則又名松蘿矣釋草又云蒙王女孫炎曰蒙唐也一名菟絲一名王女則通松蘿王女爲六名毛意以菟絲爲松蘿故言松



蘿也陸璣云今菟絲蔓連草上生黃赤如金今合藥菟絲子是也非松蘿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而與菟絲殊異事或當然廣雅云女蘿松蘿也菟丘菟絲也亦分爲兩物博物志魏文帝所記諸物相似亂者女蘿寄生菟絲菟絲寄生木上根不著地然則女蘿有寄生菟絲上者釋草女蘿菟絲或亦此義爾

### 蝱

鄘風曰言采其蝱傳蝱貝母也

蝱藥草也一名貝母一名空草一名苦花一名
商草一名勤母根有辦子黃白色如聚貝子故
名貝母二月生苗莖細青色葉亦青似蕎麥葉
隨苗出七月開花碧綠色形如鼓子花性能散
心胷欝結之疾陸璣云蝱今藥草貝母也其葉
如栝樓而細小其子在根下如芋子正白四方
連累相著有分觧也郭璞云白花葉似韭此種
今不復見也字亦作莔

綠

衛風曰瞻彼淇奥綠竹猗猗傳綠王芻也
竹篇竹也○小雅曰終朝采綠箋綠王芻



也
綠菉蓐也一名王芻一名藎草葉似竹而細薄
莖亦圓小生平澤溪澗之側俗呼爲菉蓐草亦
呼爲鵄脚莎亦呼爲淡竹葉荊襄人煮以染黃
作金色極鮮好釋草云菉王芻字作菉楚辭曰
薋菉施以盈室王逸云終朝采菉今攷鄭氏說
以爲王芻則當逸時字爲菉矣

竹

竹一名篇竹一名篇蓄苗春中布地好生道傍苗
似瞿麥葉細綠如竹赤莖如釵股節間花出甚
細微青黃色根如高根人謂之篇竹煮汁與小
兒飲療蚘蟲是也釋草云竹篇蓄李巡曰一物
二名郭云似小藜赤莖節好生道傍可食又殺
蟲此作竹篇竹字異音同故孫炎某氏皆引此
詩明其同也陸璣云綠竹一草名其莖葉似竹
青綠色高數尺今淇隩旁生此人謂此爲綠竹



此說亦非也詩有終朝采綠則綠與竹別草故
傳依爾雅以爲王芻與篇竹異也然古今說者
皆言淇水傍自生竹箭故古人言伐竹淇衛又
曰淇衛之箭又曰淇園之竹以爲捷伐淇園之
竹以爲矢如此多矣蓋淇水宜竹箭自古以然
卒章綠竹如簀簀牀第以竹爲其大堪爲簀則
非草也然說文引詩作菉竹韓詩作綠藩菉旣
非色而藩又非竹不可合爲綠色之竹箭故拆
而觧之云菉王芻藩篇筑也又韓詩如簀乃作

如菁䔶積也薛君云䔶綠蓐盛如積也西京賦
芳草如積亦祖此義然則淇奧自出竹箭不妨
兼有菉竹二草耶容齋隨筆云毛公釋綠竹王
芻以爲北人不見竹故分綠竹爲二物以綠爲
王芻也

瓠

衛風曰齒如瓠犀傳瓠犀瓠瓣

瓠狀要類於首尾類於要微銳綠蔓而生味甘
可食葉可以飼豕致肥其瓣可以作燭致明其



葉又可爲菜然與匏少異但以大小長短甘苦
爾然古今亦通言相法齒瓣白如瓠犀青如榴
子者貴瓠中白膚所謂張蒼肥白如瓠者也世
有種大瓠法擇取四本每四本相近處各以竹
刮去半皮併而封之俟其活除去一穗又復取
所大本相併復去一穗如前法蓋四本同發一
穗自然易大及著子獨留兩枚如此則一斗之
種變爲一石此魏惠王大瓠之法風俗通云八
月秋穰可以殺瓠取其色澤而堅類從以爲瓠
死燒穰瓜死焚漆卽此是也今俗畜瓠之家不
燒穰種瓜之家不焚漆也

菼

衛風曰葭菼揭揭傳葭蘆菼薍也

菼荻之初生者也一名薍一名荻初生者爲菼
長大爲薍似葦而小中實其中赤始生末黑黑
已而赤其根旁行牽揉盤互始生無辨唯荻強
而葭弱荻高而葭下江東呼爲烏蓲卽今人取
以當薪爨是也釋草云葭蘆菼薍李巡曰分別



葦之異名郭璞曰蘆葦也薍似葦而小如李巡
曰蘆薍共爲一草如郭云則蘆薍別草大車傳
曰菼鵻也蘆之初生則毛意以葭菼爲一草也
陸璣云薍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其初
生三月中其心挺出其下本大如箸上銳而細
揚州人謂之馬尾以今語驗之則蘆薍別草也

芄蘭

衛風曰芄蘭之支傳芄蘭草也

芄蘭一名雚一名蘿摩一名苦丸葉厚蔓延而

生作大藤斷之有白乳汁人家多種之可生噉
亦可作菜茹幽州人謂之雀瓢江東人謂之白
環能補精益氣諺云去家千里勿食蘿摩枸杞
是也爾雅雚芄蘭釋曰雚一名芄蘭郭璞云雚
芄蔓生斷之有白汁可啖按如此注則以雚芄
一名蘭或傳寫誤芄衍字

諼

衛風曰焉得諼草傳諼草令人忘憂

諼草忘憂草也一名紫萱一名療愁有莢長二



尺許內有薄片似紙大小如蟬翼其葉四垂其
花六出枝葉繁弱互相交結每遇風吹輒自相
觧不相牽綴風土記曰花名宜男娠婦佩之必
生男俗云玩之忘憂是也荊楚謂之鹿葱蓋鹿
食此草故名可薦於俎世人多女求男服之則
驗神農經云中藥養性謂合歡蠲忿萱草忘憂
董子曰欲忘人之憂則贈之以丹棘丹棘一名
忘憂欲蠲人之忿則贈之以青堂青堂一名合
歡本草木部合歡味甘平主利心志令人歡樂

無憂五月花發紅白色即名夜合又萱[illegible]
一名鹿葱花名宜男根涼無毒治沙淋下主酒
疸黃色通身者擣汁服之亦取嫩苗煮食之按
此萱並無忘憂之說毛氏不從萱者必有見矣
孔氏曰諼訓忘非草名後人詩賦皆以諼爲萱
恐一唱百和相傳之訛也釋文諼本又作萱說
文作藼云令人忘憂也或作蕿韓詩作焉得萱
艸

蓷



王風曰中谷有蓷傳蓷鵻也

蓷藥草也一名萑一名茺蔚一名益明一名貞
蔚一名夏枯一名藬臭草生海濱池澤中葉似
荏初生可食凌冬不彫方莖白花花生節間如
雞冠全似杜天麻而不生橫枝子黑色細長三
稜狀如菥蓂子而稍麄大即今之益母草陸璣
云舊說及魏博士濟陰周元明皆云菴蕳是也
韓詩及三蒼說悉云蓷益母也故曾子見之而
感按本草云茺蔚也一名益母故劉歆曰蓷臭

穢臭穢卽芜蔚也

蕭

王風曰彼采蕭兮傳蕭萩也所以共祭祀

○又彼采艾兮傳艾所以療疾

蕭萩蒿也一名荻似白蒿白葉莖麤科生多者數十莖可作燭有香氣故祭祀以脂爇之爲香令人所謂荻蕭者是也或云牛尾蒿許慎以爲艾蒿非也郊特牲云旣奠然後爇蕭合馨香王氏云取蕭祭脂是蕭所以供祭祀也成十三年



左傳曰國之大事在祀與戎故以祭祀所須者

艾

艾艾蒿也似蒿一名冰臺一名灸草春初布地生苗莖類蓍而葉背白荆楚之俗五月五日雞未鳴時採之用灸百病故名醫草或曰見似人者攬而取之用灸有驗歲或多病則艾多生亦天預備以救人也博物志曰削冰令圓舉以向日以艾承其影則得火艾曰冰臺其以此乎崔寔四民月令曰三月可採艾

舜

鄭風曰顏如舜華傳舜木槿也

舜易生之物也一名木槿一名朱槿一名赤槿其樹似李葉如安石榴花如小葵花淡紅色五葉成一花朝生夕歛仲夏應陰而榮月令木槿榮是也或呼爲日及葉甘可食作飲令人得瞑與楡同功其花用作湯代茗可以治風然茗令不瞑木堇令人瞑爲異爾北人多種植爲籬障名舜若取瞬息之義也樊光曰其樹如李其花



朝開暮落與草同氣故在草中陸璣云舜一名木槿一名櫬一名根齊魯之間謂之王蒸今朝生暮落者是也傳玄曰蕣華麗木也謂之日合或謂之合容或謂之愛老灊尼以爲朝菌

荷華　荷　蓮　菡萏

鄭風曰隰有荷華傳荷華芙蕖也其華菡萏○又隰有游龍傳龍紅草也○陳風曰有蒲與荷傳荷芙蕖也箋芙蕖之莖曰荷生而佼大○又有蒲與蕑傳蕑蘭也箋蕑

當作蓮蓮芙蕖實也蓮以喻女之言信○
又有蒲菡萏傳菡萏荷華也
荷揔名也其莖茄其葉蕸其莖下白蒻在泥中
者蔤其花未開爲菡萏已發爲芙蕖别名芙蓉
其實爲蓮卽房也其子爲的菂中有青長二分
如鉤爲薏甚苦五月中生吹脆至秋表皮黑的
成實或可磨以爲飯輕身益氣令人強健幽荊
揚豫取備饑年皆倒生兩牙一成芰荷一成藕
荷又生一牙爲華蕅荷帖水生蕅者也芰荷無



蕅卷荷者也與華偶生出乎水上亭亭如織者
是亦或謂之距荷蕅荷一本其支旁行爲蕅節
生一葉一華大者華至百葉俗云蕅生應月月
生一節閏輒益一江東人呼荷華爲芙蕖北方
人便以藕爲荷亦以蓮爲荷蜀人以藕爲茄或
用其母爲華名或用根子爲母葉號此皆名實
相錯習俗傳誤失其正體者也陸璣云蓮青皮
裹白子爲的的中有青爲薏味甚苦里語曰苦
如薏是也孔氏曰爾雅以芙蕖之莖曰茄此言
荷者意欲取莖爲喻亦以荷爲大名故言荷耳
樊光注爾雅引詩有蒲與茄然則詩本有作茄
字者也傳云蕑蘭箋云蕑蓮以上下皆言蒲荷
則此章亦當爲荷不宜别據他草故易傳以蕑
爲蓮也

龍

龍蓼之最大者也一名葒草一名龍紅一名鴻
藹一名龍古其大者名蘢似馬蓼甚長大生水
傍下濕地葉粗大赤白色有毛花紅白色高丈



餘卽今之水葒草是也其枝幹樛屈著土處便
有根如盤龍故名蘢郭璞云俗呼紅草爲蘢鼓
語轉耳陸璣云一名馬蓼葉大而赤白色生水
澤中馬蓼自是一種與此異也

茹藘韎韐

鄭風曰茹藘在坂傳茹藘茅蒐也○小雅
曰韎韐有奭傳韎韐者茅蒐染草也箋韎
韐者茅蒐染也茅蒐者韎韐聲也
茹藘染緋草也一名茅蒐一名蒨一名韎一名

地血葉似棗頭尖下澀莖葉俱澀三五對生節間延蔓草木上根紫赤色八月採根可以染絳舊云人血所生故名地血性亦能治血令人遍謂之蒨蒨或作茜漢書千畝巵茜卽此也今人染蒨乃假蘇木非古所用陸璣云茹藘茅蒐蒨草也齊人謂之茜徐州人謂之牛蔓然則今之蒨草是也傳言韎韐茅蒐染箋云茅蒐韎韐聲也言古人之道茅蒐其聲如韎韐故名此衣爲韎韐也士冠禮注云韎韐者緼韍而黝衍合韋



爲之士染以茅蒐因以名焉今齊人名蒨爲韎韐又駮異義云韎草名齊魯之間言韎韐聲如茅蒐字當作韎陳留人謂之蒨是古人謂蒨爲茅蒐是也

蕑

鄭風曰士與女方秉蕑兮傳蕑蘭也又贈之以勺藥傳勺藥香草

蕑蘭也一名水香陸璣云蕑卽蘭香草也春秋傳曰刈蘭而卒楚辭云紉秋蘭孔子云蘭當爲王者香皆是也其莖葉似藥草澤蘭廣而長節節中赤高四五尺漢諸池苑及許昌宮中皆種之可著粉中藏衣著書中辟白魚蓋今之蘭草都梁香也陸氏所說皆是惟引以辭左傳楚辭之蘭爲非矣蘭草大都似澤蘭其澤蘭葉尖微有毛不光潤方莖紫節八月花白人多種於庭池此蘭生澤畔葉光潤其陰小紫所以一名都梁者荊州記云都梁縣有山山下有水清淺其中生蘭草因名都梁其物可殺蟲毒除不祥故



鄭人方春之月於溱洧之上士女相與秉簡而祓除韓詩云今三月桃花水下以招魂續魄祓除氛穢今荊楚之俗三月三日亦出爲曲水飲不復用香草矣

勺藥

勺藥一名餘容一名可離一名餅鶬春生紅芽作叢多刺莖上三枝五葉似牡丹而狹長高二三尺夏開花有紅白紫三色子似牡丹子而小榮於仲春華於孟夏傳曰驚蟄之後二十五日

芍藥榮是也有草芍藥木芍藥木者花大而色青俗呼爲牡丹非也陸璣云今藥草芍藥無香氣非是也孔氏曰未審今何草釋文曰勺藥韓詩云離草也言相離別贈此草也古今注謂勺藥可離唐本草可離江離然則勺藥江離也呂東萊曰蘭卽今之蘭勺藥卽今勺藥陸璣必指爲他物蓋泥毛公香草之言必欲求香於柯葉置其花而不論爾孔氏云何草亦泥陸之見也

莠

齊風曰維莠驕驕傳莠似苗也

莠害稼之草也根屬似稷而小不結實無處不生卽今之狗尾草說文云禾粟之下生是也仲虺之誥曰若苗之有莠若粟之有秕秕似粟莠似苗戰國策曰幽莠之幼也似禾董氏云莠秕草誤耳韋曜問答曰甫田維莠今何草答曰今之狗尾草也



詩經鳥獸草木攷卷十二終

#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三

閬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 草攷三

莫

魏風曰彼汾沮洳言采其莫傳莫菜也○又言采其藚傳藚水舄也

莫菜也莖大如箸赤節節一葉似柳葉厚而長有毛刺今人繰以取繭緒其味酢而滑始生可以爲羹又可生食其子如楮實而紅五方通謂之酸迷冀州人謂之乾絳河汾之間謂之莫今吳越之俗呼爲茂子

藚

藚藥草也一名水舄一名牛脣一名蕍一名芒芋一名鵠瀉一名及瀉叢生諸淺水中如續斷寸寸有節拔之可復葉挾長似車前子大其味亦相似獨莖而長秋時開白花作叢似穀精草徐州廣陵人食之釋草云藚牛脣李巡曰別二

名郭璞引詩傳曰水鳥也陸璣云今之澤鳥也恐誤耳所以郭氏不取也

蘞

唐風曰蘞蔓于野

蘞草也二月生苗多在林中作蔓赤莖葉如小桑五月開花青白色七月結實亦生於人家籬墻間俗呼爲籠草陸璣云似括樓葉延地上葉盛而細其子正黑如燕薁不可食也幽州人謂之烏服其莖葉煑以哺牛除熱有白蘞烏蘞二



種如陸之言是烏種也

蒹

秦風曰蒹葭蒼蒼傳蒹薕也

蒹一名薕似萑而細長高數尺江東呼爲薕適陸璣云蒹水草也堅實牛食之令牛肥彊青徐州人謂之蒹兗州遼東通語也

荍

陳風曰視爾如荍傳荍芘芣也

荍荊葵也一名芘芣一名錦葵戎葵之類比戎葵葉差小花似五銖錢大色粉紅有紫文縷之大抵似蘆菔之花謝氏云荍小草多花又翹起也陸璣云似蕪菁花紫綠色可食微苦是也亦有文采相錯此與戎葵異類故釋草有菺戎葵郭云今蜀葵也似葵花如木槿又曰荍芘芣舍人曰荍一名蚍衃郭云今荊葵也似葵紫色則戎葵與蜀葵荍與荊葵其所來各不同本草蜀葵中云小花者名錦葵一名戎葵功用更強則是以此雜之蜀葵中而又得戎葵之名矣崔豹



云荊葵一名戎葵一名芘芣似木槿而光色奪目有紅有紫有青有白有黃莖葉不殊但花色有異耳一名蜀葵其說戎葵蜀葵之狀可也混荊葵芘芣之名於內者非也然今亦通呼此爲錦蜀葵則從其類比附之耳僕氏曰芘芣紫荊春時開花葉未生花紫色自根及幹而上連甚密有類螻蟻故爾雅名蚍蜉俗曰火蟻僕氏少言是木類與此異也

紵

陳風曰可以漚紵○又可以漚菅○小雅曰白華菅兮傳白華野菅也巳漚爲菅

紵麻屬莖高七八尺葉如楮葉面或青或紫背則皆白有短毛錯澁夏秋間著細穗花如白楊而長成穗生每一朶凡數十穗其莖輕虛陸璣云紵亦麻也科生一科數十莖只刈其莖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不歲種也荆楊之間一歲三收今官園種之歲再刈刈便生剥之以鐵若竹挾之表厚處皮自脫但得其裏韌如筋者謂之



徽紵煮之可織爲布今南越紵布皆用此麻

菅 白華

菅一名白華茅屬高丈餘可以飼牛釋草白華野菅舍人云白華亦是茅之類漚之柔韌異其名謂之爲菅因謂在野未漚者爲野菅陸璣云菅似茅而滑澤無毛根下五寸中有白粉者柔韌宜爲索漚乃尤善異物志香菅似茅葉長大於茅凡蒸享必得此菅包裹助調五味益芬菲逸詩曰雖有絲枲無棄菅蒯菅與蒯皆謂茅也黄華者俗名黄芒郎蒯也白華者俗名白芒郎菅也

苕

陳風曰邛有旨苕傳苕草也○又邛有旨鷊傳鷊綬草也

苕一名苕饒一名翹揺一名柱夫生丘陵中蔓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其莖葉緑色可生食如小豆藿花紫今俗呼爲翹揺車花翹起揺動因名云苕之華傳云苕陵苕此直云苕



草彼陵苕好生下濕此則生於丘與彼異也陸璣云苕苕饒也幽州人謂之翹饒

鷊

鷊小草也一名錦竹似竹而有斑文釋草云鷊綬郭璞曰小草有雜色似綬也鷊舊作虉陸璣云鷊有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鷊本鳥名此云草豈因似鷊乎○鷊綬鳥也或謂之吐綬大如鸜鵒頭頰似雉咽下有囊如小綬五色彪炳吐有時遇風雨不吐有驚懼不吐慮觸其綵行必

遂草木亦名功曹今俗謂之錦纕是也

蒲

陳風曰有蒲與荷箋蒲柔滑之物

蒲水草也一名雕一名蘸似莞而褊有脊生於水涯柔滑而温可以爲席春初生用白爲葅亦堪蒸食山南名此蒲爲香蒲謂昌蒲爲臭蒲風土記曰蒲生於陸者葉如烏扇而紫莖一曰獲蒲陸璣云蒲可爲席亦可編以爲裳截以寫書

萇楚



檜風曰隰有萇楚傳萇楚銚弋也

萇楚一名銚弋一名御弋一名鬼桃一名羊腸生田野中苗長弱蔓延地上不能爲樹似家桃又非山桃子小細苦不堪噉花甚赤今之羊桃是也一曰有兩羊桃一種華實皆連理故詩以刺淫恣陸璣云葉長而狹華紫赤色其枝莖弱過一尺引蔓于草上今人以爲汲灌重而善没不如楊㮁也近下根刀切其皮著熱灰中脫之可韜筆管也或曰葉花似桃子細如小麥亦似桃故有桃之號也劒南人呼爲細子根

稂 涼

曹風曰浸彼苞稂傳稂童梁非溉草得水而病也箋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又

浸彼苞著傳著草也

稂一名童梁一名守田莠屬似稷與禾相雜而生或謂之鬼稻一穗未有數粒易落田中明年復生故有守田之名也陸璣云禾粟秀爲穗而不成則嶷然謂之童梁今人謂之宿田翁或謂



之守田也古者以飼馬甫田云不稂不莠外傳曰馬餼不過稂莠是也按本草有稂尾草子細作黍食之令人不饑似茅作穗生澤中廣志曰可作黍引爾雅孟稂尾今人呼爲稂茅子然則此物似是稂爾根既有實如黍故能亂苗如莠今謂之狗尾草是也鄭箋以苞稂則童梁爲禾中別物作者當言浸禾不應偏擧浸稂且下章蕭著皆是野草此不宜獨爲禾中之草故易傳以爲稂當作涼涼草蕭著之屬釋草不見草名

涼者未知鄭何所據

蓍

蓍筮草也蒿屬似藾蕭青色科生高五六尺一本一二十莖多者三五十莖生便條直異於衆蒿秋後有花出枝端紅紫色形如菊用其莖爲筮以問鬼神知吉凶故聖人贊之謂之神物蓍實服之亦聰惠先知其所生處獸無虎狼蟲無毒螫

萑茶



豳風曰八月萑葦傳薍爲萑葭爲葦〇又四月秀葽傳葽葽草也箋夏小正四月王萯秀葽其是乎〇又七月烹葵及菽〇又七月食瓜八月斷壺傳壺瓠也〇又獻羔祭韭〇又予所捋荼傳荼萑苕也

萑葦亦葭菼之類但大小之異名也釋草云菼薍樊光云菼初生葸息理反騂色海濱曰薍郭璞曰似葦而小又云葭華舍人曰葭一名華樊光引詩曰彼茁者葭郭璞云即今蘆也又云葭蘆郭璞曰葦也然則此二草初生者爲菼長大爲薍成則名爲萑初生爲葭長大爲蘆成則名爲葦小大之異名也萑之秀穗一名荼爾雅曰蔈荂荼猋藨芀蕉苕謂之荼葦苕謂之芀是也出其東門箋云荼茅秀然則茅薍之秀其物相類故皆名荼也

葽

葽藥草也一名葽繞一名棘蒬一名細草其葉小名小草似麻黃赤華葉銳而黃今遠志是也



本草注云莖葉似大青而小廣雅曰棘蒬遠志也其上謂之小草劉向說此味苦謂之苦葽也孔氏曰葽之爲草書傳無文四月已秀物之鮮矣故疑王萯正與葽爲一言葽其是乎爲疑之辭也月令孟夏王瓜生注云今曰王萯生夏小正云王萯秀未聞孰是鄭以四月生者自是王瓜今月令與夏小正皆作王萯而生秀字異必有誤者故云未知孰是本草云萯生田中葉青刺人有實七月采陰乾云七月采之又非四月

巳秀是莠與否未能審之物之成熟莫先莠草故云物成自秀莠始微見言月之意由有物成故也

葵

葵揆也能日向馬隨日光所轉以受陽氣爲百菜主左傳所謂葵能衛足是也一名露葵一名滑葵一名紫露有紫莖白莖二種春必畦種水澆而冬種者有雪勿令從風飛去每雪輒一勞之勞雪令地保澤葉又不蟲皆可茹食味甘性



滑子雖經歲不浥微炒令爆炸散者濕地遍踏之朝種暮生遠不過宿早種者十月末正月末亦可五月初更種之以春者既老秋菜未生種此相接六月一日種白莖秋葵白莖宜乾九月作葵菹掐必待露解收必待霜降傷晚則黃爛傷早則黑澀諺云觸露不掐葵日中不剪韭者也廣雅藕蘇葵也

瓜

瓜性惡香尤忌聞麝麝氣觸之乃至一蒂不收

制字象其實在鬚蔓之間古人以瓜紀時故遣使者稱瓜時而往及瓜而代夏小正五月乃瓜乃瓜治瓜之辭也古之所謂瓜蓋指黃瓜甘瓜也今人園圃多所蒔者其實生莭蔓下舊云甜瓜暑月服之永不中暑氣沉水者食之殺人七月食瓜正此瓜也荊楚歲時記曰七月採瓜犀以爲面脂犀辦也

壺

壺似匏而圓曰壺壺園器也故謂之壺亦曰壺



盧古今註曰壺盧瓠之無柄者也玄蜂若壺蓋取諸此壺性善浮要之可以涉水南人謂之要舟鶡冠子曰賤生於無所用中流失船一壺千金以此故也壺性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也今其收法八月冷露降輒先斬其根令其餘蔓飲之巳日乃收尤爲堅成可用春秋傳曰樽以嘗壺蓋壺之爲樽其來尚矣

韭

韭葷菜也一名草鍾乳說文云一種而久者故

謂之韭故圃人種蒔一歲而三四割之其根不傷至冬壅培之先春而復生信乎一種而久者也在菜中此物最温而益人宜常食之易稽覽圖云政道得則陰物變爲陽注云若葱變爲韭是也首春色黄未出土時最美諺云春初早韭冬末晚菘凡剪不用日中性内生根喜上跳故種與葵同法而畦欲極深故禮祭宗廟韭曰豐本且其本豐則末殺瘦矣蓋韭之美在白韭之美在黄皆惡其末之盛也俗呼爲嬾人菜以其



不須栽種也

果蠃

幽風曰果蠃之實傳果蠃括樓也

果蠃一名地樓一名澤巨實名黄瓜子名括樓三四月内生苗引藤蔓葉如甜瓜葉作叉形兩兩相對有細毛七月開花似胡盧花淺黄色實在花下大如拳青黑色初生青至秋熟赤黄色其實有正圓者有鋭而長者齊人呼爲天瓜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三終

#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四

閩中吳雨元化
徐𤊹興公　編

## 草攷四

### 苹

小雅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傳苹荓也箋苹藾蕭○又食野之蒿傳蒿菣也○又食野之芩傳芩草也

苹一名藾蕭葉青白色莖似箸而輕肥始生香



美可生食又可蒸食卽今之藾蒿也毛傳云苹荓是水浮萍江東謂之薸是水中之草非鹿所食也所以鄭箋易傳以爲藾蕭是也唐德宗問楊珏曰呦呦鹿鳴食野之苹苹是何草對曰按爾雅苹是藾蕭上曰看毛詩疏葉圓而花白叢生野中似非藾蕭也

### 蒿

蒿草蒿也一名方潰一名青蒿春生苗葉極細嫩似茵陳蒿而背不白人亦取雜香菜食之至

夏長四五尺許秋後開細淡黃花花下結子如粟米大江東人呼爲秖蒿爲其息似秖北人呼爲青蒿亦有一兩株在蒿叢之間迥然青色土人謂之香蒿莖葉與常蒿悉同但比常蒿色青翠一如松檜之色至深秋餘蒿並黄此蒿猶青氣稍芬香恐古人所用以此爲勝陸璣云蒿青蒿也荊豫之間汝南汝陰皆云菣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郭云今人呼青蒿香中炙啖者爲菣是也字林作菣堅本或云牡菣者牡衍字牡



菣及是蔚非蒿也與蓼莪傳相涉而誤耳

芩

芩草也莖如釵股葉如竹蔓生澤中下地鹹處爲草貞實牛馬亦喜食之

臺

小雅曰南山有臺北山有萊傳臺夫須也萊草也○又彼都人士臺笠緇撮傳臺所以禦暑笠所以禦雨箋臺夫須以臺皮爲

笠

臺莎草也一名夫須蓋匹夫所須可以爲衣以禦雨今人謂之簑衣是也其葉可食陸璣云舊說夫須莎草也可爲簑笠都人士云臺笠緇撮是也或云臺草有皮緊細緻滑可爲蓋笠南山多有毛氏以臺笠爲二物但獨言笠禦雨未當鄭氏則言臺皮爲笠夫臺但可以爲衣不可以爲笠古稱臺笠簑笠自謂臺與笠尔不必以臺笠緇撮之語必欲合爲一物也越語所謂蓄簑笠以備患又齊語今夫農時雨既至脫衣就功



首戴茅蒲身衣襏襫韋昭云茅蒲簦笠茅或作萌萌竹萌也嚴粲云以莎草爲衣則謂之簑莎爲草名簑爲衣名莎草又可爲笠

萊

萊草也一名萊藜其莖葉似菊香美可食今兗州人蒸以爲茹謂之萊蒸而譙沛人謂鷄蘇爲萊故三倉云萊茱萸與此草異而名同曾子以藜蒸不熟遣妻即此是也

莪

小雅曰菁菁者莪傳莪蘿蒿也

莪蒿也一名蘿蒿一名角蒿一名蘪蒿生澤田漸洳之處似青蒿細科生宿根在地先草而生初生其色玄莖可食香美味頗似蔞蒿開淡紅紫花大徑三四分花落結角似蔓青實黑長三寸微彎青霜後黄落是也陸璣云蘿蒿葉似邪蒿而細科生二月中莖可生食又可蒸食香美釋蟲云蛾羅釋草又云莪蘿蓋蛾所以生蠶莪亦所以覆而出之此義亦謂之羅歟



芑

小雅曰薄言采芑傳芑菜也

芑菜也似苦菜野生葉大莖青白色摘其葉白汁出肥可生食亦可蒸爲茹青州謂之芑西河雁門芑尤美胡人戀之不出塞卽今之苦蕒菜宜馬食之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也人家養蠶蛾初出時不可使之見令蛾子赤爛蠶婦亦忌食之陸璣云芑菜似苦菜也

遂

小雅曰言采其遂傳遂惡菜也箋遂牛蘈也仲春時生可采也〇又言采其葍傳葍惡菜也箋葍蔔也亦仲春時生可采也

遂禿菜也一名牛蘈一名蓄一名鬼目生下濕地春生苗高三四尺葉狹長頗似萵苣青色莖方節間紫赤花青白成穗子三稜有若茺蔚夏中卽枯根似牛蒡而堅實江東呼爲牛蘈今人呼爲禿菜卽使蓄音之訛陸璣云遂今人謂之羊蹄似蘆菔而莖赤可汋爲茹滑而美也今人



下氣幽州人謂之遂字或作蓄有一種極相似而葉黄味酢名酸模

葍

葍菜也一名蔔河内關中謂葍爲蔔兗幽州人謂之燕蔔亦名爵弁仲春時生大葉白花其根如指正白色可啖著熱灰中温啖之饑荒之歲可蒸以禦饑漢祭甘泉或用之其葉有兩種葉細而赤亦有臭氣也釋草云葍蔔又遂薚馬尾又拜蔏藋皆謂此也花白卽名葍花赤別名蔏

芀根如人形者有神道家似爲脯謂之鹿脯風
土記白蕌蔓生依樹而升紫黄色大如牛角二
三帶長七八尺味甜如容

莞

小雅曰上莞下簟箋莞小蒲之席也

莞一名莀一名苻離一名白蒲一名葯一名蒚
一名澤芬春初生嫩葉未出水時色紅白可以
爲葅生噉之甘脆根長尺餘白色麄細不等枝
幹去地五六寸葉相對婆娑紫色闊三指許花



白微黄入伏後結子立秋後枯其葉名龍須亦
出山石空中莖倒垂可以織而爲席今西方人
亦呼蒲爲莞蒲江東人謂之苻離是也或云即
今之燈心草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
以爲席形似小蒲而實非也孔氏曰西方人呼
蒲爲莞蒲言小蒲者以莞蒲一草之名而司几
筵有莞筵蒲筵則爲兩種席也莞細而用小蒲

蔚

小雅曰匪莪伊蔚傳蔚牡菣也

蔚蒿屬一名馬先蒿葉大如茺蔚花紅白色實
八九月熟俗謂之虎麻與茺蔚極相似初生無
別陸璣云蔚牡蒿牡蒿牡菣也三月始生七月
花花似胡麻花而紫赤八月爲角角似小豆銳
而長一名馬新蒿郭璞注爾雅蔚牡菣謂無子
者而陸云有子二説小異蓋今青蒿名菣葉端
皆作子如米大蔚獨無爾故云牡也

芹

小雅曰言采其芹箋芹菜也可以爲葅亦



用待君子也周禮芹葅雁醢

芹水菜也一名楚葵一名水蘄一名水英生池
澤中葉似芎藭花白色而無實根亦白二三月
作英時可作葅及熟瀹食之莖潔白而有節其
氣芬芳即今水中之芹菜是也又有渣芹可生
菜亦可生噉又有秋芹取根又有赤芹取莖葉
並堪作葅及生菜

藍

小雅曰終朝采藍箋藍染草也

藍染草也似蓼而味不辛作畦種之三四月生苗如鱗高二三尺許長霜葉如水蓼花紅白色實亦若蓼子而大黑色種藍一同葵法藍三葉澆之薅令治淨五月中新雨後即拔栽之俗云榆莢落時可種藍即今之大葉冬藍爲澱是也色成勝母故曰青出於藍而青於藍月令仲夏令民無刈藍然則刈藍於夏先王有法禁焉故制字从監以此故也又有大藍如芥染碧槐藍如槐染青



苕

小雅曰苕之華芸其黃矣傳苕陵苕也將落則黃箋陵苕之華紫赤而繁

苕陵苕也一名陵時一名凌霄一名女葳作藤蔓延喬木之上極木所至開花其端今之凌霄花是也此花亦爾絡石壁盛夏視之如錦繡不可仰望露滴目中而失明釋草云苕陵苕黃花蔈白花茇陸璣云一名鼠尾生下濕水中七八月中花紫似金紫草花可以染皁煮以沐髮即黑如釋草之文則苕華本自有黃有白傳言將落則黃是初不黃矣箋云陵苕之花紫赤而繁陸亦言其花紫色蓋就紫色之中有黃紫白紫耳及其將落則全變爲黃以裳裳者華言之則芸爲極黃之貌故將落乃然

瓞

大雅曰緜緜瓜瓞傳瓜紹也箋瓜之本實繼先歲之瓜必小狀似瓝故謂之瓞

瓞小瓜也釋草云瓞瓝其紹瓞舍人曰瓞名瓝



小瓜也紹繼謂瓞子漢中小瓜曰瓞孫炎曰瓞小瓜子如瓝其本子小紹先歲之瓜曰瓞然則瓞之族類本有二種大者曰瓜小者曰瓞此則其種別也而瓜蔓近本之瓜必小於先歲之大瓜以其小如瓞故謂之瓞瓞是瓝之別名故云瓞瓝也

菫

大雅曰菫荼如飴傳菫菜也

菫芺菜也此菜野生非人所種俗謂之菫葵葉

似蕺花紫色此味苦而詩云甘古人語倒猶甘
草謂之大苦也廣雅云堇藋也今三輔之言猶
然孔氏曰內則云堇荁枌榆則堇是美菜非苦
荼之類釋草云芨堇艸郭云卽烏頭也江東人
呼爲堇晉語曰驪姬將諧申生寘鴆于酒寘堇
於肉賈逵曰堇烏頭也然則堇者其烏頭乎箋
云性苦者皆甘如飴若堇荁之堇雖非周原亦
自甘矣明堇是烏頭也本草云烏頭與附子同
根形似烏鳥之頭蜀人謂烏頭苗爲堇草朱子



曰堇一名烏頭烏頭是草藥非菜也晉語所云
是毒物亦與此異也

芑

大雅曰豐水有芑傳芑草也

芑今之苦蕒菜毛傳云草也詩芑有三薄言采
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梁粟也禮
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云芑枸檵也芑草之芑
字作芑枸杞之杞字作杞古者草菜亦相互而
此豐水之芑卽采芑之菜非別有一種草名
若鄭所云誤也孔氏亦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
菜是也

筍

大雅曰維筍及蒲傳筍竹也蒲蒲蒻也箋
筍竹萌也蒲深蒲也

筍竹萌也一名篙一名竹胎初生可以爲菜殺
皆四月生唯巴竹筍八月九月生始出地長數
寸鬻以苦酒豉汁浸之可以就酒亦可以爲葅
嚴粲云天官醢人加豆之實有深蒲筍菹



蒲

蒲蒲蒻蒲子也一名深蒲生水中春初生嫩葉
未出時紅白色茸茸然周禮以爲葅謂其始生
取其中心入地蒻大如匕柄正白生噉之甘脆
鬻而以苦酒浸之如食筍法今人鮮有食者至
夏抽梗於叢葉中花抱梗端如武士棒槌俗謂
之蒲槌亦謂之蒲蘆花黃藥中蒲黃卽花中蘂
屑也細若金粉人多採之以蜜搜作果食之甚
益人

## 鬯

大雅曰秬鬯一卣傳鬯香草也築煑合而鬱之曰鬯箋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

鬯草名先鄭小毛所謂鬯香草也築而煑之爲鬯因謂之鬯傳曰鬯草生庭又曰德至於地則萁莢起秬鬯出知鬯爲草矣禮有鬱鬯者築鬱金之草而煑之以和秬黍之酒使之芬芳條鬯鬯非草名而此傳言鬯草者蓋亦鬱爲鬯草何



者禮緯有秬鬯之草中候有鬯草生郊皆謂鬱金之草以其可秬和鬯故謂之鬯草毛言鬯草蓋亦然也言築煑合而鬱之謂築此鬱草又煑乃與秬鬯之酒合和而鬱積之使氣味相入乃名曰鬯言合而鬱積之非草名如毛此意言秬鬯者必和鬱乃名鬯未和不爲鬯與鄭異也記曰鬱合鬯蕭合黍稷此明築煑停於祭前及灌然後合而成之周禮有鬱人掌祼器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蓋秬者百穀之華鬯者百草之英故先王煑以合鬯也〇鬱芳草也十葉爲貫百二十貫爲築以煑之爲鬱鬱今鬱林郡也本草木部有鬱金香二三月有花狀如紅藍其花即香也

## 苴

大雅曰如彼棲苴傳苴水中浮草也箋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潤澤如樹上之棲苴

苴草也一名茁葙一名蘘荷春初生葉似初生



甘蕉根似薑牙而肥其葉冬枯根堪爲葅亦可醬中藏其性好陰在木下生者尤美有白有赤者今人乃呼赤者爲蘘荷白者爲覆葅赤者作梅果用白者入藥用中蠱者服其汁并卧其葉即呼蠱主姓名亦主諸溪毒沙蝨葦人家種之辟蛇二月種之一種永生不須鉏微加以糞覆其上八月初踏其苗令死不爾根不茂亦作覆葅蘇氏曰苴枯草也

## 蓼

周頌曰予又集于蓼傳蓼言辛也
蓼春生苗至夏茂秋始花花如紅蓼糝不計其數也能結子樹身高丈餘節生如竹八九月間點綴爛熳亦其可愛此蓼是木本故桃蟲集之非若下荼蓼之蓼

荼

周頌曰以薅荼蓼傳蓼水草也
荼陸穢草也一名委葉生於高亢之田及平陸之處是原田蕪穢之草非苦菜也朱子曰先儒



說荼但云苦菜莫詳其爲何物按此詩則蓼屬也但水陸之別耳味苦氣辛能殺物今人用以藥溪取魚故又曰荼毒今南方人猶謂之辣荼亦一驗也

蓼

蓼水穢草也一名薔一名虞蓼生水澤中及卑濕處高二尺許細莖弱葉似柳其味香辣葉底亦抽短穗糝糝紅花今俗辣蓼人多賤之蓼類甚多有紫蓼赤蓼青蓼馬蓼水蓼香蓼木蓼等紫赤二蓼葉小狹而厚青香二蓼葉亦相似而俱巓馬水二蓼葉俱濶大上有黑點木蓼一名天蓼蔓生葉如柘葉諸蓼花皆紅白子皆赤黑木蓼花黃白子皮青滑

茆

魯頌曰薄采其茆傳茆鳧葵也
茆蓴菜也生水中葉似鳧葵浮水上採莖堪啖花黃白子紫色三月至八月莖細如釵股黃赤色短長隨水深淺而名爲絲蓴九月十月漸麄



硬十一月萌在泥中粗短名瑰蓴味苦體澁取以爲羹猶勝諸菜宜雜鮒鯉爲羹陸璣云茆與荇菜相似葉大如手赤圓有肥者著手中滑不得停莖大如匕柄葉可以生食又可鬻滑美江南人謂之蓴菜或謂之水葵但今蓴小於荇如陸所說蓴則大於荇干寶云今之鳧䖍草堪爲菹江東有之何承天云此菜出東海堪爲菹醬也傳云鳧葵鳧葵是荇菜恐誤耳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四終

#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五

閬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 穀攷

### 麥

鄘風曰爰采麥矣

麥芒穀也秋種厚薶故謂之麥方夏之時舊穀已絶新穀未登民于此時乏食而麥最先熟故謂接絶續乏之穀性微寒屬金故秋金王而生



夏火王而死小麥生於桃二百四十日秀秀後六十日而成麥比他穀獨隔歲種故號宿麥秋種冬長春秀夏實備四時中和之氣故爲五穀之貴有大麥小麥穬麥蕎麥四種大小麥即下來牟是也穬麥有二種一種類小麥一種類大麥皆比大小麥差大河北人正月種之名春穬又服令人多力徤行蕎麥不宜多食亦能動風氣令人昏眩也古稱高田宜黍稷下田宜稻麥今麥徧須下田

### 黍

王風曰彼黍離離彼稷之苗

黍穀名禾屬而黏者也以大暑而種故謂之黍苗似蘆高丈餘穗黑色實圓重似粟而非粟以大暑而種今農家以三月上旬爲上時四月上旬爲中時五月上旬爲下時然月令仲夏之月農旣登黍矣黍固有早晚其晚者不妨至孟秋始熟故庶人秋乃薦黍是也其大體亦似稷古人併言黍稷今人謂黍爲黍穄相似不能辨也



黍有丹黍黑黍黑黍已別見虋丹黍皮赤米黃孔子曰黍可以爲酒卽今小米北方以之作酒者所謂黃米酒是也

### 稷

稷者五穀之長也一名穄一名粢關西謂之糜楚人謂之稷冀州謂之緊今人皆謂之穄然則稷也粢也穄也一物也大抵塞北最多其苗葉穗葉大略相似黍紫黑色種治之法與黍同甚早熟極香可愛因以供祭然味淡諸穀之中此

爲下苗種者惟以防荒年耳考靈曜云日中星
鳥可以種稷故古者號稷爲首種蓋孟春則種
之也又名齋或名粢而諸穀因之皆有粢名一
種黄白一種紫黑呂氏春秋云飯之美者有陽
山之穄

麻苴

王風曰丘中有麻〇豳風曰九月叔苴傳
苴麻子也

麻草之繁衍而多者也其色白大者如箭如葦



細者如萑其有實者名苴又名蕡其無實者名
枲又名牡麻其縷可以練絲爲布及屨用之其
莖圓者名胡麻亦有實者一名油麻其純黑方
莖一葉兩英者名巨勝麻與麥相爲候麥黄種
麻麻黄種麥蓋種麥者以夏至前十日爲上時
至日爲中時至後爲下時種枲太早則剛堅厚
皮多節晩則皮不堅寧失于早不失于晩種麻
欲之熟耕地縱橫七遍巳上生則無葉是藝麻
欲熟之驗俗云必夫婦同種卽生而茂盛八穀
之中惟此最良道書曰伏苓治少胡麻治老釋
草云黂枲實郭云儀禮注苴麻之有黂者釋草
又云枲麻疏云麻一名枲別二名也禹貢岱畎
絲枲是也釋草又云莩麻母疏云苴麻之盛子
者也一名莩一名麻母

禾苗

魏風曰胡取禾三百廛兮〇周頌曰厭厭
其苗

禾者五穀之長穀連藁秸之總名也苗生既秀



謂之禾殖種諸穀名爲稼禾稼者苗幹之名稻
秫苽粱之屬皆名爲禾麻與菽麥則無禾稱說
文禾嘉穀也木王而生金王而死名物解云禾
粟之苗幹粟禾之稽實七月箋云苗生既秀謂
之禾春秋運斗樞曰璇星明則嘉禾液說文苗
始生于田者从艸田會意玉篇禾苗也集韻未
秀也一曰穀苗凡艸始生亦曰苗一種穀名烏
禾生野中如稗荒年代糧而殺蟲煑以沃地螻
蚓皆死稗亦可食如此之類復有數種耳〇苽

者莕草也生水中葉如蔍莁公江南人呼為茭草刈以飼魚甚肥其生兩浙下澤者根既相結歲久則并土浮於水上土人謂之葑田刈去其葉便可耕植其茵有莖梗者謂之菰蔣至秋結實如米大抵葑是其根茭是其葉耳

稻稌

唐風曰不能藝稻粱○周頌曰豐年多黍多稌傳稌稻也

稻一名稌米粒如霜性尤宜水其粘者為糯一



名秫可以釀酒其不黏者為秔可以作飯三月種秔稻四月種秫稻稻有芒者為秔不芒者為糯是稻通稱稌也沛國謂稻為稬亦呼稌刈早則米青而不堅刈晚則零落而損收又有一種曰秈比於稉小而尤不粘其種甚早今人號秈為早稻稉為晚稻江浙間有稻粒稍細耐水旱而成實早作飯差硬土人謂之占城稻有九月熟者謂之半夏稻廣志有虎掌稻紫芒稻赤穬稻有蟬鳴稻七月熟稻有盖下白正月種五月穫穫其莖根復生九月復熟青芋稻六月熟累子稻白漠稻七月熟此三種大且長三枚長一寸半

粱

粱粟類米之有孚殼者有青黃白三種青粱殼穗有毛微青米亦微青而細於黃白粱也殼粒似青稞而少麄夏月食之極為清凉但以味短而澀色惡不如黃白粱人少種之亦早熟而收少作餳清白勝餘米也黃粱穗大毛長殼米俱



粗於白粱收子少不耐水旱食之香甘逾於諸粱人號為竹根黃白粱穗亦大毛多而長殼麤扁長不似粟圓米亦白而大其香美次於黃粱今人大抵多種粟而少種粱以其損地力而收穫少耳然古無粟名則是以粱統粟今粟與粱功用亦無別明非二物也粱比他穀最益胃但性微寒耳古者食醬會膳食之宜則犬與粱相别先儒以犬味酸而温粱味甘而微寒亦氣味相成古歲凶大夫無故不食粱語稱膏粱貴之

## 菽

豳風曰七月烹葵及菽箋菽大豆也〇又
黍稷重穋傳後熟曰重先熟曰穋〇大雅
曰蓺之荏菽傳荏菽戎也箋戎菽大豆也

菽大豆也一名戎菽一名荏菽一名驢豆一名
登豆以二月中旬種者爲上時至三四月則費
子歲宜植當及時鋤土使之葉蔽其根莚不畏
旱穫豆之法貴晚早則損實其類甚多黑豆食
間充饑可備凶年可供牛馬黄豆可作醬白豆



粥飯皆可拌食三豆色異而用别春秋齊侯來
獻荏菽穀梁傳曰戎菽也管子亦云北伐山戎
出冬葱及戎菽布之天下今之胡豆是也按爾
雅戎菽皆爲大豆注穀梁者亦以爲大豆郭璞
云以戎胡俱是夷名故以戎菽爲胡豆也后稷
種穀不應捨中國之種而種戎國之豆卽如郭
言齊桓之伐山戎始布其豆種則后稷之所種
者何時絶其種乎而齊桓復布之禮有戎車不
可謂之胡車明戎菽正大豆是也

## 重穋

重穋釋草無文其實不可知鄭司農曰先種後
熟謂之重後種先熟謂之穋恐亦無是穀也重
疑卽今人之所謂芒種最先種者穋卽今人之
所謂綠穀最後種者芉與種聲相近綠則穋之
譌也釋文云先種後熟曰重又作種音同說文
種禾名禾邊作重是重穋之字禾邊作童是種
蓺之字今人亂之穋音六本又作稑音同說文
云稑或從翏周禮云上春王后率六宮之夫人



獻重稑之種于王則古有是穀而今亡矣

## 藿

小雅曰食我場藿傳藿猶苗也〇又中原
有菽傳菽藿也

藿赤小豆也一名小藿豆葉一名藿今江淮間
尤多種蒔二月生苗以五月爲上時上伏中伏
次之至秋而成故八月之雨爲豆花雨莖梗甚
密作叢葉似桑而小薄性能下氣驢食之脚輕
人食之體重葉食明目花治宿酒關西河北京

東西人多食之禮記稱啜菽飲水菽葉謂之藿公食禮云鉶羮牛用藿是也

## 粟

小雅曰無啄我粟

粟種類甚多梁屬故早則有高居黄百日糧之類晩則有鵶脚穀雁頭青之類春種欲深夏種欲淺並細於諸粱米北土常食與粱有別南方多畲田種之極易舂粒細香是少虚怯秖爲灰中種之又不鋤治故也得北田種之若不鋤之



卽草翳死若鋤之卽難舂都由土地使然耳但取好地肥瘦得所由熟犁又細鋤卽得滑實今江東人呼粟爲粢粢則是稷稷乃穄之異名也廣志有赤粟白莖粟有黑粟有張公班粟本草有陳粟味苦無毒

## 穀

小雅曰生我百穀

穀續也百穀之總名也周禮以五味五穀養其病鄭司農注麻黍稷麥豆凡王之膳食用六穀鄭注稻黍稷粱麥苽三農生九穀鄭注稷秫黍稻麻大小豆大小麥後鄭云九穀無秫大麥而有粱苽炙轂子云九穀黍稷麻麥稻粱苽大小豆酉陽雜俎云九穀黍稷稻粱三豆二麥星經云八穀八星在五車北主黍稷稻粱麻菽麥烏麻星明俱熟周禮職方氏掌天下之圖辨其九穀之數揚州荆州其穀宜稻靑州其穀宜稻麥雍州冀州其穀宜黍稷幽州其穀宜三種注黍稷稻也兖州其穀宜四種注黍稷稻麥也豫州



并州其穀宜五穀注黍稷菽麥稻也楊泉物理論云粱者黍稷之總名稻溉種之總名菽者衆豆之總名三種各十二種爲六十蔬果之實助穀各二十凡爲百穀故詩曰播百穀者穀種衆種之大名也

## 秬

大雅曰誕降嘉種維秬維秠維糜維芑傳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糜赤苗也芑白苗也

秬黑黍也一名秬黍禾屬而粘者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甚爲酒古者以黑秬黍釀酒入以鬱鬯芬香調暢可以降神亦搗以爲餳謂之餳餭以蜜和米煎熬作秬籹呂氏春秋飯之美者南海之秬是也

秠

秠亦黑黍也但中米異耳後漢任城縣生黑黍或三四實實二米得黍三斛八斗則秬是黑黍之大名秠是黑黍之中有二米者別名之爲秬



故此經異其文而爾雅亦異釋之若然秬秠皆黑黍矣而春官鬯人注云釀秬爲酒秬如黑黍一稃二米言如者以黑黍一米者多秬爲正稱二米則秬中之異故言如以明秬有二等也秬有二等則一米亦可爲酒鬯人之注必言二米者以宗廟之祭惟祼爲重二米嘉異之物鬯酒宜當用之故以二米解鬯其實秬是大名故云釀秬爲酒爾雅云秠一稃二米鬯人注云一秠二米文不同者鄭志答張逸云秠即皮其稃亦皮也爾雅重言以曉人然則秠稃古今語之異故鄭引爾雅得以稃爲秠也今上黨民間或值豐歲往往得二米者皆如此說但稀闊而得之故不以充貢耳

穈

穈即今之赤粱粟是也別名之爲穈虋與穈音義同此種今人不甚珍此惟祀用之農家種之以備他穀不熟以當糧耳

芑



芑即今之白粱粟是也別名之爲芑穗大多毛且長於諸粱都相似而白粱殼粗扁長不似粟圓也米亦白而大食之香美爲黃粱之亞耳陶隱居云是竹根竹根乃黃粱非白粱也

来

周頌曰貽我来牟傳牟麥也箋武王渡孟津白魚躍入于舟出涘以燎後五日火流爲烏五至以穀俱來此謂遺我來牟

來小麥也一名麳今人所磨爲麵日常食者八

九月種夏至前熟一種春種作麪不及經年者良味甘性寒作麪則溫生洗成筋可以粘禽蟲苗上黑黴者名麥奴齊謂麥曰秾小麥屑皮謂之麩小麥屑之覈謂之䴷麥覈屑十斤爲三斗者謂之麷麥末謂之麪麥甘鬻謂之麩餅麴謂之䴺若麩麲䴬麥若擣謂之麮堅麥謂之麪又相謁食謂之餢陳楚之閒謂之餥楚人謂之飵秦人謂之䭑館古者朝事之豆有麷蕡先儒以麷爲熬麥許叔重以爲鬻麥



牟

牟大麥也一名粿形似小麥而大皮厚似稍故謂大麥生於杏二百日而秀秀後五十日而成早種則蟲而有節晚種則穗小而少實一種之終歲不絕耘鋤之功久食頭髮不白爲麪勝小麥爲之作飫滑飼馬良古者朝廷三氣中作麪以賜臣下作蘖造餳方言云自關而西秦豳之間曰䴺晉之舊都曰麲齊右河濟曰麪或曰麰比郁曰麰麴其通語蓋大麥以爲麴還得麰之本名麰是小麥爲之麰細餅麴也麰有衣麴也說文云來周所受瑞麥來麰一來二縫象芒朿之形天所來也故謂行來之來說文以此解來則來牟不應爲兩物劉向亦以爲釐麰麥也然則來牟爲一物唯廣雅以麰爲大麥來爲小麥實是二物不當合爲一牟一作麰亦作麳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五終

#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六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 木攷一

### 桃

周南曰桃之夭夭灼灼其華傳桃有華之盛者

桃果木也仲春始華開極繁麗舐七歲開向地則豊向天則饑實食而甜酒漬其花飲之除百



病好顏色皮橫而急四年以上宜以刀劙其皮七八年卽老十年卽死是以宜歲種之經冬不落者名桃梟一名桃奴諺曰白頭種桃又曰桃三李四梅子十二言桃生三歲便放華早於梅李故首雖已白其華子之利可待莖葉毛皆去邪古者植門以桃厭邪氣也桃子冬熟者名旄桃生山中者名褫桃亦名山桃實如桃而小不解核耳

### 楚

周南曰言刈其楚傳楚木也

楚一名荊亦有蔓荊牡荊之別葉如萆麻梗實細疎瘦花紅作穗子細而黃如麻子大比蔓荊實而小故稱小荊又牡亦對蔓爲名非無實之謂也可作箠者今人謂之黃荊葉香亦有花凡木心員惟荊方亦有白荊堪爲履紫荊堪爲床牡荊節間不相當者月暈時刻之爲劵以畏病楚地所出故名楚故楚國入春秋稱荊其後稱楚而荊州亦以此木得名登真隱訣注云牡荊



花白多子子粗大歷歷疎生不過三兩莖多不能圓或褊或異或多似竹節葉與餘荊不殊蜂多採牡荊牡荊汁冷而甜餘荊被燒則烟火氣苦牡荊體慢汁實烟火不入其中六甲陰符云一名羊櫨一名空疏理白而中虛

### 甘棠杜

召南曰蔽芾甘棠傳甘棠杜也〇唐風曰有杕之杜傳杜赤棠也

甘棠一名杜棃一名棠棃如棃而小味酢可食

也釋木杜甘棠郭云今之杜棃也又云杜赤棠白者棠郭云棠色異異其名樊光云赤者爲杜白者爲棠舍人云杜赤色者名棠白色者亦名棠然則白者棠赤者杜棠爲甘棠杜爲赤棠也或云牡名棠牝名杜陸璣云赤棠與白棠同爾但子有赤白美惡子白色爲白棠甘棠也少酢滑美赤棠子澁而酢無味俗語云澁如杜是也赤棠其木堅緻亦可以作弓幹按今棠葉有中染絳者有中染土紫者杜則全不用其實三種



則其爾雅毛郭以爲同未詳也至秋天晴摘葉晒乾可用若遇陰雨則浥浥不堪染字說云詩言蔽芾甘棠以杜之美言有杕之杜以棠之惡

梅

召南曰摽有梅傳梅柟也

梅先春而花似杏其實赤而酢多食則濺齒果中惟此花香俗云桃花優於色梅花優於香和泥移種接桃結實最大接李紅甘或言梅杏一物北人不識梅也江南三月雨謂之迎梅五月雨謂之送梅渡淮而北則否亦梅至北方多變而爲杏傳云五月有落梅風江南謂之信風亦花信風之類夏小正云正月梅杏則花又五月煑梅注爲豆實也格物論梅子大者如小兒拳小者如彈丸枝頭碧顆初熟帶胭脂色熟甚黃而落詩義疏云杏類也樹及葉皆如杏而黑耳其子赤而酢亦可生噉暴而乾爲腊可著羹臛中又可含以香口梅既爲腊故又稱乾腊山海經云雲山之上其實乾腊也釋草梅柟孫炎云



荆州曰梅楊州曰柟郭氏云似杏而實酢沈氏云楊州人不聞名柟者陸璣云梅樹皮葉似豫樟豫樟葉大如牛耳一頭尖赤心花赤黃子青不可食柟葉大可三四葉一藂木理細緻於豫樟子赤者材堅子白者材脃是也江南及魏興新城上庸蜀皆多樟柟終南山與上庸新城通故亦有柟也按爾雅梅柟夫梅之曰柟猶鱧之曰鱧也柟即楠木細緻於豫樟一名交讓木傳疏因爾雅梅柟之文遂謂柟爲梅雖許慎孫炎

亦不復知有摘臾猶鱣本鱣鮪大魚鯉亦謂之鱣不應遂謂鱣獨爲鯉也

樸樕

召南曰林有樸樕傳樸樕小木也

樸樕小木也一名淋樸樕高丈餘葉似兕櫨樹葉而大厚邊如鋸齒或三葉五葉排生一莖開白花結子大如豌豆熟則紅紫色味酸可食釋木云樕樸心孫炎云樸樕一名心某氏曰樸樕槲樕也有心能濕江河間以作柱能音耐是樸



樕爲木名而爾雅作樕樸此作樸樕文雖倒其實一也或者傳寫之誤言小木者以林有此木故言小木也

唐棣

召南曰唐棣之華傳唐棣栘也〇又華如桃李〇秦風曰山有苞棣傳棣唐棣也

唐棣一名栘檡木唐棣栘郭璞云似白楊江東呼扶栘崔豹云栘楊圓葉弱蔕微風大搖一名高飛一名獨搖故郭璞云栘似白楊是也陸璣云奧李也一名雀梅亦曰車下李所在山皆有其花或白或赤六月中成熟大如李子可食嚴粲云瘖棣薁李也蘡郁也即七月之薁也陸佃云唐棣一名栘其花反而後合凡木之花先合而後開惟此花先開而後合故毛公傳詩皆據爾雅如陸與嚴之言是豳詩之薁非唐棣之栘

李

李花與桃尤繁客服其花令人好顏色性頗難老老雖枝枯子亦不細舊云桃李種法大率欲



方兩步一根密則陰輒相扇不惟子細味亦不佳李接桃而本強者其實毛梅接杏而本強者其實甘品處桃上故果屬有六桃爲最下孔子黍飯不以雪桃鹽鐵論曰桃李實多者來歲爲之穰爾雅有三種座接慮李即今之麥李與麥同熟者爲果肉厚而乾核相離駁赤李則李之赤者休無實李一名趙李言可休息而已

栢

邶風曰汎彼栢舟傳栢木宜爲舟

栢一名掬葉頗似栁與松不同松皮粗厚栢皮光滑松葉直身曲栢葉曲身直子如㯹可食者酒中飲之辟惡氣浣衣去垢核堅正黑可以間香性堅緻牢實有脂而香古人破爲臼以擣鬱禮記曰鬱以掬是也有側栢叢栢花栢三種側栢三月開花九月結子而圓葉成片如大片雲母葉皆側向上有微赤毛道家多作栢葉湯出密州者佳花栢其樹濃葉成朶無子叢栢其樹綠色



棘

邶風曰凱風自南吹彼棘心傳棘棗也

棘小棗也一名樲棗一名樲棘一名酸棗木大如棗實極酸令人啜之以醒睡詩疏棘酸棗也於果爲下釋木樲酸棗郭云樹小實酢陸佃云棘性堅強貴風土[illegible]長養者其心之生更難於幹也鵲巢中必[illegible]其性之煖爾四時纂要云四月棗葉生[illegible]之時字書棘如棗而多刺木堅色赤色白爲白棘實酸爲樲棘傳云豫章以不衍郡酸棗以棘名邪朱氏云棘棗之短者

榛

邶風曰山有榛傳榛木名

榛枝莖如木蓼葉如牛李四時不凋高丈許花紅色子如小栗核中悉如李生作胡桃味膏燭又美亦可食噉與栗無異但差小正圓耳軍行食之當糧中土亦有關中鄜坊漁陽遼代上黨皆饒有與栗皆似栗子圓而細即榛栗也陸璣云栗屬其子小似柿子表皮黑味如栗是也榛



或作蓁又云榛有兩種其一種大小枝葉皆如栗其子小形如杼子味亦如栗所謂樹之榛栗者也蜀都賦㯓栗罅發注云㯓與榛同釋文曰榛木叢生也似梓實如小栗

栗

鄘風曰樹之榛栗椅桐梓漆爰伐琴瑟傳椅梓屬箋樹此六木於宮者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言預備也○又降觀于桑傳地勢宜蚕可以居民○衛風曰無食桑椹

傳椹桑實也〇豳風曰爰求柔桑傳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〇又猗彼女桑傳女桑荑桑也〇又徹彼桑土傳桑土桑根

栗樹高二三丈極類櫟花青黃色似胡桃花實下垂極謹窓三顆爲房其房爲蝟毛當心一子謂之栗楔尤益人將熟則罅坼子出陸璣云五方皆有之周秦吳楊特饒吳越被城表裏皆栗惟濮及范陽栗甜美味長他方者悉不及也倭韓國諸島上栗大如雞子亦短味不美桂陽有



栗而叢生實大如杏子中仁皮子形色與栗無異也但差小耳又有茅栗佳栗其實更小而木與栗不殊但春生夏花秋實冬枯爲異耳

椅

椅罔桐也一名油桐似白桐而子大可爲油其木理皮色似桐其實似梓舊說椅卽是梓梓卽是楸鄭夾漈曰注疏家不能別椅是罔桐桐是梧桐似楸別是一物爾雅謂之椅梓誤矣舍人曰梓一名椅郭璞曰卽楸也湛露曰其桐其椅

桐椅旣爲類而梓一名椅故以椅桐爲梓屬言梓屬則椅別而釋木椅梓爲一者陸璣云梓者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梓實桐皮曰椅大同而小别也定本椅梓屬無桐字於理是也

桐

桐柔木也一名榮一名白桐無子冬結似子者乃明年之華房俗謂之花桐今造琴瑟者以花桐木是知桐爲白桐也亦有皮青似梧而無子華似木綿可作被絮而渾重過之曰青桐又有



皮葉似青桐而有子曰梧桐生于山岡子大而有油者曰油桐周書時訓清明之日桐始華桐不華歲有大寒惟桃桐之花爲衆木之先其榮可紀故名爲榮堪作琴瑟若生石間其聲則鳴書嶧陽孤桐是也陸璣云有青桐有白桐有赤桐白桐宜爲琴瑟牂牁人織以爲布陸佃云此卽白桐花而不實爾雅榮桐木卽此是也以其花而不實今亦謂之花桐

梓

梓百木之長古者名制器之工爲梓人似桐而
葉小花紫木理如楸以色紅者爲上俗呼羊肝
梓可作琴瑟㯉梁色白者爲下其皮入藥莢細
者其長僅尺冬後葉落而莢猶在樹揔揔然其
實一名豫章梓與楸相似爾雅云以爲一物誤
矣陸璣云楸之疏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齊民
要術云白色有角者爲梓或名角楸又名子楸
黄色無子者爲楸是皆不辨楸梓也梓與楸自
異生子不生角説文楸與梓本同末異若栢葉



有松身牡丹爲花王梓爲木王室有梓木則餘
材不復震或位置在他木下則有聲其異如此
以黄心者爲上

漆

漆樹高三二丈皮白葉似椿樗花似槐子若牛
李木心黄六七月間以竹筒釘入木中取滋汁
崔豹古今注云以剛斧斫其皮開以竹管承之
汁滴則成漆是也其𣎳物在爆熱及霜冷時則
難乾陰濕雖寒月亦易乾亦物之性舊云血投
蟹而不凝漆得蟹而即散

桑甚　檿桑　女桑　桑土

桑蠶菜也實一名椹小者一名檿桑亦名穉桑
小而條長者一名女桑一名桋桑老桑樹上生
桑耳一名桑黄一名桑巨今藥中用是也葉可
飼蠶實紫黑色而甘甚益人桑之精英盡在於
葚皮上白蘚花一名桑花狀如地錢爾雅云桑
瓣有葚梔郭璞云瓣半也一半有葚半無葚名
爲梔方言云東齊謂根曰杜字林作檄桑皮也



竹

衛風曰籊籊竹竿〇又檜楫松舟傳檜栢
葉松身

竹物之有筋節者也性喜東南引生故古之種
法云斸取東南引根於園角西北種之久之自
當蒲園語曰西家種竹東家治地言其滋引而
生來也舊説竹率六十年根輒一易即花實而
枯死實落於土復生六年成曈今俗呼竹爲姑
毋草言筍旬有六日即齊毋也其種不一有桂竹

傷人以死箭竹可爲矢桃枝竹可爲席篁竹似桂而槪節筋竹長二尺圍數尺鈎端竹節竹高節實中種龍竹可作笛云母竹攤竹細而多刺篾竹䈽竹節間有毛篃竹一尺數節由梧竹堪爲梁柱斑竹篔簹竹大可竹甑苦竹射筒竹沙摩竹石麻竹爲刀切象皮如脂笣竹堪爲布雞頸竹菡竹莽竹𥯨竹䈽竹仲竹篡竹漢竹利竹林於竹晉竹沛竹棘竹富竹亏竹簜竹

## 檜



檜一名栝禹貢荊州貢杶榦栝柏榦栢也栝檜也故檜兼有栝音柏葉而松身則葉與身皆屈曲性䑛耐寒其村大可爲舟及棺槨左傳稱棺有翰檜今人謂之圓栢以別於側栢又有一種別名檜栢不甚長其枝葉乍檜乍栢一枝之間屢變人家庭宇多植之以爲玩

## 松

松生高山大谷木皮綠衣名艾納每五鬣爲一葉或有兩鬣三鬣者今作五粒葢鬣之訛也松乆則實簝出塞上者佳其花上黃粉名松黃山人及時拂取作湯甚佳高麗國多大松惟五葉者乃結實始生謂之松房狀如木瓜青闊縝密得霜乃折其實始成而房乃作紫色國俗雖果肴美餅用之不可多食令人嘔不已又取松之柔條細削成縷搥壓成綫織而爲扇上有花紋不減穿藤者又有杉扇以白杉木薄削如𢇁貫以釆組相比如羽亦可招風

## 木瓜



衛風曰投我以木瓜傳木瓜楙木也可食之木○又投我以木桃○又投我以木李木瓜一名楙似柰生於春末花深紅色實大者如小瓜小者如拳上黃似著粉其枝可爲數號一尺百有二節味酢實成則鏃紙作花傅其上得露日之氣皆變紅花文如生可療筋轉如轉筋時但呼其名及書土作木瓜字輒愈大枝可以作杖諺曰梨百損一益楙百益一損以充土貢古以爲苞苴是也有一種榠樝木葉花實酷

類木瓜欲辨之看蒂間別有重蒂如乳者爲木瓜無此則爲榠樝陸佃云江左故老視其實如小瓜而有鼻食之津潤不木者謂之木瓜

### 木桃

木桃樹高五尺餘枝條上氣脉積聚爲疙瘩狀類小桃兒極堅實故名木桃其葉似楮葉而狹小無花入却有細鋸齒又似青檀葉稍間別開淡紫花結子似梧桐子而大熟則淡銀褐色味甜可食陸佃云木桃圓而小於木瓜食之酢而



澁而木者謂之木桃述異記曰桃之大者謂之木桃非也

### 木李

木李大於木桃似木瓜而無鼻其品又下木桃亦或謂之木梨梨蓋聲之誤也鼻即瓜之脫華處里俗呼之爲咪其著華處乃臍也魚龍河圖曰瓜有兩蒂兩鼻者殺人則鼻與蒂異矣木瓜性脆木李性堅今人以蜂飴漬之者取木瓜煎之者取木李徐氏曰瓜有瓜瓞桃有羊桃李有雀李此皆枝蔓也故言木瓜木桃木李以別之也

### 蒲楊　楊柳

王風曰楊之水不流束蒲傳蒲草也箋蒲蒲柳○陳風曰東門之楊其葉牂牂○小雅曰楊柳依依傳楊柳蒲柳也

蒲蒲柳也一名楊一名楊柳一名蒲楊一名移柳生水邊似青楊枝莖勁韌可爲箭笴世說蒲柳之質望秋先零蒲水楊也三齊地記無棣縣



有秦王擊馬蟠蒲堪爲箭也爾雅楊蒲柳是也今有黃白青赤四種白楊葉圓青楊葉長赤楊霜降則葉赤材理亦赤惟黃楊木性堅緻難長俗云歲長一寸閏年倒長一寸世重黃楊以其無火或曰以水試之沉則無火取此木必於陰晦夜無一星則伐之爲枕不裂毛以爲草鄭以爲蒲柳皆通蒲草見草部陳澤之陂是也正義曰以首章言薪下言蒲楚則蒲楚是薪之木名不宜爲草故易傳以蒲爲柳孫毓云蒲草之聲

不與戊許相協箋義爲長今則二蒲之音未詳
其異耳陸璣云蒲柳有兩種皮正青者曰小楊
其一種皮紅者曰大楊其葉皆長廣似柳葉皆
可以爲箭幹故春秋傳曰董澤之蒲可勝旣乎
今又以爲箕鑵之楊也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六終



#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七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 木攷二

### 杞

鄭風曰無折我樹杞傳杞木名也○又無
折我樹檀傳檀彊韌之木

杞一名柜柳一名澤柳柳屬生水傍岸邊葉圓
如梨肥大而尖白色葉邊鋸齒狀木理赤今人
取其細條火逼令柔韌屈作箱篋河朔尤多陸
璣云生水傍樹如柳葉麁而白木理微赤故今
人以爲車轂今共北淇水傍魯國泰山汶水邊
純杞也孟子云性猶杞柳是也

### 檀

檀樹高二三丈葉似槐葉而長大開淡粉紫花
葉味苦初生嫩芽可食其材可以爲車轂故云
彊韌之木陸璣云檀木皮正青滑澤與檕迷相
似又似駁馬駁馬梓榆也里語曰斫檀不諦得

繫迷繫迷尚可得駁馬繫迷一名挈榏故齊人
諺曰上山斫檀挈榏先殫蓋三木相似也

扶蘇

鄭風曰山有扶蘇傳扶蘇扶胥小木也

扶蘇扶胥小木也毛以下章喬松是木則扶蘇
是木可知而釋木無文傳言扶蘇小木者毛當
有以知之未詳其所出也今之所謂扶蘇者亦
若漢世扶桑扶竹扶柳云爾

柳



齊風曰折柳樊圃傳柳桑脆之木

柳小楊也一名天棘桑脆易生之木與楊同類
斬其枝幹雖縱橫顛倒插之皆生枝條長軟遠
望之若垂絲花即初發時黃蘂子為飛絮隨風
如飛雪落地如鋪氈今人以絮為花誤也南人
呼為楊柳楊與柳實兩種說文云楊蒲柳也柳
小楊是也插之法北方諺云根要焦埋到腰

樞

唐風曰山有樞隰有榆傳樞荎也〇又山
有栲隰有杻傳栲山樗杻檍也

樞一名荎一名刺榆榆類陸璣云其針刺如柘
其葉如榆瀹而為蔬則滑美勝於白榆二月采
皮四月采實並勿令中濕荒歲農人服之以當
粮榆之類有十種葉皆相似皮及木理異耳

榆

榆一名零榆其樹高大春時未生葉其枝條間
先生榆莢形狀似錢而薄小色白俗呼為榆錢
後方生葉似山茱萸葉而長尖稍潤澤葉及錢



以為糜羮其仁可作醬食之甚香美有少辛味
皮取中間軟嫩為粉至粘滑可膠瓦石京東西
北人以石為碓觜每用此以膠之食之令人多
瞑廣志有姑榆有郎榆郎榆無莢也

栲

栲山樗也似樗而小色白生山中因名山樗亦
類栜俗語云樵樗栲栜相似如一樵即椿也陸
璣云山樗與下田樗略無異葉似差狹耳吳人
以其葉為茗方俗無名此為栲者似誤也今所

云爲栲者葉如櫟木皮厚數寸可爲車輻或謂之栲櫟許愼正以栲讀爲穀今人言栲失其聲耳然則樗類之別種也說文本作柷

杻

杻一名檍似棣細葉葉新生可飼牛材中車輞關西呼杻子一名土橿陸璣云葉似杏而尖白色皮正赤爲木多曲少直枝葉茂好二月中葉疏花如練而細蘂正白蓋樹今宮園種之正名曰萬歲既取名於億萬其葉又好故種之共汲



山下人或謂之牛筋或謂之檍材可爲弓弩幹也

椒

唐風曰椒聊之實傳椒聊椒也箋椒之性芬香而少實

椒叢生樹似茱萸有針刺葉似刺蘪葉微小堅而滑澤可煑食甚辛香實大者名檓初秋生花秋末結實黒色三月移之先作熟穰泥掘出即以泥封根埋之又熟時收取黒子四月初畦種之方三寸一子篩土蓋其上常澆令活生高數寸連雨時移之性不耐寒若生陽中之樹冬須草裹不裹即死其生陰中者少稟陰氣不用裹相傳椒可以來氷銀又有蜀椒秦椒出武都者爲蜀椒一名巴椒一名唐藙高四五尺四月結子無花但生於葉間如小豆顆而圓皮紫赤色江淮及北土皆有之但不及蜀中者皮肉厚氣味濃耳出天水隴西者名秦椒葉及莖子都似蜀椒但味短實細山海經景山之草亦名秦椒



子似椒而葉細陸璣云椒似茱萸有針刺葉堅而滑澤蜀人作茶吳人作茗皆合煑其葉以爲香今成皐諸山謂之竹葉椒其木亦如蜀椒少毒熱不中合藥可著飲食中又用蒸雞豚最佳東海諸島上亦有椒枝葉皆相似子長而不圓甚香其味似橘皮島上獐鹿食其葉其肉自然作椒橘香聊語助也其云蜀吳作茶茗皆煑其葉今不復如此蓋古人所食與今異者多矣

栩

唐風曰集于苞栩傳栩杼也

栩一名杼春生少枝長一尺以上者揷著土中數日卽生枝葉及三歲成椽其實爲皁斗堪染皁曾經雨水其色淡今槲木亦有殼但少不及此也釋木栩杼郭璞云柞樹也陸璣云今柞櫟也徐州人謂櫟爲杼或謂之爲栩其子爲皁或言皁斗其殼爲汁可以染皁今京洛及河內多言杼汁謂櫟爲杼五方通語也

條

秦風曰有條有梅傳條槄也

條一名柚似橙而大於橘碧幹而冬靑丹實而味甘出於江南食其皮汁已憤厥之疾齊州珍之渡淮而北化爲枳亦如梅之變杏也本草云橘皮味苦柚皮味甘此誤也柚皮極苦不可向口皮甘者乃橙爾陸璣云槄山楸也亦如下田楸耳皮葉白色亦白材理好宜爲車板舩濕又可爲棺木宜陽共北山多有之爾雅槄山榎郭云今之山楸也又柚條郭云似橙實酢生江南



而爾雅二其文況槄又無條名毛陸混而釋之誤耳本又作樤

櫟

秦風曰山有苞櫟隰有六駮傳櫟木也駮如馬倨牙食虎豹〇又隰有樹檖傳檖赤羅也

櫟實一名橡高二三丈葉似栗葉而大開黃花實苦澀熟食之厚腸不饑材可爲車轂木不出火惟櫟爲然亦應陰氣也爾雅云櫟其實梂釋曰櫟似樗之木也梂盛實之房也其實橡也有梂彙自裹陸璣云秦人謂柞櫟爲櫟河內人謂木蓼爲櫟椒樧之屬也其子房生爲梂木蓼子亦房生故說者或曰柞櫟或曰木蓼璣以爲此秦詩宜從其方土之言柞櫟是也



駮

駮梓榆也一名駮馬皮甚似檀以其斑文似馬之駮故名南人呼之爲朴齊魯謂之駮馬與梓楸同名異種陸璣云駮馬梓榆也其樹皮靑白

如駮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馬毛傳云獸從爾雅爲說但與隰章苞棣樹檖非類蓋直是梓榆耳所以箋不言王肅云言六者據所見而言也崔豹云山中有木葉似橡樟皮多癬駮者名曰六駁似亦有六駁之名○駁獸也如馬倨牙食虎豹山海經云中曲山有獸名駁狀如馬而身黑二尾一角虎牙爪音如鼓食虎豹可以禦兵

檖



檖山梨也一名羅實似梨而小酢可食今楊檖也陸璣云檖一名赤羅一名山梨今人謂之楊檖實似梨但小耳一名鹿梨一名鼠梨齊郡廣縣堯山魯國河内共北中皆有今人亦種之極有脃美亦如梨之美者陸佃云其文細密如羅故曰羅又有白者赤羅文棘白羅文緩皆所謂文木赤羅爲上棟謂之綾杉謂之紗檖謂之羅羅亦有花者俗謂之羅錦

枌

陳風曰東門之枌傳枌白榆也

枌一名白榆榆類先敷葉後著莢皮色白剥之刮去上麁皮中極滑白是也榆先著莢後生葉此是所以異也釋木榆白枌孫炎云榆白者名枌傳以枌爲白榆是也陸璣釋榆云白枌誤矣爾雅謂榆白爲枌璣誤謂榆爲白枌也枌乃榆之白者無緣榆又爲枌之白者内則曰菫荁枌榆兎薨滫瀡以滑之兎新生者薨其乾也菫枌榆初生其葉蓋象兎目故謂之兎



棘

陳風曰墓門有棘

棘荆棘也田野間多有之叢生多刺高四五尺葉似蒺藜葉而硬花白紫色有赤白二種其刺亦有直者有鉤者補益用直瘡腫用鉤詩中棘有二種凱風棘心魏風園有棘與夫葛生所蒙鴇羽所集秦風曹風黄鳥鳲鳩所止注皆謂酸棗也楚茨以棘配茨青蠅以棘爲樊與夫墓門斧斯之棘舊不指爲何物補傳云棘荆棘也朱

子云墓門凶僻之地多生荆棘此三詩所稱卽
此荆棘非彼酸棗之樲棘也

鬱

豳風曰六月食鬱及薁傳鬱棣屬薁蘡薁
也八月剝棗○又采荼薪樗傳樗惡木也
鬱棣屬一名雀李枝莖作長條花極繁密而多
葉其子如御李至紅熟堪啗微澀今人亦謂之
郁李此是常棣之類也劉稹毛詩義問云樹高
五六尺實大如李色正赤食之而甜本草云鬱

一名雀李一名車下李一名棣生高山川谷或
平田中五月時實言一名棣則與棣相類

薁

薁一名蘡薁亦是鬱類而小別耳晉宮閣銘云
華林園中有車下李薁李車下李卽鬱薁李卽
薁也疏旣云鬱是車下李薁是薁李則薁李非
車下李矣陸璣以唐棣爲薁李又云薁李一名
車下李本草有郁李仁亦云一名車下李則薁
李又有車下之名蓋由二者相類故名稱相亂
廣志曰燕薁卽詩所謂七月食薁也似梨而小
早熟花木志云燕薁實如龍眼黑色說文謂之
蘡薁則薁又別爲一種韓詩六月食鬱及藿薁
作藿藿山韭也形性與韭相類但根白葉如燈
心苗其音羊六切羅願曰毛詩藿作薁以鬱爲
棣屬薁蘡薁鄭箋云食鬱薁及葵菽棗皆以助
男功蓋豳土務農所植皆百穀百蔬有益於民
者然七月所述不及一二若果蔬之屬唯不足
以去時暑棗足以救歲乏故重而記之鬱薁等

果不登於籩不用於贊正以食之何補饑渴似
兒戲耳不若鬱菜及藿之可以食養老也然齊
韓毛鄭其詩異說故並存之

棗

棗大者棗小者棘葉似榆闊淡黃白花實可食
噉棗令人齒黃故云齒居晉而黃以此爾雅云
大而銳上曰壺細腰曰邊白熟曰樲樹小實酢
曰樲實小而員紫黑色曰遵大如雞卵曰洗味
苦曰蹶泄不著子曰晳味短苦曰還味棗實未

執雖擊不落已熟則爛不擊自墜蓋收棗擊而落之齊民要術所謂全赤即收收法撼而落之爲上是也且棗全赤即收故乾則紅皺復無烏烏之費半赤而收者肉未充滿乾復黄皺將赤味亦不佳故於全赤之時剝而落之夏小正云剝棗注云剝取也

樗

樗與椿極相類二木形幹大抵相類但椿木實而葉香可噉樗木疏而氣臭膳夫熬去其氣亦



可噉北人呼樗爲山椿江東人呼爲虎目葉脫處有痕如樗蒲子又如眼目故得此名夏中生莢樗之有花者無莢有莢者無花莢常生臭樗上未見椿上有莢者然世俗不辨椿樗之異故俗名爲椿莢其實樗莢耳其無花不實木大端直爲椿有花而莢木小幹多迂矮者爲樗椿味苦樗亦苦惟嫩芽可食其木最爲無用莊子所謂其大本擁腫不中繩墨小枝拳曲不中規矩是也陸璣云樹及皮皆似漆青色其葉臭惟堪爲薪河洛記云洛陽北嶺有古樗婆娑周廻四五畝在伊闕正南相當建都日據此樹以爲南北定准嫌樗木名惡號曰婆娑羅樹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七終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八

閬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木攷三

杞

小雅曰集于苞杞傳杞枸檵也

杞枸杞也一名枸檵一名枸忌一名地輔一名羊乳一名托盧高三五尺春生苗葉如石榴葉而軟薄堪食俗呼爲甜菜莖葉間開小紅紫花隨便結實形如棗核熟則紅色可食枸杞與枸棘二種相類其實形長而枝無刺者眞枸杞也圓而有刺者枸棘也陸璣云一名苦杞一名地骨春生作羮茹微苦其莖似莓子秋熟正赤莖葉及子服之輕身益氣爾



常棣

小雅曰常棣之華傳常棣棣也

常棣一名白棣一名棣高五六尺枝條葉花皆若李而惟子小若櫻桃赤色可食而味甘後人謂之玉李此與唐棣異木華萼上承下覆相親衛所謂維常之華是也詩義疏云實如櫻桃薁麥時熟食甜美北方人呼爲林思陸璣云許愼曰白棣樹也如李而小如櫻桃正白今宮園種之又有赤棣樹亦似白棣葉如刺榆葉而微圓子正赤如郁李子而小五月始熟今關西天水隴西多有之嚴粲云常棣玉李也

杞

小雅曰南山有杞〇又南山有枸北山有楰傳枸枳枸楰鼠梓



杞一名狗骨樹如杜仲木體白如骨故以名南人取以旋作合器甚佳陸璣云杞一名狗骨山木也其樹如樗理白滑可爲函及檢板其子爲木蝨可入藥木蝨在葉中捲葉如子羽化爲蝨非木子詩中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此杞傳無文陸云狗骨是也

枸

枸一名枳枸一名木蜜一名木餳合體皆甜嫩枝及葉皆可生噉味如蜜牌陽止渴其老枝及根幹堅不可食細破煮之煎以爲蜜味倍甜濃子名枳椇房生著枝端形似珊瑚皮薄色黃江南特美謂之枅栱庛羞三十一物內有此果今人䀨之蜀人謂之枸以其木爲屋近酒能令酒味薄朱子云枳枸子建陽謂之皆拱子俗謂之顧漢指頭吾鄉呼爲無勾味甘而觧酒毒人家左右前後有此木則醞酒不成宋玉賦云枳枸



來巢則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陸璣云枸樹大似白楊子着枝端大如指長數寸噉之甘美如飴八月熟今官園種之謂之木蜜

楰

楰一名鼠梓一名椑一名山李楸類其木濕時脆燥時堅今永昌人謂之鼠梓漢人謂之楰即烏莫子也大至合抱者江東呼爲虎梓鼠李亦名鼠梓或云即此然此花之實都不相類恐別一物而名同也陸璣云其樹葉木理如楸山楸之異者今人謂之苦楸是也

穀

小雅曰其下維穀傳穀惡木也

穀一名楮一名構有二種一種皮有斑花文謂之斑穀今人用以爲冠者一種皮無花文枝葉大相類其葉似葡萄葉作瓣又上多毛澀實名楮桃大如彈丸青綠色後漸變深紅色食之甘美久食令人骨軟俗謂之穀一說木高一二丈穀田久廢必生構葉有瓣曰構無曰楮皮可作



紙南人呼穀紙爲楮紙武陵人作穀皮衣甚堅好耳陸璣云幽州人謂之穀桑或曰楮桑荆揚交廣謂之穀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長數丈光澤潔白甚好其嫩芽可爲茹殷中宗時桑穀並生是也花木志楮子如梅實二月花色如蓮實七八月熟土人鹽藏之味辛陸佃云取名於穀者穀善也惡木謂之穀則甘草謂之大苦之類

檴

小雅曰無浸穫薪傳穫艾也箋穫落木名
也
穫木也一名落似栓可以爲杯器素皮韌繞物
不解爾雅穫落是也陸璣云今椰榆也其葉如
榆其皮堅韌剥之長數尺可爲絙索又可爲甑
帶其材可爲杯圈箋易傳者以諸言薪者皆謂
木也而言刈於理不安故易之釋文穫戶郭反
毛刈也箋穫落木名也字則宜从木傍
桋



小雅曰隰有杞桋傳桋赤栜也
桋一名赤栜樹葉細而岐銳皮理錯戾好叢生
山中陸璣云栜葉圓而岐如柞皮薄而白赤者
一名桋白者爲栜今人以爲車輞是也
蔦
小雅曰蔦與女蘿傳蔦寄生也
蔦寄生也一名寓木一名宛童一名寄屑生於
檞櫟楊栁楓松桑柘木上云是鳥食物子落枝
節間感氣而生故名根在皮節之内葉似橘而
厚軟莖似槐而肥脆三四月生花黄白色六七
月實結黄色如小豆大甘美可食陸璣云葉似
當盧子如覆盆赤黑甜美
柞
小雅曰析其柞薪傳柞櫟也
柞其葉繁茂其木細堅韌有刺今人以爲梳亦
可以爲車軸齊民要術云柞斫去尋生料理還
復蓋良木之易成者然亦非人力料理有不可
復又言柞宜種於山阜之曲十年中椽二十年



中屋柱薪樵不在此數然則爲利亦溥矣釋木
云櫟其實梂不言櫟是柞陸璣云柞棫櫟也周
秦人謂柞爲櫟蓋據時人所名而言之風土記
云舜耕歷山而在寧剡二縣界上舜所耕田在
于山下多柞樹吳越之間名柞爲櫪故曰歷山
棫
大雅曰柞棫拔矣傳棫白桵也
棫小木也一名白桵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
可啖燒之其烟與他木異上直如綫高五七丈

不絕陸璣云棫卽柞也材理全白無赤心者爲白桵直理易破可爲犢車又可爲矛戟矜今人謂之白梂或曰白柘桵字亦作稜

楛

大雅曰榛楛濟濟

楛小木也莖可爲矢詩疏云東夷所貢陸璣云楛木其形似荆而赤莖似蓍上黨人織以爲牛筥箱器又屈以爲釵故上黨人調曰問婦人欲買赭否曰竈下自有黃土問買釵否曰山中自



有楛言其俗朴也木堪爲箭笴今幽以北皆用之土俗呼其木爲楛子周語韋昭注云榛似栗而小楛木名也禹貢曰荆州厥貢惟箘簵楛

栵

大雅曰脩之平之其灌其栵啓之辟之其檉其椐攘之剔之其檿其柘傳栵栭也檉河柳也椐樻也檿山桑也

栵一名栭樹理似槲樕而庳小子如細栗可食三四實作一捄江東呼爲栭栗禮記內則云芝栭蔆椇是也陸璣云葉如榆木理堅韌而赤可爲車輮或云今俗謂之茅栗㹠栗柯栗皆其類也

檉

檉一名河柳一名赤莖柳木中脂一名檉乳皮正赤如絳其枝幹似栢而香葉細如絲婀娜可愛花肉紅色成細穗負霜雪不凋異於餘柳天將雨先起氣以應之故名雨師故字从聖以之渡河浮而不溺其材可以捲拯鋸板鋪樓無復



聲遇火燒透不延大者無炭人以灰汁煑銅爲銀大槩杉松之類而意態似柳故謂之檉柳今之河傍赤莖小楊是也亦謂之三春柳以其一年三秀也陸璣云皮赤枝葉似松

椐

椐一名樻其形似竹圓長皮紫有枝節節中腫似扶老長不過七八尺圍可三四寸今人以爲馬鞭及杖有自然合杖制不須削治也弘農郡共北山甚有之作杖能令人延年益壽故名靈

壽漢書孔光年老賜靈壽杖即此也

## 檿

檿一名山桑桑柘之屬葉似桑葉有點文亦可以飼蠶其木理又采如博碁方正駢次有如画者古者青州以絲爲貢以檿絲爲能蓋食檿之蠶其絲中琴瑟絃盛之箱能貴之也材中車轅弁弓冬官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

## 柘



柘亦桑屬實一名隹木裏有文細密上多白點可旋爲器枝條多有刺葉比桑葉甚小而薄色頗黄淡葉俗皆三叉亦堪飼蠶曰柘蠶實紅熟甘酸可食有綿柘刺少葉似柿葉微小枝葉間結實狀如楮桃而小熟則亦有紅藥亦可食惟葉微苦不如柘葉之甘也

## 梧

大雅曰梧桐生矣于彼朝陽傳梧桐柔木也

梧梧桐也青皮白骨似青桐而多子今人以其皮青亦號曰青桐華淨研雅極爲可愛故多近齋閣種之梧桑鄂皆五其子如箕子相對似乳綴其桑鄂生多或五六少或二三食之味如芡今人謂之梧子故飛鳥喜巢其中最易生鳥啣墜者輒隨生植其畦種者是歳可高一丈又知日至正南生十二葉一邊有六葉從下數一葉爲一月至上十二葉有閏十三葉餘者視之則知閏何月也此木雖不中樂器然堪卓杌盤合木楪等用葉春晚乃生至秋輒槁釋木云櫬梧郭璞曰今梧桐又云榮桐郭璞曰即梧桐也然梧桐一木耳



毛詩鳥獸草木攷卷十八終

#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𤊹興公 編

## 天文攷一

### 露 白露

召南曰厭浥行露○秦風曰白露爲霜傳白露凝戾爲霜

露陰液也和氣津凝爲露寒則變爲霜雲雨霾霧皆自水土升氣惟露不然廼上天清明之氣



所降不由地升也大戴禮云露陰陽之氣也夫陰氣勝則凝爲霜雪陽氣勝則散爲雨露濃者名甘露亦名天酒凝如脂美如飴有朱露丹露玄露青露黃露之異白露者金之象也凉風既至天氣下降月令孟秋白露降是也詩含神霧云陽氣終白露爲霜詩英英白雲傳露亦有雲孔氏曰以今觀之有雲則無露無雲乃有露言露亦有雲者露雲氣微不映日月不得如雨之雲耳非無雲也若露濃霧合則清旦爲昏亦是露之雲也

### 靁 霆 震

召南曰殷其靁○小雅曰如雷如霆○又爗爗震電傳震雷也

靁陽聲也冬至一陽来復靁生未聲去春五十日陰陽搏激有回旋之聲故字从回象回轉之形從地而起隱隱而鳴出則萬物出至秋分後一日収其聲入則萬物入月令仲春雷乃發聲仲秋雷始収聲是也今雷州春夏多雷秋日則



伏地中其狀如彘人取而食之論衡云圖畫之工圖雷之狀畾畾如連鼓形又圖一人若力士謂之雷公使左手引連鼓右手椎之傳云雷不葢晉俗說令人腹中雷鳴易震爲雷謂雷震之所爲也繫曰震来虩虩又直謂雷爲震也公羊注云雷疾甚者爲霆爾雅疾雷爲霆霓郭云雷之急擊者爲霹靂說文霆雷餘聲鈴鈴所以挺出萬物也又云震劈歷振物者然則疾雷一名霆霓又名震春秋震夷伯之廟謂劈歷破之是

也五經通義云震與霆皆劈歷也

星

召南曰嘒彼小星三五在東傳三心五噣四時更見箋心在東方三月時也噣在東方正月時也○又維參與昴傳參伐也昴留也○豳風曰七月流火傳火大火也

星者元氣之英蓋積氣之中有光耀也漢書云星者金之散氣與人相應九萬物之精上爲列星孟康曰星石也金石相生人與星氣相應亦



南方之宿名二十八宿皆星惟南方中星爲星者以星爲陽精南方之中得陽之正步天歌七星如鈎柳下生其氏云主后妃御女之位張衡云七星爲朱鳥之頸一名天都主衣裳文繡

三心 火

三心東方之宿一名大火三星相聚天王位中星曰明堂爲大辰天子正位前星爲太子後星爲庶子孔氏曰知三爲星者下章維參與昴昴不五星則五非下章之昴也五既非昴則三亦非參列宿之大房心參伐三旣非參而心亦三星故知三爲心也

五噣

五噣柳星也釋文曰噣謂之柳步天歌八星曲頭垂似柳其氏云主飲食倉庫酒醋之位張衡云柳爲朱雀之嗉天之厨宰也主尚食和滋味隋志云主雷雨一曰天相一曰天庫爾雅咮謂之柳孫炎云柳南方之宿名南方七宿共爲朱鳥之形柳爲朱鳥之口故名咮咮卽朱鳥之口



也孔氏曰知五是噣者元命包云柳五星也

參

參西方之宿步天歌總有十星觜相侵兩肩雙足三爲心伐有三心足裏深其氏云參爲忠良孝謹之子一曰參伐一曰大辰一曰天市一曰鈇鉞主斬刈其中三星横列三將也東北曰左肩主左將西北曰右肩主右將東南曰左足主後將軍西南曰右足主偏將軍故黄帝占參應七將中央三小星曰代天之都尉也主戎狄之

國孔氏曰天文志云參白虎宿三星直下有三星銳曰伐其外四星左右肩股也則參實三星故緭繆傳云三星參也以伐與參連體參爲列宿統名之若同一宿然但伐亦爲大星與參互見皆得相統故周禮熊旂六旒以象伐注伐屬白虎宿與參連體而六星言六旒以象伐明伐得統參也是以演孔圖云參以斬伐公羊傳云伐爲大辰皆互舉相見之文也故言參伐也見同體之義



昴

昴亦西方之宿一名髦頭今軍中旄頭象之下爲日月中道天之耳目也主西方獄事步天歌七星一聚實不少并氏云主口舌奏對爾雅大梁昴也西陸昴也疏云大梁昴之次名也昴西方之宿名也昴又謂之西陸昭四年左傳云古者日在北陸而藏氷西陸朝覿而出之又十三年傳云歲及大梁蔡復楚凶是昴星之名凡三天文志云昴曰旄頭胡星也元命包云昴六星昴之爲言留言物成就繫留釋文一名留

日　旭日　陽　日食

邶風曰日居月諸○又旭日始旦○小雅曰匪陽不晞傳陽日也○又日有食之箋日月交會而日食

日太陽之精初出者一名旭日麗天左旋一日繞地一周比天運爲不及一度日有中道中道者黄道也半在赤道内半在赤道外冬至之日在赤道外二十四度去天頂六十度春分之日



在赤道中與黄道交去天頂三十六度後入赤道内至夏至之日在赤道内二十四度去天頂一十二度秋分之日復在赤道内與黄道交去天頂三十六度自後出赤道外至冬至之日一歲周而復始日南去極遠晝短夜長則景長日北去極近晝長夜短則景短景長則寒景短則暑一日一夜行一度三百六十五日有奇而周天行東陸謂之春行南陸謂之夏行西謂之秋行北陸謂之冬爾雅山東曰朝陽山西曰夕陽

日爲月所掩則日蝕月爲日對衡則月蝕箋云
日食陰侵陽臣掩君之象

月

月太陰之精日光照之則見其明日光所不照
則謂之魄故月望之日日月相望人居其間盡
覩其明故形圓二弦之日日照其側人觀其傍
故半魄晦朔之日日照其表人在其裏故不見
也其行有遲疾極遲則日行十二度彊極疾則
日行十四度半彊遲則漸疾疾極漸遲二十七



日半彊而遲疾一終矣又月行之道斜帶黃道
十三日有奇在黃道表又十三日有奇在黃道
裏表裏極遠者去黃道六度二十七日有奇陰
陽一終也虞安喜論云俗傳月中仙人桂樹今
視其初生見仙人之足漸已成形桂樹後馬

雨　霡霂　滂沱

邶風曰涕泣如雨○小雅曰益之以霡霂
傳小雨曰霡霂○又俾滂沱矣
雨者天地之氣怒而爲風和而爲雨故易凡[illegible]

雨皆和之象釋名云雨水從雲下也雨者輔也
言輔時生養董仲舒曰陰陽氣上薄爲雨下薄
爲霧風其噫也雲其氣也雷其相搏之聲也電
其相擊之光也雨乘虛而墜風多則合速故雨
大而踈風少則合遲故雨細而密江東人呼夏
月暴雨爲湅雨師曠占候云知雨多少入月一
二三日月色赤黃者其月少雨月色清者其月
多雨纂要云疾雨曰驟徐雨曰零久雨曰苦亦
曰愁霖晴曰霽晝晴曰晟雨水曰潦有雲曰滃



亦曰油雲廣雅雨師謂之屏翳風俗通雨師爲
玄冥爾雅小雨謂之霡霂李巡云冰雪俱下按
彼文上有暴雨下云久雨於間無雪事而李云
俱下妄矣此傳有云小雪者誤今定本云小雨
是也釋名纔霂瀝霑漬如人之沐唯及其上支
而已根不濡也蓋霡膏潤入土如人之脈故曰
霡也大雨謂之滂沱里諺云峴山張蓋雨滂沱
遁甲開山圖云霍山南岳有雲師雨虎解云雲
師如蠶長六寸有毛似兔雨虎如蠶長七八寸

似蛭雨時出之

風　暴風　霾風　曀風　凱風　谷風　北風　飄風　穨風　大風

邶風曰凄其以風○又終風且暴傳暴疾也○又終風且霾傳霾雨土也○又終風且曀傳陰而風曰曀○又凱風自南傳南風謂之凱風樂夏之長養○又習習谷風傳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又北風其凉傳北風寒凉之風○檜風曰匪風飄兮傳迴風爲飄○小雅曰維風及穨



傳穨風之焚輪者也風薄相扶而上○大雅曰大風有隧

風者天地之使也噓而成雲噫而成風雲陽而出於陰風陰而出於陽水生雨雨更以成水火生風風更以成火爾雅風與火爲庉是也風俗通義云風師箕星也飛廉風伯也一說神禽能致風氣蛇尾豹文○釋天云日出而風爲暴孫炎曰陰雲不興而大風暴起然則爲風之暴疾故云疾也○風而雨土爲霾孫炎曰大風揚塵土從上下也釋名云霾晦也如物塵晦之色○陰而風曰曀孫炎曰風雲曀日光說文曀天氣沈也○南風謂之凱風李巡曰南風長養萬物喜樂故曰凱風凱樂也○東風謂之谷風孫炎曰谷之言穀穀生也谷風者生長之風也○北風謂之凉風孫炎曰北風一名凉風言北方寒凉之風也月令孟秋之月凉風至是也○迴風爲飄郭璞云旋風也李巡曰一曰飄別二名也釋文云疾風也○焚輪謂之穨扶搖謂之猋李



巡曰焚輪暴風從上來降謂之穨穨下也扶搖暴風從下升上故曰猋猋上也孫炎曰迴風從上下曰穨從下上曰猋然則穨者風從上而下之名風從下而上力薄不能更升谷風與相遇二風并力乃相扶而上以喻朋友二人同心乃相率而成也彼迴風從上下谷風未與相扶謂之爲穨若谷風既與相扶而上則於爾雅爲猋不復爲穨也詩言穨據其未與相扶之名耳○西風謂之泰風郭璞引詩泰風有隧孫炎曰西

風成物物豈泰也當郭之時詩大作泰

冰

邶風曰迨冰未泮

冰凍也露結爲霜水凍成冰月令孟冬水始冰此時六陰氣盛水寒凝凍爲冰古者日在北陸而藏冰納于凌陰天官凌人云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三其凌注凌冰室也又西陸朝覿而出之謂四月立夏之時周禮夏班冰是也風俗通義云冰積曰凌冰壯曰凍冰流曰澌冰解曰泮



爾雅冰脂也注引莊子肌膚若冰雪冰乃冷而凝熱而銷脂膏亦然與脂同意故曰冰脂也

毛詩天文攷卷十九終

# 毛詩天文攷卷二十

閩中吳雨元化　輯
徐㶿興公　編

## 天文攷二

天　蒼天　昊天　上天　穹蒼　旻天

邶風曰天實爲之○王風曰悠悠蒼天傳蒼天以體言之尊而君之則稱皇天元氣廣大則稱昊天仁覆閔下則稱旻天自上降鑒則稱上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



天○小雅曰浩浩昊天○又上天同雲○大雅曰以念穹蒼○又旻天疾威

天顛也在上高顯釋天云穹蒼蒼天李巡曰古詩人質仰視天形穹隆而高其色蒼蒼故曰穹蒼是蒼天以體言之也皇君也故尊而君之則稱皇天昊大貌故言其混元之氣昊昊廣大則稱昊天旻閔也言其以仁慈之恩覆閔在下則稱旻天從上而下視萬物則稱上天據人遠而視之其色蒼蒼然則稱蒼天然以經傳言天其

號不一故因蒼天而總釋之當有成文不知出何書釋天云春爲蒼天夏爲昊天秋爲旻天冬爲上天李巡曰春萬物始生其色蒼蒼故曰蒼天夏萬物盛壯其氣昊大故曰昊天秋萬物成熟皆有文章故曰旻天冬陰氣在上萬物伏藏故曰上天郭璞云旻猶愍也愍萬物凋落冬時無事在上臨下而已如爾雅釋天以四時異名此傳言天各用所宜爲稱鄭君和合二說故異義同號今尚書歐陽說春曰昊天夏曰蒼天秋



曰旻天冬曰上天爾雅亦云古尚書說與毛同謹按尚書堯典羲和以昊天總勑四時故知昊天不獨春也左傳夏四月孔丘卒稱曰旻天不弔非秋也玄之聞也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作以釋六藝之言蓋不誤也春氣博施故以廣大言之夏氣高明故以遠大言之秋氣或生或殺故以閔下言之冬氣閉藏而清察故以監下言之皇天者至尊之號也六藝之中稱諸天者以情所求之矣非必於其時稱之浩浩昊天求天之博施悠悠蒼天求天之高明旻天不弔求天之生殺當得其宜上天同雲求天之所爲當順其時也此之求天猶人之說事各從其主耳若察於是則堯命羲和欽若昊天孔丘卒稱旻天不弔無可怪耳是鄭君和合二說之事也爾雅春爲蒼天夏爲昊天歐陽說春爲昊天夏爲蒼天鄭既言爾雅不誤當從爾雅而又從歐陽之說以春昊夏蒼者鄭讀爾雅與孫郭本異故許慎既載今尚書說即言爾雅亦云明見爾雅與歐



陽說同雖蒼昊有春夏之殊則未知孰是要二物理相符合故鄭和而釋之

雪霰

邶風曰雨雪其雱○小雅曰先集維霰傳霰暴雪也箋將大雨雪始必微溫雪自上下遇溫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

雪天地積陰溫則爲雨寒則爲雪寒甚則爲粒凝則成花花謂之霙韓詩外傳云雪花曰霙凡

草木花多五出雪花獨六出○霰稷雪也雪初作未成花圓如稷粒撒天下一名濇雪亦名濕雪閩俗謂之米雪詩補傳霰米雪又名粒雪爾雅云雨霓爲霄雪郭云水雪雜下謂之霄雪釋文霰消雪也薛君章句霰霙也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爲霰陰之專氣爲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煖爲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爲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爲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爲霰是霰由陽氣所薄而爲之故鄭言遇温氣而摶也爾雅作霓與霰音義同



定

鄘風曰定之方中傳定營室也

定北方之宿亦謂之營室釋天云營室謂之定郭云定正也作宮室皆以營室之中爲正步天歌兩星上有離宮出遶室三雙有六星甘氏云爲太廟天子之宮也石氏云謂之玄宮一曰清廟又爲軍糧之府及土功事

蝃蝀

鄘風曰蝃蝀在東傳蝃蝀虹也○又朝隮于西傳隮升也

蝃蝀虹也一名隮常雙見色鮮盛者爲雄曰虹闇者爲雌曰蜺一名挈貳一曰赤白色謂之虹青白色謂之蜺或云在東名蝃蝀在西名隮是陰陽交會之氣若雲薄漏日日照雨滴則虹生今以水噀日自側視之則暈爲虹蜺然則虹雖天地淫氣不暈於日不成也故今雨氣成虹朝陽射之則在西夕陽射之則在東世傳虹能入溪澗飲水信然嘗有見夕虹下澗中飲者虹兩頭皆垂澗中使人過澗隔虹對立相去數丈之間如隔綃縠自西望東則見立澗之東西望則爲日光所爍釋天蝃蝀謂之雩蝃蝀虹也蜺爲挈貳郭云俗名美人虹江東呼雩蜺雌虹也星經曰蜺示音旗西域書謂之天弓夜郎滇越曰水椿兗州謂之訂視祲注云隮虹也釋天作蝃蝀音同

雲　白雲　同雲

・鄭風曰有女如雲○小雅曰英英白雲○

又上天同雲　・

雲山川氣也陰重則色深黑而風稍輕則色淺黑而雨惟晴霽白雲遊颺廼雲之本色日射之則紅而成霞月射之則炫而成彩皆借二曜之華非雲之本相元命包云陰陽鬱而成雲蒸而成雨會而成雲散而成雨西京雜記云瑞雲曰慶雲曰景雲慶雲或曰卿雲雲外赤內青謂之



矞雲雨雲曰油雲雩雲曰同雲謂雲陰覺天同爲一色淮南子云山雲草莽水雲魚鱗旱雲烟火澇雲波水

・霜

豳風曰九月肅霜

霜陰精冬令也四時代謝以霜收殺元命包云霜以殺物露以潤草大戴禮云霜陰陽之氣也陰氣勝則凝爲霜釋名霜者喪也其氣慘毒物皆喪也淮南子云霜神名青女出則霜降說文䨘早霜也皚霜之白者也霜有玄霜紺碧霜芉霜之異

電　・

小雅曰爗爗震電　・

電陽光也陰氣伏於重泉陽氣上升陰陽分爭故爲電與雷同氣令雷出電必隨之月令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今旱暵亦或電而不雷者亦名列鈌揚雄賦云霹靂列鈌吐火施鞭淮南子云雷以電爲鞭釋名電殄也乍見則殄滅也穀



梁隱十一年傳電霆也妄矣

漢　雲漢

小雅曰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彼織女終日七襄傳漢天河也○又睆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傳河鼓謂之牽牛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捄畢貌畢所以掩兎也○又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漿傳南箕箕

星也〇大雅曰倬彼雲漢箋雲漢天河也
漢天河也一名雲漢一名天漢一名漢津萬物
之精上爲列星河精上爲天漢水氣之在天爲
雲水象之在天爲漢起自東方經箕尾之間乃
分爲二道其南經傳說魚天籥天弁河鼓其北
經龜貫箕下次絡南斗魁左旗至天津下而合
南道乃西南行又分夾匏瓜絡人星杵造父騰
蛇王良附路閣道北端太陵天船卷舌而南行
絡五車經北河之南入東井水位而東南行絡



南河闕丘天狗天紀天稷在七星南而沒漢中
星多則水少則旱

織女

織女天女也三星跂然如隅咢足而成三角在
天市垣漢之旁步天歌牛上直建三河鼓鼓上
三星號織女主果蓏絲綿珍寶也常以十月朔
六七日晨見東方天文志織女天之真女也

牽牛

犂牛服駕也天之關梁日月五星之中道步天
歌六星近在河岸頭主犧牲其北二星一曰即
路一曰聚火又曰上一星主道路次二星主關
梁次三星主南越昔傳牽牛織女七月七日相
見者即此也釋天河鼓謂之牽牛李巡云河鼓
牽牛皆二十八宿名也孫炎曰河鼓之旗十二
星在牽牛北或名爲河鼓亦名牽牛如此文則
牽牛河鼓一星也如李巡孫炎之意則二星按
漢書天文志牽牛爲犧牲其北河鼓大星上將
左右星左右將亦以牽牛河鼓爲二星郭云今



荆楚人呼牽牛星爲擔鼓擔者荷也古歌曰東
飛伯勞西飛燕黄姑織女時相見黄姑即河鼓
音訛耳按天文圖牽牛六星其北河鼓三星牽
牛河鼓明是二星若爲一星恐非也

啓明　明星

啓明西方金星一名明星即太白星也張衡云
太白者白帝之子一名大囂一名火政一名明
堂一名文表晉灼云常以正月甲寅與熒惑晨
出東方二百四十日而入四十日又出西方二

百四十日而入入三十五日而後出東方釋天明星謂之啓明郭云太白星也晨見東方爲啓明昏見西方爲太白鄭風明星有爛卽此也

長庚

長庚東方水星也天官書云長庚如一疋布著天見則兵起孔氏曰故明是太白矣長庚不知何星也或一星出在東西而異名或二者別星未能審也毛傳爲一星後世因之遂以長庚爲太白鄭樵云啓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



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東故日將没則西見金水附日而行無定在或一在日先或一在日後或俱在日先或俱在日後金星行在日後則晨見而昏不見行在日先則昏見而晨又不見啓明長庚二星也若爲一星恐誤耳

畢

畢西方之宿八星相聚如掩兎之畢中一星名附耳主弋獵步天歌恰似爪叉八星出附耳畢股一星光芒氏云畢主街巷陰雨天之雨師也星有好風者有好雨者月之從星則以風雨月行東北入于箕則多風行西南入于畢則多雨漸漸之石云月離于畢俾滂沱矣是也釋天濁謂之畢郭云掩兎之畢或呼爲濁因星形以名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執畢鄭注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然則掩兎祭器之畢俱象畢星爲之但掩兎之畢施網爲異爾

箕

箕東方之宿四星相聚形似箕二爲踵二爲舌



踵俠而舌廣步天歌四星形狀如簸箕芒氏云亦謂之天津後宮妃后之位上六尺爲天之中道箕一曰天雞主八風凡日月宿在箕東壁翼軫者風起春秋緯說云月離于箕風揚沙是也詩紀曆樞云箕爲天口主出氣嚴粲曰箕東方之宿考星者多驗於南方故曰南箕成是南箕是也

斗

斗北斗也斗有環域北斗七星輔一星一至四

爲魁五至七爲杓在太微北七政之樞機陰陽之元本也魁第一星曰天樞二曰璇三曰璣四曰權五曰玉衡六曰開陽七曰摇光石氏云第一曰正星主陽德天子之象二曰法星主陰刑女主之位三曰令星主禍害四曰伐星主天理伐無道五曰殺星主中央助四旁殺有罪六曰危星主天倉五穀七曰部星亦曰應星主兵又云一主秦二主楚三主梁四主吳五主趙六主燕七主齊輔星附乎開陽所以佐斗成功也



毛詩天文考卷二十終

## 毛詩鳥獸草木考二十卷 兩淮馬裕家藏本

明吳雨撰雨自題但稱閩郡人不知隸籍何縣也是書爲其同郡徐𤊹所編次鳥考三卷獸考三卷蟲考二卷鱗考一卷草考四卷穀考一卷木考三卷而以天文考二卷終焉惟不考地理或無以加於王應麟書故置之歟曹學佺序稱其體本吳仁傑離騷草木疏又以配陳第毛詩古音考然如雞本家禽而繁文旁衍鼠原常物而異種橫増駢拇枝指殊爲可已不已覘吳陳兩書之精核相去遠矣

#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總論一卷

〔明〕鍾惺　韋調鼎撰

故宮博物院圖書館藏明崇禎十四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經備考二十四卷》提要

詩經備攷序

詩之昉與也班史鄭司農詳之
矣虞廷而下代立採詩之官王
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
也



宣尼出而緝精褫重純取周詩上
溯殷武下暨魯僖凡三百五篇
夫　宣尼不嘗以無言立教乎
而獨於詩則曰不學無以言他
日又曰多識以告小子之學夫

詩者少嘗心疑之長而歷覽漢
唐諸儒之論難而後知不學之
至困也古尚經術天子正坐講
詩自天子諸王小侯以至大將
軍六百石旁及匈奴新羅高昌



之屬皆環列橋下諸儒執詩辨
難蜂起勝者賞賚無算高才生
祭舉署吏其悖師老德入不趨
拜不名有疑輒遣小黃門就舍
質甚則束帛加璧惟恐後嗚呼

此徒誦詩之効歟抑平居折衷
蒐采之力歟繇漢以下山澤誦
詩之士非負笈咨請則開門教
授或生徒溢至數千人各自名
其師說漢稱齊魯韓南北史稱



劉炫焯唐稱孔穎達蕭叔牙專
家守已彼此不相混淆比後詩
賦重而經學乃始衰也逮
明興黜漢進宋一尊紫陽傳註而
詩斯在若存若亾間矣竟陵鍾

退谷先生者用經術顯身事
定陵嘗憂詩學之不廣說詩者之得其一說不知其又一說也憮然歎曰夫詩宜若是焉謭謭者哉於是嘗謝闒憲歸作詩經備



攷一書先生又言昔宋廬陵臨川與眉山兄弟多以意解詩而鄭夾漈非之以爲寔學置而不問獨取陸士衡鳥獸艸木疏稍加推衍其意以多識能言爲宗

吾論詩亦然吾於三百五篇始假道於小序繼問津於箋疏集傳其他經子史集山乘地志稗官野說咸遡搜博拾聚而爲腋裘屑竹之用其用志若此而會



避同里九經原解之行先生自遜爲三都賦艸矣西蜀玉鉉肯氏夙與先生締縞帶交開而志之且乞藁本以歸未幾先生赴召天摟韋先生守遺編益之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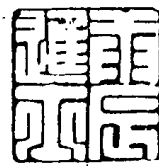
正剔枝駢而拖浩瀚羅散見而
訂傳疑厥勤視竟陵等歷官留
部巾箱自隨擬兩先生之於詩
殆劉子政通古今之學馬季長
見天下之書乎何其備也粹也

他若趙君長詩細呂成公詩記
方之斯編未知孰優則胡恐沒
焉今年嘉魚在巳韋氏復身應
蛇識客有購得其蠅頭藏帙示
不佞賀於淮南李署不佞受而

卒業卹然驚遽然心服此何異
縱目廣陵之濤而掬淚鮫人之
市也哉客之家固王仲任細書
之肆室有梨棗坐有剞劂不佞
急屬其鋟行爲兩先生功臣因

俾當世治詩者賜司南入武庫
同時並獲也客亦屬不佞爲識
原起如左夫不佞聞之緯經云
詩者百福之宗萬物之戶是編
行非羣目之戶牖與隙之日耶

顯之月耶兩先生業操鑊而發
之蔀久矣
崇禎辛巳觀濤之夕南豐湯來賀
撰

詩經備攷　八　湯序

序

詩情聲也情動于中蘊結莫遏斯寫之以言言之不足故詠歌之嗟嘆之至于手舞足蹈或欷歔流涕皆情使之然也其情殊故其辭雁雜其爲體也紆折而多變臣子之情貞以摯其辭惻然愀然士女之情怨以思其辭渺然落然朝廷之歌穆以嚴其辭蒼然淵然軍旅之歌壯以厲其辭仡然駁然宗廟之歌寅以恍其辭顒然蠠然皆發于情之不能已而止乎理義故足動天地假鬼神也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詩之來古矣虞夏以前無詩久故也杞宋無風文獻不足故

詩經備攷　凡　自序　一

也正考父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今僅存其五蓋久而益失其傳也周公相成王制禮作樂述先公先王之德歌文武之烈以鳴一代之休郁郁乎上古以來未有若斯之盛者也陵夷至夷懿而風變至厲幽而雅變春秋之時王道廢詩不作非無詩也天子無采風之官諸侯不陳詩太師不以詩教國子則風俗之美惡政教之嘉秕不可得而攷矣孔子老而刪詩存三百十一篇以垂世立教其言曰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然其所刪亦據魯之學故而釐正之耳若合列國之詩而刪之豈止三百篇而已哉

覩國語國策周禮戴記所引諸軼詩可錄儘多而不載其非魯太師所藏也明矣仲尼既沒七十子之徒夫子予其可與言詩者惟卜氏端木氏今世傳大序本之子夏傳則石經古碣云出子貢往往與申公說合可知其非僞塚尺雖斷堪定鍾律賴有斯乎至戚宜之際孟氏子輿雅知詩義其曰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意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千百世而下誦風雅之遺言尋古昔之墜緒烏能舍此法哉及秦燔書詩以諷誦得存而音字多異漢文之世詩始萌芽至武帝時頗登用儒術於是魯有申公培齊有轅生固燕有



韓太傅三家並顯學士靡然嚮風河間毛公後出而其傳乃大行以傳自卜氏也鄭康成氏爲箋以翼之厥後傳注以百十數終不能奪毛鄭之席然三家固自在也宣帝時家扶陽以明詩爲天子師父子並顯世傳不墜故魯詩有韋氏學東京而下稍稍無傳人已唐人狥舊聞而不繹宋儒橫私見而不顧其安今天下雖宗考亭集傳其舛誤亦不少守此而欲盡廢諸家與世久存非所敢信也予幼讀集傳多所未決嘗叩之先大父再質于守拙萬先生反覆詰難始悟詩義自存尊一家而抵衆論斥古訓以欺後生予甚惧焉乃究四家之異同尋中正之歸要疑則攷之于經史度之于時世按之于性情驗識其本旨猶未敢以爲是也後得郭青螺先生石本詩傳參之申公說而後知魯詩固未亡也備員南銓署有呂東萊讀詩記披之實獲我心但其未卒業公劉而下漸疎略就中尚有可商者公餘之暇採輯傳疏搜羅舊評考之諸史正其訛謬以研古人之微義探六德之本審六律之音成一家之說亦欲藏之名山而二三門人屢請公諸世不得已授之梓人嗚呼聖人既往雜學蠭興譊譊之徒各是其師予欲于千載之後持百家之



衡譬以一人而平一市之閧則亦愚矣雖然古今世殊齊魯韓毛說與要諸性情則一也平心以會古人之情吟哦玩味當自有得或不至一跬千里之謬乎

崇禎庚辰歲病月

西蜀虎頭山人韋調鼎玉鉉氏自識

詩經備攷答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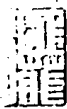
或謂韋子曰詩自漢初迄于宋末傳注亦詳備矣子之攷定將拾其牙慧耶抑有以發前人之覆耶答曰唯唯否否詩之道未易言也卜子夏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夫子喜其可與言詩然議者猶謂其見表未見裏詩之道豈易言哉孔子曰闚其門不入其中安知奥藏之所在乎繇此言之詩固在聲詠文字之外無文無聲之詩夫豈老師俗儒所能識耶漢重經術師尙專門言詩家如申如轅如韓如毛學有根據互爲闡宣若老農



談稼山人談樵澤人談漁自寫其胸中獨得之妙不必一也而魯最爲近後世傳注箋疏日增月益繁文雜舉如矞矛而兼盾牴牾不相下而詩之義晦矣晦菴朱氏最後集詩傳自謂可以垂世不知其誤亦不少蓋其論詩與東萊抗議力詘小序盡翻舊說于國風尤甚而詩之義愈晦矣後之學士講師無先儒之才識不得一定之說則相與顛頓于訓詁章句之內而終不能曉詩人之旨義不亦悲乎予故旁捜博攷以魯詩爲正始酌轅韓毛三家使不相病合序傳箋疏諸說使不相悖上自孔卜端木下及夾漈考亭叅之於章句之外會之于聲響之先不守一說不牽一隅棄其騃離采其無弊者定以爲訓使天下後世有所折衷焉不務相勝也嗚呼相馬三月猶眯驪黃獻寶兩刖論猶未明況詩固人之心聲無文無聲之始豈私智短識所能窺測哉予之攷定故未嘗定也或曰詩固不可定乎夫子云雅頌各得其所何也詩固已定乎漢世四家爭鳴奪席折角唐宋名卿叅較于蘭臺碩儒辨難于南北言人人殊迄無定論又何也曰道爲知者說書爲曉者傳以攷定者示後學之依歸以不定者會古人之微蘊庶幾可與言詩也已矣



客爽然而去

西蜀紫霞道人韋調鼎玉鉉氏書于銓部之平露亭

# 詩大序

卜商子夏著

關雎后妃之德也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故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風風也教也風以動之教以化之詩者志之所之也在心為志發言為詩情動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歎之嗟歎之不足故永歌之永歌之不足不知手之舞之足之蹈之也情發於聲聲成文謂之音治世之音安以樂其政和亂世之音怨以怒其政乖亡國之音哀以思其民困故正得失動天地感鬼神莫近於詩先王以是經



夫婦成孝敬厚人倫美教化移風俗故詩有六義焉一曰風二曰賦三曰比四曰興五曰雅六曰頌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至于王道衰禮義廢政教失國異政家殊俗而變風變雅作矣國史明乎得失之迹傷人倫之廢哀刑政之苛吟詠情性以風其上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故變風發乎情止乎禮義發乎情民之性也止乎禮義先王之澤也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

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是謂四始詩之至也然則關雎麟趾之化王者之風故繫之周公南言化自北而南也鵲巢騶虞之德諸侯之風也先王之所以教故繫之召公周南召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是以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歐陽氏曰或問詩之序卜商作乎衛宏作乎非二人之作則作者其誰乎應之曰書春秋皆有序而著其名氏故可知其作者詩之序不著其名氏安得而知之乎雖然非子夏之作則可以知也曰何以知之應之曰子夏親受學於孔子宜其得詩之大旨其言風雅有變正而論關雎鵲巢繫之周公



召公使子夏而序詩不為此言也自聖人殁六經多失其傳一經之學分為數家不勝其異說也當漢之初詩之說分為齊魯韓三家晚而毛氏之詩始出久之三家之學旣廢而毛詩獨行以至于今不絕今齊魯之學没不復見而韓詩遺說往往見于他書至其經文亦不同如遂適郁夷之類是也然不見其終始亦莫知其是非自漢以來學者多矣其卒捨三家而從毛公者蓋以其源流所自得聖人之旨多歟今考毛詩諸序與孟子說詩多合故吾於詩常以序為證也至其時有小失隨而正之惟周南召南失者類多吾固已論之矣學者可以察焉○鄭氏樵曰漢興四家之詩毛詩未有序惟韓詩以序傳於世齊詩無序魯詩之序有無未可知詩之序大槩與今序異韓詩得序而盡明漢儒多宗之如司馬遷楊雄范曄之徒皆以二南作於周衰之時此韓學也毛詩至衛宏為之序鄭玄為之註而毛氏之學盛行又非韓所敢望也或者謂大序作于子夏小序作于毛公此說非也序有鄭註而無鄭箋其不作于子夏明矣毛公於詩第為之傳其不作序又明矣又謂大序作於聖人小

序作於衛宏謂小序作於衛宏是也謂大序作於聖人非也今篇大序叁出於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題而題下之序則衛宏從謝曼卿受師說而為之也按後漢儒林傳云衛宏字敬仲從謝曼卿學為毛詩因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蓋嘗謂詩之大序非一世一人之所能為採詩之官本其得於何處審其出於何人究其士於何書孔有實狀然後致之太師上之國史是以取發端之二字以命題故謂大序是當時採詩太史之所顧詩之小序序所作為之意其辭顯者其序簡其辭隱者其序詳其其惡之微者序必明著其述而不可以言釋者則亦問其日而已故謂小序是宏誦師違而為之或者又曰序之之衛委曲明曰非宏所書為日決宏擊宝為之鄭孔子亦不能使宏誦師意乃之則習宏有作矣意者毛氏之詩歷代講師之讀至宏而惡加許次弓宏序作於東漢故漢世文字未有引詩序者惟黃初四年有曹共公遠君子近小人之詔蓋魏後於漢而宏之序至是而始私也使其果如詩序出於衛宏則風雅正變之說二南分係之誰主乎蟋蟀之說或變而不暢或巧而不合如蕩以蕩蕩上帝發語而曰天下蕩蕩無糾紀文章召旻以旻天疾威發語而曰閔天下無如召公之為臣雨無正乃大夫刺幽王也而日眾多如雨非所以為正也李合為文而取譏於世此不可不辯也○新安朱氏日詩序之作說者不同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唯後漢書儒林傳以為衛宏作毛詩序今傳於世則序乃宏作明矣然鄭氏又以為諸序本自合為一編毛公始分以寘諸篇之首則是毛公之前其傳已久宏特增廣而潤色之耳故近世諸儒多以序之首句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說云云者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則已有不得詩人之本意而肆為妄說者矣況沿襲云云之誤哉然計其初猶必自謂出於臆度之私非經本文故且自為一編別附經後又以尚有齊魯韓氏之說並傳於世故讀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盡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經乃不綴篇後而超冠篇端不為注文而直作經字不為疑辭而為決辭其後三家之傳又絕而毛說孤行則其牴牾之述無復可見故此序者遂若詩人先所命題而



詩文反為因序以作於是詩者傳相尊信無敢擬議至於有所不通則必為之委曲遷就穿鑿而附合之寧使經之本文繚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終不悉明以小序為出於漢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猶以其所從來也遂其間容或真有傳授證驗而不可廢者故既頗采以附傳中而復并為一編以還其舊因以論其得失云○程氏大昌曰謂序詩為子夏者毛公鄭元蕭統輩也謂子夏有不序詩之道二疑其為漢儒附託者韓愈氏也詩之作託與而不言其所從與美刺雖有指著而不序其為何人子夏之先去詩以甚遠安能臆度而補著之歟韓其所謂知不及者至理也范曄之傳衛宏曰九江謝曼卿善毛詩宏從受學作毛詩序善得風雅之旨于今傳于世而鄭元作毛詩箋也其叙著傳十所寄如此則今傳之序為宏所作何疑哉然以子夏而較衛宏其上距古詩年歲遠近又大不傳既子夏不得追遞而宏何以能之日肆固明古所序者毛傳耳則詩之古序非宏也古序之與宏序令混并無別然有可考者凡詩發序兩語如關雎后妃之德也世人之謂小序者古序也兩語以外續而申之世謂大序者宏語也毛公於詩第為之傳不為之序則其申釋先序時義并宏而孰為之也○且夫詩之所從上自商下迄春秋之年且千百數若使非國史隨事記實則雖夫子之聖亦不得繫容追為之說也夫子之刪詩也擇其合道者存之其不合者去之刪采既定取獨史所記二語者合為一篇而別者之如今書序之未經散裂者史記法言叙篇傳之同在一帙者其體制正相因也經秦而南陳六詩說詩雖逸而序緒在毛公訓傳既成諸其便於詩求遂體斷諸序各寘篇首而後衛宏得經語以紀其實日此六詩書有其義而氏其竄也此又其事情次北可得而言者然也○馬氏端臨曰詩書之序自史傳不能明其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經則依古經文析而二之而備論其得失而於國風詩篇之序詆序尤多以懇說之書序可廢而詩序不可廢就詩而論之雅頌之序可廢而十五國風之序不可變何也書直陳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指令其深得經意亦不過能發明其所已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詩則貫於書矣然雅頌之作其辭易知其

意易明故讀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則文王受命作周之語賛矣讀清廟者深味於穆清廟之一章則祀文王之語賛矣至於讀周頌諸篇而後知詩之不可無序而序之有功於詩也蓋風之為體比興之辭多於敘述諷諭之意浮於指序蓋有反覆詠嘆聯章累句而無一言敘作者之意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為其事也苟非其傳授之有源深幸之無外則孰能臆料當時指意之所歸以示千載乎而文公深詆之至於桑中溱洧諸篇辨析尤至以為安有刺人之惡而自為彼人之辭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說罔善矣然愚以為必若此則詩之難讀者多矣豈直鄭衛諸篇哉若芣苢之序以婦人樂有子為后妃之美也而其詩語不過形容采掇芣苢之情狀而已黍離之序以為閔周室宮廟之顛覆也而其詩語不過之歎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詩之不言所作之意有待序以明者並若捨序以求之其所以不援乎為何事而興歎者為何說乎叔于田之二詩序以為刺鄭莊公也而其詩語則鄭人愛叔段之辭耳揚之水椒聊二詩序以為刺晉昭公也而其詩語則晉人愛桓叔之辭耳此詩之序其事以諷初不言刺之之意而須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此四詩也非子雲美新之賦則袁宏九錫之文耶是尚可以諷而夫子不刪之乎鴇羽陟岵之詩見於變風序以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詩見於正雅序以為勞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詩之旨則歎行役之勞苦敘饑渴之情歎憂孝養之不遂悼歸休之無期其辭語一耳此詩之辭同意興而類序以明者也若捨序以求之則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不得為正雅矣即是數端而觀之則知序之不可廢序不可廢則桑中溱洧何嫉其為刺奔乎蓋皆論之均一勞苦之詞也出於敘情閔勞者之口則為正雅而出於閔役傷則者之口則為變風也均一淫泆之詞也出於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則可錄也均一愛戴之辭也出於愛桓叔段叔者之口則可刪而出於刺鄭莊晉昭者之口則可錄也大芣苢黍離之不言所謂叔于田揚之水之反辭以諷四牡采薇之辭同變風文公胡不識索詩辭別自為說而卒如序者之舊說求作詩之意於



詩辭之外矣何獨於鄭衛諸篇而必以為奔者所自作而使聖經為錄淫辭之具乎且夫子刪詩矣其所取於關雎者謂其樂而不淫耳則夫詩之可刪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詩傳考之其指以為男女淫泆奔誘而自作詩以敘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東門之墠溱洧東方之日東門之池東門之楊月出則序以為刺淫而文公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如靜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將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車山有扶蘇蘀兮狡童褰裳子之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出其東門野有蔓草則序本別指他事而文公亦以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檢之人發而為放蕩無恥之辭而其詩篇之繁多如此夫子借存之則不知所刪何等一篇也○或曰序者之辭固有鄙淺陋貪居然可見者先儒疵議之其一人矣而子信之何耶曰愚之所謂不可廢者謂詩之所不言而賴序以明者耳至詩之所已言則序語雖工不讀可也況其鄙淺附會者乎若作序之人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國史皆無明文可考然鄭氏謂毛公始以寘諸詩之首則自漢以前經師傳授其去作詩之時蓋未甚遠也千載而下學者所當遵守體認以求詩人之意而得其庶幾固不當因其一語之贅疣非辭之淺陋而欲一切廢之鑿空探索而為之訓釋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為衛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則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說雖自毛衛諸公而傳其書意則自有此詩而已有之矣鴟鴞之序見於尚書碩人載馳清人之序見於左傳所紀皆與作詩者同時非後人之詩說也若序說之意不出於當時作詩者之口則鳩鵲諸章初不言成王旋周公之意清人終篇亦不見鄭伯惡高克之述後人讀之當不能臆具為何語矣蓋嘗妄為之說曰作詩之人可考其意可尋則夫子錄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亦者夫子刪之殆多聞闕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如赤雖其典深達謂古訓聽者亦所不廢如芣苢鴇羽兼段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直陳其事文義明曰者亦不果錄知翹翹車乘招我以弓豈不欲往異我友朋之類是也於其可知者雖詩意流泆不能不類於狹邪者亦所不刪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東門之類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雖

誦意莊重一出於義理者亦不果録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體義不愆何恤人言之類是也然則其所可知者何則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則諸逸詩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歐陽公詩譜補亡後序曰後之學者因迹前世之所傳而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餘殘脫之經倀倀然於去聖千百年之後不見先儒中間之說而欲特立一家之論果有能哉此說得之蓋自其必以爲出於衛宏毛公輩之口而先以不經之聽說觀之於是以指其之已見與之較短量長於辭語工拙之間則祗見其齟齬而不合疎謬而無當耳夫使序詩之意果不出於作詩之初而皆爲後人臆度之說則此與諷詠之詞其所爲微婉幽深者亦類東方朔聲幣凡高之隱語蔡邕黃絹幼婦之瘦詞使後人各出其智以爲猜料之工拙恐非聖經誨人之意也或曰諸小序之說固有舛馳鄙淺而不可解者盡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國史之采錄或出於講師之傳授如渭陽之首尾異說絲衣之兩義並存則其舛馳固有之擇善而從之可矣至如其辭語之鄙淺則序所



以釋經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辭不必備也夫以夫子之聖猶不肯雜取諸逸詩之可傳者與三百五篇之有序者並行而後之君子乃欲盡廢序以言詩此愚所以未敢深以爲然故復摭述而不作多聞闕疑之言以明孔子刪詩之意且見古序之尤不可廢也○新都楊氏曰程伊川云詩小序是當時國史作如不作則孔子亦不能知如大序則非聖人不能作此言可謂公矣朱晦菴起千載之下一以意見必欲力戰小序而勝之亦可謂崛强者哉

氏曰后稷有此大功研附不朽流傳此名

# 詩經備攷總論

## 綱領

鄭氏詩譜序曰詩之興也諒不於上皇之世大庭軒轅逮於高辛其時有亡載籍亦蔑云焉虞書曰詩言志歌永言聲依永律和聲然則詩之道放於此乎有夏承之篇章泯棄靡有孑遺邇及商王不風不雅何者論功頌德所以將順其美刺過譏失所以匡救其惡各於其黨則爲法者彰顯爲戒者著明周自后稷播種百穀黎民阻饑茲時乃粒自傳於此名也陶唐之末中葉公劉亦世修其業以明



民共財至於太王王季克堪顧天文武之德光熙前緒以集大命於厥身遂爲天下父母使民有政有居其時詩風有周南召南雅有鹿鳴文王之屬及成王周公致太平制禮作樂而有頌聲興焉盛之至也本之繇此風雅而來故皆錄之謂之詩之正經後王稍更陵遲懿王始受譖亨齊哀公夷身失禮之後邶不尊賢自是而下厲也幽也政敎尤衰周室大壞十月之交民勞板蕩勃爾俱作衆國紛然刺怨相尋五霸之末上無天子下無方伯善者誰賞惡者誰罰紀綱絕矣故孔子錄懿王夷王

正變之自始此其究正中不無變變中亦有正也

時訖於陳靈公淫亂之事，謂之變風變雅，以為勸民惟功昭事上帝，則受頌聲弘福，如彼若違而背用，則被刼殺大禍，如此吉凶之所繇，憂娛之萌漸昭昭在斯，足作後王之鑒，於是止矣。夷厲已上，歲數不明，大史年表自共和始，歷宣幽平王，而得春秋次第，以立斯譜，欲知源流清濁之所處，則循其上下而省之，欲知風化芳臭氣澤之所及，則旁行而觀之，此詩之大綱也。舉一綱而萬目張，解一卷而衆篇明，於力則鮮，於思則寡，其諸君子亦有樂於是與。



孔氏曰：王道衰，諸侯有變風；王道成，諸侯無正風；王道明盛，政出一人，諸侯不得有風；王道既衰，政出諸侯，故各從其國，有美刺之別也。正經述大政為大雅，述小政為小雅，有大雅小雅之聲；王政既衰，變雅兼作，取大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大雅；取小雅之音，歌其政事之變者，謂之變小雅。故變雅之美刺，皆繇音體有大小，不復繇政事之大小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惟周頌爾。商頌雖是祭祀之歌，祭其先王之廟，述其功德，非以成功告神；魯頌頌僖公功德，纔

大政小政之說非以風雅多非與小雅兼風之體故曰小大雅則此典少矣

如變風之美者爾，又與商頌異也。

程氏曰：詩有四始，而風居首，風，風也，其風動於人，猶風之吹物，入物，故曰風。本乎一人而成乎國俗，謂之風；發於正理而形於天下，謂之雅；稱美盛德與告其成功，謂之頌。失之家及於政，以底成功，其叙然也。諸國之風，先後各有義。周南召南，陳正家之道，以風天下，人倫之端，王道之本，風之正也，故為首。二南之風行，則人倫正，朝廷治。二南之風變，則禮義廢，風俗壞，天下治亂在風而已。及乎周道衰，政教失，風遂變矣。於是諸侯擅相侵伐，衛首幷邶



鄘之地，故為變風之首。推其本，則王道失，上下亂，風遂變矣。言其迹，則相吞滅，而後王道絶。衛首惡也，故一國之詩而三其名，得於衛地者為衛，得於邶鄘者為邶鄘，所以見其首惡也。董氏曰：衛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殊，其風不得盡變，故其俗易感而風易變者刑。亾國之餘音也。風首惡，且先邶鄘，以著滅也。王政不能治天下，諸侯放恣，擅相幷滅，王跡熄矣。故雅亾而為一國之風。董氏曰：諸侯子於滅國，王政不行矣，謂天下無王可也，故以王風敘衛下。先王之制，苟能守之，足以統臨天下。廢法失道，則王畿之內亦不能保。鄭本畿內之封，因周之衰，遂自為列國，故次以鄭。君臣上下之分失，則

人倫亂人倫廢則人於禽獸。人君身爲禽獸之行。其風可知故次以齊天下之風至於如此則無不亂之國無不變之俗魏舜禹之都。唐帝堯之國久被聖人之化漸成美厚之俗歷二叔之世而遺風尚存今亦變矣故因其舊名而謂之唐。所以見意。唐魏之風且變則先代之風化中國之禮義消亡極矣是以夷狄强大天下亦相胥而夷矣故次以秦秦之始封秦谷西戎之地國亂乃東侵而始大其俗尚夷故美其始有車馬禮樂而刺其未能用周禮也禮義之俗亡夷狄之風行先聖王之流風



遺俗盡矣故次以陳陳舜之後也聖人之都風化所厚也聖人之國典法所存也王澤竭而風化熄矣夷道行而典禮亡矣天下之所以安且治者聖人之道行也聖人之道絕則危亡至矣人情迫於危亡則思治安故思治者亂之極也檜曹懼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亂既極必有治之之道危既甚必有安之之理自昔天下何嘗不拯亂而興治革危而爲安周家之先系雖遠也其居豳也趨時務農以厚民生善政美化繇茲而始王業之所以興也故次以豳孔氏曰豳者周公之事欲尊周公故次於衆國之後小雅之前非諸國之例也王業成而爲政於天下故次以雅。雅王者之政也。小之先大固其叙也孔氏曰雅見積漸之義故小雅先於大雅政之衰則至於亡詩之亡王道之亡也天下之治始於以正風風天下其終也盛德之著而成功可以告於神明始終之義也故次以頌頌之有魯蓋生於不足王道之隆也所歌頌者如是及其衰也如魯之事已足矣孔氏曰魯以其得用天子之禮樂故借天子美詩之名改稱爲頌非周頌之流也置之商頌前者以魯是周同姓故先前代也商則頌前代之美不可廢也故附其後焉

又曰學詩而不求序猶欲入室而不繇戶也○或



問詩如何學曰只於大序中求○國史得詩必載其事然後其義可知今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

歐陽氏曰六經之法所以法不法正不正繇不法與不正然後聖人者出而六經之書作焉周之衰也始之以夷懿終之以平桓平桓而後不復支矣故書止文侯之命而不復錄春秋起周平之年而治其事詩自黍離之什而降於風絕於文侯之命謂敎令不足行也起于周平之年謂正朔不足加也降於黍離之什謂雅頌不足興也敎令不行天下

東周王城僅小國且故其詩列于風非降之也

無王矣正朔不加禮樂偏出矣雅頌不興王者之迹息矣詩書貶其失春秋憫其微無異焉爾然則詩處於衛後而不次於二南惡其近於正而不明也其體不加周姓而存王號嫌其混於諸侯而無王也近正則貶之不著矣無王則絕之太遽矣不著云者周召二南至正之詩也次於至正之詩是不得貶其微弱而無異二南之詩爾若然豈降之乎太遽云者春秋之法書王以加正月言王人雖微必尊於上周室雖弱不絕其王苟絕而不與其尊周乎故曰王號之存黜諸侯也次衛之下別正



變也桓王而後雖欲其正風不可得也詩不降于厲幽之年亦猶春秋之作不在惠公之世爾春秋之作傷典誥之絕也黍離之降憫雅頌之不復也幽平而後有如宣王者出則禮樂征伐不在諸侯而雅頌未可知奈何推波助瀾縱風止燎乎○詩之息久矣天子諸侯莫得而自正也古詩之作有天下焉有一國焉有神明焉觀天下而成者人不得而私也體一國而成者衆不得而違也會神明而成者物不得而欺也不私焉雅著矣不違焉風一矣不欺焉頌明矣然則風生於文王而雅頌雜

于武王之間風之變自夷懿始雅之變自厲幽始霸者興變風息焉王道廢詩不作焉秦漢而後何其滅然也王通謂諸侯不貢詩天子不採風樂官不達雅頌國史不明變非民之不作也詩出於民之情性情性其能無哉職詩者之罪也通之言其幾於聖人之心矣或問成王周公之際風有變乎曰豳是矣幸而成王悟也不然則變而不能復乎豳之去雅一息焉蓋周公之心也故能終之以正

蘇氏曰衛武衛文鄭武秦襄之風宣王之雅皆美之然猶不免爲變詩何也曰昔周之興也積仁行義



凡數百年至於文武風俗純備是以其詩發而爲正詩自成康以來周室不競至幽厲而大壞其敗亦數百年其畜之也亦厚矣是以其詩不復其舊而謂之變夫自其正而至乎變其敗之也甚難其間必有幽厲大亂之君爲之而後能自其變而復於正其反之也亦難必有后稷公劉文武積累之勤而後能今夫五人者其善之積未若其變之厚矣是以不免於變也

夾漈鄭氏曰詩者聲詩也出於情性古者三百篇之詩皆可歌歌則各從其國之聲周召王豳之詩同

出於周而分爲四國之聲邶鄘衛之詩同出於衛而分爲三國之聲蓋採詩之時得之周南者繫之周南得之召南者繫之召南得之王城與豳者繫之王城與豳得之邶鄘衛者繫之邶鄘衛蓋歌則各從其國之聲何彼穠矣之詩何以不列於王風蓋爲詩之時則東周也採詩之地則召南也故列之召南黍離之詩何以不列之於二南蓋周大夫行役至於宗周之地閔其壞而思其舊其詩雖作於西周其人則東周也故列之王風平王何以不曰雅以其地則東周也幽厲何以不曰風以其地



則成周也如此則木瓜雖美齊而在衛猗嗟雖刺魯而在齊泉水載馳等詩皆衛詩而在邶鄘召穆之民勞衛武之賓之初筵不附其國而在二雅皆以聲別也夫風之詩出於土風而雅之詩則出於朝廷大夫爾文王之詩見於風者二南是也成王之詩見於風者豳風是也平王之詩見於風者王風是也雅頌之音與天下同列國之音隨風土而異若謂降黍離而爲國風則豳詩亦可降邪大抵詩有三百皆以聲別古人採詩之時隨其國而係之聖人無容心於其間也至於稱其國之名號亦然如三監之地自康叔得國已統於衛今其詩之在頃襄文武者亦分而爲三不專曰衛唐叔封唐在燮父時已爲晉矣至春秋時實有其詩今其目乃爲唐也七月以後多爲周公作刺朝廷之不知今其詩乃皆爲豳在盤庚時商以爲殷故頌其殷武今其頌乃皆爲商得於其地係於其國云耳聖人何容心哉○風雅頌詩之體也賦興比詩之言也六義之序一曰風五曰雅六曰頌其後先次第聖人初無加損也三者之體正如今人作詩有律有古有歌行是也風者出於土風大槩小夫賤隸



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其言淺近重復故謂之風雅出於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能道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語褻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唐之平淮夷頌漢之聖主得賢臣頌效其體也然所謂風雅頌者不必自關雎以下方謂之風不必自鹿鳴以下方謂之小雅不必自文王以下方謂之大雅不必自清廟以下方謂之頌程氏曰詩之六體隨篇求之有兼備者有偏得其三者風之爲言有諷諭

之意三百篇之中如文王曰咨咨爾殷商之類皆可謂之風雅者正言其事三百篇之中如憂心悄悄慍於羣小覯閔既多受侮不少之類皆可謂之雅頌者稱美之辭如吁嗟麟兮吁嗟乎騶虞之類皆可謂之頌故不必泥風雅頌之名以求其義也亦猶賦詩而備比興之義焉○學者皆揣窮理盡性之說而以虛無爲宗至於實學則置而不問當仲尼之時已有此患故曰小子何莫學夫詩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多識於鳥獸草木之名其曰小子者無所識之辭



也其曰何莫者苦口之辭也故又曰人而不爲周南召南其猶正牆面而立此苦口之甚也夫樂之本在詩詩之本在聲竊觀仲尼自衛反魯質正於太師氏而後知之故曰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此言詩爲樂之本而雅頌爲聲之宗也其曰師摯之始關雎之亂洋洋乎盈耳哉此言其聲之盛也又曰關雎樂而不淫哀而不傷此言其聲之和也人之情聞歌則感樂者聞歌則感而爲淫哀者聞歌則感而爲傷惟關雎之聲和而平樂者聞之而樂其樂不至於淫哀者聞之而哀其

哀不至於傷此關雎所以爲美也緣漢人立學官講詩專以義理相傳是故衛宏序詩以樂爲樂得淑女之樂淫爲不淫其色之淫哀爲哀窈窕之哀傷爲無傷善之傷如此說關雎則洋洋盈耳之旨安在乎臣之序詩於風雅頌曰風土之音曰風朝廷之音曰雅宗廟之音曰頌而不曰風風者教也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繇廢興也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也於二南則曰周爲河洛召爲岐雍河洛之南瀕江岐雍之南瀕漢江漢之間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於此屈宋以來騷人墨客多生江漢故仲



尼以二南之地爲作詩之始而不曰南言化自北而南於王黍離豳七月則曰王爲王城東周之地豳爲豳豐西周之地七月者西周之風黍離者東周之風而不曰黍離降國風夫詩之本在聲而聲之本在興鳥獸草木乃發興之本漢儒之言詩者既不論聲又不知興故鳥獸草木之學廢矣陸璣者江左之騷人也深爲此患爲毛詩作鳥獸草木蟲魚疏然璣本無此學但加采訪其所傳者多是支離自陸璣之後未有以此明詩者惟爾雅一種爲名物之宗然孫炎郭璞所得既希張揖孫憲所

記徒廣大抵儒生家多不識田野之物農圃人又
不知詩書之旨二者無繇參合遂使鳥獸草木之
學不傳惟本草一家人命所係凡學之者務在識
眞不比他書只求說也神農本經有三百六十以
應周天之數陶弘景隱者也得此一家之學故益
以三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兩之臣少好讀書
無涉世意又好泉石有泉弘景心結茅夾漈山中
與田夫野老往來與夜鶴曉猿雜處不問飛潛動
植皆欲究其情性於是取陶隱居之書復益以三
百六十以應周天之數而三之已得鳥獸草木之



眞然後傳詩已得詩人之興然後釋爾雅今作昆
蟲草木略爲之會同庶幾衰晚少備遺忘豈敢論
實學也

朱氏曰或者曰詩三百篇皆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
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
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且夫子答顏淵之問於鄭
聲亟欲放而絕之豈其刪詩乃錄淫奔者之詞而
使之合奏於雅樂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
也鄭者緇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衛者邶鄘衛三
十九篇是也桑間衛之一篇桑中之詩是也二南
雅頌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鄭衛桑濮里巷狎邪之
所歌也夫子之於鄭衛蓋深絕其聲於樂以爲法
而嚴立其詞於詩以爲戒如聖人固不語亂而春
秋所記無非亂臣賊子之事蓋不如是無以見當
時風俗事變之實而垂鑒戒於後世固不得已而
存之所謂道並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
爲之諱其鄭衛桑濮之實而文之以雅樂之名又
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
薦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賓客而於聖人爲
邦之法又豈不爲陽守而陰叛之耶其亦誤矣曰



然則大序所謂止乎禮義夫子所謂思無邪者又
何謂耶曰大序指柏舟綠衣泉水竹竿之屬而言
以爲多出於此耳非謂篇篇皆然而桑中之類亦
止乎禮義也夫子之言正爲人有邪正美惡之雜
故特言此以明其皆可懲惡勸善而使人得其性
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詩亦以無邪之思作之也
曰荀卿所謂詩者中聲之所止太史公亦謂三百
篇者夫子皆絃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耶曰
荀卿之言固爲正經而發若史遷之說則恐亦未
足爲據也豈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於韶武之

音也耶

葦子曰詩盛於周商僅五篇夏無傳文焉猶春秋不及三王之義也聖王在上美刺俱息風謠不作古公亶父之章皆周公追述先德非商之詩明矣問風取動物如噫氣之號入乎曰風者情理之勃然而興在上爲風教在下爲風俗出諸口爲風謠傳之世爲風習春女思秋士悲皆情之至而不可已無正變也自採詩者較之別之而正變分矣雖然二南之詩不盡文武之世也邶鄘而下非無正始之音也十五國之風不必同而發乎情止乎理義



則一也問雅言王政政有大小故雅有大小然乎曰不然風之體微諷而誦諫比興多敘述少章句簡短而反覆咏嘆之辭再三不已焉雅兼風體爲小雅若夫修德法祖敬天卹民敵愾復宇春容大篇則大雅也問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乎曰頌有二體以揚勳烈則不厭宏麗以告神明則取典慤無淫濫無矯誣足以被金石而示來茲如曰容而已古甫作頌穆如清風亦僅形容乎哉魯風稱頌若子曰僭矣魯詩以魯風繼二南載東山破斧諸篇于泮水閟宮之前庶幾近之矣問周召二公采地

其詩曷云南南之義何居乎曰江漢間古稱南國成湯解綱漢南諸侯聞而歸之是也鄭氏譜曰紂命文王典治南國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諸詩采自南國故曰南爾問黍離周天子之詩胡不雅而降爲風乎曰雅者朝廷之政播于天下明所尊也宣王能復讐故烈在二雅平王不能討賊故政令不行于諸侯政令不行於諸侯則朝廷不能復振雅頌不可復興書止文侯之命詩載王國之風哀平王而傷周衰春秋之所爲作也問小序孔子之筆耶抑卜子夏所作耶曰小序當時國



史得詩因而載之如今史館編纂亦必載其本末爾小序之說近古間有失詩義者或衛宏輩之綴入未可知毛傳鄭箋不無得失然巧匠目意規矩爲先故不可廢也唐命儒臣輯疏義詩之章句明而旨義未達宋橫渠伊川永叔子瞻子由王臨川范蜀公南軒東萊諸君子抒意達旨風雅之微妙始暢至夾漈考亭未免議論多成心勝而正義反没矣語曰有諍氣者勿與論道况言詩乎予爲此懼不敢信寃言以誣古人不敢拘管見而誤後學平心酌序說與魯傳之異同箋疏與集傳之是非

不憚詳辨以質天下之知詩者

二南

**關雎** 大序曰后妃之德風之始也所以風天下而正夫婦也此千古不易之解說者疑杜欽傳云夙王晏朝關雎歎之淺以爲魯詩攷魯傳云文王之妃□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申公說亦不過曰文王之妃大姒思得淑女以充嬪御之職爽大序徵與何嘗以關雎爲刺耶淺治魯詩推申公申□之徒歷歷可考未有爲欽師者奈何以誣魯詩乎若司馬楊范之說皆以關雎爲哀周之詩鄭漁仲謂漢儒多宗韓詩序□□之學或本於韓詩矣

**卷耳** 序曰后妃之志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歐陽公曰后妃以采卷耳之下蓋知求賢之難得因物託意諷其君子詩人述見以爲言見君后皆賢其宮中相語者如是而已意味自永朱氏傳易爲后妃思念君子亦得第崔嵬三章以爲后妃託言豈有侯妃而登山乘馬酌酒自解者乎楊用修解云陟岡者文王陟之也



馬病僕痡者文王之馬僕也金罍兕觥與文王酌以消憂也足救朱子之弊今攷魯傳云周人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勞之以卷耳申公說曰文王遣使求賢而勞之不作宮中之詞未爲不可恨不起將菴而商之

**兎罝** 魯傳云文王得臣于野周公美之申公曰文王閔太顚閎夭散宜生皆賢人而舉之國史詠而美之詩義本如是序云后妃之化則不通矣

**汝墳** 序云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是矣魯傳曰商人慕文王而歸之申公說云商人若紂之害歸心文王而作是詩則君子指文王也未見之思旣見之喜與東人聘袞之意同亦妙

**草蟲** 魯傳曰南國大夫聘于京師觀召公而歸心申公說云南國大夫聘于周睹王室之多賢相率歸心是也序以爲大夫妻以禮自防朱氏以爲大夫妻思其君子說苑引子曰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則魯說爲是

**行露** 序云美召伯聽訟也歐陽公曰文王之化行而淫風漸止女能守正自訴而召伯又能聽決之蒞速其事又其言自化詩說不及召伯非

**摽有梅** 魯傳申說但云女父擇婿之詩朱傳以爲女子自賦恐未然

**何彼襛矣** 魯傳曰齊襄公上娶于王周人恥之申公說更詳此莊王時詩故在王風毛公謨入召南徒滋後人之疑紛紛辨駁不知平王即宜臼齊侯即襄公復何疑哉

**騶虞** 魯傳曰虞人克舉其職囿史美之賈誼新書亦同此序以爲鵲巢之應攀矣訓麟趾爲關雎之應猶可謂騶虞爲鵲巢之應諸侯之女其德能如是耶

邶鄘衛

**栢舟** 序云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孔叢子述孔子之言曰於栢舟見匹夫執志之不可易也則序爲是朱考亭據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詞蓋爲下四詩率拘矣

**簡兮** 序曰刺不用賢也此刺當時有賢如此而不用使不得伸其才能徐況吟懷思而時君不察也朱傳以爲自譽非〇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朱氏以爲思周之盛王呂東萊曰作詩者歎頎人之賢美其與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不作自閉識是

**蝃蝀** 序以爲文公時詩魯傳申公說但以爲靈公召子鄁之詩



但無確據文公幹蠱之主其時喪亂之餘應無淫奔之習傳說或然也

**考槃** 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閔也申公說云美隱者之詩魯傳亦同序以爲刺莊公何歟

**有狐** 魯傳云國亂民貧君子傷之子曰見側隱之仁焉申公說云君子於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得其旨矣序以爲男女失時喪其妃耦朱子又附舍云寡婦見鰥夫而欲嫁之不亦寃哉

**木瓜** 傳云朋友相贈孔子曰於木瓜見苞苴之禮行焉申公亦云朋友相贈之詩序以爲美齊桓公救衛亦有理朱氏收爲男女贈答如靜女之類所謂故入也

王

**黍離** 傳曰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申公說云平王自申遷雒命秦伯遂犬戎於鎬京遣尹伯封犒秦伯之師過故宗廟宮室成生禾黍旁皇不恐去故作此詩伯封吉甫次子伯奇弟也其詞懷愴誠孝子之言

**君子于役** 傳云戍者不歸室家思怨申公說云戍申者之妻所作序

以爲刺王非也 **君子陽陽** 傳曰王好音大夫風之申公說云景王好音君子諷之是也序云君子遭亂相招祿仕繆矣朱氏以爲夫婦相樂亦未當 **兎爰** 序以爲桓王時王師敗績傳以爲敬王時晉殺萇弘皆未可據大率君子傷衰亂而作也 **縣縣葛藟** 說曰王族流散而作刺平王之棄宗族也朱註作流民自歎非 **采葛** 序云懼讒魯傳云于斫讒大夫憂之皆未當申公說云賢者被讒見黜於野周人閔之方得詩旨朱子以爲淫奔大謬矣 **大車** 說曰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魯傳同序以爲刺大夫不能聽訟非旨朱子以爲淫者畏大夫之政刑亦牽强 **丘中有麻** 本思賢之詩賢人放恚隱居丘中國人思之魯傳曰賢而退隱周人慕之是也朱子以爲淫婦望其所思果何據耶

## 鄭

**緇衣** 傳曰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孔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朱呂以爲周人美武公父子爲司徒不若魯詩之優 **將仲子** 序云刺莊公也魯傳云莊公封段於京祭仲諫之不聽大夫風之毛魯皆有據朱氏强以爲淫奔何也 **羔裘如濡** 傳云子皮爲政子產美之申公云子皮卒子產思之近是序以爲刺非 **遵大路** 序曰思君子也君子去國國人思望之魯詩以爲夫婦相棄於道中亦通朱子改作淫婦爲人所棄殊不可解 **女曰雞鳴** 傳云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申公說云夫婦相警戒之詞序以爲刺不悅德大謬矣 **有女同車** 傳云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玩詩詞不然當是刺男女同車之詩 **山有扶蘇** 傳曰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良憂之賦扶胥 **狡童** 傳云子良諫用任役靈公不聽故作詩以責狂役也 **褰裳** 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其罪也序俱以爲刺昭公誣矣朱氏又改作淫女語所私沉宛何日白邪 **子之丰** 魯詩載齊風傳曰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序以爲刺亂固失朱子以爲淫婦悔恨之詞更支離 **風雨** 序云思君子也魯詩載于齊風傳曰齊桓公相



管仲齊人美之申公說同朱氏謬以爲淫奔之女見所私而心悅不幾說夢乎 **子衿** 序云刺學校廢魯傳云東遷學廢君子傷之申公說同原在王風毛公誤入鄭朱子遂以爲淫奔謬其不知爲王風也○挑兮達兮程伊川曰挑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遨遊城闕而已歐陽公同此豈是淫慝 **揚之水** 傳云兄弟相棄申公說云兄弟爲人所間被讒而訴之詞序以爲閔忽之無臣猶可朱註以爲淫者相謂究哉 **出其東門** 傳云鄭有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申公說同序以爲五公子爭男力相殺非矣 **野有蔓草** 傳云臼季遇郤缺于冀薦于文公晉人美之申公說同本是唐風毛公誤入鄭朱子以爲男女相遇之詞非也

## 齊

**雞既鳴矣** 傳曰桓公好內衛姬箴之申公說曰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序以爲哀公時詩哀公安得此賢妃哉 **東方之日** 傳云莊公無禮齊人刺之申公說同若以爲民閒淫詞恐未然 **甫田** 傳曰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申公說云齊景公急於圖霸大夫諷之是也序以爲刺襄公襄公昏淫安知遠大乎

## 魏

**葛屨** 申氏說曰魏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魯傳同玩詩辭是媵妾怨內子褊急非刺其君也 **十畝之間** 說云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於其朝而思與友歸於農畝是也序云刺時其國制小民無所居則非 **伐檀** 說云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孔子曰於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皆美之之詞序以爲刺貪非 **碩鼠** 說云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託大鼠以刺其大夫則可序云國人刺其君非臣子所敢言

## 唐

**蟋蟀** 魯傳說俱云唐人相戒之詩序以爲刺僖公儉不中禮非旨 **山有樞** 說云唐人

憂國之詩朱子以爲民間酬答之語不然

**杕杜** 魯詩載在魏風傳曰魏之君子訓民孝弟申公說云君子教人孝友之詩序云刺晉君不親宗族亦非

**羔裘** 傳云晉大夫賢閔人哀之序以爲刺在位不恤民非

**無衣** 魯詩說皆云唐人刺曲沃併之詩序以爲美之謬矣朱子謂自述其請命之辭亦不是

**有杕之杜** 傳云晉文公好賢國人美之文公出亾復國霸諸侯皆賢臣之力此詩寫其心矣

**葛生** 說曰晉獻公之時國人久於征役室家念之伊川曰此詩思存者非情亾者得之

## 秦

**車鄰** 魯傳曰襄公受命爲秦伯國人樂之申公亦云襄公初爲諸侯周大夫美之序以爲美秦仲仲但爲宣王大夫安得有寺人耶

**小戎** 傳曰襄公遣大夫征戎而勞之申公說曰襄公征戎而勞其大夫之詩序以爲美襄公逆其言矣若以爲婦人思其君子與鋪揚壯厲之辭不合傳說爲



是

**蒹葭** 傳云君子隱於川上秦人慕之而作申公說同序以爲刺襄公不能用周禮何其迂外

**黃鳥** 傳曰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則非穆公之遺命可知殉葬乃戎狄之俗秦人不知其非左傳責穆公過甚矣

**晨風** 序云刺康公棄其賢臣也申公說曰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義與權與同朱子以爲婦人思其夫恐不然

**無衣** 魯詩列于有稽傳云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蓋以明襄公初勤土著開國之本也序以爲刺用兵非矣

**權輿** 序曰刺康公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鄭氏曰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設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楊用修云夏屋大俎也則渠渠作勤勤爲是

## 陳

**東門之枌** 序云疾亂也蓋刺當時男女棄其業聚會歌舞而不知恥耳朱氏以爲男女賦其事以相樂則不可爲訓矣

**衡門** 說曰君子樂隱之詩序以爲誘僖公無干

**東門之池**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昏淫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李迂仲曰自古人君修身謹行而無荒亾之稱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賴賢妃夙夜警戒以成其德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朱子誣爲男女會遇何耶

**東門之楊** 序曰刺時也昏姻失時親迎猶有不至者想當然爾朱子舊從序說又改爲男女負約差矣

**墓門** 序曰刺陳陀也詩人追咎先君不爲陀置良師傅致有殺逆之事也

**防有鵲巢** 傳曰靈公聽讒因泄冶內予憂之賦此序云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玩誰侜予美予美二字則爲內子憂大夫之詞無疑

**澤陂** 序云刺時也言靈公無道國人化之非男女自賦也魯傳以爲陳殺其大夫泄冶君子傷之若然君淫昏而殺忠直國安得不亾乎

## 檜曹

**羔裘** 說曰鄶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言其道遙翱翔則政治之荒可知豈不爾思詩人爲之深長思也序以爲欲去其君非

**萇楚** 傳曰鄶人困於賦役申公說同序以爲疾其君



之淫恣謬甚

**匪風** 序曰思周道也嚴坦叔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詛吟思漢而光武再造人心衆而天必從于此見矣

**蜉蝣** 序云刺奢說曰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蓋好奢而任小人必息於政事所以致危亾也當是刺其公之詩序以爲昭公恐未然朱註泛作時人亦非

**候人** 程伊川曰其公遠君子而近小人所用小人非一人獨言候人蓋時有自候人而升者故取其甚者而言耳○不遂其媾歐陽氏曰鄭玄注易以媾爲會蓋合好之義婚媾匹偶各以其類小人越在高位失其類矣故曰不遂其媾○薈蔚朝隮婉孌斯饑陳氏曰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于下理勢然也

**鳲鳩** 傳多缺文存曹叔振三字申公說曰曹叔爲政有度國人美之按振鐸背開國之君戒後人追思其賢以風其子孫而作也

**下泉** 序曰思治也陳氏曰愉之卒章曰思周道傷天下之無王也曹之卒章曰思治傷天下之無伯也聖人繫二詩于變風之終示陰陽循環之理言變之可正亂之可治也

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呂東萊劉執中但以爲周天子之詩本自明唯近日武城王文定亦云詩中祭祀之體與儀禮周禮所載天子之禮合何必改爲公卿之祭足見此心此理之同然予非安臆也

常常者華

說云天子美諸侯之詩常常者華其葉湑兮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但茂以興賢者翦後相繼而榮顯二章芸其黃矣歐陽氏曰華色光耀猶有功之臣功業顯著也如此方得美諸侯之意朱氏傳一諸呼過有何趣味

桑扈

天子燕諸侯上下交之辭也功臣故舊類易驕怠篇中不戢不難彼交匪敖須美中寓勸懲之意方是王言○君子樂胥受天之祜蓋必有序受之基而天祜乃可受所可樂者此爾

車舝

傳曰樂新昏也序以爲刺幽王不道○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鄭氏曰平林之木蔑則取介之鳥集焉喻美德能致碩女也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歐陽氏曰勉其不已之辭也謂賢女雖難得求之不已恃得也此慕賢女之德而瞻仰之如高山之不可跂大道之不易盡故孔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不知年數之不足也



賓之初筵

申公說曰衛武公自儆之詩魯傳同序以爲刺幽王非也韓詩謂武公飲酒悔過而作武公切磨好修之主未必酣飲有過想有感于幽王之亂設辭以自儆亦以諷當時之沉湎不德者爾與詩抑戒同在此毛公移入大雅不審何見

采菽

維柞之枝其葉蓬蓬劉執中曰枝有葉以庇其餘者皆繇本根堅固氣脈盛大使然也柞以氣脈大故葉茂盛猶諸侯才德全故能殿邦而圖朝廷也○汎汎楊舟紼纚維之紼大索也纚繫也以大索維持汎汎之舟猶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朱氏傳俱忽過可笑優哉游哉謂諸侯之來優游而無勉強無猜嫌也

隰桑

瓠葉

魯傳二詩俱列正小雅必周初之詩毛本錯入于此序俱以爲刺幽王大謬矣

## 大雅

文王

魯傳文王至嘉樂皆周公述先德以訓成王也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宋儒力辨文王無受命之事篇中明言帝命不時假哉天命何必曲爲之解耶所謂受命推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實自文王始而稱王之說不過爲方伯專征伐而已豈真爲天子耶○侯于周服侯服于周鄭箋如字謂爲侯于周服之中昔爲商孫子今爲周諸侯見天所予奪在德而無常主故曰天命靡常也毛訓侯爲維不妥○駿命與配上帝同朱子訓配命爲合天理尚有聞○宣昭義問者宣著大義不令許臍也朱注訓義爲善不是

緜

自土沮漆齊詩作自杜沮漆謂公劉避地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杜水名與沮漆近齊說是也○爰契我龜毛氏曰契開也漢書云契刻也言刻開之灼而卜之也

棫樸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歐陽公曰言芃芃然棫樸[illegible]孫之以備薪備文王養育賢才美茂官之以[illegible]位也游之頂之亦有義薪之取材之備也櫛之階材之碩也所謂能官人者此也左右奉璋六師及之歐陽公曰見王所官之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知人善任也○追琢其章金玉其相孔疏以爲文王之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時講云追琢文之至金玉質之至於上下文義不貫蓋



上章言造士此章言官人也董氏曰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賢則又安得傳哉呂東萊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皆官人之效作文王追琢人才鎔鍊美質爲是

旱麓

鳶飛魚躍蘇子由云謂上下各得其所詩人言如此氣象國家作人似之東萊曰作人之盛至于如鳶飛魚躍其來蕃有自矣○芟彼柞棫民所燎矣鄭箋云柞棫所以茂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使無害也以與君子所以獲福正以豈弟爲辭所勞故受祿之多將講俱未及之

思齊

太姒嗣徽音嚴坦叔云大任上致孝于姑媚愛太姜爲周京之婦下示法于婦使太姒纘其美帶不妒忌而子孫衆多朱註俱云又能纘其美德之者而子孫衆多太累已○刑于寡妻四句夫婦易媛故言刑觀諸身措諸事皆是爲法而後圖閨順也家邦轉遠故言評御者相迎爲之義與宋之人相接而宋人字與內之人相接向周人化也

皇矣

串夷載路朱子從鄭箋以爲昆克灌路而去夷太王時且夷方強家未必肯冗伏毛氏訓云串習也夷常也伊川東萊俱以爲氏習貝于夷之裕歸往者載路而不

酌不敢以爲是也

一博采書史大約不外注疏大全引用諸集至家語孔叢子前人或譏其僞中如論書論詩簡而盡典而無弊確乎孔子之言非安國王肅輩所能擬也故多引證

一儒生能通一經者未必能博識古今雖誦章句百千萬言說鈴書肆爾於經術何關故廣搜歷代史名臣奏記以訂經說固不切於舉業言有據而事有徵亦千古得失之林也

一詩原被之管絃金石升歌清廟明堂故嗣詩正樂非二事也然自漢世雅歌僅存鹿鳴騶虞伐檀文王四曲而已居今世而欲究濩武之遺韻不其難哉故周禮儀禮成均之法射燕之禮俱不暇及懼學者未能諷誦復馳于聲律必睽務而兩失故不詳之

虎頭山人玉[illegible]記



孔氏謂不容十分去九不知孔子所删乃史所收之詩耳其能逸詩列國史所得僅有三千餘篇爲史所無故不及亟删之也

申公始爲詩可見魯詩先出先訓

## 詩經傳授源流

史記世家曰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

漢藝文志曰書曰詩言志歌永言故哀樂之心感而歌詠之聲發誦其言謂之詩詠其聲謂之歌故古有采詩之官王者所以觀風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純取周詩上采殷下取魯凡三百五篇遭



秦而全者以其諷誦不獨在竹帛故也漢興魯申公爲詩訓故（師古曰故者通其指義也今流俗毛詩改故訓傳爲詁字失真）而齊轅固燕韓生皆爲之傳或取春秋采雜說咸非其本義與不得已魯最爲近之（師古曰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魯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學官又有毛公之學自謂子夏所傳而河間獻王好之未得立

儒林傳曰申公魯人也少與楚元王交俱事齊人浮丘伯受詩呂太后時浮丘伯在長安楚元王遣子郢與申公俱卒學元王薨郢嗣立爲楚王令申公傳太子戊戊不好學病申公申公歸魯退居家

韋氏詩始於韋賢於賢傳於玄成玄賞係詩也

教終身不出門弟子自遠方至受業者千餘人申公獨以詩經爲訓疑者則闕弗傳申公卒以詩春秋授而瑕丘江公盡能傳之徒衆最盛及魯許生免中邑名徐公皆守學教授韋賢治詩事博士大江公及許生晉灼曰大江公卽瑕丘江公也又治禮至丞相子玄成以淮陽中尉論石渠後亦至丞相玄成及兄子賞以詩授哀帝至大司馬車騎將軍繇是魯詩有韋氏學傳韋賢字長孺魯國鄒人也其先韋孟家本彭城爲楚元王傅傅子夷王及孫王戊戊荒淫不遵道孟作詩風諫後遂去位徙家於鄒自孟至賢五世賢篤志於學兼通禮尚書以詩教授號稱鄒魯大儒徵爲博士給事中進授昭帝詩稍遷光祿大夫詹事至大鴻臚宣帝初即位賢以與謀議安宗廟賜爵關內侯以先帝師甚見尊重本始三年爲丞相封扶陽侯時賢七十餘爲相五歲地節三年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加賜第一區丞相致仕自賢始諡曰節侯賢四子少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一經玄成字少翁以父任爲郎少好學修父業以明經擢爲諫大夫遷大河都尉初宣帝寵姬張倢伃男淮陽憲王上奇其才欲以爲嗣然用太子起於細微又早失母故不忍也上欲感風憲王輔以禮讓之臣乃召拜玄成爲淮陽中尉數歲帝即位以玄成爲少府遷太子太傅至御史大夫永光中爲丞相玄成爲相七年守正持重不及父賢而文采過之謚曰共侯玄成兄東海太守弘子賞亦明詩哀帝爲定陶王時賞爲太傅哀帝即位賞以舊恩爲大司馬車騎將軍列爲三公賜爵關內侯亦年八十餘以壽終王式事免中徐公及許生式爲昌邑王師山陽張長安幼君名長安也先事式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亦來事式問經數篇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自潤色之張生唐生褚生皆爲博士繇是魯詩有張唐褚氏之學張生兄子游卿爲諫大夫以詩授元帝



齊詩

轅固齊人也以治詩孝景時爲博士竇太后好老子書召問固固曰此家人言耳太后怒曰安得司空城旦書乎後爲清河太傅疾免武帝初即位復以賢良徵公孫弘亦徵仄目而事固固曰公孫子務正學以言無曲學以阿世諸齊以詩顯貴皆固之弟子也昌邑太傅夏侯始昌最明后蒼東海郯人事夏侯始昌始昌通五經蒼亦通詩禮爲博士至少府授翼奉蕭望之匡衡衡授琅邪師丹伏理斿君穎川滿昌君都繇是齊詩有翼匡師伏之學滿昌授九江張邯琅邪皮容皆至大官



韓詩

韓嬰燕人也孝文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內外傳數萬言其語頗與齊魯間殊然歸一也淮南賁生師古曰賁音肥受之燕趙間言詩者繇韓生趙子河內人事韓生授同郡蔡誼誼授同郡食子公與王吉食生授泰山栗豐吉授淄川長孫順繇是韓詩有王食長孫之學

毛詩

毛公趙人也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授同國貫長

卿長卿授解延年延年授徐敖敖授九江陳俠爲

王莽講學大夫繇是言毛詩者本之徐敖 前後漢儒林傳 魯詩則有平原高詡詡曾祖父嘉曲阿包咸師右師細君任城魏應皆以魯詩傳授咸爲帝王師者齊詩則東武伏恭恭之叔父黯以明齊詩改定章句淮陽薛漢父子亦以章句著名當世言詩者推漢爲長弟子犍爲杜撫會稽澹臺敬伯鉅鹿韓伯高最知名而蜀郡任末梓潼景鸞與杜撫俱長於齊詩者也韓詩則壽春召馴閬中楊仁會稽趙曄親驛至犍爲引撫受韓詩則撿不屬明齊詩兼通韓詩矣毛詩則九江謝曼卿以善治詩名東海衛宏從曼卿學因作毛詩序中興後鄭衆賈逵馬融皆傳毛詩鄭玄作毛詩箋詩訓始傳於後世矣

## 詩經傳授訓釋姓氏

伯魚孔氏 鯉



子貢端木氏 賜 衛人

子夏卜氏 商 溫人作詩序

魯南宮氏 适字子容一曰南宮敬叔

子思孔氏 伋

子輿孟氏 軻 騶人

闕里孔氏 鮒 秦焚書與其弟騰藏書於書堂壁中隱於嵩山教授著孔叢子

齊浮丘伯

魯申 氏 培爲詩訓故著詩說

彭城韋氏 孟治詩爲楚元王傅王孫戊不道作詩風諫徙家於鄒

瑕丘江氏

齊轅 氏 固治詩景帝時爲博士

燕韓 氏 嬰文帝時爲博士景帝時至常山太傅推詩人之意作內外傳

魯許 氏

免中徐氏

魯鄒韋氏 賢字長孺以詩教授稱鄒魯大儒授昭帝詩至大鴻臚後爲丞相封侯

東平王氏 式字翁思事免中徐公及許生爲昌邑王師昌邑廢式繫獄使者責問曰師何以無諫書式曰臣以詩三百五篇授王至於忠臣孝子之篇未嘗不爲王反覆誦之也至於危亡失道之君未嘗不流涕爲王深陳之也臣以三百五篇諫是以無諫書使者以聞得減死論歸家不教授山陽張長安先事式後同東平唐長賓沛褚少孫問經式謝曰聞之於師具是矣



東平夏侯氏 始昌

東海后氏 蒼

京兆韋氏 玄成字少翁父賢以昭帝時徙家平陵玄成別徙杜陵元帝時爲丞相繼父相封侯故因病篤乞歸葬父衆上許爲玄成兄高寢令方山子安世歷郡守大鴻臚長樂衛尉朝廷稱有宰相之器會病終次兄弘至東海大守弘子賞亦明詩授哀帝爲大司馬車騎將軍

蘭陵蕭氏 望之

下邳翼氏 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兼精律曆陰陽之占

東海匡氏 衡

河內趙氏

趙毛氏　萇爲河間博士作詁訓傳　大毛公名亨爲詩詁故
趙貫氏　長卿
宗正劉氏　向初名更生明詩　子歆亦通五經
九江謝氏　曼卿
東海衛氏　宏字敬仲先儒相承謂詩序子夏所創毛公及敬仲更加潤色想然爾
平陵賈氏　逵字景伯
開封鄭氏　衆
扶風馬氏　融字季長
高密鄭氏　玄字康成作詩箋
雲陽韋氏　昭著國語漢書音義



巴郡文氏　立治毛詩　師事譙周
河東郭氏　璞字景純注爾雅
會稽虞氏　喜釋毛詩畧
臨沂王氏　肅
孫氏　毓
武城崔氏　靈恩集注毛詩
吳陸　氏　璣字元恪烏程令著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
龍門王氏　通字仲淹著續詩十卷
饒陽劉氏　獻之著毛詩序義
衡水孔氏　穎達字仲達撰毛詩正義

冀郡劉氏　焯
京兆顏氏　師古　撰五經考定
魯氏　達　善治詩
修武韓氏　愈字退之著詩序
句曲許氏　叔牙字延基爲詩纂義
京兆韋氏　處厚本名淳避憲宗諱改今名字德載萬年人初爲翰林學士纂六經法言獻穆宗嘉納之後叔李紳引妻非之詩云此古人兼諷之深也爲賢宰相史稱韋氏孝友詞學則承慶嗣立邃音樂有萬石遺禮儀則叔夏史才博識有韋述經學則有處厚云
吳施　氏　士匄



橫渠張氏　載字子厚
道州周氏　惇頤字茂叔
河南程氏　頤字正叔著伊川詩說　兄顥字伯淳明道先生
涑水司馬氏　光字君實夏縣人
廬陵歐陽氏　修字永叔著毛詩本義
眉山蘇氏　轍字子由著詩解　父洵兄軾俱通詩
南豐曾氏　鞏
華陽范氏　祖禹字淳甫　從祖鎮叔伯祿
藍田呂氏　大鈞　大臨
上蔡謝氏　顯道字良佐

龜山楊氏 時字中立著毛詩辨疑
渤海胡氏 旦 著詩經演聖通
元城劉氏 安世
永嘉陳氏 鵬字少南著詩解
山陰陸氏 佃字農師 埤雅
三山李氏 樗字迂仲著毛詩詳解
晁氏 公武 著毛詩詁訓
建安胡氏 安國
范氏 處義 著解頤新語詩補傳
延平李氏 侗字愿中劍浦人



長樂王氏
莆田鄭氏 樵字漁仲著詩傳
廣漢張氏 栻字敬夫綿竹人父浚忠獻魏國公
眉山李氏 燾字仁甫丹稜人著詩譜
長樂劉氏 彝字執中
三山林氏 之奇
東萊呂氏 祖謙字伯恭金華人著讀詩記
永嘉陳氏 傅良號止齋
考亭朱氏 熹字元晦著毛詩集傳父松號韋齋
慶源輔氏 廣字漢卿

新安程氏 大昌
致堂胡氏 寅
臨卭魏氏 了翁字華父蒲江人著詩經要義
西山真氏 德秀 浦城人
華谷嚴氏 粲字坦叔著詩緝
江陵項氏 安世號容齋著毛詩前說
岷隱戴氏 溪 著續讀詩記
廣川董氏 逌 著詩故兼取三家不專毛鄭
紹興黃氏 度字文叔著詩說
須溪劉氏 會孟 辰翁



金華王氏 柏號魯齋著詩辨說可言集
章氏 俊卿
浚儀王氏 應麟字伯厚慶元人著詩攷詩地攷
鄱陽馬氏 端臨 著經籍考
新安胡氏 一桂號雙湖婺源人著詩傳附錄
豫章羅氏 從彥
廣信謝氏 枋得 疊山
吳氏 純 編三十家毛詩會解
新安陳氏 櫟 定宇
安成劉氏 瑾

容城劉氏　因字夢吉號靜修

臨川吳氏　澄字幼清崇仁人號草廬

仁壽虞氏　集字伯生雍公允文之後曾祖剛簡嘗與臨邛魏了翁成都范仲黼李心傳輩講學蜀東門外著易詩書論語說父汲以宋亾僑寓臨川因家焉

新安金氏　履祥蘭溪人

金華許氏　謙字益之著詩經名物鈔

資中黃氏　澤字楚望內江人因蜀亂遊寓九江著六經補著

廬陵曹氏　居貞

豐城朱氏　善字備萬洪武初翰林官大學士著詩經解頤詩經輯釋

泰和陳氏　謨號海桑著毛詩演說



海虞張氏　洪字宗海常熟人永樂時翰林著詩經正義

河津謝氏　瑄宣德時御史天順間爲禮部侍郎著讀書錄

長寧周氏　洪謨字堯弼正統甲子鄉試一名乙丑一甲二名官禮部尚書

瓊山丘氏　濬景泰甲戌翰林

震澤王氏　鏊吳縣人成化乙未會試一名官大學士

姚江王氏　守仁字伯安正德時以功陞南兵部尚書嘉靖間封伯倡良知之學爲一代儒宗　父華號實菴成化辛丑廷試一名官南吏部尚書

新都楊氏　慎字用修正德辛未廷試一名翰林謫戍著經史諸說　父廷和號石齋成化戊戌翰林正德時爲首事入內閣迎立世宗定內亂爲計擇名下

武城王氏　道字純甫正德辛未進士官吏部侍郎著五經億

四明豐氏　熙鄞人弘治己未翰林著魯詩正說

南海霍氏　韜號渭崖正德甲戌會試一名官禮部尚書著詩解

豫章舒氏　芬正德丁丑廷試一名著詩評說

南海黃氏　佐香山人正德庚辰翰林官少詹事著詩經通解

毘陵唐氏　順之嘉靖己丑會試一名官僉都御史

晉陵薛氏　應旂號方山嘉靖乙未進士

昆湖瞿氏　景淳嘉靖甲辰會試一名官禮部侍郎

內江趙氏　貞吉號大洲嘉靖間翰林隆慶初以詹事入內閣著經世出世通

山陰張氏　元忭其先蜀之綿竹人國初徙家紹興嘉靖辛未廷試一名著讀詩考

南海楊氏　起元字貞復歸善人隆慶間翰林官吏部侍郎著詩經意



豫章郭氏　子章字相奎得胥詩傳於黃文裕澤石本篆文刻于蜀

秣陵顧氏　起元字太初萬曆戊戌會試一名官吏部侍郎著詩說

黃陂黃氏　奇士字守拙國子學正治詩明五經兄彥士官御史俱理學名儒

金川華氏　蕃字本培甯順人萬曆甲辰進士官大理少卿　父一化以詩教授里中門徒甚眾金川之治詩者多宗華氏

豫章萬氏　尚烈新建人官知府著詩測

竟陵鍾氏　惺字伯敬萬曆庚戌進士著詩評

巴渝王氏　應熊字非熊巴縣人萬曆壬子以詩經魁蜀癸丑翰林官大學士

海虞陸氏　化熙萬曆癸丑進士著詩通

句曲張氏　榜字賓王集諸詩伙箋

國朝名儒巨卿通五經者多以非專經故不載
其治毛詩而無著述者亦不及詳紀

附叅訂年寅社友姓氏

余文熠 德華長壽　劉應賓 思皇沂水　章世純 大力臨川
陳 盟 無盟富順　章 重 爰發會稽　李 冲 稽箭會稽
張燦垣 近辰武鄉　李于堅 不磷清流　張印中 息縣
陳函輝 木叔臨海　劉憲章 端甫武進　陳組綬 伯玉武進
汪光緒 瀆之通州　劉中藻 薦叔福安　費 棡 弗闇慈谿
劉振之 而強慈谿　黃 弼 君賁建寧　董國祥 隆平
楊 球 鳴玉武進　彭三益 上予順天　吳翔鳳 天尺順天



傳汝為 無為江陵　劉 潛 用潛富順　杜繩甲 樞繩富順
井麟徵 義圖富順　萬菁華 無華富順　陳文德 敬止宜賓
范文光 仲闇內江　熊 飛 富順　沈鴻儒 雄蟆萬縣
劉景綽 居一內江　胡允敬 北臣石阡　張 尚 若人瀘州
湯來賀 佐平南豐　辛向道 濟慈慶都　張爾翬 來之保定
朱在廷 獻之上海　劉天慶 隆祥武強　周之鼎 象九慶都
陶汝鼐 仲調寧鄉　周 星 景虞　劉 泌 晉仲富順
劉 前 汝舟富順　王道昌 際五宜賓　劉晉康 巨源富順
楊愈盛 富順　劉堯珍 富順　黎長明 紫耳富順
吳繼華 君實杭州　陳震生 青雷武進　錢 棅 仲馭嘉善

門人

劉繼昌 蠡吾　宋之奎 奉化　張致中 山陽
劉思敬 應天　陳大韻 應天　張鴻舉 仁和
吳臣輔 保定　劉崇文 蠡吾　張 礽 蠡吾
潘 璁 歙縣　劉 輝 易州　孫有光 江都
戴其賓　戴志振　管嘉唐 俱南陵
孫徽昌 丹徒　錢世熹 五河　溫 濬 烏程
劉允濟 應天　劉欽章 儀真　叢天奇
邵之禎　周尚德 俱應天
蔡 茂 季實



姪
調 豫 如之　調 恒 德貞　調 賁 還白
士 藻 含章　調 謙　調 渙
侄 淑賢　淑 宏　淑 寬

婿
郭孝懿 人仲　楊鴻圖 子困
男淑嗣　淑 慶 同編次

詩經傳授叅訂姓氏終

# 詩經備攷目錄

詩經備攷目錄終

太王居周號國曰周

二南皆文王之化而有聖賢之別

# 詩經備攷卷之一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帬調冊王鉉

## 周南

鄭氏譜曰。周召者。禹貢雍州岐山之陽地名。今屬右扶風美陽縣。地形險阻而原田肥美。周之先公曰大王者。避狄難。自豳始遷焉。而修德建王業。商王帝乙之初。命其子王季爲西伯。至紂又命文王典治南國。江漢汝旁之諸侯。於時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故雍梁荆豫徐揚之人。咸被其德而從之。文王受命。作邑於豐。乃分岐邦周召之地。爲周公旦召公奭之采地。施先公之教於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守述職。陳誦諸國之詩以觀民風俗。六州者得二公之教化尤純。故獨錄之。屬之大師。分而國之。其得聖人之化者謂之周南。得賢人之化者謂之召南。言二公之德教。自岐而行於南國也。張氏曰。言南者。以河東則紂時爲紂所屬。自豳以北則皆爲儼猶所取。所及者向南之國。江漢汝墳是也。乃棄其餘。謂此爲風之正經。初古公亶父。聿來胥宇。爰及姜女。其後大任。思媚周姜。大姒嗣徽音。歷世有賢妃之助。以致其治。文王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是故二國之詩。以后妃夫人之德爲首。終以麟趾騶虞。言后妃夫人有斯德。興助其君子。皆可以成功。至於獲嘉瑞。風之始。所以風化天下而正夫婦焉。故周公作樂。用之鄉人焉。用之邦國焉。或謂之房中之樂者。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耳。射禮天子以騶虞。諸侯以貍首。大夫以采蘋。士以采蘩爲節。今無貍首。周衰諸侯並僭而去之。孔子錄詩不得也。爲禮樂之記者。從後存之。遂不得其次序。周公封魯。死謚曰文公。召公封燕。死謚曰康公。元子世之。其次子亦世守采地。在王官。春秋時周公召公是也。



程氏曰。天下之治。正家爲先。天下之家正。則天下治矣。二南正家之道也。陳后妃夫人大夫妻之德。推之士庶人之家一也。故使邦國至於鄉黨皆用之。自朝廷至於委巷。莫不謳吟諷誦。所以風天下。爲此詩者。其周公乎。古之人孫是道者。文王也。故以當時之詩。繫其後。其化之行。俗之成。至如麟趾騶虞。乃其應也。

朱氏曰。周公制禮作樂。於是取文王時詩。分爲二

篇其言文王之化者繫之周公以周公主內治故也其言諸侯之國被文王之化以成德者繫之召公以召公長諸侯故也王質曰周召官也自二公爲之後世相承不改此詩當是此地所採南樂歌名鼓鐘之詩曰以雅以南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二南之籥也文王世子有胥鼓南則南之爲樂古矣黃氏佐曰周公因大師所採詩而作樂因地爲樂故名之南

【序】關雎后妃之德也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鄭曰哀蓋字之誤也當爲衷衷謂中心念之無傷善之心謂好逑也

關關雎鳩在河之洲窈鳥了切窕徒了切淑女君子好逑

毛氏曰興也關關和聲也雎鳩王雎也鳥摯而有



別淮南子曰關雎興於鳥爲其雌雄之不乖居也蓋生有定偶偶常並遊摯也不相亂狎有別也水中可居曰洲后妃說樂君子之德無不和諧愼固幽深若雎鳩之有別焉然後可以風化天下夫婦有別則父子親父子親則君臣敬君臣敬則朝廷正朝廷正則王化成窈窕幽閒也淑善逑匹也言后妃有關雎之德是幽閒貞專之善女宜爲君子之好匹呂義曰婦順備而後內和內和理而後家可長久也

參初金反差初宜反荇衡猛切菜左右流之窈窕淑女寤寐求之求之不得寤寐思服悠哉悠哉輾哲善切轉反側

程氏曰荇菜以興后妃之柔順○朱氏曰左右流之求之無方也○鄭氏曰臥而不周曰輾

參差荇菜左右采之窈窕淑女琴瑟友之參差荇菜左右芼毛報切之窈窕淑女鐘鼓樂之

毛氏曰芼擇也董氏曰芼則以熟而薦也傳曰芼以姜桂

匡衡曰孔子論詩以關雎爲始言太上者民之父母后夫人之行不侔乎天地則無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曰窈窕淑女言能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之感無介乎容儀宴私之意不形乎動靜夫然後可以配至尊而爲宗廟主也

韓氏外傳曰子夏問於孔子曰關雎何以爲國風



始也孔子曰大哉關雎之道也萬物之所繫羣生之所懸命也天地之間生民之屬王道之原不外此矣子夏喟然歎曰大哉關雎乃天地之基也故作詩序始終以關雎蔽乎四詩俾思服無邪以正厥德夫固有所授之也

呂氏曰后妃之德坤德也關關雎鳩在河之洲擬諸形容者也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咏嘆其眞王者之良匹也唯天下之至靜爲能配天下之至徤也萬化之原一本諸此求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憂既得之也如之何其勿樂也悠哉悠哉輾轉反側憂

之不過其則也琴瑟友之鐘鼓樂之樂之不過其則也所謂樂而不淫哀而不傷者也友亦樂也鐘鼓有時而奏琴瑟無時而不在側若朋友然故曰友（傳曰文王之妃姒氏思得淑女以共內職賦關雎近多宗之弟騃韓反側似非求嬪御之辭耳）

關雎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序】葛覃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於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傳】大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疏而能孝可以觀化矣



葛之覃兮施（以豉切）于中谷維葉萋萋黃鳥于飛集于灌木其鳴喈喈

毛氏曰葛所以為絺綌女功之事煩辱者覃延也施移也（孔氏曰施言引蔓移去其根也）中谷谷中也萋萋茂盛貌黃鳥摶黍也（陸璣曰黃鳥幽州謂之黃鸎一名倉庚齊人謂之摶黍）灌木叢木也喈喈和聲之遠聞也

葛之覃兮施于中谷維葉莫莫是刈是濩為絺（恥知反）為綌（去逆反）服之無斁

朱氏曰莫莫茂密貌○毛氏曰濩煮之也精曰絺麤曰綌斁厭也古者王后織玄紞（徒感切）公侯夫人紘綖卿之內子大帶大夫命婦成祭服士妻朝服庶人以下各衣其夫○釋文曰艾亦作刈韓詩云刈取也

言告師氏言告言歸薄汙我私薄澣（戶管切）我衣害（戶葛切）澣害否歸寧父母

蘇氏曰言辭也春秋傳曰言歸于好○毛氏曰師女師也古者女師教以婦德婦言婦容婦功（昏禮曰姆纚笄綃衣在其右女出嫁而姆隨之故有女師）汙煩也（鄭氏曰煩煩撋之用功深澣謂濯之耳）私燕服也婦人有副褘盛飾以朝事舅姑接見於宗廟進見於君子其餘則私也



葩谷嚴氏曰王業之本在稼穡后妃之本在女功本者務本也國史所題此一語而已其下則說詩者之辭○葩子曰小序在父母家一語殊費解今誦傳將歸寧而賦葛覃乃爽然矣

葛覃三章章六句

【序】卷耳后妃之志也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傳】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卷耳

歐陽氏曰后妃以采卷耳之不盈而知求賢之難

猶因物託意諷其君子以謂賢才難得宜愛惜之
因其勤勞而宴犒之酌以金罍不為過禮詩人述
后妃此意以為言見周南君后皆賢其宮中相語
者如是而已非有私謁之言也
采采卷耳不盈頃筐（音傾）嗟我懷人寘彼周行
毛氏曰憂者之興也采采非一采也卷耳苓耳也
[illegible]（氏曰采耳酒所須耳）頃筐畚屬易盈之器也寘置也○呂
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
因采卷耳而有所感念及酒醴之用以勞人賢者
不當使之遠行從役此首章所以言嗟我懷人寘



彼周行周行周道也
陟彼崔嵬我馬虺（呼回切）隤（徒回切）我姑酌彼金罍維以
不永懷
毛氏曰陟升也崔嵬土山之戴石也虺隤病也姑
且也人君黃金罍永長也
呂氏曰行役之懷傷未易解也我姑且酌酒以勞
之維以少寬其思使不永懷不永傷而已
陟彼高岡我馬玄黃我姑酌彼兕（徐履切）觥（古橫切）維以
不永傷
毛氏曰山脊曰岡玄馬病則黃兕觥角爵也○鄭

氏曰此章為意不盡申殷勤也
陟彼砠（音苴）矣我馬瘏（音塗）矣我僕痡（音鋪）矣云何吁矣
毛氏曰石山戴土曰砠瘏病也痡亦病也○鄭氏
曰僕馬皆病而今云何乎其亦憂矣深閔之辭○
朱氏曰極道勤勞嗟嘆之狀諷其君子當厚其恩
意無窮已之辭也
呂氏曰夫婦一體也位雖不同而志不可不同求
師取友婦人固無與乎此而好善之志則不可不
同也崇德報功后妃固無與乎此而體群臣之志
則不可不同也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



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
體群臣矣室有鞭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
志之所形見者也
新都楊氏曰卷耳小序以為求賢審官朱子直以
為文王朝會征伐而后妃思之是也但陟彼崔嵬
下三章以為託言亦有病原詩人之旨以后妃思
文王之行役而云陟岡者文王陟之也馬玄黃者
文王之馬也僕痡者文王之僕也金罍兕觥者冀
文王酌以消憂也蓋身在閨門而思在道塗若後
世詩詞所謂計程應說到梁州之意耳○（韋子曰楊用修）

引謂善說詩矣。當時何仲默亦極稱賞。今按佇說
文王閔行役之臣。勞之以卷耳。蓋借采物以比賢
才之難得。而嗟我使臣之馳驅于周道。登山涉岨
馬病僕痡。亦云痒矣。姑酌兕觥以勞之。聊以解其
懷傷爾。不作婦人
語氣亦自渾合。

卷耳四章章四句

序 樛木，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鄭氏曰。婦人之德。莫大於不妬忌。苟功容可勉。而根於情者難自克也。

南有樛居虯切木，葛藟力軌切纍力追切之。樂只君子，福履綏之。

毛氏曰。興也。南，南土也。木下曲曰樛。○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履，祿。綏，安也。○歐陽氏曰。樛木下其枝。使葛藟得托而並茂。如后妃不嫉妬。下其意以和衆妾。衆妾得附之而並進於君子。海甯



黃氏曰。樛木無心於葛藟。而下垂之勢。若有所引之者矣。君子無心於福履。而下逮之德。自有以援之者矣。○呂氏曰。后妃如此。樂哉君子。福履綏之矣。漢之二趙。隋之獨孤。唐之武后。其禍至於亡國。則樛木之后妃。詩人安得不深美而屢歎之乎。

南有樛木，葛藟荒之。樂只君子，福履將之。

毛氏曰。荒，奄也。○呂氏曰。荒，庇覆也。○鄭氏曰。將，猶扶助也。

南有樛木，葛藟縈烏營切之。樂只君子，福履成之。

毛氏曰。縈，旋也。成，就也。

傳曰。南國諸侯慕文王之德。而歸心于周。賦樛木。
按二南經孔子定矣。是詩豈可列於諸侯。況樛木
螽斯之德。漢晉人已並稱引。若云諸侯慕
德。恐在爲風之始。化天下而正夫婦乎。

樛木三章章四句

序 螽斯，后妃子孫衆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衆多也。
朱氏曰。螽斯聚處和一。而卵育蕃多。故以爲不妬忌而子孫衆多之比。

傳 周人慶文王之多男，而賦螽斯。

螽音終斯羽，詵所巾切詵兮。宜爾子孫，振振音真兮。

孔氏曰。螽斯，蝗類也。○陸氏曰。言羽者。螽斯羽蟲也。○毛氏曰。詵詵，衆多也。○左傳注曰。振振，盛也。

螽斯羽，薨薨兮。宜爾子孫，繩繩兮。

王氏曰。薨薨，言其飛之衆。○朱氏曰。繩繩，不絕貌。



螽斯羽，揖揖側立切兮。宜爾子孫，蟄蟄直立切兮。

毛氏曰。揖揖，會聚也。蟄蟄，和集也。

嚴氏曰。螽斯次樛木。義相因也。輔氏曰。物羣則爭。羣而和。乃真和也。

螽斯三章章四句

序 桃夭，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昏姻以時，國無鰥民也。
王氏曰。后妃處乎深閨深窗之地。而四方之廣。宗人婦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營于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廣漢張氏曰。雅乎雅之風。始於閨門。至於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昏姻之能以時乎。此意益深遠矣。

桃之夭夭，灼灼其華。之子于歸，宜其室家。

毛氏曰。興也。桃有華之盛者。夭夭，其少壯也。灼灼，

集詩曰：文王閎夭、太顛、閎天、散宜生皆賢人，而杲之四史詠其事，此與傳合。

華之盛也。王氏曰：桃華於仲春，以記昏姻之時。○爾雅曰：之子者，是子也。○李氏曰：婦人謂嫁曰歸。宜其室家，則室家皆得其宜也。

桃之夭夭，有蕡其實。蕡，浮云切。之子于歸，宜其家室。

毛氏曰：蕡，實貌。家室，猶室家也。

桃之夭夭，其葉蓁蓁。蓁，側巾切。之子于歸，宜其家人。

毛氏曰：蓁蓁，至盛貌。家人，一家之人。

呂氏曰：既詠其華，又詠其實，又詠其葉，非有他義。蓋餘興未已，而反覆歌詠之爾。

桃夭三章，章四句



序：兔罝，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人衆多也。李氏曰：歐陽氏謂加序文，則周南之人舉皆賢，無君子小人之別，此以辭害意也。

傳：文王得良臣於埜，周人美之，賦兔罝。墨子曰：文王舉閎夭、太顛於罝網之中，而授之政，西土服。

肅肅兔罝，罝，子斜切。椓之丁丁。丁，陟耕切。赳赳武夫，公侯干城。

歐陽氏曰：肅肅，嚴整貌。○毛氏曰：兔罝，兔罟也。丁丁，椓杙聲也。赳赳，武貌。干，扞也。○朱氏曰：言聞此椓杙之聲，而視其人，則甚武而可以為國扞城者也。用埜之人，皆有可用之才，足以見賢人之衆多矣。此文王時周人之詩，極其尊稱，不過曰公侯而已，亦文王未嘗稱王之一驗也。

中公亦云關雎之義據之詩則傳氏言可知矣

肅肅兔罝，施于中逵。赳赳武夫，公侯好仇。仇，渠之切。

毛氏曰：逵，九達之道。○朱氏曰：好仇，善匹也。非特扞城而已。

肅肅兔罝，施于中林。赳赳武夫，公侯腹心。

毛氏曰：中林，林中。○朱氏曰：腹心，同心同德之謂也，非特好仇而已。

歐陽氏曰：捕兔之人，布其網罟於道路林木之下，肅肅然嚴整，使兔不能越逸，以興周南之君，列其武夫為國守禦，赳赳然勇力，使姦民不得竊發，而其武夫者，外可以扞城其民，內可以為公侯好仇，其忠信又可以為腹心，以見周南之君好善得賢，衆多所任皆傑之夫，猶加此也。



兔罝三章，章四句

序：芣苢，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韓詩曰：芣苢，傷夫也。薛氏曰：芣苢，臭惡之菜，詩人傷其君子有惡疾，發憤而作，以事興芣苢雖臭惡乎，我猶采取而不已，以興君子雖有惡疾，我猶守而不離去也。

采采芣苢，芣，音浮。苢，音以。薄言采之。采采芣苢，薄言有之。

毛氏曰：采采，非一辭也。芣苢，車前也，宜懷妊焉。陸璣云：其子治婦人難產。薄，辭也。采，取也。有，藏之也。

楊氏曰：后妃無嫉妬之心，則和平矣。惟其和平，故天下化而和平，則婦人以有子為樂矣。芣苢，和平之詩也。天下和平，非文辭形容所能及，故每章言

長洲郎氏曰屈原河源行為岐流河霸之南流江東雜之南漸淡江漢二南之地詩之所起在乎此屈宋以中稱人間肯系小詩談

采采而已無他辭也。

采采芣苢薄言掇（都奪切）之。采采芣苢薄言捋（力活切）之。

毛氏曰掇拾也捋取也（朱氏曰捋取其子也）

采采芣苢薄言袺（音結）之。采采芣苢薄言襭（戶結切）之。

毛氏曰袺執衽也扱衽曰襭（說文曰襭以衣衽扱物謂之襭）

吳氏師道曰此詩終篇言樂不出樂字讀之自見其思程氏曰蓋斷推言不新思若芣苢則更知天下婦人樂有子謂文郎皆無恐思而樂有子矣○傳云文王之時萬民和樂兒童歌謠賦芣苢亦天下和平之意不如作婦人之詞為妙

芣苢三章章四句

〔序〕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傳〕文王化行南國男女知禮詩人美之賦漢廣（詩測曰知禮從篇中八不可字生來只覺得不可之意禮在其中矣）

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毛氏曰興也南方之木美喬上竦也思辭也潛行為泳永長方泭也（郭璞曰小筏曰泭）○程氏曰人之休於木下必攀枝跛倚喬木不可攀也興女有高潔之行○朱氏曰其幽閒貞靜之女見者自無狎暱之心決知其不可求也

翹翹錯薪言刈其楚之子于歸言秣其馬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氏曰翹翹秀起之貌○毛氏曰錯雜也秣養也○鄭氏曰楚雜薪之中尤翹翹者我欲刈取之以喻衆女皆貞潔我又欲取其尤高潔者○歐陽氏曰言衆薪錯雜我欲刈其尤翹翹者衆女雜遊我欲得其尤美者既知不可得乃云之子既出游而歸我則願秣其馬此悅慕之辭猶古人言雖為執鞭猶忻慕焉者是也末乃陳其不可之辭[illegible]而不可泳江永而不可方爾（于歸鄭氏謂若歐陽公之[illegible]）



翹翹錯薪言刈其蔞（力俱切）之子于歸言秣其駒漢之廣矣不可泳思江之永矣不可方思

朱氏曰蔞蔞蒿也○毛氏曰五尺以上曰駒

胡氏曰此文王修身齊家之道美化大行見[illegible]國者如此（朱氏善曰錄一漢廣以見天下之家正也天下之家正而天下治矣）

漢廣三章章八句

〔序〕汝墳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傳〕受辛無道商人慕文王而歸之賦汝墳

遵彼汝墳伐其條枚未見君子惄（乃歷切）如調（張留切）飢

蘇氏云朝飢哉難忍

列女傳以爲大夫避時不來其妻恐其懈于王事言國家多難勉之無遺父母憂父母不指文王亦可

毛氏曰。遵循也。汝水名。墳大防也。孔氏曰。墳謂崖岸狀如墳墓名大防也。枝曰條。榦曰枚。惄飢意。調朝也。○爾雅曰。汝有濆。董氏曰。謂大水溢出別爲小水。故知墳當作濆。○程氏曰。君子從役於外。婦人爲樵薪之事。歐陽氏曰。大夫之妻自伐薪必不然。本義云。大夫妻出見循汝水之墳以伐薪者。爲勞役之事。念己君子以國事奔走于外者。其勤勞可知。卒章則勉之。紂雖如此。周南父母之邦。自當宜力勤其國事以圖安耳。

遵彼汝墳。伐其條肄。以自切 既見君子。不我遐棄。

毛氏曰。肄餘也。斬而復生曰肄。遐遠也。○程氏曰。伐肄見踰年矣。言將見君子不遠棄我也。

魴符方切魚赬勅貞切尾。王室如燬。音毀 雖則如燬。父母孔邇。

毛氏曰。赬赤也。魚勞則尾赤。呂氏曰。鯉尾赤。魴尾白。今亦赤。則勞甚矣。燬火也。長樂王氏曰。良王室之酷烈。是時紂存。

廣漢張氏曰。勞苦之極。從而寬之曰。王室雖如燬。而文王在邇。有以恤我也。玩此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未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爲商之方伯。與商室繫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華谷嚴氏曰。文王三分有二。不替事殷之小心。故當時化之。雖汝墳婦人亦勉其夫以從王事。此文王道化之盛也。



韋子曰。韓詩以汝墳爲辭家。謂婦人思其君子。冐險而仕。以父母故。國兆若依傳說。商人慕周。則君子直指文王。而未見之思。既見之喜。亦甚貼合。朱儒俱未及此。何也。

汝墳三章章四句

傳 周人美其公子之多仁也。賦麟趾。

序 麟之趾。關雎之應也。廣漢張氏曰。麟出於上古之時。若示之日也。以紂之在上。而周之公子振振仁厚。若請于治之旦。故詩人皆之以爲是乃麟也。謂公衆之厚。爲關雎之應。

麟之趾。振振音真公子。于嗟麟兮。

毛氏曰。趾足也。振振信厚也。于嗟歎辭。

麟之定。都佞切 振振公姓。于嗟麟兮。

毛氏曰。定題也。說文。題額也。公姓公同姓。王氏曰。公姓公孫也。



麟之角。振振公族。于嗟麟兮。

鄭氏曰。麟角之末有肉。示有武而不用。○毛氏曰。公族公同祖也。

程氏曰。關雎始於衽席。及於子孫。至於宗族。以被天下。故自近而言之。麟取其厚。趾定角皆於麟取之。有仁厚之象也。既言之。又歎美之曰。于嗟麟兮。歐陽氏曰。鳳人美其國君之德化及宗族同姓之親。皆有信厚之行。以輔衛其公室。如麟有足有額有角以輔衛其身爾。然獸亦有蹄角。然不以爲比。而遠取麟者。何哉。麟遠人之獸。不害人物而希出。故以爲仁獸。所以引之。

麟之趾三章章四句

孔叢子曰。孔子讀詩。自周南至正雅。喟然歎曰。周道成矣。蓋周南詩皆醇正。體裁畢備。此周道之所以成。正雅之所繇作也。故孔子歎之。後世之詩。卮言勦說。無復此興。而風雅之響絕矣。原風雅與自分陝之世。尊尊親親。道本彝倫。而制禮作樂。因之明光。逶衛人文宣朗。故姬旦之謚。爲周文公。劉氏瑾曰。周南十一篇。詩原其所以作。皆本于文王之身。蓋關雎至螽斯五篇。則刑于寡妻之効也。桃夭以下六篇。則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者也。后妃之德固在其中矣。然而妻者陰道也。陰道無成有終。則后妃豈得專成功之名哉。所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而謂之風也。詩好逑之詩化成肅雍之德。則感發志意。可以興矣。誦女工之詩。異于休其情繼。則考見得失。可以觀矣。誦采物之詩。寫懷備述始終。則和而不流。可以羣矣。推無怨之詩。至召南江有汜。乃可以怨。然則文王之德純。其見于召周南之化乎。○漢匡衡曰。竊攷國風之詩。周南召南被賢聖之化深。故篤于行而廉于色。鄭伯好勇而國人暴虎。秦穆貴信而士多從死。陳夫人好巫而民淫祀。晉侯好儉而民蓄聚。太王躬仁而邠國貴恕。繇此觀之。治天下者。審所上而已。

詩經備攷　卷之一　七

曾氏曰。繫之周公則繇商州以于南湯其南之或此聲之召公則繇於山以在其温西南之氏也二南之地惟其爲聯

# 詩經備攷卷之二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 召南

孔叢子曰。孔子曰。吾於二南見周道之所成也。蓋周召德教。始自岐而行於南國。故二南之詩。始以后妃夫人之德。而終以麟趾騶虞者。獲嘉瑞之應也。嗣王之世。后妃夫人。侍御於其君子。女史歌之以節義序。故名之曰房中之樂。燕寢失序。則稱詩刺焉。本之以和敬。成之以仁厚。萬世不能易也。召伯食采邑在岐山之西。猶有召亭焉。雖與周公同時。至康王時君奭考終。其壽蓋百有餘歲。謚爲召康公。長子封燕。別子留於食邑。召穆公。則其十六世孫也。傳氏曰。二南之國。始于文王之分岐。成于武王之分陝。而其詩定于周公之作樂。黃子曰。孔氏云。文王之國在於岐周東北近紂都。西北迫於戎狄。故其風化南行。此與卜序鄭譜自北而南意同。奈何後人疑南爲樂名。謬引鼓鐘章以雅以南與季札觀樂。有舞南籥者爲據。吁亦未攷其自矣。夫鼓鍾之詩刺幽王也。所云以南。卽二南之章被之金石。樂以南詩爲名。南豈眞樂之名

詩經備攷　卷之二　一

序說非矣

乎若季札所觀舞箾則有說也攷南夷之樂曰南以為籥舞大師之所教國子之所習者也得從南方之曲哉大抵江漢梁豫皆南土北地之詩名為南如後世樂府之南音北音是也唐祖孝孫修定雅樂斟酌南北考古音以作樂則南方之音為南彰彰矣

傳公子歸于諸侯國人觀焉賦鵲巢公子謂諸侯之女歸之子也。

序鵲巢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鄭氏曰起家而居有之謂嫁于諸侯也夫人有均一之德如鳲鳩然而後可以配國君。



呂氏曰三百篇之義首句當時所作或國史得詩之時載其事以示後人其下則說詩者之辭也以毛傳攷之有毛氏已見其說者有毛氏不見其說者鵲巢之義其末曰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毛傳止曰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未嘗言鳲鳩之德然則鵲巢之義毛公所不見者也詩人本取鳩居鵲巢以比夫人坐享成業蓋非有婦德者殆無以堪之也程氏曰吏氏得詩必載其事令小序之首是也其下則說詩者之辭。

維鵲有巢維鳩居之之子于歸百兩御五嫁切之。

毛氏曰鳩鳲鳩也鳲鳩不自為巢居鵲之成巢百兩百乘也諸侯之子嫁於諸侯送御皆百乘〇鄭氏曰御迎也

朱氏公遷曰專靜則有常純一則不二女德之正而類乎鳩之拙也〇廣漢張氏曰唯其專靜均一能端然享之是乃夫人之德也有所作為則非婦道也

維鵲有巢維鳩方之之子于歸百兩將之

毛氏曰方有之也將送也輔氏曰方之即據意所謂居之不疑也

維鵲有巢維鳩盈之之子于歸百兩成之

毛氏曰盈滿也鄭氏曰滿者言眾媵姪娣之多成成其禮也



朱子曰文王之時關雎麟趾之化行於內諸侯蒙化以成其德而其道亦始於家人故其夫人之德如是亦猶周南之有關雎也

鵲巢三章章四句

序采蘩夫人不失職也夫人可以奉祭祀則不失職矣嚴氏曰夫人之職在於奉祭祀言可以者謂有夫人之德也

于以采蘩于沼于沚于以用之公侯之事

毛氏曰蘩皤蒿也沼池也沚渚也說文小渚曰沚小洲曰渚公侯夫人執蘩菜以助祭之事祭事也長樂劉氏曰尊祭祀故直謂之事春秋有事于太廟是也

于以采蘩。于澗之中。于以用之。公侯之宮。

毛氏曰。山夾水曰澗。宮。廟也。

被之僮僮。（音同）夙夜在公。被之祁祁。（音祈）薄言還歸。（還音旋）

毛氏曰。被。首飾也。僮僮。竦敬也。（長樂劉氏曰。僮僮。步搖移而敬不勤）夙。早也。○朱氏曰。公。公所也。謂宗廟之中。非私室也。○毛氏曰。祁祁。舒遲也。去事有儀也。○祭義曰。及祭之後。陶陶遂遂。如將復入然。不欲遽去。愛敬之無已也。○祭統曰。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備則具備。君純冕立於阼階。夫人副褘立於東房。君執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嚴氏曰。此形容夫人孝敬宗廟。周旋中禮。其德可見矣。）



采蘩三章章四句

序　草蟲。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王氏曰。夫婦之際。或至于黷而不終者。無以自[illegible]故也。）

喓喓草蟲。（喓於遙切）趯趯阜螽。（趯歷切）未見君子。憂心忡忡。（敕中切）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降。（戶江切）

毛氏曰。興也。喓喓。聲也。草蟲。常羊也。（孔氏曰。草蟲。陸璣云）趯趯。躍也。阜螽。蠜也。（歐陽氏曰。按爾雅。草螽負蠜。阜螽謂之蠜。草螽大小長短如蝗也。謂之負形皆似蝗而異。其生於陸者曰阜螽。生于草間者曰草螽。）忡忡。猶衝衝也。止。辭也。覯。遇也。降。下也。

朱氏曰。召南之大夫行役在外。其妻獨居。見此二物以類相從。似有陰陽之性。因感時物之變而思其君子。恐不得保其全而見之也。

陟彼南山。言采其蕨。未見君子。憂心惙惙。（張劣反）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說。（音悅）

孔氏曰。蕨。鼈也。（郭璞曰。初生無葉可食）惙惙。憂也。○朱氏曰。非必大夫妻親出采蕨。蓋言今其時矣。

陟彼南山。言采其薇。未見君子。我心傷悲。亦既見止。亦既覯止。我心則夷。

毛氏曰。薇。菜也。夷。平也。

（說苑云。未見君子。[illegible]性孔子曰詩之好善道之甚也如此。頗與傳合。）



（歐陽氏曰。草蟲阜螽異類而交合。詩人取以為戒。當制之末世。淫風大行。此大夫之妻能以禮義自防。見彼草蟲喓喓然而鳴。阜螽趯趯然而從之。故指以為戒。而守禮以自防閑。以待君子之歸。故未見時常憂。不能自安。既見君子。然後心降也。其曰采蕨采薇云者。婦人見時物之變。新感其君子久出而思得見之。庶幾自守能保其全之意也。○章了曰。以禮自防。亦是小序意。擴之辭。玩詩文。未必有此意。傳曰南國之大夫聘于京師。覯召公而歸心焉。如傳說。覺歐陽公之本義。亦有可商矣。）

（中公云。南國大夫聘于周。聘王室之多賢相。歸心焉。更[illegible]）

草蟲三章章七句

序　采蘋。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音恭）祭祀矣。

傳　內子勤于祭祀。國史美之。賦采蘋。（內子。卿大夫之妻也。）

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音老）

毛氏曰。蘋大蓱也。濱厓也。藻聚藻也。行潦流潦也。郭璞曰。今水上浮蓱也。陸璣曰。藻水草也。○王氏曰。蘋之言賓也。藻之言澡也。齊山鄭氏曰。蘋取其潔也。婦人之行尚柔順自潔清。故取名以爲戒。

于以盛之。維筐及筥。居呂切 于以湘之。維錡及釜。宜綺切

毛氏曰。方曰筐。圓曰筥。湘亨也。錡釜屬。有足曰錡。無足曰釜。○長樂劉氏曰。言其誠信之至。事事必躬也。呂氏曰。器不尚同。則知其物不敢褻。明取爲也。

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側皆切

毛氏曰。奠置也。宗室大宗之廟也。大夫士祭于宗廟奠於牖下。尸主齊敬。季少也。蘋藻薄物也。澗潦至質也。筐筥錡釜陋器也。少女微主也。○劉氏曰。季女者。大夫之妻也。

東萊呂氏曰。采之。盛之。湘之。奠之。所爲者非一端。所歷者非一所矣。煩而不厭。久而不懈。循其序而有常。積其誠而益厚。然後祭事成焉。季女之少若未足以勝此。而實尸此者。以其有齊敬之心也。大夫之妻未必果少。特言尚持敬。則雖少女猶足以當大事云爾。采蘩以職言。求其綱也。采蘋以法度言。詳其目也。尊卑之辨也。



林云召伯遊行偶所憩因遂思甘棠遂著之流盛述卑

采蘋三章章四句

序。甘棠。美召伯也。召伯之教。明於南國。

傳。召康公勤于勞民。燕人懷之。賦甘棠。唐李德裕曰。燕人之思召伯。甘棠勿翦。楚人之懷子產。丘論碑隆與傳言同。○漢王吉傳云。昔召公述職。當民事時舍于棠下而聽斷焉。是時人皆得其所。後世思其仁恩。至乎不伐甘棠。○王質曰。紂時命文王爲西伯。召公安得伯爵而稱之。况大統未集。周雖欲假召公國燕之遺德。兢尚在詠歎而分治之。召公于何地而施其教澤耶。甘棠追之後。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蒲曷切

范氏曰。蔽芾盛也。○毛氏曰。甘棠杜也。孔氏曰。棠今之杜梨。其白者爲棠。赤者爲杜。翦去伐擊也。○鄭氏曰。茇草舍也。○長樂王氏曰。召伯觀省風俗。或茇甘棠之下以受民訟。劉氏曰。召伯在之時。嘗憩息此棠樹之下。今其人雖不在。猶當勿伐此棠。蓋覩其物思其人。則愛其樹。得人心之至也。

蔽芾甘棠。勿翦勿敗。召伯所憩。起例切

毛氏曰。憩息也。朱氏曰。敗折也。勿敗則非特勿伐而已。

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說。始銳切

王氏曰。拜謂屈之而已。○毛氏曰。說舍也。

甘棠三章章三句

序。行露。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能侵凌貞女也。

歐陽氏曰紂世禮俗大壞及文王之化行而淫風漸止然彊暴難化之男猶思犯禮將侵陵而女能守正不可犯自訴其事而召伯又能聽決之爾

厭浥（於及切）行露豈不夙夜謂行多露

毛氏曰厭浥濕意也行道也○鄭氏曰夙早也○左傳注曰豈不欲蚤莫而行懼多露之濡己以喻違禮而行必有汙辱（鍾氏曰豈不夙夜二句正喻婦備漸以禮守身處）

誰謂雀無角何以穿我屋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獄雖速我獄室家不足

鄭氏曰人皆謂雀之穿屋似有角彊暴之男召我



而獄似有室家之道於我也物有似而不同雀之穿屋不以角乃以咮今彊暴之男召我而獄不以室家之道於我乃以侵陵物與事有似而非者士師所當審也○朱氏曰家謂以媒聘求爲室家之禮也

誰謂鼠無牙何以穿我墉誰謂女無家何以速我訟雖速我訟亦不女從

楊氏曰牙牡齒也鼠無牡齒（山陰陸氏曰雀有咮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牡）牙○毛氏曰墉牆也○朱氏曰使貞女之志得以自伸者召伯聽訟之明也

行露三章一章三句二章章六句

序羔羊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孔氏曰德如羔羊者詩人因事託意見在位者皆得其制德稱其服○宗伯注云羔取其群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群而不黨○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卑不大須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直是德如羔羊也○韓詩曰素喻潔白絲喻屈柔紽總名也詩人賢仕爲大夫者有潔白之性柔順之行進退有度數也）

傳大夫貞而能儉忠乎公室國史美之賦羔羊

羔羊之皮素絲五紽（徒何切）退食自公委（於危切）蛇（音移）委蛇



毛氏曰小曰羔大曰羊素白也紽數也古者素絲以英裘不失其制大夫羔裘以居○范氏曰退食退而食於私家也○鄭氏曰委蛇委曲自得之貌○廣漢張氏曰重言委蛇舒泰而有餘裕也此獨賦其退食之際者於此時而然則其在公之正直可知矣不然有所愧於中則其退也亦且促迫息遽之不暇寧有委蛇之氣象哉

羔羊之革素絲五緎（況域切）委蛇委蛇自公退食

毛氏曰革猶皮也緎縫也（胡氏曰紽緎總名義微異縫之突兀謂之紽有縫界謂之緎合縫謂之總）

羔羊之縫（符龍切）素絲五總（子公切）委蛇委蛇。退食自公。

毛氏曰。縫言縫殺之大小得其制。總數也。

華谷嚴氏曰。服飾有常。俯仰無愧。節儉正直之意隱然可見矣。（王氏曰。朝夕往來出入公門而已。終無私交之行也。）

羔羊三章章四句

序殷其靁。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李氏曰。召南之大夫。謂分陝以西諸國大夫。）

殷其靁。在南山之陽。何斯違斯。莫敢或遑。振振（音真）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殷雷聲也。山南曰陽。何此君子也。違去。遑暇也。振振信厚也。○朱氏曰。何斯斯此人也。違斯斯此所也。歸哉歸哉。冀其畢事而還歸也。閔之深而無怨辭。所謂勸以義也。○呂氏曰。再言歸哉者。欲慎其歸以役命也。遠行從役不辱君命。然後可以言歸。

殷其靁。在南山之側。何斯違斯。莫敢遑息。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息止也。

殷其靁。在南山之下。何斯違斯。莫敢遑處。振振君子。歸哉歸哉。

毛氏曰。處居也。○朱氏曰。思念之意。反覆道之。無已之辭也。

殷其靁三章章六句

序摽有梅。男女及時也。召南之國。被文王之化。男女得以及時也。

摽（婢小切）有梅。其實七兮。求我庶士。迨其吉兮。

毛氏曰。興也。摽落也。○鄭氏曰。庶衆。迨及也。○朱氏曰。吉。求而得吉也。

歐陽氏曰。詩人引此以興物之盛時不可久。故惜其盛年難久。而懼過時也。



摽有梅。其實三兮。求我庶士。迨其今兮。

毛氏曰。今急辭也。○歐陽氏曰。今者時也。欲及時也。

摽有梅。頃（音傾）筐塈（許器切）之。求我庶士。迨其謂之。

毛氏曰。塈取也。○歐陽氏曰。謂者相語也。遣媒妁相語以求之也。（嚴氏曰。三求我字。急壯中有分寸處。）

呂氏曰。是詩也。其辭汲汲如將失之。豈習亂而喜始治者耶。（黃氏佐曰。夫至其從行媒妁定約聲聞。不以踰時而遂廢婚姻大禮。此亦見其）

摽有梅三章章四句

序小星惠及下也夫人無妬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於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嘒呼惠切彼小星三五在東肅肅宵征夙夜在公寔命不同

毛氏曰嘒微貌小星衆無名者三心五噣四時更見肅肅疾貌宵夜征行〇鄭氏曰夙蚤也凡妾御於君不敢當夕〇毛氏曰寔是也命所賦之分也 南海黄氏曰宵征卽見星而往卽昴時也夙夜卽見星而還宵且明也夜而往夙而還故曰夙夜在公其曰衆妾莫敢當夕者以寢言之天子之后五日係以沐浴爲義則一嬪與其御進凡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嬪伴九人女御在八十一人衆妾卽女御也進御于君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莫敢當夕也



嘒彼小星維參所森切與昴肅肅宵征抱衾與裯直留切寔命不猶

毛氏曰參伐也昴留也釋文曰二星皆西方宿衾被也裯襌被也猶若也〇程氏曰賤妾得進御於君若是其僭謐可行而分限得踰之時也乃能謹於抱衾與裯而知命之不猶則教化至矣黄氏曰抱衾與裯者卽宮寢敘御于燕寢之事也乃而事亦非此事所遥非往來皆抱而撰之之謂也大有周之禮最丁嬪女如此卷乃柱車作嬪之斯也今其女分如此其夜化也深矣

葉子曰此詩傳云小臣奉使而勤勞于公賦此中公亦謂卜出奉使行役之詩章氏俊卿深以爲然玩本文都頗不遑啓處語意若抱衾與裯則非征夫之言矣

小星二章章五句

序江有汜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自悔也

黄氏曰江況嫡沱況媵今詩序乃言江沱之間是失詩人旨已

傳諸侯之夫人終容其媵也賦江有汜

江有汜了里反之子歸不我以不我以其後也悔



毛氏曰興也決復入爲汜鄭氏曰喻江水大汜水小然得並流似嫡媵宜俱行之子謂嫡也以猶與也程氏曰其嫡不使備嬪妾之數以侍君也汜水之分渚水之岐沱水之別當使媵妾均承其澤范氏曰以之爲言用也

江有渚之子歸不我與不我與其後也處

毛氏曰渚小洲也水岐成渚〇程氏曰處得其所處也

江有沱徒何切之子歸不我過不我過其嘯也歌

毛氏曰沱江之別者孔氏曰皆大水分出別爲小水之名也鄭氏曰嘯蹙口而出聲嫡既覺自悔而歌〇朱氏曰嘯以

舒憤懣之氣，言其悔時也。歌則得其所處而樂矣。

范氏曰嫡忘其痛心而和樂也。東萊呂氏曰：以嫡不使大臣怨乎不以之以，與如暴虎馮河吾不與也之與。過，如過從之過。言不我顧也，始則悔，瘕中則相安，終則相歡，言之序也。或謂曰不我以正是置之於無所與事之地，已乃寤悔，曰久當自悔，且有以虛我，號歌只俟時，不必遽怨戚嗟也，無所怨尤，只嫛之意可通。

江有汜三章，章五句

序野有死麕，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彊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

傳野人求昏而不能其禮，賦野有死麕。



野有死麕，俱倫切白茅包之。有女懷春，吉士誘之。

毛氏曰：郊外曰野。白茅，取潔清也。懷，思也。誘，道也。

鄭氏曰：有貞女思仲春以禮與男會，吉士使媒人道成之。

林有樸，蒲木切樕，音速野有死鹿，白茅純束，有女如玉。

毛氏曰：樸樕，小木也。純束，猶包之也。如玉，德如玉也。鄭氏曰：如玉者，取其堅而潔白。

舒而脫脫，敕外切兮，無感我帨，始銳切兮，無使尨美邦切也吠。符廢切

毛氏曰：舒，徐也。脫脫，舒遲也。感，動也。帨，佩巾也。尨，狗也。非禮相陵則狗吠。○鄭氏曰：奔走失節，動其佩飾。○廣漢張氏曰：惡無禮之辭也。但言無動我之帨，無驚我之尨，則其凜然不可犯之意，益可見矣。

呂氏曰：此詩三章，皆言貞女惡無禮而拒之。其辭初猶緩而後益切。曰有女懷春，吉士誘之，言非不懷婚姻，必待吉士以禮道之，雖拒無禮，其辭猶巽也。曰有女如玉，則正言其貞潔不可犯矣，其辭漸切也。至於末見侵益迫，拒之益切矣。毛鄭以誘爲道，儀禮射禮亦先有誘射，皆謂以禮道之。古人固有此訓詁。歐陽氏說以誘爲挑誘之誘，遂謂彼女



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殊不知是詩方惡無禮，豈有爲挑誘之汙行而尚名之吉士者乎。

章子曰：東萊之論當矣。第吉士非善良之稱，不過丰姿秀美少年行耳。如歐陽公云紂時淫奔成俗，雖被文王之化者，能知廉恥而惡其無禮，故見男女之相誘而惡之，曰彼野有死麕之肉，汝尚愛而苟包以白茅，奈何彼女懷春，吉士遂誘而汙以非禮。通作詩人惡無禮而刺之，其章章則述女子拒絕之詞，于本文亦叶。姑附存之。

野有死麕三章，二章章四句，一章三句

序何彼襛矣，美王姬也。雖則王姬，亦下嫁于諸侯，車服不繫其夫，下王后一等，猶執婦道以成肅雝之德也。

鄭氏曰：下王后一等，謂車乘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

傳齊襄公□□□王周人耻之賦何彼襛矣。

續說齊襄公名諸兒僖公之子嗣畏其逼而與之結婚故可恥也○陳氏曰按文當爲上嫁子三宗按莊王四年齊襄公娶王姬春秋于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則平王之孫下嫁爲莊王齊侯爲傳侯齊侯之子爲齊襄公也○詩傳載是詩于王風而不在召南其爲周後公王之詩可知楊用修日平王非周平王齊侯非姜氏之後詩猶書稱寧王易曰稱康侯禮曰寧侯之類皆以其錯于召南而疑文武之世無齊侯娶王姬之事今觀詩傳與春秋正合則可解千古之疑矣

何彼襛如容切矣。唐棣徒帝切之華。曷不肅雝。王姬之車。尺香切

毛氏曰興也襛猶戎戎也唐棣移也移音郭璞曰移似白楊肅敬雝和也○朱氏曰何彼曷不皆設問之辭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二　十六

襛盛也言何彼戎戎而盛乎唐棣之華也豈不肅雝乎王姬之車也○張氏曰唐棣之華華如桃李皆言王姬之美盛

何彼襛矣。華如桃李。平王之孫。齊侯之子。

孔氏曰文者諡之正名也稱之則隨德不一以德能平正天下故稱平王如稱寧王也

其釣維何。維絲伊緡。齊侯之子。平王之孫。

毛氏曰伊維緡綸也○張氏曰言釣如何必以絲緡夫婦相接如何必以禮也

呂氏曰肅雝者王姬而曰王姬之車不敢指切之也平王之孫齊侯之子其辭匹敵則不驕亢可知也此詩爲美王姬而作自應先稱王姬至六章則反覆歌詠之非有他義也

華谷嚴氏曰王姬下嫁召南之國能執婦道成其肅雝之德皆本于文王太姒之化故雖武王以後其詩列于召南而爲文王之風也

何彼襛矣三章章四句

序騶虞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二　十七

楊氏曰二南正始之道王化之基蓋一體也王者諸侯之風相須以爲治諸侯所以代其終也故召南之終至仁如騶虞然後王道成焉王道成非諸侯之事也斯一體相須爲治可見矣

傳虞人克舉其職國史美之賦騶虞

賈誼新書曰騶者天子之囿也虞者囿之司獸者也虞人翼五豝以待一發所以復中也人臣于是所尊敬者不敢以節待欲之至也甚尊其主敬慎其所掌職而忠厚盡矣作此詩者深見良臣順下之志也○新都楊氏曰漢世詩始萌芽猶尚齊魯二家韓毛晚出此蓋魯說也

彼茁者葭音加。壹發五豝百加切。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茁出也孔氏曰謂草生茁茁然出葭蘆也豕牝曰豝虞人翼五豝以待公之發○孔氏曰五豝止一發中則殺一而已仁心之至不忍盡殺故也朱氏曰一發五豝言

騶獸衆名之騶虞義獸也白虎黑文不食生物有至信之德則應之○鄭氏曰于嗟者美之也

彼茁者蓬一發五豵子公切于嗟乎騶虞

毛氏曰蓬艸名也一歲曰豵

呂氏曰彼茁者葭彼茁者蓬記蒐田之時蓋曹子桓所謂勾芒司節和風扇物草淺獸肥之時也一發五豝一發五豵獸之多而取之鮮也反三隅而觀之則天壤之間和氣充塞庶類蕃殖而恩足以及禽獸者皆可見矣化育之仁其何以形容曰于嗟乎騶虞非騶虞殆不足以當之也



歐陽氏曰召南風人美其國君有仁德不多殺以傷生能以時田獵而虞官又能供職故當彼葭艸茁然初生國君順時畋于騶圍之中其虞官乃翼驅五豕以待君之射君有仁心惟一發矢而已不盡殺也故詩之首句言田獵之得時次言君仁而不盡殺卒歎虞人之得禮嚴氏曰作詩者呼騶虞之官而嗟歎之言有盡而意無窮蓋三歎國君之仁心而知其為文王之化也○張哲齋說皆以騶虞為掌鳥獸官如歐陽公之說亦自不悖而必以騶虞為獸者蓋拘拘于瑞應之意之說然亦固矣

騶虞二章章三句

詩經備攷卷之二終

按志云邶以封紂子武庚鄘管叔尹之衛蔡叔尹之不及霍叔

# 詩經備攷卷之三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 邶鄘衛

鄭氏譜曰邶鄘衛者商紂畿內之地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大行之東北踰衡漳東及兗州桑土之野周武王伐紂以其京師封紂子武庚為殷後乃三分其地置三監使管叔蔡叔霍叔尹而教之自紂城而北謂之邶南謂之鄘東謂之衛武王既喪三監導武庚叛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復伐三監更于此三國建諸侯以殷餘民封康叔于衛使為之長後世子孫稍并彼二國混而名之七世至頃侯當周夷王時衛國政衰變風始作故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焉



孔氏曰漢地理志云三監叛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弟康叔故邶鄘衛三國之詩相與同風蜀本考補云管叔當武王時為大夫食邑于管封為邶侯後以周除北稱管叔霍叔初封鄘侯後徙霍成王嘉康叔故邶鄘之地入衛其詩則二叔在國時作也○豫章萬氏曰邶鄘衛三國也邶侯管叔也鄘侯霍叔也邶鄘入衛在誅管霍之後未誅乃前管叔居邶其陳于大師者則為邶詩霍叔居鄘其陳于大師者則為鄘詩管霍已誅國亦旋除已無邶鄘之詩矣今據毛本所傳雖有邶鄘衛之

意言匪叔尹邶也

名而考其詩又止衛詩未見其爲邶鄘者如繫于邶者若莊姜與擊鼓旄丘諸詩皆衛詩也如繫于鄘者若共姜與泉水竹竿諸詩皆衛詩也且莊姜之時已久無邶君久無邶地矣何以日月諸篇又爲邶詩共姜之時已久無鄘君久無鄘具矣何以柏舟之篇又爲鄘詩是皆不可解者今縣傳文一據諸之說犁非非爲稍撥雲霧睹青天不自發其心之曠神之怡也

章子曰據傳及考衛云詠管霍之後邶鄘入于衛正與地理志合萬氏大服詩傳以爲千年暗徑始獲炬光謂其敘次非然固矣今按其與毛氏異者平心論之如綠衣燕燕日月終風擊鼓五篇次於淇澳碩人之後確乎有敘此則毛氏之誤也至若邶之柏舟本謂仁人不遇及夫雄雉之思夫匏苦



之刺亂北門之不得志而俱以爲管叔將畔之詩則大謬矣鄘以牆茨爲三叔之構公邶以靜女爲陳古以風不德於本文絶不類此又傳說之誤而志云曾最爲近之何哉予亦取其不遠於本文不戾於情者定以爲是不敢墨守一家以誣古人而誤後世也

華谷嚴氏曰夫婦之經萬化之原關雎鵲巢爲三百篇綱領風之正也反乎此者變風邶鄘衛皆衛風也衛禍果于衛康章及宗社居變風之首二南之變也王道盛衰同諸侯不詩檀柏存邶鄘之名不與衛之滅同也因列其有衛後于邶世次也邶柏舟夷王時鄘柏舟宣王時衛淇澳當王時

張氏曰正變之于南實其是于衛若自爲民知也

序柏舟言仁而不遇也衛頃公之時仁人不遇小人在側。張氏曰不遇非不遠也不受其忠也

汎芳劒切彼柏舟亦汎其流耿耿古幸切不寐如有隱憂微我無酒以敖五羔切以遊

毛氏曰興也汎汎流貌呂氏曰如舟之汎汎無所倚薄也耿耿猶儆儆也朱氏曰耿耿小明憂之貌也隱痛也○鄭氏曰舟載物者今不用而汎汎然流水中喻仁人之不見用而與羣小並列亦猶是也

我心匪鑒不可以茹如頂切亦有兄弟不可以據薄言往愬逢彼之怒

毛氏曰鑒所以察形也茹度也○朱氏曰鑒能度



物而我不能但以兄弟宜可據依而不知其不可也故或往愬焉而反逢其怒耳范氏曰公侯之臣僚類皆其兄弟也

我心匪石不可轉也我心匪席不可卷眷勉切也威儀棣棣不可選也

毛氏曰石雖堅尚可轉席雖平尚可卷棣棣富而閒習也○呂氏曰不可選也言威儀閒習自有常度不可選擇以避禍也

憂心悄悄七小切慍于羣小覯古豆切閔既多受侮音武不少靜言思之寤辟避亦切有摽符小切

毛氏曰悄悄憂貌慍怒也閔病也靜安也辟拊心

也。摽拊心貌。孔氏曰常覺之作拊心而手摽然。歐陽氏曰仁人爲羣小所怒故常懼禍而憂心焉當是羣小慍仁人○王氏曰國亂而君昏則小人衆而君子獨君子憂而小人樂君子之憂者憂其國而已憂其國則與小人異趣其爲小人所慍固其理也故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得志肆爲讒誣以病君子君子既病矣則又從而侮之故曰覯閔既多受侮不少其曰既多不少者以著小人之衆也

日居月諸胡迭待結切而微心之憂矣如匪澣戶管切衣靜言思之不能奮飛



孔氏曰居諸者語助也○歐陽氏曰日居月諸胡迭而微者謂仁人傷衛日往月來而漸微爾猶言月勝月削也○范氏曰如匪澣衣者中垢而不濯也毛氏曰如衣之不澣矣不能奮飛者鬱陶無所發也○鄭氏曰臣不遇於君猶不忍去厚之至也

韋子曰傳引子曰吾於柏舟見匹夫之不可奪志謬指爲康叔之詩夫康叔周之宗侯惡可目以匹夫乎朱子據列女傳以爲婦人之辭端臨馬氏引劉向封事折之考亭亦應俛服矣予再證以孔孟之言益信朱子之謬也孔子詠少正卯子貢意其或失子曰詩云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小人成羣斯足憂矣孟子曰憂心悄悄慍于羣小孔子也繇孔孟之言觀之是篇豈婦人之詞乎文公過矣

柏舟五章章六句

序綠衣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妾上僭者謂公子州吁之母母嬖而州吁驕

綠兮衣兮綠衣黃裏音里心之憂矣曷維其已

毛氏曰興也綠間色黃正色憂雖欲自止何時能止也○孔氏曰間色之綠不當爲衣猶妾不宜嬖寵正色之黃反爲裏猶夫人反見疏而微也



廣漢張氏曰綠衣之憂言嫡妾之亂其弊將至於不可勝言者憂在宗國也夫豈特爲一身之私哉

綠兮衣兮綠衣黃裳心之憂矣曷維其亡

毛氏曰上曰衣下曰裳○朱氏曰今以綠爲衣而黃者自裏轉而爲裳其失所益甚矣

綠兮絲兮女所治兮我思古人俾無訧音尤兮

毛氏曰俾使訧過也○程氏曰莊姜傷己無德以致之行有不得反求諸己而已矣絲之綠繇女之染治以成言有所自也絺綌所以來風也竟陵鍾氏曰失意之人不求德好但求立身無過之地以免于罪而已猶有畏心實獲我心若以爲固然而安之矣

絺兮綌兮淒其以風我思古人實獲我心

毛氏曰淒寒風也○鄭氏曰絺綌所以當暑今以待寒喻其失所也○輔氏曰莊姜始則思古人以求無過既又因古人之事而知其先得我心之所同然者可不謂之賢乎哉○陳氏曰不得於夫而不疾其妾惟思古人以自修其身憂而不傷怨而不怒其見詩人法古自勵處

南游黃氏曰夫婦嫡妾易位憂之深矣而終之曰我思古人俾無訧兮我思古人實獲我心則其所憂有大焉者而所以自修其身安于所遇雖變而不失其常者可以想見矣

綠衣四章章四句



序燕燕衛莊姜送歸妾也鄭氏曰莊姜無子陳女戴嬀生子名完莊姜以爲己子莊公薨完立而州吁殺之戴嬀于是大歸莊姜遠送之于野作詩見己志

傳戴嬀歸于陳莊姜贈之于野賦燕燕補說州吁既弒桓公并其二子送之故莊姜歸妾戴嬀歸陳

燕燕于飛差池其羽之子于歸遠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

毛氏曰燕燕鳦也○李氏曰差池不齊貌○毛氏曰之子去者也歸歸宗也遠送過禮于於也郊外曰野○蘇氏曰禮婦人送迎不出門遠送至野情之所不能已也○廣漢張氏曰燕燕以與已與戴嬀妾相與之善獨言泣涕之情者蓋國家之事有不可勝悲者晉褚太后批桓溫廢立詔云未亡人不幸罹此百憂感念存沒心焉如割其有合於詩人之情歟

兮心一語可消一作深情

燕燕于飛頡戶結切之頏戶郎切之之子于歸遠于將之瞻望弗及佇立以泣

毛氏曰飛而上曰頡飛而下曰頏佇立久立也○鄭氏曰將亦送也爾雅曰鳥向飛背宿燕向宿背飛也故莊姜以爲比取其背飛

燕燕于飛下上時掌切其音之子于歸遠送于南瞻望弗及實勞我心



毛氏曰飛而上曰上音飛而下曰下音陳在衛南實是也

仲氏任而今切只其心塞淵終溫且惠淑慎其身先君之思以勗寡人

毛氏曰仲戴嬀字也○鄭氏曰任者以恩相親信也○毛氏曰塞實淵深也惠順也勗勉也○朱氏曰溫和也終溫且惠始終如一也○鄭氏曰淑善也戴嬀思先君莊公之故故將歸猶勸勉寡人以禮義寡人莊姜自謂也○楊氏曰州吁之暴完之死戴嬀之去皆夫人失位不見答於先君所致也

而戴嬀猶以先君之思勉其夫人可謂終溫且惠矣

燕燕四章章六句

序日月衛莊姜傷已也遭州吁之難傷已不見答于先君以至困窮之詩也（張氏曰困窮者道窮計盡無以自伸也）

傳衛州吁弒其君桓公莊姜歸于齊賦日月

廣漢張氏曰綠衣方妾上僭之時故獨反已以自責而已至日月之作則在州吁弒嫡之後於是始推原其致禍之本以爲繇已不見答於先君之所致亦猶孟子所謂過大而不怨是愈疏也



日居月諸照臨下土乃如之人兮逝不古處（音杵）胡能有定寧不我顧

毛氏曰日乎月乎照臨之也胡何定止也○鄭氏曰寧猶曾也○朱氏曰逝發語之辭○范氏曰言莊公不以古之道處我故至此困窮也

日居月諸下土是冒乃如之人兮逝不相好胡能有定寧不我報

毛氏曰冒覆也○鄭氏曰其所以接及我者不以相好之恩情○張氏曰以禮事莊公不以恩答已寧不我報是也

日居月諸出自東方乃如之人兮德音無良胡能有定俾也可忘

毛氏曰日始月盛皆出東方音聲良善也○朱氏曰德音美其辭無良醜其實也

日居月諸東方自出父兮母兮畜我不卒胡能有定報我不述

鄭氏曰畜養卒終也不述不循禮也○王氏曰人之患疾痛極則未嘗不呼其父母者○朱氏曰不述猶曰不可稱述也

呂氏曰左傳子叔姬妃齊昭公生舍叔姬無寵舍



無威夫人見薄則冢嗣之位望亦輕此國本所以傾搖也莊姜既不見答則桓公之位何能有定乎反覆言之蓋推原禍亂之繇而非爲已私也俾也可忘謂若思莊公恩義之薄嫡庶不定之禍誠使我可忘而我自不忍忘之也末章不欲咎莊公徒自傷父母養我不終而已報我不述言莊公之所以報我不欲稱述之矣亦不欲咎莊公也（疏義曰莊姜之賢可親不可忘者也而莊公忘之何哉○鍾氏曰莊姜自處則曰我思古人望人則曰古處便是一肚皮不合時宜處不見答于公未必不繇此致之）

日月四章章六句

序 終風，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傳 莊姜見怒於公，賦終風。

終風且暴，顧我則笑。謔（許約）浪笑敖，（傲去）中心是悼。

毛氏曰：終日風為終風。（韓詩：終風，西風也。）暴，疾也。笑，侮之也。謔浪笑敖，言戲謔不敬。○鄭氏曰：悼者，傷其如是然而已，不得而止之。

終風且霾，（亡皆切）惠然肯來。莫往莫來，悠悠我思。

毛氏曰：霾，雨土也。（爾雅曰：大風揚塵土從上而下也。）惠然肯來，言時有順心也。



終風且曀，（於計切）不日有曀。寤言不寐，願言則嚔。（都麗切）

毛氏曰：陰而風曰曀。○王氏曰：曀，則不見日矣。又曰不日有曀者，言不旋日而又曀也。○鄭氏曰：嚔，當為不敢嚔咳之嚔。我其憂悼而不能寐，女思我心如是，我則嚔也。今俗人嚔云人道我，此古之遺語也。○呂氏曰：陰風終日，意其止矣，不旋日而又曀焉。厭苦之辭也。

曀曀其陰，虺虺其靁。（虛鬼切）寤言不寐，願言則懷。

毛氏曰：如常陰曀曀然，暴若雷震之聲虺虺然。（朱氏曰：虺虺，雷將發而未震之聲。）呂氏曰：驟雨迅雷，其止可待，至於曀曀之陰，虺虺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是詩傳說為是序首句，莊姜傷己，信矣。下云遭州吁之暴，亦謂莊公過寵州吁以侮慢己，而毛鄭遂以為州吁之暴惡侮慢，得山東萊諸公多從之。玩謔浪笑敖，悠悠我思，願言則懷等語，則不可施于母子間矣。）

終風四章，章四句。

序 擊鼓，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鄭氏曰：將者，將兵以伐鄭也。平，成也。將伐鄭，先告陳與宋，以成其伐事。○朱氏曰：伐鄭以結陳宋之兵也。按左傳，州吁與宋陳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出師不為久，而衛人怨之如此，有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

傳 州吁求寵于諸侯，使公孫文仲帥師，及宋公、陳侯、



曾人蔡人伐鄭，衛人怨之，賦擊鼓。（春秋傳曰：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於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翬帥師會諸侯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

擊鼓其鏜，（吐當切）踊躍用兵。土國城漕，我獨南行。

毛氏曰：鏜然，擊鼓聲也。○鄭氏曰：此用兵，謂治兵時。○曾氏曰：鏜然擊鼓，踊躍用兵，想見州吁好兵喜鬭之狀，其興師動衆，非出於不得已也。人所甚憚者，州吁之所最樂，國人怨之，正以其踊躍爾。○毛氏曰：漕，衛邑也。○鄭氏曰：此言衆人皆勞苦也。

或役土功於國或修理漕城而我獨從軍南行伐
鄭是尤勞苦之甚
從孫子仲平陳與宋不我以歸憂心有忡（音充）
毛氏曰孫子仲謂公孫文仲也憂心忡忡然○鄭
氏曰以猶與也與我南行不與我歸期兵凶事懼
不得歸豫憂之○呂氏曰言所從者乃孫子仲也
則輕其帥可知矣
爰居爰處爰喪（去聲）其馬于以求之于林之下
歐陽氏曰王肅以下三章衛人從軍者與其室家
訣別之辭士卒將行與其室家訣別云我之是行



未有歸期亦未知於何所居處於何所喪其馬若
求我與馬當於林下求之葢爲必敗之計也（曾氏曰非獨下三章爲從軍者訣別之辭一篇之意皆如此○朱氏曰猶蹇叔哭送其子之意也）
死生契（苦結切）闊與子成說執子之手與子偕老
毛氏曰契闊勤苦也○孔氏曰王肅云國人室家
之志欲相與從生至死契闊勤苦而不相離相與
俱老○朱氏曰與其家人訣別言其始爲室家之
時期以生死契闊無所不同旣成約誓又相與執
手而期以偕老也
于嗟闊兮不我活兮于嗟洵（音荀）兮不我信（音申）兮

韓詩注云契闊約束也若云勤苦下吁嗟闊兮說不去

毛氏曰不與我生活也洵遠也（韓詩作夐夐亦遠也）呂氏曰
于嗟闊兮承上死生契闊之文而足成其義言始
欲死生勤苦共之今乃不得相依以生也洵當從
毛傳言遠去而不得伸此志也（歐陽氏曰因念與子死生勤苦無所不同本期偕老而今闊別不能爲生吁嗟我心所苦如此可信而在上者不我信也洵亦信也）
擊鼓五章章四句
序凱風美孝子也衛之淫風流行雖有七子之母猶
不能安其室故美七子能盡其孝道以慰其母心
而成其志爾（鄭氏曰不安其室欲去嫁也成其志者成孝子自責之意）
傳邶之寡母欲去而子自訟寫賦凱風



凱風自南吹彼棘心棘心夭夭（於驕切）母氏劬勞
毛氏曰與也南風謂之凱風○孔氏曰凱樂也風
性樂養萬物○毛氏曰棘難長養者夭夭盛貌劬
勞病苦也○鄭氏曰夭夭以喻七子少長母養之
病苦也
凱風自南吹彼棘薪母氏聖善我無令人
毛氏曰棘薪其成就者聖叡也○朱氏曰棘可以
爲薪則成就矣然非美材喻子之壯大而無善也
爰有寒泉在浚之下有子七人母氏勞苦
毛氏曰浚衛邑也在浚之下言有益于浚○朱氏

曰母欲嫁者本爲淫風流行而七子乃以勞苦爲說可謂幾諫矣

睍胡顯切睆華板切黃鳥載好其音有子七人莫慰母心

朱氏曰睍睆清和圓轉之意○蘇氏曰鳥能好其音以悅人而我獨不能悅吾母哉疏義曰首章起自責之端二章極自責之義三四章主于自責而有微諷之意焉

凱風四章章四句

序雄雉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色角切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朱氏曰此詩皆女怨之辭非國人之所爲也



雄雉于飛泄泄移世反其羽我之懷矣自詒伊阻

朱氏曰泄泄飛之緩也○鄭氏曰懷安也○毛氏曰詒遺○曾氏曰雄雉雄雉以喻其夫雄雉于飛雌懷安而不從之今之阻隔蓋自遺也大夫行役婦人本無可從之理其言如此乃怨思之切耳

雄雉于飛下上時掌切其音展矣君子實勞我心

毛氏曰展誠也○范氏曰展矣君子久役而不得歸者也此婦人之閔其夫也

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遠曷云能來

鄭氏曰日月之行迭往迭來今君子獨久行役而不來使我心悠悠然思之女怨之辭曷何也何時能來望之也黃氏佐曰瞻彼日月不可作日往則月來蓋以日夕往而旦必來月旦往而夕必來要見旦夕盼望之意

百爾君子不知德行去聲不忮之豉切不求何用不臧

朱氏曰百爾君子泛指從役大夫也○毛氏曰忮害臧善也○呂氏曰婦人思其君子之切而知其未得歸也於是復自解曰凡百君子我婦人不知孰爲德行也但不忮害不貪求則何所用而不善雖久處軍旅之間固未害也

郝子曰諺云喜名者必多怨好利者必多辱又曰利爲害本福爲禍先故非其道而行之雖勞不至非其有而求之雖强不得古今格言也吾讀不忮不求二語乃知漢唐宋之不及三代皆忮求害之也嗟乎功名富貴之徒爭黨構亂至于誤國喪身而不悟亦未誦夫雄雉之詩也



雄雉四章章四句

序匏有苦葉刺衛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爲淫亂刺宣公而言上者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喻大也所謂主文而譎諫也

匏有苦葉濟有深涉深則厲淺則揭說文厲作砅

毛氏曰匏謂之瓠瓠葉苦不可食也陸璣云匏葉少時可爲羹八月中堅强不可食故云苦葉○國語叔向曰苦匏不材於人共濟而已韋昭注云不材于人言不可食也共濟而已佩匏可以渡水也濟渡也繇膝以上爲涉以衣涉水爲厲謂繇帶以上也韓詩至心曰厲揭褰衣也遭時制

宜如過水深則厲淺則揭矣男女之際安可以無禮義○范氏曰深則厲淺則揭宜斟酌也宣公夫人不顧禮義猶不度水之深淺而欲濟也

有瀰（音枚）濟盈有鷕（以小切）雉鳴濟盈不濡軌（居美切）雉鳴求其牡

毛氏曰瀰深水也盈滿也鷕雌雉聲也濡漬也繇輈以上爲軌違禮義不繇其道猶雉鳴求其牡矣○歐陽氏曰濟盈不濡軌者濟無不濡之理而涉者貪於必進自謂不濡與宣公貪於淫欲身蹈罪惡而不自知也雉鳴求其牡者又與夫人不顧禮



義而從宣公如禽鳥之相求惟知雌雄爲匹而無親疎父子之別

雝雝鳴鴈旭（許玉切）日始旦士如歸妻迨冰未泮

毛氏曰雝雝鴈聲和也納采用鴈旭日始出謂大昕之時迨及泮散也○鄭氏曰昏禮自納采至請期用昕親迎用昏歸妻使之來歸於己謂請期也（孔氏曰孫卿云霜降逆女冰泮殺止霜降九月也冰泮正月也家語曰霜降而婦功成而嫁娶者行焉冰泮農業起昏禮殺於此）王氏曰古之於昏姻其求之不暴而節之以禮雖庶士亦然而況於人君乎

招招（照遥切）舟子人涉卬（音昂）否人涉卬否卬須我友

毛氏曰招招號召之貌舟子舟人主濟渡者卬我也人皆涉我友未至我獨待之而不涉以言室家之道非德所適貞女不行非得禮義昏姻不成○呂氏曰此詩刺宣公之淫亂然一章二章四章皆以物爲比而不正言其事三章雖言昏禮特舉士之歸妻蓋不欲斥言之而以小喩大也

匏有苦葉四章章四句

序谷風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夫婦離絶國俗傷敗焉（毛氏曰皆述逐婦之辭也宜妻有寵而夫義棄是以其民化之而谷風之詩作所謂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者如此）



傳邶之良婦棄於夫賦谷風

習習谷風以陰以雨黽（莫尹切）勉同心不宜有怒采葑（音封）采菲（妃鬼切）無以下體德音莫違及爾同死

毛氏曰興也習習和舒貌東風謂之谷風陰陽和而谷風至夫婦和則室家成言黽勉者思與君子同心也（程氏曰陰陽交和則感陰而成雨夫婦之道當黽勉和同不宜有怨怒也蓋和則夫婦之道成而室家正如陰陽和而成雨也）毛氏曰葑須也菲芴（音勿）也下體根莖也○鄭氏曰此二菜者蔓菁與葍之類也皆上下可食然而其根有美時有惡時采之者不可以根惡時幷棄其葉喩夫婦以禮義合顔色相

心不忍竟所以行道遲遲宴樂兒

親亦不可以顏色衰棄其相與之禮。○程氏曰：夫婦之道貴其有終。德音，好音也。當期好音無違，至於偕老。（竟陵鍾氏曰：黽勉寧在偕久，竟爲薄情開一罅門。）

行道遲遲，中心有違。不遠伊邇，薄送我畿。（音祈）誰謂荼苦，（音徒）其甘如薺。（齊禮切）宴爾新昏，如兄如弟。

毛氏曰：遲遲，舒行貌。○鄭氏曰：徘徊也。行於道路，至將離別，尚舒行，其心徘徊然。○毛氏曰：畿，門內也。荼，苦菜也。宴，安也。○程氏曰：我行道而遲遲者，中心念其有違乎此也。○陳氏曰：婦人從一而終，今雖見棄，猶有望其夫之情。（鍾氏曰：薄字可憐，傷心在此。）



毋逝毋發總見戀戀不能捨非禁之之辭

涇以渭濁，湜湜（音殖）其沚。（音止）宴爾新昏，不我屑以。毋逝我梁，毋發我笱。（古口切）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涇渭相入而清濁異。（西征賦：清渭濁涇。說文：湜，水清見底。）○鄭氏曰：小渚曰沚。○毛氏曰：屑，潔也。逝，之也。梁，魚梁。笱所以捕魚也。（鄭氏云：梁，水堰也。堰水而爲關空，以笱承其空。）閱，容也。○呂氏曰：涇，新昏也。渭，舊室也。涇渭既合，則清濁易惑，於洲渚淺處視之，渭之清猶可見也。○朱氏曰：宴安於新昏，不以舊室爲潔而與之也。○歐陽氏曰：禁其新昏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言棄妻將去，猶顧惜其家之物，既而歎曰：我身不容，安得恤後

事乎。（朱氏曰：知其不能禁，而絕意之辭也。）

就其深矣，方之舟之。就其淺矣，泳之游之。何有何亡，黽勉求之。凡民有喪，匍（音蒲）匐（蒲北切）救之。

鄭氏曰：方，泭也。潛行爲泳。言深淺者，喻君子之家事無難易，吾皆爲之。○朱氏曰：浮水曰游。（說文：匍，手行也。匐，伏地也。）○程氏曰：就其深矣以下，陳其躬所爲治家勤勞之事。隨事盡其心力而爲之，深則方舟，淺則泳游，不計其有與亡也，強勉求爲之耳。不特如是，治其家又周睦其鄰里鄉黨，莫不盡其道。

不我能慉，（許六切）反以我爲讐。既阻我德，賈（音古）用不售。



洸水涌潰水決俱似横暴之狀

昔育恐育鞫，（居六切）及爾顛覆。既生既育，比予于毒。

毛氏曰：慉，養也。育，長。鞫，窮也。○鄭氏曰：及，與也。昔幼稺之時，恐至長老窮匱，故與女顛覆盡力。於衆事難易無所辟。○程氏曰：惟其心既阻絕我之善，故雖勤勞如是而不見取，如賈之不售。凡人所以憎而不知其善者，繇其心阻絕其善故也。

我有旨蓄，亦以御冬。宴爾新昏，以我御窮。有洸（音光）有潰，（戶對切）既詒我肄。（以世切）不念昔者，伊余來塈。（許器切）

毛氏曰：旨，美。御，禦也。洸洸，武也。潰潰，怒也。肄，勞也。塈，息也。○鄭氏曰：蓄聚美菜者，以禦冬月乏時也。

君子亦但以我禦窮苦之時至於富貴則棄我如旨蓄 程氏曰肄習也詒我以武暴忿怒皆而爲常矣 鍾氏曰以我御窮四字可哭末二語激之非怨之也

谷風六章章八句

序 式微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鄭氏曰寓寄也黎侯爲狄人所逐棄其國而寄于衛衛處之以二邑因安之可以歸而不歸故其臣勸之○黎在壺關縣

傳 黎大夫勸其君以歸國賦式微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故胡爲乎中露

鄭氏曰式微式微者微乎微者也君何不歸乎禁君留止於此之辭式發聲也我若無君何爲處此



乎臣又極諫之辭○王氏曰中露露中也言有霑濡之辱而無所庇覆

式微式微胡不歸微君之躬胡爲乎泥中

王氏曰泥中言有陷溺之難而不見拯救也

式微二章章四句

序 旄丘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鄭氏曰衛康叔之封爵稱侯今曰伯者時爲州伯也周之制使伯佐牧春秋傳曰五侯九伯侯爲牧也

傳 狄侵黎黎侯出奔衛衛穆公不禮焉黎人惡之賦旄丘 春秋晉士會帥師滅赤狄潞氏伯宗數其五罪黎氏地乃衛穆公六年也

朱氏曰裘多矣駁

旄音毛丘之葛兮何誕徒旱刀之節兮叔兮伯兮何多日也

毛氏曰前高後下曰旄丘誕闊也○鄭氏曰叔伯字也呼衛之諸臣 呂氏曰葛始生其節密而寢既長其節闊而疏黎人見葛之長感歲時之久而衛猶未見救耳 朱氏曰此詩本責衛君而但斥其臣可見優柔而不迫矣

何其處也必有與也何其久也必有以也

朱氏曰處安處也與與國也以他故也因上章何多日也而言何其安處而不來意必有與國相俟而俱來耳又言何其久而不來意其或有事故而



不得來詩之曲盡人情如此 鍾氏曰四語替他解說寬一步人益難堪

狐裘蒙戎匪車不東叔兮伯兮靡所與同

毛氏曰大夫狐蒼裘蒙戎言亂也靡所與同無救患恤同也○呂氏曰蒙戎狐裘之貌晉士蔿曰狐裘蒙茸黎侯所寓在衛東羈旅之久見衛之大夫過者甚多終莫有動心者故歎曰非衛大夫之車不來東也特無與我同患難者耳

瑣兮尾兮流離之子叔兮伯兮褎由救切如充耳

王氏曰瑣細也尾末也黎侯之臣子流離失職故瑣尾也 陸璣草木疏云流離梟也自關而西謂之流離大則食其母○蘇子曰衛人以狄之微而

不忍聲如流離之養其子，不如其特爲己患，亦猶忠告之而不聽，褎然如戎，充其耳，其後衛遂有狄難。〇毛氏曰，瑣尾，少好之貌。流離，鳥也，少好長醜。〇尹子曰，詩詠流離，文著梟獍，指鳥名，從毛鄭說爲鄭氏曰，充耳，塞耳也，言衛之諸臣顏色褎然，如見塞耳，無聞知也。

旄丘四章章四句

序，簡兮，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事王者。鄭氏曰，伶，樂官也。

傳，邶之伶東，心乎王室，賦東兮。東，古簡字。

華子曰，此詩刺當時有賢如此，而淪抑於伶人，使之不得伸其才力，徒沈吟懷思，而時君不之察也。



通是憐其才，惜其不遇之意，序說爲長，毛鄭解之誤耳。若作伶人自譽，不過一滑稽之徒，潦倒俳優，惡在心乎王室，可以承事王者耶。

簡兮簡兮，方將萬舞，日之方中，在前上處。碩人俁俁，公庭萬舞。俁，疑矩切。

張氏曰，簡，不恭也。考補云，簡其名也，而舊說訓爲簡傲，猶易震用伐鬼方，震，擊伯名，而訓爲震撼威武，書巧言令色孔壬，孔壬，乃共工名，而訓爲包藏凶惡也。孔氏曰，萬者，舞之總名。萬，初學記云，萬，大舞也。毛氏曰，碩人，大德也。俁俁，容貌大也。〇王氏曰，日之方中，至明而易見之時，在前上處，至近而易察之地，於是焉不能察而用，所以刺也。〇孔氏曰，賢者容貌美大，俁俁然在公庭親爲萬舞，是大失其所也。

有力如虎，執轡如組。組音祖。左手執籥，籥，徐若切。右手秉翟。翟，亭力切。赫如渥赭，渥音握，赭音者。公言錫爵。

毛氏曰，組，組織也。武力比於虎，可以御亂。〇鄭氏曰，碩人有御亂御衆之道，可任爲王臣。籥，六孔。翟，翟羽也。〇鄭氏曰，碩人多才多藝，又能籥舞，言文武道備。赫，赤貌。渥，厚漬也。〇鄭氏曰，碩人容色赫然，如厚傅丹，君徒賜其一爵而已，不知其賢而進用之。程氏曰，錫之以爵，勞賤者之道也。



山有榛，榛音臻。隰有苓。苓音零。云誰之思，西方美人。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

鄭氏曰，榛也苓也，生各得其所，以言碩人處非其位。彼美人，謂碩人也。

呂氏曰，西方，指西周也。晉語，齊姜氏引西方之書，韋昭以爲周亦西周也。周既東遷而衰，每思其全盛之時，文獻之美也。作詩者歎碩人之賢，謂山則有榛，隰則有苓，唯西方然後有此等人物也。云誰之思，西方美人，見碩人而慨然有懷西周之賢士大夫也。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指碩人也。嗟美其眞西周之人，而非今世之人也。

簡兮三章章六句 朱子改作四章三章章四句一章章六句

序 泉水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鄭氏曰國君夫人父母在則歸寧沒則使大夫寧于兄弟衛女之思歸雖非禮思之至也

傳 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楊氏曰衛女思歸發乎情也其卒也不歸止乎禮義也聖人著之於經以示後世使知適異國者父母終無歸寧之義則能自克者知所處矣

毖音祕彼泉水亦流于淇有懷于衛靡日不思孌力轉切彼諸姬聊與之謀



毛氏曰泉水始出毖然流也淇水名孌好貌諸姬同姓之女 鍾氏曰知不可奈何而猶與人謀之愁人實境聊字可憐

出宿于泲子禮切飲餞音踐于禰乃禮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問我諸姑遂及伯姊

毛氏曰泲地名祖而舍軷飲酒於其側曰餞禰地名〇鄭氏曰泲禰所嫁國適衛之道所經故思宿餞〇朱氏曰追言其始嫁時已遠其父母兄弟矣況今父母既終而復可歸哉 左傳注云衛女思歸而不得故問致問于姑姊

出宿于干飲餞于言載脂載舝胡瞎切還車言邁遄音專臻于衛不瑕有害

不瑕有害朱注作疑辭而下版以之詞況然

朱氏曰干言地名適衛所經之地也脂以脂膏塗其舝使滑澤也舝車軸也〇毛氏曰遄疾臻至也 許鄒楊氏曰干邢同今開封有邢溝章氏曆紀云寒叔處于而千亡入秦而秦霸此地也 呂氏曰還車猶言回轅不必云嫁時所乘之車也不瑕有害謂歸衛不爲過差有害自恕之辭也〇張氏曰瑕與遐同言不大有害

我思肥泉茲之永歎思須與漕我心悠悠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所出同所歸異爲肥泉〇鄭氏曰茲此也



自衛而來所渡水故思此而長歎〇毛氏曰須漕衛邑也寫除也

泉水四章章六句

序 北門刺仕不得志也言衛之忠臣不得其志爾 楊氏曰忠信重祿所以勸士也衛之忠臣至于窶貧莫知其艱則無勸士之道仕之所以不得志也然不擇事而安之無懟恨之辭知其無可奈何而歸之于天所以爲忠臣也

出自北門憂心殷殷終窶其矩切且貧莫知我艱已焉哉天實爲之謂之何哉

憂心殷殷憂國也其知是不得志之路使其知之難貧何恐

毛氏曰興也北門背明鄉陰〇鄭氏曰興者喻已仕於闇君猶行而出北門心爲之憂殷殷然 張氏曰出

自北門是游息偶出北門以有此言也鄭氏曰詩人事君無二志故自決歸之于天鍾氏曰終者無計可免之詞已焉哉即終字之意

王事適我政事一埤脾支切益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讁音責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鄭氏曰王事國有王命役使之事○毛氏曰適之埤厚也讁責也○蘇氏曰政事國之政事范氏曰關雎之化行婦人能閔其君子至于衰世則室家日見而有不知其心者

王事敦我政事一埤遺唯季切我我入自外室人交徧摧徂回切我已焉哉天實為之謂之何哉

韓詩云敦迫也○毛氏曰敦厚遺加也摧沮也



莊子曰夫仕其君者不擇事而安之忠之盛也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樂天知命有臣如此而其君不能忠信重祿以勸之衛之所以亡也

北門三章章七句

序 北風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序謂百姓不親相攜而去乃述當時之事然攷詩之辭乃君子見幾而作相招無及於禍患者也君子全身遠害唯恐去之不速故其辭迫切其虛其邪既亟只且是也

傳 邶國危亂士民去之賦北風曰危亂則非威虐曰士民則不專百姓矣

北風其涼雨雪其雱普康切惠而好我攜手同行其虛其邪音徐既亟音棘只且子餘切

毛氏曰興也北風寒涼之風雱盛貌惠愛也鄭氏曰寒涼之風病害萬物興者喻君政教酷暴使民散亂亟急也○程氏曰虛寬貌徐緩也雍容之狀只且語辭也

北風其喈音皆雨雪其霏芳非切惠而好我攜手同歸其虛其邪既亟只且

毛氏曰喈疾貌霏甚貌長樂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黃氏曰此喻禍害愈急乃不俟終日之時也

莫赤匪狐莫黑匪烏惠而好我攜手同車其虛其邪



既亟只且

黃氏曰言狐與烏者賈誼所謂逢時不祥也喻所見者皆不祥之人蓋國將危亂時凡所見者無非凶惡景象也○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卒章辭意益迫切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人為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若狐赤而烏黑者也○北門之安命忠臣也北風之先幾智士也所處不同同歸于道先王德教遠矣哉君子曰普天率土誰無所逃若閒人處士見幾而作可也為王之臣子既當衰亂正物躬盡瘁之時何忍脫于同去寧賦北門毋詠北風可也

北風三章章六句

序 靜女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歐陽氏曰謂宣公與二姜淫亂

爲人化之淫風大行衆國之人皆可刺而難十指名故曰刺時者謂時人皆可刺也

静女其姝俟我於城隅愛而不見搔蘇刀切首踟直知切蹰直誅切

毛氏曰静貞静也朱氏曰静者閒雅之意姝美色俟待也○宋氏曰城隅幽僻之處張氏曰後宮西北逵城隅俟我幽閒念彼姝

静女其孌貽我彤徒冬切管彤管有煒音偉説音悦懌音亦女美

毛氏曰煒赤貌歐陽氏曰男女相悦用此美色之管相遺以通情結好耳

自牧歸荑音題洵音荀美且異匪女之爲美美人之貽

毛氏曰牧田官也荑茅之始生也



吕氏曰此詩刺衛君無道夫人無德故述古賢君賢妃之相與一章言賢妃有德有容事其君子遵巡待命于後宮幽閒之地蓋静之至也愛而不見則搔首踟蹰猶關雎求之不得寤寐思服蓋思之切也横渠謂後宮西北乃城隅必有所據當攷二章言賢妃貽以彤管女史之法蓋彤管之光華與其容色之美皆可悦懌則所悦者不以其色也三章之義難通横渠之説差近大過九二枯楊生稊鄭康成易作荑然則所謂荑者凡草木根芽皆是非獨茅也田官獻新物于君所歸之荑信芳美而且異于常乃用之以答彤管之贈所以贈之者非其女色之爲美亦惟德美之人是貽耳

韋子曰此民閒男女相贈之辭序以爲刺時歐陽公謂當時之人皆可刺於本文尚有閒矣毛鄭泥静字又不解彤管之義强附爲宮壼女史之説張横渠吕東萊又曲爲之解皆以辭害意矣鄭衛男女相謔之詩頗多而拘拘指爲刺其君上何異癡人説夢也

静女三章章四句

【序】新臺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惡之而作是詩也伋宣公之世子

【傳】衛宣公納伋之妻國人惡之賦新臺宣公名晉莊公庶子衛人殺州吁而立之生子伋長爲娶于齊聞其美乃築新臺于河上而要之至則以爲夫人是爲宣姜

新臺有泚此禮切河水瀰瀰莫爾切燕婉之求籧音渠篨音除不鮮斯踐切

毛氏曰泚鮮明貌瀰瀰盛貌燕安婉順也籧篨不能俯者○王肅曰鮮少也朱氏曰言其不如醜之多也曾氏曰籧篨戚施皆惡疾不能爲人者也宣公之行非復人理尚可謂之人歟燕婉是求而得此匪人深惡之之辭也



新臺有洒七罪切河水浼浼每罪切燕婉之求籧篨不殄

毛氏曰洒高峻也浼浼平地也殄絶也韓詩浼浼作浘浘盛貌○蘇氏曰不殄猶言病而不死也

魚網之設鴻則離之燕婉之求得此戚施

毛氏曰言所得非所求也戚施不能仰者

新臺三章章四句

序 二子乘舟，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爭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傳 宣公殺其世子伋及母弟壽，衛人傷之，賦二子乘舟。

二子乘舟，汎汎其景。願言思子，中心養養。以兩切

毛氏曰：宣公為伋取齊女而美，公奪之，生壽及朔。朔與其母愬伋于公，公令伋之齊，使賊先待于隘而殺之。壽知之，以告伋，使去之。伋曰：君命也，不可以逃。壽竊其節而先往，賊殺之。伋至，曰：君命殺我，壽有何罪？賊又殺之。

孔氏曰：汎汎然見其影之去。○毛氏曰：養養然憂不知所定。

二子乘舟，汎汎其逝。願言思子，不瑕有害。



王氏曰：死非其所，不得為無瑕，陷父於不義，不得為無害。雖然，其心豈有他哉？故詩人怨之曰不瑕有害。唯其能不瑕有害也，是以怨之爾。

韋子曰：宣公之殺子，申培以為沈之于河，與左傳異，而于乘舟汎詩義合矣。嗚呼！以一婦人之故，或至父子相殺，兄弟相殘，而國家因之敗亡，何其愚也。夫桀紂幽厲諸君，非昏狂也，惑于稚席衽，至顛覆而不可救。女戎禍水，不大可畏哉？故關雎為萬福之原，王化之基，聖人特以冠三百篇也。

詩經備攷卷之三終

# 詩經備攷卷之四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甯調冉玉鉉　攷訂

## 鄘

董氏曰：邶、鄘，同姓受封國也。商俗靡靡，周雖化革其俗，其風尚不盡變。俗易感而風易變者，亡國之餘音也。風首衛，且先邶鄘，以著滅也。

逸周書作雒曰：俾康叔宇於殷，俾中旄父宇於東。注：東，謂衛殷邶鄘。康叔代霍叔，中旄父代管叔。○薛氏曰：邶鄘滅而音存，故非衛所能亂。通典：衛州新鄉縣西南三十二里有鄘城，即鄘國。



韋子曰：據地理志，三監畔，周公誅之，盡以其地封康叔，遷邶鄘之民于雒邑，則封孟侯之日，似已無邶鄘矣。而作雒又曰俾康叔宇于殷，俾中旄父宇于東。注：東謂衛邶鄘，則三國尚存，監之者中旄也。而酒誥命康叔明大命于妹邦，妹邦于諸國屬三，則鄘故康叔之所監也，而復屬之中旄，何歟？想三監既伐之後，殷之頑民尚繁，反側難治，故俾康叔士之，亦如周召之分陝，而中旄則分獻佐理諸也。故其詩統于衛，而所采之地固自別。毛公敘次不無少紊，傳庚義近之矣。

序 柏舟，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鄭氏曰：共伯，僖侯之世子。共姜，婦人從夫謚。

傳 衛世子餘未立而卒，共姜誓以守志，賦柏舟。考輯按：此云世子未立而卒，則共伯固卒于僖侯之前，是共伯未嘗見殺，而武公無篡弒之惡也。

汎彼柏舟，在彼中河。髧徒坎切彼兩髦，毛音實維我儀。之死矢靡他。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興也。中河，河中。髧，兩髦之貌。髦者，髮至眉，子事父母之飾。儀，匹也。矢，誓。靡，無。之，至也。至己之死信無他心。諒，信也。○鄭氏曰：兩髦之人，謂共伯也。實是我之匹，故我不嫁也。黃氏佐曰：易曰婦人貞吉，從一而終也。曰實維我儀，則一定而不可易矣；之死矢靡它，從一之謂也。朱氏曰：告其母而質之於天曰：何其不信我也。序所謂誓而不許者如此。范氏曰：女子以母爲親，故稱母而不稱父。

汎彼柏舟，在彼河側。髧彼兩髦，實維我特。之死矢靡



慝。他得切母也天只，不諒人只。

毛氏曰：特，匹也。黃氏曰：特，如萬夫之特，蓋婦人稱夫之辭。慝，邪也。○王氏曰：以再嫁爲慝，則其絕之甚矣。

呂氏曰：史記載共伯釐侯世子，釐侯已葬，武公襲攻共伯，共伯入釐侯羨自殺。按武公在位五十五年，國語又稱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計其初即位，其齒蓋已四十餘矣，使果弑共伯而篡立，則共伯見弑之時，其齒又加長于武公，安得謂之蚤死乎？髦者子事父母之飾，諸侯既小斂則脫之，史記謂釐侯已葬，而共伯自殺，則是時共伯既脫髦矣，詩安得猶謂之髧彼兩髦乎？是共伯未嘗有見弑之事，武公未嘗有篡弑之惡也。

傳以此詩列於淇澳之前，概是毛公誤以冠鄘風，抑未攷乎。黃氏曰：鄘人處夫婦之變，貞靜自守，而不忍斥言其夫，其處母子之變，以歿自誓無它，感動其母，然母之慈愛猶可回也，故共姜處之易；夫之昏惑不可移也，故鄘人處之難。

柏舟二章章七句

序　牆有茨，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可道也。鄭氏曰：宣公卒，惠公幼，其庶子頑烝于惠公之母，生子五人：齊子、戴公、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牆有茨，不可埽也。中冓古候切之言，不可道也。所可道也，言之醜也。

毛氏曰：茨，蒺藜也。欲埽去之，反傷牆也。歐陽氏曰：蒺藜人所惡之草，生于牆，當埽除，然欲除則懼損牆，以比公子頑罪當誅，欲誅則懼傷惠公子母之道。○

韓詩：中冓，中夜，謂淫僻之言也。鄭氏曰：內冓之言，謂宮中所冓成頑



與夫人淫昏之語。嚴氏曰：言之自辱，不敢汙口舌也。

牆有茨，不可襄也。中冓之言，不可詳也。所可詳也，言之長也。

毛氏曰：襄，除也。詳，審也。

牆有茨，不可束也。中冓之言，不可讀也。所可讀也，言之辱也。

毛氏曰：束而去之。○朱氏曰：讀，誦言也。

楊氏曰：公子頑通乎君母，閨中之言至不可讀，其汙甚矣。聖人何取焉而著之於經也？蓋自古淫亂之君，自以爲密於閨門之中，世無得而知者，故自

朱子曰其德之深厚如山如河乃可象德汎言人君之德宜如是

肆而不反理人所以潛之於經使後世爲惡者知雖閨中之言亦無隱而不彰也其爲訓戒深矣

牆有茨三章章六句

序 君子偕老刺衛夫人也夫人淫亂失事君子之道故陳人君之德服飾之盛宜君子偕老也

傳 宜姜不閑于禮國人風之賦君子偕老[鄭氏曰夫人宣公夫人惠公之母也人君小君也]

君子偕老副笄六珈[音加]委委佗佗[待河切]如山如河象服是宜子之不淑云如之何

毛氏曰能與君子俱老乃宜居尊位服盛服也[朱氏曰偕老言偕生而偕死也婦人夫死稱未亡人言待死而已]副者后夫人之首飾編髮爲之笄衡笄也珈笄飾之最盛者所以別尊卑[鄭氏曰珈之言加也副既笄而加飾如今步搖上飾]朱氏曰委委佗佗雍容自得之貌○毛氏曰象服尊者所以爲飾[鄭氏曰象服謂揄翟闕翟也]朱氏曰象服法度之服也○鄭玜扶服飾如是而爲不善之行當如之何



玼[音此]兮玼兮其之翟也鬒[真忍切]髮如雲不屑髢[徒帝切]也玉之瑱[吐殿切]也象之揥[勅帝切]也揚且[子餘切]之皙[星曆切]也胡然而天也胡然而帝也

毛氏曰玼鮮盛貌褕翟闕翟羽飾衣也鬒黑髮也如雲言美長也屑潔也○鄭氏曰髢髲也不潔者不用髲爲善[說文云髲益髮也]毛氏曰瑱塞耳也揥所以摘髮也揚眉上廣皙白皙○朱氏曰胡然而天胡然而帝言其服飾容貌之美見者驚猶鬼神也

瑳[七我切]兮瑳兮其之展[陟戰切]也蒙彼縐[側救切]絺是紲[息列切]袢[薄慢切]也子之清揚揚且之顏也展如之人兮邦之媛[于眷切]也

說文瑳玉色鮮白○毛氏曰禮有展衣者以丹縠爲衣蒙覆也絺之美者爲縐是當暑袢延之服也○鄭氏曰后妃六服之次展衣宜白縐絺絺之蹙蹙者展衣夏則裏衣縐絺此以禮見於君及賓客之盛服也○王氏曰暑服則加紲絺焉所以自歛飭也○毛氏曰清視清明也揚廣揚而顏角豐滿展誠也美女爲媛[說文顏眉目之間也]



君子偕老三章一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八句

序 桑中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于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此詩以爲刺淫奔而述其詞以見垂戒若謂淫者自作則不可爲訓矣]

傳 公室無禮衛人刺之賦采唐[諸皆多以此爲桑間濮上之音今傳不以桑中名篇則桑間之音非此詩明矣不關政散民流上行私然覺不切]

宋相仝有此者凡三自五篇毛傳於夫孔子刪定之爲安能一一入雅律乎考學不爲無見也

呂氏曰或曰樂記所謂桑間濮上之音安知非即此篇乎曰詩雅樂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間濮上之音鄭衛之樂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鄭不同部其來尚矣戰國之際魏文侯與子夏言古樂新樂齊宣王與孟子言古樂今樂蓋皆別而言之雖今之世太常教坊各有司局初不相亂況上而春秋之世寧有編鄭衛樂曲于雅音中之理乎桑中溱洧諸篇特仲尼錄之經所以謹世變之終也

爰采唐矣沬（音妹）之鄉矣云誰之思美孟姜矣期我乎桑中要（於遥切）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爰於也唐蒙菜名沬衛邑（蘇氏曰書曰明大命于妹邦蓋紂都朝歌以北是也）姜姓也言世族在位有是惡行桑中上宮所期之地淇水名也○黄氏曰託言采唐以蓋其淫亂之惡而人則知之韓詩曰匹夫匹婦相會於牆陰而明日有傳之者矣獨之不可不慎如此



爰采麥矣沬之北矣云誰之思美孟弋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毛氏曰弋姓也○黄氏曰皆託言貴族以指所私之人非必實有此三姓之女也

爰采葑矣沬之東矣云誰之思美孟庸矣期我乎桑中要我乎上宮送我乎淇之上矣

鄭氏曰葑蔓菁○曹氏曰自鄉而北自北而東宣其浸遠也○毛氏曰庸姓也

朱氏曰鄭衛桑濮里巷狹邪之作也夫子于鄭衛蓋深絕其聲于樂以爲法而嚴立其辭于詩以爲戒今乃欲爲之詩其實而文以雅樂之名又欲從而奏之宗廟之中朝廷之上則未知其將以薦何等之鬼神用諸何等之賓客乎

桑中三章章七句

序　鶉之奔奔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爲宣姜鶉鵲之不若也

傳　衛昭伯烝于宣姜國人惡之賦鶉之奔奔（補說昭伯衛宣公庶子公子頑也諡曰昭伯烝謂上淫）

鶉（音純）之奔奔（音奔）鵲之彊彊（音姜）人之無良我以爲兄

鄭氏曰奔奔彊彊言其居有常匹飛則相隨之貌刺宣姜與頑非匹耦○毛氏曰良善也兄謂君之兄



鵲之彊彊鶉之奔奔人之無良我以爲君

（禮記注云姜姜責責爭鬭惡貌言我以惡人爲君亦使我惡如大鳥姜姜于上小鳥責責于下也）

范氏曰宣姜之惡不可勝道也國人疾而刺之或遠言焉或切言焉遠言之者君子偕老是也切言之者鶉之奔奔是也衛詩至此而人道盡天理滅矣國從而亡故次之以定之方中美文公而衛復興焉（胡氏曰楊氏時云此載衛爲狄所滅之因也故在定之方中之前因是以考于歷代凡淫亂者未有不至于殺身敗國而亡其家者然後知古詩垂戒之大而近世有以獻議乞于經筵不以國風進講者殊失聖經之旨矣）

作者皆勃然振作之意非秉心塞淵不能升僕僕觀星言夙駕皆是振作處皆繇秉心來

鄭氏曰楚宮宗廟也楚室居室也

鶉之奔奔二章章四句

序定之方中美衛文公也衛爲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音悅之國家殷富焉朱氏曰懿公九年冬狄入衛懿公敗死宋桓公迎衛之遺民立宣姜子申以廬于漕是爲戴公是年戴公卒立其弟燬是爲文公於是齊桓公城楚丘而遷衛焉

定之方中作于楚宮揆之以日作于楚室樹之榛側巾切栗椅於宜切桐梓漆爰伐琴瑟

毛氏曰定營室也鄭氏曰定星昏中而正於是可以營制宮室故謂之營室楚宮楚丘之宮雪時揆度也揆日出日入以知東西南視定北準極以正南北室猶宮也○釋文曰榛木叢生也實如小栗○毛氏曰椅梓屬陸璣曰梓實桐皮曰椅○鄭氏曰其長大可伐以爲琴瑟椅梓之䟽理白色而生子者爲梓言豫備也○范氏曰椅桐可以伐琴瑟則榛栗之爲女贄朱氏曰榛栗可以備籩實梓漆之供器用可知是詩美其新造而志於永久○蘇氏曰種木者求用於十年之後其不求近功凡類此矣

升彼虛矣以望楚矣望楚與堂景山與京降觀于桑卜云其吉終焉允臧

虛即墟

朱氏曰虛故城也○毛氏曰楚丘有堂邑景山大山京高丘也龜曰卜允信臧善也建國必卜之○鄭氏曰登虛以望楚丘觀其旁邑及其丘山審其高下所依倚○呂氏曰升彼虛矣以領略其大勢降觀于桑以細督其土宜○劉氏曰建國之初憂民之不得其所不敢遑寧曰終然允臧者喜其果遂於志願也王氏曰終焉允臧者言今信善如卜所言也

范氏曰秉操也

心一也[illegible]不可不乘也

靈雨既零命彼倌音官人星言夙駕說始銳切于桑田匪直也人秉心塞淵騋音來牝三千

鄭氏曰靈善也李氏曰言好雨也毛氏曰零落也倌人主駕者馬七尺曰騋○釋文曰說舍也○鄭氏曰塞充實也淵深也○朱氏曰詩人因言非獨此人操心誠實而淵深其所畜之騋牝亦三千矣

蘇氏曰富強之業必深厚者爲之非輕揚淺薄者之所能致也春秋傳文公大布之衣大帛之冠務材訓農通商惠工敬教勸學授方任能元年革車三十乘季年乃三百乘

葦子曰衛自宣公迄乎惠懿荒淫無度其心喪矣心喪而國因之亡理固然也文公光復故物全賴深心遠慮以造邦家識秉心之要已易曰山風蠱君子以振民育德嗚呼顛危多難之日苟非痛自策勵烏能撥亂而幹蠱乎

定之方中三章章七句

序 蝃蝀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齒也（鄭氏曰不齒者不與相長稚）

傳 衛靈公召子都于衆國人譏之賦蝃蝀（續說衛靈公名元襄公之子殺公之嬖孫也子都宋公子朝有美色嬖公之夫人南子通焉）

蝃（丁計切）蝀（都動切）在東莫之敢指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毛氏曰蝃蝀虹也○程氏曰蝃蝀陰陽之交映日而見故朝西而暮東在東者陰方之氣就交於陽也夫陽唱陰和男行女隨乃理之正今陰來交陽人所醜惡故莫敢指之女子之奔猶蝃蝀之東人所醜也○鄭氏曰行道也婦人生而有適人之道何憂於不嫁而爲淫奔之過乎惡之甚（程氏曰奈何女子之行而違背父母兄弟乎遠謂違背不繇其命而奔也亦通）呂氏曰言女子終當適人非久在家者何爲而犯禮也



朝隮（子西切）于西崇朝其雨女子有行遠兄弟父母

程氏曰朝隮於西者乃陽方之氣來交於陰則理之順故和而爲雨○毛氏曰隮升崇終也從旦至食時爲終朝○范氏曰朝隮于西陽感陰也陽感陰則是陽爲倡而陰從之也故崇朝其雨比陰陽之相應也

乃如之人也懷昏姻也大無信也不知命也

程氏曰如是之人無他也懷男女之欲耳人雖有欲當有信而知義苟惟欲之從則人道廢而入於禽獸矣女子以不自失爲信違背其父母可謂無信矣命正理也以道制欲則能順命

（韓詩云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下爲君父隱藏故言莫之敢指此與傳所命然未敢信爲衛公之詩也）

蝃蝀三章章四句

序 相鼠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羣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相鼠有皮人而無儀人而無儀不死何爲

陳氏曰鼠卑汙可惡之物猶有皮以全其形今女在位反無禮儀而不如鼠○歐陽氏曰人不如鼠則何不死爾此甚嫉之之辭

相鼠有齒人而無止人而無止不死何俟

鄭氏曰止容止孝經曰容止可觀

相鼠有體人而無禮人而無禮胡不遄（市專切）死

毛氏曰體支體也遄速也

呂氏曰相鼠之惡無禮何其如是之甚也蓋溺於

嚴詩作美武公好賢則干旄大夫亦美主命而式虛[illegible]以[illegible]好善[illegible]美于君似費力

淫亂之俗不如是不足以自拔也疾惡不深則遷善不力。白虎通以爲妻諫夫之詩殊不似。

相鼠三章章四句

序 干旄。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鄭氏曰。賢者時處士也。

傳 武公好賢樂善。國人美之賦干旄。傳以此詩次于淇澳之後。王氏曰以素絲組馬以好賢者臣子之好善也人君之好善則非特如此必與之食天祿享天位焉柏舟之仁人見慍于羣小以至于覯閔受侮者以頃公故也然則文公之臣子好善如此亦以文公故也故曰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

子子居熱切干旄。在浚音峻之郊。素絲紕符至切之。良馬四之。彼姝音樞者子。何以畀必寐切之。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十一

朱氏曰。子子。特出之貌。○程氏曰。干旄。注旄于首。九旗皆然。九旗之物所建各不同。若王建太常。諸侯建旂。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是也。○鄭氏曰。時有建此旄來至浚之郊。卿大夫好善也。○毛氏曰。浚。衛邑。郊外曰野。紕。所以織組也。○程氏曰。素絲束帛也。謂以束帛乘馬行禮於賢者。彼姝之人。謂有美德者。受其禮意如是。當何以畀之。知其必告以善道也。鄭氏曰。紕旄旗之旒縿或以維持之。黃氏曰。維紕于旒使不渙散也。

子子干旟。在浚之都。素絲組音祖之。良馬五之。彼姝者子。何以予之。

毛氏曰。鳥隼曰旟。下邑曰都。總以素絲而成組也。○程氏曰。紕。陳布之狀。組。錯綜之狀。始畀之。與也。謂答之。中與之。謂交親之。終告之。謂忠告之。

子子干旌。在浚之城。素絲祝之。良馬六之。彼姝者子。何以告之。

毛氏曰。析羽爲旌。城。都城也。祝。織也。○程氏曰。祝。頻爲竺厚積之意。鄭氏曰。祝當作屬。屬。著也。左傳曰。干旄何以告之。取其忠也。

干旄三章章六句

詩經備攷 卷之四 十二

序 載馳。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爲狄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父兄。又義不得。故賦是詩也。

傳 狄入衛。衛戴公次于漕。許穆姬閔之。賦載馳。

華陽范氏曰。先王制禮。父母沒則不得歸寧者。義也。雖國滅君死。不得往赴焉。義重於亡故也。

載馳載驅。歸唁衛侯。驅馬悠悠。言至于漕。大夫跋蒲末切涉。我心則憂。

鄭氏曰。載之言則也。○毛氏曰。弔失國曰唁。悠悠。

遠貌。漕，衛東邑。草行曰跋，水行曰涉。○范氏曰：載馳載驅，急也。言至於漕，思之也。○朱氏曰：夫人父母不在，當使大夫寧其兄弟。夫人欲自歸唁其兄弟，而託以不欲勞其大夫之跋涉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反。視爾不臧，我思不遠。

鄭氏曰：嘉，善也。爾，許人也。臧，善也。視女不施善道救衛。○朱氏曰：遠，猶忘也。雖視爾不以我爲善，然我之所思終不能自已也。

既不我嘉，不能旋濟。視爾不臧，我思不閟。

朱氏曰：濟，渡也。自許歸衛，必有所渡之水。○毛氏曰：閟，閉也。



陟彼阿丘，言采其蝱。音盲 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許人尤之，衆穉直吏切且狂。

毛氏曰：偏高曰阿丘。蝱，貝母也。○王氏曰：采蝱所以療鬱結之疾。○曾氏曰：善懷，猶善思也。○鄭氏曰：善，猶多也。新都楊氏曰：前漢志，岸善崩。後漢紀，蠶麥善收。晉秦狄陸雲，善笑，皆多也。

呂氏曰：女子善懷，亦各有行。言女子雖多懷思，然今之所以迫切者，亦各有道。他人不知，則以爲女子情性之常而尤之也。末恭言我憂患如此之迫切，彼方且尤我之歸意者，衆人其幼穉乎？其狂惑乎？不然，何其不相體悉一至於是也。

我行其野，芃芃蒲紅切其麥。控苦貢切于大邦，誰因誰極。大夫君子，無我有尤。百爾所思，不如我所之。

毛氏曰：願行衛之野，麥芃芃然方盛長。○朱氏曰：控，持而告之也。因，如因魏莊子之因。極，至也。黃氏佐曰：夫必有所因，然後克濟其事。果將何所因乎？果將何所至乎？朱氏曰：雖大夫君子爲我思所以處此者百方，然不如使我得自盡其心之爲愈也。孔氏曰：許穆夫人賦載馳而入鄘風者，于時國在鄘地，故爲衛發。

載馳五章，一章六句，二章章四句，一章六句，一章八句。蘇氏合二章三章以爲一章，作四章。

衛 説見鄘



序 洪澳，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聽其規諫，以禮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詩也。

傳 衛武公好學明德，國人美之，賦洪澳。武公名和，釐侯之子。

朱氏曰：按國語，武公年九十有五，猶箴儆于國曰：自卿以下至于師長士，苟在朝者，無謂我老耄而舍我，必恪恭于朝，以交戒我。遂作懿戒之詩以自警。而賓之初筵，亦武公悔過之作，則其有文章而能聽規諫，以禮自防也，可知矣。

瞻彼淇奧，音郁 綠竹猗猗。於宜切 有匪君子，如切如磋，七河切 如琢如磨。瑟兮僩遐板切兮，赫兮咺況晚切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況元切兮。

毛氏曰：奧，隈也。袁氏曰：淇水之彎曲處。晉灼曰：淇園衛之

仁氏曰猗猗言竹之懿郡國志淇之意

苑也。其地常多竹。朱氏曰，淇所謂淇園之竹是也。毛氏曰，猗猗，美盛貌。匪，文章貌。治骨曰切，象曰瑳，玉曰琢，石曰磨。瑟，矜莊貌。僩，寬大也。程氏曰，瑟僩，謂莊栗貌。赫，有明德赫赫然。咺，威儀容止宣著也。諼，忘也。○程氏曰，竹，生物之美者。興武公之美，內充而文章威儀著於外也。

首章言德美文致，繇善學自治而然。

瞻彼淇奧，綠竹青青。有匪君子，充耳琇瑩，音營　會古外切弁如星。瑟兮僩兮，赫兮咺兮。有匪君子，終不可諼兮。

毛氏曰，青青，茂盛貌。楊氏慎曰，草木之英曰菁，蓋字作青，而音與義則菁也。



充耳謂之瑱。琇瑩，美石也。天子玉瑱，諸侯以石。弁，皮弁。○鄭氏曰，會，謂弁之縫中，飾之以玉，皪皪而處，狀似星也。

瞻彼淇奧，綠竹如簀。音責　有匪君子，如金如錫，如圭如璧。寬兮綽兮，猗重追恭切較兮。善戲謔兮，不為虐兮。

程氏曰，如簀，言其盛也，比為簀。○毛氏曰，金錫鍊而精，圭璧性有質。程氏曰，言其成質之美，如金錫圭璧然。○程氏曰，寬弘裕也。綽，開豁也。○毛氏曰，重較，卿士之車。新都楊氏曰，古人乘車立乘，其如今人之坐也，故乘車平常則憑較，若應為敬，則落下憑下軾而頭得俯，較在軾上，若兩較然，故曰重較。寬綏弘大，雖則戲謔，不為虐矣。○程氏曰，善戲謔，言其樂易而以禮自飭，防節不至於過，是為不虐也。黃氏曰，一猗三分詠歎之外，不加一辭，而其人可想見矣。

孔叢子曰，子曰，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

章子曰，予讀切瑳琢磨，而知學之不可已也。夫屑象之骨，不治不成器，切之見其肌理耳，益切之，如之而齒角之精美始著也。玉之未剖，璞然璞也，方琢之未見厥美，曰琢曰磨，而琬琰之光睒乃出矣。繇是觀之，切瑳琢磨，終無止足之日也。學必日興月新而後謂之學，修必終無止足而後可言修。至于功候深純，從心所欲，無非妙理，是以後然有重毀之繼也。武公行年九十有五，而猶儆警不倦，深于切瑳琢磨之義者。為人君者乎冊自得於美質而精進于學，何難入聖域耶。

淇奧三章，章九句。

傳：鄘人美其君子不仕亂邦，賦考槃。孔子曰，見遯世而無悶矣。



孔叢子云，孔子曰，於考槃見遯世之士而無悶於世。○曾詩曰，考槃，美隱者之詩。

程氏曰，考槃，觀其名已可見君子之心，處之已欲如天下決然不可復為。雖然如此，退處至于其心窮寂閒不忘君。○程子此說，庶想見賢人君子愛國忠厚之心。弟玩詩辭，不過寢處山澤，自得而願外而已。春說與傳合，得之。小序以為刺莊公，更鑿矣。

歐陽氏曰澗居謂賢者以為寬也

考槃在澗，碩人之寬。獨寐寤言，永矢弗諼。況元切

毛氏曰，考，成。槃，樂也。山夾水曰澗。○鄭氏曰，碩，大也。寤，覺。永，長。矢，誓。諼，忘也。○新都楊氏曰，澗，韓詩作干，注，地下而黃曰干。干與寬叶，為是碩人之寬

自得之樂居然不出而向告得人

寬以居也。黄氏佐曰。微于獨。發于寤言。而無斁。隱之自成者如此。
考槃在阿。碩人之薖。苦禾切 獨寐寤歌。永矢弗過。
毛氏曰。曲陵曰阿。薖。寬大貌。○新都楊氏曰。薖說
文草也。薖字從草。言隱於茅茨草莽。而安樂之也。
○歐陽氏曰。弗過。謂樂居澗中。不復有他之也。
考槃在陸。碩人之軸。音逐 獨寐寤宿。永矢弗告。
爾雅。高平曰陸。○蘇氏曰。軸。盤桓不行。從容自廣
之謂也。○程氏曰。賢者之退。窮處澗谷間。雖德體寬裕。而心在朝廷。寤寐不能忘懷。深念其不得以善道告君。故陳其蘇也。楊氏愼曰。軸。卷而懷之也。
考槃三章章四句



序。碩人閔莊姜也。莊公惑于嬖妾。使驕上僭。莊姜賢
而不答。終以無子。國人閔而憂之。
傳。衛莊公娶于齊。國人美之。賦碩人。左傳。衛莊公娶于齊東宮得臣之妹曰莊姜。美而無子。衛人所為賦碩人也。
碩人其頎。音祁 衣錦褧。苦迥切 衣。齊侯之子。衛侯之妻。東
宮之妹。邢侯之姨。譚公維私。
毛氏曰。頎。長貌。錦。文衣也。○鄭氏曰。頎。大也。言莊
姜儀表長麗俊好。頎頎然。褧。襌也。尚之以襌衣。為
其文之太著。○毛氏曰。東宮。齊太子也。女子後生
曰妹。妻之姊妹曰姨。姊妹之夫曰私。

程氏曰。碩人尊貴之稱。頎頎容貌之偉盛。言其位
尊服飾之美。又陳其家之貴盛。蘇氏曰。邢。周公之後也。譚。近齊。春秋譚子奔莒。左傳國君皆稱公。
手如柔荑。音題 膚如凝脂。領如蝤。似修切 蠐。音齊 齒如瓠音戶
犀。螓音秦 首蛾我波切 眉。巧笑倩七薦切 兮。美目盼匹莧切 兮。
毛氏曰。如荑之新生。如脂之凝。領。頸也。蝤蠐。蝎蟲
也。孔氏曰。蝤蠐在水中。白而長。故以比頸。瓠犀。瓠瓣。朱氏曰。瓠犀。瓠中之子也。言其方正潔白。而比次整齊也。螓首。顙廣而方。○朱氏曰。蛾。蠶蛾也。言
其眉細而長。○毛氏曰。倩。好口輔。盼。白黑分。○鄭
氏曰。此章說莊姜容貌之美。所宜親幸。



碩人敖敖。五刀切 說音稅 于農郊。四牡有驕。朱幩音焚 鑣鑣。
音標 翟茀音弗 以朝。大夫夙退。無使君勞。
毛氏曰。敖敖。長貌。○孔氏曰。說。舍也。農郊。近郊。○
毛氏曰。驕。壯貌。幩。飾也。人君以朱纏鑣扇汗。且以
為飾。鑣鑣。盛貌。翟。翟車也。夫人以翟羽飾車。茀。蔽
也。○鄭氏曰。莊姜始來時。諸大夫朝夕者皆早退
無使君之勞倦。以君夫人新爲妃耦。宜親親之故
也。程氏曰。其來也。禮數之備。至近郊而說止。復整車服而後入于朝。君爲之早退。以與夫人燕見。禮之之重。
河水洋洋。北流活活。古闊切 施罛音孤 濊濊。呼活切 鱣鮪于軌

季本書訓美貌韓詩作歠歠長貌非飾也

切發發。補末切 葭菼他覽切 揭揭。庶姜孽孽。魚竭切 庶士有
朅。欺列切
毛氏曰。洋洋。盛大也。活活。流也。罛。魚罟。濊濊。施之
水中。朱氏曰。濊濊。罟入水聲也。鱣。鯉也。鮪。鮥也。發發。盛貌。釋文魚著
網尾發發然。葭。蘆。菼。亂也。陸璣云。亂。或謂之荻。至秋堅成。則謂之萑。揭揭。長
也。孽孽。盛飾。○鄭氏曰。庶姜。謂姪娣。此章言齊地
廣饒。士女佼好。禮儀之備。而君何爲不答夫人。○
說文。庶士有朅朅。健也。鍾氏惺曰。世情之言。愈鄙愈妙。三復此詩。皆以常情
盛其君深得告誡之法。
碩人四章章七句



序 氓。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
別。遂相奔誘。華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
喪其妃音配耦。故敘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長樂劉氏曰。宣公不道。自班于會。猶不足紀也。風化流于其民。陷之于不義。而顛沉其生。亦可傷哉。故氓之詩。不罪其民而曰刺時者。知風之自于其君也。
傳 女歸非禮。衰而見棄。鄘人刺之。賦。氓。中公俱不指爲宣公時詩
氓之蚩蚩。音癡 抱布貿絲。音茂 匪來貿絲。來即我謀。送子
涉淇。至于頓丘。匪我愆期。子無良媒。將七羊切 子無怒。
秋以爲期。
毛氏曰。氓。民也。布。幣也。丘一成爲頓。○鄭氏曰。季
春始蠶。孟夏賣絲。匪。非。即。就也。良。善。將。請也。請子
無怒。秋以爲期。朱氏曰。初言氓者。始見其來。莫知其爲誰何也。既與之謀則爾汝之矣。○鍾氏曰。奔豈有媒乎。子無良媒。將子無怒。秋以爲期。皆是諱之之詞
乘彼垝俱毀切垣。音袁 以望復關。不見復關。泣涕漣漣。音連
既見復關。載笑載言。爾卜爾筮。體無咎言。以爾車來。
以我賄呼罪切遷。
毛氏曰。垝。毀也。○蘇氏曰。復關。氓之所在也。○毛
氏曰。龜曰卜。蓍曰筮。體。兆卦之體。孔氏曰。謂龜兆筮卦也。二者皆有辭。韓魯詩俱作履。無咎言。
賄。財。遷。徙也。
桑之未落。其葉沃若。于嗟鳩兮。無食桑葚。音甚 于嗟女



兮。無與士耽。都南切 士之耽兮。猶可說也。女之耽兮。不
可說也。
朱氏曰。沃若。潤澤貌。桑之沃若。以比始者容色美
盛。情好歡洽之時。桑之黃落。以比色衰而愛弛也
○毛氏曰。鳩。鶻鳩也。食桑葚過則醉而傷其性。耽。
樂也。○鄭氏曰。說。解也。士有百行可以功過相除。
至於婦人無外事。惟以貞信爲節。
桑之落矣。其黃而隕。自我徂爾。三歲食貧。淇水湯湯。
音傷 漸子廉切 車帷裳。女也不爽。士貳其行。士也罔極。二
三其德。

毛氏曰。隕墜也。(歐陽氏曰。桑之沃若。喻男情意盛時可愛。至黃而隕。又喻男意易得衰落爾。)湯湯水盛貌。帷裳婦人之車也。爽差也。○朱氏曰。漸漬也。(濺渡水濕車之裳。)

三歲爲婦。靡室勞矣。夙興夜寐。靡有朝矣。言既遂矣。至于暴矣。兄弟不知。咥(音戲)其笑矣。靜言思之。躬自悼矣。

朱氏曰。言我三歲爲婦。盡心竭力。不以室家之勞爲勞。蚤起夜臥。無有一朝不然者。○歐陽氏曰。兄弟不知我今被其[illegible]暴[illegible]矣我爾。○毛氏曰。悼傷也。(朱氏曰。亦何所歸咎哉。但自痛悼而已。)



及爾偕老。老使我怨。淇則有岸。隰則有泮。(泮音畔)總角之宴。言笑晏晏。信誓旦旦。不思其反。反是不思。亦已焉哉。

鄭氏曰。及與也。泮讀爲畔。畔涯也。○毛氏曰。總角。結髮也。(孔氏曰。婦人未笄。首結其髮。聚之爲兩角。)晏晏和柔也。○孔氏曰。旦旦猶怛怛。(鄭氏曰。言其懇惻款誠。)蘇氏曰。始也將與爾偕老。今老而反使我怨。淇猶有岸。隰猶有畔。何爾心之不可知也。○左傳。思其終也。思其復也。思其反之謂也。

(朱氏曰。旦旦明也。不如怛怛理長。)

章子曰。女之耽固不可說也。士而失身。又焉可說乎。自古未有不以正合而能匡主善終者。衛莊之禍秦。蓋自始進之日而已乖謬矣。士之枉道輕進怙寵不悛者。亦思其反乎哉。

氓六章章十句

(序)竹竿。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答。思而能以禮者也。

(傳)宋桓姬之媵。和其小君之賦。賦竹竿。(傳以此詩次於泉水之後。故云和其小君之賦。媵即泉水所謂諸姬是也。)

籊籊(他歷切)竹竿。以釣于淇。豈不爾思。遠莫致之。

毛氏曰。籊籊長而殺也。○歐陽氏曰。衛女之思歸



者。述其國俗之樂。云有籊籊然執竿以釣於淇者。我在家時常出而見之。今我豈不思復見之乎。而遠嫁異國。不得歸爾。○章子曰。發於情。止於義。只在遠莫致之四字見之。不必添出。

泉源在左。淇水在右。女子有行。遠(去聲)父母兄弟。

李氏曰。言舊時游泳二水之間。其樂如此。今嫁於異國而不得見也。故曰遠父母兄弟。(歐陽氏曰。二水衛人之所常游處。今我嫁在異國。與父母兄弟不得相近。况二水乎。)

淇水在右。泉源在左。巧笑之瑳。(七可切)佩玉之儺。(乃可切)

毛氏曰。瑳巧笑貌。儺行有節度。○歐陽氏曰。思衛

瑳玉色鮮白也。朱氏曰：笑而見齒，其色瑳然。

女之在其國者，巧笑佩玉，威儀閒暇，樂然於二水之上，念已有所不如也。

淇水滺滺，（音由）檜楫松舟。駕言出遊，以寫我憂。

毛氏曰：滺滺，流貌。檜，柏葉松身。楫，所以櫂舟也。○末二語，皆自恨不可得之意。

竹竿四章，章四句

序 芄蘭，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杜預曰：惠公即位時年十五六。○鄭氏曰：惠公以幼童即位，自謂有才能，而驕慢于大臣，但習威儀，不知為政以禮。）

傳 □子不孫，鄘人刺之，賦芄蘭。（缺文當是童字）

芄蘭之支，童子佩觿。（許規切）雖則佩觿，能不我知。容兮



遂兮，垂帶悸兮。（其季切）

毛氏曰：芄蘭，草也。○鄭氏曰：芄蘭柔弱。○沈氏括曰：支，莢也。芄蘭生莢，支出於葉間，垂之如觿狀。○毛氏曰：觿所以解結，成人之佩也。（孔氏曰：觿貌如錐，以象骨為之，可以解結。）○朱氏曰：雖則佩觿，然無成人之德，但能傲然不我知而已，言驕而無餘，無所能也。容兮遂兮，舒緩放肆之貌。悸，帶下垂之貌。（呂氏曰：及垂紳帶，悸悸然有節度，然其德不稱服。○韓詩作垂帶萃兮，萃亦垂貌。）

芄蘭之葉，童子佩韘。（失涉切）雖則佩韘，能不我甲。容兮遂兮，垂帶悸兮。

毛氏曰：韘，決也。能射御則佩韘。（孔氏曰：決，著右手巨指，以鉤弦，用象骨為之。）甲，狎也。○呂氏曰：能不我甲，言但能不我親狎，妄自尊大而已。（朱氏曰：甲，長也。言其才能不足長于我也。）○廣漢張氏曰：再言容兮遂兮，垂帶悸兮，而其驕慢無知之氣象，莫掩矣。

芄蘭二章，章六句

序 河廣，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宋桓公夫人，衛文公之妹，生襄公而出。襄公即位，夫人思宋，義不可往，故作詩以自止。）

傳 宋桓姬歸于衛，思襄公，賦河廣。○孔子曰：吾於河廣見德之至也。



孔氏曰：夫人為先公所出，其子承父之重，與祖為一體。母出與廟絕，不可以私反，故義不得也。

誰謂河廣，一葦（音偉）杭之。（戶郎切）誰謂宋遠，跂（音企）予望之。

毛氏曰：杭，渡也。

誰謂河廣，曾不容刀。誰謂宋遠，曾不崇朝。

鄭氏曰：小船曰刀。

呂氏曰：說苑云：宋襄公為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咏此詩而推其母子之心，蓋不相遠，所載似可信也。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者，恐傷其父之意也。母之慈，子之孝，皆止于義而不敢過焉。不幸處母子之變者，可以觀矣。○華陽范氏曰：夫人之不往，義也。天下豈有無母之人哉？有千乘之國而不得養其母，則人之不幸也。為襄公者將

朅韓詩作偈[illegible]桀也

潘米汁可以沐頭

若之何。生則致其孝。沒則盡其禮而已。衛有婦人之詩。自莊姜至于襄公之母六人焉。皆止于禮義。而不敢過也。夫以衛之政教淫僻風俗傷敗。然而女子猶知有禮而畏義如此者。蓋以先王之化所及也。

河廣二章章四句

序 伯兮。刺時也。言君子行役。爲王前驅。過時而不反焉。鄭氏曰。衛宣公之時。蔡人衛人陳人從王伐鄭。故家人思之。

呂氏曰。爲王前驅。特詩中之一語。非大義也。

伯兮朅丘列切兮。邦之桀兮。伯也執殳音殊。爲王前驅。

鄭氏曰。伯。君子字也。桀。英桀。○毛氏曰。朅。武貌。桀。特立也。殳長丈二而無刃。



自伯之東。首如飛蓬。豈無膏沐。誰適都歷切爲容。

毛氏曰。婦人夫不在。無容飾。適。主也。○呂氏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

其雨其雨。杲杲古老切出日。願言思伯。甘心首疾。

鄭氏曰。人言其雨其雨。而杲杲然日復出。猶我言伯且來伯且來。復不來。願。念也。我念思伯。心不能已。如人心嗜欲所貪口味。不能絕也。○朱氏曰。望其君子之歸而不歸也。是以不堪憂思之苦而寧甘心於首疾也。

焉得諼況袁切草。言樹之背。願言思伯。使我心痗音每。

毛氏曰。諼草令人忘憂。背。北堂也。痗。病也。○孔氏曰。何處得一忘憂之草。我樹之於北堂之上。冀觀之以忘憂。○朱氏曰。心痗則其病益深。非特首疾而已也。

范氏曰。居而相離則思。期而不至則憂。此人之情也。文王之遣戍役。周公之東征。其詩皆敘其室家之情。男女之思以閔之。故其民悅而忘死。聖人能通天下之志。是以能成天下之務。兵者毒民于死地者也。孤人之子。寡人之妻。傷天下之和。致水旱之災。故聖王重之。如不得已而行。則告以歸期。念其勤勞。哀傷慘怛。不啻如在己。是以詩美之則言其君上之閔恤。刺之則錄其室家之怨思。以爲人情不出乎此也。○此詩傳以爲三叔以殷伐衛。鄘人從軍。其妻怨之。康成引春秋伐鄭事。鄭在衛西則于自北之東不合矣。但無明據。不若序說刺時之爲妥。



伯兮四章章四句

毛氏曰狐獨行于水之涘失其所也

序 有狐。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妃耦焉。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周禮荒政十日。多昏。注云。不備禮而娶。昏者多也。

傳 國亂民貧。君子傷之。賦有狐。子日見惻隱之仁焉。魯詩說曰。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涉水而傷之。賦也。

有狐綏綏。在彼淇梁。心之憂矣。之子無裳。

毛氏曰。綏綏。匹行貌。石絕水曰梁。

有狐綏綏。在彼淇厲。心之憂矣。之子無帶。

王氏曰。岸近危曰厲。○毛氏曰。帶。所以申束衣。

申公亦云朋友相贈之詩僞說爲是

有狐綏綏在彼淇側心之憂矣之子無服

李氏曰無服言其衣服之不備也

韋子曰傳與說皆脅詩也脅在毛之前前此無喪其配耦之說不諗毛公何所據而以爲失時喪耦之詩朱晦菴力詆序說於此亦附會毛鄭而謬云寡婦之詞不亦寃哉試誦子曰見惻隱之仁一語則此詩爲君子恤貧民之涉水無疑矣

有狐三章章四句

序木瓜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漕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



傳朋友相贈賦木瓜子曰見苞苴之禮行焉以草裹物爲苞以草藉器所物爲苴○木瓜賈誼以爲下之報上也

投我以木瓜報之以瓊琚音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毛氏曰木瓜楙木也郭璞云實如小瓜酢可食瓊玉之美者琚佩玉名○李氏曰言人遺我以微物必有以厚報之況齊桓公之德如此其大則報之當如何

投我以木桃報之以瓊瑤音遙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投我以木李報之以瓊玖音久匪報也永以爲好也

孔子曰吾于木瓜見苞苴之禮行鄭氏曰以果實相遺者必苞苴尚書曰厥苞橘柚○韋子曰古人交情於此見之若情好弗永雖一飯不忘千金以謝一當事變利害之際未免凶終矣韓宣子聘衛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繇此觀之豈男女狎昵之辭哉

木瓜三章章四句

元城劉氏曰邶鄘衛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鄭亦因周公勤施之蹟在定三監之亂以致隆平此所以爲變風之首列于二南之後與

詩經備攷卷四

# 詩經備攷卷之五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鳴玉鉉　攷訂

## 王

鄭氏譜曰王城者周東都王城畿內方六百里之地其封域在禹貢豫州泰華外方之間北得河陽漸冀州之南始武王作邑於鎬京謂之宗周是爲西都周公攝政五年成王在豐欲宅洛邑使召公先相宅既成謂之王城是爲東都今河南是也召公既相宅周公往營成周今洛陽是也成王居洛邑遷殷頑民於成周復還歸處西都至於夷厲政教尤衰十一世幽王嬖褒姒生伯服廢申后太子宜臼奔申申侯與犬戎攻宗周殺幽王於戲（史記驪山下）晉文侯鄭武公迎宜臼於申而立之是爲平王以亂故徙居東都王城於是王室之尊與諸侯無異其詩不能復雅故貶之謂之王國之變風

補傳曰周之始盛也文王位止西伯未嘗稱王而二南之化被於天下周之既衰也平王以後雖爲天下而王風之詩僅同列國此二南與王風名同爲風實則不同也風之名既同於列國而加以王



洪氏曰成周在王城之東故爲東周王城在成周之西故爲西周

之一字所以尊周亦所以愧周與孔子於魯春秋書王之意一也○戴氏曰東遷之後降而爲風自季札觀樂已然非聖人降之也（○蘇氏曰自平王東遷而變風遂作其風及其境內而不能被天下與諸侯比然其王號未替故不曰周而曰王黍離云○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

**序**　黍離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爲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宗周鎬京也謂之西周）

補　王世子宜臼弒其君幽王自立于攜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續說尹伯封吉甫後妻之子伯奇之弟仕于平王爲大夫○辛子曰韓魯詩俱以爲尹伯封作所云求亡而不得閔宗周之亡而不得其故爾陳思王以爲求兄亡而不得則非詩旨矣玩是詩悲旋悽切非孝弟之人安能有是耶）

彼黍離離彼稷之苗行邁靡靡中心搖搖知我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彼彼宗廟宮室（鄭氏曰宗廟宮室毀壞而其地盡爲禾黍）○說文曰黍禾屬而黏者也○孔氏曰離離垂也○沈括曰稷乃今之穄也（曲禮曰稷曰明粢是也）毛氏曰邁行也靡靡猶遲遲也○孔氏曰搖搖是心憂無所附著之意（楚威王謂蘇秦曰寡人心搖搖然如懸旌而無所薄）○毛氏曰悠悠遠

意蒼天據遠視之蒼蒼然則稱蒼天。
李氏曰周大夫呼天而愬曰致此者何人哉蓋含
蓄其辭不欲指斥其人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穗（音遂）行邁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
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哉。
毛氏曰穗秀也。
彼黍離離彼稷之實行邁靡靡中心如噎（於結切）知我
者謂我心憂不知我者謂我何求悠悠蒼天此何人
哉。
毛氏曰噎憂不能息也（孔氏曰噎者咽喉閉塞之名言憂深不能喘息）



糾繆曰愚觀者義蓋不分閔周者禾稷莫辨蓋心在于憂與哀而視物之似而誤也此本韓詩憂懣不識于物視彼黍離離然憂甚之時反以為稷之苗說同亦通。

黍離三章章十句

傳 戍者不歸室家思怨賦君子于役。
中公曰君子于役戍申者之妻所作。
君子于役不知其期曷至哉雞棲于塒（音時）日之夕矣
羊牛下來君子于役如之何勿思。
鄭氏曰君子往行役我不知其反期雞之將棲
日則夕矣羊牛從牧地而來言畜產出入尚有期
節至于行役者乃反不也○毛氏曰鑿牆而棲曰
塒（曷至哉朱氏曰且今亦何所至哉）
君子于役不日不月曷其有佸（戶括切）雞棲于桀日之
夕矣羊牛下括（古活切）君子于役苟無饑渴。
毛氏曰佸會也雞棲於杙為桀括至也○朱氏曰
君子于役之久不可計以日月而又不知其何時
可以來會也亦庶幾其免於饑渴而已。
此詩作于平王之時序以為刺王非也又云思其危難以風詩豈有是哉毛公未必誤至此。
君子于役二章章八句

序 君子陽陽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
害而已。



傳 □王好音大夫風之賦君子陽陽。
黃子曰君子遭亂苟不能撥亂反治遯世自全可
也奈何相招苟祿陽陽自娛仁人君子固如是乎
傳云王好音大夫風之則君子指王我大夫自謂
也其樂只且皆節之中有歎惜之意猶曰以樂不
傳云爾朱子以為夫婦相樂亦未當
君子陽陽左執簧（音黃）右招我由房其樂只且（子徐切）
王氏曰簧笙也國君有房中之樂○鄭氏曰由從
也左手持笙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房中俱在
樂官也○程氏曰簧為樂之器房安息之所苟自

爲樂。又招其類由安息之所也。陽陽。自得。陶陶。自樂之狀。皆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蘇氏曰。君子以賤爲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爲閔周也。

君子陶陶。左執翿。徒刀切右招我由敖。其樂只且。

毛氏曰。陶陶。和樂貌。翿。纛也。翳也。○程氏曰。翿。舞所持。○鄭氏曰君子左手持羽。右手招我。欲使我從之於燕舞之位。○蘇氏曰陶陶陽陽也。

君子陽陽二章章四句

序揚之水。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



人怨思焉。

傳荆伐申。平王以周師戍申。周人怨之。賦揚之水。

程氏曰。諸侯有患。天子命保衛之。亦宜也。平王獨私其母家耳。非有王者保天下之心也。人怨宜也。況天子當使方伯鄰國保助之。豈當獨勞畿內之民。故周人怨諸侯之人不共戍申也。

朱氏曰。申侯與犬戎攻宗周而弑幽王。則申侯者王法必誅不赦之賊。而平王與其臣庶不共戴天之讐也。今平王知有母而不知有父。知其立己爲有德。而不知其弑父爲可怨。至使復讐討賊之師反爲報施酬恩之舉。則其忘親逆理而得罪于天已甚矣。○武城王氏曰。朱子之責平王。辭雖義正矣。愚獨據當時事勢而深歎平王所遭之不幸也。蓋由王之弑非申侯所弑之也。與鄫西夷犬戎共弑之也。當是時申侯雖負弑君之罪。而實有存周之功。平王雖當復父之讐。而尤不可忘母之難。况其始也。依之以避患。其後也。又賴之以反國。乃欲從而誅之。不惟人情有所不忍。恐于事勢亦有所不安也。一旦犯衆怒而激他變。則宗社之憂有大可慮者矣。然則爲平王計。惟有痛心勵志。修復文武之政。以蓋前人之愆。數弑逆于犬戎。以申討賊之義。準申侯之功罪。以全母子之恩。所可盡者如是而已。○朱子之論。萬世之大經。王氏之說。處變之至理。兹並存之。

申在陳鄭之南後竟爲楚所滅

揚之水。不流束薪。彼其記音之子。不與我戍申。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程氏曰。揚之水。瀾也。淺。故激力不足以流薪。與力不足也。○歐陽氏曰。激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



久而不得代爾。彼其之子。謂他國諸侯人之當戍者也。○毛氏曰。戍。守也。申。姜姓之國。平王之舅。

揚之水。不流束楚。彼其之子。不與我戍甫。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毛氏曰。楚。木也。甫。諸姜也。○孔氏曰。言甫許者。以其俱爲姜姓。旣重章以變文。因借甫許以言申。其實不戍甫許也。

揚之水。不流束蒲。彼其之子。不與我戍許。懷哉懷哉。曷月予還歸哉。

鄭氏曰。蒲。蒲柳。○程氏曰。楚蒲益輕。言力不足愈甚。○國語。富辰曰。齊許申呂繇大姜。注云。四國皆姜姓。

抗遇人詞悲傷而無怨悲之以曰何嗟及至于無可奈何而猶不怨此婦亦賢矣

揚之水三章章六句

序 中谷有蓷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傳 京師饑民流而怨賦中谷

華陽范氏曰世治則室家相保者上之所養也世亂則男女相棄者上之所殘也其使之也勤其取之也厚則夫婦日以衰薄而凶年不免於離散矣伊尹曰匹夫匹婦不獲自盡民主罔與成厥功故詩人舉一物失所而知王政之惡一女見棄而知人民之困以爲政荒民散將無以爲國矣



中谷有蓷吐雷切暵呼但切其乾矣有女仳匹指切離嘅口愛切其嘆矣嘅其嘆矣遇人之艱難矣

孔氏曰釋艸云萑蓷郭璞曰今茺蔚也又名益母暵燥也○程氏曰蓷谷中所生之物待陰潤而後能生故暵則乾矣與夫婦樂歲則能相保凶年則至相棄也○毛氏曰仳別也○鄭氏曰有女遇凶年而見棄與君子別離嘅然而嘆自傷遇君子之窮厄

中谷有蓷暵其修矣有女仳離條其歗音嘯矣條其歗矣遇人之不淑矣

陳氏曰修長也長茂者爲所暵○毛氏曰條條然嘯也○程氏曰歗長吟也悲恨深於嘆矣○呂氏曰古者謂死喪饑饉皆曰不淑蓋以吉慶爲善事凶禍爲不善雖今人猶然

中谷有蓷暵其濕矣有女仳離啜張劣切其泣矣啜其泣矣何嗟及矣

蘇氏曰及其甚也雖生於濕者亦不免也泣者窮之甚也○毛氏曰啜泣也○呂氏曰啜其泣矣何嗟及矣言事已至此末如之何也

中谷有蓷三章章六句

序 兎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桓王即位五年奪鄭伯政鄭伯不朝王以諸侯伐鄭鄭伯禦之戰于繻葛王卒大敗祝聃射王



傳 萇弘忠于王晉趙鞅殺之賦有兎說萇弘周大夫敬王二十三年秋趙鞅殺邯鄲午荀寅士吉射以晉定公伐鞅鞅入于晉陽以叛萇弘事劉文公劉與吉射世爲昏姻鞅以弘爲黨也伐劉而殺之渊曰兎喻趙鞅雉喻萇弘百憂六者周敝王不振諸侯背叛構怨連禍而王室之忠臣不免于禍其爲凶罹何如者故閔人傷之若此

有兎爰爰雉離于羅我生之初尚無爲我生之後逢此百罹力支切尚寐無吪五戈切

毛氏曰爰爰緩意鳥網爲羅罹憂吪動也○鄭氏曰尚庶幾也○呂氏曰兎之大以比諸侯雉之小

朱氏云忠毅得厭婦以耿介難羅以比小人倖兎而君子受禍也似非本旨

周人以自比也。言諸侯之背叛者恣睢自如。而周人反受其禍也。○鄭氏曰。今但庶幾於寐。不欲見動。無所樂生之甚。

有兎爰爰。雉離于罦。罦音孚 我生之初。尚無造。我生之後。逢此百憂。尚寐無覺。

毛氏曰。罦覆車也。郭璞曰。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

造爲也。章子曰。造作爲也。深文假諛。皆造作以陷人者。

有兎爰爰。雉離于罿。罿昌鍾切 我生之初。尚無庸。我生之後。逢此百凶。尚寐無聰。

毛氏曰。罿罬也。○韓詩曰。施羅於車上曰罿。○鄭



氏曰。庸勞也。毛氏曰。庸用也。聰聞也。

歐陽氏曰。桓王之時。周道衰微。諸侯背叛。君子惡居亂世。不樂其生之詩。其曰我生之初尚無爲者。謂昔時周人尚幸無事而閒暇。如兎之爰爰也。我生之後。逢此百罹者。謂今時不幸遭此亂世。如雉陷于網羅。蓋傷己適丁其時也。

兎爰三章章七句

【序】葛藟。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釋文作刺桓王。案詩譜是平王詩。尚書歐陽說云。九族。乃異姓有親屬者。父族四。母族三。妻族一。

【傳】平王之族。流散而已。賦葛藟。闗文音是怨字

緜緜葛藟。在河之滸。呼五切 終遠兄弟。謂他人父。謂他人父。亦莫我顧。

山生[illegible]丘陵陷今在河滸夫其所失故以興[illegible]孫失所

毛氏曰。緜緜長不絶之貌。水厓曰滸。○左傳曰。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屬有宗族之意。○呂氏曰。葛藟生非其地。猶宗族失所依也。○鄭氏曰。兄弟。猶言族親也。王寡恩施。今已遠棄族親。是我謂他人爲己父。族人尚親親之辭。章子曰。謂他人句。宋儒遂指王以他人爲父母兄弟。不通。大意云。王棄遠宗族。至于使我謂他人爲父母。而王亦莫我顧。莫我有。莫我聞也。

緜緜葛藟。在河之涘。涘音俟 終遠兄弟。謂他人母。謂他人母。亦莫我有。

毛氏曰。涘厓也。○鄭氏曰。有識有也。左傳曰。不有寡君。

緜緜葛藟。在河之漘。漘音脣 終遠兄弟。謂他人昆。謂他人



昆。亦莫我聞。

孔氏曰。爾雅云。夷上灑下。漘。郭璞云。厓上平坦而下水深者。爲漘。

葛藟三章章六句

【說】采葛。賢者被讒見黜于野。周人閔之而作。

章子曰。是詩序云懼讒。傳云王好讒。大夫憂之。俱於詩辭不類。及讀申公詩說。乃渙然釋矣。蓋賢人在野。國非其國。思而不見。憂心如渴。所云三月三秋。良非夸也。朱子謬以爲淫奔。果何所據耶。

彼采葛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葛所以爲絺綌也。○李氏曰。人之讒人多因其不見。輒乘間而讒

之。○歐陽氏曰。采葛采蕭采艾。皆非王臣之事。此賤有司之所爲也。○此借以興賢人之在朝耳。讒貞作采物。未免疑矣。

彼采蕭兮。一日不見。如三秋兮。

毛氏曰。蕭所以共祭祀。

彼采艾兮。一日不見。如三歲兮。

毛氏曰。艾所以療疾。○呂氏曰。毛氏特訓釋三物。見采之繇。不於此取義也。

采葛三章章三句

傳 周人行役而訊其室家。賦大車。

申公說曰。大車。周人從軍寓其室家之詩。



朱氏曰。周衰大夫猶能以政刑治其私邑者。故淫奔者畏而歌之如此。然其去二南之化則遠矣。

大車檻檻。毳尺銳切衣如菼吐敢切。豈不爾思。畏子不敢。

毛氏曰。大車。大夫之車。檻檻。車行聲也。毳衣。大夫之服。菼。鵻也。蘆之初生者也。鄭氏曰。古者天子大夫服毳冕以巡行邦國。衣繢而裳繡。皆有五色焉。其青者如鵻。

大車啍啍他敦切。毳衣如璊音門。豈不爾思。畏子不奔。

毛氏曰。啍啍。重遲之貌。璊。赬也。孔氏曰。赬淺赤也。毳衣繢繡。其青者如鵻。其赤者如璊。

穀則異室。死則同穴。謂予不信。有如皦日。古了切

毛氏曰。穀。生。皦。白也。○鄭氏曰。穴謂塚壙中也。○呂氏曰。惟能止其奔。未能革其心。與行露之詩異矣。○按序以爲刺周之大夫不能聽訟。玩詩辭不過爲刑威所制。不敢縱其欲耳。無刺聽訟之意。至畏子不敢二句。又云陳古以刺今。則上下語氣不貫矣。不若朱說爲妥。或從眾說爲從軍者之離於本文亦叶。則子指其將帥。不奔。不敢逃潰也。

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 丘中有麻。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而作是詩也。孔氏曰。莊王他桓王子。

傳 留子賢而退隱。國人嘉之。賦丘中。考補蘇氏轍曰。子嗟隱居丘陵之間。而植麻麥果實以爲生。民思其賢而庶其肯來以從政。望之之詞也。



歐陽氏曰。莊王之時。賢人被放逐。退處於丘壑。國人思之。以爲麻麥之類生於丘中。以其有用皆見收於人。惟彼賢如子嗟子國者。獨留於彼而不見錄。

丘中有麻。彼留子嗟。彼留子嗟。將其來施施。

毛氏曰。丘中。墝埆之處。盡有麻麥草木。乃彼子嗟之所治。施施。難進之意。○鄭氏曰。施施。舒行伺間獨來見己之貌。程氏曰。思望其施施而來。

丘中有麥。彼留子國。彼留子國。將其來食。

蘇氏曰。庶幾有來從我食也。歐陽氏曰。將其來食。思其來而錄之也。

丘中有李，彼留之子。彼留之子，貽我佩玖。

朱氏曰：貽我佩玖，冀其有以贈己也。○歐陽氏曰：子嗟子國，當時賢士之子，泛言之也。

韋子曰：此本思賢之詩，與蒹葭杕杜同一情致。不詮朱晦翁何故改訓淫詞，況無固云周人之俗，治產業，力工商，究黍離以下，大抵進塵憂傷之詞，又似非鄭衛比也。知詩義毛公以留爲氏，雖與傳合，又以子國爲子嗟父，則迂矣。朱子謂隱者植麻麥，今以爲生赤太拘，不若歐陽說爲長，故錄之。

丘中有麻三章，章四句

程子曰：或謂王風之詩凡十篇，而閔周之詩四。當是時，平王東遷，豐鎬爲墟，文武之舊已掃地矣。此黍離所以閔周也。兵敗禍結，此兎爰所以閔周也。風俗衰薄，室家不相保，此中谷所以閔周家也。亦足三者，閔之宜矣。君子陽陽之序曰，君子相招爲祿仕，全身遠害，何遽閔之哉？曰：序此詩者，其知



道乎。國家之患，莫大于有君子而不能知，小人在位而賢人在下也。其小人不爲盡心，未害也。至君子不盡心以求苟免，熟視于禍而不肯救，危國必亡。此知微君子所以嗟嘆而傷之也。彼黍離兎爰中谷之亂，苟有君子，其至是乎。○涑水司馬氏曰：周自平王東遷，日以衰微，至于戰國，又分爲二，其土地人民不足以比強國之大夫，然天下猶尊而事之，以爲共主，守文武之宗祧，久而不絕，其故何哉？植本固而發源深也。昔周之興也，禮以爲本，仁以爲源，自后稷以來，至于文武成康，其講禮也備矣，其施仁也深矣。民習于耳目，浹于骨髓，雖後世微弱，其民將有凌慢之心，則畏先王之餘[illegible]不敢爲；將有離散之心，則思先王之仁而不忍去。此其所以享國長久之道也。不然，以區區數[illegible]處[illegible]七暴國之間，一日不可存，況乎數十年乎。

詩經備攷卷五上

詩經備攷卷之五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門人龕吾吳臣輔　校刊

鄭

鄭氏譜曰：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又爲幽王大司徒，甚得周衆與東土之人，問於史伯曰：王室多故，余懼及焉，其何所可以逃死？史伯曰：其濟洛河潁之間乎。是其子男之國，虢鄶爲大，虢叔恃勢，鄶仲恃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以貪冒，君若



以周難之故，寄帑與賄，不敢不許，是驕而貪，必將背君。君以成周之衆，奉辭罰罪，無不克矣。若克二邑，鄢蔽補丹依疇歷莘，君之土也。修典刑以守之，惟是可以少固。桓公從之。後三年，幽王爲犬戎所殺，桓公死之。其子武公與晉文侯定平王於東都王城，卒取史伯所云十邑之地，左洛右濟，前華後河，食溱洧焉。今河南新鄭是也。武公又作卿士，國人宜之，鄭之變風作。○地理志：鄭國，今河南之新鄭，本高辛氏火正祝融之虛也。及成皋、滎陽，潁川之崇高、陽城，皆鄭分也。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吳札聞鄭之歌曰：美哉！其細已甚，民弗堪也，是其先亡乎？其武公後二十三世爲韓所滅。○鄭故城在華州鄭[illegible]

縣西北三里。桓公友之邑。鄭州新鄭縣。鄭武公之國都。

序 緇衣，美武公也。父子並為周司徒，善於其職，國人宜之，故美其德，以明有國善善之功焉。鄭氏曰：父謂武公父桓公也。司徒之職掌十二教。

傳 鄭武公養賢而賦緇衣。子曰：於緇衣見好賢之至也。申公說曰：緇衣，鄭武公好賢賦詩貽之，與傳同。出氏曰：武公入仕于周，而周人美之也。若鄭人所作，何為三章皆言適子之館兮？好賢如緇衣，所謂賢即謂武公父子也。後之請師習其讀而不知其義，誤以為稱武公之好賢。遂曰：明有國善善之功，失其旨矣。○章子曰：東萊以為周人所作，似矣。不若傳說作武公之好賢，則授衣授餐，曰子曰子，一一膽貼，意者宋儒未見參傳乎。



緇衣之宜兮，敝予又改為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緇，黑色，卿士聽朝之正服也。玉藻：天子皮弁以日視朝，則卿士朝于王，服皮弁，不服緇衣。退適私朝，服緇衣以聽其所掌之政也。○程氏曰：宜言其稱。○毛氏曰：改，更也。適，之。館，舍。粲，餐也。

緇衣之好兮，敝予又改造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好猶宜也。○鄭氏曰：造，為也。

緇衣之蓆兮，敝予又改作兮。適子之館兮，還予授子之粲兮。

毛氏曰：蓆，大也。○程氏曰：蓆，安舒之義，服稱其德，則安舒。

按緇衣所以裼裘，雅云臺笠緇撮，則士亦可服緇衣也。予故信傳說為是。

緇衣三章章四句

序 將仲子，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弟叔失道，而公弗制。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大亂焉。左傳：武公娶于申，曰武姜，生莊公及共叔段。莊公寤生，驚姜氏，故名曰寤生，遂惡之。愛共叔段，欲立之，亟請于武公，公弗許。及莊公即位，為之請制。公曰：制，巖邑也，虢叔死焉，佗邑唯命。請京，使居之，謂之京城大叔。祭仲諫曰：大都過百雉，國之害也。今京不度，非制也，君將不堪。公曰：姜氏欲之，焉辟害。



對曰：姜氏何厭之有，不如早為之所，無使滋蔓，蔓難圖也。公曰：多行不義，必自斃，子姑待之。既而大叔命西鄙北鄙貳于己。公子呂曰：國不堪貳，君將若之何？請除之。公曰：無庸，將自及。大叔又收貳以為己邑，至于廩延。子封曰：可矣，厚將得眾。公曰：不義不暱，厚將崩。大叔完聚，繕甲兵，具卒乘，將襲鄭，公聞其期，曰：可矣。命子封帥車二百乘以伐京。京叛大叔段，段入于鄢，公伐諸鄢。大叔出奔共。

傳 鄭莊公封弟段于京，祭足諫之，不聽。大夫風之，賦將仲子。續說：祭足，鄭大夫，仲子其字。

章子曰：此大夫設為莊公拒諫之辭，意微而辭婉，深得主文譎諫之體。雖愛其深憂至計，而事有難於直遂者，故曰仲可懷也，亦可畏也。不直刺而微風以動之，所以謂之風也。朱子力詆毛萇而偏遵

鄭樵如此亦以爲淫奔是惡得詩之正哉

眉山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叛難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夫不得所以殺之也毛氏不知其詩其欲此詩以爲不然其母以害其弟小不忍以致大亂公豈不忍者哉

將七羊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將請也仲子祭仲也踰越里居也二十五家爲里杞木名孔氏曰杞柳屬也折言傷害也○鄭氏曰無踰我里喻言無干我親戚也李氏曰無踰我里言無與我家事也無折我樹杞喻言無害我兄弟也段將爲害我豈敢愛之而不誅以父母之故故不爲也

將仲子兮無踰我牆無折我樹桑豈敢愛之畏我諸兄仲可懷也諸兄之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牆垣也諸兄公族



將仲子兮無踰我園無折我樹檀豈敢愛之畏人之多言仲可懷也人之多言亦可畏也

毛氏曰園所以樹木檀彊忍之木孔氏曰檀材可以爲車

呂氏曰將仲子兮無踰我里無折我樹杞辭雖拒仲而意則與之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於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舉衆於叔而不得已於姜氏者可見矣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於宗族國人之議論非愛段也具文見意而莊公之情得矣

申公說曰鄭莊公欲陷弟段授以大邑祭仲諫阻之大夫原其情而刺之若是則莊公誠負叔段哉大夫刺之宜矣

將仲子二章章八句

序　叔于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治兵以出于田國人說音悅而歸之

傳　大叔段多才而好勇鄭人愛之賦叔于田申氏說曰叔段多才而好勇大夫愛之而作是詩

叔于田巷無居人豈無居人不如叔也洵美且仁



毛氏曰叔大叔段也田取禽也巷里塗也○鄭氏曰洵信也○呂氏曰國人稱之如是者亦不義而得衆也以得衆心爲仁以飲酒爲好以善服馬爲武

叔于狩手又切巷無飲酒豈無飲酒不如叔也洵美且好

毛氏曰冬獵曰狩○歐陽氏曰叔出則巷無可飲酒之人矣

叔適野巷無服馬豈無服馬不如叔也洵美且武

鄭氏曰適之也郊外曰野服馬猶乘馬也

說文貪獸居之下版

叔于田三章章五句

序 大叔于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傳 段不義而得衆，鄭人歸之，賦大叔。

成都范氏曰：莊公之於段，稔其惡而欲斃之也。故春秋書克段于鄢，以罪鄭伯。詩人言叔多才好勇而得衆心，以深咎莊公。夫段之惡易知，而莊公之罪難見。故春秋書鄭伯，而詩人刺其君，皆本其所起，以罪之所以爲世戒也。

叔于田，乘乘（下乘繩證切）馬。執轡如組，兩驂如舞。叔在藪（素口切），火烈具舉。襢（音但切）裼（素歷切）暴虎，獻于公所。將（七羊切）叔無狃（女九切），戒其傷女。



毛氏曰：叔之從公田也。驂之與服，和諧中節。○鄭氏曰：如組者，如組織之爲也。在旁曰驂。（董氏曰：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蓋所謂如舞者也。）○毛氏曰：藪，澤，禽之府也。具，俱也。烈，熾盛貌。國人戒之曰：請叔無習此事，恐其或傷女也。（陳氏曰：火烈具舉，周禮中春蒐田用火弊，禽以祭社。爾雅火田曰狩，田未昔不用火也。）一襢裼，肉袒也。暴虎，空手以搏之。狃，習也。○朱氏曰：

叔于田，乘乘黃。兩服上襄，兩驂鴈行（戶郎切）。叔在藪，火烈具揚。叔善射忌，又良御忌。抑磬（苦定切）控（口貢切）忌，抑縱送忌。

盃韻領小矢房

毛氏曰：乘黃，四馬皆黃。○鄭氏曰：兩服，中央夾轅者。襄，駕也。上駕者，言爲衆馬之最良也。鴈行者，言與中服相次敘。良，亦善也。○毛氏曰：揚，揚光也。忌，辭也。騁馬曰磬，止馬曰控，發矢曰縱，從禽曰送。○朱氏曰：忌、抑，皆語助辭。

叔于田，乘乘鴇（音保）。兩服齊首，兩驂如手。叔在藪，火烈具阜。叔馬慢忌，叔發罕忌。抑釋掤（音冰）忌，抑鬯（勑亮切）弓忌。

毛氏曰：驪白雜毛曰鴇。齊首，馬首齊也。○鄭氏曰：如手，如人左右手之相助也。○毛氏曰：阜，盛也。慢，遲。罕，希也。掤，所以覆矢。（孔氏曰：掤，左傳作冰，箭筩蓋也。）鬯弓，弢弓。



（朱氏曰：鬯，弓囊也。）○鄭氏曰：田事且畢，則其馬行遲，發矢希，射者蓋矢弢弓，言田事畢。

（呂氏曰：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脫如此，宜其爲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愛其不能剗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歟。○蘇子曰：兄弟骨肉之間，人所難言，詩人但稱寫其矜驕暴露之隱，而其禍不終已具于此。序以爲刺莊公，刺其隱矣。）

大叔于田三章章十句

序 清人，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高克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

翺翔河上。久而不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
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
之本。故作是詩也。
傳 鄭文公使高克禦狄于境。不召師潰。大夫憂之。賦
清人。文公名捷。厲公突之子。莊公之孫也。
清人在彭。駟介旁旁。二矛重平聲英。河上乎翺翔。
鄭氏曰。清者。高克所帥衆之邑。○毛氏曰。彭。衞之
河上。鄭之郊也。介。甲也。○鄭氏曰。駟。四馬也。二矛。
酋矛夷矛也。○孔氏曰。四馬被甲。馳驅旁旁然不
息。○毛氏曰。重英。矛有英飾也。王氏曰。英之以毛羽。○朱氏



曰。翺翔。無事之貌。○永嘉鄭氏曰。夫擁大衆於外
而無所事。不爲亂則潰散爾。
清人在消。駟介麃麃。表驕切 二矛重喬。河上乎逍遙。
毛氏曰。消。河上地也。麃麃。武貌。重喬。累荷也。釋文云。鬪刻矛頭受刃處爲荷葉相重累也。
清人在軸。音逐 駟介陶陶。左旋右抽。敕留切 中軍作好。
毛氏曰。軸。河上地也。陶陶。驅馳之貌。○董氏曰。陶
陶。樂而自適也。○鄭氏曰。左。謂御者。右。車右也。中
軍。謂將也。高克久不得歸。日使其御者習旋車。車
右抽刃。自居中央。爲軍之容好而已。○說文作左

舍命是於處久命之中卽居易也不渝作不偸是變無句也

旋右搯。士刀切 搯者。拔兵刃以習擊刺。
呂氏曰。師久不歸。無所聊賴。姑遊戲以自樂也。殺
石趁距。勝之兆也。左旋右抽。潰之兆也。不言已潰
而言將潰。其辭深。其情危矣。鍾氏曰。清人傳無說也。不必說到師潰。
清人三章章四句
序 羔裘。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鄭氏曰。鄭自莊公而賢者陵遲。朝無忠正之臣。故刺之。
傳 子皮爲政。忠直文武。子産美之。賦羔裘。
韓子曰。此詩非子産子皮不足以當之。傳云。子皮爲政。子産美之。申公亦云。子皮卒。子産思之。當子皮卒之日。子産哭曰。吾已無與爲善矣。玩司直不渝。則所謂惟夫子知我者。其在斯乎。三章俱美辭。而序以爲刺。不可解也。



羔裘如濡。洵直且侯。彼其音記之子。舍音赦命不渝。
記曰。羔裘。諸侯與臣服之以日視朝。傳曰。大夫羔裘。○毛
氏曰。如濡。潤澤也。○歐陽氏曰。洵。信也。○韓詩曰。
侯。美也。○鄭氏曰。舍。猶處也。之子。是子也。是子處
命不變。謂守死善道。見危授命之等。韓詩不渝作不偸亦通。
羔裘豹飾。孔武有力。彼其之子。邦之司直。
毛氏曰。豹飾。緣以豹皮也。孔。甚也。司。主也。○歐陽
氏曰。謂服以武力之獸爲飾。而彼剛强正直之人
稱其服爾。

羔裘晏（於諫切）兮。三英粲兮。彼其之子。邦之彦兮。

毛氏曰。晏。鮮盛貌。○程氏曰。三英。若素絲五紽之類。蓋衣服制度之飾。（朱氏曰。英。裘飾也。）○朱氏曰。粲。光明貌。○毛氏曰。彦。士之美稱。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 遵大路。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傳 鄭人夫婦相棄□□□□賦大路。（揚之水大路二詩。晉傳本鄭風。毛傳皆出鄭。蓋鄶本鄭地。而鄭又滅鄶。遂以其詩混入爾。）

遵大路兮。摻（所覽切）執子之袪（起居切）兮。無我惡兮。不寁（市坎反）故也。



毛氏曰。遵。循。路。道。摻。擥。袪。袂也。○鄭氏曰。思望君子。於道中見之。則欲擥持其袂而留之。○朱氏曰。君子去其國。國人思而望之。於其循大路而去也。攬持其袪以留之。曰子無惡我而不留。故舊不可以遽絕也。（寁訓速。當是急遽之意。）

遵大路兮。摻執子之手兮。無我䰨（市緣切）兮。不寁好也。

毛氏曰。䰨。棄也。（孔氏曰。䰨與醜同。醜惡可棄之物。）○蘇氏曰。好。舊好也。

呂氏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矣。至於莊公。尚權譎。專武力。氣象一變。左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之徒也。君子安得不去之乎。不寁故也。不寁好也。詩人豈徒勉君子遲遲其行也。感於事變。而懷其舊者亦深矣。

（章子曰。是詩舊詩以爲棄婦之詞。不若序說留賢爲長。朱子原翻是矣。奈何復以作淫詞。至若溱洧萚兮等篇。鄭六卿餞宣子皆賦之。若果邪淫亂之辭。諸大夫何不爲本國諱。而使聞諸侯哉。）

遵大路二章章四句

傳 夫婦相戒以勤生樂善□□美之賦女曰雞鳴。

中公說曰。女曰雞鳴。夫婦相警戒之辭。

女曰雞鳴。士曰昧旦。子興視夜。明星有爛（力旦切）。將翱將翔。弋鳧（音符）與鴈。



鄭氏曰。此夫婦相警覺以夙興。言不留色也。弋。繳射也。言無事則往弋鳧鴈。以待賓客爲燕具。○呂氏曰。昧。晦也。旦。明也。昧旦。天欲旦。晦明未辯之時也。列子曰。將旦昧爽之交。○毛氏曰。明星有爛。言小星已不見也。

弋言加之。與子宜之。宜言飲酒。與子偕老。琴瑟在御。莫不靜好。

蘇氏曰。加。中也。（史記。以弱弓微繳加諸鳧鴈之上。）○毛氏曰。宜。肴也。（朱氏曰。宜。和其所宜也。）朱氏曰。射者。男子之事。而中饋者

此樂自靈動中來故琴瑟亦爲歌聲亦不二字見和氣也泠絶無聲處

婦人之職也。婦人謂其夫既得其鳧鴈以歸，則宜當與子和其滋味之所宜，以之飲酒相樂，期於偕老。而其琴瑟之在御者，亦莫不安靜而和好，言其和樂而不淫也。孔氏曰：琴瑟之樂在于侍御，言親近也。舊令作勸，備亦通。

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順之，雜佩以問之；知子之好去聲之，雜佩以報之。

蘇氏曰：苟子有所招來而與之友者，吾將爲子雜佩以贈之。○毛氏曰：雜佩者，珩、璜、琚、瑀、衝牙之類。問，遺也。○鄭氏曰：順謂與已和順，好謂與已和好。黄氏佐曰：順，猶莫逆也。好所謂中心好之是也。○歐陽氏曰：知子之來相



和好者，當有以贈報之，以勉其夫不獨厚於室家，又當尊賢友善，而因物以結之。

此明是夫婦相警以勤生樂善之詩。序何故作刺不悅德也？若謂變風不應有美，將無緇衣羔裘二篇亦以爲刺時歟。

女曰雞鳴三章，章六句

此詩分明是男悅女之詞情摘首一語以刺忽然亦未見確爲辭齊也

序　有女同車，刺忽也。鄭人刺忽之不昏于齊。太子忽嘗有功于齊，齊侯請妻之。齊女賢而不取。促句切　卒以無大國之助，至于見逐，故國人刺之。

傳　鄭世子忽，辭昏于齊。祭仲諫之，賦有女同車。

左傳：齊侯欲以文姜妻鄭太子忽，忽辭。祭仲諫而不聽。及即位，遂爲衆所逐。○金氏曰：文姜有秀慝之資，處牝之才，雖狐之事，計必已久。鄭忽之辭，可請明于禮義矣。祭仲不能將順其美，俾以請之義自强，顧乃勸之取淫女以求强援，是知有身不知有義，況因其無援，宋人實逐之，則仲亂臣之尤耳。春秋書宋人執鄭祭仲，突歸于鄭，鄭世子忽出奔衛，所以罪仲而明忽之正也。至緇詩而錄此篇，正以罪祭仲耳。○廣漢張氏曰：忽之不昏于齊，未爲失也。而詩人追恨其失大國之助者，蓋見忽之弱爲甚，追念其資于大國，或有以自立。此國人之情也。蓋忽者先君之世子，其立也正，故其始也國人見其逐而憐其無助，其復入也，又閔其無忠臣良士，而至此極也。夫忽蓋不足道，而人之情，拳不欲遽絶之者，以立之正故爾。

有女同車，尺切　顏如舜華，將翶將翔，佩玉瓊琚。彼美孟姜，洵美且都。

毛氏曰：親迎同車也。鄭氏曰：鄭人刺忽不娶齊女，新迎與之同車，故稱同車之



禮。齊女之美。

舜，木槿也。佩有瓊琚，所以納間。孔氏曰：言衆王與好間之上下間。孟姜，齊之長女。都，閑也。孔氏曰：都者，新都閑習之言。都飾之閑雅也。○鄭氏曰：洵，信也。王氏曰：瓊琚言德之容，將將言德之音。

有女同行，顏如舜英，將翶將翔，佩玉將將。七羊切　彼美孟姜，德音不忘。

毛氏曰：英，猶華也。○朱氏曰：將將，佩玉聲也。德音不忘。

長樂劉氏曰：謂齊侯請妻之音，鄭人謂之不能忘也。○南海黄氏曰：盼其色美，不必取舜，蓋木槿朝開暮落，少過時則後之矣。忽當有功之時，可取齊女，而過時猶是也。過時而取他女，故云爾。

有女同車二章，章六句

以子都喻賢臣猶離騷之美人也
宋儒未見魯傳故誤指昭公

序山有扶蘇。刺忽也。所美非美然。朱氏曰。所美非毛所謂賢者佞智者忽也。○鄭氏曰。言忽所美之人實非美人。

傳鄭靈公棄其世臣而任狂狡子艮憂之賦扶胥。狂氏狡名靈公之嬖臣也。○按左傳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宋華元樂呂御之戰于大棘宋師敗績囚華元獲樂呂狂狡輅鄭人鄭人入于井倒戟而出之獲狂狡君子曰失禮違命宜其禽也意任狡從此遂爲鄭臣而靈公嬖之耶。

莘子曰。昭公雖昏弱。未至如桀紂之惡也。況救齊有敗戎之功。辭昏明自强之義。亦賢世子也。不幸爲突簒逐。鄭人所當憐而扶翊之者。奈何斥之爲狂且爲狡童。豈人臣所忍加於其上哉。朱子疑之



誠是。而俱作男女嬉戲之詞。蓋亦未見傳爾。予讀魯詩。而知傳說本明。前人自瞶瞶也。扶蘇狡童褰裳三章。俱從傳說。則靈公之嬖倖難掩。而昭公之誣。庶自此湔矣乎。

山有扶蘇。隰有荷華。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子余切

毛氏曰。興也。扶蘇扶胥小木也。荷華扶渠也。其華菡萏。稱又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蓉子都。世之美好者也。狂。狂人也。且。辭也。

呂氏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賢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見狂且。則昭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山有橋松。隰有游龍。不見子充。乃見狡童。

蘇氏曰。上竦無枝曰橋。撟文僑亦作喬。○毛氏曰。松。木也。龍。紅草也。孔氏曰。龍草生于下隰而枝葉放縱。陸璣曰。一名馬蓼。○鄭氏曰。游龍。猶放縱也。○孔氏曰。狡童非有所指斥定名也。下篇刺昭公之身。此篇刺昭公之所美。

華陽范氏曰。山不惟有小木而又有大材。隰不惟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山有扶蘇二章章四句

序蘀兮。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傳公子五爭。齊楚交伐。鄭國大亂。其臣謀欲諫而救之。賦蘀兮。

蘀兮蘀兮。風其吹女。叔兮伯兮。倡予和女。蘀音脫

毛氏曰。蘀。槁也。○鄭氏曰。槁謂木葉也。木葉槁待風乃落。蘇氏曰。木槁則其蘀懼風。風至而隕矣。叔伯。羣臣相謂也。羣臣自以强弱相服。女倡矣。則我將和之。

蘀兮蘀兮。風其漂女。叔兮伯兮。倡予要女。漂音飄 要於遥切

毛氏曰。漂猶吹也

呂氏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羣臣相謂。國勢如槁葉之待衝風。難將及矣。叔乎伯乎。盍各自謀爾倡我。

則我其和女要女矣。要，謂要結也。蓋君不能倡，故其下自相倡和也。

鄭六卿餞宣子，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宣子喜曰：鄭其庶乎！二三君子以君命貺起，賦不出鄭志，皆昵燕好也。二三君子數世之主也，可以無懼矣。蘇是觀之，此豈男女淫仰之詞。朱子誤矣。序以爲刺忽，微弱近是，若晉傳，于吹蘀似不類耳。

蘀兮二章，章四句

序 狡童，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此刺靈公發狂狡之詩。說已見前。

傳 子良諫用狂狡，靈公不聽，將去其國，賦麥秀。申公說曰：靈公不聽子良之諫，將逐之，故作是詩。以青狂狡，是詩有狡童字，意仰麥秀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言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餐兮。

鄭氏曰：不與我言者，賢者欲與忽圖國之政事，而忽不能受之。○毛氏曰：憂懼不遑餐也。

彼狡童兮，不與我食兮。維子之故，使我不能息兮。

毛氏曰：憂不能息也。

范氏曰：昭公有狂狡之志，而無成人之質，孤危將亡。君子憂之，至於不能餐息，愛君之至也。夫不與我言，不與我食，則棄賢可知也。然賢人豈以君之不知而浩然以忘之哉？亦盡其忠愛以憂之而已。

輯子曰：從傳說，則彼字下合用字，若謂彼用狡童，了與我言，不與正人謀也；不與我食，邪媚進而正直逐，不與我祿食也。惟于用匪其人，使我至于不能餐息，則其愛國愛主之心，雖去猶不能忘。若子良者可謂忠矣。

狡童二章，章四句

序 褰裳，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鄭氏曰：狂童恣行，謂突與忽爭國，更出更入，而無大國正之。

傳 子良去國，不忘諫君，賦褰裳。申公說曰：子良如晉。作詩以寄靈公。

輯子曰：子良去鄭如晉，無所攷據。郎如序說，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亦謂靈公發狂狡恣肆無忌，思大國問其罪而清靈公之側也。豈真指忽與突爲狂童乎？鄭康成誤矣。

子惠思我，褰裳涉溱。起連切 側巾切 子不我思，豈無他人。狂童之狂也且。子餘切



毛氏曰：惠，愛也。溱，水名。說文溱作潧，云：潧水出鄭。○歐陽氏曰：彼大國有惠然思念我鄭國之亂，欲來爲我討正之者，非道遠而難至，但褰其裳涉溱水而來，則至矣。子不我思，豈無他人者，但言諸侯衆矣，爾不我恤，則當有他國思我者爾。詩人爲此言以述鄭怨諸侯不相救卹爾。○朱氏曰：所以然者，狂童之狂已甚而不可緩也。且，語助辭。

子惠思我，褰裳涉洧。于軌切 子不我思，豈無他士。狂童之狂也且。

毛氏曰：洧，水名。○鄭氏曰：他士，猶他人也。

鄭六卿餞范宣子。子大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大叔拜。宣子曰。善哉子之言。不有是事。其能終乎。觀此則思大國之正己乎義得矣。朱子謂淫女語其所私。若然子大叔何爲歌于樽俎以自汙辱哉。

褰裳二章章五句

序　丰刺亂也。昏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和去聲 男行而女不隨。

傳　公子小白適莒。齊人慕之賦丰。申氏說曰。襄公無道。卽位之四年。公弟小白避之莒。齊人慕之而作是詩。○魯詩以此列于齊風。毛詩收入鄭。玩叔兮伯兮之句。則魯說爲長。況漢世說詩申公先于毛公。必有所據矣。

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悔予不送兮。



毛氏曰。丰。豐滿也。巷。門外也。○孔氏曰。男親迎而女不從。後乃追悔。此陳其辭也。

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悔予不將兮。

毛氏曰。昌。盛壯貌。○程氏曰。將。迎也。言男俟我於堂。非不有禮。女不將迎也。

若從傳說。俟我。俱指公子在莒望已也。

毛氏曰。將行也。悔不與之同行

衣錦褧衣。褧苦迥切 裳錦褧裳。叔兮伯兮。駕予與行。

鄭氏曰。褧。禪也。禪音丹 蓋以禪縠爲之中衣。裳用錦。而上加禪縠焉。爲其文之大著也。朱氏曰。婦人旣悔其始之不送而失此人也。則曰叔兮伯兮。豈無有駕車而迎我以行者乎。○章子曰。若從傳說。錦衣褧裳。不過想像公子之服飾。而望于莒曰。安得叔兮伯兮駕而迎我。使予得與之同行同歸也。皆齊人愛慕無已之

辭

辭。于辭意亦順。朱子必指爲淫婦之詞。何歟。

裳錦褧裳。衣錦褧衣。叔兮伯兮。駕予與歸。

丰四章。二章章三句。二章章四句

序　東門之墠。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傳　闕。此篇從序說

東門之墠。墠音善 茹藘在阪。茹音如 藘力於切 阪音反 其室則邇。其人甚遠。

毛氏曰。東門。城東門也。墠。除地町町者。町吐鼎切 茹藘。茅蒐也。蒐所留切 孔氏曰。墠地去草。故云町町。茅蒐一名茜。可以染絳。○爾雅曰。陂者曰阪。孔氏曰。陂陀不平而可種者阪。○朱氏曰。其室則邇。其人甚遠者。思之切。欲奔而未得間之辭。

申氏曰。奔者伊人六句。傾城室邇人遠。妙注生以淫奔。社其



東門之栗。有踐家室。豈不爾思。子不我卽。

毛氏曰。栗。行上栗也。孔氏曰。行。道也。卽。就也。○朱氏曰。踐。行列貌。韓詩作有靖家室。注云。靖。善也。言東門之外。栗樹之下。有善人。可與爲室家也。

東門之墠二章章四句

序　風雨。思君子也。亂世則思君子不改其度。

傳　齊桓公相管仲以匡天下。齊人美之賦風雨。申公說曰。風雨。齊桓公得管仲以爲相。齊人喜之而作是詩。魯詩亦以爲齊風。不論毛公何以誤收入鄭也。

章子曰。風雨雞鳴。正懷思君子之際。如後世樂府雷聲雨淚。觸景傷懷。鴈過鳥飛。牽人遠思。豈盡淫邪。若此詩辭絕無一字狎褻。而朱子誣以爲淫

黄氏曰心不悅則鬱結悅則平也

奔。抑何僻也。再攷魯傳，此本齊詩，則風雨淒涼以喻當時濁亂，正待匡救之人，既見管子，得一賢相，云胡不喜。半生之疑，渙然冰釋矣。

風雨淒淒，七西切 雞鳴喈喈。既見君子，云胡不夷。

毛氏曰：風雨且淒淒然，雞猶守時而鳴喈喈然。○陳氏曰：淒淒，寒涼之氣。○朱氏曰：得見此人，則我心之所思，豈不坦然而平哉。

風雨瀟瀟，雞鳴膠膠。音交 既見君子，云胡不瘳。勑留切

朱氏曰：瀟瀟，風雨聲。○毛氏曰：膠膠，猶喈喈也。瘳，愈也。朱氏曰：言積思自此而愈也。



風雨如晦，雞鳴不已。既見君子，云胡不喜。

毛氏曰：晦，昏也。○范氏曰：如晦又甚於瀟瀟。

風雨三章，章四句

【序】子衿，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申公詩說曰：子衿，毛室下衰，學政廢弛，弟子多倍其師，君子傷之而作是詩。

【傳】東遷學廢，君子傷之，賦子衿。此篇原載王風，毛本誤入于鄭，朱晦菴因疑鄭聲名淫，妄訓為淫詞，寃哉。至白鹿洞賦又曰：廣青衿之疑問，門人請之，答云：舊說亦不可盡廢。朱子之健，謬于是亦猶知悔也夫。

程氏曰：治世則庠序之教行，有法以率之，不率教者，有至於屏移不齒，又禮義廉讓之風所漸陶，父兄朋友之義所勸督，故人莫不強於進學。及夫亂世，上不復主其教，則無以率之，風俗雜亂浮偷，父兄所教者趨利，朋友所習者從時，故人莫不肄情廢惰，為自棄之人，雖有賢者，欲謝之於學，亦豈能也，故悲傷之而已。王氏曰：世之亂，生于上之人不學，莫如反本以救之，顧顛沛于相流，以紓目前之患，而以學為不切于世務，此學校所以廢也。○范氏曰：當忠臣良士大亂至世，學廢之驗也。○錢氏曰：坐青衿以淫奔，此段挑達二字作證佐，鍛鍊甚矣，考亭之故入也。

孫炎曰衿交領也

青青子衿，音金 悠悠我心。縱我不往，子寧不嗣音。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鄭氏曰：嗣，續也。○程氏曰：世亂，學校不修，學者棄業，賢者念之而悲傷，故曰悠悠我心。縱我不可以反求於汝，謂往教彊聒也，子寧不思其所學而繼其音問，遂爾棄絕於善道乎。○嗣音，韓詩作詒音。說文：詒，寄也。言不寄問也。



疑縱我不往二句說字弟子倚其師仍是當作師責弟子之詞不必謂賢者念之

青青子佩，悠悠我思。縱我不往，子寧不來。

毛氏曰：佩，佩玉也，士佩瓀珉而青組綬。孔氏曰：玉藻：士佩瓀玟而縕組綬。

挑他羔切兮達兮，在城闕兮。一日不見，如三月兮。

毛氏曰：挑達，往來相見貌。○程氏曰：挑，輕躍；達，放恣。不事於學，則遨遊城闕而已。孫炎曰：宮門雙闕，此謂城之上別有高闕，非宮闕也。賢者念之，一日不見如三月之久也。蓋士

之於學。不可一日忘廢。一日忘之。則其志荒矣。故
僻邪侈之心勝之矣。○歐陽氏曰。三章皆是學校
廢。而生徒分散。朋友不復羣居。不相見而思之辭
爾。挑達城闕。間日遨遊無度者也。
(章子曰。解經之弊二。不知而臆度。明知而偏執。是也。如此詩。誰不識爲刺學校廢。而朱子故誣爲淫奔。所謂偏於私心也。及作白鹿洞賦。木心却難掩殊音乎。容城劉静修之言曰。六經傳注于漢。疏釋于唐。議論于宋。近世學者。往往舍傳注疏釋。便讀宋儒之議論。不知議論之學自傳注出爾。嗚呼。注疏簡而經尚存。議論多而經盖亡矣。後之學者。可不辨之哉)

子衿三章章四句

序 揚之水。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
死亡。而作是詩也。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三五

傳 鄶人兄弟相棄。□□□□□□賦。揚之水。(按左傳。忽突爭國。而子儀子亹更立。及至莊十四年。忽與子儀子亹皆死。而原繁謂突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不得謂終鮮。盖此原鄶風。中公云。揚之水。兄弟爲人所間而被讒者訴之詞。毛公誤收入鄭。朱子又強坐爲淫者相謂。誤而益誤矣。)

揚之水。不流束楚。終鮮(息淺切)兄弟。維予與女。無信人
之言。人實廷(音誑)女。
毛氏曰。廷。誑也。○范氏曰。揚之水。不流束楚。弱也。
終鮮兄弟。維予與女。無親也。無信人之言。人實廷
女。小人衆也。

揚之水。不流束薪。終鮮兄弟。維予二人。無信人之言。
人實不信。
朱氏曰。兄弟既不相容。所與親者。二人而已。然亦
不能自保於讒間。此忽之所以亡也。○呂氏曰。無
信人之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强公
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實
心向之者。乃牆於情僞。不知所倚。故提耳而告之。

揚之水二章章六句

序 出其東門。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
民人思保其室家焉。

詩經備攷 卷之五 三六

傳 鄭有貞士。宜其□□□□□□俗。賦。出其東門。
中公說曰。鄭之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而作此
詩。(攷魯詩傳說。俱云貞士宜其室家。不染淫俗。則序云五公子爭。男女相棄之說非矣。)

出其東門。有女如雲。雖則如雲。匪我思存。縞(古老切)衣
綦(巨基切)巾。聊樂我員(音云)。
毛氏曰。如雲。衆多也。縞衣。白色。(孔氏曰。縞。細繒也。)綦巾。蒼
艾色。○孔氏曰。云員古今字。助語辭。○(韓詩作聊樂我魂。)

出其闉(音因)闍(音都)。有女如荼(音徒)。雖則如荼。匪我思且(子徐切)。
縞衣茹藘。聊可與娛。
毛氏曰。闉。曲城也。闍。城臺也。(陳氏曰。門之外有副城。回曲以障門者。謂)

家語：孔子遭程子于途，取束帛以贈，曰：詩不云乎？有美一人，云云。則非淫詞可知

之闉。荼，英荼也。鄭氏曰：荼，茅秀，物之輕者。○孔氏曰：荼乃茅草秀出之穗，英是白貌，[illegible]

藘，茅蒐之染女服也。娛，樂也。朱氏曰：茅蒐可以染絳。

出其東門二章章六句

傳曰：季遐郤缺于冀，鴈于文公。□人美之，賦埜有蔓艸。○中公說曰：野有蔓草，晉臼季薦郤缺于文公，晉人美之。是詩原載唐風，毛本混收入鄭。國語曰：季使，舍於冀野，冀缺耨，其妻饁之，敬，相待如賓。從而問之，冀芮之子也。與之歸，而進之曰：臣得賢人，敢以告。文公曰：其父有罪，可乎？對曰：國之良也。是故舜之刑也殛鯀，其舉也興禹。今君之所聞也。齊桓親舉管敬子，其賊也。公曰：子何以知其賢也？對曰：臣見其不忘敬也。夫敬，德之恪也。恪于德，以臨事，其何不濟。文公使為下軍大夫。



野有蔓草，零露漙（徒端切）兮。有美一人，清揚婉兮。邂（音懈）逅（胡豆切）相遇，適我願兮。

毛氏曰：野，四郊之外。蔓，延也。漙漙然盛多也。清揚，眉目之間，婉然美也。邂逅，不期而會。○漙，顏氏作𤅢（上充切）。婉，韓詩作[illegible]。

野有蔓草，零露瀼瀼（音穰）。有美一人，婉如清揚。邂逅相遇，與子偕臧。

毛氏曰：瀼瀼，盛貌。臧，善也。

韋子曰：蔓艸，卽班荊意。鄭伯享趙孟，子大叔賦[illegible]。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六卿餞范宣子，子[illegible]賦此。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與叔向相遇，亦歌野有蔓艸，是豈淫詞乎。至若序謂君澤不下流，兮

說文云：瀷瀷，流散也

朱氏曰：蕑當作相

女失時，思不期而會，則又豐矣。序之誤在泥邂逅二字，朱子之誤在錯認美人二句。然則爾今之與人，亦指作淫女乎哉。

野有蔓草二章章六句

序：溱洧，刺亂也。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淫風大行，莫之能救焉。

傳：鄭靈公好倡，國人化□。□子譏之，賦溱洧。攷地理志云：鄭地右洛左濟，食溱洧焉。土陿而險，山居谷汲，男女亟聚會，故其俗淫。繇是觀之，男女相棄之說非也。

溱（側巾切）與洧，（于軌切）方渙渙兮。士與女，方秉蕑兮。女曰觀乎？士曰既且。（子餘切）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相謔，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溱洧，鄭兩水名。渙渙，盛也。鄭氏曰：仲春之時，冰以釋，水則渙渙然。○韓詩傳曰：三月桃花水下之時，士與女方執蘭而拂除。蕑，蘭也。訏，大也。勺藥，香艸。釋文云：勺藥，離草也。言將別，贈此草也。○鄭氏曰：男女感春氣並出，託采芬芳之草，而為淫佚之行。

溱與洧，瀏（音留）其清矣。士與女，殷其盈矣。女曰觀乎？士曰既且。且往觀乎？洧之外，洵訏且樂。維士與女，伊其將謔，贈之以勺藥。

毛氏曰：瀏，深貌。殷，眾也。○韓詩注曰：鄭國之俗，三月上巳之溱洧兩水之上，招魂續魄，秉蘭草，祓除不祥，故詩人願與所悅者俱往也。

溱洧二章章十二句

李氏琪曰：皆親之詩。鄭風二十有一篇，淸人而下五詩，皆刺其不能遠小人而用忠賢；雞鳴而下，皆刺其失昏姻之道，無室家之節，夫不信仁賢則風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鄭衛有之矣。罕渾曰：鄭先衛法，循而無法，以經攷之，鄭之先亡，豈直無法哉。○南海黃氏曰：子夏曰：鄭音濫淫志。自春秋列國將皆好之。鄭以女樂賂晉，而悼公之志怠，魏絳是以有居安思危之規。鄭又以淫樂賂晉賂宋，而師慧謂宋無人焉。趙烈侯好鄭音，賜歌者田，番吾君進言止之。夫子惡其亂雅樂，蓋其音比于慢近似雅樂，而其實非也。左傳昭十六年，晉范宣子聘鄭，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賦，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大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蘀兮，若皆淫奔之詩，諸子者何爲不諱于客乎。或曰：以聲不以辭。○夫子謂鄭聲淫，季子謂其細已甚，皆聲音之謂也。○新鄱陽氏曰：鄭聲淫，淫者聲之過也。水溢于平曰淫水，雨過于節曰淫雨，聲濫于常曰淫聲，一也。鄭聲淫者，鄭國作樂之聲過于淫，非謂鄭詩皆淫也。後世解鄭風皆爲淫詩，謬矣。○武城王氏曰：鄭國二十一篇，可疑而難決者半一篇而已。其他緇衣、二叔于田、淸人、羔裘、女曰雞鳴、東門七篇，語意明白，雖以詠說；至于將仲子、遵大路、丰、風雨、子衿、揚之水十一篇，序說古詁皆有事証，而朱子一切翻倒，盡以淫奔目之，而蔽以放鄭聲之一語，昧不知孔子論治則放聲，述經則刪詩正樂。刪之即所以放也，刪而放之即所以正樂也。若曰放其聲于樂而存其辭于詩，則詩樂爲二事矣。且使諸篇果如朱子所說，乃淫佚抑爲之尤者，聖人欲垂訓萬世，何取于亂而乃錄之以焉經也耶。反正詭道，侮亂聖言，近世若馬端臨、楊鎰、金川程望敬諸人皆已辨之矣。



詩經備攷卷之五終

詩經備攷卷之六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齊

鄭氏譜曰：齊者，古少皞之世爽鳩氏之墟。周武王伐紂，封太師呂望於齊，是謂齊太公，都營丘（臨淄即營丘也）。成王用周公之法制，廣大邦國之境，而齊受上公之地，方五百里。其封域東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無棣，在禹貢青州岱山之陰、濰淄之野。其子丁公嗣位於王官。後五世，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於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地理志曰：古有分土，無分民。太公以齊地負海舄鹵，少五穀而人民寡，迺勸以女功之業，通魚鹽之利，而人物輻輳。後十四世，桓公用管仲，設輕重以富國，合諸侯成霸功，身在陪臣而取三歸。故其俗彌侈。其後二十九世，爲彊臣田和所滅。臨淄海岱之間一都會也，其中具五民云。太史公曰：吾適齊，自泰山屬之琅邪，北被于海，膏壤二千里，其民闊達多匿知，其天性也。以太公之聖建國本，桓公之盛修善政，以爲諸侯會盟稱伯，

不亦宜乎洋洋哉固大國之風也

序雞鳴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慢故陳賢妃貞女夙夜警戒相成之道焉（首句是也下云哀公荒淫怠慢恐未然）

傳桓公好內衛姬箴之賦雞鳴

申公說曰齊衛姬勸桓公以勤政故作此詩（列女傳云桓公好畋衛姬爲之不食禽獸之肉好音衛姬爲之不聽樂其賢可知此詩明是勸公勤政哀公時那得有此賢妃）

雞既鳴矣朝既盈矣匪雞則鳴蒼蠅之聲

毛氏曰雞鳴而夫人作朝盈而君作（李氏曰后夫人雞鳴佩玉去君所）○孔氏曰夫人之在君所心常恐晚故以蠅



聲爲雞鳴○范氏曰賢妃貞女心存乎敬故聞見其疑似者而作焉（黃陂黃氏曰匪雞二句俱賢妃擬議之詞云若非雞鳴豈蒼蠅之聲乎不作詩人訓解更自然）

東方明矣朝既昌矣匪東方則明月出之光

鄭氏曰君日出而視朝○毛氏曰見月出之光以爲東方明○朱氏曰昌盛也

蟲飛薨薨（呼弘切）甘與子同夢會且歸矣無庶予子憎

鄭氏曰蟲飛薨薨東方且明之時○蘇氏曰予豈不欲與子同夢歟然羣臣之會于朝者亦欲退朝而歸治其家事是以爲之早作○鄭氏曰所以當起者卿大夫朝者且罷歸故也無使衆臣以我故憎惡於子戒之也

孔子曰於雞鳴見古之君子不忘其敬也（章子曰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皆是敬處以蠅聲爲雞唱以月光爲天明亦是敬處敬正在誤處）

雞鳴三章章四句

序還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於田獵謂之賢閑於馳逐謂之好焉

傳齊俗習於田賦營（申公說同營齊俗好田君子刺之）（齊韓氏詩曰子之營兮遭我虖嶩之間兮漢地理志臨甾名營丘故齊詩曰子之營兮則還即營也）

子之還兮遭我乎嶩（乃刀切）之間兮並驅從兩肩兮揖



我謂我儇（許全切）兮

毛氏曰還便捷之貌嶩山名從逐也獸三歲曰肩（齊詩作兩猏）儇利也○鄭氏曰謂我儇譽之也譽之者以報前言還也○王氏曰並驅則遭我又非一人而已

子之茂兮遭我乎嶩之道兮並驅從兩牡兮揖我謂我好兮

毛氏曰茂美也

子之昌兮遭我乎嶩之陽兮並驅從兩狼兮揖我謂我臧兮

尚朱注訓作加孔氏謂尊尚此物而加飾也

毛氏曰。昌。盛也。臧。善也。猗嗟。歎名。

呂氏曰。當是時齊以游畋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鬱鬱見於眉睫之間。樂其神者深矣。夫豈一朝一夕所能反哉。周遷商民。既歷三紀之後。畢命猶不敢忘其憂。良有以也。

還三章章四句

序著。刺時也。時不親迎魚敬切也。

傳齊俗昏禮不親。君子譏之。賦著。

俟我於著乎而。充耳以素乎而。尚之以瓊華乎而。

毛氏曰。俟。待也。門屏之間曰著。爾雅云。門屏之間謂之宁。著與宁同。



○鄭氏曰。素。爲充耳。所以懸瑱者。或名爲紞。尚猶飾也。飾之以瓊華者。謂懸紞之末。所謂瑱也。○張氏曰。俟我。言夫之俟我也。著。夫家之著也。如是則不親迎也。於著於庭於堂者。必不是親迎。只俟於堂於庭於著而已。

俟我於庭乎而。充耳以青乎而。尚之以瓊瑩乎而。

鄭氏曰。青。紞之青。

俟我於堂乎而。充耳以黃乎而。尚之以瓊英乎而。

鄭氏曰。黃。紞之黃。

呂氏曰。昏禮。婿往婦家親迎。既奠鴈。御輪。婿乃先往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及寢門。揖入。升自

可謂齊人既不親迎。故但行婿至婿家之禮。俟我於著乎而。此所謂婿俟于門外。婦至婿揖婦以入之時也。俟我于庭乎而。此所謂及寢門揖入之時也。俟我于堂乎而。此所謂升自西階之時也。婿道婦入。故于著于庭于堂。每節皆俟之也。

著三章章三句

序東方之日。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傳莊公無禮。齊人刺之。賦東方之日。莊公名光。釐公之世子。淫于齊。崔杼之妻棠姜。爲杼所弒。○申公曰。東方之日。齊莊公好女樂。君子譏之。玩詩詞。似非刺君之語。

東方之日兮。彼姝朱音者子。在我室兮。在我室兮。履我即兮。



韓詩曰。詩人言所說者顏色美盛。若東方之日。○朱氏曰。履。躡。即。就也。

東方之月兮。彼姝者子。在我闥他達切兮。在我闥兮。履我發兮。

毛氏曰。闥。門內也。發。行也。朱氏曰。發。行去也。言躡我而行去也。

歐陽氏曰。東方之日。日之初升也。蓋言彼姝之子。顏色奋然美盛。如日之升也。在我室兮。履我即兮者。相邀以奔之辭也。此述男女但知稱其美色。以相誇榮。而不顧禮義。所謂不能以禮化也。

東方之日二章章五句

何氏曰一種切迫之氣國衰亂之音也

序東方未明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傳齊大夫相戒以勤于公賦東方未明

東方未明顛倒衣裳顛之倒之自公召之

鄭氏曰挈壺氏失漏刻之常東方未明而以爲明故羣臣促遽顛倒衣裳自從也羣臣顛倒衣裳而朝人又從君所來而召之

東方未晞音希顛倒裳衣倒之顛之自公令之

毛氏曰晞明之始升令召也

折柳樊圃狂夫瞿瞿俱具切不能辰夜不夙則莫音暮



毛氏曰柳柔脆之木樊藩也圃菜圃也○朱氏曰瞿瞿驚顧之貌○程氏曰政亂無節動非其時或蚤或暮無常度也折柳以樊圃狂夫見之且驚瞿知其爲限也晝夜之限非不明也乃不能知而不蚤則晏言無節之甚

東方未明三章章四句

序南山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鄭氏曰襄公之妹魯桓公夫人文姜也襄公素與淫通左傳公與夫姜氏如齊齊侯通焉公謫之以告夏四月丙子享公使公子彭生乘公公薨于車

傳襄公[illegible]姜氏于齊魯桓公不能制齊人賦南山刺之鄭氏曰公與夫如齊夫人愬之襄公襄公使公子彭生乘公而搚殺之夫人久留于齊莊公即位後乃來猶復會齊侯于禚于祝丘又如齊師齊大夫作此詩以刺之

綏綏邪媚之狀有蕩人所共趨之地喻泥泉也

南山崔崔子雖切雄狐綏綏魯道有蕩齊子由歸既曰歸止曷又懷止

毛氏曰南山齊南山也崔崔高大也○鄭氏曰雄狐行求匹於南山之上形貌綏綏然喻襄公居人君之尊而爲淫泆之行其威儀可耻惡如狐○孔氏曰文姜繇此道而歸魯既曰歸於魯矣襄公何爲復思之乎

朱氏曰屨必兩綏必雙物各有耦不可亂也

葛屨五兩音亮冠緌如誰切雙止魯道有蕩齊子庸止既



曰庸止曷又從止

呂氏曰貴賤各有耦也屨與屨爲耦雖五兩之多各相耦冠緌之雙自爲耦也襄公文姜非其耦猶冠屨之不可雙也○毛氏曰庸用也○鄭氏曰言文姜旣用此道嫁於魯侯襄公何復送而從之

毛氏曰鞠窮也

蓺麻如之何衡音橫從足容切其畝取七喻切妻如之何必告父母旣曰告止曷又鞠居六切止

鄭氏曰樹麻者必先耕治其田然後樹之以言人君取妻必先議於父母鞠盈也魯侯旣告父母而取何復盈從令至於齊乎呂氏曰鞠養也曷爲又養其妒而至于縱也

鐘氏曰。南如之何。深思之詞。讓法俱在其中。

析薪如之何。匪斧不克。取妻如之何。匪媒不得。旣曰得止。曷又極止。

毛氏曰。克能也。○鄭氏曰。女旣以媒得之矣。何不禁制而恣極其邪意。令至齊乎。

南山四章章六句

序 甫田。大夫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傳 景公欲求諸侯。大夫風之。賦甫田。

無田(音佃)甫田。維莠(羊九切)驕驕。無思遠人。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甫。大也。大田無人功。終不能獲。忉忉憂勞也。(鄭氏曰。興者喻人君欲立功致治。必勤身修德。積小以成高大。)



無田甫田。維莠桀桀。(居謁切) 無思遠人。勞心怛怛。(旦末切)

呂氏曰。驕驕。桀桀。皆稂莠侵陵嘉穀之狀。

婉兮孌兮。總角丱(古患切)兮。未幾見兮。突而弁兮。

丱兩角之狀

毛氏曰。婉孌。少好貌。總角。聚兩髦也。丱。幼稚也。弁。冠也。○蘇氏曰。總角之童而至於突然弁也。豈其求之哉。其道則有所必至也。君子之得諸侯。亦未嘗求之矣。苟修其身而治其政令。諸侯不來而將安往。○呂氏曰。苟繇其道而循其序。則小者俄而大。微者俄而著。厥德修罔覺。非計功求獲者所能與也。○章子曰。是篇晉詩云諷景公。毛序云刺襄公。俱無確據。中公亦謂景公急于圖霸。大夫謀之。玩急于圖霸四字。于詩情合矣。況襄公卒位年淺。昏淫之人。何知達大。惟景公享國日長。或欲追小白之遺烈。以雪莊公之恥。圖成大事而急遽無序。是未可知也。嗚呼。圖難于易。爲巨于細。有天下國家者。宜深長思哉。

甫田三章章四句

序 盧令。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故陳古以風焉。(孔氏曰。畢弋。掩兔網小而柄長。謂之畢。)

傳 襄公好田。大夫風之。賦盧。

盧令令。(音零) 其人美且仁。

毛氏曰。盧。田犬。(戰國策。韓國盧。天下之俊犬。) 令令。纓環聲。



盧重環。(平聲) 其人美且鬈。(音權)

毛氏曰。重環。子母環也。鬈。好貌。

盧重鋂。(音梅) 其人美且偲。(七才切)

毛氏曰。鋂。一環貫二也。偲。才也。(說文云。偲。强也。)

程氏曰。君荒於田獵。故百姓苦之。詩人陳古之賢君。畋狩以時。百姓見則善而美之。(章子曰。玩詩辭美且仁一語。似陳古以風今。其他國鬬雞走狗之習。爾可謂古賢君之畋乎。)

盧令三章章二句

序 敝笱。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爲二國患焉。

傳魯桓公會襄公于濼遂與夫人姜氏如齊齊人刺之賦敝笱。舊說桓公名軌惠公之子也弑其兄隱公而自立求婚于齊娶文姜爲夫人其十八年會齊侯于濼遂與姜氏如齊襄公通文姜至是復通焉桓公知而謫之襄公怒計殺桓公

敝笱 古口切 在梁其魚魴 音房 鰥 音關 齊子歸止其從 去聲 如雲。

毛氏曰鰥大魚○鄭氏曰鰥魚子也魴也鰥也魚之易制者然而敝敗之笱不能制喻魯桓微弱不能防閑文姜○毛氏曰如雲言盛也 張氏曰歸于齊也

敝笱在梁其魚魴鱮 才呂切 齊子歸止其從如雨。

鄭氏曰鱮似魴而弱鱗○毛氏曰如雨言多也。



敝笱在梁其魚唯唯 上聲 齊子歸止其從如水。

鄭氏曰唯唯行相隨順之貌○毛氏曰水喻衆也。

魯傳中公說俱云桓公不能防閑其妻朱子以爲莊公不能防閑其母仍從序傳可也

敝笱三章章四句

序載驅齊人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於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於萬民焉

傳襄公伐衛姜氏會之于師齊人刺之賦載驅 舊說莊公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蓋因襄公伐衛納朔而假犒師之行以會之○申公說曰齊襄納衛朔抗王人魯人從之文姜歸齊以犒齊師齊人刺之

載驅薄薄簟茀 音弗 朱鞹 苦郭切 魯道有蕩齊子發夕。

毛氏曰薄薄疾驅聲簟方文席也車之蔽曰茀諸侯之路車有朱革之質而羽飾。孔氏曰謂以革蔽車之後戶也鞹革也謂路車以皮革爲木質其上文以鞹羽 發夕自夕發至旦。發夕與疾驅相稱謂星夜急趨不能緩也○晉山蔡氏曰襄公疾驅其車以會文姜文姜夕發于魯而往會之朱子解作宿言離于所宿之舍則緩矣

四驪 力馳切 濟濟 子禮切 垂轡瀰瀰 乃禮切 魯道有蕩齊子豈弟。

毛氏曰四驪言物色盛也濟濟美貌垂轡轡之垂者瀰瀰衆也豈弟言齊子於是樂易然○歐陽氏曰文姜安然樂易無慙恥之色也。



汶 音問 水湯湯行人彭彭魯道有蕩齊子翱翔。

毛氏曰湯湯大貌彭彭多貌翱翔猶彷徉也○李氏曰言行人之多以見其無恥也。

汶水滔滔 吐刀切 行人儦儦 表驕切 魯道有蕩齊子遊敖。

毛氏曰滔滔流貌儦儦衆貌 黃氏曰女子不出閨門今日豈弟曰翱翔曰遊敖文姜之情態如此禮義蕩然矣詩人極其形容疾惡之正也

載驅四章章四句

序猗嗟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然而不能以禮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爲齊侯之子焉。

傳說是此詩敘詩

名集韻作所亦美意

選韓詩作纂言其舞應樂也

傳：魯莊公會齊大夫狩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申公說曰：魯莊公朝于齊，遂及齊大夫狩于禚，齊人刺之，惟其狩禚，故多言其射技之善云。）

猗（於宜切）嗟昌兮，頎（音祈）而長兮，抑若揚兮，美目揚兮，巧趨蹌兮，射則臧兮。

毛氏曰：猗嗟，歎辭。昌，盛也。頎，長貌。○朱氏曰：抑而若揚，美之盛也。揚，目之動也。○毛氏曰：蹌，巧趨貌。○鄭氏曰：臧，善也。○朱氏曰：極稱其威儀技藝之美，所以刺其不能以禮防其母也，若曰惜乎其特少此耳。（鍾氏曰：猗嗟二字，其感深矣。）

猗嗟名兮，美目清兮，儀既成兮，終日射侯，不出正兮，展我甥兮。



朱氏曰：名猶稱也，言其威儀技藝之可名也。清，目清明也。○鄭氏曰：成猶備也。正所以射于侯中者，天子五正，諸侯三正，大夫二正。展，誠也。姊妹之子曰甥。○朱氏曰：稱其為齊之甥也，而又以見其非齊侯之子，此詩人之微辭也。

猗嗟孌兮，清揚婉兮，舞則選（雪戀切）兮，射則貫兮，四矢反兮，以禦亂兮。

毛氏曰：孌，壯好貌。婉，好眉目也。選，齊。（孔氏曰：善舞者齊于樂節也。）貫，中也。四矢，乘矢。○鄭氏曰：反，復也。禮射三而止，每射四矢，皆得其故處，此之謂復。○范氏曰：射足以禦亂，而禮不足防淫，故卒章深非之。○呂氏曰：四矢反兮以禦亂兮，蓋稱莊公弓矢之精，可以禦亂。觀其以金僕姑射南宮長萬，則可見矣。是詩譏刺之意皆在章外，嗟歎再三，而莊公所大闕者不言可見矣。

猗嗟三章章六句

章子曰：開國創制，不可不謹也。太公為周室元勳，其鷹揚之才，凌厲百代，而急于圖治，實在遷往，少優柔深厚之意，其治齊也，因其俗，簡其禮，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至于禮樂法制，或有未遑。子若孫因而放恣不軌，至哀公荒怠敗遊，而變風始作，猶未若南山、雄狐所刺者，已不免夷王之烹。至于



襄公姦淫無忌，人道滅絕，而周天王若罔聞，方伯諸侯亦無問罪之師，何也？夾王雖弱，列侯夾輔，威命猶在，周邦襄公當東遷之後，周之禁令且不行于畿內，況能制強齊哉？無惑乎後驅魯道，醜焉為會歠之行也。雖然，有土之君，德政不修，而以淫聞于天下，未有獲善終者。襄公被殺于公孫無知，厥後莊公亦為崔杼所弒，天道惡淫，夫豈或爽哉？設使太公之治齊，如孔子相魯，男尚忠信，女尚貞順，行者別塗，公慎氏出其妻，後世惡有淫侈如襄者耶？嗚呼，以伯夷、尚父之基業，而為田和所篡，則廉恥不勵而法制不修之過也。兩漢氣節，六朝文詞，皆上人好尚所致，故曰開國創制不可不謹也。○予讀齊風，竊疑季札所謂決決大國風者，雖既鳴矣外，無幾伉達之章也。且如桓公中興，一匡九合，而詩不概見，何軼？及攷魯詩，始知小白奔莒，齊人慕之，賦丰。風雨瀟瀟，齊人真得管子為相而作，庶幾存一班，而其亡逸蕃亦多矣。

詩經備攷卷之九上

# 詩經備攷卷之六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門人南陵戴其賓　校刊

## 魏

鄭氏譜曰。魏者。虞舜夏禹所都之地。在禹貢冀州雷首之北。析城之西。周以封同姓焉。其封域南枕河曲。北涉汾水。昔舜耕于歷山。陶于河濱。禹菲飲食而致孝乎鬼神。惡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宮室而盡力乎溝洫。此一帝一王儉約之化。於時猶存。及今魏君。嗇且褊急。不務廣修德於民。教以義方。



其與秦晉鄰國。日見侵削。國人憂之。當周平桓之世。魏之變風始作。至春秋魯閔公元年。晉獻公竟滅之。以其地賜大夫畢萬。自爾而後晉有魏氏。○地理志曰。魏國亦姬姓也。在晉之南河曲。故其詩曰。彼汾一曲。寘之河之側。○蘇氏曰。魏地入晉久矣。其詩疑皆為晉而作。故列于唐風之前。猶邶鄘之於衛也。郡雖志河中府春秋時為魏地

序　葛屨。刺褊必淺切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傳　魏之內子□□□□□□怨之。賦葛屨。中公說曰為屨裡之內子儉不中禮。媵者怨之。則闕文明矣。

孔氏曰。要是裳要。襋為衣領

糾糾音九葛屨。俱具切可以履霜。摻摻所銜切女手。可以縫裳。要於遙切之襋紀力切之。好人服之。

毛氏曰。糾糾。猶繚繚也。朱氏曰。糾糾。繚戾寒涼之意。夏葛屨。冬皮屨。葛屨非所以履霜。摻摻。猶纖纖也。婦人三月廟見。然後執婦功。○鄭氏曰。言女手者。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毛氏曰。要。褸也。襋。領也。好人毛鄭云卿女手。服謂整治。言又使此女治褸襋也。朱子解猶大人言。使女縫裳治褸襋。大人治之。服之。玩下章左辟乃婦避夫之禮。象揥又婦人之飾。則好人當從魯傳指內子也。內子褊急。媵妾怨之。服不當訓整。蘇氏曰。君子之為國。致隆而極廣焉。故其



降也。猶可以不陋。今葛屨而以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

好人提提。宛然左辟。音避佩其象揥。勅帝切維是褊心。是以為刺。

毛氏曰。提提。安諦也。范氏曰。安徐也。宛。辟貌。婦至門。夫揖而入。不敢當尊。宛然而左辟。象揥。所以為飾。○蘇氏曰。女子始嫁而治其威儀。其修如此而可以服事。使之與。然褊者以為無益。故為其益者而至于縫裳也。惟君子則不然。懼其不容降矣。

刺大夫之詩鄭云其君汾沮洳謂君子是矣

葛屨二章一章六句一章五句

序汾沮洳，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禮也。孔氏曰：王肅孫毓皆以為大夫采菜。崔靈恩云：君子儉以能勤。

傳晉大夫□□□□□□譏之。賦。彼汾。曾詩此篇在唐風，魏亦晉地。毛氏遂收于魏。申公說云：晉人刺其大夫之詩，與傳同。

彼汾扶云切沮洳。如預切言采其莫。音暮彼其之子，美無度。美無度，殊異乎公路。

毛氏曰：汾，水也。蘇氏曰：汾水出於晉，其流及魏。沮洳，其漸洳者。朱氏曰：沮洳，水浸處下濕之地也。莫，菜也。鄭氏曰：采其莫以為菜，是儉以能勤。鄭氏曰：之子，是子。曰無有度，言不可尺寸。是子之德信無度矣。雖然，其采莫之事，則非公路之禮也。公路主君之輅車。



彼汾一方，言采其桑。彼其之子，美如英。美如英，殊異乎公行。戶郎切

鄭氏曰：采桑，親蠶事也。公行，主君兵車之行列。○范氏曰：英者，草木之華也。

彼汾一曲，言采其藚。音續彼其之子，美如玉。美如玉，殊異乎公族。

毛氏曰：藚，水舄也。陸璣云：今澤舄也。○鄭氏曰：公族，主君同姓昭穆也。

許氏曰：公路公行公族，大夫也。采莫采桑采藚，細民之事也。大夫而為細民之事，是急于利而用心褊也。彼其之子雖美，奈奪民之利何？此其所以興刺也。與晉相公孫休拔園葵相反。

汾沮洳三章章六句

序園有桃，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儉以嗇，不能用其民，而無德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傳魏人憂其國□□□□。賦。園有桃。申公說云：君子憂國而歎之。范氏曰：魏君儉而不取，嗇而不施，君不能致其仁，而民亦無以趨事勸功。君獨行之于上，而臣民不以為非。此詩所以刺時也。○程氏曰：觀此詩可見其憂深思遠矣。所刺者不能用其民耳，不能用其民則不能治，豈復有德教？其致侵削可知也。國無政事則亡，故詩人憂思之深也。

園有桃，其實之殽。心之憂矣，我歌且謠。音遙不知我者，



謂我士也驕。彼人是哉，子曰何其。音基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程氏曰：桃，果之賤者。園有桃，亦用其實以為殽。與國有民，雖寡，能用則治。今不能用其民，故心憂之。至歌且謠，毛氏曰：曲合樂曰歌，徒歌曰謠。不知我者謂我驕慢。彼人如是，子曰何哉。蓋未之知也。故言我心之憂，人莫知之。重言人不知者，不思耳。其情至深切也。

園有棘，其實之食。心之憂矣，聊以行國。不知我者，謂我士也罔極。彼人是哉，子曰何其。心之憂矣，其誰知之。其誰知之，蓋亦勿思。

心之憂說不盡故寄人深長思非思之訓亦有起欲扶危之計非僅歎其知發而已

鍾氏曰上慎旃哉非守身孝志人不能道此語

毛氏曰。棘棗也。○程氏曰。行國猶遊言出游以寫我憂。○范氏曰。謂我士也罔極言責君無已也

章子曰自古奸人誤國皆自以爲是而排人之言一種逢迎附會之小人每每詆排議論不以爲狂則笑爲愚賁生所謂可爲痛哭者此也詩人蹙辭以動之曰蓋亦勿思使其低首沉思如許可憂如許可懼急急改圖猶恐其晚而故可斥正言哉

園有桃二章章十二句

序 陟岵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數侵削役乎大國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說 魏人行役而思其親故作此詩魯傳闕八字

陟彼岵音戶兮瞻望父兮父曰嗟予子行役夙夜無已



上慎旃哉猶來無止

毛氏曰山無草木曰岵孔氏曰釋山云多草木岵無草木屺與毛傳正反○鄭氏曰無已無解倦○蘇氏曰孝子登高以望其父而不見則思其將行之戒以自慰上猶尚也尚慎之哉欲其忠于職事無罪戾也○元城劉氏曰末二句自怨自艾可以見忠孝之心

陟彼屺音起兮瞻望母兮母曰嗟予季行役夙夜無寐

上慎旃哉猶來無棄

毛氏曰山有草木曰屺季少子也王氏曰尤憐愛少子者婦人之情也無寐無耆寐也父尚義母尚恩呂氏曰母尚恩故曰無棄言無棄母而不歸也○鍾氏曰猶來者不敢必之詞慎心所發也

陟彼岡兮瞻望兄兮兄曰嗟予弟行役夙夜必偕上慎旃哉猶來無死

蘇氏曰必偕必與同役者偕無獨行也

陟岵三章章六句

說 十畝之間政亂國危賢者不樂仕于其朝而思與友歸于農畝魯傳魏之君子佚四字大意與申公說同

序 十畝之間刺時也下云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與詩辭不合

十畝之間兮桑者閑閑兮行與子還兮

張氏曰十畝之間場圃之地○朱氏曰閑閑往來者自得之貌獨寐寤理亂不聞閑中閑人○孔氏曰還兮相呼



而共歸下云逝兮相呼而共往

十畝之外兮桑者泄泄以世切兮行與子逝兮

章氏曰泄泄無所事事之意逝往而不返之辭

十畝之間二章章三句

說 伐檀君子能其官而不用魏人慕之而作是詩傳云魏之君子缺六字美之○孔叢子引子曰于伐檀見賢者之先事後食也

序 伐檀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進仕爾文選注張氏曰伐檀刺賢者不遇明王也

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音連猗音伊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廛直連切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

有縣(音玄)貆(音暄)兮。彼君子兮，不素餐(七丹切)兮。

毛氏曰：坎坎，伐檀聲。(朱氏曰：檀，木可以為車者。君子伐木以自給也。)寘，置也。干，厓也。風行水成文曰漣。(孔氏曰：釋文云：大波為瀾，小波為淪，直波為徑。漣、瀾雖異而義同。)○朱氏曰：猗與兮同，語辭也。○毛氏曰：種之曰稼，斂之曰穡。一夫之居曰廛。貆，獸名。○鄭氏曰：是謂在位貪鄙，無功受祿也。冬獵曰狩，宵田曰獵。胡，何也。彼君子者，伐檀之人。○毛氏曰：素，空也。

(呂氏曰：坎坎伐檀兮，寘之河之干兮，河水清且漣猗。悠然于河之干，遺佚而不怨，阨窮而不閔者也。國人見君子在下者如此，小人在位者如彼，乃責之曰：汝未嘗稼穡，禾何為而積；汝未嘗狩獵，貆何



為而來。汝獨不見夫河干之君子，義不素飧，親伐檀以自食者乎。此特旁觀者之辭，若所謂伐檀之君子，方且陶陶不改其樂，豈較短量長者哉。○如此解，不稼四句，于胡瞻爾庭方叶。若朱氏注云，其志自以為不耕不可得，不云云，則爾庭二字何所着耶。蓋斥無功受祿者若此，不作厲志之語，乃通。)

坎坎伐輻(音福)兮，寘之河之側兮。河水清且直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億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特兮。彼君子兮，不素食兮。

毛氏曰：輻，檀輻也。(孔氏曰：伐檀為車之輻。)側，猶厓也。○蘇氏曰：水平則流直。○鄭氏曰：十萬曰億，三百億，禾秉之數。○毛氏曰：獸三歲曰特。

坎坎伐輪兮，寘之河之漘(順倫切)兮。河水清且淪猗。不稼不穡，胡取禾三百囷(丘倫切)兮。不狩不獵，胡瞻爾庭有縣鶉(音純)兮。彼君子兮，不素飧(素門切)兮。

毛氏曰：檀可以為輪。漘，厓也。淪，小風水成文，轉如輪也。(韓詩：順流而風曰淪。淪，文貌。)圓者為囷。鶉，鳥也。熟食曰飧。

(韓詩薛氏章句曰：何謂素餐？素者，質也。人但有質朴而無治民之才，名曰素餐。尸祿者，頗有所知善惡，不言默然，不諫，苟欲得祿而已，譬如尸焉。○韋子曰：但質朴而無治民之才，即名曰素餐。雖是推之，出而不能行義達道，處而不能求志獨善，皆素餐也。天下有道而逃于山澤，雖枕石漱流，能遁尸素哉？故士不可不自勵也。)

伐檀三章，章九句

序：碩鼠，刺重斂也。國人刺其君重斂，蠶食於民，不修



其政，貪而畏人，若大鼠也。

傳：魏入困於□□□□其國賦碩鼠。(闕文或是貪殘欲去四字)

碩鼠碩鼠，無食我黍。三歲貫(古亂切)女，莫我肯顧。逝將去女，適彼樂(音洛)土。樂土樂土，爰得我所。

鄭氏曰：碩，大也。大鼠大鼠，女無食我黍，疾其稅斂之多也。我事女三歲矣，曾無恩德來眷顧我，又疾其不修政也。逝，往也。往矣將去女，與之訣別之辭。

(○呂氏曰：三歲貫女，蓋言魏君掊克，民當去之久矣。姑事之，至于三歲而莫我肯顧也，猶書所謂天惟五年須暇之之意也。○貫，朱氏訓作習，猶慣習也。言貪人害我，三歲習為常也。)

(黃氏曰：樂土樂，國有頹，亡心悴，[illegible]，逃之詞)

碩鼠碩鼠，無食我麥。三歲貫女，莫我肯德。逝將去女。

適彼樂國。樂國樂國。爰得我直。

范氏曰。莫我肯德者。不以我爲德也。民出力以事上。不以爲德而反蠶食之。此所以去也。爰得我直者。欲適彼有道之國而赴愬之。得其直。亦樂矣

碩鼠碩鼠。無食我苗。三歲貫女。莫我肯勞。逝將去女。適彼樂郊。樂郊樂郊。誰之永號。號戶毛切

毛氏曰。苗嘉穀也。○鄭氏曰。莫我肯勞。不肯勞來我。范氏曰。不以我爲勞也。郭外曰郊。○廣漢張氏曰。碩鼠之詩。聖人所爲取者。以君失道如此。同八疾之甚而欲去之。猶有所未忍絕也。不幸誰之永號。謂我將



去爾而適樂郊。誰復永號於爾之土者乎。此則尤可見其情也。

章子曰。申公云。大夫貪戾。魏人怨之。而作是詩。假大鼠以刺其大夫。于義乃順。若謂刺其君。魏雖最爾國。于亦姬之族也。季札聞魏風曰。以德輔此。則明主也。民卽極愁怨。孰敢以大鼠比倂乎。必不然矣。此序之誤。當正之。

碩鼠三章章八句

南海黃氏曰。魏詩爲晉而作似矣。然國小無政。似非晉事。儉嗇褊急。與勤儉質朴亦不同。蓋在未被晉滅之時。若直以爲晉詩。不可也。土地偪小。儉嗇褊急。已可哀矣。而又昏亂殘虐以促之。使賢者思去其位。人民思去其國。上下離心如此。不亡得乎。

詩經備攷卷六終

# 詩經備攷卷之七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 唐

鄭氏譜曰。唐者。帝堯舊都之地。今曰太原晉陽。是堯始居此。後乃遷河東平陽。成王封母弟叔虞於堯之故墟。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爲晉侯。其封域在禹貢冀州太行恒山之西。太原太岳之野。至曾孫成侯南徙居曲沃。近平陽焉。昔堯之末。洪水九年。下民其咨。萬國不粒。于時殺禮以救艱危。其流乃被於今。當周公召公共和之時。成侯曾孫



僖侯甚嗇愛物。儉不中禮。國人閔之。唐之變風始作。其孫穆侯。又徙於絳云。○地理志曰。河東土地平易。有鹽鐵之饒。本唐堯所居。詩風唐魏之國也。其民有先王遺教。君子深思。小人儉陋。故唐詩蟋蟀山樞葛生之篇曰。今我不樂。日月其邁。宛其死矣。它人是愉。百歲之後。歸于其居。皆思奢儉之中。念死生之慮。吳札聞唐之歌曰。思深哉。其有陶唐氏之遺民乎。文公後十六世爲韓魏趙所滅。三家皆自立爲諸侯。是爲三晉。

序 蟋蟀，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說 蟋蟀，唐人相戒之詩。（七字 齊傳欲）

楊氏曰：晉之爲晉久矣，風俗之成非一日之積。蟋蟀之詩，蓋風之變也。國人閔其君，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而卒告之以好樂無荒，可謂有禮矣。

蟋（音悉）蟀（所律切）在堂，歲聿（允橘切）其莫（音暮）。今我不樂，日月其除。無已太康，職思其居。好（去聲）樂無荒，良士瞿瞿。

毛氏曰：蟋蟀，蛬（俱勇切）也。（郭璞曰：今促織也。）九月在堂。聿，遂。



除，去也。（鄭氏曰：是時農功畢，君可以自樂矣。今不自樂，日月且過去，不復服爲之。）已，甚。康，樂。職，主也。（鄭氏曰：無甚太樂，欲其用禮爲節也。又當主思於所居之事，謂國中政令。）瞿瞿然顧禮義也。（朱氏曰：瞿瞿，却顧之貌。）○鄭氏曰：荒，廢亂也。良，善也。君之好樂，不當至於廢亂政事，當如善士瞿瞿然。

蟋蟀在堂，歲聿其逝。今我不樂，日月其邁。無已太康，職思其外。好樂無荒，良士蹶蹶（俱衛切）。

朱氏曰：逝、邁，皆去也。○歐陽氏曰：職思其外者，謂國君行樂有時，使不廢其職事，而更思其外爾，謂廣爲周慮也。（陳氏曰：事變有出于非常，思慮之所不及者，皆當有備。）毛氏曰：蹶蹶，動而敏於事。

蟋蟀在堂，役車其休。今我不樂，日月其慆（吐刀切）。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好樂無荒，良士休休。

鄭氏曰：庶人乘役車。（孔氏曰：春官巾車云：役車方箱，可載任器以供役。）役車休，農功畢，無事也。○毛氏曰：慆，過也。憂，可憂也。○歐陽氏曰：一國之政所憂非一事，不專備侵伐也。○朱氏曰：休休，安閒之貌。樂而有節，不至於淫，所以安也。

呂氏曰：是詩欲僖公之自虞樂，而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無乃太發計乎？凡人之情，解其拘者或失於縱，廣其儉者或流於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



者多矣。信矣唐風之憂深思遠也。○廣漢張氏曰：僖公徒從事于儉而不知爲國，專務于小而不慮于大，是以詩人閔之。人之情惟其急迫狹隘，拘于一曲，則其思慮不能以及遠，故詩人先欲開廓其心胸，謂歲且暮矣，不可以不念所以自樂者。然樂不可過甚也，於是而思吾之所當思者。夫有以自樂，則無拘迫之患；樂而無荒，斯能周旋四顧，而所憂者必得與政之所當務，與夫患之所當防者，斯可次而理矣。○此詩舊說但以爲刺晉僖公不能以禮自娛，而朱氏注云民間歲暮飲酒爲樂，遂以職思等語但作荒淑若之類，抑何拘耶？蟋蟀四句不過指時序迅邁，不宜戚戚爾；至于役車其休，亦詠其時，豈真農家之詩乎？

蟋蟀三章，章八句。

序 山有樞，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

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灑掃政荒民散將以危亡四隣謀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也

廣漢張氏曰山有樞之詩蓋傷之深也謂他人誅子之因後嗣且不可保矣子有衣裳車馬何不曳婁子不驅子有廷內何不灑掃子有鐘鼓何不鼓考子有飲食何不鼓瑟以喜樂以引日一旦死然而友則爲他人之所有是傷之深也雖然昭公惟其類隕不立百事之廢弛以至此極使其于物能用之以其節而衆之以其時則必能自強于政凡所施爲各有條理不至若是其危殆矣故曰刺焉

說山有樞唐人憂國之詩傳唐侯□□□□□□□□□賦山有樞□□□□

率子曰此詩之情在文辭之外晷于車馬廷內二語逗出一班與抑戒修爾車馬灑掃廷內同意得之小序言之過盡失詩人微旨求沚以爲民間答和之詞又非矣



山有樞隰有榆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力俱切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

毛氏曰樞荎也郭璞云今之刺榆也爾雅曰榆白枌疏云榆之皮色白者名枌○毛氏曰婁亦曳也孔氏曰曳者衣裳在身行必曳之走馬謂之馳策馬謂之驅宛死貌愉樂也

山有栲音考隰有杻女九切子有廷內弗灑弗掃子有鐘鼓弗鼓弗考宛其死矣他人是保

毛氏曰栲山樗孔氏曰栲似樗色小白亦類漆樹杻檍也孔氏曰杻葉似杏而尖材可爲弓弩幹灑酒也考擊也○鄭氏曰保居有也

山有漆音七隰有栗子有酒食何不日鼓瑟且以喜樂且以永日宛其死矣他人入室

毛氏曰君子無故琴瑟不離於側永引也○朱氏曰人多憂則覺日短飲食作樂可以引長此日也○呂氏曰詩人豈真欲昭公馳驅飲樂者哉蓋曰是物也行且爲他人所有曾不若及今爲樂之爲愈其激發感動之者深矣非勸其爲樂也呂祿棄軍其姑呂嬃悉出珠玉寶器散堂下曰毋爲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

山有樞三章章八句

序揚之水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昭侯伯文侯子昭侯元年封文侯弟成師于曲沃號爲桓叔曲沃邑大于翼晉國之衆皆附焉君子曰晉之亂其在曲沃矣末大于本而得民心不亂何待



傳曲沃盛彊□□□□□賦揚之水

申公說曰成師有篡國之謀唐人知之而作是詩

南海黃氏曰我聞其事乃遍國皆知之辭言不敢以告人者反辭以見意故泄其謀欲昭侯知之雖不敢告乃深告之也顧得魯說之旨

揚之水白石鑿鑿子洛切素衣朱襮音博從子于沃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歐陽氏曰揚之水其力弱不能流移白石以興昭

黄氏曰何憂焉危之而無危辭

公微弱不能制曲沃而桓叔之強於晉國如白石鑿鑿然見於水中爾○毛氏曰鑿鑿鮮明貌陳氏曰鑿鑿然巉巖襮領也諸侯繡黼丹朱中衣沃曲沃也○鄭氏曰國人欲進此服去從桓叔君子謂桓叔

揚之水白石皓皓古老切 素衣朱繡從子于鵠既見君子云何其憂

毛氏曰皓皓潔白也繡黼也孔氏曰刺於繒之上繡刺以為黼○鄭氏曰繡當為綃○魯詩作素衣朱綃蘇曰綃繒名鵠曲沃邑也

揚之水白石粼粼音隣 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

毛氏曰粼粼清澈也說文水生厓石間曰粼粼○蘇氏曰命桓



叔之政命也聞而不敢以告人為之隱也桓叔將以傾晉而民為之隱欲其成矣

李氏曰古者不軌之臣欲行其志必先施小惠以收衆情然後民翕然從之田氏之于齊亦猶是也田氏以家量貸民而以公量收之國人愛之其後召公子陽生于魯夜至于齊國人皆知之而不言所謂我聞有命不敢以告人也○嚴氏曰命謂桓叔命其徒以舉事蓋將作矣我聞其事不敢告人乃所以深告昭公

揚之水三章二章章六句一章四句

序 椒聊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傳 曲沃盛彊□□□□□□憂之賦椒聊 申公說曰唐昭侯封

黄氏曰蕃日積以而言

公子成師于曲沃成師治栗盛彊師服憂之而作是詩刪缺六字可知矣

輔氏曰揚之水椒聊二詩遂當時民情棄舊君而季桓叔也如此則其俗之薄也甚矣聖人易取焉夫民罔常懷懷于有仁民之去就係上之人如何爾上之無道而責民之我棄不可也是以古之聖人臨乎民上懍乎若朽索之馭六馬凡有不得者皆反求諸己而已故錄此二詩以見民無常而在上者不可不強于自治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升彼其音記之子碩大無朋椒聊且子徐切遠條且

毛氏曰興也椒聊椒也陸璣疏云聊語助也朋比也釋文謂無比例

○鄭氏曰一掬之實蕃衍盈升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其子孫衆多將日以盛之子是子也碩謂



壯貌○陳氏曰是椒也其條遠矣言子孫大也○嚴氏曰椒聊且者本其始也遠條且者言其支別將遠而無窮也序云子孫將有晉國至桓叔之孫武公始滅晉則此詩以遠條比其方來之盛不為無謂也

椒聊之實蕃衍盈匊九六切 彼其之子碩大且篤椒聊且遠條且

毛氏曰兩手曰匊方氏曰盈匊者不復以升較言其多也 篤厚也

華谷嚴氏曰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椒聊二章章六句

序綢繆，刺晉亂也。國亂，則昏姻不得其時焉。

說綢繆，晉亂民窮，昏姻失時，君子傷之而作是詩。傳云 晉亂民窮，缺七字傷之。賦綢繆，意必與說同。

綢繆束薪，三星在天。今夕何夕，見此良人。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綢直留切 繆莫侯切

毛氏曰：綢繆，猶纏綿也。○鄭氏曰：三星，謂心星也。

爲二月之合宿，故嫁娶者以爲候焉。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乃見其在天，則三月之末四月之中矣。故云不得其時。○孔氏曰：子兮子兮，自嗟嘆也。

綢繆束芻，三星在隅。今夕何夕，見此邂逅。邂戶懈切 逅胡豆切



子兮子兮，如此邂逅何。

王氏曰：今夕何夕，見此邂逅，以失時也。故思不期而會焉。

綢繆束楚，三星在戶。今夕何夕，見此粲者。粲采旦切 子兮子兮，如此粲者何。

李氏曰：國語雖三女爲粲，又曰粲，美物也。是言美女也。○呂氏曰：三星見則非昏姻之時。在天在隅在戶，隨所見而互言之，不必以爲時之先後。方束薪而見三星，慨然有感於男女失時，而其不期而見，又似於男女適然相遇也。故歎息而言曰：是夕也，男女倘相見，其樂當何如。曰良人，曰粲者，蓋互爲男女之辭，以極其思望之情耳。○此詩人述其昏姻過時，故摘寫其慶幸不自禁之情狀如此，非夫婦自相語也。

綢繆三章，章六句

晉詩列此於魏風，則非刺晉君不親宗族也。

序杕杜，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幷爾。

傳魏之君子，訓民孝弟，賦杕杜。申公說曰：杕杜，君子教人孝友之詩。

有杕之杜，其葉湑湑。湑私敘切 獨行踽踽。踽俱禹切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嗟行之人，胡不比焉。比音毗 人無兄弟，胡不佽焉。佽音次



毛氏曰：杕，特生貌。杜，赤棠也。踽踽，無所親也。○王氏曰：湑湑，潤澤也。○鄭氏曰：比，輔也。范氏曰：比，親也。毛氏曰：佽，助也。

有杕之杜，其葉菁菁。菁音精 獨行睘睘。睘求營切 豈無他人，不如我同姓。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

毛氏曰：菁菁，葉盛也。睘睘，無所依也。

呂氏曰：杜雖特生，然此詩云其葉湑湑，其葉菁菁，非以比晉君不親宗族也。蓋言晉公室枝葉彫落，曾杕杜之不如也。獨行踽踽，言孤立無親。豈無他人，不如我同父，言他人之不足恃。嗟行之人，胡不比焉，人無兄弟，胡不佽焉，言指以他人爲可恃，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也。凡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也。蓋深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苟非兄弟，必不相佽助，信乎不如我同父也。

杕杜二章章九句

序羔裘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傳晉大夫賢□□美之。賦羔裘。(申公說曰羔裘晉人美其大夫之詩)

章子曰此詩玩本文畢竟是美其大夫之辭首句指其服飾以致相親之意自我人居居者從我小人願安之情而委曲定其居也自我人究究者從我小人之疾苦而詳悉究察之也自我人三字正見體恤之周處曰維子則我人更無他仰賴情自不忍捨矣傳都作刺時姑存其說以俟後人折衷焉。



羔裘豹袪(起居切)自我人居居(音據)。豈無他人維子之故。

鄭氏曰羔裘豹袪卿大夫之服也。○毛氏曰袪袂也居居懷惡不相親比之貌。(孔氏曰用使我之衆人居居然有懷惡之心不與民相親不憂我之困苦我豈無他人可歸往乎維子之故舊思好不忍去耳)

羔裘豹褎(徐救切)自我人究究豈無他人維子之好。(好去聲)

毛氏曰褎猶袪也。○孔氏曰究究孫炎云窮極人之惡。○鄭氏曰我不去而歸往他人者乃念子而愛好之也民之厚如此亦唐之遺風。

羔裘二章章四句

傳魏人苦於征□。□□□□賦鴇羽。(缺文當是役不得終養五字)

申氏說曰民從征役而不得養其父母故作此詩。

序鴇羽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鄭氏曰大亂五世者昭公孝侯鄂侯哀侯小子侯○按小序不如晉傳之渾當)

肅肅鴇(音保)羽集于苞栩(況甫切)。王事靡盬(音古)不能蓺稷黍。父母何怙(音戶)。悠悠蒼天曷其有所。

毛氏曰肅肅鴇羽聲也。鴇之性不樹止。(釋文曰鴇似鴈而大無後趾)集止苞稹栩杼也。(孫炎曰物叢生曰苞○鄭氏曰稹者根相迫迮梱致也○孔氏曰栩杼今柞櫟也)盬不攻緻也。(孔氏曰盬與蠱同不攻牢不堅致之意也)怙恃也。○鄭氏曰蓺樹也曷何也何時使我得其所哉。(孔氏曰悠悠乎蒼天何時使我得其所乎入窮則反本困則告天也)



肅肅鴇翼集于苞棘王事靡盬不能蓺黍稷。父母何食悠悠蒼天曷其有極。

鄭氏曰極已也。○范氏曰曷其有極者言勞役之無已也。

肅肅鴇行(戶郎切)集于苞桑。王事靡盬不能蓺稻粱。父母何嘗悠悠蒼天曷其有常。

蘇氏曰行列也。○朱氏曰嘗食也。○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鴇羽三章章七句

序無衣美晉武公也武公始幷晉國其大夫爲之請命乎天子之使而作是詩也

傳曲沃偁弒其三君僭王命爲晉侯唐人刺之賦無衣申氏說曰唐公孫偁弒三君而取其國盡以寶器賂周僖王王命之爲晉侯國人作此以刺之

章子曰此詩唐人暴武公驕褰之狀而設辭以刺之朱氏云自述其請命之意恐未然小序以爲美之則大謬矣武公弒君篡國之罪決無可赦者若云尚知請命爲可美則莽操之奸亦可美乎自古跋扈不軌之臣挾天子以逞狂邪聖人之所必誅而猶存其從惡之詩必不然矣



王氏應麟曰無衣非美晉蓋閔周也自僖王命曲沃爲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之命出爾反爾也

豈曰無衣七兮不如子之衣安且吉兮

毛氏曰侯伯之服七命冕服七章諸侯不命於天子則不成爲君○鄭氏曰武公初幷晉國心未自安故以得命爲安孔氏曰就天子之使請衣故云子之衣

豈曰無衣六兮不如子之衣安且燠兮

毛氏曰天子之卿六命車旗衣服以六爲節○鄭氏曰變七言六者謙也不敢必當侯伯得受六命之服列於天子之卿猶愈乎否○程氏曰燠煖亦

郝氏曰燠字妙非惟久假不歸且居之不疑矣

謂安耳呂氏曰義理有所未安雖食不飽雖衣不煖

嚴氏曰武公之事曰人所不與也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晉人發兵攻桓叔共立昭侯子平是爲孝侯此桓叔初來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復立孝侯子郄是爲鄂侯此莊伯再來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晉人立鄂侯子光是爲哀侯此莊伯三來而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小子是爲小子侯此武公四來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來而國人終不與也故後武公伐晉滅之盡以其寶器賂周僖王僖王以命武公爲諸侯然後晉人不得已而從之耳豈以武公爲可美哉且武公有無王之心而後以王彼其請命于天子之使豈眞知有王哉正以動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則終不能定晉也此與唐藩鎭戕其主帥而代之以邀權節者無異聖人致于名分之際無衣之詩不刪者所以著世變之窮傷周之衰也



無衣二章章三句

說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晉傳晉文公好潤七字賦杕杜

序以爲刺晉武公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玩詩辭是好賢若渴之意非文公不能豈刺歟

有杕之杜生于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去聲曷飲食之食音嗣

鄭氏曰道左道東也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朱氏曰噬發語辭韓詩噬作逝○章子曰文公歷艱難而復國其心歉然恐不足致高賢故以道左杕杜自喻曰中心好之曷飲食之其好賢之誠切可見矣

色漢書柔野起木與棘山則葵以柔依剛有夫婦之象

有杕之杜生于道周彼君子兮噬肯來遊中心好之曷飲食之

毛氏曰周曲也 曲迂路也○朱公遷曰道左則僻道周則迂亦有此焉 韋子曰文公出亡十九年卒能復國霸諸侯則求賢自輔之功也史稱其自少好士有賢士五人其餘不名者數十人惟中心誠篤故狐趙諸君子周旋艱險雖之死而不忍去也漢武召申公條生而率不用蓋慕求賢之名而中心固不可測飲食雖勉烏足羈賢士哉

有杕之杜二章章六句

序 葛生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去聲 鄭氏曰夫從征役棄亡不反則其妻居家而怨思○程氏曰此詩思存者非悼亡者序誤矣好攻戰則多離隔之恨○廣漢張氏曰葛生之詩雖婦人思存者而作然以獻公之攻戰不休如其歿亡之無日也則



斷之以百歲之後庶幾得同歸于丘而已其亦傷之至也

傳 晉人久於從□□□□□□賦葛生 申公說曰晉獻公之時周人久于征役室家念之而作是詩

葛生蒙楚蘞 音廉 蔓于野予美亡此誰與獨處

毛氏曰葛生延而蒙楚蘞生蔓于野喻婦人外成於他家 程氏曰葛之生託于物蘞之生依于地與婦人依君子 鄭氏曰予我亡無也言我所美之人亡於此謂其君子也○程氏曰誰與乎獨處而已

葛生蒙棘蘞蔓于域予美亡此誰與獨息

毛氏曰域塋域也息止也

角枕粲兮錦衾爛兮予美亡此誰與獨旦

毛氏曰禮夫不在斂枕篋衾席韣而藏之○朱氏曰粲爛華美鮮明之貌 范氏曰角枕之粲錦衾之爛明其斂未久也○

程氏曰獨旦獨處至旦也

夏之日冬之夜百歲之後歸于其居

鄭氏曰思者於晝夜之長時尤甚故極言之以盡情居墳墓也言此者婦人專一義之至情之盡

冬之夜夏之日百歲之後歸于其室

鄭氏曰室猶塚壙○蘇氏曰思之深而無異心此唐風之厚也



葛生五章章四句

序 采苓刺晉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朱氏曰獻公好聽讒觀驪姬譖殺太子及逐羣公子等事可見

采苓采苓首陽之巔人之爲言苟亦無信舍 音捨 旃 之然切

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興也苓大苦也 釋文曰即甘草葉似地黃 首陽山名○埤雅曰苓生於隰○鄭氏曰苟且也旃之言焉也○歐陽氏曰戒獻公聞人之言且勿聽信置之且勿以爲然更考其言何所得謂徐察其虛實也

程氏曰人造爲巧言且無用信之又重誡曰置之

豈之。且無以爲然。人之造爲言者。皆讒誣不實。何所得乎。謂不得事實也。張氏栝曰。讒人以非之言爲空僞。能畏于卒然之頃。而不能不露于從容審察之後。故舍旃舍旃爲之止讒之法。○毛氏曰。采苓細事也。首陽幽僻也。細事喻小行也。幽僻喻無徵也。○孔氏曰。小行謂小小之事。無徵謂幽隱隱僻無徵驗也。讒言之起。蘇者數問小事于小人。○黃氏佐曰。朱注二遮字最有味。正應下徐字審字。漢昭帝悟燕王上書之詐。蓋審察其書所餘來也。

采苓采苓。首陽之下。人之爲言。苟亦無與。舍旃舍旃。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苦。苦菜也。孔氏曰。所謂堇荼也。朱氏曰。與。許也。

采葑采葑。首陽之東。人之爲言。苟亦無從。舍旃舍旃。



苟亦無然。人之爲言。胡得焉。

毛氏曰。葑。菜名也。○朱氏曰。從。聽也。呂氏曰。采苓采苦采葑。不曰郊野而曰首陽者。興采聽之當遠也。孔子曰。浸潤之譖。膚受之愬。不行焉。可謂遠也已矣。不輕聽易動。而徐觀其是非。惟達者能之。毛氏以采苓爲細事。首陽爲幽僻。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起。蘇君數問小事于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實天下之名言也。故附見焉。章子曰。讒人之言大可畏哉。觀驪姬陷太子。除使人譖之。又置毒胙中。垂涕而求退。雖明主未數怒。況昏惑如獻公乎。始聽上焉之讒。終惑于驪姬之舌。遂至殺太子。獄三君。大亂十六年。而後社稷安。讒之禍如此。爲人主者。可不深戒之哉。堅讒無他法。亦曰舍旃舍旃而已。

采苓三章。章八句

河東柳氏曰。三河。古帝王之更都焉。而平陽堯之所理也。有茅茨木椽土型之度。故其人至今儉嗇。有允恭克讓之德。故其人至今和而不怒。有昌言儆戒之訓。故其人至今憂思而畏禍。有無爲不言垂衣之化。故其人至今恬以愉。此堯之遺風也。南海黃氏曰。晉武於此。其兆已見于文侯之時矣。以書文侯之命考之。一則曰文義和。二則曰父往哉。其畀屈依恃之意可見矣。大讐未報。王靈不振。當如周公畫搄朝廷。而保其子。使號召于外。與九州方伯連帥戮力討賊。可也。文侯亦惡而無立志。不建匡復之策。棄亡之餘。僅得苟安。乃釋然自以爲足。遽遣文侯歸國。治裝不聞。其關茸可知也。夫以周公之忠。望而常崇。猶自流言。況不自強乎。此成師之所以包藏禍心也。沃沒未久。其子昭侯已遷于翼。日以蠶食而曲沃遂竟其宗國矣。武公之後。文公稱霸。請隧而不正。召王河陽。春秋書狩以諱之。不恭不讓。效尤成師。故也。襄王不



綱。亦賜文公弓矢。則又援文侯之命。以爲故事矣。周室委靡頹墮而不自振。晉國亦賊是自安。而平戎之後。不再扞王于難。厥後權移三卿。則恬愉之過也。於乎。山有樞作。於于采苓。豈援有陶唐深思遠禍之風哉。

# 詩經備攷卷之八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韋　調鼎玉鉉　攷訂

## 秦

鄭氏譜曰：秦者，隴西谷名，於禹貢近雍州鳥鼠之山。堯時有伯翳者，實皐陶之子，佐禹治水，（列女傳云：皐子生五歲而佐禹。曹氏注云：伯翳，皐陶之子伯益也。）水土既平，舜命作虞官，賜姓曰嬴。歷夏商興衰，亦世有人焉。周孝王使其末孫非子養馬於汧渭之間，封爲附庸，邑之於秦谷。至曾孫秦仲，宣王又命作大夫，始有車馬禮樂



侍御之好，國人美之，秦之變風始作。秦仲之孫襄公，平王之初，興兵討西戎以救周。平王東遷王城，乃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爲諸侯，遂橫有周西都宗周畿內八百里之地。其封域東至地山，在荊岐終南惇物之野。至玄孫德公，又徙於雍云。○地理志：天水隴西，山多林木，民以板爲室屋。及安定、北地、上郡、西河，皆迫近戎狄，修習戰備，高上氣力，以射獵爲先。故秦詩曰：在其板屋。又曰：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及車鄰、四驖、小戎之篇，皆言車馬田獵之事。漢興，六郡良家子選給羽林期門，以材力爲官，名將多出焉。○朱氏曰：秦人之俗，大抵尚氣槩，先勇力，忘生輕死，故其見於詩如此。然本其初而論之，岐豐之地，文王用之以興二南之化，如彼其忠且厚也。秦人用之，未幾而一變其俗，至於如此，則已悍然有招八州而朝同列之氣矣。何哉？雍州土厚水深，其民重厚質直，無鄭衛驕惰浮靡之習，以善導之，則易以興起而篤於仁義；以猛驅之，則其彊毅果敢之資，亦足以彊兵力農而成富彊之業，非山東諸國所及也。

【傳】襄公伐戎，初命爲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續說：初命者，秦



自非子至于莊公、襄公，世爲附庸，今初得命也。）

【序】車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按宣王命秦仲爲大夫，國雖大，猶附庸也。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寺人勃，是諸侯乃有寺人也。仲爲大夫，安得遽有寺人歟？安城劉氏曰：秦仲但爲宣王大夫，未必得備寺人之官，此詩疑作于平王命襄公爲侯之後。予攷齊韓說乃如此，詩作于襄公爲侯之初也。）

有車鄰鄰，有馬白顛。（顛，都田切）未見君子，寺人之令。（令，力呈切）

毛氏曰：鄰鄰，衆車聲也。白顛，的顙也。（孔氏曰：的，白也。顙，額也。有白毛）寺人，內小臣也。（文選：寺人掌女宮之戒。新都楊氏曰：寺音侍，于義始叶。）

鄭氏曰：欲見國君者，必先令寺人使傳告之。○蘇氏曰：凡此皆人君之常禮，而秦之先君昔所未有

也。嚴氏曰：未見而寺人傳令，與三代侍御僕從，罔匪正人，衆無閒隙，氣象何如也。

阪有漆，隰有栗。阪音反 既見君子，竝坐鼓瑟。今者不樂，樂音洛 逝者其耋。耋田結切

毛氏曰：陂者曰阪，下濕曰隰。耋，老也。八十曰耋。○

鄭氏曰：竝坐鼓瑟，君臣以閒暇燕飲，相安樂也。○

呂氏曰：既見君子，竝坐鼓瑟，簡易相親之體也。今者不樂，逝者其耋，悲壯感歎之氣也。秦之强以此，而止於爲秦者亦以此。孔氏曰：逝，往也。猶曰今以往也。

阪有桑，隰有楊。既見君子，竝坐鼓簧。簧音黃 今者不樂，逝者其亡。



毛氏曰：簧，笙也。黃氏佐曰：竝坐，同坐也。君坐于上，而見者聚處，非竝肩而坐焉。

楊氏愼曰：此詩之意在後三句。夫爲一國之君，高居深宮，不接羣臣，壅蔽已甚矣。又不使他人，而特使寺人傳令焉，其蔽益甚矣。夫秦，夷狄之國也。其有已如此，媚笑三代，稍用閹臣，不待混一天下已然矣。史記青繆公學于宁人，閹寺人也。史書之醜之也。三代之君，必學于耆德，以爲師保，而繆公乃學于宁人，以刑餘爲周召，以法律爲詩書，則景監得以爲商鞅，趙高得以殺扶蘇，終于亡秦。寺人之禍也。聖人錄此以冠秦風，垂戒深矣。

車鄰三章，一章四句，二章章六句

序：駟驖，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鄭氏曰：始命，命爲諸侯也。秦始附庸也。

傳：襄公始有田園之事，秦人喜之，賦駟驖。

駟驖丑結切 孔阜，六轡在手。公之媚子，從公于狩。

毛氏曰：驖，驪。孔氏曰：驪，黑色。阜，大也。王氏曰：言執駒也。冬獵曰狩。○孔氏曰：四馬當八轡。言六轡者，以驂馬內轡納之於觖，故在手者惟六轡耳。御人執其六轡在手而已，不須控制之也。○朱氏曰：媚子，所親愛之人也。

奉時辰牡，辰牡孔碩。公曰左之，舍音捨 拔蒲末切 則獲。

毛氏曰：時，是。辰，時也。冬獻狼，夏獻麋，春秋獻鹿豕羣獸。○朱氏曰：牡，獸之牡者也。○鄭氏曰：左之者，從禽之左射之也。孔氏曰：五御三曰逐禽左，自左膘而射之，達于右腢，爲上殺。拔，括。



也。舍拔則獲，言公善射。

遊于北園，四馬既閑。輶音由 車鸞盧丹切 鑣，彼驕切 載獫力念 歇許謁切 驕。

毛氏曰：閑，習也。輶，輕也。鄭氏曰：輕車，驅逆之車也。○朱氏曰：鸞，鈴也。效鸞鳥之聲。鑣，馬銜也。◎毛氏曰：獫、歇驕，田犬也。長喙曰獫，短喙曰歇驕。

輔氏曰：孔阜，言其馬之盛也。在手，言其御之善也。媚子，言公有所親愛之人隨公田獵也。辰牡，寔人奉之，以待公之射，禮儀之備也。左之則獲，射御之精也。北園，因狩而遊觀也。既閑，車馬閑習也。輶車載犬，雖田犬而亦處得宜也。此皆昔無而今有，故歷敘其事而誇美之。

駟驖三章，章四句

序小戎美襄公也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彊而征伐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史記秦仲誅西戎西戎殺之宣王召其子莊公與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至戎伐周殺幽王襄公將兵救周有功平王封襄公爲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

小戎俴收錢淺切五楘音木梁輈音舟游環脅驅陰靷音胤鋈續音沃文茵音因暢轂勅亮切音谷駕我騏音其馵之樹切言念君子溫其如玉在其板屋亂我心曲

毛氏曰小戎兵車也俴淺收軫也孔氏曰軫者車之前後兩端之横木也所以收斂所載故名收焉兵車言淺軫者對平地任載之車爲淺也五五束也楘歷錄也梁輈輈上勾衡也孔氏曰輈者轅也衡者轅也轅從軫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則向下勾之衡則横居輈下如屋之梁然故謂之梁輈也輈之上以皮革五處束之每束皆有文章歷錄故謂之五楘也游環靷環也游在背上所以禦出也○鄭氏曰游環在背上無常處貫驂之外轡以禁其出脅驅者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毛氏曰陰揜軌也靷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續續靷也孔氏曰揜軌謂輿下三面材以板横車前所以陰映此軌也此車衡止容二服而已驂馬頭不當衡別以二靷繫于陰板之上令驂馬引之鋈沃也謂銷白金以鋈灌靷環續靷之處也文茵虎皮也暢轂長轂也孔氏曰暢訓爲長言長于大車之轂也騏騏文也左足白曰馵西戎板屋○鄭氏曰心曲心之委曲憂則心亂也



四牡孔阜六轡在手騏駵音留是中騧古花切驪是驂龍盾順允切之合鋈以觼音決軜音納言念君子溫其在邑方何爲期胡然我念之

孔氏曰孔阜甚肥大也○鄭氏曰赤身黑鬣曰駵中中服也驂兩騑也○毛氏曰黄馬黑喙曰騧龍盾畫龍其盾也合合而載之孔氏曰合而載之以爲車蔽也軜驂內轡也○鄭氏曰鋈以觼軜軜之觼以白金爲飾也軜繫於軾前朱氏曰觼環之有舌者○孔氏曰觼軜謂白金飾皮爲觼以納物也○朱氏曰邑西鄙之邑也方將也將以何時爲歸期乎何爲使我念之極也

俴駟孔羣厹音求矛鋈錞朱倫切蒙伐有苑虎韔音暢鏤音漏膺交韔二弓竹閉緄古本切縢音滕言念君子載寢載興厭厭良人秩秩德音

毛氏曰俴駟四介馬也孔氏曰俴訓爲淺駟是四馬用淺薄之金以爲駟馬之甲厹三隅矛也錞鐏也曲禮曰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是矛之下端當有鐓也鋭底曰鐏平底曰鐓○朱氏曰鋈錞以白金沃之也蒙討羽也伐中干也苑文貌○鄭氏曰孔羣者言和調也蒙厖也討雜也畫雜羽之文於伐故曰厖伐○毛氏曰虎韔虎皮也韔弓室也膺馬帶也孔氏曰其弓則有虎皮之韔其馬則有金鏤之膺鏤膺謂膺上有鏤以金飾帶若金之裝胸也交韔交二弓於韔中也

傳 襄公克戎始取周地。秦人矜之賦終南。

申公曰。終南襄公初爲諸侯。秦人祝之而作。此秦人美其君之辭。傳云矜。說云祝。二意俱有。若序云戒勸。則遠矣

終南何有。有條有梅。君子至止。錦衣狐裘。顏如渥於角切丹。其君也哉。

毛氏曰。終南周之名山。中南也。一名太一。西京賦。終南太一。隆崛崔崒條。槄。梅。柟也。孔氏曰。槄。郭璞云。今之山楸也。○朱氏曰。君子。指其君也。○鄭氏曰。至止者。受命服於天子而來也。諸侯狐裘以裼之。玉藻曰。錦衣狐裘。諸侯之服也渥。厚漬也。顏色如厚漬之丹。言赤而澤也。○程氏曰。終南崇高厚大。以與君位之尊。山之高大必生美材。人君尊崇必有令德。有令德故宜稱顯服。又美其容貌稱人君之位。

終南何有。有紀有堂。君子至止。黻音弗衣繡裳。佩玉將將。七羊切壽考不忘。

毛氏曰。紀。基也。堂。畢道平如堂也。朱氏曰。紀。山之廉角也。堂。山之寬平處也。○紀。崔氏注作屺。云終南之旁有屺山。字當作屺。○寰宇記。堂即畢原。○鄭氏曰。畢。終南之道名也。○朱氏曰。黻之狀亞兩己相戾也。繡。刺繡也。將將。佩玉聲也。壽考不忘者。欲其居此位服此服。長久而安寧也。

章子曰。終南據天之中。在都之南。雍州之重鎮也。自幽王不君。平王居陋。遂失此山。然犬戎豈能戀戀中土乎。使平王愛勤幹蠱。激勸諸侯。藉晉鄭之師。收豐鎬之遺民。猶可復舊都。而靡洋戾。奈何輕易賜秦。使之自取。文公故得收周餘民。而據終南。自是秦日強。周日弱。非秦之強。蓋周之失其也。有天下者。即處危困。豈無懼失形勢哉。

終南二章。章六句

序 黃鳥。哀三良也。國人剌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傳 康公葬穆公。以子車氏三子殉。秦人哀之。賦黃鳥。章子曰。穆公殉者至百七十人。忍于殺人哉。魏顆猶從父治命。不以妾殉。君子美之。康公不爲無罪已。故序剌穆公。傳剌康公。所以戒後世之忍于殺人者也。



交交黃鳥。止于棘。誰從穆公。子車奄息。維此奄息。百夫之特。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子廉切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李氏曰。交交。飛而往來之貌。○孔氏曰。黃鳥止于棘。得其所。○毛氏曰。子車。氏。奄息。名。○鄭氏曰。特。百夫之中最雄俊也。王氏曰。特出于百夫。穴。謂冢壙中也。○毛氏曰。惴惴。懼也。殲。盡。良。善也。○鄭氏曰。人百其身。謂一身百死猶爲之。惜善人之甚。

交交黃鳥。止于桑。誰從穆公。子車仲行。戶郎切維此仲行。百夫之防。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

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鄭氏曰。防當也。言此一人當百夫。呂氏曰訓防為當蓋如隄防之防水○鍾氏惺曰誰者若爲不知之之詞悲之甚也

交交黃鳥。止于楚。誰從穆公。子車鍼其廉切虎。維此鍼虎。百夫之禦。臨其穴。惴惴其慄。彼蒼者天。殲我良人。如可贖兮。人百其身。

毛氏曰。禦當也。王氏曰言能禦百夫者也

秦人因以人殉葬蓋戎狄之俗也秦近戎因沿戎習不悟其非自先世而已然矣至穆公從死者衆蓋穆公秦之賢君尤多得人心當穆公存日不忍殺賢臣之將豈有卒而遽命三良從之乎康公與其良但不能無過嗚呼夷俗亂華殆不止此明王以中國之法治之惡可反用其法哉



黃鳥三章章十二句

序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

說晨風。秦君遇賢始勤終怠。賢人譏之。傳缺八字

鴥彼晨風。鬱彼北林。未見君子。憂心欽欽。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鴥疾飛貌。晨風鸇也。陸璣曰鸇似鷂青黃色燕頷勾喙嚮風搖翅乃因燕雀食之鬱積也。北林林名也。○程氏曰。以晨風興君子者。取其去來之疾。林木茂盛。則飛鳥所集。興朝廷有道。則賢者所就也。故人君未見君子之時。當憂心欽欽然。欽欽不懈之意如何如何。歎其如是也。此詩主賢者見棄之意而言。故云忘我。

呂氏曰。此詩亦如權輿。刺康公與賢者有始而無終。未見君子。憂心欽欽。言康公初立。想望賢者如是之切也。如何如何。忘我實多。責其不能終也。刺康公遇賢始勤終怠此魯說也呂東萊之說暗與傳合矣

山有苞櫟。盧狄切隰有六駁。邦角切未見君子。憂心靡樂。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李氏曰。苞叢生也。○毛氏曰。櫟木也。陸璣云秦人謂柞櫟為櫟○陸氏疏曰。駁駁馬。梓榆也。其樹皮青白駁犖。遙視似駁馬。故謂之駁。○程氏曰。櫟山之所有也。而



有茂盛而苞者。衆人之中固有秀異者矣。六駁亦然。六見盛多也。○蘇氏曰。山則有櫟。隰則有駁。可以大國而獨無其人乎。

山有苞棣。音弟隰有樹檖。音遂未見君子。憂心如醉。如何如何。忘我實多。

毛氏曰。棣唐棣也。檖赤羅也。釋文云赤羅今楊檖也實似梨而小○朱氏曰。如醉憂又甚矣。○呂氏曰。秦之寡恩。於晨風權輿二詩見之。○此詩是賢人見棄。刺其終不如始也。朱子以為婦人之辭。何耶。

晨風三章章六句

秦傳以此冠秦風見襄公勤動王以著興周之本也

傳秦襄公以王命征戎周人赴之賦無衣申公說同 章子曰據傳則此詩作于襄公初承王命伐戎之時乃周人之詩也周地後歸于秦故列之秦風曰王于興師指已然而言蘇子謂其民猶思周之盛時亦未見當傳顧若序云剌用兵去本文遠矣

豈曰無衣與子同袍抱毛切 王于興師修我戈矛與子同仇

毛氏曰袍襺古典切也孔氏曰純著新綿名為襺雜用舊絮名為袍 鄭氏曰怨耦曰仇○朱氏曰秦俗強悍樂于戰鬬故其人平居而相謂曰豈以子之無衣而與子同袍乎葢以王于興師則將修我戈矛而與子同仇也其懽愛之心足以相死如此



豈曰無衣與子同澤王于興師修我矛戟與子偕作

鄭氏曰澤褻衣近汚垢戟車戟常也○毛氏曰作起也

豈曰無衣與子同裳王于興師修我甲兵與子偕行

毛氏曰行往也

豐城朱氏曰與子同袍恩愛相結於無事之時也與子同仇患難相恤於有事之日也先王之時居而為比閭族黨之民出而為伍兩軍旅之衆其所以使之相保相愛相扶持者非一日之積矣岐豐之地雖已屬秦然猶有先王之遺民焉故其所以相告語者如此然曰王于興師則非從其君之私也誠欲其君奉王命而為討賊復讐之舉也

章子曰幽王既沒周之大讐臣子所當必討不忘者秦平王棄讐弗克振起當時天下之大不聞討賊者固知中國之無人矣獨此詩奮然而討借作猶有忠義慷慨之風惜也周不能用之以伐罪而徒委之秦秦功高而周勢益弱矣聖人著此于風亦大復讐之義也噫宋高秦檜俱未讀此詩乎

無衣三章章六句

序渭陽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驪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而作是詩也



傳晉重耳入于晉秦穆公送之賦渭陽按穆公發兵送重耳歸晉穆公至于王城此詩為康公作無疑傳誤也

我送舅氏曰至渭陽何以贈之路車乘成證切黃

毛氏曰母之昆弟曰舅○鄭氏曰渭水名秦是時都雍至渭陽者蓋東行送舅氏於咸陽之地○毛氏曰贈送也乘黃四馬也董氏曰人君之車曰路車○朱氏曰乘黃四馬皆黃也

我送舅氏悠悠我思何以贈之瓊瑰古回切玉佩

毛氏曰瓊瑰石次玉○王氏曰至渭陽者送之遠也悠悠我思者思之長也路車乘黃瓊瑰玉佩者

屋既是俎渠渠猶勤勤爲非

贍之厚也。廣漢張氏曰，康公爲太子，送舅氏而念母之不見，是固良心也。而卒不能自克于令狐之役，怨欲害乎良心也。使康公知循是心，養其端而充之，則怨欲可消矣。

渭陽二章章四句

序：權輿，刺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胥詩此篇次于晨風，故申公云。權輿與前篇同義，傳缺八字。

於我乎，夏屋渠渠，今也每食無餘。于音吁嗟乎，不承權輿。

毛氏曰，夏，大也。○新都楊氏曰，字書，夏屋，大俎也。○蘇氏曰，渠渠，深廣。鄭氏曰，屋，具也。渠渠，猶勤勤也。言君始于我厚設禮食，大具以食我，其意勤勤然。



毛氏曰，承，繼也。權輿，始也。黃氏佐曰，國以固飲食一節，以見其待賢之意已衰，非專以是責其也。○醴酒忘設，穆生遂退，即飲食可知意之勤怠。

於我乎，每食四簋，今也每食不飽。于嗟乎，不承權輿。

孔氏曰，簋是瓦器，方曰簠，圓曰簋。○朱氏曰，四簋，禮食之盛也。韋子曰，善夫穆生之言曰，先王所以禮吾，爲道存也。今而忽之，是忘道也。忘道之人，胡可久處。觀秦君禮賢不終如此，其忘道甚矣。忘道則輕士，輕士則將驕詩書，任法律，而胎禍不可言。陵夷至于始皇，焚燒六籍，坑殺儒士，悍然不顧，夫固有自來矣。嗚呼，尊賢敬士，周曆之所以久長也。秦簡賢賤士，若是，欲不速亡得乎。

權輿二章章五句

吕氏曰，夫秦在諸侯爲後封之國，當春秋，僻[illegible]嘗與中國會盟，然始與晉爲婚姻，既更韓原之戰，[illegible]未遂絕殄。重耳反國，秦[illegible]奔走，[illegible]會從，不與[illegible]成晉霸。[illegible]晉文即世，[illegible]未及，秦盡有于[illegible]之[illegible]自此晉秦交惡，迭相攻伐，[illegible]自彭衙至于河曲之[illegible]無寧歲。秦亦未嘗得遂于晉。觀厲公麻隧之戰，呂相絕秦之言，可見矣。至春秋末年，悼公復霸，大合諸侯之衆，敗秦于棫林，繇是秦不復振，霸之所以莫能肆其暴者，皆晉之力，能制其命也。夫晉爲姬姓之屬，據形勢之要，屏蔽東諸侯之國，秦界處其西，雖有從焉，啓關之甚，制于晉而不得逞，是以雄，雖謂韓魏中國之處，而天下之樞于此，則晉之地勢足以攻秦，而秦之所惡莫晉若也。自三家分晉，重以親權疏，民逆，失河西，秦始得以蠶食山東，晉并天下。世儒往往咎六國不能堅守合從之約，遂爲秦有。臣則謂秦之所以能并諸侯者，原于王家之分晉也。向使晉國不分，以全力制秦，秦豈能并晉而并天下哉。○李氏曰，鄭風嘟見，齊風闊達，秦風康勁，亦繇風聲氣習俗然。其形諸聲音也，秦獨大于諸國。

詩經備攷卷之九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陳

鄭氏譜曰陳者大皡虙戲氏之墟帝舜之胄有虞閼父者爲周武王陶正武王頼其利器用與其神明之後封其子嬀滿於陳都於宛丘之側是曰陳胡公以備三恪孔氏曰樂記云武王未及下車封黄帝之後于薊封帝堯之後于祝封舜之後于陳則陳與薊祝共爲三恪妻以元女大姬其封域在禹貢豫州之東其地廣平無名山大澤西望方外東不及明豬音孟諸爾雅宋有孟諸是也大姬無子好巫覡禱祈鬼神歌舞之樂民俗化而爲之五世至幽公當厲王時政衰大夫淫荒所爲無度國人傷而刺之陳之變風作矣〇地理志大姬婦人尊貴好祭祀用史巫故其俗巫鬼嚴氏曰按周禮有巫覡之官相傳云王元女大姬好祭祀用史巫從嬀滿會王師于豐水以伐紂今郟縣七里有胡公泉乃大姬治師之地也後封于陳大姬湍靜事神故其俗尚巫覡自胡公後二十三世爲楚所滅嚴氏曰陳靈公弑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詩之所以亡也〇蘇氏曰陳之變風其原出於大姬益列國之風皆有所自起方周之盛時王澤充塞其善者爲於善不善者以禮自將亦不至於惡其後周德既衰諸侯各因其舊俗而增之善者因以入於惡而不善者日以益甚故晉以堯之遺風爲儉不中禮陳以大姬之餘俗爲遊蕩無度亦理勢然也

說宛丘陳人譏其大夫之詩鄭陳佚七字文義想同此

序宛丘刺幽公也淫荒昏亂遊蕩無度焉申說與毛傳同大夫之遊蕩無度亦幽公化之也

子之湯他浪切兮宛丘之上兮洵音荀有情兮而無望兮

毛氏曰子大夫也鄭氏曰子斥幽公也湯蕩也四方高中央下曰宛丘〇呂氏曰湯雖訓蕩與淫蕩不同洵有情兮而無望兮從容不迫而諷切之者深矣

坎其擊鼓宛丘之下無冬無夏值音直其鷺羽

毛氏曰坎擊鼓聲值持也鷺鳥之羽可以爲翳鄭氏曰翳舞者所持以指麾朱氏曰言無時不遇其出遊而舞於是也嚴氏曰鷺性寒大暑亦游謂其遊蕩冬夏之節也

坎其擊缶音否宛丘之道無冬無夏值其鷺翿音導

毛氏曰盎謂之缶嚴氏曰缶可以節歌今之瓦盆也翿翳也

宛丘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枌疾亂也幽公淫荒風俗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會於道路歌舞於市井爾

東門之枌符云切宛丘之栩音許子仲之子婆娑素何切其

差擇美日無風雨也于差男約女于逝女從男皆刺也

下

毛氏曰枌白楡也栩杼也東門宛丘國之交會男女之所聚子仲陳大夫氏婆娑舞也張氏曰婆娑不必是舞但徘徊躚翔之意士大夫之子不得遊市今也狎遊於市井中

榖旦于差初佳切南方之原不績其麻市也婆娑

毛氏曰榖善也○鄭氏曰差擇也績麻者婦人之事也○歐陽氏曰子仲之子常婆娑於國中樹下以相誘説因道其相誘之語當以善旦期於國南之原野而其婦女亦不務績麻而婆娑於市中其下章又述其相約以往而悦慕其容色贈物以爲好之意



越訓於不通言是男女總集越鬷而邁踊

榖旦于逝越以鬷宗音邁視爾如荍祁饒切貽我握椒

毛氏曰逝往邁行也○鄭氏曰越於鬷總也○孔氏曰男女總集而行往所會之處○毛氏曰荍芘芣也椒芬香也○鄭氏曰男女交會而相説曰我視爾之顔色如芘芣之華然女乃貽我一握之椒交情好也芘芣郭璞云今荆葵也

嚴氏曰朱氏以此詩爲男女聚會而賦其事以相樂蓋不用舊序疾亂之説耳如此則凡刺詩皆淫人動于淫思發爲淫辭非止乎禮義者矣聖人何取而著之爲經使天下後世諷誦之耶故凡刺詩皆作者刺淫非淫者自作也此詩不績其麻正是詩責之辭[illegible]可盡去也

東門之枌三章章四句

説衡門君子樂隱之詩傅陳之缺六字賦衡門義各同

序衡門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故作是詩以誘掖其君也玩詩辭是隱君子自樂無求之詩若謂小國皆可爲大國不可得則迂矣

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音秘之洋洋可以樂饑

毛氏曰衡門横木爲門言淺陋也棲遲遊息也泌泉水也○朱氏曰洋洋水安流廣長之貌

豈其食魚必河之魴音房豈其取音娶妻必齊之姜

山陰陸氏曰里語曰洛鯉伊魴貴于牛羊言洛宜鯉伊宜魴也河性宜魚故曰河之魴河之鯉○蘇氏曰食魚必魴必鯉取妻必姜子則終身有不獲者矣故從其所有而爲之及其至也雖天下之美無加焉不然雖有天下之至美而常挾不足之心以待之則終亦不爲而已



觀此益見序説之非歐陽公曲爲之辭何歟

豈其食魚必河之鯉豈其取妻必宋之子

韓詩外傳曰子夏讀詩已畢夫子問曰爾亦何大於詩矣子夏對曰詩之於事也昭昭乎若日月之光明燎燎乎如星辰之錯行上有堯舜之道下有三王之義弟子不敢忘雖居蓬戶之中彈琴以詠先王之風有人亦樂之無人亦樂之亦可發憤忘食矣詩曰衡門之下可以棲遲泌之洋洋可以樂饑夫子造然變容曰嘻吾子始可以言詩已矣

衡門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池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永嘉鄭氏曰觀齊雞鳴之詩其相警戒之言則關門之與笑歌願言固足以浸漬其君之心而華與[?]

播歌卽誦詩謂感意非歌舞也

惡此東門之詩所以思賢女也○李氏曰自古人君修身譏行而無流連荒亾之禍者非特有忠臣義士亦繫賢妃正女夙夜警戒以成其德周宣王之姜后齊桓公之衛姬楚莊王之樊姬是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麻。烏豆切 彼美淑姬。可與晤歌。晤音悟

毛氏曰。池城池也。漚柔也。鄭氏曰於池中柔麻使可緝績○孔氏曰謂漸漬使之柔忍也 晤遇也。鄭氏曰晤猶對也 ○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不可告語。故其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於内。婦人之於君子。日夜處而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池。可以漚紵。音苧 彼美淑姬。可與晤語。

陸氏疏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中。至春自生。○范



氏曰。紵以當暑。

東門之池。可以漚菅。古顏切 彼美淑姬。可與晤言。

孔氏曰。菅茅屬。柔忍宜爲索。漚乃尤善。○范氏曰。菅以爲屨。

辛子曰人君深居宫禁接見士大夫時少與妃嬪相處時多故其言易入其感化亦漸漬而無形詩人思得淑姬與君晤言蓋見大廷之諫爭不如閨闈之笑語也朱子強作淫詞有何意趣

東門之池三章章四句

〔序〕東門之楊。刺時也。昏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去聲女猶有不至者也。

東門之楊。其葉牂牂。音臧 昏以爲期。明星煌煌。

毛氏曰。牂牂然盛貌。○鄭氏曰。楊葉牂牂。三月中也。喻時晩也。親迎之禮以昏時。○朱氏曰。明星啓明也。煌煌大明貌。東門蓋此人親迎之所。以其所見起興曰。東門之楊。則其葉牂牂矣。昏以爲期。而明星煌煌矣。

東門之楊。其葉肺肺。音沛 昏以爲期。明星晢晢。之世切

肺肺猶牂牂也。肺肺茂密貌。晢晢大白也。

此詩朱子傳解亦從序說不審何見又改作男女自約也玩本文昏姻失時親迎而女不至爲是

東門之楊二章章四句

〔序〕墓門。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於不義。惡加



於萬民焉。鄭氏曰不義者謂弒君而自立

〔傳〕孔寧儀行父從君□□。泄冶刺之。賦墓門。申公說同意

陳氏曰此詩雖以刺佗乃是責之賢者備見始末追咎先君不能爲佗置良師傅致有弒逆之事

墓門有棘。斧以斯之。夫也不良。國人知之。知而〔不已〕。誰昔然矣。

毛氏曰。墓門墓道之門。斯析也。幽閒希行。生此棘薪。維斧可以開析之。○程氏曰。人情不修治。則邪惡生。猶道路不修治。則荆棘生。故以與佗才不善。宜得賢師良傅。以道義輔正之。○鄭氏曰。已猶去也。誰昔昔也。國人皆知其有罪惡而不誅。終致禍

雖鄭氏曰知而不之去昔誰爲此所以甚譏咎惟公也

蘇氏曰：至于顛倒之患，乃思我之言，此晚也。

墓門有梅，有鴞萃止。（鴞，于驕切。萃，徂醉切。）夫也不良，歌以訊之。訊予不顧，顛倒思予。

毛氏曰：鴞，惡聲之鳥也。（孔氏曰：鴞一名梟，一名鵩。○陸璣云：鴞大如班鳩，綠色，入人家，凶。）萃，集也。○程氏曰：前章言有棘，言佗之不善，後章言有梅，深咎輔導之使然。梅美木，雖美木生墓門荊棘荒蕪之處，則惡鳥萃矣。雖有良心善性，與不善人處，則惡歸矣。夫也不良，詩人作歌以告責之。告責之而不我顧，必待顛沛，當思我言。

呂氏曰：墓門幽深之地，與其惡也。墟墓之間，荊棘



故雖去，非用斧不足以除之。佗之惡大矣，非嚴師傅痛拾擊之，亦莫能去其惡也。墓門有梅，有鴞萃止，言佗之性質本非惡，爲師傅所累也。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事理，茲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伯盟，歃如忘。洩伯料其不免，攷其歲月，幾數年爾，而蠱惑變壞如是。此詩人之所傷也。

墓門二章，章六句

防有鵲巢，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孔氏曰：防邑樹木，故鵲巢焉；邛丘地美，故苕生焉。以言公信讒，故讒人集之。

傳：靈公聽讒，因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申公說同。○嚴[illegible]）

大夫之妻謂之內子。內子憂之者，泄冶之妻乃之憂也。

防有鵲巢，邛有旨苕。（邛，其恭切。苕，徒刁切。）誰侜予美？心焉忉忉。（侜，音舟。忉，音刀。）

毛氏曰：防，邑也。邛，丘也。（程氏曰：起土爲防，以爲堤場之限，上植以木，于是鵲往巢焉。有叢林之蔽翳，則鵲巢日茂；之與人心有蔽昏，則讒譖者至。）苕，艸也。（苕饒也。[illegible]生，莖如勞豆而細，葉似蒺藜而青。）侜，張誑也。○朱氏曰：忉忉，憂貌。○歐陽氏曰：讒言惑人，非一言一日之致，必積累而成，如防之有鵲巢，漸積累成之爾。又如苕饒蔓引牽連，將及我也。○程氏曰：侜，謂譸張迂迴誑



罔人者，必迂曲以致其惡。予美，心所賢者，憂讒譖賢者也。（從傳說，則予美，內子指其夫也。秦風亦云予美亡此。）

中唐有甓，邛有旨鷊。（甓，蒲歷切。鷊，五歷切。）誰侜予美？心焉惕惕。

毛氏曰：中，中庭也。唐，堂塗也。（程氏曰：中唐，庭下之地，甓，累所聚也。汙則不善者從焉。）甓，瓴甋也。鷊，綬草也。（陸璣曰：鷊五色，作綬文，故曰綬草。）○歐陽氏曰：中唐有甓，非一甓也，亦以積累而成。旨鷊綬草，雜衆色以成文，猶多言文織以成惑義，與貝錦同。○程氏曰：旨，言美也。惕惕，懼也。

此則是憂讒之詩，序傳俱不差。朱子以爲男女有私，與也。玩予美二字，內子憂泄冶之被讒，義更切。

防有鵲巢二章，章四句

孔氏曰。舒者遲緩之意。婦人步貴舒緩。故知舒是舒遲之姿。

劉辰翁曰。作嫺妖女慢若有憂思。舒遲之態。

序 月出。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說音悅美色也。

說 月出。朋友相期不至而作。傳朋友缺六字意與申說同。此是男悅女之詞。若云在位何所據乎。傳以爲朋友相期亦妙。但恐陳俗少此良友爾。

月出皎兮。佼音絞人僚音了兮。舒窈烏了切糾音矯兮。勞心悄七小切兮。

毛氏曰。興也。皎。月光也。○孔氏曰。佼。好之人。○朱氏曰。僚。好貌。窈。幽遠也。糾。愁結也。○毛氏曰。悄。憂也。

月出皓音昊兮。佼人懰音柳兮。舒懮音酉受兮。勞心慅音草兮。

董氏曰。皓。月光。○蘇氏曰。懰。好也。○朱氏曰。懮受。



憂思也。○王氏曰。慅。言不安而騷動。

月出照兮。佼人燎音料兮。舒夭於表切紹兮。勞心慘七感切兮。朱氏云。當作懆。

董氏曰。照。月光之被物。○蘇氏曰。燎。明也。○朱氏曰。夭紹。糾緊之意。○王氏曰。慘。言不舒而幽愁。

宋玉神女賦。其始來也。耀乎若白日初出照屋梁。其少進也。皎若明月舒其光。脫胎於此詩爾。

月出三章章四句

序 株林。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鄭氏曰。夏姬。陳大夫妻。夏徵舒之母。鄭女也。徵舒字子南。夫字御叔。

傳 陳靈公如夏氏。□□□之賦株林。左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宣十年。飲酒于夏氏。公謂行父曰。徵舒似汝。對曰。亦似君。徵舒病之。公出。自其廄射而殺之。

胡爲乎株林。從夏南。匪適株林。從夏南。

毛氏曰。株林。夏氏邑也。夏南。夏徵舒也。○鄭氏曰。陳人責靈公。君何爲之株林。從夏氏子南之母。爲淫佚之行。○王氏曰。言非欲適株林。從夏南之母。反覆言之。疾之也。

駕我乘馬。說音稅于株野。乘我乘去聲駒。朝食于株。

呂氏曰。國人問靈公。胡爲乎株林而從夏南乎。詩人則爲之隱曰。靈公非適株林從夏南。乃他有所往爾。然而駕我乘馬。則舍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食于株矣。雖欲爲之隱。亦不可得也。

華子曰。去讒遠色。治天下之經也。語曰。讒口之亂。不過三五。惟女戎之禍最長。三代亦已然矣。蓋美色迷人。賢智亦有不免。夏姬亂陳喪國。寔罪之首。楚人誅徵舒之日。當懸姬首于藁街。以與霸者之師。乃尒何莊王子反俱欲內之。申公巫臣正言以諫之。甘言以誨之。而乃自爲參申之謀。其遠遯也。以一淫婦之故。而適亡于晉。且使其子教吳乘車以禍楚。令宗社不獲安。巫臣罪固不容死。尤物之貽禍。抑何遠哉。單子曰。天道賞善而罰淫。淫人未有不殺身亾國者。若陳靈公。其愚最下者。公卿宣淫。死猶晚矣。有國者。可不深戒哉。



株林二章章四句

傳 陳殺其大夫泄冶。□□傷之賦澤陂。

申公說曰。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興也。

序 澤陂。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於其國。男女相說。憂思感傷。

男子之美亦如蒲荷者蓮花似六部是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荷。(音何) 有美一人、傷如之何。寤
寐無爲、涕(音弟)泗(音四)滂(普郎切)沱。(徒何切)
毛氏曰、陂、澤障也。(傳曰、澤、水之鍾也。孔氏曰、澤障、謂障水之岸。) 荷、芙蕖
也。○鄭氏曰、蒲、柔滑之物。(說文、蒲似莞而褊、有脊、滑柔而溫。) 寤、覺
也。○毛氏曰、自目曰涕、自鼻曰泗。○孔氏曰、目涕
鼻泗俱下、滂沱然。○蘇氏曰、婦人之色、如蒲荷之
美、思而不見、故憂傷涕泗也。
彼澤之陂、有蒲與蕑。(古顏切) 有美一人、碩大且卷。(音權) 寤
寐無爲、中心悁悁。(烏玄切)
毛氏曰、蕑、蘭也。卷、好貌。悁悁、猶悒悒也。



輾轉詩作[illegible]云通用也

彼澤之陂、有蒲菡(戶感切)萏。(大感切) 有美一人、碩大且儼。
(魚檢切) 寤寐無爲、輾轉伏枕。
毛氏曰、菡萏、荷華也。儼、矜莊貌。(李氏曰、容貌儼然也。)
朱子曰、此女悅男之詩。故曰碩大且卷、碩大且儼
也。傳云、陳殺泄冶、君子傷之。玩末二句、亦似以此
終。陳風見忠直殺而淫
邪恣、國安得不亡乎。
澤陂三章、章六句

# 詩經備攷卷之九

金川韋調鼎玉鉉 致齋
門人京口孫陰昌 校刊

## 檜

鄭氏譜曰、檜者、古高辛氏火正祝融之墟。國在禹
貢豫州外方之北、滎波之南、居溱洧之間。祝融氏
名黎、其後八姓、惟妘姓檜者處其地焉。(王肅曰、周武王封祝融之後于濟洛河潁之間、是爲檜子。) 周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
事、而好絜衣服、大夫去之。於是檜之變風始作。其
國北鄰於虢。(呂氏曰、檜至平王之初、武公滅之。其爲之變、固在東遷之前、然未必爲厲之世也。) ○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虢檜之地而國之、先



譜檜事、然後譜鄭。檜、曹國小而君奢、民勞而政僻。
季札之所不譏、風次於末、宜哉。
【說】羔裘、鄶君不能自強于政治、國人憂之而作。(傳鄶君歎九字、當是鄶君不能自強于政、國人憂之、賦羔裘。)
【序】羔裘、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
絜其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於政治、故作是
詩也。(鄭氏曰、以道去君者、三諫不從、待放於郊、得玦乃去。○劉氏曰、亦未見去其君之意。)
廣漢張氏曰、羔裘之詩、言其所事惟在於衣服之
間、則其不能自強於政治可知矣。

思憂慮也。君不能强於政治而逍遙自娛則闕事曠職。思不見豈不可發乎。不必行去國。

羔裘逍遙。狐裘以朝。豈不爾思。勞心忉忉。音刀

毛氏曰。羔裘以遊燕。狐裘以適朝。鄭氏曰。諸侯之朝服緇衣羔裘。大蜡而息民則有黃衣狐裘。今以朝服燕。祭服朝。是其好絜衣服也。〇范氏曰。急於

遊燕而怠於政治。此賢人所以去也。夫忠臣之事

君。言不用而去之。不得已也。其心豈舍君哉。故曰

豈不爾思。勞心忉忉。

羔裘翱翔。狐裘在堂。豈不爾思。我心憂傷。

鄭氏曰。翱翔猶逍遙也。〇毛氏曰。堂公堂也。孔氏曰。史伯爲鄭桓公謀滅鄶云。鄶仲恃險。此詩道遊而又翱翔。出入游蕩。有所恃之詞也。

羔裘如膏。日出有曜。羊照切 豈不爾思。中心是悼。

詩經備攷　卷之九　三

毛氏曰。日出照曜。然後見其如膏。朱氏曰。羔裘之色潤澤如脂膏所漬。日出照之則有光曜。鄭氏曰。悼猶哀傷也。

羔裘三章章四句

序素冠刺不能三年也。朱氏曰。喪禮爲父爲君斬衰三年。爲母齊衰三年。

傳喪紀不終。□□□□賦素冠。申公說曰。三年之喪廢。君子傷之而作。

庶見素冠兮。棘人欒欒音鸞兮。勞心慱慱音團兮。

毛氏曰。庶幸也。素冠練冠也。孔氏曰。素白也。喪禮至期而練。至祥乃除。練後常服此冠也。

棘急也。朱氏曰。哀遽之狀也。欒欒瘠貌。慱慱憂勞

也。鄭氏曰。喪禮既祥祭而縞冠素紕。時人皆無三年之恩於其父母而廢其喪禮。故覬幸一見素冠急于哀戚之人形貌欒欒然癯瘠也。〇黃氏曰。欒欒說既祥後思慕未平。哀毀骨立說。

庶見素衣兮。我心傷悲兮。聊與子同歸兮。

毛氏曰。素冠故素衣也。願見有禮之人。與之同歸。

〇朱氏曰。與子同歸。言其愛慕之辭。

庶見素韠音畢兮。我心蘊音允結兮。聊與子如一兮。

朱氏曰。韠蔽膝也。以韋爲之。韠從裳色。素衣素裳

則素韠也。蘊結者思之不解也。與子如一。甚於同

歸矣。〇同歸于禮敎之中。不拘定喪禮一德也。如一則愛慕之深。與之字契。所謂志同道合也。〇毛氏曰。子夏三年之喪畢。見於夫子。援琴而弦。衎衎而樂。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不及。夫子曰。君子也。閔子騫三年之喪畢。見于夫子。援琴而弦。切切而哀。作而曰。先王制禮。不敢過也。夫子曰。君子也。子路曰。敢問何謂也。夫子曰。子夏哀已盡。能引而致之於禮。故曰君子也。閔子騫哀未盡。能自割

詩經備攷　卷之九　十四

以禮。故曰君子也。夫三年之喪。賢者之所輕。不肖者之所勉。〇韋子曰。毛公此言過矣。夫三年之喪。先王制以節人子之哀也。豈賢者之所可輕乎哉。人欲養親而不得。寧投河而死。故風木之悲。之泣。賢不肖丈夫女子所同然也。生盡其力。死盡其思。雖百年不能釋。何三年之足限哉。後世欲速喪者。皆非人之子也。嗟乎。人之子而忍於短喪乎。詩人所以庶幾其一見爾。

素冠三章章三句

傳鄶人困於□□□賦萇楚。

申公說曰。萇楚鄶人困於賦役而作。

隰有萇丈羊切楚。猗於可切儺乃可切其枝。夭於驕切之沃沃。

音庵 樂子之無知。

毛氏曰。萇楚銚音遥弋也。郭璞云。今羊桃也。猗儺柔順也。夭

少也。○朱氏曰、沃沃光澤貌。○呂氏曰、萇楚始生猶能自立、然枝幹柔弱、至於長則引蔓於艸上、不如初生之自立、故引以爲喻。

隰有萇楚、猗儺其華、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家。

朱氏曰、無家、言無累也。

隰有萇楚、猗儺其實、夭之沃沃、樂子之無室。

黃氏佐曰、有家有室、人之所以異於物也。蛻言人不如物、俾爲人上者聞之而覺悟焉。此風人之義也。○此未必于賦役不堪勞苦之詞、傳說爲是、小序以爲疾其君之淫恣、謬甚、東萊從之、何哉。

隰有萇楚三章、章四句



序　匪風、思周道也。國小政亂、憂及禍難、乃旦切　而思周道焉。

說　匪風、周室衰微、賢人憂歎而作。傳說之君子缺四字義同

匪風發兮、匪車偈起竭切兮、顧瞻周道、中心怛都達切兮。

毛氏曰、發發飄風。偈偈疾驅。程氏曰、發發退割、偈偈軒輊不定。怛、傷也。○朱氏曰、周道、適周之路也。○程氏曰、顧瞻、聆戀思而傷怛也。歐陽氏曰、我顧瞻周之道、欲往告以所憂而不得、非爲風之飄發、非爲車之偈偈而不安、我中心有所傷怛而不寧也。

匪風飄兮、匪車嘌音漂兮、顧瞻周道、中心弔兮。

毛氏曰、迴風曰飄。嘌嘌、無節度也。朱氏曰、嘌嘌、搖不安之狀。弔、傷也。

誰能亨音烹魚、漑古愛切之釜鬵。音尋誰將西歸、懷之好音。

毛氏曰、漑、滌也。鬵、釜屬。亨魚煩則碎、治民煩則散、知亨魚則知治民矣。○鄭氏曰、檜在周之東、故言西歸。程氏曰、魚美物、人所欲、與善政人所思。朱氏曰、誰能亨魚乎、有則我願爲之漑其釜鬵。誰將西歸乎、有則我願慰勞之以好音。言有能輿周道者、則我將歸之也。

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蓋政出天子、則強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微弱之國、其被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爲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蓋明。[illegible]

詩經備攷卷之九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門人奉化宋之奎　挍刊

曹

鄭氏譜曰。曹者。禹貢兗州陶丘之北地名。周武王既定天下。封弟叔振鐸於曹、今曰濟陰定陶是也。其封域在雷夏菏澤之野。昔堯常遊成陽死而葬焉。舜漁於雷澤。民俗始化。其遺風重厚多君子務稼穡。薄衣食。以致畜積。夾於魯衛之間。又寡於患難末時富而無教乃更驕侈。十一世當周惠王時。



政衰昭公好奢而任小人曹之變風始作。○孔氏曰。曹郡雖在濟陰。其地則踰濟北。○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夫子之刪詩。繫曹檜於國風之後。於檜之卒篇曰思周道也。傷天下之無王也。於曹之卒篇曰。思治也。傷天下之無伯也。曹氏曰。亂極則思治。變極則反正。故以曹風繼之。　程氏曰。檜曹憫於危亡而思周道故爲亂之終。詩緯曰。曹處季冬之位。土地勁險。其聲清以急。其音中徵。

序蜉蝣刺奢也。又云。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人。將無所依焉。按釋文集昭公宋譜云。蜉蝣至下泉四篇共公時作。俱無明據。

孔氏曰。心憂我君何所依歸而說舍乎言小人不足恃也

麻衣如雪不過狀其鮮白耳不可拘拘深衣

說蜉蝣君怠國危曹大夫閔之而作。傳缺六字韋子曰。好奢而任小人。則必怠于政事。國所以有危亡之禍也。心之憂矣。所憂在此。觀晉文責曹之乘軒三百。當俱是刺共公之詩。

蜉音浮蝣音由之羽。衣裳楚楚。心之憂矣。於我歸處。

毛氏曰。輿也。蜉蝣渠略也。朝生夕死。郭璞曰。蜉蝣似蛣蜣。有角。黃黑色。陸璣云。甲下有翅能飛。夏月陰雨時地中出。楚楚。鮮明貌。○鄭氏曰。喻昭公之朝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程氏曰。蜉蝣朝生而暮死。以與國將亡。不能久也。

蜉蝣之翼。采采衣服。心之憂矣。於我歸息。

程氏曰。采采華飾。○毛氏曰。息止也。



蜉蝣掘求勿切閱音悅。麻衣如雪。心之憂矣。於我歸說。音稅

孔氏曰。此蟲土裏化生。掘閱。言其掘地而出。形容鮮閱也。程氏曰。掘閱。升騰游翔之狀。　鄭氏曰。麻衣。深衣。說猶舍息也。○毛氏曰。如雪。言鮮潔。○呂氏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吾憂吾君危亡近在旦夕。儻無所依。其於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爲也。彼曹君方潔其衣服。志氣揚揚。而賢者已閔之如亡國喪家之人。可哀也哉。

陳氏曰。有法則儉。無法則奢。儉則寡欲。寡欲則小人無所投。奢則多欲。多欲則小人得以中其欲而

自傳小人得志且其臣家必有危亡之禍而蔑致得之人亦且立而觀之耳因而擬之耳執與國其雖無其其憂哉〇朱子曰小人情說工作注巧以惑君心衣裳其一端爾凡病皆極席夢必覆於云代之君享前長久者多斷餘也采子以爲玩細娛尚覺膚淺

蜉蝣三章章四句

序 候人刺近小人也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焉

說 候人曹君多任非人國人諷之〈傳缺七字〉

彼候人兮何〈上聲〉戈與祋〈都外切〉彼其〈音記〉之子三百赤芾〈音弗〇祋崔氏集注作綴綴未也〉

毛氏曰候人道路送迎賓客者〇孔氏曰夏官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人有二十人徒百有二十人身荷戈祋謂候人之屬非官長也何揭祋殳也芾韠也



一命緼芾黝〈於糾切〉珩〈音衡〉再命赤芾黝珩三命赤芾葱珩大夫以上赤芾乘軒〈左傳晉文公入曹數之以其不用僖負羈而乘軒者三百人也〉〇孔氏曰賢者不過候人是遠君子也三百人皆服赤芾是其近小人也諸侯之制大夫五人今有三百赤芾愛小人過度也〈程氏曰共公遠君子而好近小人則所用多小人其進者非一也獨取候人而言者蓋時所用者有自候人而升者故取其甚者而言耳彼候人者使荷戈殳以守彊場乃其宜也如彼之人乃使服大夫之服至于三百之多所以刺也〉

〈孔氏疏及候〉

維鵜〈徒低切〉在梁不濡其翼彼其之子不稱〈尺證切〉其服

毛氏曰鵜洿澤也〈鄭氏曰今之鵜胡也好群入水食魚故名洿澤〉梁水中之梁〇歐陽氏曰此鵜當居泥水中以自求魚而食今乃邈然高處魚梁之上竊人之魚以食而得不濡其翼味如彼小人竊祿於高位而不稱其服也

維鵜在梁不濡其咮〈音晝〉彼其之子不遂其媾〈古豆切〉

毛氏曰咮喙也〇張氏曰不遂其媾不稱其寵待也今人謂遂意亦曰稱意〈歐陽氏曰媾婚媾也鄭氏注易以媾爲會蓋合好之義也不遂其媾者婚媾之義貴賤匹偶各以其類彼在朝小人不從本小居卑賤而越在高位處非其宜而失其類也〉

薈〈烏會切〉兮蔚〈音畏〉兮南山朝隮〈子兮切〉婉兮孌〈力轉切〉兮季女斯饑



毛氏曰薈蔚雲興貌〈程氏曰薈蔚草木之盛茂之狀〉南山曹南山隮升雲也〈朱氏曰薈蔚朝隮言小人衆多而氣燄盛也〉婉少貌孌好貌〇陳氏曰壯者趨利於山則弱女饑窮於室小人肆志於上則君子困窮於下〈朱氏曰季女婉孌自保不妄從人而反饑困言賢者守道而反貧賤也章子曰小人朋比氣燄易至熾灼君子孤立不能人作禍蹤字貞不字而婢之者衆矣朝隮之人繫無勢必肯婚嫁孤獨不求其立其困窮固宜也曰斯饑怨惟婉孌斯不免其饑乎〉

〈程氏曰詠歎三稱其不稱其服亦見其中〉

候人四章章四句

說 鳲鳩曹叔爲政有虞國人美之而作是詩

傳 曹叔振鐸〇〇〇〇〇〇〇之賦鳲鳩〈缺文與說意同〉

鳲音尸鳩在桑。其子七兮。淑人君子。其儀一兮。其儀一兮。心如結兮。

毛氏曰。興也。鳲鳩。秸鞠也。李氏曰。爾雅以爲秸鞠。方言以爲戴勝。今乃以鳲鴶也鳲鳩之養其子。朝從上下。莫從下上。平均如一○鄭氏曰。淑善也。○魯傳曰。尸鳩之所以養七子者。一心也。君子所以理萬物者。一儀也。○廣漢張氏曰。如結云者。實而不他也。孔氏曰。謂堅牢不散。如物之裹結。

鳲鳩在桑。其子在梅。淑人君子。其帶伊絲。其帶伊絲。其弁伊騏。音其

孔氏曰。鳲鳩常言在桑。其子每章異木。言子自飛



去。母常不移也。○鄭氏曰。其帶伊絲。謂大帶也。大帶用素絲。有雜色飾焉。○毛氏曰。弁皮弁也。騏騏文也。孔氏曰。馬之青黑色謂之騏。謂弁色如其馬之文也。○朱氏曰。其帶伊絲。其弁伊騏。言有常度。不差忒也。周禮注。騏作伊綦。

鳲鳩在桑。其子在棘。淑人君子。其儀不忒。他得切其儀不忒。正是四國。

朱氏曰。忒差忒也。有常度而其心一。故儀不忒。儀不忒。則足以正四國矣。

鳲鳩在桑。其子在榛。側巾切淑人君子。正是國人。正是國人。胡不萬年。

朱氏曰。胡不萬年。願其壽考之詞也。

按曹二十五君。無足以當此者。或後人思振鐸之賢。以風其子孫也。俱是美其君之詞。序乃爲刺非也。每章詠淑人君子。歎美不置。則曹叔之用心均平專一。可知矣。胡不萬年。祝其國祚之久。非壽考之謂。凡有國家者可不務結心于一哉。

鳲鳩四章章四句

序 下泉。思治也。曹人疾共公侵刻下民。不得其所。憂而思明王賢伯也。

說 下泉。東遷之初。曹人閔周而作。傳。曹之君缺四字

陳氏曰。亂極而不治。變極而不正。則天理滅矣。人道絕矣。聖人于變風之極。則繫之以思治之詩。以示循環之理。以言亂之可治。變之可正也。



冽音列彼下泉。浸彼苞稂。音郎愾音慨我寤歎。念彼周京。

毛氏曰。興也。冽寒也。下泉。泉下流也。稂童梁。得水而病也。○王氏曰。苞叢生也。○鄭氏曰。愾歎息之意。寤覺也。○程氏曰。泉之潤物。猶政令膏澤之及人。泉寒冽則不能潤物。在下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苞叢生之茂者。乃反害之。是皆不得其所也。愾然既寤而歎。念周道之衰也。所謂思明王之詩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蕭。愾我寤歎。念彼京周。

毛氏曰。蕭蒿也。

冽彼下泉浸彼苞蓍音尸愾我[illegible]

朱氏曰蓍筮草也

芃芃音蓬黍苗陰雨膏之四國有王郇音旬伯勞去聲之

毛氏曰芃芃美貌郇伯郇侯也鄭氏曰郇侯文王之子爲州伯有治諸侯之功○程氏曰郇伯故方伯之有功者朱氏曰黍苗既芃芃然矣而又有陰雨以膏之四國既有王矣而又有郇伯以勞之傷今之不然也○董子曰有王則紀綱肅而膏澤流大國不敢憑陵小國所以安也無王則羣雄縱恣蠶食小國其虐不止於寒泉浸艸而已者安得不寤歎而思明王乎



程子曰易剝之爲卦也諸陽消剝已盡獨有上九一爻尚存如碩大之果不見食將有復生之理上九亦變則純陽矣然陽無可盡之理變于上則生于下無間可容息也陰道極盛之時其亂可知亂極自當思治故衆心願戴於君子君子得輿也詩匪風下泉所以居變風之終也乎

下泉四章章四句

孔氏疏曰鄭衛淫辟齊陳荒穢王衰微秦强盛魏儉嗇褊急唐憂深思遠檜曹窮困而思治此諸國變風之大略也

詩經備攷卷之九下終

# 詩經備攷卷之十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鳴玉鉉　攷訂

## 豳

鄭氏譜曰豳者后稷之曾孫曰公劉者自邰而出所徙戎狄之地名今屬右扶風栒邑公劉以夏后太康時失其官守竄於此地猶修后稷之業勤恤愛民民咸歸之而國成焉其封域在禹貢雍州岐山之北原隰之野至商之末世大王又避戎狄之難而入處於岐陽民又歸之公劉大王雖有事難



之故皆能守后稷之教不失其德成王之時周公避流言出居東都思公劉大王居豳憂念民事至苦之功以比叙已志大師大述其志主意於豳公之事故別其詩以爲豳國變風焉○地理志昔后稷封斄公劉處豳大王徙岐文王作酆武王治鎬其民有先王遺風好稼穡務本業故豳詩言農桑衣食之本甚備○元城劉氏曰豳風者名之爲豳實周公詩也周者畿内國也畿内諸侯上繫於王不得列爲風也何不編於魯魯者伯禽封耳周公不之魯也何不編之於雅與公劉相倫公劉之詩

此論末富王文老毁之也

言其政事。七月之詩，言其風俗。既曰風，則不得繫於雅矣。周公作詩意在於豳，而周公之詩無所可繫，故因附之豳也。文中子，程元問曰：敢問豳風何風也？文中子曰：變風也。元曰：周公之際亦有變風乎？曰：君臣相誚，其能正乎？成王終疑，則風遂變矣。非周公至誠，其孰能卒正之哉？元曰：居變之末，何也？曰：夷王以下，變風不復正矣。夫子蓋傷之也，故終之以豳風，言變之可正也。惟周公能之，故繫之以正。變而正，危而克扶，終始不失其本，其惟周公乎？繫之豳，遠矣哉。○范氏曰：豳居於風雅之間，何也？風之所終，而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於曹，思明王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之以豳，反之於周公，而後至於鹿鳴，言周之所以盛者，繇周公也。○張氏曰：始於二南，終於豳，聖人所以為無窮也。○武城王氏曰：豳風雖繫諸國風之末，然非變風也，周公之正風也。七月，周公所作，備陳王業之本，以告戒成王，與無逸相表裏。其餘或周公所作，或為周公而作，無可附麗，故取而綴於七月之後，以其一國之事，係一人之本，故謂之風。置諸風雅之間，所以尊之，以見與列國之風不同也。王仲淹以為變風，既失之固，且勤王亦未敢誚公之言，以為君臣相誚，尤為無理。左氏有周鄭交質之言，君子非之，豈以周公之聖而與君相誚乎。南溪黃氏曰：豳者，岐豐之基也。豳不先二南，尊文王也。不後二南，豳先岐後也。不與王風相屬，與衰非其類也。文王致治，周公反正，十五國風以是始終之，則剝極斯復，衛壞而鄭治世矣。



此詩當載于小雅亦豳之雅也

序：七月，陳王業也。周公遭變，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繇，致王業之艱難也。

傳：豳風，陳農政也。申公說曰：豳風，周公陳農政之詩。

程氏曰：周公為此詩，欲成王知先公先王致王業之繇，民之勞力趨時，稼穡之艱難如此。○王氏曰：仰觀星日霜露之變，俯察蟲鳥艸木之化，以知天時，以授民事。女服事乎內，男服事乎外。上以誠愛下，下以忠利上。父父子子，夫夫婦婦，養老而慈幼，食力而助弱。其祭祀也時，其燕享也節。此七月之義也。○范氏曰：民生本乎衣食，天下之務莫實於此矣。禮義之所以起，孝弟之所以生，教化之所以成，人情之所以固也。故勤儉之俗莫如豳風。孔子曰：於七月見豳公之所以造周也。孔叢子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一之日觱音必發，二之日栗烈。無衣無褐，音曷何以卒歲。三之日于耜，四之日舉趾。同我婦子，饁音曄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

毛氏曰：火，大火也。流，下也。左傳梓慎曰：火星中而寒暑退。注：大火，大火心也。季冬十二月平旦正中，在南方，大寒退；季夏六月黃昏火星中，大暑退。九月霜始降，可以授冬衣矣。○程氏曰：大火流下，歲過中而行

暮矣當有卒歲之具禦冬之備故以七月流火爲首○范氏曰七月陰氣始感而寒將至九月則不可無衣矣○毛氏曰一之日周正月也觱發風寒也楊氏愼曰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慘冬日寒風驟發其聲似之二之日殷正月也栗烈氣寒也楊氏曰栗烈乃氣寒結而爲冰月令十一月水澤腹堅是也鄭氏曰褐毛布也卒終也此二正之月人之貴者無衣賤者無褐將何以終歲乎○毛氏曰三之日夏正月也豳土晚寒于耜始修耒耜也四之日周四月也民無不舉足而耕矣饁饋也田畯田大夫也○歐陽氏曰農夫在田婦子往饋田大夫見其勤



農樂業而喜孔氏曰周公陳先公在豳教民周備使衣食充足寒暑及時民奉上教知其早晚各自勸勉以勤事業故同我婦子及饁我婦子此述民人之志非叙先公號令之辭○范氏曰孔子曰作易者其有憂患乎先王教民農桑以爲衣食非以充欲所以備患也是故將言衣之木則著寒之候張氏曰凡人慮事有漸七月之詩常于半年前提撥

七月流火九月授衣春日載陽有鳴倉庚女執懿筐遵彼微行爰求柔桑春日遲遲采蘩祁祁女心傷悲殆及公子同歸

鄭氏曰載之言則也陽溫也溫而倉庚又鳴可蠶之候也○毛氏曰倉庚離黃也懿筐深筐也微行

殆與公族之女同歸蓋是朱子謂豳民與公族姻恐未然

釋文殆作迨始也

鄭氏曰伯勞鳴將寒之候也

牆下徑也朱氏曰遵循也○鄭氏曰柔桑穉桑也蠶始生宜穉桑○毛氏曰遲遲舒緩也孔氏曰遲遲日長而暄之意蘩白蒿也所以生蠶祁祁衆多也傷悲感事苦也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也○程氏曰再言春日遲遲此道人情之感時也女勤力蠶事勞且傷悲也蓋所以爲衣裘之備庶幾得如富貴之子及時而行也孔氏曰公羊傳說築王姬之館云于羣公子之舍是諸侯之女稱公子也婦人謂嫁曰歸女心感蠶事之勞苦時物之變化皆傷悲有與公子同嫁之志○朱氏曰殆及公子同歸見其上下之情交相忠愛如此

七月流火八月萑音完葦音偉蠶月條桑取彼斧斨七羊切



以伐遠揚猗於宜切彼女桑七月鳴鵙圭覓切八月載績載玄載黃我朱孔陽爲公子裳

毛氏曰亂爲萑葭爲葦釋草云亂似葦而小豫畜萑葦可以爲曲也月令注云曲薄也用萑葦爲之○程氏曰蠶月當蠶長之月也言蠶長之月當枝落桑則用斧斨亦預備其器具也○毛氏曰斨方銎也遠枝遠也揚條揚也孔氏曰遠謂長枝去人遠也揚謂長條揚起者手所不及故拔落之而采其葉角而束之曰猗○鄭氏曰女桑少枝也長條不枝落者束而采之蘇氏曰夫桑存條則猗猗長也葉盡則條猶猗其長也毛氏曰鵙伯勞也載績絲事畢而麻事起矣孔氏曰績緝麻之名玄黑而有

孔氏曰。此因在下者之情。而上之所施者可見矣。

赤也。朱。深纁也。陽。明也。祭服。玄衣纁裳。○程氏曰。言染為玄黃之色。我特致功於朱。使鮮明。蓋所以供公上。為公子之衣裳故也。為公子裘。獻豜于公。皆此義。民之知義如此。則美俗成矣。

四月秀葽。音腰 五月鳴蜩。徒彫切 八月其穫。戶郭切 十月隕音允 蘀。音託 一之日于貉。戶各切 二之日其同。載纘子管切 武功。言私其豵。音宗 獻豜音堅 于公。

毛氏曰。不榮而實曰秀。葽。葽艸也。爾雅云。木謂之華。草謂之榮。葽繞蕀蒬。注云。今遠志。蜩。螗也。孔氏曰。楚謂蟬為蜩。穫。禾可穫也。隕。墜。蘀。落也。說文。皮葉落陊地為蘀。鄭氏曰。四者皆物成而將寒之

張氏曰。秀葽者。物成之初。鳴蜩者。歲秋之漸。



候。物成自秀葽始。○毛氏曰。于貉。謂取狐貍皮也。狐貉之厚以居。孟冬。天子始裘。孔氏曰。孟冬已裘。而仲冬始捕獸者。為來年用之。皮革踰歲乾。冬乃可用。○鄭氏曰。其同者。君臣及民因習兵。俱出田也。程氏曰。謂會聚共事也。不用仲冬。亦豳地晚寒也。○毛氏曰。纘。繼。功。事也。豕一歲曰豵。三歲曰豜。孔氏曰。既言捕取狐貍。因說田獵之事。至二之日。君民俱出田獵。繼習武事。年常習之。使不忘戰也。獨說冬獵者。以取皮在冬。且大閱禮備故也。朱氏曰。獻豜于公。亦愛其上之無已也。

五月斯螽音終 動股。六月莎音蓑 雞振羽。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牀下。穹起弓切 窒。參習切

黃氏曰。豳風於十月云。曰為改歲。[illegible]

熏許云切 鼠。塞向墐音覲 戶。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

攷工記曰。以股鳴者。斯螽是也。以翼鳴者。莎雞是也。陸璣疏曰。斯螽。蝗類。長角長股。五月中以兩股相切作聲。莎雞如蝗而班色。毛翅數重。六月中飛而振羽。索索作聲。○范氏曰。五月日短至而陰生。斯螽動股。莎雞振羽。氣使之然也。陰陽之氣。積微而為寒暑。君子之戒民也蚤矣。○鄭氏曰。自七月在野。至十月入我牀下。皆謂蟋蟀也。將寒有漸。非卒來也。○毛氏曰。穹。窮。窒。塞也。孔氏曰。言窮盡塞其室之孔穴也。熏鼠。令出其窟。向。北出牖也。墐。塗也。庶人篳戶。○孔氏曰。蟲既近



人。大寒將至。故塗塞其室。又告妻子。言我所以為此者。為改歲大寒。當入此居處也。改歲者。以仲冬寒氣始萌。可以為年之始。呂氏曰。豳詩陳先公風化。而載其民言曰。嗟我婦子。曰為改歲。入此室處。則三正之通于民俗尚矣。商周特舉而迭用之爾。

六月食鬱及薁。音郁 七月亨音烹 葵及菽。八月剝音卜 棗。十月穫稻。為此春酒。以介眉壽。七月食瓜。八月斷壺。九月叔苴。七餘切 采荼薪樗。敕書切 食音嗣 我農夫。

毛氏曰。鬱。棣屬。薁。蘡薁也。○朱氏曰。葵。菜名。菽。豆也。○毛氏曰。剝。擊也。春酒。凍醪也。月令。仲冬。麴糵必時。注云。古者穫稻而漬米麴。至春而為酒。眉壽。豪眉也。○鄭氏曰。介。助也。○

[illegible]祭義於五月云[illegible]事畢[illegible]農桑大務故但以歲首之事

毛氏曰壺瓠也。孔氏曰謂甘瓠可食者。張氏曰叔拾也。苴麻子也。孔氏曰叔苴謂拾取麻實以供食也。樗惡木也。○程氏曰自六月食鬱及薁已下果蓏棗酒皆爲養老之具。七月食瓜已下皆爲壯者之食。故云食我農夫。○朱氏曰果酒嘉蔬以供老疾奉賓祭。瓜瓠苴茶以爲常食。少長之義豐儉之節然也。

九月築場圃。十月納禾稼。黍稷重平聲穋音六禾麻菽麥。嗟我農夫。我稼既同。上入執宮功。晝爾于茅。宵爾索綯。徒刀切亟其乘屋。其始播百穀。

毛氏曰春夏爲圃。秋冬爲場。鄭氏曰場圃同地。物生之時耕治之以種菜茹。至物盡成熟堅菜以爲場。○孔氏曰納謂納於場。種植穊殺名爲稼。說文云禾之秀實者爲稼一曰在野曰稼。○毛氏曰後熟曰重先熟曰穋。○孔氏曰禾是大名。非徒黍稷重穋四種而已。麻與菽麥則無禾稱。故於麻麥之上更言禾。以總諸禾也。○鄭氏曰既同言已聚也。王氏曰言所納之備也可以上入都邑之宅。治宮中之事矣。○范氏曰宮功公室之役也。○毛氏曰宵夜。綯絞。[illegible]宵晝日往取茅歸夜作絞索以待用。乘升也。程氏曰乘屋葢治也。○鄭氏曰亟急也。急當治野廬之屋。○孔氏曰播種也。○范氏曰天運而不息。人勤而不已。故我稼既同則又將始播種也。○呂氏曰此章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

二之日鑿冰沖沖。三之日納于凌陰。力證切四之日其蚤。音早獻羔祭韭。音九九月肅霜。十月滌場。音笛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子奚切彼公堂。稱彼兕觥。古黃切萬壽無疆。

毛氏曰冰盛水腹堅則命取冰于山林。周禮凌人曰正歲十有二月令斬冰。沖沖鑿冰之意。凌陰冰室也。韓詩說曰冰者窮谷陰氣所聚不洩則結而爲伏陰。○孔氏曰由上晚來故可夏正月藏冰。鄭氏曰古者日在北陸陸道也而藏冰。西陸朝覿而出之。祭司寒而藏之。獻羔而啟之。其出之也。朝之祿位賓食喪祭於是乎用之。○朱氏曰蚤早朝也。韭菜名。○孔氏曰月令仲春天子乃獻羔開冰。先薦寢廟。祭韭者葢以時韭新出故薦之。○朱氏曰肅霜氣肅而霜降也。○毛氏曰滌場功畢入也。朱氏曰農事畢而掃場地也。兩樽曰朋。○孔氏曰相命曰殺羔羊。躋升也。稱舉也。○王氏曰公堂人君之堂也。○張氏曰民忠愛其君之甚。相戒以速畢場功。當自殺羔羊。獻公以酒祝之萬壽。○呂氏曰豳之先公國容未備。無君民之間。故曰朋酒斯饗曰殺羔羊。躋彼公堂。○鄭氏曰上章備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

嚴氏曰十二月陽氣尚微于是鑿冰以達之至二
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黑微陽熱于息減於是開
冰而頒之逮火出而畢所以節其過也聖人裁成
天地之道有在于此而賓食喪祭因以致其用焉
耳○程氏曰藏冰所以備暑而開冰必以仲春所
以順時氣也○蘇氏曰古者藏冰發冰以節陽氣
之盛夫陽氣之在天地譬如火之著于物也故當
有以解之十二月陽氣蘊伏錮而未發其盛在下
則納冰于地中至于二月四陽作蟄蟲起陽始用
事始啓冰而廟薦之至于四月陽氣畢達陰氣將
絕則冰于是大發食肉之祿老病喪浴冰無不及
是以冬無愆陽夏無伏陰春無淒風秋無苦雨雷
出不震無災霜雹癘疾不降民不夭札也○長樂
周氏說曰幽風之詩說者皆謂不幽乃夏之紀周
故周公述幽俗之事以夏正爲言不加曆數之紀
三代一撤何必周公以夏時述夏事也借使幽風
不然何故他詩之時月亦皆從夏正乎且丕則仲
夏日在鶉火大火昏中至周公時歲差既多則六
月日在鶉火大火昏中七月日在鶉首而昏中天
火已西流至未矣故周公據目前所見而曰七月



流火至下章云十月改歲言時至冬而歲事將改
猶堯典稱冬爲朔易之義呂氏不察而謂三正通
于民俗周特兼而迭用之耳朱子亦謂周未有天
下之時固用夏商之正朔然其國僻遠又自有私
記其時月者是謂周之先公私有紀候之法故云
十月改歲然既以十月爲改歲又何以云二之日
爲卒歲乎然則改歲云者蓄觱發栗烈之候將至
天且既寒也入此室處于以禦觱發栗冽之寒爾
○真氏曰張栻入侍經筵言周公之告成王見于
詩有如七月見于書有如無逸欲其知稼穡之艱
雖與小人之依帝王所傳心法之要端在于此其
論最爲懇至戒謂帝王之心法宗精一執中建中
建極緝熙敬止不知七月之詩何者可以勸合之
日所其無逸聖學之帝王之法何遠先王之勤民
敬天凝命之大經也帝王心法何以加諸○嚴氏
日七月陳豳民農桑之事而首序謂之王業猶孟
于謂之王道也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張而已
凡感物節之變而修人事之備皆豫爲之謀也

七月八章章十一句

嚴氏曰孔氏以居東爲東征非也

序鴟鴞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
以遺王名之曰鴟鴞焉

傳周公孫於魯殷人畔公憂王室勸王修政以備之

賦鴟鴞 嚴氏曰此詩作于居東之時而非作于東
征之日所謂東魯也魯原公之封國有
流言避居封國○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
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
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
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
亦未敢誚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如水之
流也商人見叔弟及名多武王崩成王幼周公播
攻商人固已疑之又管叔于周公爲兄王所親觀
故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也辟讀爲
避鄭氏詩傳言周公以管蔡流言避居東都是也
漢孔氏以爲致辟之辟謂誅殺之也夫三叔流言
以公將不利于成王豈容遽興兵以誅之耶且是
時王方疑公公將請王而誅之耶將自討之也請



之王未必從不請自誅之亦非所以爲周公矣我
之弗辟我無以告我先王言我不避則于義有所
不盡無以告先王于地下矣公豈
自爲身計哉亦盡其忠誠而已矣

朱子曰此詩作於流言始播之日幼主之疑方橫
國人之議滋沸故公避居東國作此以遺王成王
得此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乃知流言之罪
人命公東征史記云周公奉成王命興師東伐是
也書傳云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將何
所伐乎二年方知爲管蔡故有東征之詩大誥首
云王若曰明出自王命也兄弟骨肉之間非奉王
命而遽興師則公之罪與管蔡何差朱子拘泥孔

氏傳疏謂既滅武庚誅管叔而成王之疑猶未釋
乃作詩遺王嘻罪人既得反叛已平成王復何疑
哉若流言方興公即征伐是益重幼主之疑而予
天下以口實也周公決不鹵莽至此其曰既取無
毀云者公見武庚藉二叔以倡亂是取我懿親而
爲寇讐知二叔之不保而冀王室之無恙欲王爲
之備耳至于東土以寧諸侯咸服何必更爲嘵嘵
之鳴耶

鴟(尺之切)鴞(于嬌切)鴟鴞既取我子無毀我室恩斯勤斯
鬻(音育)子之閔斯



毛氏曰鴟鴞鸋鴂(郭璞曰梟類○呂氏曰鴟鴞惡聲之鳥也)歐陽氏
曰鳥之愛其巢者呼鴟鴞而告之○鄭氏曰重言
鴟鴞者丁寧之也室猶巢也言已取我子幸無毀
我巢我巢積日累功作之甚苦故愛惜之也○程
氏曰鴟鴞喻爲惡者子喻管蔡室喻王室管蔡骨
肉而與之爲亂是既取我子矣毋更毀我王室
也恩斯謂情愛勤斯謂篤厚育子之道可憫惻也
今乃取之其毒甚矣○呂氏曰言我恩愛勤苦育
養此子誠可憫惻也周公謂管蔡爲子者爲周家
語殷民之辭也

迨天之未陰雨徹彼桑土(音杜)綢(直留切)繆(莫侯切)牖戶今
女(音汝)下民或敢侮予

毛氏曰迨及徹剝也(朱氏曰徹取也)桑土桑根也○鄭氏
曰綢繆猶纏綿也○朱氏曰牖巢之通氣處戶其
出入處也○程氏曰迨天之未陰雨而下言自爲
安防預之道深至如此而尚或侮之(孔氏曰王意云周公言先王致此大功至艱難而其下民敢侵侮之不可不遏絕以全周室)

予手拮(音吉)据(音居)予所捋(力活切)荼(音徒)予所蓄租(子胡切)予
口卒瘏(音徒)曰予未有室家

毛氏曰拮据撠挶也(說文撠持也謂以手挶持草也○朱氏曰拮据手口共作之



貌捋取也)荼萑苕也(孔氏曰萑苕謂亂之秀穗也)程氏曰蓄積租取
也(王氏曰與租賦之租同○朱氏曰租聚也)○毛氏曰瘏病也手病口病
○鄭氏曰我作之至苦如是者謂我未有室家之
故

予羽譙譙(音樵)予尾翛翛(音消)予室翹翹(祁消切)風雨所漂
搖予維音嘵嘵(呼堯切)

毛氏曰譙譙殺(色界切)也翛翛敝也翹翹危也嘵嘵
懼也○鄭氏曰音嘵嘵然恐懼告愬之意○蘇氏
曰爲室之勞至於羽殺尾敝室成而風雨漂搖之
則其音得無急乎

申公說云鴟鴞管叔及其羣弟流言于國周公避
居于魯祿父遂與十七國作亂周公憂之作此詩
貽成王欲省悟以備殷全篇以鳥之育子之成集
者比先王之創業而代爲之言也○難則以育子之思
勤成衆之拮据比先王創業之艱難則全詩當是
代先王若誠之詞所云育子之閔既取我子無毀
我室且坦然而無可疑矣宋儒之誤認辟字我子絳朱
考亭與蔡沈帖于後弟辟之說從鄭氏辟字是向董
叔仲得書亦辨此條一時信筆答之謂當從古註
說後思之不然是時三叔方流言于國周公豈應
以片言半語遽然興師以誅之乎成王方疑周公
周公不應不請而自誅之若請之于王王亦未必見
從避曰聖人之心公平正大區區嫌疑似不必避
但舜避堯之子于南河之南禹避舜之子于陽城
自合如此若居堯之宮逼堯之子即爲篡矣觀此
則朱子集傳未爲定論居東之非東征蓋明矣。

鴟鴞四章章五句

序東山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



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汝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於人敘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勞其惟東山乎

傳周公帥師征殷三年克之□□□士賦東山缺文是勞其歸三字○申公曰周公代武庚既克而歸勞其從行之士故作此詩

孔子曰於東山見周公之先公後私也鄭氏曰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東伐之三年而後歸

我徂東山慆慆徒刀切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莫紅切

我東曰歸我心西悲制彼裳衣勿士行戶郎切枚切讀悲

蜎蜎烏玄切者蠋音蜀烝在桑野敦彼獨宿亦在車下

毛氏曰慆慆言久也陳氏曰滔滔也有流而不止之意孔氏曰零

韓氏曰歸者將歸未歸之時心悲正在此

雨零落之也○毛氏曰濛雨貌說文濛微雨也○蘇氏曰
東征之士皆西人也方其在東未嘗不曰歸耳而
未可以歸故其心念西而悲○毛氏曰士事枚微
也孔氏曰微者其物微細也大閑云遂鼓銜枚而進蜎蜎蠋貌桑蟲也郭璞曰大蟲如指似蠶
程氏曰烝猶云升也蠋在葉中故云烝
在桑野○朱氏曰敦獨處不移之貌程氏曰蠋老在葉中居如士卒之獨處自保其身敦然而宿于車下也
呂氏曰勿士行枚亦歸士
之情也自幸全身而歸願勿從事於行陳也所謂
敘其情而閔其勞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果臝力果切



之實亦施音依于宇伊威在室蠨音蕭蛸音消在戶町音挺疃他短切鹿場熠以執切燿以照切宵行不可畏也伊可懷也

毛氏曰果臝栝樓也釋草云栝樓葉如瓜葉形兩兩相值蔓延人謂之天瓜○
陳氏曰施延也果臝蔓生延施于宇下○長樂劉
氏曰伊威壁間小蟲也無人掃則出行○室蠨蛸
小蜘蛛也無人行則結網當戶○程氏曰町疃鹿
傍畦壠爲麋鹿之場也王氏曰町畦村疃之中無人居故鹿以爲場也○
孔氏曰熠燿一名螢火○朱氏曰螢火夜飛其光
熠燿也○鄭氏曰伊猶是也懷思也室中久無人
故有此五物是不足畏乃可爲憂思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鸛鳴于垤（音迭）婦歎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音堆）瓜苦烝在栗薪自我不見于今三年

鄭氏曰鸛水鳥也將陰雨則鳴○毛氏曰垤螘塚也將陰雨則穴處先知之鸛好水長鳴而喜也○鄭氏曰行者於陰雨尤苦婦念之則歎於室洒灑埽拚也（類篇曰埽除也）穹窒窮塞鼠穴也○程氏曰有敦圓成之狀瓜苦瓜之苦者延蔓栗薪之上以其苦人所不取常在其所施于堅木言繫之固以比君子久留滯不還如苦瓜而繫堅木也○呂氏曰婦



人掃灑以待夫之至顧見苦瓜繫於栗薪因感其夫久匏繫於外歎曰自我不見今三年矣（新都楊氏曰烝訓為衆或訓為進皆不通烝字訓薪麻烝也又烝麻楷也烝當訓為麻軍士從征于外而麻無人收或在栗薪耳○釋文曰韓詩栗作蓼衆薪也）

我徂東山慆慆不歸我來自東零雨其濛倉庚于飛熠燿其羽之子于歸皇駁其馬（[illegible]）親結其縭（音離）九十其儀其新孔嘉其舊如之何

鄭氏曰倉庚仲春而鳴嫁取之候也熠燿其羽羽鮮明也○毛氏曰黃白曰皇騮白曰駁（鄭氏曰之子于歸謂嫁娶也皇駁其馬車服盛也）縭婦人之褘也母戒女施衿結帨（爾雅曰婦人之褘謂之縭縭緌也注繫也○新都楊氏曰縭婦人之褘邪交絡帶繫于體即所謂纓也士昏禮親脫婦之纓脫者解其結也舊以縭為帨誤又以結縭為母命縭同是昏禮而非詩旨矣）九十其儀言多也○程氏曰言歸而及時成昏姻之禮人情之所樂也倉庚之羽鮮明昏姻之時也嫁女之歸其馬皇駁有文彩也親結其縭女之親結之九十其儀儀之多也其歸而成新昏且甚嘉其舊昏相見之歡當如何也

（程氏曰完言其完師而歸無死亡之患也思謂念其勤勞思其廬室荒廢也○孔氏曰室家之望汝謂歸士未反室家思望民有勞苦唯恐君上不知今敘其情閔其勤勞則民皆喜悅而忘其勞苦○嚴氏曰東山周公所作以勞歸士猶杕杜勞還役也序言大夫美之非也○韋子曰兵者毒民于死



地也人情誰不樂父母妻子之懽聚不得已而冒霜雪犯鋒刃之死而不悔者上有以感激之也不則適戍斷卒且躡足行伍奮臂而稱亂況三軍之衆乎東山之詩曲體人情無隱不透故卒無脫巾反戈之患觀秦之所以速亡周之所以長久有天下者慎無罷敝爪牙致其情怨而不可救哉）

東山四章章十二句

【序】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鄭氏曰惡四國者惡其流言毀周公也）

【說】破斧周公至自征殷四國美之（傳周人歎三字賦破斧）

輔氏曰東山之詩周公能得歸士之心也破斧之詩歸士能得周公之心也所謂上下交而其志同者也

不忍四國陷於久亂而匡拯之俾是哀我人處收斧缺而如羅以說亦剝

既破我斧又缺我斨七羊切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將

毛氏曰隋銎曰斧斧斨民之用也說文曰斨方銎斧也四國管蔡商奄也朱氏曰四方之國也皇匡也將大也○朱氏曰言東征之役既破我斧而缺我斨其勞甚矣然周公之意蓋將使四方莫敢不一於正而後已其哀我人也豈不大哉○序詩作四國是匡

既破我斧又缺我錡音奇周公東征四國是吪五戈切哀我人斯亦孔之嘉

毛氏曰鑿屬曰錡吪化也○朱氏曰嘉善也



既破我斧又缺我銶音求周公東征四國是遒在羞切哀我人斯亦孔之休

毛氏曰木屬曰銶遒固也○鄭氏曰遒斂也朱氏曰斂而固之也○范氏曰休言四國平而天下和也

嚴氏曰詩人言兵器必曰弓矢干戈未嘗專言斧斨錡銶者斧斨乃鄉民所用以採系者錡銶為鑿屬銶為木屬以類言之皆非兵器矣周公奉王命以討罪有征無戰四國聞王師之至即解甲自守周公又運之三年不為急攻之計未嘗從事于戰陣雖行師有除道焦薪之事斧斨之用為多歷時久則必敝故此詩言管蔡之亂何能為哉但能壞我之斧而已缺我之斨而已其兵器元無損也當時周公東征惟四國是正而已周公一視同仁均為我民乃哀矜之周公之德如天地豈不大哉

破斧三章章六句

序伐柯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傳周人思周公而賦伐柯

程氏曰伐柯乃既得罪人之後周公遲留未歸士大夫刺朝廷不知所以還周公之道呂氏曰觀金縢所載二公之知周公至矣今日朝廷則二公亦與焉蓋大臣與國同體者也上未悟而事未副國人所當責而二公所當受也○據序傳則人思公首章言周之不可無公下章言欲公之歸亦無難似無刺意

伐柯如何匪斧不克取七喻切妻如何匪媒不得

毛氏曰柯斧柄也○鄭氏曰克能也媒者能通二姓之言

伐柯伐柯其則不遠我覯古豆切之子籩豆有踐淺切



鄭氏曰則法也覯見也之子斥周公也○爾雅曰竹豆謂之籩木豆謂之豆○毛氏曰踐行列貌○朱氏曰執柯以伐柯即此手中之柯而得其法以比王欲迎周公亦不過反之於吾心則知所以迎之之道則我得見公而陳其籩豆之列將有日矣

伐柯二章章四句

序九罭美周公也

傳周公歸于周魯人欲留之弗克賦九罭申公說同章子曰此是公將歸調東人欲留之不可得但惓惓願留之詞朱注只云章得見公不無失旨矣

九罭于逼切之魚鱒音尊魴音房我覯之子袞古本切衣繡裳

八議豈小析鄭老荅是喻聖知周公乃不愧上公之服也

毛氏曰九罭緵罟小魚之綱也鱒魴大魚也（鄭氏曰設九罭之綱乃後得鱒魴之魚）釋文曰袞衣畫爲九章天子畫升龍於衣上公但畫降龍（程氏曰鱒魴魚之美者施九罭之綱則得鱒魴之魚用者序之禮斯得聖賢我欲覯之子當用上公之禮服往逆之○歐陽氏曰周大夫以周公出居東都成王君臣不知其心而不召使久處于外譬鱒魴大魚反在九罭小罟因言我覯之子袞衣繡裳者上公之服也上公宜在朝廷者也）

鴻飛遵渚公歸無所於女（音汝）信處

鄭氏曰鴻大鳥也不宜循渚喻周公今處東都失其所也（歐陽氏曰云鴻鴈遵渚遵陸亦謂周公不得居朝廷而留滯東都譬夫鴻鴈不得飛翔于雲際而下循渚陸也）時東周之人欲公留不去故曉之云



公西歸而無所居則可就女信處今當復其位不得留也（公歸無所朱氏解云豈無所乎亦通程子云公既征而歸則未得其所蓋朝廷未以重禮往迎也恐不然）

鴻飛遵陸公歸不復於女信宿

毛氏曰陸非鴻所宜止宿猶處也○歐陽氏曰公歸不復者言公但未歸爾歸則不復來也

是以有袞衣兮無以我公歸兮無使我心悲兮

鄭氏曰東都之人欲周公留故願無以公西歸西歸而東都之人悲思德之愛至深也（歐陽氏曰詩人述東都之人猶能愛公所以深朝廷之不知也）○程子以此章爲周人祈反周公誠切之意於文義不合仍從傳說爲是

九罭四章一章四句三章章三句

序狼跋美周公也周公攝政遠則四國流言近則王不知周大夫美其不失聖也

傳周公居於魯魯人觀焉賦狼跋（申公說曰周公居于魯魯人睹其德容而作是詩）

狼跋（蒲末切）其胡載疐（音致）其尾公孫（音遜）碩膚赤舄（音昔）几几

孔氏曰狼之老者頷下垂胡（朱氏曰胡頷下懸肉也）毛氏曰跋躐疐跲也老狼有胡進則躐其胡退則跲其尾



○鄭氏曰公周公也孫之言遜遁也○程氏曰孫者避而不居也○毛氏曰碩大膚美也○朱氏曰赤舄冕服之舄几几安重貌（王氏曰几几人所馮以爲安故几几安也○嚴氏曰凡人處利害之變則擧趾不安其常懼者或至於喪屨喜者或至于折屐詩人以赤舄几几見周公之聖善觀聖人矣○朱氏曰夫公之被毀以管蔡之流言也詩人以爲非四國之所爲乃公自讓其大美而不肯令公不使讒邪之口得以知夫公之忠聖可見其愛公之深敬公之至而其立言亦有法矣）

狼疐其尾載跋其胡公孫碩膚德音不瑕

鄭氏曰不瑕言不可瑕疵也（程氏曰周公攝政居危疑之地雖成王不知四國流言終不能損其聖德者以其忠誠在於王家無

貪欲之私心也。狼，獸之貪者，猛于求欲，故陷于機
穽，前躐後疐，進退困險。詩人取之，以言夫狼之所
以致危困者，以其貪欲故也。若周公至公不私，進
退以道，無利欲之蔽，謙退自處，不有其尊，不矜其
德，故雖在危疑之地，安步舒泰，赤舄几几也。唯其
處已也，夔夔然有恭畏之心，存誠也，蕩蕩焉無顧
慮之意，所以不失
其聖，德音不瑕也。

## 狼跋二章章四句

嚴氏曰：變風迄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周南
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鄶曹，季札所觀
太師樂歌之次也。今詩之次第，孔子所定也。降秦
于唐而畢豳以終之。一經聖人之手，而旨趣深矣。
○畢于日東山諸篇，魯詩也。魯之有頌，僭矣。頌者
告功德于神明。僖公志業未就而薨，其功德足以
宣宗廟而役管絃乎？予嘗意魯頌僅僅風爾，焉得
頌？況彼詩傳以周公居東諸詩列于豳風，泮水之
頌，而編為魯風，差慰人意。又疑季札觀樂，何無魯風？
攷詩諸國人美僖公之功，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作



頌。魯詩故不列于風矣。孔子删定，不敢違天王之
命，且先君之美，亦何忍削而降之。然其體裁因應
次豳風之後。程子謂頌之
有費生於不足，豈其然哉。

# 詩經備攷卷之十一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常調陽玉鉉　攷訂

## 雅

鄭氏譜曰：小雅大雅者，周室居西都豐鎬之時詩
也。始祖后稷，繇神氣而生，有播種之功於民。公劉
至于大王、王季，歷及千載，越異代而別世，載其功
業，為天下所歸。文王受命，武王遂定天下。盛德之
隆，大雅之初，起自文王至于文王有聲，據盛隆而
推原天命，上述祖考之美。小雅自鹿鳴至于魚麗，
先其文所以治內，後其武所以治外。此二雅逆順



之次，要於極賢聖之情，著天道之助，如此而已矣。
大雅生民下及卷阿，小雅南有嘉魚下及菁菁者
莪，周公成王之時詩也。傳曰：文王基之，武王鑿之，
周公內之，謂其道同，終始相成，比而合之，故大雅
十八篇，小雅十六篇，為正經。其用於樂國，君以小
雅，天子以大雅。然而饗賓或上取，燕或下就。何者？
天子饗元侯，歌肆夏，合文王；諸侯歌文王，合鹿鳴。
諸侯於鄰國之君，與天子於諸侯同。天子諸侯燕
羣臣及聘問之賓，皆歌鹿鳴，合鄉樂。此其著略大

校見在書籍禮樂崩壞不可得詳。大雅民勞小雅六月之後皆謂之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顯善懲過。正之次也。問者曰。常棣閔管蔡之失道。何故列于文王之詩。曰閔之閔之者。閔其失兄弟相承順之道。至於被誅。若在成王周公之詩。則是彰其罪非閔之。故爲隱推而上之。因文王有親兄弟之義又問曰。小雅之臣。何以獨無刺厲王。曰有焉。十月之交雨無正小旻小宛之詩是也。漢興之初。師移其弟耳。亂甚焉。既移。又改其目。義順上下。刺幽王亦過矣。○詩傳曰。周公制禮作樂。用之燕享。有小



正焉。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朱氏曰。正小雅燕享之樂也。正大雅。會朝之樂。受釐陳戒之辭也。及其變也。事未必同。而各以其聲附之。

新都楊氏曰。詩大序曰。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此說未安。大雅所言。皆受命配天。繼代守成。固大矣。小雅所言。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亦豈小哉。華谷嚴氏云。雅之大小。特以體之不同爾。蓋優柔委曲。意在言外。風之體也。明白正大直言其事。雅之體也。純乎雅之體者。爲雅之大。雜乎風之體者。爲雅之小。今考小雅正經十六篇。大抵寂寥短章。其篇首多寄興之辭。蓋兼有風之體。大雅正經十八篇。皆春容大篇。其辭旨正大。氣象閎闊。與國風夐然不同。比之小雅。亦自不侔矣。至于變雅亦然。變小雅中。固有雅體多而風體少者。然終不得爲大雅也。離騷言多比興。意亦微婉。世以風騷並稱。謂其體之同也。太史公稱離騷曰。國風好色而不淫。小雅怨誹而不亂。若離騷者。可謂兼之矣。言離騷兼國風小雅而不言其兼大雅。見小雅與風騷相類。而大雅不可與風騷並言也。

鹿鳴之什 孔氏曰。五人爲伍。十人爲什。然則什伍部別。聚居之名。風及商魯頌。以當國爲別。詩少可以同卷。而雅頌篇數既多。故分其篇每十爲卷。

序鹿鳴。燕羣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說鹿鳴。天子燕賓師之歌。詩鹿鳴伐木青莪慰柔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孔子曰。於鹿鳴見君臣之有禮也。孔叢子

呦呦音幽鹿鳴。食野之苹。音平我有嘉賓。鼓瑟吹笙。吹笙鼓簧。音黃承筐是將。人之好去聲我。示我周行。

程氏曰。呦呦。和聲。和聲相呼。共食野之草。物情相



樂也。○毛氏曰。苹。萍也。鄭氏曰。苹。藾蕭。鹿得苹。呦呦然鳴而相呼。○董氏曰。鼓瑟吹笙。蓋燕樂也。○毛氏曰。簧。笙也。吹笙而鼓簧矣。筐。篚屬。所以行幣帛也。○鄭氏曰。承。猶奉也。○朱氏曰。將。行也。周行。大道也。○王肅曰。羣臣嘉賓。飲食以享之。以琴瑟以樂之。幣帛以將之。則厥乎好愛我。示我以道矣。

嚴氏曰。古者上下交。而爲泰。于鹿鳴諸詩見之。劉氏注云。鹿鳴君與臣下。及四方賓客之燕。歌也。詩不言羣臣。惟言嘉賓。總謂羣臣爲嘉賓。以賓待臣之厚也。詩中求視。猶序所謂盡心。謂忠告無隱也。上下之情不通則忠臣嘉賓。雖欲盡心以告君。而其勢分隔。疏有不可得者矣。

呦呦鹿鳴。食野之蒿。呼毛切我有嘉賓。德音孔昭。視音示

朱氏曰。此德音不但可示民而已。乃君子於是則之效之。君子指在位衆臣。不必說君

毛氏曰。夫不能致其樂。則不能得其心。不能得其志。則嘉賓不能竭其力

民不恌他彫切君子是則是傚。胡教切我有旨酒。嘉賓式燕以敖。

毛氏曰。蒿菣去刃切也。孫炎云。荊楚之間謂蒿爲菣。鄭氏曰。孔甚。昭明也。儀禮注曰。嘉賓既來。示我以善道。又樂嘉賓有孔昭之明德。視古示字也。○毛氏曰。恌愉也。左傳作不恌。是則是傚。言可法傚也。敖遊也。○吳氏曰。言嘉賓之德。足以示民。使不偷薄。而君子所當則傚也。○范氏曰。式燕以敖。言其禮之從容也。大雅而不至於矜。和而不至於流。此其德之純也。

呦呦鹿鳴。食野之芩。音琴我有嘉賓。鼓瑟鼓琴。鼓瑟鼓



琴。和樂音洛且湛。音耽我有旨酒。以燕樂嘉賓之心。

毛氏曰。芩草也。湛樂之久。宴安也。○范氏曰。非止養其體娛其外而已。所以樂其心也。

疏義曰。首章所以燕享如此。欲其示我周行也。二章燕享而又致其殷勤焉。欲其示我周行也。三章必以燕樂樂其心。則又欲其示我周行也。○范氏曰。食之以禮。樂之以樂。將之以實。求之以誠。此所以得其心也。賢者豈以飲食幣帛爲悅哉。夫婚姻不備則貞女不行也。禮樂不備則賢者不處也。賢者不處則豈得樂而盡其心乎。

鹿鳴三章章八句

序。四牡。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音悅矣。

程氏曰。四牡之義。問使臣之勤勞。故云有功而見知則悅矣。上不加下之勞。則下不自盡其力。故四牡之義廢。則君臣缺矣。

傳。四牡。勞使臣之勤也。申公說曰。四牡天子勞使臣之詩。

四牡騑騑。音非周道倭於危切遲。豈不懷歸。王事靡盬。音古我心傷悲。

毛氏曰。騑騑行不止之貌。周道岐周之道也。倭遲歷遠之貌。程氏曰。倭遲回遠也。盬不堅固也。思歸者私恩也。靡盬者公義也。傷悲者情思也。○鄭氏曰。無私恩非孝子也。無公義非忠臣也。君子不以私害公。不以家事辭王事。○范氏曰。臣之事上也。必先公而後私。君之勞臣也。必先恩而後義。倭遲韓詩作倭夷



四牡騑騑。嘽嘽音灘駱音洛馬。豈不懷歸。王事靡盬。不遑啓處。

毛氏曰。嘽嘽喘息之貌。馬勞則喘息。白馬黑鬣曰駱。山陰陸氏曰。今之駱馬最耐勞苦。○李氏曰。夫以耐勞苦之馬。今則喘息。則其勞可知矣。遑暇。啓跪。爾雅注云。小跪。處居也。○范氏曰。言其馬勞則人可知矣。疏義曰。啓佐猶言物勞不遑啓居者。王事故也。不然則可以閒暇矣。

翩翩者鵻。音隹載飛載下。集于苞栩。音許王事靡盬。不遑將父。

朱氏曰。興也。翩翩飛貌。○毛氏曰。鵻夫不也。郭璞云。今鵓鴣也。

程氏曰。鵻翩翩能飛之物。或飛或下。集於所

安之處以興使臣之勤勞乃不暇遂其私致不遑將父也○范氏曰忠臣孝子之行役未嘗不念其親君之使臣豈待其勞苦而自傷哉亦憂其憂如已而已矣此聖人所以感人心也

翩翩者鵻載飛載止集于苞杞音起王事靡盬不遑將母

毛氏曰杞枸檵音起也

駕彼四駱載驟駸駸音侵豈不懷歸是用作歌將母來諗音審

毛氏曰駸駸驟貌說文驟馬疾步也駸馬行疾也○鄭氏曰諗告



也君勞使臣述叙其情曰我豈不思歸乎誠思歸也故作此詩之歌以養父母之志來告於君也朱氏曰非使臣作是歌也設言其情以勞之爾夫使臣將命以賦政于四方乃其職分所當然而先王之意殷勤惻怛乃爲之探其情之所不能已而未敢言者蓋勞而詠歌之孔子曰遣羣臣則士之報禮重此其見之矣○王氏行于情子以養其下父○范氏曰父至尊也母至親也知母之親則知父之尊父知父之尊則知君之重矣卒章及母而不及父本其恩所起以教愛也愛母則敬父矣敬父則尊君矣未有愛親而不愛其君者也

四牡五章章五句

序皇皇者華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程氏曰天子遣使四方以觀省風俗采察善惡訪問疾苦宣道化于天下下國蒙被聲教是以有光華陳氏曰人君出使臣于千里之外苟無以發其歡忻之誠心則臣下愁氣爽落

傳煌華遣使臣也申公說曰皇華天子遣使于四方歌此餞之

皇皇者華于彼原隰駪駪音莘征夫每懷靡及

毛氏曰皇皇猶煌煌也孔氏曰華草木之華也高平曰原下濕曰隰○程氏曰皇華之光明于野猶王澤之流布光華天下也故以爲興于彼原隰言高下皆同其光華歐陽氏曰首章稱美其賢才能將君命爲國光于外爾于原隰者其道路所經也

毛氏曰駪駪衆多之貌程氏曰駪駪俊健之貌征夫行人也○朱氏曰懷思也○程氏曰惟恐不能宣達是每懷靡及也



我馬維駒音俱六轡如濡如朱切載馳載驅周爰咨諏

長樂劉氏曰駒馬之嫩而壯者駒騏駱駰皆駒之良選所以資使臣之行也○鄭氏曰如濡言鮮澤也○李氏曰周者周徧其所而詢問之○歐陽氏曰周詳訪問以博採廣問不徒將一事而出也○毛氏曰訪問於善爲咨咨事爲諏○程氏曰採察求訪使臣之大務華陽范氏曰王者遣使于四方教之以咨諏善道將以廣聽明也夫臣欲助其君之德必求賢以自助故臣能從善則可以善君矣臣能職諫則可以諫君矣未有不自治而能正君者也○[illegible]氏曰載馳載驅[illegible]于曰古者國君諸侯之問見善也皆馳驅以告天子○張氏訪曰諏有[illegible]之意謀有計畫之意[illegible]及應人[illegible]詩歌之意如考中度

要量度取中是也詢有究問之意如詢于八虞詢于蒭蕘是也

我馬維騏音其六轡如絲載馳載驅周爰咨謀

毛氏曰如絲言調忍也疏義曰猶言和柔也

我馬維駱六轡沃若載馳載驅周爰咨度得洛切

朱氏曰沃若猶如濡也

我馬維駰音因六轡既均載馳載驅周爰咨詢音荀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均調也程氏曰沃若既均皆整順之狀

疏義曰所以諏謀度詢者以有靡及之心而然也

○皋子曰天下國家事緊責重非可以矯心矜氣任之也每懷靡及不特使臣當時歷恐懼每事暫勅凡左右先後之臣禮樂兵農虞刑之司何事易及何人能及自以為及所缺實多所以先王遣使



必使之諏謀度詢周如天下之故以廣天子之視聽而後雍蔽盡撤庶績咸熙夫豈細故哉叔孫穆子曰皇華君教使臣每懷靡及敢不拜教為人臣者當服膺斯語矣

皇皇者華五章章四句

序 常棣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朱氏曰文武之際固有燕兄弟之詩矣周公以管蔡之為亂也故制作之際更為是詩委曲致意以申兄弟之好蓋燕兄弟者皆文武之政而閔管蔡者周公之心也夫燕兄弟之詩言其和樂以篤兄弟之好而此詩專言死喪急難之事其志切其詞哀蓋處兄弟之變孟子所謂[illegible]而道之義也

傳 常棣燕兄弟也中公說曰常棣大于燕兄弟之歌

常棣之華鄂五各切不韡韡偉音凡今之人莫如兄弟

毛氏曰興也常棣棣也孔氏曰此與唐棣異木爾雅故別釋毛傳以為常棣之木衆華俱發貴韡韡而光明以興兄弟衆多而相和睦豈不盛而有光輝乎鄭氏曰

承華者鄂不當作柎柎鄂足也鄂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喻弟以敬事兄兄以榮覆弟恩義之顯亦韡韡然○程氏曰韡韡鮮華壯盛之貌不作柎亦可如字亦可以花萼相依生相親力相承與人之莫如兄弟也新都楊氏曰詩疏云花下有萼萼下有跗華萼相承覆故得韡韡而光明也華萼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古說相傳如此宋人解云鄂然而外見豈不韡韡乎非惟背詩義且背字義矣○范氏曰凡今之人言舉世之人也莫如兄弟親之至也

死喪之威兄弟孔懷原隰裒薄侯切矣兄弟求矣



毛氏曰威畏懷思也裒聚也求矣言求兄弟也○鄭氏曰死喪可怖畏之事維兄弟之親甚相思念○程氏曰人當死生患難之可畏則思兄弟之助方困窮離散聚於郊野之時則求所親以相依情歐陽氏曰聯在原隰衆聚之中必求其兄弟如脊令飛鳴而求其類○攷裒訓聚如程歐之說是矣朱子訓聚為裒聚編況死喪不如詩義上下各開說也

脊井益切令音零在原兄弟急難每有良朋況也永歎

毛氏曰脊令雝渠也飛則鳴行則搖不能自舍耳急難言兄弟之相救於急○程氏曰言兄弟相須之急猶脊令首尾相應急難之際其相應如是也

原缺第十葉

之疏○程氏曰孺親慕之義和樂而相親慕也○疏義曰孺真誠相悅無或傷也（其但也與莫達其過義同）

妻子好（上聲）合如鼓瑟琴兄弟既翕（音吸）和樂且湛（持林切）

鄭氏曰好合志意合也如鼓瑟琴之聲相應和也○毛氏曰翕合也○韓詩作和樂且耽（言樂之甚也）程氏曰言兄弟相樂則其妻子好合其和如琴瑟兄弟既志意翕合故其和樂久而不厭

宜爾室家樂爾妻帑（音奴 作）是究是圖亶（都但切）其然乎

毛氏曰帑子也究深（范氏曰究窮究也）圖謀亶信也○程氏曰言能如是親睦其宗族則能宜其室家樂其妻



孥窮究是理圖念是事信其然乎言信然○呂氏曰告人以兄弟之當親未有不以爲然者也苟非是究是圖實從事於此亦未有誠知其然者也（眉山蘇氏曰小人患慮不能及遠常以爲兄弟于我無所損益不知兄弟之相親亦所以宜其室家而樂其妻帑者患其淺陋而不信故使之深思而遠圖之以信其然否○華子后當辰云兄弟雖有小忿不廢懿親蓋手足之義然一不可死生苦樂無時可離而庶王之門易勞患何哉請周公是詩則滅親定亂大不得已而悲閔惻怛之情亦于此見矣）

常棣八章章四句

序伐木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于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說伐木天子燕友之歌（傳於鹿鳴序）

伐木丁丁（陟耕切）鳥鳴嚶嚶（音嬰）出自幽谷遷于喬木嚶其鳴矣求其友聲相（去聲）彼鳥矣猶求友聲矧伊人矣不求友生神之聽之終和且平

毛氏曰興也丁丁伐木聲也（劉氏曰聲相應也）朱氏曰嚶嚶鳥聲之和也（程氏曰嚶嚶相應和之和聲鳥鳴相應和自幽谷升喬木相追隨然其鳴求其應）毛氏曰幽深喬高也矧況也○鄭氏曰遷徙也相視也鳥尚知居高木呼其友況是人乎可不求之○程氏曰朋友之信常久不渝可質於

（內凡遊氏曰伐木幽谷之口則音響答出於）（虛也鳥遷喬木之顧則呼鳴從父其勢唯山）



神明和謂相好平謂不變○疏義曰和平猶和好也心志爭合相與無窮所謂終和且平也○蘇氏曰能盡其道於朋友見神亦必聽之而錫以和平之福見上下文而泰也

伐木許許（呼古切）釃（音師）酒有藇（音敘）既有肥羜（音佇）以速諸父寧適不來微我弗顧於（音烏）粲洒（所懈切）埽（蘇報切）陳饋（音匱）八簋（音軌）既有肥牡以速諸舅寧適不來微我有咎

程氏曰許許眾人共力之狀（淮南子曰舉大木者呼邪許）毛氏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孔氏曰筐竹器也藪草也）藇美貌羜未成羊也○鄭氏曰速召也寧召之適自不來無使

言我不顧念也。朱氏曰寧使其適然而不來。毛氏曰微無也。粲鮮明貌。孔氏曰粲然掃灑其室庭陳飲食之備。圓曰簋天子八簋○孔氏曰牡肥羜之牡者○毛氏曰咎過也○程氏曰既有肥羜當以召諸父寧其不來無使我恩意不至也既有肥牡當以召諸舅寧其不來不可使我有不厚之罪。范氏曰寧適不來微我弗顧豈必期其至哉不來在人弗顧存我自責而不責于人也。

伐木于阪釃酒有衍籩豆有踐上聲兄弟無遠民之失德乾餱音侯以愆有酒湑思叙切我無酒酤音沽我坎坎鼓我蹲蹲七旬切舞我迨音待我暇矣飲此湑矣。



蘇氏曰衍多也○鄭氏曰踐陳列貌○范氏曰先諸舅以及兄弟尊卑之等也○程氏曰籩豆成列當以燕樂兄弟無相疏遠。朱氏曰無遠皆在也○毛氏曰餱食也。孔氏曰民之失德乾餱之食不分于人以致愆湑莤所六切之也釋文曰與左傳縮酒同義謂以茅泲之而去其糟也○鄭氏曰酤買也○李氏曰坎坎鼓聲也○毛氏曰蹲蹲舞貌○鄭氏曰迨及也及我今之閒暇共飲此湑酒欲其無不醉之意蘇氏曰民之失德也有以乾餱相譴責故君子于其朋友故舊無所愛者有則湑之無則酤之不以有無爲辭也奏之以鼓重之以舞盡其所以樂之也章子曰此王者燕親族故舊之詩情意懇篤盡禮于道故之懷如尋常朋友然絕無堂陛尊嚴之氣周之興輸所以耕固于數百年也疏義曰交友之道始終爲難玩迨我暇矣飲此湑矣焉朋友之誼久而不渝其致和平之福所必然矣[illegible]學選組抑何忍耶

伐木三章章十二句 毛詩六章章六句

序 天保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上焉。程氏曰恩惠則物若之下下也歸美于君臣之報上也天保之詩盛陳人君受天之福祿之厚聚被臣民歸君德之所致也

說 天保大臣祝頌天子之詩。傳天保大臣所以報王也

天保定爾亦孔之固俾爾單音丹厚何福不除去聲俾爾多益以莫不庶。

鄭氏曰保安爾女王也天之安定女亦甚堅固○



毛氏曰固堅俾使除開也○鄭氏曰單盡也。疏義曰無時而不受福則積之也極厚故以單厚言無事而不受福則得之也極多故以多益言何福不除以莫不庶正中言單厚多益之意○程氏曰除更新也日益之義又曰除有消去之義○朱氏曰除舊而生新。俾之多增益更不繁庶○毛氏曰庶衆也疏義曰猶所謂其來如幾其多如法也

天保定爾俾爾戩音翦穀罄無不宜受天百祿降爾遐福維日不足。

朱氏曰聞人氏曰戩與瑚同盡也穀善也○毛氏曰罄盡也疏義曰無處而不受福則隨所處而皆善故以戩穀言罄無不宜又覆說戩穀之意○鄭氏曰遐遠也天予女以廣遠之福汲汲然

如日且不足也○青傳曰惟日不足者言終日爲之而猶不足也歐陽氏曰旣曰何福不除矣又曰俾爾戩穀又曰無所不宜而受天百祿又曰降爾遐福其所以殷勤重復如此而猶曰維日不足也

天保定爾以莫不興如山如阜如岡如陵如川之方至以莫不增

鄭氏曰興盛也○毛氏曰高平曰陸大陸曰阜大阜曰陵董氏曰爾雅曰山脊曰岡大阜曰陵則岡爲山之高者陵爲阜之大者此則日進而不已也鄭氏曰此言其福祿委積高大也川之方至謂其水繼長之時朱氏曰言其盛長之未可量也

吉蠲音娟爲饎尺志切是用孝享禴音藥祠音祀烝嘗于公先



王君曰卜爾萬壽無疆

毛氏曰吉善蠲潔也王氏曰吉言諏日擇士之善蠲言齊戒滌濯之潔饎酒食也享獻也春曰祠夏曰禴秋曰嘗冬曰烝[illegible]注云祠之言食礿新菜可汋嘗嘗新穀烝進品物也○鄭氏曰公先公謂后稷至諸盩追留切朱氏曰先王太王以下也○毛氏曰君先君也卜予也○鄭氏曰君曰卜爾者尸嘏主人傳神辭也○孔氏曰無疆無有疆畔境界也黃氏佐曰使其長爲天地山川之主華夷民物之宗○疏義曰此言祖宗降福之故必述嘏詞以祝之明其出於神意而非無徵之言也

神之弔音的矣詒音移爾多福民之質矣日用飲食羣黎百姓徧爲爾德

毛氏曰弔至也鄭氏曰神至者宗廟致敬鬼神著矣此之謂也詒遺也○程氏曰質實也○朱氏曰言其質實無爲日用飲食而已○鄭氏曰黎衆也羣衆百姓徧爲女之德言則而象之黃氏佐曰人君統天下以爲治則兼天下以爲福民質二句自民心之淳言羣黎二句自民行之淳言○謝氏曰不澆漓不巧詐渾然如太古之民是謂質日用飲食是見其質實非即是質○疏義曰神降多福不惟福爾一身而已必使民德歸厚而爲人君之大福也

如月之恒如日之升如南山之壽不騫音愆不崩如松栢之茂無不爾或承



毛氏曰恒弦也升出也言俱進也○鄭氏曰月上弦而就盈日始出而就明黃氏佐曰只向盈向明之意呂氏有進無退之說是也毛氏曰騫虧也○鄭氏曰如松栢之枝葉常茂盛青青相承無衰落也程氏曰無不承其庇蔭○長樂劉氏曰覆于萬物而不彫如松栢之茂而同不承其庇也○歐陽氏曰前既欲其興盛則又欲其永久故多引常久不虧壞之物以爲況

天保六章章六句

序采薇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傳 采薇，勞師也。傳以此詩列于六月車工諸篇之間，爲宣王中興續小正之詩。

申公說曰：宣王之世，旣驅玁狁，勞其還師之詩。

朱子曰采薇出車毛鄭以爲文王受紂之命命將出師以禦玁狁天子與王指紂謬矣朱子疑之際爲周王近是第文王雖得專征伐未顯然跡天子位也安得遣云自天子所天子命我耶若武王成康之世並無伐玁狁見夷事即詩文王時見夷使周之六世紀文王閉門修德不與戰則未嘗命將傳之況文武之時絕無南仲耶此從來疑案嘗披漢書有云懿王時戎狄交侵中國被其苦詩人作敵日監宣非實中興之故則非周初之詩明矣旣詩僞傳曰宣王中興而小正論焉以出車采薇采芑次于六月之後事實連絡足破羣疑則常武之南仲安知非此南仲子或曰南仲而係以太祖奈何曰王命卿士者謂命南仲于太祖之廟拜爲大肩而太師皇父又一人也若謂將不可二何又命程伯休父乎懿王時事未可考而征伐玁狁見于六月之詩其爲宣王詩無疑矣如是則王事也天



子也明明指周宣王而宋儒迂曲回護皆未見詩傳爾申公先于毛韓必非臆揣者予故信傳說爲是也○曹氏曰西北二虜相犄角爲寇故征玁狁則西戎作伐西戎則玁狁作

采薇采薇，薇亦作止。曰歸曰歸，歲亦莫音暮止。靡室靡家，玁音險狁音允之故。不遑啓居，玁狁之故。

毛氏曰：薇，菜。作，始生也。○鄭氏曰：重言采薇者，丁寧歸期也。莫，晚也。歲晚之時乃得歸，又丁寧歸期，定其心也。○毛氏曰：玁狁，北狄也。○鄭氏曰：北狄，今匈奴也。靡，無。遑，暇。啓，跪也。○朱氏曰：敘其勤苦悲傷之情，而又風以義也。○程氏曰：毒民不恤其上，則人懷敵愾之心矣。

爾詩作薾亦華盛也

采薇采薇，薇亦柔止。曰歸曰歸，心亦憂止。憂心烈烈，載饑載渴。我戍未定，靡使歸聘。

毛氏曰：柔，始生也。○鄭氏曰：烈烈，憂貌。載，則也。則饑則渴，言其苦也。定，止也。○毛氏曰：聘，問也。○李氏曰：始遣戍役之時，薇始生。其後薇始長而柔。又其後薇始壯而剛，以見天時之變爾。

采薇采薇，薇亦剛止。曰歸曰歸，歲亦陽止。王事靡盬，不遑啓處。憂心孔疚，久又切我行不來。

鄭氏曰：剛，謂少堅忍時。十月爲陽，時坤用事，嫌於無陽，故名此月爲陽。盬，不堅固也。處，猶居也。○毛



氏曰：疚，病也。○鄭氏曰：來，猶反也。據家曰來。○長樂劉氏曰：言文王之將率，與其役者，勇於報國，視死而不敢顧其親也。○朱氏曰：此見士之竭力致死，無還心也。黃氏佐曰我行不來憂發出奮不顧身以殉國意思纔是風人之以義。

彼爾維何？維常之華。彼路斯何？君子之車。尺奢切戎車旣駕，四牡業業。豈敢定居？一月三捷。

毛氏曰：爾，華盛貌。常，常棣也。○王氏曰：路，戎路也。○鄭氏曰：斯，此也。君子，謂將率。○毛氏曰：業業，然壯也。捷，勝也。○程氏曰：君子懋強盛之車甲，豈敢安居？當期成功之速，一月而三捷，言速也。

駕彼四牡，四牡騤騤。（音葵）君子所依，小人所腓。（音肥）四牡翼翼，象弭（音迷）魚服。豈不日戒，玁狁孔棘。

毛氏曰：騤騤，彊也。○程氏曰：依，依止，所處也。腓，從動之義。人之腓，身行則從動。言君子所處，小人從而動也。（鄭氏曰：腓當作芘。此言戍役之將車者，戍役之所依乘，戍役之所芘倚。）毛氏曰：翼翼，閑也。（程氏曰：行列整治之狀。）象弭，弓反末也，所以解紒（音髻）也。（孔氏曰：釋器云，有緣者謂之弓，無緣者謂之弭。然則弭者弓消之名，弛之則反曲，故云弓反末也。紒與結同。繩索有結，用以解之，故曰解紒也。弭之用骨，自是弓之所宜，不為解紒而設，但因物用以取之。用以弓必須骨，若轡或有紒，可以解之耳。）魚服，魚皮也。○鄭氏曰：服，矢服也。戒，警勑軍事也。孔，甚。棘，急也。○程氏曰：整練其車甲，修治其器械，日為戒備，玁狁之事甚急故也。（黃氏佐曰：待之以不可勝，備之以不可犯，終日而不懈。若對敵然，若此者，蓋以獫狁之難甚急，恃利而忘備，未有能濟者也。）



昔我往矣，楊柳依依。今我來思，雨（去聲）雪霏霏。（芳非切）行道遲遲，載渴載飢。我心傷悲，莫知我哀。

毛氏曰：楊柳，蒲柳也。霏霏，甚也。遲遲，長遠也。○朱氏曰：此章設為役人預自道其歸時之事，以見其勤勞之甚也。○程氏曰：春往冬，而旋行遠而時久。言行道遲遲，則見其歸思之切，心如飢渴。其傷悲甚哀，人莫知也。（嚴氏曰：遣戍而言莫知其傷悲，乃所以深知之也。）○毛氏曰：君子能盡人之情，故人忘其死。○程氏曰：此皆極道其勞苦憂傷之情，上能察其情，則雖勞而不怨，雖憂而能勵矣。

（章子曰：戰危事，臨事而無恪惕之心，必敗。故詩人於遣戍役，而代為之言曰：我戍未定，我行不來，又曰：豈敢定居，豈不日戒，所以警惕其心也。雖戍不主戰，然虜情莫測，心不可弛。操是心以禦邊，則三捷可期，生還有日，故又道其悲傷之情以感動之。易曰：說以先民，民忘其勞，說以犯難，民忘其死。嗚呼，此周之所以中興也乎。）

采薇六章，章八句。

序：出車，勞（力報切）還率（所類切）也。（鄭氏曰：遣將率及戍役，同歌同時，欲其同心也。反而勞之，異歌異日，殊尊卑也。禮記曰：賜君子小人不同日，此其義也。）

傳：出車，勞將帥也。



說：出車，宣王再命南仲伐獫狁，遂平西戎，勞其還師，史籀美之賦也。（攷漢書云：宣王興師征伐，詩人美大其功，曰：出車彭彭，城彼朔方。則采薇、出車為宣王之詩，益審矣。）

我出我車，于彼牧（音目）矣。自天子所，謂我來矣。召彼僕夫，謂之載矣。王事多難（去聲），維其棘矣。

爾雅曰：郊外曰牧。○毛氏曰：出車，就馬於牧也。○鄭氏曰：自，從也。謂以王命召已，使為將率也。○程氏曰：謂，命我也。○毛氏曰：僕夫，御夫也。○鄭氏曰：棘，急也。○程氏曰：陳出車于牧，王命之征，赴車

況竹況爲是

之急不敢寧也。黃氏佐曰重任自天子所二句言承王命之重趨事不可以不敬也

我出我車，于彼郊矣。設此旐音兆矣，建彼旄音毛矣。彼旟音餘旐斯，胡不旆旆。蒲佩切憂心悄悄，七小切僕夫況瘁。音萃

李氏曰：言郊，與牧同義。○毛氏曰：龜蛇曰旐，旄干旄。鳥隼曰旟。旆旆，旐垂貌。○程氏曰：于郊，行矣。旆垂委之狀。胡不，猶莫不。○鄭氏曰：況，茲也。將率既受命而憂，臨事而懼也。御夫則茲益憔悴。○程氏曰：既受命而行，有旗章之盛，見付與之重，憂勞其事也。其憂念之深，僕夫左右之人亦爲之意瘁。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車彭彭，旂旐央央。天子命我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卅二

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

毛氏曰：方，朔方，近玁狁之國也。范氏曰往城于方所以守衛中國也非取玁狁之地而城之也彭彭，四馬貌。蘇氏曰彭彭壯盛也交龍爲旂。央央，鮮明也。赫赫，盛貌。襄，除也。○程氏曰：此指元帥之名，以顯其功。赫赫，德名顯盛。主言城而勝玁狁禦戎之道，守備爲本，不以攻擊爲先。

呂氏曰一章言車徒始集于郊牧殷勤告語之以天子之命使之裝載勉其體悉王事以赴其急二章言方治兵之時衆車畢列于郊此車設旐彼建旄各事整飭戒容肅備蕭然無譁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夫子言行三軍亦曰臨事而懼此意也三章言既已治兵大將傳天子之命以令軍衆于是彭彭然張其車乘央央然旆其旂旐威靈氣燄赫然動人二章之戒懼三章

呂氏曰草蟲六句說者以爲室家之辭竊謂赫二句其詞意象豈室家思望之辭乎

之意揚並行而不相悖也

昔我往矣，黍稷方華。今我來思，雨雪載塗。王事多難，不遑啓居。豈不懷歸，畏此簡書。

孔氏曰：方華，方生華也。○毛氏曰：塗，凍釋也。孔氏曰雪落而釋爲塗泥是春凍始釋也簡書，戒命也。劉氏曰謂王命載之以竹簡也或曰簡書策命臨遣之辭也鄭氏曰：征伐玁狁，因伐西戎，至春凍始釋而來反。孔氏曰今我來思來反朔方之壘也云畏此簡書明是未歸之辭長樂劉氏曰：王事多難，言玁狁雖衰，而西戎又入也。自北而西，不遑起居也。呂氏曰采薇之所謂往遣戍時也此詩之所謂往在道時也采薇之所謂來戍畢時也此詩之所謂來歸而在道時也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卅三

喓喓於遙切草蟲，趯趯音剔阜螽。未見君子，憂心忡忡。音沖既見君子，我心則降。叶胡攻切赫赫南仲，薄伐西戎。

鄭氏曰：草蟲鳴，阜螽躍而從之，喻近西戎之諸侯聞南仲既征玁狁，將伐西戎，皆跳躍而鄉望之，如阜螽之聞草蟲焉。君子斥南仲也。降，下也。○程氏曰：此復言兵出而衆和，爲一方所係望，南仲之功於此尤盛。草蟲阜螽，其類相應，民心之望王師猶是也。○朱氏曰：薄之爲言聊也，不勞餘力矣。

春日遲遲，卉許貴切木萋萋。音妻倉庚喈喈，音皆采蘩祁祁。音祈執訊音信獲醜，薄言還歸。赫赫南仲，玁狁于夷。

毛氏曰。卉草也。○孔氏曰。萋萋然茂美。喈喈然和鳴。采蘩之人祁祁然衆多。○程氏曰。訊問也。其魁首當訊問者。○鄭氏曰。醜衆也。執其可問所獲之衆以歸。當獻之也。○毛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其歸時春日暄妍草木榮茂而禽鳥和鳴於此之時執訊獲醜而歸豈不樂哉詳其南仲之功赫赫然顯大而嚴狁之患遂自此平矣○呂氏曰首一章受命求聲二章路事告三章戚怒奮揚出征時也四章書戒懼久役五章念室家六章和樂欣欣既征而歸也先戒懼而後奮怒故其怒也無敵先勞苦而後撫其衆故其樂也有終非但盡人情抑且當乎義理詩人之善言如此

出車六章章八句

序。杕杜。勞還役也。



傳。杕杜。勞戍也。【說】杕杜。勞還戍之詩。

有杕之杜。有睆華板切其實。王事靡盬。繼嗣我日。日月陽止。女心傷止。征夫遑止。

毛氏曰。興也。睆實貌。○呂氏曰。杜之有實。秋冬之交也。歲將暮矣。猶歎其未至也。○鄭氏曰。嗣續也。續嗣其日。言常苦無休息。十月爲陽。暇也。○范氏曰。日月陽止。歲將暮也。女心傷止。居者之思也。凡行役。唯居者之憂爲甚。

有杕之杜。其葉萋萋。王事靡盬。我心傷悲。卉木萋止。女心悲止。征夫歸止。

丘氏曰。萋萋。新葉。○鄭氏曰。傷悲者。念其君子於今勞苦。○呂氏曰。卉木亦萋然有葉。春將暮矣。歲暮之期既不至。將至春之暮。猶未歸也。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王事靡盬。憂我父母。檀徒丹切車幝幝。尺善切四牡痯痯。音管征夫不遠。

呂氏曰。杞之可食。春暮矣。○毛氏曰。檀車役車也。幝幝敝貌。痯痯罷貌。○朱氏曰。憂我父母。詒我父母之憂也。○陳氏曰。言夫之車久。而當敝矣。四牡當罷矣。諒亦不遠。當歸也。疏義曰前三章雖有下事靡盬句而實重在私情也○釋文作嘽幝車張張同幝



匪載匪來。憂心孔疚。居又切期逝不至。而多爲恤。卜筮偕止。會言近止。征夫邇止。

鄭氏曰。匪非。疚病也。君子至期不裝載來。我念之憂心甚病。○毛氏曰。逝往。劉氏曰期逝者謂所期之日以逝恤憂也。遠行不必如期。室家之情以期望之。○王氏曰。會卜筮之言。皆曰近矣。則庶幾征夫之歸近矣。○范氏曰。以卜筮終之。言思之無所不爲也。出車勞率。故美其功。杕杜勞衆。故盡其情。先王以己之心爲人之心。故能曲盡其情。使民忘其死。以忠於上也。

秋杜四章章七句

韋子曰。南陔六篇。皆逸詩也。攷晉傳說俱無。則孔子已刪之。唯存三百五篇。龔遂謂昌邑王誦詩三百五篇。王式以三百五篇諫。是也。此六篇者。毛公于古序得之。無可繫屬。故次于魚麗之後。亦如當在此意耳。鄉飲酒及燕禮用之。則是笙歌有聲而無辭。不可與鹿鳴天保同例。毛公升魚麗以足鹿鳴之什。固非。朱子取南陔以補首什。而以白華為什之首。亦未當也。然則鹿鳴僅九篇歟。曰。秦火以後。詩之亾佚甚多。燕禮云。升歌鹿鳴。下管新宮。固小雅之詩也。今軼其一。安知非新宮乎。傳曰。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魚麗為什首何疑乎。故仍缺其一。而以南陔六篇附于湛露之後。以笙樂無文。不當錯雜於燕饗之章爾。

鹿鳴之什十篇闕一篇凡四十六章二百九十二句。當舊文未必

詩經備攷　卷之十一

匪載匪來。憂

# 詩經備考卷十二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鬥玉鉉　攷訂

## 魚麗之什

序 魚麗。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于神明矣。○鄭氏曰。太平之時。庶物繁盛。故能備禮。六月序云。魚麗廢則法度缺矣。物不足則不能備法度也。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下。傳詩者之言也。○不可取。○嚴氏曰。文武無逸樂之事。逸樂亦非文武之心。所謂終於逸樂。後序衍說也。○黃氏曰。文武之時。頌聲未作。此詩燕饗之樂歌。非告神明之詩。而曰可以告。亦要其後而言之耳。○朱子曰。序首一二句。當時太史得詩。載其事也。子夏作序。亦因舊文。未必一一攷覈之也。其下皆衛宏輩臆增附。總非詩之本旨矣。

詩經備攷　卷十二

傳 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

魚麗(音離)于罶(音柳)。鱨(音常)鯊(音沙)。君子有酒。旨且多。

毛氏曰。麗歷也。罶曲梁也。(郭璞曰。以薄取魚者名為罶也。)鱨揚也。(陸璣曰。鱨一名黃揚。今黃頰魚是也。)鯊鮀也。(郭璞曰。今吹沙也。陸璣曰。魚狹而小。常張口吹沙。故曰吹沙。)程氏曰。罶魚笱之易作者。擬於罶者亦美大之魚也。見其盛多。○朱氏曰。君子指主人。旨且多。旨而又多也。(蘇氏曰。古之仁人交萬物有道。取之有時。用之有節。草木鳥獸繁殖。無有求而不得。君子於是及其閒暇。而為酒以燕樂之。其酒既旨且多。言無所不備也。)

魚麗于罶。魴鱧(音禮)。君子有酒。多且旨。

程氏曰有富有之意

毛氏曰鱨魺也（郭璞曰或作鱧 鯊或作魦）

魚麗于罶鱨（音償）鯊君子有酒旨且有

毛氏曰鰋鮎（乃兼切）也（郭璞曰鰋今鰋額白魚也鮎別名鯷）

物其多矣維其嘉矣

張氏曰嘉者陳之樽俎皆珍羞也

物其旨矣維其偕矣

呂氏曰旨即所謂嘉也物雖嘉旨然陸產或不如水產之盛澤物不如山物之蕃猶未可言偕也

物其有矣維其時矣

程氏曰盛有及時也（呂氏曰物常有而不乏則可以待時而取之物不常有不可必其時也）



蘇氏曰多則患其不嘉旨則患其不齊有則患其不時今多而能嘉旨而能齊有而能時言曲全也○呂氏曰有即所謂偕也物雖盛多而偕有必適當其時然後盡善所謂時者不專為用之之時也苟非國家閒暇內外無故則物雖盛不能全其樂矣

魚麗六章三章四句三章二句

序南有嘉魚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董氏曰文王大統未集武王征伐方攻定之至也然則非成王其得謂太平君子哉○此乃王燕大臣之詩太平君子衍說專指成王便非）

南有嘉魚烝然罩罩（張教切）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

（○王雪山云罩胡郭切魚刷於水聲鄉樂如字不叶去聲）

毛氏曰江漢之間魚所產也（山陰陸氏曰嘉魚鯉質鱒鯽肌肉甚美食乳泉出于丙穴○黃氏曰周都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未必獨指丙穴之魚也○）王肅曰烝眾也○毛氏曰罩篧（助角切）也（李巡曰篧編細竹以為罩捕魚也）范氏曰罩罩取之不已也○呂氏曰嘉魚萃然入於網罩之又罩取之不竭興得賢之多也賢才多寡繫君上之好惡樂與賢則眾多不樂與賢則亦從而衰少矣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樂道其樂與賢之心也○釋文曰得賢置酒歡情怡暢故樂



南有嘉魚烝然汕汕（音訕）君子有酒嘉賓式燕以衎（音看）

毛氏曰汕樔（側交切）也（李巡曰汕以薄取魚也王氏曰汕魚上水貌）衎樂也○山陰陸氏曰君子求賢上籠之如罩下撩之如汕（李氏曰以見求賢無方也○淮南子罩者抑之罾者舉之為之雖異得魚一也）

南有樛（音鳩）木甘瓠（音護）纍（音縲）之君子有酒嘉賓式燕綏之

呂氏曰樛木下垂以興君甘瓠之甘者以興賢南有樛木甘瓠纍之言相與固結而不可解也○毛氏曰纍蔓也（董氏曰瓠以得所附而纍纍） 鄭氏曰綏安也

首二句孔氏以鳥之擇木喻賢者擇主物類相感亦好

翩翩者鵻，(音隹)烝然來思。君子有酒，嘉賓式燕又思。

毛氏曰：鵻，壹宿之鳥。(鄭氏曰：一宿者，一意於其所宿之木也。)李氏曰：賢者羣然如鵻之來集也。(嚴氏曰：人君之於賢者，始則多方勤求之，終則禮貌以招延之，其後則賢者聞風自至。如翩翩飛鳥，羣然而自來也。)○孔氏曰：又燕賢與之燕，言親之甚也。(朱氏曰：思，語辭也。又思，既燕而又燕，以見其至誠有加而無已也。○華子曰：求賢固亟，而衎樂尤難。惟情能歡暢，雖與共天祿，有不樂者矣。繾綣情意，綢繆有以安其心也。又既燕復燕，有加無已，亦所以樂其心也。故曰樂與賢者共之。)

南有嘉魚四章，章四句。

序：南山有臺，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為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說：南山有臺，大臣頌美天子之詩。(傳與天保同，大臣所以報王也。)

南山有臺，北山有萊。樂(音洛)只君子，邦家之基。樂只君子，萬壽無期。

毛氏曰：臺，夫須也。(陸璣曰：夫須，莎草，可為蓑笠。)萊，草也。○歐陽氏曰：高山多草木，如周國大多賢才。(程氏曰：凡草之衣被于山，成蒼蔚之美盛，猶君子為邦家之基本。)○鄭氏曰：只之言是也。○毛氏曰：基，本也。○孔氏曰：無期，無期竟也。○呂氏曰：賢才之盛多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為邦家之基矣，誠可以萬壽無期矣。五章反覆詠歎之，樂之至也。(范氏曰：君所賢，則天下願之。其用不賢，則天下疑之。賢人必為國行善政，不賢人必為國行惡政。故用賢則榮，不用賢則辱；用賢則有福，不用賢則有禍；用賢則壽，不用賢則夭。此天下之通道也。)

南山有桑，北山有楊。樂只君子，邦家之光。樂只君子，萬壽無疆。

程氏曰：桑楊，充用之物。言山生材以濟用，與君子為邦家之光榮。○鄭氏曰：光，明也。

南山有杞，北山有李。樂只君子，民之父母。樂只君子，德音不已。

程氏曰：杞李，可食之物，與君子養人如父母。德音不已，言令聞無窮。○鄭氏曰：已，止也。不止者，言長見稱頌也。



南山有栲，(音考)北山有杻。(音紐)樂只君子，遐不眉壽。樂只君子，德音是茂。

毛氏曰：栲，山樗。杻，檍也。眉壽，秀眉也。○鄭氏曰：茂，盛也。(程氏曰：栲杻，木之高者，蓋山之高，與君子德音茂盛。遐不眉壽，猶云不遐遠眉壽乎。)

南山有枸，(音矩)北山有楰。(音庾)樂只君子，遐不黃耇。(音苟)樂只君子，保艾(五蓋切)爾後。

毛氏曰：枸，枳枸。(孔氏曰：宋玉賦云：枳枸來巢。枸木多枝而曲，所以來巢也。)楰，鼠梓。(郭璞云：楸屬，楰葉狹，今人謂之苦楸是也。)黃，黃髮也。耇，老也。(孫炎云：耇，面凍梨色，如浮垢。)艾，養。保，安也。(程氏曰：栲杻，木之尤高大者，與君子德澤長遠，施及後世，故云保艾爾後。)

率于曰此詩序云樂得賢者于指嘉賓諸侯與公臣謂賓矣蒂萬壽無期萬壽無疆章非凝美臣子之之詞茲閱魯傳說節如爲大臣報上頌美天子之詩則君子仍指王而非東萊之蓼光氏之父母皆言其得賢以輔治政教宣昭而德音茂著國祚永長也呂東萊云賢才之盛如此樂哉王者誠可爲邦家之基與傳合則眉壽黃耇保艾王者爾後俱就頌美王者說未爲不可

南山有臺五章章六句

序蓼蕭澤及四海也。

箋蓼蕭諸侯來朝天子燕之而歌此詩傳云皆天子之燕諸侯也

蓼音六彼蕭斯零露湑息叙切兮既見君子我心寫兮燕笑語兮是以有譽處兮。

毛氏曰與也蓼長大貌蕭蒿也湑湑然蕭上露貌



○鄭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爲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者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我心寫者舒其情意無留恨也○蘇氏曰諸侯來朝王者推恩以接之無所不及如零露之於蕭故其既見天子也其心莫不傾盡天子又申之以燕禮於其燕也極其笑語而無間○張氏曰有譽處謂君接之以温厚則下情舒伸讒毀不入而美名可保也疏義曰若此有所疑彼有所畏猜嫌妨忌安能致此樂乎

米露於會王心霑於諸侯猶天道下濟者故以爲興

蓼彼蕭斯零露瀼瀼音穰既見君子爲龍爲光其德不爽壽考不忘。

爲寵爲光乃是美寵侯增光王國不與亦燕侯德之有壽年

毛氏曰瀼瀼露蕃貌龍寵也鄭氏曰爲龍爲光天子之恩澤光耀被及己也爽差也○疏義曰其德不爽則勸戒之辭壽考不忘長久而安寧也呂氏曰四海諸侯遠近大小親疏亦不齊矣而王者德施之普各稱其分莫不滿足所謂其德不爽也苟有心于其間豈能無偏愛差忒哉○丘氏曰見天子之德無有差爽故皆願其壽考而永不忘于心也○呂丘二公皆從鄭箋謂澤及四海諸侯朝見而頌美之辭玩爲龍爲光宜兄宜弟仍當從傳說天子燕諸侯美其德而因寓勸勉之意爾

蓼彼蕭斯零露泥泥泥上既見君子孔燕豈音愷弟宜兄宜弟令德壽豈。

毛氏曰泥泥沾濡也豈樂弟易也呂氏曰天子之待諸侯甚燕樂而豈弟也兄弟自同姓諸侯言之諸侯既被天子之燕樂於是祝頌之曰願天子宜兄宜弟無不



親睦有令善之德壽而且樂乎○黃氏佐曰豈弟當依輔氏作嘉其樂易之德就燕時見之宜兄宜弟如不以廢李嫡不以尊代宗之意有豈弟之德而能宜其兄弟則有令善而無瑕疵矣豈不壽而且樂乎此訓不悖傳

蓼彼蕭斯零露濃濃奴同切既見君子鞗音條革沖沖音蟲和鸞雝雝萬福攸同。

毛氏曰濃濃厚貌鞗轡也革轡首也沖沖垂飾貌在軾曰和在鑣曰鸞于寶周禮注云和鸞皆以金爲鈴鸞在衡和者在軾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詩曰和鸞雝雝言得其和也○鄭氏曰攸所也王氏曰乘馬路車天子所以好諸侯也有車馬則有倖非升鸞矣上下相通以德而成以禮則萬福所同也

賈疏曰言動以和度則萬福之所聚也

蓼蕭四章章六句

序湛露。天子燕諸侯也。鄭氏曰，燕謂與之燕飲酒也。諸侯朝覲會同，天子與之燕，所以示慈惠。○左傳甯武子曰，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宴樂之，於是乎賦湛露。

說湛露，天子燕同姓諸侯之詩。

湛湛直減切露斯，匪陽不晞。音希厭厭平聲夜飲，不醉無歸。

毛氏曰，與也。湛湛，露茂盛貌。陽，日也。晞，乾也。厭厭，安也。程氏曰，足意。蘇氏曰，久也。夜飲，私燕也。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鄭氏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耳。○歐陽氏曰，露以夜降者也。因其夜飲，故近取以為比，云湛湛之露，潤露於物，非至晚則不乾。厭厭之飲，恩被於諸侯，非



至醉則不止。飲酒至夜者，所以申燕私，盡殷勤之意，以見天子恩禮諸侯之厚。

湛湛露斯，在彼豐草。厭厭夜飲，在宗載考。

毛氏曰，豐，茂也。程氏曰，豐草，美茂而盛者，以與同姓之庶也。○鄭氏曰，豐草，喻同姓諸侯也。載之言則也。考，成也。夜飲之禮在宗室，同姓諸侯則成之。程氏曰，同姓成飲，燕禮數也。范氏曰，王者天下之宗，諸侯之所生者。在宗載考，禮成而恩洽也。

湛湛露斯，在彼杞棘。顯允君子，莫不令德。

歐陽氏曰，言在彼豐草、杞棘者，以露之被草木，如王恩被諸侯爾。疏義曰，杞棘性堅強，承露雖厚而不低，屬飲酒而不淆於酒，則可謂令德矣。○程氏曰，杞棘，卑下之物，與小國諸侯。○孔氏曰，顯，明；允，信也。○鄭氏曰，令，善也。○程氏曰，言諸國之君，皆明信君子，承王恩澤，莫不修德以奉上，忠順之心，溫克之容，皆令德也。

其桐其椅，於宜切其實離離。豈弟君子，莫不令儀。

毛氏曰，離離，垂也。程氏曰，桐椅高大之木，與大國諸侯，離離，實纍纍。歐陽氏曰，其桐其椅，木之美者，其實離離然，亦喻諸侯在燕有威儀爾。○程氏曰，言大國之君承王恩澤，莫不皆修其令善之儀。孔氏曰，言其蘊藉自持，威儀不至醉亂。○曾氏曰，前



兩章言歌厭夜飲，後兩章言令德令儀，斯蓋適三爵，亦可謂不繼以淫矣。

湛露四章章四句

序彤弓，天子錫有功諸侯也。鄭氏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專征伐。

說彤弓，諸侯敵愾獻功，天子賜弓矢，燕之而奏樂歌。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為之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使專征伐，以正諸夏，此王室之所以尊也。不然則強凌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之政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矣。○呂氏曰，所謂專征者，如四夷入邊，臣子篡弒，不容待報者，其他則九伐之法，乃大司馬所職，非諸侯所專也，與後世強臣拜表輒行者異矣。

彤徒冬切弓弨音超兮，受言藏之。我有嘉賓，中心貺虛王切之。鐘鼓既設，一朝饗之。

毛氏曰彤弓朱弓也孔氏曰彤弓漆之色赤旅弓漆之色黑賜弓赤一而黑十凡赤爲事耳弨弛貌○李氏曰言者語辭○王氏曰受言藏之者工成而獻王王受而藏之以待賜也○

毛氏曰貺賜也○鄭氏曰一朝猶早朝大飲賓曰饗劉氏曰行慶賞必與衆人共之故行饗禮以賞之、呂氏曰天子賜有功諸侯必曰中心貺之喜之好之者言是錫也非以爲儀也出於吾情而非勉也饗之右之酬之者言功之大者情必厚情之厚者賜必多賜之多者儀必盛所謂本末情文無所不稱者也范氏曰鐘鼓大樂也饗盛禮也○彤弓弨兮受言藏之言其重也我有嘉賓中



心貺之言其誠也鐘鼓既設一朝饗之言其速也以王府寶藏之弓一朝舉以畀之未嘗有遲留顧惜之意也

彤弓弨兮受言載之我有嘉賓中心喜之鐘鼓既設一朝右之

朱氏曰載抗之也王氏曰其載弓也抗以抗之櫜以韜之毛氏曰喜樂也右勸也孔氏曰謂設饗禮勸其功也○王氏曰尊而右之

彤弓弨兮受言櫜之古刀切之我有嘉賓中心好之去聲鐘鼓既設一朝醻之市由切

毛氏曰櫜韜也釋文曰弓衣醻報也○鄭氏曰醻猶厚也勸也孔氏曰毛傳醻報也言爲饗以報其功也

孔子曰於彤弓見有功之必報也孔叢子

左傳文四年衛甯武子來聘公與之燕爲賦湛露及彤弓不辭又不荅賦使行人私焉對曰臣以爲肄業及之也昔諸侯朝正於王王燕樂之於是乎賦湛露則天子當陽諸侯用命也諸侯敵王所愾而獻其功王於是乎賜之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以覺報燕今陪臣來繼舊好君辱貺之其敢干大禮以自取戾○襄八年晉范宣子來聘公享之季武子賦彤弓宣子曰城濮之役我先君文公獻功于衡雍受彤弓于襄王以爲子孫藏匄也先君守官之嗣也敢不承命君子以爲知禮

韋子曰賞功罰罪之大典賞當其功則天下激勸吝嗇不賞則天下解體賞一事乖舛而治亂服時分于其間矣可不愼歟詩曰中心貺之一朝饗之得激厲之道矣嗚呼漢高亦負德哉



彤弓三章章六句

序菁菁者莪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鄭氏曰樂育材者人君教學國人秀士選士俊士造士進士養之以漸至於官之呂氏曰長育人材之道固多術矣而莫先於禮儀禮儀者內外兼養非心過行無所從入此人材所以成也故曰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

說菁莪天子燕賓興之士則歌此詩傳皆所以燕賢也陳氏曰小雅二十二詩皆因其事而歌之也菁莪之詩則宜何歌其天子行禮于學校燕飲而歌與

菁菁者莪菁音精莪五何切在彼中阿既見君子樂且有儀

毛氏曰興也菁菁盛貌莪蘿蒿也中阿阿中也大陵曰阿君子能長育人材如阿之長莪菁菁然呂祭韓氏曰君子之長育人才若大陵之長育蘿莪能使之菁菁然盛也○范氏曰養天

下之賢材，莫如致敬之有禮，則賢者出而風俗厚矣。禮所以養天下之材，樂且有儀，所以爲先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沚。音止 既見君子，我心則喜。

毛氏曰：中沚，沚中也。張氏彦曰：我心爲社稷喜，爲蒼生喜，非辭音笑貌之爲也。

菁菁者莪，在彼中陵。既見君子，錫我百朋。

毛氏曰：中陵，陵中也。○鄭氏曰：古者貨貝，五貝爲朋。錫我百朋，得祿多也。孔氏曰：五貝者，漢書食貨志以大貝、壯貝、么貝、小貝、不成貝爲五也。貝中以相與爲朋，非總五貝爲一朋也。朱氏曰：見之而喜，如得重貨之多也。

汎汎芳劍切楊舟，載沉載浮。既見君子，我心則休。



毛氏曰：楊木爲舟。○黃氏曰：載沉載浮，言舟泛水中，或上或下，不定之貌。○鄭氏曰：休者，休休然。○疏義曰：心既安定，其喜可知。

菁菁者莪四章，章四句

南陔之什 蘇氏曰：毛公推改什首，以爲非。於是復爲南陔之什，則小雅皆復孔子之舊。

序 南陔，古哀切 孝子相戒以養去聲也。

白華，孝子之絜白也。

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

鄭氏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用焉，曰笙入立于縣中，奏南陔、白華、華黍是也。孔子論詩，雅頌各得其所，時俱在耳。篇第當在于此，遭戰國及秦之世而亡之，其義則與衆篇之義合。○孔氏曰：此三篇蓋武王之時，周公制禮，用爲樂章，吹笙以播其曲。孔子刪定，有三百一十一篇，內遭戰國及秦而亡。子夏序詩，篇義合編，故詩雖亡而義猶在也。毛氏訓傳，各引序冠其篇首，故序存而詩亡。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張氏曰：人或言亡詩六篇，古無其詩。既無詩，安得有此篇？必有其辭，所以亡者，良繇施之於笙，非若歌之可習。

序 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

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

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

鄭氏曰：此三篇者，鄉飲酒、燕禮亦用焉，曰乃間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亦遭世亂而亡之。○此三篇義與南陔等同，依六月序，繇庚在南有嘉魚前，崇丘在南山有臺前，今同在此者，以其俱亡，使相從耳。○孔氏曰：言間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中吹之，所以亡者，亦如南陔等遭戰國及秦之亂而失之也。



毛氏曰：有其義而亡其辭。

呂氏曰：六月序小雅諸篇，魚麗之後，初一曰南陔，次二曰白華，次三曰華黍，次四曰繇庚，次五曰南有嘉魚，次六曰崇丘，次七曰南山有臺，次八曰繇儀，與鄉飲酒禮、燕禮奏樂之序皆合，此孔子之舊也。蘇氏復南陔之什，既得之矣，而繇庚、崇丘尚仍毛氏之舊，今蓋正之。○董氏以爲笙入者有聲而無詩，其說不爲無理。然國語叔孫穆子聘晉，伶簫詠歌鹿鳴之三。鹿鳴三篇既可與笙相和而歌，則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相和而歌乎？○劉氏曰：南陔以下六篇，有聲無詩，故云笙不云歌。有其義亡其辭，非亡失之亡，乃無也。○[illegible]自劉原父拔儀禮鄉飲與燕禮，皆以笙[illegible]相間，以爲笙者有聲無辭。雪山亦云：唐有[illegible]平調、清調、瑟調、平折、命嘯七曲，有聲無辭。至晦庵云：六詩曰笙、曰樂、曰奏，而不言歌，則有聲而無辭明矣。

韋子曰南陔六篇既爲笙歌其有聲而無辭復何疑哉東萊以鹿鳴三篇既可與籥相和南陔以下豈不可與笙和歌不知樂有有辭者有無辭者古今一也繇唐鳳雛七曲推之漢魏而上若此頗多況太古之于喁乎近世琴譜如梅花三弄水龍吟孤猿嘯之類必欲强綴以文反不調矣毛公改什固非古朱子以白華彤弓爲什首於義未當攷魯傳續小正自六月分申公說自六月至車舝爲小正續鄭譜曰小雅六月大雅民勞之後皆謂之變雅釋文曰從六月至無羊是先王之變小雅予故



總附六篇於此而以六月爲什之首以復魯詩之舊宣王中興光復文武之業雖少康武丁之烈何加焉其詩續正小雅惡乎變惡乎變耶

魚麗之什七篇六篇無辭凡三十章一百三十八句

詩經備攷卷十二終

言多未當闕是濾備所塡

# 詩經備攷卷十三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鼎玉鉉　攷訂

小正續 鄭氏詩譜曰小雅六月之後皆謂變雅美惡各以其時亦正之次也

傳宣王中興而小正續焉 按魯傳六月至車舝爲小正續以其俱宣王時詩可以續正經也鼓鐘至都人士爲小正傳蓋自昭穆迄幽平公卿士女之作附于後雖美刺錯殊然皆出于好惡之公而不流其性情之正亦足傳于後世故曰傳也毛公作序始分正雅變雅未聞孔子有是說也予故從魯傳以爲小正續云

六月之什 鄭氏曰從此至無羊十四篇是宣王之變小雅

序六月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



君臣缺矣皇皇者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耻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爲國之基隊直類切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菁者莪廢則無禮儀矣小

時遣棲有棲以棲棲之時而記飭馬匹如此是爲王行之師

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傳】六月，北伐也。鄭氏曰：六月，言周室微而復興，美宣王之北伐也。

申公說曰：六月，尹吉甫帥師征獫狁，史籀美之。

六月棲棲，音西 戎車既飭，音勑 四牡騤騤，音葵 載是常服。玁狁孔熾，尺志切 我是用急，王于出征，以匡王國。

劉氏曰：六月，建巳之月也。○蘇氏曰：棲棲，不安也。○鄭氏曰：記六月者，盛夏出兵，明其急也。戎車，革輅，其等有五。孔氏曰，春官巾車掌戎路之倅，廣車之倅，闕車之倅，苹車之倅，輕車之倅。注云，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橫陣之車也，闕車，所用補闕之車也，苹車，所用對敵自蔽隱之車也，輕車，所馳敵致師之車也，是其等有五也。 孔氏曰：飭，齊正也。長樂劉氏曰：既飭者，



謂飭出乘車，必簡閱其車甲牛馬士卒干戈，以爲精強也。○王氏曰：騤騤，馬強而有節也。○毛氏曰：服，戎服也。○鄭氏曰：戎車之常服，韋弁服也。○毛氏曰：熾，盛也。○鄭氏曰：匡，正也。王曰今女出征玁狁，以正國之封畿。○李氏曰：司馬法，冬夏不興師。宣王六月出師，以玁狁侵伐不得已也。黃氏曰，匡是正華夷之大分，不使夷狄得以侵中國意。

孔氏曰言戎者以戎服當戰陣時乃服之在道仍載之

比去聲 物四驪，閑之維則，維此六月，既成我服，我服既成，于三十里，王于出征，以佐天子。

釋文曰：比，齊同也。○毛氏曰：物，毛物也。孔氏曰，夏官校人云，凡大事，毛馬而頒之，凡軍事，物馬而頒之。注云，毛馬，齊其色。物馬，齊其力。比物者，比同力之物，則法也。蘇氏曰，既比其物而又四驪，言馬有餘也。○長樂劉氏曰：閑習之久，則進退馳驅不失其則，言教閱有素也。○毛氏曰：師行三十里。漢詔曰，吉行五十里，師行三十里。鄭氏曰：王曰今女出征伐，以佐助我天子之事。○劉氏曰：所以出征者，以佐天子，鎮撫四夷，安中國，非小事也。○朱氏曰：既成我服，即日遂行，不徐不疾，盡舍而止。又見其應變之速，從事之敏，而不失其常度也。

嚴如參功之嚴共惟則供有實恭之意

四牡修廣，其大有顒，王容切 薄伐玁狁，以奏膚公，有嚴有翼，共音恭 武之服，共武之服，以定王國。

毛氏曰：修，長，廣，大也。顒，大貌。奏，爲。朱氏訓作爲 膚，大。公，功也。嚴，威嚴也。翼，敬也。蘇氏曰，有嚴有翼，言將帥之德也。 鄭氏曰：服，事也。○范氏曰：兵事莫尚於嚴，莫先於敬，共武之服者如此，則足以定王國矣。



玁狁匪茹，如豫切 整居焦穫，音護 侵鎬胡老切 及方，至于涇陽。織音志 文鳥章，白旆央央，元戎十乘，去聲 以先啓行。

鄭氏曰：匪，非，茹，度也。○蘇氏曰：整居，言無憚也。○毛氏曰：焦穫，周地，接于玁狁者。○鄭氏曰：鎬也方也，皆北方地名。漢書千里之鎬猶以爲遠，顏師古曰，鎬非豐鎬之鎬。玁狁之來侵，乃自整齊而處周之焦穫，侵至涇水之北，言其大恣也。織，微音幟 織也。孔氏曰，織，史記漢書謂之幟。 毛氏曰：鳥

章錯革鳥爲章也孔氏曰錯置也革急也言畫急疾之鳥隼是也白旆繼旐者央央鮮明貌元大也韓詩章句曰元戎大戎謂兵車也車有大戎十乘謂車攩輪馬被甲衡扼之上畫有鉤戟名曰陷軍之車○王氏曰軍前曰啓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軍行之前者所謂選鋒也兵法兵無選鋒曰北○朱氏曰言玁狁不自度量深入爲寇如此是以建此旐旗選鋒銳進聲其罪而致討焉直而壯律而臧有所不戰戰必勝矣蕃子曰兵無選鋒曰北勝敗之機決於此矣蓋必訓練精熟拔其長技萃爲一卒臨陣視敵堅瑕而善用之或先薄之以推其銳或隱伏之以擊其惰未有不得志者庸帥不知選鋒往往以卒予敵痛哉平原廣野元戎鐵馬爲先山谷險隘輕騎精卒爲先長江大海樓船戰艦爲先顧用之若何爾



戎車既安如輊音至如軒四牡既佶其乙切既佶且閑薄伐玁狁至于大音泰原文武吉甫萬邦爲憲

朱氏曰輊車之覆而前也軒車之却而後也○鄭氏曰戎車之安從後視之如輊從前視之如軒然後適調也佶壯健之貌孔氏曰四牡既壯健矣且復閑習至于太原毛氏曰言逐出之而已吉甫尹吉甫也鄭氏曰此時大將也有文有武憲法也○王氏曰能伐敵而攘之則吉甫之力於是美之曰文武吉甫萬邦爲憲非文無以附衆非武無以勝敵能文能武則萬邦以爲法也浚儀王氏曰西域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弱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之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爲戎狄之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濮氏曰當周宣王時纔於內侵至于涇陽命將征之盡境而還攘之而已

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去聲御諸友炰音庖鼈必滅切膾音會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

毛氏曰祉福也○鄭氏曰吉甫既伐玁狁而歸天子以燕禮樂之又多受賞賜也○毛氏曰御進也○孔氏曰進諸侯與俱飲以盡其歡○鄭氏曰炰鼈膾鯉又加其珍美之饌所以極勸之也○毛氏曰侯維也張仲賢臣也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范氏曰宣王使吉甫征伐而與張仲

呂氏曰酒誥曰太史友內史友君固以僚爲友也



居朝所以輔其德也若無孝友忠信之臣養君之心則雖征伐有功於外而不善之政將出於內朝廷心腹也戎狄四支也故孝友之臣日納王於善而敦厚之然後戎狄可攘而外患可除矣王氏曰吉甫爲將於外而內無忠順之臣與之同志者輔王耳目而自其心腹妨功害能之人王矣妨功害能之人至則若吉甫者其身之不固何暇攘敵哉藍田呂氏曰上三章言自治之備四章言玁狁來侵從而禦之五章言治戎有備車馬安閑驅之出境不窮追也六章言休兵飲至樂與孝友之臣同其燕樂則窮兵黷武之意消矣

章子曰誠定邊疆易輔養君德難備非純孝樸忠之臣朝夕進王心而納于善則功多而志怠易滋驕武之虞光文子不欲戰勝不爲無見也其言曰詐非聖人不有外患必有內憂予謂外患不難除而內憂不可弭假宣王使文武之臣征伐與孝友之臣處內所以克復文武之境而致中興也惜廐治不能競意所與處者非其人乎

六月六章章八句

序采芑宣王南征也

傳采芑南征也

說曰采芑宣王命方叔征荊荊人來歸史籀美之

薄言采芑（音起）于彼新田于此菑（音緇）畝方叔涖（音利）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乘其四騏四騏翼翼路



車有奭（許力切）簟茀（音弗）魚服鉤膺鞗革

毛氏曰芑菜也（陸璣曰芑菜似苦菜也朱氏曰即今苦蕒菜軍行采之人馬皆可食）（○程氏曰薄言發語辭）田一歲曰菑二歲曰新田三歲曰畬方叔卿士受命而爲將也涖臨師衆干扞也○程氏曰師干猶今兵甲試肄習也衆且練也○鄭氏曰率者率此戎車士卒而行也翼翼壯健貌○蘇氏曰路車金路也金路赤飾○毛氏曰奭赤貌○孔氏曰其車以方文竹簟爲之蔽飾○鄭氏曰茀之言蔽也魚服矢服也○毛氏曰鉤膺樊纓也○鄭氏曰鞗革轡首垂也（呂氏曰涖止則布其行陣故止曰其車三千率止則作而用之故言其車馬之盛服飾之美）

薄言采芑于彼新田于此中鄉方叔涖止其車三千旂旐央央方叔率止約軧（音祇）錯衡八鸞瑲瑲（七羊切）服其命服朱芾（音弗）斯皇有瑲蔥珩（音衡叶戶郎切）

蘇氏曰中鄉民居在焉故其田尤治○鄭氏曰交龍爲旂龜蛇爲旐（程氏曰旂旐央央言整肅）○毛氏曰軧長轂之軝也朱而約之（孔氏曰朱而約之謂以皮纏之而加以朱漆也）錯衡文衡也（孔氏曰錯者雜也雜物在衡是有文飾）瑲瑲聲也（朱氏曰鈴在鑣曰鸞馬口兩旁各一四馬故八也）朱氏曰命服天子所命之服也○毛氏曰朱芾黃朱芾也皇猶煌煌也瑲珩聲也蔥蒼也三命蔥珩（李氏曰蔥珩乃蒼玉之珩也○朱氏曰蔥如蔥之色）○程氏曰



其行也受服章之尊美言付之重（黃氏佐曰方叔精神氣象見于車馬服之間行以發人之觀瞻其勝敵也必矣○曹氏曰芾佩非軍服和鸞非戎馬所以然者方叔克壯其猶如吳起不帶劍諸葛武侯不親戎服羊祜輕裘緩帶類是也或曰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因此乃啟行之日服之非臨敵時也亦有理）

鴥（音聿）彼飛隼其飛戾天亦集爰止方叔涖止其車三千師干之試方叔率止鉦（音征）人伐鼓陳師鞠（音菊）旅顯允方叔伐鼓淵淵振旅闐闐（徒顛切）

孔氏曰鴥鴥然而集也○朱氏曰隼鷂屬急疾之鳥也○毛氏曰戾至也（鄭氏曰隼急疾之鳥飛乃至天喻士卒勁勇能攻敵）

壯不止見鏌之意謂乃兼役荊正克潮故曰克壯也

也爰於也亦集於其所止今士卒須令乃行也〇程氏曰言隼之急疾亦隼於所止以與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也〇毛氏曰伐擊也鉦以靜之鼓以動之〇鄭氏曰鉦也鼓也各有人焉言鉦人伐鼓互言爾二千五百人爲師五百人爲旅此言將戰之日陳列其師旅誓告之也〇毛氏曰鞫告也〇孔氏曰顯允明信也〇毛氏曰淵淵鼓聲也鄭氏曰謂戰時進士衆也入曰振旅復長幼也辨文曰出爲治兵尚威武也入爲振旅反尊卑也鄭氏曰戰止將歸又振旅伐鼓闐闐然〇程氏曰其伐鼓也淵淵平和不暴急其振旅也鼓聲闐闐整緩之狀振旅



之行亦以鼓止行則以鉦

蠢尺允切爾蠻荆大邦爲讐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方叔率止執訊音信獲醜戎車嘽嘽吐丹切嘽嘽焞焞吐雷切如霆如雷顯允方叔征伐玁狁蠻荆來威

毛氏曰蠢動也鄭玄曰蠢動爲惡不遜也程氏曰蠢動而無知之貌蠻荆荆州之蠻也〇朱氏曰大邦猶言中國也〇毛氏曰元大也〇鄭氏曰猶謀也朱氏曰言方叔雖老而謀則壯也毛氏曰嘽嘽衆也焞焞盛也〇爾雅曰疾雷爲霆鄭玄曰雷之急疾者謂霹靂朱氏曰方叔蓋嘗與於北伐之功者是以蠻荆聞其名而皆來畏服也

陳氏曰此與北伐篇皆作于班師時六月之辭追采芑之辭幾六月以討而定宗芑以威而服也〇疏義曰非文武之吉甫無以却玁狁非顯允之方叔無以威蠻荆告美將帥而宣王中興之意寓焉

采芑四章章十二句

序車攻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竟音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於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說車工宣王大閱于東都諸侯畢會史籀美之傳車工吉日閱武也〇李氏曰成王有岐陽之蒐亦如宣王之會諸侯而與之田獵也

我車既攻我馬既同四牡龐龐鹿同切駕言徂東

毛氏曰攻堅同齊也程氏曰攻謂堅治〇孔氏曰齊其馬力也宗廟



齊毫尚純也戎事齊力尚強也田獵齊足尚疾也龐龐充實也董氏曰說文以龐爲高屋器馬之高大也東洛邑也黃氏佐曰洛邑爲天下之中成王周公之所營也內政不修外敎不振而車馬之不臨也久矣于以往東都而復文武之典焉序作復古宜矣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東有甫草駕言行狩

孔氏曰田車田獵之車好善也阜盛大也程氏曰孔阜謂肥壯也〇鄭氏曰甫草者甫田之草也鄭有圃田〇韓詩東有圃草薛氏曰圃博也有博大之茂草也孔氏曰宣王之時未有鄭國圃田在東都畿內故得往田焉

之子于苗選徒囂囂五刀切建旐設旄搏音博獸于敖

毛氏曰之子有司也夏獵曰苗劉氏曰大司馬中夏教茇舍遂以苗田囂囂聲也維數車徒者為有聲也孔氏曰在軍不得讙譁而云囂囂之聲故知維數者為有聲〇朱氏曰數車徒者其聲囂囂然車徒之衆可知且車徒不譁而惟數者有聲又見其靜治也孔氏曰既選車徒言當建立旐於車而設旄牛尾於旐之首〇毛氏曰敖地名〇孔氏曰當往搏取禽獸於敖地也呂氏曰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皆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宣王之往東都以會諸侯為主而二章三章先言田獵者蓋有司先為戒具以待會同畢而田獵也

駕彼四牡四牡奕奕赤芾音弗金舄音昔會同有繹

朱氏曰奕奕連絡布散之貌〇毛氏曰諸侯赤芾金舄



舄達屨也孔氏曰加金為舄故謂之金舄天官屨人注云舄有三等赤舄為上達屨者白舄黑舄猶有在其上者為尊未達赤舄則最尊者莫是過故云達屨言屨之最上達者也時見曰會殷見曰同大宗伯注云時見者無常期殷衆也十二歲則六服盡朝〇朱氏曰繹陳列聯屬之貌曹氏曰自夷厲以後諸侯不朝天子久矣今宣王能先自治而修政事禦外侮而振夷狄諸故相求畏德復來朝會其儀物之盛等威之嚴如此故詩人美之猶後世所謂不意今日復見漢官威儀耳

決拾既佽音次弓矢既調射夫既同助我舉柴音恣

毛氏曰決鉤弦也拾遂也孔氏曰決著於右手大指所以鉤弦開體遂著於左臂所以遂弦周禮繕人注云決用象骨拾講扞也以韋為之〇鄭氏曰佽謂手指相次比也毛氏曰佽利也調謂弓彊弱與矢輕重相

得〇程氏曰射夫衆射者同謂同力如此故獲多〇毛氏曰柴積也〇朱氏曰使諸侯之人助而舉之言獲多也鄭氏曰雖不中必助中者舉積禽也

四黃既駕兩驂不猗於寄切不失其馳舍音捨矢如破

程氏曰不猗不偏不失馳中範也〇朱氏曰馳驅之法也〇鄭氏曰御者之良得舒疾之中射者之工矢發則中如椎破物也王氏曰向曰四牡此言力之強今曰四黃又言色之純也兩驂不倚言御之能正其馬也不失其馳言車行節而法也舍矢如破言矢行巧而力也〇孔氏曰言御良射善所以美之

蕭蕭馬鳴悠悠旆旌徒御不驚大庖蒲茅切不盈



朱氏曰蕭蕭悠悠皆閒暇之貌〇毛氏曰言不讙譁也程氏曰詠謂靜如此〇朱氏曰徒步卒也御車御也驚如漢書夜軍中驚之驚〇董氏曰徒御不驚則號令有素矣王氏曰武久不講士氣惰甚則有事而善驚于是言不驚〇朱氏曰大庖君庖也不盈言取之有度不極欲也張氏曰獲雖多而無餘由均及於衆而有法爾

之子于征有聞無聲允矣君子展也大成

程氏曰聞師之行而不聞其聲言至肅〇鄭氏曰允信展誠也〇孔氏曰君子宣王也歐氏曰信矣宣王誠哉其人成也言功業無遺憾也〇鄭氏曰大成謂致太平也

朱氏曰周之文武以天保以上治內以采薇以下治外而宣王中興其事亦曰內修政事外攘夷狄而已無二道也苟政事之不修而罷罷然務以攘夷狄爲功亦見其弊內以事外而適所以爲亂亡之資也此詩所賦自修車馬備器械以下其修政事攘夷狄則前乎此矣東都洛邑也周公營之而成王會諸侯焉〇陳氏曰洛邑天下之中豐鎬天下之至險於洛邑定鼎以朝諸侯宅中土以臨因游其示天下也公於鎬京定都以據形勢處上游以制六合其處天下也遠漢唐重建兩京蓋亦深識天下形勢之所在而有得見成王周公之遺意歟集氏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若攻事不修而所敝中興以事外夷固非計當周衰之後而武備廢弛亦帝所以安天下而保長久也宣王會諸侯於東都山垂垂選車徒其爲是舉雖盛武托中因之力以役飭然使險山遠遁羣南無庭貽元成以措節新詰之福辟貲雖多而戚烈亦不家求矣後世丁氏之主騶精飭武如宣王命將征伐如吉甫方叔四夷何能爲患哉

車攻八章章四句

序 吉日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傳 車工吉日，閱武也。

中公說曰：吉日，宣王畋獵復古，史籀美之。

吉日維戊，既伯既禱。丁老切 田車既好，四牡孔阜。升彼大阜，從其羣醜。伯說文作禡

鄭氏曰：戊，剛日也。劉氏曰：田之前二日也 毛氏曰：伯，馬祖也。孔氏曰：馬國之大用，王者重之，故夏官校人春祭馬祖，夏祭先牧，秋祭馬社，冬祭馬步。馬祖祭之在春，其常也。而將用馬力，則又禱之。祭必用戊者，日有剛柔，猶馬有牝牡，將乘牡馬，故禱用剛日。釋文云：既伯既禱，馬祭也。爲馬而祭，故知馬祖謂之伯也。〇鄭氏曰：醜，衆也。田而升大阜，從禽獸之羣衆也。孔氏曰：言車牢馬健，故得歷險從禽。又曰：爲田而禱馬祖，求馬強健，爲能馳逐獸而獲之。

吉日庚午，既差我馬。獸之所同，麀音憂鹿麌麌。音娛漆沮七徐切之從，天子之所。

朱氏曰：庚午，亦剛日也。〇毛氏曰：外事以剛日。差，擇也。鹿牝曰麀。麌麌，衆多也。〇鄭氏曰：同，聚也。〇毛氏曰：漆沮之水，麀鹿所生也。從漆沮驅禽而至天子之所。李氏曰：禹貢東過漆沮，即此是也。故孔疏以漆沮在涇水之東，一名洛水，與自土沮漆者別也。不可謂興王之地。

瞻彼中原，其祁孔有。儦儦音標俟俟，音士或羣或友。悉率



左右，以燕天子。祁，爾雅作麎

毛氏曰：祁，大也。鄭氏曰：祁當作麎。麎，牝也。中原之野甚有之。麎音辰 趨則儦儦，行則俟俟。獸三曰羣，二曰友。〇朱氏曰：從王者視彼禽獸之多，於是率其同事左右之人，各共其事以樂天子也。黃氏佐曰：蒐狩之禮，王者親執路鼓，而御衆所以申號令、嚴賞罰，宣王之所復興也。設武人心不齊，天子之心其能樂乎？令人心競勸，所以樂也

既張我弓，既挾我矢。發彼小豝，音巴殪音意此大兕。徐履切以御賓客，且以酌醴。

朱氏曰：御，進也。

朱氏曰：發，發矢也。豕牝曰豝。〇毛氏曰：殪，壹發而死。言能中微而制大也。〇鄭氏曰：賓客，謂諸侯也。

酌醴，酌而醴群臣，以爲俎實也。呂氏曰：車攻、吉日皆以蒐狩爲言，何也？蓋蒐狩之禮，所以見王賦之復焉，所以見軍實之盛焉，所以見師律之嚴焉，所以見上下之情焉，所以見綜理之周焉。欲明文武之功業者，觀諸此足矣。○疏義曰：田獵皆爲講武事，但車攻則會諸侯因及此，吉日則不忘所事而特行之也。

吉日四章章六句

序 鴻鴈，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集之，至于矜古頑切寡，無不得其所焉。

說 鴻鴈，王者柔懷遠人，流民喜之而作是詩。

鴻鴈于飛，肅肅其羽。之子于征，劬其俱切勞于野。爰及矜人，哀此鰥寡。



毛氏曰：興也。大曰鴻，小曰鴈。肅肅，羽聲也。○蘇氏曰：鴈王之後，人民離散，譬如鴻之飛，四方無所不往，徒聞其羽聲肅肅，未知所止也。○朱氏曰：之子，流民相謂也。征，行也。歐陽氏曰：宣王遣其臣四出于野，勞來還定安集之。其所遣出者奔走於外而勞其體也。勞迺以末章哀鳴嗸嗸說，不去。○毛氏曰：劬勞，病苦也。矜，憐也。蘇氏曰：矜人，人之可憐者也。老無妻曰鰥，偏喪曰寡。○呂氏曰：還定安集之政，必不遺窮民，然後爲至，故曰爰及矜人，哀此鰥寡。爰及者，不遺之辭也。長樂劉氏曰：宣王憂物于上，則使者勞于野，不敢遑寧焉。爰及可矜之人，鰥寡孤獨皆得其所，以天子哀用賢爲急務也。此本歐陽氏說。

鴻鴈于飛，集于中澤。之子于垣，音袁百堵音覩皆作。雖則劬勞，其究安宅。

毛氏曰：中澤，澤中也。○鄭氏曰：鴻鴈之性，安居澤中，今飛又集于澤中，猶民去其居而離散，今見還安定集。○蘇氏曰：使者所至，招來流民，使反其都邑，築其墻垣而安處之。鄭氏曰：徵民起屋舍，築牆垣，百堵同時而起，言趨事也。朱氏曰：究，終也。○鄭氏曰：此勸萬民之辭。女今雖病勞，終有安居。孔氏曰：欲使不憚勞也。

鴻鴈于飛，哀鳴嗸嗸。音敖維此哲人，謂我劬勞。維彼愚人，謂我宣驕。



毛氏曰：未得所安集，則嗸嗸然。范氏曰：憂民之未得安集，故曰哀鳴嗸嗸。我所以勤而勞來之也。宣，示也。○蘇氏曰：興廢補敗，不能自靖，不知者以爲宣驕耳。○呂氏曰：此非以不知爲慍，蓋深歎此心，知之者鮮也。當時君臣，其於民惻怛深厚如此，斯其所以中興歟。黃氏佐曰：劬勞于野，自其始之流散而言也。百堵皆作，自其中之還歸而言也。其究安宅，自其終之安定而言也。此詩不作于流離之時，而作于安定之日，蓋痛定思痛，是以知者以爲劬勞，而不知者反以爲宣驕也。○魯傳曰：鴻鴈，懷流人也。申公亦謂王者懷柔遠人，流民喜之，未嘗確指爲宣王之詩，不必用中興語。是詩也，其使臣勞來流民，而代爲之哀鳴乎。

鴻鴈三章章六句

釋文云在地曰燎執之曰燭

序 庭燎，美宣王也。因以箴之。鄭氏曰。美者，美其能自勤以政事，因以箴者，王有鷄人之官，凡國事爲期則告之以時，王不正其官而問夜早晚。〇程氏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庶不勤于始而怠於終，故其進銳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於事，固可知其不能終也，此所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〇孔氏曰，此言美而箴之以下規，諫爲衰失之漸。

傳 庭燎，勤政也。〇申公說曰，庭燎，宣王勤政，史籀美之。

夜如何其音基夜未央，庭燎之光。君子至止，鸞聲將將。七羊切

孔氏曰。其，語辭。〇鄭氏曰，夜未央，猶言夜未渠央也。新都楊氏曰。渠音遽。言未便至夜分也。毛氏曰。庭燎，大燭。君子，謂諸侯也。將將，鸞鑣聲。〇王氏曰，設庭燎者，謂將朝也。光者，燎盛也。晰晰，則其衰也。煇，則其光散也。南庭黃氏曰。當以夜如何其一句貫下。夜雖未央而庭燎光矣，朝者至而聞其鸞聲矣，皆問言今已如此。

夜如何其，夜未艾，五蓋切庭燎晰晰。之世切君子至止，鸞聲噦噦。呼會切

王氏曰。未艾者，未及晝也。〇朱氏曰。晰晰，小明也。〇毛氏曰。噦噦，徐行有節也。疏義曰。始則稍遠，至此則加近矣。程氏曰艾向晝也。噦噦，車鈴會聚聲。

夜如何，其夜鄉音向晨。庭燎有煇，音輝君子至止，言觀其旂。音祈

朱氏曰。鄉晨，近曉也。有煇，天明而光散也。〇鄭氏曰。上二章。聞鸞聲爾。今鄉明。見其旂，是朝之時也。朝禮，別色始入。黃氏佐曰。此詩夜以漸而曉，燎以漸而衰，朝者以漸而至，憂問而憂勤，皆不安於寢之意也。俱一時憂問如此。列女傳曰。宣王嘗臥而晏起。姜后乃脫簪珥，待罪於永巷。使其傅母通言於王曰。妾不才至使君王失禮而晏朝，以見君王之樂色而忘德也。夫苟樂色必好奢，好奢必窮樂，窮樂者亂之所興也。原亂之興，從婢子起，婢子于生亂，當服其辜，敢請婢子之罪。王曰。寡人不德，實自生過，過使寡人起，非夫人之罪也。遂復姜后，而勤于政事，早朝晏退，繼文武之迹，興周室之業，成中興之名，爲周世宗。韋子曰。禹以克勤造夏，湯用昧爽日躋，自古帝王與治撥亂，未有不惕惕勤勞者。宣王納姜后之諫，奮然而早朝晏罷，詎非中興令主哉。惜其不能終初如一爾。蓋勤政，非務有以待旦之名而已。必用正人，行正道，孜孜焉惟日不足，而後百度更新，四夷來王也。不然，東方未明，顛倒衣裳，與恒舞酣歌者何異哉。予願人主之恒勤而有節也。



庭燎三章，章五句

傳 沔水，念亂也。

序 沔水，規宣王也。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春秋傳曰近臣盡規。

沔音免彼流水，朝音潮宗于海。鴥音聿彼飛隼，息允切載飛載止。嗟我兄弟，邦人諸友。莫肯念亂，誰無父母。

毛氏曰。興也。沔，水流滿也。水猶有所朝宗。鄭氏曰。諸侯春見天子曰朝，夏見曰宗。孔氏曰。鴥然而疾者，彼飛隼。欲飛則

蹟者放跡前人已行之法度也

飛欲止則止〇朱氏曰誰獨無父母亂則憂或及之是豈可以不念哉（鍾氏曰誰無父母四字問得意苦語微可思可涕）

沔彼流水其流湯湯（音傷）鴥彼飛隼載飛載揚念彼不蹟（音迹）載起載行心之憂矣不可弭（音彌）忘

鄭氏曰湯湯波流盛貌〇毛氏曰載飛載揚言無所定止也不蹟不循道也弭止也（黃氏佐曰不蹟如無罪無辜讒口囂囂哀我填寡宜岸宜獄之方義所謂致亂之由也）

鴥彼飛隼率彼中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我友敬矣讒言其興

鄭氏曰率循也訛僞也〇毛氏曰懲止也〇朱氏



曰我友誠能敬以自持則讒言何自而興乎始憂於人而卒反諸已也（鍾氏曰敬字深此念亂之實也）

此詩傳云念亂蓋在位君子憂讒人亂國而諷友也毛鄭泥朝宗二字遂以爲諸侯不朝而規王以恩德懷之皆黎歐陽蘇呂曲爲之說益偏矣朱子未見魯傳而暗合其旨吾故從之

沔水三章二章章八句一章六句

序鶴鳴誨宣王也（董氏曰此詩其師傅所作與）

傳鶴鳴□□所以修身也

章子曰好善惡惡察姦用賢治天下之大猷所以修身亦不外是周臣以此箴王可謂忠告得諷諫之體矣作此者其張仲吉甫之流與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野魚潛在淵或在于渚樂（音洛）彼之園爰有樹檀（音壇）其下維蘀（音托）他山之石可以爲錯

孔氏曰鶴者善鳴之鳥（陸璣云鶴形狀大如鵝長腳青翼高三尺多純白或有蒼色者淮南子亦云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里）鄭氏曰皋澤中水溢出所爲坎自外數至九喻深遠也〇范氏曰檀木之堅者是美木也〇毛氏曰蘀落也（呂氏曰落葉穢雜）錯石也可以琢玉（釋文曰錯礪石也）呂氏曰此詩既不見所指諸家雖互有所長然未必得詩人之意也今存其訓故以待知者

鶴鳴于九皋聲聞于天魚在于渚或潛在淵樂彼之園爰有樹檀其下維穀他山之石可以攻玉



毛氏曰穀惡木也（陸璣云荆楊人謂之穀中州人謂之楮今江南人績其皮以爲布又擣以爲紙）攻錯也（程氏曰與善人處未必成與不善人處方成就得故山石可以攻玉）

章子曰聽鶴鳴可以知幾玩淵魚足以察變左右近習之地易蔽主明嵓穴疎逖之士可砥君德此大臣所以惓惓誨王也末章反覆詠歎意味更深在野而聞天彰著益遠矣在渚而潛淵蹤跡益幻矣不止有蘀而惡木益當剪除錯猶硜硜難合而攻則得益寔多矣喻人君不可不謹幾察理用君子而遠小人也易曰納約自牖是詩庶幾焉

鶴鳴二章章九句

武城王氏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故周召二公於成康之初皆以詰爾戎兵張皇六師爲言正恐守文武之士溺於宴安忽忘武備馴至陵夷以階禍亂耳況周家以仁厚立國其勢傾弱穆王幾致徐方之亂昭王南征不復至於厲王遂死於彘雖諸王君道有所未盡宣王承衰不振無以懾服人心亦可

見矣宣王丁積衰之後乃能蒐乘講武蓄威昭德以成中興之美以復祖宗之舊深合二公詰兵之意故詩人喜而詳賦其事而序又明其復古之功正所謂國史明乎得失之跡達於事變而懷其舊俗者也東萊云云不足以盡先王之志而發詩人之意

六月之什八篇三十三章二百二十五句

詩經備攷卷十三終



# 詩經備攷卷十四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祈父之什毛傳自此篇至我行其野皆云刺宣王之詩故朱子以祈父爲什首然攷齊傳白駒非刺王乃燕賢而留之也

序祈父刺宣王也。鄭氏曰刺其用祈父不得其人也祈父之職掌六軍之事華谷嚴氏曰宣王料民太原人不足用乃令祈父出禁衛以從軍此宣王之失非祈父所得專也作祈父者呼祈父而責之所以刺宣王也○范氏曰讀詩至於庭燎未嘗不歎古之君子愛其君之至也知其將失也則戒其美而箴之箴之而不可則規之規之不可故鶴鳴誨之誨之不可然後祈父刺之然則刺其君者豈詩人之心哉蓋不得已也夫有宣王之功而不至於文武此詩人之所惜也



董氏曰司馬之屬有司右戎右旅賁皆承事王之左右所謂爪牙者也

祈父音甫予王之爪牙。胡轉予于恤。靡所止居。

毛氏曰祈父司馬也職掌封圻之甲兵。鄭氏曰時人以其職號之故曰祈父書曰若疇圻父謂司馬也○鄭氏曰予我轉移也此勇力之士責司馬之辭我乃王之爪牙爪牙之士當爲王閑守之衛女何移我於憂使我無所止居乎謂見使從軍與羌戎戰於千畝而敗之時也○毛氏曰恤憂也宣王之末司馬廢職羌戎爲敗通鑑外紀三十三年王伐太原戎不克三十八年王伐條戎奔戎王師敗績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四十一年王征申戎破之轉予于恤或謂此四役爾

祈父。予王之爪士。胡轉予于恤。靡所底音抵止。

李氏曰。爪士。爪牙之士也。○毛氏曰。底。至也。
祈父亶不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
毛氏曰。亶。誠也。尸。陳也。劉氏曰。尸。主也。熟食曰饔。○王氏曰。勞役無有休息。不得奉養。而母反尸劬勞之事也。
呂氏曰。讀是詩。見宣王變古制者二焉。前兩章。旣刺其以宿衛之士從征役矣。末章復曰胡轉予于恤。有母之尸饔。有親老而無他兄弟。其當免征役。在古必有成法。故責其不聽。其意謂此法人皆聞之。彼司馬獨不聞乎。乃驅吾從戎。使吾親不免薪水之勞也。責司馬者。不敢斥宣王也。越句踐伐吳。有父母耆老而無昆弟者。皆遣歸。句踐尚能行此。況周之盛時乎。其有定制必矣。韋子曰。司馬掌六軍。專九伐。以正邦國。職綦重矣。得其人。則軍旅整練。撻伐奮揚。苟非其人。而置乖舛。軍心離怨。貽禍封疆矣。宣王始命程伯休父爲司馬。克盡厥職。是以常武美之。祈父繼之。不聽變古。故衛士怨之如此。無怪其屢致敗績也。有天下者。可不愼選樞臣哉。



祈父三章章四句

【說】白駒。賢者將隱去。王者留之。而作是詩。傳。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序】白駒。大夫刺宣王也。鄭氏曰。刺其不能留賢也。

皎皎古了切白駒。食我場苗。縶音執之維之。以永今朝。所謂伊人。於焉逍遙。

程氏曰。皎皎。潔白也。駒。馬之俊者。古文千里駒。以貴色之俊馬。與賢德之才士。○毛氏曰。縶。絆。維。繫也。孔氏曰。在後曰絆。謂絆其足。維。謂繫靷也。○鄭氏曰。永。久也。愛之欲留之。○朱氏曰。伊人。指賢者也。逍遙。遊息也。○呂氏曰。賢者將去而不留。我猶願縶維之。以永今朝今夕而已。逍遙者。徘徊少留之貌。

皎皎白駒。食我場藿。火郭切縶之維之。以永今夕。所謂伊人。於焉嘉客。

毛氏曰。藿。猶苗也。夕。猶朝也。○呂氏曰。嘉客者。暫客於斯。亦將去

皎皎白駒。賁音必然來思。爾公爾侯。逸豫無期。愼爾優游。勉爾遁音鈍思。



毛氏曰。賁。飾也。程氏曰。賁然光彩。孔氏曰。二思皆語助。不爲義也。○朱氏曰。愼。勿過也。勉。毋決也。遁思。猶言去意也。
新都楊氏曰。宋人經義云。以爾爲公。以爾爲侯。勞於王事。逸無期矣。聯思其憂。豫無期矣。何如怡然處順。愼哉爾之優游。確乎不拔。勉哉爾之遁思乎。蓋爲國家計。則惜賢者之去。爲賢者計。則又深體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按此訓逸豫無期頗順。第愼勉二句尚未當。朱氏云。豈可過於優游。決於遁思。而不我顧。於義得矣。但勉不宜訓毋決。當云勉爲我留。而毋決於遁爾。

皎皎白駒。在彼空谷。生芻楚俱切一束。其人如玉。毋音無金玉爾音。而有遐心。

程氏曰。此章言其遠遯而思之之意。賢者遠遯空谷。處困窮而享淡薄。雖所享生芻一束而已。然其

人之美則如玉也。朱氏曰其人之德美如玉也。賢者既遠遯矣。
好賢者猶望其相聞而不見絕也。曰毋自貴重其
音聲。而有遠棄我之心。鍾氏曰遐心。即遠心也。請室邇人遠。及迴洞從之六句遐心二字不勞註矣。○王氏曰前章云勉爾遁思此章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勉其遯而又庶幾其來又矣
東萊呂氏曰所謂伊人於焉逍遙於焉嘉客斯人也何人也蓋廊廟之人也所謂伊人乃於此而逍遙乎乃於此而爲嘉客乎既幸其來以爲榮復深嘆其所處非其地也。三章。賢者賁然來我之舍去朝適野。時事蓋可知矣于是與賢者決別慎爾優游言善自保護無以優游自遠也。勉爾遁思者言勉哉行矣自重也。皆決別之辭。兩章疑其遂忘世也。故勉之曰毋金玉爾音而有遐心。雖祝其音問無絕亦以君臣之義微諷之。



白駒四章章六句

傳 民適異國□□□□賦黃鳥。
申公說曰黃鳥民適異國見拒于人而思歸故鄉。
乃作是詩。

序 黃鳥刺宣王也。魯傳列此篇於王風則非宣王之詩矣朱子雖未見傳或本之申氏說耳。鄭氏云刺其以陰禮教親而不至聯兄弟之不固以爲棄婦怨其夫之詞不適。

黃鳥黃鳥。無集于穀。無啄陟角切我粟。此邦之人。不我
肯穀。言旋言歸。復我邦族。

疏義謂以黃鳥之啄粟。比人之害已。○毛氏曰穀
善○□氏佐曰不我肯穀則不相恤矣。鄭氏曰復反也。○朱氏曰。
民適異國。不得其所。故呼黃鳥而告之曰。爾無集
于穀。而啄我之粟。此邦之人。不以善道相與。我亦
不久於此而將歸矣。○呂氏曰。宣王之末。民有失
所者。意他國之可居也。及其至彼。則又不若故鄉
焉。故思而欲歸。使民如此。亦異於還定安集之時
矣。按魯傳此篇當是幽平時詩。東萊此論未免拘于小序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桑。無啄我粱。此邦之人。不可與明。
言旋言歸。復我諸兄。

呂氏曰。人之所以相依者。以其明足以知其緩急
休戚故也。不可與明。則不可與處矣。



黃鳥黃鳥。無集于栩。音許無啄我黍。此邦之人。不可與
處。言旋言歸。復我諸父。

毛氏曰。處居也。黃氏曰。不可與處則不相顧矣。

黃鳥三章章七句

傳 士就親戚而莫之恤。賦我行其野。

序 我行其野。刺宣王也。
王氏曰。此民不安其居。而適異邦。從其昏姻而不
見收恤之詩也。魯傳此篇亦列王風。皆刺宣王之詩。

我行其野。蔽芾方味切其樗。敕書切昏姻之故。言就爾居。
爾不我畜。復我邦家。

孔氏曰，樗是木也，故箋訓爲惡木，依始生

毛氏曰，樗惡木也。○爾雅曰，婦之父母，壻之父母，相謂爲昏姻。○毛氏曰，畜，養也。○王氏曰，惡木尚可庇而息，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居，而爾不我畜，則樗之不如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蓫。敕六切 昏姻之故，言就爾宿。爾不我畜，言歸思復。

毛氏曰，蓫，惡菜也。鄭氏曰，牛蘈也。陸璣云，今人謂之羊蹄。 復，反也。○王氏曰，蓫惡菜也，尚可采以治疾。今以昏姻之故言就爾宿，而爾不我畜，則蓫之不如也。就宿託宿而已，非就之居也。言歸思復，則以不見畜而去也。



我行其野，言采其葍。音福 不思舊姻，求爾新特。成不以富，亦祇音支以異。

毛氏曰，葍，惡菜也。陸璣曰，葍一名蔓，荒之歲可蒸以禦饑。○蘇氏曰，特，匹也。成，依論語作誠。○王氏曰，葍，野菜之惡者也，然尚可采以禦饑。昏姻之相與，固爲其窮則相收，困則相恤也。今不思舊姻而求爾新特，則又葍之不如也。○朱氏曰，爾之不思舊姻而求新匹也，雖實不以彼之富而厭我之貧，亦祇以其新而異故爾。此詩人責人忠厚之意。

我行其野三章，章六句。

歐陽氏曰，序言黃鳥刺宣王，而不言所刺之事，毛鄭以爲室家相去之詩，其曰宣王之末，天下室家離散者，則非也。宣王承厲王之亂，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征伐所向有功，故能恢復境土，安集人民，內用賢臣，外撫諸侯，其功德之大，蓋中興之盛王。然其詩有箴有規有誨有刺者，蓋雖聖人不能無過也。宣王之詩凡二十篇，其興衰撥亂，南征北伐，則六月、采芑、江漢、常武是也。恢復文武之業，萬民安集，國富人衆，騶騤皆修，則車攻、鴻鴈、斯干、無羊是也。敬慎接下，任賢使能，則吉日、烝民是也。親禮諸侯，賞功褒德，則崧高、韓奕是也。以勤政則庭燎是也。過災而側身修行，則雲漢是也。其爲功德盛矣，所稱美者衆矣。然庭燎曰箴，沔水曰規，鶴鳴曰誨，祈父、白駒、黃鳥、我行其野四篇皆曰刺。其所蓋聖人不能無過也。其所任賢臣，如方叔、召虎、尹吉甫、仲山甫之徒多矣。其用人之失者，一祈父爾。其有乘白駒而去者，亦一人爾。荒歲多淫昏，亦不必歲歲皆然。黃鳥所刺者，一邦之事爾，非舉天下皆然。孔子刪詩，並錄其功過者，所以爲勸戒也。俾後知大功盛德之君，雖有小過，不免譏刺耳。○



章子曰，宣王承厲王之亂，勵精幹蠱，修車馬，選師徒，南征北伐，復文武之故境，誠中興天子哉。其詩有美有箴有誨，所刺者僅祈父一篇耳，至若白駒則留賢也，黃鳥、我行其野，舊傳編於王風，明乎陳遷之初之詩，而以誣宣王，則不倫矣。

歐陽公論足正前賢之非，故特載之。

序　斯干，宣王考室也。鄭氏曰，考，成也。

歐陽氏曰，古人成室而落之，必有稱頌禱祝之言，如歌於斯，哭於斯，聚國族于斯，謂之善頌善禱者是矣。如斯干爲考室之辭，則一篇之義簡易而通明矣。

傳　斯干，落寢官也。

申公說曰，斯干，王者落其新宮，史佚美之。

秩秩直乙切斯干，幽幽南山。如竹苞矣，如松茂矣。兄及弟矣，式相好矣，無相猶矣。

賦以氏曰毛訓秩秩於瞬幹為育需以斯干之義妻之有需近是

毛氏曰。秩秩。流行也。干。澗也。（澗封鄭注云干。謂大水之傍。）幽幽。
深遠也。○長樂劉氏曰。南山。鎬京之陽終南山也。
○董氏曰。苞。叢生而固也。宣王作室。後臨水。前面
山。其盤基之厚。如竹之苞。其締蔭之廣。如松之茂。
○歐陽氏曰。猶。鄭訓爲圖。爲謀。蓋言兄弟相親好。
無疑慮而謀爾。（輔氏曰。天子諸侯繼立。多與兄弟相疑忌也。）朱氏曰。兄
弟相好而無相謀。則頌禱之辭。所謂聚國族於斯
者也。

似續妣（音比）祖。築室百堵。西南其戶。爰居爰處。爰笑爰
語。



毛氏曰。似。嗣也。○鄭氏曰。妣。先妣。姜嫄也。（曾氏曰。以生民閟宮之詩攷之。謂姜嫄后稷與。）○孔氏曰。或西其戶。或南其戶。言
路寢羣室。皆作之也。天子之宮。其室非一。在北者
南戶。在東者西戶耳。○鄭氏曰。爰。於也。○蘇氏曰。
厲王之亂。而宮室敗壞。宣王謀所以續其先妣先
祖者。故築其宮室。於是居處。於是笑語焉。（劉向傳曰。周德衰而奢侈。宣王賢而中興。更爲儉宮室。小寢廟。詩人美之。斯干之詩是也。○孔氏疏云。厲王之亂。宮室毀壞。先王作者。無復可因。宣王別更修造。雖在西都。其宗廟路寢。皆制如明堂。不復如諸侯廟。小狹小可知。蘇子曰。居處二句。要見似續意。居處似其陛降上下。笑語似其升降優游。○張氏榜曰。居就朝廷以聽治言。處就宮室以安身言。笑悅豫有協羣情意。語與汗有集衆思意。）

閣作氏注作椁格

約之閣閣。（音各）椓（音卓）之橐橐。（音託）風雨攸除。（去聲）鳥鼠攸去。
君子攸芋。（香於切）

毛氏曰。約。束也。閣閣。猶歷歷也。○鄭氏曰。約謂縮
板也。（孔氏曰。以繩約縮之。繩在板上。歷歷然。○蘇氏曰。閣閣。上下相乘也。）椓謂擣土
也。（孔氏曰。椓謂擣土者。取土投之板中。擣使均平。然後椓之也。既投土於板。以杵築之。橐橐然用力勤力而築。則堅固也。）○蘇氏曰。橐橐。杵聲也。○鄭氏曰。寢
廟既成。其牆屋弘殺。則風雨之所除也。（朱氏曰。除亦去也。）
其堅致。則鳥鼠之所去也。（王氏曰。言上下四旁皆牢密也。）○毛氏
曰。芋。大也。○蘇氏曰。君子於是居焉。所以爲尊且
大也。（孔氏曰。孫毓云。宮室既成。君子處之。所以爲自光大。）



如跂（音企）斯翼。如矢斯棘。（居力切）如鳥斯革。如翬（音暉）斯飛。
君子攸躋。（子西切）

毛氏曰。如人之跂竦翼爾。（孔氏曰。言宮室之制。如人跂足竦此臂翼然。）
歐陽氏曰。棘義當急。矢行緩則枉。急則直。謂廉隅
繩直。如矢行也。革。變也。謂如鳥驚變而竦顧也。○
鄭氏曰。伊洛而南。素質五色皆備成章曰翬。（李巡曰。雉白質五色爲文鳥。）毛氏曰。躋。升也。○歐陽氏曰。宮寢之制
度其嚴正。如人跂而翼翼敬也。其四隅。如矢行而
直也。其竦起。如鳥驚而革也。其軒翔。如翬之飛也。
（孔氏曰。斯革斯飛。言簷阿之勢。似鳥飛也。）宮室之美如此。宜君子升而

居之也

殖殖植音其庭有覺其楹噲噲快音其正噦噦呼會切其冥

君子攸寧

毛氏曰殖殖平正也有覺高大也○鄭氏曰覺直也孔氏曰殖殖然平正者其宮寢之前庭也有覺然高大者其宮寢之楹柱也噲噲猶快快也○蘇氏曰噦噦深廣之貌○呂氏曰正謂正寢冥謂室之奧窔烏叫切也○歐陽氏曰晝夜寬明宜君子居之而安寧也董氏曰噲噲其正所謂陽室也噦噦其冥所謂陰室也古者故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其為陰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下莞官音上簟徒玷切乃安斯寢乃寢乃興乃占我夢吉



夢維何維熊維羆彼宜切維虺許鬼切維蛇市奢切

鄭氏曰莞小蒲之席也釋文曰莞草叢生水中莖圓江南以為席形似小蒲竹葦曰簟孔氏曰簟以常鋪在上宜用堅物故知竹葦也寢臥之席自天子以下莞簟同興夙興也蘇氏曰寢既成設莞簟而寢於其中起而又占其夢熊羆之獸虺蛇之蟲此四者夢之吉祥也嚴氏曰考室時當有頌禱之語故曰願人此室之後發於夢兆而開子孫之祥蓄設為之辭非實有是夢也

大人占之維熊維羆男子之祥維虺維蛇女子之祥

鄭氏曰大人占之謂以聖人占夢之法占之也孔氏曰古夢之官中士耳而言大人明其法天人所為故云聖人占夢之法占之○董氏曰大人占之與說老占夢何畀詩以美為主亦其事雖謂大人占之可也故熊羆在山陽之祥也故為生男虺蛇穴處陰之祥也故為生女○范氏曰身安志平誠意感通而吉夢可占故生男則室家君王生女則無父母詒罹人道盡於此矣嚴氏曰心清神定則有開必先傳物通達則占事知來熊羆陽類為男子之祥虺蛇陰類為女子之祥昔人謂占夢無書以意言之殆近是矣○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流通故夢各以其類至先王置官覘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如此則可以言性命矣

乃生男子載寢之牀載衣之裳載弄之璋章音其泣喤喤音皇朱芾弗音斯皇室家君王

鄭氏曰男子生而臥於牀尊之也○毛氏曰半圭曰璋裳下之飾也璋臣之職也鄭氏曰衣以裳者明當主於外事也



玩以璋者欲其比德焉正以璋者明成之有漸○孔氏曰裳明習為卑璋見欲奉臣職王肅云無生而貴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知為臣子也○王氏曰不衣之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弄之圭而弄之璋者璋半圭也成人有漸故也孔氏曰喤喤者聲大也○鄭氏曰芾者天子純朱諸侯黃朱白虎通曰芾者蔽也行以蔽前室家之內宜王將生之子或且為諸侯或且為天子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皆將佩朱芾煌煌然王氏曰其泣之美亦所以為吉祥故羊食我之生也聞其聲者知其滅羊舌氏矣室家鄭氏曰王者以京師為室天下為家

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音昔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無父母詒罹

鄭氏曰臥於地卑之也○毛氏曰裼褓也孔氏曰褓縛兒

彼元紡塼也。(孔氏曰：紡之以紡塼，習其所有事也。)罹，憂也。〇鄭氏曰：儀，善也。婦人無所專於家事，有非非婦人也，有善亦非婦人也。婦人之事，惟議酒食爾，無遺父母之憂。(王氏曰：女子以順為正，無非足矣。有善則非其吉祥可願之事也。)

輔氏曰：頌禱之辭，始於兄弟之和睦，而終於兒女之賢善。家道之成，無踰此者也。

(呂氏曰：一章總述其宮室之面勢，而願其親睦。二章三章述其作室之意與營築之狀，至於風雨攸除，鳥鼠攸去，則宮室成矣。故四章言望其外則翬飛如此，五章言觀其內則高明深廣如此。其外則未入也，故曰君子攸躋，言其方升也。觀其內則已入也，故曰君子攸寧，言其既處也。六章以下皆頌禱之辭。〇黃氏佐曰：首章言居室之美，而頌其兄弟之和。二章以下言居室之美，而頌其子。)



(係之毀。夫人君繼世而立，多疑忌其兄弟，疏宗剝造之賦，多覆基子孫，此二者實人君莫大之禍。落成歌此，可謂善頌善禱矣。〇毛傳叙此於宣王諸詩之終，以表中興之功不可泯爾。考室，先儒謂厲王之後宮室毀敗，理勢或然。鄭箋傳列于正小雅，汎作王者落成之詩亦可，故謂宣德日衰，安得有考室之事，則固矣。或又疑下管新宮恐即此詩，又鑿甚，不若序說之長。)

斯干九章，四章章七句，五章章五句

序　無羊，宣王考牧也。(鄭氏曰：厲王之時，牧人之職廢，宣王始興而復之，至此而成。)

傳　無羊，考牧也。(孔氏曰：宣王選牧官得人，牛羊蕃息，事而成功，故謂之考牧。)

申公說曰：無羊，宣王考牧，史籀美之。

誰謂爾無羊，三百維羣。誰謂爾無牛，九十其犉。(而純切)

爾羊來思，其角濈濈。(音戢) 爾牛來思，其耳濕濕。

毛氏曰：黃牛黑脣曰犉。〇歐陽氏曰：宣王既修厲王之廢，百職皆舉，而牧人所掌牛羊蕃息。詩人美其事，呼牧人而告之曰：誰謂爾無牛羊乎，其數若此之多也。〇孔氏曰：羊一羣有三百，不知其羣之有多少也。牛犉者有九十，亦不知其不犉者之數也。〇毛氏曰：聚其角而息濈濈然，(王氏曰：濈濈，和也。羊以善觸為患，故言其和，謂聚而不相觸也。〇新都楊氏曰：詩言其角，口吟水濈濈然，羊之角多似之。)呞而動其耳濕濕然。(山陰陸氏曰：牛之為物，病則耳燥，安則溫潤而澤，故觀牛者以耳。)

鄭氏曰：言此者，美畜產得其所。

或降于阿，或飲于池，或寢或訛。(五戈切) 爾牧來思，何(去聲)簑(素戈切)何笠(音立)，或負其餱。(音侯) 三十維物，爾牲則具。



毛氏曰：訛，動也。〇鄭氏曰：言此者，美其無所驚畏也。〇毛氏曰：何，揭也。簑所以備雨，笠所以禦暑。(孔氏曰：簑唯備雨之物，笠則元以禦暑，兼可禦雨。) 三十維物，異毛色者三十也。〇長樂劉氏曰：牧之者日持雨具，齎餱糧，從牛羊之所宜適，以順其性，而蕃其息，故牲有餘備焉。(孔氏曰：祭祀之牲，當用五方之色，故養之以待祭祀，索則有之。)

爾牧來思，以薪以蒸，(之承切) 以雌以雄。爾羊來思，矜矜兢兢，(其冰切) 不騫(起虔切)不崩。麾(音揮)之以肱，畢來既升。

鄭氏曰：此言牧人有餘力，則取薪蒸搏禽獸以來

願炎曰少損曰蒙余壇曰崩

歸也。箋曰新細日蒸。○毛氏曰矜矜兢兢言堅彊
也。騫虧也。崩羣疾也。肱臂也。升升入牢也。○鄭氏
曰此言馴擾從人意也。王氏曰及其將牸而又辨其雌雄者視其多寡之數
也。矜矜兢兢者豈非山川草木之所宜而牧之者不失其性而至於堅彊肉不蠹不崩言乎得其性
而無耗敗也不言牛者舍耗敗[illegible]也。○劉氏曰麾之以肱謂馴擾不假箠[illegible]也
牧人乃夢眾維魚矣旐音兆維旟音餘矣大人占之眾維
魚矣實維豐年旐維旟矣室家溱溱側巾切
孔氏曰牧人所牧既暇乃復當作忽為王興夢黃氏佐曰
此夢非頌禱之詞牧事關國家之盛衰則富庶之兆宜形於牧人也○歐陽氏曰眾
維魚矣但言魚多爾。○朱氏曰旐郊野所建統人

詩經備考　卷十四　十四

少旟州里所建統人多。○孔氏曰牧人既為此夢
以告占夢之官。占夢之官獻之於王。王乃令以大
人占夢之法占之。歐陽氏曰魚之為物生子最多故夢魚者占為豐年歲無水旱
則野草茂而畜牧肥。室家溱溱。是男女眾多之象。歲熟民滋
是國之休慶也。○呂氏曰以斯干無羊之卒章觀
之所願乎上者子孫昌盛。所願乎下者歲熟民滋
皆不願乎其外也。彼秦漢好大喜功之主。肯以是
為可願哉。
東萊呂氏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於
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周
室之大德豈可以是而掩之乎。故復取此二篇以
移之也。宣王之大雅有美無刺。大雅言大體者也。
論其大體宣王固一世之賢君也。○韋子曰猶亂
圖治非徒一人憂勤蓋亦善用人焉。宣王中興知
人善任如六月釆芑江漢常武所須是矣。平王優
柔不振僅一文侯不能用無怪其不復興也。使平
王亦如宣之修車馬備器甲會諸侯講武事任相
命將大張征討何至東遷避戎奄奄如小侯哉。

無羊四章章八句

序節南山家父刺幽王也。○鄭氏曰家父字周大夫也○孔氏曰桓七年天王使
家父來求車以字見經文與此同。桓十五年上距
幽王之卒七十五歲此詩不知作之早晚若幽王
之初則八十五年矣韋昭以為平王時作此言作
在平桓之世而上刺幽王但古人以父為字或累
世同之此家氏或父子
同字父來必是一人也

爾王任所非人為是若云伐鄭則非矣

說節桓王之時任用非人諸侯咸叛兵敗民殘家父
憂之作此以諫王焉傳桓王伐鄭缺四字家父諫之賦節

詩經備考　卷十四　十五

惔韓詩作炎

節彼南山維石巖巖赫赫許百切師尹民具爾瞻憂心
如惔徒藍切不敢戲談國既卒斬何用不監古銜切
毛氏曰興也節高峻貌巖巖積石貌赫赫顯盛貌
師大師周之三公也尹尹氏為大師。李氏曰春秋書尹氏卒譏
世卿也其後又書尹氏立王子朝則尹氏之為世卿其來久矣具俱瞻視惔燔也
○陳氏曰南山國之望太師民之瞻民見其所為
如此憂心如火之燔灼第畏其威不敢言爾國既
至此終斬絕矣汝何不察也黃氏佐曰太師重臣見其世襲三公正脈
之安危所寄生民之休戚所關宜其所為皆善今乃如此何用不察察則有以知其不善矣
節彼南山有實其猗於宜切赫赫師尹不平謂何天方

鍾氏曰不平謂何問得甚者爲字少嘆而不思何救於事

薦(音荐)瘥(才何切)喪亂弘多民言無嘉憯(七感切)莫懲嗟。

毛氏曰。猗長也。○蘇氏曰。山之實草木是也。山之生物其氣平均如一。凡生於其上者無不猗猗其長也。○鄭氏曰。責三公之不均平不如山之爲也。謂何猶云何也。○毛氏曰。薦重。(平聲)弘大也。○王氏曰。薦瘥者乖氣之所生。曰方薦瘥以言其薦瘥之未艾。○李氏曰。弘多言喪亂之大而多也。民言無嘉蓋爲民無善言但怨讟耳。○毛氏曰。憯曾也。○鄭氏曰。懲止也。○蘇氏曰。尹氏秉國之均而不平其心則人之榮瘁勞佚有大相絕者矣是以神怒而重之以喪亂人怨而謗讟其上。然尹氏曾不懲創咨嗟。求所以自改也。



尹氏大(音泰)師維周之氐。(音抵)秉國之均。四方是維天子是毗(婢比切)俾民不迷不弔昊天不宜空我師。

毛氏曰。氐本均。平也。(孔氏曰尹氏爲太師之官是周根本之臣秉持國政之平居維衛之任。○王氏曰京室以大族爲氐朝廷以尊官爲氐氐者安危存亡所出也。)○劉氏曰維持也。○鄭氏曰毗輔也。○呂氏曰。空我師如空其罔空其地之類蓋門人之類將滅矣甚言之也。○李氏曰尹氏不能如此則其亂必矣。故呼天而告之曰昊天不弔不宜如是之空我師。(蘇義曰政主于平故曰均。黃氏曰。不曰國政而曰國均則非平其心不能秉使民不迷者曉然知所衛懲而無疑也)

弗躬弗親庶民弗信。弗問弗仕勿罔君子式夷式已無小人殆瑣瑣(素火切)姻亞則無膴(音武)仕。

張氏曰仕猶事。○蘇氏曰罔欺也。○朱氏曰君子指王也。○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已廢退也。○毛氏曰殆危瑣瑣小貌兩婿相謂曰亞。(鄭氏曰壻之父曰姻○劉氏釋名云亞者言一人取姊一人取妹相亞次也)膴厚也。○鄭氏曰瑣瑣昏姻之小人無厚任用之置之大位○朱氏曰言尹氏委政於姻亞之小人而以其未嘗問未嘗事者欺其君也故戒之曰汝之弗躬弗親庶民已不信矣其所弗問弗事則豈可以罔君子哉當平其心視所任之人有不當者則已之無以小人之故而至於危殆其國也。



昊天不傭(敕龍切)降此鞠(音菊)訩(音凶)昊天不惠降此大戾君子如屆(音戒)俾民心闋(古穴切)君子如夷惡怒是違。

毛氏曰傭均也。○朱氏曰。鞠窮訩亂也。○鄭氏曰。戾乖也屆至也。○毛氏曰闋息夷易違去也。(蘇氏曰違遠也)○朱氏曰言昊天不均而降此窮極之亂昊天不順而降此乖戾之變然所以靖之者亦在夫人而已君子無所苟而用其至則必躬必親而民之

二章勿罔君子指王則此君子亦當指王求況校考亭爲侵

亂心息矣。君子無所偏而平其心。則式夷式已。而民之惡怒遠矣。夫爲政不平以召亂者人也。而詩人以爲天實爲之者。蓋無所歸咎而歸之於天也。〇呂氏曰。鞠訩大戾。匪降自天。皆尹氏爲之也。民罹其害。無可奈何而歸之於天也。在民視之則難。在幽王爲之則易。進賢而退姦。蓋爲國之至理。而二者之情狀。惟平其心者見之。王如幡然用其至。則尹氏必不居位。而民之怨息矣。王如坦然平其心。則尹氏自不能逃罪。而民之惡怒遠矣。

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林之 誰秉國成。不自爲政。卒勞百姓。音呈



鄭氏曰。定止。式用也。天下之亂。無有止之者。言月月益甚也。〇陳氏曰。不愍弔昊天。亂何時定。方且與歲月俱生。而使民不寧。〇毛氏曰。病酒曰酲。成平也。鄭氏曰。國之有成。其紀綱法令之所存。此人主之所操也。〇歐陽氏曰。責幽王不自爲政。而使尹氏在位。致百姓於憂勞也。王氏曰。言政不繇王出也。〇呂氏曰。前章既言去尹氏之易。此章復言王終不能去。反使之長惡不已。或者其天意乎。故曰不弔昊天。亂靡有定。式月斯生。俾民不寧。憂心如酲。言亂之甚。憂之極也。秉國成者其誰乎。何不自爲政。卒使尹氏之勞我百姓也。蓋深尤王之專任尹氏也。誰者。不敢斥王之辭也。

相其益爭之狀如不勝然非真詩了也

駕彼四牡。四牡項領。我瞻四方。蹙蹙子六切靡所騁。音逞

毛氏曰。項大也。〇鄭氏曰。蹙蹙。縮小之貌。雖欲馳騁。無所之也。〇歐陽氏曰。言我駕此大領之四牡。四顧天下。王室昏亂。諸侯交爭。而四方皆無可往之所。〇呂氏曰。我瞻四方。蹙蹙靡所騁。蓋本根病則枝葉皆瘁。是以無可往之地也。韓詩薛氏章句曰。萬民顛顛。仰天告愬。無可馳騁之所也。

方茂爾惡。相爾矛矣。既夷既懌。音亦如相醻。音酬矣。



朱氏曰。茂盛也。〇鄭氏曰。相視也。視女矛矣。言欲戰鬪相殺傷也。夷悅也。其相和順而說懌。則如賓主飲酒相醻酢也。〇朱氏曰。言方盛其惡以相加。視其矛戟。如欲戰鬪。及既夷平悅懌。則相與歡然如賓主而相醻酢。不以爲怪也。〇蘇氏曰。小人喜怒之不可期如此。是以君子不忍立於其側也。

昊天不平。我王不寧。不懲其心。覆音服怨其正。

朱氏曰。尹氏之不平。若天使之。故曰昊天不平。若是則我王亦不得寧矣。〇蘇氏曰。然尹氏猶不自懲艾。乃反怨人之正己者。言其爲惡無有已也。

王氏曰幽王之無道皆由尹氏尹氏擅專其勢[illegible]

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式訛五戈切爾心。以畜萬邦。

毛氏曰。家父。大夫也。孔氏曰作詩刺王而自稱字者詩人之情不一或微加諷諭或指斥愆咎或隱匿姓名或自顯官字期於盡下情與上改悟而已家父盡忠竭誠不憚誅罰故自顯字焉。○鄭氏曰。究。窮也。訛。化。畜。養也。○朱氏曰。家父作爲此誦。以窮究王政昏亂之所繇。冀其改心易慮。以畜養萬邦也。陳氏曰尹氏竊威使人不得戲謔而家父作詩乃復自表[illegible]以身當尹氏之怒而不辭者[illegible]之世焉義與國俱存不故也○呂氏曰。篇終矣。故窮其亂本而歸之王心焉。致亂者雖尹氏。而用尹氏者則王心之蔽也。

許氏曰此詩刺王用尹氏前九章惟極言尹氏之罪而卒章以一言歸之王心則輕重本末自見此



家父之辭於辭也其所以刺尹氏者大要有二焉政不平而委任小人也○韋子曰太師秉國之均用人得失天下利害國家興衰繫之矣惡可狗愛偏溢用小人貽禍於宗社哉雖然用尹氏者王也王心蟠然悔悟去一尹氏群小自去則萬邦之亂不崇朝而復治矣據春秋家父來求車則此詩當作於桓王之世不宜然指幽王也

節南山十章。六章章八句。四章章四句

序　正月。大夫刺幽王也

傳　西周喪迺。音歐□□□□大夫傷之賦正月。

申公說曰。正月。周室喪亂。大夫傷之而作是詩。

正月繁扶袁切霜。我心憂傷。民之訛言。亦孔之將。念我獨兮。憂心京京。哀我小心。癙音鼠憂以痒。音羊

嚴氏曰已獨受之而衆不救故曰幽憂

王氏曰愈愈憂甚之謂

毛氏曰。正月。夏之四月。孔氏曰昭十七年六月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正純陽之月繁。多也。鄭氏曰建巳之月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傷害萬物故心爲之憂傷○鄭氏曰。訛。僞也。呂氏曰凡譸張爲幻以罔上惑衆者皆謂之訛言。孔將。甚大也。○歐陽氏曰。霜降非時天災可憂。而民之訛言以害於國。又甚於繁霜之害物也。董氏曰霜降非時災降於上也訛言非常禍起於下也上下相應如此則國亡無日矣。毛氏曰。京京。憂不去也。王氏曰京京大也。歐陽氏曰。大夫言已獨爲王憂爾。以見幽王之朝多小人。而君臣不知憂懼也。○呂氏曰。癙憂。幽憂也。○劉氏曰。哀哉我之夙夜憂國。顧無助我者。鼠病而憂在於穴內。人所不知也。我有癙憂。至於痒病。人所不



知也。毛氏曰癙痒皆病也

父母生我。胡俾我瘉。音庾不自我先。不自我後。好言自口。莠音酉言自口。憂心愈愈。是以有侮。

毛氏曰。瘉。病也。莠。醜也。王氏曰莠惡也蘇氏曰莠不實也○愈愈。憂懼也。○王氏曰。疾痛故呼父母。而傷已適丁是時也。○鄭氏曰。我心憂如是。與訛言者殊塗。故見侵侮也。蘇氏曰小人傾詐反覆無愧使我憂心愈愈日以益甚而反以侮我曰何至是○朱氏曰。言之好醜皆不出於心而但出於口。是以我之憂心益甚。張氏曰好言譽之言莠言謗之言莠害苗者莠言害正之言也

并其臣僕鄭箋較氏見刑罰者及無辜并其僕說亦不免也

憂心慘慘（音[illegible]）念我無祿。民之無辜，并（去聲）其臣僕。哀我人斯，于何從祿。瞻烏爰止，于誰之屋。

毛氏曰，慘慘憂意也。（王氏曰慘慘獨也）陳氏曰，無祿猶言不幸也。○鄭氏曰，辜罪也。言王既刑殺無罪，并及其家之賤者。（朱氏曰古者以罪人為臣僕亡國所虜亦以為臣僕箕子曰商其淪喪我罔為臣僕是也）○歐陽氏曰，大夫懼惡思去其位也。見人民無辜，并其臣僕濫及於刑罰，所以懼而思去也。○孔氏曰，哀乎今我民人見遇如此，於何所從而得天祿乎。視烏於所止，當止於誰之屋乎。言民無所歸，以見惡之甚也。



瞻彼中林，侯薪侯蒸。民今方殆，視天夢夢。（平聲）既克有定，靡人弗勝。（音升）有皇上帝，伊誰云憎。

鄭氏曰，侯維也。林中大木之處，而維有薪蒸。（疏義曰人之於物小大甚明而天之於人善惡無別此以人之有見與天之無知）○朱氏曰，殆危。夢夢不明也。（爾雅曰夢夢亂也）皇大也。上帝，天之神也。程子曰，以其形體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蘇氏曰，民方在危殆之中，視天之夢夢若無能者，不知此天之未定故也。方其未定，何所不至。及其既定，人未有不為天所勝者。申包胥曰，人衆則勝天，天定亦能勝人。不然天豈有所憎而禍之耶。（歐陽氏曰訛言辜臣之民不見禍罰而彼危殆之民反被其害彼皇皇上帝非有憎誰乎此怨訴之言也）

衰亂之世不務[illegible]長

謂山蓋卑，為岡為陵。民之訛言，寧莫之懲。召彼故老，訊（音信）之占夢。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

李氏曰，謂山為卑，則有為山脊者，有為大阿者，而皆以為卑。民之訛言，變白為黑如此，乃不懲艾之何也。○毛氏曰，故老召之訊問也。○鄭氏曰，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孔氏曰既不能止訛言而反好部碎其信夢之事言其不尚道德侮慢長老也）毛氏曰，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王氏曰，亂甚矣。不知與故老圖此，乃召而



訊之占夢，則其迷甚矣。唯其迷甚，故君臣皆自謂聖，而上下同德，如烏雌雄無以相別也。○（子思言於衛侯曰君之國事將日非矣公曰何故對曰有由然焉君出言自以為是而卿大夫莫敢矯其非卿大夫出言亦自以為是而士庶人莫敢矯其非君臣既自賢矣而羣下同聲賢之賢之則順而有福矯之則逆而有禍如此則善安從生詩曰具曰予聖誰知烏之雌雄抑亦似君之君臣乎○具曰予聖從來亂亡之道病予思此言千古鑒也○聖人以此垂訓而猶有罪謗諫諍誅戮鹿馬之言者亦何患哉）

謂天蓋高，不敢不局。（其欲切）謂地蓋厚，不敢不蹐。（音積）維號（音豪）斯言，有倫有脊。哀今之人，胡為虺蜴。（音毀　星歷切一作蜥）

毛氏曰，局曲也。（孔氏曰局者曲其身也）蹐累足也。（說文曰蹐小步也）倫道，脊理也。○朱氏曰，遭世之亂，天雖高而不敢不

局地雖厚而不敢不蹐[蘇氏曰不敢不曲身懼墜也不敢不累足懼陷也天地必無壓陷斧身處亂世禍出意外不可知其必無而不懼也]其所號呼而爲此言者又皆有倫理[王氏曰號呼而出斯言者非疑也乃有倫序有脊理]哀今之人胡爲肆毒以害人而使之至此乎〇毛氏曰蜴螈也[嚴氏曰虺蜴之性見人則走〇朱氏曰皆毒螫之蟲也〇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懼然如懼曰彼不達之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不與善已獨由之則非妖則孽也故賢也既不遇天恐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詩曰謂天蓋高不敢不局謂地蓋厚不敢不蹐此言上下畏罪而無所自容也]

瞻彼阪[音反]田有菀[音鬱]其特天之扤[音兀]我如不我克彼求我則如不我得執我仇仇亦不我力



鄭氏曰阪田崎嶇墝埆之處而有菀然茂特之苗〇毛氏曰扤動也〇歐陽氏曰云天之扤我者君子居危推其命於天也[李氏曰視彼阪田崎嶇之處有菀然特盛之苗亦猶昏亂之朝有挺然特立之賢者特立之苗特生于阪田之中而風雨以扤動之惟恐其不勝亦猶賢者之特立而小人成羣思有以中傷之惟恐其不及也]蘇氏曰方其求我以爲法也如恐失我爾〇鄭氏曰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謷謷然言其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〇蘇氏曰曾不力用我也[胡氏曰扤有齟齬頓挫之意黃氏佐曰仇仇即求責無已盡遺以勤勞之事之意〇郭璞曰皆傲慢賢者]

心之憂矣如或結之今茲之正胡然厲矣燎[力召切]之方揚寧或滅之赫赫宗周褒[補毛切]姒[音似]威[呼悅切]之

歐陽氏曰我心之憂如結而國之政何其惡也正政古用字多通〇毛氏曰厲惡也〇鄭氏曰火田爲燎[李氏曰火之燎于原寧有能滅之乎今也赫赫之宗周而乃爲褒姒所威誠可駭也]〇毛氏曰宗周鎬京也褒國也姒姓也威滅也有褒國之女幽王惑焉而以爲后詩人知其必滅周也[孔氏曰所宗周未滅詩人以褒姒淫妒知其必滅周也〇據晉傳云西周喪敗申公云周宗喪亂其爲東遷後之作可知況直言幽王孫淫之時誰敢顯斥褒姒名乎]〇歐陽氏曰上七章皆述王信訛言亂政至此始言滅周主於褒姒者謂王溺女色而致昏惑推其禍亂之本以歸罪



也

終其永懷又窘[求隕切]陰雨其車既載乃棄爾輔載輸爾載將[七羊切]伯助予

毛氏曰窘困也〇鄭氏曰陰雨喩君有泥陷之難棄輔喩遠賢也〇毛氏曰大車重載又棄其輔[孔氏曰輔是可解脱之物如今人縛杖於輻以防輔車也]將請伯長也〇鄭氏曰輸墮也棄女車輔則墮女之載乃請長者見助以言國危而求賢者已晚矣〇蘇氏曰幽王日爲淫虐譬如行險而不知止君子永思其終知其必有大難故曰終其永懷又窘陰雨王又不虞難之將

至而棄賢臣焉。故曰乃棄爾輔。君子求助於未危，故難不至。苟其載之既墮，而後號伯以助予，則無及矣。呂氏曰前章既言周之必亾矣此懷不能已復誨幽王曰此何等時乃棄賢者不以自助乎無至於傾覆而悔之也

無棄爾輔，員音云于爾輻音福，屢顧爾僕，不輸爾載，終踰絕險，曾是不意。

毛氏曰：員，益也。○朱氏曰：輔所以益輻也。○鄭氏曰：屢，數音朔也。僕，將車者也。顧猶視也，念也。○歐陽氏曰：戒其無棄爾輔，而益其輻，又顧其僕，使不覆所載者。謂駕車者當如此，猶恐覆敗，而今乃履絕



險，而不以為意，則宜其覆矣。李氏曰不棄爾輔員于爾輻可謂慎矣猶以爲未也而又屢顧爾僕然後不至於多難今幽王乃終然踰于絕險之地而不以爲意其忽於爾難可知矣○范氏曰：治天下者任重道遠，故以將車為喻。張氏撝曰輔以益輻大臣即吾輔所以益國也僕以將車衆賢即吾僕所以効力也輔輸已用之賢僕黜樂用之賢○終踰絕險曾是不意歐陽公蘇子諸儒作欲收之之辭朱子直以為終雖踰險而無難不及歐蘇之理長

魚在于沼之紹切，亦匪克樂。潛雖伏矣，亦孔之炤音灼。憂心慘慘七感切，念國之為虐。

毛氏曰：沼，池也。○王氏曰：魚在于沼，其為生已蹙矣，是以匪克樂也。蘇氏曰君子立于衰亂之朝譬如魚之在沼非其所樂○鄭氏曰：其潛伏於淵，不足以逃，甚炤炤易見。○毛氏曰：慘慘，猶戚戚也。○王氏曰：潛雖伏矣，亦孔之炤，以譬君子雖潛伏，無所容也。蹙而困之如此，故君子憂心慘慘，念國之為虐也。慘慘，憂愁之至也。大樂劉氏曰魚雖然潛伏于深淵亦爲網罟者所獲士[illegible]晋隱于山林亦爲羅織者所羅言危亂之世有道君子在朝不可也在野不可也○嚴氏曰君子不專爲一身之安危其心慘慘然愁戚者惟念國之行虐政而又罹其害耳

彼有旨酒，又有嘉殽戶交切。洽比其鄰，昏姻孔云。念我獨兮，憂心慇慇。

毛氏曰：洽，合。鄰，近。云，旋也。○李氏曰：小人有旨酒



嘉殽，和洽其鄰里，孔氏曰時權臣昏宦親戚相黨與其親戚周旋，而我獨憂之。昔人有言：燕雀處堂，突決棟焚，而母子恬然不知禍之將及也。今國勢如此，而小人乃羣居飲酒以相樂，殆燕雀之類也。○毛氏曰：慇慇然痛也。王氏曰君子困蹙而小人得志有酒食以洽比其鄰里怡懌其昏姻甚稱說其善則君子失志窮獨其憂甚矣慇慇則疾痛之至也

佌佌音此彼有屋，蔌蔌音速方有穀。民今之無祿，天夭於遙切是椓音卓。哿哥我切矣富人，哀此惸獨。

毛氏曰：佌佌，小也。蔌蔌，陋也。○鄭氏曰：穀，祿也。後漢書作速速方穀注云謂小人乘寵方穀而行也○蘇氏曰：民方無祿，故天

蘇氏曰。鄭桓公[?]先[?]事

之夭。擧直出而椓喪之。韓詩作夭夭。是椓[?]邕弘。稱亦是天天。謂孽弱之民
俱受禍害也。○嚴氏曰。張衡思玄云。利端始萌其
漸亦萊遠方。天天亦如行去古者遠[?]得其
眞且侁侁遠遠。天天遠文爲是。富人猶可勝也。惸獨[?]氏曰
世。要其極也。貧富俱受其禍。言其一[?]亂之
政。富者之財猶可以勝其求。貧者念不堪之也。○呂
氏曰。困苦之甚者。又就其間較其淺深。故曰哿矣
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是。蓋甚可憐矣。
李[?]子曰。豈聰明作元后。豈聰明者亦在乎知
人[?]亦曰[?]以安民而已。若夫皋陶之言曰在知
人。在安民。知人則哲。安民則惠。能哲而惠。何憂乎
驩兜。[?]畏乎巧言令色孔壬。三代令主。明主明乎此所
以治安長久也。蓋正人君子。必多端。忠直之言
於邪姦讒說。必善爲讒諛。故[?]之言。深居不聞之人
發天災不足畏。人言不足恤之類。或斥直論。爲[?]而
或詆正人爲黨。又恐人主聰明偶露。燭破其姦。而



後宮嬖惑女。以荒主志氣。而後呼類植朋。締惡
流毒。決椓生民。此讒言之所以可畏也。幽王沉溺
褒姒。廢正立庶。而小人憑藉之以惑主聽。而固其
寵。故不免驪山之禍。然則治天下當若何。漢孝
宣不[?]官。命吏必視賜罰。察其所行以質其言。有名
不相應者。輒罪之。如是則小人之言杜。而明不
蔽矣。至端本之法。莫如御色以割去姦以斷。太公
曰。操刀必割。執斧必伐。操刀不割。是謂失利。執斧
不伐。賊人將來。又曰。可怒而不怒。姦臣乃作。可殺
而不殺。大賊乃發。繼體之主。亦鑒戒于茲而宣其
聰明。毋爲宵人
女謁所蔽哉。

正月十三章。八章章八句。五章章六句

序。十月之交。大夫刺幽王也。鄭氏曰。當爲刺厲王。作詁訓傳時。移其篇第。因改之爾。節彼刺師尹不平。亂靡有定。此篇譏皇父擅恣。日月告凶。正月惡褒姒滅周。此篇疾艷妻煽方處。又幽王時。司徒乃鄭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孔氏曰。褒姒[?]能[?]之妖所生。褒人養而獻

之無有私黨。皇父以下七子。而令各位若
亂之盛。其言雖與毛異。而其意郭爲長。

傳。皇父尊政。□□□□弑十月之交。

申公說曰。幽王之時。天變見于上。地變動于下。而
姦臣亂政于外。嬖妻敗德于內。大夫憂亂亡之將
至。故作是詩。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亦孔之醜。彼月而微。
此日而微。今此下民。亦孔之哀。

毛氏曰。交。日月之交會。孔氏曰。日月交會謂朔也。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
度之一。日月皆右行於天。一晝一夜。日行一度。月
行十三度十九分度之七。是月行疾。日行遲。二十
九日有餘而月行天一周。追及於日而與之會。是
會之交也。交會而日月同道則食。月或在日道表



或在日道裏。則不食矣。日月之食。本無常。時故曆
家爲日月交會之法。大率以百七十三日有奇爲
限。而日月行天。各自有道。雖至朔相逢。而道有表
裏。若月先在裏。依限而食者多。若月先在表。雖
限而食者少。杜預見其參差。乃云日月動物。雖行
度有大量。不能不少有盈縮。故有雖交而不食
者。或有頻交而食者。唯正陽之月。君子忌之。○
[?]氏曰。日食。天變之大者也。然正陽之月。古尤
忌之。夏之四月爲純陽。故謂之正月。十月爲純陰。
故謂之陽月。純陽而食。陽弱之甚也。純陰而食陰。
壯之甚也。○鄭氏曰。日食。陰侵陽。臣侵君之象。辛。金也。
卯。木也。黃氏佐曰。庚辛爲金。辛則陰金。寅卯屬木。卯則陰木。爲以純陰之月。辛陰金見而此則陰盛可知。又以卯侵辛。故甚惡也。○毛氏曰。醜。惡也。
○朱氏曰。微。虧也。○王氏曰。月有虧盈。虧則微矣。
彼月而微。則固其所。此日而微。則非其常。○鄭氏

兇凶讖書作凶

曰君臣失道災害將起故下民亦甚可哀○蘇氏曰天變既見君子知國之將亡國亡則民首被其患是以哀之也

日月告凶不用其行四國無政不用其良彼月而食則維其常此日而食于何不臧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行道度也不用之者謂相干犯也四方之國無政者繇天子不用善人也臧善也○古傳曰月食非其常也然比日食則以陽侵陰猶爲常也此日而食則爲變大矣李氏曰春秋日食三十六月食未嘗書亦以爲常故爾○左傳昭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于何不臧者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於日月之災○許氏曰此言日食因不用善人婦也臣也小人也皆陰類也指與蠱惑王心而敗政事故謫見於天也



爗爗于輒切震電不寧不令百川沸甫味切騰山冢崒崩高岸爲谷深谷爲陵哀今之人胡憯七感切莫懲

毛氏曰爗爗震電貌震雷也鄭氏曰雷電過常天下不安政教不善之徵○李尋傳注云雷電失序不安不善沸出騰乘也山頂曰冢○鄭氏曰崒者崔嵬山頂崔嵬者崩君道壞也憯曾懲止也國語幽王三年西周三川皆震伯陽父曰周將亡矣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今周若二代之季矣其川源必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川山崩川竭亡國之徵是歲三川竭疑即此時

朱氏曰災異之衆如此是宜恐懼修省改紀其政

歐陽氏曰鄭氏言幽王時鄭桓公友乃司徒非番也按幽王在位十一年至其八年始以友爲司徒則番或在前安知爲厲王司徒乎

而幽王曾莫之懲也董子曰國家將有失道之敗而天乃先出災異以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異以警懼之尚不知變而傷敗乃至此見天心仁愛人君而欲止其亂也

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聚鄒音子內史蹶俱衛切維趣七走切馬楀音矩維師氏豔音焰妻煽音扇方處

鄭氏曰皇父家伯仲允皆字番聚蹶楀皆氏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朱氏曰卿士六卿之外更爲都官以總六官之事也膳夫上士也掌王之飲食膳羞內史中大夫也掌爵祿廢置殺生予奪之法趣馬中士也掌王馬之政師氏亦中大夫也掌司朝得失之事孔氏曰師氏掌國得失之事司朝即國也



○毛氏曰豔妻褒姒美色曰豔煽熾也○王氏曰七子所以用七子所以見寵用事則以豔妻煽方處故也豔妻言其配王以色而已煽言其勢盛若火之煽然方處言方處勢未變徙也李氏曰小人用事又有豔妻交結于內而其勢蟠結不可解也

抑此皇父豈曰不時胡爲我作不即我謀徹我牆屋田卒汙音烏萊曰予不戕在良切禮則然矣

朱氏曰抑發語辭○毛氏曰時是也○鄭氏曰女豈曰我所爲不是乎言其不自知惡也女何爲役

孔氏曰汙者停水之名萊者草穢之名

孔氏曰皇父封於畿內爲三卿今增一

特以其刺也

作我不先就我謀使我得遷徙乃反撤毀我牆屋令我不得趨農田卒爲汙萊乎。毛氏曰下則汙高則萊戕殘也言皇父既不自知不是反云我不殘敗女田業禮下供上役其道當然言文過也。胡氏曰三代之君每有興作謀及庶民如盤庚遷殷登厥民而告之故詩人曰胡爲我作不即我謀○或曰廢其田宅以爲池囿也

皇父孔聖作都于向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藏去聲不慭慭魚覲切遺一老俾守我王擇有車馬以居徂向。

毛氏曰皇父甚自謂聖向邑也擇三有事有司國之三卿信維貪淫多藏之人也○鄭氏曰專權足已自比聖人作都立三卿皆取聚斂之臣言不知



厭也慭者心不欲自強之辭。爾雅曰慭強也且也言盡將舊在位之人與之皆去無留衛王。陳氏曰擇多藏之人以爲三公僅故老在位盡出之不遺一人以保我王漢靈帝時西園有三公之錢在幽王時此錢歸之向矣又擇民之富有車馬者以往居于向也。黃氏曰以實其邑也

黽音泯勉從事不敢告勞無罪無辜讒口囂囂五刀切下民之孽魚列切匪降自天噂音撙沓音踏背憎職競由人。

鄭氏曰詩人見時如是自勉以從王事雖勞不敢自謂勞囂囂眾多貌。蘇氏曰無罪猶且見讒而況敢告勞乎毛氏曰噂猶噂噂沓猶沓沓。蘇氏曰噂聚也沓重複也職主也○陳氏曰噂聚談也沓猥並也小人相見之狀如此背則憎疾也用如此小人在位所以與孽未可歸於天也。蘇氏曰多言以相說而背相憎專力爲此者人也而豈天哉。

悠悠我里亦孔之痗音昧四方有羨徐箭切我獨居憂民莫不逸我獨不敢休天命不徹我不敢傚我友自逸。

毛氏曰悠悠憂也里居痗病也羨餘也○鄭氏曰逸逸豫也。孔氏曰四方之民盡有饒餘我獨居此憂民莫不得優游自逸我獨不敢休息○王氏曰徹通也朱氏曰徹均也不通以言其窮也其窮命也勉之而已故不敢傚親屬之臣心不能已○不敢傚我友自逸有獨盡職來公其同大變感悟君相愁不徒安於命而已許氏曰詩人謂天災地變之交見內有褒姒之邪變外有皇父之貪殘牽引惡類相爲表裏褒姒之禍鄭



之本皇父罪之魁以致流離咳埃無所安處故作是詩以刺之朱子曰物氣逆必生非常之變天心窮故有災變之敝災異者天愛人君故數見以譴告之亦如慈文之武其于也谷永曰明下正五事建大中則日月理于上堯微序于下書傳所紀足紫巳君不修道則谷從爲殊傳日皇之不極將則有日月隳行如也詩所六亦可畏亂幽王淫蕩褒姒寵任皇父莞官相核孫是私人並進感福偕恣左右卿試皆黃寓作都虐民得然無忌萃陰凝結陽道衰微故川乃之勝應因之震川從而沸也何者陽日食爲陰後陽臣專君妾婦乘夫之咎況當正陽之川乎地者采靜之物陰陽激薄陰盛面震五行以水爲本王道修明則百川沸騰河海安屬偏黨失綱乃漏滋爲患所謂下有其前而後變見于上者非乎[illegible]然銷彌之法亦在人君一身爾見災而懼改行修德則妖轉爲祥高宗成王是也若其寅然不知覺悟則凶罰必及如幽王二世是也人主脩德宮闈宮閉治而天下之亂息矣慎選左右左右正而互像無邪類矣任忠亮正直之士以總百官則吏足

政衆而民散其澤矣民心既恍天象昭回有何災異歟故曰應天以實不以文下民且不可欺而況於天乎漢成哀時日食地震讙起併見者龍董賢而溺寵治也周大夫所刺夫豈誣哉

十月之交八章章八句

傳王室播遷大□□□□臣閔之賦雨無其極。劉氏曰嘗讀韓詩有雨無極篇序云雨無極正大夫刺幽王也篇首多雨無其極傷我稼穡八字與毛傳義合

申公說曰雨無其極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于王室者贄御之臣閔之而作

序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鄭氏曰亦當為刺厲王

浩浩昊胡老切天不駿音峻其德降喪饑饉音僅斬伐四國旻音明天疾威弗慮弗圖舍音捨彼有罪既伏其辜若此



無罪淪胥息魚切以鋪普烏切

鈍昔時作情指幸而病也

朱氏曰浩浩廣大貌昊亦廣大之意駿大德惠也毛氏曰駿長也○鄭氏曰言王不能繼長昊天之德○毛氏曰穀不熟曰饑蔬不熟曰饉○鄭氏曰慮圖皆謀也胥相鋪徧也○蘇氏曰幽王之亂民之無罪而被禍災者無所歸咎曰天之生物浩然若無窮者奈何不長其德既生之而又降喪亂饑饉以斬伐之哉豈天怒之迅烈曾弗之慮弗之圖乎彼有罪者則既伏其辜矣置而勿疑可也若此無罪而使之相與陷溺無不徧焉何也嚴氏曰首章二句罰不中也天既迅烈威虐于衆思惟修省庶可以回天意今乃不思慮不圖謀彼有罪而伏辜者姑舍勿論若此無罪者而使之牽率相引而徧得罪焉何其無分別也弗慮弗圖以下指王亦有理

鄭氏曰周宗鎬京也舊從劉說既滅指已然亦可

周宗既滅靡所止戾正大夫離居莫知我勩音異三事大夫莫肯夙夜邦君諸侯莫肯朝夕庶曰式臧覆音復出為惡

孔氏曰王述之曰周室為天下所宗其道已滅將無所止定○毛氏曰戾定也勩勞也○鄭氏曰正長也王氏曰周官八職一曰正六官之長是也○孔氏曰王肅以三事為三公大夫謂其屬○毛氏曰覆反也○范氏曰靡所止戾未知天之所命民之所定矣正大夫離



居去位也其下大夫勞於從事故曰莫知我勩三事大夫莫肯夙夜無在公之節也邦君諸侯莫肯朝夕無尊王之禮也幽王屏棄故老侮慢諸侯其大臣不使其諸侯不王故大夫憂之庶王之儆懼而用善反出於為惡莫之懲焉孔氏曰君臣解體國將滅亡我庶幾曰王今國危如此當改用善而王反出為惡言其惡所以當亡也○王氏曰是時周未滅而曰既滅者其滅之形成故也○既滅如王氏說作其道已滅乃無礙

如何昊天辟言不信如彼行邁則靡所臻凡百君子各敬爾身胡不相畏不畏于天

毛氏曰辟法也○鄭氏曰如何乎昊天痛而愬之

相長即各敬急胡不者儆戒之詞

不退不進舊說未爲不可

也爲陳法度之言不信之也凡百君子謂衆在位者○蘇氏曰幽王日益不悛君子呼天而告之曰奈何哉法度之言于終莫肯信者如人恣行而忘反我不如其所至矣既已爰之則又告其羣臣使皆敬其身○王氏曰世雖昏亂君子不可以爲惡自敬故也畏人故也畏天故也黄氏佐曰各敬爾身只是勸躬盡瘁夙夜朝夕不使其流於放肆也○鍾氏惺曰君子處亂世身在事中止用得一敬字除此皆苟免矣

戎成不退饑成不遂曾音層我暬音薛御憯憯子感切日瘁

音胥凡百君子莫肯用訊聽言則荅譖言則退

毛氏曰戎兵遂安也蘇氏曰遂進也易曰不能退不能遂暬御侍御



也國語曰居寢有暬御之臣瘁病也○鄭氏曰訊告也○孔氏曰言兵寇已成而不能禦而退之饑困已成而不能恤而安之曾我暬御之小臣知天下之危殆憯憯然日以憂病凡衆在位之君子雖知其危無肯用此事以告王者黄氏佐曰聽言則荅言逢迎爲說未嘗盡言弭兵救饑也譖言則退畏禍而去之也於敬身之義何有

哀哉不能言匪舌是出維躬是瘁徂醉切哿音可矣能言巧言如流俾躬處休

毛氏曰哀賢人不得言○鄭氏曰瘁病也不能言言之拙也孔氏曰可哀哉不能言之賢者意雖欲言言則忤物若出是舌小人惡直將共害之又曰言之忤人其禍必速○毛氏曰哿可也可矣世所謂能言也巧言從俗如水轉流○蘇氏曰言之忠者世之所謂不能言也蔡子曰匪舌是出謂忠言發於中心非徒出諸口舌也常可人意者佞人之言也此世所謂能言也○朱氏曰巧好其言如水之流而使其身處於安樂之地蓋亂世昏主惡忠直而好諛佞類如此詩人所以深歎之也

維曰于仕孔棘且殆云不可使得罪于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

毛氏曰于往也○鄭氏曰棘急也○蘇氏曰人皆



曰往仕耳曾不知仕之急且危也何者直道者王之所謂不可使而枉道者王之所謂可使也直道者得罪於君而枉道者見怨於友此仕之所以難也孔氏曰朋友之道相切以善今從君爲惡故朋友怨之

謂爾遷于王都曰予未有室家鼠思去聲泣血無言不疾昔爾出居誰從作爾室

范氏曰君子閔周之將亾故招其在下之賢者使遷于王都以繫天下之心孔氏曰幽王駁亂大夫有去離朝廷者其友征剛思而呼之謂曰爾可遷居于王都去者不肯曰予未有室家心疾王政託以無室家爲辭也○玩未有室家語氣如范氏說覺妥○王氏曰鼠思憂思也○毛氏曰

一無聲曰泣血○蘇氏曰仕之多患也故君子有去
者有居者居者不忍王之無臣與已之無徒也則
告之使復遷于王都去者不聽而以無家辭之居
者於是憂思泣血其出言輒皆疾之故詰之曰昔
爾之去也誰爲爾作室者而今以是辭我哉

南海黃氏曰吾讀哀哉以下三章而知詩人之責
去者尤甚于上三章也蓋從責之而不言時世之
難遽不譏其爲之痛切則似乎不近人情者而彼
道得以有辭矣惟責之至此以爲吾非不知汝情
之痛切也然以是而遂去之則君臣之義固若是
怨乎之緣辜萬氏曰詩傳云王室播遷云云合之
詩文周宗旣滅靡所止戾則必非未然之詞謂爾
遷于王都分明謂遷于東都也若止以其去而召
之來則曰遷曰歸皆可何爲以遷爲辭乎鄭氏以
爲厲王流彘卽以彘爲王都彘乃流放之地從來



不聞稱都何如東都
王城之明白可據也
韋氏曰此詩舊傳云王室播遷大夫去之申公東
謂東遷之初大夫有不忠者暬御之臣閔之而作
則周宗旣滅卽幽王已弑之後人民離散擾攘無
詩故云靡所止定也不必回護作周室之法度寧
亦不必解云亂將滅亡矣如是則謂爾遷于王都
明是招徠舊臣遷于王城而有訊言無室而不來
者故詰之曰爾昔奔出誰爲爾作室
而今患無室家哉予故取萬氏之說

雨無正七章二章章十句二章章八句三章章
六句

祈父之什十篇六十四章四百三十六句

詩經備攷卷十四終

# 詩經備攷卷十五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臱玉鉉　攷訂

## 小旻之什

蘇氏曰小旻小宛小弁小明四詩皆以小名篇所
以別其爲小雅也其在小雅者謂之小故其在大
雅者謂之召旻大明獨宛弁闕焉意者孔子删之
矣雖去其大而其小者猶謂之小蓋卽用其舊也

序小旻大夫刺幽王也鄭氏曰亦當爲刺厲王

說小旻大夫以王惑于邪謀不能斷以從善而作此

詩傳大缺四字賦小旻
朱氏集傳本申說也

旻天疾威敷音扶于下土謀猶回遹音聿何日斯沮謀臧



不從不臧覆用我視謀猶亦孔之邛其凶切
朱氏曰旻幽遠之意爾雅曰秋曰旻天　毛氏曰敷布也回
邪遹辟也朱氏曰猶謀也○鄭氏曰沮止也臧善也○毛
氏曰邛病也○嚴氏曰旻天以仁閔爲稱今乃迅
烈威虐敷布于下土使徧受其害言災禍荐臻也
是皆人事有以召之幽王宜恐懼而改圖矣今謀
猶邪辟不知更待何時而沮也謂天怒已甚王改
過豈可緩乎張氏曰臧者宜從而不從不臧者不宜用而反用是非混淆從違倒置若
天奪之鑒然也○黃氏曰違善從惡
爲邪辟之謀而視之使人甚病也
潝潝音吸訿訿音紫亦孔之哀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

俱者言王與小人俱依違不能自斷也與言音一例存朱氏指小人非

不臧。則具是依。我視謀猶。伊于胡底。

蘇氏曰。潝潝。言相和也。訿訿。言相詆也。劉向疏曰。衆小在位而從邪議。歙歙相是。而背君子。故其詩曰。歙歙訿訿。亦孔之哀。○孔氏曰。王不用善。臣又棄職事。爾雅曰。潝潝訿訿。莫供職也。君臣並皆昏亂。故云。謀之有善者。君臣俱於是背違之。謀之其不善者。君臣俱於是就依之。○王氏曰。謀猶如此。則亦何所至乎。至於亂而已。○鄭氏曰。底。至也。

我龜旣厭。不我告猶。謀夫孔多。是用不集。發言盈庭。誰敢執其咎。如匪行邁謀。是用不得于道。

鄭氏曰。猶。圖也。卜筮數而瀆龜。龜厭之。不復告其



所圖之吉凶。謀事者衆。是非相奪。莫適可從。故所爲不成。○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謀事者衆。訩訩滿庭。而無敢決當是非。事若不成。誰當其咎責者。君臣之謀事如此。與不行而坐圖遠近。是於道路無進趾步。何以異乎。嚴氏曰。此章言謀之非其人也。如人欲行路。必問于於行之人。非行邁之人。而與之謀。宜其無得于道路之事。如此處之言。耕當問奴。織當問婢是也。

哀哉爲猶。匪先民是程。匪大猶是經。維邇言是聽。維邇言是爭。如彼築室于道謀。是用不潰于成。

毛氏曰。古昔曰先民。朱氏曰。古之聖賢也。程。法。經。常。猶。道。邇。近也。○鄭氏曰。哀哉。今之君臣謀事。不用古人之法。不循大道之常。而徒聽順近言之同者。爭言之異者。如當路築室。人與之謀。路人之意不同。故不得遂成也。○毛氏曰。潰。遂也。孔氏曰。古人之法。是先王成事已行者也。大道之常。謂禮樂典法。古今所通者也。○朱子曰。先民。卽指先公先王。如文謨武烈是也。大猶古今通行之大道。治國平天下之經也。匪程是狹小祖宗法度。匪經是變亂古法之意。衰亂之世多如此。

舞者民胥之詞無使賢愚俱沉淪而至於敗也

國雖靡止。或聖或否。民雖靡膴。火吳切或哲或謀。或肅或艾。刈音如彼流泉。無淪胥以敗。

蘇氏曰。止。定也。范氏曰。國雖靡止。言無所定也。膴。大也。孔氏曰。膴王肅讀爲幠。大也。無大有人。言少也。○韓詩作靡腜。腜猶無幾何也。○毛氏曰。人有通聖者。有不能者。有明哲者。有聰謀者。艾。治也。有恭肅



者。有治理者。○孔氏曰。王何不用焉。致之於位。而何用小人乎。○朱氏曰。淪。陷。胥。相也。○蘇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愚者可賴以皆濟也。苟廢而不用。而使愚者壅之於上。則相與皆敗。無能爲矣。譬如泉水。苟疏而流之。則淤者從之而行。苟不疏之。雖其流者亦相與陷溺腐敗而已。孔氏曰。無淪胥以敗。明行則爲清。不至濁敗也。○鍾氏惺曰。此章望以用賢。無止遠賢者。名凡而不敢斥言用賢。知其言之無益。直付之流泉一嘆而已。

不敢暴虎。不敢馮河。馮音憑人知其一。莫知其他。戰戰兢兢。居陵切如臨深淵。如履薄氷。

毛氏曰徒涉曰馮河馮陵也徒搏曰暴虎〇鄭氏曰人皆知暴虎馮河立至之害而不知當畏慎小人能危亾也〇毛氏曰戰戰恐也兢兢戒也如臨深淵恐墜也如履薄冰恐陷也〇朱氏曰衆人之慮不能及遠暴虎馮河之患近而易見則知避之喪國亾家之禍隱於無形則不知以爲憂也 朱子曰國謀事者最忌爭項詰而昧遠猷議論滑稽而不能斷也蓋國家大計嘗患由沉毅之士可賓議擁至於喋喋衆人無識而喜說必不可用也人主亦察其與謀者何如人其人果憂國忠士明達之情雖拂衆議而獨從之可矣奈何與小人俱依違而誤大事耶

小旻六章三章章八句三章章七句



說鳴鳩大夫遭周之亂而兄弟相戒以免禍之詩。

傳□□□□□□□□惕戒賦鳴鳩 序小宛大夫刺幽王也〇詩故曰非刺王也兄弟相戒之辭與魯傳說同。

宛於阮切 彼鳴鳩翰聲去飛戾天我心憂傷念昔先人明發不寐有懷二人

毛氏曰宛小貌〇陸氏疏曰鳴鳩班鳩也〇蘇氏曰翰羽也〇毛氏曰戾至也 歐陽氏曰謂此鳩雖小鳥亦有高飛及天之志而王不自勉强曾鳩之不如以墜其先王之業故曰念昔先人謂思宣王也 孔氏曰夜地而闇至旦而明明地開發故謂之明發也〇蘇氏曰二人文武也君子憂傷念其先王有懷文武哀其業之將墜也 呂氏曰念昔先人周室之將亾念其開創之人也〇然蘇東萊皆從其人兼謂文王武王也字說不言後傳說先人二人俱指父母爲安。

人之齊聖飲酒溫克彼昏不知壹醉日富各敬爾儀天命不又。

毛氏曰齊正 朱氏曰齊肅也 克勝也〇孔氏曰聖者通也 大學傳注云聖通而先識是也〇 鄭氏曰中正通知之人飲酒雖醉猶能溫 字藉 藉自持以勝 朱氏曰所謂不爲酒困也 〇劉氏曰彼昏而不醒壹志於酒日增其甚故曰壹醉日富。〇毛氏曰又復也〇鄭氏曰令女君臣各敬愼威儀天命所去不復來也 王氏曰言各則幷戒其君臣也



中原有菽 音叔 庶民采之螟 音冥 蛉 音零 有子蜾 音果 蠃 力果切 負之教誨爾子式穀似之

毛氏曰中原原中也 楊氏愼曰野間謂之中原 菽藿也 孔氏曰菽者大豆之葉菽之菜 螟蛉桑蟲也蜾蠃蒲盧也 楊氏愼曰古人名物多取其形蜾蠃之似弧之細腰者曰蒲盧故蜂之細腰者亦名蒲盧 鄭氏曰蒲盧取桑蟲之子負持而去煦嫗養之以成其子喩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式用穀善也令有教誨女之萬民用善道者亦似蒲盧言將得而子也 解頤曰善其所以繼先人也教其子所以繼吾身也物之在外也猶可采而有之況性善本吾身所有乎物不須也猶可負而化之況子之性亦吾之性乃其不能者乎爲此詩者其於保身教子可謂兩得矣

新安胡氏曰中原有菽庶民尚能采之以養其子蜾蠃固有螟蛉亦能負之以養其子夫養其子者善焉以續之計也彼小民微物尚爾今王有子不能教誨之使之用善以爲似續計何哉皆依毛鄭作刺王解也不若朱子專云戒之以不惟獨善其身又當教其子使爲善也方是兄弟相戒之意

題弟去彼脊令音零載飛載鳴我日斯邁而月斯征夙興夜寐無忝爾所生

毛氏曰題視也脊令不能自舍○鄭氏曰題之爲言視睇也載之言則也則飛則鳴翼也口也不有止息邁征皆行也黃氏佐曰邁與書邁種德同當訓行征與易兼征同當訓進日月進是力進處○毛氏曰忝辱也○歐陽氏曰告其弟自戒誨云譬如脊令且飛且鳴自勤其身不少



休息東方朔云上所以日夜孳孳敏行而不敢息也譬若脊令飛且鳴矣今日月之行甚速不可失時王亦宜夙夜汲汲勉勵庶無忝辱於先王云

交交桑扈音戶率場啄粟哀我塡徒典切寡宜岸宜獄握於角切粟出卜自何能穀

歐陽氏曰交交者飛雜相亂之謂○毛氏曰桑扈竊脂也○鄭氏曰竊脂肉食今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邢昺云俗呼青雀觜曲食肉好盜脂膏食之因名云○毛氏曰塡盡也○鄭氏曰可哀哉我窮盡寡財之人仍有訟獄之事無可以自救但持粟行卜從

斷獄曰岸者謂其勢不得不然也

何能得生○蘇氏曰岸亦獄也岸韓詩作犴鄉亭之繫曰犴朝廷曰獄塡寡韓詩作疹寡疹苦也劉氏曰穀善也○朱氏曰言握粟以見其貧窶之甚卜之曰何自而能善乎

溫溫恭人如集于木惴惴之瑞切小心如臨于谷戰戰兢兢如履薄冰

毛氏曰溫溫和柔貌如集于木恐墜也如臨于谷恐隕也歐陽氏曰王既暴虐如此則其君子立於朝者危懼而不安又如臨谷履冰常憂隕墜也此說○鄭氏曰衰亂之世賢人君子雖無罪猶恐懼○歐陽氏曰此二章言君子小人所苦以見舉國之人皆失所也○呂氏曰五章言下民無告



六章言善人不安也

黃子曰刑以禁暴懲惡聖人恒愼之至於塡寡而宜犴獄則濫甚矣人主殺機一動則深文慘苛之人用事天下重足而立側目而視蘊愁積怨國所以不可爲也賢人君子安得不戰兢相戒乎

小宛六章章六句

序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孔氏曰太子謂宜咎也幽王信褒姒之讒放逐宜咎其傅親訓太子知其無罪閔其見逐故作此詩以刺王不言小鳥曰小弁者弁樂也鸒斯卑居小鳥而樂故曰小弁

傳尹伯奇□□□後母鄉大夫閔之賦小弁中公說曰尹伯奇爲後母所譖而出其鄉大夫作此詩以諷其父吉甫○趙氏孟子注云小弁小雅之篇伯奇之詩

弁音盤彼鸒音豫斯歸飛提提是移切民莫不穀我獨于罹

續氏曰鸒飛二字妙鳥伴所歸而飛不若予之無所歸也

音離何辜于天我罪伊何心之憂矣云如之何

毛氏曰弁樂也朱氏曰飛拊翼貌鸒卑居雅烏也爾雅曰鸒斯鵯鶋也郭璞曰鴉鳥小而多群腹下白江東呼爲鵯烏提提羣貌○鄭氏曰穀養罹憂也○李氏曰凡民莫不得以相養而我獨見棄於父母曾鸒斯之不如也○孔氏曰太子旣放棄而憂故號泣而訴曰我有何罪乎問天云我罪維如何乎趙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虛之故作詩曰何辜于天親親而悲怨之詞也○朱氏曰心之憂矣云如之何則知其無可奈何而安之之辭也

踧踧徒歷切周道鞫音菊爲茂草我心憂傷惄音溺焉如擣



了老切假寐永歎維憂用老心之憂矣疢音趁如疾首

毛氏曰踧踧平易也周道周室之通道鞫窮也惄思擣心疾也孔氏曰惄爲悲悶如有物之擣心也○鄭氏曰不脫冠衣而寐曰假寐疢猶病也○朱氏曰精神憒眊至於假寐之中不忘永歎憂之之深未老而老也疢如疾首則又憂之甚矣李氏曰以周道之平易而盡鞫爲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猶漢伍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荊棘露沾衣也皆預言之耳○孔氏曰時王雖無道非路經行人實生茂草但取茂草之徵道鮮猶褒姒之亂王政假以爲喻耳

維桑與梓音子必恭敬止靡瞻匪父靡依匪母不屬音燭于毛不離于裏天之生我我辰安在

朱氏曰桑梓二木以遺子孫給蠶食具器用者也○王氏曰尊父故言瞻親母故言依也蘇氏曰見父母之所植猶不敢不敬況於父母之無不瞻依哉○孔氏曰屬者父子天性相連屬離者謂所離歷言稟父之氣歷母而生也王氏曰離麗也○朱氏曰毛體膚之餘氣末屬也裏心腹也○毛氏曰辰時也○鄭氏曰言我生所值之辰安所在乎謂六物之吉凶左傳晉侯謂伯瑕曰何謂六物對曰歲時日月星辰○朱氏曰無所歸咎則推之於天曰豈我生之辰不善哉何不祥至是也

菀音鬱彼柳斯鳴蜩音條嘒嘒音惠有漼音崔者淵萑音丸葦淠



匹計切譬彼舟流不知所屆音戒心之憂矣不遑假寐

朱氏曰菀茂盛貌○毛氏曰蜩蟬也嘒嘒聲也漼深貌淠淠衆也○鄭氏曰柳木茂盛則多蟬淵深而旁生萑葦言大者之旁無所不容屆至也言今太子不爲王所容而見放逐狀如舟之流行無制之者不知終所至也王氏曰舟流者蕩漾而無所止者予所謂如窮人無所歸也遑暇也○長樂劉氏曰初猶假寐此則不遑其禍亟矣

鹿斯之奔維足伎伎音歧雉之朝雊古豆切尚求其雌譬彼壞胡罪切木疾用無枝心之憂矣寧莫之知

壞木仍掎遷予之憔悴為安

毛氏曰伎伎舒貌○鄭氏曰鴝雉鳴也尚猶也鹿之奔走其勢宜疾而足伎伎然舒留其群也雉之鳴猶知求其雌今太子之放棄又鳥獸之不如○毛氏曰壞瘣也謂傷病也說文作譬彼瘣木爾雅云瘣木苻婁○鄭氏曰寧曾也蘇氏曰鹿走而留其群雉鳴而求其雌物無不有恩於其親者視之不可去非獨以其愛亦以其助也今王獨棄后而逐太子亢然如壞木之無枝而曾莫之顧何也○王氏曰其憂如此而王寞然莫知也

相去聲彼投兔尚或先去聲之行有死人尚或墐音覲之君子秉心維其忍之心之憂矣涕既隕音殞之

鄭氏曰相視行道也○毛氏曰墐路冢也孔氏曰墐者埋殣之名耳此言行有死人是於道傍故曰路冢○鄭氏曰君子斥幽王也秉執也○毛氏曰隕墜也○王氏曰兔見迫逐而投人人宜利而取之也乃或先之使得辟逃劉氏曰兔乃人所驅急投人人哀其窮則及驅者未至而先存之行路之死人人宜瘞而違之乃或墐之使免暴露者惻隱之心人所宜有故也○朱氏曰幽王信讒棄逐其子曾視投兔死人之不如則其秉心亦忍矣是以心憂而涕隕也○萬氏曰嘗讀此詩至君子秉心維其忍之亦竊疑之謂人子雖怨其親不宜至此直以為作者之過例不知有尹伯奇之說今錄傳而釋則所謂君子云云皆卿大夫加於吉甫者渙然如氷釋矣



君子信讒如或醻市緣切之君子不惠不舒究之伐木掎音紀矣析薪扡音侈矣舍音捨彼有罪予之佗吐賀切矣

鄭氏曰醻旅醻也如醻之者謂受而行之惠愛也○朱氏曰舒緩究察也○毛氏曰伐木者掎其巔析薪者隨其理○鄭氏曰掎其巔者不欲妄踣之扡謂觀其理也必隨其理者不欲妄挫折之以言今王之遇太子不如伐木析薪也○毛氏曰佗加也○王氏曰伐木析薪非愛之也然亦不可以無理王以讒故遇已無理又伐木析薪之不如矣舍彼有罪予之佗矣者言以不舒究之故舍彼有罪之讒人而加已以非其罪此所謂無理也



莫高匪山莫浚音濬匪泉君子無易由言耳屬于垣音袁無逝我梁無發我笱音苟我躬不閱遑恤我後

毛氏曰浚深也○鄭氏曰山高矣人登其巔泉深矣人入其淵以言人無所不至孔氏曰窮高極深人所升入無所不至以喻知王隱情也○陳氏曰王無輕發言小人之為讒者尚屬耳於垣壁間以窺伺之○朱氏曰王卒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故告之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者太子放逐而其憂終不忘國也東萊呂氏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君子無易繇言耳屬于垣之謂也小弁之作太子既廢矣而猶云爾者蓋垣木亂之所繇生言語以為階也

小弁之詩毛氏以爲幽王放太子宜咎太子之傅作劉向趙岐又以爲尹伯奇事魯傳申公說同之云伯奇爲後母所讒而出鄭大夫閔之而作詩以諷蜀本續說云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父雖不父子不可以不子孔子作春秋托始平王其旨深矣豈肯錄其怨父之詞以示後世乎從傳說然矣第玩無逝我梁我躬不閱等語似是太子被廢之詞伯奇不過一大夫子耳烏得云無易繇言耳屬于垣身既放棄而猶悵悵於故處乎哉

小弁八章章八句

序巧言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傳大夫傷於讒賦巧言（申公說云幽王時大夫傷于讒而作）

悠悠昊天曰父母且（七餘切）無罪無辜亂如此憮（音呼）昊天已威予慎無罪昊天泰憮予慎無辜



李氏曰悠悠言天遠大之意○歐陽氏曰且語助○毛氏曰憮大也○鄭氏曰已泰皆言甚也○歐陽氏曰大夫傷遭亂世而被讒毀乃呼天而訴曰悠悠昊天爲我父母我無罪辜而使我遭此大亂之世天威已太甚矣實謹慎不敢有罪辜也○李氏曰上天降喪亂亦甚威甚大矣然我實畏謹無罪也（朱氏曰謹審也此自訴之詞欲其察已也）

亂之初生僭始既涵（音含）亂之又生君子信讒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市專切）君子如祉亂庶遄已

鄭氏曰僭不信也（朱氏曰僭始不信之端也）○毛氏曰涵容也

一進字重用賢去讒作主心略轉移開張之沮此節看第下小參之詩

○丘氏曰君子幽王也○毛氏曰遄疾沮止也祉福也○朱氏曰祉猶喜也○蘇氏曰小人爲讒於其君必以漸入之其始也進而嘗之君容之而不拒知言之無忌於是復進既而君信之然後亂成○朱氏曰君子見讒人之言若怒而責之則亂庶幾遄沮矣見賢者之言若喜而納之則亂庶幾遄已矣今涵容不斷讒信不分是以讒者益勝而君子益病也（陳氏曰小人以不根之言撼動君子人君不爲之別白並著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移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者往往以爲有證○嚴氏曰讒出於讒說生於侵柔不斷所以懷疑之心者來讒賊之口持不斷之意者開群枉之門也凡開人



之言當別白其是非今忠讒不分是以邪正混淆是非易位而亂天下也○朱子曰優柔不斷忠佞不分則讒邪得以肆虐長此不悟大亂無已時矣故喜以納忠諫怒以參救佞千古不易之道也爲人君者其三復于斯○蘇溪曰容不當容則讒來而遊亂用不當用則讒行而盜亂若喜怒以遏惡揚善則讒無從生亂無從起矣）

君子屢盟亂是用長（上聲）君子信盜亂是用暴盜言孔甘亂是用餤（音談）匪其止共（音恭）維王之邛（其恭切）

毛氏曰凡國有疑會同則用盟而相要也○鄭氏曰屢數也盜謂小人也（孔氏曰讒者小人因以盜名之）○毛氏曰餤進也（餤亦日食之意所云日進而不舍也）○鄭氏曰邛病也○王氏曰不能如怒如祉以明是非好惡則任賢安能

勿貳去邪安能勿疑既貳且疑豈免屢盟屢盟而不知反本此亂之所以長也穿窬之類何隙抵巇以開善人而君子信讒此亂之所以暴也○朱氏曰然此讒人不能供其職事徒為王之病而已。

奕奕(音亦)寢廟君子作之秩秩大猷聖人莫之他人有心予忖(七本切)度之躍躍(他歷切)毚(士咸切)兎遇犬獲之

毛氏曰奕奕大貌○朱氏曰秩秩序也○鄭氏曰猷道也大道治國之禮法○王氏曰莫定也○毛氏曰毚兎狡兎也(孔氏曰躍躍然跳疾之狡兎遇犬則能獲之遇犬者言兎逢犬則獲彼)○鄭氏曰此四事者言各有所能也因己能忖度讒人之心故列道之耳○朱氏曰反覆與比以見讒人之心我皆得之不能隱其情也(嚴氏曰讒人[illegible])

荏(音忍)染柔木君子樹之往來行言心焉數(上聲)之蛇蛇(音移)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音黃)顏之厚矣

毛氏曰荏染柔意也○朱氏曰行言行道之言也○歐陽氏曰以柔木比柔善之人王宜愛護使得樹立勿縱讒邪傷害之也往來行言心焉數之者謂往來行道之言焉足聽納於心也蛇蛇乃舒遲安閒之貌○鄭氏曰碩大也大言者不顧其行徒從口出非由心也(歐陽氏曰讒人能言徐緩敢為大言出口而無忌憚如此于文義較順朱氏謂碩言為善言非)○王氏曰讒人言巧其聽之可樂如笙簧然顏不知耻其顏厚矣。(呂氏曰善人易搖而難立讒之當如護柔木讒言易入而難忌聽之當如聽行路之言人之聽往來行路之言者如風過耳心焉當數之乎蛇蛇碩言出自口矣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坐見其巧言如簧顏之厚矣既不為其所惑坐見其情狀使其如此則不為矣)

彼何人斯居河之麋(音眉)無拳(音權)無勇職為亂階既微且尰(市勇切)爾勇伊何為猶將多爾居徒幾何

鄭氏曰何人者斥讒人也賤而惡之故曰何人○毛氏曰水草交謂之麋拳力也○孔氏曰既無拳力又無勁勇亦易誅除耳而敢主為此亂之階梯○鄭氏曰職主也此人居下濕之地故生微尰之疾人憎惡之故言女勇伊何何所能也(毛氏曰骭瘍為微腫足為尰)猶謀將大也○呂氏曰為謀雖曰大且多爾所居之徒幾何此非特賤讒人之辭蓋言其本易驅除特王不悟耳

巧言六章章八句

序何人斯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焉

一故蘇公作是詩以絕之。

彼何人斯其心孔艱胡逝我梁不入我門伊誰云從維暴之云

鄭氏曰孔甚艱難(其持心甚難知朱氏曰艱險也)逝之也梁魚梁也(蘇氏曰梁橋也)○朱氏曰逝我梁則必過我門然而不入者其必有故矣既而詰其所從者則暴公也。夫從暴而不入我門則暴公之譖已也明矣(歐陽氏曰彼何人斯者斥暴公也其心孔艱者心險而不平易也彼逝我梁者欲利我所有也不入我門者與我絕也伊誰云從維暴之云皆謂聽讒者誰乎乃惟暴公之言是從亦有見)

二人從行誰為此禍胡逝我梁不入唁(音彥)我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

鄭氏曰二人謂暴公與其侶也女相隨而行見王誰作我是禍乎時蘇公已得譴讓也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梁而不入弔唁我乎○丘氏曰始者與我情意厚今乃不入我門是始者不如今也其云不我可乎疑之矣(蘇氏曰始謂我可而今謂我不可也)

彼何人斯胡逝我陳我聞其聲不見其身不愧于人不畏于天

毛氏曰陳堂塗也(孫炎曰陳堂下至門之徑)○鄭氏曰女即不為何故近之我館庭使我得聞女之音聲不得覩女之身乎女今不入唁我何所愧畏乎皆疑之未察之辭(張氏樗曰天以照察言聰明明威無隱不燭人雖可欺獨不畏天乎)

彼何人斯其為飄風胡不自北胡不自南胡逝我梁祇(音支)攪(音絞)我心

毛氏曰飄風暴起之風攪亂也○朱氏曰言其往來之疾若飄風然○鄭氏曰祇適也何近之我梁適亂我心使我疑女○歐陽氏曰不自北不自南者歎已適遭之也飄風取其無形而中人有似譖言爾



爾之安行亦不遑舍爾之亟行遑脂(音支)爾車壹者之來云何其盱(況于切)

鄭氏曰遑暇亟疾也○朱氏曰盱望也(字林云盱張目也易云盱豫悔三都賦云盱衡而望是也)○呂氏曰謂女行之緩乎何為不少舍息而見我也謂女行之急乎何為復有暇而脂車也○鄭氏曰極其情求其意終不得壹者之來見我於女亦何病乎(朱氏曰何不壹來見我如何使我望女之切乎)

爾還而入我心易也還而不入否難知也壹者之來俾我祇(新支切)也

毛氏曰易說也○鄭氏曰還行反也祇安也○丘氏曰倘爾還而入則我心平易無疑今還而不入

錢氏曰此詩用好歌二字讒人傀儡

謂不譖我則難知○董氏曰過我門矣而不入雖曰不爲譖害其可得而知乎○朱氏曰何不壹來見我而使我心安乎李氏曰亦以見讒譖之人愧不敢來也。

伯氏吹壎音暄仲氏吹篪音池及爾如貫諒不我知出此三物以詛側助切爾斯

鄭氏曰伯仲喻兄弟也我與女恩如兄弟其相應和如壎篪毛氏曰土曰壎竹曰篪以言俱爲王臣宜相親愛其相比次如物之在繩索之貫也董氏曰如貫弁珠皆以繩結之毛氏曰三物犬豕鷄也民不相信則盟詛之孔氏曰女豈誠不我知而譖我哉苟誠不我知則出犬豕鷄三物以詛之可也

詩經備攷　卷十五　十八

爲鬼爲蜮音域則不可得有靦土典切面目視人罔極也此好歌以極反側

毛氏曰蜮短狐也陸璣疏曰一名射影江淮水皆有之人在岸上影見水中投人影則殺之或曰含沙射人皮肌其瘡如疥是也靦姡戶括切也孔氏曰說文云靦面見人姡面靦也然則靦與姡皆面見人之貌反側不正直也○鄭氏曰姡猶善也○歐陽氏曰女隱匿形迹能使我不見不覺如鬼蜮之肆害於人乎我則不得而知女今乃人爾目以面目與我相視無窮極不可祕藏我安得不知女之譖我乎。王氏曰作是詩將以絕之而曰好歌者非其好也是以極求其反側極其反側非惡之也有欲其悔悟之意焉

說文萋作緀緀帛文貌

王氏曰暴公爲卿士而譖蘇公不忠於其君不義於其友所謂大故也故蘇公作是詩絕之其絕之也不斥暴公也言其從行而已不著其譖也示以所疑而已既絕之又言之以及爾如貫諒不我知欲出三物要之以詛而作爲好歌以極反側不殆於棄言乎哉蓋君子之遇人也仁而不忮暴公之譖我則衰其本心諒不我知故也使其躁此悔悟更以書意從我固所願也雖其不能如此我固不爲己甚我豈若小丈夫哉一與人絕則醜詆固拒推恐其從合也○鍾氏惺曰暴公是蘇公故交故此詩循以交情責之不然只用遂人等語爲不情矣

何人斯八章章六句

序：巷伯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也孔氏曰巷伯是內官也其官用奄上士四人爲之天官序云小臣奄上士四人又解內小臣而謂之巷伯者以此官[illegible]宮中爲近故謂之巷伯也釋宮云宮中巷謂之壼王肅曰今後宮稱永巷是宮內道名伯長也寺人亦奄人又音侍○陳氏曰巷伯寺人之長者也○呂氏曰寺人近習也近習日見于君然猶傷于讒則幽王之不明可知。

詩經備攷　卷十五　十九

說巷伯幽王之時孟子遭讒而被宮刑爲寺人而作此詩傳幽王缺字賦巷伯六

萋音妻兮斐音匪兮成是貝錦彼譖人者亦已大音泰甚

毛氏曰萋斐文章相錯也貝錦錦文也鄭氏曰喻讒人集作己過以成於罪猶女工之集采色以成錦文嚴氏曰言讒人織成己罪也錦文如貝繇萋兮斐兮錯雜衆采織而成之也甚之者言爲禍痛深疾之之辭

哆昌者切兮侈兮成是南箕彼譖人者誰適音的與謀

毛氏曰哆大貌。說文曰哆張口也。孔氏曰侈者因物而大之名。○蘇氏曰哆侈皆張也。○毛氏曰南箕箕星也。鄭氏曰箕星哆然踵狹而舌廣。孔氏曰箕四星二為踵二為舌。○陳氏曰南箕之星本非箕張大其口以成其名爾。貝錦南箕皆曰成是者言飛本無是實因萋斐張大以成之爾。○朱氏曰適主也誰適與謀言其謀之閟也。

緝緝七入切翩翩音篇謀欲譖人慎爾言也謂爾不信。

毛氏曰緝緝口舌聲。翩翩往來貌。嚴氏曰緝緝如女之績翩翩如鳥之飛楫與經營謀為讒譖而已。李氏曰此言讒人之意惟欲譖人爾無他營為也。○王氏曰不慎爾言聽者有時



而悟謂爾不信矣。嚴氏曰虛言無實有時敗露聽者將謂爾不足信矣。

捷捷幡幡音翻謀欲譖言。豈不爾受既其女音汝遷。

陳氏曰捷捷儇利貌。幡幡反覆貌。○嚴氏曰女能譖人人亦能譖女其禍將遷及女矣。董氏曰使王好讒故得逞人以自逞然人誰不欲逞于則其移于女也不久矣。

驕人好好勞人草草。蒼天蒼天視彼驕人矜此勞人。

毛氏曰好好喜也。草草勞心也。鄭氏曰好好喜讒言之人也草草憂將妄得罪也。○蘇氏曰草草憂也。李氏曰呼天而告之曰察此驕人之有罪乎憫此勞人之無辜乎。黃氏佐曰末二句欲抑遏乎彼而扶植乎此蓋發乎有不可[illegible]得之辭

彼譖人者誰適與謀取彼譖人投畀必二切豺音才虎豺虎不食投畀有北有北不受投畀有昊。

毛氏曰投棄也。○說文曰豺狼屬狗聲。○毛氏曰北方寒涼而不毛。昊昊天也。鄭氏曰付與昊天制其罪也。○朱氏曰再言彼譖人者誰適與謀者甚嫉之故重言之也。不食不受言讒譖之人物所共惡也。孔子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作愿刑不試而民咸服

楊園之道猗音倚于畝丘。寺人孟子作為此詩凡百君子敬而聽之。

毛氏曰楊園園名猗加也畝丘丘名。○鄭氏曰欲



之楊園之道當先歷畝丘以言讒人欲譖大臣故從近小者始。寺人王之正內五人。孔氏曰天官序注云寺人之言侍也正內路寢也則五人當在路寢侍王之側也孟子其字也。○劉氏曰讒人罔極不獨譖己而已必將上及大臣骨肉但先自己始也。故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其後王后太子及大夫果多以讒廢者。楊氏曰寺人內侍之微者出入於王之左右親近於王宜無間之可伺矣今也亦傷於讒則疏者可知故其詩曰凡百君子敬而聽之使在位知戒也

巷伯七章四章章四句一章五句一章八句一章六句

序谷風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

傷朋友□□□□□之賦谷風序公羨曰朋友相怨之詩。呂氏曰急則相求緩則相棄恩厚不如怨小必記君小人之交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則莫非小人之交◎長樂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厚其人倫紀建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朋友道絕斯彝敎之義不行天子之義不行則人不念其首極歸其有極也

習習谷風維風及雨將恐將懼維予與女音汝將安將樂女轉棄予

鄭氏曰習習和調之貌東風謂之谷風○毛氏曰風雨相感朋友相須○鄭氏曰將且也恐懼喻遭厄難勤苦之事也○丘氏曰在危難恐懼則相親愛曰維予與女謂與己厚也○毛氏曰將安將樂女轉棄予言朋友趨利窮達相棄○呂氏曰朋友之義出於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若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玩習習谷風維風及雨之辭其義蓋可識矣

習習谷風維風及頹徒回切將恐將懼寘音至予于懷將安將樂棄予如遺

毛氏曰頹風之焚輪者也孔子曰釋天云焚輪謂之頹扶搖謂之猋王氏曰風之暴物則因其勢而相高風薄相扶而上喻朋友相須而成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鄭氏曰寘置也置我于懷言至親已也如遺者如人行道遺忘物忽然不省存也



習習谷風維山崔嵬五回切無草不死無木不萎於危切忘我大德思我小怨

毛氏曰崔嵬山巔也雖盛夏萬物茂壯草木無有不死葉萎枝者○鄭氏曰以喻朋友雖以恩相養安能不時有小訟乎大德切磋以道相成之謂也

劉氏曰天地之功有所不足余何怠我大德思我小怨乎李子曰交道之不終不識大小故也陳餘張耳正爲不識大計所以凶終苟識其大者明利害審成敗辨是非責己無過恕人何小嫌之有哉忘大德而思小怨交之所以不終也

谷風三章章六句

序蓼莪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爾

申公說曰蓼莪王室昏亂讒邪肆行其大夫士行役而不得其所者孝子痛傷而作是詩傳歎十二字上存思字下存毋字似是孝子行役而哀思不得養其父母爾

蓼蓼音六者莪五河切匪莪伊蒿呼毛切哀哀父母生我劬勞

毛氏曰興也蓼蓼長大貌○嚴氏曰始生爲莪長大爲蒿莪猶可食爲蒿則無用此孝子自怨其身之辭也呂氏曰莪蒿不能報天地之生育猶人子不能報父母之劬勞也孟郊詩云誰言寸草心報得三春暉○鄭氏曰哀哀者恨不得終養父母報其生長己之苦

蓼蓼者莪匪莪伊蔚音尉哀哀父母生我勞瘁似醉切

銜恤非至門而窮入矣所疑意

毛氏曰蔚牡菣(去刃切)也(陸璣疏曰牡蒿也)。鄭氏曰瘁病也。

缾(音平)之罄(苦定切)矣維罍(音雷)之恥鮮(上聲)民之生不如死之久矣無父何怙(音戶)無母何恃出則銜恤入則靡至

毛氏曰缾小而罍大罄盡也○朱氏曰缾以泄之罍以畜之二者交相賴也缾取給於罍親仰給於子理相似也○呂氏曰鮮猶窮獨之義言窮獨而從役其生不如死也○鄭氏曰恤憂靡無也○劉氏曰出則銜無窮之恤○曾氏曰入則靡至無所歸投也。

父兮生我母兮鞠我拊(音撫)我畜我長(上聲)我育我顧我復我出入腹我欲報之德昊天罔極

毛氏曰鞠養也○鄭氏曰父兮生我者本其氣也○孔氏曰拊拊循也(劉氏曰防其驚也則拊之)○朱氏曰畜亦養也○鄭氏曰育覆育也顧旋視也復反覆也腹懷抱也(黃氏曰鞠本其孕我之時而言孔氏疏曰父兮本流氣以生我母兮以懷姙以養我是也畜謂之也長者謂和滋養望其長大也音云此所謂庇覆有是也顧孔疏謂上之而反顧也覆鄭氏謂之又顧反覆不能舍是也腹謂父母於子不能暫舍或出或入無往不懷抱之也)○朱氏曰父母之恩如此欲報之以德而其恩之大如天之無窮不知所以為報也。

南山烈烈飄風發發(音撥)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丘氏曰烈烈氣之寒○毛氏曰發發疾貌(鄭氏曰人民困苦見役視南山則烈烈然飄風發發然寒且疾也)。歐陽氏曰南山烈烈望之可畏也飄風發發暴急而中人也○鄭氏曰穀養也○孔氏曰言他得孝養已獨寒苦此怨者之常辭(朱氏曰我獨何為遭此害也。王氏曰傷己獨不得終養也)。

南山律律飄風弗弗民莫不穀我獨不卒

王氏曰南山之勢律律崒嵂之謂也○毛氏曰律律猶烈烈也弗弗猶發發也○鄭氏曰卒終也。我獨不得終養父母重自哀傷也。



朱氏曰晉王裒以父死非罪每讀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劬勞未嘗不三復流涕受業者為廢此篇詩人子讀此詩而不悲思流涕若非人也不得終養鄭康成以為二親病亡之子在役所不得見之歐陽公譏其過泥玩鮮民之生六句則親亡而不及見為真矣南山飄風狀行役愁慘之景哀哀二字非恨詞實悲痛之語。

蓼莪六章四章章四句二章章八句

(序)大東刺亂也東國困於役而傷於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鄭氏曰譚國在東魯莊公十年齊師滅譚○注云譚國在濟南平陵西南)

(傳)厲王之時諸侯勞□□□賦小東。

有饛(音蒙)簋(音軌)飧(音孫)有捄(音求)棘匕(音比)周道如砥(之履切)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視睠(音卷)言顧之潸(音刪)焉出涕(叶音體)

毛氏曰興也饛滿簋貌飧熟食也捄長貌（朱氏曰捄曲貌）
匕所以載鼎實棘赤心也○孔氏曰砥謂礪石
磨物使平也矢則幹必直如矢言其直則如砥言
其平也君子小人在位與民庶君子則行其道小
人則供其役（李氏曰在位之君子則履而行之在下之小人則瞻而視之）毛氏
曰睠反顧也潸涕下貌（鄭氏曰此二事者在乎前世過而去矣從今顧視之顧之出涕傷今不如古○朱氏曰今乃顧之而出涕今則以東方之賦役莫不輸是而西輸於周也）
小東大東杼（直呂切）柚（音逐）其空糾糾（音九）葛屨（九具切）可以
履霜佻佻（徒彫切）公子行彼周行（戶郎切）既往既來使我
心疚（音救）○



朱氏曰小東大東東方小大之國也（蘇氏曰自周視諸侯皆東）
也說文曰杼持緯者也○董氏曰柚卷織者（朱氏曰柚受經者也）○毛氏曰空盡也（鄭氏曰小亦於東大亦於東言其政偏譚無他貨維絲麻耳今盡杼柚不作也○蘇氏曰小大皆取於東東人之杼柚空矣）董氏曰糾糾
疏貌○鄭氏曰葛屨夏屨也○朱氏曰佻輕薄不
柰勞苦之貌○毛氏曰公子譚公子也（王氏曰公子不宜服役今公子行彼周之道路則餘人可知矣○陳氏曰公子不必諸侯之子貴者之稱也）○鄭氏
曰疚病也○朱氏曰其貴戚之臣奔走往來不勝
其勞使我心憂而病也
有冽（音列）氿（音軌）泉無浸穫薪契契寤歎哀我憚（丁佐切）人

薪是穫薪尚可載也哀我憚人亦可息也
毛氏曰冽寒意也側出曰氿泉穫艾也契契憂苦
也憚勞也○鄭氏曰既伐而析之以爲薪不欲使
氿泉浸之浸之則將濕腐不中用也今譚大夫契
契憂苦而寤歎哀其民人之勞苦者亦不欲周之
賦斂極盡之極盡之則困病亦猶是也尚庶幾也
庶幾析是穫薪可載而歸蓄之以爲家用○蘇氏
曰薪已艾矣而復浸之則腐民已勞矣而復事之
則病故已艾則庶其載而畜之已勞則庶其息而
安之



東人之子職勞不來（音賚）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
子熊羆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試
毛氏曰東人譚人也（朱氏曰東人諸侯之人也）來勤也西人京
師人也粲粲鮮盛貌○鄭氏曰職主也東人勞苦
而不見謂勤京師人衣服鮮潔而逸豫言王政偏
甚也○毛氏曰舟人舟楫之人熊羆是裘言富也
私人私家人也（孔氏曰皁隸之屬崧高云遷其私人傳曰其私人家臣也）是試
用於百官也○歐陽氏曰周人方尋侈富潔其衣
服以相誇至於操舟之賤人亦衣熊羆之裘而私
家之人皆備百官而祿食（王氏曰私人之子試於百僚謂宴暇者用事而）

貴也。○朱氏曰，此言賦役不均，羣小得志也。

或以其酒，不以其漿。鞙鞙（胡犬切）佩璲（音遂），不以其長。維天有漢，監亦有光。跂（音企）彼織女，終日七襄。

毛氏曰，鞙鞙，玉貌。（朱氏曰，鞙鞙，長貌。）璲，瑞也。（鄭氏曰，佩璲者，以瑞玉爲佩，佩之鞙鞙然。）漢，天河也，有光而無所明。（孔氏曰，河圖括地象云，河精上爲天漢。楊泉物理論云，漢，水之精也，氣發而著，精華浮上，宛轉隨流，名曰天河，一曰雲漢。）○鄭氏曰，監，視也。○毛氏曰，跂，隅貌。○朱氏曰，織女，星名，在漢旁。（孫毓曰，織女三星，跂然如隅。）鄭氏曰，襄，駕也。駕謂更其肆也。從旦暮七辰一移，因謂之七襄。（孔氏曰，肆謂止舍處也。天有十二次，日月所止舍也，在天爲次，在地爲辰，每辰爲肆。星之行天，晝夜雖各六辰，數者舉其終始，故七，卽自卯至酉也。）○朱氏曰，東人或饋之以酒，西人曾不以爲漿。東人或與之以鞙然之佩，而西人曾不以爲長。維天之有漢，則庶乎其有以監我，而織女之七襄，則庶乎其能成文章以報我矣。無所赴愬，而言惟天庶乎其恤我爾。



雖則七襄，不成報章。睆（音莞）彼牽牛，不以服箱。東有啓明，西有長庚。有捄天畢，載施之行（戶郎切）。

毛氏曰，睆，明星貌。河鼓謂之牽牛。箱，大車之箱也。（孔氏曰，服箱，猶言駕車也。）日旦出，謂明星爲啓明；日既入，謂明星爲長庚。庚，續也。（○朱氏曰，金星朝在東，所以啓日之明；夕在西，所以續日之長。）捄，畢貌。（孔氏曰，上言捄長貌，此云畢貌，亦言畢之長也。）畢所以掩兎也。○朱氏曰，天畢，畢星也。行，行列也。○歐陽氏曰，天雖有織女，不能爲我織而成章；雖有牽牛，不能爲我駕車而輸物；雖有啓明、長庚，不能助日爲晝，俾我營作；雖有天畢，不能爲我掩捕鳥獸。○朱氏曰，至是則知天亦無若我何矣。

維南有箕，不可以簸（波我切）揚。維北有斗，不可以挹（音揖）酒漿。維南有箕，載翕（音吸）其舌。維北有斗，西柄之揭。

朱氏曰，箕斗二星，以夏秋之間見於南方。○毛氏曰，挹，𣂏也。○鄭氏曰，翕，猶引也。（董氏曰，箕，其踵似箕，口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星，二爲踵，二爲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爲斗，三星爲柄，垂而下揭，故曰揭。）○歐陽氏曰，雖有箕，不能爲我簸揚糠粃；雖有斗，不能爲我挹酌酒漿。箕斗非徒不可用而已，箕引其舌，反若有所噬；斗西其柄，反若有所挹取於東也。○朱氏曰，是天非徒無若我何，乃亦若助西人而見困，甚怨之辭也。（輔氏曰，要知織女諸星，終古在天，有周盛時亦曾見之。悠悠之人，物物生悲，失業之時，處處歸咎耳。幸子曰，人主之取於民，不可無制也。無制則雖給，不給則敢厲而民離矣。或者謂寇戎水旱相乘，不得不導取於民，不知削有限之指，共無窮之用，猶塞川源而爲滋污，其凋無日矣。古之聖上，薄賦斂，廣畜積，以備水旱。不幸罹災荒，是以相恤卹令然有氣，不事浚括于民，而師猶前俺，是操何術哉。賦

役均而用度節儉則上無暴束力則力以豢私人所謂取盡錙銖用如泥沙國安能久乎人君味京我俾人之辭毋自剝其營衛而滋民之怨雖有寇戎水旱亦無患矣

大東七章章八句

序 四月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殘下國構禍怨亂並興焉

說 四月大夫遭讒流離南國而作是詩此詩傳狀文韓詩作歎征役苦其曰構禍盡瘁以仕寧莫我有等語則遭讒流離之說近是

四月維夏六月徂暑先祖匪人胡寧忍予

毛氏曰徂往也六月火星中暑盛而往矣李氏曰乃夏之四月六月也鄭氏曰我先祖非人乎何為使我當此亂世乎疏義曰四月暑方來必以六月而去暑去有時禍去無時天不忍以暑害人先祖胡忍於禍害人也亂世之禍與暑氣酷烈同故以起興怨先祖與怨天之意同不忍斥言其上也



秋日淒淒百卉許貴切具腓芳非切亂離瘼音莫矣爰其適歸爰家語作奚朱氏傳作奚

毛氏曰淒淒涼風也卉草也腓病也○鄭氏曰具猶皆也涼風用事而衆草皆病○丘氏曰離散也○毛氏曰瘼病適之也疏義曰肅殺用威何物可免亂離為害何處可安亂世之氣象與秋之凋瘵同故以起興

冬日烈烈飄風發發民莫不穀我獨何害

鄭氏曰烈烈猶栗烈也發發疾貌李氏曰幽王虐政愈甚如冬日烈烈然而虐飄風發發然而疾也朱氏穀善也民莫不善而我獨何以遭此害乎李氏曰幽王之時天下莫不被其禍乃云民莫不穀者此據作詩者言也夏則暑秋則腓冬則烈禍亂日進無時而息也

山有嘉卉侯栗侯梅廢為殘賊莫知其尤

鄭氏曰嘉善侯維也尤過也○李氏曰民猶嘉卉也今君忍而殘虐之曾莫知其所以得罪之繇也蘇氏曰廢為殘賊言幽王暴而剝下下無完民也○賊害也言王殘害下民而莫知其故此朱傳優

相彼泉水載清載濁我日構禍曷云能穀

鄭氏曰相視也構猶合集也曷之言何也○朱氏曰相彼泉水猶有時而清有時而濁而我乃日日遭害則曷云能善乎



滔滔音叨江漢南國之紀盡瘁以仕寧莫我有

毛氏曰滔滔大水貌鄭氏曰江也漢也南國之大水○朱氏曰紀綱紀也謂經帶包絡之也○蘇氏曰王者如江漢之紀衆水使天下有所宗而人有所賴○朱氏曰瘁病也有識有也黃氏佐曰經帶包絡有不忍遺棄之意識有猶顧念也

匪鶉音敦匪鳶音沿翰飛戾天匪鱣音邅匪鮪于軌切潛逃于淵鶉釋文作鷻

毛氏曰鶉鵰也李氏曰若以為鶉鵪之鶉則無戾天之理鵰似鷹而大其飛上薄雲漢說文曰鳶鷙鳥也鄭氏曰翰高戾至也言鷹鳶之高飛鱣鮪之處淵性自然

也。陳氏曰，言雖欲高飛深藏而不可得也。

山有蕨居月切薇，隰有杞桋音夷。君子作歌，維以告哀。

毛氏曰，杞，枸檵也。桋，赤楝也。○鄭氏曰，此言草木尚得其所，人反不得其所，傷之也。告哀，言勞病而愬之。○蘇氏曰，桋或作荑。幽王之亂，大夫有退而食蕨薇杞荑以免其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

天下之志，非以爲其身也。

家語，子貢問於孔子曰，昔者齊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節財；魯君問政於夫子，夫子曰政在諭臣；葉公問政，夫子曰政在悅近而來遠。三者之問一也，而夫子應之不同，然政在異端乎。孔子曰，各因其事也。齊君爲國，奢乎臺榭，淫於苑囿，五官伎樂不解於時，一旦而賜人以千乘之家者三，故曰政在節財。魯君有臣三人，內比周以愚其君，外距諸侯之賓以蔽其明，故曰政在諭臣。夫荊之地廣而都狹，民有離心，莫安其居，故曰政在悅近而來遠。此三者所以殊矣。詩不云乎，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此傷奢侈不節以爲亂者也。又曰，匪其止共，惟王之卬，此傷姦臣蔽主以爲亂者也。又曰，亂離瘼矣，奚其適歸，此傷離散以爲亂者也。察此三者政之所欲，豈同乎哉。

李子曰，幽王之世，亂政日滋，小人得肆其殘賊，士君子動輒觸禍，雖盡瘁以仕，猶不免焉，亦可哀矣。曰我日構禍者，方正迕俗，口罹罪咎，欲高飛遠走，何可得歟。維以告哀，恐懼之甚，不敢盡言之辭也。[illegible]臣者讀四月之詩，寧無惻然耶。

四月八章，章四句

小旻之什十篇，六十五章，四百十四句



詩經備攷卷十五終

# 詩經備攷卷十六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肯調禹玉鉉　攷訂

## 北山之什

說北山，大夫行役，不得以養其父母，而作是詩。

傳懿王之時，大夫勞於王事，賦北山。

序北山，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於從事而不得養其父母焉。

陟彼北山，言采其杞。偕偕音皆士子，朝夕從事。王事靡盬音古，憂我父母。

李氏曰，杞，枸杞也。○毛氏曰，偕偕，强壯貌。士子，有王事者也。○鄭氏曰，朝夕從事，言不得休止。盬，不堅固也。王事無不堅固，故我當盡力勤勞於役，久不得歸，父母思己而憂。○朱氏曰，言以王事而貽親憂也。

溥音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

毛氏曰，溥，大。率，循。濱，涯也。孔氏曰，滸、濱、涯、浦，皆水畔之地，以濱爲言者，古先聖人謂中國爲九州，鄒子曰中國名赤縣，赤縣內自有九州，禹之序九州是也。崇是四畔近水之處，言率土之濱，舉其四方所至，見其廣也。賢，勞也。獨使我從事於役，自

苦之辭。○朱氏曰。言土之廣。臣之衆。而王不均乎。使我從事獨勞也。不斥王而曰大夫。不言獨勞而曰獨賢。詩人之忠厚如此。朱氏公遷曰。大夫指執政者言。○饒氏曰。無才者多逸。有才者多勞。以其能任事故也。言凡爲王臣者皆當任王事。何獨以我爲賢而勞之乎。

四牡彭彭。王事傍傍。嘉我未老。鮮上聲我方將。旅力方剛。經營四方。

毛氏曰。彭彭然不得息。傍傍然不得已。○鄭氏曰。嘉。鮮。皆善也。○毛氏曰。將。壯也。○朱氏曰。旅。與膂同。謝氏曰。經。經畫。營。營造。如人作室曰經之營之。言區畫造作四方之事也。

或燕燕居息。或盡瘁事國。或息偃在牀。或不已于行。



毛氏曰。燕燕。安息貌。盡瘁事國。盡力勞瘁以從國事。○鄭氏曰。不已。猶不止也。○李氏曰。自此以下。皆言役使不均。

或不知叫號。音毫或慘慘七感切劬勞。或棲遲偃仰。或王事鞅音快掌。

毛氏曰。叫號。呼召也。朱氏曰。深居安逸。不聞人聲也。鞅掌。失容也。朱氏曰。言事煩勞。不暇爲容也。○李氏曰。有棲遲於家而偃仰者。

或湛都南切樂飲酒。或慘慘畏咎。或出入風音諷議。或靡事不爲。

鄭氏曰。咎。猶罪過也。○王氏曰。出入風議。親信而優游也。劉氏曰。彼或不知叫號。我則慘慘劬勞。彼或棲遲偃仰。我則王事鞅掌。彼或湛樂飲酒。我則慘慘畏咎。彼或出入風議。我則所事不爲。以彼爲賢耶。則國事待我而集。以我爲賢耶。則厚祿居彼爲多。○鍾氏曰。或慘慘畏咎。此句之苦。又深於他數語。華予曰。是詩乃行役之臣。怨執政者之偏陂。而已獨勞於王事。故曰大夫不均。我從事獨賢。序以爲刺幽王。失詩人委宛之意矣。故主齊說而罪序於後。以見刺王之說。未安也。嗚呼。有國家者。至使臣子慘慘然畏咎。視師濟之盛何如哉。

北山六章。三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序。無將大車。大夫悔將小人也。鄭氏曰。幽王之時。小人衆多。賢者與之從事。反見譖害。自悔與小人並。○攷曾傳。此篇列于王風。當是大夫誤信小人。悔而賦此。時不可考已。

傳。大夫□□周人諫之。賦無將大車。



申公說曰。無將大車。周大夫有親信小人者。其臣諫之而作是詩。○朱氏以爲行役勞苦之作。誤矣。

無將大車。祇音支自塵兮。無思百憂。祇自疷兮。疷。劉氏謂當作疧。與瘏同。呂貧切。

鄭氏曰。將。猶扶進也。祇。適也。○蘇氏曰。將大車。則塵汚之。思百憂。則病及之。○輔氏曰。進有王事之期程。退有家事之多端。故曰百憂。○毛氏曰。疷。病也。孔氏曰。將此大車。適自塵蔽於己。以興後之君子。無得扶進小人。適自憂累於己。○李氏曰。猶小人不可與之共事。與之共事。雖及其身。不可進也。

無將大車。維塵冥冥。無思百憂。不出于熲。古迥切

鄭氏曰。冥冥者。蔽人目明。令無所見也。○朱氏曰。

寘寘昏晦也頻與耿同小明也在憂中耿耿然不
能出也。鍾氏惺曰頻者沈憂之人胸中若有一物而又無可指不出即沈字意衛風如有隱
憂細玩如有字可得不出之義○黃氏佐曰人心有憂則耿耿然自知之而不能自遣之所以無思
無將大車維塵雝音勇兮無思百憂祇自重上聲兮
鄭氏曰雝猶蔽也重猶累也王氏曰凡物之行不爲物所累則輕而速
爲物所累則重而遲○韋子曰用人之際不謹戒
於前而徒悔於後無益也況小人多險詐不得志
類能殫智竭力以示可用既得志則勢利昏迷盡
喪所守憂且及於國家矣操薦舉者可不慎歟
無將大車三章章四句
序小明大夫悔仕於亂世也
明明上天照臨下土我征徂西至于艽音求野二月初

吉載離寒暑心之憂矣其毒大音泰苦念彼共音恭人涕
零如雨豈不懷歸畏此罪罟音古
毛氏曰艽野遠荒之地蘇氏曰艽地名也初吉朔日也○
鄭氏曰征行徂往也二月朔日始行今則更夏暑
冬寒矣尚未得歸憂之甚心中如有藥毒也○朱
氏曰共人僚友之處者也○毛氏曰罟網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除曷云其還歲聿云莫音暮念我獨
兮我事孔庶心之憂矣憚我不暇念彼共人睠睠音眷
懷顧豈不懷歸畏此譴怒
毛氏曰除除陳生新也孔氏曰上云二月初吉謂始行之時故言除陳生新

鍾氏曰曷云者難定之辭

謂二月也下云日月方奧傳曰燠卽春溫亦謂二月○鄭氏曰孔甚庶衆也
○毛氏曰憚勞也鄭氏曰勞我不暇皆言王政不均臣事不同也○朱氏
曰睠睠勤厚之意譴怒罪責也言昔以是時往今
未知何時可還而歲已暮矣葢身獨而事衆是以
勤勞而不暇也
昔我往矣日月方奧於六切曷云其還政事愈蹙子六切
歲聿云莫采蕭穫戶郭切菽心之憂矣自詒伊戚念彼
共人興言出宿豈不懷歸畏此反覆
毛氏曰奧煖也蹙促也戚憂也○鄭氏曰愈猶益
也詒遺也我冒亂世而仕自遺此憂悔仕之辭○

蘇氏曰念彼共人興言出宿不安寢也○朱氏曰
今未知還期而政事益以促急是以至此歲暮而
猶不得歸又自咎其自爲此憂至於不能安寢而
出宿於外也畏此反覆王政險側不可知也

鍾氏曰位字隱憂長慮

嗟爾君子無恒安處音杵靖共爾位正直是與神之聽
之式穀以女音汝
鄭氏曰恒常也○朱氏曰君子亦指其僚友也○
王氏曰靖靜也○鄭氏曰式用穀善也丘氏曰穀祿也○
歐陽氏曰嗟爾君子無恒安處乃是大夫自相勞
苦之辭云無苟偷安但靖共爾位之職惟正直是

鍾氏曰三章末寄憂告於父國亂時難以共濟正從一念憂國之心出之

與則神將佑爾以福也○呂氏曰上三章皆悔仕亂世厭於勞役欲安處休息而不可得故每章有懷歸之歎至是知不可去矣則與其同列自相勞苦曰嗟爾君子無恒欲安處也苟靜恭於位惟正直之道是與則神將佑之矣何必去哉卒章又申言之也張氏栻曰爾既居位則有爾位當共之職居以敬而不怠寧以一而不棼所謂靖共也○章子曰靖如靖獻之靖各欲自盡也共者共其職業有虔恭之意與不可訓助只是與正直之人共事同寅協恭是也

嗟爾君子無恒安息靖共爾位好去聲是正直神之聽之介爾景福



毛氏曰息猶處也介景皆大也鄭氏曰介助也韋子曰好是正直厭於神明蓋有故也人臣事主自身克正則所與罔弗正繇是而內外大小莫非正人發政布令罔有不臧而神有不欣悅者乎不則倫合苟容賊民誤國神且殛之惡能邀式穀景福耶易曰開國承家小人勿用蓋拔正人則小往大來天地交而爲泰比匪人則大往小來天地不交而爲否正直邪曲之繫于國運如此鬼神之聰明也至矣禍福豈或爽乎哉

小明五章三章十二句二章章六句

傳　昭王南□□□□大夫憂之賦鼓鐘

申公說曰鼓鐘昭王南游宴樂于淮水之上君子憂傷而作是詩孔氏曰鄭於中候握河紀注云昭王時鼓鐘之詩所爲作則爲昭王時詩無疑○歐陽氏曰鼓鐘序但言刺幽王旁考詩書史記無有上東巡之事無緣淮上而作樂也

懷允者思之而信其不可忘也

序　鼓鐘刺幽王也

鼓鐘將將音鏘淮水湯湯憂心且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

孔氏曰鼓擊其鐘而聲將將然○禹貢曰導淮自桐柏東會于泗沂東入于海○釋文曰將將聲也湯湯流盛也○鄭氏曰爲之憂傷者嘉樂不野合犧象不出門今乃於淮水之上作先王之樂失禮尤甚淑善也○李氏曰言今思古之善人君子念而信之未嘗忘也王氏曰幽王鼓鐘淮水之上爲流連之樂久而忘反故聞者憂傷淑人君子懷允不忘者傷今而思古也玩久而忘反則爲幽王可知



鼓鐘喈喈音皆淮水湝湝戶皆切憂心且悲淑人君子其德不回

毛氏曰喈喈猶將將湝湝猶湯湯蘇氏曰湝湝水流也回邪也○王氏曰湝湝則既不溢矣淑人君子其德不回亦思古也黃氏佐曰不回即是無流連之樂意

鼓鐘伐鼛音高淮有三洲憂心且妯音抽淑人君子其德不猶

毛氏曰鼛大鼓也周禮鼓人以鼛鼓鼓役事注云鼛鼓長丈二尺三洲淮上地孔氏曰水中可居曰洲○蘇氏曰言水落而洲見也妯動也猶若也○王氏曰作樂當淮水之溢至淮水之降以言其久

𢥞說文作愴心動也玉篇云愴也

也其流連亦甚矣○孔氏曰賢者傷之憂結於心且變動容貌念古之善人君子其用禮樂當得其宜其德不若今之失所也董氏曰所於淮上其地遠也明於三洲其役久也其地遠其役久則民怨而音受護若之氣貫金石入陶匏故聞之者爰傷也

鼓鐘欽欽鼓瑟鼓琴笙磬同音以雅以南以籥以灼切不僭七心切

孔氏曰欽欽亦鐘聲也以鐘為首而先言之者以作樂必擊鐘左傳謂之金奏先擊金以奏諸樂也○鄭氏曰同音謂堂上堂下八音克諧孔氏曰琴瑟為堂上磬為堂下笙與磬俱在堂下以配鐘而同音堂下既同則堂上亦同故云八音克諧○蘇氏



南即二南之詩奏之樂其季札所觀舞南籥亦二南之籥也宋儒謂以南為樂名先有詩而先有樂耶

曰雅二雅南二南○朱氏曰籥籥舞也僭亂也言三者皆不僭也黃氏佐曰同音合言四者堂上堂下相諧所謂純如也不僭分言三者音律分明疾徐有節所謂皦如也○蘇氏曰豈其樂非古歟樂則是而人則非也

華子曰騶子云治國家而弭人民在乎絲桐之間并參也聲音之道原與治通古者天子省風以作樂豈為耳目之娛皦蠡政和則物和物和則嘉成於是乎陰陽協風雨時而國家已大治矣昭王不圖其本而遨遊遠方鼓鐘淮上久而忘反與但舞酬歌何別無怪其南征而不反也

鼓鐘四章章五句

傳　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申公說曰楚茨農事既成乃祭宗廟燕及王族之

釋詁云盈茂豐也

詩此明是周王秋成薦祖因燕及宗族之詩當以申氏說為正序以為刺幽王君子思古而作乖刺甚矣朱子雖知其謬而解作公卿力農奉祀之詞亦未妥也篇中如報以介福萬壽無疆永錫爾極時萬時億小大稽首使君壽考等語豈頌美公卿者乎毛序固失而朱傳亦非也故特正之

楚楚者茨徐咨切言抽其棘自昔何為我蓺黍稷我黍與與音餘我稷翼翼我倉既盈我庾維億以為酒食以享以祀以妥湯果切以侑音又以介景福

毛氏曰楚楚茨棘貌抽除也○鄭氏曰茨蒺藜也孔氏曰茨蒺藜釋草文也郭璞曰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禮記注曰楚薺茨當為薺作茨者後人誤也與與翼翼蕃廡貌○毛氏曰露積曰庾○鄭氏曰介言盈庾言億亦互辭喻多也十萬曰億享



獻介助景大也○毛氏曰妥安坐也侑勸也

濟濟子禮切蹌蹌七羊切絜爾牛羊以往烝嘗或剝或亨音烹或肆或將祝祭于祊補彭切祀事孔明先祖是皇神保是饗孝孫有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濟濟蹌蹌言有容也鄭氏曰有容言威儀敬慎也亨飪之也肆陳也○鄭氏曰冬祭曰烝秋祭曰嘗有解剝其皮者有奏烝之者有肆其骨體於俎者或奉持而進之者○毛氏曰祊門內也○鄭氏曰孔甚也明猶備也孝子不知神之所在故使祝博求之平生門內之旁待賓客之處祀禮於是甚明○毛

非天子孰神人之主能宿爲壽無疆之福

氏曰皇大也朱氏曰皇大也君也〇黄氏曰言神來而處尊位也〇朱氏曰
神保蓋尸之嘉號〇長樂劉氏曰孝孫謂天子也
〇鄭氏曰疆境界也〇孔氏曰君臣恪勤各司其
職祭祀之事甚明矣以此知先祖之精靈於是歆
饗之故令孝孫有慶報之以大福使孝孫得萬年
之壽無有疆境也

鍾氏曰二章以後之意

執爨七亂切踖踖七略反爲俎孔碩或燔音煩或炙之夜切君
婦莫莫爲豆孔庶爲賓爲客獻酬交錯禮儀卒度笑
語卒獲神保是格報以介福萬壽攸酢

毛氏曰爨饔爨廩爨也孔氏曰祭祀之禮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此言臣



踖踖仍兆恭敬

各有司也故兼二爨也踖踖言爨竈有容也〇鄭氏曰燔燔肉
也炙炙肝也皆從獻之俎也其爲之於爨必取肥
碩美者君婦謂后也〇毛氏曰莫莫言清靜而敬
至也孔氏曰蘇后能清靜焉敬故能爲豆甚多若謂躁不恭則不能也豆謂內羞
庶羞也繹而賓尸及賓客〇朱氏曰賓客使助祭
者既獻尸而遂與之相獻酬也〇鄭氏曰始主人
酌賓爲獻賓既酌主人主人又自飲酌賓曰酬至
旅而爵交錯以徧孔氏曰東西爲交邪行爲錯卒盡也〇毛氏
曰度法度也獲得時也朱氏曰獲得其宜也格來酢報也坊記
子云七日戒三日齊承一人焉以爲尸過之者趨走以致敬也醴酒在室醍酒在堂澄酒在下示民
不淫也尸飲三衆賓飲一示民有上下也因其酒
肉聚其宗族以敎民睦也故堂上觀乎室堂下觀
乎上詩云禮儀卒度笑語卒獲〇東萊呂氏曰爲
俎孔碩爲熟也或燔或炙謂從獻也鄭氏以爲
一事誤矣燔肉與炙肝豈得謂之孔碩乎朱
坊記之言則三代之祭祀其詳可識矣

我孔熯而善切矣式禮莫愆工祝致告徂賚孝孫苾音必
芬孝祀神嗜飲食卜爾百福如幾如式既齊既稷既
匡既敕永錫爾極時萬時億

李氏曰工祝致告以下皆致嘏主人之詞

說文曰熯乾貌朱氏曰熯竭也〇鄭氏曰式法董氏曰式用也莫
無愆過徂往也〇毛氏曰善其事曰工李氏曰善於爲祝者
賚予也〇釋文曰苾芬馨香也〇朱氏曰卜猶期
也〇毛氏曰幾期式法也〇王肅曰齊整也稷事



已整齊已極疾已誠正已固愼也〇毛氏曰稷疾
敕固也蘇氏曰敕戒也〇鄭氏曰永長極中也陳氏曰中者五福之
所聚長賜女以中和之福是萬是億言多無數〇蘇
氏曰禮行既久筋力竭矣而式禮莫愆敬之至也
於是祭將畢祝致神意以嘏主人曰爾飲食芬潔
故報爾以福祿使其來如期孔氏曰謂不遲晩也其多如法
孔氏曰謂來必豐足不乏少也爾禮容莊敬故報爾以衆善之極
使爾無一事而不得乎此〇孔氏曰此卽報以介
福之事永錫爾極卽嘏辭之略也

黄氏曰極乃至善如無所不用其極之意

禮儀既備鐘鼓既戒孝孫徂位工祝致告神具醉止

皇尸載起。鼓鐘送尸。神保聿歸。諸宰君婦。廢徹不遲。諸父兄弟。備言燕私。

鄭氏曰。鐘鼓既戒。戒諸在廟中者。以祭禮畢。孝孫往位堂下西面。祝於是告尸以利成。毛氏曰。致告告利成也。具皆也。皇君也。毛氏曰。皇大也。載之言則也。神醉而尸謖。釋文曰。謖起也。送尸而神歸。尸出入奏肆夏。孔氏曰。鳴鐘鼓以送尸。謂奏肆夏也。○朱氏曰。皇尸者。尊稱之也。鬼神無形。言其醉而歸者。誠敬之至。如見之也。○鄭氏曰。廢去也。尸出而可徹。諸宰徹去諸饌。君婦籩豆而已。孔氏曰。九嬪凡祭祀。贊后薦豆籩。不遲。以疾為敬也。祭祀畢。歸賓客豆



俎。同姓則留與之燕。所以尊賓客。親骨肉也。孔氏曰。此受嘏之後。言祭畢之事。故云祭祀之禮儀既畢備矣。鐘鼓之音聲既告戒矣。謂擊鐘鼓以告戒廟中之人。言祭畢也。利成者。少牢注云。利猶養也。成畢也。孝子之養禮畢。

樂具入奏。以綏後祿。爾殽既將。莫怨具慶。既醉既飽。小大稽首。神嗜飲食。使君壽考。孔惠孔時。維其盡之。子子孫孫。勿替引之。

孔氏曰。上章云備言燕私。故此即陳燕私之事。祭時在廟。燕當在寢。故言祭時之樂。皆復入於寢而奏之。○毛氏曰。綏安也。將行也。朱氏曰。於祭既受祿矣。故以燕為將受後祿而綏之也。鄭氏曰。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小大猶

如此者綏宰闕係願大宗族睦心君何以得安

長幼也。使君壽且考。此其慶辭。惠順也。甚順于禮。甚得其時。維君能盡之。願子孫勿廢而長行之。孔氏曰。後日從今以後之日也。宗族不親。則公室傾危。故骨肉歡而君之福祿安。同姓無怨而皆慶。是其歡矣。神嗜以下。是慶辭也。○董氏曰。維其盡之。則內盡志。外盡物。○郭璞曰。世世昌盛長無窮。是勿廢長行之。

楚茨六章。章十二句

呂氏曰。楚茨極言祭祀所以事神受福之節。致詳致備。所以推明先王致力於民者盡。則致力於神者詳。觀其威儀之盛。物品之豐。所以交神明。逮羣下。至於受福無疆者。非德盛政修。何以致之。○舊從朱傳作公卿有田祿者之奉祭受福。如許牽強滯礙。竊仍依古訓為周天子重農祀祖燕宗族之詩。則所云景福萬壽錫極綏祿。一一了然矣。



說南山。王者勸農而禱祀之詩。傳。南山云云。皆所以勸農也。序云。刺幽王不能修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殊謬甚矣。

信彼南山。維禹甸音句之。畇畇音勻原隰。曾孫田之。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毛氏曰。甸治也。鄭氏曰。禹治而丘甸之。六十四井為甸。○孔氏曰。四井為邑。四邑為丘。四丘為甸。丘十六井。甸六十四井也。畇畇。墾辟貌。孔氏曰。墾耕其地。辟除草萊。以成耒田也。○孔氏曰。曾者重也。自曾祖以至無窮。皆得稱曾孫。呂氏曰。言後王務農者。皆本之后稷。而謂之曾孫。王氏曰。疆者。為之大界。理者。衡從其溝塗。○長樂劉氏曰。南東其畝。首順地勢。及水之所趨也。其遂東入於溝。則畝

南矣其遂南人於溝則畝東矣左傳齊國佐曰先王疆理天下物土之宜而布其利故詩曰我疆我理南東其畝。

上天同雲雨去聲雪雰雰音芬益之以霢音脉霂音木既優既渥鳥學切既霑既足生我百穀。

朱氏曰同雲雲一色也將雪之候如此。○毛氏曰。雰雰雪貌小雨曰霢霂○鄭氏曰冬有積雪春而益之以小雨潤澤則饒洽山陰陸氏曰雪欲盛而徧故於雪言雰雰雨欲微而潤故於雨言霢霂說文曰優渥多也黃氏佐曰優有餘也渥厚漬也霑濡濕也足充周也此言土膏之饒洽

疆場音亦翼翼黍稷彧彧於六切曾孫之穡以爲酒食畀



音必我尸賓壽考萬年。

毛氏曰場畔也○孔氏曰翼翼然閒整○毛氏曰彧彧茂盛貌○鄭氏曰斂稅曰穡畀予也○長樂劉氏曰疆場翼翼謂八家一井各有疆場萬井縱横左右翼翼也黍稷彧彧謂萬井棊布廣野彧彧成文也以爲酒食畀我尸賓壽考萬年者公田所收以爲酒食祭祀陰陽和萬物遂而人心歡悅以奉宗廟則神降之福故壽考萬年也黃氏曰畀我尸者妥侑之謂也及賓者獻酬之謂也劉氏曰一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此舉尸賓該祭之始終而言也

中田有廬音閭疆場有瓜是剝邦角切是菹側居切獻之皇祖曾孫壽考受天之祜音戶

鄭氏曰中田田中也農人作廬焉以便其田事於畔上種瓜漢書食貨志瓜瓠果蓏殖於疆場○毛氏曰剝瓜爲菹也鄭氏曰剝削淹漬以爲菹貢四時之異物○鄭氏曰祜福也獻瓜菹於先祖者順孝子之心也疏義曰地無遺利祭無遺禮於此可知。

祭以清酒從以騂音辛牡享于祖考執其鸞刀以啓其毛取其血膋音聊

丘氏曰清酒清潔之酒也○鄭氏曰祭之禮先以鬱鬯降神然後迎牲享于祖考納享時孔氏曰謂牽牲入廟將殺牲先入故謂之納亨○毛氏曰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



也孔氏曰鸞即鈴也謂刀環有鈴其聲中節○鄭氏曰毛以告純也膋脂膏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於蕭合馨香也○長樂劉氏曰王躬執鸞刀以啓牲耳之毛豆薦其血蕭爇其膋郊特牲曰周人尚臭灌用鬯臭鬱合鬯臭陰達於淵泉灌以圭璋用玉氣也既灌然後迎牲致陰氣也蕭合黍稷臭陽達於墻屋故既奠然後焫蕭合羶薌凡祭慎諸此魂氣歸于天形魄歸于地故祭求諸陰陽之義也

是烝是享苾苾芬芬祀事孔明先祖是皇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毛氏曰烝進也○董氏曰苾苾芬芬香氣上達也○孔氏曰先祖之精魂於是美大之報以大福疏義

日承上章牲酒言以此而烝以此而享則飲食芳潔而祭祀明備矣畀尸賓獻皇祖皆擬議於其前至烝嘗苾芬而祀事始成也○曾孫壽考受天之祜報以介福萬壽無疆自王者言方說得去朱晦庵何所見而俱作公卿之詞也

信南山六章章六句

說 甫田農事既成祀田祖而并犒農夫之詩傳南山楚茨甫田皆所以勸農也

倬音卓彼甫田歲取十千我取其陳食音嗣我農人自古有年今適南畝或耘音云或耔音子黍稷薿薿音擬攸介攸止烝我髦音毛士

毛氏曰倬明貌○孔氏曰甫大也○張氏曰一成之田九萬畝公取十千九一之法也○朱氏曰陳舊粟也毛氏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毛氏曰耘除草也耔雝本也○鄭氏曰農人治其禾稼功至力盡則薿薿然而茂盛○王氏曰介助也止息也○毛氏曰烝進髦俊也○朱氏曰進我俊士而勞之也○呂氏曰今者指周盛王之時也言周王適南畝以勞農見農夫散布田野或耘或耔而其黍稷薿薿然而盛乃相助而休息之又於其間進其髦俊者以勞勉之古者士出於農而工商不與焉管仲曰農之子恒爲農野處而不暱其秀民之能爲士者必足賴



武城王氏曰詩中所陳祭祀之禮與儀禮周禮所載天[illegible]

顧氏曰總是省耘耔舉北二祭

也秀民即詩所謂髦士也

以我齊音咨明與我犧音羲羊以社以方我田既臧農夫之慶琴瑟擊鼓以御音迓田祖以祈甘雨以介我稷黍以穀我士女

朱氏曰齊與粢同曲禮稷曰明粢○孔氏曰齊言明謂潔清羊言犧謂純色○毛氏曰社后土也孔氏曰鄭駁異義以爲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曰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曰后土能平九州故祀以爲社方迎四方氣於郊也孔氏曰曲禮云天子祭四方歲徧注云祭四方謂祭五官之神於四郊也句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此祀在秋而並言四方蓋秋成報功則總祭社爲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則各以其方之色也○鄭氏曰臧善也我田事已善則慶賜農夫○毛氏曰田祖先嗇也孔氏曰郊特牲注云先嗇若神農春官籥章注云田祖始耕田者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爲稼穡謂之先嗇○周禮籥章曰凡國祈年於田祖吹豳雅擊土鼓以樂田畯孔氏曰至前孟春月以琴瑟及擊其土鼓以迎田祖之神而祭之以求甘澍之雨月令孟春天子乃以元日祈穀於上帝謂於始耕時而祭之也云甘雨者以長物則爲甘害物則爲苦左傳曰秋無苦雨服虔曰害物之雨民所苦是也鄭氏曰御迎介助穀養也毛氏曰穀善也王肅曰言倉廩實而知禮節也佑助我禾稼我當以養士女也穀養日滿歲而知有賴於民如此則又當祈年以爲農夫計矣黃氏佐曰齋一時之祭而祈報之意具焉也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于輒切）彼南畝田畯（音俊）至喜攘（如羊切）其左右嘗其旨否禾易長畝終善且有曾孫不怒農夫克敏

孔氏曰王肅云曾孫來止親循畎畝勸稼穡也農夫務事使其婦子並饁饋也○鄭氏曰田畯司嗇今之嗇夫也○蘇氏曰攘取也○毛氏曰易治也長畝竟畝也敏疾也○呂氏曰此章言省耕之時王者在上耕者在下田畯往來其間勸勞而撫摩之熙然其若一家者攘其左右嘗其旨否曰攘者喜之甚而取之疾以言其相親無間也見其禾之



易治竟畝如一預知其收穫終當善而且多矣曾孫不怒農夫克敏者言農夫能敏於田事如此王者無懸譴怒也不曰喜而曰不怒者若不敏於農則怒矣蓋其喜怒欣戚專在於農也

曾孫之稼如茨如梁曾孫之庾（音愈）如坻（音池）如京乃求千斯倉乃求萬斯箱黍稷稻粱農夫之慶報以介福萬壽無疆

鄭氏曰稼禾也謂有㮚者也茨屋蓋也○毛氏曰梁車梁也（孔氏曰梁謂水上横橋得容車渡謂高大也故以比不積）○鄭氏曰庾露積穀也坻水中之高地也（蘇氏曰如坻則聳北而出也如京則絶高者亦非一矣）見禾穀委積之多於是求千倉以處之萬車以載之（朱氏曰箱車箱也）是言年豐收入踰前也○呂氏曰黍稷稻粱農夫之慶蓋農夫視黍稷稻粱之豐以爲天子之美盡在此矣不知其他也（以報介福萬壽無疆必是頌美曾孫若指農夫則不倫矣）

南田四章章十句

（[illegible]）農人所以報上也（申公說曰大田農夫報上之詩）

大田多稼既種（上聲）既戒既備乃事以我覃（音剡）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既庭且碩曾孫是若

鄭氏曰大田謂地肥美可墾耕多爲稼可以授民



者也○朱氏曰種擇其種也戒飭其具也○毛氏曰覃利也○孔氏曰王肅以俶爲始載爲事○蘇氏曰取其利耜而始有事於南畝既耕而播之其耕之也勤而種之也時故其生者皆直而大以順王之所欲○毛氏曰庭直也○鄭氏曰碩大若順也（嚴氏曰田廣大其種不一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冬擇其種亦是飭其具修耒耜具田器也○醉溪曰農夫勤敏而黍稷茂盛如此是用以順曾孫之所欲也然曾孫之所欲者豐年而已）

既方既皁（才老切）既堅既好不稂（音郎）不莠（音酉）去（上聲）其螟（音冥）螣（音特）及其蟊（音謀）賊無害我田穉（音稚）田祖有神秉畀炎（于沾切）火

蟲災禾以害者偏其

萋作淒雨作雲

是

鄭氏曰方房也謂孚甲始生而未合時也○毛氏曰實未堅曰皁稂童粱也釋文曰童粱草也莠似苗也董氏曰莠秕草也鄭氏曰盡生房矣盡成實矣盡堅熟矣盡齊好矣而無根莠擇種之善民力之專時氣之和所致之○毛氏曰食心曰螟食葉曰螣食根曰蟊食節曰賊姚爲文學曰此四種蟲皆蝗也○說文曰稚幼禾也○孔氏曰田祖有神予則爲我持此四蟲而付之炎火之中使消亾也此禱辭也姚崇遣使捕蝗引此爲詩夜中設火火邊掘坑且焚且瘞蓋古之遺法如此

有渰音掩萋萋興雨祈祈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彼有不



穫戶郭切穉此有不斂穧音剤彼有遺秉此有滯穗音遂伊寡婦之利萋萋韓詩呂氏春秋俱作淒淒

毛氏曰渰雲興貌長樂劉氏曰天將降雨則地氣上騰蒸爲濕潤渰浸萬物萋萋雲行貌祈祈徐也新都楊氏曰漢無極山碑興雲祈祈顏氏家訓引詩亦作興雲祁祁古經本雲字後或改雨耳○鄭氏曰古者陰陽和風雨時其來祈祈然而不暴疾王氏曰雲欲盛盛則多雨雨欲徐徐則入土其民之心先公後私令天雨於公田因及私田爾此言民怙君德蒙其餘惠○孔氏曰穧者禾之鋪而未束者秉刈禾之把也五穀大成民所收刈力不足而令彼處有不穫刈之稺禾此處有不收斂之

呂氏曰來南方則用騂牲來北方則用黑牲略舉二方以該餘也

穧束彼處有遺餘之秉把此處有滯漏之禾穗此皆主不暇取維是寡婦之所利言捃拾之以自利也長樂劉氏曰穉謂穗之低小者穧謂束縛之所不及者秉謂束而藏之所不盡者滯謂刈而折亂秉穫之所不逮者皆穟○朱氏曰農夫之力所不能盡取而矜寡享其遺利○李氏曰此見豐成方餘而不盡取又與鰥寡共之既足爲不費之惠而亦不棄於地也黃氏曰此但與夫墜滿之辭

曾孫來止以其婦子饁彼南畝田畯至喜來方禋音因祀以其騂黑與其黍稷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國語曰精意以享禋也孔氏曰宗伯職祀天乃稱禋五祀而言禋者此五官之神有配天之府此祭雖不配天亦以禋言之○毛氏曰騂牛也○鄭氏曰王之來又禋祀四方之神祈報焉陽祀用騂牲



陰祀用黝牲○長樂劉氏曰王以其西成乃出郊省民之斂也○陳氏曰王所來之方致其禋祀以爲報○朱氏曰以介景福農夫欲曾孫之受福也○蘇氏曰此詩爲農夫之詞以頌美其上若以答前篇之意也予由此訓得之亦未見魯傳也

韋子曰周自后稷以農事肇基故列聖遞傳皆以重農爲務儉而樸勤苦而不怨與焉上得天下者異矣○詩曾傳次七月之後則爲周初盛王勸農薦祖祈年祀社及農人報上之詩何疑序以其列於鼓鍾後謂作刺幽王尽甚○朱子知其非而訓爲公卿力農之詞豈其然哉千百世而下詩古不至湮滅者顏魯詩說有也哉吾家自扶陽後世世宗之

大田四章二章章八句二章章九句

朱傳以君子指天子[illegible]發

北山至此應爲一卷瞻彼賓筵與桑扈鴛鴦頍弁同類當以瞻彼爲什首至采菽爲一卷彤弓以下多二篇通今姑從朱傳

傳　瞻彼洛矣，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申公說曰天子命武于洛邑，諸侯美之賦也。朱傳本此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音央君子至止，福祿如茨。韎音妹韐音閤有奭，許力切以作六師。

王氏曰洛水東都之所在也○毛氏曰泱泱深廣貌○孔氏曰君子諸侯也○鄭氏曰茨屋蓋也如屋蓋喻多也○王氏曰韎韐者茅蒐染色也一曰韎韐所以代韠也孔氏曰士朝服謂之韠祭服謂之韎韐其禮合韋爲之此韎韐是蔽膝之衣耳天子六軍○孔氏曰奭者赤貌○王氏曰先王會諸侯於東都於是爵命諸侯君子至止福祿如茨者言受爵命之厚也韎韐有奭以作六師者使服韎韋之韐而作六師也朱氏曰言諸侯至北洛水之上受寵錫之厚而又師天子之六師以討有罪也○舊俱如此訓與傳說天子意亦合朱氏云天子至此洛水之上御戎服而起六師[illegible]美天子之說也二解俱可但韎韐非天子之服亦通用也

君子總福仍指主者傳人心歸入命說作六師主者大閱以作之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鞞琫有珌。鞞必頂切琫必孔切珌音必君子萬年，保其家室。

毛氏曰鞞容刀鞞也琫上飾珌下飾孔氏曰鞞今刀鞘也容者容飾也琫珌容飾也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徒當切琫而璆珌大夫鐐音遼琫而鏐力幽切珌士珕力計切琫而珧珌。孔氏引說文云琫佩刀上飾珌下飾[illegible]黃金之美者謂之璗[illegible]白金美者謂之鐐[illegible]故天子用璆士用珕也○黄氏曰講武事以陰折窺伺故萬年保其家室[illegible]

嚴氏曰二章三言其[illegible]人武大夫保大之事也

瞻彼洛矣，維水泱泱。君子至止，福祿既同。君子萬年，保其家邦。

朱氏曰同猶聚也[illegible]同聚諸侯之[illegible]

黄氏曰傳曰不戒不虞不可以師，廢武事而不講欲久安長治難矣故此詩以久福祿保國家爲言非諷詞也此詩以[illegible]說序作爵命諸侯之詩[illegible]諸侯美天子[illegible]

朱傳指天子爲是講武以振戎正安不忘危息人心命[illegible]所以保也[illegible]於涇露彤弓之間非[illegible]如[illegible]



瞻彼洛矣三章章六句

傳　裳裳者華，湑露，彤弓，桑扈，采菽，皆天子之燕諸侯也。

說　裳裳者華，天子美諸侯之詩。

裳裳者華，其葉湑兮。湑上聲我覯之子，我心寫兮。我心寫兮，是以有譽處兮。音處

毛氏曰興也裳裳猶堂堂也湑盛貌[illegible]○歐陽氏曰言其[illegible]

傳曰君子有無所不宜也

華葉並茂喻賢材美盛也（陳氏曰華葉上下相承而俱茂以興賢者前後相繼而彰顯也）○鄭氏曰覯見也○丘氏曰寫喜而舒寫也○朱氏曰夫能使見者悅慕如此則其有譽處宜矣。

裳裳者華芸（音云）其黃矣我覯之子維其有章矣維其有章矣是以有慶矣。

毛氏曰芸黃盛也（歐陽氏曰芸其華色光耀皆有[illegible]烈顯赫也）○蘇氏曰黃色之上也有章有文章其文粲如華之盛也（疏義曰和順積中英華發外交際之頃不愆於儀則上得於君而獲福必然矣）○章子曰有章非僅威儀文采而已蓼蕭之爲龍爲光是也有此令德是以有此福慶。



裳裳者華或黃或白我覯之子乘其四駱（音洛）乘其四駱六轡沃若。

孔氏曰既以黃色與純故以異色喻其不純（此反其意爲興）○朱氏曰言其車馬威儀之盛。

左之左之君子宜之右之右之君子有之維其有之是以似之。

朱氏曰言其才全德備以左之則無所不宜以右之則無所不有維其有之於內是以形之於外者無不似其所有也（張氏栲曰宜者大小常變各適其時有者百爲庶務應之不匱言其時措之妙如此似之云者猶言取之左右逢其源也）

裳裳者華四章章六句

北山之什十篇四十六章三百三十八句（毛鄭拘定十篇已失詩次朱考亭稍更之卷誤矣如此二篇與桑扈爲類豈可分截當如孔疏自瞻彼洛矣分卷庶文義連貫恨不及悉改正之）

章子曰讀詩傳而識周之所以王而雅樂之有倫也孔子告哀公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自修身及懷諸侯文武成康之治天下不過如斯已矣嘗非收有與其訓命燕享之所詠歌者亦不外是孔氏弟子編次風雅以是爲序意亦淵矣自毛詩行而三家廢後之學者尊信而不悟其錯予請得而辨之七月與楚茨諸詩豳雅也以七月一篇合嘗詩而爲豳風豳風果一篇已乎又以南山四詩爲傷今思古詎知皆周家勸農之詩乎白駒留賢之作傳曰以燕賢也而謬作刺宣王鼓鍾昭王之



詩傳云大夫憂之而以爲刺幽王至如魚麗嘉魚南山天保俱訓逸樂傳曰所以燕大臣大臣所以報王于敬大臣之義合矣常華采扈采菽魚藻俱作刺王傳云天子之燕諸侯與諸侯所以報天子得非懷諸侯之義乎不特此也谷風朋友相怨鳴嚶兄弟相成而俱云刺幽王出車采薇皆宣王詩而謂文王之時家父桓王之臣而作幽下之世其乎錯如此烏足盡信之于試拔賢陳則尊賢視親敬大臣體羣臣子庶民柔遠人懷諸侯秩然有叙詎非雅之正耶詳決修身來百工二詩以鵠鳴當降身則牽强矣予故以卑有采毛序而正其誤不故謂風雅須各得其所蒔是以見周道之正雅樂之原猶有一班庶不爲老生幽荒所詠而已

詩經備攷卷十七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桑扈之什

傳桑扈采菽皆天子之燕諸侯也。

申公說曰桑扈天子燕方伯之詩。

交交桑扈戶音有鶯其羽。君子樂胥受天之祜。

鄭氏曰交交飛往來貌。桑扈竊脂也。○毛氏曰鶯然有文章。○蘇氏曰胥辭也。○鄭氏曰竊脂飛而往來有文章人觀視而愛之喩君臣以禮法威儀



升降於朝廷則天下亦觀視而仰樂之。祜福也。○天祜不輕降受者言其有承受之基所可樂者此也。蘇氏曰古之君子樂循禮義鄭氏曰王者樂臣下有才智文章者樂胥俱待賓

交交桑扈有鶯其領。君子樂胥萬邦之屏。丙音

毛氏曰領頸也。長樂劉氏曰領首出於身者欲有作爲先脊其領文采四張鶯然可愛也屏蔽也。蘇氏曰樂循禮義則足以屏藩邦矣○朱氏曰言其能爲小國之藩衛蓋任方伯連帥之職者也。

之屏之翰百辟爲憲不戢音緝不難叶乃多切受福不那。

毛氏曰翰幹也。徐人曰幹所以當牆兩邊障土者也○鄭氏曰辟君也德外能扞蔽四表內能爲之楨幹則百辟卿士莫不法象之。○毛氏曰憲法也。戢聚也。不戢戢也。不難難也。那多也。不多多也。王氏曰戢則不肆難則不易肆則放逸易則謾慢動不以禮非所以受福故戢而難然後受福多也○曹氏曰在泰而不能自戢則放而無檢在易而不知恐難則驕而生患若是則福不盈眥而禍隨其後矣○大抵功高權重者易驕故頌禱而寓戒勉之意

兕觥古橫切其觩音求旨酒思柔彼交匪敖去聲萬福來求。

鄭氏曰兕觥罰爵也。○朱氏曰觩角上曲貌旨美也。思語辭也。蘇氏曰旨酒之和柔而兕觥之設所以常自戢難也交際之間無所傲慢則無事於求福而福反求之矣。呂氏曰兕觥如卷耳則不必指爲罰爵如此詩則爲罰爵也○交者上下交也情意暢時最易恣肆觀灌夫使酒罵坐不保爵位則匪傲之受福可知矣



桑扈四章章四句

傳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申公說曰鴛鴦諸侯祝天子之詩。

鴛鴦于飛畢之羅之。君子萬年福祿宜之。

毛氏曰興也。鴛鴦匹鳥。鄭氏曰匹鳥言其止則相耦飛則爲雙性馴耦也。孔氏曰釋器云鳥罟謂之羅月令云羅網畢翳注云罔小而柄長謂之畢。○鄭氏曰君子謂明王也其德如是則宜壽考福祿也。疏義曰鴛鴦于飛既畢之又羅之君子萬年既宜福又宜祿二者皆有不一而足之意故以爲興○毛氏謂于其飛乃畢掩而羅之取之以時也○孔氏疏云小者未能飛待其能飛乃後取之皆過泥于飛二字矣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君子萬年宜其遐福

鄭氏曰梁石絕水之梁戢斂也長樂劉氏曰戢斂在梁人無害食之心貪亦不疑於人也○呂氏曰梁鱗梁魚梁皆是不必專以為石絕水之梁也遐遠也遠猶久也黃氏佐曰左異之戢自然而戢也君子之得遐福久之○韓詩戢捷也捷其噣於左

乘去聲馬在廐音救摧音挫之秣音末之君子萬年福祿艾之

毛氏曰摧莝也秣粟也釋文曰摧芻也秣穀馬也艾養也鄭氏曰古者明王所乘之馬繫於廐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穀愛國用也明王愛國用自奉養之節如此故宜久為福祿所養也○黃氏佐曰艾訓養如受四方之貢獻以天下奉一人是也

乘馬在廐秣之摧之君子萬年福祿綏之

鄭氏曰綏安也黃氏曰安如恭已以受萬國之朝四海無虞皇圖鞏固之意



南海黃氏曰福祿人君所固有者人臣祝君亦惟欲其享此於萬年耳故重萬年上

鴛鴦四章章四句

傳頍弁音弁燕親戚也

中公說曰頍弁此燕王族之詩序云諸公刺幽王也曾傳與蔡邕石經但列此詩於常棣之次則刺幽王之說非矣

有頍缺反婢者弁實維伊何爾酒既旨爾殽既嘉豈伊異人兄弟匪他蔦音鳥與女蘿力多切施音依于松栢未見君子憂心奕奕音亦既見君子庶幾說音悅懌音亦

毛氏曰與也頍弁貌說文云頍舉頭貌弁皮弁也孔氏曰弁者冠之大名併弁者多矣但爵弁則士之祭服韋弁則服以仰戎冠弁則服以從禽非常服也惟皮弁上下通服之故知是皮弁也○鄭氏曰實猶是也旨嘉皆美也言王當所與宴者豈有異人疏遠者乎皆兄弟無他言至親○毛氏曰蔦寄生也女蘿兎絲松蘿也釋文曰在草曰兎絲在木曰松蘿陸璣疏云兎絲蔓連草上黃赤如金今合藥兎絲子是也松蘿自蔓松上生枝正青與兎絲殊異奕奕然無所薄也○蘇氏曰兄弟之於王譬如蔦與女蘿之託松栢耳不見則憂見則庶幾王樂之黃氏佐曰言惟其繆綿依附如此是以未見而憂心奕奕既見而庶幾從繹也○孔氏曰蔦與女蘿施于松栢之上非自有根依於松栢之根故松栢在而茂松栢頹而亡以興同姓與九族附於王王者非自有尊託王之尊是與衰繇於王也餘意亦有味

有頍者弁實維何期爾酒既旨爾殽既時豈伊異人



兄弟具來蔦與女蘿施于松上未見君子憂心怲怲音丙既見君子庶幾有臧

鄭氏曰何期猶伊何也期辭也○楊氏曰爾殽既時君子之食惟其時物○鄭氏曰具猶皆也○毛氏曰怲怲憂盛滿也臧善也張氏曰天子之親散處難見故以既見為歡也盛滿者不少寬減也

有頍者弁實維在首爾酒既旨爾殽既阜豈伊異人兄弟甥舅如彼雨去聲雪先集維霰音線死喪無日無幾居起切相見樂酒今夕君子維宴

鄭氏曰阜猶多也○劉氏曰甥舅謂母姑姊妹妻

旅也○鄭氏曰將大雨雪始必微温雪自上下遇温氣而摶謂之霰久而寒勝則大雪矣孔氏曰大戴禮曾子云陽之專氣為霰陰之專氣為雹盛陽之氣在雨水則温暖為陰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摶為雹也盛陰之氣在雨水則凝滯而為雪陽氣薄而脅之不相入則消散而下因水而為霰是霰繇陽氣所薄而為之故言遇温氣而摶也先集聚而摶為小霰後成大雪是雪有漸也○韓詩霰英也朱氏曰言霰集則將雪之候以比老至則將死之徵但當樂飲以盡今夕之歡篤親親之意也此與常棣同是燕兄弟親戚之詩蓋周道親親惟恐疎遠而不得盡其歡故未見則憂既見則悅又慮來日之無多而及時以燕樂不遑顧其他故曰雖宴也毛公列于變雅何歟

頍弁三章章十二句



傳 車舝樂親音新昏也

說曰車舝宣王中興士得親迎其友賀之而作此詩毛氏自鼓鍾至青蠅皆謂刺幽王不通甚矣如此在續小正本宣王時宴樂新昏之詩亦以為刺王何耶或曰若然何不與關雎並列曰關雎作於西伯時車舝作于宣王時風雅之不同以此

間關車之舝音轄兮思孌力兗切季女逝兮匪飢匪渴德音來括音闊雖無好上聲友式燕且喜

毛氏曰間關設舝也董氏曰按說文舝鍵也故謂之關又曰舝車聲也車鍵兩行則有聲孌美貌括會也○孔氏曰凡人之燕飲喜樂須賢友共之若迎得此女雖無朋友亦將獨喜也張氏榜曰未見而德已聞故曰德音德如成內助之美理萬物之宜意

鄭氏曰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集焉喻王有德能致碩女也

依彼平林有集維鷮音驕辰彼碩女令德來教式燕且譽好去聲爾無射音亦

毛氏曰依茂木貌平林林木之在平地者也鷮雉也孔氏曰陸璣疏云鷮微小於翟走而且鳴曰鷮鷮其尾長肉甚美故語曰四足之美有麃兩足之美有鷮辰時也蘇氏曰鷮來集林女來教己皆可喜故以為興上言德音聞其有是德也此言令德見其實有是德也○黃氏曰辰訓時張翊之以時也來教是贊內治意烝祭也韓奕注○鄭氏曰射厭也

雖無旨酒式飲庶幾雖無嘉殽式食庶幾雖無德與女音汝式歌且舞

朱氏曰旨嘉皆美也言得賢女以配君子其嘉如此雖無旨酒嘉殽美德以及賓客然飲食歌舞有所不能自已孔氏曰人燕樂欲與賢德者同之若非賢德則燕不樂矣上以己為主故云雖無好友此以彼為主故云己身無德○庶幾冀幸之詞式歌且舞心和意暢不能已已



陟彼高岡析音錫其柞音昨薪析其柞薪其葉湑音胥兮鮮上聲我覯爾我心寫兮

鄭氏曰陟登也○孔氏曰湑茂盛也○鄭氏曰鮮善也朱氏曰覯見也○陳氏曰析薪者以興昏姻喜乎我得見爾賢女則心輸寫而無所憂矣

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四牡騑騑音非六轡如琴覯爾新

昏以慰我心

毛氏曰景大也○朱氏曰仰瞻望也景行大道也 表記曰小雅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子曰詩之好仁如此鄉道而行中道而廢忘身之老也不知年數之不足也俛焉日有孳孳斃而后已 歐陽氏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者勉其不已之辭也以謂賢女難得求之不已將有得也故其下云四牡騑騑六轡如琴者謂調和車馬往迎之如首章車舝也○毛氏曰慰安也○朱氏曰此又舉其始終而言也 鼻子曰高山仰止景行行止慕賢女之德而瞻仰之如高山之不可及大行之不易盡也是以孔子讀此而贊曰詩之好仁如此朱氏只作興意則景仰之義何居嗚呼讀詩須達辭外之意況辭中之



吉而𣏾若哉

車舝五章章六句

序青蠅大夫刺幽王也

傳厲王信讒大夫憂之賦青蠅 申公說曰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厲也幽也皆不可知袁孝政注劉子云魏武公信讒詩刺之曰營營青蠅又何據

營營青蠅餘傾切止于樊音煩豈弟君子無信讒言

毛氏曰營營往來貌 歐陽氏曰營營然往來飛聲可以亂人之聽 樊藩也○鄭氏曰蠅之爲蟲汙白使黑汙黑使白喻佞人變亂善惡也○程氏曰讒人之情常欲汙白以爲黑而其言不可以直達故必營營往來○鄭氏曰豈弟樂易也○孔氏曰讒人爲害如此故樂易之君子謂當今之王者無得信受此讒人之言也 陳氏曰讒言多辭持心傾險而後入故君子當持心樂易不聽讒言也 嚴氏曰蠅能汙白爲黑如讒人之誣衊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青蠅集於樊籬若不必惡之也然其營營往來將入宮室汙几席不但止樊而已喻讒人爲亂漸致迫近當防其微也

呂氏曰青蠅止于樊行且至于几席之間盡憂之也

營營青蠅止于棘讒人罔極交亂四國

丘氏曰棘謂植棘爲藩也○鄭氏曰極猶已也○李氏曰四國四方也○漢書注曰讒言無極則四



國亦以交亂宜深察也

胡氏曰讒言要其終極禍亂之大原其始起於交構之微欲下譚之於微也

營營青蠅止于榛讒人罔極構古豆切我二人

鄭氏曰構合也合猶交亂也○朱氏曰己與聽者爲二人○李氏曰當是時小人得志凡賢者無不被讒矣而獨曰構我二人者蓋主見讒者而言也 嚴氏曰讒人罔極將交亂四國自構合我二人始耳張氏曰構者合二人而構煽之他的可惡正在合處分散四國之亂所以致也

青蠅三章章四句

傳衛武公□□□□賦賓之初筵

韓詩曰賓之初筵衛武公飲酒悔過也

舉傳以賓筵抑戒同系小雅爲是毛公分於大雅誤矣

孔氏曰其偕言齊一而兩稱也

說曰賓之初筵衛武公自警之詩。

賓之初筵，左右秩秩。直乙切 籩豆有楚，殽核維旅。戶交切 酒既和旨，飲酒孔偕。音皆 鍾鼓既設，舉醻逸逸。大侯既抗，苦浪切 弓矢斯張。射夫既同，獻爾發功。發彼有的，以祈爾爵。

鄭氏曰，筵席也。左右謂折旋揖讓也。丘氏曰左右謂筵上左右之人。○毛氏曰秩秩然肅敬也。嚴氏曰秩秩有序也。楚列貌。殽豆實也。核加籩也。孔氏曰殽是總名此文殽核與籩豆相對故分之耳其實核亦爲殽 旅陳也。○鄭氏曰和旨酒調美也。孔甚也。偕齊一也。孔氏曰國君無故不徹縣 鍾鼓於是言既設者將射改縣也。此言鍾鼓既設者以天子宮縣階間妨射位故改縣以避射也大射諸侯之禮云樂人宿縣厥明乃射故知將射改縣也 ○朱氏曰舉醻舉所奠之酬爵也。○毛氏曰逸逸往來次序也。大侯君侯也。抗舉也。鄭氏曰舉者舉鵠而棲之於侯也周禮梓人張皮侯而棲鵠天子諸侯之射皆張三侯故君侯謂之大侯大侯張而弓矢亦張節也 ○孔氏曰射夫既同比其耦也。鄉射禮司射比三耦于堂西注云比選次其才相近者也 ○鄭氏曰獻猶奏也。既比衆耦乃誘射各奏其發矢中的之功。○毛氏曰的質也。司裘云以虎熊豹麋之皮飾其側又方制之以爲質謂之鵠射義云循聲而發發而不失正鵠者其唯賢者乎 祈求也。○朱氏曰爵射不中者飲豐上之觶也。射者與其耦拾發之時各心競云我以此求爵女也。射義曰古者諸侯之射也必先行燕禮卿大夫之射也必先行鄉飲酒之禮故燕禮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鄉飲酒禮者所以明長幼之序也○[illegible]義曰射之時禮節詳明人心整飭如此其飲酒當以正威儀豈至於亂哉○呂氏曰按大射儀射前期三日張大侯然不繫左下綱至射則司馬命張侯遂繫左下綱中掩束也



體案今一放云洽既至比又熱不挂也

籥余若切 舞笙鼓，樂既和奏。子候切 烝衎烈祖，苦旦切 以洽百禮。百禮既至，有壬有林。錫爾純嘏，子孫其湛。都南切 其湛曰樂，各奏爾能。賓載手仇，音求 室人入又。酌彼康爵，以奏爾時。

毛氏曰，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嚴氏曰籥舞文舞也干舞武舞也言文則武見矣言笙鼓則八音舉矣 鄭氏曰，烝進，衎樂，烈美。王氏曰烈祖有功烈之祖 孔氏曰洽合也。奏樂和必進樂其先祖。○孔氏曰百禮事神之衆禮也。○毛氏曰壬大也。○丘氏曰林衆也。○鄭氏曰純大也。嘏謂尸與主人以福也。湛樂也。各奏爾能者謂既湛之後各酌獻尸，尸酢而卒爵也。仇讀曰㪺。董氏曰仇匹也所謂耦也 室人有室中之事者，謂佐食也。又復也。賓手挹酒，室人復酌爲加爵。○蘇氏曰康安也。○毛氏曰酒所以安體也。時中者也。○蘇氏曰時薦之以時物也。嚴氏曰上章言未祭之燕故擇士而射爲大射此章言既祭之燕故因燕而射爲燕射也○王氏曰其湛曰樂各奏爾能則于是又射矣賓載手仇室人入又則賓主皆有射矣[illegible]則手數主燕入射則又手敵○

按上章言射飲。此章言祭飲。不應復叙射也。以奏能手仇爲穀射皆可。室人入又本無广加爵而謂入射又敦則不過矣。室人豈其射之人。既曰射爵。言入乎。故未傳從鄭箋爲是。

賓之初筵。溫溫其恭。其未醉止。威儀反反。曰既醉止。威儀幡幡。音翻 舍音捨 其坐遷。屢舞僊僊。其未醉止。威儀抑抑。曰既醉止。威儀怭怭。音泌 是曰既醉。不知其秩。

鄭氏曰。此言賓初即筵之時。能自敕戒以禮。至於旅醻而小人之態出。○毛氏曰。反反言重愼也。蘇氏曰反反謹愼也。幡幡失威儀也。蘇氏曰幡幡輕數也。遷徙屢數也。○王氏曰。僊僊軒舉之狀。○毛氏曰。抑抑愼密也。怭怭媟嫚也。秩常也。蘇氏曰秩序也。○朱氏曰。此言凡飲酒者。常始乎治而卒乎亂也。



賓既醉止。載號音毫 載呶。音撓 亂我籩豆。屢舞僛僛。音欺 是曰既醉。不知其郵。音尤 側弁之俄。五河切 屢舞傞傞。素多切 既醉而出。並受其福。醉而不出。是謂伐德。飲酒孔嘉。維其令儀。

毛氏曰。號呶號呼讙呶也。僛僛舞不能自正也。說文傞醉舞貌。○王氏曰。傞欹傾側之貌。鄭氏曰。郵過。側傾也。俄傾貌。○毛氏曰。傞傞不止也。○鄭氏曰。出猶去也。孔甚。令善也。賓醉則出。與主人俱有美譽。醉至若此。是伐其德也。○蘇氏曰。此章中言其亂。而終誨之也。

凡此飲酒。或醉或否。既立之監。或佐之史。彼醉不臧。不醉反恥。式勿從謂。無俾大怠。音泰 匪言勿言。匪由勿語。由醉之言。俾出童羖。音古 三爵不識。矧失忍切 敢多又。

毛氏曰。立酒之監。佐酒之史。董氏曰。立之監以監之。佐之史以書之。古之愼禮如此。王氏曰。立監史。本防人之失禮儀也。不醉者正其禮儀則善也。醉者失其體儀則不善也。○鄭氏曰。俾使。誤從也。使出無角之羖羊。脅以無然之物。使戒深也。矧況。又復也。醉者飲三爵之不知。況能復飲乎。玉藻曰。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色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以退。○東萊呂氏曰。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大王之前。執法在傍。御史在後。秦王趙王會澠池。御史書之。此古人君燕飲之制。或立之監。郎執法也。或佐之史。郎御史也。○歐陽氏曰。勿無皆禁止之辭也。其曰式勿從謂。無俾大怠者。戒醉者無從其所謂以自縱而至于大慢情也。○長樂劉氏曰。大怠者。謂酒荒于色。悖于禮。瀆于義。皆大解于歡攻者。○劉氏從序刺幽王言之過激。然怠字是醉者病根。大怠則不止喪儀喪德矣。李曰。古人制酒爲祭祀燕射。不得已也。故將祭必射以選士。將射先行燕禮。亦恭愼矣。豈爲人豪故具乎。不敢崇飲。商之所以王也。沉湎喪儀。紂之所以亡也。武王監紂之失。故以酒誥戒康叔。爲子孫慮長遠矣。衛武公感幽王之亂而作賓筵。雖設辭以自儆。亦以戒當時之君臣。俾知飲之善如此。其不善如彼。賓當飲加節而不爲狂藥所毒哉。



賓之初筵五章章十四句

傳鴛鴦。魚藻。皆諸侯所以報天子也。

魚得所泳敘首尾充遍王建其極故安宴安樂

申公說曰魚藻亦諸侯美天子之詩朱傳亦此

魚在在藻有頒（音焚）其首王在在鎬豈（音愷）樂飲酒

鄭氏曰藻水草也〇毛氏曰頒大首貌（鄭氏曰魚之依水草猶人之依明王也魚何所處乎處于藻既得其性則肥充其首頒然此時人物皆得其所言魚者以所進之類信其著見）〇說文曰鎬武王所都〇鄭氏曰豈亦樂也〇歐陽氏曰魚在在藻者言萬物之得其性也王在在鎬者謂武王安其樂也（黃氏佐曰惟其在鎬則宅中圖大居重馭輕所以有此飲酒之樂彼王業偏安中外未一寧有是耶）

魚在在藻有莘（音辛）其尾王在在鎬飲酒樂豈

毛氏曰莘長貌（長衆劉氏曰飽滿無虞則戲于水面既升而露其首又降而露其尾）



（莘然其長矣）

魚在在藻依于其蒲王在在鎬有那其居

鄭氏曰那安貌天下平安王無四方之虞故其居處那然安也

魚藻三章章四句

傳采菽天子之燕諸侯也（申公說曰諸侯充貢入覲天子錫賚之詩）

國語曰王賜諸侯命服之樂也

采菽采菽筐（音匡）之筥（音舉）之君子來朝何錫予之雖無予之路車乘（去聲）馬又何予之玄袞（古本切）及黼（音甫）

鄭氏曰菽大豆也采之者采其葉以為藿（毛氏曰菽所以芼太牢而待君子也）〇劉氏曰菽薄物采以為藿然而不可不敬故或筐之或筥之況諸侯之君乎故當有以厚錫予之也〇毛氏曰君子謂諸侯也玄袞卷龍也〇蘇氏曰雖無予之者好之之心無已也上公九章其服用袞古之諸侯豈皆上公哉詩人取其賜予之至厚者爾〇朱氏曰黼如斧形刺之於裳也（黃氏曰雖無予之四句金路以賜同姓而樊纓九就象路以賜異姓而樊纓七就袞龍衿十衣自公以下隨其等而降殺黼文刺其裳自大夫而上隨其等而加降〇張氏曰錫車馬以分氏族也賜衣服以別官階也）其言如此者好之之無已意猶以為薄也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切）泉言采其芹（音斤）君子來朝言觀其



旂其旂淠淠（匹敝切）鸞聲嘒嘒（音惠）載驂（音參）載駟（音四）君子所屆（音介）

毛氏曰觱沸泉出貌檻泉正出也〇鄭氏曰芹菜也可以為菹采其水中芹者尚潔清也〇毛氏曰淠淠動也嘒嘒中節也（王氏曰嘒嘒言其聲之細聲之細則無敗馳驅故也）〇劉氏曰屆至也

赤芾（音弗）在股（音古）邪幅（音福）在下彼交匪紓（音舒）天子所予樂只君子天子命之樂只君子福祿申之

毛氏曰諸侯赤芾邪幅幅偪也所以自偪束也〇鄭氏曰芾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芾其他服

平平韓詩作便便明辨之貌通作然

柞惟氣脉盛故葉茂君子惟才德全故能殿邦

謂之鞸以韋爲之脛本曰股邪幅如今行縢也孔氏曰邪纏於足謂之邪幅說文曰縢緘也行縢者言行而緘束之○毛氏曰紓緩也申重也○朱氏曰言諸侯服此芾幅見于天子恭敬齊遬不敢紓緩則爲天子所與而申之以福祿也荀子曰君子不欲不隱不替謹顧其身詩曰彼交匪紓天子所予○董氏曰天子之命則有命爵有命服有命車其命之則路車乘馬玄袞及黼是也古者發大命頒爵祿必自其先祖廟示不敢專也以德受命其得於祖也宜矣○惟所以存示寵命不則志僭器紛雜欲申以福祿而不能

維柞柞子落切之枝其葉蓬蓬蓬步公切樂只君子殿殿多見切天子之邦樂只君子萬福攸同平平平音便左右亦是率從

毛氏曰蓬蓬盛貌殿鎮也平平辯治也荀子儒效篇云分不亂于上能不窮于下治辨之極也詩曰平平左右亦是率從朱氏曰左右諸侯之臣也○鄭氏曰率循也○長樂劉氏曰柞之所以有枝以衛其株枝之所以有葉以庇其幹者皆繇根本堅固氣脉盛大俾之然也根本者天子也枝葉者諸侯也氣脉者朝廷之寵命也故葉之蓬蓬者根本氣脉之所及然葉之蓬蓬反以衛其根株猶天子寵錫諸侯俾之茂盛能殿天子之邦而益朝廷之固也孔氏曰殿取其鎮重之義天子以天下爲家諸侯爲天子守土故樂其鎮安天子之國也服虔云平平辯治不絕之貌則平平是貌狀也



汎汎楊舟紼音弗纚音眾維之樂只君子天子葵音逵之樂只君子福祿膍音毗之優哉游哉亦是戾矣

毛氏曰紼繂音律也纚緌也孫炎曰繂大索也李巡曰紼竹爲索所以維持舟者郭璞曰繂繫也明王能維持諸侯也鄭氏曰楊木之舟汎汎于水上汎汎然東西無所定舟人以紼繫其緌以制行之○歐陽氏曰紼纚維舟如天子以爵命維持諸侯爾葵揆也膍厚也○丘氏曰樂只君子有功德而天子揆之又以福祿厚之也王氏曰君子所樂樂王以義揆之也君子事王以義而已若王無義以揆之則誕或見信忠或見疑以是爲非以非爲是則君子無樂矣○朱氏曰於是又歎諸侯優游而至於此也呂氏曰王以信義聯諸侯其優游而不迫或云諸侯之來優游而無勉強則其爲天子之所揆而福祿之所膍然矣後意爲是○此天子燕諸侯而錫以命服之詩序以爲刺幽王誤矣孔氏又引采菽火事實之與詩文益不合故當從傳也



采菽五章章八句

【序】角弓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作是詩也

【說】角弓王不親九族而好讒佞宗族相怨之詩漢杜鄴曰人情恩深者其養謹愛至者其求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棠棣角弓之所爲作也

騂騂騂息營切角弓翩其反矣兄弟昏姻無胥遠矣

毛氏曰興也騂騂調和也董氏曰許慎作觲觲用角弓言用角低仰便也則字當作解○朱氏曰角弓以角飾弓也翩反貌○歐陽氏曰弓之爲物其體往來張之則內向而來弛之

則外反而去以喻九族王若親之以恩則附若不以恩結之則亦離叛而去矣○鄭氏曰胥相也骨肉之親無相疎遠疎遠則以親親之望易以成怨○蘇氏曰是以告之使無相遠也

爾之遠矣民胥然矣爾之敎矣民胥傚（戶教切）矣

鄭氏曰爾幽王也胥皆也言王不親骨肉則天下之人皆知之見汝之教令所尚者天下之人皆必之言上之化下不可不慎（疏義曰此正刺王以惡德化其下也）

此令兄弟綽綽（音卓）有裕（音預）不令兄弟交相爲瘉（音愈）

鄭氏曰令善也○毛氏曰綽綽寬也裕饒瘉病也



○孔氏曰天下善人少惡人多惡人相病須上化之故欲王敎之

鍾氏曰兄弟相遠怨乃受爵不讓不讓則爭爭則怨怨則禍故之至于已斯亾千古小人結習鄙此

民之無良相怨一方受爵不讓至于已斯亾

鄭氏曰良善也○朱氏曰一方彼一方也○王氏曰民喪其良心不參彼已之曲直躬自薄而厚責於人則各相怨於一方受爵不讓專利而有之也至於已斯亾怨之所歸禍之所集故也（毛氏曰爵祿不相讓故怨禍及之比周而黨愈少鄙爭而名愈辱求安而身愈危○疏義曰一方者私也所見非大道也已斯亾亾已而後已也）

老馬反爲駒（音拘）不顧其後如食宜饇（音飫）如酌孔取

毛氏曰饇飽也○歐陽氏曰讒佞之人變易是非善惡乃以老馬爲駒不顧其後人辨其非也其所以如此取王之寵如貪飲食之人務飽足而已（孔氏曰此詩刺王不親九族所以言老者以老者是王者所宜貴言老馬反爲駒猶王於老人反爲童而遇之王慢老如是則爲不自顧其後已至年老人之遇已亦將然王之不怨故天下傚之○呂氏曰言民不知長少之義侵老而虐之彼侵老者焉能長少而不老乎所謂不顧其後也其快意不顧如食者但知務飽之欲酌者但知多取曾不少加斟量也○孔疏依毛鄭以爲刺王慢老也朱傳從歐陽公以爲讒佞取寵也呂東萊又以爲小人畏老快意而不知斟量不若指讒佞乃合詩旨）

毋教猱（奴刀切）升木如塗塗附君子有徽猷小人與屬

鄭氏曰毋禁辭○毛氏曰猱猨屬（陸氏疏曰猱獼猴也楚人謂之



沐猴老者爲玃長臂者爲猿）塗泥附著也徽美也○鄭氏曰猷道也○長樂劉氏曰小人之性不善皆所自能不必教之也今幽王又疎棄骨肉爲不善於上以倡之是教猱升木也小人樂從[illegible]善而王又益之以不善之教是以塗塗附其[illegible]著不可脫矣故陳爲上之道曰君子有徽[illegible]人與屬也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爲之孝友此之謂徽猷○歐陽氏曰君子有所美之道則小人爭趨而爲之矣○呂氏曰親親長長之道乃民之良心非繇外鑠也宜其與屬而不敢解也

太陽晛大積陰即化曰消者迅詞也喻王若親親從作斯滅矣

雨雪瀌瀌。音標 見晛音現 曰消。莫肯下遺。式居婁驕。音屢 一

孔氏曰。瀌瀌。雪盛貌。○毛氏曰。晛。日氣也。鄭氏曰。雨雪之盛瀌瀌然。至日將出。其氣始見。則雪消釋矣。喩小人雖多。王若興善政。則小人誅滅矣。王氏曰。雨雪瀌瀌。見晛曰消者。譬之君子自昭明德以在民上。則民之惡德消矣。劉向疏曰。君子道長。小人道消。則政日治。故為泰。泰者通而治也。詩云。雨雪瀌瀌。見晛聿消。王肅曰。婁。數也。○歐陽氏曰。莫肯下遺。式居婁驕者。謂王不以恩意下及九族。而自爲驕傲也。呂氏曰。王之不肯降心下與族人者。以其居於驕慢而不可移也。○莫肯下遺二句。如此訓亦是。朱傳從張氏。謂王信讒言。不肯貶下遺棄而益以長慢。於式居二字似未當。



雨雪浮浮。見晛曰流。如蠻如髦。音毛 我是用憂。

長樂劉氏曰。浮浮。言積之厚而浮於地上也。○毛氏曰。流。流而去也。蠻。南蠻也。髦。夷髦也。孔氏曰。髦。西夷之別名。鄭氏曰。今小人之行。如夷狄。而王不能化之。我用是爲大憂也。歐陽氏曰。言骨肉相親如夷狄。無禮義仁恩也。

東萊呂氏曰。一章。戒王無信讒佞而遠九族。二章言王苟遠之。非徒王族之乖離也。民皆將化之矣。三四五章。遂言民皆化之。兄弟宗族。始則相病。已而相怨相爭奪而不止。已而暴茂其尊老而不顧。俗之薄極矣。皆王化之也。六章。發歎其乖俗薄王又從而導之。猶教猱升木。以塗附塗。宜其易也。因慨然而思上之化下。遠於彤弓導之以惡。既易如此。況有善道以化之。小民其有不興焉者乎。七章言風俗薄惡。宗族乖離。其勢雖如雨雪瀌瀌之可畏。上苟篤於親。則渙然如雪之見日。舉壓衆怨無後存矣。奈何其不肯降心。而式居婁驕也。惟其驕所以不降。詎其不降。所以九族不親。惟其九族不親。所以天下化之。驕者其病根也。八章。中言其易消如此。奈何王方且親宗族如蠻髦而不之領。則浮浮之雪。豈有消流之望乎。詩人之所憂也。

皐于曰。親親之道。恩肯之。義制之而已。或者猶蓄蘊庇木之說。姑息過則至其驕寒之不治。又不得不繼之以殘忍。悔何及乎。周公弔二叔之不咸。故封建親戚以爲屏翰。使其輔轅天下也。惟是恩不吝義。不提以救剝。使其轄轅而歸命於天子。所以長久而不亂者此也。漢帝不識此義。而徒盡其驕忿。七國之誅戮。豈與秦之季世乎。故周之有餘德也。得其道。宗族之歡作。失其道。角弓之怨興。非朝夕之故矣。喜夫賈生之言曰。欲天下治安。莫若衆建諸侯而少其力。少力云者。制之以義而已矣。

角弓八章章四句

序 菀柳。刺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



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傳 厲王不禮于諸侯。□□相戒以避之。賦菀柳。

申公說曰。菀柳。厲王暴虐。諸侯相戒而作。

有菀音鬱者柳。不尚息焉。上帝甚蹈。音悼 無自暱女栗切 焉。

俾予靖之。後予極焉。

毛氏曰。菀。茂木也。○鄭氏曰。尚。庶幾也。有菀然茂盛之柳。行路之人。豈不欲庶幾欲就之止息乎。喩王有盛德。則天下皆庶幾願往朝焉。憂今不然。上帝者。斥之也。○毛氏曰。暱。近也。○歐陽氏曰。靖。安也。孔氏曰。蹈者。動之名。故爲動。言王心無常。變動也。故上帝亦皆以上帝爲斥

國語曰上帝甚神無自瘵也朱氏從之

王屢近釋詁文言王者躁動無常行多逆理無得往近之若自往近之必將得罪所以不欲朝王也○朱氏曰使我朝而事之以靖王室後必將極其所欲以求于我極求之盡也

有菀者柳不尚愒（音棄）焉上帝甚蹈無自瘵（音債）焉俾予靖之後予邁焉

毛氏曰愒息也瘵病也○李氏曰邁往也○歐陽氏曰後予邁焉謂待其可往朝則往焉

有鳥高飛亦傅（音附）于天彼人之心于何其臻曷予靖之居以凶矜

鄭氏曰傅臻皆至也彼人斥幽王也鳥之高飛極



居以凶矜如此訓方切文委化朱氏從之

至於天耳王之心於何所至乎言其轉側無常人不知其所屆○呂氏曰前二章猶欲靖以待幽王之改然後往朝此章言王心不可測度不知其悛改之期也故歎曰曷爲予靖以待之乎幽王方且自居以凶暴驕矜其惡日熾也居以凶矜卽角弓所謂式居婁驕也傳說告高宗曰惟厥攸居政事惟醇自古聖賢之論治亂毋言夫居焉

菀柳三章章六句

桑扈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八十二句

詩經備　卷十七終

# 詩經備攷卷十八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都人士之什

【傳】君子懷□□□□□賦都人士

說曰都人士尹伯封作周既東遷見西周風俗之美而傷今之不古若賦也

彼都人士狐裘黃黃其容不改出言有章行歸于周萬民所望

孔氏曰都者聚居之處○朱氏曰都王都也　都邑之士近攷



箋是故觀之意音如此而今也則無矣

化故舉古之都邑以駁今也○朱氏曰黃黃狐裘色也（稱衣注云黃衣則狐裘大蜡之服也孔氏曰狐之黃者多黃狐之衣非貴服也○鄭氏曰冬則衣狐裘黃黃然取溫裕而已）不改有常也章文章也○陳氏曰周鎬京也（黃氏佐曰謂之彼都人士則非此都邑之人矣其容不改如溫貌恭之貌○輔氏曰容則德之符也言則德之發也容言如此其德可知○此章雖不乖德攷左傳子臧將死不忘社稷君子曰忠民之望也詩曰行歸于周萬民所望忠也則彼都人士之有德可知）

彼都人士臺笠（音立）緇撮（七活切）彼君子女綢直如髮我不見兮我心不說（音悅）

鄭氏曰臺夫須也（陸璣疏云夫須莎草也可以爲蓑笠）都人之士以臺皮爲笠緇布爲冠儉且節也○毛氏曰緇撮緇

布冠也。（孔氏曰。草笠野人之服。前衆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各舉其一言之。緇撮是小撮持其髻而已。）○呂氏曰。君子女者。貴人之女。所以別民女也。○毛氏曰。綢直密直如髮也。（鄭氏曰。其性情密緻。操行正直。如髮之本末無隆殺也。）王氏曰。臺笠緇撮。在野與衆皆作之服也。綢直如髮。則其德性之善也。○鄭氏曰。疾時皆奢淫。我不復見士女之然者。心思之而憂也。

彼都人士。充耳琇（音秀）實。彼君子女。謂之尹吉。我不見兮。我心苑（音鬱）結。

毛氏曰。琇。美石也。（鄭氏曰。言以美石為瑱塞耳。）○鄭氏曰。吉讀為姞。尹氏姞氏。周室昏姻之舊姓也。人見都人之



家女。咸謂之尹氏姞氏之女。言有禮法。苑。猶屈也積也。○孔氏曰。我今不見古之士女德服如是。我心為之苑然盤屈如結矣。

彼都人士。垂帶而厲。彼君子女。卷（音權）髮如蠆。（勅邁切）我不見兮。言從之邁。

毛氏曰。厲。帶之垂者。（孔氏曰。厲。是垂帶之貌。）鄭氏曰。蠆。毒蟲也。（說文。長尾為蠆。曲尾為蝎。）尾末揵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者也。（孔氏曰。禮斂髮無髢。而有曲者。若鬢傍不可斂。而因曲以為飾。）邁。行也。○王氏曰。是不可得見也。得見。則我從之邁也。（黃氏佐曰。言從之邁。猶云願子同歸。尊慕之甚也。）

匪伊垂之。帶則有餘。匪伊卷之。髮則有旟。（音餘）我不見兮。云何盱（音吁）矣。

鄭氏曰。伊。辭也。旟。枝旟揚起也。○蘇氏曰。帶由其自餘而垂之。髮由其自揚而卷之。古之為容者。亦從其自然而非強之也。○朱氏曰。言其自然閑美不假修飾也。然不可得而見矣。則如何而不望之乎。盱。望也。

（容儀服飾。雖文而已。然世運之盛衰。人心之邪正。往往於此見之。故詩人傷今而思昔。則人物之盛也。序拘於衣服。以為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乃先一篇意。不若傳說之當耳。）

都人士五章。章六句。



傳。周人從軍。室家念之。賦采菉。

申公說曰。采菉。周人從征。其妻念之而作是詩。

［此詩但是設言思之。其想象如此耳。］

終朝采綠。不盈一匊。（音菊）予髮曲局。（其玉切）薄言歸沐。

毛氏曰。自旦及食時為終朝。兩手曰匊。○鄭氏曰。綠。王芻也。（郭氏曰。菉。蓐也。董氏曰。楚辭曰。薋菉葹以盈室。則綠當為菉。）易得之菜也。終朝采之而不滿手。怨曠之深。憂思不專於事。○毛氏曰。局。卷也。婦人夫不在。則不容飾。○鄭氏曰。曲卷其髮。憂思之甚也。有云君子將歸者。我則沐以待之。（朱氏曰。沐。濯以待君子之歸也。）

終朝采藍。（音南）不盈一襜。（尺占切）五日為期。六日不詹。（音占）

鄭氏曰藍染草也孔氏曰藍可以染青故淮南子云青出于藍毛氏曰衣蔽前謂之襜李巡曰蔽膝也○鄭氏曰期至五月而歸今六月猶不至是以憂思○朱氏曰詹與瞻同五日爲期去時之約也六日不詹過期而不見也長樂劉氏曰既踰於期猶未瞻見也六日不詹未久也尚且望而憂之況於遲久而弗歸耶

之子于狩狩尸救反言韔音暢其弓之子于釣言綸之繩

鄭氏曰之子謂其君子也于往也○孔氏曰韔其弓謂射訖與之弛弓納于韔中也○鄭氏曰綸釣繳也孔氏曰釋言云綸緒也則綸是繩名釣繳者謂繫繩於釣竿也○丘氏曰言是子往狩我則爲之納弓于韔中往釣我則爲之



繙繩于竿今遠行從役久而不歸思其如此而不可得也陳氏曰此怨辭也想象其居家時所有之事而怨也

其釣維何維魴音防及鱮音叙維魴及鱮薄言觀者

丘氏曰君子善釣如此今久而不歸故思而述之也○董氏曰維魴及鱮薄言觀者言其得魚之多使觀者樂也黄氏佐曰此詩一章分上是思之深而不專所事下是思之深欲無往而不與之俱也○序以爲幽王之時多怨曠詩人刺之○攷此篇在王風詳玩詩詞故風體也

采綠四章章四句

傳黍苗城中也○申公說曰黍苗宣王命召穆公往城謝以還申伯史籀美之

芃芃音蓬黍苗陰雨膏之悠悠南行召伯勞去聲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長大貌悠悠行貌○鄭氏曰宣王使召伯營謝邑以定申伯之國將徒役南行悠悠然召伯則能勞來勸說之○蘇氏曰召公之勞行者猶陰雨之膏黍苗

我任音壬我輦力展切我車我牛我行既集蓋云歸哉

鄭氏曰營謝轉運之役有負任者有輓輦者有將車者有牽傍牛者○孔氏曰秋官罪隸職云凡封國若家牛助爲牽傍鄭司農云牛助國以牛助轉徒也牽傍者此牛在轅之外不在轅中故別牽傍之地官牛人注云牽傍在轅外輓牛也集猶成也朱氏曰營謝之役既成而歸也○丘氏曰蓋不定之



辭也蓋云歸哉謂解之使說也

我徒我御我師我旅我行既集蓋云歸處

鄭氏曰步行曰徒召伯營謝邑其士卒有步行者有御兵車者五百人爲旅五旅爲師春秋傳曰君行師從卿行旅從

肅肅謝功召伯營之烈烈征師召伯成之

鄭氏曰肅肅嚴正之貌○毛氏曰謝邑也朱氏曰功工役之事也鄭氏曰營治也烈烈威武貌征行也黄氏佐曰肅肅就規畫言烈烈勇於遵事從成之謂鼓舞有方作興有道也

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則寧

謝氏曰原高卑而施種植使不充不污曰平因形勢而通溝洫使分派合歸曰清此乃徹我疆土事

毛氏曰。土治曰平。水治曰清。○鄭氏曰。召伯營謝邑。相其原隰之宜。通其水泉之利。此功既成。宣王之心則安也。○呂氏曰。天子。子萬姓者也。大臣慮四方者也。方伯。分一面者也。申伯之體勢不重。則無以鎮定南服。召穆公身為卿士。豈得辭其責哉。宣王雖深居九重。宵旰之慮。固未嘗一日忘之也。必待召公告厥成功。而王心始寧焉。此其所以職分者也。張氏撝曰。建侯開國。民事為重。故又以土田言之。美其成建邦之績。有以慰天子之心也。○寧子曰。王者衆建諸侯。以衛王室。欲天下之相安也。申國近楚。數被侵陵。宣王南顧之憂久矣。故命申伯鎮撫南服。又特遣大臣為之疆理經營。豈以私暱親戚。蓋藉賢良以保南土。不得不役衆鳩



工爾。非召公告成而王心始寧。其為天下之心不亦切耶。

黍苗五章章四句

陸氏曰此詩總是作樂可奈何之詞以志其喜耳

【說】隰桑天子燕士之詩。傳鹿鳴伐木菁莪隰桑白駒。皆所以燕賢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難。那音 既見君子。其樂如何。

毛氏曰。阿然美貌。難然盛貌。○鄭氏曰。隰中之桑。枝條阿阿然長美。其葉又茂盛。可以庇蔭人。○孔氏曰。阿那。是枝葉條垂之狀。張氏曰。其樂如何。言形容莫盡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沃。烏鵠切 既見君子。云何不樂。

毛氏曰。沃柔也。○長樂劉氏曰。沃謂長茂光澤。如膏之沃也。張氏曰。云何不樂。所謂惡可已也。

隰桑有阿。其葉有幽。既見君子。德音孔膠。音交

毛氏曰。幽黑色也。孔氏曰。難為葉之茂。沃言葉之柔。幽是葉之色。言桑葉茂盛而柔軟。則其色純黑也。膠。固也。○王氏曰。德音孔膠者。其德音之所及。人附離之。甚固也。君子素有德音矣。今一見之。充矣。名實相符。而同結不可解也。○呂氏曰。是詩三以隰桑為興。皆形容樂見賢者之精神情意也。

心乎愛矣。遐不謂矣。中心藏之。何日忘之。

鄭氏注曰。遐之言胡也。○朱氏曰。謂猶告也。○丘氏曰。詩人自道其愛賢之意。○董氏曰。中心藏之。結於心也。○李氏曰。何日忘之。思賢者之心無日而已也。朱氏曰。愛之根於中者深。故發之遲。而存之久也。



菁莪隰桑。皆周初天子燕士之詩。魯傳載于正小雅。當矣。毛本何故錯於此。序亦以為刺幽王。且云小人在位。君子在野。謬戾甚矣。

隰桑四章章四句

【傳】申后□□賦白華

說曰。白華。幽王寵褒姒。廢姜后。后歸申而作此詩。

白華菅音姦兮。白茅束兮。之子之遠。俾我獨兮。

毛氏曰。白華。野菅也。已漚為菅。王肅云。白茅束白華。以興夫婦之道。宜以潔白相申束。然後成室家也。鄭氏曰。之子。斥幽王也。俾。使也。

○程氏曰。白華則漚以為菅。白茅則用之裹束。物

輔氏曰。此言之子念彼碩人之心。似不獨爲一身歎之。

之美惡。其用各有其所。與尊卑上下各有其分。今王亂貴賤之序。而棄遠我俾我窮獨失所也。朱氏曰。二物至微。猶必相須爲用。何之子之遠而俾我獨耶。

英英白雲。露彼菅茅。天步艱難。之子不猶。

毛氏曰。英英白雲貌。○程氏曰。天步時運也。猶如也。天之道。雲蒸露降。則菅茅皆被其澤。王如以道則嫡妻當均被其寵。今天運艱難。而之子不猶。是道也。歐陽氏曰。白雲於彼菅茅。皆覆露之而無所擇。君子之於妻妾。亦當均其恩愛。而之子乃獨棄我也。○鄭氏曰。猶圖也。

滮池世傳以爲水名

滮音彪池北流。浸去聲彼稻田。嘯歌傷懷。念彼碩人。



毛氏曰。滮流貌。○丘氏曰。碩人謂幽王也。○程氏曰。小水微流。尚能浸溉稻田。王之崇高尊大。而反不能通流其寵澤。念此所以嘯歌而傷懷也。

念彼勞心俱就人倫大變言

樵彼桑薪。卬音昂烘火東切于煁。音忱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孔氏曰。樵者薪之一名。朱氏曰。樵采也。○毛氏曰。桑薪宜以養人者也。卬我。烘燎也。煁烓竈也。孔氏曰。烓者無釜之竈。其上然火謂之烘。本爲此竈。止以然火照物。若今之火爐也。○歐陽氏曰。樵彼桑薪。卬烘于煁者。物失其所也。桑薪宜爨烹任而爲燎燭。棄妻自傷失職也。○鄭氏曰。桑薪。薪之善者也。反以燎于烓竈。用炤事物而已。○蘇氏曰。譬如

申后之賢。不獲偶王而棄之於外也。○程氏曰。維彼王之崇大。而所爲如此。所以實傷我心。言之子者。直謂是人也。言碩人者。言其居尊大之位。而所爲如是也。

鼓鐘于宮。聲聞于外。念子懆懆。七到切視我邁邁。

朱氏曰。懆懆憂貌。說文云。愁不申也。亦作慘慘。王氏曰。邁邁然遠去而不顧也。○毛氏曰。有諸宮中。必形見於外。○丘氏曰。如幽王寵褒姒。而聲容必見於外。不可掩也。歐陽氏曰。言王后爲惡于內。而聲達於外。念王寵褒姒而遠我。則常懆然而憂思。幽王視我。則愈邁邁然而疎遠也。程氏曰。此章自傷其誠意之不能動王也。懆懆然憂戚。而皆不能感動。視我邁邁而去。



有鶖音秋在梁。有鶴在林。維彼碩人。實勞我心。

毛氏曰。鶖禿鶖也。○孔氏曰。梁魚梁也。鄭氏曰。鶖之性貪惡。而今在梁。鶴潔白而反在林。興王養褒姒而餒申后。○蘇氏曰。鶖鶴皆以魚爲食。然鶴之於鶖。清濁則有間矣。今鶖在梁而鶴在林。鶖則飽而鶴則饑矣。幽王進褒姒而黜申后。譬之養鶖而棄鶴也。疏義曰。貴賤易置。處非其宜。可怨又可忍也。

鴛鴦在梁。戢其左翼。之子無良。二三其德。

鄭氏曰。戢斂也。斂左翼者。謂右掩左也。孔氏曰。左其斂在右翼之下。爲雄下雌之義。故恩情相好。以成匹耦。○鄭氏曰。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韋子曰。欽其左翼。雄雌相依。不失其偶。右尊而左卑。戢左翼以讓右也。譬之人。女下於男。庶下於嫡。其

有自飲讀右之義故以爲興。王氏曰鴛鴦能好其匹於止得其所止雌雄相從不失其性也之子無良二三其德者幽王無良不一其德鴛鴦之不如也

有扁音褊斯石履之卑兮之子之遠俾我疷音低兮

毛氏曰扁乘石貌王乘車履石鄭氏曰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疷病也○蘇氏曰扁卑貌石之施於履者乘石也石之扁然下者可施於禮之卑而不可施於貴譬如人之賤者可以爲妾而不可以爲后言物各有所施之不可改也陳氏曰扁石乘石也人履以升車者也乘妾指此不常在人下者如妾止當在下而於人爾兮之子遠我而進彼使我病也○王者立綱常之極其尊如天今寵妾而自卑體統壞而綱常墜故憂之而使我病也



白華八章章四句

傳□王之時大夫避□□□□□□賦緜蠻

說曰緜蠻大夫失位遠適他國其過賓之主人閔之而作是詩

序緜蠻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也○鄭氏曰微臣謂士也士之祿薄或困乏於資財則當賙賻之幽王之時國亂禮廢恩薄大不念小尊不恤賤故刺之

緜而延切蠻黃鳥止于丘阿道之云遠我勞如何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毛氏曰興也緜蠻小鳥貌長樂劉氏曰緜蠻聲也丘阿曲阿也○鄭氏曰小鳥知止於丘之曲阿靜安之處而託息焉喻小臣擇卿大夫有仁厚之德者而依屬焉○毛氏曰道之云遠我勞如何刺大臣我微賤者也陳氏曰飲食以慰藉之而日受其教誨又命後車以載之此大臣之所當施於從行小臣之事也朱氏曰後車副車也朱氏曰緜蠻其聲告勞也止于丘阿不得已而止也道之云遠勞又不得止矣我勞如何者自傷其勞而望援于人也如何者齟齬困頓而亦不能形容其勞也○此感慨嘆息之詞莫作之詩餘語

緜蠻黃鳥止于丘隅豈敢憚行畏不能趨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隅丘角也憚難也○王氏曰趨疾行也

緜蠻黃鳥止于丘側豈敢憚行畏不能極飲之食之教之誨之命彼後車謂之載之

鄭氏曰丘側丘傍也極至也○李氏曰非敢憚行但恐不能至其所也輯子曰此雖大夫失位流離感慨之詩若作士人感嘆不遇如寗越扣角之歌汗明淵梭之說意味更永畏不能極不能依藩也後車載之不必云車敗命載如渭濱之載尚父中年之載越石與其振拔並登得輿而大用之也

緜蠻三章章八句

傳魚麗嘉魚瓠葉皆所以燕大臣也

朱傳列此於正小雅亦周初燕飲之樂歌序云刺由王棄禮而不能行玩詩辭無刺意故知其誤矣

幡幡音翻瓠葉采之亨音烹之君子有酒酌言嘗之

毛氏曰幡幡瓠葉貌○鄭氏曰亨熟也熟瓠葉者以為飲酒之菹也○左傳注曰古人不以微薄廢禮雖瓠葉兎首猶與賓客享之王氏曰嘗其旨否然後行獻酬之禮

有兎斯首炮音庖之燔音煩之君子有酒酌言獻之

蘇氏曰有兎斯首言一兎也鄭氏曰斯白也斯字作鮮齊魯之間聲相近○新鄭楊氏曰鮮白之鮮訛為斯也毛氏曰毛曰炮加火曰燔○鄭氏曰炮之燔之者將以為飲酒之羞也○蘇氏曰獻主人酌賓也黃氏佐曰瓠葉以為羞不必諸疏一兎以為殺不必異膳貴乎至德實意而已矣○王者與臣下情意易隔設言薄之物亦必酌而獻之乃見情意綢繆處



有兎斯首燔之炙音隻之君子有酒酌言酢之

毛氏曰抗火曰炙孔氏曰抗舉也謂以物貫之而舉於火上以炙之酢報也鄭氏曰報者賓既卒爵洗而酌主人也

有兎斯首燔之炮之君子有酒酌言醻市周切之

毛氏曰醻道飲也孔氏曰酬於飲以酬賓而先自飲以導之

瓠葉四章章四句

傳周人從征賦嶄嶄之石

說曰嶄嶄之石桓王伐鄭將帥不堪勞苦而作是詩

序漸漸之石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荆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久病於外故作是詩也

漸漸音巉之石維其高矣山川悠遠維其勞矣武人東征不皇朝直高切矣

毛氏曰漸漸山石高峻釋文漸漸作嶄嶄鄭氏曰武人謂將帥也○朱氏曰皇暇也○歐陽氏曰武人東征不皇朝矣者謂久處于外不得朝見天子也長樂劉氏曰漸漸之石維其高矣者謂研歷之路石皆廉利傷人之足制馬之蹄不可以踐履也不將漸漸而已其高峻嶄拔非攀緣則不可以登今丘谿之路矣不加此山川悠遠維其勞矣者其山窮者川斷之其川盡者山間之也重重相間遠不可極不日悠遠乎間以陟降之勞疹以山嵐之氣既病且死莫保生還故不遑于朝覲也



漸漸之石維其卒音崒矣山川悠遠曷其沒矣武人東征不皇出矣

鄭氏曰卒者崔嵬也謂山巔之末也曷何也○毛氏曰沒盡也孔氏曰言所登歷何時可盡也○朱氏曰不皇出謂但知深入不暇謀出也

有豕白蹢音的烝涉波矣月離于畢俾滂普郎切沱矣武人東征不皇他音拖矣

毛氏曰豕豬也蹢蹄也將久雨則豕進涉水波○張氏曰豕之負塗曳泥其常性也今其足皆白涉

波而去水患之多可知矣○毛氏曰月離陰星則
雨孔氏曰畢爲月所離而雨是陰雨之星故謂之陰星豕之白蹢月遵而涉入水之波是在畢爲將雨之徵又值月更離于畢之陰星在天爲將雨之候以此徵候果致大雨使其水滂沱而盛矣洪範曰星有好風星有好雨好風者箕也好雨者畢也歐陽氏曰豕涉波而
月離畢將雨之驗也謂征役者在險阻之中惟雨
是憂不遑及他也埤雅曰馬喜風豕喜雨故天將雨則豕進涉波胡氏曰畢星好雨月水之精離畢而雨星象相感如此○不遑他矣與不遑出一例謂深入窮荒不暇慮及他事也華子曰兵用其氣也其氣奮揚雖懸軍深入跋涉險阻而不患苦若心離氣索阻數日而還亦不免嗟怨擊鼓之詩是矣況犇徐蹶嗟淫雨沾塗其廢思慮而尊憂患何怪乎故用兵者須養其氣而勿傷其心可也



漸漸之石三章章六句

傳 王室亂人不□生賦苕之華申公說曰苕之華景王崩王室亂兵連歲饑民物盡耗君子作傷生逢其難而作是詩

序 苕之華大夫閔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
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饑饉君子閔周室之將亡傷
已逢之故作是詩也

苕音條之華芸音云其黃矣心之憂矣維其傷矣
毛氏曰興也苕陵苕也將落則黃孔氏曰陵苕之華木紫赤而繁多至今亦芸然其色黃而衰矣○蘇氏曰言周室之衰如是華也
○孔氏曰以周室之盛忽見如此之衰故我心爲
之憂愁維其傷病矣傷其見侵削也

苕之華其葉青青音精知我如此不如無生
毛氏曰華落葉青青然○蘇氏曰言華已盡矣徒
見其葉耳○丘氏曰言知我所遇之世如此不如
不生之愈也

牂子桑切羊墳音焚首三星在罶音柳人可以食鮮可以飽
毛氏曰牂羊牝羊也墳大也罶曲梁也鄭氏曰喻周將亡如心星之光耀見於魚笱之中其去須臾也○莆田鄭氏曰牝羊首小今
也羸瘠反首大而身小牂羊而墳首心星而照罶
皆不久也此以興死亡將至也○朱氏曰言饑饉



之餘百物彫耗如此苟且得食足矣豈可望其飽
哉○陳氏曰此詩其辭簡其情哀周室將亡不可
救矣詩人傷之而已

苕之華三章章四句

序 何草不黃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
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也

傳 桓王□□曰卒苕之賦何草不黃申公說曰桓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侯隨伐不息周人苦之而作是詩

何草不黃何日不行叶戶郎切何人不將經營四方
鄭氏曰用兵不息軍旅自歲始草生而出至歲晚

矣何草而不黄乎言草皆黄也孔氏曰行者覩物而思故云草皆黄天氣則時經寒熱物則華變死生日月長久征行不息是其所以怨也○王氏曰無草而不黄歲暮矣人可以休息之時也於是之間將率何日不行乎言勞苦之甚○丘氏曰將亦行也○毛氏曰言萬民無不從役疏義曰此章怨困之多事以草之憔悴與人之勞苦而語又相呼也亂世氣象數言盡之

何草不玄何人不矜古頑切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鄭氏曰玄赤黑色始春之時草芽孽者將生必玄王氏曰草既黄而死矣歲暮之時死而復生其色既玄則又改歲矣○劉氏曰草之黄者黑腐且將再生無妻曰矜從役者皆過時不得歸故謂之矜征夫從役者也古者師出不踰時所以厚民之性也



今則草玄至於黄此豈非民乎謝氏曰先王以民待民○幽王之待民如犬馬牛故曰哀我征夫獨爲匪民

匪兕匪虎率彼曠野哀我征夫朝夕不暇

毛氏曰兕虎野獸也曠空也○朱氏曰率循也言征夫非兕非虎何爲使之循曠野而朝夕不得閒暇也孔氏曰比中各有其異兕虎比戰士取其猶也

有芃音蓬者狐率彼幽草有棧士板切之車行彼周道

丘氏曰芃毛尾長貌○毛氏曰棧車役車也○孔氏曰狐本草中之獸故可循彼幽草我人本非禽獸何爲行彼周道之上常在外野與狐在幽草同乎嚴氏曰人非禽獸今士乘棧車行於周之道路與禽獸同非特民也李氏曰文王之於民以不忍人之心行不忍人之政其民無不得其所而猶視之如傷此周之所以興也幽王之時兵革不息征伐不休民之所苦甚矣而幽王曾不之恤視民如禽獸此周之所以亡也興亡之鑑豈遠乎哉

何草不黄四章章四句

都人士之什十篇四十三章二百句

夾漈鄭氏曰二雅之作皆紀朝廷之事無有區別而所謂大小者序者曰政有小大故謂之大雅小雅然則以蓼蕭爲澤及四海以湛露爲燕諸侯以六月采芑爲北伐南征皆謂政之小者如此不知常武之征伐何以大於六月卷阿之求賢何以大於鹿鳴乎或又曰小雅猶言其詩典正未至渾厚大醇者也此言猶未是蓋小雅大雅者特隨其音而寫之律耳律有小呂大呂則歌大雅小雅宜其



有別也襄公二十九年吳季札觀周樂歌大雅小雅是雅有大小已見於夫子未刪之前樂可變歟無所謂正變者正變之言不出於夫子而出于序未可信也小雅節南山之刺大雅民勞之刺謂之變雅可也鴻雁庭燎之美宣王崧高烝民之美宣王亦可謂之變乎蓋詩之次第皆以後先爲序文武成康其詩在前故二雅首之厲王猶成王之後宣王繼厲王之後幽王繼宣王之後故二雅皆順其序因風亦然則無有正變之說斷斷乎不可易也

嚴氏曰言其王派商而有天下由文王在上非德罔者於天也

爲中明言帝命不時假哉天命而謂文王無受命稱王之事然則周公亦欺人歟稱王云者非巳爲天子也如漢高帝之漢王唐高祖之唐王是矣審此矣必係武王定天下之後而乃議稱王哉。

説文王周公追述文王之德明周家所以受命而代商者作詩歌奏于清廟受釐陳戒之時以訓嗣王

賦也。

文王在上於音烏昭于天周雖舊邦其命維新有周不顯帝命不時文王陟降在帝左右

毛氏曰於歎辭昭見也鄭氏曰其德著見於天不顯顯也不時時也〇朱氏曰文王在上尊仰之辭也於昭于天歎其德之昭明上徹于天也言文王與天同德



也〇王氏曰周受封自后稷則其邦舊矣至文王而天命之肇造區夏則其命維新矣不顯所以甚言其顯也不時所以甚言其時也唯其德之顯是以爲帝命之時也〇朱氏曰德顯命時間不容息蓋以文王德合乎天一陟一降常若在上帝之左右與之同運而無違也疏義曰時者方應其期之言天運漸降曆數方來所謂新即時也〇黃氏佐曰受命指今日子孫之有天下言周公以明今日之有天下皆由於文王之德耳〇受命者受天眷顧之命則雖三分有二而曆數已歸之矣指文王受命何如。

亹亹音尾文王令聞音問不已陳錫哉周侯文王孫子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

鄭氏曰陳敷也李氏曰哉者語辭

觀志作不顯奕世猶云奕世光顯也

毛氏曰亹亹勉也〇鄭氏曰令善也其善聲聞無已時也〇毛氏曰哉載左傳陳錫載周國語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侯維也本本宗也支支子也〇朱氏曰所謂亹亹文王非有所勉也蓋其純亦不已而人見其亹亹也其德不已則令聞亦不已是以上帝敷錫于周維文王孫子則使之本宗百世爲天子支庶百世爲諸侯不惟如此而已又及其臣子使凡周之士亦世世修德與周匹休焉章子曰文王小心翼翼日乾乾不已聽德已純常已登而猶勉勉不已也豈但人見其若有所勉哉〇孔氏曰言其皆有顯德而亦得繼世食祿不則雖免世卿之譏矣



翼翼與亹亹同分明是甚是一意所以爲周楨名此也

世之不顯厥猶翼翼思皇多士生此王國王國克生維周之楨音貞濟濟上聲多士文王以寧

鄭氏曰猶謀也〇毛氏曰翼翼恭敬思辭也〇漢書注曰皇美也〇毛氏曰楨幹也濟濟多威儀也嚴氏曰濟濟盛貌王氏曰楨國所恃以立也周獲天人之助矣故能生周之楨也〇朱氏曰蓋言文王得人之盛而宜其傳世之顯也長樂劉氏曰濟濟多士本繇文王教化陶鈞而後生也而文王之天下邦國又待多士以爲安寧焉猶人勤於蒔田反以自養樂於植材反以自庇〇黃氏佐曰以寧是任其勞而無盡勝之憂非無爲也蓋國安則君安故曰文王亦賴以安矣

穆穆文王於緝切七入熙敬止假哉天命有商孫子商

之孫子。其麗不億。（麗力計）上帝既命。侯于周服。

王氏曰。穆穆。敬也。（朱氏曰。穆穆。深遠之意。）孔氏曰。於。歎美之辭。○王氏曰。緝。續也。○蘇氏曰。熙。光也。○朱氏曰。緝續熙明。亦不已之意。○蘇氏曰。假。大也。○毛氏曰。麗。數也。○孔氏曰。商之孫子。其數至多。不徒止於一億而已。○鄭氏曰。至天已命文王之後。乃爲君於周之九服之中。言衆之不如德也。○歐陽氏曰。大哉天命。商之孫子。數甚衆多。而上帝乃命之爲周諸侯。（孔氏曰。文王所得六州而已。殷之同姓未必有歸之者。况其子孫。而云不億者。此作在成王之時。從後見其歸周本而美之爾。○黄氏曰。緝者從此敬也。熙者此敬也。文王非有意緝熙之也。法天行健。純亦不已。自有不能已耳。）



侯服于周。天命靡常。殷士膚敏。祼將于京。（祼音灌）厥作祼將。常服黼冔。（黼音甫。冔音許）王之藎臣。無念爾祖。

歐陽氏曰。昔也爲商之蕃屏。而今也爲周諸侯。蓋商王失德而天奪之。周有世德而天予之。天所予奪。惟德所在。而無常主。故曰侯服于周。天命靡常也。○毛氏曰。殷士。殷侯也。（朱氏曰。商孫子之臣屬也。）膚。美也。敏。疾也。祼。灌鬯也。將。行也。○朱氏曰。酌而送之也。京。周之京師也。○毛氏曰。黼。白與黑也。（董氏曰。黼繡於裳。雖章數不同。皆只以黼爲裳也。）冔。殷冠也。夏后氏曰收。周曰冕。藎。進也。

無念。念也。（朱氏曰。言其忠愛之篤。進進無已也。無念。猶言豈得無念也。）○孔氏曰。爾祖。文王也。○董氏曰。常服。則不變其服矣。不變其服。存商制也。○朱氏曰。於是呼王之藎臣而告之曰。得無念爾祖文王之德乎。蓋以戒王而不敢斥言。猶所謂敢告僕夫云爾。（漢劉向疏曰。孔子論詩至於殷士膚敏祼將于京。喟然歎曰。大哉天命。善不可不傳於後嗣。是以富貴無常。不如是則王公何以戒愼。民萌何以勸勉。蓋傷微子之事周。而痛殷之亡也。）

無念爾祖。聿修厥德。永言配命。自求多福。殷之未喪師。克配上帝。宜鑒于殷。駿命不易。（駿音峻）

毛氏曰。聿。述。（朱氏曰。發語辭也。○漢書。述修厥德。○）永。長也。（鄭氏曰。王既述修祖德。常言當配天命而行。則福祿自來。）○鄭氏曰。師。衆也。○毛氏曰。駿。大也。○朱氏曰。殷未失天下之時。蓋嘗配上帝矣。今其子孫乃如此。宜以爲鑒而自省焉。則知天命之難保矣。○呂氏曰。王者代天理物。操與禮命討之柄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疏義曰。修厥德無他。敬而已。永言配命。則敬無間斷。亦可至于文王之緝熙矣。○永言配命。緝熙其敬也。修德即配命處。）



命之不易。無遏爾躬。（遏於葛切）宣昭義問。有虞殷自天。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儀刑文王。萬邦作孚。

毛氏曰。遏。止。義。善也。○孔氏曰。常布明其善聲聞於天下。（朱子曰。義問。不當訓善聲。義如字。所謂義之謂事是也。宣昭。音條汚濯垢宣）

有求所以已而孜怠

者此義不令昏解也問則實益而聲宏矣。○鄭氏曰。有又也。○毛氏曰。
虔虔也。載事也。刑法。孚信也。○呂氏曰。凡欲配天
命者當法天。然天無聲臭可求。苟儀刑文王。則天
德全矣。此萬邦所以作孚。黃氏佐曰上天之載理言而顯之事包在
其中。天與文王一也。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天命保
乎人心也。乎人心有以得天眷矣。○呂氏曰。宣聖
義調所謂闢四門明四目達四聰。蓋天命之大。非
小知偏學所能與也。又虔虔滿之與下日天者自
欽與急聽然可識念
敬懼而不敢怠矣。
朱氏曰。此詩於天人之際。興亡之理。丁寧反覆至
深切矣。故立之學宮。而因以爲天子諸侯朝會之
樂。蓋將以戒乎後世之君臣。而又以昭先王之德
於天下也。國語以爲兩君相見之樂。特舉其一端
而言耳。然首章言文王之昭于天。而不言其所以
昭。次章言令聞不已。而不言其所以聞。至於四章



然後所以昭明而不已者。乃可見焉。而語其所以
爲德之實。則不越乎敬之一字而已。然則所謂脩
厥德而儀刑之者。豈可以
他求哉。亦勉於此而已矣。

文王七章章八句

序。大明。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說。大明。周公述文武受命之功。以訓嗣王。傳皆周公迺祖德以誡成王也

明明在下。赫赫。呼格切 在上。天難忱。音成 斯。不易維王。天
位殷適。音的 使不挾四方。
朱氏曰。明明。德之明也。赫赫。命之顯也。○毛氏曰。
忱。信也。紂居天位。爲殷之正適也。○朱氏曰。挾謂

挾而有之。言在下者有明明之德。則在上者有赫
赫之命。達于上下。去就無常。此天之所以難忱。而
爲君之所以不易也。○呂氏曰。天位殷適。使不挾
四方。則下章所陳眷顧周家有加無已者。非天私
我周也。栽者培之。傾者覆之。因其材而篤焉耳。鄭氏
曰。明明者。文王武王施明德于天下。○明明者。明
而又明。無一不可對上帝對天下。文之緝熙昭事
武之桄競永淸是也。赫赫有禍福不
爽意。不易云者。正以明明之不易也。

摯。音至 仲氏任。音壬 自彼殷商。來嫁于周。曰嬪。音頻 于京。乃
及王季。維德之行。大任。大音泰 有身。生此文王。
毛氏曰。摯國。任姓。仲。中女也。嬪。婦也。書曰。嬪于虞。 鄭氏



曰。京。周國之地名。及。與也。摯國中女曰大任。從殷
商之畿內。嫁爲婦於周之京。配王季而與之共行
仁義之德。○毛氏曰。大任。仲任也。身。重也。鄭氏曰重謂懷孕也。
○蘇氏曰。言文王之聖。其所從來者遠。自其父
母而已然矣。

維此文王。小心翼翼。昭事上帝。聿懷多福。厥德不回。
以受方國。
鄭氏曰。翼翼。恭慎貌。昭。明也。○聿。春秋繁露作允
○蘇氏曰。懷。來也。○毛氏曰。回。違也。左傳晏子曰詩曰。厥德不
回。以受方國。君無違德。方國將至。 鄭氏曰。方國。四方來附者。黃氏佐曰

說文作郃陽地理志水在郃陽縣南

（以敬事天故曰昭事上帝厥德卽敬毓義曰敬以直內故不回是也○張氏曰昭事上帝以敬德承天也懷多福則得天矣厥德不回以敬德治人也受方國則得人矣）

天監在下有命既集文王初載天作之合在洽（戶沃切）之陽在渭之涘（音士）文王嘉止大邦有子

毛氏曰集就也○鄭氏曰天監視善惡於下其命將有所就○朱氏曰載年也○毛氏曰合配也洽水也渭水也涘厓也○朱氏曰嘉昏禮也大邦莘國子大姒也○王氏曰洽陽渭涘當文王將昏之期而大邦有子蓋曰非人之所能爲矣（黃氏佐曰天於善者無不明惡者無不察其監照實在於下也○張氏曰有命既集通言集於周也蓋自太王王季以來世德相承克享乎天心故集於我周以啓一代興王之業也）



大邦有子俔（牽遍切）天之妹文定厥祥親迎（去聲）于渭造舟爲梁不顯其光

毛氏曰俔磬也（說文曰俔譬喻也）王氏曰譬天之妹言其德可以繼天也○鄭氏曰卜而得吉則以禮定其吉祥謂納幣也○毛氏曰天子造舟（孔氏曰孫炎云造舟比舟爲梁也然則造舟者比船於水加板於上卽今之浮橋也）○鄭氏曰迎太姒而更爲梁者欲其昭著示後世敬昏禮也（海虞陸氏曰以此聖德成此嘉禮自此發祥無窮故曰不顯其光）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纘（子管切）女維莘長（上聲）子維行篤生武王保右（音祐）命爾燮（蘇協切）伐大商

毛氏曰纘繼也莘大姒國也長子長女也○朱氏曰行嫁也○毛氏曰篤厚右助燮和也○朱氏曰天既命文王於周之京矣而克纘大任之女事者惟此莘國以其長女來嫁於我也天又篤厚之使生武王保之助之命之而使之順天命以伐商也（陳氏曰書言燮友柔克有和順之意○李氏曰燮其文從三火照純熙用介意看順天命不足以盡之○王氏曰言大商以爲商大矣非德大則不能燮伐也）

殷商之旅其會如林矢于牧（音目）野維予侯興上帝臨女（音汝）無貳爾心



毛氏曰旅衆也如林言衆而不爲用也矢陳也○孔氏曰牧野紂南郊地名○毛氏曰興起也○鄭氏曰臨視也女武王也○劉氏曰貳謂疑貳也○呂氏曰紂以天子之威如林之衆來戰武王方自眇然諸侯而起苟較强弱而計衆寡其心必疑貳矣然當是時武王方一心以奉天討若上帝實臨之較計之私豈得而容哉曰上帝臨女無貳爾心蓋設爲勉之之辭以形容武王奉天討之心也○王氏曰明文武之興以德不以力也（章予曰前阜侯服既不作維此章亦當如字言維予多士在興起之勢所謂予有臣三千惟一心是也若云惟予紳興成何何）

朱氏曰鷹揚將擊言其猛也

朱蹔域曰會朝清明所謂一夜而天下定也

法觀武王誓師之辭何嘗有疑貳詩人設詞以見衆心之競勸耳

牧野洋洋檀（徒丹切）車煌煌駟騵（音元）彭彭維師尚父時維鷹揚涼（音亮）彼武王肆伐大商會朝清明

毛氏曰洋洋廣也煌煌明也駵馬白腹曰騵 孔氏曰言所戰之處牧野之地洋洋然甚寬而廣大於此陳檀木之兵車煌煌然鮮明又駕駟騵之壯馬彭彭然皆強盛○鄭氏曰尚父呂望也尊稱焉○毛氏曰鷹揚如鷹之飛揚也涼佐也 鄭氏曰佐武王者爲之上將 蘇氏曰肆縱也 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也 ○毛氏曰不崇朝而天下清明 孔氏曰王肅云以甲子昧爽與紂戰不崇朝而殺紂天下乃大清明無復濁亂○張氏曰朝至此方見以德之明普爲天下之明方是明明在下○有紂之濁亂所以有武之清明若殷不失德周何自而興乎故曰明明在下赫赫在上天難諶斯不易維王也嗣王得不懼而修德乎



大明八章四章章六句四章章八句

序緜文王之興本繇大王也

說周報大王周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之詩 傳同前

緜緜瓜瓞（音迭）民之初生自土沮（七余切）漆（音七）古公亶（音膽）父（音甫）陶（音桃）復陶穴未有家室

毛氏曰緜緜不絕貌瓜紹也瓞瓝（蒲剝切）也 孔氏曰瓜本有二稱大者曰瓜小者曰瓞瓞是瓝之別名紹者近本之瓜紹先歲之瓜也民周民也○朱氏曰自從土地也○毛氏曰沮水漆水也（七）齊詩作杜言公劉避狄而來居杜與沮漆之地○孔氏曰漆沮二水在豳地但二水東流亦過周地故下傳曰

杜木名土作杜爲是

云周原沮漆之間焉 古公豳公也古言久也亶父字 後乃追稱大王

說文曰陶瓦器竈也○許氏曰復重窟也○孔氏曰覆之與穴俱土室也○毛氏曰室內曰家○王氏曰先歲之瓜嘗大矣嗣歲之瓞則小未則復大周帝嚳之胄也中嘗衰小後至於大王文王更大故以瓜瓞況之緜緜則言雖弱而不絕也 孔氏曰公劉始遷於豳此至古公將立十世公劉云於豳斯館則豳有宮館也而此言未有室家者以文王在岐而興上本大王初來之事嘆美在岐新立故言在豳未有下云俾立室家故此言未有也

古公亶父來朝走馬率西水滸（音虎）至于岐下爰既姜女聿來胥宇

水滸鄭氏曰率遂也



蘇氏曰朝早也○毛氏曰率循也滸水涯也 鄭氏曰循西水涯漆沮水側也 姜女大姜也胥相宇居也 鄭氏曰爰於及與也於是與其妃大姜來相可居者著大姜之賢知也 呂氏曰來朝走馬彡容其初遷之時略地相宅精神風采也 秋陵顧氏曰予于岐下間闢去周相土宜有未遑乃偕姜女以胥宇已有興國規來矣必及姜女者姜女賢妃其謀識必有贊助處

周原膴膴（音武）菫（音謹）荼如飴（音移）爰始爰謀爰契（音器）我龜曰止曰時築室于茲

毛氏曰周原沮漆之間也 鄭氏曰廣平曰原周之原地在岐山之陽 膴膴美也菫菜也 郭璞曰即烏頭也 荼苦菜也○莆田鄭氏曰飴餳也 鄭氏曰其所生菜雖有苦性者皆甘如飴也此地將可居○毛氏曰

林氏曰君臣既有定謀乃卜於龜所以先乃心卿士庶人而後卜筮也

契開也。(廣韻注云契刻也詩曰爰契我龜言契龜而鑿之灼而坼之〇孔氏曰開者言契龜而開出其兆非謂契爲開也) 鄭氏曰於是始與豳人之從己者謀謀從又於是契灼其龜而卜之則又從矣時是茲此也卜從則曰可止於是可作室家於此定民心也(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矣然後稽之于卜筮〇王氏曰曰止命其臣民止於茲也〇曰時命其臣民以土功之時也〇黃氏佐曰築室而凡耕耨市可以次第而作工各安其業君民各止其所矣)

迺慰迺止迺左迺右迺疆迺理迺宣迺畝自西徂東周爰執事

毛氏曰慰安也〇朱氏曰止居也〇蘇氏曰左右



東西列之也〇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長樂劉氏曰謂畫其經界則田可疆正其溝洫則水可理)〇蘇氏曰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朱氏曰宣布散而居也畝治其田畝也) 朱氏曰周徧也〇毛氏曰爰於也〇莆田鄭氏曰乃疆理其經界乃播種其田畝於是從西往東之人徧執事矣言盡出力也(陸氏曰凡言迺者繼事之詞也執事安養之事也重周字而周于未有宮室之前尤見爲民深念)

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繩則直縮(色六切)版以載作廟翼翼

鄭氏曰司空掌營國邑司徒掌徒役之事故召之俾使也使立室家之位處(孔氏曰位處者卽宜人所謂左祖右社面朝後市之類是也) 繩者營其廣輪方制之正也既正則以索縮其築版上下相承而起〇劉氏曰其繩則直捄其基址必正也縮版以載築其垣墉必堅也〇毛氏曰君子將營宮室宗廟爲先廄庫爲次居室爲後〇鄭氏曰廟成則嚴顯翼翼然(秣陵顧氏曰此言命官營建必先宗廟蓋尊祖之意) 朱氏曰其繩以下主作廟言

朱氏曰翼翼嚴正也

捄(音俱)之陾陾(音仍)度(待洛切)之薨薨(呼弘切)築之登登削屢馮馮(音憑)百堵皆興鼛(音羔)鼓弗勝(音升)

說文曰捄盛土於器也〇毛氏曰陾陾衆也〇鄭氏曰度猶投也〇蘇氏曰薨薨聲也(董氏曰薨薨如蟲之聲則其聲之衆也) 毛氏曰登登用力也(董氏曰登登則其聲之應也) 蘇氏曰削屢重復削治也既成而削之其聲馮馮然堅



也〇張氏曰馮馮削土聲〇鄭氏曰五版爲堵(李氏曰公羊傳五版爲堵五堵爲雉戴禮及韓詩說八尺爲版五版爲堵) 興起也〇毛氏曰鼛大鼓也長一丈二尺〇鄭氏曰百堵同時起鼛鼓不能止之使休息也周禮曰以鼛鼓役事〇毛氏曰言勸事樂功也(王氏曰百堵皆興則營宮室也鼛鼓弗勝則人自勸功鼛鼓之節反弗勝也)

迺立皐(音羔)門皐門有伉(音亢)迺立應門應門將將(七羊切)迺立冢土戎醜攸行(中戶郎切)

輔氏曰二門立而大社遂立大社立而大衆攸行周家之勢至是勃勃不可禦矣

毛氏曰王之郭門曰皐門伉高大王之正門曰應門將將嚴正也(孔氏曰明堂位云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冢土大社也戎大醜衆也起大事動大衆必先有事乎社而後出謂之宜(孔氏曰宜祭祀之名)○迺立者奮然創始之詞規模雖草創興王之等威已辨矣(南海黃氏曰皐者遠也是遠乎外應者居此以應治也是謂乎內○朱氏曰太王之時未有制度特作二門其名如此及周有天下遂尊以爲天子之門而諸侯不得立焉冢土亦太王所立而後因以爲天子之制也)

肆不殄(田典切)厥慍(去聲)亦不隕(韻敏切)厥問作棫(音域)拔矣

行道兌(土外切)矣混(音昆)夷駾(音兌)矣維其喙(許貴切)矣

毛氏曰肆故今也(朱氏曰猶言遂也承上起下之辭)蘇氏曰殄絕



也慍怒也○毛氏曰隕墜也○朱氏曰問聞通謂聲譽也○鄭氏曰柞櫟也棫白桵也(郭璞曰桵小木也叢生有刺實如耳璫紫赤可食)孔氏曰拔拔然生柯葉也○毛氏曰兌成蹊也○丘氏曰混當爲昆○毛氏曰駾突也(說文云駾馬疾行貌)○呂氏曰喙張喙而息也奔趨者其狀如此○朱氏曰大王雖不能殄絕昆夷之慍怒亦不隕墜已之聲問蓋雖聖賢不能必人之不怒已但不廢其自修之實耳大王始至岐下之時林木深阻人物鮮少至於其後生齒漸繁歸附日衆則木拔道通昆夷畏之而奔突竄伏維其喙息而已

言德盛而昆夷自服也蓋已爲文王之時矣(東萊呂氏曰寔國之容雖備然大王猶未敢輕用其民也故不殄絕所慍之夷狄亦不隕廢其聘問之禮重以王季文王蓄之然猶有樂天之事焉至于王業光大而不可掩郊關之內鬱鬱葱葱輪蹄輻輳則昆夷不待擯斥自奉頭鼠竄之不暇矣是固消長之理也此章或以爲專指大王或以爲專指文王義皆未安蓋總叙周家王業積施屈伸之理始於大王而終於文王○顏氏曰維其維字言不暇他謀也○鄭箋訓問爲聘問舊多從之不若作聲問爲安)

虞芮(音銳)質厥成文王蹶(音媿)厥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去聲)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奏與走通)

朱氏曰虞芮二國名○王氏曰質厥成者質其爭訟也○毛氏曰成平也蹶動也(虞芮之君相與爭田久而不平乃相



謂曰西伯仁人也盍往質焉乃相與朝周入其境則耕者讓畔行者讓路入其邑男女異路班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讓爲大夫大夫讓爲卿二國之君感而相謂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讓以其所爭田爲閒田而退天下聞之而歸者四十餘國○張氏曰虞芮質厥成訟獄者不之紂而之文王也)率下親上曰疏附相道前後曰先後喻德宣譽曰奔奏武臣折衝曰禦侮○鄭氏曰予詩人自我也文王之德所以至然者我念之曰亦繇有疏附先後奔走禦侮之臣力也疏附使疏者親也奔奏使人歸趨之(呂氏曰虞芮質厥成則道化行矣文王蹶然震動深省其所自生者懼無以致之也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奏予曰有禦侮言我無以致此是皆諸臣之力爾德盛而不居此文王與人爲善也○黃氏佐曰所謂受命於諸侯歸周見之蹶生蘇受命而然不

可即以爲受命。太抵天命就人心上見，先儒以虞芮質成之年爲文王受命之年，陳氏所謂人心所歸即天命所在是也。○蹶，動而疾也。陸氏曰：如孳斯張，發不可禦也。○韋子曰：四有字歸重文王。國運之隆起如此，予則謂文王能有若而臣耳。蓋用得其人，則德意旁暢，而人心歸附，天命所以集周也。不然，播棄忠良，何以能蹶然生耶。

海虞陸氏曰：此詩只要知周家起初基業極微，而辛開王業。其爲國爲民，累仁積功，歷歷可見者如此。即此可以思仁，可以思孝，可以見創業之難，可以見祖宗貽謀之遠也。末章揭出文有四臣，分明是王者名世，一體相成大業，人主所必不可不知者。

緜九章，章六句。

序　棫樸，文王能官人也。

說　棫樸，周公詠歌文王之德以訓嗣王。傳同前



芃芃音蓬棫樸音卜，薪之槱音酉之。濟濟上聲辟音璧王，左右趣七喻切之。

毛氏曰：興也。芃芃，木盛貌。棫，白桵也。樸，枹木也。鄭氏曰：白桵相樸屬而生者，枝條芃芃然。○孔氏曰：孫炎曰：樸屬叢生謂之枹，此言樸者，亦謂根枝迫迮相附著之貌。槱，積也。○鄭氏曰：辟，君也。君王謂文王也。○毛氏曰：趣，趨也。○歐陽氏曰：詩人言芃芃然棫樸茂盛，採之以備薪槱，以喻文王養育賢才，美茂官之以充列位，而王威儀濟濟然，左右之臣趨而事之，以見君臣之盛也。韋子曰：薪之，取材之廣也；槱之，儲材之預也。此二句必如歐陽公訓，方得文王能官人意。若時說物盛爲人所歷，則無味矣。趨者，盛德感人，爭趨而不能已也。○賈誼新書曰：古之人其謙於所近乎，左右趣之，此言左右日以善趨也。

濟濟辟王，左右奉璋。上聲奉璋峩峩，五歌切髦士攸宜。

毛氏曰：半圭曰璋。鄭氏曰：璋，璋瓚也。祭祀之禮，王祼以圭瓚，諸臣助之，亞祼以璋瓚。峩峩，盛壯也。髦，俊也。○歐陽氏曰：言在宗廟，則奉璋助祭，皆髦俊之士。○朱氏曰：左右奉璋，其判在內，亦有趣向之意。張氏曰：宜，言得其稱事之宜。○黃氏曰：衣冠服飾之偉壯，皆髦俊之上，而其行禮無不得其宜焉。○陸氏曰：須是文王能得士以助祭上。

淠音譬彼涇音經舟，烝徒楫音接之。周王于邁，六師及之。

毛氏曰：淠，舟行貌。楫，櫂也。釋文曰：方言云：楫謂之橈，或謂櫂。釋名云：在旁撥水曰櫂。○鄭氏曰：烝，衆也。于，往。邁，行也。○毛氏曰：天



子六軍。孔氏曰：軍之言師，乃是常稱。大雅莫非王天子之禮，詩人之作，或以後事言之。○陳氏曰：周王有所行邁，則六師汲汲然及之，不待戒命而至。○朱氏曰：蓋衆歸其德，不令而從也。○歐陽氏曰：以見王所官之人，入宗廟，居軍旅，皆可用。言文武之材各任其事也。嚴氏曰：于邁泛言，古者君行師從，卿行旅從，是常禮，但合上章用從祀從征亦好。○春秋繁露曰：左右奉璋，此文王之郊也；六師及之，此文王之伐崇也。以是見文王之先郊而後伐也。○及有爭先恐後，如不及之之意。

倬音卓彼雲漢，爲章于天。周王壽考，遐不作人。

毛氏曰：倬，大也。雲漢，天河也。爾雅曰：箕斗之間，漢津也。劉炫謂是天漢

曹氏曰。周之末世。士氣卑弱。非鼓舞振動之。恐能奮而有成哉。

董氏曰。昭回于上。所以言章。○鄭氏曰。周王。文王也。文王是時九十餘矣。故云壽考。○毛氏曰。遐。遠也。朱氏曰。遐與何同。孔氏曰。作人者。變舊造新之辭。○朱氏曰。謂變化鼓舞之也。董氏曰。遐不作人。甚言其作人也。陳氏曰。聖人久於其道而天下化成。此周王壽考遐不作人之謂也。歐陽氏曰。雲漢爲天之文章。賢人爲國之光采。○輔氏曰。天得雲漢以爲之章。而光始焉。人得周王以造作。而材始成。壽考只是久道意。不重年壽。

追推音琢卓音其章。金玉其相。勉勉我王。綱紀四方。

毛氏曰。追。雕也。金曰雕。玉曰琢。相。質也。○鄭氏曰。追琢玉使成文章。我王謂文王也。以綱罟喻爲政



張之爲綱。理之爲紀。○董氏曰。玉不琢不成器。作人。猶追琢使之就器也。然非養成其質。則文其得有傳哉。王氏曰。文王作人。外則使有文。內則使有質。呂氏曰。所以綱紀四方。維持而不墜者。皆官人之効。雖文王無爲。猶勉勉於斯而不已也。

章子曰。追琢二句。孔疏云。文王之聖德。其文如雕琢。其質如金玉。似矣。但雖接下丈時說云。追琢便是文之至。金玉便是質之至。蓋贊歎矣。竊意之上章言造士。此章言官人也。蓋世之全才靡多。夫下之難劇煩衆。必經追琢而英華始著。必加陶鍊而體質始純。如是用之於四方。斯能振綱而張紀耳。勉勉云者。文王服事之志。罔勉不休。德發而亡愈小。勢通而伸。發暨羅賢才。以維持商王之四方。人見其勉勉。而文王固不知也。

此詩雖詠文王之德。然左右也。大師也。作人綱紀。俱昭然見諸實事。非云虛言讚者比。序曰能官人。朱子非之。不知知人善任。久道化成。乃足見文王之德之純也。

棫樸五章章四句

【說】旱麓。詠歎文王之德。傳。文王。大明。棫樸。旱麓。至嘉樂。皆周公追祖德以訓成王也。○國語。夫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樂易干祿焉。○序云受祖非

瞻彼旱麓鹿音榛楛戶音。濟濟豈愷音弟君子。干祿豈弟。

毛氏曰。旱。山名也。麓。山足也。朱氏曰。榛似栗而小。楛似荊而赤。濟濟。衆多也。○釋文曰。豈。樂也。弟。易也。○丘氏曰。君子。斥文王也。○程氏曰。麓乃百物所聚生也。瞻彼旱麓之榛楛。草木得麓之氣。濟濟茂盛。與此豈弟



君子。承其先祖豈弟之道。所以興盛受福也。○陳氏曰。周家世以樂易爲德。故其子孫之求福也。亦遵是樂易而已。其諸異乎人之求歟。鄭氏曰。旱山之足。林木茂盛者。得雲雨之潤澤也。毛氏曰。干。求也。言陰陽和。山藪殖。故君子得以干祿樂易。○韋昭國語注云。王者之德。被及榛楛。陰陽調。草木蕃。雖非正解。不可不知。

瑟彼玉瓚才旱切。黃流在中。豈弟君子。福祿攸降叶呼工切。

鄭氏曰。瑟。潔鮮貌。程氏曰。瑟。密也。○毛氏曰。玉瓚。圭瓚也。鄭氏曰。圭瓚之狀。以圭爲柄。黃金爲勺。青金爲外。朱中央矣。○孔氏曰。禮人云。祼圭尺有二寸。有瓚以祀宗廟。○鄭氏曰。黃流。秬鬯也。孔氏曰。秬鬯者。釀秬爲酒。以鬱金之草和之。使之芬香條鬯。故謂之秬鬯。攸。所。降。下也。○程氏曰。縝密溫潤

上言作人。忽及祭祀。蓋德足以化人。則可以格神矣。

之玉瓚。其中所盛必黃流也。豈弟君子。則福祿所
降必賢也。○朱氏曰。明寶器不薦於褻味。而黃流
不注於瓦缶。則知盛德必享於祿壽。而福澤不降
於淫人矣。呂氏曰。申上章干祿之義也。○瑟廣舊作瑮。詁云。玉華相帶如琴絃。亦可。

鳶飛戾天。魚躍于淵。豈弟君子。遐不作人。
鄭氏曰。鳶鴟之類。遐。遠也。朱氏曰。遐。何通。○蘇氏曰。鳶飛
戾天。魚躍于淵。謂魚川泳而鳥雲飛。上下自然。各
得其所也。詩人之意。言如此氣象。周家作人似之。
李氏曰。抱朴子曰。鳶之在下無力。及至乎上。聳身直翅而已。然後知鳶飛更不用力。亦如魚躍。怡然自得而不知其所以然而然。王者之作人。鼓之舞之。使各盡其才。亦不知其所以然而然也。呂



氏曰。作人之盛。至於如鳶飛魚躍。非積累薰陶。久
且熟者。則不能然。其來蓋有自矣。黃氏佐曰。鳶魚與君子。飛躍與作人。蓋言鳶魚適其性於上下。而各得其所。與文王成其化於天下。而莫測其妙。民日遷善而莫知其然也。○豈弟。有春風和氣意。遐不作人。和氣薰洽。自然不變也。

清酒既載。騂音辛牡既備。以享以祀。以介景福。
周禮注曰。清酒。祭祀之酒。○鄭氏曰。既載。謂已在
尊中也。○孔氏曰。騂牡。赤牡之牲也。○朱氏曰。備。
全具也。左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其畜之碩大蕃滋也。奉酒醴以告曰。嘉栗旨酒。謂其三時不害。而民和年豐也。鄭氏曰。介。助。景。大也。○呂氏曰。先
祖遺子孫之業。莫大於人才。故前章言作人。後章

[illegible]

以報祀蠲之。黃氏佐曰。人君爲人神之主。文王有豈弟之德。必有化人之治。所謂刑於百姓也。有豈弟之德。必獲奉祀之福。所謂通於神明也。

瑟彼柞棫。民所燎矣。燎音寮。豈弟君子。神所勞矣。勞去聲。
程氏曰。瑟然密茂之狀。○鄭氏曰。柞棫之所以茂
盛者。乃人熂燎除其旁草。養治之。使無害也。○毛
氏曰。勞。勞來。猶言佑助。○孔氏曰。上言祭以助福。
此言得福之事。柞棫所以得茂者。正以爲民所熂
燎而除其旁草。以興得福者乃樂易君子也。君子
所以得福者。正以爲神所勞來。故多獲福。黃氏佐曰。勞。是格其德而然。相之。如思或啟行。或翼之之意。蓋惟仁人爲能享帝。而天神格。惟孝子爲能享親。而人鬼



享也。大戴禮曰。德盛者神歆。以此不必以福言。

莫莫葛藟。力軌切 施于條枚。施音移 枚音梅 豈弟君子。求福不回。
毛氏曰。莫莫。施貌。程氏曰。莫莫。柔蔓之狀。 程氏曰。施者。謂依
緣木之條幹。不回。謂無回邪他道也。鄭氏曰。葛也。藟也。延蔓於木之枝本而茂盛。喻子孫依緣先人而起。○易曰。受茲介福。以中正也。
○章子曰。文王之德。穆穆難窺。僅想象其樂易而已。蓋德盛者。稜岸俱化。欽人以和。所以鼓舞變化一世者此也。繇是而荷天祿。饗神勞。受景福。何莫非是耶。詩人所以反覆咏歌其豈弟也。

旱麓六章章四句

序。思齊。文王所以聖也。歐陽氏曰。文王所以聖者。世有賢妃之助也。
說曰。思齊。歌文王之德。而推本言之。前傳同

朱氏曰思語辭

鄭氏曰思媚是以思媚下在

思齊（音齋）大任。文王之母。思媚周姜。京室之婦。大姒嗣徽（許韋切）音。則百斯男。

毛氏曰齊莊媚愛也周姜大姜也京（朱氏曰大王之妃大姜也）室王室也（朱氏曰京周也）○孔氏曰京師王室之婦○毛氏曰大姒文王之妃也○鄭氏曰徽美也○朱氏曰百男舉成數而言其多也○歐陽氏曰大姒每思慕任姜而繼其美聲有不妒忌之賢而子孫衆多○朱氏曰言此莊敬之大任乃文王之母實能媚于周姜而稱其為周室之婦（王氏曰為人母盡母道為人婦盡婦道者大任也）大姒又能繼其美德之音而子孫衆多上有聖母所以成之者遠內有賢妃所以助之者深也（李氏曰古者親迎之禮父醮子而命之曰往迎爾相承我宗事勗率以敬先妣之嗣若則有常夫為人婦而必嗣其先妣之事此古之賢女也以大任而能愛大姜以大姒而又能嗣大任之徽音嗣周之賢妃可謂世不乏人矣大姜之後有大任大任之後有大姒此周之所以興也○左傳管蔡郕霍魯衛毛聃郜雍曹滕畢原酆郇文之昭也并伯邑考武王十八人此特其見於經傳者爾亦可見其多也○嚴氏曰此詩餘章皆美文王之聖首章專美大任為文王張本也此齊莊之大任乃文王之母謂大任有敬德其氣稟有自來矣大任上能致孝於姑婦愛太姜為周京之婦下能示法於婦使大姒繼其美發不妒忌而子孫衆多謂繇大任之賢故大姒能之而不妒忌也大姒嗣徽育生大任言之耳○黃氏佐曰則百斯男盛德嗣徽所致也如仁者必有後意○文王之聖故不繇人助先言大任之賢見其盛德有本也李氏曰觀列女傳載胎教則文王之成德繇大任可知）



惠于宗公。神罔時怨。神罔時恫（音通）。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音迓）于家邦。

鄭氏曰惠順也○毛氏曰宗公宗神也（孔氏曰宗公是宗廟先公○張氏曰未追王故稱公）恫痛也刑法也寡妻適妻也（蘇氏曰寡妻猶言寡小君也）御迎也（王肅云以迎治天下國家）○朱氏曰言文王能順于先公而鬼神歆之無怨恫者其儀法內施于閨門而至于兄弟以御于家邦也○張氏曰言接神人各得其道○呂氏曰毫髮不愧於隱微然後近者孚故神罔時怨神罔時恫始可以刑于寡妻（黃氏佐曰文王備純一緝熙之德而無回邪之行凡體諸身而措諸事者有以克當先公之意便是惠于先公時是也語詞也謂神無有或怨恫者刑于三句皆言其德之所施御解迎也熊義云迎之與之相接之意齊家則與一家之人相接治國則與一國之人相接是也）



雝雝（音雍）在宮。肅肅在廟。不顯亦臨。無射（音亦）亦保。

毛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朱氏曰不顯幽隱之處也射與斁同厭也（毛氏曰無厭也）○歐陽氏曰保守也有時在宮中則雝雝然而和有事在宗廟則肅肅然而敬不以人所不見而怠常端莊若有所臨○朱氏曰雖無厭射亦常有所守焉言其純亦不已如是（張氏曰雝雝肅肅於疊字上見其至兩在字見時措之宜也兩亦字至誠無息也皆所謂純亦不已也不顯以居言即幽獨處也亦臨謂其心之寅畏如天之臨也無射是踐履精純德）

於盡善亦保是戒謹而加保守之功此心原無厭射時而亦自保守也

章于曰雝雝肅肅所言盡文之德矣首章思齊肅之所自也思媚雝之所本也次章惠于宗公三句肅之恪于思神者刑于寡妻三句譬之儀於家而化及邦國者亦臨亦保則肅雝之純熟而無間也

肆戎疾不殄烈假古雅切不瑕不聞亦式不諫亦入

毛氏曰肆故今也戎大也○呂氏曰戎疾大患難美里之囚是也昆夷玁狁之難則其餘也文王之德如上章所陳故雖遭大難而不失其聖光大而不可毀缺所謂肆戎疾不殄烈假不瑕也○毛氏曰烈業歐陽氏曰烈光也假大也○陳氏曰瑕玷也○歐陽氏曰式法也言事雖未嘗聞舉必中法也又不



待教諫而入於善毛氏謂性與天合者是也孔氏曰王肅云不聞道而自合於法無諫者而自入於道則惟聖德乃然故云性與天合○李氏曰其德性可謂不勉而中不思而得矣豈待於有所聞有所諫而後中道哉陸氏曰德妙於純自然受人損亦不待人薦耳○不張氏曰不瑕是蒙難而正志其德之盛大無所玷缺意○亦式從心不踰也亦入不言而諭也

肆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古之人無斁音亦譽髦斯士

孔氏曰文王性與天合以此聖德敎化下民故今周國之成人者皆有成德其小子皆有所造爲言長者道德已成幼者有業學習也○李氏曰古之人指文王也惟文王之德如此故士皆化之成人則有德小子則有造○朱氏曰蓋緜其德純亦不已故令此士皆有譽而成其俊乂之美也

東萊呂氏曰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于作人所以積天地生生之大德也故此詩以是終焉文王之無斁孔子之誨人不倦其心一也典謨作于虞夏其稱堯舜禹皐陶已曰若稽古則此詩追述文王以爲古之人復何疑哉○黄氏佐曰德者大化之其成物者成己之驗文王之德必至於作人然後爲至○嚴氏曰此章言至誠爲能化也

思齊五章二章章六句三章章四句

〔序〕皇矣美周也天監代殷莫若周周世世修德莫若文王

〔說〕皇矣詩叙大王大伯王季之德以及文王伐密伐



崇之事賦也傳同前

皇矣上帝臨下有赫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維此二國其政不獲維彼四國爰究爰度待洛切上帝耆音指之憎其式廓苦郭切乃眷西顧此維與宅

毛氏曰皇大○鄭氏曰臨視也○程氏曰臨視天下有赫赫威明也○毛氏曰莫定也鄭氏曰乃監察天下之衆國求民之定二國夏殷也四國四方也○程氏曰彼夏商二國不得其政謂失君道也則於四方之國求謀有德之君使王天下究尋究也度謀度也耆致也頌詩耆定爾功[illegible]川鄭氏曰耆底定也憎字與憎同天命

增毛鄭古加字總二圖之後大也從子收訓增理優

所致則增大其規限式廓謂規限也。歐陽氏曰天意既憎二周之自大乃眷然顧周與之使宅西土。○蘇氏甫田鄭氏曰天察四方之國而底定之憎其用大而爲虐者乃眷然西顧。毛氏曰顧顧西土也宅居也○程氏曰求德可安民者大而王之故其眷西顧而歸於周使其居西土以王天下也。黃氏佐曰眷顧即戀戀不舍之意疏義曰天豈私我周哉其眷周也即所以求民之安定也

作之屏音丙之其菑音淄其翳音意修之平之其灌音貫其栵音例。啓之辟音闢之其檉敕貞切其椐音居攘之剔他歷切之其檿音厭其柘音蔗帝遷明德串音貫夷載路天立厥配受命既固。叶韓詩作[illegible]

程氏曰作之謂拔之屏之謂去之○毛氏曰木立死曰菑自斃爲翳。孔氏曰生木自倒枝葉覆地爲陰翳灌叢生也栵栭也。郭璞曰栭樹似槲樕而卑小子如細栗今江東呼爲栭栗○程氏曰修之平之修治之也叢生曰灌行生曰栵謂修治其叢列使疏密正直得其宜啓之辟之謂芟除也必芟除而後茂盛○毛氏曰檉河柳也孔氏曰謂河傍赤莖小楊也椐樻也孫炎云樻腫節可以作杖○陸璣云節中腫似扶老今人以爲馬鞭及杖○程氏曰攘之剔之謂穿剔去其繁冗使成長也○毛氏曰檿山桑也○朱氏曰與柘皆美材可爲弓幹又可蠶也考工記云弓人取幹柘爲上檿桑次之明德謂明德之君即大王也○鄭氏曰串夷即混夷○朱氏曰載路謂滿路而去。毛氏曰串習夷常也○程氏曰串猶順之義穿物一貫爲串夷平也滿路謂克塞也周家之治順平之道克塞也○呂氏曰頌曰有夷之行周自太王以來世世平夷爲治兵串習其平夷歸往之者載路而不絕則民歸之則天命之矣○拔昆夷奔竄非太王特串夷則串夷載路從毛傳亦不差○毛氏曰配媲也○鄭氏曰天既顧文王又爲之生賢妃謂大姒也。歐陽氏曰謂立其德可配天者以爲君也○程氏曰言天以其德之配天而立之使王則其受命堅固而不易也○天立厥配指太姜也鄭箋言○江寧顧氏曰明德即安民之德遷賢君而外側不作則基命有地立賢配而內治明莫則疑命有昫故與宅之命既固也○帝遷明德命已定矣又立賢配則以德輔德一代王業鞏固于此故曰既固



[illegible]

帝省其山柞棫斯拔叶蒲貝切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對自大音泰伯王季。維此王季因心則友則友其兄則篤其慶載錫之光受祿無喪叶平聲奄有四方。

程氏曰帝省其山言天視周家之治以山爲興也○王氏曰拔者擢其修幹之謂兑者悅澤外見之謂○毛氏曰對配也○鄭氏曰作配謂爲生明君也乃自大伯王季時則然矣大伯讓於王季而文王起○王氏曰因心者言其天性因心則然非學而能也○毛氏曰善兄弟曰友○鄭氏曰篤厚載始也○程氏曰言王季天性友愛其兄故其兄讓之國卒興王業篤厚周家之福慶又成其兄讓德

之光顯也。載辭也。錫與也。奄字之義在忽遂之閒。○朱氏曰其德如是故能受天祿而不失至於文武而奄有四方也。黃氏佐曰篤慶以維持天命固福詩人心言蓋大王受命既固已厚矣王季益修其德又所以厚之故謂之篤○彝子曰修德安民而已王季修德不過盡所當爲豈爲錫兄讓德而然歟特說皆依朱註云彰其知人之明是錫其兄以讓德之光云云設使王季非承兄之讓遂不修德耶載錫之光者前此不殄厥慍民物尚未恬熙今修德其勤民安物阜是錫周家之光顯猶云昔晦而今明則王季之所錫耳。

維此王季帝度入聲其心貊音麥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類克長克君王去聲此大邦克順克比音備比于文王其德靡悔既受帝祉施音移于孫子。



毛氏曰心能制義曰度孔氏曰天開度其心令之有揆度也貊靜也孔氏曰左傳樂記韓詩貊皆作莫釋詁云貊莫定也郭璞曰皆靜定也左傳照臨四方曰明朱氏曰能察是非也勤施無私曰類朱氏曰能分善惡也教誨不倦曰長程氏曰謂能居長上之道賞慶刑威曰君程氏曰謂能君撫人民朱氏曰言其賞不僭故人以爲慶刑不濫故人以爲威也慈和徧服曰順程氏曰謂順道○丘氏曰比親也朱氏曰比上下相親也鄭氏曰王君也王季稱王追王也靡無也王季之德比于文王無有所悔也祉福也施延也○程氏曰已能順道然後能使人王季所以能化民成俗貽厥子孫也又仰文王守其德而不失故無悔也既受天福祿而能施及于子孫此二句結之而下述文王之事也顧氏曰克字本帝度來天誘其衷故能如此必曰比于文王者世至文王則時勢既隔周難乎爲專德如文王則聖神繼起又雖予爲盛今其德王於文王而猶無遺恨其處何如孫子文謨武烈昔觀前人之德故曰延及。

帝謂文王無然畔援音願無然歆音欣羨餞面切誕音但先登于岸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魚宛切徂共音恭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音遏徂旅以篤周祜音戶以對于天下。

程氏曰至文王而有救民征伐之事畔援黨比也畔近畔援攀援歆欲之動也羨愛羨也登岸既濟之義天謂文王無黨援無以貪欲而動惟是所先



者濟天下於險難此順天征伐之道○毛氏曰國有密須氏侵阮遂往侵共王肅曰密須氏姞姓之國左傳密須之鼓是也○張氏曰密地在今寧州阮國名共阮國之地名旅師按止也○鄭氏曰赫怒意五百人爲旅對答也朱氏曰共旅周師也徂旅密師之往伐也○程氏曰密人不恭拒我大邦之命既侵阮而又將侵共文王赫然而怒整其師旅以遏止密人徂共之師救亂安人以厚周家之福以答天下望周之心此文王征伐之始也嚴氏曰此章首言文王之心至公無私在於救民爲伐密張本畔者偏也援者黨也歆者得而貪之羨者不得而慕之四者皆私心也帝謂文王無是四者所恐先者惟拯民之溺耳登岸謂出於危難之地也此乃救亂安民以厚我周家之福以

陟高岡歐陽氏謂先據勝地然後侵之而密人不敢有其陵泉

亦通嚴氏曰侵自阮疆謂自阮疆而侵密猶春秋書公至自晉也

啓天下望周之心也周能安民則福祚盜階商政不綱天下之望在周矣所救者一阮而爲亂者權小國皆安故天下之心慰也○陸氏化無曰文王性與天合自然無私託之帝謂有告戒之意故曰無然畔援歆羨四字常人之有意造道而終不合者往往坐此曰爲曰對見文王見理眞而心不動一意奉若天道處○章子曰此章嘗疑上下文義間屑讀伊川詩說乃說然悟朱傳之失也蓋天欲文王救亂安民故借常人私心啓態以激之謂無若此等沾戀不決而但救民之急先登于岸耳故遂以伐密之事實之見文王征伐皆奉天而無私也從來說理說道者近誤

依其在京侵自阮疆(居良切)陟我高岡無矢我陵我陵我阿無飲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鮮(上聲)原居岐之陽在渭之將萬邦之方下民之王

程氏曰依馮也(朱氏曰依安貌)京周國(呂氏曰文王駐兵於國都以爲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張氏曰侵自阮疆言文王自阮疆而去伐密也○鄭氏曰陟登也○毛氏曰矢陳也○鄭氏曰大陵曰阿度謀鮮善也方猶鄉也○毛氏曰將側也○蘇氏曰文王既克密須於是相其高原而徙都焉所謂程邑是歟(前滿黃氏曰已章遇是彼入其地而我止之此侵是入彼之地而侵之卻衆入其阻意依其在京與湯之不震不動而罔兵法左山陵有水澤故特言陵泉以其皆險阻而可恃也○張氏謗曰士我穿是王師無然及客爲主之意萬邦二可作已然岸方若建極有地紹射之思所歸毀也主者罷民有所孔通之情所縣切也○韓氏曰文王之兵侵密乃逸曰我陵我阿云云降直理正威靈氣徵莫敢敵者所謂帝王之道出萬全者也程邑在岐山之南渭水之側爲萬邦之所遨向下民之所歸往)



許氏曰詢謀也謂與師閭非也

帝謂文王予懷明德不大聲以色不長夏以革不識不知順帝之則帝謂文王詢(音荀)爾仇方同爾兄弟以爾鉤(音勾)援(音袁)與爾臨衝(音冲)以伐崇墉(音容)

朱氏曰懷眷念也明德文王之明德也○程氏曰夏大也○毛氏曰革更也○歐陽氏曰天謂文王我懷爾明德深遠不外爲聲形又不大爲變革使人不識不知如天使人不見其所爲蒙德而不自知○程氏曰民繇之而不知日遷善而不知爲之者是不識不知而順夫天理也此聖人之神化非文王孰能及之○(不識不知二句時說但依朱傳指文王若然一木偶無爲人耳何以能詢仇伐崇哉故錄程氏歐陽氏之說以正前說之誤)○鄭氏曰詢謀也怨耦曰仇(方即崇也丘氏曰仇)○毛氏曰鉤鉤梯也所以鉤引上城者臨臨車也衝衝車也(孔氏曰鉤援一物以梯倚城相鉤引而上援即引也臨者在上臨下之名衝者從旁衝突之稱臨衝俱是車也)墉城也○呂氏曰此言文王德不形而功無迹與天同體而已雖興兵以伐崇莫非順帝則而非我也(東萊呂氏曰聲以色謂聲音笑貌也夏以革謂侈大與變革也不大則不事外飾矣不長則不縱私意矣無外飾無私意此明德之實也○顧氏曰不大不長是渾然無跡非謂猶有聲色夏革但不大不長而已)

臨衝閑閑崇墉言言執訊(音信)連連攸馘(古獲切)安安是類是禡(音罵)是致是附四方以無侮臨衝茀茀(音弗)崇墉

仡仡音屹是伐是肆是絶是忽四方以無拂

程氏曰閑閑徐緩之狀○毛氏曰言言高大也○鄭氏曰訊言也執所生得者而訊問之○程氏曰連連屬續之狀○毛氏曰攸所也馘獲也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程氏曰安安不輕暴也○鄭氏曰類也禡也師祭也孔氏曰類祭祭天也埤蒼曰禡馬上祭也○王氏曰致致其至也附使之內附也○毛氏曰茀茀彊盛也○王氏曰仡仡壯也○程氏曰肆謂縱攻也○毛氏曰忽滅也○程氏曰崇侯逆惡當文王徐緩之時則不服故遂加之兵執訊連連之多



訊生獲者也馘斬獲也聖人之伐殺其犯順者非輕肆殺戮也故於馘也安安然審重又爲類禡之祭古者出征類于上帝禡于所征之地所以暴明其罪告之神明言其當誅伐也又洌其罪惡以著逆順之理是致所不服而來附其人也而猶不服於是力攻之崇乃仡仡堅拒守是其惡終不革也於是肆伐之絶滅之天誅既行四方畏服無敢違拂者矣文王之征始於密王功之始也終於崇王功之成也春秋傳曰文王伐崇三旬不降退修教而復伐之因壘而降○黄氏曰壘埤壘也言不增兵但因其舊壘而崇自服也曰執馘絶忽必皆列陳而戰矣纔戰而不敵然後乃降耳

○鄭氏曰崇侯虎倡紂爲無道罪尤大則崇侯之罪在密人上故於密但按之侵之而於崇則伐之絶之文王何容心哉俗人以崇侯譖西伯爲仇方抑何鄙耶○安成劉氏曰首兩章稱帝者三稱天者一可見天之命太王矣然而太王之所以得乎天者則以帝遷明德而然也三四章言帝者四可見天之命王季矣然而王季之所以得于天者則以其德克明而然也五章至八章言帝者三而帝之所以命文王者叅孝於武功求其所以然者則又以帝之懷其明德也惟其父子祖孫相傳一德是以天之眷命有加而無替及至商罪貫盈而天命武王誅之天豈私於有周也哉○韋予曰周實世德相承天乃眷顧之世德何在安民而已安其不得不救亂救亂不得不伐暴故以伐密伐崇行之皆天使之也所訓求民之莫者如此

皇矣八章章十二句

始附二字不是

序靈臺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昆蟲焉鄭氏曰天子有靈臺者所以觀祲象察氣之妖祥也文王受命而作邑于豐立靈臺春秋傳曰公既視朔遂登觀臺以望而書雲物爲備故也○東萊呂氏曰所以謂之靈臺者不過如孟子之說而已自文王受命樂其有靈德以下皆講師之贅說也



說靈臺文王遷都于豐作靈臺以齊七政奏辟雍周公述之訓嗣王賦也前傳同

經始靈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經始勿亟庶民子來

毛氏曰經度之也○蘇氏曰靈之言善也朱氏曰言其僾然而成如神靈之所爲也○毛氏曰四方而高曰臺攻作也○鄭氏曰文王度經靈臺之基址營表其位衆民築

齊法張八日文上日勿至處人則三東者臣之相與如此

作不日而成之言說文王之德勸其事忘己勞也東萊呂氏曰文王之作臺主於望氣祲時所以參天人之應因以觀祲象察災祥勞逸蓋一張一弛無非事也○眾官觀祲掌十煇之法以辨妖祥講吉凶一曰祲二曰象三曰鐫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八曰敘九曰隮十曰想鄭司農云煇謂日光氣也祲陰陽氣相侵也象者如赤烏也鐫日月食也瞢謂日月瞢瞢無光也敘者雲有次序如山在日上也鐫謂日旁氣刺日也監冠珥也彌氣貫日也隮虹也想雜氣有所似可形想也此十者當在靈臺之上觀之○公羊說天子有靈臺以觀天文有時臺以觀四時施化有囿臺以觀鳥獸魚鱉于初作此臺不過以望祲觀時因庶民來攻成之甚速故名曰靈臺後世以為天子之制耳

王在靈囿音又麀音憂鹿攸伏麀鹿濯濯直角切白鳥翯翯

王在靈沼於音烏牣音刃魚躍



毛氏曰囿所以域養禽獸也麀牝也○朱氏曰伏趙岐孟子注云文王在此囿中麀鹿懷任安其所而言安其所處不驚擾也伏不驚動也毛氏曰濯濯娛遊也卞氏曰肥澤貌翯翯肥澤也朱氏曰潔白貌○孔氏曰娛樂遊戲亦驕肥澤故也沼池也牣滿也○鄭氏曰麀鹿之在囿不知為囿亦如在於山林魚鱉之在沼不知為沼亦如相忘於江湖自非文王之德上及飛鳥中及走獸下及魚鱉豈能及此長樂劉氏曰麀鹿濯濯者行止自若也白鳥翯翯者飛鳴自適也於牣魚躍者魚鱉則浩浩今躍而躍者對於仁而自遂也○薛氏章句曰文王聖德上及飛鳥下及魚鱉○嚴氏曰詩其鳥獸魚鱉之美者皆民歡樂之之稱文王之鳥獸魚鱉何以異於人哉特民心樂之耳孟子最善說詩只民樂其有麋鹿魚鱉一語

莊靈臺沼音物之無也於旅於樂作人之樂也

韓詩注曰不言辟水言辟雝者取其辟和也所以教天下春射秋饗尊事三老五更

道蓋詩意○觀物之各得其所如此則文王之民無失所可知

虡音巨業維樅音匆賁音墳鼓維鏞音庸於音烏論平聲鼓鐘於樂辟音璧廱音邕

毛氏曰植者曰虡橫者曰栒業大版也樅崇牙也鄭氏曰虡也栒也所以縣鐘鼓也設大板於上刻畫以為飾○孔氏曰郭璞曰懸鐘磬之木植者名為虡然則懸鐘磬者兩端有植木其上有橫木謂直立者為虡謂橫牽者為栒栒上加之大版大版謂之業刻版捷業如鋸齒也其懸鐘磬之處又以采色為大牙其狀隆隆然謂之崇牙○樅崇牙之貌樅樅然也賁大鼓也鏞大鐘也○鄭氏曰論之言倫也○毛氏曰水旋丘如璧曰辟廱以節觀者孔氏曰璧體圓而內有孔此水亦圓而內有地猶如璧然以水繞丘所以節約觀者令在外而觀也○朱氏曰



王制天子曰辟雍諸侯曰泮宮說者以為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呂氏曰於嘆辭也樂記曰論倫無患樂之情也黃氏佐曰宮為君商為臣角為民徵為事羽為物所以無患者物不大於事民不大於臣臣不大於君各有倫理自無懘以其為節東萊呂氏曰或疑靈臺之詩與靈沼池同與民同樂則為以辟雍學校勸入之彼蓋未深考三代人君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暇御征行之慶衛無所往而不與髦俊俱焉樂正司業父師司成與樂者固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二事哉○朱氏曰古人之學與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有以射為主者矣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安成劉氏曰古之教者固不廢樂而大射之禮亦先用樂作樂於辟雍無可疑者後兩章自說辟雍作樂之事前兩章自說遊觀靈臺之事也

於論鼓鐘於樂辟廱鼉音駝鼓逢逢音蓬矇音蒙瞍音叟奏公

毛氏曰鼉魚屬（陸氏疏曰形似蜥蜴四足長丈餘其皮可冒鼓）逢逢和也（埤雅云鼉鼓聲也）有眸子而無見曰矇無眸子曰瞍公事也

○呂氏曰樂者矇瞍之事也聞鼉鼓之聲知矇瞍方奏其事也前三章樂文王有臺池鳥獸之樂後二章樂文王有鐘鼓之樂皆述民樂之辭也（嚴氏曰中言鐘鼓辟廱之樂詠歎不能已樂之更端曰奏故九成謂之九奏言方奏其事樂之不輟之詞也 疏義曰首章言民被文王之德而趨事赴功如此則文王受民之心遂矣可樂也二章言鳥獸魚鱉被文王之仁雖在囿沼而與山林川澤無異如此則文王愛物之心遂矣可樂也三四章言鐘鼓作於辟廱而日有善作之者則文王教民之心遂矣可樂也○許子曰詩人模寫民情見文王之可樂如此抑知仰服服功不違服食者文王于蓄必與民同樂而後能樂其樂也）



靈臺四章二章章六句二章章四句（毛本作五章章四句）

序下武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攷[illegible]傳大雅有大武而無下武作大武維周爲是）

下武維周世有哲王三后在天王配于京

鄭氏曰下猶後也○王氏曰大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續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呂氏曰下者繼上之辭也下武之繼文即頌所謂嗣武受之也武王[illegible]衣而天下大定其樂曰大武故言周王業之成必曰武焉）○朱氏曰在天既沒而其神在天也○毛氏曰王武王也○鄭氏曰京謂鎬京也○朱氏曰配對也謂繼其位以對三后也（豐城朱氏曰[illegible]王之業非先后固無以基之於前而在[illegible]之[illegible]非聖人無以配之於下蓋一代典王之[illegible]世德之相承[illegible]以基於其[illegible]而從聖德之受[illegible]以成於其終也○黃氏曰三后作之於始而武[illegible]成之於終故足以配苟無以成先后之志又[illegible]配先后之神哉○嚴氏曰人知武王以武定天[illegible]不知武王之心上文而不上武用武非其得已[illegible]此詩首章欲祭[illegible]武王之心[illegible]總說一代之意獨言以武爲下者周之家法也世世有周王三后既往而其神在天武王又配合其德於鎬京焉其在京者可以配其在天者先後同得其德一也曷嘗以武爲上哉亦有見）

（即天命謂天理而不）

王配于京世德作求永言配命成王之孚

鄭氏曰作起也配命配天之命○鄭氏曰永長孚信也○李氏曰武王之所以配三后者則以維此德是求故也起而求其先世之德以繼之也○[illegible]氏曰三后之孚著於民久矣至武王配天然後成王者之信（章子曰世德若論心法何難配合惟是太王王季德在造勤家文王之德在修和服事事勢機多不合處故必作而求之作者振起前功[illegible]緒求者方圖度變而通之求不遑乎天命之不倖夫先德乃能成王者之孚言事殊德合天下信之矣）



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維則

毛氏曰式法也○王氏曰王孚成矣則下土以爲式武王作求至於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則維其志述其事故也故曰永言孝思○李氏曰下土之所以爲式者以武王之孝而民則之也（章子曰[illegible]王之孝天[illegible]人如何則得亦則其孝耳蓋跡雖不同心思則一以武王之求德配命[illegible]法而緣分[illegible]各盡天下）

之孝，皆武之孝也，故曰大孝。

媚兹一人，應侯順德。永言孝思，昭哉嗣服。

鄭氏曰：媚，愛也。兹，此也。○毛氏曰：一人，天子也。朱氏曰：一人，謂武王。侯，維也。○鄭氏曰：服，事也。○蘇氏曰：天下思所以媚之者，維順其德以應之。然則武王之孝，能嗣先王之事者，豈不明哉。嚴氏曰：天下媚愛武王，而應之以順德，謂天下化之也。孝者，德之順，故言武王永有孝思，昭然能嗣其先世之事也。○顧氏曰：昭哉嗣服，孝加百姓，刑四海，則繼先之事明著天下，非止一身一家之孝，故曰昭。○嗣服在達孝，上見武王心事無不可對天下示于孫者，故謂之昭。

昭兹來許，繩其祖武。於萬斯年，受天之祜。音戶



鄭氏曰：兹，此也。漢碑作昭哉。朱氏曰：來，後世也。○陳氏曰：許，語助也。○朱氏曰：繩，繼也。○毛氏曰：武，迹也。○鄭氏曰：祜，福也。天下樂仰武王之德，欲其壽考之言也。黃氏佐曰：昭字就武王說，言其求德配命而繼先之道，光明洞達，如青天白日之不可揜，人所共知而共見也。來世能繼其迹，以其求世德者求于己，永配命者配於己，則道在是，而天命亦在是矣。萬年特言其久，而非壽也。

受天之祜，四方來賀。於萬斯年，不遐有佐。

朱氏曰：賀，朝賀也。○孔氏曰：佐，助也。○呂氏曰：四方皆來佐助，雖萬年不以爲遠也。陳氏曰：天且福之，人將焉往，宜來世之得人與得天，相爲長久也。不徒賀之，而又佐之，見人心藩屏王室之至也。○助者，相與夾輔之謂。蓋孝德通神明，昭後世，則人心固結，自然擁戴，輔佐于萬年矣。天祐不外得人，人心所歸，即福也。此二章見武王配京之業，垂于無窮。陳氏曰：此詩美武王繼三后於已往，開後嗣於方來，惟以求世德，永孝思，而上合天理，下孚人心者爲之本耳。○下武依魯傳作大武，方通武之配三后者，求世德耳。德胡以求，求諸孝思也。後世繼其孝思，修德以維四方，昭服以迓天祜，何患無佐哉。

下武六章，章四句

[說]文王有聲，周公述文武遷都豐鎬，以訓嗣王。傳同前

[序]文王有聲，繼伐也。武王能廣文王之聲，卒其伐功也。○蘇氏曰：繼伐，文者，言繼其文德，繼伐者，又兼言其武功也。○按此詩武功僅一言耳，定都建學，追孝詒謀，皆非武事，惡可蔽以繼伐哉。

文王有聲，適音聿駿音峻有聲。適求厥寧，適觀厥成。文王



烝哉。

鄭氏曰：適，述。沈約曰：自也，遵也。○朱氏曰：疑與聿同，發語辭也。駿，大也。所述者謂大王季也。又述行終其安民之道。○毛氏曰：烝，君也。○鄭氏曰：君哉者，言其誠得人君之道。蘇氏曰：文王之所以有聲者，能述大其先人之聲耳。凡求其所以安，觀其所以成，無非述之者，此文王之所以爲君也。○適訓述，釋言文，於詩辭似不合。說文曰：欥，求厥寧。欥與聿同。沈約曰：遹也，遂也。遹也，惟也，以詩義攷之，當是遂義。○黃氏佐曰：聲字遙自遙，豐後看，蓋文王之心本欲安民，故不得已遷豐，遷豐以駿聲也。○言文王伐崇遷豐，故有聲矣。蓋其志在安民，遂大有其聲也。有是聲，遂求吾民安，遂欲觀厥成，不忍委之於後人也。信乎其得君道哉。

陸氏曰來孝先世以來相傳之孝不須訓來致孝子曰先世以來皆安民也

嚴田呂氏曰文王征伐皆求所以安民皆因所以成業之効○曹氏曰文王之道務在安民而已足以視民如傷○鍾氏曰聿觀厥成四字寫出聖人急急救民念頭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崇，作邑于豐。文王烝哉。

鄭氏曰：武功，謂伐四國及崇之功也。孔氏曰所伐邘耆密須昆夷之屬皆是也作邑者，徙都于豐，以應天命。豐城朱氏曰天命自文王而始集武功自文王而始成伐崇所以除天下之暴作豐所以立天下之本有以除天下之暴則人心服有以立天下之本則人心歸此文王之所以克君也○黃氏佐曰伐崇下宜人民歸意既伐崇而民歸之衆不能容乃遂作邑於豐也

築城伊淢，音洫作豐伊匹。匪棘音亟其欲，遹追來孝。王后烝哉。



毛氏曰：淢，成溝也。鄭氏曰方十里曰成淢其溝也韓詩作洫深也○陳氏曰：匹，稱也。○鄭氏曰：棘，急也。○毛氏曰：后，君也。○孔氏曰：上言作邑于豐，此述作豐之制。○朱氏曰：文王作豐邑之城，因舊溝為限而築之。其作邑居，亦稱其城而不侈大，非亟成己之所欲也，特追先人之志而來致其孝耳。王后，亦指文王也。禮器引詩曰匪革其猶聿追來孝注革急也猶道也言文王改作者非欲急行己之道乃追述先祖之業來居此為孝○輔氏曰王王也追稱也后君也本稱也○嚴氏曰追孝明作豐之心

王公伊濯，直角切維豐之垣。音袁四方攸同，王后維翰。王后烝哉。

呂氏曰：濯，如滌。言明白而不昧。張氏曰濯有絜潔之氣文王至此，明建都邑，示天下知所歸往，天下皆倚以為賴。○毛氏曰：翰，幹也。黃氏佐曰首章言安民以成功然後有大聲此言作豐以安民然後有顯功皆一意也大聲顯功皆能已作豐後言四方來歸而以文王為楨幹而厥民寧厥功不濯濯哉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矣○疏義曰四方攸同有所歸也王后維翰有所賴也○四方就六州之民心言

豐水東注，維禹之績。四方攸同，皇王維辟。皇王烝哉。

鄭氏曰：豐水氾濫，禹治之，使入渭東注於河，禹之功也。績，功。辟，君也。○朱氏曰：皇王，有天下之號，指武王也。黃氏佐曰豐水東注自昔已然矣至此言之者見周之成功思禹之故績耳○攸同



與上異上是得人心此則一人心而盡乎人矣維辟與維翰亦異上是恃以為依此則君乎天下矣

鎬京辟廱，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皇王烝哉。

長樂劉氏曰：武王自豐而作京于鎬，以諸侯之朝覲，四夷之來王，非豐邑之可容也。故越豐水之東，作鎬京焉。○張氏曰：靈臺辟廱，文王之學也；鎬京辟廱，武王之學也。辟雍至此，始為天子之學。當武王作鎬京辟廱之時，天下無思不服，於此尤見王業之成也。劉氏曰都鎬而先建學首善之地教化之源也○嚴氏曰四方之服也久矣此言辟雍之化深入其心也四方先言西而鎬京在西近者先被其化也○輔氏曰見武王得天下以教化為先務也先正謂凡見武王之得天下非以力服之者是也○[illegible]氏曰[illegible]皆心故曰心服

輔氏曰孫謀燕翼不偏[illegible]之[illegible]

考卜維王，宅是鎬京。維龜正之，武王成之。武王烝哉。

鄭氏曰：考，猶稽也。稽疑之法，必契灼龜而卜之。宅，居也。武王卜居是鎬京之地，龜則正之，謂得吉兆。○呂氏曰：言武王稽天命，宅鎬京，定都以爲天下君也。董氏曰：卜筮之道必先斷於心，故曰考卜維王。其考卜者，所以齊衆志也。○豐城朱氏曰：武王之遷鎬，非以徇一己之私也，必考之於卜，以定其宅焉。惟龜爲能致其決，惟武王爲能成其事。以則武王之遷，固將上以承天意，下以順民心，前以成先王之志，後以開無窮之基，信乎其克君也哉。

豐水有芑，芑音起 武王豈不仕。詒以之切厥孫謀，以燕翼子。武王烝哉。



毛氏曰：芑，草也。仕，事。翼，敬也。○陳氏曰：詒，遺也。○孔氏曰：燕，安也。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人爲事乎。○蘇氏曰：故遺其子孫之謀，以安後世之敬者。孔氏曰：安其敬事之子孫，言子孫能敬事，則得安也。○朱氏曰：謀及其孫，則子可以無事矣。元幹曰：詒謀以遷鎬爲主，不外建學作邑二事。○張氏曰：克君雖言詒謀之遠，要說到安民上。○辜子曰：豈不者，見武王不徒纘文王之故業而已也。

朱氏曰：此詩以武功稱文王，至于武王，則言皇王維辟，無思不服而已。蓋文王既造其始，則武王續而終之，無難也。又以見文王之文非不足於武，而武王之有天下，非以力取之也。

文王有聲八章章五句

文王之什十篇六十六章四百一十四句

慕文以合乎孫[illegible]知必則文武之齊[illegible]者[illegible]也

履帝武敏者高辛之武而趨事不遲也歆則上帝居歆矣

[illegible]世[illegible]其後世子孫之妃也

# 詩經備攷卷二十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冉玉鉉　攷訂

## 生民之什

序：生民，尊祖也。后稷生於姜嫄，文武之功起於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說：生民，周公制禮作樂，尊后稷以配天，故作此詩以推本其始生之祥，明其受命于天者，其原如此。

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嫄音原 生民如何，克禋音因克祀，以弗無子。履帝武敏歆，歆許金切 攸介攸止，載震眞慎切 載夙，載生載育，時維后稷。



鄭氏曰：厥，其。初，始也。○毛氏曰：生民本后稷也。○鄭氏曰：時，是也。姜姓者，炎帝之後，有女名嫄，爲高辛氏之世妃。克，能也。○孔氏曰：傳云：精以享曰禋。禋祀，祀郊禖也。毛氏曰：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大牢祠於郊禖，天子親往，后率九嬪御，乃禮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鄭氏曰：弗之言祓音弗也。禋祀上帝於郊禖，以祓除其無子之疾，而得其福也。能者，言齊肅當神明意也。○毛氏曰：履，踐也。帝，高辛氏也。武，迹。敏，疾也。從於帝而見於天，將事齊敏也。歆，饗。介，大。震，動。夙，早。育，長也。○朱氏

劉氏之鄭箋爲正履帝之跡不經矣

曰夙肅也。（輔氏曰當產而辟焉寢居）育養也。（孔氏曰天子所御幸者使大祝酹醴酒飲之於郊禖之庭以神惠光顯之也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韣弓矢冀其所生爲男也○眉山蘇氏[illegible]曰毛公之傳詩以鳦鳥降爲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當毛之時未有讖史也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出於信遷矣甚矣遷之以不祥誣聖人也或曰然則稷何以棄曰稷之生無菑無害或者姜嫄疑而棄之乎鄭莊公寤生驚姜氏姜氏惡之事固有然者也○蘇氏軾曰凡物之異於常物者其取天地之氣常多故其生也或異神人之生而有以異於人何足怪哉）○嚴氏曰首章述姜嫄禋而生后稷也。生后稷所以生此民也。天帝本無跡，今其來格，若有步武之跡。履帝武，言洋洋乎如在其左右也。敏歆，言感動之速。又云凡詩書言天



疏義曰寧康者言以見上帝安享祭祀

帝而假人事言之者，皆形容之辭，不必執其跡也。

誕彌（音眉）厥月，先生如達。不坼（音拆）不副，（音闢）無菑（音災）無害。以赫厥靈。上帝不寧，不康禋祀，居然生子。

張氏曰誕發語辭○毛氏曰彌終也。（鄭氏曰終人道十月而生）（鄭樵曰彌滿也）○朱氏曰先生首生也○鄭氏曰達羊子也。如達之生言易也○孔氏曰坼副皆裂也（禮記曰爲天子削瓜者副之是副爲裂也）○毛氏曰赫顯也。不寧寧也，不康康也。（鄭氏曰寧康皆安也）○朱氏曰居然猶徒然也○孔氏曰天既祐令有身，又使之生易，是天意以此顯其有神靈也○嚴氏曰次章述稷生之易也。

孔氏曰稷契俱是感生棄稷不棄契者或者以狀仍如其天心自安故不棄耳

誕寘（音志）之隘巷，牛羊腓（音肥）字之。誕寘之平林，會伐平林。誕寘之寒冰，鳥覆翼之。鳥乃去矣，后稷呱（音孤）矣。實覃（徒南切）實訏（音吁），厥聲載路。（毛本實覃二句屬下章）

毛氏曰寘置，腓辟。（朱氏曰腓芘）字愛也○蘇氏曰覆蓋，翼藉。呱泣聲也○毛氏曰覃長，訏大○陳氏曰載路滿路也。（黃氏佐曰言隨所棄而無不見其異見天之所生非人之所能棄也棄之者其異之也屢遷焉復異之也蓋至越歷變故之久氣息宜奄奄矣然鳥去無依而呱也其聲猶[illegible]言而載路焉何其異耶○新安胡氏曰采薇小人所腓程子曰腓隨動也如足之腓足動則隨而動意者牛羊見稷以足肚遮芘之如有愛之之意故謂之腓○顧氏曰無一處非死地無一物非護小可見天意所在人不能爲也鳥覆之者護寒氣之下侵翼之者護寒氣之上通）



[illegible]氏曰旆旆等皆狀種植有道而熟

誕實匍（音蒲）匐，（音北）克岐克嶷，（魚極切）以就口食。蓺之荏菽，荏菽旆旆，（音佩）禾役穟穟，（音遂）麻麥幪幪，（莫孔切）瓜瓞（音迭）唪唪。[illegible]

[朱]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蘇氏曰岐嶷茂也）○鄭氏曰能匍匐則岐岐然意有所知也，其貌嶷嶷然有所[識]別也○朱氏曰口食自能食也○鄭氏曰蓺樹也○毛氏曰荏菽戎菽也。（鄭氏曰戎菽大豆也）旆旆然長也。（王氏曰枝旟揚起也）役列也。（孔氏曰種禾則使有行列）穟穟苗好美也。（王氏曰成秀也）幪幪然茂盛也。（王氏曰蒙密也）唪唪然多實也○鄭氏曰就口食之時，則有種植之志，言[illegible]

贊天地生成之不及之有輔相之道

爲兒時其遊戲好種殖所麥麻麥美即此章是也又曰及爲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者稼穡之民皆法之堯聞之舉棄爲農師天下得其利下章是也○說文嶷作㠭曰小兒有知役作頴禾末也詩曰禾頴穟穟○黃氏佐曰岐嶷言其氣象嶄偉如所謂嶄然見頭角之意

誕后稷之穡去聲有相之道。茀音弗厥豐草、種上聲之黃茂。實方實苞、實種上聲實褎徐久切、實發實秀、實堅實好上聲、實頴營井切實栗。即有邰音台家室。

毛氏曰、相、助也。茀、治也。黃、嘉穀也。茂、美也。蘇氏曰黃茂嘉穀也○朱氏曰、方、房也。苞、甲而未折也。此漸其種也。種、布種也。○毛氏曰、褎、長也。發、盡發也。鄭氏曰褎枝葉長也發發管時也吕氏曰、秀、始穟也。○王氏曰、堅者、其實堅也。好者、其形味好也。○毛氏曰、頴、垂頴也。王氏曰頴垂末也實繁碩也栗、其實栗栗然。蘇氏曰栗不秕也邰、姜嫄之國也。○鄭氏曰、有助之道、謂若神助之力也。○張氏曰、有相之道、贊化育之一端也。東萊吕氏曰人事盡處即是天理有相之道當合鄭箋橫渠之說觀之董氏曰、治去豐草、然後嘉穀得殖。故種之黃茂。○朱氏曰、后稷之穡如此、堯以其有功於民、封於邰、使即其母家而居之、以主姜嫄之祀。故周人亦世祀姜嫄焉。嚴氏曰詳言成熟之難非一日所能致或苗而不秀或秀而不實今后稷能教民以盡人事故其穡如此○黃氏佐曰自浸種以至收成無非盡人力之助所致此稷已爲農師而教民之事



誕降嘉種。維秬音巨維秠音鄙、維穈音門維芑音起。恒音亘之秬秠、是穫是畝。恒之穈芑、是任音壬是負。以歸肇音兆祀。

毛氏曰、秬、黑黍也。秠、一稃二米也。穈、赤苗也。芑、白苗也。邢璞曰穈今之赤粱粟芑今之白粱粟皆好穀也恒、徧也。○蘇氏曰、任、擔也。負者、背負之也。○毛氏曰、肇、始也。○王氏曰、后稷擇嘉種而誕降之、以教民蓺。孔叢子曰魏王問子順曰寡人聞昔者上天神異后稷而爲之下嘉穀則遂以典答曰天雖至神自古及今未聞下穀與人也詩美后稷能大教民種嘉穀以利天下故詩曰誕降嘉種猶書所謂稷降播種農殖嘉穀也所謂嘉種、則秬也、秠也、穈也、芑也。○蘇氏曰、徧種之、既成、穫而棲之於畝、負任以歸而始祭焉。○王氏曰、后稷始受國爲祭主、故曰肇祀。豐城朱氏曰稷之降種其名不一祇言秬秠穈芑言者自其種之嘉而可以供祭祀者言之也○安成劉氏曰后稷得國而始主祭則宗廟奉神之禮皆始於此矣

誕我祀如何。或舂音衝或揄音由、或簸波我切或蹂音柔。釋之叟叟音搜、烝之浮浮。載謀載惟、取蕭祭脂、取羝音抵以軷音跋。載燔音煩載烈、以興嗣歲。

毛氏曰、揄、抒音杵臼也。孔氏曰謂抒米以出臼也或簸糠者、或蹂黍者。劉氏曰蹂以脫其穗釋、淅米也。叟叟、聲也。浮浮、氣也。孔氏釋訓云溞溞淅也浮浮氣也孫炎曰溞溞淅米聲浮浮炊之氣鄭氏曰、惟、思也。○毛氏曰、先奠而後爇蕭、合馨香也。羝羊、牡羊也。

穆相大之道人好於帝從歆之速享乎所謂信

載道祭也傳火曰燔貫之加于火曰烈與來歲繼往歲也孔氏曰此言將祭之事我后稷之祀天其禮如何先以秬秠糜芑之業或使之人在傕而舂之或使人就臼而抒之或使人簸揚其糠或使人蹂踐其黍言各有司存皆敬疾也各待米乃浸之於盆淅而釋之其聲溲溲然又炊之於甑烝而烝之其氣浮浮然○劉氏曰載謀謂卜日釋上也載惟謂致齊滌慮也朱氏曰惟齊戒其修也○周禮注山行山軷封土爲山象以菩芻棘柏爲神主既祭以車轢之而去○軷祭四句爲餴事載謀句言謂事取蕭二句祀內外之神載燔獻內外之尸取蕭祭脂求神於陽羞燎在其中矣取羝以軷祭行道之神羣神在其中矣

卬(音昂)盛(音成)于豆于豆于登其香始升上帝居歆胡臭亶時后稷肇祀庶無罪悔以迄(許乙切)于今

毛氏曰卬我也木曰豆瓦曰登豆薦菹醢也登盛



大羹也○鄭氏曰其馨香始上行上帝則安而歆饗之何芳臭之誠得其時乎胡之言何也亶誠也○毛氏曰迄至也○王氏曰我今盛于豆登謂周室尊祖以配天之祭也○朱氏曰其香始升而上帝已安饗之言應之疾也○曾氏曰自后稷肇祀以來前後相承兢兢業業惟恐一有罪悔獲戾於天閱數百年而此心不易故曰庶無罪悔以迄于今南海黃氏曰此詩爲尊祖以配天而作故上章備述其祖之事著其可配天之實此言郊天之應而歸之於祖也蓋自后稷之肇祀已無罪悔以迄於今則上天眷之亦自肇祀迄於今矣應之安得不速乎言天監我祖之明德是以答我我子孫之祭祀也無罪悔主保猶相天說

行葦惟知禮節有兆兄之愛九弟惟其道乃盡成愛之俱成展則別字

嚴氏曰我將文王配帝之詩生民后稷配天之詩也我將言牛羊不足以必天之右惟儀式刑文王之典庶天右亨之此詩言豆登何足以致帝之歆惟世修后稷之業乃有今日其意皆同○輔氏曰此詩祀后稷配天而終以肇祀爲言蓋勿謂后稷之功德以格天故祀者不敢自居而歸之肇祀者宗廟之禮歸當之義合而一之矣

生民八章四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說 行葦天子祭畢而燕父兄耆老之詩(序同)

敦(徒端切)彼行葦牛羊勿踐履方苞方體維葉泥泥(上聲)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

毛氏曰敦聚貌行道也○朱氏曰勿戒止之辭也○丘氏曰苞抱擁也○鄭氏曰體成形也○朱氏



曰泥泥柔澤貌○毛氏曰戚戚內相親也○鄭氏曰莫無也具猶俱也○蘇氏曰爾近也○毛氏曰肆陳也○鄭氏曰年稚者爲設筵而已老者加之以几長樂劉氏曰肆之筵所以行燕禮也授之几者優尊也○輔氏曰兄弟戚戚恩意本厚其所以至於薄者只緣相遠而相疏故耳若常使相近情意浹洽則相親相敬相與燕樂其於肆筵授几之事自有不容已者矣○朱氏曰此方言其開燕設席之初而慇勤篤厚之意藹然已見於言語之外矣

肆筵設席授几有緝(七習切)御或獻或酢洗爵奠斝(音假)醓(他感切)醢(音海)以薦或燔或炙嘉殽脾(音皮)臄(渠略切)或歌或咢(五洛切)

毛氏曰設席重席也○鄭氏曰緝猶續也御侍也兄弟之老者既爲設重席授几又有相續代而侍者謂敦史也進酒於客曰獻客答之曰酢主人又洗爵醻客客受而奠之不舉也○毛氏曰斝爵也 夏曰醆殷曰斝周曰爵 孔氏曰醓肉汁也 蘇氏曰醓醢之多汁者也○鄭氏曰燔用肉炙用肝○毛氏曰臄函也 孔氏曰服虔云口上曰臄口下曰函 歌者比於琴瑟也徒擊鼓曰咢 孫炎云聲驚咢也 朱氏曰言侍御獻酬飲食歌樂之盛也

敦 音雕 弓既堅四鍭 音侯 既鈞舍 音捨 矢既均序賓以賢敦弓既句 音姤 既挾四鍭四鍭如樹序賓以不侮

詩經備攷 卷二十 八

毛氏曰敦弓畫弓也天子敦弓○孔氏曰雕是畫飾之意弓人爲弓惟言用漆則漆上又畫之○李氏曰荀子云天子彫弓諸侯彤弓大夫黑弓○爾雅曰金鏃翦羽謂之鍭○孔氏曰四矢皆輕重均亭故言四鍭既鈞○鄭氏曰舍之言釋也○丘氏曰均徧也謂四鍭徧釋之射以中多者爲賢○孔氏曰既句是引滿時也 說文云彀張弓也 鄭氏曰射禮搢三挾一个言已挾四鍭則已徧釋之 孔氏曰搢者插也挾謂手挾之射用四矢故插三於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 ○朱氏曰如樹如手就樹之言貫革而堅正也不侮不以中病不中者也射以多中爲雋以不侮爲德 呂氏曰此章鄭玄以爲養老大射擇士王肅以爲燕射則以詩之所叙考之儀禮王燕之說是也四鍭既鈞迮言射者也故稱之曰序賓以賢四鍭如樹專言勝者也故稱之曰序賓以不侮○朱氏曰言既燕而射以爲樂也 顏氏曰燕德較藝不過爲勸飲設以盡相樂之情耳

曾孫維主酒醴維醹 音乳 酌以大斗以祈黃耇 音苟 黃耇台背以引以翼壽考維祺 音其 以介景福

毛氏曰曾孫成王也醹厚也大斗長三尺 孔氏曰謂其柄也 呂氏曰酌大斗而祈黃耇飲之也頌禱與乞言皆在其中矣○毛氏曰台背大老也 鄭氏曰台之言鮐也大老則背有鮐文 鄭氏曰在前曰引在旁曰翼 董氏曰引謂引之以翼謂翼之也 毛氏曰祺吉也○呂氏曰前章言成王厚

詩經備攷 卷二十 九

酒醴以酌黃耇此章言黃耇相導左右庶其登壽考而介景福也 埤雅曰周官王燕則膳夫爲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禮今此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耇所以爲厚也○疏義曰既得老壽矣又以善道自相引翼以享其祺介其福焉 章子曰周道親親情重於義故王者祭畢燕其父兄耆老而爲之肆筵授几酌斗祈壽抑何恩意之厚然且皆射以勸飲歌呼以侑篇終繼之以祈耇以引以翼則莫非云莫逮俱通不虛矣遠俱通者豈伊昵之私乎蓋必以德修長爲所謂依好德而後考終命也

行葦四章章八句 毛氏分爲七章鄭氏分爲八章今從朱傳

說既醉王族與燕會行葦之詩 同前傳

既醉以酒既飽以德君子萬年介爾景福

朱氏曰德恩惠也○鄭氏曰君子斥成王也介助

晉德洽明而後景運光邵侃俯有源尸

景大也。○陳氏曰燕接之間恩澤充足故言既飽以德。黃氏佐曰介猶景福與前篇以介不同以介是求以致之介爾則彼自錫之耳萬年只是久意不可作壽考說

既醉以酒爾殽既將君子萬年介爾昭明。

朱氏曰殽俎實也○毛氏曰將行也朱氏曰亦奉持而進之意○鄭氏曰昭光也孔氏曰天又光大成王與之以昭明之道使之示作明君也○張氏傳曰昭明謂洽景染意萬年者保守大於日中嗣垂明於天下也

昭明有融音容高朗令終令終有俶尺六切公尸嘉告。

朱氏曰融明之盛也春秋傳曰明而未融○毛氏曰朗明也朱氏曰虛明也○鄭氏曰令善也朱氏曰令終善終也○毛氏曰俶



始也。○鄭氏曰公尸以善言告之謂嘏辭也。○丘氏曰言羣臣願王明盛而又獲善終也。○朱氏曰欲善其終者必善其始今固未終也而既有其始矣於是公尸以此告之呂氏曰自既醉以酒至高朗令終皆祭畢而燕頌禱之辭也自令終有俶至於卒章皆道祭之受福以明頌禱之實也○黃氏佐曰有融者明之盛高朗者明之極不可作漸進說只自其昭明者而極言之耳。

其告維何籩豆靜嘉朋友攸攝攝以威儀。

鄭氏曰籩豆之物潔清而美長樂劉氏曰靜言其滌濯且敬也嘉言其新美而時也朱氏曰朋友指助祭者。○蘇氏曰攝檢也○孔氏曰又問公尸以善言告者何所爲乎孫祭

毛鄭承上章故云臣之威儀朱傳云汝之威但指王言不若呂氏兼言之長

饌則潔清而美助者又相攝斂而佐助之善於威儀當神之意故以善言告王也禮器曰籩豆之薦四時之和氣也郊特牲曰籩豆之薦水土之品也不敢用褻味而貴多品所以交於神明之義也○黃氏佐曰自此至孝子不匱先言其祭祀內盡禮外盡物君臣一德父子一誠以爲錫類之驗也。

威儀孔時君子有孝子孝子不匱永錫爾類。

鄭氏曰孔甚也言成王之臣威儀甚得其宜孔氏曰時謂時節朱氏曰孝子主人之嗣子也儀禮祭祀之終有嗣舉奠○呂氏曰祭祀之終有嗣舉奠所以致其傳付祖考德澤之意深矣○毛氏曰匱竭類善也○呂氏曰成王與助祭者威儀既得其宜又有嗣子之孝舉奠於後其孝可謂源源不竭矣神



之錫汝之善宜其永永不替也曹氏曰祭義以爲主人則其親也愨其行也趨趨以數賓客則濟濟漆漆然各致其至故威儀甚得其時也○上攝以威儀助祭者之敬也此威儀孔時指君言所謂孝子之祭其立也敬以詘其進也敬以愉已徹而退齊敬之色不絕於面者也○彭氏曰觀其威儀孔時可以見成王之奉光孝矣固宜有孝子繼於其後盍天之錫君以類相從必然之理也○嗣子飲奠在旅酬之後其誠易竭不匱爲難。

其類維何室家之壼音悃君子萬年永錫祚胤羊刃切

爾雅曰宮中巷謂之壼。○朱氏曰祚福也胤子孫也。錫之以善孰大於此國語類也者不忝前哲之謂也祚胤也者子孫蕃育之謂也○輔氏曰此又問其所謂善者如何則云使爾居於深遠嚴密之宮室無有外虞歷萬年之永而長錫以福祿與子孫也○張氏曰室家之君子居之則天命凝聚祖宗之眷錫有在不必用壼

鏞以限而不錫以祚胤命或釐矣故先錫之被祿仰見天子有僕者自僕爲然命所附何言□也

無外虞意

其胤維何。天被爾祿。君子萬年。景命有僕。

鄭氏曰。天覆被女以祿位。○毛氏曰。僕附也。王氏曰屬也

朱氏曰。言當使爾被天祿。而爲天命之所附屬。

下章乃言子孫之事 安成劉氏曰。此章述錫祚之事而發之以其胤維何。下章述錫胤之事而發之以其僕維何。蓋錫以胤者必錫以祚。得其所者必得其胤。又復允言以見一者相因而首尾意

其僕維何。釐力之切爾女士。釐爾女士。從以孫子。

毛氏曰。釐予也。○鄭氏曰。女士。女而有士行者。謂生淑媛。使爲之妃。從隨也。又使生賢知之子孫以



隨之。謂傳世也。釐女士二句。重孫子上。孫子指嫡爲天子言。

眉山蘇氏曰。既醉者。非徒享是五福而已。必將有以救之。不然。民將盼盼然疾視而不能平。治又安能獨樂乎。○韋子曰。既醉祝君而曰昭明有融高朗令終。可謂善頌禱矣。蓋福祿子孫。人君所自有。其不獲令終者。明或不足也。歷攷古聖。如軒轅之聰明。帝嚳之知遠察微。堯之欽明克明。舜之明目達聰。湯之懋昭。文之緝熙。莫非聰明高明所以承天寵命。照臨萬方。是以榮聞休暢。治化光顯。垂於無窮也。成王嘗曰。亶聰明作元后。未有不聰不明而受福善終者。詩述嘏詞。而告以孝子不匱。永錫祚胤。景命有僕。其意深矣。

既醉八章章四句

說鳧鷖。祭之明日。繹公尸之樂歌。傳同副

朱氏曰。古者宗廟之祭。有尸。既祭之明日。則煖其祭食。以燕爲尸之人。故有是詩。

鳧音符鷖音醫在涇。公尸來燕來寧。爾酒既清。爾殽既馨。公尸燕飲。福祿來成。

毛氏曰。鳧水鳥也。郭璞云。似鴨而小。長尾。背上有文。今江東亦呼爲鶩。鷖。鳧屬。蒼頡解詁云。鷖鳥也。○鄭氏曰。涇水名也。祭祀既畢。明日又設禮而與尸燕。尸來燕也。其心安。不以己實臣之故自嫌。爾者。指成王。○毛氏曰。馨之遠聞也。輔氏曰。來如畫了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乎尸也。○黃氏佐曰。寧安也。爲尸時未免拘束不安。今則登筵依几而安矣。福祿來燕飲受君恩說。疏義所謂安樂尊榮是也。

鳧鷖在沙。公尸來燕來宜。爾酒既多。爾殽既嘉。公尸燕飲。福祿來爲。



毛氏曰。沙水旁也。○說文曰。宜所安也。嚴氏曰。來而宜之。謂樂之也。鄭氏曰。爲猶助也。顧氏曰。宜者克稱是燕。爲有扶持輔相之意。

鳧鷖在渚。之與切公尸來燕來處。爾酒既湑。思汝切爾殽伊脯。公尸燕飲。福祿來下。

毛氏曰。渚沚也。孔氏曰。水中高地爲渚。處止也。○鄭氏曰。湑酒之泲者也。黃氏佐曰。處安樂也。下自上而下。易辭也。

鳧鷖在潨。音崇公尸來燕來宗。既燕于宗。福祿攸降。公尸燕飲。福祿來崇。

毛氏曰。潨水會也。說文曰。小水入大水也。宗尊也。○甫田鄭氏曰。于宗。宗廟也。○呂氏曰。崇積而高大也。

鳧鷖在亹（音門）公尸來止熏熏（許云切）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

毛氏曰亹山絕水也。（鄭氏曰亹之言門也。○馬援傳浩亹注云浩水名亹者水流峽山間兩岸深若門也。）熏熏和說也。欣欣然樂也。芬芬香也。○鄭氏曰艱難也。（黃氏佐曰熏熏調和悅蓋非若向者象神之嚴肅也後艱就今繹時而言對前祭時看故曰後九重殊遇有加無已福之隆於前者不替於後何後艱之有。）

鳧鷖五章章六句

說 嘉樂公尸美王者之詩。（傳同前）

序 假樂嘉成王也。

假（音嘉）樂君子顯顯令德宜民宜人受祿于天保右命之自天申之。



毛氏曰假嘉也。宜民宜人宜安民宜官人也。（皐陶謨曰知人則哲能官人安民則惠黎民懷之。）鄭氏曰顯光也。○毛氏曰申重也。○朱氏曰天之於成王反覆眷顧之不厭既保之右之命之而又申重之也。（豐城朱氏曰嘉樂言德之可嘉可樂明則光輝而不昧令則純粹而無瑕此德之所以為美也受祿于天自其已然言之也保右命之自天申之自其無窮者言之也○輔氏曰顯顯是明而可見之意令德顯然明著故民人皆宜之宜謂心愜之人愜之故天祿之也保安也右助也命命之為天子也自天申之則又眷顧無窮之意。）

干祿百福子孫千億穆穆皇皇宜君宜王不愆（起連切）不忘率由舊章。

朱氏曰此與下章皆稱願其子孫

此二章皆美王之賢

鄭氏曰干求也十萬曰億○爾雅曰穆穆敬也皇皇美也。（鄭氏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孔氏曰君諸侯也王天子也○鄭氏曰愆過也率循也○劉氏曰舊章先王之禮樂政刑也○蘇氏曰成王干祿而得百福故其子孫之蕃至於千億適為天子庶為諸侯無不穆穆皇皇以遵成王之法者（彭氏曰君之福祿莫大於子孫眾多然非賢則不足以膺畀付至於違越法度非所以為福矣故必曰宜君宜王又曰率由舊章○劉氏曰不愆則無作聰明亂舊章之過不忘則常有遵志述事之心○陸氏化龍曰敬者德之聚有幽深玄遠之意故曰穆穆美者德之充有盛大宣著之意故曰皇皇不愆不忘自能率由矣。）

威儀抑抑德音秩秩無怨無惡率由羣匹受福無疆



四方之綱。

毛氏曰抑抑密也秩秩有常也○歐陽氏曰言王有威儀有令德其臨下無有怨惡於人率用羣臣以共治之王享其福祿總其綱紀而已○鄭氏樵曰羣匹羣類也。（蘇氏曰從眾之欲而已不自為是以能受無疆之福為四方之綱○四方之綱不可依歐陽解若然一淡尊無事之十所何以受無疆之福乎○黃氏曰蓋於修己公於用人則其德盛矣惟德動天所以受無疆之福也脩己密則有為出治之本用賢公則有為輔治之功此所以政刑修明禮樂振舉而天下皆在統括之內也此說得之。）

之綱之紀燕及朋友百辟卿士媚于天子不解（音懈）于位民之攸塈（許器切）

董氏曰綱爲統紀爲目○毛氏曰朋友羣臣也○朱氏曰燕安也○董氏曰百辟諸侯也卿士諸臣也○鄭氏曰媚愛也○毛氏曰塈息也○朱氏曰言人君能綱紀四方而臣下賴之以安則百辟卿士媚而愛之維欲其不解于位而爲民所安息也○東萊呂氏曰君燕其臣鄭箋燕訓燕飲臣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爲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于位民之攸塈也民之勞逸在下而樞機在上上逸則下勞矣上勞則下逸矣不解于位乃民之所以休息也朱氏曰此章承上章之意故上云四方之綱即綱之口之綱之紀蓋張之爲綱理之爲紀下面百辟卿士至於庶民皆是賴君以爲綱所謂不解于位者蓋欲綱常張而不弛也○黃氏曰上章抑抑四句即所以爲綱之道也綱紀不立雖强且富不足爲人君之福詩人以無疆之福祝其子孫而繼之曰四方之綱又曰之綱之紀其意不亦淵乎○黃氏佐曰之綱二句本修德用賢說綱紀內要黜民安燕非賴之以安全不修職業但治安則民安臣得以從容佐理而已○章子曰君心稍懈則綱紀不張政多叢脞民必有不得其所者民安由不解來不解者修德用賢始終如一也章子曰書云維天聰明維聖時憲天之顯也顯者顯而又顯光明純粹與天同照故足以綱紀四方使百姓又得其所無作惡使百辟卿士賴以安雖然不可恃也苟一有懈則昏蔽不顯而民下懷安息天又豈肯保佑命中之哉

假樂四章章六句



序公劉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辨說公劉召公述其事以訓嗣王使知民事之詩鄭氏曰公劉者后稷之曾孫也周本紀云后稷生不窋不窋生鞠陶鞠陶生公劉是后稷之曾孫也○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勤稱時之甚微以求其盛稱事之甚勤以勸其遂蓋召公之志也

篤公劉匪居匪康迺埸音亦迺疆迺積迺倉迺裹音果餱音侯糧于橐他洛切于囊音郎思輯音集用光弓矢斯張干戈戚揚

毛氏曰篤厚也○鄭氏曰厚乎公劉之爲君也不以所居爲居不以所安爲安○董氏曰埸畔也疆界也積委積也朱氏曰露積也餱食也糧糗也○毛氏曰小曰橐大曰囊董氏曰無底曰橐有底曰囊○鄭氏曰思在和其民人用光大其道干盾也戈勾矛戟也○毛氏曰戚斧也揚鉞也鄭氏曰公劉之去邰整其師旅設其兵器告其士卒曰爲汝方開道而行明已之遷非爲迫逐之故乃欲全民也○疊山謝氏曰周人以忠厚爲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篤者厚之至也言公劉之厚不可忘也○黃氏曰公劉不輕於用民必先有以畜民之財治民之情而後可以用民之力其篤於爲民之心可見矣○黃氏佐曰匪居匪康者公劉在西戎念人心之未和慨國勢之未振皇皇然不敢安寧也○思輯用光重思字伏處戎荒之日無念不在光復舊業是以竦然奮然不敢安寧早夜匪懈皆思以輯和人民而光國家也

朱氏曰容刀容[illegible]之刀

篤公劉。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順迺宣。而無永嘆。陟則在巘。魚輦切 復降在原。何以舟之。維玉及瑤。音遥 鞞音丙琫。必孔切 容刀。

毛氏曰。胥相。宣徧也。○鄭氏曰。廣平曰原。厚乎公劉之相此原地以居民。民既衆矣。既多矣。既順矣。民皆安今之居而無長歎思其舊也。○毛氏曰。巘小山別於大山也。孔氏曰。釋山云。重甗隒。郭璞曰。謂山形如累兩甗。甗上大下小。以爲名。舟帶也。下曰鞞。上曰琫。孔氏曰。鞞者刀鞘之名。琫者鞘之上飾。

朱氏曰。此章言至豳而相土也。順猶安也。宣。居之徧也。維玉及瑤。孔氏曰。瑤玉之別名。鞞琫容刀。言公劉帶此佩而上下山原。而相邑居之所也。○呂氏曰。躋攀跋涉。賤者之事。非貴者所能堪也。公劉陟巘降原。其勞如此。視其所佩服。則維玉及瑤。鞞琫容刀也。以如是之佩服。親如是之勞苦。斯其所以爲厚於民也歟。劉氏曰。此章之庶繁順宣。民之居也。下章言邑居之成者。君之居也。○輦子曰。遷都相土。皆爲民也。若民居不安。則君之居亦可緩。所以不擇陟降之勞。且舊說維玉句。文以象德。鞞琫句。武以防虞。鞞非正意。亦不可不知。然鞞指尊劍之初。從者如此。



篤公劉。逝彼百泉。瞻彼溥音普原。迺陟南岡。乃覯音姤于京。京師之野。于時處處。于時廬旅。于時言言。于時語語。

鄭氏曰。逝往。瞻視。溥廣也。曹氏曰。漢朝那縣。隋改爲百泉縣。魏於其地置原州。百泉溥原自其處。毛氏曰。溥大。覯見也。○鄭氏曰。山脊曰岡。○朱氏曰。京高丘也。京師。高山而衆居也。董氏曰。所謂京師者起於此。其後因以所都爲京師。○鄭氏曰。時是也。○毛氏曰。廬寄也。鄭氏曰。廬。舍其賓旅。直言曰言。論難曰語。○蘇氏曰。公劉之營京邑也審矣。自下觀之。則往百泉而望廣原。自上觀之。則陟南岡而覯京師。審其可處矣。則經畫以定之。曰此可以居民。此可以廬賓旅。此可以施教令。此可以議政事。蓋自遷豳至此。而始有朝廷邑居之正焉。○王氏曰。上章先定民居。



而此章乃相宇。亦厚於民意也。顧氏曰。原惟廣。必周流而後可以徧覽其包絡之形。方面之正。此下觀者審也。京惟高。必登其尤高者而後可以遠覲其流峙之形。向背之宜。此上觀者審也。○張氏曰。四時字俱指京師言。正見創見意。

篤公劉。于京斯依。蹌蹌七羊切濟濟。上聲 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執豕于牢。酌之用匏。音庖 食之飲之。君之宗之。

鄭氏曰。公劉之居於此京依。而築宮室。朱氏曰。依。安也。其既成也。與羣臣飲酒以樂之。蹌蹌濟濟。士大夫之威儀也。陳氏曰。禮容之盛也。俾使也。○孔氏曰。公劉則使人爲之設筵。爲之設几。○毛氏曰。賓已登席坐矣。乃

攝官小司徒云凡起徒役無過家一人以其餘爲羨卒言三單[illegible]而無副故知無羨卒也

依几奥曹羣也朱氏曰羣牧之處也執豕于牢新國則殺禮也孔氏曰饗禮烹大牢以飲賓此惟用豕者周官掌客曰凡禮賓客國新殺禮公劉新至豳故殺禮也酌之用匏儉以質也〇鄭氏曰宗尊也羣臣君之尊之猶在部也毛氏曰爲之君爲之大宗也〇東萊呂氏曰食之飲之君之宗之謂既饗燕而定經制使上下相維也公劉之爲君久矣此曰君之者言公劉營爲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於宗其相維如此也〇黃氏佐曰國家尊卑之制不爲之相君宗則饗燕雖保其不亂故與異姓者公劉爲君以統之同姓者公劉爲宗以統之怡然誠然之中而有秩然肅然者在也〇章子曰闢國之初羣臣亟起雖歡情意款洽而禮法若不嚴肅爲之君宗則立國之規定而上下相安矣方見厚民處

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去聲其陰陽觀其流泉



其軍三單音丹度音托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

鄭氏曰公劉之居豳也既廣其地之東西又長其南北既以日景定其經界于山之脊毛氏曰考於日景參之高岡〇朱氏曰景考日景以正四方也岡登高以望也觀相其陰陽寒暖所宜流泉潤澤所及大國之制三軍以其餘卒爲羨三單者無羨卒也度其隰與原田之多少徹之使出稅以爲國用什一而稅謂之徹新安王氏曰大國三軍之法乃治兵徹田什一之法以儲粟周家軍制徹法皆起此〇毛氏曰山西曰夕陽荒大也〇鄭氏曰允信也〇蘇氏曰宮室既成則治其

嚴氏曰[illegible]

出原既廣且長矣於是考之日景參之高岡以相其陰陽寒暖之宜水泉灌漑之利辨其土宜以授野人定其軍賦與其稅法於是又度山西之田以廣之而豳人之居於此益大矣言既景三句俱指田同景正田畝之方向也岡望田勢之高下也相陰陽以議寒暖使五穀各適其宜觀流泉以定溝洫使灌溉各順所趣定三單之制不悉民以爲兵也行九一之稅不竭民以奉上也皆舊說不可易者

篤公劉于豳斯館涉渭爲亂取厲取鍛丁亂切止基迺理爰衆爰有夾其皇澗遡其過平聲澗止旅迺密芮音銳鞫音菊之即

毛氏曰館舍也正絕流曰亂朱氏曰亂舟之截流橫渡者鍛石



也鄭氏曰所以爲鍛質也孔氏曰質椹也言鍛石之時須石爲椹故取之厲者磨刀劍之名言取厲者取其爲礪之石耳鍛者治鐵之名非石也皇澗名也遡鄉也過澗名也〇朱氏曰止居基定也〇鄭氏曰人數日益多皆布居澗水之旁芮之言內也水之內曰隩水之外曰鞫班固曰弦中谷芮水出西北東入涇詩芮鞫雍州川也〇蘇氏曰芮水出吳山西北東入涇芮鞫芮水之外也〇朱氏曰此章總叙其始終也言其始來未定居之時涉渭取材而爲舟以來往取厲取鍛而成宮室既止基于此矣乃疆理其田野則日益繁庶富足其居有夾澗者有遡澗者其止居之衆日以益密乃復即芮鞫而居之豳地日以廣

矣。○呂氏曰，止旅廼密，芮鞫之即，庶氣日開，民編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之象焉，周之王業兆於此矣。黃氏佐曰，芮鞫之即，則民和而國顯，思所用光之心亦少慰矣。章子曰，人主來事務求民安，民心不安，斷必有懷，況遷徙乎。蓋有輯和之思，必有輯和之實，而後民不忍舍，故從之如歸。日新營慮也，不則盤庚遷耿，猶不無浮言，中主更何如哉。長民者亦自顧其思輯用光果否。然輕易言遷可也。

公劉六章，章十句

序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說 洞酌，召康公戒成王之詩。傳，洞酌、卷阿，康公訓成王也。

洞音迥酌彼行潦音老，挹音邑彼注茲，可以餴甫云切饎尺志切。



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毛氏曰，洞，遠也。行潦，流潦也。餴，餾也。孔氏曰，說文云，餴，一蒸米也。餾，飯流氣也。然則蒸米謂之餴，餴必餾而熟之。饎，酒食也。樂以強教之，易以說安之，民皆有父之尊，有母之親。傅氏曰，道上流潦溜不可飲，然蓄之大器，澄渟既久，挹取其清者而注之於此，尚有用也。○張氏曰，以無源之水，猶貧民用，與有德之主，豈不爲民依，把彼注茲之彼茲二字宜玩。君之於民，總爲尊卑闊絕，所以民不被澤。能平此之心，體彼之心，則平易近民，而呼吸相通，休戚與共，安得不爲民之父母乎。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罍音雷。豈弟君子，民之攸歸。

毛氏曰，濯，滌也。罍，祭器。孔氏曰，司尊彝云，醴，賓之。祭皆有罍，是罍爲祭器也。莆海黃氏曰，攸歸，有所歸也。歸，與窮民無所歸之歸同。

洞酌彼行潦，挹彼注茲，可以濯溉音槩。豈弟君子，民之攸塈。

毛氏曰，溉，清也。孔氏曰，溉亦是洗名，謂洗之使清潔也。鄭氏曰，塈，息也。顧氏曰，攸塈乃沐治安之憂，而賴以安息意。左傳曰，雅有洞酌，昭忠信也。鄭箋云，流潦水之薄者，挹之注之，而可以沃饎者，以有忠信之德齊潔之誠，以爲之故也。然則流潦可以餴饎，以有挹注之誠。君子爲民父母，以有豈弟之德也。豈弟愛民之心也，實心愛民，自然平易，同民之好惡矣。

洞酌三章，章五句

序 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說 卷阿，召康公從成王遊於卷阿之上，因王之歌，作此以進戒。前傳同

有卷音權者阿，飄風自南。豈弟君子，來游來歌，以矢其音。

毛氏曰，卷，曲也。飄風，廻風也。○鄭氏曰，大陵曰阿。有大陵卷然而曲，廻風從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體以待賢者。王氏曰，有卷者阿，則虛中屈體之大陵。飄風自南，則化養萬物之廻風。不虛中，則風無自而入；不屈體，則風無自而窮。其爲陵也不大，則其化養也不博。王之求賢則亦如此而已。○朱氏曰，豈弟君子，指王也。○毛氏曰，矢，陳也。呂氏曰，此章具賦比興三義，其作詩之由，當從朱氏。其因卷阿飄風而發興，當從毛氏。以

卷阿飄風而與求賢因以虛中屈體化養爲物比則當如鄭氏王氏之說也三說相須其義始備〇黃氏佐曰矢音要含下文如云或敷陳而直言或諷詠而引論或意須在言外古人意思含蓄不可明說〇陸氏化熙曰矢音與遂歌相應亦多意思尚說不出只以欲言之意彼露于王前而已

伴音判奐爾游矣優游爾休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似先公酋在繇切矣

朱氏曰伴奐優游閑暇之意爾君子皆指王也〇毛氏曰彌終也似嗣也酋終也〇王氏曰彌者充而成之使無間之謂也〇董氏曰能充其性則能似其先君矣〇東萊呂氏曰國家閑暇君臣游行可謂伴奐而優游矣所願乎成王者惟充其性似



先公之克終而已俾爾者祝辭也彌爾性者祝其進益成就至於無虧闕之地也〇朱氏曰言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也豐城朱氏曰作以游優游以休與當閑暇之時亨和平之福此其已然者也又當使爾終其壽命似先君善始而善終則所以保之於無窮也成王以持盈守成之主而欲似先公之創始善終則所以致此者必有其道矣此所以啓王心而歆動之〇彌爾性含下修德用賢二意若云使爾單厚戩穀保合太和以考終命也

爾土宇昄音版章亦孔之厚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百神爾主矣

毛氏曰昄大也朱氏曰或曰昄當作版章猶版圖也蘇氏曰章著也陸氏曰版章幾句要荒倬然分明無或侵陵紊亂意〇李氏曰成王承文武之緒其土宇大而且著其厚亦大矣〇呂氏曰土宇既厚惟祝其彌爾性長爲土宇之主而已天子者百神之主也苟以逸欲虧其性[illegible]將無以主百神矣上二句歎而美之下三句祝而祝之也黃氏佐曰版章甚厚已爲天地山川鬼神之主矣又使爾保此版章孔厚之福於無窮而常爲百神之主也〇陸氏曰主非徒主祭乃神之精靈依以爲主也〇孔厚甚[illegible]不當訓大版章言版圖分明也

爾受命長矣茀音弗祿爾康矣豈弟君子俾爾彌爾性純嘏爾常矣

鄭氏曰茀福康安也純大也〇蘇氏曰嘏福也常[illegible]



陸氏曰受命長就成王踐祚以歷年已久說不必推及文武看爾祿康謂撫盈成之運無事[illegible]亨太平也此便是純嘏呂氏曰自三章至此章皆歎美祝成之辭雖未及於求賢然所以彌爾性而似先公主百神而常純嘏者果何以致之乎其意蓋在中矣

有馮音憑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豈弟君子四方爲則

毛氏曰有馮有翼道可馮依以爲輔翼也蘇氏曰在前則有馮在側則有翼朱氏曰孝謂能事親者德謂得於己者引導其前也翼相其左右也〇鄭氏曰則法也〇

頓氏曰馮則有師道意爲綱有君道意

東萊呂氏曰此章始明言賢者之益有憑有翼自成王言之也王之左右前後當有所憑依有所輔翼必多得有孝者有德者然後可也以引以翼自賢者言之也有孝有德之人在王左右以引以翼然後王德四徳可以爲四方之法也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呂氏曰馮忠誠可託心膂以一身係朝廷之重輕要者不然可任股肱曰一身開君德之成敗孝者宜德事親則有務思之心德者行道有得則其王務之學○輔氏曰引如引君以當道之引翼如予欲有爲汝翼之類



○朱子曰人主修德未有不資輔弼而成者召公故以馮翼孝德風王使如啓沃不可不擇人而引翼不可不勉勵也二以字甚着力

顒顒魚容切卬卬五岡切如圭如璋令聞去聲令望豈弟君子四方爲綱

毛氏曰顒顒溫貌卬卬盛貌鄭氏曰體貌則顒顒然敬順志氣則卬卬然高朗○宋氏曰尊嚴也○朱氏曰如圭如璋純潔也○鄭氏曰令善也人聞之則有善聲譽人望之則有善威儀綱者能張衆目也○輔氏曰顒顒卬卬體貌之尊嚴也如圭如璋德行之溫純也令聞令望表儀之善也大抵如是然後爲人君之全德非得賢而引翼之何以臻此四方爲綱四方以爲綱領也○黃氏曰綱者衆紀之所繫天下歸於一領一人猶衆紀屬於一綱耳

維字見吉士專一不二惟任君之使令也

鳳凰于飛翽翽呼會切其羽亦集爰止藹藹於害切王多吉士維君子使媚于天子

毛氏曰鳳凰靈鳥也雄曰鳳雌曰凰○鄭氏曰翽翽羽聲也因時鳳凰至故以喻焉歐陽氏曰鳳凰世所稀見之鳥故引以喻賢臣難得王能致之吉士來居王朝如鳳凰來集爾○蘇氏曰藹藹衆多也○鄭氏曰媚愛也親愛天子奉職盡力呂氏曰此以下廣言人材之盛也亦集爰止言其聚也○陳氏曰吉人吉士即前篇所謂德也者德之本既有孝德其爲吉士大率□□氏曰藹藹爲處要補作人之功意吉士吉人即上篇所製孝德也

鳳凰于飛翽翽其羽亦傅音附于天藹藹王多吉人維君子命媚于庶人



鄭氏曰傅猶戾也命猶使也呂氏曰亦傅于天言布散也親愛庶人謂無擾之謝氏曰媚于庶人爲主愛其民也○輔氏曰上二章乃因時鳳凰至而以興賢者之來集也維君子使命謂委質於君一聽其使令也媚于天子則見賢者無勉强之意媚于庶人則見賢者有維持浹洽之意○陸氏媚庶人者附民於德化而以君爲綱也撫愛庶人即所以忠愛天子原非兩事

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菶菶布孔切萋萋七西切雝雝喈喈音皆

鄭氏曰鳳凰鳴于山脊之上居高視下觀可集止喻賢者翔而後集梧桐生者喻明君出也生于朝陽者被溫仁之氣亦君德也○毛氏曰山東曰朝陽

輔氏曰，不明言其事而曰維以遂歌者，蓋欲王自得之也。

朱氏曰，朝陽明顯之處也。菶菶萋萋，梧桐盛也。雝雝喈喈，鳳凰鳴也。鄭氏曰，菶菶萋萋，喻君德盛也。雝雝喈喈，喻民臣和協。○歐陽氏曰，梧桐盛茂，則鳳凰和鳴，喻成王能致賢士集於朝，羣臣相得而樂也。○安成劉氏曰，高岡之鳳凰者，高世之賢才也。朝陽之梧桐者，治朝之賢君也。梧之菶菶萋萋者，人君待賢之盛禮也。鳳之雝雝喈喈者，羣賢和集之德音也。疏義曰，高岡非潛伏之地，朝陽爲明盛之處，賢者出潛離隱而逢賢君致治之時，其相遇之盛既如此，必君盡其禮，則臣得展其所蘊，其相與之盛當如此。○黃氏佐曰，言必人君有待賢之盛禮，而後羣賢有和集之德音也。

君子之車，既庶且多。君子之馬，既閑且馳。矢詩不多，維以遂歌。



鄭氏曰，庶，衆。閑，習也。○朱氏曰，承上章之興也。菶菶萋萋，則雝雝喈喈矣。君子之車馬，既衆多而閑習，則亦足以待賢者矣。○呂氏曰，高岡，顯地也。梧桐，嘉木也。鳳凰棲鳴其間，可謂得其所矣。故極言菶萋之盛，雝喈之樂，以形容之。今王之車馬，既多既閑，苟得衆賢載之，其光華和樂，殆非形容所及也。有其時，有其具，召公所以欲成王勉乎此也。○鄭氏曰，矢，陳也。○朱氏曰，遂歌，蓋繼王之聲而遂歌之，猶書所謂賡載歌也。一說，遂，成也。蓋王唱而已不和，則歌之義不遂。今矢音賡和，是遂王之歌而成其義也。亦通。○陸氏曰，言我矢音幾何，特爲王之求歌，因王而遂歌之，若中心所欲言。工非歌所能盡也。豐城朱氏曰，天下之可樂者，莫如太和盛治之世，而所可慮者，亦其如太平盛治之時，治極而不戒，則亂亦於此乎兆矣。蓋[illegible]於盛治之時，此有虞所以有皋陶之賡歌，有周所以有召公之卷阿也。○南海黃氏曰，召公之於成王也，作詩之卷阿曰馮翼孝德，在書之召誥則曰無遺壽耇，以用賢爲君天下之要務也。厥後成王果能訓迪百官，推賢讓能，爲有周之令主，謂非有得於召公之告戒乎。

卷阿十章，六章章五句，四章章六句。

序　民勞，召穆公刺厲王也。

說　民勞，厲王之時，公卿憂亂，同列相戒而作此詩。

傳缺五字，中存、武字，疑與說同。

民亦勞止，汔音迄可小康。惠此中國，以綏四方。無縱詭



居毀切隨，以謹無良。式遏寇音叩虐，憯音慘不畏明。柔遠能邇，以定我王。

蔡氏曰，柔者貴而撫之，此能者擇而習之也。

鄭氏曰，汔，幾也。楊氏慎曰，孫炎曰，汔，近也。杜預注曰，汔，期也。今按，幾、期、近，皆語助詞。康，綏，皆安也。惠，愛也。○毛氏曰，中國，京師也。四方，諸夏也。○鄭氏曰，愛京師之人以安天下。京師者，諸夏之根本。○朱氏曰，詭隨，不顧是非而妄隨人也。○鄭氏曰，謹，猶慎也。良，善。式，用。遏，止也。王爲政無聽於詭隨人者，以此敕慎無善之人。用此止爲寇虐。李氏曰，不於詭隨之時而禁止之，乎於爲寇虐而欲遏止之，亦晚矣。○毛氏曰，憯，曾也。柔，安也。○朱氏曰，能，順習也。○蘇氏曰，人

非詭隨無以禦上而行其寇虐非寇虐無以式下而逞其詭隨小人之態也

未有無故而妄從人者。維無良之人。將悅其君而竊其權。以爲寇虐。則爲之。故無縱詭隨。則無良之人肅而寇虐無畏之人止。然後柔遠能邇而王室定矣。嚴氏曰。詭隨者。心知其非而詐順從之。此姦人也。書所謂面從。孟子所謂面諛也。苟容其甘言而信用之。足以召禍亂致寇虐。但權位尊重者。往往樂軟熟而憚正直。故詭隨之人得肆其志。是居上位者殺之也。今戒用事者無縱詭隨。則可以謹防無良之人。用遏止其寇虐。此理甚明。可痛其不畏明也。○呂氏曰。一言而喪邦。曰惟予言而莫予違。則詭隨之人。誠覆邦家之人也。無縱詭隨。乃所以謹無良而遏寇虐也。小人不[illegible]人。明苟有而不遏。其爲惡無所不極也。[illegible]彭[illegible]民勞甚矣。未從遽望其太平也。庶幾小康。[illegible]以惠中國而綏四方。然所以惠綏者。當有[illegible]作朝廷之上。無使小人亂政。則柔遠能邇而求[illegible]定矣。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壬人。詩言柔遠能邇。而必曰謹無良。皆有常戒懼之意。○張氏曰。亦字與汔字相應。有冀其加意輯寧之意。



民亦勞止。汔可小休。惠此中國。以爲民逑。音求無縱詭隨。以謹惽音昏怓。音撓式遏寇虐。無俾民憂。無棄爾勞。以爲王休。

鄭氏曰。休。止息也。逑。聚也。李氏曰。言使民無離散也。惽怓。猶讙譁也。○朱氏曰。勞猶功也。言無棄爾之前功也。鄭氏曰。述其始事者。誘掖之也。○毛氏曰。休。息也。黃氏佐曰。無棄爾勞。正欲其益求所以盡職。以禁小人而安中國耳。權輿云。去小人以安民之功。終必繼其始。所謂無棄爾勞也。○顧氏曰。遠小人。則民聚而中國惠。而天下治安。故有以成王之休耳。

民亦勞止。汔可小息。惠此京師。以綏四國。無縱詭隨

戒同列所以勸王也近說慎儀近德俱情罔列富事名爲安

以謹罔極。式遏寇虐。無俾作慝。敬愼威儀。以近有德。

毛氏曰。息。止也。慝。惡也。○朱氏曰。罔極。爲惡無窮極之人也。○李氏曰。言王當敬愼其威儀。則能親近有德之人。蓋禮貌苟衰。則有德之人去之矣。○呂氏曰。此章諫厲王遠小人。近君子也。黃氏佐曰。有德。對小人看。蓋其所蓄。所議論。必有奠京師之大猷。親近之。將以究所蘊而措之民也。○張氏曰。惟愼儀以親賢。則向寅協恭之有翰。翰理成化之有實。所以遠姦而安民者在是。○顧氏曰。此言小人蟠結朋黨之衆。必合衆君子方可以勝之。故戒之以此。○有德之人。不枉道殉人。故必修身謹儀而後可以親近也。

民亦勞止。汔可小愒。音器惠此中國。俾民憂泄。無縱詭



隨。以謹醜厲。式遏寇虐。無俾正敗。戎雖小子。而式弘大。

毛氏曰。愒。息。泄。去也。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鄭氏曰。厲。惡也。敗。壞也。戎。猶女也。孔氏曰。孫毓云。戎之爲汝。詩人通訓。式。用也。弘。猶廣也。女雖小子。自遏而女用事於天下。甚廣大也。黃氏佐曰。憂泄二字最重。蓋恐民怨不釋則鬱患日廣也。○顧氏曰。小子。以年言。弘大。以所爲係天下安危。關民生休戚言。所爲甚廣大。則去小人以安民者不容已矣。

民亦勞止。汔可小安。惠此中國。國無有殘。無縱詭隨。以謹繾音遣綣。音倦式遏寇虐。無俾正反。王欲玉女。是用大諫。

鄭氏曰王愛此京師之人則天下邦國之君不爲殘酷○李氏曰言國無殘敗之禍也○蘇氏曰繾綣小人之固結其君者也○朱氏曰正反反於正也玉寶愛之意○疏義曰戎雖小子而式弘大變其任負之重也王欲玉女是用大諫體其愛念之深也皆所以爲同列諫也彭氏曰正反則善惡曲直無不倒置天下其可得而正耶每章言愈切而意愈深○顏氏曰王欲王女以能去姦安民有不敢輕視不於小用意○嚴氏曰詩言無良惛怓罔極醜厲讒慝皆極小人之情狀而總之以詭隨蓋小人之媚君子其始皆以詭隨入之其終無所不至孔子所謂佞人殆也章子曰爲治在安民凡有國者亦既知之矣往往民不獲安何歟則賦民之臣用事而德意中壅也



蓋無良之人一排要地內懷詐以惑主外挾威藏以虐民植利植害極惡窮凶反正亂常而不忌雖小康亦爲所敗況厲王之世乎人主苟知其姦一斥而用方正有德之士以去乎姦酒乎貪則民之愁怨息而倦悴漸甦矣史雍之頌曰近于民遠于佞此詩曰近有德無縱詭隨皆千古不易之法也

民勞五章章十句

序　板凡伯刺厲王也

說　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致禍敗公卿賦此以責之傳缺五字

上帝板板下民卒癉音癉出話不然爲猶不遠靡聖管管不實於亶猶之未遠是用大諫

毛氏曰板板反也癉病也鄭氏曰卒盡癉病也話善言也○

顛倒朝廷政論爲是不然致令家能合渙定亂耶

鄭氏曰猶謀也爲謀不能遠圖不知禍之將至○毛氏曰管管無所依亶誠也○鄭氏曰王無聖人之法度管管然以心自恣○朱氏曰人苟知聖人之法度則必戰戰兢兢不敢有作其心既無聖人矣則矯誣詐僞何所不至哉其出言行事不以其實而歸於誠信惟其謀猶如此我是用大諫也顧氏曰天以安民爲心反其常道故曰板此二句見天變必人有以致之正當修己回天也而人事乃如此故因以責之○嚴氏曰朱子以此詩爲切責僚友用事之人而義歸於刺王味詩意信然

天之方難無然憲憲天之方蹶音貴無然泄泄音洩辭之輯音集矣民之洽矣辭之懌音亦矣民之莫矣



毛氏曰憲憲猶欣欣也蹶動也蘇氏曰難艱難也蹶震動也泄泄猶沓沓也○鄭氏曰辭辭氣謂政教也王者政教和說順於民則民心合定○毛氏曰輯和洽合懌說莫定也朱氏曰天方艱難則人當憂懼也乃欣欣然自以爲適天方蹶動則人當戒防也今乃弛緩而不以爲事則是自絕於天矣始也不有夫聖終也自絕於天則何能立於人之朝哉顛覆之意泄泄悠緩悅從之貌言天欲顛覆周室群臣無得泄泄然不急救正之也○嚴氏曰傳說辭爲王者出令然尋繹意上下皆切責寮友之言首章責同寮出話不然爲猶不遠故二章因戒之以言論之間宜相和協謂同寮友和同商議戮合謀并智可以措民於安耳○陸氏曰辭非號令乃朝臣僉謀關切廟謨國計者輯訓和謂不拂輿情懌訓悅謂可通衆志此是爲猶念頭知有民不知有己而辭以宣之故民之渙者以合渙者以定也

我雖異事，及爾同僚。我卽爾謀，聽我囂囂。五刀切 我言維服，勿以爲笑。先民有言，詢于芻蕘。音饒

毛氏曰：僚，官也。○鄭氏曰：及，與。卽，就也。我雖與爾職事異，乃與女同官，俱爲卿士。呂氏曰：及朋同僚者，與執政公卿言也。不敢斥王，託與執政公卿之言而風之也。 毛氏曰：囂囂，猶警警也。孔氏曰：釋訓文。囂囂，傲也。謂傲慢其言而不聽之，故云猶警警。 芻蕘，采薪者。○鄭氏曰：服，事也。我所言乃今之急事，女無笑之。先民，古之賢者。○王氏曰：囂囂，自大之意。自大而不遜，不能用其謀也。芻蕘尚所當詢，況及爾同僚者乎。

朱子曰：天下事，廣詢博訪，猶慮有蔽，況囂囂拒言乎。從來小人誤國，皆由自滿愎諫，言者雖痛切，亦



笑而却之，所以天變不可回，而國步亦淪胥矣。

天之方虐，無然謔謔。老夫灌灌，音貫 小子蹻蹻。其略切 匪我言耄，音冐 爾用憂謔。多將熇熇，許酷切 不可救藥。

毛氏曰：謔謔然喜樂。朱氏曰：謔，戲侮也。 灌灌，猶款款也。蹻蹻，驕貌。李氏曰：說文，蹻，舉足高也。 八十曰耄。熇熇然熾盛也。李氏曰：說文，熇熇，火熱貌。○蘇氏曰：言天方將爲虐，安得以爲戲而不信哉。老者知其不可，而盡其款誠以告之。少者不信而驕之。故曰非我老耄而妄言，乃女以憂爲戲爾。夫憂未至而救之，猶可爲也。苟俟其益多，則如火之盛，不可復救矣。王氏曰：列子云：曾不發藥乎。與此同意。

蔑資謂民窮也。使善人得行其志，自有資。或以言民不必云則繫。

天之方懠，音劑 無爲夸毗。音誇 威儀卒迷，善人載尸。民之方殿屎，許伊切 則莫我敢葵。喪亂蔑資，曾莫惠我師。

毛氏曰：懠，怒也。夸毗，體柔人也。李巡曰：屈己卑身求得於人曰體柔。然則夸毗者，便辟其形體，以順從於人。○按，體柔只謂毗字，下如宋氏專大言，只分之謂言以毗之柔。義乃備，二字分不開。莫非者必善夸也。○鄭氏曰：君臣之威儀盡迷亂，賢人君子則如尸矣。王氏曰：善人載尸，則不言不可以飲食而已[illegible]故也。 毛氏曰：殿屎，呻吟也。說文作念吚。 蔑，無。資，財也。○鄭氏曰：葵，揆也。民方愁苦而呻吟，則莫有揆度其然者。又責以賦斂，空虛無財，以共其事，窮困如此，曾不肯惠施以賙贍衆民，言無恩也。黃氏佐曰：夸則驕矜，毗則諂諛，皆所



以喪其威儀也。善人載尸，亦小人使之，莫敢揆心有所畏，故莫敢度其所以然也。○輔氏曰：小人用事而善人不得有所爲，此民之所以病苦而呻吟也。○陸氏曰：欲惠我師，必須善人。善人用事，如何容得夸毗。○蔑資，如毛鄭解義甚順，朱子何故訓作滅亡咨嗟耶。

無曰益，言無所資以益之也。

天之牖民，音誘 如壎如篪，壎音喧 篪音池 如璋如圭，如取如攜。攜無曰益，牖民孔易。民之多辟，音僻 無自立辟。

毛氏曰：牖，道也。朱氏曰：開明也。 如壎如篪，言相和也。如璋如圭，言相合也。○蘇氏曰：攜，取也。言其易也。○朱氏曰：辟，邪也。言天之開民，其易如此，以明上之化下，其易亦然。今民既多邪辟矣，豈可又自立邪辟以道之耶。程氏曰：牖，開通之義。室之牖也，故設牖以通明。○陳氏曰：上之於下，開其本明

之天性者固甚易導之以邪辟之人僞者亦不難因開之易而詳導之方可也○呂氏曰亂雖極矣導之者因有易簡之理不作聰明爲邪僻以亂之行其所無事斯可矣○黃氏佐曰此詩雖戒同列抑亦有啓其告王之意教又自上之導民言之

价音介人維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音丙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無俾城壞。音怪無獨斯畏。

毛氏曰。价。善也。朱氏曰价大也大德之人也藩。屏也。垣。牆也。孔氏曰藩者圍圃之籬垣者小墻之名亦屏蔽之義也朱氏曰。大邦。強國也。屏。樹也。○毛氏曰。翰。幹也。○王氏曰。价人。善人也。大師。大衆也。大宗。巨室也。宗子。同姓也。○李氏曰。王所恃以屏翰國家者。在此數者。苟懷之以德。則無



有不寧矣。宗子維城。言同姓之宗子。亦當以德懷之。左傳曰君其修德以固宗子何城如之所謂宗子維城也○朱氏曰。言是六者皆君之所恃以安。而德其本也。有德。則得是五者之助。不然則親戚畔之而城壞。城壞則藩垣屏翰皆壞而獨居。獨居而所可畏者至矣。○呂氏曰。前章告以爲治之本。此章告以爲治之輔也。大人有經邦論道之資治亂持危之道故維藩大衆居則足以相守出則足以禦敵故維垣強國地廣兵強可爲保障故維屏大宗勢附之舊人所倚重以聯屬衆心故維翰修德則其澤下究而多助自予禍亂不生故維寧宗子同姓之親義同休戚可以寄心皆而禦外侮故維城○修德乃君之事輔之者臣也故以無俾無獨責備同列蓋云維城之亞如此慎無使德薄親離而致藩垣屏翰之或壞也。

敬天之怒。無敢戲豫。敬天之渝。音俞無敢馳驅。昊天曰明。及爾出王。音往昊天曰旦。及爾游衍。

毛氏曰。戲豫。逸豫也。馳驅。自恣也。○鄭氏曰。渝。變也。及。與也。○毛氏曰。王。往。旦。明。游。行。衍。溢也。朱氏曰衍寬縱之意○鄭氏曰。昊天在上。常與女出入往來游溢相從。可不慎乎。○李氏曰。板板也。難也。蹶也。虐也。憯也。其怒而變也甚矣。而不知敬也。亦知其有臨在玆者乎。黃氏佐曰上文化民輔君等無非所以敬天也當知其聰明無所不及一出入之際一動息之頃而天必與之俱日明日旦以監四方臨下有赫意發揮此詩凡說天處便及民說民便及天則此章所謂敬天亦不脫安民意



華谷嚴氏曰五章以前皆切責僚友之詞六章以後皆責僚友而因以戒王也

板八章章八句

章子曰傳說云木從繩則直后從諫則聖是以古之聖王慎選左右使之朝夕納誨以輔德格非而又懸鍾鼓設鞞鐸以廣直言之路恒恐衆愆蹈謀而不自知也厲王惡聞其過乃使衛巫監謗告者殺之當其時道路以目故詩人不收正告極諫爲民勞板二詩託以戒僚友而但曰是明大譏則其受國恤民之心有不容已故不敢諫了而諫執敗也咩乎闇唯唯不闇謗誇簡了發之所以與也退訴訪之人殺道諫之七奏之所以凶也要予月下歷言謂之情上無闇謂之雖爲人君者不能虐懷受諫至使忠直之臣託詞荀隱制其暗鮮何如耶語云感者知反迷道不遠之能惜然悔惜闇道求言和頽色而受之若宜入之藏否文厥之懸琴傭不失爲令主惜厲王之不悟也

生民之什十篇六十一章四百三十三句

二辟字如是解甚順朱傳以成厭多辟俱指天不切詩情且難貫下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一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鴞玉鈇　攷訂

蕩之什

傳召穆公諫□□。賦蕩。(闕文是厲王二字)

中公說曰蕩厲王無道。召穆公賦諫之。

序蕩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文下云天下蕩蕩無綱紀文章。宋儒駁之當矣。)

歐陽氏曰序云傷周室大壞也是穆公見厲王無道如其必亡而自傷周室爾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興也凡言刺者欲其君聞而知過傷者顧其君不可與言矣而自傷其國之將亡爾然則刺者其意淺故其言切而傷者其意深故其言緩而遠作詩之意如此者多



蕩蕩上帝。下民之辟。疾威上帝。其命多辟。(音僻)天生烝民。其命匪諶。(音忱)靡不有初。鮮(上聲)克有終。

歐陽氏曰蕩蕩廣大也○毛氏曰辟君也○李氏曰疾威上帝者因厲王之疾威又呼天而告之也○鄭氏曰多辟又多邪僻烝衆鮮寡克能也○毛氏曰諶誠也(朱氏曰諶信也)○呂氏曰蕩蕩乎上帝吾王非下民之君乎疾威上帝吾王之命何多僻乎窮而呼天之辭也○朱氏曰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降命之初無不善者而人少能以善道自終是以致此大亂蓋始爲無所歸咎之辭而卒自解之如此。(嚴氏曰疾威者厲王所爲而若天實爲之則無所歸咎然天亦豈欲厲王爲惡哉天生衆民其命有不可信者其初皆善而其終鮮善是人自暴自棄非天使之然王自不爲善豈天賦予以惡哉○豐城朱氏曰此章正意在鮮克有終二句夫自其初而言之人性皆善厲王之性亦善也要其終而觀之厲王則自暴自棄者也然則非天命之多辟也乃王之逆天而自底於多僻也非天命之匪諶也乃王之逆天而自爲匪諶也則其蕩蕩者固自若而豈可以疾威言之哉固知爲怨天之辭而非天有是也○黃氏佐曰詩人將言厲王之惡故先言此以明天發世亂皆人爲不善所致須說厲王說但須暗指)

曾是者怪異之詞問曾何故而用此輩也

謝氏曰慆德謂慢天之人即暴虐聚歛之淫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曾是彊禦。曾是掊(蒲侯切)克。曾是在位。曾是在服。天降慆(音切)德。女興是力。

嚴氏曰二章以下設爲文王之辭。蓋陳厲王之失而託之商也。所謂借秦爲諭爾。



毛氏曰咨嗟也(鄭氏曰厲王弭謗不敢斥言王之惡故陳文王咨嗟殷紂以切刺之)○朱氏曰彊禦彊梁禦善也(謝氏曰禦如禦人於國門之外之禦)○毛氏曰服服政事也慆慢也(王氏曰所使在位在服皆彊禦掊歛好勝之人也彊禦掊克是謂慆德)○蘇氏曰天降是人以妖孽天下。女又興而任之。何哉○呂氏曰力言任之之堅也(豐城朱氏曰厲王之惡貪暴而已惟暴也故所用皆彊禦之人惟貪也故所用皆掊克之人在位謂以之居公卿百執事之位也在服謂以之任公卿百執事之事也彊禦也掊克也即所謂慆德也而以爲天降之者世之治亂雖本於人事之得失亦關於氣化之盛衰然女之興起此人而力爲之也果孰使之哉亦不得歸於天矣)

濵僕王氏曰寇掠式內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與漢傳變曰天下之禍不難於外苦與於內此之構也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而秉義類。彊禦多懟。直類切 流言以對。寇攘式內。侯作音詛 侯祝。音呪 靡屆靡究。

朱氏曰。而亦女也。義善。懟怨也。○鄭氏曰。寇盜攘竊爲姦宄者。而王信之。使用事於內。侯維也。○毛氏曰。作祝詛也。屆極。究窮也。○朱氏曰。言女當用善類。而反任此暴虐多怨之人。使用流言以應對則是爲寇盜攘竊而反居內矣。是以致怨謗之無極也。輔氏曰。暴虐之人。自以多怨而恐禍之及也。故讒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於上。或亂其聰明。以掩其惡。上之人反親信之。則是寇盜攘竊之人。而反使之居內矣。詛祝指厲王而言。人君用衆歛多怨之人。則怨謗必將移於巳也。呂止獻公言小人聚歛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爲害也。



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正謂此。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女炰音庖 烋音哮 于中國。斂怨以爲德。不明爾德。時無背無側。爾德不明。以無陪音培 無卿。

鄭氏曰。炰烋。自矜氣健之貌。陳氏曰。紂虐騁作氣於中國。朱氏曰。歛怨以爲德。多爲可怨之事。而反自以爲德也。

○毛氏曰。無背無側。背無臣。側無人也。鄭氏曰。謂賢者不用。無陪無卿。無陪貳。無卿士也。謝氏曰。以倣很作氣勢。以暴虐作威。發如虎狠。炰烋之狀。以怨爲德。昏君之是非顚倒如此。○輔氏曰。此皆由不明固有之德故也。而其類所以不明其德。則以王之前後左右公卿陪臣皆暴害聚歛之人。而無一人稱其官故也。○黃氏佐曰。君有明德。則能知人而官盛任使矣。德旣昏昧。則秉枉錯直。國之空虛無怪也。

背側陪卿手足股肱之猶用非其人如無手足無股肱更何以自立哉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天不湎面善切 爾以酒。不義從式。旣愆爾止。靡明靡晦。式號平聲 式呼。俾晝作夜。

蘇氏曰。湎。沈湎也。鄭氏曰。有沈湎於酒者。是乃過也。王氏曰。天之立君以爲民也。未嘗使女沈湎如此。○鄭氏曰。式法也。朱氏曰。式用也。愆過也。○孔氏曰。汝沈湎如是。旣已愆汝之容止。又無明無晦。而飮酒不息。旣其醉也。叫號讙呼。使晝日作夜。不嘗視事。所以大壞。輔氏曰。言厲王之嗜酒。與紂無異。王旣沈湎於酒。則所從所用。自然不善。此固王所自爲。而以爲天使之然者。應首章末四句而言耳。○一說。不義與義類相反。卽小人也。湎於酒。不知其爲惡。而任用之。亦通。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如蜩音條 如螗。音唐 如沸如羹。叶盧當反



小大近喪。人尚乎由行。內奰皮器切 于中國。覃及鬼方。

毛氏曰。蜩。蟬也。螗。蝘也。孔氏曰。釋蟲云。蜩。蜋蜩。螗。蜩。舍人曰。皆蟬也。方語不同。三輔以西爲蜩。梁宋以東謂蜩爲蝘。楚地謂之蟪蛄。陳鄭云。螗一名蝘切。然則螗蝘亦蟬之別名耳。○朱氏曰。如蜩鳴。如沸羹。皆亂意也。鄭氏曰。飮酒號呼之聲。如蜩螗之鳴。其笑語沓沓。又如湯之沸。羹之方熟。○鄭氏曰。君臣失道如此。且喪亡矣。時人化之。尚欲從而行之。不知其非。○毛氏曰。奰。怒也。孔氏曰。西京賦云。巨靈奰屭以流河曲。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也。鬼方。遠方也。易曰。高宗伐鬼方。文選注云。鬼方。於漢先零戎是也。○孔氏曰。覃及。延及也。○王氏曰。昏亂如此。故內自中國。外及鬼方。莫不怒也。輔氏曰。大小近喪。卽如蜩如螗如沸如羹也。人情怨亂。則小者

大者皆幾於喪亡矣乃尚不知變而猶行於惡其亦不仁甚矣則人之怨怒豈有既哉中國此所以極言之也○顏氏曰蜩螗怨謗並興意沸羹民情騷動意小大指國言人指厲王與用事之臣言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曾是莫聽大命以傾

輔氏曰不時猶言不辰也○朱氏曰老成人舊臣也典刑舊法也○王氏曰雖無老成人與圖先王舊政然典刑尚在可循守也曾是莫聽此大命所以傾也○呂氏曰大命國命也輔氏曰王能用舊則時亦當如舊矣程子曰自是無人豈是無時者是也正使無老成人可用而先王之政法尚存獨不可爲扶持憑藉之資乎惟其人與法皆莫之聽用夫然後大命從而傾也○黃氏佐曰匪上帝不時非天命不可信



也傾大命者有其故矣○嚴氏曰女自傾其大命而歸咎於天可乎

文王曰咨咨女殷商人亦有言顛沛之揭枝葉未有害本實先撥撥音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

毛氏曰顛仆沛拔也○鄭氏曰揭蹶貌毛氏曰撥見根貌猶絕也言大木揭然將蹶枝葉未有折傷其根本實先絕乃相隨俱顛拔○蘇氏曰商周之衰典刑未廢諸侯未畔四夷未起而其君先爲不義以自絕於天莫可救止正猶此爾○朱氏曰殷鑒在夏蓋爲文王嘆紂之辭然周鑒之在殷亦可知矣節谷嚴氏曰王者天下之本也天下未有禍敗而王身無道本先撥矣故桀紂將從之也○輔氏曰每章

總者何本心之明未心心剔則是簽刊然所用必君子而前後左右皆得人矣亂何靜一定耶

以文王咨商爲言者蓋欲厲王之知所警長也又云殷鑒不遠在夏后之世其賊發於王者尤切矣○黃氏佐曰是詩言厲王之惡大桀有四曰任小人己廢典刑曰沈湎于酒曰怨然自用而其失皆原於任小人蓋小人用事必務更張以自便必誤其君於遠凡罔其寵必教其君以虐以塞其諫而重其權然則用小人皆人君莫大之患也自古國家之成敗與廢何嘗不歸於此乎○章子曰爲王之惡罔在用小人其所以與悟德用不義者辭其德不明也惟不明所以不秉彝類不用老成而力任貪暴之小人以爲寇攘至樂世洶沸而留不知悟故大命終不可挽也然則欲明爾德奈何圖任正人幸循舊典虛心降氣以聽老成之德啓沃則德濯磨政更始怨怒消而根本固矣厲王初立荊楚去王號諫有可者後浸淫於專利役人以弭謗遂不免於流彘故曰靡不有初鮮克有終

蕩八章章八句

序抑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朱氏曰此詩之序有得有失以詩攷



之其曰刺厲王者失之而曰自警者得之也所以爲失者史記衛武公即位於宣王之三十六年不與厲王同時一也以小子目其君而爾女之無人臣之禮二也厲王無道貪虐爲甚詩不及之箴其膏肓而徒以威儀辭令爲戒緩急失宜三也詩辭倨慢雖仁厚之君有所不能容厲王之暴何以堪之四也或以史記之年不合而以爲追刺者則所謂聽用我謀庶無大悔者非所望於既往之人也

傳衛武□□□□□賦懿戒韋昭注曰懿讀爲抑

申公說曰懿戒衛武公自警兼訓國人

葦子曰朱氏之論亦有得有失也武公即位在宣王時此詩非刺厲王明矣曾傳雖闕文申公治詩詩者其說曰自警兼訓國人庶幾得之若止自警已也詩中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於乎小子告爾

靡哲不愚。謂不循德則無令儀。雖行亦愚。柔柔法太嚴。

朱氏曰。戾。反也。

曾止等語。豈亦自謂耶。朱子抑未見申說耶。董氏引侯包之言。又何疎略也。按侯包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戒。則爲刺時之作無疑。至行年九十五而猶使人日誦於側。蓋初以戒人而晩以之自警也。此與賓筵同列小雅。毛公雖入大雅。又何見乎。歐陽氏曰。武公作詩刺王。其意雖以刺王不自修而陷於不善。然其言大抵泛論哲人愚人。因以自警也。詩終篇泛論之語多。

抑抑威儀。維德之隅。人亦有言。靡哲不愚。庶人之愚。亦職維疾。哲人之愚。亦維斯戾。

毛氏曰。抑抑。密也。孔氏曰。言人威儀靜密也。云。隅。廉也。孔氏曰。隅者所



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鄭氏曰。人密審於威儀。是其德必嚴正也。王氏曰。德譬則宮城也。儀譬則隅也。觀其隅則宮城之中可知矣。有諸中。必形於外故也。○歐陽氏曰。靡哲不愚者。謂哲人不自修愼。則習陷爲愚矣。庶人之愚。亦職維疾者。謂衆人不能勉自開發而終爲昏愚。譬人之疾。是其不幸爾。王氏曰。則天性之疾也。哲人之愚。亦維斯戾者。言哲人性明而本善。惟不自修愼。而習陷於過惡。爲愚入者。自戾其性爾。輔氏曰。德與威儀。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反也。觀賓之初筵一詩。則當時習俗都無威儀可知矣。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嘆也。○黃氏佐曰。凡聰明聖知達天德者。皆可謂之哲。靡哲不愚。卽無威儀而見其愚也。○顧氏曰。歸重末二句。見修德君子。當愼儀以復其常也。

人爲人君之道也。德行。人君修德而措之政事者也。備說俱見。

歐陽氏曰。敬愼威儀以爲民法。謂修身而天下服也。

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有覺德行。叶去 四國順之。訏音吁謨定命。遠猶辰告。敬愼威儀。維民之則。

鄭氏曰。競。强也。○毛氏曰。無競。競也。訓。教。覺。直也。朱氏曰。直大也。訏。大。謨。謀。辰。時也。○朱氏曰。大謀。謂不爲一身之謀。而有天下之慮也。定。審定不改易也。命。號令也。○鄭氏曰。猶。圖也。則。法也。○朱氏曰。遠謀。謂不爲一時之計。而爲長久之規也。辰告。謂以時播告也。歐陽氏曰。二章亦泛言莫强於人。乃以一身所爲而訓道四方。謂以天下爲己任也。有覺云云者。覺。警動也。言德行修著。可以動人。則四國服從矣。二者爲君天下者言也。○蘇氏曰。人君必先任賢臣。內秉德以服天下。然後先事而大謀。以定政命。遠圖而時告之。政事既修。又能敬其



威儀以爲民則。所以爲國者畢備矣。○東萊呂氏曰。動民以行不以言。德行者。不言而信。覺民之大者也。故曰有覺德行。四國順之。所謀不止於一身。而計天下之安危。所謀不止於一時。而監百世之損益。旣大而謀以定其命矣。猶未敢輕出。復長慮却顧。思其所終。稽其所弊。然後以時而播告焉。故曰訏謨定命。遠猶辰告。治道之大端旣備。又終之以威儀者。蓋本其切近者言之。以承前章之意也。黃氏佐曰。順之。謂於規矩之中而無違戾是也。謨。自綱領說。所以立一代之規範也。命。告。自號令說。所以爲一時之政事也。政令。皆德之寓也。威儀。德之符也。○陸氏曰。道德只在訏定遠辰敬愼數字上。見修政令。謹威儀。卽人道競德行。

覺也。○雖人。人字。鄭箋訓賢人。言人君爲政。無强於得賢人。亦通。但四方訓之說不去。朱氏釋爲人道。亦無歸着。時說云。如父子之親之類。益迂矣。陸羽明以道德晴切下文。甚當。然則道德非爾作。訂定遠辰敬愼。卽盡人之道。而德行已覺矣。

其在于今。興迷亂于政。顚覆厥德。荒湛(音耽)于酒。女雖湛樂從。弗念厥紹。罔敷求先王。克共(音供)明刑。

鄭氏曰。與猶尊尚也。王尊尚小人。迷亂於政事。以傾敗其德。○歐陽氏曰。顚覆厥德。荒湛于酒者。指時事以刺王也。○毛氏曰。紹繼。(朱氏曰。謂所承之緒也。)共執。刑法也。○王氏曰。汝雖湛樂之從。弗念爲人子孫當紹祖考。言當念之也。○朱氏曰。敷求先王。廣求



先王所行之道也。○王氏曰。克共者。不敢慢之謂也。(黃氏佐曰。曰亂政。則與訏謨二句相反。而治人失其道。曰覆德。則與敬愼相反。而修己失其道。)○歐陽氏曰。一二章皆汎論。此章乃專以刺王。

(章于日。其在于今四句。明指當時之君。不如修德愼儀。而惟荒湛于酒。朱子以爲武公自言今日之所爲。大不倩矣。武公爲卿士。未聞有迷亂湛酒之事。觀賓筵之三四章。當時必有此敗德亂政之人。序云刺幽王。未知果否。而以爲自言所爲。必不然矣。)

肆皇天弗尚。如彼流泉。無淪胥以亡。夙興夜寐。洒(音洗)埽庭內。維民之章。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音剔)蠻方。

鄭氏曰。肆。故今也。王爲政如是。故今皇天不高尚

庭除也 [illegible]

歐陽氏曰。[illegible]同謂[illegible]戒之

之。(朱氏曰。弗尚。厭棄之也。)王自絕於天。如彼泉水之流。就虛竭。皆引之以亡。○毛氏曰。淪。率也。(朱氏曰。淪。陷。胥。相也。)洒。灑。章。表也。逷。遠也。○李氏曰。洒埽庭內。只是修潔其朝廷。蓋當時流荒於酒食。日前之樂。而忽意外之變。故戒之以修武備也。○朱氏曰。內自庭除之近。外及蠻方之遠。細而寢興洒埽之常。大而車馬戎兵之變。慮無不周。備無不飭也。上章所謂訏謨定命。遠猶辰告者。於此見矣。(輔氏曰。此承上章而言所爲。如此則必爲天所厭棄矣。無乃淪胥以亡。如流泉之不可止歟。是豈可不自警乎。故必無內外。無近遠。無細大。無常變。皆當整辨飭備如此。然後近而吾民有所儀表。遠而蠻方有所畏避也。○黃氏佐曰。夙興夜寐。與他篇



處不同。此言興必以夙。寐必以夜也。維民之章。使其法我之勸勵戒懼也。戎作。猶言起大事。動大衆也。○陸氏曰。天之所尚在德。德之弗修。天弗尚也。寢興洒埽。有一段動盪精神。貫徹其中。崇功廣業皆基於此。○韋子曰。夙興有宵衣待旦意。夜寐有旰食不遑意。治國馭兵。不可忘戰。故修車馬器械俱於無事之日。爲有事之防。益以戒不虞而儆蠻方。所謂訏謨遠猶也。)

質爾人民。謹爾侯度。用戒不虞。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白圭之玷(音店)。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爲也。

毛氏曰。質。成也。(歐陽氏曰。定也。)○蘇氏曰。侯度。天子所以御諸侯之度也。○歐陽氏曰。安定人民。謹守爲君之法度。乃以防非意之事也。○鄭氏曰。柔安。嘉善。

嚴氏曰由言者由己言之也孔氏曰率意以言捫爲摸摸其舌捉手持之也

也。○毛氏曰，玷，缺也。蘇氏曰，天子苟內失其民心，外侵其疆度，則將有不虞之禍起。故戒之謹之，所以拔懼之也。○周氏云，生養遂倫理明，是成乎奉息訟獄乎，是定遵樂征伐朝會賓賦，天子所班者，是侯度。○武陽氏曰，愼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者，教王自修也。○呂氏曰，柔者遂順之辭。○孔氏曰，又言教令尤須謹愼，圭有損缺，猶可磨鑢而平，若政教言語之有缺失，則遂不可改爲。王者安危在於出令，故宜愼之。段氏曰，言行均不可以有失，而言之失尤易，能謹其易者，則行可知也。故此章未戒斯言之玷。○顧氏曰，所謂愼言不獨謹閉而不出，必如定命辰告，方是能愼。下文惠于朋友四句，正本此也。

無易由言，無曰苟矣，莫捫音門朕舌，言不可逝矣。無言不讎韓氏作酬，無德不報。惠于朋友，庶民小子。子孫繩繩，



萬民靡不承。

毛氏曰，莫無捫持也。○鄭氏曰，逝，往也。女無輕易於教令，無曰苟且如是，人無持我舌者，而自恣也。教令一往，其過誤可得而已乎。孔氏曰，言往則不可復改，故須愼之。○朱氏曰，讎，答也。○孔氏曰，朋友謂諸侯及卿大夫，等小子，幼稺之稱，故爲庶民子弟。○鄭氏曰，惠，順也。○嚴氏曰，繩繩，如繩之牽連而不絕也。○李氏曰，言出乎身，加乎民，行發乎邇，見乎遠，出其言善，則千里之外應之；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言行君子之樞機，其施報必然，不可掩也。王苟能惠於

無刻不敬方能不愧屋漏此常惺惺法

朋友，以及庶民小子，則子孫繩繩然，萬民亦莫不承順之矣。黃氏佐曰，國君言語，國中之人禍福繫焉。能謹其言，則人皆蒙其惠惠矣，是以天命佑之，而子孫繩繩，人心歸之，而萬民靡不承也。

視爾友君子，輯音集柔爾顏，不遐有愆。相去聲在爾室，尚不愧于屋漏。無曰不顯，莫予云覯。音構神之格思，不可度入聲思。矧可射音亦思。

毛氏曰，輯，和也。○鄭氏曰，柔，安；遐，遠也。○毛氏曰，西北隅謂之屋漏。爾雅曰，屋漏當室之白，日光所入。覯，見也。○鄭氏曰，顯，明也。女無謂是幽昧不明，無見我者，神見女矣。○毛氏曰，格，至也。○呂氏曰，思，語辭也。○鄭



氏曰，矧，況；射，厭也。○朱氏曰，視爾友於君子之時，和柔爾之顏色，常若自省曰，豈不至於有過乎。鄭氏曰，是不遠爲過乎。然視爾獨居於室之時，亦當庶幾不愧於屋漏，然後可爾。無曰此非明顯之處，而莫予見也。當知鬼神之妙，無物不體，其至於是，有不可得而測者，不顯亦臨，猶懼有失，況可厭射而不敬乎。○呂氏曰，此章戒王以內外交修也。輔氏曰，輯柔爾顏，言其顏色之溫柔也。不遐有愆，言其心思之警懼也。有是心則有是顏，此亦內外之符也。○朱氏公遷曰，天地有隱顯，而鬼神之妙無隱顯，鬼神無往而不在，故敬無作而可息。此章言持敬之功當如此。○歐陽氏曰，又戒王不惟自修于顯，又當不懈于幽隱也。○張氏曰，不愧屋漏，正是戒愼恐懼工夫。屋漏

是不覩不聞之地。辟方山謂就存養工夫說者非也。○韋子曰。屋漏帷隙之地。以形心之耿然不昧處。修德用工。正在於此。於此不愧。則可以質鬼神。惠臣民。傳於子孫。法於天下後世。豈但敬儀已哉。

辟爾爲德。俾臧俾嘉。淑慎爾止。不愆于儀。不僭不賊。鮮上聲不爲則。投我以桃。報之以李。彼童而角。實虹音紅小子。

李氏曰。辟君也。人君之爲德。必臧善必嘉美。毛氏曰。女爲善則民爲善矣。鄭氏曰。止容止也。○毛氏曰。僭差也。○陳氏曰。愼其容止。不過愆於威儀。不僭差。不賊害。則未有不可以爲法者。○毛氏曰。童羊之無角者也。虹潰也。○呂氏曰。俾臧俾嘉。欲其君進德之善



也。爾以善而民以善應之。猶投桃報李。必然之理。彼小人曰。導王爲不善而欲民應之不悖。是猶童牛童羊而求其角。天下寧有此理哉。潰亂王聽。使至傾覆者。實此曹耳。豐城朱氏曰。不僭則於事無所差。不賊則於理無所害。夫如是。鮮不爲民之則矣。投桃報李。言理之必有者以勉之也。彼童而角。言理之必無者以戒之也。○黃氏佐曰。方言爲德。即繼以爲則。何也。曰。如此則德之臧嘉在不期然而然矣。人如何而不法之哉。抑公言此。特以明人君趨向之機。所係甚大。而端本澄源。首力爲之計耳。○嚴氏曰。虹。謂幼稚也。如蝃蝀不正之氣。暫見于天。須臾散滅。○二俾字。存必求其盡善盡美意。

荏音任染柔木。言緡之絲。溫溫恭人。維德之基。其維哲人。告之話言。順德之行。其維愚人。覆謂我僭。民各有心。蘇云荏染柔意

鄭氏曰。柔忍之木。荏染然。人則被之絃以爲弓。○毛氏曰。緡被也。朱氏曰。緡綸也。被之絃以爲弓也。溫溫寬柔也。宋橫張氏曰。柔和之木。乃弓之材。溫恭之人。乃德之質。話言。古之善言也。○鄭氏曰。覆猶反也。僭不信也。語賢知之人以善言。則順行之。告愚人。反謂我不信。民各有心。二者竟不同。○朱氏曰。言人心不同。愚知相越之遠也。西山眞氏曰。溫者和易之意。恭者莊敬之意。築室者以基爲固。修身者以敬爲本。故此溫溫恭謹之人。有立德之基也。首章懿其德之隅。此章立其德之基。○溫恭所以爲德之基者。以其能受善言也。話言不外修己治人之言。言之善。便是德。順德之行。順其言之善者而行之。順者。不作聰明。不敢違悖之意。愚人反以爲僭。則



不順矣。○韋子曰。學士大夫。未有不能受善言而立德之基者。況國君乎。易曰。謙受益。滿招損。欲修德須先去客氣。客氣去。心自虛而能受也。

於音烏乎小子。未知臧否。音鄙匪手攜之。言示之事。匪面命之。言提其耳。借曰未知。亦既抱子。民之靡盈。誰夙知而莫音暮成。

鄭氏曰。臧善也。於乎傷王不知善否。我非但以手攜掣之。親示以其事之是非。我非但對面語之。親提撕其耳。朱氏曰。所以喻之者詳且切矣。假令云王尚幼少。未有所知。亦以抱子長大矣。○嚴氏曰。學問之道。患在自滿。人若能不自盈滿。豈有早聞而晚成者乎。黃氏

慘慘五經文作懆懆

曰宜有知而乃不知者必其自蔽也○毛氏曰莫晚也○呂氏曰武
公之於王厚矣故不忍遽斷以為不可告語猶疑
其未知臧否也
昊天孔昭我生靡樂視爾夢夢我心慘慘（七感切）誨爾
諄諄（音肫）聽我藐藐（美角切）匪用為教覆用為虐借曰未
知亦聿既耄（莫報切）
毛氏曰夢夢亂也（朱氏曰不明亂意也）慘慘憂不樂也○鄭
氏曰孔甚昭明也昊天乃甚明察我生無可樂也
視王之意夢夢然我心之憂悶慘慘然我告教王
口語諄諄然王聽之藐藐然忽略○毛氏曰藐藐



然不入也○王氏曰匪以我諄諄為教之也覆以
我為虐之也○毛氏曰耄老也（呂氏曰既耄非謂其老也猶今人責未更事者曰既老大矣甚言之也○歐陽氏曰我生靡樂云者武公自傷丁此時也誨爾諄諄四句云君臨于上臣憂于下臣言甚至而君聽甚忽不以為德而反以為罪也○孔昭指禍福不忒言）
於乎小子告爾舊止聽用我謀庶無大悔天方艱難
曰喪厥國取譬不遠昊天不忒（他得切）回遹（音聿）其德俾
民大棘
毛氏曰舊久也（朱氏曰舊章也）○歐陽氏曰所告爾者非
我妄言皆據舊事之已然者庶幾聽我猶不至於
大悔也○朱氏曰言天運方艱難將喪厥國矣我
之取譬夫豈遠哉觀天道禍福之不差忒則知之
矣○蘇氏曰然王曾不悟益為邪僻之行使民至
於困急而無告也（嚴氏曰舊止如修己治人之事即明刑也取譬不遠即昊天不忒便是蓋觀於天之所禍福則國之所以興喪可知矣○黃氏作曰此詩當至八章分上皆示以當修德下示以當聽言以修德末四章欲其聽言者亦是聽上修德之言也）

孔氏曰抑詩衛武公所作雖志在刺王亦所以自
警戒己身楚語云昔衛武公年九十有五矣猶箴
儆於國曰自卿以下至於師長苟在朝者無謂我
耄而舍我於是乎作懿以自儆韋昭云懿詩大雅
抑之篇也抑讀曰懿毛詩序曰抑衛武公刺厲王
亦以自警如昭之言武公年老始作抑詩按史記
衛世家武公者僖侯之子共伯之弟以宣王三十
六年即位則厲王之世武公時為諸侯之庶子耳
未為國君未有職事不應作詩刺王以此知韋氏
之言為得其實侯包亦云衛武公刺王室亦以自



戒行年九十有五猶使臣日誦是詩而不
離於其側亦取楚語為說與韋昭小異
韋子曰人臣事主聽明齊聖則將順不已啟歌以
揚其休不幸而昏暴荒湛則匡救不違諷諫以補
其闕故其發為詠歌足附正雅之後若一人一國
之事則風而已武公衛之侯也其詩若于王朝無
與凡賓筵曰悔過抑戒曰自警當與淇奧諸衛
風何居而入二雅乎劉公瑾謂公作二詩或為卿
士在朝其體製音節有合於大小雅然則東山黍
離諸篇豈盡不合於雅歟攷武公即位在宣王三
十六年卒于平王之十三年其入爲王諫出謹侯
度當幽王之世居多二詩皆心乎王室但武公學
問沉厲慎儀謹言之人不欲直斥幽王而託其
辭若以自儆自警而實刺王之過冀其改悟也記
曰有君民之大德有君民之小心若武公者可謂
兼之二詩並列於雅宜矣序詩但入小雅毛詩分
抑篇於大
雅誤也

抑十二章三章章八句九章章十句

序桑柔芮伯刺厲王也。（鄭氏曰芮伯畿內諸侯王卿士也字良夫）

說桑柔芮良夫傷厲王之失國而作是詩（傳缺六字）

菀（音鬱）彼桑柔其下侯旬捋（力活切）采其劉瘼（音莫）此下民不殄心憂倉（去聲）兄（音況）填兮倬彼昊天寧不我矜。

毛氏曰興也菀茂貌旬言陰均也（朱氏訓徧）○王氏曰劉殺也殺言盡之也○毛氏曰瘼病也○鄭氏曰殄絕也○朱氏曰倉兄與愴怳同悲閔之意也○毛氏曰填久也（胡氏曰填滿也稹也倉兄今言悲閔積滿於中之意）鄭氏曰倬明大貌○孔氏曰菀然而茂者彼桑也其葉稚而柔濡於此之時人息其下維均得蔭及其捋



而采之其枝葉劉然而稀疏則病此下所息之民矣（歐陽氏曰以桑無葉不能蔭人喻王無德不能庇民也獨以桑為喻者惟桑以葉用於人常見捋采為空枝而人不得蔭其下故也）○蘇氏曰君子憂之不絕於心恐之益久而不已遂號天而訴之也

四牡騤騤（音葵）旟旐有翩亂生不夷靡國不泯（音敏）民靡有黎具禍以燼（才刃切）於（音烏）乎有哀國步斯頻

毛氏曰騤騤不息也鳥隼曰旟龜蛇曰旐翩翩在路不息也夷平泯滅也○蘇氏曰厲王之亂天下征伐不息故見其車馬旌旗而厭苦之○王氏曰黎黑也周曰黎民秦曰黔首○鄭氏曰具猶俱也災餘曰燼（孔氏曰燼是燒燭既然之餘歐陽氏曰民人雖衆皆為災燼矣）毛氏曰步行頻急也○陳氏曰嗚呼可哀乎國運如此之頻促也（張氏曰無故而興師民見車馬旌旗有不勝厭苦意國運之所以降長者以四國定而萬民安也今國滅民盡則國運之急促可知）

國步蔑（音滅）資天不我將靡所止疑（音疑）云徂何往君子實維秉心無競誰生厲階至今為梗

鄭氏曰將猶養也○陳氏曰國運困窮（朱氏曰蔑猶滅也資咨也）天不我養○毛氏曰疑定也（孔氏曰疑音凝凝者安靜之義故為定也）厲惡梗病也○歐陽氏曰欲止則不知所安行則不知所往此臣民勞苦怨辭也君子實維四句民



歸其咎於上之辭也言諸君子本無強爭之心而何人生此禍亂之階為今人之病意若禍有根原其來也遠而今人適遭之爾（輔氏曰居無所定則無以自安也徂無所往則無以避患也○顧氏曰君子泛指在位者言亂不生於君子者蓋禍亂蘇君子力爭卒為小人所傾陷以激成也○韋子曰在位君子苟實心圖維化其爭心何厲階之有）

憂心慇慇念我土宇我生不辰逢天僤（音亶）怒自西徂東靡所定處多我覯痻（音昏）孔棘我圉（音宇）

毛氏曰宇居僤厚也圉垂也（朱氏曰邊也）鄭氏曰辰時也痻病也○孔氏曰此言在役而憂我既不得還歸故憂心慇慇然顧念我之土居自傷我之生也

不時正逢天之厚怒使我從西往東無所安定而居處是逢天怒故遭此勞役也又自歎傷多矣我所遇之病言遇貧困之病多也甚急矣我之在邊垂言勞甚也（黃氏佐曰自西徂東二句當時必是四夷竊起故征役不息有瘵病勞勤之苦故曰多我覯痻有孫嬪死以之憂故曰孔棘我圉）

爲謀爲毖（音祕）亂況斯削（相畧切）告爾憂恤誨爾序爵誰能執熱逝不以濯（直角切）其何能淑載胥及溺

毛氏曰毖慎也○鄭氏曰而亂滋甚於此日見侵削恤亦憂也○朱氏曰序爵辨别賢否之道也○毛氏曰濯所以救熱也○鄭氏曰手持熱物之用



濯謂治國之道當用賢者淑善胥相及與也（王氏曰如今之政其何能但君臣相與陷溺而已）蘇氏曰王豈不謀且慎哉然而不得其道適所以長亂而自削耳故告之以其所當憂而誨之以序爵且曰誰能執熱而不濯者賢者之能已亂猶濯之能解熱耳今王之所任者其何能善哉相與入於陷溺而已（陸氏曰爲謀爲毖是與小人謀之毖之故愼於謀而適以長亂○顏氏曰謀不得其道則忌然謹愼不得其道則退然怯是不足成事反以敗事故亂滋而日削○黃氏佐曰不序爵則賢者退處而小人進用禍亂繇此而起矣○陸氏曰序爵是簡賢黜不肖使稱其爵之意意重在擇相上）

如彼遡（音素）風亦孔之僾（音愛）民有肅心荓（普耕切）云不逮好是稼穡力民代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

毛氏曰遡鄉僾唈荓使也（孔氏曰唈者風唈人氣故云使人不能息郭璞曰嗚唈短氣也）○鄭氏曰肅進逮及也○蘇氏曰君子視厲王之亂悶然如遡風之人唈而不能息雖有欲進之心皆使之曰世亂矣非吾所能及也（李氏曰民有肅然之心本無息慢而王乃使之不於不逮我不得趨事於畎畝非民罪也王使之也）於是退而稼穡盡其筋力與民同事以代祿食而已（李氏曰好是稼穡言不敢輕民力也其有功於民者則使之代食）當是時也仕進之憂甚於稼穡之勞故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而無患也（歐陽氏曰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者稼穡可寶當以祿養賢才而刺王不然也）



蘇子曰此章近皆從蘇氏訓固然第賢人憂國當黽勉以匡救好稼穡以代食而竊幸其好恐芮伯不若是恝耳舊說謂民有進善之心王不用而用小人又云當好知稼穡之艱難有功力於民代無功者食使能者代不能者食祿則政維好義告未爲姑奚億之民有肅心荓云不逮言賢人欲進而濁亂而王不用使之不逮不能効力也好是稼穡力民代食言稼穡之艱難王當愛惜是稼穡而有功於民者乃與代食也稼穡維寶代食維好言稼穡爲國家根本當寶重之而代食者必賢人惟好小人則不無覆餗之患矣蓋承上序爵而誨以愼授祿也姑附之

天降喪亂滅我立王降此蟊（音矛）賊稼穡卒痒（音羊）哀恫（音通去聲）中國具贅（之芮切）卒荒靡有旅力以念穹蒼

歐陽氏曰天降喪亂將滅亡我王室（鄭氏曰天下喪亂之災以窮盡我王所恃而立者謂蟲孽爲害○孔氏曰下即言蟲災病穀則知滅我立王者是滅穀也而）

歲又蝗螟爲災，稼穡盡病。○鄭氏曰：蟊食苗根曰蟊，食節曰賊，耕種曰稼，收斂曰穡，卒，盡，痒，病也，恫，痛也。○毛氏曰：贅，屬，（朱氏曰：言危也，春秋傳曰君若綴旒然，與此贅同。）荒，虛也，穹蒼，蒼天。（王氏曰：穹言形，蒼言色也。）○朱氏善曰：上章言稼穡以代祿食，則田野猶可得而處也；今曰降此蟊賊，稼穡卒痒，則中國皆危，無可安之所矣。中國盡荒，無可食之資矣，所以危困之極，無力以念天禍也。

維此惠君，民人所瞻，秉心宣猶，考慎其相。（去聲）維彼不順，自獨俾臧，自有肺腸，俾民卒狂。



鄭氏曰：惠，順，宣，徧，猶，謀也。維至德順民之君，（李氏曰：順道之君。）爲百姓所瞻仰者，乃執正心，徧謀於衆，又考其輔相之行，然後用之。言擇賢之審。（李氏曰：內能秉持其心，外則宣謀之於衆，考察愼擇其相。）臧，善也。○朱氏曰：彼順理之君，所以爲民所尊仰者，以其能秉持其心，周徧謀度，考擇其輔相，必衆以爲賢而後用之；彼不順理之君，則自以爲善而不考衆謀，自有私見而不通衆志，所以使民眩惑，至於狂亂也。（呂氏曰：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蓋瞭然易見也。不順之君，其所施爲，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謂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惑亂也。○黃氏佐曰：天下之安危在相，能用賢則民受其福，此民所以尊仰也。）⊙顧氏曰：前四句正謀與恚之得其道者，秉持公心以周徧謀度，正所以考慎其相，考辨之明，意慎有用之審意，獨言相者，舉重而言，相能擇一相，則所用無不賢矣。自獨二句，與上惠君相反，卒狂亦與瞻仰相反，所以不能亨爵而使君子不敢進者也。○輔氏曰：畢竟歸重用人，用人則歸於擇相，此深知亂本者也。○知亂本係於小人，則佾不可不察，而擇相益不可不慎矣。

（孔氏曰：甡即詵字，詵詵，衆多之貌。）

瞻彼中林，甡甡其鹿。（音莘）朋友已譖，不胥以穀。人亦有言，進退維谷。

毛氏曰：甡甡，衆多也。○鄭氏曰：譖，不信也；胥，相也；穀，善也。視彼林中，其鹿耦行，甡甡然衆多；今羣臣皆相欺背，不相與以善道，言鹿之不如。○毛氏曰：谷，窮也。（孔氏曰：谷謂山谷，墜谷是窮困之義。）○王肅曰：進不遇明君，



（朋友無良，相譖而不與以善，此退亦窮也。）

退不遇良臣，維以窮也。○呂氏曰：此言君脩於上，俗毀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曹氏曰：鹿性善羣，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禦之。○陸氏化熙曰：朋友以在位之人言，進退維谷，承朋友之譖說。蓋進既忌而擠之，使不得任用；退又乘而搆之，使不得脫然。豈不是進退兩難。此正爲無明君，容此讒佞在朝耳。）

維此聖人，瞻言百里。維彼愚人，覆狂以喜。匪言不能，胡斯畏忌。

毛氏曰：瞻言百里，遠慮也。○鄭氏曰：聖人所視而言者百里，言見事遠。胡之言何也。○朱氏曰：聖人炳于幾先，所視而言者，無遠而不察；愚人不知禍之將至，而反狂以喜。今用事者蓋如此，我非不能

言也。如此畏忌何哉。言王暴虐。人不敢諫也。事予甘譖言灼有所見而言言必中病百里借以形其壹凡禍幾之未形無不預察矣畏忌指賢諺之時道路以目故芮伯亦難以直諫也吁使臣畏忌而不敢言欲國人之毋畔得乎

維此良人。弗求弗迪。迪音狄維彼忍心。是顧是復。民之貪亂。寧為荼毒。

毛氏曰。迪進也。○鄭氏曰。良善也。國有善人。王不求索。不進用之。有忍為惡之心者。朱氏曰忍殘忍也王反顧念而重復之。言其忽賢者而愛小人。○孔氏曰。荼苦葉。毒螫蟲。皆惡物。故比惡行。○朱氏曰。民不堪命。所以肆行貪亂。而安為荼毒也。呂氏曰民豈有貪亂之心然既遭亂傍徨無依是以反貪其亂而不愛其身將陷於荼毒亦如今人困苦之極則不愛死也

大風有隧。隧音遂有空大谷。維此良人。作為式穀。維彼不順。征以中垢。

毛氏曰。隧道也。○鄭氏曰。大風之行。有所從而來。必從大空谷之中。喻賢愚之所行。各繇其性。朱氏曰興君子小人所行亦各有道耳作起。式用。征行也。○蘇氏曰。垢穢也。言善人之作也。以用其善。小人之行也。以播其穢。○毛氏曰。中垢。言闇冥也。輔氏曰作起也良人起而為者皆用善道不順則違道悖理之人其所行惟隱暗汙穢而已大抵君子之所為所行必光明高潔小人之所為所行必隱暗汙穢也○嚴氏曰大風假物喻小人也其來有道必從空大谷中喻小人乘虛而至也若主德剛明君子道長則國有克實之象小人無緣至矣善人所作為之事皆合於法皆本於善無可指摘彼不順之小人乃攻以內汙之事蓋其立朝行己無間可乘惟以暗昧之言汚之使之無辭自明耳此小人謟君子之常也○嚴氏此解未免附會後世事中垢仍是小人所行汙暗若作征伐之征謂攻君子以曖昧之事恐不然

大風有隧。貪人敗類。聽言則對。誦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

鄭氏曰。類等夷也。朱氏曰敗類猶言圮族也對答也。○蘇氏曰。風之起也有道。類之敗也有自。貪人在上。則類之所繇敗也。○鄭氏曰。貪惡之人。道聽言則應答之。見誦言則寘卧如醉。孔氏曰貪人之識不能鑒遠聞淺近之言則應答之見誦



詩書之言則眠臥如醉魏文侯自言端冕而聽古樂惟恐卧商鞅說秦孝公以帝道孝公睡而弗聽皆如醉然也○聽言二句朱氏注云以王或能聽我之言而對之如其不能聽也故誦言而如醉者答也未有告語而云對者且自言如醉與下文作爾歌相反必非芮伯之言故不若舊說為安

朱氏曰。繇王不用善人。而反使我至此悖眊也。○此言大風之起有道。貪人之敗善類。亦有繇。以王之用之也。我以王能聽言而巽語之。則託辭以應對。卽誦法言以規諍之。又如醉而不悟。蓋信用貪人。故拒言而不受耳。於是歎曰。王不用其良。而反使我憂之至於悖眊何耶。厲王說榮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利而不備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或專之其害多矣此詩所謂貪人其

榮公也魏芮伯之憂非一日矣

嗟爾朋友予豈不知而作如彼飛蟲時亦弋獲既之陰（去聲）女反予來赫

蘇氏曰朋友其僚友也○張氏曰如彼飛蟲時亦弋獲千慮一得也○朱氏曰陰蔭也○鄭氏曰之往也口拒人謂之赫既往陰覆女謂啓告之女反赫我出言悖怒不受忠告（張氏曰予王誠告以天下之忠告反謂予來赫相恐也赫作恐怫亦通）呂氏曰厲王之朝無信芮伯之言者故告之曰予豈不知而妄發哉如彼飛蟲時亦弋獲豈無一二或中者乎（黃氏佐曰小人爲惡不悛禍將及之君子教戒之者所以救藥之也故曰陰女○陸氏曰國存則小人亦在覆庇之中豈不是蔭女）



民之罔極職涼（音亮）善背爲民不利如云不克民之回通（音聿）職競用力

鄭氏曰職主涼信也（范氏曰涼薄也）○朱氏曰善背工爲反覆也○鄭氏曰克勝也爲政者害民如恐不勝言至酷也○朱氏曰民之所以貪亂而不知止者專繇此人名爲直諒而實善背又爲民所不利之事如恐不勝而力爲之也又言民之所以邪辟者亦繇此輩專競用力而然也反覆其言所以深惡之也（黃氏佐曰此言禦民以惡貽民以禍莫非小人之爲此其所以致亂也）

民之未戾職盜爲寇涼曰不可覆背善詈（音利）雖曰匪予既作爾歌

毛氏曰戾定也○蘇氏曰民之未定職有盜賊之臣爲之寇也○孔氏曰我以信言諫王曰女所行者於理不可反背我而大罵詈（陳氏曰我薄告之以不可乃爾反背而見詈矣）雖曰此惡政非我所爲我知女實爲之已作女所爲之歌○朱氏曰言得其情且事已著明不可掩也（涼曰不可朱注云其爲信也亦以小人爲不可拔貪暴之人無爲信之時若謂與君子約信恐君子亦不與之約也不若孔氏疏爲長但諫王當易爲告友爾東萊呂氏曰此詩本厲王之亂在於用小人故於聽任之際屢致意焉一章至四章皆極言其亂也五章告之以聽任之道而憂其不能改也六章告以息民務農而居位食祿者不可不審擇也七章深歎喪亂饑饉之可哀也八章言治亂之[illegible]益其君向背用舍所繫異路思古而傷今也九[illegible]言君暗於上故譖毀之俗成於下自傷處斯世之難也十章言朝皆小人安其危而利其災欲諫而不敢也十一章言王棄君子而厚小人民不堪命而王不知也十二章言治亂皆有所由求治繇君子而亂繇小人也十三章言王之所以欲棄君子者繇小人之言先入也十四至十六章皆託與公卿儕業言以反覆諷切之也○黃氏佐曰自十四章至末皆托爲僚友相告之辭然始則崇歎而責之其詞正中則數其罪而斥之其詞指終則暴其情狀而究言之其詞決蓋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可見已○皐子曰此詩刺厲王厲小人以病民也病民奈何用貪人以聚斂中外所防本荒用忍人以寇民征役靡有休息所以然者王不能序爵也爵不序故小人用事君子淪遺食祿者皆蠹賊用舍鰥侗違衆志而惡忠言也芮伯告以憂恤誨以序爵引古聖人惠君以爲鑑豈迂闊而難從哉惟）

秉心無競咨謀周徧慎擇其相而已與天下安危係於輔相相臣賢則能察遠防微撫恤民艱扶持善類所行必光明磊落所為必有利於民而亂豈患不衰乎既而知王不可正告姑告朋友曰庶其聽予言而改圖乎爾雖欲辭其咎予已作歌誦於天下矣汝為工也

桑柔十六章八章章八句八章章六句

序 雲漢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厲王之烈內有撥亂之志遇災而懼側身修行欲銷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復行百姓見憂故作是詩也鄭氏曰仍叔周大夫也

說 雲漢宣王憂旱史籀美之傳多闕文孔氏曰必本厲王之烈者為撥亂張本明宣王懼父之非自力為善已有撥亂之志遇災而益憂懼見其憂民之情深也○呂氏曰宣王之小雅始於六月言其功也其大雅始於雲漢言其心也無是心安得有是功哉



倬彼雲漢昭回于天王曰於音烏乎何辜今之人天降喪亂饑饉薦在見切臻音蓁靡神不舉靡愛斯牲圭璧既卒寧莫我聽平聲

鄭氏曰雲漢謂天河也昭光也○毛氏曰回轉也朱氏曰言其光隨天而轉也　鄭氏曰時旱渴雨故宣王夜仰視天河望其候焉辜罪也王憂旱而嗟嘆云○毛氏曰薦重孔氏曰釋言云荐再也釋天云仍饑為荐薦與荐異義故為重臻至也○鄭氏曰靡莫皆無也言王為旱之故求於羣神無不祭也蘇氏曰禮國之內荒則索鬼神祭之○王氏曰神晏然莫我聽○孔氏曰于時旱災已甚王憂念下民夜仰視天瞻望雨候見倬然而明大者彼天之雲漢其精光轉運於天未有雨徵王乃曰於乎何罪乎我今時之人何罪乃使上天下此喪亂之災使饑饉之害頻頻重至也又言已為旱之故祈禱明神無不求而祭之者又無愛於此三牲禮神圭璧既已盡矣言已牲玉不愛精誠又甚何為諸神曾無見聽祐助者而使旱災若此也豐城朱氏曰王曰於乎何辜今之人此哀矜惻怛不能自已之誠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於乎何辜今之人是引罪自責而悲斯民之無辜也

旱既大音泰甚蘊隆蟲蟲不殄禋祀自郊徂宮上下奠瘞音亦靡神不宗后稷不克上帝不臨耗斁音妒下土寧丁我躬



王氏曰旱既大甚矣則其氣蘊積隆盛蟲蟲而熱也○說文曰蟲蟲旱氣也孔氏曰蘊蓄隆是盛氣蟲蟲是熱氣蒸人之貌釋訓云蟲蟲熏也郭璞曰旱熱熏炙人也　鄭氏曰為旱故潔祀不絕從郊而至宗廟○毛氏曰上祭天下祭地奠其禮瘞其物孔氏曰奠謂置之於地瘞謂埋之於土禮與物皆謂為禮事神之物謂食牲玉之屬宗尊也○鄭氏曰奠瘞天地之神無不尊敬之言徧至也斁敗也○毛氏曰丁當也○王氏曰在宮之神莫尊於后稷既無以勝旱災在郊之神莫尊

兢業恐懼脩省[illegible]校[illegible][illegible]之本在此

靡有孑遺此疏甚曉朱子何故改之

於帝。又不顧我。○蘇氏曰。窮而無告。故曰與其耗斁下土。寧使我躬當之。無使人人被其患也。曹氏曰。蘊者陽氣之蓄積也。隆者陽氣之盛也。蟲蟲者鬱積驕亢之氣薰炙而病人也。○黃氏佐曰。郊官上下。各有奠瘞。靡神不宗。兼羣神而言。下文但言后稷上帝。輔氏謂舉尊親以該之是也。寧丁我躬。有成湯自責之意。○上索廢祀。故曰舉。此修大祀。故曰宗。

旱既大甚。則不可推。吐雷切兢兢業業。如霆如雷。周餘黎民。靡有孑遺。昊天上帝。則不我遺。胡不相畏。先祖于摧。在雷切

毛氏曰。推。去也。兢兢。恐也。業業。危也。○鄭氏曰。旱既不可移去。天下困於饑饉。心動意懼。兢兢然業



業然。有如雷霆近發於上。朱氏曰。言畏之甚也。周之衆民有死亾者矣。幸其餘無有孑遺。言又饑病也。孔氏曰。釋訓云。孑然孤獨之貌。靡有孑遺。謂無有孑然得遺漏。既言有餘。則是民有存矣。復言靡有孑遺。乃是愁盡之言。故知謂饑病也。言死者已死。存者又饑。無有孑然不病者。非謂盡死也。蘇氏曰。天將不復使我有遺餘。孔氏曰。如此酷旱。則不欲我民使有遺餘。將欲盡殺民也。胡為不相畏哉。先祖之業。將於是摧落矣。孑舊謂孤獨貌。朱子注云。無右臂貌。則不我遺。疏云不使我民有遺留。注謂使我亦不見遺。朱子未見以文害辭以辭害志矣。仍從舊說為是。

旱既大甚。則不可沮。赫赫炎炎。如連切云我無所。大命近止。靡瞻靡顧。羣公先正。則不我助。父母先祖。胡寧忍予。

毛氏曰。沮。止也。赫赫。旱氣也。炎炎。熱氣也。○鄭氏曰。旱既不可卻止。熱氣太盛。人皆不堪。言我無所庇廕處。朱氏曰。無所。無所容也。衆民之命。近將死亾。毛氏曰。大命近止。民近死亾也。曾無所視顧而哀閔之。○毛氏曰。先正百辟卿士也。孔氏曰。月令。仲夏。乃命百官。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注云。勾龍后稷之類。○歐陽氏曰。胡寧忍予。詩人述宣王訴于父母及先祖爾。輔氏曰。上章兢兢業業。如霆如雷者。言我心極於危懼。而天怒未之息也。此章赫赫炎炎。云我無所者。言天旱方甚未已。而我身無所容也。大命近止。即上章所謂則不我遺也。靡瞻靡顧。言天不覆佑。而無所瞻仰顧望也。○安成劉氏曰。玩忍之一詞。可見望之以恩之意。



旱既大甚。滌滌山川。音滴旱魃音跋為虐。如惔音談如焚。我心憚音旦暑。憂心如熏。羣公先正。則不我聞。昊天上帝。寧俾我遯。音鈍

毛氏曰。滌滌。旱也。山無木。川無水。王氏曰。山枯川竭。如滌濯然也。魃。旱神也。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走行如風。名曰魃。所見之國大旱。赤地千里。一名旱母。惔。燎之也。熏。灼也。○鄭氏曰。憚。猶畏也。旱氣生魃。而害益甚。草木焦枯。如焚燎然。王心又畏此熱氣。如灼於火。○蘇氏曰。所以祈旱者至矣。而莫之荅。故曰苟吾之不善。不當天心。則寧使我遯去。無以我苦此庶民也。

疚病也天宗日月星辰也

旱既大甚。黽勉畏去。胡寧瘨（音顛）我以旱。憯（七感切）不知其故。祈年孔夙。方社不莫（音暮）。昊天上帝。則不我虞。敬恭明神。宜無悔怒。

蘇氏曰。始以旱故欲遯去。又以避患非人主之義。故黽勉不去。以求濟斯難。是不敢也。○鄭氏曰。瘨病也。天何病我以旱。曾不知爲政所失而致此害。（王氏曰。憯不知其故。則王之自反也至矣。）○孔氏曰。祈年。月令孟春祈穀於上帝。孟冬祈來年於天宗是也。祭四方與社即以社以方是也。○鄭氏曰。虞度也。天曾不度知我心。肅事明神如是。宜不恨怒於我。（毛氏曰。悔恨也。）我何



遯常遭此旱也。（謝氏曰。古之聖王。無一日不爲民慮稼之方納顛祈來年于天宗豫之始耕。先祈穀于上帝。春祈已願百穀之堅實。秋報又願嗣歲之豐登。所謂孔夙不莫也。○謝氏曰。黽勉句。承上遯去言。蓋云我之一身係天下之重責。無可委去。無所之。有黽勉畏懼而不敢去者。）

旱既大甚。散無友紀。鞫（居六切）哉庶正。疚哉冢宰。趣（七口切）馬師氏。膳夫左右。靡人不周。無不能止。瞻卬昊天。云如何里。

鄭氏曰。人君以羣臣爲友。散無其紀者。凶年祿餼不足也。（孔氏曰。散無綱紀者。祿餼不足。皆困於饑。不能如常相紀領。故謂之散。非分散上下也。）鞫窮也。庶正。衆官之長也。疚。病也。○朱氏曰。冢宰又衆長之長也。趣馬。掌馬之官。師氏。掌以兵守王門者。膳夫。掌食之官也。○毛氏曰。歲凶。年穀不登。則趣馬不秣。師氏弛其兵。馳道不除。祭事不縣。膳夫徹膳。左右布而不修。（孔氏曰。左右之官。布列於位。不令有所修造。）大夫不食粱。士飲酒不樂。周。救也。無不能止。言無止不能也。（朱氏曰。言諸臣無有一人不周救百姓者。無有自言不能而遂止不爲也。）○鄭氏曰。里。憂也。王愁悶於不雨。但仰天曰。當如我之憂何。（釋文。里本作𤸎。爾雅作悝。釋詁云。悝。憂也。○朱氏曰。里。與季布傳無俚之俚同。無聊賴之義。○鞫是精神分散。疚是形疚病。○唐荊川曰。左右侍王之侍御者亦可。）

瞻卬（音仰）昊天。有嘒（音慧）其星。大夫君子。昭假（音格）無贏（音盈）。大命近止。無棄爾成。何求爲我。以戾庶正。瞻卬昊天。



曷惠其寧。

毛氏曰。嘒。衆星貌。○孔氏曰。宣王以旱之故。瞻望仰視於昊天。惟見有嘒然光明之衆星。未有雨徵。○毛氏曰。假。至也。○呂氏曰。昭。明也。贏。餘也。所以事神者無餘矣。（王肅曰。大夫君子。公卿大夫也。昭其至誠於天。無敢有私。贏所以無私贏者。以民近死亡。當賑救之。以全汝之成功。）○朱氏曰。羣臣竭其精誠。而助王以昭假于天者。已無餘矣。雖今死亡將近。然不可以棄其前功。當益求其所以昭假者而修之。固非求爲我之一身而已。乃所以定衆正也。（眉山蘇氏曰。我亦何求爲哉。將以定爾庶正而已。未有民不寧而庶官定者也。）又仰天而訴

之曰。果何時而惠我以安寧乎。張氏曰不敢所言而者畏懼之甚且不敢必云爾。○何曲張氏曰。畏衆正裝帶安民說臣以安民爲心。惡勉昭格。盡人事以回天變。則民安。安民非獨君安。而諸臣亦可以釋豹疚之勞矣。爲惠其寧。有不敢絕望。又若不敢期必之意。○朱氏善曰。余讀雲漢詩。見宣王有祀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鑒之。衷恭以事神而神享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藴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治既修。外攘斯舉。中興之業。視文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之一念基之也。○章子曰。人主愛民心切。自是遇災變。側然未有如宣王之皇皇不自保者也。詩中如寧丁我躬。俾我殄天若罔之。亦必側然。至篇終不敢自必。而寧勉群臣以昭假。可謂愛恤之至矣。爲惠其寧。與文王如傷求寧之心同。有此心。何天變之不可回耶。

雲漢八章章十句

序崧高。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說崧高。宣王之舅申伯。出封于謝。尹吉甫詩以送之。傳多闕文朱氏集傳本此

崧音嵩高維嶽。岳同駿音峻極于天。維嶽降神。生甫及申。維申及甫。維周之翰。戶旦切四國于蕃。四方于宣。

毛氏曰。山大而高曰崧。嶽。四嶽也。東嶽岱。南嶽衡。西嶽華。北嶽恆。堯時姜氏爲四伯掌四嶽之祀周則有甫有申有齊有許也駿。大。極。至也。○王氏曰。甫也。申也。其先實主嶽事。故天祚其子孫。則維嶽降神。生甫及申也。○毛氏曰。翰。幹也。○鄭氏曰。申。申伯也。甫。甫侯也。皆以賢知

甫禮記以爲仲山甫非也

孔氏曰侯伯謂爲州牧也

爲周楨幹之臣。李氏曰皆爲周室之屏翰○王氏曰。蕃。言扞蔽。宣言敷播。○蘇氏曰。蔽其患難。而宣其德澤於天下。孔氏曰。經典羣書多云五嶽。此傳惟言四岳者。以堯之建官立四伯主四時四方之岳。其云五嶽者。卽此四與嵩高而五也。周語說堯使禹治水。四岳佐之。帝嘉禹德。胙四岳國。爲侯伯。此一王四伯。韋昭云。一王謂禹也。四伯謂四岳也。爲四岳伯。故稱四伯。此詩所言。維岳降神。亦總謂四岳。不偏指一山。言岳降神靈和氣以生申甫。正謂德當神意。山神祐之。使有賢子孫耳。○呂氏曰。甫申意者皆宣王時賢諸侯。有功於王室者。○輔氏曰。申侯甫侯皆四嶽之子孫也。而爲周之世臣。今申伯又以元舅之尊。而出封於謝。功業之盛。是豈無自而然哉。故吉甫作詩以送之。而推本其所以生者。以爲嶽降神而然也。黃氏佐曰。翰有支持植立之意。蕃有扞衛防閑之意。○顧氏曰。翰。言能夾輔王室。就楨幹于內說。蕃。言能保障侯國。就總領于外說。四方以民言。宣者。經營而宣王之德澤也。蓋申伯入爲卿士。出爲方伯。故有此功。此正敘封於謝之本。○自古聖賢多是山川靈氣所生。嶽降之言。非誇誕也。



亹亹亡匪切申伯。王纘祖管切之事。于邑于謝。南國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登是南邦。世執其功。

鄭氏曰。亹亹。勉也。纘。繼。式。法也。申伯亹亹然勉於德。以賢入爲卿士。佐王有功。又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於謝。南方之國皆統理。時改大其邑。使爲諸侯。故云然。○蘇氏曰。謝。周之南土也。嚴氏曰中國在兗謝城在棘陽申謝其地相近召伯。召虎也。○毛氏曰。登。成也。○

朱氏曰世執其功言使申伯後世常守其功也孔氏曰以申伯之賢當使南國法之故以式爲法又言王欲使繼其故諸侯之事往作邑于謝者蓋申伯本國近謝今命爲州牧故改邑于謝申伯當是伯爵出封于謝今改封之後或進爵爲侯定之意王以申伯不欲遠離王室使召伯先營治其居以定申伯之意故言定也○林氏曰申伯以王舅大臣爲南國屏翰蓋前此申在王畿之內宣王始分封之以扞王室楚經營北方其君多居于中合諸侯亦在焉秦漢之際南陽爲要地高祖踰宛攻武關光武起南陽以宛首事申即宛也○黃氏佐曰定以營治言登以成就言其功南邦之功也南邦以有功而建故云然世執云者常撫此邦而爲侯也○韋于曰登崇忠勤服搬之義世執者必如其忠勤匪懈而後屏翰藩宣之功不墜也執不徒守其爵位而已

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謝人以作爾庸王命召伯



徹申伯土田王命傅御遷其私人

毛氏曰庸城也○鄭氏曰庸功也召公既定申伯之居王乃親命之使爲法於南邦因是謝邑之人而爲國以起女之功勞○毛氏曰徹治也○鄭氏曰治者正其井牧定其賦稅李氏曰徹什一之法也毛氏曰御治事之官也蘇氏曰傳王治事之臣也私人家臣也疏義曰體勢不重則不足以鎮南服故因謝邑民居爲衛以之作邑也○錢氏曰厲王後徹法盡壞故使召伯正之也○作庸重建極意鄭雙起功之說殊遠

申伯之功召伯是營有俶音叔其城寢廟既成既成藐藐王錫申伯四牡蹻蹻渠略切鉤膺濯濯直角切

李氏曰申伯之功言城謝之事乃召伯所營○毛氏曰俶作也王氏曰俶始也○鄭氏曰召公作城郭及寢廟定其人神所處○毛氏曰藐藐美貌朱氏曰深貌蹻蹻壯貌鉤膺樊纓也孔氏曰鉤在馬婁頷之鉤膺者馬之膺前樊者謂之膺上有飾也按巾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爲侯伯故得車如上公濯濯光明也○孔氏曰將欲遣之故賜以此物也海虞陸氏曰謝故無城今創築之故曰有俶非未就之說城以衛民廟以奉先皆舉其功之大者

王遣申伯路車乘去聲馬我圖爾居莫如南土錫爾介圭以作爾寶往近王舅南土是保

毛氏曰乘馬四馬也○鄭氏曰王以正禮遣申伯



之國故復有車馬之賜因告之曰我謀女之所居無如南土之最善○孔氏曰又特賜女以大圭謂桓圭九寸者也○毛氏曰寶瑞也鄭氏曰圭長尺二寸謂之介非諸侯之圭故以爲寶諸侯之瑞圭自九寸而下○呂氏曰介圭雖天子所服韓奕曰以其介圭入覲于王則當是諸侯之瑞非介之爲言大也詩人特美大其圭而稱之非周官之介圭也鄭氏曰近辭也聲如彼記之子之記○毛氏曰申伯宣王之舅也○鄭氏曰保守也安也輔氏曰欲其保此南土也○黃氏佐曰分封之典圭爲重土地人民藉是以作鎮而朝覲聘問藉是以通信故曰以作爾寶○顧氏曰保南土應翰蕃宣意是欲其保南土爲王朝巨鎮非但曰保國云耳

申伯信邁王餞音賤于郿音眉申伯還南謝于誠歸

召伯徹申伯土疆。以峙(音寿)其粻。(音張)式遄(市專切)其行。

鄭氏曰。遄。行也。申伯於是而信行。(王氏曰。言信之固誠歸。以見迁之數蜀疑於行之不果故也。)餞。送行飲酒也。○毛氏曰。郿。地名。(孔氏曰。郿。於漢屬右扶風。在鎬京之西。岐周之東。申在鎬京之東南。自鎬京適申。塗不經郿。時宣王省視岐周。故餞之於郿。○曹氏曰。郿近岐周。先王之廟在岐。申伯受封。則冊命於先王之廟。故王在岐而餞於郿。)○孔氏曰。申伯乃旋反而南行。此南方謝國。申伯於是誠實歸之。言其不得顧戀也。○鄭氏曰。粻。糧。式。用。遄。速也。○孔氏曰。申伯未發之時。王豫命召伯治申伯之國。土界所至之疆境。又峙具其糧食在道所須。令皆預備委積。用是以速申伯之行。在道無所闕乏。故得疾至。(王氏曰。前日徹申伯土田。乃始疆之也。今日徹申伯土疆。則其疆定矣。)呂氏曰。是詩載封申伯。如遷其私人。以峙其粻。莫不曲盡。宣王之待元舅。其恩意周浹綜理微密。蓋如此。

申伯番番。(音波)既入于謝。徒御嘽嘽。(音丹)周邦咸喜。戎有良翰。不顯申伯。王之元舅。文武是憲。

毛氏曰。番番。勇武貌。(孔氏曰。謂在路之時。有此威武之貌也。又以美周君之貌不應言身之有勇。故云諸侯有大功。則天子賜之虎賁之士。為之武備。故道路觀之。則番番然。總言其行從之勇也。)徒御嘽嘽。徒行。御車者。嘽嘽。喜樂也。(朱氏曰。衆盛也。)○鄭氏曰。戎。猶女也。翰。幹也。○毛氏曰。不顯申伯。



孔氏曰。吹謂扇揚之也。有不如意揉之使善。是順之意。

[illegible]

顯矣申伯也。文武是憲。言有文有武也。○朱氏曰。憲。法也。○蘇氏曰。申伯既入于謝。周人皆曰。女有良翰蔽矣。文武是憲。言其文武皆足法也。(黃氏曰。佐保南土於外。而安王朝於內。故曰良翰。○顔氏曰。末句重望上見。宣王非以酬私其親意。)

申伯之德。柔惠且直。揉(汝又切)此萬邦。聞(去聲)于四國。吉甫作誦。其詩孔碩。其風肆好。以贈申伯。

鄭氏曰。揉。順也。○孔氏曰。此章總歎其美。言申伯之德。安順而且正直。以此順直之德。揉服此萬邦不順之國。使之皆順。其善聲譽聞達於四方之國。是申伯之德實大美矣。○毛氏曰。吉甫。尹吉甫也。(蜀人物志。尹吉甫。江陽人。周宣王時為卿士。)鄭氏曰。碩。大也。吉甫為此誦也。其詩之意甚美大。○王氏曰。此雅也。而謂之風。則以辭不迫切而能感動人之善心。故謂之風。○蘇氏曰。肆。極也。○毛氏曰。贈。增也。(孔疏曰。崔氏集注。贈作增。云增益申伯之美。言使申伯歌誦此詩。更使自强不息。以增德行也。鄭箋。贈者送之。今以為樂如宗。○輔氏曰。柔惠。柔德之善也。直。剛德之善也。其德剛柔相濟。文武兼資。故能治萬邦而名聞著於四方之侯國。此吉甫之詩所以不容不作也。○顧氏曰。揉者。强者治以剛。弱者撫以柔也。德業隆閒俱不乎。惟有此德。故有此治功。有此治功。故有此譽耳。此皆本其在朝為卿士時言。即首章翰蕃宣意也。孔碩。言謂其體製之弘壯。規模之廣大。有係於天下國家也。肆好者。謂其音節之妙。聲氣之和。開於者莫不鼓舞激揚也。皆本申伯生平位望德業說。○黃氏曰。以贈申伯。正見作者非諛。當者無愧矣。)

華子曰。王伯厚云。營謝戍申。其篤於母家。一也。一
美爵。一則焉、宜王親親。平王忘讎也。嗚呼。爲人君
者。忘國家長久之計。而篤外戚椒房之恩。未有不
貽後悔者。秦漢之制。列侯封君。食租衣稅而已。無
君國子民之任。而能保厥終者無多。況寵以威權
者乎。西漢呂王之逆。東京梁竇之橫。其著聞者矣。若
夫晉之賈也。唐之楊也。石晉之馮也。無亦藉口申
伯之封。而竊與國政乎。然則上欲展親奈何。才德
兼懋。則試之以職事。功業隆著而後封之。若衛霍
傅陸。庶不愧其功名矣。不然。寧增爵厚賚。無輕假
以事權。乃
優長久哉。

崧高八章章八句

序 烝民。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說 烝民。宣王命樊侯築城于齊。尹吉甫詩以送之。多傳

缺文○陳氏曰。崧高烝民二詩。皆尹吉甫臨行之詩。而序皆以爲美宣王何也。蓋人君委任得人也



天生烝民。有物有則。民之秉彝。音夷 好是懿德。好去聲 天監
有周。昭假于下。假音格 保茲天子。生仲山甫。

毛氏曰。烝。衆。則。法。彝。常。懿。美也。○鄭氏曰。秉。執也。朱氏曰。是乃民所執之常性。故其情無不好此美德者。監。視。假。至也。○毛氏
曰。仲山甫。樊侯也。孔氏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爲樊國之君也。韋昭云。食采於樊。○杜預註。樊一名陽樊。野王縣西南有陽城。今河內是。○李氏曰。天視
有周之德。昭明乎下。用保茲天子而生仲山甫。董
仲舒曰。上天佑之。爲生賢佐。蓋謂此也。○朱氏曰。
所以鍾其秀氣。而全其美德者。又非特如凡民而
已也。眞氏曰。盈天地間。莫非物也。人亦物也。事亦物也。有此物則具此理。是所謂則也。彝而言
秉者。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其秉彝然。惟
其有此。故於美德。無不好之者。仁義忠孝。所謂
美德也。人無賢愚。莫不好之。○嚴氏曰。天生衆民。
具形而有物。稟性而有則。帝則也。如有耳目
則有聰明。有父子則有慈孝。皆天理之不可[illegible]中也。
民皆秉此常性。故好有懿德。皆均稟同[illegible]
而有賢者獨鍾是氣之[illegible]。有[illegible]于國家盛衰之
數。而非偶然也。○韓氏曰。[illegible]人君莫先於生賢
佐。莫切于生賢子。[illegible]古人亦只平說下
來。而包涵至大義之味淵源[illegible]有德者之言也。宣
王之臣。有尹吉甫之學問文章。以宣揚德道。達上
之指。有仲山甫之[illegible]德功業。以輔贊彌縫宣勞內
外。則其中興也宜哉。○黃氏佐曰。有周
以周發言。天子以人言。皆指宣王也。

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令儀令色。小心翼翼。古訓是
式。威儀是力。天子是若。明命使賦。

鄭氏曰。嘉。美。令。善也。善威儀。善顏色。翼翼然恭敬。



○毛氏曰。古。故。○鄭氏曰。故訓。先王之遺典也。式。
法也。○蘇氏曰。力。勉也。○毛氏曰。若。順。賦。布也。王氏曰。天子有明命。則使仲山甫賦之。○呂氏曰。柔嘉維則。不過其則也。
過其則。斯爲弱。不得謂之柔嘉矣。令儀令色。小心
翼翼。言其表裏柔嘉也。古訓是式。威儀是力。言其
學問進修也。天子是若。明命使賦。言其發而措之
事業也。此章蓋備衆仲山甫之德。嚴氏曰。山甫令儀令色。則動容
周旋中禮矣。猶曰威儀是力。何也。蓋其威儀亦所
以檢攝而養其德也。故致禮以治躬。則莊敬。斯須
不莊不敬。而慢易之心入之矣。可不勉哉。大臣以
道事君。而曰天子是順。何也。順者臣道也。坤道也。
坤元承天。順也。六三直方。亦順也。事君盡禮。順也。
有犯無隱。亦順也。將順正救。皆出於忠愛。無往非

順也。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然則天子是若，非
面從容悅之謂也。○顧氏曰：儀色者德之符，小心
者德之基。若柔也，而儀色皆合於當然，小心不淵
於畏葸，正是維則處柔之所以爲嘉也。威儀與上
儀色與上以德之著言，此以修德氣力者方持而
約之規矩之意者，如獻念之諧言諭之契便是。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纘戎祖考，王躬是保。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四方爰發。

李氏曰：王命仲山甫曰：以汝爲百辟之長，而繼女之祖考，而保我王躬。○鄭氏曰：戎猶女也。朱氏曰：山甫蓋以冢宰兼大保，而大保抑其世官也歟。○李氏曰：觀此則山甫之祖考皆爲是官矣。○朱氏曰：出承而布之也，納行而復之也，喉舌所以出言也。○鄭氏曰：布政於畿外，天下於是莫不發應。○



呂氏曰：仲山甫之職，外則總領諸侯，內則輔養君德，入則典司政本，出則經營四方。式云者，表率儀法之謂也。保云者，保其身體，傅之德義之謂也。此章蓋備舉仲山甫之職。黃氏曰：天子之職論一相，宰相之職統百官，故一時諸侯得山甫以爲之式。○顧氏曰：王躬是保，而曰輔養君德，蓋天子之身，有德則安，無德則危，故以引以翼，使主德日益高大，乃所以保其身體，使之日益安固也。賦政二句，言王欲使四方皆發以應其政，而德澤無所雍也，蓋王期之如此。

肅肅王命，仲山甫將之。邦國若否，否音鄙仲山甫明之。既明且哲，以保其身。夙夜匪解，解音懈以事一人。

鄭氏曰：肅肅，敬也。言王之政教甚嚴敬，仲山甫則

小心翼翼則必夙夜匪解，而後可以事一人，方能保其身。不失其身，乃爲保身，豈全軀之謂哉。

能奉行之。毛氏曰：將，行也。若，順也。順否，猶臧否。王肅作不謂善惡也。夙，早。夜，莫也。一人，斥天子。呂氏曰：明亦哲也，並言之則明者甚之發，哲者明之實也。既明且哲，而後可以保身矣。保身之難也。說者謂仲山甫事宣王，則保身張全身遠害之謂，蓋泥矣。山甫在宣王之時，舉臣之任過莫先焉，而察省其身，奉事其主者，無一毫息忽，信小心翼翼矣。○朱氏曰：所謂明哲者，只是曉得天下事理，順理而行，自然災害不及其身，可以保其祿位。然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若到那舍生取義處，又不如此論。○饒氏曰：明者，大無不照之謂；哲者，微無不察之謂也。保身者，其中庸不驕不倍，凡容足與之謂乎。○黃氏佐曰：肅肅，只是付託隨於必妨之意。王命承上章說，山甫總領有道，而百辟法其賢；輔養有方，而王躬集其慶；典司有法，而王言賚以代；經營有術，而王化賴以行，是之謂將王命也。若否，言諸侯之臧否也。明，是不惑於毀譽，不奪於愛憎，知其某善某不善，而爲王所當黜陟也。○顧氏曰：明哲，是事理透徹，順理而行，自與



吉會正見持滿之有道，所以爲蠱聯也。○陸氏曰：保身者，不失身之謂也。

人亦有言：柔則茹如庶切之，剛則吐之。維仲山甫，柔亦不茹，剛亦不吐。不侮矜音鰥寡，不畏彊禦。

鄭氏曰：柔猶濡毳音脆也。剛，堅強也。○孔氏曰：人亦有常言，說人之恒性，莫不柔濡者則茹食之，堅剛者則吐出之，凡人之性莫不皆爾。維仲山甫則不然，雖柔亦不茹，雖剛亦不吐，不欺侮鰥寡孤獨之人，不畏懼彊梁禦善之人。既言其喻，又言其實以充之。茹者，收食之名。禮稱茹毛，亦其事也。呂氏曰：此言仲山甫之德剛柔不偏也。而二章首舉仲山甫之德，獨以柔嘉維則蔽之，蓋中和之德。亦曰柔惠且直

然則人德之方其可知矣○劉氏曰柔不茹剛不吐此强之克仁之勇所謂柔嘉維則者也韓詩外傳曰君子崇人之德揚人之美非道諛也正言直行指人之過非毀疵也詘柔順從剛强猛毅與物周流道德不外仲山甫之謂矣○方山薛氏曰不侮不畏皆就上言蓋扶弱制强莫非柔也○陸氏曰不茹不吐者中德在我不敵人分剛柔也大臣持衡天下其道自當如此但無此德者不能耳○華子曰大臣匡躬均闈必扶持其良剪除姦暴乃足以絕自官而均四海若畏强而侮矜則焉用彼相矣

人亦有言，德輶（音由）如毛，民鮮（上聲）克舉之。我儀圖之，維仲山甫舉之。愛莫助之。衮職有闕，維仲山甫補之。

鄭氏曰輶輕也人之言云德甚輕然而衆人寡能舉之孔氏曰表記稱仁之爲器也重其爲道也遠舉者莫能勝也行者莫能至也則德當重矣



而云輕如毛者言在人身體則不爲重也○輔氏曰德者人之固有在一身言之隨用而足故舉之甚易不啻一毛之輕只爲氣質物欲爲之遮蔽故惕然不知非如至意誠者莫能舉也我吉甫自我也愛惜也仲山甫能獨舉此德而行之惜乎莫能助之者衮職者不敢斥王也毛氏曰衮冕者君之上服王之職有闕輒能補之者仲山甫也毛氏曰善補過也朱氏曰人皆言德甚輕而易舉然人莫能舉也我於是謀度其能舉之者則惟仲山甫而已是以心誠愛之而恨其不能有以助之黃氏曰助者生於有所不足今山甫能舉衆人不能舉之德則無所不足何助之有故雖愛之而莫能助之也至於王職有闕亦維仲山甫獨能補之蓋惟大人然後能格君心之非未有不能自舉其德而能補君之闕者也○嚴氏曰此推其德足以格君也秣陵顧氏曰補之是能啓心沃心爲繼贊襄以使無過并格心之謂也○張氏曰宣王猶賢君有闕須說得穩當不可太低○袁駿原在政教萬幾上說去薄仲山甫補之能補過也君能補過衮不廢矣豈可認作君心

仲山甫出祖，四牡業業，征夫捷捷（在接切），每懷靡及。四牡彭彭，八鸞鏘鏘（七羊切）。王命仲山甫，城彼東方。

鄭氏曰祖者將行犯軷之祭也顏師古曰祖者送行之祭因享飲焉○朱氏曰業業健貌○孔氏曰捷捷者舉動敏疾之貌○王肅曰仲山甫雖有[illegible]知之德猶自謂無及○鄭氏曰彭彭行貌鏘鏘鳴聲孔氏曰馬動則鸞鳴



故言鏘鏘爲鳴聲也○毛氏曰東方齊也蓋去薄姑而遷於臨菑也後漢注姑幕故城在今莒縣東北古薄姑氏之國臨菑今青州臨菑縣○孔氏曰所以爲此行者王命仲山甫往築城之國謂使之城齊也陸氏曰每懷靡及爲城彼東方也正見山甫小心翼翼處

四牡騤騤（音逵），八鸞喈喈（音皆）。仲山甫徂齊，式遄其歸。吉甫作誦，穆如清風。仲山甫永懷，以慰其心。

毛氏曰騤騤猶彭彭也喈喈猶鏘鏘也遄疾也孔氏曰言仲山甫乘王命之四牡騤騤然壯健八鸞之聲喈喈然而鳴乘此車馬以往於齊周人欲其早歸也○朱氏曰式遄其歸不欲其久於外也○鄭氏曰穆和也朱氏曰深長也吉甫作此工歌之誦其調和人

之性情。如清風長養萬物然。○毛氏曰。清微之風化養萬物者也。○曾氏曰。賦政於外。雖仲山甫之職。然保王躬。補王闕。凡其所急。城彼東方。其心永懷。蓋有所不安者。尹吉甫深知之。作誦而告以遄歸。所以安其心也。顧氏曰。誦之所以美。亦因山甫德業而然。非自誇其所作也。永懷即上靡及之懷。以慰其心。述其德業之譽。見城齊乃所促爲。而以自慰也。許氏謙曰。烝民之詩反覆詠歎職業事功。言之大率主于德耳。八章之間。凡言仲山甫十有二。於以見惓惓尊慕之意。蓋詩人之情與作詩之體。於所愛者。則喜舉其名而道之。然則尹吉甫固可謂善言。而宣王之所以中興者。得賢才之多也。○朱氏曰。看烝民詩。左傳國語。周人說底詩多好處。也是文武周公立學校。教養得許多人。



烝民八章。章八句

序　韓奕。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鄭氏曰。梁山於韓國之山最高大。爲國之鎭。所望祀焉。故美大其貌謂之奕奕也。梁山今在馮翊夏陽西北。韓姬姓之國也。

說　韓奕。韓侯來朝。受命將歸。顯父餞之。贈以是詩。

程氏曰。崧高之詩。止於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韓奕之序。止於能錫諸侯。夫武王盛時。大邦畏其力。小邦懷其德。朝覲會同。無敢失時。征伐誅討。莫不如志。夫豈以是爲盛哉。天子之事固若是也。至於厲王而亂極矣。王室衰微。諸侯肆行。王且不有國。況能建國乎。諸侯背叛。結怨連禍。況能親諸侯乎。賞罰不行於上。則褒賞申伯爲可美。錫命不行於下。則錫命韓侯爲可嘉。天下大亂之後而能振起之。以行天子之事。是亦可道也。

奕奕亦音梁山。維禹甸奠音之。有倬其道。韓侯受命。王親命之。纘戎祖考。無廢朕命。夙夜匪解。懈音虔共恭音爾位。朕命不易。榦古旦切不庭方。以佐戎辟。

毛氏曰。奕奕。大也。○釋山云。梁山。晉望也。孫炎曰。晉國所望祭也。孔氏曰。晉爲大國。尚以爲望。明於韓地見高大也。山大者謂之鎭。故梁山爲韓國之重鎭也。毛氏曰。甸。治也。有倬其道。有倬然之道也。受命受命爲侯伯也。○鄭氏曰。周有厲王之亂。天下失職。今有倬然著明。復禹之功者。韓侯受王命爲諸侯。戎。猶女也。朕。我也。○朱氏曰。纘。繼。虔。敬。易。改。榦。正也。鄭氏曰。作楨榦。不庭方。不來庭之國。辟。君也。○孔氏曰。王親自命之云。女當紹繼光大其祖考之舊職。無



得棄我之命而不用。其在職也。當蚤起夜臥。非有懈怠。恭於女職。以助女君。此王命辭之略也。輔氏曰。夙夜匪懈。勤也。虔共爾位。敬也。勤敬若此。則能無廢朕命矣。榦不庭方。以佐戎辟。言我既信托於汝。則可力修其職業。有不來庭之諸侯。則助以幹正之也。○豐城朱氏曰。朕命不易。示之以信也。幹不庭方。以佐戎辟。又欲其敵王之愾也。○顧氏曰。幹不庭二句。自虔共爾位中。推出第一義。以致戒耳。榦訓正。不專言征伐。佐戎辟。則敵王所愾。以佐中興意。

四牡奕奕。孔修且張。韓侯入覲。以其介圭。入覲于王。王錫韓侯。淑旂綏章。簟徒點反茀錯衡。玄袞赤舄。音昔鉤膺鏤音漏鍚。音羊鞹音郭鞃音弘淺幭。音蔑鞗音條革金厄。

毛氏曰。修。長。張。大。覲。見也。孔氏曰。以其所執之大圭入行覲禮而見於王。

原缺第四十七、四十八葉

其所居韓國最樂。○毛氏曰。訏訏。大也。甫甫然大也。噳噳然衆也。貓似虎淺毛者也。○鄭氏曰。甚樂矣韓國之土也。川澤寛大。衆魚禽獸備有。言饒富也。○朱氏曰。慶。喜。令。善也。喜其有此善居也。燕安鄭氏曰韓姞則安之。○蘇氏曰。譽。樂也。輔氏曰此章言厥父能爲其女擇所居也重言其樂之韓土有川澤之訏訏北地少得川澤而獨韓之川澤訏訏然大也故道言魴鱮甫甫然之大麀鹿噳噳然之衆不惟水陸所產如此衆多而人有熊有羆有貓有虎又見其深山大澤多山猛獸也其國所產之物如此則其所居之人又當如何哉慶既令居韓姞燕譽者言既爲韓姞之有此善居則姞之安與樂也可知矣言韓侯之親迎有以當其心此則言韓姞之歸韓因有以適其意男女相稱夫婦咸和則家道正矣家齊而國治此固天子之所喜而王朝之臣所贊詠也○東



萊呂氏曰古者任選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爲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宴之盛其意蓋在於此而王室尊安人情暇樂亦矣不在其中矣齊國不刊特言法地所同之多非必國圖皆至也

溥彼韓城。燕聲平師所完。以先祖受命。因時百蠻。王錫韓侯。其追其貊。音陌奄受北國。因以其伯。實墉實壑。實畝實籍。獻其貔音毗皮。赤豹黃羆。

鄭氏曰。溥。大也。○毛氏曰。師。衆也。○王肅曰。燕。北燕國。蘇氏曰燕召公之國○曹氏曰武王子初封於韓其時召康公封於北燕其爲司空王命以燕衆城之○朱氏曰如召伯營謝山甫城齊春秋諸侯城邢城楚丘之類○水經注涿郡方城縣有韓侯城未知是否○毛氏曰。因時百蠻。長是蠻服之百國也。追貊戎狄國也。奄撫也。鄭氏曰使其後光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北面之國實墉實壑。言高其城深其壑也。文釋堅城池也○鄭氏曰。籍。稅也。韓侯今復舊治。故築治是城。濬修是壑。井牧是田畝。收歛是賦稅。使如故常。○毛氏曰。貔。猛獸也。釋獸云貔白狐郭璞曰一名執夷虎豹之屬也赤豹毛赤而文黑羆大於熊黃白文羆亦獸皮也言謝氏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爲糧。可以足食。宣王爲邊方慮。亦詳矣。東萊呂氏曰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令諸侯爲之蓋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諸侯率同常政也○南海黃氏曰此詩本爲韓侯受命歸國而作故於首尾兩舉之抑是詩也君子可交之義夫婦父子之情無不備見學者觀之亦可以興矣按諸侯之封圭雖曰傳之先君實有受之



天子夫何成康既沒此禮遂廢始言荒服不朝於穆王之時繼而覲禮大壞於夷王之際遂寢以及宣王中興諸侯畏服無敢不禀命者韓侯之朝因出於忠愛之誠亦宣王有以致之也

韓奕六章章十二句

序。江漢。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鄭氏曰召公召穆公也名虎

說。江漢。召穆公帥師征淮南之夷。史籀美之而作是詩。傳存漢平二字多缺文

江漢浮浮。武夫滔滔。吐刀切匪安匪遊。淮夷來求。既出我車。既設我旗。匪安匪舒。淮夷來鋪。普吳切

鄭氏曰。江漢之水。合而東流。浮浮然。孔氏曰浮浮實江漢之貌

爾言匪安匪遊見召公有疑於行不聽王命昔滿人之師則安而也矣

陳氏曰經營來招撫使遠懷順服撫說

氏貢。嶓冢導漾水東流爲漢。又東爲滄浪之水過三澨至於大別南入于江。是至大別之南漢與江合而東流也。地理志大別在廬江安豐縣界則水會合處在揚州之境也。則召公伐淮夷當在淮北之南。皆宣所伐淮夷應在淮水之北。當淮之南淮北皆有夷也。一陳氏曰江漢之滸王命召虎是淮南之夷也。若在淮北則江漢非所繇入之路矣。率此淮浦省此徐土皆是淮北之夷也。若在淮南則徐土非脇淮之地矣。孔氏曰滔滔武夫之貌非水之貌也。○王氏曰武夫滔滔則以其衆進也。○蘇氏曰行者皆莫敢安徐曰吾之來也維淮夷是求言用命也。○鄭氏曰車戎車也。鳥隼曰旟兵至竟（音境）而期戰地其日出車建旟又不自安舒主爲來伐討淮夷也。○朱氏曰鋪陳也陳師以伐之也。○孔氏曰言其爾將王命所以克勝也。（輔氏曰其志專其氣銳有不戰戰必勝矣）

詩經傳說彙纂　卷二十一　五十一

江漢湯湯（音商）武夫洸洸（音光）經營四方。告成于王。四方既平。王國庶定。時靡有爭。王心載寧。

毛氏曰洸洸武貌。（孔氏曰言王於江漢之滸命此將帥之夫洸洸然武壯者使之征伐）鄭氏曰召公既受命伐淮夷服之復經營四方之國使告功於王。（蘇氏曰淮夷既服王將北伐獫狁南征蠻荊至於常武江漢而夷之居淮南北悉已討定故召伯以經營四方之功告成于王也）庶幸時是也載之言則也。○孔氏曰言今四方既已平服王國之內幸安定時無有叛戾乖爭者我王之心於是則安寧矣。（輔氏曰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可定所謂柔遠能邇也時無有爭則王心載寧又見宣王之以天下爲心一有爭則王心之不安也此見宣王能以天下之心爲心而召公又能以宣王之心爲心也）○黃氏佐曰王國指京師王國以視四方以爲安危王心亂則以爲休戚故四方既平則王國庶定矣時無有爭則王心載寧矣

江漢之滸（音虎）王命召虎。式辟（音闢）四方。徹我疆土。匪疚匪棘。王國來極。于疆于理。至于南海。

鄭氏曰滸水涯也。○毛氏曰召虎召穆公也。○朱氏曰辟與闢同徹井其田也。○鄭氏曰疚病棘急極中也。○蘇氏曰王命召虎闢四方之使地而治其疆界非以病之也非以急之也使來於王國取中焉耳。召公於是疆理其地至南海而止。（李氏曰至于南海此以見復文武之境土也）

詩經傳說彙纂　卷二十一　五十二

呂氏曰淮夷在南故極其遠而言之曰至于南海。（黃氏佐曰王命召虎蓋於江漢之滸而錫之以策命也○顧氏曰成功告時召公尚在江漢之滸故書再命之○華氏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則必去其苛政平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召虎既成功于江漢之滸王因命召虎辟此地以開四方而施于徹法于疆土武事便定而即行疆理賦稅之法疑于病民且疑於急迫矣非疚也非棘也益什一天下之中正乃我周之定制欲天下皆于王國來取中焉耳召公往而疆之以正其疆界往而理之以分其土宜推而至于南海之遠○張氏曰徬之開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意非徒焉其卑來治有其荒蕪也四方侵地即近淮夷之地爲所侵者其疆界亦爲所亂故使之徹以治之）

王命召虎。來旬來宣。文武受命。召公維翰（戶旦切）。無曰予小子。召公是似。肇（音兆）敏戎公。用錫爾祉。

毛氏曰旬徧也○蘇氏曰宣布也○朱氏曰自江漢之許言之故曰來○鄭氏曰召康公名奭召虎之始祖也○朱氏曰翰幹也鄭氏曰昔文王武王受命召康公爲楨幹之臣以正天下爲虎之勤勞故述其祖之功以勸之○呂氏曰肇始也○毛氏曰敏疾公事也○鄭氏曰戎猶女也○陳氏曰汝不必言事我小子之故自當繼似汝先祖康公○呂氏曰自召康公之後其風烈寂寥無聞矣至穆公始復斂於從事以繼其烈○言爾始能敏疾而成汝功則用錫爾祉福亦如文武之報康公矣此述王命以勸之也



釐音賚圭瓚才旱切秬音巨鬯一卣音酉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

毛氏曰釐賜也卣器也羅氏曰爾雅彝卣罍器也注尊彝爲上罍爲下卣居中九命錫圭瓚秬鬯文人文德之人也○鄭氏曰秬鬯黑黍酒也謂之鬯者芬香條鬯也王賜召虎以鬯酒一尊使以祭其宗廟告其先祖孔氏曰按鬯人掌和鬱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彝而此云秬鬯一卣者當祭之時乃在彝賜時未祭故卣盛之○毛氏曰諸侯有大功德賜之名山土田附庸○鄭氏曰周岐周也宣王欲尊顯召虎故如岐周使受山川土田之賜命用其祖召康公受封之禮孔氏曰禮名山大川不以封諸侯有大功德乃錫之時實周世召特賜受命明非京師以召祖之故地在岐周也如岐周以虎祖康公事文武有功而受采地令虎嗣其業功興之舊故往岐周命之明其復祖業所以尊顯之也拜稽首者受王命策書也臣受恩無可以報謝者稱言使君壽考而已

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明明天子令聞去聲不已矢其文德洽此四國

鄭氏曰對答休美作爲也○毛氏曰考成也○陳氏曰王休王之休命也召虎受此休命以對揚於王下以告成於召公安成劉氏曰上章虎拜稽首天子萬年者述穆公受冊書而祝願其君之詞也此復言虎拜稽首天子萬壽者述穆公銘祖廟器而祝君之詞也以考古圖觀



之發此章皆是述其勤銘廟彝之詞○朱氏曰矢陳也○孔氏曰施布其文德以和洽此四方之國○朱氏曰旣又美其君之令聞而進之以不已勸其君以文德而不欲其極意於武功古人愛君之心於此可見矣華谷嚴氏曰成者毀之對康公立大勳于王室而使嗣不能繼之則康公之功業將毀矣王開虎康公之功虎謂王命如此我不敢不勉爲康公之成謂不毀墜其功也宣王方以武功與虎而虎乃以文德勉王蓋不矜已之功而約君于德意深遠矣○豐城朱氏曰上四句爲祝頌之辭下四句乃勸之語祝頌者所以答君之賜勸勉者所以進君於道夫淮夷之服王則有令聞矣然猶願其令聞之不已壽四方之平王則有武功矣然猶願其文德之洽焉若召穆公可謂愛君之至矣

嚴氏曰周與西北岐豐去江漢最遠故淮夷最難

服。從化則後予。倡亂則先動。周人經理淮夷。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伯禽就封。又同徐戎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方旋定。繼命方叔伐蠻荊。其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淮夷未平。則一方倡亂。天下皆危。故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爲宣王之終事。而繫之大雅之末也。君子曰。德威不偏用尚矣。書云。惟德動天。無遠弗屆。是故帝敷文德。七旬而苗民格。西伯修教。崇人因壘而降。則武不足恃而文不可廢審矣。古者要荒不恭。不必勤民以征討。有不享則修文。有不王則修德。德之漸摩感化。懷德而畏威。斯馭夷之長策也。宣王奮然中興。命將撻伐。豈務武哉。除民害而纘先烈。不得不爾也。召穆公遠見長慮。當功業告成。令聞方著之日。而訊君以矢文德洽四國。是豈後世功臣名將所能及乎。以此而經營四方之所以平也。以此而揚休。王心之所以寧也。



江漢六章章八句

序　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爲戒然。孔氏曰。經無常武之字。故又解云。美其有常德。以立此武功征伐之事。故名爲常武。○朱氏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爲常則不可。此所以有美而有戒也。

說　常武。宣王親征淮北之夷。既服而歸。召穆公美之。賦也。朱氏傳多本申公說

[illegible]傳夷曰赫赫然盛之迅令人曰明明言其明法

嚴氏曰上既敬既戒只不慢敕戒不齊下應見不病民皆行師之要也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音泰祖。大師皇父。音甫整我六師。以修我戎。既敬既戒。惠此南國。

毛氏曰。赫赫然盛也。明明然察也。鄭氏曰。顯者明察乎宣王之命卿士爲大將也。王命南仲於太祖。皇父爲太師。孔氏曰。王命卿士南仲者。於大祖之廟。使爲將帥。又命爲大師者皇父。使之整齊軍衆。鄭氏曰。使之整齊六軍之衆。諸侯三軍。天子六軍。治其兵甲之事。○孔氏曰。既已嚴備。當恭敬臨之。又戒懼而處之。○朱氏曰。修其戎事。以除淮夷之亂。而惠此南方之國。鄭氏曰。以惠淮浦之旁國。○董氏曰。以其恭敬所以惠之也。○輔氏曰。既敬既戒。緣事而懼也。敬承乃用兵第一義。能如是。則成功可必。而南國可惠矣。南方之國。淮南諸國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爲之



不安。故其言如此。○章子曰。出車采薇皆宣王之詩。則南仲爲宣王時大將明矣。若謂命將止當一人。則下文命程伯休父。又何說耶。蓋天子自將與命將授鉞不同。六軍之衆。須之不止一將。而南仲其元帥。皇父其監軍。休父其司馬。布陳者也。鄭康成錯認爲一人。朱考亭宗之。反以南仲爲文王時武臣。攷文王之世。何嘗有南仲好字耶。從來瞶瞶。故特爲辨之。

王謂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陳行。戶剛切戒我師旅。率彼淮浦。音普省此徐土。不留不處。三事就緒。音序

毛氏曰。尹氏掌命卿士。蘇氏曰。尹氏。吉甫也。程伯休父始命爲大司馬。孔氏曰。楚語云。重黎氏世敘天地。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當宣王時。失其官而爲司馬氏。韋昭注云。程國。伯爵。休父名也。按父音甫。是字。而昭以爲名。未能審之。大司馬職云若大師則掌其戒令。此言戒我師旅。是司馬之事。據云命之。知往前未爲此官。始命之也。○鄭

原缺第五十七葉

王奮厥武。如震如怒。進厥虎臣。闞(呼檻切)如虓(音哮)虎。鋪(普吳切)敦(音堆)淮濆(音焚)。仍執醜虜。截彼淮浦。王師之所。

鄭氏曰。王奮揚其威武。而震雷其聲。而勃怒其色。○孔氏曰。言嚴威之可懼也。○朱氏曰。進鼓而進之也。○毛氏曰。虎之自怒虓然。(埤雅曰。闞如虓虎。以言將帥之勇發於中。而發怒之也。)○朱氏曰。鋪布也。敦厚也。○王氏曰。鋪敦厚集其陣。○毛氏曰。濆涯。仍就也。○朱氏曰。截截然不可犯之貌。(釋詁云。仍因也。仍有不勞作力之意。)

王旅嘽嘽(吐丹切)。如飛如翰。如江如漢。如山之苞。如川之流。緜緜翼翼。不測不克。濯征徐國。



毛氏曰。嘽嘽然盛也。疾如飛。摯如翰。○孔氏曰。疾如飛。如鳥飛也。摯如翰。摯若擊也。翰是飛之疾者。言其擊物尤疾。苞。本也。○鄭氏曰。江漢以喻盛大也。山本以喻不可動也。川流以喻不可禦也。○李氏曰。緜緜不可得而絕。翼翼。不可得而亂。○鄭氏曰。其勢不可測度。不可攻勝。○毛氏曰。濯大也。(秣陵顧氏曰。數如字。不作喻說。乃形容之詞。兵貴神速。如飛如翰。從事敏而赴鬬疾也。兵忌寡弱。如江如漢。六師衆而羣校集也。靜欲其翕。則如山之苞。持重而不可動。動欲其鬬。則如川之流。洶湧而不可禦。其部伍聯屬。首尾相顧而不可絕。則緜緜然。其行隊整齊。左右司局而不可亂。則翼翼然。奇正互發。智者無與知其謀。則不測。戰勝攻取。勇者無與角其力。則不克。以此大征徐國。所以一戰而服也。○宣王振積衰之氣。自將大征。其無敵之勢如此。濯有先聲奪氣而蕩平意。)

王猶允塞。徐方既來。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來庭。徐方不回。王曰還歸。

毛氏曰。猶謀也。(蘇氏曰。猶道也。)○鄭氏曰。允信也。○孔氏曰。王之謀慮。信而誠實。(朱氏曰。塞實也。)○鄭氏曰。兵雖臨之。守信自實。而徐國已來告服。所謂善戰者不陳。○毛氏曰。來庭。來王庭也。○鄭氏曰。回猶違也。還歸振旅也。○朱氏曰。言王道甚大。而遠方懷之。非獨兵威然也。序所謂因以為戒者此也。○劉氏曰。武成則戒黷。故曰還歸者。止於義也。(曹氏曰。宣王待夷狄以誠信之道。不用詭詐。徐方于是服而來歸。來未必同也。至于上下內外咸服而無二心。然後謂之同。徐



方來同。則繇宣王推赤心置其腹中。故以為天子之功。○黃氏佐曰。若只兵威而服。則為師旅之功。今王道甚大。而遠人懷之。豈非天子之功乎。王道所以服其心。兵威所以奉其氣。詩人恐王以為兵戰之功。故曰繇於王道之大。而不獨以兵威。蓋欲王勉于王道。而不狃于武功也。○安成劉氏曰。王師成功而歸。因戒之以王猶允塞。亦若上篇卒章言矢其文德也。豐城朱氏曰。首章言敬戒。卒章言允塞。蓋不言敬戒。無以見軍律之嚴。不言允塞。無以見王道之大。惟其軍律之嚴。所以戰而必勝。惟其王道之大。所以不戰而自服也。始曰來。來而同。人以為天子之功。而不知宣王初未嘗以兵力服之也。終曰不回。則王道之大。信有以服其心矣。可以班師振旅而歸矣。斯時也。其即武王戢干戈而櫜弓矢。求懿德而肆時夏之時乎。曰因以為戒者。戒其武功之不可黷。而勉其文德之不可以不修也。)

常武六章章八句

序】瞻卬，凡伯刺幽王大壞也。鄭氏曰，凡伯，天子大夫也。春秋魯隱公七年冬，天王使凡伯來聘。○曹氏曰，凡伯作板詩在厲王末，至幽王大壞之詩，七十餘年矣，決非一人也。

說】瞻仰，幽王嬖褒姒，任奄人，尹伯奇憂亂，而作此詩。傳訣五字，朱氏集傳檃括此。

瞻卬音仰昊天，則不我惠。孔填與塵同不寧，降此大厲。邦靡有定，士民其瘵。側界切 蟊音牟賊蟊疾，靡有夷屆。音戒 罪罟音古不收，靡有夷瘳。音抽

毛氏曰，填，久。厲，惡。朱氏曰，厲，亂也。瘵，病也。○鄭氏曰，屆，極也。天下騷擾，邦國無有安定者，士與民皆勞病，其殘酷於民，如蟊賊之害禾稼然。○毛氏曰，罪罟，設



罪以爲罟。瘳，愈也。○王氏曰，夷，平也。○歐陽氏曰，述民呼天而仰訴之辭也。言天不惠養我，使久不安。而降此大惡，謂命此幽王爲君。故使邦靡有定，而士民病也。○蘇氏曰，國有所定，則民受其禍。無所定，則受其病。於是有小人爲之蟊賊，刑罰爲之綱罟。凡此皆民之所以病也。

人有土田，女音汝反有之。人有人民，女覆奪之。此宜無罪，女反收之。彼宜有罪，女覆說音脫之。

鄭氏曰，此言王削黜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覆，猶反也。○毛氏曰，收，拘收也。說，赦也。

哲夫成城，哲婦傾城。懿厥哲婦，爲梟古堯切爲鴟。音蚩 有長舌，維厲之階。亂匪降自天，生自婦人。匪教匪誨，時維婦寺。

毛氏曰，哲，知去聲也。○鄭氏曰，城，猶國也。○朱氏曰，傾，覆也。鄭氏曰，哲謂多謀慮也。丈夫多謀慮，則成國，婦人多謀慮，乃亂國。○歐陽氏曰，士多才智，則能興人之國。婦有才智者干外事，則傾敗人之國。王氏曰，婦人以無非無儀爲善。無所事哲，哲則足以傾城而已。○陳氏曰，懿，美也。○鄭氏曰，厥，其也。梟鴟，惡聲之鳥。喻褒姒之言無善。長舌，喻多言。○李氏曰，婦人之多言，乃爲禍亂之階。○歐陽氏曰，婦寺者，謂婦人



與寺人。其曰婦寺者，舉類而言耳。○蘇氏曰，言王不用教誨之言，維婦寺是聽也。朱氏曰，其言舉多而非有教誨之益者，是惟婦人與奄人耳，豈可近哉。○匪教匪誨二句皆從朱氏解。玩時維兩字，則蘇氏之說近之。○歐陽氏曰，女色而已。宦者之害，非一端也。女色之惑，不幸而不悟，則禍斯及矣。彼其一悟，卒而去之可也。宦者之爲禍，雖欲悔悟，勢有不得而去也。唐昭宗之事是矣。○朱氏曰，二者常相倚而爲姦，不可不誡以爲戒也。○徐氏曰，正人君子之言，足以爲我教誨。若婦寺之言，則歡對以成姦，飾巧以亂實，爲譖爲怨而已，何教誨之有。○婦人與寺人，日在王左右，賢否誠僞，何難辨之。雖有長舌，豈能亂笑語，故明主以禮御情，以明察奸，恒預剪其萌漸也。

鞫音菊人忮音志忒，譖始竟背。豈曰不極，伊胡爲慝。音特 如賈音古三倍，君子是識。婦無公事，休其蠶織。

鄭氏曰鞫窮也○毛氏曰忮害忒變也○鄭氏曰譖不信也竟猶終也胡何慝惡也婦人之長舌者多謀慮好窮屈人之[?]忮害轉化其言無常○李氏曰其始也譖是人[?]也又從而背之蓋其好惡予奪惟其口之出而已○鄭氏曰識知也賈物而有三倍之利者小人所宜知也君子反知之非其宜也今婦人休其蠶桑織紝之職而與朝廷之事其爲非宜亦猶是也朱氏曰婦寺能以其智辨窮人之言其心忮害而變詐無常既以譖妄[?]始于[?]而終或不驗于後則亦不復自謂其言之放恣無所極已而反曰是何足爲慝乎○譖始竟背近皆從朱傳細玩李氏說亦有理



天何以刺何神不富舍音捨爾介狄維予胥忌不弔不祥威儀不類人之云亡邦國殄瘁

毛氏曰刺責富福忌怨也類善殄盡瘁病也○蘇氏曰介大也弔閔也天何用責王神何用不富王哉凡以王信用婦人之故王曾不悟將有夷狄之大患舍之不忌而忌君子之正王者輔氏曰夷狄[illegible]寵任婦寺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人情不忌其所當忌而誰忌忠臣義士之正已者此所以滅亡也夫天之降不祥庶幾王懼而脩德今王遇災而不弔不愼其威儀又無善人以輔之則國之殄瘁宜矣謝氏曰君有君之威儀臣有臣之威儀今幽王自亂於威儀不類乎人君之威儀矣又曰國有賢人如一身之有元氣元氣亡則身必喪賢人亡則國必危猶如脉絶痺病危也○天何以刺二句設爲詰問欲王自思之而不必明言其故也○[?]子曰賢人爲國楨幹摧殘善人則楨幹傾矣國安得不殘賊乎言此見人主當愛惜賢人以延國祚也

天之降罔維其優矣人之云亡心之憂矣天之降罔維其幾矣人之云亡心之悲矣

毛氏曰優渥也○蘇氏曰天降禍以執有罪如罔之執禽獸也鄭氏曰天下羅網以取有罪優多於前也○鄭氏曰幾近也毛氏曰幾危也言災異譴告離人身近黃氏佐曰降罔指降亂而言也然有善人以輔之猶足以回天意今也人之云亡則邦國之殄瘁必矣君子所以憂不已也○嚴氏曰優者紛至薦臻之意幾者幾彰顯迫之意



觱音必沸音弗檻胡覽切泉維其深矣心之憂矣寧自今矣不自我先不自我後藐藐昊天無不克鞏九勇切無忝皇祖式救爾後

鄭氏曰檻泉正出涌出也李巡曰水泉從下上出曰涌泉觱沸出貌涌泉之源所繇者深喻已憂所從來久矣○毛氏曰藐藐大貌朱氏曰高遠貌鞏固也○呂氏曰克能也幽王之國勢自人觀之則不可扶持天則無不能鞏固也雖然所謂天者亦豈可外求哉○鄭氏曰式用也後謂子孫也○李氏曰幽王苟能側身修行上焉有以繼其祖宗下焉亦可以救其子孫也

朱氏曰。泉水濆湧上出。其源深矣。我心之憂。亦非適今日然也。然而禍亂之極。適當此時。惟天高遠。雖若無意於物。然其功用神明不測。雖危亂之極。亦無不能鞏固之者。苟能改過自新。而不忝其祖。則天意可回。來者猶可救。而子孫亦蒙其福矣。顧氏曰。無禍句。言亢視賢強儀。去讒遠色讒。○章子曰。苟能去讒遠色。用賢人而除蟊賊。則皇祖之靈。亦可挽回天變。何爾後之不可救。豈[illegible]已。如此而猶莫其改過。詩人始忠臣矣。

瞻卬七章。三章章十句。四章章八句。

序 召旻。凡伯刺幽王大壞也。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別小旻而已。



說 召旻。幽王邇刑人。用讒慝。諸侯搆貳。戎狄内侵。饑饉因之。國人流散。尹伯奇諫王而作是詩。傳多缺文

旻天疾威。天篤降喪。去聲 瘨音顛我饑饉。民卒流亡。我居圉音語卒荒。

鄭氏曰。疾猶急也。○朱氏曰。篤。厚。卒。盡也。孔氏曰。急者必速之詞。厚者加重之稱。鄭氏曰。瘨。病也。病國中以饑饉。令民盡流移。○毛氏曰。圉。垂也。○鄭氏曰。荒。虛也。國中至邊境。以此故盡空虛。孔氏曰。以虐政故也。○安成劉氏曰。此章刺王而首言旻天疾威。又言天篤降喪。下章又言天降罪罟者。固爲無所歸咎之辭。而首章言饑饉之災。卒章言侵削之事。餘章皆言用小人之意也。○而小人。所以致饑饉而不免于侵削也。

天降罪罟。蟊賊内訌。戶工切 昏椓音卓靡共。音恭 潰潰回遹。音聿 實靖夷我邦。

毛氏曰。訌。潰也。○蘇氏曰。小人爲蟊賊以潰其内。○毛氏曰。椓。夭椓也。○鄭氏曰。昏椓。皆奄人也。昏。其官名。椓。椓毀陰者也。孔氏曰。天官閽人注云。閽人司昏晨以啓閉者。椓毀陰者。謂犯淫罪而刑之也。書傳曰。男女不以禮交者。其刑宮。謂之奄者。天官酒人注云。奄。精氣閉藏者。謂割去其勢。精氣閉藏。故謂之奄人也。毛氏曰。潰潰。亂也。○鄭氏曰。王遠賢者而近任刑奄之人。無肯共其職事者。皆潰潰然維邪是行。○朱氏曰。靖。治。○毛氏曰。夷。平也。王氏曰。靖與俾予靖之同意。夷與亂生不夷同意。王氏曰。言所使靖



夷我邦者。非其人也。胡氏曰。犬戎之害在外。小人之害在内。故曰蟊賊内訌。蓋蟊賊之害稼。亦在内而不在外也。○顧氏曰。罪罟與前章不同。即指蟊賊昏椓之人而言。蓋小人得志。陷斯民于羅網。使無所措手足。所謂罪罟者如此。

皐音羔皐訿訿。音紫 曾不知其玷。音店 兢兢業業。孔填不寧。我位孔貶。彼檢切

毛氏曰。皐皐。頑不知道也。訿訿。窳音庾不供事也。朱氏曰。訿訿。務爲毀謗也。○鄭氏曰。玷。缺也。王氏曰。皐皐然緩而不共其職。訿訿然以苟訾爲事。乃皆不知其爲玷也。○鄭氏曰。兢兢。戒也。業業。危也。○朱氏曰。填。久也。言小人在位。所爲如此。而王不知其缺。至於戒敬恐懼甚久。而不寧者。其位乃更見

貶黜。其顛倒錯亂之甚如此。小人之所以見用者蓋其頑愚而又善于諛人以自蓋也故人君能望覺始能用人

如彼歲旱。草不潰茂。如彼棲音西苴。七如切我相去聲此邦。無不潰止。

毛氏曰。潰。遂也。鄭氏曰潰當作彙彙茂貌苴。水中浮草也。蘇氏曰枯草也鄭氏曰。天下之人。如旱歲之草。皆枯槁無潤澤如樹上之棲苴。王氏曰民蕩析離散無復生理故如彼棲草也潰。亂也。春秋傳曰。國亂曰潰。邑亂曰叛。孔氏曰此章所云如者言民如旱草草又如其枯槁之棲喻王無恩之潤也顧氏曰消以民爲木民則困亂此所以必潰也虐政所如草民如草之遇旱不遂其茂如苴之棲木而不濡其澤也此皆任用小人所致



維昔之富不如時。維今之疚不如茲。彼疏斯粺。音敗胡不自替。職兄音況斯引。

毛氏曰。往者富仁賢。今也富讒佞。○鄭氏曰。疚。今時也。茲。此也。新都楊氏曰昔時之富善人是富今茲之疚君子在疚也疏。麤也。謂糲米也。○朱氏曰。粺。則精也。○毛氏曰。替。廢。兄。茲也。引。長也。○鄭氏曰。職。主也。女小人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乃茲復主長此亂乎。責之也。米之率糲十粺九。○孔氏曰九章粟米之法粟率五十。糲米三十。粺二十七。言米漸細故數益少此明糲粗於粺故爲疏也。○朱氏曰。言昔之富。未嘗若是之疚也。而今之疚。又未有若此之甚也。彼小人之與君子。如疏與粺。其分審矣。而曷不自替以避君子乎。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illegible]氏[illegible]昔時之富不如言君子之得志也今茲之疚不如言君子之失志也君子疚則小人肆故曰彼疏斯粺斗粟而米十爲疏疏謂之糲斗粟而米九爲粺粺謂之精猶加於精疏斯粺矣是小人而知於君子不自審其分也替並之一下也彼爲肆行之小人胡不自替以避君子而使我心專怳引長而不能自已也○輔氏曰愴怳謂憂亂而無情緒之意

池之竭矣。不云自頻。泉之竭矣。不云自中。溥音普斯害矣。職兄音況斯弘。不裁音災我躬。

毛氏曰。頻。厓也。泉水從中以益者也。○鄭氏曰。頻當作濱。厓。猶外也。池水之溢。繇外灌焉。泉者。中水



生則益深。水不生則竭。○蘇氏曰。池之竭。繇外之不入。泉之竭。繇內之不出。○朱氏曰。言禍亂有所從起。而今不云然也。○鄭氏曰。溥。猶徧也。今時徧有內外之害矣。乃茲復主大此爲亂之事。是不裁王之身乎。○朱氏曰。使我心專爲此故。至於愴怳日益弘大。而憂之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乎。南海黃氏曰禍亂有所從起繇王任用小人故也小人用事至于僕僕旅以而括閒爲之辛荒其爲害誠廣也○顧氏曰今不云然是不窮乎亂本也亂本不窮則奸慝愈肆其禍滋長其害必廣弘者憂益甚不止於引長矣小人用事致亂君子必蒙其禍故曰是豈不裁及我躬也哉○職況鄭箋亦通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音闢國百里。今也日蹙音促

國百里。於音烏乎哀哉。維今之人。不尚有舊。

鄭氏曰。先王受命。謂文王武王時也。召公。召康公也。○毛氏曰。辟。開。蹙。促也。朱氏曰。日辟國百里者。言文王之化。自北而南。服從之國日以衆。受命之時。諸侯開之者率歸周者四十餘國。今幽王之時促國。蓋犬戎內侵。諸侯外叛也。○蘇氏曰。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哉。言有之而不用耳。輔氏曰。此則明言先王用得其人而興。今日用非其人而亂。任用一非。而效驗大異。因嘆今世雖亂。豈不猶有舊德可用之人乎。○定宇陳氏曰。此詩及前篇末。皆有眷眷望治之意。前詩望其改過而無忝皇祖。此詩望其改圖而擢用舊人。審如是。則否猶可泰。危猶可安也。豈至有犬戎之禍哉。

召旻七章四章章五句三章章七句



止齋陳氏曰。周南繫於周公。召南繫於召公。豈非化之盛者。有待乎二公也。至於風之終。繫以豳。雅之終。繫以召旻。豈非化之衰也。必有思于二公乎。○安成劉氏曰。此詩兄變雅之終。而以第七章又居此詩之終。慨然有懷文武召公之盛。以是亂極思治之理。亦猶下泉之終變風歟。○豐城朱氏曰。幽王無道。而宣王中興。以宣王之有志也。幽王無道而平王不復中興。以平王之無志也。噫。此雅之所以亡。而黍離所以降為國風也。

蕩之什十一篇九十二章七百六十九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韋調鼎玉鉉

周頌

鄭氏譜曰。周頌者。周室成功致太平德洽之詩。其作在周公攝政成王即位之初。頌之言形容。天子之德。光被四表。格于上下。無不覆燾。無不持載。此之謂容。於是和樂興焉。頌聲乃作。孔氏疏曰。周自文王受命。武王代紂。雖屢有豐年。未為德洽。及成王嗣位。周公攝政。修文武之德。定武王之烈。干戈既息。嘉瑞畢集。然後為太平德洽也。康誥曰。周公初基作新大邑於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是德洽及民之事也。頌



辭乃人志所為。制禮之前。已有頌矣。故周禮大師教六詩。六曰頌。史傳稱成康之間。四十餘年刑措不用。則成王終世太平。言即位之初者。以即位之初。禮樂新定。其詠父祖之功業。述時世之和樂。宏勳盛事。已盡之矣。故曰成康沒而頌聲寢。不廢雅不言周。周頌言周者。以別商魯也。○蘇氏曰。周頌皆有所施于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有徒作而有不用者也。○朱氏曰。頌者。宗廟之樂歌。大序所謂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于神明者也。頌與容。古字通用。故序以此言之。周頌三十一篇。多周公所定。而亦或有康王以後之詩。魯頌四篇。商頌五篇。因亦以類附焉。

韋子曰。先儒以容解頌。知其一。未知其二也。攷韻書云。頌者。容也。歌也。誦也。則頌聲之作。乃誦揚其君父之功德而歌之。郊廟山川祭祀燕饗之間。其用大矣。周頌昌明典麗。得誦揚登告之體。商頌古

與灝靈。恐不盡出王考甫。齊則靡然矣。何所諱何所告乎。後世磨崖勒石。盍多慙德矣。

禮記注云。駿疾也。衆奔走。言勸事也。蘇氏曰。言文王之澤久而不忘。

清廟之什

序。清廟祀文王也。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孔氏曰。禮記每云升歌清廟。然則祭宗廟之盛。歌文王之德莫重於清廟。故爲周頌首。朱氏曰。書稱王在新邑烝祭歲。文王騂牛一。武王騂牛一。實周公攝政之七年。而此其祭歌之辭也。書大傳曰。周公升歌清廟。苟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焉。樂記曰。清廟之瑟。朱弦而疏越。一倡而三歎。有遺音者矣。

於音烏穆清廟。肅雝顯相。去聲 濟濟音齊上 多士。秉文之德。對越在天。駿奔走在廟。不顯不承。無射音亦 於人斯。



毛氏曰。於歎辭也。穆美。朱氏曰。穆深遠也。肅敬。雝和。相助也。朱氏曰。顯明。相助。謂助祭之公卿諸侯也。○鄭氏曰。濟濟之衆士。朱氏曰。濟濟衆也。多士與祭執事之人也。皆執行文王之德。對配越於也。文王精神已在天矣。配順其素。如在生存。駿大也。朱氏曰。大而疾也。諸侯與衆士俱奔走而在廟中助祭。○王氏曰。秉文之德。故能對越文王在天之神。駿奔走在廟。以承清廟之事也。於是文王之德可謂顯矣。成王率諸侯多士。駿奔走在廟。可謂承矣。顯也。承也。如此。無射於人矣。鄭氏曰。清廟者。祭有清明之德者之宮也。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得而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爲之耳。○孔氏曰。賈逵左傳注云。廟然清靜。謂之清廟。鄭不然者。以書傳云。於穆清廟。周公升歌文王之功烈德澤。尊在廟中。嘗見文王者。愀然如復見文王。說清廟而言功德。則清是功德之名。非清靜之義也。○陳氏曰。肅肅雝雝。乃文王盛德光形於外者也。今助祭者有是肅雝之德。乃執事者秉文王之德。足以配文王。則越在王之容德。容貌然如在日中矣。○嚴氏曰。對越在天之靈。謂如見文王洋洋在上也。庶奔走于周公之事。謂敏于起事也。○呂氏曰。成王祭于周公及助祭之諸侯。皆濟濟多士。王廟之祭之人。凡有事者。皆相濟文也。濟濟多士。言奔走不秉之也。相待之辭者。言相文之肅雝相之肅雝有和王。穆然主祭。言公天子而其言可見矣。○輔氏曰。文王之德不可名言。見于一時。不在位之人。所以能敬且和。誠行文王之德若盛之人所在也。○黃氏注曰。顯周者有德見其之言之所云耳。多士秉德亦是。蓋謂之道秉。注曰說行有顯之意以行意。○所氏曰。對越有景師昭事。如將有見執之意。駿奔有周饒起。加將弗及。意總見聖德在人之○有德之昭明不厭日斁。人之恭敬奉持曰承矣。



清廟一章八句

序。維天之命。太平告文王也。孔氏曰。太平告文王之樂歌也。以文王受命造周。未及太平而崩。今致太平。將欲作樂制禮。故以太平告于文王。○蘇氏曰。天下太平。以爲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

說。維天之命。亦祭文王之詩。傳止存天之二字。朱傳本此。

維天之命。於音烏穆不已。於乎不顯。文王之德之純。假以溢。音益 我其收之。駿惠我文王。曾孫篤之。

程氏曰。天命卽天道也。言天之自然者曰天道。言天之賦與萬物者曰天命。天命不已。文王純於天道。亦不已。純則無二無雜。不已則無間斷先後。○

王氏曰不顯乃所以甚言其顯也。疏義曰文王之德難於形容故舉天道以聖之。天道本無聲無雜故但言其不已則純自見人心有純有不純惟文王之德純乎天理故稱純則自然不已也。○毛氏曰。假嘉。朱氏曰何之爲假聲之轉也。鄭氏曰。溢盈溢之言也。朱氏曰溢盈而被于物也收受也言文王之德大而被及于我我既受之。○朱氏曰。收受駿大惠順也。○鄭氏曰。曾猶重也。自孫之子而下。事先祖皆稱曾孫。○蘇氏曰。惟爾子孫世益厚之。○朱氏曰。言文王之神將何以恤我乎。有則我當受之。左傳作云何以恤我我其收之以大順文王之道。後王又當篤厚之而不怠也。孔氏曰箋依中庸言純亦不已謂德之純美而行之不止息也文王既有不倦已與天同功是其道有饒衍至於滿溢故



言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是大順我文王之意也。○呂氏曰曾孫篤之。毛氏謂能厚行之于文義未有害也。然詩人之意本勉後人篤厚之而不爲所謂行者。因亦在其中矣。但曰曾孫篤之則意味深長。衍一字意味即短。○輔氏曰上四句言文王之德與天爲一也。後爲句言已與後王當法文王之不已之德也。何以恤我不敢自必之辭也。我其收之幸之之辭也。駿惠我文王自期之辭也。曾孫篤之又望于後人之辭也。○陳氏曰此詩言文王純一之德上配天道之無窮下被及子孫于無窮子孫當順惠之而不逆篤之而不忘也。○見湖翟氏曰。假即不已者之深遠也。顯是即不雜者之顯著也。○嚴氏曰篤者我既大順之。後王又大順之。便見厚矣。其中亦有變通擴大之處。第歸一道。不失爲順爲厚耳。○若不能變通擴大。惡在其大順篤厚耶。

維天之命一章八句

序 維清奏象舞也。孔氏曰奏象舞之樂歌也謂文王時有擊刺之法武王作樂象而爲舞號其樂曰象舞。襄二十九年。魯爲季札舞之。彼傳云見舞象箾南籥者。服虔曰象文王之樂舞象也。箾舞曲名。以其象事爲舞。故此文稱象舞也。象舞之樂象文王之事。大武之樂象武王之事。二者俱爲象。其實大武之樂亦爲象也。○劉氏曰將舞象則先歌維清。是以序曰奏象舞。將舞武則先歌武。是以武之序曰奏大武。內則十三學舞勺。大舞也。十五學舞象。象則象箾也。○橫渠張氏曰武王初有天下。象文王武功之舞。歌維清以奏之。成童以學之。

說 維清亦祭文王于明堂而奏象舞之詩。傳多缺文

維清緝熙文王之典。肇禋。音因 迄音乞 用有成。維周之禎。

鄭氏曰。緝熙光明也。王氏曰積而緝之光明而熙之也○毛氏曰。典法也。孔氏曰維清靜光明而然由之政教乃孫文王之法故也。○朱氏曰。此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毛氏曰。肇始。禋祀也。張氏曰始大祀文王也。迄至。禎祥也。蘇氏曰迄于周公遂以有成。呂氏曰。周公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所謂肇禋。以文王配帝始於此也。嚴氏曰清則靜而不雜緝則久而不已熙則廣大而光明而以典言之者謂其德寓於法也。文王有典以貽後人故自始祀至其後而有成焉。是文王之典爲周之禎而非也。禎者吉之先見也。○輔氏曰不以符瑞爲祥而以典法爲禎。蓋有是典法然後有是盛故此其爲祥也大矣。○顧氏曰典就紀綱法度言要本於精神心術有成。若功成也。禎是太平有象根有成求。○華谷曰清明而緝熙者文王之典也此即文王之德之純。意朱氏傳加所當三字意在此句之下。若加于首則不見文典之善矣。



維清一章五句

序 烈文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蘇氏曰武王崩成王逾年即位而稱王未

孔八曰子保作之謂諸序傳傳此也

謂即政是以周公當國而治事非攝其位益行事也其後七年退而復辟則成王於是即政故此詩之序曰即政即政非即位也

說烈文成王祭宗廟而獻助祭諸侯之樂歌。

烈文辟公錫茲祉福惠我無疆子孫保之無封靡于爾邦維王其崇之念茲戎功繼序其皇之無競維人四方其訓之不顯維德百辟其刑之於音烏乎音呼前王不忘

毛氏曰烈光也○歐陽氏曰成王祭於廟乃呼助祭之諸侯曰烈文辟公鄭氏曰爲國君故稱辟舉五等之爵故稱公文武錫茲祉福孔氏曰文王遺此周國與子孫諸侯乃是文王之所錫其實武王封爵賚亦是武王錫之矣惠我君臣以無疆之休子孫其永保之○詳諸侯助祭何繇便使天子獲福且錫者上予下之辭諸侯安能錫天子之祉福朱氏不察以首四句歸功于前公失詩旨矣仍從毛傳爲要歐陽公衍之更暢故錄以正其誤王氏曰無封以專利無靡以傷財則王之所崇也朱氏曰或曰封專利以自封殖也靡汰侈也崇尊尚也毛氏曰戎大也○鄭氏曰皇君也朱氏曰皇大也○歐陽氏曰念此大功世繼其序而增大之蘇氏曰念其先祖之功則繼其序者益大矣朱氏曰又言莫強于人莫顯于德黃氏曰四方訓正見人之強蓋成力之強強于一人人之強也四方訓斷莫強于一人可見矣百辟刑正見德之顯蓋百位之顯顯于一身德之顯也百辟其刑則莫顯于德可見矣此具之德○先王之德所以人不能忘者用此道



也此戒飭而勸勉之也○鄭氏曰於乎先王文王武王其於此道人稱頌之不忘黃氏佐曰舉先王以爲諡者蓋爲今日廟中祭先王而作也不忘言天下後世之人仰慕愛戴之不忘也戒防勸勉只在愛人以德中寓疏義云辭能以先王爲法則人亦不忘之矣○新命揚氏慎曰錫福毛萇以爲文王錫之鄭玄以爲天錫之朱傳以爲諸侯錫成王以祉福此三說不同要之毛鄭於事情近之不失天子戒諸侯之體若朱傳之說首足倒置矣洪範入予飲福以錫氏未聞諸侯反錫天子以福也○韋子曰錫福因句予知朱傳之誤故錄歐陽公說而注云錫者上予下之詞毖閔升蒙之論頁暢予意卽以詩辭附從如錫爾介圭王錫韓侯用錫爾祉錫山土田皆天子錫予諸侯之詞惡有諸侯反錫天子乎經文本芳設朱子綵辭者不獨此也

烈文一章十三句



序天作祀先王先公也

說天作周祭岐山配以大王文王之詩傳多闕文○此詩孔氏以爲時祭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一人而已朱氏以爲祭太王詩不及文王皆不如魯說祭岐山而配以太王文王之爲當也

天作高山大音泰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徂矣岐有夷之行子孫保之韓詩彼徂者岐後漢書作彼岨者岐

鄭氏曰高山謂岐山也○毛氏曰作生荒大也橫渠張氏曰闢而大之也○朱氏曰荒治胡氏曰荒奄也太王遷居奄有之不如闢而大之爲優○鄭氏曰天生此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太王自豳遷焉則能大之居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歐陽氏曰作起也彼太王也太王起于此文王

安之○朱氏曰康安也○鄭氏曰徂往行道也○毛氏曰夷易也薛氏傳曰彼百姓歸文王者皆曰岐有易道可往歸矣易道易行故岐道險阻而人不難○蘇氏曰大王遷於岐山始荒而有之亦既作之矣文王從而安之岐周之人世載其夷易之道子孫保之不替也嚴氏曰作者造立之言也遷岐非得已而周以興詩人以爲是非人所能爲故言此岐山天寔爲之也○輔氏曰高山大川皆天造地設也太王治荒之而亦曰彼作矣者推太王與天同功也太王所以經理其始詳安其後者既已甚艱勤矣子孫固宜世世保守之而不失也○黃氏佐曰康之謂纘持業固難不可專就安民言然孟子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仕者世祿云云推而化及於昆夷德彼被于諸侯正以安此岐山於不拔也○陸氏自彼徂二句要入太王上承天命下啓文謨意○自夷之行若近遠路平易有何意朱當依薛氏章句



謂岐有平易之道可以歸往如父母孔邇之意見子孫不可不修德行政以保之也

韋千曰此祭岐山之詩岐山爲興王之地天作以授我周惟太王承天意以開創于前文王修德敷政以奠安于後於是岐乃有平易之道爲萬民之所歸往此山故爲我周之鎮而子若孫所當世世保之者也保之奈何亦如太王之遷岐文王之治岐安民而已

天作一章七句

說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于明堂之詩傳文缺華陽范氏鎮曰此即[illegible]所謂康王之時頌聲作於下而詞亦謂成康沒而頌聲寢言自成康之後不

朱氏曰成者非必遂之於始承之於下之謂也

彼有見於頌也○賈誼新書引叔向曰二后文王武王文王有大德而功未就武王有大功而成及成王承嗣仁而臨民故稱昊天焉不敢怠安丕與夜寐以繼文王之業○周語曰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成王不敢康敬百姓也夙夜恭也基始也宥寬也密寧也○新安朱氏曰此詩詳攷經文而以國語證之其爲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詩無疑而毛鄭舊說定以頌爲成王之時周公所作故凡頌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皆曲爲之說不成文理獨歐陽公著時世論以斥之其辨明矣故特上據國語旁采歐陽以定其說庶幾不失此詩之本旨耳

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又音密於音烏緝熙單音亶厥心肆其靖之

毛氏曰二后文武也○賈誼曰成王者武王之子文王之孫也成王承嗣不敢怠安蚤興夜寐○毛



氏曰基始宥寬也○朱氏曰宥宏深也密靜密也○毛氏曰緝明熙光肆故靖和也蘇氏曰單厥心單盡之盡其心故能定之也○朱氏曰言天祚周以天下既有定命而文武受之矣成王繼之又能不敢康寧而其夙夜積德以承藉天命者又宏深而靜密是能繼續光明文武之業而盡其心故今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也黃氏曰文武受天命與王業者如此則成王所以基而承之繼而廣之者亦惟盡此心而已○豐城朱氏曰不敢康以心言宥密以德言以不敢康寧之心成宏深靜密之德以宏深靜密之德成緝熙光明之業則所以承上天之命者在是所以繼先王之業者在是而皆不外乎此心故又以單厥心終焉今日所以能安靜天下而保其所受之命者是又成王之賜也○贊

氏佐日夙夜有勤日不足之意夙夜基命以用功
言宥密就德之成言盡其心只帶能繼其業言必
能繼其業而後其心乃盡也○張氏曰成命猶言
定命一定無改移其二后受之本以德受命謂不
敢康恐失墜此命也○輔氏曰宥密工夫在夙夜
基命內緝熙是繼緒先業無替墜而增光前烈意
單心是繼述祖父之心研竭而無遺留此乃本上
修德保命而嘆美其能守業而盡心也故今即就
成王時言靖字見無異文武之成和永清也○華
子曰不敢康戒謹就業之意天行乾惕亦不敢康
之義所其無逸正不敢康之心成王所以基命而
光業者常存此不敢康之心常存此心乃足承藉
天命猶恐焉成命且動移矣爲能
安靖王於今哉故曰與天合德

昊天有成命一章七句

序我將祀文王於明堂也孔氏曰祀文王於明堂之樂歌也謂祭五帝於明堂
以文王配而祀之即孝經所謂宗祀文王於明堂
以配上帝是也文王之配明堂其祀非一此謂大
饗五帝於
明堂也



說我將季秋禘上帝于明堂而配以文王之樂歌。
程氏曰萬物本乎天人本乎祖故冬至祭天而以
祖配之以冬至氣之始也萬物成形於帝而人成
形於父故季秋饗帝而以父配之以季秋成物之
時也○陳氏曰古者祭天於圜丘掃地而行事器
用陶匏牲用犢其禮極簡聖人之意以爲未足以
盡其意之委曲故於季秋之月有大享之禮焉天
即帝也郊而曰天所以尊之也故以后稷配焉后
稷遠矣配稷于郊亦以尊稷也明堂而曰帝所以
親之也故以文王配焉文王親也配文王於明堂
亦以親文王也尊尊而親親周道備矣然則郊者
古禮而明堂者周制
也周公以義起之也

我將我享維羊維牛維天其右之儀式刑文王之典日[illegible]方伊嘏古雅切文王既右饗之我其夙夜畏天

孔氏曰我饗誠以尊神日右神饗顧我亦曰右

之威于時保之
鄭氏曰將猶奉也○毛氏曰享獻也○鄭氏曰神
饗其德而右助之○蘇氏曰奉其牛羊而獻之曰
天其尚右我而饗此乎蓋不敢必也朱氏曰右尊也神坐東向在饌之右所以尊之○毛氏曰刑法典常也○鄭氏曰靖治
也受福曰嘏儀則式象法行文王之常道以日
施政于天下○劉氏曰詩復言之以見取法之甚也陳氏曰法文王之典以安四方
維受福於文王文王既右而饗之孔氏曰既佑助而歆享之時
是也○李氏曰雖曰享吾之祭亦豈可自滿哉故
當夙與夜寐亹亹怵惕畏天之威○朱氏曰我其



敢不夙夜畏天之威以保天與文王所以降鑒之
意乎○呂氏曰明堂祀上帝而文王配焉故此詩
必先言祀天而次言祀文王我將四句言祀天也
儀式刑文王之典四句言祀文王也於天維庶其
饗之不敢加一辭焉於文王則言儀式其典日靖
四方天不待贊法文王所以法天也卒章惟言畏
天之威而不及文王者統于尊也畏天所以畏文
王也天與文王一也豐城朱氏曰文王之典安靖天下之典也我惟于文王之典儀式刑焉以之日安靖乎四方則所以感格之者有其素矣今將是牛羊則此錫福之文王豈不降而右享我乎其前辭之疑後辭之決所以疑者尊之而不敢必也所以決者親之而可必也○

夏。一名樊謁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即周禮九夏之二也。呂叔玉云，肆夏，時邁也。樊遏，執競也。渠，思文也。○安成劉氏曰，時邁思文，皆周公所作，而周禮九夏亦作於周公，固可以時邁為肆夏，思文為納夏矣。至于執競，則昭王以後之詩，而以為韶夏，左傳國語注，恐難盡信。

序執競，祀武王也。華陽范氏鎮曰，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善繼也。

說執競，昭王禘康王于明堂之詩。傳存執競二字，缺六字。

執競武王，無競維烈。不顯成康，上帝是皇。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斤去發 鐘鼓喤喤，磬筦音管 將將。七羊切 降福穰穰，如羊切 降福簡簡，威儀反反。既醉既飽，福祿來反。

鄭氏曰，競，強也。○毛氏曰，無競，競也。烈，業也。李氏曰，易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強不息。人君亦自強，然後可以成功。顯，光也。皇，美也。李氏曰，惟能如此，故上帝美之，所以集大命而有天下也。斤斤，明察也。喤喤，和也。將將，集也。穰穰，衆也。簡簡，大也。反反，言重慎也。毛訓□莚 反，復也。李氏曰，既醉既飽，祭終而飲福耳。上言祭時樂備而和，故神降之福，此言祭終而飲，威儀備具，此福祿所以反覆日至而大又至矣。南海黃氏曰，執競自其于日以義勝欲，以敬勝怠，通不泯，遠不怠，說心者功之本，有是心則有是功。下二句，有是德則有是命，不斷以成康之本色之德。言人皆曰守成之主，德未必顯，繼體之君，命非出於天，故詩人特言成康者不顯之德，亦上帝之所君也。自彼成康，奄有四方之大，此不斷之德，無遠不屆，發于政教，煥乎文章，斤斤照臨於四方而無不察也。此獨言成康，不及武王者，以武王功烈最著，不用贊言，成康顯德，則不察不言也。○嚴氏曰，鐘鼓音大，易屬，故貴和，磬筦音清，難合，故貴集。要人上功德講。○張氏曰，執競，德也，而須無競之功。



陳常繇非后稷非民待遂生而從教化可常也

上帝是皇，功也。而頌不顯之德，蓋創業不言功，則子孫不知創業之難。守成不歸德，則子孫不知保守之難，故各舉其重而言也。朱氏善曰，祭三王無其例，然武王有世室，則必有專祭矣。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歟。○此詩序以為祀武王，說云昭王禘康王于明堂。據詩有武王成康字，必昭王之時，以成康配享武王之樂章也。周禮注云，樊遏，執競也。劉公瑾已辨之矣。

執競一章十四句

序思文，后稷配天也。

說思文，郊祀后稷以配天之樂歌。傳止存思文二字，餘缺文。

思文后稷，克配彼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貽音怡 我來牟，帝命率育。無此疆爾界，陳常于時夏。



孔氏曰，先祖之有文德者，后稷也。朱氏曰，思，語辭。文，言有文德也。○鄭氏曰，克，能也。立，當作粒。烝，衆也。周公思先祖有文德者后稷之功，能配天。昔堯遭洪水，黎民阻饑，后稷播殖百穀，烝民乃粒，天下之人無不於女時得其中者。○毛氏曰，極，中也。孔氏曰，衆民無不於爾得其中正。言民賴后稷，復其常性。○鄭氏曰，貽，遺也。○毛氏曰，牟，麥。率，用也。爾雅曰，來，小麥。牟，大麥也。朱氏曰，率，徧也。○鄭氏曰，育，養也。○朱氏曰，是以無有遠近彼此之殊，而得以陳其君臣父子之常道於中國也。輔氏曰，天地能生之而不能養之，苟不得其養，則亦弗克遂其生矣。惟后稷能以粒食養人，故其德足以配天。○嚴氏曰，后稷人臣，而則亦維以配天，竝於進

崇之過。此詩言德莫大於文后稷實有文德。能配於天。非虛尊之也。蓋民心莫不有是中。而阻飢則失其常心。自后稷播時百穀。存立衆民之命。而後各復其受中之性。是民之中皆后稷之中也。遺我來牟二麥之種。此乃天命后稷徧養斯民。無此疆界之别。遂使人倫常道。得陳于中國也。天能予民以中。后稷能全民之中。天以徧覆爲德。后稷則達天之德。推后稷以配天。信無以尚矣。○觀左傳叔中云。民生厚而德正。引詩立我烝民莫匪爾極。則極訓中亦是。朱氏訓作至。民淺矣。○張氏曰思文足贊詞。要得裁成輔相開物成務之意。此正經天緯地之文也。配天言其德及民物。與天無二。

思文一章八句周禮注呂氏云求思文也

清廟之什十篇十章九十五句

臣工之什

序。臣工。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嚴鄭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之際。故於農事常有先天下之政。諸侯助成王祭。其歸而戒之以農事者。由此故也。先王巡四岳。較諸侯之善惡。其變始于土地。辟田野治。其罰始于土地荒蕪。田野不治。夫惟戒諸侯之事。莫急於新畬之勤。制諸侯之賞罰。莫先於田野土地之政。則夫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說。臣工。祭先農之詩。

嗟嗟臣工。敬爾在公。王釐音釐爾成。來咨來茹音茹。嗟嗟保介。維莫音暮之春。亦又何求。如何新畬音余。於音烏皇來牟。將受厥明。明昭上帝。迄音乞用康年。命我衆人。庤音峙乃錢音翦鎛音博。奄觀銍音窒艾音刈。

毛氏曰。嗟嗟。勑之也。工。官也。○朱氏曰。公。公家也。○鄭氏曰。咨。謀。茹。度也。○蘇氏曰。諸侯朝正於王因助於廟。祭終而遺之。遂戒其羣臣百工曰。戒爾公事。王既賜爾成法。蓋賜也有所不知。則來咨度以定之。○呂覽注云。保介。副也。鄭氏曰。保介。車右也。月令孟春天子親載耒耜。措之于參保介之御閒。注云。勇力之士。衣甲執兵。朱氏以爲農官之副。稍不同。○朱氏曰。暮春。在夏正爲建辰之月。時春已向暮。農事不可緩也。○孔氏曰。汝歸當何求於民。惟求其勤力於農耳。○毛氏曰。田二歲曰新。三歲曰畬。○鄭氏曰。急其教農趨時也。李氏曰。既予其國。衆何求哉。惟問其新畬之如何。觀其土地或闢。或荒也。○朱氏曰。於皇歎美之詞。李氏曰。於乎美哉。來牟。



麥也。趙岐孟子注云。麰。大麥也。明。上帝之明賜也。言麥將熟也。○呂氏曰。明昭上帝。迄用康年。言明昭上帝。監我有周。而常賜之豐年也。○鄭氏曰。迄。至也。○毛氏曰。康。樂也。庤。具。錢。銚。說文曰。銚。古田器。鎛。鎒。李巡曰。鋤也。銍。穫也。孔氏曰。說文云。銍。穫禾短鎌也。管子云。一農之事。必有一銚一耨一鎌。然後成農。是三者皆農器。朱氏曰。衆人。甸徒也。艾。穫也。○王氏曰。戒使命衆人。各庤乃錢鎛。以治田。奄忽之間。則觀銍艾矣。輔氏曰。周人以農事開國。故成王周公。特作詩以戒飭之。以重其事也。蓋周家當時耕事皆有成法。布在天下。況於后稷教民稼穡之事乎。○成法。如鄉遂用貢法。而十夫有溝。都鄙用助法。而八家同井之類。咨茹謂意出於天子。來咨來度。務使不悖於法。可行於久。不可視爲文具也。○嚴氏曰。

新墾之田。用力尤難。故首問之。○顧氏曰。求保介即是戒農官。維莫句最重。下許多反覆。皆欲其不失時耳。如何是問詞。維莫以下。總是審天時以盡人事。不必剖說。迄用康年。見麥熟而稻即繼之。時易如此。不可不及時以治新畬也。皆戒詞非歎動意。

臣工一章十五句

序 噫嘻。春夏祈穀于上帝也。鄭氏曰。月令。孟春祈穀于上帝。夏則龍見而雩。是與。○孔氏曰。周公成王之時。春郊夏雩。以禱求膏雨而成其穀實。詩人述其事而作此歌焉。經陳播種耕田之事。是重穀爲之祈禱而作此。使勸農業。故作者因禱祭而述其農事。○朱氏曰。此詩農衆。成王之誥。則成王以後之詩也。○輔氏曰。臣工是成王戒農官之辭。噫嘻是康王戒農官之辭。

說 噫嘻。康王孟春祈穀于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說此。則輔氏之說不爲無據。誠康王戒農官之詩。



噫嘻音僖成王。既昭假音格爾。率時農夫。播厥百穀。駿音峻發爾私。終三十里。亦服爾耕。十千維耦。

王氏曰。噫嘻。歎辭。○朱氏曰。昭。明。○鄭氏曰。假。至也。播。猶種也。使民耕田而種百穀也。駿。疾也。發。伐也。○朱氏曰。駿。大。發。耕也。亦大服事也。使民大耕發其私田。○毛氏曰。私。民田也。萬耦同時衆也。○孔氏曰。終。竟也。使之竟三十里者。王者之立田官。每三十里分爲一部。農夫自勑終已境界。故言三十里也。鄭氏曰。周禮曰。凡治野。夫間有遂。遂上有徑。十夫有溝。百夫有洫。千夫有澮。萬夫有川。此萬夫之地。方三十三里。言三十里。舉其成數。鄭氏曰。一川之間萬夫。故有萬耦。○朱氏曰。耦。二人並耕也。輔氏曰。既昭假爾。言昔時成王晉進而農官而戒命之矣。三爾字。皆指農官言。其職既以萬夫爲界。則萬夫之發私田。服耕事。皆農官之已事也。○孔氏曰。駿發私者。上意欲富其民。而讓于下。使之大發私田。令民知君於己之專。則感而樂業故也。大田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是民意之先公也。此云駿發爾私。言不及公主。意之讓下也。○黃氏佐曰。率時農夫。重一率字。播百穀以下。皆是率農夫之事。重竭力務農意。○周禮。里宰以歲時合耦于鋤。以治稼穡。即十千維耦也。司稼掌巡邦野之稼。而辨穜稑之種。云云。即昭假爾也。○陸氏曰。大約使官治農。而王者治官。所以衆里。遂可知川。衆川可知天下。

韋子曰。王之大事在民。民之大事在農。不可不亟務而預圖也。管子云。倉廩實而知禮節。衣食足而知榮辱。未有民不務耕者而可以爲治者。是以古之聖王。祗祓監農。耕耤其後。稷省功。太史監之。司徒省民。太師監之。不敢泄泄也。其戒農日。震雷出滯。土不備墾。辟在司寇。故民莫不震動。恪恭于農



日服其耕。不懈於侯。嘗其時載穫。濟濟倉庾充實。即有水旱之災。不至易于骸骨漂離而塡溝壑矣。不特此也。凡作姦而犯亂者。皆游手事末之人。若盡驅而歸農。則勞其筋骨。而靡騁心。安其田里。而無異志。周家享國所以長久者。知重農也。請臣工噫嘻之章。益見王者勸戒之嚴。勤勤皇皇。恐失時焉。後世王食者不耕。五穀視爲土。勸農爲瑣事。勤惰不稽。功罪不覈。遊手逐末者多。於南畝之夫。故失時不而民且狼顧。再歲不入。四方騷然矣。不幸而兵旱並臻。天下大亂。然後謀權議屯。豈有及乎。古人云。三時務農。一時講武。治民之長策也。人主胡不亟務而預圖之哉。

噫嘻一章八句

序 振鷺。二王之後來助祭也。鄭氏曰。二王。夏殷也。其後。杞也。宋也。

說 振鷺。先代之後助祭于周。而勞之之歌。傳多缺文。

孔氏曰。天子之祭。諸侯皆助。獨美二王之後來助祭者。以先代之後。一旦事人。自非聖德服之。則彼

情未適。今二王之後助祭得宜。是其敬服時王。故能盡禮。客主之美。光益王室。所以特歌頌之。

振鷺音路于飛。于彼西雝。我客戾止。亦有斯容。在彼無惡。在此無斁。音亦庶幾夙夜。以永終譽。

毛氏曰。興也。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雝。澤也。王氏曰。西雝。蓋辟雝也。辟雝有水。鷺所集也。辟雝在西郊。故曰西雝。○蘇氏章句曰。西雝。文王之雍也。客。二王之後。○鄭氏曰。白鳥集于西雝之澤。言所集得其處也。喻杞宋之君有潔白之德。來助祭于周之廟。其至止亦有此容。言威儀之善如鷺然。在彼。謂居其國。無怨惡之者。在此。謂其來朝。人皆愛敬之。無厭之者。永。長也。譽。聲美也。○蘇氏曰。然猶庶



幾其能夙夜以永終譽。此愛之至也。黃氏佐曰。夙夜。不可分開。有相為循環的意。譽。泛就其平日說。彼此字。正應夙夜字。蓋德之感於人者有廣狹之殊。則譽之加於己有久暫之異。既無往而不得乎人心。庶幾能無斁而不保善譽矣。○此詩乃燕勞先代之臣之辭。申公說是也。振鷺一句。本是興體。朱注以為賦。則差矣。

振鷺一章八句

序 豐年。秋冬報也。

說 豐年。秋冬報賽之樂歌。蓋祀田祖先農方社之屬。陳氏曰。豈嘗祈之於春。豐年報之於秋冬。祈曰上帝。而報不言者。省文也。○鄒氏曰。秋祭四方。冬祭八蜡。天地百神。無所不報。而同歌是詩。故不言其所祭耳。

豐年多黍多稌。杜音亦有高廩。力錦切萬億及秭。咨履切為酒為醴。禮音烝畀必音祖妣。七音以洽百禮。降福孔皆。

毛氏曰。豐。大。鄭氏曰。豐年。大有年也。稌。稻也。王氏曰。豐年者。天之功也。秫高燥而寒者黍。利下濕而暑者稌。多黍多稌。無所不熟也。廩。所以藏齍盛之穗也。孔氏曰。經言高廩。則廩之高大。於藏穗為宜。言藏穗。則廩惟藏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是廩為倉之總。可以兼容米粟也。數萬至萬曰億。數億至億曰秭。○鄭氏曰。烝。進。畀。予也。○毛氏曰。皆。徧也。豐城朱氏曰。此詩集傳。神字。指田祖先農方社而言。蓋言收入之多。而得以供祭祀備百禮者。皆豐年之所致。而田祖先農方社之所賜也。故報賽之祭。以降福孔皆歸功于其神焉。○李氏曰。我所以為此酒醴者。與進祖妣。以和洽百禮。降福無所不徧者。上帝之力也。

豐年一章七句



序 有瞽。始作樂而合乎祖也。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孔氏曰。周公攝政六年。制禮作樂。一代之樂功成。而合諸樂器於太祖之廟奏之。告神詩人述其事而為此歌焉。○傳存瞽合二字。餘缺文。申公說同序文。

有瞽有瞽。在周之庭。設業設虡。音巨崇牙樹羽。應田縣鼓。音玄鞉音桃磬柷。尺叔切圉。音語既備乃奏。簫管備舉。喤喤厥聲。肅雝和鳴。先祖是聽。我客戾止。永觀厥成。

毛氏曰。瞽。樂官也。鄭氏曰。瞽。矇也。以為樂官者。目無所見。於音聲審也。業。大版也。所以飾栒為縣也。捷業如鋸齒。或曰畫之。植者為虡。衡者為栒。孔氏曰。懸之橫者為栒。其上加之以大版。以飾此栒而為懸設也。其形刻之。使捷業然如鋸齒。或謂之業。栒非[illegible]其懸鍾磬之木。植者名虡。虡者用木。則

之地。取其所産之物而薦之者，以示不忘本之意。○張氏曰，多魚致享，要得薦其時物，以達孝敬之忱意。○景福須闕說。

潛一章六句

序 雝，禘大（音泰）祖也。鄭氏曰，禘，大祭也。大於四時而小於祫。大祖謂文王。○孔氏曰，祭法禘嚳而郊稷。爾雅云，繹，又祭。繹是宗廟之祭，故知禘亦宗廟之禘也。大祭五年者爲一，則合聚祭之。一則各就其廟，故以合祭爲祫，就廟爲禘。禘尚大祭。祫大可知。禮緯言三年一祫，五年一禘者，聖人門事見決，以天道三年一閏，五年再閏，故制禮象之。大祖謂文王者，以經云假哉皇考，又言文武維后，明非后稷。若是后稷，身非天子，不得言維后也。大祖謂祖之大者。文王雖不得爲始祖，可以爲大祖也。此祭文王，於禮當諱，而經云克昌厥後，詩書不諱，故無嫌耳。烝民云，四方爰發，亦此類也。

說 雝，成王祀文武之詩。



此詩序云，禘大祖，朱子疑之，以爲武王祭文王之詩，似矣。更有疑焉。既云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又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何其複而無次耶。申公說云，成王祀文武，則曉然可信矣。然則皇考者武王。烈考者文王，猶云大父也。當以魯詩說爲正。

有來雝雝（同雍），至止肅肅。相（去聲）維辟（音璧）公，天子穆穆。於（音烏）薦廣牡，相予肆祀。假哉皇考，綏予孝子。宣哲維人，文武維后。燕及皇天，克昌厥後。綏我眉壽，介以繁祉。既右烈考，亦右文母。

鄭氏曰，雝雝，和也。肅肅，敬也。○毛氏曰，相，助。廣，大也。○王氏曰，穆穆，敬和也。廣牡，碩大肥腯之謂也。○朱氏曰，其來也和，其至也敬，其助祭者公侯，其主祭者天子也。言諸侯助祭，薦大牡以相予之祀也。於，歎辭。肆，陳。假，大也。毛氏曰，假，嘉也。鄭氏曰，嘉哉皇考，斥文王也。皇考，文王也。王氏曰，皇考，武王也。綏，安也。孝子，自稱也。宣，通。哲，知。此美文王之德，宣哲則盡人之道，文武則備君之德。○毛氏曰，燕，安也。○鄭氏曰，文王之德安及皇天。朱氏曰，能安人以及於天。又能昌大其子孫。繁，多也。安助以壽考，多與福祿。烈，光也。○王氏曰，烈考，謂文王也。○毛氏曰，文母，大姒也。○鄭氏曰，乃見右助於光明之考（祭法云，父曰考，祖父曰王考，故父祖皆得稱之。）與文母之德。

東萊呂氏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孫，播之樂歌，以告大祖曰，大哉我皇考武王，綏予小子，以已成之業，其君臣賢聖再造區夏，所安者上及於皇天，用能昌大於後，居王位而行禘禮，而膺壽祉之多，是皆武王之力。而文王大姒之所右助也，豈予小子所能致哉。文武繼周建王業，而武王實得天下，故歸功之言詳於武王，而卒章本之於文王大姒焉。閔予之頌曰，於乎皇考，永世克孝，故皇考者武王之稱也。烈考與文母相配而言，故烈考者文王之稱也。○黃氏佐曰，穆穆謂其容之玄遠幽深，有至敬無形、至和無聲意。疏義云，肅雝者文王之德也，穆穆者文王之容也。君備文王之容，臣備文王之德，以奉文王之祭，豈有不享者哉。綏予孝子，是期望之詞。宣通於事，哲明于理也。安人，承上二句來。蓋天以安民爲心，人安則天安矣。昌後生於天人安，來天人安，又生於德。然則昌後者，道德之所致也。右烈考文母者，又昌後之所致也。烈自其功烈言，文自其文德言。

章下曰，此成王祀文王武王，歌以徹祖之樂章。東萊之論當矣。第拘小序禘祖之說，尚有未妥。姑依

釋文訓之言諸侯之來助祭皆能顯雝肅雝爲大牲以相予祀事合天下之誠致以來祀大哉皇考廣其綏我思成以慰孝子之心予知其必有以綏我也蓋先王維宜維哲乃文乃武克盡君道安人以格皇天用能昌大我後嗣故今綏我眉壽助以多祉非烈考文王之佑不及此夫既蒙佑助於烈考文王亦必佑於文母已予小子敢忘所自哉

雝一章十六句

序 載見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說 載見此諸侯助祭于武王廟之詩傳止存載見二字餘缺文朱氏集傳本此

載見辟王曰求厥章龍旂陽陽和鈴音零央央鞗音條革有鶬七羊切休有烈光率見昭考以孝以享以介眉壽



永言保之思皇多祜音戶烈文辟公綏以多福俾緝熙于純嘏叶音古

毛氏曰載始也朱氏曰載發語辭也○鄭氏曰諸侯始見君王謂見成王也○王氏曰諸侯來見則求法度文章以歸治其國家曹氏曰禮慶賞刑威以制萬民者辟王也故諸侯來朝就求典章焉○鄭氏曰交龍爲旂○毛氏曰龍旂陽陽言有文章也朱氏曰陽明也和在軾前鈴在旂上孔氏曰和亦鈴也爾雅云有鈴曰旂郭璞曰懸鈴於竿頭畫交龍於旒是鈴在旂上○孔氏曰央央然而有音聲○鄭氏曰鞗革轡首也鶬金飾貌孔氏曰即韓奕所云鞗革金厄是也朱氏依爾雅訓爲聲和也○朱氏曰休美烈大也○

新都楊氏曰鶬以金飾轡如鶬鳥之形

毛氏曰昭考武王也朱氏曰廟制太祖居中左昭右穆周廟文王當穆武王當昭故書稱穆考文王而此詩及訪落皆謂武王爲昭考也享獻也○鄭氏曰率之見于武王廟使助祭也以致孝子之事以獻祭祀之禮以助壽考之福○李氏曰思語辭也皇美也美哉多福之如此是天子之享其福也○鄭氏曰俾使純大也天子受福曰大嘏○朱氏曰言孝享以介眉壽而受多福是皆諸侯助祭有以致之使我得繼而明之以至于純嘏也蓋歸德于諸侯之辭猶烈文之意也朱氏舊本云以多福綏諸侯使之緝熙于純嘏蓋均福于諸侯之辭○三山李氏同之不如今集傳爲優○廬陵彭氏曰諸侯來朝意氣讙悅車服鮮明所謂休



有烈光也率之以見于昭考之廟以致孝享之禮以介眉壽之福○輔氏曰我當長言保之以有此既大且多之福凡若此者皆是有德之諸侯助祭以致之安我以多福而使我繼續以明之至于純嘏也○黃氏佐曰歲事來辟自是常制王者有天於先王遂率以孝享云章訓法度之言或以天子王天下嘗有法度之頒而諸侯世守之矣胡至此復有稟受不知諸侯凡有一政一事皆當請命于王若齊桓公專封而不請於王便是不稟受法度者故春秋書曰城楚孝享自王者言要見諸侯助之之意以介謂致昭考之格而介之也○顧氏曰獲壽以保祜即謂之多福即謂之純嘏綏就諸侯致之言俾自我得之言猶云諸侯綏之而使我得之也○張氏曰熙明也福本光明的惟以壽享爲故獲昌寢明以至于純全而無一之不備也

載見一章十四句

序 有客微子來見祖廟也鄭氏曰成王既黜殷命殺武庚命微子代殷後既受

命來朝而見也。○孔氏曰。周公攝政二年。殺武庚。命微子代爲殷後。乃來朝而見于周之祖廟。詩人因其來見。述其美。錢而爲此歌焉。

說 有客。成王既討武庚。封微子啓于宋。來朝于周。見於祖廟。此其燕樂之歌。傳缺文

有客有客。亦白其馬。有萋有且。七序切 敦都回切 琢其旅。

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受之縶。音執 以縶其馬。薄言追之。左右綏之。既有淫威。降福孔夷。

鄭氏曰。有客有客。重言之者。異之也。孔氏曰。言我家今有承先代之客。殊異以尊大之。毛氏曰。殷尚白。○朱氏曰。亦。語辭也。蘇氏曰。亦。仍也。言仍殷之舊也。○毛氏曰。萋且。敬慎貌。○孔氏曰。



又敦琢其從行之徒旅。言選擇從者。如敦琢玉然。○毛氏曰。一宿曰宿。再宿曰信。釋訓云。宿宿。再宿也。信信。四宿也。

鄭氏曰。縶。絆也。○毛氏曰。欲縶其馬而留之。○孔氏曰。追。謂已發上道。逐而送之。○蘇氏曰。左右綏之。言所以安而留之者無方也。○毛氏曰。淫。大。夷。易也。○鄭氏曰。謂用殷正朔。行其禮樂。如天子也。神與之福。又甚易也。劉氏曰。有德而神降之福。故以降福終焉。蘇氏曰。福非淫威也。淫威。封國之初已與之矣。何必此時。謂汝既用天子禮樂。則我之錫于汝。亦其大且易。蓋非先代之後。欲錫之以福。或有所疑。又不敢過。今汝若留此。吾常常待以客禮。其乎列國之諸侯。則降福不亦甚易而且大哉。○降福仍從鄭氏說。尤見降之爲是。○黃氏作白。妻且身

微子。說如恪慎克孝。肅恭神人之意。○疏義曰。有客一詩。既足以見微子之賢。尤足以見周家之厚。○什那張氏曰。自管蔡以武庚叛。以周公之聖臨之。蓋二年而後克。其用力艱矣。故於微子之來見也。則告之曰。昔者既有淫威矣。而今也降福孔夷。蓋逆順之理如此。凡吾之威福。非苟而已也。○南軒蓋泥淫字。故以威福並論。其實等威之大。未爲不是。仍舊可。

有客一章十二句

序 武。奏大武也。鄭氏曰。大武。周公作樂所爲舞也。○孔氏曰。周公攝政六年之時。象武王伐紂之事。作大武之樂。既成而於廟奏之。詩人覩其奏而思武功。故述其事而作此歌焉。

說 武。大武一成之歌。傳缺文

於音烏 皇武王。無競維烈。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嗣武受之。勝殷遏於葛切 劉。耆音指 定爾功。

鄭氏曰。皇。君也。蘇氏曰。大也。於乎君哉。武王也。無疆乎其功業。言其彊也。毛氏曰。烈。業也。信有文德哉。文王也。能開其子孫之基緒。遏。止也。嗣子武王。受文王之業。舉兵伐殷而勝之。以止天下之暴虐而殺人者。○毛氏曰。劉。殺。耆。致也。○孔氏曰。以致安定汝之大功。丁肅曰。致定其大功。謂誅紂定天下。



陳氏曰。武王之烈。實丕承乎文王之德。故不以武爲武。而以止殺致定爲武。武烈之中。實有文德寓焉。○豐城朱氏曰。武王之功。所以天下莫強者。以文王開之於前。而武王受之於後也。於勝殷。見其伐暴之義。於遏劉。見其止殺之仁。仁義之師。王者之師也。此大功之所繇定。而大業之所繇成也。

武一章七句

摩子曰。天道生儀而肅之。生斯民而立之君。使撫育之。非欲其虔劉之也。況兵爲凶器。惡可恣爲而用所止乎。楚語曰。止戈爲武。又曰。武者禁暴戢兵安民和衆者也。知武以安民和衆。則好殺暴賊不可謂武矣。古者成湯德及禽獸。四方切依後之望周文王澤及枯骨。六州與孔過之儀。然則聖人之所以太服天下者。不在武明矣。武王雖以征伐得天下。實本於文王之德。故克殷濟河。散馬歸牛。載車弗櫜弓矢。所以體天心而恤民命也。周公作樂明武王之功。所以止殺。非以戕民。故曰允文文王克開厥後。勝殷遏劉。致定爾功。惟其遏劉功之所以定也。烈之所以無競也。或曰天下雖安。忘戰必危。非歟。曰司馬法詳言之矣。以仁爲本。以義治之治之不獲權出於戰。殺人安人。殺之可也。以戰止戰。雖戰可也。嗚呼至言哉。

臣工之什十篇十章一百六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二終



惡毛傳訓直不若知字爲是

#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

竟陵鍾　惺伯敬
金川常調門玉鉉　攷訂

## 閔予小子之什

序　閔予小子。嗣王朝於廟也。鄭氏曰。嗣王。謂成王也。除武王之喪。將始即政。朝於廟也。○孔氏曰。武王崩之明年。周公即已攝政。成王未得朝廟。且又無政可謀。王肅以此篇爲周公致政。成王嗣位。始朝於廟之樂歌。戒當然也。

說　閔予小子。成王免喪。始朝先王之廟。作詩四篇以自警。傳多缺文。○四篇此及訪落敬之小毖也。

閔予小子。遭家不造。嬛嬛音煢在疚。音救於音烏乎皇考。永世克孝。念茲皇祖。陟降庭止。維予小子。夙夜敬止。於乎皇王。繼序思不忘。

鄭氏曰。閔。悼傷之言也。造。猶成也。遭武王崩。家道未成。嬛嬛然孤特。在憂病之中。○毛氏曰。疚。病也。匡衡曰。煢煢在疚。言成王喪畢。思慕意氣未能平也。○鄭氏曰。陟降。上下也。○朱氏曰。言武王之孝。思念文王。常若見其陟降於庭。猶所謂見堯於牆。見堯於羹也。○鄭氏曰。夙。早。敬。慎也。○毛氏曰。序。緒也。○鄭氏曰。於乎君王。歎文王武王也。我繼其序。思其所行不忘也。○朱氏曰。我之所以夙夜敬止者。思繼此序而不忘耳。

惟其悠遠而難及所以將就以繼之而愈覺其判渙矣此與望道未見同意

陳氏曰思親而見其如在者此人子終身慕親之孝當親沒而愈篤者也記曰致愛則存致慤則著著存不忘乎心夫安得不敬乎惟武王之孝於文王者有此心故成王之孝於武王者亦惟致敬以不忘乎此心武王之達孝所以上無愧於文王而下可示法於成王也○黃氏佐曰一言閔字便有遺家不造嬛嬛在疚意○胡氏曰不造可以天命人心未閔說便見得福禍之難而皇考不可不法陟降庭止非但懸空想念正是善繼善述一處推念之切是以卽所行者法之常若見之此皆一敬所爲也夙夜卽承世意○陸氏曰不忘全在思字上惟所思如此則夙夜念皇考者自不容已矣

閔予小子一章十二句

序　訪落嗣王謀於廟也

說　訪落成王既朝于廟因作此詩以道延訪羣臣之意（傳只存朝于二字餘缺文朱傳補此）



訪予落止率時昭考於（音烏）乎悠哉朕未有艾（五蓋切）將予就之繼猶判渙維予小子未堪家多難（去聲）紹庭上下陟降厥家休矣皇考以保明其身

毛氏曰訪謀落始（鄭氏曰成王始卽政自以承聖父之業懼不能遵故于廟中謀始卽政之事）率循時是悠遠也○朱氏曰艾如夜未艾之艾（釋詁云艾歷也）○鄭氏曰未有艾言遠不可及也○毛氏曰判分渙散也○朱氏曰家猶言國也（黃氏佐曰天子以四海爲家多難與上遭家不造同）○王氏曰未堪家多難者自以爲幼稚未堪王室多難也○鄭氏曰紹繼也（輔氏曰當繼紹武王內外所行之事上下於庭指其外事也陟降於家指其內事也）○朱氏曰亦繼其上下於庭陟降於家庶幾賴皇考之休有以保明吾身而已矣（王氏曰保其身無危亾之憂明其身無昏塞之患）

三山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也始卽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嗣王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此訪落所繇作也○許氏謙曰紹庭上下欲法武王之正朝廷也陟降厥家欲法武王之齊其家也保明其身欲頓武王助其修身也成王之繼有本未先後矣○豐城朱氏曰成王咨訪羣臣以率武王之道再三致其卿望弗逮之詞而所以率之者惟在紹庭上下陟降厥家而已外而在庭內而在家言行政事皆可師法於此紹之則上賴皇考之休卽以保明其身矣保其身而使之安明其身而使之顯則武王之道跂之武可及就之武可企而家之難可以勝矣

訪落一章十二句

序　敬之羣臣進戒嗣王也

說　敬之成王受羣臣之戒而述其言賦也（傳多缺文）



敬之敬之天維顯思命不易哉無曰高高在上陟降厥士日監在茲維予小子不聰敬止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佛（音弼）時仔（音茲）肩示我顯德行

毛氏曰顯見（朱氏曰顯明也思語詞）士事也○鄭氏曰監視也○歐陽氏曰命不易哉者言受命而王甚艱難也（左傳注云奉承其命甚難）○朱氏曰將進也○歐陽氏曰但當日月勉强積學而增緝廣大至於光明○鄭氏曰佛輔也時是也仔肩任也○朱氏曰羣臣進戒於王曰敬之哉敬之哉天道甚明其命不易保也

日監在茲。言天日監王者之感也。

就。進就也。將。大也。積進也。

無謂其高而不吾察。其聰明明畏。常若陟降於吾之所爲。而無日不臨監于此者。王不可不敬也。○孔氏曰。王既承其戒。答之以謙曰。維我小子。不聰達於敬之之意。○鄭氏曰。日就月行。言當習之以積漸也。○朱氏曰。我不聰而未能敬也。然願學焉。庶幾日有所就。月有所進。續而明之。以至於光明。又賴羣臣輔助我所負荷之任。而示我以顯明之德行。則庶乎其可及爾。嚴氏曰。敬而又敬者。誠之不已也。蓋以天道甚明。嗣輔不爽。故天命無常。其命難保也。佛謂之弼者。言匡救其失。不專順從之也。學記云。其求之也佛。佛不順也。猶孟子所謂法家拂士也。○輔氏曰。毋不敬。可以對越上帝。天之明命不易保。惟敬則能對



越之。若日高高在上。則便是不敬。不敬則自絕于天矣。常敬則見其陟降於已。是所爲之事。日監在茲。至也。○鄒氏實曰。緝熙。明明也。光明。明德也。緝熙之至光明。復其心體之光明。敬也。未至於光明。不可以語辟。敬德行之顯明。敬也。未至於顯明。不可以語敬學。求諸己。則自心體言。責諸人。則自德行言。各有攸當也。○黃氏佐曰。顯德行。實體之行乎天理而不昏于人欲者。上但言不可不敬。此則致之實也。使不示我以爲進修之助。則何以至於光明。以不負羣臣之戒耶。○張氏曰。行字貼上士字。必見于行。則就將緝熙。方不是虛話。

敬之一章十二句

序 小毖。嗣王求助也。鄭氏曰。毖。慎也。天下之事當慎其小。小時不慎。後爲禍大。故成王求忠臣早輔助已。以救患難。○安成劉氏曰。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羣叔流言。則是武王方崩流言。即興周公居東二年。作鴟鴞之詩以貽王。秋有風雷之變。於是王欲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出

因詩繼作。故此篇深懲管蔡之事也。○蘇氏曰。小毖者。謹之於小也。謹之於小。則大患無繇至矣。

言。亦訪落之意。

予其懲直升切而毖音祕後患。莫予荓普經切蜂音峰。自求辛螫音釋。肇允彼桃蟲。拚音翻飛維鳥。未堪家多難去聲。予又集于蓼音了。

鄭氏曰。懲。艾也。○毛氏曰。毖。慎也。孔氏曰。懲與創艾。皆謂有所創自改悔之言。此云我其懲創於往時。謂管蔡誤己。故慎彼在後。恐更有患難。朱氏曰。荓。使也。蜂。小物而有毒。○鄭氏曰。肇。始。允。信也。○毛氏曰。桃蟲。鷦也。鳥之始小終大者。郭璞曰。鷦鷯。桃雀也。俗名爲巧婦。陸璣疏云。今鷦鷯是也。其雛化而爲鵰。故俗語鷦鷯生鵰。鄭氏曰。彼管蔡之



屬。如鷦鳥之小。後反叛而作亂。猶鷦之翻飛爲大鳥也。○毛氏曰。我又集于蓼。言辛苦也。王肅曰。非徒多難而已。又多辛苦。孔氏曰。蓼。辛苦之菜。故集蓼言辛苦也。○蘇氏曰。予方未堪家難。而又集于辛苦之地。奈何捨我而弗助哉。豐城朱氏曰。有所懲于前。故有所謹于後。有所傷於己。故有所賴于人。德慧術智。恒存乎疢疾。信哉。○石山謝氏曰。成王始信管蔡而疑周公。旣而拚其姦。故曰予其懲而謹後患也。○黃氏佐曰。荓蜂允從鳥。不可若管蔡入讒。蓋爲艱者諱。故但言蜂鳥。以寓痛切之意。○呂氏曰。莫予荓蜂。言莫如予之使蜂。自求辛螫。謂信管蔡之時也。○陸氏曰。集。有本聚之意。不止一事爲然。

小毖一章八句

序 載芟。春籍田而祈社稷也。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王載耒耜所耕之田。

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借民力治之。故謂之籍田。○孔氏曰。王者於春時親耕籍田以勸農業。又祈求社稷。使其年豐歲稔。詩人述其豐熟之事。而爲此歌焉。

說載芟。亦豐年之意。傳文缺

蘇氏曰。聖人之爲詩。道其耕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啟發人之善志。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忘其勞。而怠者亦知以自奮也。

載芟所銜切載柞叶疾各切。其耕澤澤音釋。千耦其耘音云。徂隰徂畛音軫。侯主侯伯。侯亞侯旅。侯彊侯以。有嗿勑感切其饁于輒切。思媚其婦。有依其士。有略其耜音似。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驛驛音亦其達。有厭其傑。厭厭其苗。緜緜其麃表驕切。載穫濟濟上聲。有實其積。萬億及秭音姊。爲酒爲醴。烝畀祖妣。以洽百禮。有飶蒲即切其香。邦家之光。有椒其馨。胡考之寧。匪且有且。匪今斯今。振古如茲。



毛氏曰。除草曰芟。除木曰柞。孔氏曰。左傳云。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是除草曰芟也。秋官柞氏。攻草木及林麓。是除木曰柞。鄭氏曰。載。始也。成王之時。萬民樂治田業。將耕。先始芟柞其草木。土氣烝達而和。耕之則澤澤然解散。於是耘除其根株。作者千耦。言趨時也。孔氏曰。周語云。陽氣俱烝。土膏其動。韋昭注云。烝。升也。月令。孟春。天氣下降。地氣上騰。注云。陽氣烝達。可耕之候。於是耕之。故土釋釋然而解散。○孔氏曰。原隰者。地形高下之別名。隰。指地形而

王氏曰。厭苗而耘。以緜緜爲詳密。不傷苗也。

言。畛。是地畔道路之名。或往之隰。或往之畛。言其所往皆偏也。王肅曰。有隰則有原。言畛。新可見美其陰陽稱得同時就功也。○毛氏曰。主。家長也。伯。長子也。亞。仲叔也。旅。子弟也。○鄭氏曰。彊。有餘力者。周禮曰。以彊予任民。以。謂閒民。今時傭賃也。孔氏曰。強有餘力。謂其人強壯。治一夫之田。仍有餘力。能佐助他事者也。以謂閒民。太宰以九職任萬民。其九曰閒民。無常職。轉移執事。鄭司農云。轉移爲人執事。若今傭力也。春秋之義。能東西之曰以。此傭力隨主人所東西。故稱以也。李氏曰。嗿者。衆人飲食之聲也。○鄭氏曰。饁。饋饟也。依之言愛也。婦子來饋饟其農人。乃逆而媚愛之。言勞不自苦。李氏曰。婦人能饁。爲夫者則愛其婦。爲婦者亦依其夫。言相慰勞苦也。朱氏曰。士。



夫也。○毛氏曰。略。利也。○王肅曰。俶。始。載。事也。○鄭氏曰。播。猶種也。實。種子也。函。含也。活。生也。○蘇氏曰。驛驛。苗生貌。釋訓云。驛驛。生也。舍人曰。穀皆生之貌。鄭氏曰。達。出地也。傑。先長者。○毛氏曰。有厭其傑。言傑苗厭然特美也。王氏曰。傑然之苗。受氣澤厭足也。孫炎曰。緜緜。詳密也。○毛氏曰。麃。耘也。孔氏曰。麃是耘之別名。緜緜。郭璞曰。芸不息也。王肅云。芸者甚衆。緜緜然不絕也。孔氏曰。至於大熟。則穫刈之。○蘇氏曰。濟濟。人衆貌。○鄭氏曰。有實。實成也。其積之乃萬億及秭。言得多也。烝。進。洽。合也。進于祖妣。謂祭先祖先妣也。以洽禮。謂饗燕之屬。王氏曰。以洽百禮。既烝畀祖妣。而達

之祭祀賓客無所不洽也〇毛氏曰飶芬香也椒猶飶也孔氏曰既木之氣香作者以椒言香〇鄭氏曰芬香之酒醴饗燕賓客國家有榮寧安也〇李氏曰胡考者耇老也士冠禮祝曰永享胡考孔氏曰周書諡法保民耆艾曰胡胡為壽也朱氏曰以燕饗賓客則邦家之所以光也以共養耆老則胡考之所以安也〇毛氏曰且此也振自也朱氏曰振極也〇李氏曰非特此日方有此也非特今日方有斯豐年其所繇來遠矣鄭氏曰所繇來久非適今時〇陳氏曰振古以來皆如上之所謂也〇嚴氏曰自古以來皆如此繼此以往尤勿替也〇黃氏佐首二節總言耕耘之事後十四節徧言耕耘之事饁之者乃饁耕也要受氣足見保先長者也惟百穀中有受氣足者自然先長異於衆苗故曰傑有厭自其始之在一二言也厭厭自其終之百穀言也以洽百禮兵烝畀祖妣上看蓋宗廟之祭禮有十倫故曰百禮飶其香香如飶也椒其馨祭如椒也祭祀燕賓養老皆自天子言蓋頌皆其天子之詩也賓客或本國之臣或諸侯之使皆是邦家之光蓋大有之年設燕享之禮便是豐亨嘉會便是光處振古自后稷以下言按此詩自載穫以上言稼穡之事自邦家之光以上言豐年之慶末三句又推事慶所繇來之遠序以此為籍田之詩細看全無籍田之意〇安成劉氏曰朱子既辨此詩祭祈田之意又謂此詩之用當與豐年不殊然則所謂為酒醴畀祖妣其亦秋成之祭薦新于宗廟而歌之也歟

載芟一章三

序良耜秋報社稷也

中公說曰良耜與載芟同意傳缺文



畟畟楚側切良耜俶載南畝播厥百穀實函斯活或來瞻女音汝載筐及筥紀呂切其饟伊黍其笠音立伊糾其切其鎛音博斯趙徒了切以薅音蒿荼音徒蓼音了荼蓼朽止黍稷茂止穫之挃挃珍栗切積之栗栗其崇如墉其比去聲如櫛側瑟切以開百室百室盈止婦子寧止殺時犉如純切牡有捄音求其角以似以續續古之人

郭璞曰畟畟嚴利也孔氏曰釋訓云畟畟耜也舍人曰畟畟耜入地之貌〇鄭氏曰良善也瞻視也有來視女謂婦子來饁者也筐筥所以盛黍也〇毛氏曰笠所以禦暑雨也趙刺也孔氏曰鎛是鋤類故趙為刺地也蘇氏曰糾然笠之輕舉也〇說文曰薅拔田草也〇毛氏曰蓼水草也孔氏曰蓼是穢草荼亦穢草非苦菜也王肅云荼陸穢蓼水穢然則田有原有隰故並舉水陸穢草挃挃穫聲也栗栗衆多也朱氏曰積之密也墉城也〇朱氏曰櫛理髮器言密也〇鄭氏曰草穢既除而禾稼茂禾稼茂而穀成熟穀成熟而積聚多如墉也如櫛也以言積之高大且相比迫也孔氏曰所積聚者其大如城雉之峻其比迫如櫛齒之相次其已治之則百家開戶納之〇李氏曰開百室而納之百室既盈矣而婦子寧止蓋終歲勤動不得安寧今農事已畢故各享其樂〇鄭氏曰於是殺牲報祭社稷〇毛氏曰黃牛黑脣

曰犉。社稷之牛角尺。○鄭氏曰。捄。角貌。朱氏曰。捄。曲貌。○毛氏曰。以似以續。嗣前歲。續往事也。○蘇氏曰。典來歲繼往歲也。續古之人。庶幾不替其先也。

南海黃氏曰。畟畟。郭璞曰。嚴利。嚴之云者。極其利而言也。如嚴威之謂。其鎛斯趙。當玩一斯字。此形容耘田之狀。族人輩作相助。䟽義曰。輩作者同輩共作也。寧止。根盈止。來。家給人足之休也。䟽義曰。民富而安。天下之福。豐年之所賜如此。祭祀亦只泛言。然觀殺犉牡句。則國之祭也。當就天子言。

良耜一章二十三句

胡氏曰。載芟良耜二詩。誠不見其祈報之意。不過閔其耕種之勢。序其饋餉之情。論其禾黍茂盛收入之富。或爲酒醴以祀祖妣。而爲邦家胡考之光寧。或爲百室盈。婦子寧。殺犉牡以嗣以續。此告田家勤苦安逸之事。而非告神之樂歌也。若拘拘於祈報。則感發之意微矣。○朱氏曰。或疑思文臣工噫嘻豐年載芟良耜等篇。卽所謂豳頌者。亦未知其是否也。○楚茨甫田大田等詩。卽豳雅。臣工良耜等篇。卽豳頌也。但七月一篇。不足以盡豳風。其所佚多矣。



序 絲衣。繹賓尸也。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也。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

說 絲衣。士執事于王。祭而飲以旅酬之樂歌。

絲衣其紑。孚浮切 載弁俅俅。音卞 音求 自堂徂基。自羊徂牛。鼐。音奈 鼎及鼒。音茲 兕觥其觩。音求 旨酒思柔。不吳。音話 不敖。胡考之休。去聲

毛氏曰。絲衣。祭服也。紑。潔鮮貌。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鄭氏曰。載。猶戴也。弁。爵弁也。爵弁而祭於王。士服也。孔氏曰。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注云。爵弁。其色赤而微黑。如爵頭然。純衣。絲衣也。毛氏曰。俅俅。恭順貌。基。門塾之基。孔氏曰。門側之堂謂之塾。孫炎曰。夾門堂也。自羊徂牛。言先小後大也。黃氏曰。自堂徂基。自羊徂牛。言以內及外。以小及大也。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釋器云。鼎絕大者謂之鼐。圜弇上謂之鼒。○鄭氏曰。使士升門堂。視壺濯籩豆之屬。降往於基。告濯具。又視牲。從羊之牛。反告充。已乃舉冪。[illegible] 告絜。禮之次也。繹之旅士。用兕觥。○朱氏曰。思。語辭。柔。和也。○毛氏曰。吳。譁也。○鄭氏曰。不譁譁。不敖慢也。此得壽考之休徵也。

橫渠張氏曰。天子旣以卿爲尸。不可祭罷。便使出門而就卿位。故其退尸也。皆有漸。言絲衣。已是不



著冕服。言弁。已是不冠冕也。○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爲之。故云絲衣。○曹氏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其首服弁。則衣用絲也。○段氏曰。告濯其祭器也。告其克。省牲也。告潔。皆爲也。○黃氏曰。首二句。只重其人。不重衣冠。兕觥二句。所謂獻酬之禮也。胡考之福。主士說。

絲衣一章九句

序 酌。告成大武也。毛氏曰。周公居攝六年。制禮作樂。歸政成王。乃後祭于廟而奏之。其始成。告之而已。○嚴氏曰。說者多以酌卽是勺。然勺。成王之樂。而此詩言告成大武。其說難通。若酌果爲勺舞之樂章。當述成王繼承之事。今止述武王用兵創業之樂。序又云告成大武。則此的亦是武舞之樂章。非勺舞之樂章矣。勺舞。言成王能的文武之道。以保太平之治也。此酌言武王初則兼脩時得則蹻蹻。酌其時措之宜也。朱氏以酌及賚俱皆不用詩中字名篇。疑取樂節之名。如曰武宿夜云耳。古人制樂。皆沿襲前王之樂而爲之。張子謂勺是周公制禮樂時。於大武有所增添。其說是也。

介朱氏訓爲甲不若仍舊訓助爲得

寵受遹指嗣王爲當歐陽氏曰武王用師實天下之至公信可謂王者矣

說。勺，亦頌武王之詩。蓋大武之五成。舊詩以賚爲適般桓及此賚次 大武之次，列于武之後，甚當。未審毛公何爲更錯其序也。

於音烏鑠音灼王師，遵養時晦。時純熙矣，是用大介。我龍受之，蹻蹻音矯王之造。載用有嗣，實維爾公允師。

朱氏曰：於，歎辭。鑠，盛也。○歐陽氏曰：於鑠王師者，美武王之師也。遵養時晦者，循養以自晦之道，謂不耀其威武，養之以晦也。○鄭氏曰：純，大。介，助也。○蘇氏曰：退自循養，與時皆晦，晦而益明，其後既純光矣。熙，光也。則天下無不助之者。○鄭氏曰：龍，寵也。○毛氏曰：蹻蹻，武貌。造，爲也。公，事也。○鄭氏曰：允，信也。○歐陽氏曰：我龍受之者，謂武王之功，與此王業，成王寵受而承之也。○朱氏曰：其所以嗣之者，亦維武王之事，是師爾。疏義曰：一有用武者，如之何，亦一日必以其將如武王耳。○嚴氏曰：於乎盛哉，武王之師也，其初有衆而不用，退自循養，與時偕晦，非有心于得天下也。既而時人無明，天下之人無不助之武工，乃不得已而寵受之，於是蹻蹻然威武以興事造奚，是用嗣積以傳之後世，實孫武王之王公是以信服於衆也。○黃氏治曰：此章言武王之師能酌其將後人寵受此王者之功，所嗣之者亦惟法其時耳。王師其蓋純嘏揚之勢，見之道養情廟當有附的先儒有云，武王十三年以前無非事商之心，豈有代商之意。蹻蹻有仁人無敵意，王之道指上者，言如順天應天之師之意，商公允師其在時上。末二句承用武說，但子孫有天下，未有專爲武言，故文就用武而實之，用武之事亦在其中，空所謂師其意而不師其法也。○顏氏曰：王造下字平[illegible]



深信而重任之方是保有有荷殘濟閭之賦予餘有矣

非君矣家國下寵宇正從王造見司蹻蹻者，以此功本於資賢有爲也。孝子曰：時者，可潛可見，可濟不可逆。從古聖人皆爲時用，而不能違者也。違之則私矣。武王事商之心，與文王無異。奈時至于紂，蒙昧已極，雖欲長守其晦而不可得矣。時有大晦，必有大光，如晝夜之相循也。武王惟能循養於大晦之日，是以後助於大光之時，天下皆歡盛于時而不自知。所謂公也。後人寵承此蹻蹻之造，載用其昨將何所嗣乎。實惟師其公而已。公乎時而不私，乃能受蹻蹻之造也。造者，開天創業之意，故云蹻蹻也。

酌一章八句 武頌止於酌，頌適時。蓋窮兵黷武不足以爲武，悖天違時不足以成功。頌所當頌也。

序。桓，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嚴氏曰：桓，武志也。或以爲法，或以爲序，失其傳多如此。○孔疏云：桓者，武之志，故取桓字名篇，則此句皆序說矣。



說。桓，此大武六成之歌。

綏萬邦，屢豐年。天命匪解。解音懈 桓桓武王，保有厥士。于以四方，克定厥家。於音烏昭于天。皇以間間去之。

鄭氏曰：綏，安也。○孔氏曰：數有豐年，無饑饉之憂。○鄭氏曰：桓桓，有威武之武王，則能安天下。○毛氏曰：間，代也。○蘇氏曰：武王克商，以安天下，屢獲豐年之祥矣。然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厭也。故武王桓桓保有其衆。李氏曰：士，○與熊羆之士、虎賁之士同。用之四方，無不服，以定厥家。其德上昭于天，遂以代商有天下。言武之不可廢也。王氏曰：師之所處，荊棘生焉；大軍之後，必有凶年。桓，武志也，而曰綏

萬邦屢豐年則其爲武志也異乎人之武志矣天
命匪解者武王匪解故天命亦匪解也○輔氏曰
後萬邦者武王之本志也屢豐年者上天之嘉應
也有是志則有是應先天而天弗違也天命匪解
者天命之無斁也桓桓武王者武王之無怠也天
命之無斁乃武王之無怠後天而奉天時也○豐
城朱氏曰屢獲豐年則以人心和于下天時應于
上也武王有桓桓之德故于多士則保而有之任
而用之於四方焉蓋天子以天下爲家者也必有
以安定乎四方而後有以允定乎萬家此其德所
以上昭于天而遂君天下以代商也○王謂曰於
乎周道乃昭見于天故用美道伐殷定天下不及
宋儒調解之切○黃氏佐曰綏萬邦屢豐他除暴
救民豐年只是治陰陽之和意保有二字有保全
功臣之意厥土疑即伐商之功臣大于以四海爲家
定四方正所以定其家也於昭者昭格之意謂武
王用賢罔治如此故德昭于天克配上帝而君天
下以代商也此詩說者以爲大武之六章則周公
之所作也周公作大武以象武王之功不盛陳其
殺伐之功而獨敘其用賢罔治之事何哉曰此聖



人之所謂武也○章子曰定亂以武保治以賢雖
有堯舜之仁而股肱不備百職空虛則恩澤不流
致事必聚矣故明君皇皇擇賢罔治以求四方之
安定是以羣生業麻彊宇發國此詩保有厥士三
何非獨保全功臣而已也士亦多途矣或以德進
或以才來或以言揚或僕治賦或長軍旅隨器任
使布列四方則必能戡暴安民民安而家定矣
如是則上天求瘼之心已慰而代商不亦宜乎

桓一章九句

序 賚來代切大封於廟也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人也
孔氏曰經無賚字序又說其名篇之意賚予也言所以錫予善德之人故名曰賚廟謂文王廟也

說 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爲大武之二成春秋傳以此爲大武之三魯詩則以爲大武之二宋儒疑桓詩有武王字不知大武之樂皆周公所作也

文王既勤止我應受之敷時繹亦音思我徂維求定時周之命於烏音繹思

毛氏曰勤勞應當也○朱氏曰敷布時是也繹尋繹也○鄭氏曰今我往以此求定謂安天下也王氏曰大賚善人封建以爲諸侯與共天下則所以求天下之定也○朱氏曰文王之勤勞天下至矣其子孫應受而有之經文原是我應受之我者武王自謂也朱子改訓其子孫非矣然而不敢專也布此文王功德之在人而可繹思者以賚有功而往求天下之安定又以凡此皆周之命而非復商之舊矣遂歎美之於歎辭繹思尋繹而思念之也欲諸臣受封賞者繹思文王之德而不怠也孔氏曰周公成王之時詩人追述其事而爲此歌焉



章子曰此述武王大封功臣之意定天下雖武王
而所以得天下者繇文王勤勞之德也文王既已
勤矣我周應受之然豈敢自私乎哉於是分土列
爵大賚四海以往求天下之安定又恐人心怠忨
狃富貴而怠勤勞特申之曰是周之
命也爾諸臣得不繹思其所自乎

賚一章六句

鍾氏惺曰敷時繹思又曰於繹思說得泣下封建之典其忍以土地人民親之哉故曰君子賢其賢而親其親言思也○南海黃氏佐曰易曰地上有水比先王以建萬國親諸侯書曰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樹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師長誠公天下之大法也周惟用之而享八百年有道之長詩意蓋曰此周之命也非文王武王二人之命也其所從來遠矣自秦郡縣置而良法遂不可復惜乎曰封建非聖人意也勢也豈其然歟○雖然使後世不郡縣而行封建恐藩鎮之彊遂不獨唐爲然也

序 般巡守狩音而祀四嶽河海也

此述巡守之詩。蓋大武之五成。曹氏曰。說文云。般。旋也。象舟之旋。今名篇曰般。取般旋之義。巡守而遍乎四嶽。所謂盤旋也。

於音烏皇時周。陟其高山。嶞上果切山喬嶽。允猶翕音吸河。

敷天之下。裒果侯切時之對。時周之命。

鄭氏曰。皇君。喬高也。○毛氏曰。高山。四嶽也。孔氏曰。岳實有五。而稱四者。天子巡守遠適四方。至於其方之岳。有此祭禮。於中岳無事。故不言焉。又曰。岳必山之高者。故知高山四岳也。嶞山。山之嶞嶞小者也。郭璞曰。山狹而長也。翕。合也。朱氏曰。河善泛溢。今皆其性。故翕而不爲暴也。裒。聚也。○孔氏曰。於乎美哉。是周家也。既定天下。巡省四方。所至之處。則登其高山之嶽而祭之。○鄭氏曰。望秩于山川。小山及高嶽。皆次序祭之。○蘇氏曰。猶。道也。翕河。大河受衆水者也。陟其山嶽而道於大河。思其有功於民。是以敷天之下。無不總答其功者。此周之命也。王氏曰。裒時之對者。裒其神而對之以祭祀也。時周之命者。能懷柔百神。則受命長矣。○按序云。巡狩而祀四嶽河海。未言及朝會也。敷天之下。裒時之對。孔疏云。徧天下之山川皆聚其神於是。配而祭之。則王氏之說近是。朱考亭以爲朝諸侯而荅其意。於上文截爲二矣。且疑也。時遍也。般勺桓也。皆大武六成之樂歌。若謂朝諸侯於方岳而頒新王之政。則與明昭有周式序在位奚別乎。恐周公未必襲複若此。況經文絕無朝會之意。學者當細參之。黃氏曰。得天下必告於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於堯。猶必望於山川。徧於羣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況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周之受命也。○黃氏佐曰。[illegible]而告即位也。允諒



河重在岳上。不重翕河。只是取道於此。漸周四岳耳。末一句。再提而言之。使人惕然有警省之意。○章子曰。聖人之制祭也。取法於天地。爲響於鬼神。而節之以禮義。母容濫也。有天下者。祭百神乎。四方之山川陵谷。能出雲興雨。猶祀之。況岳瀆乎。然巡省而祭告則可。無德而封禪則不可。故虞舜望山川。徧羣神。而不害其治。秦王漢帝。作郵畤。陳寶。登泰山。禪梁父。郊五帝。祀泰一。祠汾陰。幸緱氏。而靡敝乎亂亡。所謂無其德而用其事。神其吐之乎。般之詩。亦柴望大告之意。並馳情盤旋者也。裒時之對云者。聚百神而對越之。因假廟之義也。苟不能對。對乎神明。又惡用祭告爲。故曰。惟聖人爲能饗帝。惟孝子爲能饗親。

般一章七句

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一百三十六句

詩經備攷卷二十三終

# 詩經備攷卷二十四

竟陵鍾惺伯敬

金川帝調禹玉鉉 攷訂

## 魯頌

鄭氏譜曰魯者少昊摯之墟也帝王世紀云少昊邑於窮桑以登帝位徙都曲阜縣國中有大庭氏之庫則大庭氏亦居於茲乎在周公歸政成王封其元子伯禽於魯其封域在禹貢徐州大野蒙羽之野自後政衰國事多廢十九世至僖公當周之惠襄王時而遵伯禽之法養四種之馬牧於坰野尊賢養士修泮宮崇禮教



十六年會諸侯於淮上謀東畧公遂伐淮夷孔氏曰謀東畧者謂東征伐而畧地也但春秋經傳僖公無伐淮夷之事二十年新作南門又修姜嫄之廟至於復魯舊制未徧而薨國人美其功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作其頌文公十三年太室屋壞初成王以周公有太平制典法之勳命魯郊祭天三望如天子之禮孔氏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春秋每云不郊猶三望是魯郊祭天而因祭三望也鄭以三望爲海岱是魯之境內山川也故孔子錄其詩之頌同於王者之後問者曰列國作詩未有請於周者行父請之何也曰周尊魯巡守述職不陳其詩至於臣頌君功樂周室之閔是以行父請焉王肅曰當文公時魯賢臣季孫行父請于周而令史克作頌四篇以祀是其作在文公之時四篇皆史克所作也周之不陳其詩者爲優耳其有大罪侯伯監之行人書之亦示覺焉○歐陽氏曰或問諸侯無正風而魯有頌何也曰非頌也不得已而名之也四篇之體不免變風之倒爾何頌乎其序曰季孫行父請命於周而史克作之亦未離乎强也頌之本一人是之未可作焉訪于衆人衆人可之猶曰天下有非之者又訪于天下天下人亦曰可然後作之僖公之政國人猶未全其惠而春秋之貶尚不能逃未知其頌何



從而與乎頌之美者不過文武僖公之德孰與文武而曰有頌乎然聖人所以列爲頌者其說有二貶魯之强一也勸諸侯之不及二也請于天子其非强乎特取于魯其非勸乎或曰何謂勸曰僖公之善不過復土宇修宮室大牧養之法爾聖人猶不遺之使當時諸侯有過於僖公之善者聖人忍不存之乎故曰勸爾大抵不列於風而與其爲頌者所謂憫周之失貶魯之强是矣○朱氏曰成王以周公有大勳勞於天下故賜伯禽以天子之禮樂魯於是乎有頌以爲廟樂其後又自作詩以美

其君亦謂之頌。舊說皆以爲伯禽十九世孫僖公申之詩。今無所考。獨閟宮一篇爲僖公之詩無疑耳。夫以其詩之僭如此。然夫子猶錄之者。蓋其體固列國之風。而所歌者乃當時之事。則猶未純於天子之頌。其所歌之事。又皆有先王禮樂教化之遺意焉。疑若猶可與也。況夫子魯人。亦安得而削之哉。然因其實以著之。而其是非得失。自有不可揜者。亦春秋之法也。者之於稀門以見其僭也春秋書郊禘人歸在門兩觀猶是魯也蓋其文子之而責則不予也或曰。魯之無風何也。先儒以爲時王褒周公之後。比於先代。故巡狩不陳其詩。



而其篇第不列於太師之職。是以宋魯無風。其或然歟。劉氏曰。魯之有天子禮樂。始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于天子。天子使史所往。惠公止之。其後在魯。實始爲墨翟之學。繇是觀之。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繇平王以下乎。○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故曰秦襄公始爲諸侯。作西畤。祠白帝。僭端見矣。位在藩臣而臚於郊祀。君子懼焉。則平王以前。未之有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齊桓公欲封禪。而晉亦郊鯀。皆僭禮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爲夸焉。於是四卜不從。猶三望。是以特書之。以其不勝譏。譏其甚焉者爾。○華谷嚴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周之上也。積累深久。雖風而雅。雅而頌。及其衰也。至懿風始變。至厲雅始變。至平雅遂亡。頌聲之息也。前乎風雅之變矣。遞相推。僖惠至襄。而魯乃有頌。雅頌。天子之詩也。頌非所施于魯。況頌其郊乎。考其時則非。揆其禮則殊。汰哉克也。不如林放矣。聖筆不削。其以著魯之僭。而傷周之衰歟。是故雅變而亡。頌亡而變。雅之亡。其

孔氏曰 詩譜 詩

其變之變甚于亡也。駉實風耳。存其頌名而謂之發頌可也。○程氏大昌曰。或曰季札所觀之詩。其名若次。皆與今同。而獨無商魯二頌。曰非其所以古可信也。僖雖有頌。未必故與周頌並藏。商頌雖賴周太師以有。魯未必遂得之。後經大工鳩集刪次。乃爲今詩。則札之觀魯。其不見宜也。

【序】駉。頌僖公也。僖公能遵伯禽之法。儉以足用。寬以愛民。務農重穀。牧于坰野。魯人尊之。於是季孫行父請命于周。而史克作是頌。鄭氏曰。季孫行父。季文子也。史克。魯史也。○孔氏曰。伯禽者。魯之始封賢君。其法可傳於後。僖公以前莫能遵行。至僖公乃遵奉行之。故能節儉以足其用。寬恕以愛於民。務農重穀。牧其馬於坰之野。其美如此。故後世之後魯因之人象而尊之。於是卿有季孫氏名行父者。請於周言魯爲天子之所優。不陳其詩。不得作風。今僖公身有盛德。請爲作頌。既爲天子所許。而史官名克者作是駉詩。以頌美僖公也。此雖借名爲頌。而體實國風。非



告神之歌。故有章句也。○舒璞曰。魯不合作頌。故每篇言頌。名生於不足也。

【傳】僖公□□□□□□□賦駉。傳此詩列于伐柯破斧之後。是爲魯風。

申公說曰。駉。史克美僖公考牧之詩。

駉駉音扃牡馬。在坰古螢切之野。薄言駉者。有驈音聿有皇。有驪音離有黃。以車彭彭叶鋪郎切。思無疆。思馬斯臧。

毛氏曰。駉駉。良馬腹幹肥張也。坰。遠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坰。○鄭氏曰。必牧於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也。○孔氏曰。坰之野。其水草甚美。既不害於農。又使馬得其所。故美之。牧之坰野。則駉駉然。驪馬白跨曰驈。孔氏曰。孫炎曰。[illegible]名也。自跨股脚白色也。[illegible]名所跨據之處謂之跨。黃白曰皇。[illegible]純黑曰驪。[illegible]

漢書謂駱馬其肥張者已有如此多種見公之思慮周密也

馬時之色橘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黃騂曰黃。孔氏曰騂者赤色也謂黃而雜赤者也

諸侯六閑馬四種有良馬有戎馬有田馬有駑馬。孔氏曰閑謂馬之所在在張衛之處四種按今人六馬之屬種戎齊道田駑無良馬之名鄭說按今傳巻謂齊馬爲良馬道馬爲戎馬何則周之大事在祀與戎故謂良馬在戎馬爲先乘爲戎馬天子具有五路故當六馬諸侯四種善以同姓勳親有金路象路皆共駑良馬戎路駑戎馬田路以田馬駑馬給宮中之役

彭彭有力有容也。朱氏曰盛貌王氏曰張也○鄭氏曰坰之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飲食得其時則自肥健耳。臧善也○朱氏曰思無疆言其思之深廣無窮也孔氏曰僖公所思衆多乃至於思馬斯善以馬是貶物衆猶以見其人其思之所及者廣博也○王思字之言君同于民皆是思馬思字方指馬

詩經備考　卷二十四　五

亦非空思有馬牧得其道蕃有之有方而馬斯臧若此可見有思之所及物即應之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騅音隹有駓不音有騂音辛有騏音其以車伾伾音丕思無期思馬斯才。

毛氏曰蒼白雜毛曰騅黃白雜毛曰駓孔氏曰蒼白雜毛鄭氏曰今之倉白色者蒼今之騅馬也○郭璞曰今桃花馬也

赤黃曰騂孔氏曰赤黃者謂赤而微黃其色鮮明者也蒼騏曰騏孔氏曰騏文如綦色赤則黑色之文也

伾伾有力也才多材也朱氏曰才材力也王氏曰無期思之久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驒音駝有駱音洛有駵有雒以車繹繹音亦思無斁

毛氏曰青驪驎曰驒郭璞曰色有深淺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白馬黑鬣曰駱郭璞引禮記曰夏后氏駱馬黑鬣然則駱馬之謂駱也赤身黑鬣曰駵孔氏曰駵是赤色身黑鬣故赤身黑鬣黑身白鬣曰雒按雒與洛同毛碧色似水也

繹繹善走也○鄭氏曰斁厭也○朱氏曰繹不絕貌○黃氏曰謂任重致遠而有不息也

蘇氏曰作奮起也。

駉駉牡馬在坰之野薄言駉者有駰音因有騢音遐有驔音簟有魚以車祛祛起居切思無邪思馬斯徂。

毛氏曰陰白雜毛曰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孔氏曰說文云駰馬陰白雜毛也彤白雜毛曰騢郭璞曰彤赤也即今赭白馬也豪骭曰驔骭戶旦切孔氏曰骭者骹也郭璞曰骭膝下之名言毛在骭而白長名爲驔也二目白曰魚。舍人曰一目白曰瞷兩目白曰魚郭璞曰似魚目也

詩經備考　卷二十四　六

祛祛彊健也○鄭氏曰徂猶行也○藍田呂氏曰僖公修牧馬之政以誠心行之故言思無疆思無期思無斁思無邪馬之所以臧才作徂者其効也與衛風秉心塞淵騋牝三千之意同古之賢君誠心以行善政其効皆若此然非獨牧馬而已黃氏佐曰朱註摘此心之遠二句該盡一篇之旨無騷蓋思出于正則推之天下而皆準通之萬世而可行此亦見得遠處○張氏曰天下萬事萬化起于君心思端于君心則馬政畢舉以致盛如此

駉四章章八句

祖叔從毛鄭舊說亦自有理、

傳僖公□□□□克頌之賦有駜。

說曰、有駜燕飲而頌禱之辭。

序有駜、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歐陽氏曰、謂僖公君臣知治國之道、致其國治民安、然後君臣燕樂、有威儀爾。○按經文、惟在公明明、君子有穀二語、似知治國之道、餘皆燕飲頌禱之詞。舊說爲是。

有駜音必有駜、駜彼乘去聲黃。夙夜在公、在公明明。振振鷺鷺、于下。鼓咽咽、音淵醉言舞、于胥樂兮。

毛氏曰、駜、馬肥彊貌。孔氏曰、此駜然肥彊者、彼所乘黃馬也。言僖公欲乘之、先養以芻秣、故得肥彊。乘之則可以升高致遠、得爲人用矣。○鄭氏曰、夙、早也。言詩臣憂念君事、早起夜寐、在於公之所。○歐陽氏曰、在公明明者、謂修明其職也。朱氏曰、明明、辨治也。○毛氏曰、



振振、羣飛貌。鷺、白鳥也。朱氏曰、鷺、鷺羽、舞者所持。或坐或伏、如鷺之下也。○咽咽、鼓節也。孔氏曰、以樂助勸、故以鼓節之。○朱氏曰、咽與淵同、鼓聲之深長也。○

蘇氏曰、其醉者或起舞以相樂、和之至也。東萊呂氏曰、有駜有駜、與僖公有臣之壯盛也。所謂君致其樂、臣盡其忠者、蓋莫不在其中矣。○嚴氏曰、有駜有駜、非一馬也。馬肥彊則致遠、猶臣引虛則盛任也。有其臣自早逮夜、在於公家、其在公家、相與修明其職。言忠勤也。僖公於是燕之以禮樂、羣臣之來燕者、皆修潔而有威儀、如振振然羣飛之白鷺之集而來下也。燕樂之時、鼓聲咽咽然深長、其醉者或起舞以盡其歡、於是君臣之間、皆喜樂也。○曹氏曰、辨治人多在燕上講、恐太拘。古之賢君賢臣、未嘗一日而忘治。雖燕飲之間、亦必辨之。方不荒燕。如太宗升賢之燕、相與辨論、皆非於道乎。○孔疏云、君臣閒暇、其明德義、夫豈皆猶以爲樂哉。○朱子曰、在公明明、若只威儀卒度已也、恐是究不若是淺。隨故取鄭箋。歐陽公曾詳山之說、惟能傚

明其載所以可樂而頌以美之也。醉言舞、偕臣者武謂君前不當舞。魯侯與天子不同、兩君燕會、其臣起舞。秦漢猶然。後何疑哉。

有駜有駜、駜彼乘牡。夙夜在公、在公飲酒。振振鷺鷺、于飛。鼓咽咽、醉言歸。于胥樂兮。

毛氏曰、夙夜在公、在公飲酒、言臣有餘敬、而君有餘惠。孔氏曰、臣禮、朝朝暮夕、不當常在君所。今閒臣無事而夙夜在公、是臣有餘敬也。君之於臣、當有勞。今以無事之故、則與之飲酒、是君有餘惠也。○朱氏曰、鷺、于飛、舞者振作、鷺羽如飛也。○曹氏曰、上章醉言舞、以樂成之也。此章醉言歸、以禮節之也。黃氏曰、在公明明、嚴矣。然一於嚴、或不通。故辭而起舞、是成之以樂也。在公飲酒、和矣。然一於和、則流蕩忘返。故醉言歸、是節之



以樂也。○此非正旨。然衆樂不可不知。甘酒嗜音、五子所以歌太康也。德將無醉、武王所以誥康叔也。魯人一則曰明明、一則曰言歸、可謂酒以成禮、不繼以淫者矣。

有駜有駜、駜彼乘駽。音炫夙夜在公、在公載燕。自今以始、歳其有。君子有穀、詒音遺孫子。于胥樂兮。

毛氏曰、青驪曰駽。孫炎曰、色青黑之間。郭璞曰、今之鐵驄也。歳其有、豐年也。○鄭氏曰、穀、善。詒、遺也。蘇氏曰、穀、祿也。臣願其君富且有後也。孔氏曰、從今以爲始、歳其當有豐年。言君德可以感之也。君子有善道、可以遺其子孫。言其德澤堪及於後也。○朱氏曰、頌禱之辭也。曹氏曰、君臣如此、治道得矣。後何爲哉。若自此年穀常登、子孫相承、力於爲善、無疆之休也。○黃氏曰、禱字切魯侯身上說。

毛氏曰。茆。鳧葵也。鄭小同曰。江南人名之蓴菜。生陂澤中。　鄭氏曰。在泮飲酒者。徵先生君子。與之行飲酒之禮也。已飲美酒而長賜其難使老。難使老者。最壽考也。鍾氏曰。難老者。祝君以其所難也。老者君德清明。政治修整。於難美備。○毛氏曰。屈。收。朱氏曰。屈。服也。醜。衆也。○孔氏曰。大與之以難老之福。故能順彼仁義之長道。以收此衆民。○蘇氏曰。僖公與其羣臣飲酒於泮宮。飲酒式是落成之燕。鄭箋以爲行鄉飲酒之禮則拘矣。咸順神錫之以難老。使之順從長道以屈羣衆也。孔子告哀公曰。君之所爲。百姓之所從也。順長道羣醜有不服乎。親此則長道不必拘定禮教信義。凡君身所爲。合乎君同乎民之道。皆是長者。經久不易之謂。順者順道而行。不違背也。既順乎道。政



今自書。人自服之。詩人頌禱其君。欲其服淮夷。而先言服本國者。蓋必內修然後可外攘也。

穆穆魯侯。敬明其德。敬慎威儀。維民之則。允文允武。昭假音格烈祖。靡不有孝。自求伊祜。音戶

孔氏曰。穆穆然美者。是魯侯能敬明其德。又敬慎其威儀。內外皆善。維下民之所法則也。○鄭氏曰。則法也。○朱氏曰。昭。明也。假。與格同。烈祖。周公魯公也。靡不有孝。信僖公之孝無所不至也。○輔氏曰。此章專頌魯侯之德。以爲能盡孝道。以自求多福。威儀者。德之符。文武者。君德之備也。○豐城朱氏曰。內明其德。外慎其儀。則可以爲民法矣。而表裏功夫一於敬也。祖以烈稱。文武之德可知。其備矣。魯侯信有

黃氏曰。敬明者。敬以明之也。

文武之德。以昭假之。則能盡夫繼述之孝。而祈自我致矣。蓋觀順之詞也。○黃氏曰。敬明敬慎二致字重。敦德欲存養省察。無間也。敬儀欲動容周旋中禮也。維民之則。法其德與儀也。文武兼資。所以昭假乎烈祖。所謂無有不孝也。○陸氏曰。允文允德不徒爲矜飭之具。允武不徒爲耀兵之觀。昔言烈祖其○華子曰。君子之所以爲明於天下。昭乎其烈祖者惟德乎。德原清明。而累棄則昏。故功夫在敬。敬其內交修。即明明德之謂也。繇是推之政非則長子賜詩氣語則善教。皆德也。故下章云克明其德言一誼以德也。又云克廣德心。言一德也。可史克可謂善頌矣。

明明魯侯。克明其德。既作泮宮。淮夷攸服。矯矯居表切虎臣。在泮獻馘。古獲切淑問如皋陶。在泮獻囚。

鄭氏曰。言僖公能明其德。修泮宮而德化行。○孔氏曰。謀伐淮夷。而淮夷所以順服。是其德之明也。



○鄭氏曰。矯矯。武貌。馘。所格者之左耳。孔氏曰。謂臨陣格殺之而取其耳也。淑。善也。囚。所虜獲者。○孔氏曰。言托馘則有威武。執囚則善問獄。美其所伐有功。而所任得人也。王制曰。天子將出征。受成於學。出征執有罪。反釋奠於學。以訊馘告。注云。釋菜奠幣禮先師。是將出兵。謀於學而後行。反則禮先師以告克。故既伐淮夷而又在泮宮也。○朱氏曰。或謂僖公未嘗有淮夷之功。而擬此詩之妄。蓋未嘗深考此詩乃頌禱之辭。冀其有是功耳。司馬氏光曰。受成獻馘。莫不在學。所以然者。欲其先禮義而後勇力也。○李氏曰。古者建學。養材在此。飲酒在此。受成在此。獻功在此。則學校之制。不爲徒設。有補於風化多矣。○顧氏曰。魯人因淮夷世爲魯患。故願其服淮夷。因魯侯亦泮。故又祝修泮而順其有是功。而克明其德。乃平淮夷之本。即修文德以來

之之德。○　氏曰：以服須本崇文中寓耀武來。矯矯四句重在獻功，不重得人。

濟濟上聲多士，克廣德心，桓桓于征，狄音剔彼東南，烝烝皇皇，不吳音，不揚，不告于訩，音凶在泮獻功。

孔氏曰：濟濟然之多士，皆能廣其德心。謂心德寬洪，並無褊躁。○毛氏曰：桓桓，威武貌。○鄭氏曰：征伐也。狄當作剔。剔，治也。東南，斥淮夷。孔氏曰：桓桓然有威武之容。其往也，遠服彼東南淮夷之國，聽卯以狄為遠，則此狄亦遠也。王肅云：率其威武，往征遠服東南，謂淮夷來服也。烝烝猶進進也，釋訓云：烝烝，作也。衆作之意。皇皇猶往往也。毛氏曰：皇皇，美也。朱氏曰：烝烝皇皇，盛也。吳，譁也。○王氏曰：不戢也。朱氏曰：不吳，不揚，肅也。不告于訩，和也。○鄭氏曰：訩



也。○孔氏曰：於軍旅之間，更無忿競。其同還也，不有告于官司爭訟之事者，惟在泮宮之內獻其戰功而已。李氏曰：人心可謂貪矣，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而爭，其心於是乎險矣。惟其心廣，故有征伐，有逖遠淮夷之功。顧氏曰：多士，兼將帥士卒言。忠君愛國之心，人所固有，宜不能推廣之，或為利害所奪，或為身家所牽，而不能遠耳。桓桓四句，勇以立功；不告二句，和以獻功。皆克廣德心之所致也。○黃氏曰：能廣其德，則視國猶家，視人猶己，何功之不成，而又何功之可爭。得此等人以服淮夷，亦重在顯君能得此大也。不可只說臣之有德。○功名之際，最易忿爭，不告于訩，則能居以德矣。

角弓其觩，音求束矢其搜。色留切戎車孔博，徒御無斁。既克淮夷，孔淑不逆。式固爾猶，淮夷卒獲。

鄭氏曰：角弓觩然，言持弦急也。蘇氏曰：觩，弓健貌。束矢毛氏曰：五十矢為束。搜然，言勁疾也。蘇氏曰：搜，矢疾聲。孔氏曰：其兵車甚博大。朱氏曰：博，廣大也。鄭氏曰：徒行者，御車者，皆敬其事，無厭倦也。朱氏曰：無斁，言競勸也。孔氏曰：既克淮夷，而淮夷甚化於善，不復為逆亂。○鄭氏曰：式，用；猶，謀也。用堅固女軍謀，故淮夷盡可獲服也。○蘇氏曰：僖公兵戎精繕，士卒競勸，故能克淮夷，甚善而不逆。君子於是告之，使益固其道，庶幾淮夷可以盡得也。輔氏曰：此章斷其器械修整，士卒乘競勸，既勝淮夷，甚善而無有違命者，末又戒以為尚能審固其謀猷，則淮夷豈終不可獲哉。○顧氏曰：固爾猶，有堅不可破，定不可搖，審不可窺意。卒獲，則不



特一時而已。凡弓健否，曲而知之，故以觩言；矢勁者聲必疾，所以貴其搜也。○卒獲，指後日言，方見頌禱之意。蓋淮夷世為魯患，此時未必勝之也。

翩彼飛鴞，于嬌切集于泮林，食我桑黮，音甚懷我好音。憬音歐彼淮夷，來獻其琛。勅金切元龜象齒，大賂音路南金。

毛氏曰：翩，飛貌。鴞，惡聲之鳥也。黮，桑實也。○鄭氏曰：言鴞恒惡鳴，今來止於泮水之林，食其桑黮，故改其鳴，歸就我以善音，喻人感於恩則化也。李氏曰：喻淮夷慕泮宮之化也。○朱氏曰：憬，覺悟也。○毛氏曰：琛，寶也。舍人曰：美寶曰琛。元龜尺二寸。食貨志：元龜不盈尺，不得為寶。賂，遺也。南謂荊揚也。○鄭氏曰：大猶廣也。荊揚之州，貢金三

品。曹氏曰。傳云。桑黮甘甜。鴟鴞革響。是知鴞食桑黮。則其音變而美也。泮林有甚。鴞來食之。歸我好音。則淮夷被泮宮之化。有不革面而柔服者矣。○嚴氏曰。懷我好音。盻淮夷慕泮宮之化。改惡從善也。淮夷世爲魯患。未必慕泮宮之化。詩人張言泮宮之美。以爲淮夷亦將來慕也。○孔氏曰。禹貢徐州淮夷蠙珠暨魚。則淮夷貨惟珠魚而已。其土不出龜象。其國不屬荆揚。而有龜象南金獻于魯者。張氏謂搜奇異以致其誠。不必其土之所有而後獻也。新都楊氏曰。辟雍爲天子學名。泮宮爲諸侯學名。自王制始有此說。王制者。漢文帝時曲儒之筆也。而可信乎。孟子曰。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學則三代共之。然辟雍爲周之制。則孟子固言之矣。既曰辟雍。而頌云于彼西雍。考古圖又有晉雍。則皆爲宮名無疑也。既曰泮宮。又曰泮水。曰泮林。則泮宮者。泮水傍之宮。泮林者。泮水傍之林。無疑也。魯有泮水。故因水以名宮。即使魯之學在水泮而名泮宮。當時天下百二十國之學。豈皆在泮水之傍乎。而皆名泮宮耶。詩言魯侯戾止。且曰于邁。固疑非



在國都之中。且終篇意主於服淮夷。故獻馘獻囚。出師征伐。皆於泮宮。烏知泮宮之爲學校也。○升菴之論雖善。然作王制者去古未遠。必有所據。否則後世何以咸遵之耶。魯在當時最弱。詩人加其武威不足。故以文德服遠頌之爾。

泮水八章。章八句

序 閟宮。頌僖公能復周公之宇也。

傳 僖公八年。始用郊禘。史克□□賦閟宮。

申公說曰。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于太廟世室。及孝惠桓莊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子所錄也。

閟音秘宮有侐。音洫實實枚枚。赫赫姜嫄。音元其德不回。上帝是依。無災無害。彌月不遲。是生后稷。降之百福。黍稷重音蟲穋。音六稙音直穉菽麥。奄有下國。俾民稼穡。有稷有黍。有稻有秬。音巨奄有下土。纘禹之緒。

孔氏曰。作者將美僖公。追述遠祖。上陳姜嫄后稷。至於文武太王。爰及成王封建之辭。魯公受賜之命。言其所以有魯之緣。其[illegible]之事。爲引[illegible]。

毛氏曰。閟。閉也。宋氏曰。深閉也。○呂氏曰。閟宮。魯廟。非姜嫄廟也。宋氏曰。閟宮者。音之聲騎也。毛氏曰。侐。清淨也。實實。廣大也。蘇氏曰。實。堅固也。枚枚。礱密也。孔氏曰。魯語及書說天子廟飾。皆云斲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鄭氏曰。彌。終也。赫赫乎顯著姜嫄也。其德貞正不回邪。天用是憑音憑依而降精



釋詩曰。稙長稼也。穉幼稼也。

孔氏曰。歸功於天。非天實與之也。

氣。其任之又無災害。不坼勑宅切不副。音闢終人道十月而生子。不遲晚。用是生子后稷。天神多與之福。

孔氏曰。多與之福者。王肅云。謂受明哲之性。長於稼穡。是天授之智。甚爲與之福也。

○毛氏曰。先種曰稙。後種曰穉。

孔氏曰。重穋稙穉。生熟早晚之異稱耳。非穀名。天官內宰注云。先種後熟謂之穜。後種先熟謂之穋。

○釋文曰。菽。大豆也。○朱氏曰。奄有下國。封於郜也。○鄭氏曰。秬。黑黍也。堯時洪水爲災。民不粒食。天神予后稷以五穀。禹平水土。乃教民播種之。故云纘禹之事也。○毛氏曰。緒。業也。

疏義曰。種植百穀以功所上。是天降百福爲后稷之福也。蓋福一人。所以福天下。後世也。下國。指郜言。下土則以天下言。稷只封於郜而教民稼穡。則徧乎天下也。又曰。教民稼穡。則[illegible]

翦字從羽羽生也去從翦進也從刀方是斷之義故當依說文

此爾爾界而厥功繼禹矣。不然水土雖平，何以爲民用哉。

后稷之孫，實維大（音泰）王，居岐之陽，實始翦（音踐）商，至于文武，纘大王之緒，致天之届（音戒）于牧之野。無貳無虞，上帝臨女。（音汝）敦商之旅，克咸厥功。（舊說至此爲一章）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大啓爾宇，爲周室輔。

鄭氏曰：翦，斷也。大王自豳徙居岐陽，四方之民咸歸往之，於時而有王迹，故云實始斷商。（說文云：實始戩商。注：戩，福也。）曾氏曰：大王去豳居岐，蓋諸侯之能興邦者，本不必云肇基王迹也。武王既有天下，推其寖盛之繇，故曰大王肇基王迹，所謂實始翦商者，殆因



肇王迹之語而言之過耳。○鄭氏曰：届，殛。虞，度也。（王氏曰：届，至也，天命不妄，所廢興皆其至也。○朱氏曰：届，極也。猶言窮極也。虞，慮也。）○孔氏曰：至於文王武王，則能繼大王之業，於時商家暴虐，天欲誅之，武王乃致天之誅於牧野之地，民皆樂戰，反勸武王云無貳無虞，上天臨視汝矣，言民從天助，往必克勝，欲使之決戰也。○鄭氏曰：敦，治。旅，衆。咸，同也。○朱氏曰：言輔佐之臣同有其功，而周公亦與焉。○鄭氏曰：叔父，謂周公也。成王告周公曰叔父，我立女首子。（王氏曰：元，首也。）使爲君於魯，謂欲封伯禽也。封魯公以爲周公後，故云大開女居。

以爲我周家之輔。（陳氏曰：實始翦商，非謂大王有翦商之志也。言翦商雖在武王之時，而大王實基王迹，乃翦商之所從始爾。○輔氏曰：無貳無虞，一本誠心，德慮便與天爲二，不足以致天之届矣。所謂能治商之衆，皆君臣上下一德一心之功，爲周室輔，則指魯公不特爲魯計，乃所以爲周家計矣。○黃氏佐曰：致天之届，奉天之命以行事也。届爲窮極，蓋云致商之天命窮極。商之旅，乃周家代紂之臣衆也。爲周室輔，重在與國同休上，乃見報功意。胡氏庭芳曰：愚謂詩至大王實始翦商，未嘗不慨後之論者不能不以辭害意也。太王當祖甲之時，後一百有六年，商始以武王十三年以前尚臣事商，則翦商之云，太王亦決不萌之於一心，特以其有賢子孫，於以望其國祚之緜永，豈有一毫覬覦之心哉。讀者乃謂太王有是心，泰伯不從，遂逃荊蠻。夫以祖甲高尚能駿世武之言，曾謂太王之賢，反不逮之乎。楊氏慎曰：此言是矣，但未知詩之字誤也。按說文引詩作實始戩商，解云福也，蓋謂太王始受福於商，而大其國爾，不知後世何以改戩作翦。此者必漢儒以口相授，音同而訛耳。）



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錫之山川，土田附庸。周公之孫，莊公之子，龍旂承祀，六轡耳耳，春秋匪解，（音懈）享祀不忒。（他得切）皇皇后帝，皇祖后稷，享以騂（音辛）犧，（虛宜切）是饗是宜，降福既多。周公皇祖，亦其福女。（音汝，舊讀連下章）

鄭氏曰：東，東藩，魯國也。既告周公以封伯禽之意，乃策命伯禽，使爲君於東，加賜之以山川土田及附庸。（孔氏曰：以事統土田，是諸侯之常，山川附庸則是加賜。王制云：名山大澤不以封。又說夏殷之禮，子男方五十里，不能五十里者不合於天子，附於諸侯，曰附庸，言附諸侯不得上臣也。明堂位：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是於公百里之外又復加之附庸，魯於周法不得有附庸，故言錫之。）

之也〇毛氏曰周公之孫莊公之子謂僖公也〇鄭氏曰交龍為旂四馬故六轡〇朱氏曰耳耳柔從也〇孔氏曰其建交龍之旂承奉宗廟祭祀所乘四馬其六轡耳耳然〇鄭氏曰春秋猶言四時也〇李氏曰享祀無有差忒皇皇大之至也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於天下是以命魯公孟春祀帝于郊配以后稷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天子之禮也〇毛氏曰騂赤犧純也〇孔氏曰獻之以赤與純色之牲大與后稷於是歆饗之〇鄭氏曰亦饗之宜之多予之福此皇祖謂伯禽也〇孔氏曰非徒天與后稷降之多福周公與



君祖伯禽亦其福汝矣〇朱氏曰此章以後皆言僖公致敬郊廟而神降之福國人稱願之如此也

顧氏曰錫山川使主其祭錫土田使有其賦錫附庸使廣其封邑此言魯之有國而郊廟之祭亦錫於此矣〇特講龍旂四句是廟祭皇皇三句是郊祭是饗二句郊祭獲福周公二句廟祭獲福固然又有以龍旂二句爲郊祀者孔疏辨其非矣〇張氏祥曰龍旂四句總郊廟而言龍旂六轡凡郊廟之祀皆用此儀春秋兼郊廟而言元和亦云孟春郊祀四時廟祀何有偏息郊則享帝享親何有過差同張之說也〇疏義曰天子以冬至祭天魯諸侯也不敢純用天子之禮故用夏之正月〇劉氏曰魯之有天子禮樂始周之末王賜之非成王矣昔者魯惠公使宰讓請郊廟之禮於天子天子使史角往使成王之世魯已郊矣則惠公奚請惠公之請也殆踰平王以下乎〇陳氏曰諸侯之有郊禘東遷之僭禮也魯之郊禘惠公請之也然則春秋何以始見於僖公同者非公之親郊祀也

曹劌諫曰天子祀上帝諸侯會之受命焉諸侯祀先王先公卿大夫佐之受事焉[illegible]公惟請之而魯上郊禘末季爲常也僖公始作頌以郊爲令焉〇南溪黃氏曰說者以爲魯之僭樂不在成王衰周公之時而在平王賜惠公之日吁亦未爲得也當是時如齊如晉皆大國也縱平王欲曲以私惠公齊晉諸公烏得無賜彼肯帖然于心意曰衆言殺亂必折諸聖接春秋閔公二年始言夏五月禘于莊公僖公三十有一年始言夏四月四卜郊則僭禘自閔始僭郊自僖始若以為成王賜伯禽受則非也〇葉子曰周公之勳非衛蔡滕凡夫用天子禮樂或成王思公之明德大功而特賜之也黃人史據春秋以爲僭禘自閔公始郊自僖公始蓋必人子賜于先世二公乃得僭用之未有無因而創舉者若謂惠公請之出於呂覽未可盡信也

秋而載嘗夏而楅楅音福衡白牡騂剛犧尊將將七羊切毛炰炰音庖胾胾音恣羹羹音庚籩豆大房萬舞洋洋孝孫有慶俾爾



熾而昌俾爾壽而臧保彼東方魯邦是常不虧不崩不震不騰三壽作朋如岡如陵

鄭氏曰載始也秋將嘗祭於夏則養牲楅衡其牛角毛氏曰楅衡設牛角以楅之也〇孔氏曰謂設橫木於角以楅迫此牛故云設牛角以楅之也為其觸觝人也朱氏曰言夙戒也毛氏曰白牡周公牲也騂剛魯公牲也孔氏曰公羊傳云周公用白牲魯公用騂犅羣公不毛何休注云白牡殷牲也周公死有王禮謙不敢與文武同也魯公諸侯不嫌也故從周制以騂犅特也白牡謂白特騂犅犧尊有沙飾也[illegible]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王肅[illegible]以為犧尊為牛形[illegible]魯美也〇孔氏曰毛炰者地官封人祭祀[illegible]其牛牲之肹注云爓去

孝之義

其毛而炰之也。胾，謂切肉，曲禮注云，胾切肉是也。○毛氏曰，羹大羹，鉶羹也。孔氏曰，特牲注云，大羹湆煮肉汁不和，貴其質也。鉶羹肉汁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太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大房半體之俎也。孔氏曰，明堂位云，俎有虞氏以梡，夏后氏以嶡，殷以椇，周以房俎。注云，梡斷木爲四足而已，嶡之言蹷也，謂中足爲橫距之象，椇謂曲橈之也，房謂足下跗也，上下兩間，有似於堂房。知是半體者，[illegible]周語，禘郊之事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illegible]謂全載牲體，則房烝是半體可知。○[illegible]萬，干舞也。○毛氏曰，洋洋，衆多也。○鄭氏曰，俾使，臧善，保安，常守也。虧崩，皆毁壞也。○毛氏曰，震動也，騰乘也。朱氏曰，震騰，驚動也。○鄭氏曰，三壽三卿也。岡陵取堅固也。王氏曰，壽考之三卿爲公朋也。○孔氏曰



三壽考之卿，與作朋友，君臣相親，國家堅固，使之如岡然，如陵然，言永無散亂也。黃氏佐曰，風戒，是頌，敬其事之意，萬舞，兼文武二舞，言包發在內，萬當六句，對萬舞一句，以禮備樂和說，要見用天子禮樂意，孝孫有慶。俾爾熾以下，皆孝孫之慶也。熾與大字畧同，昌有方興未艾氣象，臧乃壽之休美處，不虧不崩是無侵奪之禍，不震不騰是無驚動之憂。○張氏曰，三壽便有老成諳練意，作朋者志同道合，以相導前後翼左右也。岡陵或謂得人輔導則福而昌壽而臧者，自是保之於無窮爾福也，亦不妨。

公車千乘，乘去聲。朱英綠縢，縢音騰。二矛重弓。重平聲。公徒三萬，貝胄音宙。朱綅，音侵又息廉切。烝徒增增，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則莫我敢承。俾爾昌而熾，熾尺志切。俾爾壽而富，黃髮台背，壽胥與試。俾爾昌而大，俾爾耆而艾，萬有千歲，眉壽

毛氏曰，大國之賦千乘。孔氏曰，明堂位云，封周公於曲阜，地方七百里，革車千乘。今復其故也。司馬法成方十里出革車一乘，魯方七百里，爲車多矣，而云千乘，坊記云，制國不過千乘，則地雖廣大，以千乘爲限。朱英，矛飾也。縢，繩也。孔氏曰，朱英，苕絲纓，而朱染之，以爲矛之飾也。縢謂約之以繩，非訓縢爲繩，言二矛載於車上，皆朱爲英飾，重弓共在鬯中，以綠繩束之。重弓，重於鬯中也。○鄭氏曰，二矛重弓，備折壞也。兵車之法，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萬二千五百人爲軍，大國三軍，合三萬七千五百人，言三萬者，舉成數也。○毛氏曰，貝胄，貝飾也。朱綅，以朱綅綴之。孔氏曰，貝者水蟲，甲有文章，胄謂兜鍪，以貝爲飾。說文云，綅，綫也。以朱綫綴之，謂以朱綫連綴甲也。增增，



衆也。膺，當也。○鄭氏曰，懲，艾也。○蘇氏曰，可以當戎狄懲荊舒，而莫之禦，言其強也。孔氏曰，僖四年，經書公會齊侯等侵蔡，蔡潰，遂伐楚。楚一名荊，舒又是楚之與國，其伐戎狄則無文。孔氏曰，作者喜其討罪，設辭慶之，使汝昌大而熾盛，使汝長壽而富足，髮有黃色，背有台文。○王氏曰，壽胥與試，壽考者相與爲公用也。蘇氏曰，難其壽而相與試其才以爲之用也。鄭氏曰，中時魯微弱，爲鄰國所侵削，今乃復其故，故喜而重慶之。○孔氏曰，又重慶之，使汝得福，則昌而且大，使汝年壽，則耆而又艾，使萬有千歲，爲秀眉之壽，無有患害，以爲衰而復興，故喜而重慶之

也。嚴氏曰魯頌多夸大之詞，曰千乘，曰三萬，不必求其數之盡合也。○黃氏佐曰公車六句皆是出師之事。蓋義曰卑從衆望若㨿捬如欲師有功比美其已然之事。俾爾以下皆反覆極言禍奇之隆，以致頌禱之意。富，孔疏作富，是今作天于萬於春秋之富，謂年富力强也。耆者亦耆老之耆，謂壽也。艾如保艾之艾。眉壽也，既壽而又願壽之，是以萬有千歲而眉壽無有害也。

泰山巖巖，魯邦所詹。（同瞻）奄有龜蒙，遂荒大東。至于海邦，淮夷來同。莫不率從，魯侯之功。

孔氏曰：泰山之高巖巖然。王制注云魯人祭泰山。禮器云齊人將有事於泰山。泰山齊魯之界，故二國皆以爲望也。朱氏曰：詹與瞻同。○毛氏曰：龜，山也；蒙，山也。曹氏曰鄒之龜山，魯之東蒙。鄭氏曰：荒，奄也。大東，極東。海邦，近海之國也。來同，爲同盟。氏曰同與徐方既同一例。率從，相率從於中國也。○孔氏曰：凡此東方之國，莫不相率而從中國，是僖公之功也。



保有鳧（音符）繹，（又作嶧）遂荒徐宅。至于海邦，淮夷蠻貊。（音陌）及彼南夷，莫不率從。莫敢不諾，魯侯是若。

毛氏曰：鳧，山也。繹，山也。郡縣志鳧山在鄒縣東南。禹貢徐州嶧陽孤桐，謂嶧山之陽。左傳邾文公卜遷於嶧，注云鄒縣北有嶧山。宅，居也。朱氏曰謂徐國也。鄭氏曰：諾，應辭也。孔氏曰若有命則莫敢不應諾順命。○毛氏曰：若，順也。歐陽氏曰：或問魯詩之頌僖公盛矣，信乎其克淮夷，伐戎狄，服荊舒，荒徐宅，至于海邦，蠻貊莫不從命，何其盛也。泮水曰淮夷攸服，又曰既克淮夷，孔淑不逆。閟宮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又曰淮夷來同，及彼南夷，莫不率從。如詩所陳，五霸不及也。然在春秋時常爲弱國，其與諸侯會盟征伐，見于春秋史記者可數也，皆無詩文所頌之事，而淮夷戎狄荊舒徐人之事，有見於春秋者，又皆與詩不合。按春秋僖公在位三十三年，其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各一，此魯自用兵也。其伐楚侵陳伐鄭，是時齊桓公方稱霸，主兵率諸侯之師，而魯亦與焉耳。二十八年圍許，是文公方稱霸，主兵率諸侯而魯亦與焉。其自主兵所伐邾莒皆小國，雖能滅項，反見執於齊。其所伐大國，皆齊晉主兵。其所救者又力不勝而輙敗。繇是言之，魯非強國可知也。其所侵伐小國，春秋必書焉，有所謂克淮夷之事乎？其曰戎狄是膺，荊舒是懲者，鄭氏謂僖公與齊桓舉義兵。按僖公即位之元年，齊桓之二十七年也。齊桓十七年伐山戎，在僖公未即位之前。鄭氏之說既謬，而孟子又曰周公方且膺之。孟子之說豈僖公事也。僖公之元年，楚成王之十三也。是時楚方強盛，非魯所能制。四年從齊桓伐楚，乃次于陘，盟于召陵，此豈魯僖得以爲功哉。六年又從齊桓救許，而力不能勝。十五年又從齊桓救徐，而力又不能勝。舒在僖公之世，未嘗與魯通，辭是言之，所謂荊舒是懲者，皆不合矣。徐人之有楚侯也，不求助於魯而求助於齊以報之，以此見徐非魯之與國也，則所謂遂荒徐宅者，亦不見於春秋矣。詩，孔子所刪正也；春秋，孔子所修也。修詩之言不妄，則春秋謬矣；春秋可信，則詩妄作也。章子曰：觀費誓，則淮夷徐戎爲魯患也不自今矣。魯之臣子恨不佐其君以張撻伐，故於僖公之作廟頌禱而作詩以頌之，惓惓於淮徐之服從，其詞雖夸而志則忠矣。歐陽公疑與春秋不合，或未見章氏說乎？大抵頌禱之辭多溢美，不可盡認也。



天錫公純嘏，（古雅切）眉壽保魯。居常與許，復周公之宇。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宜大夫庶士，邦國是有。既多受祉，黃髮兒齒。

鄭氏曰：純，大也。受福曰嘏。許，許田也，魯朝宿之邑。孔氏曰諸侯有大德受采邑於京師，爲將朝而宿焉。常或作嘗，在薛之旁。

# 詩經備攷卷之二十四

金川韋調鼎玉鉉 攷訂
叔 韋 茂季實 訂正

## 商頌

鄭氏譜曰。商者。契所封之地。有娀氏之女名簡狄者。帝嚳次妃吞鳦卵而生契。堯之末年。舜舉爲司徒。有五敎之功。乃賜姓而封之。援神契曰。堯知天命。賜契子氏。是堯賜之姓而封之商也。世有官守。十四世至湯。則受命伐夏桀。定天下。後世有中宗者。太戊也嚴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懼。不敢荒寧。後有高宗者。舊勞於外。爰洎小人。



作其卽位。乃或諒闇。三年不言。言乃雍。孔氏曰。高宗謂武丁也。舊。猶久也。爰。於。洎。與也。武丁爲太子時。殷道衰。爲其父小乙將師役於外。與小人之故。言知其艱難也。作。起也。諒闇。轉作梁闇。楣謂之梁。闇。廬也。小乙崩。武丁立。憂喪三年。居倚廬柱楣。不言政事。不敢荒寧。嘉靖殷邦。至於大小。無時或怨。此三王。有受命中興之功。時有作詩頌之者。商德之壞。武王伐紂。乃以陶唐氏火正閼伯之墟。左傳曰。陶唐氏之火正閼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紀時焉。漢地理志。宋。今之睢陽是也。封紂兄微子啓爲宋公。代武庚爲商後。史記世家云。武王已克殷紂。復以殷餘民封紂子武庚祿父。以奉其先祀。是以武庚爲商後也。至周公攝政。武庚叛而誅之。乃命微子代武庚爲商後。其封域。在禹貢徐州泗濱。及豫州盟豬之野。宋之封域。東至泗濱。西至孟諸。自後政衰。散亡商之禮樂。七世至戴公時。當宣王。大夫正考父者。孔子世家云。宋公弗父何以國讓厲公。何之後世爲宋卿。三傳至正考甫。考甫生孔父嘉。別爲公族。故後以孔爲氏焉。挍商之名頌十二篇於周太師。以那爲首。歸以祀其先王。孔子錄詩之時。則得五篇而已。乃列之以備三頌。著爲後王之義。監三代之成功。法莫大於是矣。問者曰。列國政衰則變風作。宋何獨無乎。曰有焉。乃不錄之。王者之後。時王所客也。巡守述職。不陳其詩。亦示無貶黜客之義也。又問曰。周太師何緣得商頌。曰周用六代之樂。故有之。孔氏曰。商頌五篇。自是商世之書。錄宋而後得存。故



鄭爲譜。因商而又序宋也。○歐陽氏曰。古詩三百篇。始終於周。而仲尼兼以商頌。豈多記而廣錄哉。聖人之意。存一頌而有三益。大商祖之德。其益一也。予紂之不憾。其益二也。明武王周公之心。其益三也。易謂大商祖之德。曰頌具矣。易謂予紂之不憾。曰閔廢矣。易謂明武王周公之心。曰存商衆挍。周本紀稱武王伐紂。下車而封武庚於宋。以爲商後。及武庚叛。周公又以微子繼之。是聖人之意。雖惡紂之暴。而不忘湯之德。故始終不絕其爲後焉。或曰。商頌之存。豈異是乎。曰其然也。而人莫知之矣。非仲尼。武王周公之心殆。而成湯之德微。薄封之惡。有不得其著矣。所謂存一頌而有三益者。豈妄云哉。○蘇氏曰。商詩駁發而嚴厲。商人之風俗在此。故其後世有以自振於衰微。○朱氏曰。大史公云。宋襄修仁行義。欲爲盟主。其大夫正考父美之。故追道契湯高宗之所以興。作商頌。蓋本韓詩之說。諸儒多惑之者。今攷雖頌。背天予之事。非宋所有。且其辭古奧。亦不類周世文。而閒誥閔馬從之言亦與今序合。○樂記。商者五帝之遺聲也。商人識之。故謂之商

歐陽氏曰頌當扐孫紊之孫

傳 宋公孫正□□□□□□□正字下當是考父餘缺文是得頌于周書

那烈祖祀成湯也○申公說曰那祀成湯之樂歌

序 那祀成湯也微子至于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者得商頌十二篇於周之大師以那為首鄭氏曰禮樂廢壞者有司怠其禮之儀制樂師失其聲之曲折辭是散亾也自正考甫至孔子之時又亾七篇矣正考甫孔子之先也其祖弗甫何以有宋而授厲公釋文云正考父宋湣公之曾孫孔子七世祖○孔氏穎達曰成康創業垂統制禮作樂及其崩也後世以時祀之詩人述其功業而作此歌

猗於宜切與音余那乃河切與置我鞉音桃鼓奏鼓簡簡衎苦旦切我烈祖湯孫奏假音格綏我思成鞉鼓淵淵嘒嘒音惠管聲既和且平依我磬聲於音烏赫湯孫穆穆厥聲庸



鼓有斁音亦萬舞有奕我有嘉客亦不夷懌音亦自古在昔先民有作溫恭朝夕執事有恪苦各切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猗歎辭那多也孔氏曰詩人美湯功業述而歎之曰猗與湯之功亦甚多而能制作護樂○王氏曰美商之樂歎而多之也鄭氏曰置讀曰植朱氏曰置陳也而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鞉與鼓也春官小師注云鞉如鼓而小持其柄搖之傍耳還自擊○孔氏曰鄭又解鞉亦稱植之意鞉雖不植以木貫而搖之亦植之類○毛氏曰鞉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禮記曰鼓無當於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於鼓也鞉則鼓之小者王制曰天子賜子伯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鞉所以節樂是樂成亦孫鞉也○鄭氏曰奏鼓堂下之樂也其聲

閑謂閑習有秩中節也

猗大簡簡然以樂我功烈之祖○毛氏曰衎樂也烈祖湯有功烈之祖也○歐陽氏曰湯孫斥主祀之時王爾○朱氏曰奏假奏樂以感格于祖考也○歐陽氏曰綏安也○鄭氏曰安我所思而成之謂神明來格也禮記曰齊之日思其居處思其笑語思其志意思其所樂思其所嗜齊三日乃見其所為齊者祭之日入室僾然必有見乎其位周旋出戶肅然必有聞乎其容聲出戶而聽愾然必有聞乎其歎息之聲此之謂思成○蘇氏曰其所見聞本非有也而生於思故謂之思成○王氏曰淵淵深也以言其聞之遠○毛氏曰嘒嘒然和也朱氏曰清亮也○鄭氏曰磬玉磬也毛氏曰磬聲之清者也堂下諸縣與諸管



聲皆和平不相奪倫又與玉磬之聲相依亦謂和平也張氏曰玉磬聲之最和平者可以養心其聲一定始終如一無隆殺也○王氏曰依我磬聲言與堂上之樂諧也穆穆美也○毛氏曰大鐘曰庸斁斁然盛也奕奕然閑也朱氏曰奕奕然有次序也夷說也○鄭氏曰嘉客謂二王後來助祭者我客之來助祭者亦不說懌乎言說懌也○國語閔馬父曰先聖王之傳恭猶不敢專稱曰自古古曰在昔昔曰先民○毛氏曰有作有所作也恪敬也○朱氏曰言恭敬之道古人所行不可忘也○蘇氏曰商人尚聲臭味未成滌蕩其聲三闋然後出迎牲故其祀成湯

也。奏樂以樂其烈祖成湯。於是鞉鼓管籥作於堂下。其聲依堂上之玉磬。無相奪倫者。至於九獻之後。鐘鼓交作。萬舞陳於庭。而祀事畢矣。於時王者之後皆來助祭。無不和悅者。自古在昔。先民有作。國語注曰。古先聖人行此恭敬之道。乃受之於先古也。言恭敬之道不可忘也。將。奉也。言湯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者。庶幾其顧之也。歐陽氏曰。詩人述商王祀其先祖成湯。美其樂舞及其助祭諸侯。皆稱商王之能將其事也。其云湯孫奏假者。能奏此樂而升薦之。鄭訓假爲升是也。其云於赫湯孫者。謂於赫湯之孫也。言湯孫能修祀事則可。若於赫盛美之辭。不應自稱盛美以誇其先祖也。卒云湯孫之將者。謂能將祀事也。○陳氏曰。聖人作華以爲鞉鼓。而鞉所以先奏鼓者也。播鞉而鼓從



之。中聲以發焉。○疏義曰。鼓爲衆音之主。管則樂之小者。衆此二者。餘樂在其中矣。升歌下管。其音難諧。而八音之中。磬聲尤難諧。今作樂降神。而堂下之樂與堂上之磬聲相諧如此。赫然湯孫。爾之樂可謂美矣。○豐城朱氏曰。湯孫奏假。綏我思成。始焉人因樂以致其感格之效也。於赫湯孫。穆穆厥聲。終焉樂因人而成其和聲之美也。至於庸鼓之斁。然而盛。萬舞之奕奕然。有次序也。則不特由有以感乎神。而嘉賓之在位。亦無不夷懌者矣。○顧宗有奭望之意。孝孫之心不敢必祖之格。故以祖孫一體之誼望之。

那一章二十二句

【傳】那。烈祖。祀成湯也。申公說曰。烈祖與上篇同。

【序】烈祖。祀中宗也。○鄭氏曰。中宗。殷王太戊。湯之玄孫也。有桑穀之異。懼而修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中宗。○歐陽氏曰。序言烈祖祀中宗。則烈祖中宗也。○朱氏云。此詩未見爲祀中宗。序不欲

此奏假詳奏也與亦用樂者云總至何須說

連章重出。又以中宗商之賢君。不欲遺之故耳。

嗟嗟烈祖。有秩斯祜。音戶 申錫無疆。及爾斯所。旣載清酤。音戶 賚我思成。亦有和羹。旣戒旣平。鬷音奏假無言。時靡有爭。綏我眉壽。黃耇音苟無疆。約軝祈支切錯衡。八鸞鶬鶬。七羊切 以假音格以享。我受命溥將。自天降康。豐年穰穰。來假來饗。降福無疆。顧予烝嘗。湯孫之將。

毛氏曰。秩。常。申。重也。○鄭氏曰。祜。福也。嗟嗟乎我功烈之祖成湯。○蘇氏曰。嗟乎我烈祖成湯。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以及爾之所。歐陽氏曰。爾者。指主祀之王也。○毛氏曰。酤。酒。賚。賜也。○孔氏曰。旣載



清酒於樽。酌以裸獻。神明賜之。我所思而得成。鄭氏曰。神靈來至。我之所思則用成。王肅曰。先祖湯我思之所欲成也。蘇氏曰。以畀我所思成之人。不如上篇綏我以所思而成之人。請神來格賜我也。○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朱氏曰。戒。夙戒也。平。和也。歐陽氏曰。言調和此羹之人。戒愼其事也。○毛氏曰。鬷。總。假。大也。朱氏曰。鬷中庸作奏。與上篇義同。歐陽氏曰。鬷假無言。時靡有爭者。謂執事之臣總至。無喧譁。又不交侵其職位。以見在廟之人皆肅恭。朱氏曰。肅。敬而齊一也。所以神明錫以眉壽黃耇之福也。○鄭氏曰。約軝。轂飾也。孔氏曰。軝者。長轂之名。約謂以皮纏約之。朱漆之也。鸞在鑣。四馬則八鸞。假。升也。享。獻也。諸侯來

諸侯來助祭蓋見受命之廣大

助祭者。乘篆轂金飾錯衡之車。駕四馬。其鸞鶬鶬然和。○歐陽氏曰。以假以享者。謂諸侯既至而助祭也。○蘇氏曰。溥將。溥且大。○朱氏曰。言我受命既廣大。而天降以豐年黍稷之多。使得以祭也。○蘇氏曰。人既助之。天又應之。庶幾祖考來格而享其祭。報之以福。故曰其尚顧予烝嘗哉。此湯孫之所奉也。歐陽氏曰。上云以享者。謂諸侯來助祭致享於神也。下云來饗者。謂神來至而歆饗也。○呂氏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令方於爾之所。其後益未艾。所謂申錫無疆也。○豐城朱氏曰。成湯以盛德而受天命。故有秩秩無窮之福。可以申錫於無疆。爾後人得以奉烈祖之祭者。即其福之所及也。言此以起下文之意。酒之清者。乃載而在樽。未獻之時也。而烈祖之神。已與我以所思而



成之。人言感之疾也。至於美定。則爲熟之時也。既戒既平。誠意之寓於物也。無言無爭。誠意之作乎人也。○曹氏曰。諸侯助祭者如此。是我之受命大得天人之助也。得萬國之歡心以事其先王。所謂得人也。降康豐年。所謂得天也。○黃氏佐曰。我受命溥將。大意云。諸侯之來助祭如此。則我受命於天。而享有尊富。非溥將其何能此。○陸氏曰。烈宗與上章作呼詞不同。要本其功德說。祚就有天下言。有秩自然無疆。奏假。就進和羹說。非格之謂[illegible]祇二句。見四海來格光景。降神曰假。獻神曰享。雖就諸侯言。還提天子作主。

輔氏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樂聲。烈祖則及夫酒饌焉。商人尚聲。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後歌烈祖歟。○序以此篇爲祀中宗。未有確據。按魯傳與朱子集傳合。故從之。

烈祖一章二十二句

說 玄鳥。此亦禘祀之詩。傳缺四字

羅氏曰。玄鳥以春分來而秋分去。其來主孕乳。故古者以其至之日祀高禖。蓋帝禖始示人室以言禱之。令人有子。

序 玄鳥。祀高宗也。鄭氏曰。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殷王武丁也。有雊雉之異。又懼而脩德。殷道復興。故表顯之。號爲高宗云。崩而始合祭於契之廟。歌是詩焉。○孔氏曰。毛未必以爲祫。或與殷武同爲時祀。但所述之事有廣狹耳。

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莫剛切 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在武丁孫子。武丁孫子。武王靡不勝。音升 龍旂十乘。大糦音志是承。邦畿千里。維民所止。肇域彼四海。四海來假。音格 來假祁祁。景員維河。殷受命咸宜。百祿是何。音荷

毛氏曰。玄鳥。鳦也。釋文云。玄鳥燕也。一名鳦。鳦色玄。故又名爲玄鳥。春分玄



鳥降。湯之先祖。有娀氏女簡狄。配高辛氏之帝。帝率之祈于郊禖而生契。故本其爲天所命。以玄鳥至而生焉。孔氏曰。月令仲春云。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玄鳥至之日。有祀郊禖之禮。簡狄。高辛之妃。而云玄鳥至生商。則是以玄鳥至日祈而得之也。玄鳥以春分而至。氣候之常。非天命之使生契。但天之生契。將令王天下。故記其祈福之時。美其得天之命。○楊氏愼曰。玄鳥者。請子之候鳥也。意者簡狄以玄鳥至之月。請子有應。詩人因頌之曰天命曰降者。尊之。貴之。神之也。芒芒。大貌。○鄭氏曰。古帝。天也。天帝命有威武之德者成湯。使之長有邦域。○李氏曰。正域彼四方。正其四方之疆域。朱氏曰。正。治也。域。封境也。○蘇氏曰。湯始受命。以正域四方之諸侯。四方之君罔

朱氏曰武王湯號而其後世亦稱也

王肅云殷道衰四夷來侵至高宗然後始復以四海爲疆域也

不受命。遂奄九州而有之。○毛氏曰，九有，九州也。○鄭氏曰，覆有九州，爲之王也。后，君也。商之先君，受天命不懈殆者，在高宗之孫子。孔氏曰，商之先君受天命成湯是也。此詩頌高宗，而美高宗孫子者，言高宗興湯之功，法度著明，故子孫得行之，亦是高宗之美。○蘇氏曰，其後世世受天命，無有危殆，以至武丁之子孫。高宗之孫子，有武功有王德者，無所不勝。呂氏曰，武丁孫子，指作頌之時王也。武王靡不勝而下，皆稱先代之盛，以勉時王也。所謂武王，皆指湯耳。○黃氏曰，武王靡不勝，言湯無敵於天下也。鄭氏謂有武功有王德云云，此非所以稱繼體守文之君。○南豐此言非也。漢唐繼體之君，稱武帝武宗者多矣，何疑湯之後王不可稱武耶。交龍爲旂。糦，黍稷也。乃有諸侯建龍旂者十乘，奉承黍稷而進之。嚴氏曰，龍旂十乘，來諸侯之尊者言之耳。



○毛氏曰，畿，疆也。○孔氏曰，邦畿之內，地方千里，維是民之所安止，然後始有彼四海。嚴氏曰，京師諸夏之根本，王畿之內，人心安止，則四海之大，皆在統理之內也。○鄭氏曰，假，至也。祁祁，衆多也。○毛氏曰，景，大，員，均，何，任也。○蘇氏曰，其至者祁祁而多，其大而均，如衆水之赴河。鄭文河，王肅以爲河水。孔氏曰，成湯既受天命，子孫克循其道，則殷之受命，皆得其宜。故百祿於是宜擔負之。○鄭氏曰，百祿是何，謂擔負天之多福。嚴氏曰，總美殷家前後相承受天之命，無有不宜，能負荷天之百祿，謂成湯至高宗以後也。○豐城朱氏曰，方命厥后，奄有九有，則諸侯之受命於商王者，非止一國也。商之先后，受命不殆，則商王之受命於天者，亦非止一時也。惟其歷世受命而不危殆，故至於武丁孫子，猶得以賴其賜焉。惟武丁孫子襲湯號而有天下者，其武無所不勝，故諸侯莫不乘其車馬，奉是黍稷來助祭於商焉。○黃氏佐曰，其武無所不勝，凡紀綱政事之張本，告是肇域，要看居中制外意。疏義曰，王畿雖有制，疆域則無限，居中而能制外如此。福之在武丁孫子可見也。受命成宜，重在子孫上。謂受命非但湯宜，而武丁孫子亦宜，與天保篇無不宜一例。此詩自武丁孫子以上二節，推言前王開一代之命，以下三節，詳言後王承一代之命也。祭宗廟之樂也，故自其祖宗功德之盛言之，其意實重在湯，蓋天下始有於湯，故每每言之。○陸氏曰，君德以剛爲主，故曰武湯，曰武王，湯之武，智勇天錫是也。正即表正萬邦之正，域即四方之封域。武德在勝字上看，如起敝興衰，俱精明果銳擔當，不敢怠遑，不單自征伐言，咸宜合在武德上說。眉山蘇氏洵曰，史記載帝嚳元妃曰姜嫄，次妃曰簡狄。簡狄行浴，見燕墮其卵，取吞之，因生契，爲商始祖。姜嫄出野，見巨人跡，忻然踐之，因生稷，爲周始祖。其祖商周信矣，其妃之所以生者，神奇妖濫，



不亦甚乎。燕墮卵於前，取而吞之，簡狄其喪心乎。巨人之跡，隱然在地，走而避之不暇，忻然踐之，何姜嫄之不自愛也。雖然，史遷之意，以詩有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履帝武敏歆而言。吁，此遷求詩之過也。毛公之傳詩也，以鳦鳥降爲祀郊禖之候，履帝武爲從高辛之行。及鄭之箋，而後有吞踐之事。遷之說出於疑詩，而鄭之說又起於信遷矣。甚矣，遷之以不經誣聖人也。

玄鳥一章二十二句

序 長發，大禘也。鄭氏曰，大禘，郊祭天也。禮記曰，王者禘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是謂也。○孔氏曰，王肅以大禘爲殷祭，謂禘祭宗廟，非祭天也。○蘇氏曰，大禘之祭，所及者遠，故其詩歷言商之先後，又及其卿士伊尹，蓋與祭於禘者也。○朱氏曰，按大禘不及群廟之主，此亦爲祫祭之詩。○祭法、王制皆起於周，恐殷人之禘不同周也。傳與申公說，皆以長發爲大祫之詩，不必云祫祭。

濬音峻哲維商，長發其祥。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

曹氏曰。疆。分也。分別土地以爲九州也。

國是疆。幅（音福）隕（音圓）既長。有娀（音松）方將。帝立子生商。

毛氏曰。濬。深也。○鄭氏曰。長。久也。○朱氏曰。言商世世有濬哲之君。其受命之祥。發見也久矣。曹氏曰。契當未有天下。然其有天下之祥。已於堯舜之時發見矣。毛氏曰。幅。廣也。隕。均也。○鄭氏曰。隕當作圓。謂周也。孔氏曰。幅。如布帛之幅。朱氏曰。猶言邊幅也。嚴氏曰。自其直方言之曰幅。自其周圍言之曰員。禹敷下土。正四方。定諸夏。毛氏曰。諸夏爲外。王肅云。外。諸夏大國也。廣大其境界之時。○毛氏曰。有娀。契母也。將。大也。契生商也。孔氏曰。有娀氏之女。方有長大之時。天爲之生立其子。而使之生商。謂上天祐之。契以賢而生有商國也。○嚴氏曰。有深濬明哲之德者。緝我商家也。久發見其興王之祥矣。蓋自洪水茫茫。禹分布下土而治之。其方外諸夏之大國皆畫其疆界。各正其寸。使中國廣大均平而且長遠。當此之時。契母有娀氏之國方大。而天爲之立其子。謂契。使之生商。謂生契也。契封於商。而商因以興。是生契所以生商也。○黃氏佐曰。祥以昭之先見者言。○下土方。敷治水之功於水土之四方也。水患既除。則外大國與中國不隔絕。故曰外大國是疆。生商謂造商室也。



撥詩作桓撥文曰撥正

玄王桓撥。（本末切）受小國是達。受大國是達。率履不越。遂視既發。相（息亮切）土烈烈。海外有截。（才結切）

毛氏曰。玄王。契也。歐陽氏曰。玄者深微之謂也。撥。治也。○蘇氏曰。桓。武也。契之爲人。武而能治。○朱氏曰。達。通也。受小國大國無所不達。言其無所不宜也。○蘇氏曰。履。蹈也。毛氏曰。履。禮也。鄭氏曰。使其民循禮。不得踰越。○王氏曰。率履不越者。循行無所踰也。○朱氏曰。言契能循禮不過越。遂視其民。則既發以應之矣。○毛氏曰。相土。契孫也。殷本紀云。契子昭明。昭明子相土。烈烈。威也。○鄭氏曰。截。整齊也。○王肅曰。相土能繼契。四海之外。截然整齊而治。孔氏曰。截者。斬斷之義。截然整齊。謂守其所職。不敢內侵外畔也。南海黃氏曰。桓撥。謂其有武勇能治之才。如百姓不親。五品不遜。治之使其親遜而不敢息。便是契任敷化之責。則四方大小之國。皆得其所。受達乃敎化流行。無所窒礙之謂。烈烈然自其封土。則上責二氏曰。遂字。既字。有速化意。海外大小之邦。畏威懷德。截然歸心。故曰有截。此亦自其驗而言。

帝命不違。至于湯齊。湯降不遲。聖敬日躋。（子兮切）昭假（音格）遲遲。上帝是祗。（音支）帝命式于九圍。



蘇氏曰。商之先祖。既有明德。天命未嘗去之。至於湯而王業成。與天命會焉。毛氏曰。至湯與天心齊。孔氏曰。自契以後。雖則不違天命。未能齊於天心。至湯而與之齊。動合天意。與天心齊也。○毛氏曰。不遲。言疾也。躋。升也。○鮮于氏曰。假。言感假。○鄭氏曰。祗。敬。○李氏曰。式。法也。○毛氏曰。九圍。九州也。孔氏曰。謂九州爲九圍者。蓋以九分天下。各爲九處。規圍然。故謂之九圍也。朱氏曰。湯之生也。應期而降。適當其時。其聖敬又日躋升。以至昭假於天。久而不息。惟上帝是敬。故帝命之以爲法於九州也。嚴氏曰。商自契以來。天命所向。至湯而後與天齊。帝王業至此成。天命至是此其天人適相符合也。行日新。日日新。又日新。是聖敬日躋之實。卽文王之純亦不已也。○朱氏曰

湯工夫全在敬字上。○王氏曰。以能祗上帝故帝命式于九圍也。式與下上之式同。○黃氏佐曰。敬乃聖人之德。故曰聖敬日躋。用工夫。上帝是祗。不可作敬以事上帝。自已能一敬。便是敬上帝。如終日乾乾對越上帝之意。湯降一句。湯之生息乎天也。聖敬三句。湯之德承乎天也。帝命一句。總承式宅表正萬邦之意。○陳氏曰。敬乃成湯一心學。下數文奏勇皆從此出。昭假有與天合一之意。○顧氏曰。式九圍重建極上。○文選注云。聖敬日躋。言湯聖敬之道上聞于天。姑備參。

受小球音求大球。爲下國綴音贅旒。音流何去聲天之休。不競不絿。音求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音囚

毛氏曰。球玉。旒章也。王氏曰。小球大球。小國大國所贄之瑞也。○鄭氏曰。綴猶結也。旒旌旗之垂者也。孔氏曰。鄭言湯受二玉。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綴著於縿。秋官大行人及考工記說旌旗之事。皆云九旒七旒。是垂者名爲旒也。



休。美也。○李氏曰。諸侯皆附屬於我。此所以負荷其天之福也。○毛氏曰。絿。急也。攷韻書絿原訓急。不審朱子何據改訓緩。○孔氏曰。又述湯不爭競。不急躁。不太剛。不太柔。舉事甚得其中。敷陳政教。則優優而和美。朱氏曰。優優寬裕之意。毛氏曰。遒。聚也。孔氏曰。福祿聚歸能荷之也。優優毛公訓和。左傳引仲尼曰。政寬則民慢。慢則糾之以猛。猛則民殘。殘則施之以寬。寬以濟猛。猛以濟寬。政是以和。詩曰。不競不絿。不剛不柔。敷政優優。百祿是遒。和之至也。則訓和爲是。

受小共音恭大共。爲下國駿厖。莫邦切何天之龍。音寵敷奏其勇。不震不動。不戁奴版切不竦。音聳百祿是總。

鄭氏曰。小共大共。猶所執搢小球大球也。王氏曰。小國大國所共之貢也。○毛氏曰。駿。大。厖。厚也。董氏曰。齊詩作駿。駿謂馬也。○胡氏曰。○駿馬是喻其有力量能負重致遠之意。下國皆於我乎負載也。鄭氏曰。龍當作寵。○朱氏曰。敷奏其勇。猶言大進其武功也。○毛氏曰。戁。恐。竦。懼也。○李氏曰。又陳進其勇。不可震。不可動。不戁恐。不竦懼。毅然以天下自任。無有恐懼之心。百福所以總而歸之也。輔氏曰。駿厖當從董氏說。與上章綴旒皆是譬喻。諸旒以喻爲諸侯附著。駿厖以喻能秉載諸侯也。此雖德厚者能之。上章言政事。此章言武功。先能自治。然後能進其武功也。○黃氏佐曰。不震二句。謂大義明於中。正氣伸於外。而無所震動。不戁竦。解所云不震不動。皆處大變而不疑也。不戁不竦者。臨大事而不懼也。顧氏云。不震二句。俱在心上說。正見其敬也。○奏勇不可指伐桀說。

見[illegible]奏猶并勇不能振制奏者進也其勇進[illegible]決無退轉[illegible]所以衍大說者任勁矣



武王載旆。有虔秉鉞。音越如火烈烈。則莫我敢曷。音遏苞有三蘖。五葛切莫遂莫達。九有有截。韋顧既伐。昆吾夏桀。

毛氏曰。武王。湯也。黃氏曰。湯以武定亂。故號武王。旆。旗也。○呂氏曰。虔。敬也。有虔秉鉞。敬天討也。○鄭氏曰。建旆持鉞。誅有罪。其威勢如猛火之炎熾。誰敢禦我。曷漢書作遏。○王氏曰。曷者誰何之詞也。○毛氏曰。苞。本。蘖。餘也。○朱氏曰。蘖。旁生萌蘖也。言一本生三蘖也。本則夏桀。蘖則韋也。顧也。昆吾也。皆桀之黨也。湯既受命。載旆秉鉞以征不義。桀與三蘖皆不能遂其惡。而天下截

劉氏曰：奏言前王謂輔佐成湯以成王道也

然歸商矣。韋顧既伐，而昆吾夏桀次之。此紀當時用師之序也。鄭氏曰：韋，豕韋，彭姓也。顧、昆吾，皆己姓也。三國黨于桀惡，湯先伐韋顧，克之。昆吾夏桀，則同時誅也。〇歐陽氏曰：達，生長也。訓此三蘖，莫能遂達其惡。皆伐而去之。并拔其木也。陸氏曰：有虔二字重看。蓋以聖敬而奉天伐桀，不敢不敬也。如火二句根有虔說。蓋以威服爲當，湯理直氣壯，故威盛如此。〇時說初伐韋，次伐顧，次伐昆吾與夏桀。所畏閑也。及其終不後也，然後前桀之師，以快人神之憤。若謂先剪其枝葉，而後除其本根，則是後世計取天下之爲，而非聖人恭行天討之意矣，非是。

昔在中葉。有震且業。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實維阿衡。實左佐音右商王。

毛氏曰：葉，世也。業，危也。〇孔氏曰：昔在中間之世，



謂成湯之前，商爲諸侯之國，有震懼而且危怖。〇朱氏曰：允，信也。天子，指湯也。降，言天賜之也。卿士，則伊尹也。〇毛氏曰：阿衡，伊尹也。左右，助也。鄭氏曰：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以爲官名。〇孔氏曰：成湯佐命之臣，惟伊尹耳。伊是其氏，尹，正也。阿衡則其官名也。言卿士者，三公兼卿士也。〇疏義曰：允，信也。猶後世言眞主也。〇實宗正懲允宗，蓋言湯爲眞天子，尹爲眞保衡，其亂亨也宜矣。

陳氏曰：此詩頌湯之興，而推本於契之始。然湯武德之盛如此，本其所以堅者，不虐乎敬之而已。是敬也，卽契率履不越之心。率履不越之心，其卽舜命以敬敷五教之心也。豐城朱氏以爲禘不及羣廟之主，疑是大祫之詩。按通禮，禘于太廟，毀廟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而立二尸，則爲大祫無疑，而序說未可非也。

長發七章，一章八句，四章章七句，一章九句，一章六句

序：殷武，祀高宗也。傳同

申公說曰：殷武，祀高宗之樂。蓋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爲高宗而祀之。故作此歌。

撻他達切彼殷武。奮伐荊楚。罙音彌入其阻。裒蒲侯切荊之旅。有截其所。湯孫之緒。音序

毛氏曰：撻，疾意也。荊楚，荊州之楚國也。罙，深。鄭氏曰：罙，冒也。裒，聚也。〇鄭氏曰：殷道衰而楚人叛，高宗撻然奮揚威武，出兵伐之，冒入其險阻。〇孔氏曰：聚荊之旅，俘虜其士衆也。呂氏曰：罙入其阻，裒荊之旅，謂入巢穴，其衆無所遁逃，窮而保聚，如句踐棲會稽之類也。〇鄭氏曰：所，猶處也。高宗所伐之處，國邑皆服其罪，截然齊壹。〇朱氏曰：盡平其地，使截然齊壹，皆高宗之功也。輔氏曰：使之截然齊一，各居其所也。

太史公曰：夫荊楚僄勇輕悍，好作亂，乃自古記之矣。〇李氏曰：楚爲夷狄之國，世亂則先叛，世治則後服。商室中微，往往爲患，高宗所以討之。〇豐城朱氏曰：自古中興之君，未有不以武德勝者。蓋撥衰亂之後，內之法度既弛，紀綱既壞，外之諸侯既叛，四夷既起，自非以武德勝之，安能舉王綱于已弛，合人心於已離，然而後反於正哉。若殷之高宗是矣。〇蘇氏曰：易曰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蓋謂此歟。書大傳：武丁側身修行，三年之後，諸侯以重譯來朝者六國。

維女音汝荊楚。居國南鄉。昔有成湯。自彼氐音低羌。莫敢

不來享。莫敢不來王。曰商是常。

鄭氏曰。氐羌夷狄國在西方者也。享。獻也。世見曰王。〇蘇氏曰。既克之。則告之曰。爾雖遠。亦居吾國之南耳。昔成湯之世。雖氐羌之遠。猶莫敢不來朝曰此商之常禮也。王氏曰。謂四夷事中國。乃常道也。況於女荊楚。曷敢不至哉。孔氏曰。氐羌之種。漢世仍存。其居在秦隴之西。首章言伐楚之功。二章言責楚之義。〇疏義曰。此舉遠者以戒近者之當然也。

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歲事來辟。勿予禍適。音謫稼穡匪解。音懈

毛氏曰。辟。君。適。過也。〇鄭氏曰。多。衆也。來辟。猶來



王也。〇蘇氏曰。天命諸夏之君。凡建國于禹績者。咸以歲事來見於王。以所王之不譴。曰予稼穡匪懈。庶可以免咎矣。〇朱氏曰。言荊楚既平。而諸侯畏服也。李氏曰。言夷狄率服。則天下無事。所先者農事耳。觀孟子載天子巡守。惟以土地田野爲慶讓之先。誠以農事爲重也。〇豐城朱氏曰。觀勿予禍謫之辭。乃其兢惕戒懼。所以奉王命保天命。而君國子民之本也。〇勿予禍謫二語。有凜凜不敢自保之意

天命降監。下民有嚴。不僭不濫。不敢怠遑。命于下國封建厥福。

朱氏曰。監。視。嚴。威也。〇毛氏曰。不僭不濫。賞不僭刑不濫也。封。大也。〇鄭氏曰。遑。暇也。〇朱氏曰。天

對上天言故曰下國左傳注云命爲天子是也

視自我民視。天聽自我民聽。天命之降監。皆在下民。則下民亦有嚴矣。惟賞不僭。刑不濫。不敢怠遑。則天命之以天下。而大建其福。此高宗所以受命而中興也。鄭氏曰。大立其福。謂命湯爲七十里王天下也。〇左傳。蔡聲子曰。善爲國者。賞不僭而刑不濫。賞僭則懼及淫人。刑濫則懼及善人。末引此頌云云。此湯所以獲天福也。此美高宗誤以爲湯耳。〇黃氏佐曰。不僭二句。正是畏民之實。畏民所以畏天也。〇顧氏曰。不敢怠遑。即不僭不濫。便是蓋僭濫皆起於怠遑也。命于下國。即是大建其福。撫四夷。朝諸侯。天下之福皆其福矣。

商邑翼翼。四方之極。赫赫厥聲。濯濯厥靈。壽考且寧。以保我後生。

毛氏曰。商邑。京師也。〇朱氏曰。翼翼。整敕貌。〇鄭



氏曰。極。中也。〇孔氏曰。赫赫乎顯盛者。其政教之美聲也。濯濯乎光明者。如神靈也。商王得壽考。且又安寧。朱氏曰。壽考且寧云者。蓋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以保我後嗣。秩陵顧氏曰。商邑翼翼。有度修明。庶政整飭。而國勢敗觀也。四方之極。兼歸往取正二意。盤霝就上順治氏嚴說壽考。見服夷夏非一日。保後生。見四夷服諸侯朝赫聲濯靈。無異往日也。要重能保上三

陟彼景山。松柏丸丸。胡員切是斷音短是遷。方斲音琢是虔。松桷音角有梴。丑連切旅楹有閑。寢成孔安。

補傳曰。景山。商都之望也。左傳曰。商湯有景亳。今亳有景山。故曰景亳。

毛氏曰。丸丸。易直也。〇孔氏曰。言其材易而調直也。〇楊氏愼曰。詩緯經抑作圓丸。又作圓欒。欒欒團也。然則丸乃欒字之譌。而或丸也。今解爲直。恐非詩意。丸丸言團之團欒如束。蓋

王肅云桷盈以松柏爲之言無彫鏤○許氏曰閑大也謂閑然大也

也。姑備攷。遷。徙也。○鄭氏曰。升景山掄材木。取松栢易直者斷而遷之。○孔氏曰。於是斬斷之。於是遷徙之。又方正而斲之。○朱氏曰。虔亦截也。○毛氏曰。梴長貌。寢路寢也。○孔氏曰。以松爲屋之椽桷者。梴然而長。陳列其楹。有閑然而大。○朱氏曰。安。所以安高宗之神也。蓋特爲百世不遷之廟。既成。始祔而祭之之詩也。輔氏曰。竹栢之美。規度之宏。世高宗之神之所安也。言其有世當之矣。○安成劉氏曰。商書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按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遷其主。而祧於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雖親盡而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別其主焉。凡有功德者皆然。初不可預限其數。而商則止有三宗。高宗即其一也。○許氏曰。高宗中興之功。惟伐荊楚爲大。故作頌者言此。以見殷之復治者在是。蓋蠻夷猾夏。聖人所憂。周衰未王盛德所及也。



殷武六章三章章六句二章章七句一章章五句

朱氏謂到箚解自是欠了

史記世表。張夫子問褚先生曰。詩言契后稷皆無父而生。今按諸傳記。咸言有父。皆黃帝子也。得無與詩謬乎。先生曰。不然。詩言契生於卵。后稷人迹者。欲見其有天命精誠之意耳。鬼神不能自成。須人而生。奈何無父而生乎。○金氏履祥曰。詩記自謂以頌次契之事。然不得頌之意。玄鳥之頌曰。天命玄鳥。降而生商。蓋古人以玄鳥至之日。祠於高禖。以祈子也。簡狄以是日祈焉而孕。故詩述其感生之辭。史以行浴墮卵之事附之耳於因矣。長發之頌。禘祫之詩也。推其初之所自出者。不過於禹數上之時。有娀外氏之盛。而契始受封。有民是開。行商一代之典。亦不見其習答子也。蓋以此克昌。

商辛氏才下之言。傳者有殷人禘嚳之諸淺祭之稷然然以頌次之。則史傳之言不可信矣。其後十四世而湯有天下。祖契始封之君。追王玄王云。

蘇氏轍曰。商有天下三十世。而周之世三十有七。商既衰而復興者五王。周既衰而復興者宣王一人而已。商多賢君。宜其世之過於周也。周之賢君不如商之多。而乃數自歲。其故何也。周公之治天下。濟以文章繁縟之禮。和柔馴擾剛強之民。行其至柔之道。以揉天下之民心。而去其循殺果敢之志。故享天下至久。而諸侯內侵。京師不振。卒以爲至弱之國。何者。役柔和易。可以久而不可以爲強也。若夫商人之所以爲天下者。不可復見矣。當求之詩書。詩之寬緩而和柔。書之委曲而繁重者。皆周也。而商人之詩。駿發而嚴厲。其書簡潔而明肅。商人之風俗。皆在此矣。夫惟有剛強不怡之俗。故其後世有以自振。然其敗也。一敗而不可復振。故物之強者易以折。而柔忍者可以久存也。商之所以不長。而周之所以不振也。



商頌五篇十六章一百五十四句

詩經備考二十四卷 兩江總督採進本

明章調鼎撰調鼎字玉鉉富順人是編因鍾惺未成之本增損成書以攻擊朱子集傳夫集傳排斥毛鄭固未必盡無遺議先儒亦互有異同然非鍾惺等所可置議也况又拾惺之餘緒乎

# 詩牖十五卷

〔明〕錢天錫撰

上海圖書館藏明天啓五年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詩牖十五卷》提要

---

敘詩牖

詩之有序也自子夏昉也其別
為小序也自衞宏昉也其疏之
為傳也自魯齊韓毛昉也魯得
詩之約者也齊得詩之直者也

序一

韓得詩之文者也毛得詩之大
者也其盡廢三家而孤行毛也
康成桴而穎達鼓也其併廢大
小序而岸然獎毛敵也夾漈犄
而晦翁角也嗟呼晦翁之說行

世不識毛氏詩矣況三家乎予
嘗從校家藏錄因於異古今說
詩家可一一數也自魯申培公
受詩浮丘伯始為詩傳號魯詩
漢志載魯故二十五卷說二十
序二
八卷其後有張唐許晏之學唐
兄子游卿以詩受元帝韋賢事
許生及大江公傳子玄成兄子
賞以詩授哀帝由是魯詩有韋
氏學又有韋氏學又後漢武榮

治魯詩章君章句為武氏學先
是楚元王交受詩浮丘伯次詩
傳劉向為元王孫列女傳所述
皆魯詩也齊人轅固生為傳號
齊詩漢志載齊后氏故二十卷
本三
傳三十九卷孫氏故二十七卷
傳二十八卷雜志十八卷翼奉
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其說以卯
酉午戌亥為五際天保為卯祈
父為酉采芑為午大明為亥而

詩緯汎歷樞又云大明在亥為水始四牡在寅為木始嘉魚在巳為火始鴻鴈在申為金始郎顗因之有四始缺五際厄之說其後有匡衡蕭望之之學至伏

序四

黯改定章句作解說九篇子恭省之定為二十萬言故世別又有伏氏學景鸞因之作詩解與齊詩之凡也燕人韓嬰傳詩號韓詩漢志載韓故三十六卷內傳四卷外傳六卷說四十一卷隋志韓詩二十一卷薛漢章句又韓詩翼要十卷漢侯苞撰梁志韓詩譜二卷唐志韓詩二十二卷又外傳十卷薛漢父子杜

序五

撫夏恭皆習之鄭康成從張恭祖受韓詩注禮之時未得毛傳所述皆韓詩也毛氏之學自謂子夏所傳子夏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

帛妙子授河間大毛公一云子夏傳曾申曾申傳魏人李克李克傳魯人孟仲子孟仲子傳根牟子根牟子傳孫卿子孫卿子傳魯國毛亨作詁訓傳以授趙國毛萇是謂大小毛公漢志載毛詩二十九卷詁訓傳三十卷九江謝曼卿為之訓東海衛宏為之序三傳而為徐敖賈長卿鄭衆賈逵馬融並作毛詩傳鄭



玄作毛詩箋陸璣作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周續之與雷次宗同受慧遠法師詩義皆本鄭氏其後通毛詩者多出於魏相劉獻之獻之傳李周仁周仁傳董令度程歸則歸則傳張思伯劉軌思又有全緩何胤舒瑗劉醜劉焯劉炫至孔穎達遂本焯炫作毛詩正義四十卷長孫無忌諸儒暢緘之端拱初孔維復點

定之而毛氏學乃大振矣四家外又有翟詩爲翟酺四世所傳又業詩爲奉朝請業遵所謹世皆不行其合四家之成者漢賈逵父徽有齊魯韓詩與毛氏同



異梁崔靈恩采三家本爲集註宋董逌有廣川詩故四十卷劉宇有詩折衷二十卷其博采諸家以歸一說者有李樗解釋三十六卷呂祖謙讀詩記三十二

卷又戴溪續讀詩記三卷其力辨毛鄭之失者爲歐陽修詩本義六十卷又補鄭氏譜一卷其以詩序非孔氏之舊止存其首一言者爲蘇轍詩解二十卷其



專詆詩序排擊不少置者爲鄭樵詩傳辨妄二十六卷至晦翁遂從其說盡削去之以爲詩集傳詩序辨說則今士子所誦習也其名以其說行者成伯璵有

毛詩指要毛詩斷章王安石有
新經詩義程頤有伊川詩說楊
時有毛詩辨疑蔡卞有詩學名
物解陸佃有詩物性門類吳棫
有毛詩補音鄭庠有古詩音辨
卷十
項安世有毛詩前說王景文有
詩總聞錢文子有白石詩傳王
應麟有詩攷王柏亦有詩攷王
應麟又有詩地理攷詩辨說詩
草木鳥獸譜宗咸有正紀外義

陳少南有詩解陳鵬飛亦有詩
解吳駿陳傅良皆稱詩解王巖
叟有詩傳譚世選亦有詩傳黃
度有詩說曹粹中亦有詩說王
宗道有讀書臆說王居正有詩
卷十一
辨學數勞知微有周詩義楊明
復有詩學發微湯建有詩衍義
嚴粲有詩緝許奕有毛詩說萬
斯得有詩膚說胡一桂有詩傳
附錄纂高頤有集解傳陳經有

詩經講義柴中行高執中皆有講彖錚璘有詩經講解劉爚有東宮詩解趙汝談有詩註李心傳有誦詩訓錢時有詩學發見魯世達有章句疏義戴亨有朱

卷十二

公詩解方道叡有詩記余端禮有說略時少章有詩大義詩贅說劉應登有訓詁陳煥有詩傳微韓博有詩彖解呂椿有直解謝枋得有詩傳注疏元則有許

謙之詩名物抄詩集傳朱公遷之詩傳疏義蕭舜祖之國風小雅說劉瑾之通釋吳師道之襍說蕭山之讀詩傳王都中之詩集吳澂之序錄陳櫟之詩記頌

卷十三

達之講說丘葵之口義楊舟之詩經發揮雷光霆之詩義精南熊凱之風雅遺音國朝最著者則有朱善之解頤楊文啓之纂註風雅源流楊用修之檀蠶梁

寅之演義何英之詳釋陳謨之
演疏潘文定之輯說陳濟之詩
傳通證其他紛紛不可勝紀蓋
予家所藏於漢志得四百一十
六卷焉於隋志得三十九部四



百四十二卷焉於唐志得二十
五家三十一部五百三十二卷
焉於宋三朝志得十三部兩朝
志得一部四朝志得二十一部
合得四百七十卷焉於宋中興

志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
七十一卷焉於勝國得十四家
焉於國朝則方編索之未能覼
縷也乃今為吾友錢子取盡
矣公以博學既識於書靡所不



窺其候備富其蒐獵廣其攟摭
與其裁鑒精其眼光審其心力
銳是以舉三百五篇數千載數
十百家未理之棼結未鑿之渾
沌未經人解之今盡齟老而爬

之剔之梳之抉之矣今日始出
於紙上嘗自言得子夏詩說皆
大篆竹簡猶是魯壁中物又嘗
與予辨中呂地里數足涉目記
直足使晦翁咋舌予以是益詫

本十本

天地間奇秘無盡恨予收羅猶
未備也昔人云齊詩亡於魏代
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猶亡
予謂毛詩經晦翁手而亦亡今
公所詩牘出不啻存晦翁存毛

詩併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衛
宏而禰子夏其功豈在鄭孔下
哉予方欲彙予家所藏鄴為一
冊裁以先世所寄授為越詩而
今更請奉公所為楚詩與魯齊

序十本

韓毛並峙而亦公所其許我否

東海友人留仙馮元颺撰

## 詩牖叙

今之爲詩者曰吾非唐之詩而漢魏之詩也吾又非漢魏之詩而三百篇之詩也且亡論漢魏郎青蓮摩詰諸名家其感懷寄



興之作可以一人一端盡乎十九首暨古樂府諸什詮而釋之者亡慮數十家而呆滯膚陋之病層見疊出如楚騷離奇恍忽變風雲而後鬼神者且可按圖

索刻舟求乎聖門卜子夏能時舉軼詩端木穎敏且溟涬然弟之今讀詩傳詩序二編則同時受業者其指歸次弟已截然不同而欲執三家以裁毛鄭執東



萊潁濱諸人以繩紫陽是以徵笑羽也徒知已指之爲指不知彼指之不殊也春秋名卿大夫盟會聘饗稱詩言志各有懷來使人感動而詩之用不廢奈何

字櫛句比如瞎牛食草偏逐所見則宮商之乖調亦已久矣柳柳州不云乎本之詩以求其情情至之語輒有爲輒笑有爲笑不着訓解而平地涵泳唫哦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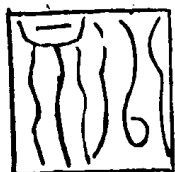


下程朱固已得讀詩之法故曰他經可以詁解而詩當以聲論夫以義求者離性遠以聲感者於性近牖民孔易亦求之於性情之間而已余少受詩先民部

汎濫諸家之說變風非淫變雅非美旣已與先子折衷亦不敢盡是已見嗣遘先子之變簡帙漫漶不復倫次越數年所瑣兒頗能言詩因取其大指不謬於



聖人者而授之并與同好者商焉

天啓乙丑穀雨日錢天錫題於吳閶署中

詩牖國風卷之一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裒錢　瓚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仝校

爾弢馮元飈

國風

鄭譜曰、文王作邑于豐、乃命岐周之地、為周公召公之采地、施先公之教于己所職之國、武王伐紂、定天下。巡狩述職、陳諸國之詩、以觀民俗、六州得二公之化尤浚、故獨錄之、屬之太師、言二公之化、自岐而行于南國也、



謂此為風之正經、

劉氏曰、男女亂倫、而邶鄘鄭衛之風變、君臣失道。而王豳之風變、畋遊荒淫、而齊國之風變、偷薾褊急。而魏國之風變、以至唐風變而憂傷、秦風變而武勇、陳風變而淫遊歌舞、檜曹之風變而亂極思治。雖不可以風化天下。而亦各有音節、如季札所觀是已。故樂官兼掌其詩、使夫學者時習之以自省、而知所戒也、歐陽氏曰、周南召南邶鄘衛王鄭齊豳秦魏唐陳曹、此孔子未刪之前周太師樂歌之次第也、季札觀樂於魯、次序如此、周召邶鄘衛王鄭齊魏唐秦陳檜曹豳、此今詩次第也、周召邶鄘衛檜鄭齊魏唐秦陳曹豳王、此鄭氏詩譜次第也、

孔氏曰、鄭譜以鄭因號鄶之地而國之。先譜鄶事。然後譜鄭。王在豳後者、退就雅頌。并言王世故耳。

蘇潁濱曰、邶鄘者、衛之所滅也、魏者晉之所滅、檜者鄭之所滅也、檜詩不為鄭、而邶鄘為衛、魏為晉、何也、邶鄘魏之詩、作于既滅、其詩之所為作者、衛晉也、是以列邶鄘魏于前。而以衛晉終之、雖主衛晉而其風不同、故邶鄘魏不可沒也、邶鄘之詩、學者以為衛矣、何也、叙以衛也、而魏詩不為晉、何也、叙不以晉也、雖不以晉。亦不以魏。然則是不舉其國耳。凡叙之不舉其國者、文之所不



及也、以其不及、而廢其為晉、則學者之陋矣、汾沮洳之三章、而三稱晉官、烏非晉而何、季子觀樂于魯、至于歌魏曰、渢渢乎、大而婉、儉而易行、以德輔此、則盟主也、夫亡國之詩、而季子言之若此乎、蓋以為晉矣、非已亡國之詩也、至于檜風、檜之未亡而作矣、豳之非十四國之類、何也、此周公與周大夫之所作也、蓋以為豳耳、非豳人之詩也、非豳人之詩而言豳之風。故繫之豳、雖繫之豳而非豳之詩、故不列於諸國、而處之其下、此風之特異者也、以其特異而別之、亦理之當然也、季子之觀樂也、既歌齊而繼之以豳秦魏唐、何也、曰孔子之未編詩也、

太師次之以豳為秦之有也而繫之秦以秦晉之强相
若也而不能決其長短意天下之諸侯將歸于此二國
至孔子而後定蓋非太師之所能知也

周南

文王之化起自宮庭而后夫人之德侔乎天地故以關
雎為風始而陰教之理莫先婦職故次之以葛覃風俗
之端首于貞正故次之以卷耳乃已德修則恩逮嬪御
洋洋乎化且徧中宮矣故次以樛木螽斯家齊而漸及
于國故次以桃夭化被于國之女子則男子可知故次
以兎罝民人樂業民俗淳美舉國遊於太和故次以芣



苢由國而推宜及天下而岐明東有紂西有昆夷北有
玁狁化遂自北而南綠漢廣汝墳二詩見天下有可平
之漸也周自太王迄文其興隆之勢已自勃如[illegible]以服
事殷竟終其身不王然不王于其身必于其子孫故以
麟趾終焉序以為關雎之應也

周公居東為洛陽召公居西即雍縣召亭雍與洛皆周
之中土其化行于南國

横渠策問云湖州學興竊意遺聲寓之塤篇因撁取二
南小雅數十篇使學者朝夕咏歌今其聲無傳焉朱子
儀禮通解有風雅十二詩譜乃趙彥肅所傳云即開元
遺聲也

關雎

此章以淑字為主淑不可見于窈窕上形容之后面思
之深樂之至都從此來要得淑見嘆美意宮人被服于
文王之徽柔懿恭久已擬成一聖配而洽渭徽音又已
飫聞其端自窈窕一見百凡欣喜踴躍之情都似為淑
女者友之樂之非必對淑女鼓琴瑟鍾鼓也回念當日
未得思服之苦如何不快暢王道本乎人情一見而宮
人喜天下後世之喜有母儀可知矣

后妃初到云何見他淑借窈窕二字想像形容故註云



幽閒之意幽不淺露閒不急躁就觀見德性之貞靜與
文王徽柔敬止肅肅雍雍一樣故曰好逑淑字是貞淑
純淑重恭敬一邊把和樂串下蓋文德純是一敬也大
抵君德亦以淑為主故曰淑人君子又曰西方美人內
外交淑故胚胎令德[illegible][illegible]天下薰陶[illegible]人不拘拘在和
敬相與上看

雎鳩貞也荇菜潔也　曹氏曰[illegible]大河荇菜柔
順芳潔可薦神明故左右流之寤寐句總括下四句須
以今日之喜樂照來方得

友之樂之是自家友樂淑女之情寄諸琴瑟鍾鼓[illegible]

序云、后妃之德也、又云、關雎樂得淑女以配君子。憂在進賢、不淫其色、哀窈窕、思賢才、而無傷善之心焉。是關雎之義也

詩故云、何以言德。廣嫡御、厚國本也、婦德莫大于不妬。太姒能求淑女于窈窕側陋之間、為則百斯男之地。厥德何以加焉。雎從毛傳鷙鵰、此鳥鷙而善漁、每得瀕澤隈渚、輙盤飛雲際、哀鳴求類、而后下集焉、非有別之謂也。

郝仲輿曰、荇菜思服、言其內宮備職、淑女同心。共承宗廟仁孝和敬之至也。禮王者一娶十二女、六宮之屬、百



有二十人。祭統曰、官備則具備。蠶繅衣服、酒醴粢盛、薦豆和羹之事、皆后妃主之。而內官左右相之也。恒情女入宮見妬、惟賢妃能寤寐求賢、恐宗廟乏人。中饋闕事。君寵偏曬、而胤嗣不廣。所謂憂在進賢、不淫其色者、此也、故曰后妃之德。

韓氏曰、詩人言雎鳩貞潔慎匹、以聲相求。隱蔽乎無人之處、故人君退朝、入于私宮、后妃御見有度、應門擊柝。鼓人上堂、退反燕處。體安志明、今時大人內傾于色、賢人見其萌、故詠關雎、說淑女。正容儀以刺時。

魯詩曰、佩王晏鳴、關雎嘆之、

後漢書、康王晚朝、關雎作諷、

王伯厚曰、近世說詩者、以關雎為畢公作、謂得之張超、

致謂得之蔡邕、未詳所出、

葛覃

此詩以治葛為主。初夏之景、輕輕點過、絺綌成而女工畫、纘舉歸寧、故歸寧父母句、急急找轉絺綌未成、何暇為此、而終無斁心也。

首節追敘景物、見葛有可治之漸、以黃鳥形葛生景象、不必說定動女工之思、后妃原無日不念女工也。二節要寫也勤勞愛惜意、為字若十分說得辛苦、便是懶婦當甫為絺綌之時、而預期其無斁、則愛惜在物者有限、



愛惜在心者無已矣。

因女工暇而歸、因歸而治服、本與絺綌無關。非服既成而即澣濯之也。但其中亦有服之無斁意在。　徐玄扈曰、薄、發語詞。猶楚詞之言蹇言羌也、或云、薄是略施其功、不為過飾、則薄言采之、是略采、薄言往愬、是畧愬耶

張南軒曰、周自后稷以農為務、歷世相傳、其君子則重稼穡之事、其室家則重織紝之勤、相與服習其艱難、詠歌其勞苦、此寔王業之根本也。夫治常生于敬畏、而亂常起于驕肆、使為國者、每念稼穡之勞、而其后妃又不

忘織紝之事。則驕矜放恣。何自而生。故論服之無斁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興論休其蠶織之章則知周之所以衰。

序曰。后妃之本也。后妃在父母家。則志在乎女功之事。躬儉節用服澣濯之衣尊敬師傅。則可以歸安父母化天下以婦道也

子貢傳。太姒將歸寧而賦葛覃。子曰。貴而能勤。富而能儉。賤而能孝可以觀化矣據此則似因歸寧而追敘之蓋后妃以女工為常何知其久且勞只是一日未畢一日不得歸寧未免隱隱閑情則殊覺其成可幸耳。



卷耳

通章采卷耳以下都非寔事思之變境也。一室之中。無端而采物忽焉而登高忽焉而飲酒忽焉而馬病僕痡俱意中安成之旋安滅之繚繞紆紜息之。彌以繁拏之彌以生卒之念息而嘆曰云何吁矣可見懷人之思自真而念之所設皆假也安得以不思哉所謂思之正也

徐云采卷耳而未滿頃筐正宜采也而心忽念其君子便爾都無意緒生之周行者仍寘之周行矣若說手為情奪便采之不盈便是呆話。 采物周行之上亦托以望君子也非謂有所事則可以忘念也

二三章言不得見之于周行庶幾憑高以望乎登高已望白雲思親舍之意。如古樂府遠望可以當歸。說往從之太着象

徐云人情天理本非二事。夜叉羅剎。即是菩提。如此詩閨情用之得正便是美教化厚風俗稍一邪僻便有許多傷教害義之事

楊用修云陟岡等語皆思文王之行役而云也蓋身在閨門思在道塗若後世云計程應說到梁州計程應說到常山耳

序云后妃之志也毛公曰又當輔佐君子求賢審官。知



臣下之勤勞內有進賢之志。而無險詖私謁之心。朝夕思念至於憂勤也。

蘇氏曰婦人知勉其君子求賢以自助。有其志可耳。若夫求賢審官則君子之事也。 卷耳易得之物頃筐易盈之器而不盈焉則志不在卷耳也。今將求賢寘之列位而志不在亦不可得也。 將陟險而馬病不求良馬以任之徒酌酒以自慰不以為深憂也則終不免矣譬如為國之難知小人之不足任而不求賢以自助而無以濟也此解甚妙真后妃內助之大者

箋云器之易盈而不盈者志在輔佐君子憂思深也又

云襄十五年傳引詩曰嗟我懷人寘彼周行能官人也王及公侯伯子男采衛大夫各居其列。所謂周行也子貢傳文王遣使求賢。而閔行役之艱也。勞之以縢呂伯恭曰知子之來之雜佩以贈之知子之好之雜佩以報之婦人之志如是其夫斯能好善矣。我姑酌彼金罍維以不永懷我姑酌彼兕觥維以不永傷后妃之志如是。王者斯能體群臣矣室有轑釜之聲則門無嘉客況后妃心志之所形見者乎

呂氏曰酒醴婦人之職。臣下之勤勞君必有以勞之因采卷耳而有所感。



樛木

序曰后妃逮下也。言能逮下而無嫉妬之心焉

葛藟之纍也進而荒又進而縈此時而妾不嬪于權嫡。嫡不怨其逼尊難之難者也

木盛莫如南土禹貢揚州厥木惟喬 毛氏曰南土之葛藟茂盛 孔氏曰藟與葛異亦葛之類也陸璣云一名巨瓜亦延蔓生葉艾白色 滎陽公曰南有樛木葛藟纍之但取其下曲則葛藟得纍之而不取其木亦得以自遂也呦呦鹿鳴食野之苹但取其食則相呼非取其群居則環其角外向也。 二語具賦比興三義 朱子曰大夫妻稱內子妾謂嫡曰女君。 履即踐履之履視履考詳旬然行與吉會故不曰祿而曰履也。 綏將成之三字各貼興意綏是一無動搖意將則訖覆于其躬成得其旋之元吉未是眾妾常侍房帷得沾余慶意

螽斯

序曰后妃子孫眾多也言若螽斯不妬忌則子孫眾多也 續說 不妬忌則嫡妾進御所生皆后妃之子孫故眾多思齊傳云太姒十子眾妾則宜百子者是也三章無淺深宜字重看宜是已然事來況禰也后妃恩養眾妾若鄉而翼之者然故取義于羽云說螽斯即是



說后妃隱隱不道破而今說詩者類云螽斯特一羽族之微耳便差 集者棲也與聚字微不同

呂氏曰螽斯始化其羽詵詵然比次而起已化則齊飛薨薨然有聲既飛復斂羽揖揖然而聚歷言眾多之狀其變如此也 繩繩是胎生不絕蟄即蟄蟲之蟄伏藏盤聚意 但言宜其如此使人自思其所以宜者何故而不明言之謂由不妬忌而致此也更含蓄

桃夭

之子于歸句須重遠發方得體被化意未得顯言。以傷王民皞皞之風 孝不衰于舅姑敬不違于夫子慈

不遺于畢幼義不咈于夫之兄弟
序曰、后妃之所致也、不妬忌則男女以正婚姻以時、噫
此豈可以家喻戶曉哉、道行於上俗美于下矣是所謂
風也
王氏曰、后妃處乎重闈深密之地、而四方之廣家人婦
子服化者正其本而已、故察于治亂之形而不見其本
者未可與論聖人之道也　廣漢張氏曰、爭爭之風始
于閨門、至于使萬物不得其所、而況婚姻之能以時乎
此意甚深遠矣
兔罝



此詩一節深一節、章旨在多才、雖武夫可配公侯、多才
意已隱〻想見言外、全在虛意斡旋、見商紂之三窟雖
營而周網之恢〻不漏、萬民之如燬已極、而求寧之屏
翰森羅
干城借以形容其可用、邦非以用武言以狀其才、即今
便可為公侯之保障、非擬他日為公侯之用也
好仇言君臣相敵體之謂、嘉耦曰配、怨耦曰仇、反其詞
而曰好仇、詩家播美處　一說有王者必有名世、有君
必有臣、此以類相從、有漢高必有韓彭、有晉文必有狐
趙、須句聖人二類人方得

腹心、若但言公侯此心、武夫亦此心、則與好仇何異、此
所謂同心同德者、情投意契、足任公侯心膂之托也
三股俱以求寧、觀成奔走禦侮點綴見公侯一生惟衛
民而奠之安、故下干城等語非無謂也　詩今從旁嘆
美、非為國家惜人才、非為斯人嘆淪落乎〻叙述而棫
樸作人之氣象宛然矣
詩故云文治于岐四方無侮、武夫無所効其用、相與從
事罝網以銷磨其壯心為耳
序曰、后妃之化也、關雎之化行、則莫不好德、賢才衆多
也、



蘇氏曰、肅〻敬也、世未嘗患無武夫、獨患武夫不知敬、而
不可近、今武而知敬、故可以為公侯干城也、桃夭言后
妃能使婦人不以色驕其夫、而兔罝言其能使婦人以
禮規君子之慢、故桃夭曰致、而兔罝曰化、夫致者可以
真致而化者其功遠矣
芣苢
序曰、后妃之美也、和平則婦人樂有子矣、　程氏曰、螽
斯唯言不妬忌若芣苢則更和平婦人樂有子謂妾御
皆無所恐懼而樂有子矣
除却平〻賦其事外、別無相樂意思、隨其地而遇之曠

其采之多而處置之無心自適之狀俱可想見妙疊山云細繹婦人之辭非天下康樂而無兵戈之擾夫婦相守而無征役之悲時和年豐而無流離之苦何以使之優游自得相與賦詩而樂其事哉固宜為文王之世周南之化也

漢廣

此詩三章一意只反覆咏嘆其不可求喬木翹楚皆取高潔意象不止漢廣江永見凜不可犯也端莊以容貌言靜一以情性言此正所謂致其貞淑不貳其操情欲



之感無介于容儀燕私之意不形于動靜使人望而知敬深慝之意自消故曰不可求正是深言其德非謂欲求之而不可得也

季思云刈薪刈長娶婦娶良薪長先刈婦良先娶翹翹錯薪各四句言男女之正有先之者矣不可得而求也于歸預道之詞末四句反覆申咏只嘆羨無已之意若說如此其不可求故願為秣馬便無趣江漢之咏不異首章只說信乎其不可泳不可方也則舉咏之意寬然若敬悅非出自詩人語氣 顧仲恭曰言秣其馬蓋亦謙不敢言其遠已也不然他人娶妻如何替他秣駒

序曰漢廣德廣所及也文王之道被于南國美化行于江漢之域無思犯禮求而不可得也

王伯厚曰艾軒謂詩之萌芽自楚人發之故云江漢之域詩一變而為楚辭屈原為之唱是文章鼓吹多出于楚也

汝墳

呢呢兒女語恩怨相爾汝父母孔邇處亦不重總是勞極別久之中生出一番慰藉 遐棄從如燬字來念主政暴虐恐有不測等情首章之調饑皆根于此 周在西北汝旁在極南而云孔邇者人遠而澤近也



張氏曰玩此詩則民心雖怨乎紂而尚以周之故泰至於泮散也是文王以盛德為商之方伯與商室係民心而維宗社者也其德可不謂至乎

序曰道化行也文王之化行乎汝墳之國婦人能閔其君子猶勉之以正也

王伯厚曰周南之詩曰公侯干城曰王室如燬當文王與紂之事於君臣之分嚴矣此周人所以為至德

麟趾

以麟屬公以趾屬子吁嗟麟兮都在公身上再三嗟嘆下二章倣此

序曰關雎之應也關雎之化行則天下無犯非禮雖衰
世之公子皆信厚如麟趾之時也
郝云禮風教之本無禮則近於禽獸麒麟之異於走獸
者以其行中規矩音中鍾呂蹉必擇地詳而後處不履
生虫不踐生草不群居不侶行不入陷穽故曰聖瑞服
虔曰視明禮脩則麒麟至故麟者禮之應商紂之末俗
貪壞禮關雎化行若桃夭之子兔罝野人芣苢漢廣汝
墳之士女皆知守禮其貴家世族子姓少而愿謹步武
頭角振振有瑞厚之風故詩人託麟趾表聖瑞見文王
修齊之化成而周道大興也朱註以公子爲文王后妃



之子孫以麟比文王后妃趾比公子於義常据周南十
一篇皆以次自近及遠江漢汝墳之後及家庭編次亦
卑矣序說不可改也

召南

夫南方諸侯非一國也然鵲巢采蘩則君夫人有令德
草虫采蘋則大夫妻有賢行覲之朝而庶位挺羔羊之
節觀之野而閨巷懷甘棠之思嫡溥小星之恩妾安江
沱之分雖僻遠之地蒸庶之家猶有殷其雷之婦人摽
有梅之女子至如野有死麕誘之而不動厭浥行露訟
之而不從風化所從來遠矣故總之何彼襛矣者是淺

世之王姬猶其德化所漸被烏積而至于仁如騶虞則
草木群生皆得以茂對咸若而文王之化流被于南國
者負有充塞宇宙之象序以騶虞爲鵲巢之應而見王
道之成信哉

鵲巢

無成而代有終者妻道也鳩居成巢亦無成有終之義
拙是鳩之好處無非無儀婦人之德之子不言德正欲
借鳩以見之百兩侯禮之常禮以德重方見其成成者
大婚之禮告成也非成送迎之禮也　聶測曰方者居
之定也盈者居之滿也詩本以鳩言也　鄭氏曰滿者



衆媵姪娣之多則以詩之寓意言也
序曰夫人之德也國君積行累功以致爵位夫人起家
而居有之德如鳲鳩乃可以配焉　蘇氏曰說雖無害
而鳩非鳲鳩也
詩故云序云夫人之德也何德乎能將姪娣俱來也猶
關雎之求淑女也

采蘩

詩故云祭有烝有禴烝以荐品物禴以荐新味南國歲
味莫先于蘩孟春始芽香脆可珍采而荐之理或然也
誠敬則在采字用字僮僮祈祈上見得　箋曰于以猶

言往以也重躬親意然不必泥定親往使人取之而身
董其事即是躬親蘩似艾白蒿也非水產沼沚之曲者
沚即池中之沚猶云采蘩于沼之沚也爾雅曰小洲曰
渚小渚曰沚　孔氏曰澗中亦謂于曲內非水中也
祭統云夫祭也者必夫婦親之所以備外內之官也官
備則俱備君純冕立于阼階夫人副禕立于東房君執
鸞刀羞嚌夫人薦豆此之謂夫婦親之
來童須見與公侯合敬意婦與專成故也僮僮有所以
聳之也祁祁有所以留之也皆因被而見其人每二句
意相連而重上句下特言其時以足上意耳正與公侯



之詞詞屬屬陶陶遂遂合敬　孔氏疏云被之僮僮是
祭而視濯溉饎爨之時

草蟲

通章是感物而思偶一時事以未見而憂作主旣三
句擬議之詞看曰今猶未見也如之何不憂乎　陸氏
云草虫鳴則阜螽躍而從之一曰草虫鳴于上風阜螽
鳴于下風而風化朱子亦曰似有陰陽之義故以為感
又阜螽曰蠜草虫謂之負蠜蜾蠃亦取阜螽子呪而成
己子　詩故云草虫蜻蛚寒蛩之總名張衡大火流草
虫鳴是阜螽斯也草虫鳴阜螽躍後秋候也采蕨薇

春候也秋後而往春暮未還道理悠遠吉凶莫卜故
不能不憂
序曰大夫妻能以禮自防也　范氏曰未見君子憂心
忡忡者憂心不當夫也婦人之從君子豈以為必得當
之哉見禮則進不見禮則退故古之嫁者三月而後反
焉所以養廉恥也

采蘋

通詩精神在有齊季女上前面疊疊說來采而盛盛而
湘湘而奠而總承之曰誰其主此事乎乃能敬之少女
耳夫謂之曰主則采之必親治之必當奠之必預皆主



者事不專在薦時言　宗室之祭[illegible]　薦主之者大
夫也蟠炙之薦相之者賓客也[illegible]則大宗之婦
大夫之始祖繼別子者謂之大宗立宗廟以祀之若諸
侯則祭于都宮大夫之別子則但為[illegible]之小宗不得
祀于宗室矣
序曰大夫妻能循法度也能循法度則可以承先祖共
祭祀矣　續說　女子十年不出姆教婉娩聽從執麻
枲治絲繭織紝組紃學女事以共衣服觀于祭祀納酒
漿籩豆菹醢禮相助奠十有五而笄二十而嫁此言循
法度者今既嫁為大夫妻能循其為女之時所學所觀

之事以為法度也

甘棠

武王分陝。始稱二伯。此云召伯。當作於武王之世。而係之召南者。或巡行在文王之日歟。蹶曰。得自南國。故係之。

說覩物思人者。非說思其人。故愛其樹者亦淺。并愛樹亦不知何以愛至此。陳季方曰。辟如桂樹生泰山之阿。上有萬仞之高。下有不測之深。上為甘露所霑。下為淵泉所潤。當斯之時。桂樹焉知泰山之高。淵泉之深。不知有功德與無也。　召伯句。是直指此樹之當愛護。非推原所以當愛也。



行露

此皆貞女自誓之詞。蓋義禮初明。人心猛厲。幽獨自盟。義不汚染。故自言我之守身防禮。不敢踰越。若此。假令猶有強暴不諒。橫以相加。雖雀角鼠牙。疑似難辯。而我必白之不女從也。誰謂何以有意味。勿說得死煞。亦不必就他人言。只以詩人口氣發之。總之畏多露者。即畏雀角鼠牙一流人。不畏訟獄者。即多露沾濡。無柰我之不出何也。不自取辱。則訟獄自可聽之。　雀交不一。雄交不再。　角音鹿。嘴之銳而鉤者。凡鷙鳥皆有之。雀有喙而無角。鼠有齒而無牙。今穿屋穿墉。則事之可疑。而亦理之易明者也。　自訴。自暴白也。非訴于召伯。

徐氏曰。此等自守自訴之言。都是作詩者代為之言。以美其貞信之節耳。非實是女郎所作。

列女傳。召南申女。申人之女也。既許嫁于酆。夫禮不備而欲迎之。女曰。夫婦人倫之始也。不可不正。夫家輕禮違制。不可以行。遂不肯往。夫家訟而致之獄。女終以一物不具。一禮不備。守節操義。必死不往。而作是詩。

序曰。召伯聽訟也。衰亂之俗微。貞信之教興。彊暴之男不得侵陵貞女也。



蘇氏曰。二南當文王與紂之世。淫風之被天下。如露之濡物。召南之女。被文王之化。能以禮自保。

羔羊之皮

素則不華。五則不侈。即是節儉正直。以在委蛇上一層。

蓋惟其不愧不怍。所以從容自得委蛇。儼一身舉動言。就出公門行步時見之。說此詩只須順文摹寫。不作推原。　縫中突兀謂之紽。有界限謂之緎。合二為一謂之總。

書畢命曰。茲殷庶士。席寵惟舊。怙侈滅義。服美于人。驕淫矜誇。將由惡終。俗之不良。乃爾。文王一先以畢服道

以懿恭。而過化存神。一至于此。

孫測曰、舊說羔裘燕居之服也、既曰燕居、則在私居、乃又自公而退食何也、按羔羊卿大夫居私朝之服、私服則在公矣。非燕居也。

序曰、鵲巢之功致也、召南之國、化文王之政、在位皆節儉正直、德如羔羊也、

豵宗伯注云、羔取其群而不失其類、士相見注云、羔取其群而不黨、公羊傳何休云、羔取其贄之不鳴、殺之不號、乳必跪而受之、死義生禮者、此羔羊之德也、然則今大夫亦能群不失類。行不阿黨。死義生禮。故皆節儉正



直。是德如羔羊也。

蘇氏曰、夫君子能治其外。而內無良妻妾。以和其室家。雖欲委蛇而不可得也、此所以為鵲巢之功致也

詩故云、南國大夫能節儉也。諸侯狐裘。大夫羔裘。士羊裘。此宜羔裘而羊裘。知其能儉。服而自適。知其能節。人不自然、賢者特甚着一節。儉于胸中。從不露於大廷。必不能準忘于私室、所謂貴而益謙。與傲同、醉而益恭。與亂同也、故羔裘不難。退食委蛇難。稍有意。便是公孫弘之布被。

殷其靁

序曰、勸以義也、召南之大夫遠行從政、不遑寧處、其室家能閔其勤勞、勸以義也、

興意以在字違字殺字莫遑字相反應、此詩有思而無怨。先公而後私。有期望而無億逆。思之正而平者也。斯盛世之風也。　振振、信厚見非輕佻浮薄的人。上為朝廷老實幹事。下能睠顧室家。公甸之託不負。五日之期不移。可望其發畢事而旋歸也。

徐云、古者成役、仲春而歸、此時雷乃發聲。蟄虫始振。故殷雷草虫俱即時即景而言。可見歸期未至。亦未敢遽望其歸。序所云勸以義也。



摽有梅

梅花繁。初結實時、常多而易落。其春、夏之交乎。意却一節緊一節、蓋懼之甚。不覺詞之深耳。迨字雖遑遑恐晚。全要得自守意。莫作急于從人。語氣迨吉、是行納采請期之禮、非遽成婚姻之禮也、七兮、三兮、暨之、皆形容時晚之詞。非必歷盡而始咏也。　懼辱話頭、冷然言外、鄙云、朱子謂懼有强暴之汙、非也、王道本人情、雖切而不苟、且還就文王之教也、

說者謂是時人情渙雪之初。強者能守所志以自堅。請者思得所托以畢世。蓋南國染商紂之淫靡。從前風俗

有不忍言者。故有守經之女子。以為風而採之。耳上古朴衷有情必露。不似末世胸懷中幕而外作殞顏。此之謂真廉恥也。然考詩說以為女父拒婿之詩、更妙、

嘒彼小星

二章一意、只述其事言其志。而夫人之賢自見。不必云夫人如何不妒、在己如何感恩。肴實命不同寔字。見他貼然尊奉。非引造物以自寬也。后為太陰之象。而妾特借余光以自照。故取象于小星。三五指東方之宿。參昴指西方之宿。詩人所見只一時。非兼昏旦二時而言也夙夜在公、見雖朝夕奔走。而常得近君也。實命不同、只



重妾自安其分上。不得與夫人相較量。 君相能造命。衆妾之命、獨非夫人所造乎。命之不同在天。而今日之進御、又邀其幸于人。誠可欣藉矣。

疏云、諸侯九女望前先卑。望後先尊。姪娣六人。兩兩而御。當三夕。兩媵當一夕。夫人當一夕。五日而遍。 內則妾不在妾御。不敢當夕。謂妾避女君之御日也。若宋儁引之、只不敢專夜之意。蓋夫人入御君所。從容而有儀。至旦。太師奏雞鳴于階下。然后夫人鳴珮玉于房中。告去。若媵妾則澡自謹飭。雖得當夕。猶不敢即安。故必曰肅肅。曰宵征。非以見星往還。謂之莫敢當夕也。 按禮天子之后。每夕皆進于王所。以正內治。五日一休。以休沐為義。則一嬪與其御進。九四十有五日而九嬪畢見。自諸侯以下妾媵雖有多寡。然皆用五日之制。此衆妾疑即女御也。進御于君。必從其嬪。不敢自往。故曰莫敢當夕。 衾裯是君所寢。大被。女御或抱衾或抱裯。以進于君。是其職亦。但使值女君之妒忌。則雖欲循其分以效其勞、亦不得矣。故為可幸。

序曰惠及下也。夫人無妒忌之行。惠及賤妾。進御于君。知其命有貴賤。能盡其心矣。

蘇氏曰三心也。五噣也。正月噣在東方。三月心在東方。



命禮命也。諸妾從夫人。以次叙進御于君。所猶小星之從心噣也。

正義曰、命謂貴賤者、夫人禮命貴與君同。故稱曰小君。衆妾則賤。故喪服注云貴者視卿。賤者視大夫也。妾之貴者夫人姪娣也。即喪服所謂貴臣賤妾也。左氏皆言以夫人之姪娣為繼室。明其貴也。何休云、無子立右媵之子。右媵無子立左媵之子。以二媵為貴。與禮不合。故韓奕箋獨言娣。舉其貴者。是姪娣貴於媵之義。

江有汜

媵而相安。安而相樂。似有次第。然亦媵行時。大喜過望

而遥桐擬議之詞、其嘯也歌、猶曰及其悔而嘯之時、則得其所處而樂而歌矣、不必認中上二節。此句大有趣味。朱子曰、夏水自江而別以通于漢、漢復入江、冬竭夏流、故謂之夏、而其入江處、今名夏口、即謂江有沱也、禮諸侯之媵、八歲備數。十五從嫡、廿承事君子、未任承事、還待年父母之國。

序曰、美媵也、勤而無怨、嫡能悔過也、文王之時、江沱之間、有嫡不以其媵備數、媵遇勞而無怨、嫡亦悔過也、

野有死麕

麕性淫而善奔、詩曰鹿斯之奔。易曰藉用白茅無咎。興



意言不潔之物。尚以潔束之。女子懷春。乃情之正。可以非禮誘之乎。如玉不以色言、其貞潔之操。瑩然如玉耳。要看一舒字。淫慾之人。全是輕狂暴戾、細細忖量、妄想自息。蘇子由曰、奔走失節、則佩帨動非禮、相凌則狗吠。

序曰、惡無禮也、天下大亂、強暴相陵、遂成淫風、被文王之化、雖當亂世、猶惡無禮也、據此則以末章謂詩人托為女子之言、更覺合拍。郝云、死麕死鹿、醜詆之辭也、言尨吠則拘柔惡之矣。如朱說女罵于室、犬吠于門、風賦興詩何槩識歟。

子貢傳、楚人求昏而不能其禮、女氏拒之、賦楚有死麕、女氏謂女之父母、

何彼襛矣

通詩重和敬、男女之稱、婚姻之合、皆以此、以唐棣興車服之盛者、王姬下嫁、車服不係其夫、下王后一等、故盛也、按王后五路。重翟為上。厭翟次之。王后六服。褘衣為上。褕翟次之。下王后一等。車則厭翟勒面繢總。服則褕翟也。肅雝、只就車上贊其和敬、非是直言其人之和敬車之肅雍、只是氣我馳駈和鸞有節意、南子以車聲而知蘧伯玉、夫以伯玉之車。宜有轔轔之轍。則王姬之



車。宜有肅雍之度矣。唐棣之華、一樹[illegible]生二萼、以義夫婦、如云、並蒂、芙蓉耳。以桃與李興男族類。先女。王制也。婚姻先男。夫綱也。以絲與緡興男女之稱。由王姬能降而自卑也。以絲與緡興男女之合由王姬能柔以相承也

鄭夾漈曰、春秋莊公元年、書王姬歸于齊、乃桓王女、平王孫、下嫁于齊襄公、註以召南為文武之詩、故不得不以平王為平正之王、

子貢傳、齊襄公結婚于王、周人恥之、賦何彼襛矣、

蘇氏曰、漢儒之言詩者、曰王道衰、詩人本之衽席、關雎

作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而近世學者、又因此詩稱平王齊侯、則遂以二南為東周之詩無疑矣。予讀儀禮觀其燕饗之樂、風雅之正詩、無不咸在。蓋關雎鹿鳴之作也久矣。非復衰世之詩也。夫平王者、周之先王、豈文王歟譬如商人謂湯武王、蓋亦當時一號也、至于齊侯、則武王之世、太公望得稱齊侯矣、且周頌之言成康、猶不得為成康子孫之詩、而此詩獨不得為文王之詩哉、 此議甚是、郝仲輿亦主此意、

騶虞

草木禽獸、不過舉一以例其余、仁恩及物、只是樽節愛



養非以和召和之謂。仁心自然、即含蓄其中、故下宜以騶虞指而嘆之、不作推原 不言民而言物、見詩人之善立言也。通詩都不要牽出仁民字様来。方得其旨」

序曰、鵲巢之應也、鵲巢之化行、人倫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純被文王之化、則庶類蕃殖、蒐田以時、仁如騶虞、則王道成也、

王伯厚曰、射義天子以騶虞為節、樂官備也、鄭康成注云、于嗟乎騶虞、嘆仁人也、周禮疏引韓魯說、騶虞、天子掌鳥獸官、其說與射義合、文選注、引琴操曰、騶虞、邵國之女所作也、古者役不踰時、不失嘉會、墨子曰、成王因先王之樂、命曰騶吾、豈即詩騶虞歟、

晁景迂詩序論云、序騶虞、王道成也。風其為雅歟、序魚麗、可以告神明。雅其為頌歟。解頤新語云、文王之風終于騶虞序以為王道成、則近于雅矣。文王之雅終于魚麗序以為可告神明。則近于頌矣。

詩觽國風卷之二

竟陵　公永鍾天鍚纂著
男伯㚥錢　瓚　編
文張鍾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仝校
爾弢馮元飈

邶鄘衛

譜曰衛自康叔七世至頃公當周夷王時政衰變風乃作。作者各有所傷從其國本而異之為邶鄘衛之詩

按跡曰世家頃公卒子武公和立卒莊公揚立卒子完立是為桓公弟州吁弒之州吁誅宣公晉立卒惠公朔立卒懿公赤立為狄所滅立昭伯頑之子申為戴公卒弟文公燬立三國詩俱以之為次



崔仲鳧云夫子存綠衣以下四詩於首變以驗二南之化非錄怨女而已是故凋得后妃而歎二南衛失莊姜而召狄禍故詩首國風禮始冠昏　卓去病曰詩表衰乎春秋者也周召之後首康叔矣先邶鄘者尊天王也禮滅人之國春秌不許也或曰鄭并十邑而不介者何也曰惡衛之先也邶鄘無考而皆衛詩先可知矣故著之著之以示罰也　朱贊儀曰邶鄘衛三監之故墟也卒并于衛皆衛詩也仲尼錄詩宜若可沒邶鄘矣必存之存三監也存三監所以存殷也武康之誅仲尼所不予故存邶鄘以致意焉

崔云衛自莊姜不答宣公不父宣姜不母其成衛之滛風鶉奔先室中著其所以亡木瓜為致著其所以存齊桓之功也　嚴坦叔曰泉水竹竿一人而分屬邶鄘衛者采者隨所得之地而係之也

柏舟

怨婦棄才古今同况即依朱子以為婦人之詩初未有不得于夫字樣柏舟内貞外固匪石匪席之心内之貞也威儀二句外之固也至于兄弟莫據群小見侮皆是



飄泊的景象與汎彼中流相關應情、二章將隱憂情形明、畫出

首二句着一亦字含愁無限人心切于憂便只于憂之一路分明婦人之憂家隱向人說不出來加一耿字無限悽愴

婦人豈有以兄弟為據之理一逢字最妙正是適遭其窮之意于言外想其無聊之致可也

婦人以心事夫者也以容事夫者也展轉尋索求見棄之故而不可得非揚已也　威儀不在儀容上講以舉止中規中矩言

憂心悄悄一章如此不堪情形急禁得提上心頭總露
便拊其心摽落也如有遺落也恍惚驚悸之狀
迭更也是更易之更不是更代之更煩冤心煩而屈抑
也賸䐉心皇惑而亂也如匪澣衣極形容不得自如之
狀不能奮飛不是欲去而不能去亦不是安于義而不
肯去要蒙上文如匪澣衣來相反看只是恨其不能脫
然無累之意
荀子曰為人妻者夫有禮則柔順而聽從無禮則恐懼
而修省
黃葵峰云此詩當從序說首章上不得于君也次章下



不得于儕類也三章內不失乎己也四章外不理于口
也五章仍歸在憂君也
蘇氏曰有仁人而不用譬猶以柏為舟而不以載使與
衆物皆汎于流而已　慍不仁必于仁人今慍之于不
仁此慍所以為逆其慍也蓋朝無善人矣
小人之惡君子曰何為斯踽踽涼涼然君子不以其故
自改也此所謂不可轉與不可卷也
正義曰此仁人與君同姓故以兄弟之道責之
黃云同姓之臣義無可去安于分之所當盡而已故曰
不能奮飛即箕子戒不顧行遯之意也

朱子改為婦人之詩不過據列女傳耳然劉向疏引此
詩曰小人成群斯足畏也朱子註亦曰衛之仁人見怒
于群小不自相矛盾耶

綠衣

章旨只重夫婦之變前以表裏喻幽顯次以上下喻尊
卑憂只憂其嫡妾失常名分倒置不必推到君國郝云
婦人衣夫者也夫人位中宮黃者中央土之正色雜以
青則為綠青木氣也木克土中宮所以見逼于旁嬖
陸羽明曰綠惟為緣所以治之妾惟少艾所以嬖之此
人情之自然莊姜已體察到此不用註中汝又二字至



自比于寒風之絺綌蓋怨已諒人之極不待取法古人
已能泰然安之矣前思古人根妾之見嬖來蓋嫉妒由
此而生未免處失其宜已先有過故思古有處過此等
事者庶法之而過以免也後思古人根己之過時來蓋
自揣冷淡光景原無爭寵之心故思古之善處此者若
我有此意而為古人先得也俾字與實字遙相呼應下
一實字覺有欣然會意情況此意本之蠡測得之嘆
夫不能以德而刑妻婦亦不能以德而相夫但求自遂
而心亦苦哉
莊姜不獨豪傑真是聖賢遇文王便為后妃矣

序曰衛莊姜傷己也、妾上僭夫人失位、而作是詩也、王伯厚曰劉孝孫為毛詩正論、演毛之簡、破鄭之雜、李邦直亦謂毛之說簡而深、此河間獻王所以高其學也、鄭之釋繁塞而多失、鄭學長于禮、以禮訓詩、是按迹而議性情也、綠衣以為褖、不諫亦入、以為入宗廟、是據以為不誤、雖人之官、此類不可悉舉、

燕燕

郝云燕雀春來秋去、以比別離、燕燕、依人、為孚子也、故玄鳥為祈子之祥、莊姜于媯、以子相依、子亡相失、故用為比、不言夫死子弒、國破人亡、而託興燕、關山寥落隻影孤飛、凄然有流離之感、至曲終奏雅、未亡人之志有如皦日、千古離情、此為絕唱、　雎鳩逐隊而飛、鵲巢相向而宿、惟燕居則相向、飛則相背、

之子之歸、苦矣、送其婦者、遭際同之悲、人亦還自悲而州吁方阻兵安忍、痛哭之不可、則有泣而已、初別時至涕泗如雨、已別后猶佇立以泣、及望之不見、而泫然以失、此時目斷行塵、一淚可揮矣、此謂寔勞我心也、實字正見許多慈苦、有不忍言者、非專為一戴媯也、並下章亦從別離凄楚中想像他許多好處出來、單提任字、便見感念困念其立心、如此持身如此、傷今悼昔、筆端雜



盡蓋以柏舟之棄婦、而送歸妾之寡妻、言念先君、當有愀然不禁者、豈徒述其勉己之勤哉、故講衣章全要言外嗚咽、

日月

呼日月而但云照臨下土、尊之、、詞也、呼父母而遂言畜我不卒、親之、、詞也、　胡能二句、一說斯人之不古處也、何時能有定乎、使其定也、寧終棄我而不顧乎、德音、是言詞、即顧我則笑之類、然皆出于戲慢、故曰無良、猶令人云、沒好說話耳、畜我不卒、猶令人云、爹娘養我不了、誤我一生意、



序曰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難、傷己不見答于先君、以致困窮之詩也、

蘇氏曰、莊姜賢妃也、莊公惑于嬖妾而不禮焉、及完立而不能終、故其自傷曰、君夫人日月也、奈何舍我而逝不復其故處乎、雖然、舍我而能有所定尚可也、苟為無定、何用不顧我哉、石碏之諫莊公曰將立州吁、乃定之矣、若猶未也、階之為禍、莊公不從、故及于禍、此胡能有定之謂歟、

終風

狂風不及夕、今終風且暴甚矣、然猶見日也、霾則晦霧

于下、曀則揜曀乎上、不見日矣、又積而成虺〻之雷、殊無霽期矣、以比莊公之狂惑、有加而無已也、頑我則笑只、消看一則字、便見原無笑意。不過是戲謔浮浪、笑燕之傲而已、　惠然肯來、即頑我則笑一例道是往又似來道。是來又忽往。是謂莫往莫來。此語寫得癡態酷肖、勿泥註但又有三字、　呂氏曰、疾風迅雷、其止可待、至于曀〻之陰、虺〻之雷、則殊未有開霽之期也、故以比狂惑愈深、懷如懷抱之懷、藏于中而不能釋也、

序曰、衛莊姜傷己也、遭州吁之暴、見侮慢而不能正也、



蘇氏曰、風霾噎雷。皆以喻州吁之昏暴也。

邶云、朱子改為莊姜傷莊公而作、非也、誦綠衣日月。而莊姜爲温恵婦人、無恚怒過甚之辭可知、此詩謂毋憂子、則為賢女謂婦怨夫。則傷于忿矣、毛説是也、

擊鼓

左氏隱公元年、鄭與叔之亂、公孫滑出奔衛、〻人為之伐鄭、取廩延、二年冬、鄭人伐衛、討滑之亂也、四年春、衛州吁弑桓公而自立、宋殤公之即位也、公子馮出奔鄭、鄭人欲納之、及衛州吁立、將修先君之怨于鄭、而求寵于諸侯以和其民、使告于宋曰、君若伐鄭以除君害、君為主、敝邑以賦、與陳蔡從、則衛國之願也、宋人許之、于是陳蔡方睦于衛、故宋公陳侯蔡人衛人伐鄭、圍其東門、五日而還、秋諸侯復伐鄭、敗鄭徒兵、取其禾而還、九月、衛人殺州吁于濮、

邶云、擊鼓踴躍、輕佻之狀、輕。佻。者。無。謀。易師之彖曰。師貞丈人吉。以兵為戲、未有不忘者。州吁所以死也、故曰、詩可以觀、謂興為無義、則所失多矣、

徐士彰曰、我獨南行、憂心有忡、味詩人含蓄之意、似不言鋒鏑死亡而有隱然寓于其間者。蓋不忍言之也。如此則于不我活兮。不我信兮處。方有味。若露出。即淡然



無味矣。朱註所云、特解經之法、而非風人之旨也、

劉氏曰、東門之役、五日而還、出師非久、而民怨若此、身犯大逆、衆叛親離、莫肯為之用耳、

爰居節、一説民將征行、與其室家訣別曰、是行也、將于何居處于何喪其馬乎、若求我與馬、當求之于林之下、蓋預為敗計也、軍行必依山林、求之林下庶幾得之、此即所謂尸膏草野也、如此説更于死亡有情、不必推言必死亡也　死生契闊、約誓渾成語、言一死一生、一彼一此、俱不忘棄也、帛説便滞、執手二句、即繾綣叮嚀語不作兩開、不我信、亦就不我活説下、須領其憂危惓〻

序曰、怨州吁也、衛州吁用兵暴亂、使公孫文仲將而平陳與宋、國人怨其勇而無禮也、

雄雉

一篇俱是善懷、不必如程子之訓、以末章為勉以正也、

阻不但是風塵伊阻、物我相猜相岐、便有許多睽隔、自詒二字、家可思、多是負氣矜智攘臂功名之人、故以不忮求望之、誌從役誤得廣、不止說從軍、

展矣二句作一句看、猶云誠我君子之實勞我心耳、根上伊阻、含下保身、　瞻彼日月瞻字、緊關思字、蓋眼見日月升沉明晦、而不見君子、千端萬緒、齊上心來、我思



豈不悠悠、不止思從役之久、道之云遠二句、止是其思中想望迫切之情、非是不來已久、又恐遠道為阻也、

漢書云萬里之外、以身為本、　旅中相聚、不止一身、人各自善、自然相及、

序曰、刺衛宣公也、淫亂不恤國事、軍旅數起、大夫久役、男女怨曠、國人患之、而作是詩、

蘇氏曰、此詩言宣公好用兵、如雄雉之勇于鬪、故曰不忮不求、何用不臧、以為軍旅數起、大夫久役、是矣、以為并刺其淫亂怨曠、則此詩之所不言也、

匏有苦葉

一章以禮義立案、刺淫之義、見于次章、而未嘗直指其人、三章陳說古義、末章借喻之意、又出朋友一倫、凜然砥柱中流、扶植綱常之義

匏方苦、未可為腰舟、喻婚姻之約、未定也、濟方深、未可徑渡、喻先王之防、甚嚴也、此時、而循禮以行、是深厲淺揭之常道也、此時、而極欲以往、是濟盈雉鳴之邪說也、

濟盈謂不濡軌、雉鳴反求其牡、真天壤反常之事、而淫亂者、不自知其不可也、不知鴈以貴別、旭以貴始、古禮如此其不苟也、六禮在先、送女在後、古人如此其不驟也、是以寧不應招、而甘須我友者、非獨守深厲淺揭之



常、亦以避濡軌求牡之誚耳、何人之不三思也哉、詩中多以水為喻、蓋取淫之義云、

首二章上二句、只將來引起下意、不得以正意配說、尚未有比喻在、匏經霜、其葉枯落、然後佩之腰以渡水、埤雅曰、長而瘦小曰匏、短頸大腹曰匏、國語苦匏不材、于人共濟而已、爾雅由膝以上為涉、由帶以下為厲、繇膝以下為揭、濟有深涉、是水之深而不可涉者、下則既可涉之中、又有淺深、渡水不裸體、故着衷衣而渡、謂之厲、衷衣褌也、由膝以下、不須如此、但褰裳而已、男女當度禮義之可否、只泛論其理、以起刺之、端尚未着淫者

身上不然彼淫者惟有不涉而已焉有淺淺可量乎飛
而則字皆非實語總見濟深厲則不可輕涉意
濟之盈雉之鳴只立此兩言以為濡軌求雉之案非即
以此為常理也雉而求牡義取反常不嫌取類之遠或
曰周書有牝雞晨鳴飛亦可稱牝牡不知可以言牝雞
亦可以言牡雉安見求非其類乎且此意只以非偶相
求為反常其男女雌雄不必一一相合若以雉鳴比女
之懷春則是詩兼亦刺女矣意必不然車輪廣狹高下
皆于軌即車頭之端貫轂者所謂轄頭也中庸以在地
者言故云轍迹看一軌字正見禮義之度



娶妻之禮以昏為期故名婚禮必以昏者取陽往陰來
之義雁隨陽而處似婦人從夫故昏禮用為六禮惟納
徵用幣餘皆用雁惟親迎以昏餘皆以旦雁取其和亦
貴其耦旭取其明名重其始妻歸及霜降之後氷泮之
前陽往則陰來也非禮非時豈容苟合
末章只重渡水者之當斟酌不重舟人之不當招若此
舟子之招比男之誘女則刺女意反重矣要知正意只
在卬須我友上韓詩曰招招聲也
序曰刺宣公也公與夫人並為淫亂　夫人夷姜宣公
父妾公烝之生伋見左傳

詩緝云匏苦濟深未可渡也今曰深則吾厲之淺則
揭之不問水之淺深惟知欲渡也喻宣公之不顧禮義
也濟盈不濡軌喻宣公惟知縱欲不自知其污惡也雉
鳴求其牝喻夷姜宣淫不知羞恥也鳴雁章言士之娶
妻猶循禮如此而況國君乎末章則守禮之正也招招
亦有夷姜誨淫之意

谷風

此詩大略以顏色之衰德音之善為主夫重色所以棄
己有德所以悲湜湜其沚正德音莫違而詳見于第三
章以我御窮則不能同死矣由于既阻我德也不宜有



怒起下有洸有潰來同心起下不我能慉以來德音起下
治家勤勞來同處起下既生既育我躬不閱來三說宴
爾新婚又伊余來塈新舊情形有許多低徊顧戀之致
陰陽之和氣噓則為風濡則為雨雨非風所致然谷風
至陰陽和故言以陰以雨黽勉兩相忍避之詞力所不
堪心所不欲而勉強為之皆謂之黽勉黽勉同心有要
之于久意德音即照下治家勤生等事同死二字有許
多悽惋知為生之難則不可拋之于死矣
見棄之苦以荼形之此比與他處不同須以物形己明
比為是見己之苦甚于荼也如兄如弟正以形己之太

甞不要補不見恤意味更淺　王伯厚曰、荼有三、誰謂荼苦、荼、菜也。有女如荼、茅秀也。以薅荼蓼、陸草也
淺淺其沚、說得修潔可憐。母逝四句、蓋身所經理、觸念難忘。旋又自嘆自絶、情事低回、不堪多讀。衆溪當玄妻與夫書曰、衣不厭新、人不厭故。彼獨何人、而居我處。即此意。此已引治家之端　羅景倫曰、太白去婦詞云、憶昔初嫁君、小姑纔扶床、今日妾辭君、小姑如妾長、回頭語小姑、莫嫁如兄夫、古今以為絶唱、然以余觀之、特忿恨決絶之辭耳。豈若谷風去婦之詞曰、毋逝我梁、毋發我笱、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雖遭放棄、而猶反顧其家、戀



戀不忍、乃知國風優柔忠厚、信非後世詩人所能彷彿也、

恤、隣、亦、治、家、餘、事、皆、然、相、夫、說、

賈誼傳、一二指慉、師古曰、慉謂動而痛也、言不能念我勤勞而痛之也、　毒藥攻病、必不得已而後用之、故毒絶之時、藉以祛錮疾、而生即棄去、故曰比予于毒、人之于物、得新可以捐故、然厚者猶有所不忍、夫婦義當偕老。乃姑以禦窮而已、其薄惡可知、況水涌也、其勇如之、水之潰者、其勢横暴而四出、故怒之盛者為潰、詒肄、非言平日治家勤勞之事、乃將棄時故委以艱難勞苦之事、令彼處之不能、而後藉口棄之也、末二句、回頭一顧、許多悲凉、見夫之所重徒在色、而不在德也、夫色豈能常盛不衰哉、不獨情景凄絶、亦有危動新婚意

序曰、刺夫婦失道也、衛人化其上、淫于新昏、而棄其舊室、

式微

主憂臣辱、主辱臣死、而曰微君之故者、非怒之也、激其君以有為也　中露、言不見庇也、泥中、言不見拯也、俱借字、　玩其語意、寔有抑鬱無聊、與其俯首于此、而不見救援、不如歸去、圖自力之計也、然衛之意終然[illegible]



徐微玄曰、考黎國、在今潞安府黎城縣、中露地名、今屬山西、意泥中亦必有說、然杜詩有不夜月臨關之句、而邊關遂有不夜城、焉知後人不以詩名其地耶、若寔以地當之、詩言幾于無味、

序曰、黎侯寓于衛、其臣勸以歸也、

蘇氏曰、式、試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衛不能納而不歸、其臣尤之、故曰君子之所以觀其人者、于其微耳。是以試之於微、而不可則止。今君之寓於衛久矣、而衛不吾勸、其不吾納者可見矣、而胡為不自歸乎、

朱克升曰、衛有他國之詩六、式微、旄丘、河廣、作于衛者

也、載馳泉水竹竿為衛而作者也、

旄丘

一章怪之、二章疑之、三章微諷之、四章直責之、式微處困而思奮、旄丘責人而不刺。

旄丘〻之多草木者也、而偶然感觸、遂用其語相呼為興、上何字、有驚訝之意、下何字、有迫切之意。多日之云、不重疑其不來、只要見情極勢迫不勝望救之急。兩設疑端、便見無與無以自當不遑啓居不俟終日何若是之處且久哉。　王守溪曰、雖多日而不救、宜亦為之不安也、而今何以安處不來、使果結與而來、今亦可以至



矣、而何以久而不至、知其不來而猶望其來、詩之曲盡如此、

言葛又言裘時〻歷冬夏、正以見其久也、蒙茸二字、想見窮途之苦、按開州有旄丘、在衛之東、黎在衛西、既云客于衛矣、何以又云東告于衛、想匪車不東、乃詩人設為話頭、以起微諷之意、本說他不諒己情之切至、而但云不與我同心、若將謂忘國之憂恢復之念、原不在他心上。所以多日不救、豈眞有與有以哉、

瑣尾、即形容流離之狀、流離鳥名、梟類、少好而長醜、生則漂散、故以為名、瑣尾則譏〻偷〻之意、充耳瑱也、瑱以塞耳、意謂除是耳聾、豈得安然不救、猶有激其來救之意。　一說、褎當作衣褎之褎、言褎如充耳之垂。不一引手拯救也。正與奮臂攘袂相反。

序曰、責衛伯也、狄人迫逐黎侯、黎侯寓于衛、〻不能修方伯連率之職、黎之臣子、以責于衛也、

正義曰、衛為州伯、當修連帥之職、王制曰五國以為屬、屬有長。十國以為連、〻有帥。三十國以為卒、〻有正。二百一十國以為州、〻有伯。注云、凡長皆因賢侯為之。鄭云衛之先本牧伯。司馬遷作世家、衛自頃侯以前。七世皆稱伯。



蘇子由曰、衛侯爵時為州伯。　旄丘之葛、其節雖甚闊也。然而無以其闊節而謂患不相及、葛斷其一節而百節廢矣、譬如諸侯雖異國而相為救、黎亡則衛及矣、柰何久而不救哉。　非吾車不能渡河以告東方之諸侯也、以為東方諸侯、無與我同患者耳、是以止于衛而不去、蓋是時衛猶在河北、黎衛壤土相接、故狄之為患黎與衛共之、　流離梟也、其子長大、則食其母、狄之虐始於黎、衛人以狄之微而不忌。譬如流離之養其子、不知其將為己患也、其後衛人遂有狄難、

簡兮

前三章諧笑縱舒、傍若無人、末章忽動美人之思、俤遡低迴、 簡字攝起通章神情、莫說還西方明主、必在奔走先後之列、當此衛事淩夷、如何放此人閒散、方將照錫爵、恰是舞之始終、重言簡兮、而即曰方將、陸況金馬之意、見乎詞矣、日之方中、豈晦冥而不易見乎、在前上處、豈疎遠而不御乎、次如是力、如是多才、如是天下有如是之伶人者乎、無論其他、即同在執籥秉翟之列、其顏色氣槩、逈然獨異、而公但錫以一爵、所以動西方之思也、惟所思在美人、而駘宕欲往、朧底無人、安得簡兮

序曰、刺不用賢也、衛之賢者、仕于伶官、皆可以承王事者也、



泉水

總是欲歸而不得歸之意、若不說一段計議猜疑、便覺情淺、至終篇尚有徘徊顧望、不能釋然者、總之託以自寫其悲怨云耳、 此衛女遠望當歸之詞、不得歸衛女必不忍說破、

首章亦字靡字聊字、有深味、姑與之謀、亦知其終不得遂、而且寬其思念之情也、

隋志、邢州內丘縣、有千山、言山在周時為邢國、今屬順德府唐山縣、則賦泉水者乃邢侯夫人耳、觀衛詩邢侯之姨、想由姊妹之親、溷結姻好、故衛女嫁于邢、

胡云、不瑕有害、非恐有害也、思歸之人、其指偏屬于歸、故云不至于有害云耳、呂云自恕之詞、大是、 蘇氏曰、言其至衛、非有瑕疵也、曷為而不許我、

爾雅、歸異出同曰肥泉、 寫憂、不作絕意之詞看、蓋于決不得遂中、猶有萬一之想、總是靡日不思心腸、安得二字、是解经之妙者、出遊、即是歸寧、勿作別解、

序曰、衛女思歸也、嫁于諸侯、父母終、思歸寧而不得、故作是詩以自見也、

子貢傳、宋桓姬閔衛之破也、賦泉水、 續說 桓姬宋



公御說之夫人、亦宣姜女也、

北門

通詩一艱字、足以盡之、北門只嘆所遇之窮、切不宜明說亂世暗君、歸之于天、正見不得已之情、非樂天知命之說、王事以天子之事言、如天王求車、武氏子來求賻征求貢賦之類、政事以本國之事言、如刑名兵甲、財賦軍國大小內外上下、盟會之類、室人交謫、承貧窶來、唯北門之出、故窮困至此、假使立明盛之朝、而與明君察相與敷盛治、則忠信重祿、豈至有艱而不知哉、然則三我字當何如說、曰此處使見北風同歸朝無與事故專

責于武矣、

序曰、刺士不得志也、則此詩是詩人托為賢者口氣、

北風

風雪孤烏、愁慘惟異　朱子曰、孤烏之比、不但指一物而言、凡厲政惡俗、天灾地変皆是、

序曰、刺虐也、衛國並為威虐、百姓不親、莫不相攜持而去焉、　程氏曰、四時之風、春而自東則生物也、夏而自南則養物也、秋而自西、則成物也、冬而自北則殺物也、以北風之殺害萬物故以興、　劉氏曰、喈風聲疾也、霏雪落急也、　程氏曰、同車亦偕行耳、但卒章辭意益迫切、同車有已駕之意、莫赤者匪狐乎、莫黒者匪烏乎、以其色則知其物矣、豈難辨哉、観其為政之道、則知暴虐禍難将及于人矣、　范氏曰、見微而作者哲人也、見著而作者凡民也、衛大為威虐如此、而猶不去則是不辨狐赤而烏黒也、　恵而好我、攜手同行、蓋泉涸、魚相與處于陸、相呴以濕、相濡以沫之時也、同車、不必指貴者、特恊韻耳、

静女

搔首踟躕、是引領長望且前且却之状、首言城隅、末言自牧、蓋不特相逐于城隅、亦相従于野矣、



序曰、刺時也、衛君無道、夫人無徳、而言静女、似重幽貞、古后妃夫人、有女史載彤管記過、故動無非禮、荑潔白之物也、白茅無咎、似非淫佚之事、毛鄭張呂諸家之説必有所據、

新臺

序曰、刺衛宣公也、納伋之妻、作新臺于河上而要之、國人悪之而作是詩也、　泚洒皆從水義、臺在河上故也、郝云、籧篨以葦席為人形、即喪禮所設重以像死者、臃腫之状、舊解籧篨、粗葦席、其用可仰而不可俯、故以名不能俯者之疾、鮮善也、潔也、浼浼濁流貌、不殄痼疾不瘳也、戚施不能仰之疾、作顧頭痀僂之状、古它也字通、其形顛駝然也、皆以比宣公、

二子乘舟

序曰、思伋壽也、衛宣公之二子、争相為死、國人傷而思之、作是詩也、　汎汎其景、是摸寫渡河之時、影與波光相上下、以見願影可憐之意、而此舟一逝、即其影不可復見矣、痛其往而不返也、

嚴華谷曰、衛自宣公殺伋壽、以朔為世子、代立、是為恵公、左右公子怨朔之讒殺伋、乃作亂立黔牟、恵公奔齊、其後諸侯納恵公、黔牟奔周、及恵公卒、子懿公立、百姓

不匡猶以殺伋之故皆不服狄乘其釁殺懿公而滅衛
嗚呼衛之亂極矣流毒子孫啓侮夷狄以之殺身亡國
推原亂根始于夫婦之不正袵席之禍一至此耶以是
知詩首關雎聖人之意深遠矣
洪容齋曰考之左傳衛宣公以魯隱四年十二月立至
桓十二年十一月卒凡十有九年其烝於庶母夷姜也
姑以即位之始便成淫亂而伋即以次年生勢須十五
年然後娶而奪之又生壽朔已能同母譖兄又能代為
使者越境非十歲兒所能辦然則十九年之間何以處
之此決無之事特春秋好事者為之耳



柏舟

序曰共姜自誓也衛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義父母欲
奪而嫁之誓而弗許故作是詩以絕之
此詩自誓之意以漸而深興意以舟必不可以去水興
女必不可以他適　柏舟不取堅緻取定在之義髧彼
兩髦如古詩云結髮為夫婦之意　內則注云兒生三
月剪髮為鬌男角女羈夾囟曰角兩髻也午達曰羈三
髻也喪大記脫髦註幼時剪髮為之年長垂著兩邊明
人之至親惟有孺子之義父死脫左髦母死脫右髦親
沒不髦之死靡他其義猶顯至于一念邪思亦誓死靡
發可見其心之貞固而節不渝矣
衛詩三十九篇前乎此者為靜女為新臺後乎此者為
墻有茨為君子偕老人道至此而盡天理至此而滅矣
聖人錄柏舟于其間正以見人心之未嘗亡天理之未
嘗滅也

墻有茨

序曰衛人刺其上也公子頑通乎君母國人疾之而不
可道也　續說　春秋傳閔公二年初惠公之即位也
少齊人使昭伯烝于宣姜不可強之生齊子戴公文公
宋桓夫人許穆夫人



埤雅茨蒺藜布地蔓生細葉子有三角刺人一名茨
爾雅茨旱草也歲歉旱蒺藜先生　小爾雅上溪曰恐
下溪曰報

君子偕老

嚴坦叔云詩但述夫人服飾之盛容貌之尊不及淫亂
之事但中間有子之不淑一語而刺之之意自見碩人
不見答于莊公而但言大夫夙退無使君勞猗嗟不言
不能閑母而但言展我甥兮三詩之體一也
君子偕老一句是案夫人有是德方稱是服也委佗山
河之容本根偕老之德來見與輕佻妖冶者有異象服

即下之翟衣展衣也、翟、褕翟闕翟、皆祭服、故曰胡天胡帝也、展衣以禮見君及賓客之服、故曰邦之媛也、其之言非它人、乃夫人之翟與展也、

副笄珈　孔云副者、祭服之首飾、追師掌王后之首服為副編次、注云副之言覆、所以覆首、其遺象若今之步搖然、服之以從王祭祀、編、列他髮為之、假作紒形、服之以見王者也、次、次第髮長短為之、所謂髲髢、服之以桑也、笄所以連副、追師又云追衡笄、注云、王后之笄皆以玉為之、惟祭服則有衡笄、垂于副之兩旁當耳、其下以紞懸瑱、是也、編次則無衡笄、珈、又笄飾之最盛者、



六、其數六也、此副及衡笄珈、惟后夫人有之、卿大夫以下、則無翟展、　按王后六服、褘衣一、褕翟二、闕翟三、鞠衣四、展衣五、褖衣六、三翟皆祭服、皆刻繒為翟雉之形、而畫彩之以為飾、素質五色皆備曰翬、青質五色皆備曰搖、褘衣畫翬、褕翟畫搖、闕翟刻而不畫、此三翟之別也、侯伯夫人褕翟、子男夫人闕翟、衛侯爵、故止是褕翟闕翟、無褘衣也、

毛氏曰、展以丹縠為衣、孫炎因之曰、褘衣赤、褕翟青、闕翟黑、鞠衣黃、展衣赤、褖衣黑、鄭則曰、王后六服之次、展衣宜白、其注天官司服亦云、展衣白、未知孰是、按說文云、瑳玉色、鮮白也、若從此、則色皆歸鄭、不歸毛矣、馮嗣宗曰、衡笄二物、衡垂于當耳、笄橫於頭上、朱傳誤以衡笄為一云、

桑中

序曰、刺奔也、衛之公室淫亂、男女相奔、至於世族在位相竊妻妾、期于幽遠、政散民流而不可止、

箋云、於何采唐、必沫之鄉、猶言欲為淫亂者、必之衛之都、惡衛為淫亂之主、

正義曰、言沫鄉唐所生、衛都淫所主故也、

蘇氏曰、姜弋庸、皆著姓也、刺無禮則稱孟、言雖長而忘



禮也、美有禮則稱季、曰有齊季女、言雖幼而知好禮也、

郝云、沫鄉、衛朝歌故地、紂所都、周公作酒誥云、妹邦、又云妹土、變沫言妹者、妹少女、淫昏之稱、易歸妹曰、天地不交、萬物不興、君子以永終知敝、妹之象也、唐菟絲、無根而附于物、苟合之象、唐、宿也、菟絲曰宿菜、秋不收、冬不藏、三時在外、謂之宿麥、有奔之象、百物未長而先收、有淫之象、葑蔓菁也、義取下體賤其麥也、葑言風也、馬牛通淫曰風、孟姜指淫婦、弋言引也、庸言賤也、皆微詞為刺、

鶉之奔奔

舊以為刺公子頑宣姜之詞、惡誣二人之惡著共、此無所用刺者也、為惠公之詞者刺惠公也蓋惠公幼而立立四年而奔齊十二年而復入、頑溺宣姜、至生齊子、戴公、文公、宋桓許穆夫人、非一日矣、墻有茨偕老不及惠者、恕其幼也此必長而復入之時國人見其恬然相安而不知恥故為惠之詞以剌之曰我以為兄剌其安然為弟而不知遂也曰我以為衆剌其安然為子而不知閑也吾作刺子頑宣姜則其詞平直非詩人之旨矣鶉性妬淫而雄相見必盛氣而鬬惡亂其匹也鵲傳而孚不以形接故曰鵲性不淫



序曰、刺衛宣姜也、衛人以為宣姜鶉鵲之不若也、衛云衛風至此人道盡矣不再造不可以國故繼以定之方中。

定之方中

序曰美衛文公也衛為狄所滅東徙渡河野處漕邑齊桓公攘戎狄而封之文公徙居楚丘始建城市而營宮室得其時制百姓說之國家殷富焉、

此詩以營建為主總重匪直也人二句前面總限事都是塞淵之心做出都是為人計也至騋牝則勤民之餘也詩作于文公季年而首章追叙其營建次章原始三章要終然不平説、營建不廢種植不苟即此是秉心塞淵了。何也、春夏桑田交作此非力役之時必定星方中則農夫暇矣始作宮室而又揆日以審地勢此四句一串下來其順天時處即下説桑田之心其揆日處即下望景觀卜以卹民安物阜之心且因營建以樹而計及禮樂即期富庶以興文物之心何等誠篤何等深遠非待末章始見秉心之善種植營建中一事非謂衛之琴瑟宜待此樹之成亦非他務未遑先興禮樂之説然又見得興衰起敝光國和民預為計者不淺矣



升彼虛三句重一楚字不與堂對看要看楚丘可興禮樂之大邦根富庶之大效畢竟從虛以望之而因及于堂也望此大勢果可以建國居民了而其間有大山及高丘可依以立國者又景之以正方面為此亦用表但人之臬上屬一實此屬一國望楚又望堂者恐大勢有完不完也景山又景京者恐方面有正不正也降就下處言非從山上下來宜于桑必宜于田故以桑驗其土宜吉字即本章滅字與下章富庶皆在其中不以終焉允臧為言也隱隱指民安物阜但不必與下章粘合

王介甫曰上既言城市宮室于是言其政事蓋人君難
方正位體國經野然後可以施政事云瑞應曲曰降而
應物謂之靈而因靈而而稅桑田此為國家根本之慮
萬民衣食之謀不比粉飾太平苟且目前者故以塞淵
接下秉心不是空〻操心謂經畫此事心即秉于此事
也一篇大旨于收藏輕〻點出所以為妙三千作實事
不作預擬玩註元年三十乘季年三百乘便是
晉天文志云營室二星一曰玄宮一曰清廟　劉云夏
正十月建亥之月定星昏當南方之午位此成周以後
之制上考唐虞之時定星以戍月昏中歲久而差至周



時始以亥月昏中下逮今日此星又以子月昏中矣
揆日　周禮匠人曰水地以縣置槷以縄視縣以景為
規識日出之景與日入之景晝參諸日中之景夜攷之極
星以定朝夕或云大司徒以土圭之法測土深正日景
以求地中日南則景短多暑日北則景長多寒日東則
景夕多風日西則景朝多陰日至之景尺有五寸謂
之地中天地之所合也四時之所交也風雨之所會也
陰陽之所和也然則百物阜安乃建王國焉以此為楚
丘揆日之法不知此乃統察宇宙之中如周公營洛乃
得用之楚丘倉卒遷都不過審一方之方位而已安能
及此

蝃蝀

一章賤之二章惡之三章深責之　衛以淫亂致亡故
當破滅之餘人心多懲創往事文公轉移之速如此
劉安成曰虹之為質不映日不成蓋雲薄漏日日映而
氣則生以水噀日自成青紅之暈　月令孟冬之月虹
藏不見虹不收藏婦不專一　女子有行遠父母兄弟
此婚姻正始之禮註不顧此而冒行即不顧此正禮也
或謂女子終當遣人不久在家者非　在人曰信在天
曰命失守身之節即昧天理之正一氣說來不是推原



口氣
序曰止奔也衛文公能以道化其民淫奔之恥國人不
齒也　魯申公曰蝃蝀衛靈公為南子召宋朝國人識
之詩傳考補春秋之時世有兩子都皆男子此子都乃
宋公子論語宋朝之美孟子〻都之姣者皆此人也其
一則鄭大夫公孫閼山有扶蘇所謂不見子都者是也
韓詩傳曰蝃蝀在東者邪色乘陽人君淫佚之徵臣
子為君父隱藏故言莫敢指　李太白詩漢祖呂氏食
其在傍秦皇父后毒夕淫荒蝃蝀作昏遂掩太陽正與
詩合　鄧潜谷曰陰陽和而雨〻過曰淫虹見而止孟

天以戒淫焉

相鼠

禮以反為文、曰上者謙抑退損之意、關尹子曰聖人師拱鼠制禮、爾雅翼鼠有見人則交其前足而拱者、謂之禮鼠詩義或取諸此、

序曰刺無禮也、衛文公能正其群臣而刺在位承先君之化無禮儀也、

干旄

詩人得于劉見慶幸無已、故言之不足、又屢言之耳、精神俱藏在第二句内蓋車馬旌旗自是常飾惟忽見于



郊原之間、所以可美耳、何以是詩人擬議之謂、反不重妹子身上總見這等禮遇賢者不知如何報答要得蹻躍贊嘆之意 以郊曰都曰城雖是叶韻亦有漸近賢者之廬意、 鄭氏曰周禮孤卿建旃大夫建物首皆注旄焉 建于車之旄、素絲以縈之、載夫旄之車、四馬以駕之、二之字皆指干旄言 鳥隼為旟、畫鳥隼為飾、以其注旄于干首、謂之干旄、以其析羽翟之羽、以為綫、謂之干旌其寔皆旗也 隼象其勇鳥象其捷 徐云、駕車用四馬、固是常制、然漢制太守駟馬其加秩中二千石、乃益右騑、故太守稱五馬、書曰若朽索之馭六馬、則五之六之、想古有此制、

序曰美好善也、衛文公臣子多好善、賢者樂告以善道也、

載馳

序曰許穆夫人作也、閔其宗國顛覆自傷不能救也、衛懿公為狄人所滅、國人分散、露于漕邑、許穆夫人閔衛之亡、傷許之小力不能救、思歸唁其兄又義不得、故作是詩也、

説者只謂歸唁不得而自寫其無聊之況、驅馬登丘行野憂跋涉怨許人皆非寔情然以控于大邦二語證之



許為婚姻之國不能急告大邦以救衛于許之大夫不能與尤為毛傳得之

歸唁内、有控大邦以圖恢復意只未說出人情惟亟欲到每覺其緩故曰悠悠、然驅而復然非真驅矣衛本河北東徙渡河、野處漕邑、則在河南、女子二句、自相起伏猶云婦人家、慣有許多憂思、然亦各有個道理、各字正與善字應、不可泥定歸唁之一節、下百爾所思正對善懷看

歸途涉麥亦是設言急然見宗國丘墟盡委草莽景象

按狄入衛以閔公二年十二月冬迄于見麥芃芃則為

今年要尚未聞隣邦救恤，所以欲控大邦，此是真情。但非女子事耳。百爾所思，只是多方為我擘畫，如致書遣人類，不必言請救。果有此意，正中所懷，何以云不如我所之哉。上云衆穉且狂，其詞恨；此云無我有尤，其詞悲。

蘇氏曰：列國之詩，皆以世為先後，非如十五國風無先後大小之次，固當以世為斷。今載馳之一章曰言至于漕，戴公之詩也，而列于文公之下；王之兎爰，桓公之詩也，而列于平王之上；鄭之清人，文公之詩也，而列于莊昭之間，皆非孔氏之舊也。蓋傳者失之矣。

朱子曰：聖人錄泉水于前，所以著禮之経；列載馳于後，



所以盡事之変。　又曰：宣姜生衛文公、宋桓夫人、許穆夫人、衛壽子，以此觀之，則人生自有秉彝，不係氣類。

淇澳

三章有進盛尊嚴成就之別，無淺深，皆就武公已成之德而賛之也。竹虛中勁節，清修有文，猶中之君子也，故以為興。有匪只呼過之辭。饒氏謂君子所以斐然者，其初自切磋琢磨中來，則倒矣。骨角有文理可見，理欲之相判也似之，故曰切磋；玉石無文理可見，理欲之相混也似之，故曰琢磨。此與大學不同，彼重精密，此重進益。大學以切磋琢磨為用功，故以瑟僩為德之中存，赫喧為德之外著，而此即以切磋琢磨為德之進益，故瑟僩赫咺俱為德容之著，俱在心神吐露上，不該重武公，不重民心。

充耳二句，只依本分說，便是賛他尊嚴，便含德上。若云服飾非重，以德而重，又似增出。朱傳見其二字極得旨。正是敬慎威儀，惟民之則；抑抑威儀，惟德之隅。瑟僩四句，照頂上尊嚴，與首章相別。

金錫由于人為，故曰鍛錬精純，德之無渣滓似之。圭璧出于天成，故曰生質溫潤，德之無圭角似之。其寔武公俱自工夫上來，只復其本體之自然，便覺有渾然天成



處。前言如切磋琢磨，是何等工夫；後言如金錫圭璧，是何等造詣。詩人可謂善于形容，此所謂無競之道，有覺之德，宜造于不僭不賊，俾臧俾嘉了。寛廣者矜莊之反，矜莊而又寛廣，則是寛而有制也。和易者威嚴之反，威嚴而又和易，則是嚴而能泰也。寛綽此便是自如，故即重較以嘆之。善戲謔善字，便是中節，故言不為虐以足之。不作，而層較與軾，皆車上橫木，而較又在軾之上。無事而立，則憑較；欲致敬，則俯而憑軾。卿士之車，上較而下軾，憑軾則容變而肅，憑較則容泰而舒。老子云：重為輕根，君子終日行不離輜重。語重較也。　徐云：戚以首

章猶有主敬意、至此方化于自然、不知盛德容貌當敬而敬、則瑟僩赫喧、當和而和、則寬綽善謔、如孔子時而踧踖色勃、時而申申夭夭、豈寬綽善謔時便不瑟僩赫喧者乎、

詩故云、河朔無竹、淇澳獨產、非王芻也、淇獨產竹、與武公特稟異氣而生也、　孔叢子曰、於淇奧見學之可以為君子也、

郝云、綠竹綠草也、禮記大學篇引此詩作菉竹、小雅云、終朝采綠、草似竹而澀礪、一名木賊、可以攢洗垢膩、磨盪器具、故比切磋琢磨也、朱子謂淇水多竹、漢世猶然、



所謂淇園之竹、愚按漢志武帝塞瓠子決河、薪柴少、下淇園之竹為揵、又寇恂傳、伐淇園之竹為矢百餘萬、此皆誤于綠竹之文、附會過耳、竹性宜濕、產南土、北地高燥、衛在河北豫州境、禹貢竹材矢笴皆取諸荊揚、揚州貢篠簜、荊州貢箘簵、皆竹也、豫貢無竹材、世稱渭水淇園以希貴見稱、非其產也、漢去衛武公時、蓋八百年、苟淇竹如彼其盛、不應地氣變、今盡化為烏有也、傳註說久、即負多此類、雖與耳食士爭、朱子于竹竿之詩、亦以竹為衛物、恐未然耳、

考槃

一章其志堅、二章其願足、三章其樂潑潤、阿陸從是一處、想其地兩山夾水、其上有陸、為高平空曠處、其旁有阿、為宅幽勢阻處、中有流水、故碩人得隱處其間、非荒凉寂寞之境也、　世固有隱而弗成者、名曰考槃、言其成乎隱也、碩人之寬、不要多下一轉、獨寐而寤、獨寤而言、言而又歌、歌而又宿、見其無往而不獨、亦無往而不樂也、獨寐寤言無酬對也、獨寐寤歌、無應和也、獨寐寤宿、並無驚破其寤寐者矣、永矢有終其身之意、弗過者、一丘一壑、足了平生、漱流枕石、無復他願、　軸雖盤桓不行、而就其中從容自如、即胸次之寬可想、弗告者、非



但不以告人、亦自形容不出、

孔叢子曰、吾于考槃、見遯世之士、無悶于世、　記云、事君者量而後入、碩人列于緋優之流、邦[illegible]事于執殳之賤、考槃君子其量之矣、

序曰、刺莊公也、不能繼先公之業、使賢者退而窮處、朱子辨之、愚謂即賢者之不樂仕于朝、而退處山谷、若將窮身焉、則時君之棄賢可知矣、是即刺也、

碩人

國君立后、以正陰陽、以供祭祀、族類所不重也、容貌益所不重也、推而至于來歸之儀、衛道國之人情、抑亦矣、

又推而至生國之形勢土產之繁饒抑更末矣詩人備
舉而言之者蓋欲指莊公以嬖奪嫡之故而不忍明言
故備述人情之易睽者以通之見即以此論而莊姜已
無可議矣况其義又不止此乎疑悵咨嗟詞愈緩而刺
莊公之狂惑愈深矣

氓

通詩不思其反盡之其反覆皆由睽字來此雖作于悔
恨然悔所托之非人不悔始奔之非正此之謂淫人之
悔也托而謀而許而送而期至而思其來
而遂其欲曲折如画大約見今日之棄由在彼之負德



非在我之有愆朱子註中云非婦人口中語却是意
中事責之以良媒是欲謀之人也而不知人之不吾與
也要之以卜筮是欲謀之神也而不知神之不吾告也
及其見棄而歸兄弟是欲依其親也而不知親之醜吾
行而不見恤也女之苟合者色變而愛弛士之苟合者
利盡而交絕合之不可苟也如此
桑之未落隱然見有黃落可慮易虎視眈眈注眈下而
專也眈于酒即濡首不知眈于色即靡恥不顧三歲亦
就中指其艱難之時言之淇水二句叙致悲涼與以車
還賄時昔何等還風光今何等煞風景困極二句承上
怨恨來再數其過是通篇主意以困極之人而待此淫
奔之婦勤勞困苦則相依生理甫遂即相棄此其常也
何論始時謀約之言兄弟之笑不必明說使意味索然
淇岸隰泮凡事皆有到頭處反復即二三也觀從角之
語則此女未笄而奔時常見棄則笄未久而已衰落矣
人情反覆容貌不常何必至老始变且玩自我徂爾四
句語氣迫切而即接以士也罔極可見還是未老而棄
故至老成怨 按以我賄遷則女有資財三歲食貧則
男反無以養之此婦一時為其所誘已即不堪遂反目
而相棄非獨氓之逐此婦也 看他前半截以色媚人



以計籠人何等驕佞佻巧看他後半截乞哀不獲追悔
不及何等蕭索凄涼眞可謂曲盡人情矣然豈惟女德
我世之勢交利交翻雲覆雨不窮捭闔之態徒勞勤門
之歲亦可少戒也夫
序曰刺時也宣公之時禮義消亡淫風大行男女無別
遂相奔誘花落色衰復相棄背或乃困而自悔喪其妃
耦故序其事以風焉美反正刺淫泆也

竹竿

首二章欲往而不可往身在此而心在衛也末二章則
思不能已而恍然寘身於淇水泉源之閒檜楫松舟之

上矣。總是自嘆而自恨之意寓其中。巧笑儺言各二句。皆思中之境。如親履其事者。舊說加安得二字便失詩氣。

泉源之委在左。淇水之源在右。

序曰。衛女思歸也。適異國而不見荅。思而能以禮者也。

芄蘭

本不拚求服不旗衷。此興意也。 沈括曰。芄蘭生莢。支出葉間。垂之如鑴狀。 瞿星卿曰。草木未有無枝葉者。芄蘭特弱不能勝耳。童子佩鑴亦非寔語。已是諷之上辭。能不我知。分明言其才能不足爲我所知也。說者俱以無智識言。能字竟何着落。



劉向說苑曰。能治煩決亂者佩鑴。能射御者佩韘。 容即容與之容。遂即直遂之遂。

序曰。刺惠公也。驕而無禮。大夫刺之。 黃氏佐曰。序刺惠公。如魯附公猶有童心之例。 徐云。悸字重。還是無智而以爲有知。無甲而以爲可甲。蓋痴傲之貌。宛然惠公之醜態也。

河廣

序曰。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故作是詩也。

河如此其不廣也。宋如此其不遠也。而終不可往者。何哉。令臆不語淒婉悲涼。

後序止言宋襄公母歸于衛。思而不止。而注遂言襄公即位。夫人思之。朱子仍鄭氏之訛也。按衛都朝歌在河北。宋都睢陽在河南。自衛適宋必涉河。衛自魯閔二年狄入衛。戴公始徙河南。言一葦杭之。則是作于未遷之前矣。時宋桓尚在。襄公方爲世子。言即位非也。 讀詩記曰。說苑云。宋襄公爲太子。請于桓公曰。請使目夷立。公曰何故。對曰。臣之舅在衛。愛臣。若終立則不可以往。夫不曰欲見母。而曰欲見舅。恐傷父之意也。味此詩其子母之心蓋不相遠。不幸處子母之變者可以觀矣

伯兮



鄭康成以爲桓五年衛宣公從王伐鄭之詩。但鄭在衛南。不得曰之東矣。大約是宣公時詩。其事則不可知矣

序曰。刺詩也。君子于役。過時而不反。當以此爲正。

執殳。按周禮選國之能用五兵者。以衛王宮。出則夾王車。即其事也。執殳前驅。當從婦人想見上發揮。

周既東遷。衛自西北而往。故云之東。 呂東萊曰。膏所以膏首面。沐蓋潘也。左傳遺之潘沐。註云。潘音翻米汁。可以沐頭。展喜以膏沐勞齊師。則膏非專婦人用也。傳云。女爲悅己者容。

首疾豈人所甘。憂思豈人所欲也。至于願言心痛。乃。若。

不欲解者思至于不欲解非身甞之孰能知之
先下為得二字轉到不顧得更覺情深養生論合歡
蠲忿萱草忘憂兩物也朱子謂一物再考

有狐

序曰刺時也衛之男女失時喪其配耦焉　古者國有凶荒則殺禮而多昏會男女之無夫家者所以育人民也之子即指狐說如碩鼠稱女之類　正義曰裳之配衣猶女之配男　近岸危處曰厲一曰渉水自帶以上曰厲　魯申公曰有狐君子于寒夜見貧民與狐渉水而傷之　鄧潛谷曰有狐閔男女失時也淇梁之側綏綏者皆是矣故桑間淇梁衰皆衛之所以亡



木瓜

此詩賦體而云比者蓋以木瓜比微物瓊琚比重寶非真以此二物相報也四句俱作比正意言外見

序曰美齊桓公也衛國有狄人之敗出處于曹齊桓公救而封之遺之車馬器服焉衛人思之欲厚報之而作是詩也

郝云此詩蓋作于齊桓公既死之後衛文公忘齊人再造之恩秉五子之亂而伐其喪故詩人追思桓公以諷衛人之背德也夫子作春秋諸侯未有書名者衛文公燬書名删詩存木瓜惡其不仁也桓公率諸侯城衛遺之車服六畜繫馬三百所提良厚詩言瓜李者見往来之禮薄施猶厚報況如齊者衛無以報而柰何身死遂伐之事跡甚明朱子改為男女贈答之辭此愚所謂好成古人之悪者也倘謂序説無據男女贈答又何據乎

季思云投者平居尔義無往来之道出于望外者也衛之與國姜為異姓乃存亡之義不出于諸姬而出于姜氏衛人所以感思桓公之德無已時也

左傳昭二年晉韓宣子聘于衛衛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奧宣子賦木瓜思報德也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鐵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仝校

爾玻馮元飈

王

疏曰、按本紀、平王宜臼崩、太子泄父早死、其子林立、是為桓王、桓王崩、莊王他立、今所載、皆三王時、詩緝曰、周之所以王、積風而為雅。周之所以東、雅降而為風。疏曰、平王微弱、降而為風、厲王流彘、幽王滅戲、反得列于雅者、何也、曰幽厲暴虐、猶及于諸侯、故為雅、平王政教止及于畿內、故為風



馬永卿問劉元城曰、王黍離、在邶鄘衛之後、且天子可在諸侯後乎、曰非諸侯也、周既滅商、分畿內為三國、邶鄘衛是也、序詩者以其地本商之畿內、故在王黍離上

黍離

序曰、閔宗周也、周大夫行役、至于宗周、過故宗廟宮室、盡為禾黍、閔周室之顛覆、彷徨不忍去、而作是詩也、

周還洛邑、岐周故地、盡以封秦、不應鞠為禾黍、黍離當是即所見以致彷徨不忍去之意耳、未必是故宗廟宗室之禾黍也、亦非元城三見之說、搖搖如醉如噎、是憫宗周而不露一字、憫宗周意、只是禾黍上感慨、自有無限淚情、

謝疊山曰、吾觀書至文侯之命、知平王之不足有為矣、所以訓戒晉文侯者、惟曰自保其國而已、王室之盛衰、故都之興廢、悉置度外、吾于黍離之詩、重有感夫。

子貢傳曰、王世子宜臼、弒其君幽王、自立于雒、尹伯封過西都而傷之、賦黍離、

王伯厚曰、范甯穀梁傳序曰、孔子覩太師以雅頌、因魯史修春秋、列黍離于國風、齊王德于邦君、明其不能復



雅、政化不足以被群后也、然左氏襄公二十九年、季札遊魯、請觀周樂、工已為之歌王矣、孔子至哀公十一年、始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得所、則降王于國風、非孔子也、

鄭夾漈曰、胡文定公曰、邶鄘以下、多春秋時詩、而謂詩亡、然後春秋作何也、黍離降為國風、天子無復有雅、而王者之詩亡、謂雅詩亡也、予謂不然、春秋作于獲麟之時、乃哀公十四年矣、詩亡于陳靈公、乃孔子未生之前、故詩亡然後春秋作、謂美刺之詩亡而褒貶之書作矣、非有定義也。

呂氏曰、成周乃東都總名。河南成周之王城也。洛陽成周之下都也。平王東遷之後、所謂西周者豐鎬也、所謂東周者東都也。威烈王之後、所謂西周者河南也、所謂東周者洛陽也。　鄧潛谷曰、二南西都、邶鄘衛殺都、王東都各以其重地為次、綴尊二南為王正風、王城次邶鄘衛為王變風、亦以著王城非王都、又傷王於此乎都也。云爾、是春秋之志也、

君子于役

詩意因思而觸物、非感物而興思也、不知其期、計時也。曷至哉計地也。不日不月、數往日也。曷其有佸傷來日



也。雞棲三句、觸此二意生來。但若合若離。不可專屬耳。日之夕矣、猶唐人云、月明花落又黃昏、有無限感嘆、首章云、如之何勿思。況迴彿避。不能已已。然尚有思也。曰苟無飢渴。則知思之無可奈何。而但冀其生還。思益深矣。苟字下得悽惋。

詩故云、西周之世、大夫非無行役也。出有皇華四牡之勞。入有杕杜魚麗之燕、人皆以為盛典、而寵勞之也。東遷政在諸侯。天子之公卿大夫奔走聘問、無有寧歲。燕勞之典廢矣。大夫之妻賦此、而夫子錄之、正以傷周之日微耳。　草蟲殷雷、平淡之思也。君子于役、哀傷之思也。世有盛衰、而婦人女子之口傳之。此之謂風也。　著註中大夫字、見得荒野之貽感。四牡之載驅。北山之獨賢、皆是鞅掌國事、義不容辭者。

序曰、刺平王也。君子行役無期度、大夫思其危難以風焉。

君子陽陽

君子自有樂、不重相樂上、陽陽陶陶、俱就心說、心之和發而為聲容之和也。其樂只且、亦就作樂上咏嘆、只形容他中心無累、安舒自得之意。其安貧忘勞等、並不消說。敖非別設舞位、即所舞之地、即其位也、



魯申公曰、景王好音、而士遂習音、君子遯之而作是詩

序曰、閔周也。君子遭亂、相招為祿仕、全身遠害而已、

程子云、陽陽不任憂責、全身自樂而已。君子居亂世之狀如是。　蘇氏曰、人君有房中之樂、此賤事耳、然君子居之、又且相招而樂之、則以賤為樂矣。君子以賤為樂、則其貴者不可居也。雖有貴位、而君子不居、則周不可輔矣。此所以為閔周矣。　郝云、房人君小寢之旁、旁中作樂、蓋俳優雜劇。周禮大宗伯旄人所謂燕樂是也。燕閒之樂、非廟朝之雅。故曰房中。鄭康成謂天子用周南、諸侯用召南。按二南既與鹿鳴詩篇、合作于堂上。何得

又以為房中之樂、燕禮附之舞位、記所謂綴兆是也、若從朱執簧執翿由房由敖殊亦無謂

揚之水

詩意、思處即是其怨處、不明言役非其職、而但言思室家、詩人微婉之意如此耳、

序曰、刺平王也、不撫其民、而遠屯戍于母家、周人怨思焉、

歐陽氏曰、揚之水、不流束薪、猶東周政衰、不能召發諸侯、獨使周人遠戍、久而不得代、反彼其之子、周人謂它



諸侯國人之當戍者也。 始言薪、既言楚、又言蒲、愈輕矣、而不能流、喻弱之極也、較朱似勝、

魯申公曰、揚之水、荊子討申侯弒幽王之罪、伐申。侵甫及許、平王遣兵戍之、周人怨思而作。

愚按史記曰、南陽、古申伯國、故有屈申城、云、周時荊宛并韓、皆近京師、韓扞臨晉以制狄、宛衛武關以制楚、大雅詩著其詩申後為楚所滅、宛西有呂城、甫即呂也、幽王欲易太子而求之申、締與西戎、方德申呂、申呂方强隕愛太子、故揚之水之二章有戍甫之歌、而傳註謂以申故并戍之、亦太疎矣、國語曰、申呂雖衰、齊許猶在。

中谷有蓷

蓷一名充蔚、一名菴藺、能旱草也、 遇人之艱難、遇人之不淑、皆是悲其窮厄、無相原意、何嗟及矣、只是窮困之極、而無可柰何之詞、無安命意

序曰、閔周也、夫婦日以衰薄、凶年饑饉、室家相棄爾、

兔爰

周禮六贄、士執雉、蓋取其守介而死。不失節也。 百罹、不專指兔雉二句、凡反常逆理之事、皆是、

序曰、閔周也、桓王失信、諸侯背叛、構怨連禍、王師傷敗君子不樂其生焉、 疏云、魯桓五年、王以諸侯伐鄭、戰



于繻葛、王師大敗、祝聃射王中肩是也、嚴云、兔喻鄭人縱恣自如、而無可柰何也、雉喻周人力戰、為王受禍也。

愚玩詩詞、蓋新罹禍亂、憤怒悲傷之極、不自知其言之激、切者然、若止作刑政失常奸良顛倒、則其詞似過于厲、所謂忠厚和平者安在也、似當以序為正、 羅氏願曰、雉輕死、故或眩死、或餓死、或鬪死、亦其性然也、 魯申公曰、有兔趙鞅報萇弘、周人傷之而作是詩、 孔氏曰、郭璞云、今之翻車也、有兩轅、中施罥以捕鳥獸、展轉相解也、

郝云、按春秋傳、鄭莊公敗王師于繻葛、此霸者無王之

始也、自是以後、桓文迭興、諸侯相攻、而天下大亂、王覇升降之際、故曰我生之初尚無為、我生之後逢此百憂、王跡熄于五覇、春秋始于詩亡、以此後儒言春秋奨覇失兎爰之意矣

葛藟

此詩以嘆己之窮為主、責人意輕、緜緜與終遠字相應、蓋緜緜、是長蔓而不絶、如終遠則不得長相聚矣　許白雲曰、葛藟本生于山谷、在河之滸、非其所依、以興己之失所也、岸上而平夷、而下為水洗蕩齧入若唇也、

序曰、王族刺平王也、周室道衰、棄其九族焉、　左傳曰、



葛藟猶能庇其本根、朱氏曰、葛藟其支蔓聯属、自有宗族之義、

采葛

姚承菴曰、葛生于初夏、采于盛夏、故下承三月、蕭采于秋、故下承三秋、艾必三年之久為佳、故下承三歳、　呂東萊曰、葛為絺綌、蕭供祭祀、艾療疾病、特訓什三物見采之由、不于此取義也　三秋、即孟秋仲秋季秋、註云不止三月者、只在情之轉深上說、

序曰、懼讒也、　毛鄭俱云、采葛、喩人臣以小事使出、采蕭喩以大事使出、采艾喩以急事使出、　一說彼謂君也、蕭雖善攀附、蕭艾至腐穢之物、喩小人也、采喩君方暱近之也、小人本好讒、君又暱近之、則易讒、故一日不見如三月三秋三歳之不可知也、古語云、一日不朝、其間容刀、　楚詞以蕭艾為小人、亦此意、

大車

序曰、刺周大夫也、禮義陵遲、男女淫奔、故陳古義以刺今大夫、不能聽男女之訟焉、

此詩以畏字為主、但不須摘破政刑字面、

蘇氏曰、毳衣子男之服也、天子之大夫、有以子男入而為之者、古者大夫巡行邦國、以聽男女之訟、　天子之



大夫四命、服視子男、

丘中有麻

貽我佩玖、是實詞、蓋思之不見、而之子又牽于両情、故貽之佩玖以結慇懃、有致有情、若作奐詞、殊無意味、且上二章有將其字、而此章宜以佩玖終之、有睹物思人之意、之子不即來、而又非不來者、攜撫留連、可以[illegible]

序曰、思賢也、莊王不明、賢人放逐、國人思之、作是詩、留大夫氏、子嗟字也、留子嗟教民農業、故去而人思之、施施、難進而易退、子嗟在朝、則能助教行政、隱遯則能使撓埆生物、公羊傳、有祭仲往省于留之文、毛云、子國

子嗟之父、箋云、言子國者、其世賢也、疏云、毛時當猶多、或有所據未詳毛氏何以知之、或曰、思賢何以曰彼不曰彼美人兮乎、

按周公之洛、治産業、勸工商、逐什二為務、玩泰離以下諸詩大抵迫蹙憂傷之詞、夫人溺於士、于後靡節于憂勤、東周之俗、似非鄭衛比也、朱子以大車二詩為淫詩意既疑之、而諸說作別解者、亦未能豁然擊節、闕疑可也、

## 鄭

疏曰、世家武公生莊公、莊有子四人、一曰忽、是為昭公、一曰突、是為厲公、又公子亹子儀、昭公立、未踰年奔衛、厲公立四年、奔蔡、昭公入、又立二年弑、子亹立、子亹殺、子儀立、已又殺子儀、而納厲公、厲公復入、七年而卒、子文公踕立、詩以為次、



鄭詩廿一篇、始武莊、終忽突、皆國事也、其他亦多賢人君子之詞、宋儒遂去小序、盡以淫奔目之、明誤釋於鄭聲一語耳、夫詩非聲也、聲非詩也、措諸文詞為詩、被諸管絃為聲、鄭聲好濫而淫志、故仲尼放之、豈緇衣仲子諸詩乎、

### 緇衣

詩人叙勤篤原之情、反復道之、衣食居處皆日用尋常依〻戀〻、眞是家人父子之情味、其語意勤之而若不能効、即効矣、猶若未効者、故曰好賢如緇衣、　就服緇衣上說他相稱、又說他恰好、又說他安貼、而德自想見不必明說敷化繩武、及衣被等語、　考工記、染法三入為纁、五入為緅、七入為緇、天子之卿、既朝而退、釋皮弁而服緇衣、以聽政、　不曰衣之新、而曰敝、可想見其一段意中摸擬之情、適館授粲亦同此意、都非實事、卿士之館、在天子之宮、如今諸曹治事之處、還、周人適館而還也、周之東也、鄭爲是依、武公以藩服而入佐王室、則公之館、周人所當伺候者也、公之粲、周人所當供億者也、



犬戎之変、父死其君、東都之遷、子定其亂、當時列侯之德、固未有出桓武右者、至莊公不職、周人界號公政、至取禾中肩而緇衣之好替矣、

### 將仲子

詩故云、公志在除段、欲其積累釁戮而后動、鄭人知之審矣、故托為公拒祭仲之詞、若謂公微不愛段、獨不畏父母乎、蓋諷諫也、

序曰、刺莊公也、不勝其母、以害其弟〻、亦失道、而公弗

祭仲諫而公弗聽、小不忍以致亂大謀爲、
蘇氏曰、莊公欲必致叔于死、叔之未襲鄭也、有罪而未至于死、是以諫而不聽、非愛之也、未得所以殺之也、未得所以殺之而不禁、而曰畏我父母、君子知其不誠也、故因其言而記之、毛氏不知其說、其敘此詩以為小不忍以致大亂、莊公豈不忍者哉、杞、柳屬也、異姓而于公、族以謀兄弟、譬如踰里而折杞也、 王伯厚曰、杞有三、無折我樹杞、柳屬也、南山有杞、在彼杞棘、梓杞也、集于苞杞、言采其杞、隰有杞桋、枸檵也、 呂云、詞雖拒而意則與之、如侍人僚祖告脇公以去季氏、公執戈以懼之



之類、豈敢愛之、畏我父母、則于段非有所不忍也、仲可懷也、父母之言、亦可畏也、則拳拳于叔、而不能已于姜氏者可見矣、至曰畏我諸兄、畏人之多言、特迫于宗族國人之議論耳、豈眞愛段哉、

叔于田

此私黨之詞、猶河朔以安史為聖之類、
徐士彰曰、以國之介弟、居守名都、乃出居閭巷、襍民伍而為飲酒服馬之事、豈非欲與為大姦矣乎、叔之逞豈待使戴收戴而後見也、 盧陵彭氏曰、玩味此詩、宛然如見共段輕儇浮揚之意、如今之貴族輕蕩子、閭里少年朋徒追逐、而極口誇美之也、

序曰、刺莊公也、叔處于京、繕甲兵以出于田、國人悅而歸之、
郝云、毛說正明古序所以刺莊公之故、朱子因謂國人愛段而作、非也、莊公縱弟淫蕩、比肥群小、無賢父兄之教、以陷于大逆、春秋傳所謂鄭志也、詩若美段而志在諷公、但極道其于田飲酒服馬、而公之棄其弟可知、如以為國人美段、意索然矣、

大叔于田

通詩以于田為主、于田是出狩、在藪是行狩、因田而在



藪也、如組如驂、此在道之時、與下磬控不同、五御之法有舞交衢者、所謂如舞也、樺文禽獸居之曰藪、火烈具舉、所謂焚林而田也、王制云、昆蟲未蟄、不以火田、故爾雅謂火田為狩、惟冬田乃用火、材勇各句皆有、傷汝專裕暴虎說、若田事、則習俗所尚、
上襄雁行、只叙其往獵時如此、非御之善也、磬者騁馬從禽、曲折有法、如磬形然、所謂逐禽左是也、控者馬行方速、遇獸而射、止之即止、隨所制控也、縱者舍拔而往、矢不傾邪也、拔乃矢街弦處、矢樹弦、而舍之以去、故曰縱、送者、旣張而發、勇力有餘、若送矢然、故曰送、

而服不退而後、而驂不進而前、此田馬之閑、只制度形象如此、無御之善意在數二句、雖與上同、然已是田事將畢時矣、馬遲發罕、釋掤弢弓、言其從容得意。如庖丁解牛、提刀而立、為之躊躇四顧、滿志善刀而藏之也。亦可想見叔段洋々之意矣。

序曰、刺莊公也、叔多才而好勇、不義而得衆也、

郝云、二詩亟道段材藝武勇。其繕甲治兵。不軌之志。隱然言外。莊公逆知其然、而有意養成之、所以不仁也。夫子刪詩存此、戒人君父兄于子弟愛之能勿勞乎。若謂鄭人美段而作、何足以風、



序曰、刺莊公、左氏曰、譏失教、六經之旨一也、

呂東萊曰、鷙鳥將擊。必匿其形。二詩所載段之輕淺如此、宜其為莊公之所易也、詩人乃若憂其不能制者、豈其未得莊公之情也哉。憂之云者。兄弟之心也。欲正其惡者也、涕泣而道之者也。易之云者。仇敵之心也。欲養其惡者也、談笑而道之者也、詩人宜以兄弟之心、為莊公發耳、豈知其他哉。

清人

此篇全責文公不善將將在彭、有爰居爰處、無敵可禦意、馬不銜突、故駟介旁々、矛不刺敵、故二矛重英、皆虛設故事、無聊賴景象、翱翔兼兵將言、馬以不戰閑而武英以久懸而敝、陶々只就駟介言、勿指人說、左無死綏之志。右無奮擊之思。中軍無帷幄運籌之志。此豈獨將之過哉。則將々之罪也。

序曰、刺文公也、高克好利而不顧其君、文公惡而欲遠之、不能、使將兵而禦狄于竟、陳其師旅、翱翔河上、久而弗召、衆散而歸、高克奔陳、公子素惡高克。進之不以禮。文公退之不以道、危國亡師之本。故作是詩也、

孔氏曰、閔公二年冬、狄入衛、々在河北、鄭在河南、恐其渡河侵鄭、使高克禦之、



羔裘

三章宜以鄭國時事。影發為誰。舍命看一舍字。人。惟。僑。寓其中。使有爰還彼宜憑之為。舍便是安身住足之所。而非得喪利害所能奪也。司直看一司字、如司命司馬之謂、非一邦賴之以為主也、凡其一舉動、一操持、凜々正直自守。不避權貴。不邀寵利、進不知逢迎、退不知覺援培正氣、挽頹風、此正危言危行。不毀方瓦合者也。不專指諫諍言、彥以德言、非以文言、他充養既粹、一段精光外露、耿々龍光在望。足以潤色皇猷、圭璋治道、故曰彥。

以鄭俗之靡、而得斯人振之、以鄭俗之陋、而得斯

人言之故、挺然煥然如此。二邦字亦重看。
古訓云、素絲以英衆、則五紽三英、其義寔同、但古用五
而后用三、制各異耳、非有奢儉之別、
序曰、刺朝也、言古之君子、以風其朝焉、　續說鄭自莊
公而賢者陵遲、朝無正直之風、故刺之。

遵大路

序曰、思君子也、莊公失道、君子去之、國人思望焉、
嚴云、鄭莊殺弟幽母、射王中肩、悖逆已甚、君子去之、此
托為挽留者之詞、不寁故、不寁好、以先公之義諷之、冀
其少留也。



呂東萊曰、武公之朝、蓋多君子、至于莊公、氣象一変、左
右前後無非祭仲高渠彌祝聃之徒、君子安得不去乎、
詩人非徒勉君子遅遅其行也、感于事変、而懷其舊者
深矣。

女曰雞鳴

通詩俱将然事、俱雞鳴時語、夫婦相儆以夙興、不留色
也、雞鳴昧旦、錐想像之詞、亦有聽于無聲、視于無形意
興字有振迅意、翱翔有急速意、淮南子曰、非爭其先也
而爭其得時也、治生之事非一、此亦花鳧雁一事、而餘
可意會、不獨為飲酒之故而已。

弋獵亦是男子一事、然即此一事不如人、則他事之廢
退可知、與子宜之、有鼓舞其弋加之意、偕老本夫婦常
約、飲酒相樂、亦夫婦常事、然室家之憔悴偷生、乖離不
協者、雖飲酒豈可得哉、正就和樂之中、發他儆惕念頭
凡物在手曰御、要看莫不二字、見閨門一團太和、不宜
在琴瑟上摹寫好出、于靜其好、不淫矣
三知字不可遺、要點出婦人汲汲之本心、　賢士所砥礪
者、諒不以繒繳相陳、馳騁弋獵相娛樂、則不可不思所
以來之、來字不重人來、重我致其來、下順好、跟此說去、
若非子之來、何以致其贈、順有莫逆于心意、凡遺人物



謂之問、左傳衛侯使人以方問子貢、好之者、好其善也、
彼以善施、故有報、此總是激勵他去親賢、見得婦人女
子也汲汲要欣附賢豪、況有丈夫氣者、安可不思所以
招致英雄、觀數箇子字、來之等之字、便見取友在己、不
可當吾世而失賢人也、　山濤之婦自比于負羈之妻、
欲觀狐趙、而言阮籍可正當以識度相友、
序曰、刺不說德也、陳古義以刺今、不說德而好色也、

有女同車

于瓊琚、言德容、于將將、言德音、各以其類也、　楊用修
曰、冶容艷質、多出于膏腴甲族、薰濃含浸之下、彼山姬

野婦雖美而不都。雖有舜華之顏瓊琚之佩、所謂婢作
夫人、鼠被荷葉、衆止羞澀、焉亦閒雅乎。 司馬相如之
臨邛、從車騎閒雅甚都、則閒雅與都、當是二義、
神女賦、婉若遊龍乘雲翔、洛神賦、竦輕軀以鶴立、若將
飛而未翔、又曰、體迅飛鳧、飄忽若神、凌波微步、羅襪生
塵、 一說、翱翔車中衣服、迎風輕飄之貌、
序曰、刺忽也、疏云鄭人刺忽辭婚于齊、卒無大國之援、
至于見逐、朱子謂忽辭昏、未爲不正、即其見逐、亦以勢
孤援寡、未有可刺之罪、序特以孟姜二字附之耳、

山有扶蘇



扶蘇已得而欲木厥之詞、擇兮未得而急欲得之辭。狡
童已絶而又欲別圖之詞。褰裳未絶而防其欲絶之詞
狂以情之蕩言。狡以情之詐言。
序曰刺忽也、所美非美然、
呂東萊曰、山宜有扶蘇者也、隰宜有荷華者也、朝宜有
賢俊者也、今觀昭公之朝者、不見子都、乃狂且焉、則昭
公所美非美可知矣 范氏曰、山不唯有小木、而又有
大材、隰不唯有華、而又有草、然則一國之大、賢才無不
有、人君所美、宜得其美者也、
蘇氏曰、毛詩之敘、以爲所美非美、故其言扶蘇荷華也、
曰此高下大小、各得其宜云爾、然而扶蘇非大木也、鄭
氏知其不可、故易之曰、此小人在上、而君子在下之謂
也、然而喬松非惡木、而游龍非美草、則又曰、此大臣無
恩、而小臣放恣之謂也、夫使說者勞而不得皆敘惑之
也、 忽之爲人、自潔而好名、非有爲國之慮也、於公多
内寵、而忽辭昏于齊、失大國之援、終以見逐、譬如扶蘇
之生于山、其居非不高矣、而枝葉不足以自庇、不如荷
華之生于隰、得其澤以滋大、故君子以爲潔、而害于國
乃所謂狂耳。

蘀兮



序曰、刺忽也、君弱臣强、不倡而和也、 詩故云非刺也、
國人思出突而納忽也、忽以世子嗣位、正矣。宋人乃使
祭仲立突而逐忽、故鄭人不義突而作此詩、托言風之
隕蘀以見志、叔伯謂大國也、安得大國倡義納忽、我當
起而應之矣、
按呂東萊曰、昭公微弱孤危、其群臣相謂、國勢如槁葉
之待衝風、難將及矣。爾能倡、則我其和女要女矣、然而
卒無倡之者、由忽無忠臣良士也、
鄭云、誦其詩、悽然有歲寒搖落之感、是時鄭忽初立、外
無重援、内無良輔、國人憂孤危而勉其寮友共濟、所謂

倡和云者、未知何事、味其辭、似有去志、所以忽終不振
也、
蘀兮曲回、此憂懼之辭、非倡和之意也、木槁則其蘀隕
風之至而隕矣、譬如人君不能自立于國、其附之者亦
不可以久也、故懼而相告曰、叔兮伯兮、予苟倡也、予將
和女、蓋有異志矣、

## 狡童

序曰、刺忽也、不能與賢人圖事、權臣擅命也、 朱子辨
序曰、昭公鄭國之君、安得以狡童目之、且其人柔懦疎
闊、不可謂狡、即位已壯、不可謂童、張七澤曰、箕子亦以



狡童目其君矣、紂豈童稚之年耶、
嚴氏以狡童指其所用之人、詩故云、突與雍糾為謀、以
殺祭仲、糾洩謀于其妻而見殺、突以出奔、狡童指糾也、
則又不當云刺忽也、存之再攷、

## 褰裳

序曰、思見正也、狂童恣行、國人思大國之正己也、 疏
云、國人思逐突而定忽也
正義曰、忽是莊公世子、于禮宜立、非詩人所當疾、故知
狂童恣行謂突也、 箋云、子者、斥大國之正卿、涉溱、桂
旨難也、 言他人者、先鄉齊晉宋衛後之荊楚 鄧潛
褰裳欲君求衆匄自助也、褰裳涉溱、奇與子同、難
之、豈無他人、博謀而廣慮也、 狂童之狂甚矣、慮必及君
蓋危之、詞仲置君如奕棋、蓋其易也、故數以狡童目
爲、 郝云、鄭突以庶子奪嫡、魯宋衛陳蔡助之、以入于
櫟、而終有鄭國、忽孤立遊移、以死、當時為突黨者不獨
一祭仲、可知此則國人為突望諸侯之辭、人情嶮巇如
此、聖人皆存之、以見亂賊者貽謀為先、後世者人心為
本、鄭之初有叔段、後有子突、皆背公植黨、羽翼成而禍延
累世、其為有國者殷鑑甚遠

## 丰



專指之曰子、泛指之曰叔伯、前不自誤、後罔自新、情蕩
極矣、 姚承庵曰、始悔其不送不將也、故言自今裳載
貳、備俟有駕予者、即與同行、非眞戀其人之說、
序曰、刺亂也、婚姻之道缺、陽倡而陰不和、男行而女不
隨

## 東門之墠

序曰、刺亂也、男女有不待禮而相奔者也、
傳曰、男女之際、近而易、則如東門之墠、遠而難、則茹藘
在坂、
傳曰、栗行上栗也、踐淺也、箋曰、栗而在淺家室之內、言

易竊取栗人所飡食而甘嗜、故女以自喻、
襄九年左傳云、趙武魏絳斬行栗、杜預云、行栗表道樹、

風雨

淒〻喈〻、極道其時之無聊也、既見君子作、預擬之。
詞更淺一層

序曰、思君子也、世亂則思君子、不改其度焉、
徐士彰曰、風雨如晦、雞鳴不已、讀之者有天地晦冥異喙爭嘵之意、 黃葵峰曰、士君子當昏亂之時、舉世波蕩風靡、而以得見中立不炙之君子為喜、凡有感時憂世之心者、未有無是思也。安得以邪心觀之、則亦安往而非邪哉。



子衿

序曰、刺學校廢也、亂世則學校不修焉、 疏云、學校不修、生徒分散、或去或留、此陳其留者、責去者之辭、 徐子先曰、此詩朱子謂其辭儇薄、不可施之學校、而白鹿洞賦廣青衿之疑問、仍用其說、 毛氏曰、青衿、青領也、學子之所服、 程子曰、縱我不往、謂往教強聒也、 鄭箋公曰、挑達無儀、學其荒矣、故不見而念之深焉

揚之水

爾雅曰、婦之黨為婚、兄弟壻之黨為姻兄弟、

序曰、閔無臣也、君子閔忽之無忠臣良士、終以死亡而作是詩、
呂東萊曰、無信人言、非教之以不信人言也、忽既微弱、公子復多、其臣大抵懷二心而外市、僅有一二人定心向之者、乃蔽于情偽、不知所倚、故提耳以告之也、
按忽與子亹子儀皆死、而原繁猶謂厲公曰、莊公之子、猶有八人、則兄弟之多可知、

出其東門

此重匪我思存、不重末二句也、蓋此人以禮義自閑、叔伯之交和、蔓草之假滛、不勝厭惡痛恨之極。其思何為動此正砥柱中流的念頭、不可說我自有妻子、在何以思此也、一聊字有意、縞衣綦巾、雖不比衣錦褧衣佩玉將將者、而我之樂聊寄之、我之思尚不專存于此、而况如雲者、我樂我自樂也、與娛同樂也。雲狀其綺麗可觀、荼狀其輕白可愛、 孔氏曰、如荼、乃茅草秀出之穗、吳王夫差、黃河之會、素甲白羽之矰、望之如荼、



序曰、閔亂也、公子五爭、兵革不息、男女相棄、民思保其室家焉、 如雲如荼、指棄女也、兵革喪亂之後、喪服者多、故曰如荼、 歸云、時事至此、付之無可奈何、故曰聊樂我員、

野有蔓草

邂逅我願，女子自道也，偕臧，通男女言之，有美一人，見無端一妾男子也，邂逅即得所欲，何其蠱之易也，淫可知矣，

草蔓行淫之地，零露溥行淫之時，或曰仲春之候，序曰思遇時也，君之澤不下流，民窮于兵革，男女失時，思不期而會焉，

右傳昭十六年，晉范宣子聘鄭，六卿餞宣子，宣子請賦，子齹賦野有蔓草，子太叔賦褰裳，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若皆淫奔之詩，何以不諱于客乎。



鄧潛谷曰，野有蔓草美也，昔夫子嘗賦之以美子桑子矣，曰清揚婉也，適我願也，解束帛贈焉，

溱洧

首四句本是賦，又以起下二句為興矣，二字鈔風俗通云，禊者，潔也，杜篤祓禊賦云，巫咸，祈福，周禮女巫掌歲時，以祓除疾病，祭邕云，祓于水濱，凡言祓者，祉也，以為祈福祉也，后世修禊如此，　且往觀乎，情意留連，勺藥一名可離，又名江離，故相別者以此為贈，　鄭國土地寬平，人物繁麗，情意駘蕩，風俗淫佚，于此可見，序曰，刺亂也，　鄧潛谷曰，溱洧刺淫也，淫始于觀遊，禮禁婦女無觀，慎微也，鄭士女淫于觀矣，

齊

譜曰，齊自武王封太公于營丘，五傳至哀公政衰，荒淫怠慢，紀侯譖之，周懿王使烹焉，齊之變風始作，　疏曰，周懿王烹哀公，立其弟靜，是為胡公，哀公之同母弟山，弒胡公，是為獻公，獻公卒，子武公壽立，卒，子厲公無忌立，卒，子文公赤立，卒，子成公說立，卒，子莊公購立，卒，子釐公祿父立，卒，太子諸兒立，詩以之為次，　子夏言鄭音好濫淫志，衛音趨數煩志，齊音敖辟喬志，皆淫于色而害于德，齊亦二南之亥也，



雞鳴

通詩美賢妃，只在敘事上，耳聞目擊，總是明作之助，而貌色廢禮之惧，尤可備萬古宵衣之箴，一節緊一節，首二章須體會其袵席上先有一段無聞自聞無見自見意，故一觸其似聞似見者，而蹶然起，蹙然告矣，蠅聲月光，皆極形容其警畏之詞，非必以似也，朝字屢說不指殿陛，故註云會朝之臣盈，謂盈于朝門之下也，　一說各下二句，乃賢妃自為模擬之詞，末章廿字與憎字可味，說到濃情可憎，益見明作可愛，　君未視朝，臣固不得遽入，君雖不出，臣亦豈敢自散，故朝盈朝昌，極是

虛活、而會且歸矣、特其言自警切如此。不曰君之荒于內、而言己之甘于同夢、不曰以君之故憎我、而反言以己之故及君、詞婉而切。

列女傳曰、雞鳴樂師擊鼓以告旦、夫人鳴珮而去、故曰太師奏雞鳴于階下、夫人鳴佩玉于房中、

序曰、思賢妃也、哀公荒淫怠政、故陳賢妃相儆戒之道以刺之、朱子即以為賢妃之辭、未是、

子之還兮

通重警人一邊、還儇等字、俱指技藝之美說、每章相應茂便捷之外見者也、昌便捷之具備者也 疏曰、釋獸云、狼、牡獾、牝狼、其子獥、絕有力迅、陸璣云、其鳴能小能大、善為小兒啼聲以誘人、去數十步、其捷猛者、雖善用兵者不能免也、其膏可煎和、其皮可為裘、故禮記云、狼臅膏、又曰、君之右虎裘、厥在狼裘、是也、

序曰、刺荒也、哀公好田獵、從禽獸而無厭、國人化之、遂成風俗、習于田獵、謂之賢、閑于馳逐、為之好焉、

呂東萊云、齊以遊佃成俗、詩人載其馳驅而相遇也、意氣飛動、讙讙見于眉睫之間、深其神者淺矣、豈一朝一夕所能及哉。 郝云、詩人述民間尚勇好勝之習、見化之所從來、時雖霸業未興、而功利誇詐、已有其漸矣。



鄧潛谷曰、雞鳴刺色荒也、還刺禽荒也、雞鳴思古賢妃、不言今好內、還言俗好獵、不言君從禽、斯風人之言哉、

著

此詩人誤為新婦之言、無俟著前一節便是刺充耳二句、言懸充耳之紞、則以素絲、而加于纊之瑱、則以瓊華之石、紞謂懸瑱之繩、用雜采線織之、

朱子曰、古人充耳以瑱、或用玉、或用象、只是以線穿垂在當耳處、 徐子先曰、瓊華等、只是一物、木謂之華、草謂之榮、不榮而實謂之秀、榮而不實謂之英、則凡言瓊華瓊英瓊瑩瓊賓皆借草木以形容玉之光色也

嚴曰、禮惟天子不親迎、使三公逆后、魯哀公問孔子曰冕而親迎、不已重乎、是諸侯以下、無不親迎也、此特卿大夫以下之事耳、而國君可知已、故序曰、刺時也、或云何以知非國君之事、按紞、君五色、臣三色、曰素曰青曰黃、故知卿大夫以下事、

呂東萊曰、前漢地理志、載齊之風俗曰、俟我于著乎而此亦其舒緩之體也、雖非此篇意之所主、然廣谷大川異制、民生其間異俗、剛柔輕重遲速異齊、五味異和、器械異制、衣服異宜、皆學者所當觀也。詩可以觀、其此類歟、

東方之日

序曰刺衰也、君臣失道、男女淫奔、不能以禮化也、

毛氏曰君明於上若日也臣察於下若月也　室在寢

內闥在門內

郝云男女晨昏私奔君臣政教不立不能明微格姦防之以禮所以為衰朱子改為男女淫奔自作非也

東方未明

詩作于衰亂急政之時失之晏處恒多獨舉其早言之極有含蓄前自公召之下面須累找一句况有失之暮而不可必者　日氣所乾為晞未晞未有日之光氣也



別色為晨未別色為夜

序曰刺無節也朝廷興居無節號令不時挈壺氏不能掌其職焉　以末章為司晨者之過若君為其所誤者

更漏旋　古者有挈壺氏以水火分日夜以告于朝

南山

序曰刺襄公也鳥獸之行淫乎其妹大夫遇是惡作詩而去之

詩詞前刺襄後刺桓意則以襄為主蓋魯桓弒兄自立有危心為結婚于齊歸田于鄭成亂于宋樹三強以自固尤屬望者齊耳齊襄恃強以行淫文姜挾齊以縱欲桓之不能制妻以齊之勢重也齊襄之敢于淫其妹以桓之中怯也故義歸于刺襄也

是時桓已無父母矣故傳曰告父母廟既得其正而不能窮止者何哉所以不能窮止之故詩人不言也詞歸魯桓恥之也意主齊襄惡之也

屨有緉屨黃屨白屨黑屨散屨五等故曰五兩冠之下結為纓纓之垂者為緌此必雙方可對結　釋文東西耕曰衡南北耕曰從

甫田

通詩以戒躐等為主末言循序正見不必躐等也田字



思字內含急速意　朱子曰人之所期固不可不遠大然下手時須一步歛一步着實做始得　童子總聚其髮以為兩角如丱字之形方言凡卒相見謂之突

序曰刺襄公也無禮義而求大功不修德而求諸侯志大心勞所以求者非其道也　詩故於公嘗師于首止殺鄭子亹轘高渠彌矣又嘗伐衛而納紀季之酅矣又嘗與宋魯陳蔡再伐衛而納惠公矣皆務大功而求伯于諸侯之事也內行不治徒負衆而恃亦何能有成乎

總角而弁婉孌之喻也

盧令

盧黑色也、世稱韓盧、子貢傳曰、襄公好田、大夫風之
賦盧、
序曰、刺荒也、襄公好田獵畢弋、而不修民事、百姓苦之
故陳古以風焉、
箋曰、鬈讀當作權、權、勇壯也、

敝笱

重一敝字、魴鰥鱮皆魚之可制者、東海之魚名曰鰥、比目而行、不相得、不能達、埤雅鱮字從與、失水則死、弱魚也、 鱮謂之鰱、頭大而鱗細、魚之不美者、里語曰、網魚得鱮、不如啖茹、 或曰趙氏制其車馬僕從之說可行



乎、曰不能也、先儒崔說曰、桓公死、季友之祥、慶父之才、皆可君魯也、齊襄立莊以示德、莊公藉甥以自固、文姜扶宗國以愚其子、藉其下、彼邪淫之迷、不惜其夫之弒、何有于子之廢、故狩禚圍郕、伐衛歸俘、待齊女之長、主王姬之脅、僕僕為甘役于齊、蓋襄公之威重矣、文姜之術狡矣、尚何僕從之制乎、為莊公者、痛父復仇、號泣于王求助于與國、明大義于魯之臣、治兵而東、以身委之、是則可耳、惜乎莊公既幼又無子犯石碏之臣、幸其小安忘其大怨、悲夫、
序曰、刺文姜也、齊人惡魯桓公微弱、不能防閑文姜、使至淫亂、為二國患焉
郝云、此詩作于桓公遇害之後、故曰為二國患、朱子改謂刺魯莊公非也、莊公于文姜則子耳、桓公其夫也、夫為妻綱、如笱可制魚、子之于母、猶曰弗克、夫不制其妻、則同敝笱矣、故敝笱刺夫、而猗嗟以刺子、序說各有當也、

載驅

此莊五年夫人姜氏如齊師時事也、大都矚目之地、駈車策馬、由魯道涉汶水、而為其所不忍為、又志得意滿、略無羞惡之心、詩人惡之醜之、而反覆刺之也、然止言



其往、而不言其所往之何事、所謂中冓之言、不可道也、亦詩人渾厚之旨歟、 發夕、詩故云、急于赴齊、即夕啓行、不能待旦也、較註似妙、 薄薄、見欲至之速、車聲之疾、駭群聽也、車飾之美、係衆觀也、道路坦夷、非隱處也、曰發夕豈弟等、皆極其醜穢無恥之狀
水經注、汶水南逕鉅平縣故城東、今汶上夾水有文姜臺、汶水西南流、 孔氏曰、齊在魯北、水北曰陽、僖公賜季友汶陽之田、汶水之北、尚是魯地、襄公入魯境也、
序曰、刺襄公也、無禮義、故盛其車服、疾驅于通道大都、與文姜淫、播其惡于萬民焉、

祁云、朱子改為刺文姜。乘此車來會襄公。蓋據詩中稱齊子。不及襄公。而稱齊子者。明文姜本齊女耳。國君而會婦人。所以為刺。此魯桓公死後。春秋書會禚、會祝丘之類。君夫人車翟茀。此云簟茀。其為襄公之車甚明。

猗嗟

序曰、刺魯莊公也、齊人傷魯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能以礼防閑其母、失子之道、人以為齊侯之子焉、

無端發出猗嗟。譏刺之意。已全托出。

李氏曰、莊公有威儀技藝、而不免猗嗟之刺、昭公習儀以亟。而不能止乾侯之禍。漢成帝善修容儀。升車正立



不内顧。不能制趙氏之横。雖多才多藝。而不能務本。何所補哉。

昌是富盛之意、長以体貌言、抑若揚者、言公雖自韜斂、光輝竟不可遏、論衡云、人心慧而目多采。礼記註、行而張足曰趨。礼有徐趨疾趨。為之有巧拙。故美其巧趨蹌也。

儀既成、有應接愈煩、而儀文愈容之謂、必到終事無違方見其成、射有大射賓射燕射、此賓射也、凡射皆三耦而止、終日射侯美、其久射而能中也、　胡休復云、莊之于襄仇也。非甥也。故曰展我甥兮。非拒其不為齊侯之子也。若。云。是甥。我者。矣。必。非。仇。我者。也。其詩人之微辭乎。

要、是臧嘉之意、記言聲音必及于戚羽旄。然后謂之樂。故樂必舞而後成。雖國君之子教于成均。亦必成童舞象既冠則舞大夏也。故舞是兼文武言。射必四矢。象有事于四方。　中数則字妙、樂兒二字、兼有後情、

子貢傳曰、魯莊公會齊侯于禚、齊人譏之、賦猗嗟。

魏

水經注曰、故魏國城、西南並去大河可二十餘里、北去首山十餘里、處河山之間、土地迫隘故魏風著十畝之



詩也、　魏無世家不可考、詩中多言侵削之事、按周桓王十二年、秦人圍魏、此侵削之始也、歷桓而莊、而僖、而惠王、十六年是為魯閔元年、晉獻滅之、以與畢萬。詩作于未滅前。如桓莊僖三王時也、　譜云、魏風爰于平桓之世、原其始也。　詩緝曰、齊始霸也、晉代興也、齊之次在晉。而魏晉之所滅也、魏之先唐、猶邶鄘之衛也、　又曰、或以公行公路公族皆晉官、而汾水又出于晉、疑魏風皆晉詩、猶邶鄘皆衛詩、非也、李子觀樂、邶鄘衛總謂魏風、魏唐異識、知魏風非晉詩矣。　曹氏曰、魏晉皆有當儉之風、然其詩若在獻公并吞以後、則其俗漸已荒侈。

此詩每刺勤儉。知其在未并于晉以前也。

葛屨

魏之褊急非一人。此人之褊非一事。舉一以見之。後謂縫裳之女所作則固矣。詩以刺褊急為主。儉嗇褊急相因葛屨履霜不過借此起興。非以此當儉嗇也。冬用夏屨一以可以履霜者。此與宜岍宜獄一例。箋曰、女未三月未成為婦。裳男子之下服。賤又未可使縫。魏俗未三月婦縫裳者。利其事也。末二句已括于可以縫裳中、避止非不安舒。遜讓非不有節。服飾非不貴盛。而中心褊急。表裏不相符。所以可刺也。 褊心須寬説。而縫裳



在其中。

蘇子由曰。君子之為國也。致隆而極廣焉。故其降也。猶可以不陷。今葛屨而履霜。及其暑也。將安用之矣。婦之未廟見也。而使之縫裳。及其成為婦也。將安使之矣。

輔云、寬裕者其流長。急迫者其意短。魏以地小而褊急若此。何以傳世。故變風作于平桓之世。而國遂滅于惠公之十六年。止五六十年之間耳。

詩故云、曰左辟、曰象揥、貴者飾也、曰葛屨、知服之非其時也。曰要襋、知裳之救裂須縫緝也。冬服夏屨、女執婦功。在貧賤可耳。貴者之家。則固陋矣。

序曰、刺褊也。魏地陿隘、其民機巧趨利、其君儉嗇褊急而無德以將之、

汾沮洳

美以儀容言、如英言俊逸閒雅、如華可愛、如玉言縝密溫潤、如玉可實、皆自著于外者言之、而局量褊淺、規模狹隘、則其中可刺也、 公路等官、貴人通稱、

蘇子由曰、汾水出于晉、其流及魏。沮洳、漸潤也、莫、酸迷也、涉汾而采莫。其儉信美矣。然而非法。非公路之所宜為也。 春秋傳曰、晉成公立、始宦卿之適以為公族、其庶子為公行、趙盾請以括為公族、而盾為旄車、旄車戎



車之倅也、盾庶子也、而為旄車、則旄車公行也、然則公路公行一也、

孔氏曰、左傳曰、晉荀會、欒黶、韓無忌為公族大夫、使訓卿之子弟、是公族主君之同姓、

張七澤曰、國奢示儉、國儉示礼。玩二詩所謂女手縫裳、采桑采莫。正與公儀休拔園葵、去織婦者相反。蓋有與民爭利之意。所以刺之。特詩意含蓄不露耳。 彼其鄙薄之詞、

序曰、刺儉也、其君儉以能勤、刺不得礼也、 鄭云不敢斥君、而但指大夫以諷也、

園有桃

政以経理國家。奠安生民。内圖富强。外杜侵伐。兒魏以
河汾小國。弾丸沮洳。近于強晋。君相皆宜蒿目而憂。而
徒以怡堂厝火之見。偷安旦夕。喪已無日。長慮却顧者。
安得不思而憂也。此詩重一憂字。憂。根思。来。歌謡中。既
有識剰時乱。借以諷切在位。如作宵衣歳郁模献三十
字之類。故。下。已。以。子曰。二字。應他。不然。徒自悶〻憂于
中。此人何為知他憂國。且曰彼人是也。下驕字。已根歌
謡字。見以歌謡打動朝廷。蓋非君相。便見倨慢無禮。睥
睨世界氣象。彼人。兼君相者。是字。以安常襲故。無事更



張以病國。不好喜中以病民。此小國所宜。子曰子寔指
歌謡言。誰実指議已者言。勿思字須重叙。以核克艱
以憂度曲。此興意也。踈義以出納相對為興。未是。一
説興意與前篇同。亦興之兼賦者也。所云國小無政。只
是安于偸嗇固陋而不知経制之大。振起之謀。如園桃
以為報。園棘以為食是也。故以為興耳。心之憂矣以下
凡六轉反復悱惻衰世之風　厳華谷曰。桃可以為殽。
而不可以為稼穡。君不能用其民。而愈趨于陋。詩人以
為推此氣象。則園中有桃。將取其寔以為殽。其者將然
之詞。言其必至于此。憂之〻詞也。　六果桃為下。棘酸
棗也。此指棘棘而言。皆果寔之賤者。　無政以維國勢。
可憂也。用匪人以亂國是可憂也。　行國帯歌謡不足
説来。箋云。行告人以不可也。不是空〻行去。　周秘本
行剥説。

序曰。刺時也。大夫憂其君國小而迫而偸以嗇。不能用
其民。而無徳教。日以侵削。故作是詩也。

陟岵

通詩重父母上。不與兄並者。兄養父母者也。不宜言已
之念父母。而言父母之念已。詞旨婉婉。　念己祝已。倶
根瞻望来。本文只一氣貫下。不可断。孝子不登高。不履



危。正是慎意。　夙夜必偕者。言吾儕方作。吾何敢不作。
吾儕未息。吾何敢独息。重不得自如上。　夙夜必偕見
離我同胞。而與同儕為侶也。　上謂已彼而不思帰也。
棄。謂棄此而不復返也。尚未説到死。

序曰。孝子行役。思念父母也。國迫而数侵削。役乎大國。
父母兄弟離散。而作是詩也。

按序説。魏介在秦晋。迫于誅求。終歳奔命。有往無返。見
役之人。自審危亡而作此詩。

十畝之間

序曰。刺時也。言其國削小。民無所居焉。

王氏曰、先王建萬國、親諸侯、使小事大、大比小、有相侵者、方伯連帥治而正之、是以諸侯不失其分地、而庶民保其常生、周道衰、殘陵弱、衆暴寡、天子方伯連率、無以制之、有國者亦多不知所以守其封疆、此詩所爲作、邢云、魏地迫隘、其君褊急、其民纖嗇、加以大國侵削、間里蕭條、民間愁居迫廢、覺生理日蹙、故詩託采桑無所刺之、朱子改爲賢者不樂仕而歸農圃、其辭疑似、然深淺厚薄之味、相違遠矣、讀者自別、　十畝甚言偪側、古者一夫授田百畝、魏地隘、不足耕墾也、

伐檀



詩重君子勵志、他堅忍一念、求以無負于世、若止說非力不食、只可謂之不輕餐、不可謂之不素餐、伐檀稼穡狩獵、皆寫言、不稼四句、是指其志原如此、無益勵意、亦不可說伐檀爲車、猶稼穡狩獵等語、如此、又是將寔事比方了、末二句、是就其行事用心而贊之、不無深一層意、　胡取胡瞻、如云休想的口氣、以不可字代之、反不得趣、　不遇盤錯不顯英雄、君子一生操守正在艱苦之處、家爲逼負河干之遇、不爲苟且、則無處可爲矣、釋文曰、大波爲瀾、小波爲淪、直波爲涇、序曰、刺貪也、在位貪鄙、無功而受祿、君子不得仕進、蘇子由曰、君子之仕于亂世、其難合也、如檀之于河、其于小人則不然、不稼不穡而取禾三百廛、不狩不獵而縣貆于庭矣、君子不得其君不仕、小人未可以取而取之矣、

碩鼠

此托言之比、不敢直斥、且云逝將去、猶未去也、不過表己欲去之情、以見碩鼠無甚己之害、非是決于必去、得所之言亦料想之詞、非真有所指也、　今河東有大鼠、能人立、交前兩足于頭上、跳舞善鳴、食人禾苗、人逐則走入樹空中、魏國、今河東都、　麥在五穀中、自當是絶



之日、禾方爲苗、而食之、欲益深也、

詩故曰、貫慣通、謂慣習也、三歲貫女、言始以國家多故暫重其賦、已遂仍而不改、今三歲矣、已習爲常法矣、以見終身豈我力之所能任乎、意亦佳

序曰、刺重歛也、國人刺其君重歛、蠶食于民、不修其政、貪而畏之、若大鼠也、　此見魏并于晉之由、

王伯厚曰、呂氏春秋、甯戚飯牛、居車下、望桓公而悲、擊牛角疾歌、高誘注以為歌碩鼠、不知何所據、

終

# 詩牖國風卷之四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鉞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仝校

爾弢馮元飇

## 唐

譜曰唐堯墟周封其弟叔虞是曰唐侯南有晉水至子燮改為晉侯當周共和晉僖公時唐之変風乃作蹶曰召世遷徙之次自叔虞始封于晉陽三世至成自晉陽徙曲沃成侯生厲侯福〻生靖侯宜臼宜臼



僖侯司徒司徒生献侯籍〻生穆侯費王自曲沃徙絳穆侯卒弟殤叔立為穆侯太子仇所殺仇立是為文侯文侯卒子昭侯立元年封其叔父成師于曲沃自絳徙翼七年為大臣潘父所弒子孝侯立為曲沃莊伯所弒子鄂侯郤立卒子哀侯光立為曲沃武公所虜子小子侯立曲沃武公誘而殺之哀侯弟緡立為晉侯武公伐緡滅之復自曲沃徙絳周僖王命曲沃武公為晉侯時武公已自立三十七年矣又三年卒子献公詭諸立今詩以之為次

蘇子由曰唐風寔晉詩而猶謂之唐以為此堯之舊而非晉德所及也

卓去病曰晉風稱唐何也夫子不與曲沃武公之滅翼也蓋晉侯爵周武王封少子叔虞于唐〻叔子燮父嗣改封為晉則晉之為唐也文武茅土之舊矣成侯徙曲沃穆侯徙絳昭侯徙翼燮父至鄂侯十一世十二君而入春秋晉昭侯封文侯仇弟成師于曲沃是為桓叔子莊伯十一年十一月而入春秋自鄂侯入春秋而鄂侯子哀侯哀侯子小子侯及王所命號叔立哀侯之弟緡于晉者春秋總謂之翼自莊伯入春秋而與其子武公春秋總謂之曲沃自翼與曲沃之國分而晉之名遂沒



自魯莊公十六年王使虢公命曲沃伯以一軍為晉侯而晉之名復見翼侯失地曲沃篡國是向之翼侯也非晉舊也今之晉侯也非晉寔也故夫子傷之惡之不稱翼亦不稱晉復周之舊而稱唐然則書虞師晉師滅下陽何居乎言晉也曰春秋國史也詩禮刪述也筆削仍國史之舊夫子之隱也刪述與斯文之任夫子之顯也治春秋以周天王之法夫子之位卑故不敢顯也治詩以先王之風教天子之道尊故不敢隱也

### 蟋蟀

三章開説意則漸深外較居深憂較外深瞿〻勤于思

蹶蹶則見于為矣休休則安矣首二句言物不能安其常時不能逸其去已有無限咨嗟及時為樂正見過時則職業復生矣已有不盡驚慌無已太康與荒字相應康則荒矣職思見思皆吾職也居者終歲之農事也不必兼狩獵桑桑思居無荒一串意不作兩層瞿字從目有左顧右盼計後思前之意既在心上看良士句借言欲其似之耳非法也余意連以字亦不明說更隹

外註餘也是居中之樸事如鄉黨往來宗族親睦之類皆是若說思慮所不及為外則是意外非所治之餘也若作水旱疾疫則是憂矣　每章重職思句而好樂無



荒二句只足上意非着力說各章相應　役車萬箱則載任器以供役收納禾稼亦用此車

序曰刺晉僖公也儉不中禮故作是詩以閔之欲其及時以禮自虞樂也此晉也而謂之唐本其風俗憂深思遠儉而用禮乃有堯之遺風焉

鄭云晉自僖公之世俗尚固陋儉不中禮以蟋蟀比興其終歲廢禮也蟋蟀十月在堂周以十一月為歲首十月歲畢是大蜡之時終歲禮樂不止十月而歲暮猶寒寒則禮壞樂崩矣是詩不必即作于十月江歲之中朝廷有食饗宗廟有獻酬邦國有賓興鄉有射里有社食

以時用以禮焉可以無財廢禮當時而廢樂也禮樂先王所以和上下調人情勞身焦思以天下為控指是墨道也故詩人借為樂以廣其儉即致太康之戒所謂禮職而能進樂盈而能反中和之道忠臣獨諧之語里巷歌曲焉得有此朱子改為民間歲晚行樂謂刺僖公無據夫民間行樂無關于政教則亦不足以為風列國矣風所始其來舊矣孟子云王者迹熄而詩亡國風多出厲以前之作其變風不始于各國中衰之諸侯而誰始乎今盡斥為無據亦不知又何所據也

捃詩詞欲其娛樂而又曰無已太康好樂無荒意殊不



類呂云凡人解其拘者或失于縱廣其儉者或流于奢故疾未已而新疾復生者多矣信乎唐風之憂深思遠也

山有樞

三章末章更切二且字有勿問其他意　問多憂則覺日短又曰愁多知夜長何也曰居幽處獨慼慼慕遠則雖短而似長應務營業碌碌勞生則雖長而似短憂則

一名寔有二義

序曰刺晉昭公也不能修道以正其國有財不能用有鐘鼓不能以自樂有朝廷不能洒埽政荒民散四[illegible]

取其國家而不知國人作詩以刺之
呂東萊曰呂祿棄軍其姑呂須悉出珍玉寳器散堂下曰毋為他人守也乃此詩之意
嚴云僖公病在鄙陋故綣綣欲開啟之昭公死亡已迫此詩言與其坐待死亡不若為樂激發之使知戒懼
郝云是時桓叔伐晉之謀已成昭公醒覺自守所謂亡國之日迫以促詩人為放歌以諷之辭若舒而情寔慘氣象危迫如朝露然以為解綣綣之憂豈不迂乎

揚之水

序曰刺晉昭公也昭公分國以封沃沃盛彊昭公微弱國人將叛而歸沃焉　作此詩者乃曲沃之黨如鄭人歸段之意非舉國人也觀不敢告人句可見不然沃之傾晉豈待武公哉
詩旨在一從字素絲也以素絲為中衣即朝服祭服之裏衣以丹朱為緣繡黼為領此諸侯之服也即一旦黃袍加身之意謀自上出謂之命
郝云段之叛鄭也國人先義之突之逐忽也國人先去之沃之叛晉也國人先從之詩皆以為刺而聖人皆存之所以為萬世長民者戒
嚴華谷曰時沃有暴宗國之謀而潘父陰主之將為內應而昭公不知故設為國人相語之詞此微詞以洩其謀使公聞之而蚤為之備也　若眞欲從沃則此詩不作可也亦既聲之于詩使采風者颺之以諷其君矣安在其為匿之也設為隱密正所以潛告昭公也　又曰君子既指桓叔則上言子者設言欲叛之人如潘父之徒也　又曰異時潘父弑昭侯迎桓叔晉人發兵攻之桓叔敗還曲沃晉人乃立昭侯子孝侯乎誅潘父此可以見國人之心矣　徐云晉人之于曲沃三弑君而三立君抗兵相拒者數十載後以武公勢已漸大不得已而從之耳安得昭侯之初遽使歸沃哉詩明告而不悟悲夫

椒聊

椒之性芬香而少實今一椒之實蕃衍盈升非其常也興者喻桓叔晉君之支別耳今日威于桓矣　埤雅菉萸氣好上椒氣好下詩譬沃以支子受邑其馨香下達將盛大也　遠條只鮑桓叔之强盛與未艾說或云沃至桓叔之孫武公始伐晉威之則此詩以遠條比其方來之盛不為無謂　碩大無朋言其威靈氣焰之無比也且篤名氣勢淡厚鞏固之意　戰國策木實繁者披其枝披其枝者傷其心大其都者危其國尊其臣者卑

其主亡此詩之旨。
序曰、刺晉昭公也、君子見沃之盛彊、能修其政、知其蕃衍盛大、子孫將有晉國焉、　蔽華谷曰、此詩言桓叔之彊而不及昭公、其意則憂昭公之弱、言在此而意在彼也。　又曰桓叔日強、昭公其危哉。爲告昭公、故稱桓叔爲彼也。

綢繆

薪析而散于地、必用物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束。男女異姓。不相知名、亦必用禮以綢繆之。乃得合而成婚、故借以起興、　鄭氏曰、心星昏而不見、嫁娶之時也、今見



在天、則三月末、是不得其時、若毛氏以三星爲參、則正當十月霜降逆女氷泮殺止、則十月正婚始也、曷得曰過乎、　心宿之象、三星鼎立、故謂之三星、然三星非止心、此則心星也、　注忽見字、味今夕何夕有喜慰驚疑恍然似夢之意、如此良人何、猶云不能當此良人也、唐詩所謂東方漸高奈樂何、
婚姻乃男女之常耳、詞不勝喜、所以異于二南也、過期而無他志、是其厚于鄭衛也、
序曰刺晉亂也、國亂則婚姻不得其時焉、

杕杜

嗚、衆、、兢情義上說、非形影孤單之謂、豈無他人二句、只當言兄弟之親厚、不當言他人之疎薄、恐礙下文不如我同父、言其不我親、不我助也、我親我助、則他人猶同父矣、以不如兄弟之人、而以兄弟之義望之、正所以爲自傷也、　比有眷戀意、似有扶持意
序曰、刺時也、君不能親其宗族、骨肉離散、獨居而無兄弟、將爲沃所并耳、　詩故云、哀侯之時、曲沃益殊本根益弱、乃不知修德親族、而侵徑庭之田。于是徑庭南鄙啓曲沃伐翼、其後卒爲曲沃所執、徑庭之田、乃哀侯之弟所有者、故以杕杜相芘者諷之、　呂東萊曰、杜雖特



生、其葉湑湑、蓋言晉公室枝葉凋落。曾杜之不如也、苟以他人爲可恃、則嗟彼行道之人、胡不自相親比、人無兄弟者、胡不外求佽助、蓋淺曉晉君以行道之人、必不相親比、信乎其不如同父也、　瞿星卿曰、胡不口氣含明只嗟嘆之言、其胡不見親助也、

羔裘

序曰、刺時也、晉人刺其在位、不恤其民也、
詩緝云、居居、倣狠、無相親之意、究究、苛察也、言汝如是之不恤我、我豈無他人之可往乎、以子之故舊而不忍去耳、　傳曰、袪袂也、本末不同、在位與民異心自用也、

居〻懷惡不相親比之貌究〻猶居〻也究〻當是未盬瑣屑不能寬大之意 一說居〻以定民之居言究究以究民之病苦言 子貢傳晉大夫賢國人美之賦羔裘

鴇羽

鴇羽連蹄樹止則為苦凡樹叢生者皆謂之苞 范氏曰思得休息以反其常厭亂之甚也

序曰刺時也昭公之後大亂者五世君子下從征役不得養其父母而作是詩也 按晉自潘父弒昭侯納桓叔不克晉立孝侯曲沃莊伯弒之晉立鄂侯莊伯伐而



逐之平王命虢侯伐曲沃立哀侯曲沃獲之晉立小子侯曲沃誘殺之王又命虢仲立哀侯之弟緡此所謂大亂五世而詩稱王事靡盬者也

無衣

五代劉仁恭謂使者曰旄節吾自有之但要長安本色耳其言一也 嚴華谷曰武公之事國人所不與以晉世家考之初潘父弒昭侯而迎桓叔欲入晉〻人發兵攻桓叔桓叔敗還歸曲沃晉人共立昭侯子平是為孝侯此桓叔初舉而國人不與也其後曲沃莊伯弒孝侯于翼晉人又攻莊伯莊伯復入曲沃晉人復立孝侯子郄是為鄂侯此莊伯再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鄂侯卒莊伯伐晉〻人立鄂侯子光是為哀侯此莊伯三舉而國人又不與也至武公虜哀侯晉人復立哀侯子是為小子侯此武公四舉而國人又不與也及武公誘小子侯殺之晉復立哀侯弟緡此武公五舉而國人終不與也冣後武公伐晉侯緡滅之僖王受賂命為諸侯晉人特迫于王命不得已而從之耳彼其請命于天子豈真知有王哉正以人心所不與非假王靈終不能定晉臣與唐藩鎮戕其主帥而伐之以坐邀旄節者無異無衣之詩聖人不删者所以著世變之窮而傷周之衰也



呂東萊曰以史記左傳考之平王二十六年晉昭侯封成師于曲沃東封而王不問一失也平王三十二年潘父弒昭侯欲納成師而王不問二失也四十七年曲沃莊伯弒晉孝侯而王又不問三失也桓王二年曲沃莊伯攻晉王非特不討反使尹氏武氏助之四失也至是武公篡晉僖王反受賂命為晉侯五失也以此五失觀之則禮樂征伐移于諸侯降于大夫竊于陪臣其所由來者漸矣

王伯厚曰自僖王命曲沃為晉侯而篡臣無所忌威烈王之命晉大夫襲僖之迹也有曲沃之命則有三大夫

之命出爾反爾也

武公之初紱小子侯也桓王猶能命虢仲立緡二晉又命虢仲芮伯梁伯荀侯賈伯伐曲沃則周雖微而名分猶存也至僖王受武公之賂而命之為諸侯則紀綱蕩然矣

武公城晉自立三十七年而始以寶器請命其目中豈肯有王哉詩人惡之痛之代為請命之詞故為偃蹇者蓋誅其意非必昭公有是言也舊說以為天理未盡滅小序以為美武公皆非也

有杕之杜



道左則僻道周則迂

噬肯適我此惟恐賢人弃他大凡望之即至者其心猶未切惟驚疑顧慮正是中心篤好處即據天府四塞而自視猶歉然不拘在勢力寡弱上論也曷飲食之不承寡弱來正是中心好之處幾望之語非絕意之詞若依無自而得飲食便無趣

序曰刺晉武公也武公寡特兼其宗族而不求賢以自輔焉

箋曰道左道東也日之熱恒在日中之後道東之杜人所宜休息也今人不休息者以其特生陰寡也興者喻武公初兼其宗族不求賢者與之在位君子不歸似乎特生之杜然

箋曰中心誠好之何但飲食之當盡禮極歡以待之

詩說曰杕杜晉文公好賢而國人美之

葛生

前嘆生離後冀死合

徐子先曰誰與獨處僅四字而意則兩轉詩有一句二韵者此類是也易亦有之匪寇婚媾

交野言域即此葛生之地誓有永畢之志矣悽愴之情隱然

枕衾粲爛將旦方見其然故云誰與獨旦

夜長難旦

日夜緊項獨旦字來百歲緊項日夜字來



家庭空想則項刺為長羈旅逗留則百歲為短此不是絕望于生前正是後望他歸而為萬不得已之詞耳須婉轉為得

序曰刺晉獻公也好攻戰則國人多喪矣

按晉獻公好戰如伐虞伐虢伐驪戎國人多死于戰

采苓

苓生于隰葑生于圃苦生于田皆非山中之物而曰巔曰下曰東歷歷可指喻譬口之善狀也

陸曰讒人無所不至其害人也必因其似而譖焉采苓則因人所甘采苦則因人所苦

毛傳首陽山名西[illegible]

云、首山之南也、夫謂山南之顛猶可、而謂山南之東可乎、苟亦無信詩人指讒言、不足信也、無然自聽之者、言也、

輔云、讒人不畏人之不聽、而畏人之能審。今雖不聽。彼將浸潤而入之、則亦不能不聽矣。唯能審察。而眞見情偽之所以然、則不惟不敢進而亦無自進矣。此止讒之法也。

呂東萊曰、毛氏以采苓為細事首陽為幽僻、孔氏引而伸之、謂讒言之把、由君數問小事。于小人、雖求之太過、然寔天下之名言也。

序曰、刺獻公也、獻公好聽讒焉、



## 秦

譜曰、皐陶之子伯翳、佐禹治水、賜姓嬴、其末孫非子、周孝王使養馬于汧渭之間、封為附庸、邑之于秦谷、其曾孫秦仲、宣王命之為大夫、始有車馬侍御之盛、多風始作。其後襄公當平王東遷以岐豐之地賜之、始列為諸侯。

䟽曰、非子之曾孫為秦仲、仲生莊公、莊公生襄公、襄公生文公、文公生靖公、靖公生寧公、寧公生武公、武公卒、立其弟德公、德公立二年卒、子宣公立、宣公卒、弟成公立、成公卒、弟穆公任好立、卒、子罃立、是為哀公、詩以[illegible]為次。

詩緝曰、魏唐皆舜禹之故都。至是而風亦多。則帝王風教。中國禮義蕩然。而夷狄乘之。故次以秦、中國將變于夷矣。又曰秦及周之改者也。秦興而帝王之影響盡矣。車隣其濫觴也、世道興衰升降之機在是歟。

昔康節論夫子定書以秦誓繼周魯之後、謂其知周之必為秦也。即其刪詩亦然。齊桓晉文更伯以來、列國皆已不振。而惟秦獨駸駸乎始大。夫子知周之必亡也。諸侯必折而入于秦。故齊晉之後。次以秦風。今觀列國之詩。大都流蕩淫昏。有日趨于亡之勢。而秦始有車馬禮



樂。其氣奮厲激昂。已有招八州而朝六王之槩。周王而秦興夫子已發見其兆矣。不然、十五國風皆中國之詩也。秦始僻遠、諸夏賓之、比于戎翟。寔與吳楚僭王等。乃吳楚之詩無傳。而秦詩卒不刪。以此知康節之言益信。

### 車鄰

此秦襄公始為諸侯時詩、要得淑、見誘羨意、　白顛益名馬、雜騧、盜驪、赤兔、的盧之類、左傳、齊有寺人貂、晉有寺人披、是諸侯有寺人也、

樂者、樂國勢之盛、君威之盛、便見有、人心勸進的意思

並坐、非與君並坐也、作詩人自家言、鼓瑟簧須要發

絣解彈箏擊缶而呼烏烏秦人之舊習今亦宜改弦易
聲遷于中國優柔之趣既見君子下正緊補氣象新而
國勢赫然非獨一人之榮亦吾人之幸也其老至其亡
俱國人身上說即扶杖往觀冀須臾無死以觀德化之
成之意　車馬侍御如此改觀矣及其既見又樂易有
親如此詩人既誇美之又感激之也　未見而侍御之
森嚴即它日開聲稱朕之氣象也既見而略其名分與
中國雄桀之士慷慨悲歌勉其及時以饒功名即姿態
邑乂待數十百年之意也讀車鄰一章秦之規模定矣
夫子錄寺人之令以冠秦風知七秦者寺人也



予貢傳曰襄公伐戎初命為秦伯國人榮之賦車鄰
序曰美秦仲也秦仲始大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焉

駟驖

此詩以狩為主蓋大蒐為諸侯之礼襄公首舉此禮故
詩人美之六轡只帶在馬上說不以御言　有岐豐之
土故有禽獸之多昔為天子之所今為捲翟之地蓋北
國者天子所御舉辰牡孔碩雖見禽獸之多以古氣運
之盛還重翼談之儀上舍拔還指公親射言　人游而
馬間車輕而犬戲偃寫一畢狩光景一說載獫于輶車
以歇其驕逸字不從犬也田犬云無短喙者
獫玉皆獵以講武未嘗以犬從禽載犬者仍秦之陋
非先王之道也
序曰美襄公也始命有田狩之事園囿之樂焉　詩故
云識之非美之也襄公受平王岐豐八百里之地不聞
延訪遺老講求政教而唯田獵是務所向行者公之媢
子也所從禽者獵狗也以鸞車而載田犬可知矣
愚按美者國人之情也識者夫子錄詩之意也即國人
之風尚如此而說在其中矣是之謂風也

小戎

兵車在前啓行者元戎其次小戎董氏曰六月言元戎



十乘此天子之車也故夏鉤車殷寅車周元戎然則諸
侯之戎車謂之小戎宜也兵車之軫以馳突攻擊為事
故從其倓取便利也軜即轅也車之進退以軜為主而
車前兩服馬一在轅左一在轅右其制不曲則服者不
展故穹然如屋之梁以便服之進退分為五處用皮鞔
桊之游環靳環也游服馬之背而貫驂之外轡以禁其
出故春秋傳曰如驂之有靳脅驅以革為之首屬于軛
尾屬于軫著服馬之外脅以止驂之入陰揜軌也在軾
前軜上剔環附馬使驂引之行也陰板之上鋈剔有鐶
曰續鋈之以金皁上凭處有文彩之茵車輪當心有轂

以外持輻內受軸而小戎之轂長于大車欲其穩也駕
我騏馵句是馬之美駕字又屬車一邊亂我心曲敍別
離情緒言然方欲其勇于赴敵不得說凄涼光景 溫
其如玉以平日德性言見秦俗强悍人習暴戾不馴之
氣家有慷慨激烈之風而彼其德性獨純良也
盾狹而車廣一盾不足為衛故合載之非止防其破毀
也與二矛重弓意不同鬯所以制馬令隨人意驂馬逼
于脅驂內轡不須牽挽故繫之 軜驂內轡也不可當
陰靷之靷彼乃引車之靷此是控驂之轡也此句所主
在軜所重在鋈不重制驂上



馬被輕甲而無畏駕橫奔之虞車上建夷矛之鐏底
則以金鋈之取其堅也干大者為盾中者為伐故不盡
龍而畫鳥羽也韔以藏弓虎皮為之所以馭馬鏤金飾
之二弓以備折壞而交韔之竹閉以紲弓而緄約之
曲礼進戈者前其鐏進矛戟者前其鐓銳底曰鐏平底
曰錞 周礼云弓弩曰柲弛則縛于弓裏備損傷也以
竹為之
序曰美襄公也備其兵甲以討西戎西戎方强而征伐
不休國人則矜其車甲婦人能閔其君子焉
蒹葭

蒹葭景色蕭索凄涼使人感傷兼可想秦人悲歌意氣
所謂二字意中之人難向人說在水一方想像擬議之
詞若果有一定之方即是人跡可至何以上下求之而
皆不可得哉知此意者連水亦是借話點出中央分明
說所謂一方者不在上不在下并不在中間宛然字家
可玩味 坻小沚也能遏水使遲流故名坻 道阻且
長俱在波濤之洶湧上看曰且躋者水勢高注而難上
曰且右者水勢渺茫而難値
徐徵弦曰秦俗强悍既非桑間濮上之懷私又不可謂
緇衣杕杜之好賢則所謂懷人者果何人而求之果何



為也意者同袍偕作之念並坐鼓簧之習不能忘而有
車鄰駟驖之意與又何其言之婉而切也嗟夫何地無
賢何地無好賢之人況秦故豐鎬故墟安知非隰桑谿
葉之遺乎是又不可盡擬之矣 唐荊川曰秦時風俗
為聲利所驅雖豪傑亦且側足于寺人媚子間而不知
愧乃有遺世獨立澹乎埃壒之外若斯人者豈所謂一
國之人皆若狂而此獨醒者與獨惜其風可聞而姓名
不著不得與鑿坏羊裘之徒並列隱逸傳乃并其姓名
而逃之此其所以為至也
詩故云襄公奄有成周不能訪求故老故作者刺之白

露為霜、時之変也。蒹葭蒼蒼、物未凋也。喩周雖東遷、人
物猶存。顧不知所以用之耳。逆流曰遡洄、順流曰遡游。
見用非其道、則其人遠、用得其道、則其人近耳。
詩說、蒹葭君子隠于河上、秦人慕之、而作是詩、
序曰、刺襄公也、未能用周禮、將無以固其國焉、

終南

詩為襄公初命為諸侯作、無疑、至止句、冢重言逐戎之
後、始封之初。奄有岐豊八百里之地。而終南為秦鎮也。
此不比遊観覧勝看紀。曰、錦衣狐白裘、謂錦衣白狐裘而裼其上諸
侯在朝之服、受天子之賜、歸則服之以告廟、在國則不



服之。在國視朝及父鄭國聽皆服裘也知此為歸而告廟見之也、黻
衣繡裳、猶言衣裳而繡以黻也、其寬黻在裳、不在衣也。
顏如渥丹、顏之移也。佩玉將將、佩之改也。壽考不忘。
只願其久居君位、 嚴華谷曰、周都豊鎬、面對終南、故
天保祝君斯千考室、節南山刺師尹、皆指此山也。岐地
名、山莫知終南、 終南正平王所賜之地、詩人誇地有
名山、々多材木、見雍州之為上腴隩區耳。 諺曰、山居
千禅萬楸、其人與千戸侯等。
歐陽永叔曰、按史記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以岐西
之地、襄公十二年伐戎至岐而卒、子文公立、十六年以
兵伐戎、々敗走、遂取周餘民而有之、地至岐、蓋自戎侵
奪岐豊、周遂東遷、雖以岐豊賜秦、使自攻取、而終襄公
之世不能取之、但嘗一以兵至岐、至文公始逐戎而取
岐豊之地。
呂東萊曰、蘇氏謂周之失計、未有如東遷之謬。使平王
定不遷之計、收豊鎬之遺民、以形勢臨諸侯、齊晉雖大、
未敢貳也。此論考之不精。岐豊之地、自犬戎盤據、舊鄰
非周所有、故平王遂以賜襄公、使之自取、其勢非可以
不遷也、
序曰、戒襄公也、能取周地、始為諸侯、受顯服、大夫美之、
故作是詩以戒勸之、



孫義曰、車鄰駟驖終南。秦之始興也。而國人之美其君
者。不過田獵之娛、車馬侍御。衣服燕樂而已、禮樂教化、
未之聞也。嗚呼、此豈創業垂統之謂哉、

黄鳥

黄氏佐曰、黄鳥聲音羽毛之美、人所愛惜、乃止于棘上。
且桑太人所常采棘、太人所常刈。鳥性見人則駭。皆取
以興三良之死、非其所也。 詩作于已殉之後、故稱穆
公、百夫、以與人百其身相照、 徐玄扈曰、應劭云、秦穆
公與群臣飲酒酣、公曰、生於此樂、死共此哀、于是奄息

仲行鍼虎許諾、及公薨、皆從死、陶詩云、厚恩固難忘、君命安可違、其序亦謂康公從治命、以三子為殉、蓋據此也、而東坡和陶詩云、此生泰山重、忽作鴻毛遺、三子死一言、所惜良已微、君為社稷死、我則同其歸、顧命有治亂、臣子得從違、魏顆真孝愛、三良安足希、謂三良之不得為無罪也、　夫死生之際亦重矣、三良之從死、豈能不介于懷、臨冗惴惴、非其本心也、夫亦有所迫而不獲已爾、東坡過秦穆公墓、又云穆公生不誅孟明、豈有死之日而忍用其良、罪康公也、蓋至此而其論始定。

序曰、哀三良也、國人刺穆公以人從死、而作是詩也、



晨風

程子曰、以晨風興君子、取其往來之疾、　埤雅云、鸇去來有時。　孔氏曰、木皮青白駁、遂瑩似駁馬、胡謂之駮駮之言六、據所見而言、　只不歸便是忘、曰多者、以時之久言也、如何如何、亦不作疑詞、直言不當忘已　疏

序曰晨風刺康公也、忘穆公之業、始棄其賢臣焉曰此穆公舊臣所作。　呂東萊曰、秦之寡恩、于晨風權輿二詩見之。　輔氏曰、賢者之欲仕于大國、猶晨風之欲止于北林、

無衣

讀其詩、有市恩結死意、然要看與子同三字、共赴一王共拚一死、奮不顧身、而平日之相結、非徒恩愛矣、抑是詩也、有壯氣而無懼心、蘇子所謂秦人好戰之心、囂然而未有已者乎、然猶知有王也、更數世而民惟知有其主、修戈矛以移周鼎矣、夫子錄之、傷周俗之盡變也。

同仇、如云敵王所愾、云爾、不必定指復仇說、　說文、戟有枝兵也、　晁錯曰、兩陣相近、平地淺草、可前可後、此長戟之地也、劍楯三不當一、　謝疊山曰、幽王沒于驪山、此中國之大恥、周家萬世不可忘之大仇也、讀文侯之命、知平王君臣無復仇之志矣、獨無衣一詩、毅然以



正天下之大義爲己任、乃知岐豐之地、被先王之化家浚雖世已降、尚異于列國也、　秦以雍州之固、河山百二、而加以小戎之利器、無衣之練卒、世世有勝兵、非幸也。

序曰、刺用兵也、秦人刺其君好攻戰、亟用兵、而不與民同欲焉、

沈仲容曰、鄭以為康公乎時、豈肯言曰汝百姓無衣乎、吾與子同袍、及王于興師、則曰修我戈矛、與子百姓同往、不與同欲、而與同怨、故刺之、

渭陽

重一送字、贈者將其送之情、而思者發其送之感。重耳之君晉。穆公之力居多。康公贈以諸侯之儀。所以鄭重此行。而假以定晉也。晉在秦東、行必渡渭、悠悠我思句、含蓄醞楚、

董氏曰、巾車金路以封同姓。象路以封異姓。革路以封四衛。木路以封藩國。故諸侯之車曰路車。　孔氏曰、瓊者、玉之美名、瑰者美石之名、　曹氏曰、玉佩、珩璜琚瑀之屬、

序曰、康公念母也。康公之母、晉獻公之女、文公遭麗姬之難、未反而秦姬卒、穆公納文公、康公時為太子、贈送文公于渭之陽、念母之不見也、我見舅氏、如母存焉、及其即位、思而作是詩也、　續說　按春秋傳、莊公二十八年、晉獻公烝于齊姜、生秦穆夫人、及太子申生、又取二女于戎、犬戎狐姬生重耳、小戎子生夷吾、是康公之母、為文公異母姊也、僖公十五年、秦晉之戰、穆公獲晉侯以歸、夫人為之請、即此秦姬也、

左傳文公七年、晉敗秦師于令狐、秦康公納公子雍于晉不受、禦秦師敗之令狐、十二年、秦伯伐晉、報令狐、

權輿

詩重禮意上、只言終不如始、而其不可久留之意自在、



矣詒億安也、供其匱乏而安之也、遊衛自權始造卑、自樂、始故、借、以言始字意、　孔氏云、公食大夫、宰夫設六簋、此言四簋、蓋燕食非禮食也

序曰、剌康公也、忘先君之舊臣、與賢者有始而無終也

陳

譜曰、陳舜之後、武王以元女大姬妻陳胡公、大姬無子、好巫覡祈禱鬼神歌舞之樂、國人化之、五世至幽公荒淫無度、國人傷而剌之、變風始作。

鄭曰、胡公媯滿、五世至幽公寧、幽公卒子僖公孝立、卒子武公靈立、卒子夷公說立、卒弟平公燮立、卒子文公圉立、卒長子厲公鮑立、其弟佗、母蔡女也、蔡人為佗殺五父、及桓公太子免、而立佗、是為厲公、厲公娶蔡女數如蔡淫、七年、太子免之三弟、長曰躍、中曰林、少曰杵臼、共令蔡人以好女誘殺厲公、躍立、是為利公、卒、弟林立、是為莊公、卒、弟杵臼立、是為宣公、卒、子穆公款立、卒、子共公朔立、卒、子靈公平國立、詩訖于此、

嚴華谷曰、陳詩十而七為淫、靈公之事、世變已極、詩訖于此。下于秦爽之也　徐徽弦曰、陳今在開封府陳州然謂大姬好巫覡歌舞之事、民俗化之、豈鄭因諸詩而附會耶、大姬蓋武王之女、親被太姒之化、必不如此。意

者春秋時陳服于楚、敬鬼尚巫。而漸其俗。非由大姬
與。　唐氏曰陳靈公弒、而楚子入陳。則王迹熄矣。此詩
所以亡也。

宛丘

詩以刺蕩為主、蕩乎內、既舍下鼓舞、古者春秋教以禮
樂、冬夏教以詩書。今冬夏値其鷺羽、此商書所為恒舞
也。文舞以翟。今以鷺、則素而無文。非正樂也。　孔氏曰
易云、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又曰、樽酒簋二用缶、然
則缶是瓦器、可以節樂、若今擊甌、　曹氏曰、秦王嘗為
藺相如擊缶矣、楊惲言家本秦也、能為秦聲、酒後耳熱



仰天鼓缶而歌烏烏、　詩故云、擊鼓擊缶、舞鷺羽、娛神
也、蓋若孫皓于巫、梁武于佛矣、踵大姬之餘習也、
序曰、刺幽公也、淫荒昏亂、游蕩無度焉、

東門之枌

東門人所出入、宛丘人所往來、國之交會也、有枌栩之
陰、人所趨聚也、子仲、陳大夫氏、以貴族猶然、何責于小
民、婆娑不必是舞、但徘徊翱翔之義、穀旦、無陰雲風雨
也、市、即南方之原之市也、此四句一時事。勿分約會往
會。穀旦于逝、是一時口氣、勿泥註文字以為異日之
事。握椒、見手授也。

一說、原、南方原氏之女、原與子仲陳大夫之著也、今而
猶然、則其民可知矣、　黃氏佐曰、殷湯制官刑、儆于有
位、曰敢有恒舞于宮、酣歌于室、時謂巫風、陳之史巫紛
若。初不過歌舞于宮室中耳。國人男女化之。而終以亡
國、信哉
序曰、疾亂也、幽公淫荒、風化之所行、男女棄其舊業、亟
會于道路、歌舞于市井爾
嚴華谷曰、此詩不用首序疾亂之說、謂淫者自言如此
味、不績其麻、正誚責之辭、非相樂之辭、

衡門



此詩若在居處食色上發意、便不是高隱。然居處食色
中、泊沒許多人品、可以豈必四字。正素外不願外
陸農師曰、里諺云、洛鯉伊魴、貴于牛羊、言洛以深宜鯉、
伊以清淺宜魴也、
序曰、誘僖公也、愿而無立志。作是詩以誘掖之也。嚴云
一章言小國亦足以有為、二三章、喻不必大國而後可
以有為也、

東門之池

水經注、陳城東門內有池、〻水東西七十步、至清潔而
不耗竭、中有故台處、即其地也、見是公共之所也、可以

見人〻可徃、無禁止也、淫者、漸漬之詞、見可以浸淫而
無害也、姬貴姓、彼美淑之貴女、固世族之英閨房之秀
也、而可與晤歌、可與晤語、可與晤言、無不可爲、是之謂
淫風也、

陸師農曰、紵亦麻也、宿根在地、至春自生、不歲種
孔氏曰、漚漬也、漸漬之使柔忍、菅者、已漚之名、未漚則
但名爲茅也

序曰、刺時也、疾其君之淫昏、而思賢女、以配君子也、
蘇氏曰、陳君荒淫無度、而國人化之、皆不可告語、故其
君子思得淑女以化之于內、婦人之于君子、日夜處而

無間、庶可以漸革其暴、如池之漚麻、漸漬而不自知也、

東門之楊

此詩疑處之意反復道之

序曰、刺時也、婚姻失時、男女多違、親迎女、猶有不至者
也、
鄭氏曰、楊葉牂〻、三月中也、喩時晚也、
嚴華谷曰、親迎以婚爲期、星大明而竟不至、淫風行而
女有他志也。

墓門

此詩全是誨之非絶之也提醒處在顚倒思予一句重
一己字慮後悔之興及正欲其今日之速改也誰昔已
然傷之也顚倒思予危之也激之也望之也

序曰、刺陳佗也、陳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
民焉、

此詩知佗之立謀已成。而猶未動于惡、冀其聞言而改
悔之詞。墓門、隧道陰闇之地、喩陰謀也、棘妨道、無不斯
之理、鴞萃樹、無不殫之理、喩佗之弑逆、終必見及也、夫
也造此不良之謀、自以爲國人不知、莫予訊也、然國人
無不知之、知之宜已之矣、而不已者、其惡已稔、非朝夕
之故也、詩所訊之、即墓門之詩也、言今日予以詩訊爾

而爾不顧、它日能無顚倒思予言也哉、此本詩故而小
通之、特不用其無良師傅云〻耳、朱子舊註曰、陳佗文
公子、桓公鮑之弟、桓公疾病、佗殺其太子免而代之、桓
公卒而佗立、明年爲蔡人所殺、
呂氏曰、左傳載佗勸陳侯許鄭平、親仁善鄰之言。中於
事理。蓋非昏愚者。陳侯不許。卒見侵伐。既而徐思佗言。
復與鄭和。遣佗往鄭涖盟。佗與鄭詢盟、歃如忘、洩伯料
其必不免。攷其歲月。纔數年爾。而蠱惑多壞如是。此詩
人之所傷也。
蘇氏曰、桓公之世、陳人知佗之不臣矣。而桓公不去以

及于亂。是以國人追咎桓公。以為桓公之智。不能及其後。故以墓門刺焉。夫墓門而生棘、名以斧析之則已、不然吾恐女死而棘盛。以害女墓也。斯、析也、夫、陳佗也、佗之不良、國人莫不知之者、知而不之去、昔者誰為此乎、蓋歸咎桓公也。然毛氏不知墓門之為桓公、而以為陳佗、故以斧鴞皆為佗之師傅、其序此詩名曰、佗無良師傅以至于不義、惡加于萬民、失之矣、魯申公曰、墓門、泄冶諫靈公、孔寧儀行父、譖而囚之、冶作是詩、

防有鵲巢

序曰、憂讒賊也、宣公多信讒、君子憂懼焉、

鵲善相地、安則為巢、苕宜萑地、不戕則有、中唐有甓、人登甓之則成其美、邛有旨鷊、人莫戕之則成其文、毛詩正義曰、防多樹木、故鵲往巢焉、邛丘地美、故旨苕生焉、以言宣公信讒。故讒人集焉。

孔氏曰、鵲畏人而近人、非邑有樹木、則不巢、　侜謂誑誕、與譸同、書云、譸張為幻、然似有裝載增加之意、以其字之從舟也、　埤雅云、鷊本鳥名、一名綬鳥、咽下有囊如綬、具五色、因小草似鷊、故取意焉、

子貢傳、靈公聽讒、囚泄冶、內子憂之、賦防有鵲巢、



巢云、鵲巢積累、喻讒之漸積、苕草延蔓、喻讒之浸潤、名積累之意、鷊草襍眾色以成文。猶讒言交積以成惑也。

後漢地理志陳縣注、博物記曰、邛地在縣北、防亭在焉、

月出

此詩與澤陂、朱子皆以為男女相通之詞、今玩佼人蓋男思女之詞也、　皎、光明也、皓、潔白也、照、照臨也、僚、美好之意、懰、清亮之意、燎、開明之意、懮受、煩擾而悲苦也、夭紹、糾緊而急迫也、悄、愁憊也、慅、動搖之意、慘、悲也、慘歸云、佼人僚兮、舒窈糾兮、當月出時想見之、　毛云窈糾舒之姿、勞心悄兮、忖度其心若謂佼人思已者、

序曰、刺好色也、在位不好德而悅美色焉、

株林

序曰、刺靈公也、淫乎夏姬、驅馳而往、朝夕不休息焉、

胡為株林、怍閒之詞也、從夏南、正對之也、復反覆其詞、歷遶株林、從夏南、微詞也、既乘馬、又乘駒、非一往也、亦見非微行也、朝食見非夜聚也、詩著禍亂之原也

嚴云、設國人問靈公、胡為乎株林、從夏南乎、又設為之隱曰、匪適株林、從夏南、乃它有所往耳。然駕我乘馬、則說于株野矣、乘我乘駒、則又朝食于株矣。雖欲為之隱

不可得矣。依違其詞。而說之者切矣。

朱贊成曰衛之亂。至于墻有茨而極。于是有狄入衛之禍。陳之亂至于株林而極。于是有楚入陳之禍。此之謂女戎。比事以觀、可為淫亂者之戒。

澤陂

蓋女思男之詞。覩碩大且卷、碩大且儼、可見。如涕泗滂沱、輾轉伏枕、宛是婦人的光景。 澤水之鍾也、澤陂謂障水之岸也。 荷芙蕖。其花為菡萏。其實蓮。其根藕。未開曰菡萏。已發曰芙蕖。



序曰刺時也。言靈公君臣淫于其國。男女相悅。憂思感傷焉。

魯申公曰。澤陂泄冶諫而死。君子傷之。

王氏曰。澤陂株林之應也。有關雎之風。則薰為桃夭之正。而麟趾應之。有宛丘之俗。則流為洪水之淫。而澤陂應之。微之著也。如此夫。

詩牖國風卷之四

詩牖國風卷之五

竟陵 公永鍾天錫纂著 男伯夏鐵 璜 編

文張鍾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飈 仝校

爾拔馮元颷

檜

檜。曹。蕞爾小國。即季子觀樂。猶自檜以下無譏焉。而夫子何存其風也。蓋世道惟剝盡則復。亂極則治。而大亂之餘。小國多疲于奔命。不克保其社稷。民間尤哀思煩促。視其生。不啻如白駒之過隙也。故其思治為獨深。今



觀檜之風僅四篇。而羔裘皆逍遙之君。素冠哀祀孝之子。萇楚嘆不聊生之民。時事至此。又安得無匪風之思興。變風之終檜曹。序詩者蓋有深意。

譜曰。武王封祝融之後于濟洛河穎之間。為檜子妘姓。夷王厲王之時。檜公不務政事。而好潔衣服。變風始作。

詩緝曰。檜世次莫考。曰夷厲之間者。鄭譜也。平王初鄭武始滅檜。前乎平。何以知其非幽也。當幽之時。仲為檜君。言不刺仲也。前乎幽。又何以知其非宣也。周道復興之時。不得有匪風之思也。非幽非宣。夷厲當之也。

詩故曰。史伯謂鄭桓公曰。濟洛河穎之間。子男之國。虢

檜為大號叔仲鄶檜仲特險皆有驕侈怠慢之心加之
以貪冒皆可滅也、檜之為檜可知矣。

羔裘

嚴云、羔裘、白狐裘、皆諸侯之服。檜君服之非過也、但檜
國之微迫于強國之間正當深思遠慮求為自強之計。
乃此外不能有所為是偷安歲月坐以待亡也、又云、
在堂現然在堂而已。又云、凡人憂勞恐懼則不暇鮮其
衣冠惡衣文王卑服衛文大帛之衣是也今檜君衣服
之鮮明如此則志慮凡近可知矣。 細味此詩、檜君所
以可憂處到底不曾說出



序曰、大夫以道去其君也、國小而迫、君不用道、好潔其
衣服、逍遙遊燕、而不能自強于政治、故作是詩也、

素冠

祥者廿四箇月也、禫則廿七箇月、此服闋之時、舉一禮
祭方除此服、則三年之喪、于此為終、本題棘人欒〻句
家重情與服稱、哀毀骨立之狀如此即此是天理民彝
良心發見處故下同歸于禮欲與之如一也。三章全看
庶見二字一直滾下、不宜于勞心上。添一不得見來。聊
與子上。不得添一若得見之來。
歸云、君子恥獨行終喪之詞、

按喪服小記云、除成喪者、其祭也、朝服縞冠、注成、〻人
也、此從鄭說也、毛傳以為練冠、則練乃十三月之服、未
見其不能三年也、

李氏曰、練冠、謂練布使熟、其色益白、三年之喪、十有三
月而練、

呂東萊曰、鄭康成王肅、皆以素冠為大祥之冠、引記朝
服練冠之文、其說誤矣、惟不然三年所以嗟傷不見既
練之冠、若除喪之縞冠、雖使過喪。其除之亦服是冠矣。

韠、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韍、鄭云、古者漁佃而食
因衣其皮。先之蔽前後之蔽後。〻王易之以布帛、而猶



存其蔽前者、重古道、不忘本也、芾韠之制一也。但尊卑
異祭、異其名、吉凶殊禮殊其色耳、玉藻韠制云、下廣二
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有革帶博二寸、芾形如
同、

序曰、刺不能三年也、

不說昔而苦楚不可堪、

萇楚

序曰、疾恣也、國人疾其君之淫恣、而思無情慾者也、
呂氏曰、夭如厥草惟夭之夭謂萇楚始生之時也、隰有
萇楚、猗儺之、汝柔弱牽蔓蓋如人之多慾者矣、反思始

出其牙。未有牽蔓之時、生意沃沃、然。蓋甚可愛也。此所謂赤子之心也。此檜君未有知識、未有室家之時也。曰無知無家無室者、蓋疾其君之多慾、故其辭過而激

匪風

顧瞻周道一語、低佪欲絕。西歸、未暇筭到周道自此復興、但使人心猶知有周、則亦創見之事矣。誰者、未定之意。將者、將然之詞。　徐士彰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所以重傷夫今王之不古、而重嘆夫今人之不知有王者。何其婉而切也。不必沾沾在好音上發

蕭氏曰、匪風思周、而宣王中興、天下謳吟思漢、而光武再造。其祖宗德澤浹洽于人者淺矣。



鄶亡于東遷之後、此時猶西周也。鄶都周之東。故曰西歸。

呂氏曰、匪風下泉、思周道之詩、獨作于曹檜、何也。曰、政出天子、則强不陵弱、各得其所。政出諸侯、則徵發之煩、共億之困、侵伐之暴、唯小國偏受其害、所以睠懷宗周為獨切也。戰國時、房喜謂韓王曰、大國惡有天子、而小國利之。以此二詩驗之、其理益明。　賈誼欲衆建諸侯而少其力、雖其言畧而不精、亦可謂少知治體矣。

曹

曹風之錄、何其甚有似于檜也。蜉蝣之楚楚、哀吾生之須臾、猶萇楚之猗儺、痛有生之不幸。候人之赤芾徒榮、鳲鳩之君子永棄、其視羔裘之美衣服、素冠之思棘人者、又如出一轍、固宜下泉之咏、繼匪風而作也與。　陳氏曰、檜亡東周之始也、曹亡春秋之終也

譜曰、武王封弟叔鐸于曹、即今濟陰定陶是也。至十一世周惠王時、昭公好奢、變風乃作。

疏曰、叔鐸十一世、為昭公班、立九年、子共公襄立、譜以為止此二公時詩。



蜉蝣

陸羽明曰、不言其死、而反羨其生、是比意妙處。說詩宜會此意。

徐子先曰、玩細志遠、詩人本欲為之啓發告戒也、不曰啓發告戒、而曰歸息歸處歸說、蓋欲朝夕相與、從容開諭、然後邪翼孔化、令舍其舊而新是圖、即所謂習與正人居、不能不正之意。

掘閱、孔疏謂此蟲土裡化生、掘地而出、形容鮮閱、解閱字終未快心、及讀管子掘閱得玉、乃知閱與穴通、言始有據。　蜉蝣甲下有小羽、如雪之潔白、是為麻衣、

序曰、刺奢也、昭公國小而迫、無法以自守、好奢而任小

人將無所依焉、

呂東萊曰、曹之賢者見其君危亡將至。猶驕浮自喜。而莫可告語也。曰君危近在旦夕。倘無所依。其于我歸處乎。蓋欲如楚芋尹申亥。舍靈王於家之為也。

箋曰、興者、喻昭公之朝、其群臣皆小人也。徒整飾其衣裳。不知國之將迫脅。君臣死亡無日。如渠略然。歸、依歸、君當于何依歸乎。言有死亡之難。將無所就往。

候人

此專刺用小人。小人之近君子所以遠也。每章彼其之子處著賓發一段信用意思。曹小國大夫止應五人。本



不當有三百。況小人乎。然三百只是極道其濫之意。

郭景純曰、即此見勢蹶矣乎。妖氛布濩何異于南山之薈蔚也。官人猶若植木。明主善于樹人。故楩柟松柏。正宜不阿南山以之生色。蔓草藤蘿根枝交附。雲氣因而報人。小人得志。則君子何由而見用。婉孌象美也。季女、象貞也。末二句、要看自保守道字。

周禮、候人上士六人。下士十二人。史六人。其徒百二十人。各掌其方之道治。與其禁令。以候迎賓客。何戈與祋。則其徒也。

郭景純曰、鵜鶘好群飛、沉水食魚、 陸元恪曰、鵜喙長尺餘、頷下胡大如數升囊、若小澤中有魚、共抒水令竭欲曰淘河、 沈仲容曰、鵜于魚勤矣。出入泥塗而後得魚。今乃集于梁。因人以飽。曾翼之不濡。猶之子無功受祿也。媾訓寵、謂好合而相愛也。得意曰遂。

鳲鳩

四章興起各開說。總是狀君子之用心也。唯君子之心一。故儀一。而近以彰著于一身。遠以感通於四國。皆此物此志也。詩中或先儀而及心、心不可見。而儀可見也。凡言儀一或言儀而不言心。儀之一處、即心之一處也。凡言儀一者、只是燕居有燕居之儀、朝廟有朝廟之儀、守其常則



而無奇袤回遹之象。使是非、終始、一節、之謂、胡不萬年、非祝詞也。在我無遷徙之德。在彼自無傾覆之端。雖以萬年可也。自是實理。

首章以心為主。不用占外知內之說。如此則反重儀上矣。結者、操而不舍。凝聚不放逸之謂。心之收斂。如物結作一塊。然不能解而為二也。儀之一、正是其心之結處。凡人除卻身別無處覓心。如結全要看一、如字、蓋心本虛灵神應。如結者、正是真元不散。非是執滯不通乎化。遠而表正大總之一。如結也。

次章帶與弁、就儀一、中、拈出一、端、言之。帶必絲、弁必騏、

固見有常度合帶并之色相稱尤見有常度伊絲履不
可周朴素等語觀註有襍色可見
三章其儀不忒廣言之繫根心之結來正是四國不重
感化只重裁足以正四國也田在朝侈靡之習畢在野
奇衰之風
末章胡不萬年不重壽考只重表正之尤見國家不可
一日無表正之君子則君子豈得一日不蒙胡考之休
且毋二爾心安揺爾精即此可以大視長生此萬年之
命脉原結于如結之精神豈其邀福于天而潛與天之
我佑縱我百年有盡而無盡之心法不朽四國聞風者



親炙者未有不興起者也曾有此君子而未聞廁于赤
芾之列所謂婉孌斯飢者其即斯人也耶　蘇氏曰從
其在梅則失其在棘從其在棘則失其在榛居一以俟
之無不及者　淮南子曰賈多端則貧工多技則窮心
不一也其儀一心如結君子也夫
詩故云矣公子臧之一其德也　愚按左氏負芻虜而
子臧不肯君曹鎮公子還而子臧致其邑與卿終身不
仕御大夫帶用素絲弁用綦玉帶伊絲弁伊騏著子臧
之儀也終始守其所嘗得之服所謂儀之一心之結也
他人多移於富貴在梅在棘在榛之喻也子臧守義不
渝在桑之喻也其儀不忒如此可以正四國可以正國
人可以延曹國萬年之休而情乎其不肯君也此詩故
未暢之意也
序曰刺不壹也在位無君子用心之不壹也

下泉

重四國有王句念周京者念王室也有王則大國倘方
伯連帥之職而小國倍安無王則大國肆凌弱暴寡之
謀而小國倍困況有承王命而布王恩者下泉所以寤
嘆于周京也三章悼今末章思古也
前三章於黴相似而語又相呼末一章與盛相似而語



又相呼故皆為比而興只順文說去而比興之意自在
不必頭上安頭
寒泉則不能潤物下流則不能及物浸漬則害物此衰
周之比也周京諸夏之根本惟其陵夷所以小國失所
君子何日得置於懷惟寤則稍忘耳一寤則愾然鼓嘆
矣有王者紀綱法度出於朝廷大不得凌小强不得凌
弱也勞則又有湛恩識澤而弱小受其庇矣郇伯郇侯
為州伯文王子左傳富辰曰畢原酆郇文之昭也　肆
緝云寨裳思大國之見正蓋齊桓晉伯也曹共之時晉
文伯業方盛衰王命之為侯伯下泉傾思明王賢伯何

耶曹國可罪而文於曹虐矣執其君分其田以私臧畝將甘心焉使以貨免文能帖曹乎下泉愾木欣矣

輔云匪風作于東遷之前尚覬周道之復興故曰誰將西歸懷之好音下泉作于齊桓之後無復覬望之意直嘆息想慕而已

郝云風至曹而王迹熄矣春秋所以作也天下有天子而後有方伯無天子而方伯制命專征伐天下所以大亂故曰四國有王郇伯勞之無明王焉得有賢伯春秋書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與詩詠下泉刪詩終曹風義同惟知春秋者可與言詩故曰詩亡春秋作



疏

朱克升曰周公之詩不入于雅風雅不同体也不入于豳周公未嘗治魯也不自為國王朝卿士不得專名一國也公之詩無所可係特以七月之故而為豳破斧以下又以公之故而為豳且公所食邑在豳岐之間豳者公采邑也豳與二南相為終始則尊周公與文王等矣

范氏曰豳居風雅之中者何也風之所為終雅之所為始也變風終于曹思明君賢伯之不可得於是次以豳反之于周公而後至于雅以言周之所以盛者由周公也

詩緝曰變風訖豳反周之初世道不終窮也齊鄶秦魏陳檜曹季札觀樂之次第也降秦于唐挈豳以終之蓋一経聖人之手而有趣深矣

文中子曰夷王以來變風不復正矣非周公其誰能正之故豳風之紀思周公也

七月公劉皆陳先世之迹以諷王而一入風一入雅何與曰公劉言政事七月言風俗風雅之体固殊而周公又自託于豳民之咏則豳非風而何

七月

七月之詩一言以蔽之曰預而已預之事以授衣舉趾盡之春而蚕秋而績冬而狩以為衣之恒也春而耕秋而穫以為食之恒也乃其事未起而先謀時未至而先備日星霜露無日不歷其衷草木昆虫無物不驚其衷田廬廟庙無事不關其心且今歲而擬来歲之務事豫而兼事始之謀壯殫其孝老薆其慈悲喜萬如勤儉誠然君忘其尊而親民民忘其卑而近君上下樂業宇宙太和此豳風之所以為厚而為王業之本也欤 讀七月一篇從横變化無所不可如首章為衣食之預始二之日合下祁祁又為男服事乎衆女服事乎桑合下同歸為治田以悦乎上治蚕以念乎親二之合四為衣褐

之倫。而二之合三、又為蠶績之勤。且女心之悲、見季秋
悲覩之意。公子之献、見忠不後君之意。春日載陽、始倉
下女桑為蠶歲不乃予蚕婦[illegible]茁幣、為方事須預其
具。三之合四、為桑時蚕績而供上之衣、感時狩獵、而供
上之褐。四之合五、為下有忠上之誠、老有慈幼之仁。四
之合六、是下不忘上、見其忠。老不遺幼、幼不先老、見其
愛。蚕月合下為公子裘、則以献裳献裘立說、載玄合下
献研于公、又以忠愛無已立說。五之合六、為老幼相含
以廣愛。少長異時以明禮。饑倖食下肩壽、為老者感衰
而念幼。壯者感時而念老。六之合七、是飲食違豊儉之



宜。農事極憂勤之至。七之合八、是為已之事極其勤。為
君之事極其預。七月食瓜如合下百穀、是克儉克勤之
兼盡。如合下菽麥、見餘利貝利之兼、收如合下禾稼、人
見去圃為場之有漸。我稼既同、如合下滌並為勤于民
事。急于公役。合下斯饗、為畢三時之勞、享一日之澤。其
言之詳備周密如此。
首章朱豊城曰、七月之詩、以衣食為急、以豫備為貴。必
言七月者、三陰之月、陰氣始盛、於是豫為禦寒之備。三
陽之月、陽氣始盛、於是預為治田之備。若寒至而後索
衣、飢至而後求食、計亦晚矣。　曹氏曰、公劉正當夏殊

所用者夏正也。　鄭氏曰、大火者寒暑之候也。故將寒
寒、先著火所在。　鄧潛谷曰、火旦中天而寒退、昏中天
而暑退。　劉安成曰、堯時仲夏日在鶉火、故昏而大火
中。及周公時、千二百四十餘年、歲差當退十六七度、整
六月而後日在鶉火、七月則日在鶉首、而昏時大火西
流。此時上從豳俗。而七月流火、蓋據周時所見而言。
上段重按衣二字、一之日四句、是未然事、正見衣之不
可不授。本文授字、于字、舉字、同字、饁字、至字、見其長幼
夫婦老少上下、皆有皇皇服事之意。　卒歲中非特念
小民之衣褐、亦念及公上之裳裘。至喜中、非但為祿入



之有供、亦喜士女之有穀。必合一詩而言、方見戀挈之
意。以十一月為一之日、亦見周人以建子為正朔之意
仲冬之月、待風乃寒、季冬之月、無風亦寒。上止言衣、而
下兼言褐者、九月衣已足矣。十一以後、非褐不煖。故
也。無衣無褐、須說女不服事于內、男不服事于外。　范
氏曰、何以卒歲、又見二之日為歲之終也。　許南台曰
七月以後陰漸長、故以月言。十一月以後、陽漸長、故以
日言。月陰而日陽、此聖人扶陽抑陰意也。　楊升菴曰
說文、觱、羌人吹角也。其聲悲栗、故名觱栗。冬日寒風觱
發、其聲似之。栗烈、謂氣寒凜冽、使人戰栗也。　沈仲容

曰、誘云、三九二十七、雞頭吹、蕨栗、
二章再提起被衣。見治蚕不可不急。埤雅倉庚知分。鳴
鵙知至。故陽氣分而倉庚鳴。陰氣至而鵙鳴。載陽五句
采桑遲遲二句采蘩而中間點綴情景。玩執懿筐遵微
行可想其旁求博采之勤玩采蘩祁祁可想見當時貴
家大族都邑士女無不力于蚕桑　孔氏曰張衡西京
賦云、人在陽則舒、在陰則慘然、則人遇春暄則四体舒
泰。覺晝之稍長。　徐玄扈曰、女心二句不過因治蚕而
摹擬一時情事如此。至于公子娶乎國中貴家力于蚕
桑反是言外之意。此言目下遠有此事見。益不可不急



於趣事非感時也。毛公言春女悲秋士悲感其物化。又
是一意　徐云、蚕之未出者以蘩鬻而沃之則易出今
養蚕者皆然故毛傳云、所以生蚕、朱註謂蚕生未齊未
可食桑故以蘩啖之、愚未嘗目睹此事、故特以意解之、
耳　范氏曰、男莫不耕女莫不蚕則衣食之本立矣昏
姻以時。則男女正矣。
三章、今歲蚕事已成而預備來歲之用。至來歲而林桑
飼蚕。復繼往歲之功。上于蚕而采桑采蘩。此蚕事之始
此于桑而條取葉取。此蚕事之成。重在畢取不要[illegible]卷
意。萑葦之月將績其麻則一月兩事也、蚕月四句、此鳴

鵙二句對看、潜夫論曰、七月之詩大小教之終而復始、
觀此章言蚕績士章言稼穡俱歲復一歲如環無端所
謂終而復始者也　程子曰蚕月當蚕長之月也計歲
氣之蚤晚不可指定、我月
詩中所叙月月雖參差不齊而無月不備。惟缺三月。乃
蚕月條桑正三月之候。桑乃桑葉之嫩者。女桑乃桑
樹之小者。桑稱女猶今云女墻也。鵙以夏至來冬至去
五月始鳴。衆七月者應秋氣之動也。則衆芳歇而麻熟
矣。離騷云恐鵜鴂之先鳴使百草為之不芳　獻裳不
敢言公而託言公子。有上下家人一体之意。勿泥禦寒。



將為視朝視朔燕服備服之用也。忠愛誠然、却不是感
恩圖報　此四章總是為衣之事。大略見桑以采而麻
又興。今歲未違而來歲已預。求桑桑采蘩皆據蚕時事
也。蚕月四句則蚕肥時事也。中間以七月流火八月
萑葦皆正見轉將而八月萑壁可伐又是來歲蚕工之
始事矣。況當蚕月而可不汲汲乎。舊說作來歲治蚕之
月。又勢乎順可從。但玩詩詞似失却蚕盛時一段又接
下鳴鵙載績將屬之今歲乎來歲乎。今姑兩存之
四章、因天時之變而物化隨之。寒于冬而萌于夏。紛民。
早計如此。蓋不止履霜而知堅冰矣。此與下章將昆虫

之變化者不同說文草木皮葉墮地為蘀此見為禍不
可後邠地苦寒故其民群于裘褐之事其國近戎故其
民勤于武備之脩貉狐屬出為狐狸之遺所謂貉賤而
狐貴是也貍似貙而小文彩班然古者狩獵之禮以講
武事故曰載纘武功然邠民知狩獵耳不知其為武功
也同者竭作以狩恐于縱不足以禦寒故合狩以繼之
也周禮小司徒云凡起徒役毋過家一人以其餘為羨
惟田與追胥竭作注云正卒羨卒盡行一之日正卒往
二之日正羨俱往矣私豵獻豜周礼所為小禽私之大
禽公之是也狩獵不幸為君但于勤生中有先公後私



之義蚕績必獻一女之勤不敢忘君也狩獵必獻一男
之作亦敢忘君也　王伯厚曰四月秀葽諸儒不詳其
名唯說文猜劉向說以為苦葽曹氏以爾雅木草證之
知其為遠志
五章冬月衣[illegible]准此又當入室避寒故言閉塞宮室之
事　徐徴弦曰凡虫皆陰屬五月陰氣漸生故虫應之
陸農師曰斯螽五月中兩股相切作聲聞數十步江東
呼蚱蜢莎雞如蝗班色毛翅數重六月振羽索索作聲
一名絡緯謂其鳴如紡緯也鄭氏曰自在野至入床下
皆謂蟋蟀釋文至四垂為宇說文半門曰戶莎雞並無

出字而戶之事七月三句定當晉下說月令云孟冬之
月命有司曰天氣上騰地氣下降閉塞而成冬則以十
月為寒向墐戶之候孔氏曰篳戶以荊竹織門以其通
風故泥之也向可暫塞戶則人所出入不可塞但墐之
而已陳行之曰春在野冬在邑所以御勞佚也夏則廬
冬則室所以順陰陽也戴氏隱曰[illegible]至亥而止復
起于子故謂之改歲劉安成曰夏書有息桑三正之語
則自夏以前已有子丑之正王伯厚曰豳風於十月云
曰為改歲言農事之畢也蠶義于三月云歲既單矣言
蚕事之畢也農桑一歲之大務故皆以歲言之



六章當看介眉壽食農夫六字介有助之之意非以為
常食也食有養之之意則固以是為常矣然則棗酒嘉
蔬非不可及少而供老疾奉賓祭為多瓜壺苴荼老者
未必不食而不可為常於此見老者常食稱食肉而于
常食之外以果酒嘉蔬[illegible]其助也豳鄉人之老所以無
凍餒與鬱棣下李薁即蘡[illegible]字皆果名供[illegible]疾奉賓祭俱
是養老凡子弟舉酒于長必祝有主獻酬必祝然有特
設者有因祭設者故併以祭言之　毛氏曰春酒凍醪
也黃氏佐曰釀于冬用於春故云助眉壽者調和其血
氣培養其精神意食瓜斷壺註以為去圃為場之漸則

韓氏謂此詩所舉時月雖若參差不齊細觀之只有次
序存詩人之意矣棗定未熟非擊不落故曰剝壺性
蔓生披蔓斬之故曰斷蔡美藿食原是農夫之常飲壺
苴荼不是卹民儉處
七章許農事之始終不重治室上稼方同也而即念邑
居之當脩屋方乘也而復念農功之當始此意如轉環
轆轤相似不得暫歇年復一年終而又始彼其心曷嘗
頃刻忘農事乎故曰終始農事以極憂勤艱難之意此
語深得詩人之旨　毛氏曰春夏為圃秋冬為場黍自
以五月參自以四月至十月而一歲所種先後大小皆



舉之矣故總之曰我稼既同自田野入都邑故謂之上
茅以覆屋索以編茅上而穹窒熏鼠已有此意此處蓋
一亟字晝夜急為正見其亟但語是相戒須從上一氣
貫下方與始播百穀貼接得去　徐云稼既同而始乘
屋為農也稼既同而亟乘屋亦為農也上重一納字下
重一播字要形容他一陝閃閃皇皇惟恐後時之意說
其始播百穀見一當農時則一家中若老若幼行當乘
力于農此外分毫他務有不暇舉者矣蓋春耕之時農
夫又出就田間之宅不暇在邑不得云有妨播谷之事
此可想見一時憂勤之意又可想見他日力穡之風

末章見非亟趣永枝何以脩君之禮非速畢場功何以
致君之享皆卹民預期如此又見二之日不獨纘武功
又有藏冰獻祭一事九月十月不獨築場納稼又有宴
享稱觴一節皆是係于職分根於至情而不容已者農
夫信無一刻之暇也冲冲只急于取冰之意徐云孔既
言冲冲非貌非聲故云鑿冰之意前註云忡忡猶衝衝
與此亦相似跡義訓却非周禮凌人十二月斬冰即
以其月納之非必俟正月藏之也曹氏曰十二月陽氣
尚微於是鑿冰以達之至二月四陽大壯恐其太過則
微陽我于息滅于是開冰而頒之逮火出而畢賦所以



節其過也凡此人力以贊天地之道往此而賓食喪祭因以
致其用爲耳表元峯曰獻羔祭韭皆為啟冰而祭司寒
之神薦廟非祭也特獻之廟而流須之鄭氏曰上章脩
寒故此章備暑后稷先公禮教備也范氏曰備寒所以
為下也備暑所以為上也寒者民之所患故先之所以
急民也霜降而後禾稼可收場事可畢故當此時而相
戒使飲酒獻公之意在斯數斯字宜玩速字　毛氏
曰肅縮也霜降而收縮萬物國人以羔羊朋酒自詣公
堂其禮甚野其意甚真雖在立國之初庶事草草然非
三代之時安得比風俗也要見歲時伏臘豈不能烹羊

炮羔斗酒自勞而登堂以進萬年之觴是進嘗進樂所不缺者悉吐其忠悃于杯酒間也何忠愛至此哉詩中之美無所不備皆說詩推詳之詞周公只閒閒叙過而豳俗之學自見所謂王業之本也

序曰陳王業也周公遭变故陳后稷先公風化之所由致王業之艱難也

鴟鴞

詩重王室上以無毀我室一句為主蓋傷亂于時而四方騷動流言于國而衆志多疑王室搖矣此時罪人已得而王心未釋則王室之亂猶未可知故推原其始而



而言曰今女下民或敢侮予者不指武庚說正恐百姓緣而生心也曰風雨所漂搖者蓋以新造之家遭譸張之禍多少撥〻多少風波夫予之室家王之室家也王實有此室家而不幸然于綢繆室家之人予不足惜而王不可念哉甘憔悴於吾身可言也付漂搖于主上不可言也此公嘵嘵之意也牖户二字有味此衆之通隙虛處正是蕭墻肘腋之間宮府環衛之交豈意至親骨肉乘隙而鴟穴使綢繆不足恃哉嘵嘵之鳴摧為室家非以自哭其心跡也玩一維字見得苦心苦力別無可以自効者

鴟鴞呼武庚也取字作君子以貨取之字看二叔墮其術中也恩勤兮見他萬般心事中言取子之萬無非甚毀室之尤毒也范氏曰公爲不捐政則禍亂將作而毀周室矣曰無毀我室與王室同安危故也

次承不可毀室來重一迨字桑土釋文韓詩作杜方言東齊謂根曰杜今此二句只麼哉無患之詞若作實說便於翹翹漂搖處不通要見取子出於意料所不及則下民之侮安保其必無安得不汲汲綢繆也

拮据言手口並作而將荼蓄租則所作之事正與桑土之撤相為循環而使牖户之綢繆者充足有餘也卒瘏



承上來說根上章迨字來曰予未有室家有味嘗初衣利孺子之誇必以周公止為身謀今特表出未有室家見得我平日之吐哺握髮固結人心祈永天命祇以王室之未集豈為身謀而傾云不利也大抵人情所自利在一身我拮据卒瘏不利殊甚豈有不圖身之利而傾利孺子者哉 徐云五箇予字可玩勞者予也病者予也惟予而已絕可他讀者為予室故也上四予字匪躬之義下一予字体國之忠

末章予羽二句緊承上二章來風雨句正與陰雨相應而下民之侮亦在其中嘵嘵處統承一章若曰綢繆予

未而之前。既不能以室之故庇其身。拮据于無家之後。又不能以身之瘁庇其室。此恩勤一念。雖蒙陰雨。天必諒之。愛室微恍。雖至飄搖。下民必哀之。而安得不汲汲以自鳴也。

書曰。武王既喪。管叔及其羣弟。乃流言于國曰。公將不利于孺子。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則無以告我先王。周公居東二年。則罪人斯得。于後。公乃爲詩以貽王。名之曰鴟鴞。王亦未敢誚公。蔡氏傳曰。流言無根之言也。周公攝政。商人固已疑之。又管蔡流言于國。以危懼成王。而動搖周公。周公避居東都。孔氏以居東爲東征



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爲誰。二年之後。王始知罪人之爲管蔡。斯得者。遲之之辭也。東山詩言自我不見。于今三年。則居東都之非東征明矣。二叔方流言。周公處骨肉之間。豈應以片言半語。遽興師伐之。而況王心方疑。豈有不請于王。而自誅管蔡之理。如謂公受顧命以安天下。不敢避嫌。則既誅之後。又何必避居東土。斷以書傳爲正。

劉安成曰。集傳以爲公遭流言。即東征二年而誅管叔武庚。其後乃作此詩。成王得詩。又感風雷之變。迎公以歸。公乃作東山之詩。此蓋用孔氏書注弗辟之說。遂兼寄與蔡九峯。辨其不然。以爲當從鄭氏。而于詩傳。則未及追改耳。蓋流言之興。而公弗辟居以待成王之察。則其心雖無私。而跡名未明。故曰我無以告我先王。是以避居。二年之後。成王既知流言之罪人。而疑慮未釋。乃作鴟鴞以諭之。觀其告鴟鴞以無毀我室。可見其詩。作於武庚未誅之先。自風雷之變。而周公既歸。乃承王命作大誥東征一篇之中。首言王若曰。繼以屢言王若曰。又言沖人。又言寧考。皆自成王而言。可見公之東征。王寔命之。當在王既感悟而迎公以歸之後也。

序曰。周公救亂也。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爲詩以遺



王。名之曰鴟鴞。

東山

嚴云。東山猶杕杜也。然杕杜之詞簡。東山之詞詳。蓋周公與歸士。居東三年。患難同之。情之繾綣。言之重複。宜與杕杜不同也。

四章。各自有欣慰意。而各從苦境說起。

首章滔。慢也。有流而不止之意。說文。濛。微雨也。驟雨猶可立待。濛濛其苦不堪。東歸而悲者。向未言歸。乃心欵懷。歸則感愴。此羈旅之情也。下而荒蕪之室廬。未遂之婚媾。怨悲中事。裳衣。對素裘白舄黻衣繡裳者。此二句。有神武不殺

太平無事之意。蛸蛸二句、在途之景。見羣生俱有生意。雖靡室靡家、而鋒鏑無虞矣。敦字亦字、俱堪尋味。若直作車下之安、則意便索然。古之用車、止則為營衛、故士卒宿于車下。

二章室廬將近、則家事縈悉。一一上心。此人情也。果臝二句、見荄夷者無人、伊威以下見洒掃者無人、熠燿句只承町疃句來、本草、伊威多在下濕處、常慈着鼠背、故名鼠負、鹿性善驚、廬舍無人、故任其游處、不可畏也、以畏字逼出懷字、猶言吾想家中光景如此、雖道便畏、而不歸。但出外已久。種種凄涼叢集、意念徘遣不開、亦可



係我之懷思而已。人多說父母妻子聚于斯、而不得不懷便是呆語。

三章軍士自感于鸛聲、而諒婦當此時、亦嘆于室、俱是零雨其濛。生發許多光景。洒掃一句、與上面果臝六句。極有情況照應。見得三年在外、這等荒涼、婦恐益動征人之感、於是剪刈其果臝、除其伊威、并除其蠨蛸町疃無麋鹿之迹、室內無熠燿之形、此亦婦人倚閭望至之常守掃草門、以致歡笑相迎之意。聿至兩字重見。他闇別三年、一旦相會、恍然若夢、倏然若期、乃見故園風物。似喜似驚、有無限感慨。況其室家乎。此即末章所云舊

者也、會夫婦之相見、而言見依栗。又不言見之之可喜、而只言不見之已久、無限離合感慨、喜幸不足以盡之。末章、雖極鋪張詞祭之樂、而無窮意趣、却在其舊句。其新孔嘉、不以九十皇駁為嘉、當初負羽從軍之時、靡人不捨、以為閒關無來括之期、靡士切搔撓之慨、而不意今日之遠別相逢、久離忽合、于兮于兮、如繫者何、此孔嘉之意。末句回應上章、收拾殆盡、而意致迴環、如鏡花水月。有形容不出的模樣。若後以我征聿至時情景述之。則索然矣。



序曰、周公東征也、周公東征、三年而歸、勞歸士、大夫美之、故作是詩也、一章言其完也、二章言其思也、三章言其室家之望女也、四章樂男女之得及時也、君子之于人、序其情而閔其勞、所以說也、說以使民、民忘其死、其唯東山乎、　續說　成王既得金縢之書、親迎周公、周公歸周攝政、三監及淮夷叛、周公以王命東征、三年而後歸焉。

破斧

破斧缺斨、裝點一勞字。周公東征四句、俱就周公心上說。皇者、匡其反側、使歸于正、夫莫衷于四國人心之不云、而公直欲盡匡而正之、集若包四國于覆載之中。而

無一毫身家之念。非哀我人之大而何。　征者、正也。斧欲正己也。彼雖自外於周〻公一視同仁。不忽疾之。乃哀矜之勤恳惻怛。若父兄之愛子弟。與所謂哀我人斯也。嘉本吪來、休本通衆、蓋化而為善。則皆不累于私、豈不是嘉、萃渙合離、則無不蒙其惠、豈不是休、或以周公東征、宜不血刃、故以斧斫為析薪之具、錡銶為炊具者、非也。武庚之亂、挾三監、弁奄與淮徐之地、幾半天下。蓋與漢七國之變無異。周公居東三年始平之。故破斧缺斨。與東山之辛完。皆是實録。說詩正不可失之固也。朱子初說云、管蔡流言以謗公、而公征之、不知者以為



公之為以是捄其身耳。故詩發明其心如此。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惡四國焉、

伐柯

詩作于既見、只叙未見之難、得見之易、而東人之情可知矣、勿露避東等語。若然、則是東人幸有管蔡之禍矣。首章不重斧與媒。只宣不克不得上。則無以觀。礼無以成也。至于柯之則已現在手中。則斧何事求。之子已遘而成礼、則媒亦無所待矣。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鄭云、公之東也。朝廷有人左右之者。則君臣之交合矣。

蘇氏曰、伐柯而不用斧、娶妻而不用媒、豈可得哉、今成王欲治國、棄周公而不召、亦不可得也。

鄭云、朱子改為周公居東、東人喜見公而作、非也、管叔既死、鴟鴞既作、公尚留滯東土。成王感風雷之變、乃執金縢之書泣曰、惟朕小子、其親逆。我國家礼亦宜之。王意欲親迎公。未果者。悔往事錯謬。恐公意未釋、而踟躕所以迎公之礼、以小人之腹、為君子之心耳。不知聖人天地之量、其必疑也矣。以慰其既明也矣。以喜既不以榮雖而失常、豈以既明而求雪。詩人諒公之深、賛王親迎。以伐柯娶妻比、伐柯用斧、娶妻用媒、古有是語。見而



親迎重其事也。故借以諷王。而其言微婉。蓋無序、必將以是詩為婚礼而作矣。

九罭

以公之忠聖、而鬱鬱避居東土。故東人不勝憤憤、而回我覯之子、衮衣繡裳、見公不復游于端揆、而頓周旋于下國。隱然若有惜公之去。去者曰於汝信處、信宿見西相為公之常、居東為公之暫、又隱然若有願公之迎者。雖留公之意惓惓、終非其本心也。當知風人意在言外。

爾雅、緵罟謂之九罭、孫炎云、謂魚之所入有九囊、

我覯之子二句、想見擧首加額、相顧誇詡之狀。　坪雅

鴻之爲物、其進有漸、其飛有序。又其羽可用爲儀、君子之道也。又曰、雁多羣而鴻寡侶。　嚴華谷曰、公歸、則朝廷有以處之。必不久留汝東土也。所以諷朝廷也。一　鄧潛谷曰、公之孫而東也、猶鴻之遵陸、非其地也。何可久稽公也。

末章、只模寫東人愛慕無極不忍釋然之意。至于公之當歸、彼亦不及計也。無以無使、一氣疊說、

序曰、美周公也、周大夫刺朝廷之不知也、

郝云、前篇諷成王以饗礼迎公。此篇諷王以冕服迎公。

朱子改爲周公居東、東人喜之而作、非也、夫居東。公之



不幸也。不以朝廷失公爲憂、而以東人見公爲喜。其于君子立言大義。近児女私情。謂周大夫、託東人愛公諷王則可。謂東人喜之而作、則謬矣。

狼跋其胡

詩美公之處變、而不失其常度令名、由其心事光明正大、故著之儀而儀如故、問之人而人無間耳、　負扆臨朝、上爲宗社、下爲生靈、大臣之苦心、所謂大美也、究以是得疑謗。舍曰不辨、而居東以避之。所謂遜也、　嚴云、凡人處利害之變、則舉祉不安其常。惧者或至于喪履。甚者或至于折屐。赤舄几几。詩人亦甚于觀聖者矣。德音不瑕、不重人之譽公、只重公之處此、不改其常、故[illegible]損于美譽。

朱子曰、狼性不能平行、每行、首尾一俯一仰、首至地、則胡舉向上、胡向上、則尾處至地、

沈仲容曰、狼善顧、益多慮之物、昡于利害、則跋馬疐焉。

周其所也、

朱子曰、如魯昭公、分明爲季氏所逐、春秋都書公孫于齊、如其自出云耳。不曾說昭公出奔。聖人也只得如此說。　鄭氏曰、几几、所以爲安。故几几、安也、

曰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可以見聖人處變之度。周公東征四國是皇。可以見聖人救亂之心。

詩牗小雅卷之六

竟陵　公永錢天錫棻菴　男伯夏錢　瓚　編

文　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飈　爾瑛馮元飈　仝校

小雅

詩大序曰、雅者正也。王政所由廢興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蓋謂燕享嘉賓[illegible][illegible]之旅，事非隆重，故曰小雅。皆聖人之跡，故曰正。其後非周公制作時所定。而各以其辭附焉，故以為變云。然黍苗崧高，皆詠名伯之營謝；鴻雁雲漢，皆詠宣王之中興。而一入小雅，一入大雅，豈以其體有辨耶。則其故益難言之矣。黃氏注曰、風雅之正變，其言不出於孔子、而出於序，未可信也。蓋詩以先後為次序，故二雅有文武成康，而以厲宣幽平繼其後，風亦然。鄭浹谷曰、古後王會朝受釐若燕享，皆有樂，尚矣。會朝政所自出，燕享政所自行，故曰雅者正也。小雅王事，大雅天道。小雅親臣，大雅格君。此大小所以別也。其不先大何也。曰君先逮下則下亦報上，天先乎地，君先乎臣，其義一也。



鹿鳴

舊說因示我周行一語、遂謂重乞言，即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亦謂樂之正，所以乞之也、玩詩旨不然。古人燕饗本以洽上下之情耳。雖瞽誦史諫，士傳民語，無一日忘乞言。而禮意所重，則在此而不在彼。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與嘉賓式燕以敖、以燕樂嘉賓之心、一例看。正見君臣交接間，不以形迹拘，而以肝膽披也。人至於好我示我，則親忌去慈患通，其樂可知，皆是自道其設宴之意。如此耳。反覆此詩，藹然有推心置腹意。歸重乞言，未免認客作主。



毛氏曰、鹿得萍，鳴而相呼，懇誠發於中，以興嘉樂賓客當有懇誠相招呼以成禮。鄭仲與曰、鹿之言祿也。明主祿養賢臣，故臣僚有群鹿之象。鹿陽物也，生於山。苹蒿皆草，生於澤。鹿食澤中，有山澤交之象。易所謂咸者，感也。故曰山上有澤，咸。君子以虛受人。是為明主求教之良也。[illegible]而萬物生，聖人感人心而天下和平。故易以咸冠下經，詩以鹿鳴冠雅，其義同，所以為登歌之首也。

視民不恌，君子是則是傚，俱重君子身上說。視字二是字俱重。正見他平日有許多德行，形為德範，則有不容

言皆令德之吐也、
劉寧之曰、饗者烹太牢以飲賓、是禮之大者、献数如其
命数、比之燕禮為盛、
禮有饗有燕、饗有幣、燕無幣、詳見彤弓、曰承筐是將、是
饗非燕矣、注云、燕饗賓客之詩、當是為饗作、而燕通用
之歟、
鄧潜谷曰、鹿鳴賓臣也、傳曰賓臣者帝、師臣者王、九経
先尊賢、尊之故賓之、賓之故樂之、又實幣帛於筐篚以
將之、又咏歌之、是周之盛德也、
徐徽弦曰、朱子以鹿鳴諸詩為工歌、清廟之詩為升歌、

登工歌乃堂下之歌、與琴瑟笙磬相間而歌之也、升歌
乃堂上之樂、當祭而歌、不以他樂間之、而獨歌之也、潜
笠江曰、學記言大學始教、宵雅肄三、官其始也、蓋大人
之學行將有天下國家之責、故小雅之詩不特用諸燕
享、肄業亦及之、
鄉飲酒注、諸侯卿大夫貢士而與之飲酒、歌鹿鳴、采其
嘉賓示我以善道、又有明德可則傚也、四牡、采其忠孝
之志也、皇華、采其欲咨謀於賢者也、
序曰、燕群臣嘉賓也、既飲食之、又實幣帛筐篚、以將其
厚意、然後忠臣嘉賓、得盡其心矣、

王伯厚曰、太史公謂仁義陵遲、鹿鳴刺焉、蔡邕琴操、鹿
鳴、周大臣所作也、王道衰、大臣知賢者幽隱、弾絃風諫、
漢大樂食擧十三曲、一曰鹿鳴、杜夔傳舊雅樂四曲、一
曰鹿鳴、二曰騶虞、三曰伐檀、四曰文王、皆古聲辞、琴操
曰、古琴有詩歌五曲、曰鹿鳴、伐檀、騶虞、鵲巣、白駒、蔡邕
琴賦云、鹿鳴三章、鹿鳴在宵雅之首、馬蔡以為風刺、蓋
齊魯韓三家之説、猶関雎刺時作諷也、
四牡
此王者代使臣之詩、故其言私情、獨重、然求以盡忠、自
然不得盡孝、劉公義亦兼之矣、前四章言揆其情、以諒

臣、直有是情也、末章来驗則臣所未必有者、故曰、[illegible]
郝云、四牡使臣之乘馬也、馬行地無疆、坤道也、臣道也、
故以比、雅曰牡男子経營四方、故以四牡比、而懐歸
處、假念思観憲、監亦盬也、出於河東之解池、引池水澆
畦、旬結成者不經久而易懐、故訓不堅固為盬、曰傷悲
見心能自務、不敢言歸也、 陸農師曰、駱馬最耐勞苦、
古者厩也、故有蹄有坐、蹄則練身、居則坐也、三章
不遑將父、四章不遑將母、示、是傷悲處、物猶得所止、而
人子乃扶乎弟、養其感深矣、至謂翩鵻不如、忍詩人未
有此慫、 左傳注、祝鳩孝故主教民、

才章再提出使之事、起下作歆意、將毋來諗、使知臣子之艱難耳、望恤意落一層

徐玄扈曰、四牡、采薇、出車、杕杜、皆君上之言也、然上之勞下、而但曰使臣在外、如何勤勞憂苦、如何奉公忘私、則下之情、未必能盡、而其文亦索然無味、今勞其人、而反託為其人之言、具道其眷戀之懷、仳離之恨、歲月之久、往來之艱、思望之勤、旋歸之樂、甚而曰將毋來諗、又甚而曰莫知我哀、一時臣下之隱衷伏慮、畢達於黼房之前、而惻然推赤心以置人腹、盛世君民一體、至於如此、因想見詩人託詞寓意之妙、所以風人美正、觀治聞



或摹畫其詞以為懲勸、皆不必正為其人之言也、候令四牡、杕杜、無禮經及左國明文可據、有不定為久役而怨其上者、予毛鄭之流雖百口、無從辨矣

序曰、勞使臣之來也、有功而見知、則說矣、

皇皇者華

皇華靡及、看一懷字、下面諏謀度詢、正每懷二字所發露處　看每章栽馬二句、即是說ゝ二字光景、

古云、使臣、如今之大行也、銜命而往、兼采風俗、歸報天子、使知輕重布政焉、通解云、大小行人之職、詳於周禮、有五物以和諸侯之好、有六物以周知天下之故、使臣之職甚重、故必勤於心而敏於事、乃能廣天子之視聽而盡其職、安得不每懷靡及、

郝云、遠而有光華、是皇華所取義也、綸命寵被、君以華其臣、奉使不辱、臣以華其君、　傳曰、忠臣奉使、能光君命、無遠無近、如華不以高下易其色、

諏有聚涿意、謀有計畫意、度有酌量意、詢有究問意、

左氏傳曰、訪問於善為咨、ゝ事為諏、咨難為謀、咨禮為度、咨親為詢、　杜預曰、咨善、問善道也、咨事、問政事也、咨難、問患難也、咨禮、問禮宜也、咨詢、問親戚之義也、

姚承菴曰、四牡、皇華、皆出一懷字、然勞之則曰豈不懷



歸、曲體其情也、遣之則曰每懷靡及、深作其勵也。

序曰、君遣使臣也、送之以禮樂、言遠而有光華也、

常棣

徐徽弦曰、通詩以莫如兄弟為主、令人善作文者、不過說自安樂、而患難而死喪、此卻把死喪在前、自患難而安樂、事愈輕時愈暇、而兄弟之情愈[illegible]、其不可解、則所謂莫如者、瞭然可睹矣

常棣取鄂然外見者何也、曰、未發者、光含而未章、內向者、根隱而未露、故以外見之光明、興兄弟之力結為莫解、凡今之人、只就眼前泛說、即以妻子朋友來形容不

妨、此始言兄弟之常、而歸紙抑揚之間、已有感嘆不盡
之意。 鄭氏曰、承華者鄂、不當作柎、鄂足承華者也、鄂
足得華之光明、則韡韡然盛、 孔氏曰、常棣華以覆鄂、
鄂以承華。華鄂相覆而光明、猶兄弟相順而榮顯 徐
云、常棣、江南呼為夣李、一柎栽生二萼、兩兩相麗、故稱
韡韡、興取兄弟同生之意也、不然華之盛者多矣、何必
以常棣比兄弟乎

通詩皆自急而緩之詞、死喪原隰、只宜作一事看、言朋
友正以形之、朋友自有朋友之道、如父母在、不可許友
以死。理勢自然、非兄弟不同、玩兩矣字亦見至情所迫



句是不得不爾

嘗觀見脊令身狹而長、其行首尾皆動、飛則悲鳴迫切、
若被搏擊者然、且尾與首應、亦有手足相救意、小究
取義於飛而此時取義於行、故獨言在原、 翁經曰、脊
令友悌、注、鵲鴒共母者、飛鳴不相離、急難是相救意、春
秋傳急病讓夷、戰國策以公子為義能急人之困、

閱墻禦侮、已是人欲昏迷之極、而良心猶然真切、天理
所以長存、人心所以不死也、終我亦只勢有行不去處
非其心誠然也、 人於疏遠則恩情易見、而於至親則
責望最深、故兄弟之間、小有嫌隙、便不勝憤憤、以為骨
肉之待我反不如外人、此其心見謂實然、故其怨愈不
可解、試當閱墻外侮時、將乖離之兄弟與莫逆之朋友
一相比較、其真情定自有別、

五章承上接下、作一紐子、有頓挫、有起伏、所謂熟於人
情、老於世故者也、雖有字、并朱註中視字、俱可味、

六七章、揣摩人情、極為真懇、且將世情反覆、便了此旨、
閱歷有為厚之人、友於之愛、未必不少移於妻子、故
說到此處、見不特朋友不如、雖親如妻子亦似不如、正
發莫如之旨

究圖、不是懸空思想、直是體驗於良心真切之地、且如



火藏於灰、闇忽不見、若能尋得、光焰自在、豈其然乎、[illegible]
問詞也、果信室家之宜兄弟宜之否、妻孥之樂兄弟樂
之否、乃見提醒人意、照註豈不信其然乎、則無味矣、究
有推極到底意、两有斟酌較量意、其旨一也、

焦弱侯云、不音缶、華不注山、吳興有漁不溪、皆音缶、

訂正古文云、兄也、烝也、注作發語辭、發語辭非也、古人
下一字、有一字之義、兄者、交好之情兄也、烝者、憤氣之
鬱積也、良朋當急難時、豈無一種不安之情、兄是兄也、
莫能用情也、付之永嘆而已、良朋當外禦時、豈無一種
不忿之鬱烝、是烝也、匪不反兵之讎也、其可以興乎哉

邾子也、左傳曰、泰伯歸其邾書曰予則邾戮沒皆是子
也。
鄭云、二叔得罪王室與天下、雖有可殺之罪、而公終無
殺兄之心。天下以討罪人為大義。而公終以不能全兄
為不仁、故於康誥曰、弟弗克恭厥兄、々亦不念鞠子哀
大不友於弟、此詩亦云、雖有兄弟、不如友生、其自怨之
情、慘然不忍言矣。
序曰、燕兄弟也、閔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
箋曰、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作此
詩而歌以親之也、



伐木

通章見友之不可不求也、求字最妙、如使民如承大祭
一般、民而曰承、是居尊者、反加承順、王者之尊、如天、為
臣者求榮顯、求富貴、求利達、只曉得下當求上、不知友
生、凍道德者不求、不求則不我尊、友生被繼謗者不求、則不
我親、有掉臂而去、誰與為助、安得不一一求字、是忘勢
分、絕嫌疑、曲為順承、如下而決字、傑字、無遠字、委曲綢
繆、總完一求、
首章伐木興鳥鳴句、　鄭云、太平非一士之力、明主求
賢、如為室求木、故以伐木喻、語曰、良禽擇木、良臣擇主、

主、明則士附、林茂則鳥歸、故以鳥鳴喻鳥之求友、集衆
呼群之謂、求友、只是人道當然、未便說到須以成德、終
和且平者、天地交而成泰也、特托神言之曰、終有萬年
一日意、總發友之當求便了。
二章酒酌、掃洒八簋、俱一件事、速者、慮有寬緩遲慢之
罪、而急欲致其親、聯其愛意、玩通字、是遠然不來、必無
不來之理、此非任其失於人也、只是見我之意、無一時
不到耳。微我弗顧、言無使我不顧念朋友也、微我有咎
言無使我於朋友有疏薄之咎也、不是使朋友不得責
我、



末章無遠、不重兄弟、重我親兄弟。不必使之遠也、此遠
字極有味、無論挾勢分而驕為遠、即情意稍不貫徹、志
趣稍不相投、如下文無必拘禮節、會必俟定期、皆是從
字極有味、直是汲々遑々、無時不在心上、意連用五我
字詞意諄篤、事求其在我、所謂先施之也、周禮王與諸
侯蓋皆十二、公食大夫禮用六簋、天子反言八簋者、毛
云、據侍族人設食之禮、言耳、又簋八則遂且倍之、此天
子燕禮之數也、　傳曰、天子謂同姓諸侯、諸侯謂同姓
大夫、皆曰父、異姓則稱舅、國君友其宗族之仁者、　劉
寧之曰、以筐曰釃、以藪曰湑、即今酾酒也、今人用布帛

為葅古則用茅草包裹之左傳包貢苞茅不入王祭不供無以縮酒是也 丘瓊谷曰古者人君之燕有因祭而飲有因勞而勞有因閒暇而會中庸燕毛序齒坊記而甚酒食聚其宗族以教民睦是祭畢而燕皇華所歌是因勞而勞伐木之亂所謂迨我暇矣飲此湑矣則是因閒暇而會也 禮記天子食三老五更於大學冕而揔干親在舞位知此非王自舞食三老五更宜禮示敬故王親舞此與故舊燕樂不當王親舞也

序曰燕朋友故舊也自天子至於庶人未有不須友以成者親親以睦友賢不棄不遺故舊則民德歸厚矣



天保

人臣將以福祿祝其君不敢自為之詞必稱天保定之先公先王以貽之尊敬之義也

郝云文武盛時上下交而泰道成人心和悅周公作是詩以鳴其盛先有泰平之福必愛之情而後樂歌興非預作是詩徒使諸臣諛誦如後世群臣矯飾以誣其君非天保之情矣今觀其辭曰單厚諷以仁也曰多益諷以損也曰戩穀諷以盡善也曰孝諷以承先也曰質諷以治也終之曰爾德歸美之中責難之義倍所以為天保也

保定俱以君身國祚言命不於常故曰保厥位惟危故曰定保定便亦孔之固下四句本保定孔固來盈造化無全備有厚必有薄有益必有損此否泰相尋之理盛衰倚伏之幾單厚而除多益而庶保定何孔固哉除開也即盡數開與之意

戩穀二句一正一反 蘇氏曰戩福也穀祿也將使之安有福祿故開其心智使之無所不宜以能受之詩云宜民宜人受祿於天如是然後可以長有其福而日且不足矣唯日不足是福多日少極狀其不儩之意若說日日與之不以為足便是呆話



單厚多益戩穀禁宜所謂以莫不興也蘇氏曰興作也萬物無不作而盛者 徐士彰曰川是活的只看方至二字便見進盛意山是塊然一物必曰山曰阜曰岡陵方見積小高大此詩人善行文處

未言福而先言祭者起末二句神福意也 姚承菴曰卜字不作期字解蓋凡人所擬受皆自平日所為卜之孝享如此即萬壽可卜矣 王介甫曰春物生未有以享也其享也以潔為主故曰祠夏則陽盛矣其享也以樂為主故曰禴秋物成可嘗矣其享也嘗而已故曰嘗冬則物衆其享也烝物具焉故曰烝

人君以天下為家。天下之福。皆君之福也。嚴云淳饗
則近德。機巧則近賊。民皆質實無偽。是民之德。君無德。
民有德、莫非君德。故曰偏為爾德。 黃佐曰、助爾為德、
是群助之、助非補助之助 鄭景望曰、時乃罔不變。允
升於大猷。成王自謂應受多福。道洽政治、澤潤生民、康
王自謂應受多福。民俗趨化。非人君受福之足乎。正與
五章意合。
末章是頌祝無已、意有餘而言不足之意、就盈說明、只
曰就月將之就、非漸亦非即、蓋駿駿上進之義、 徐云
或者、不知誰何之詞。



鄭玄谷曰、天保以上尊賢親親、敬大臣、體群臣、雅道具
矣、乃推轂而遣帥、歸而飲至、散軍而勞旅、咸將之以燕
饗樂歌、故能內順治而外威嚴、周過其曆有以也、
序曰、下報上也、君能下下以成其政、臣能歸美以報其
上焉、
王伯厚曰、詩緯含神霧曰、集微揆著、上統元皇、下序四
始、羅列五際、又曰、詩者、天地之心、君德之祖、百福之宗、
萬物之户也、推度災曰、建四始五際、而八節通、汎曆樞
曰、午亥之際為革命、卯酉之際為改正、辰在天門、出入
候聽、卯、天保也、酉、祈父也、午、采芑也、亥、大明也、大明在
亥、水始也、四牡在寅、木始也、嘉魚在巳、火始也、鴻雁在
申、金始也、翼奉學齊詩、聞五際之要十月之交篇、郎顗
曰、四始之缺。五際之厄。丑際本於齊詩、四始與毛詩序
異、蓋習聞其說而失之也、

采薇

通章皆預道之詞、首雖兼敘其情、而諷以義為多、至於
歸、則公義畢矣、故獨本其情言之、蓋出而激之以義、則
人思奮。歸而憫之以情。則人忘勞。言之曲中如此。 彭
廬陵曰、此言遣戍役而不及將帥何也、四郊多壘、卿大
夫之辱。士大夫以體國為心。有不待勉者。小民之愚。或



以為上之苦我。不可無辭以遣之。
而故守見非得已之師、通章俱本此意、玁狁內侵中國、
義不可以偏全、故舍我室家、義不可以獨安、故不遑啟
居、此章不遑啟居、是不遑於家、三章不遑啟處、是不遑
於邊、 北狄畏暑耐寒。而又秋氣折膠。則弓弩可用。故
秋冬易為侵暴。每留屯以防之。
采薇由作而柔而剛、特詩人立言之序、其寔則一時京
戍、戍未定、不必泥未至戍所、只言戍事未已、正吾人戮
力同心之時、皆見公義重而私念輕也、盛暑非無陰、故
四月而靡草死、極寒非無陽、故十月而薺麥生、特以微

陽始胎故名陽月不來是暂不與勞俱生意箋云來猶

反也據家曰來、沈遑岡曰、言情處委曲悲傷言義處

慷慨激烈自是動人上章國事為重而家為輕下章王

事為重而身為輕皆所以教之也

四五章雖分屬戰守其寔成事以固圉為主原非生事

外浸所謂以戰為守則守可固也、徐儆弦曰、彼爾二

章此車戰之法也、蓋古者禦虜皆用車戰所以防虜騎

之衝突也、自晋敗戎於大鹵而車戰之法始廢後世遂

不復覩矣、沈仲容曰、古者用兵險野人為主易野車

為主動則足以衝突止則足以營衛車之利大矣 章



小東曰、對敵有單車馳敵有輕車横陣有廣車負重有

輜車惟路乃天子之命車與戎車有辨諸侯方乘路車

此必將帥命數相等也豈敢定居、要有養威蓄鋭意不

説攻戰説見得朝廷宵旰萬姓憂劉不敢負朝廷負百

姓、則豈敢媮惰乎、非謂不敢恃其車馬之盛也、戍役偹

邊寇、亦當與虜戰、一月三捷、亦來則禦之之意 遣戍

而纔言君子、將因車而及之、勿以將卒平説、徐云、讀

君子所依二句、想見古人用車之法今宜模倣此意变

通其制度極是兵家根本之策若以房琯為口寔几於

懲噎廢飡矣豈古無以步騎敗者乎 腓、芘也、進而部

伍、頼為捍禦之資、退而營衛、頼為歸宿之地、 腓、足肚

也、易之咸艮皆取象於腓以著其隨物而動 孔氏曰

弭者、弓稍之名、弛之則反曲、 陸元格曰、魚皮雖乾燥

為弓鞬矢服、經年海水潮及天將雨、其毛皆起、日字重

看、即此兩春之內宜無日不然、怠惰偷安無果敢之氣

則謂之定居、練怨慢敵、無敬謹之心則謂之不戒

昔我往矣四句、薛方山曰、重雨雪之勞上、蓋出車起下

懐歸、故所重在久此起下傷悲故所重在勞

徐云、君勞其臣而曰莫知我哀其知之也不亦深乎味

此一言眞足使人肝腦塗中原膏血潤野草而不悔也



莫知只就歸途説、

箋云、三捷謂侵也伐也戰也、

謝疊山曰、采薇一詩見先主仁厚之至所謂體群臣所

謂本人情所謂悦以使民民忘其勞當以東山合觀

序曰、遣戍役也、文王之時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玁狁之

難以天子之命命將率遣戍役以守衛中國故歌采薇

以遣之出車以勞還杕杜以勤歸也、

出車

此章全重一城字勞戍重私情勞師重偉績

吳師道曰、先戒懼而激奮怒故其怒也無敵先勞苦而

淺說與敍其樂也。有純述將帥之詞，或述室家之詞，或為詩人之詞，參相錯而成篇者。
徐云，閫以外將軍制之。故一則曰我出我車，再則曰我出我車，將受命於君。故曰自天子所，曰天子命我，只言其承命之難，不是師出有名。此興天子命我不同。此是在郊而自述出師之自彼，是至朔方而對士卒申簡命之重也。 左傳，其人將上軍，其人將下軍，其人為右，可見古之御者，寔與將軍比肩。此詩所謂僕夫，非與卒伍等也。觀次章僕夫況瘁，則可見矣。多難是秋高馬肥，易於南牧意，與六月不同，速則防可固，緩則邊儌可虞



也。
二章當以統前軍有旟說。旟則下欲旟旐斯不假費詞而自明白。 周禮司常曰，諸侯載旂，軍吏載旗，郊野載旐，百官載旟。此詩旐旟旂互陳，則君之諸師有建之者矣。 兵家先陽，取象鶉火，鳥隼曰旟，示勇從也。兵家後陰，取象鱗甲，龜蛇曰旐，示威武也。 郝云，玄武北方之宿，北方色玄，鱗甲曰武，前軍屬南，朱雀南方，鶉火之星也。 旆旆，飛揚重在統衆上，不專取其象。 憂心悄悄語意仍歸重將說。 呂氏曰，古者出師，以喪禮處之，命下之日，士皆涕泣，蓋必死也。惟必死，是以能勝之。夫子

言臨事而懼，皆此意也。
奮揚祇戒懼來，其寔戒懼與奮揚非兩時。憂危足感僕夫。〻咸雪遂已擁萬衆矣。城字是守衛意。出車二句是餙具天子二句，是令衆皆奮揚之事，而令衆輕重天子命我二句，全重振作士氣。 此章傳命與首章不同，前欲其急於行，此欲其緩於守。 袁訓除作已然釋。
四章至末，只以景物點綴情事，而憂勞之意，究然言外。發觀於黍稷方華，雨雪載塗，而道塗之風物可想，觀於喓喓草蟲，趯趯阜螽，而閨閤之景思可想，觀於春日遲遲，與卉木萋萋，倉庚采蘩之盛，而斧鉞之情形，亦可想見



詩人之善於立言。
實出西戎無限眷焉。 徐儆弦曰，按宣王元年，命大夫秦仲征西羌，死焉。其子莊公兄弟五人，率王兵七千，遂破西羌，并有犬戎之地。此外征西戎事，絕不經見，則西戎之伐，斷為室家料想之詞。或曰西戎之伐，果無此事，序何以言西有昆夷，北有玁狁，曰北狄天驕，自古為患，文王之時，昆夷駾矣，則西戎間雖侵畧，為患亦微，擬於玁狁，小大迥別，南仲既為大將，自宜兼靖二陲，而室家憂其不至，展轉猜度，便疑移師西指，二義要不相妨，若作寔有是事，便是癡人說夢也。

景物如此、而奏凱此時、乃見可樂、要見春和景明、宇宙雍熙、皆南仲所遺也、　徐徵叔曰、執訊獲醜、時說以此詩遣歸、只是城守、未嘗與虜交鋒、當作執訊獲醜之人說、雖之者曰、雖是城守、豈能不殺一人、不知古人文章有褒美之體、核實之體、春秋之文、核實之体也、故每據事直書、詩之文、褒美之體也、雖虛美隱惡、而不嫌於過、此等宜活看、于襄、自城守之時、言其功在一方、于夷自凱還之後、其功在天下、要知一個春景、征人思婦離合悲歡、有許多變態

輔潛菴曰、首三章如秋霜之肅、後三章如春風之和、然



後謂之王者之師、且曰、玁狁於夷而已、固不貴于畧地屠城、喋血輿尸之事也、

文中子曰、强國戰兵、伯國戰智、王國戰義、不戰而平玁狁、義勝故也、嚴尤謂周得中策、豈其然歟

左傳曰、簡書同惡相恤之謂也、言同惡於彼、共相憂念故奔命相救、得彼告、則奔赴其命、赦之、

序曰、勞還率也、

杕杜

詩不言其已歸之樂、而言其未歸之思、蓋舉人情中之篤至處、以慰勞之、杕杜有實、是去年十月秋冬之交界戍之時也、其萋萋、今年二月春莫之候、至家之日也、三四章、皆將歸而望、望極而旋、起忽信之詞、皆意中往來之情、頃刻間事也、車敝馬罷、以兩期之久、知之征夫不遠、又於車馬、知之多恤、所指者廣、卜筮偕止、思極而靡所不為也、曰不遠、其詞起、曰邇止、則決矣、

徐云、禮大事、則先筮而後卜、小事則龜筮不相襲、今卜筮偕止、見甚情之不得已也、又云繇辭也、卜有兆辭、筮有占辭、皆曰繇、

序曰、勞還役也、

南陔



序曰、南陔孝子相戒以養也、白華、孝子之潔白也、華黍時和歲豐宜黍稷也、有其義而亡其辭、　劉須溪曰、雅詩之入歌者、今皆在、入笙者獨不存、起南陔六詩、當時原只有聲、如今之琴譜、本無其辭也、吾甚笑束晳補亡之無謂、　嚴華谷謂本無其詞、則無由有其義、今序說具存、必其後亡之、然序說之附會多矣、恐其言亦未必可盡信、

鄧潛谷曰、雅道備於上、孝德達於下、然後萬物盛多、故魚麗品物阜也、是王道之終也、

黃氏佐曰、南陔六詩、序皆以訓詁為辭、定出後人之附

益、先儒所以因此而併疑小序之非古也、

魚麗

此詩以為燕享通用之樂、非通用於上下也、如鹿鳴之賓客、四牡皇華之使臣、棠棣伐木之兄弟朋友、皆有專屬、此則可通用者耳、六章極言燕禮之盛、首三章極盛、已有曲全意、在下不過即此申贊之耳、乃覆詳委、方見其優之至、

朱子曰、魚麗諸篇、皆道主人以譽賓、如今燕飲致語之類、亦有間叙賓客詞者、漢書載客歌驪駒、主人歌客毋庸歸、亦此意、曲薄周匝、魚之入其中者、無得而脫、後世



魚麗之陣、取義於此、君子有酒、猶今人云、設酒也、言酒而儲在其中、

後三章、乃重嘆多旨有三字、前者一、且字、後者一、維字、想見詩人意所重處、或情取以求充、故患不嘉、旨或盡美、而難繼、故患不偕、有或拂經以取盈、故患不時、謂之曲全、正以全其多旨有也、

序曰、美萬物盛、多能備禮也、文武以天保以下治內、采薇以下治外、始於憂勤、終於逸樂、故美萬物盛多、可以告於神明也、

毛傳云、太平而後微物衆多、取之有時、用之有道、則物莫不多矣、古者不風不暴、不行火、草木不折不芟、斧斤不入山林、豺祭獸、然後殺、獺祭魚、然後漁、鷹隼擊、然後尉羅設、是以天子不合圍、諸侯不掩群、大夫不麛不卵、士不隱塞、庶人不數罟、罟必四寸、然後入澤梁、故山不童、水不涸、鳥獸魚鱉、各得其所、然是宴獨稱魚者、北方羊牛多而魚少、舉其貴者言之耳、

諺曰、秦水無魚、至今猶然、

由庚

序曰、由庚、萬物得由其道也、崇丘、萬物得極其高大也、由儀、萬物之生各得其宜也、三詩與南陔等篇同義、朱



子亦以為笙詩無詞、故引郷飲酒燕禮曰、閒歌魚麗、笙由庚、歌南有嘉魚、笙崇丘、歌南山有臺、笙由儀、

朱子云、間、代也、言一歌一吹、以按疏云、閒歌者、堂上與堂下遞歌、不比篇而間取之、笙者在笙之中吹、當是以魚麗三詩為升歌、而以由庚三詩為下管耳、由庚次魚麗、崇丘次南有嘉魚、由儀次南山有臺、原詩序之次、

嘉魚

序曰、樂與賢也、太平之君子至誠、樂與賢者共之也、通詩只重、我去、樂嘉賓上、周鄰西北、以南方之魚為美、故曰南有嘉魚、太文二有实興、註二必字相應、正是他盡

誠處、樂衎揔一意綏與衆應取情意綢繆之義、鄉飲酒
曰、賓以我安、
毛氏曰、雖壹宿之鳥、鄭氏曰、言壹意於所宿之木也、喻
賢者有專一之意於我、惠然肯來也。
蘇氏曰、魚之在水、至深遠矣、然人未嘗以深遠爲辭而
不求、雖不可得、猶久伺而多罩之、是以魚無有不得也、
爲君子之求賢、心誠好之、而不倦、則亦豈有不可得者
哉、又云魚非有求於氷。而人則取之、以爲賢者亦如是
而吾則强求之歟、非也、今蔓於地、是豈可强使從人哉。
然其過樛木也、未嘗不纍之而上、物之相從、物之性也、



豈有賢者而不願從人者哉、獨患不之求耳、又云父子
之相親、物無不然者、故樛木之鳥常懷其親、來而不去、
君子之事君如子之養父母、義有不可已者、故曰長幼
之節不可廢也、君臣之義如之何其廢之、蓋孔子歷聘
於諸侯、老而不厭、乃所謂烝然來思者、惟莫之用、是以
終舍而去、古之君子、於士之至也、則酒食以燕樂之、故
士可得而留也。
踈曰、釋器云、籗謂之罩、以竹爲之、李巡曰、籗編竹以爲
罩、捕魚也、　孫炎曰、今楚籗也、然則以荆、故謂之楚
籗、

箋曰、釋器云、槮謂之汕、李巡曰、汕以簿魚也、
南山有臺
通詩以美德祝壽、開說、然玩詩詞、首三章曰、邦家之基
邦家之光、民之父母、是美其已然之德也、曰萬壽無期、
萬壽無疆、德音不已、祝其將然之壽也、見有是德且將
膺是壽也、或曰德音不已、非壽也、曰不已、則壽亦可知
矣、下二章曰、遐不眉壽、遐不黃耇、美其必然之壽也、曰
德音是茂、保艾爾後、又美其修德以保是壽也、或曰保
艾爾後、非德也、曰保艾、亦有引翼之道焉、亦德也、雖
通是贊美之詞、而未嘗不誦之以惠迪感召之理、是之



謂盛世之雅也。
蘇氏曰、國之有賢人、猶山之有草木、以自覆蔭也、君子
之長育人才、如山之長育草木、多而不厭、外則能爲邦
家之基、內則能身享壽考之報矣、且非獨此而已、至於
德音洽於衆聽、餘慶及於後人、亦未有不由此者也。故
此篇歷言之、
序曰、樂得賢也、得賢則能爲邦家立太平之基矣、
詩故曰、非樂得賢也、在下者歌此以答嘉魚也、古者君
臣宴飲必賦詩、或以通誠、或以宣志、故小雅菁莪以前
多上下報施之詞、

此詩五章舉草木各有倫類臺也萊也附地者也故曰邦家之基桑也楊也葉之沃若者也故曰邦家之光杞也李也多子者也故曰民之父母栲杻也枸楰也耐久者也故曰眉壽黃耇其取材之相當非直叶韻而已徐云魚麗言品物之豐盛故曰優賓嘉魚則言歡忻之交通故曰樂賓南山美德祝壽而德與壽天下之達尊也故曰尊賓三詩各有其義三者既鬯斯燕賓之道盡矣

蓼蕭

王者有燕有饗、在廟燕在寢燕不升殺於俎與之共



食以示慈惠蓼蕭湛露皆燕詩也不嫌殽複彤弓饗詩也故曰一朝

章章開説俱重既見君子四字我心之寫以既見而寫之故燕飲治笑語通而君子之慈愛即在此為龍為光以既見而即為我之龍我之光也不爽不爽此龍光之德也長有此龍光之令德自然壽考不忘矣孔燕豈弟以既見而知一也由孔燕而度其在國由宜兄宜弟而信其壽豈無而眉像革和鸞以既見而見之也沖沖雝雝便見其德處萬福即首章之譽處而寬言之耳此詩所謂德皆候度之常所謂福亦分內之有雖鋪張而未崇無節制之意即致誠而示常無御戒之旨此之謂盛世之君臣也　姚承菴曰諸侯朝於天子名分森嚴惟既饗而燕天子若降色温語以惠下是以諸侯始得有燦處天子殷勤接下之意庶幾少慰也　徐云譽處之譽訓作聲譽則立意淺言俱屬未妥閑按詩奕訓樂也君臣之間如膠投漆如魚得水樂而且安也　荆川曰燕笑語則此無所疑彼無所畏猜嫌不作而心之安樂可知未能説到保祿位上　王朝建侯本意不過欲其光昭令德翼戴王室亦要自己享國長久方得永世同休



序曰蓼蕭澤及四海也　毛氏曰露者天所以潤萬物喻王者恩澤不為遠國則不及也既見君子遠國之君朝見於天子也

郝云燕者安樂之意非飲酒也蕭蓬蒿生澤藪爲不盈尺露自天零即易所謂上天下澤履君子以辨上下定民志履帝位而不疚者也履禮也上下有禮則民志定而泰通成序謂澤加於四海禮之謂也豈飲酒乎

和鸞京山程云和金口木舌鸞在衡上和在軾上衡車前横木駕馬之軛也軾車前横板手所憑也馬動則鸞鳴鸞鳴則和應舒則不鳴疾則失音　朱子在鑣曰鸞

從毛氏曰、其寔不在鑣也、鄭云、戎車鸞在鑣、乘車鸞在衡。

訂正古文云、諸侯承流宣化、凡所為漸化、霖雨天下者猶寵也、故曰為龍、見能膏澤下民曰為光、見能照臨下國乎龍字、不作寵字解、

湛露

坐詩重君燕臣上雖上見君之盡情、下見臣之盡禮、而要之令德令儀正所以善其君之燕也、諸侯來朝以早則致之至天子燕之及夜則愛之深、故蓼蕭湛露皆以露起興、



猴叔翹曰、君之燕臣弟、曰不醉無歸、曰在宗載考、期於情之洽禮之成而已、非沉湎無度也、乃其臣、令德令儀、國不祇娛又有以善其燕、豈與後世長夜之飲同乎哉左氏稱酒以成禮、不繼以淫、周王有焉、以君成禮、不納于淫、諸侯有焉。

孔氏曰、君留而盡私恩、故言私、　儀禮疏云、受賓聘享則於太廟、享食則於禰廟、燕而在寢、祢相親也、　傳曰、宗子將有事、則族人皆侍、不醉而出、是不親也、醉而不出、是渫宗也、箋曰、天子燕諸侯之禮亡、此假宗子與族人燕為說爾、

厭之訓足、亦是盡情之意、杞梓中寔皆以興德、桐梓外文、故以興儀。

儀禮燕禮宵則庶子執燭於阼階上、司宮執燭于西階上、甸人執大燭於庭、閽人為燭於門外、燕禮輕、無庭燎設大燭而已、此見古有夜飲之禮也、　又燕禮君曰無不醉、賓友卿大夫皆對曰諾、敢不醉

鄧潛谷曰、燕主示慈惠、蓼蕭之咲語、湛露之厭〻、慈惠至矣、而卒歸之德不爽也、中〻雖〻也、令德令儀也、和而節矣、

洽儀、宴禮賓醉北面而坐、取其薦脯以降、奏陔夏、取所執脯以賜鍾人於門外、霤遂出、亦令儀之一也、

詩牖小雅卷之七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瓚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颸　仝校
　　　爾駿馮元飈

彤弓

序曰、天子錫有功諸侯也、　范氏曰先王知天下諸侯之不可無長故爲方伯連帥以維之、其有功則賜之弓矢以正諸夏與王室所以尊也。不然、強陵弱、大并小而莫之制。天子政令有所不行故。曰、彤弓廢則諸夏衰、



詩意重嘉賓、弓者五材之用、八柄之一。專征伐之重任者。方得受焉。藏器以待有功。而不敢輕、故得之者以爲重。推誠以錫有功。而不敢惜。故受之者以爲恩藏內、正、含、既、意、重中心二字。凡內敬其臣。而外享於其功、內忌其臣。而外迫於其勢者、皆非中心之貺也、一朝饗之、亦重與得其人之意、凡賜弓矢。以享禮行之註中重宴誠述字、皆是說、詩、斷意、　王者賜弓、必彤弓一、彤矢百。旅弓矢千。　周語曰、王饗有體薦、燕有折俎。公當饗、卿當燕。又曰、燕或至於夜、享行於朝、禮成而罷、左氏鄭享趙孟、禮終乃燕、是其驗也。　按饗禮烹大牢、設几而不倚、爵盈而不飲、獻如命數、牲殽俎豆盛于食、燕禮之大斎、獻數終而止、不得終日、故曰一朝、

按饗既實事、則右醻亦當作實事看、註右勸也、尊也、嚴云、右侑通、左氏王享醴命之宥、註云、以幣物助勸也。又禮云、致享以酬幣、明親知、右即侑幣也、醻即獻酢醻之醻、或疑享訓恭儉爵盈而不飲、未必有獻醻、按享有醻幣、則有醻爵可知、是醻即醻爵也。

周禮、大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馮弱犯寡則眚之、賊賢害民則伐之、暴內陵外則壇之、野荒民散則削之、負固不服則侵之。賊殺其親則正之、放弒其君則殘之、犯



令陵正則杜之、外內亂鳥獸行則滅之、潘勗九錫文、以君龍驤虎視、旁眺八維、掩討逆節、折衝四海、是用錫君彤弓一、彤矢百、旅弓十、旅矢千、　孔氏曰、爲弓者、皆漆之以禦霜露、彤弓漆之色赤、旅弓漆之色黑、賜弓赤一而黑十、周尚赤以赤爲重耳

菁菁者莪

述重樂君子意、前三章意已足矣、而復益以末章、蓋統言其喜而不及其思、雖足盡一時之歡、而猶未罄生平之願也、故云然、

通詩惟有儀二字屬燕、其餘皆極發其喜之思之之情、

乃其所以燕之也

漢食貨志、以大貝壯貝幺貝小貝不成貝為五、言五種之貝、其中以二枚為朋、非總五貝為一朋也、

通解曰、易頤之彖曰、聖人養賢以及萬民、言養之有道也、大有之六五曰、厥孚交如、言下賢之貴信也、菁莪之燕、真意藹如、可謂得養賢之道矣

序曰、樂育材也、君子能長育人材、則天下喜樂之矣

鄭云、按王制、鄉子弟入學、九年大成、曰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升之大學、曰造士、進于王、曰進士、論定而後官之、位定而後祿之、此先王所以樂育材也、以菁莪興者、



莪生澤藪、香美可食、以為蓍、通於神明、以供植、升奠于郊廟百祀、故比賢材、

六月

詩雖美吉甫、要重宣王命將、以成中興上、

前三章、皆一時至見、以形行師之妙、首章戒是用急了、次章急中有寬、從容應敵、不至失次、三章寬中又嚴、須一氣滚下、境變心不變、安行心不安、不畏敵、不輕敵、不以驕進喪功、不以縱恣取敗、武之善經也、

戎車、疏戎車有五戎路、廣車、闕車、苹車、輕車也、戎路、王在軍所乘也、廣車、横陣之車、闕車、補闕之車、苹車、苹猶蔽也、隱蔽之車、輕車馳敵之車、　常服戰時方服、故載之、　鄭云、于、曰也、匡王國、與定王國不同、匡、扶冠履之分也、定、奠中外之疆也、　此物二句、便見中興氣象、閑是以法閑之、如目睹旌旗、耳聽金鼓之類、古者師行日三十里、不失常度也、　嚴翼、是行師之本、所謂威克厥者濟、敵愾息者吉也、　焦穫鎬方、涇陽太原、舊俱未有的考、蔡本云、焦穫澤名、今陝西涇陽縣北、去鎬京百里、太原、即今固原、去朔方五百餘里、玁狁在其東北、則入周要路、當在此矣、然劉向云千里之鎬、則非鎬京可知、存之以俟知輿地者、　毛氏曰、夏后氏鉤車先正也、殷



曰寅車、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王、六軍前曰啟、軍後曰殿、啟、選鋒也、軍無選鋒曰北、車十乘、初馬四十四、甲士三十人、步卒七百二十人、韓詩章句云、車有大戎十乘、謂車縵輪、馬披甲、衡軛之上、盡有劍戟、名曰陷陣之車、　織文二句、舊以前軍後軍對看、馮嗣宗曰、旆、軍前大旗、建于元戎之上、孔氏亦云、軍行之次、旆最在先、非繼旐之旆也、　王伯厚曰、薄伐玁狁、至于太原、後漢西域傳、穆王西征犬戎、遷戎于太原、夷王衰、荒服不朝、乃命虢公率六師、伐太原、而戎至于俞泉、宣王遣兵伐太原戎、不克、蓋自穆王遷戎于太原、而太原為戎狄之

居宣王僅能驅之出境而已。其後料民太原、而戎患益深。酆山之敗、已兆于此。其端自穆王遷戎始。西周之亡、猶西晉也。猶談曰、晉居深山、戎狄之與隣、而遷于王室、王靈不及、排戎不暇。太原晉地、書此以補詩說之遺 徐云、不專稱吉甫之武、而先美其文、見能協人心以禦侮、非迫人強戰、而取勝於敵也。又云文武維后、天子神聖之德也。文武並用、國家長久之策也。而又有文武之吉甫、為萬邦式、則所以佐天子、匡王國、端有賴矣。

末章中有二燕、舊說、通作公燕、燕、喜說、滑、大、中外泰寧、疆場無事、亦是大臣之福、言張仲者、舉一人以為重、縣將相相成意。 喬君求曰、玁狁既平、而有孝友之士、雍容俎豆、綏青人文。所謂矢其文德、洽此四國也。



序曰、宣王北伐也。鹿鳴廢則和樂缺矣、四牡廢則君臣缺矣、皇華廢則忠信缺矣、常棣廢則兄弟缺矣、伐木廢則朋友缺矣、天保廢則福祿缺矣、采薇廢則征伐缺矣、出車廢則功力缺矣、杕杜廢則師衆缺矣、魚麗廢則法度缺矣、南陔廢則孝友缺矣、白華廢則廉恥缺矣、華黍廢則蓄積缺矣、由庚廢則陰陽失其道理矣、南有嘉魚廢則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矣、崇丘廢則萬物不遂矣、南山有臺廢則為國之基隊矣、由儀廢則萬物失其道理矣、蓼蕭廢則恩澤乖矣、湛露廢則萬國離矣、彤弓廢則諸夏衰矣、菁莪廢則無禮儀矣。小雅盡廢、則四夷交侵、中國微矣。 序言小雅盡廢者、見宣王中興、盡復小雅也。

采芑

序曰、宣王南征也。 陳止齋曰、北伐南征之詩、班師時作、六月之詞迫。采芑之詞緩。六月以討而定、采芑以威而服也。 章小東曰、六月作于詩人、故君臣皆與焉、采芑為軍士之詞、則但知有將帥而已。

郝云、芑、嘉穀也。宣王中興、田野墾闢、于彼于此、餘糧棲畝、王師所過、足食無轉運齎持勞頓之苦、故以為言、軍法椋民間一草有禁、豈真有踐踏民田之事乎。 王伯厚曰、詩芑有三、薄言采芑、菜也、豐水有芑、草也、維糜維芑、白梁粟也。禮記引豐水有芑、鄭氏注、芑、枸檵也。 孔子曰、菑者、災也、始災殺其草木也、新田、新成柔田也、郭璞曰、初耕地、反草為災。 天子六軍、法當用車七百五十乘、其言三千者、箋云宣王乘亂、兼卒盡起。王氏謂兵有先聲後實者、項羽兵四萬號百萬、豈能一一如數哉



試、如五步六步之節、七伐八伐之方、無不閑習是也、

徐徵弦曰、路車、蓋象路、蕒路、車之朱色、巾車所謂象

路朱是也、若戎路、則臨陣乃用、革輓而膝之為黑色、無所謂赬然之朱矣、方叔不乘革車者、以革路臨陣所乘、也、孔氏曰、巾車五路、惟金路有鉤、以金為之、馬頜之飾也、膺樊纓也、樊今馬大帶、纓今馬鞅、以皆當馬胸、故詩人揔其詞曰膺耳、　朱子曰、南征荊蠻。想不甚費力、不曾大段戰鬭。故只盛稱其軍容而已。　司馬法、國容不入軍、軍容不入國、朱傳軍容字本此、　服命服、如吳起將戰不帶劒、諸葛武侯不覩戎服。羊祜輕裘緩帶。而盛著威名。杜預身不跨馬、而自能制敵。　白虎通云、芾蔽也、行以蔽前、天子朱芾、以韋為之、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黄朱、以別純朱也、繫組貫珠、而以玉為之青珩也、蔥以別黝珩也、玉藻云、一命縕韍黝珩、非謂方叔止三命也、隼之急疾、亦集于所止、興兵雖強、用之有節而不過、化音云、鳥反哺、仁也、隼憫胎義也、其性有擒有縱如此、埤雅隼乃迅速之鳥、又鷹之搏物、不能無失、獨隼百發百中故從隼。　藍說試字是試于進退之節、疏云、凡軍進止、皆鼓動鉦止、又兵法鼓之則進、重鼓則擊、金之則止、重金則退、已又云治兵、則幼賤在前、振旅則尊老在前。釋文云、出為治兵尚威武也、入為振旅、反尊卑也、孫炎曰、出則幼賤在前。貴勇力也、入則尊老在前復常法也。　淵淵取其和平、戰而若不欲戰也、闐闐、取其齊一、退而猶若對敵也。孫子曰、戰如守。行如戰。敎梁僚、楚何謂之荊狄之也、聖人立。必後至。天子弱。必先叛。　徐云、方叔元老、如易曰、田有禽利執言无咎、長子帥師是也。壯字、正對元老、老字、晉鹽鐵論引詩曰、方叔元老、克壯其猶、故商師若烏、周師為荼、蓋謂商用少而周用老也、　方叔一驚而為北伐之勳、是名以功成也、再驚而為南征之績、是功以名致者也　魚服、舊解與采薇同、愚按此章言車馬、不言器械、不當獨言矢服也、左氏云、歸夫人魚軒服虔云、魚獸名、則魚



皮可以飾車也、似當從之、

車攻

序曰、宣王復古也、宣王能內修政事、外攘夷狄、復文武之境土、修車馬、備器械、復會諸侯于東都、因田獵而選車徒焉、　東都之行、重在朝會、而車攻之詩、則為田獵而作、篇內言既攻既同既好既佽既調既同既駕、俱見法度修飭、有夙備之意。　徐云、周禮大司馬仲春教振旅、遂以蒐、仲夏教茇舍、遂以苗、仲秋教治兵、遂以獮、仲冬教大閱、遂以狩、周禮注、時見者、王將有征討之事、則為壇國門外、合諸侯而命事、殷見者、王不巡狩、則六服

書朝、天則為壇、旅見諸侯、而命之以政焉、當時不是會同無衆、詩人只以會同二字、作來朝之通稱、如篇中稱于苗、豈必定是仲夏、又云駕言行狩、此豈又是仲冬也、

東攻馬同、見天子中興、百廢惟新、田賦復、馬政修。非如昔日車馬之凋敝也、故組東之舉、所以復曠典于久廢、振人心于積衰者、皆在此行內、合會同田獵意在行狩、指往東都所為之事、甫草、詳以為甫田、沈無田曰即下章敖也、以其為畜牧之地、故曰甫草、周語所謂藪有圃草圃有林池是也、一說甫草、槩言之、敖、甫草中之地、又甫大也、行狩、分明以收文武之盛業。合宇宙之人



心。非區區從獸也。 王伯厚曰、車攻東有甫草、鄭箋云、鄭有甫田、謂圃田、鄭藪也、止齋周禮說云、詩不以圃田繫鄭、愚謂宣王封弟友于鄭、在畿內咸林、今華州鄭縣 圃田澤、左氏謂之原圃、在今開封中牟 宣王時非鄭地。小雅安得繫於鄭乎。爾雅鄭有圃田、蓋指東遷後鄭言之

選徒藏有車在、置、衆盛。與靜治意俱重。見王賦之復。紀律之嚴。 左氏晉師救鄭。在敖鄗之間。士季設七覆于敖前。則敖山之下。平曠可以屯兵。翳薈可以設伏。所謂東有甫草、即此地也。

四牡龐、只形容中興氣象人心畏服、如所謂今日復見漢官威儀意、上言選徒此章只宜言行狩、而乃以會同間之、須云欲講獵于東都、正以因會同而行獵耳、奕、指在東都之郊言、及其會同於斯、立等兩階、尊卑貴賤又見陳列而聯屬、猶之昔之怠玩者、今皆整肅矣。

一同字、一助字、俱重。翁左臂、拾其衣袖、以利弦、故曰拾決與拾相比、曰佽、弓與矢相得、曰調、射夫既同、言人心之協、助我舉柴、猶下章悉率左右以燕天子意。 射御之精、亦根人心競勸來正見射夫之同、而助我舉柴者、務頗此也。

徐云、行事從容、馭車整肅、處已儉約。待人周徧。俱于蕭



蕭馬鳴一章見之、三等之獲、惟下殺乃充君庖、又此得十、入散餘于得十之外、故曰不盈、禮記曰、天子諸侯無事、則歲三田、一為乾豆、一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無事而不田、曰不敬

有聞無聲、總見振肅處、重大成句、不以德、業平說

徐云、靡不有初、鮮克有終、故曰行百里者半九十、言末路之難也、宣王赫然中興、發復文武之舊、而迨其晚節、竟以難終、則展也大成之一言、已逆窺而微諷之矣。

王氏曰、成王欲宅洛者、懲三監之難、毖殷頑民、洛距殷邦為近、遷作王都。則易以鎮服也。 喬君求曰、周先王

以天下有事、則鎬京可以利控馭、故建都於西鎬者、天下之大勢也、天下無事則洛邑可以觀人文、故設都於東洛者天下之大慮也、　晁氏曰、宣王嘗狩于岐、而石鼓之詩、夫子弗錄、得非岐狩為常、而東都之狩、非常乎、
毛氏曰、田者大芟草以為防、或舍其中、褐纏旃以為門、裘纏質以為槸、間容握、驅而入、擊則不得入、左者之左、右者之右、然後焚而射焉、天子發、然後諸侯發、諸侯發、然後大夫士發、天子發抗大綏、諸侯發抗小綏、獻禽于其下。故戰不出頃田、不出防、不逐奔走、古之道也。
赤芾金舄、諸侯宜朱芾而赤芾者、會同為臣故也。天官屨人注云、屨有三等、赤舄為上、冕服之舄也、下有白舄黑舄、無金舄之文、故云飾以金也、
按五御一鳴和鸞、二逐水曲、三過君表、四舞交衢、五逐禽左、五射一白矢、二參連、三剡注、四襄尺、五井儀、逐水曲、逐水屈曲、不墜水也、過君表、褐纏旃以為門、間容握、驅而不繫也、舞交衢、御車交道、如舞節也、逐禽左、御驅逆之車、使左射也、白矢、矢貫侯、通見其鏃白也、參連、故一矢、三矢速去也、剡注、羽高鏃低、去剡剡然也、襄尺、臣不與君並退一尺也。井儀、四矢貫鏃如井也。
孔氏曰、面傷、當面射之、踐毛、與翦毛同、謂在旁而逆射



之、兩者皆嫌誅降之意、故不獻、不成禽、惡其害幼小也、膘、膺後髀前肉也、腢、肩前也、此中心死、肉鮮潔為上殺、達右耳本者遠心、死稍遲、肉微惡為次殺、髀股外也、髃水膲、腰左右扈肉處、死最遲、肉惡為下殺、又云諸侯來朝者、先令習射于澤宮、已乃射于射宮、課其中否、射而中、田不得禽則得禽、射田得禽、而射不中、則不得禽、是以古人貴仁義而賤勇力也、

吉日

車攻狩于東都、吉日狩于西都、所重亦在收拾人心耳、
朱子曰、田獵之事、古人所識、如畋于有洛、五子作歌、戒太康矣、恒于遊畋、伊尹作訓戒太甲矣、然宣王之田、乃因此見其車馬之盛、紀律之嚴、所以為中興之勢者在此、固與尋常之田異矣、　胡康侯曰、戎祀國之大事。狩所以講大事也。用民以訓軍旅、所以示之武、而威天下、取物以祭宗廟、所以示之孝、而順天下、　曲禮、外事以剛日、內事以柔日、房、四星謂之天駟、晉天文志曰、天駟為天馬、主車駕、夏官校人、春祭馬祖、此常祭也、將用馬力、則又禱之、　既好孔阜、從獸相來、
獸之所同四句、語意宛轉、言禽獸衆多、其地何在、其漆沮之從乎、從彼禽也、以進逐其後、故曰從、　沈無回曰、

漆沮非洛水也二水在豳地東流乃過周故緜傳曰周
原漆沮之閒也
傯々二句形容多意如畫見百物改觀非復昔日之凋
耗也燕天子不拘々就雍容言須以中與大氣象說是
合天下人心復賜古王制意
御賓客見天子逮下之典亦有收拾人心君臣喜起之
意與蓼蕭湛露之燕同且以酌醴者按享爲威禮醴味
甜於齊惟王饗諸侯則設醴亦不忘古禮之重也　糸
上之心供上之燕人心何等鼓舞固有所以致之矣
車攻之詩終于頌禽吉日之詩終于酌醴王者之田獵



非自爲逸遊計亦非自爲口腹計也
序曰美宣王田也能慎微接下無不自盡以奉其上焉

鴻鴈

序曰美宣王也萬民離散不安其居而能勞來還定安
集之至於矜寡無不得其所焉　箋曰宣王承厲王衰
亂之敝而起興復先王之道以安集衆民爲始也書曰
天將有立父母民之有政有居宜亟之爲是務
此詩苦而得樂々而思苦與黃鳥並觀可謂哀樂之變
鴻鴈春則避陽暑而北秋則避陰寒而南此以所避
與民離危就安不止云轉徙無定書曰白露之月鴻鴈
來鴻雁不來遠人背畔　王介甫曰勞者勞之來者來
之往者還之擾者定之危者安之散者集之
鰥寡即矜人也世亂民散舉目無非此輩不必謂就其
中又惟鰥寡之可哀也
百堵言築室之多累五版凡一丈以高言接五版而爲
堵以櫨言究者幸慶之詞安宅有室家胥慶鰥寡完聚
意　翁經曰雉上有丈雞上有尺注言飛而上也雉上
能丈故計丈曰雉
鴻鴈哀鳴是痛定思痛不勝悲楚淮南子曰窮者欲達
其言勞人願歌其事　維此哲人四句與王風知我者



四句感慨絕異彼說有知有不知人不盡識垂重不知
一邊此則全重哲人說愚人正是感哲人處暗指宣王
要有春的意思

庭燎

三章俱一時事而一節緊一節惟其心愈不安故其言
愈警惕不必作初問再問三問看夫就所聞所見不過
是懸度而據其汲皇之心則儼然信以爲然者若專爲
料想億度之詞即非勵精之旨
徐云夜未央是詰問之詞庭燎之光是料想之詞其交
接處委曲圓轉妙不可言着一雖字便非玄解一直點

下方渇織撲撥之情。庭燎者樹之於庭司烜供之樹于門外曰大燭在門内曰庭燎 釋文在地為燎執之曰燭 鄭特牲曰庭燎之百由齊桓公始也注僭天子也天子庭燎用百 朝禮別色始入

序曰美宣王也因以箴之

詩故云宣王始勤終怠美后脫珥姒殆姜后之作乎果爾是刺矣何以曰美因以箴之也 程子曰天下之事貴乎得中而可常是之謂宜苟以意之所欲而已靡不勤于始而怠于終故其進鋭者其退速宣王之於始不守法以治盡其力以勤于事固可知其不能終也此所



以方美其勤而遂以箴之也。

呂氏曰宣王其志雖勤然未能安定從止雍然有喜事之心焉斯其所以不能常也如武丁之武出於恭默則反掌中興矣

沔水

此章念亂之法獨有一敬始而憂及父母終而敬以反身憂念之中不忘孝敬詩之所以善念亂也 訛言繁興陷人于罪罟亂孰大于此者故憂亂憂讒非而意誰無父母意含蓄能動人所謂以情喻之者

不蹟即訛言之人拂天理之公而偷天下之亂也不為一已慮而為父母慮故不可須忘如此

中于世謂之訛言中于人謂之讒言 激字堅義要說得遠大不止為一身須於世道上有關係此二句正言莫能止讒之故而窮其亂本耳

序曰規宣王也 郝云鄭氏曰以恩親正君曰規規者正圓之器五行東方為規主仁恩故春秋傳曰近臣盡規王信讒遠諸侯不敢直諫而但呼其親戚朋友念亂以感動王故謂之規朱子據詩中邦人諸友改為民間相語非也詩為諸侯不朝飛揚跋扈不循道理一二守禮者畏讒言之及莫敢自必故諷王遠讒親諸侯以終



大業也水無情之物流則不定隼急疾之鳥飛則不止皆諸侯不朝之比

鶴鳴

此章有平看者有以下章作疊上語而不必講者其說何如曰看經有倒看法有借字法有疊承法有推深法有疊滾法有追敘法有寓言法有聯續法鶴鳴二章推深法也前後叠咏有無限妙處又是寓言正意當在言外見

鶴常夜鳴淮南子云雞知將旦鶴知夜半其鳴高亮聞八九十里雖着羌下 園有近習意山有踈遠意而樹

檀、見容悅可近、曰山石、見粗直可憎。大抵人君所憎者
多君子。所愛者多小人。故教之如此。
序曰、誨宣王也、孔氏曰、規謂正其已失、誨謂教所未知、
歸云、鶴鳴、言賢者身隱而名著、魚潛、言出沒有所。淺
沒可求。檀蘀、言美惡得所。攻王、言山林藪澤之人。皆王
之利器。
鄭氏曰、魚之性、寒則逃于淵、溫則見于渚。喻賢者亂
則隱。治平則出。
毛氏曰、石可以琢玉。舉賢用滯。則可以治國。
詩故云、鶴性嗜魚。籌量進止。所取必得。方其欲漁之時。



寂然若寐、魚不之覺。及既得魚。則長鳴水側。魚聞其聲。
爭自潜藏矣。故曰、鶴鳴于九皋。魚潛在淵。喻敵伐之志
外形。人將震懾而遠去也。又云詳味是詩。豈諸侯之答
渴水乎。抑料民太原之日乎。詩道廣博弘通。不可以序
槩之類如此。

祈父

此詩役之非職。是戕王之衛。為不忠。役之非法。不體下
情為不仁。
周禮、太司馬以九伐之法正邦國　嚴華谷曰、宣王料
民太原。不足用。乃出禁衛以從軍。責祈父。責宣王也。

鄭氏曰、與姜戎戰于千畝而敗之時、　孔氏曰、鳥用
爪、獸用牙以防衛、禁衛之兵、本以藩衛王室、常居止禁
轂之下、今還之憂恤之地、是無止居、遠成而又無休時、
是無底止轉守、最可味、　董氏曰、虎賁曰掌先後王而
趨以卒伍、旅賁曰掌執戈盾、夾王車、此所謂爪牙者也、
易曰、聞言不信、聰不明也、
序曰、刺宣王也、

皎皎白駒

序曰、大夫刺宣王也、　宣王初政、任賢使能、晚年怠心
一生。小人乘間用事。故觀祈父之詩。則司馬非其人矣。



小人在位、則賢者必不得志。故白駒之詩。留賢而不可
得也。
朝夕非永也、於不可留之人而朝夕、亦永矣、逍遙、見不
敢以戕務援之嘉賓、見不敢以臣禮待之也、
箋曰、顧其來而得見之、易賁卦曰、山下有火、賁、賁白色、
不去便是來爾公爾侯、逸豫無期、見朝廷之上從容
論道、自有樂地、不必山林也、優遊隱者之樂、遁思、隱者
之心、曰慎曰勉、見非其志也、此二句承上文、來合廊廟
之優游、而就岩穴、便有一番擬擇、謹慎的念頭、不成其
為優游矣、故曰慎爾優游、合市朝之大隱、而求山林、便

有一番勉強念頭故曰勉爾遁思想見留賢之甚
生芻二句目極行所隱然半在望末二句真情纏綿
聞者淒絶音亡是不得已而望其聲聞相通慰我離索
役未辞芸長往之夫每每怨然故叮嚀之正是眷恋之
極若云規時政得失則草茅而譚當世在賢者為出位
之誅矣詩人豈敢以是望之
楊用修云宋義有云以爾為公則夙夜在公以爾為侯
則謹爾侯度劳于王事逸無期矣職思其憂豫無期矣
何如怡然優順慎爾之優游確矣不拔勉爾之遁
思乎蓋為國家計則深惜賢者之去為賢者計又深髹
其情之不容不去也此深得詩人之旨



黄鳥

三章一意善道即患難相賙恤之道不可與處言強送
弱衆暴寡也不我肯穀猶與其以善道相與也不可與
明猶與其知人之休戚也不可與處則不安甚矣首言
邦族次言諸兄後言諸父蓋人情困苦之極愈益思其
親者焉　穀木之穀從木穀善之穀從禾　未之有孚
穀者皆稱粟
序曰刺宣王也愚疑詩為民適異國將王畿之民違侯
國乎抑侯國之民違王畿乎

詩故云宣王之世諸侯兄弟有失所而來依于王室者
及其存年政息礼衰窮困不遂思返故國而作是詩理
或然歟

我行其野

婚姻之故四字最重以婚姻之故而相就非我之無恥
也以婚姻之故而不見恤見彼之薄也趨富厭貧與喜
新忽故詩人抑揚其詞亦加人微罪之意詞益恕而意
益深矣
序曰刺宣王也　詩故云黄鳥刺薄同姓此詩刺薄異
姓也婚姻謂與王室有甥舅之稱也　嚴云周之盛時



以濶睦任卹教民其風俗醇厚何如也至黄鳥行野之
詩作則教道微而風俗薄矣故序以為刺王也

斯干

凡人築室保吾兄弟於斯繼吾祖妣于斯安吾身于斯
傳吾子孫于斯故曰式相好無相猶曰似續曰攸芋攸
躋攸寧又曰男子女子之祥也
嚴氏曰干澗也猶圖也澗水秩秩窮之而益深南山幽
幽入之而益遠既言宮室之盛如此而又言其下之固
上之密宣王與其兄弟居之又皆相好無相圖是以居
之而安也　斯干南山皆在前斯干在内而近居故曰

瞻南山在遠而可望故曰面無相猶只不相計較之詞
厲王之亂百度廢墜宮室亦壞宣王既已中興王業
乃築宮室以復舊觀故曰似續妣祖 居處咲語就主
者本身說居就朝廷言處就宮闈言笑語通內外言居
處似祖妣之上下陟降笑語似祖妣之泮渙優游
非室以治垣為先舉版築之工見堂宇牢密也風雨除
鳥鼠去有天清地寧飛潛各得氣象堂室有甚尊大只
為王者居之便尊無二上勢無兩大
四如字是形容之詞不作辟喻說君子升斯堂以朝萬
國以馭四夷故曰攸躋 爾雅伊洛而南雉素質五采



皆備成章曰翬
董氏曰古者相陰陽以為宮室故其正為陽以冥為陰
夫負陰抱陽以安其神所以寧也 室西南曰奧東南
曰窔 楊升菴曰噦噦屋深響也如空谷之傳聲
王氏曰人之精神與天地陰陽相流通故夢各以其類
至先王置官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以日月星辰占
六夢之吉凶獻吉夢贈惡夢知此可以言性命之理矣
熊羆虺蛇俱耳目心思不及則朕兆之異可知 周禮
太卜為卜筮官之長凡卜師卜人龜人華氏占人占夢
皆屬焉占夢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
五曰喜夢六曰懼夢占夢季冬獻群臣之吉夢於王
末二章俱見古人發豫教之法 王氏曰男子不承之
衣而衣之裳者裳下服也不美之圭而美之璋者璋半
珪也成人有斷故也女子其服自幼以至長其事自易
以至難亦有漸也先王之教人可謂至矣 以他日衮
冕之榮貴之珪璋之治比之亦可用寢之地卑之也
非謂卑賤乃天尊地卑之意 有非焉家之索也有儀
焉國之傾也女為王姬自有許多不好如後世太平湖
陽之類作此詩者其有哲婦艷妻之憂乎 朱子曰在
易家人之六二曰無攸遂在中饋貞吉象曰順以巽也



而孟氏之母亦曰婦人之禮精五飯冪酒漿養舅姑縫
衣裳而已故有閨門之修而無境外之志此之謂也
王肅云言無生而貴者也明欲為君父當先為臣子也
詩故云周禮赤璋以禮南方美璋南面之象也又云
男子裳之出其手示有志于四方女子裼之并手足而
裹之示無外務也
序曰宣王考室也 詩故云雅自祈父以下宣德日衰
未久而亂未久而東矣安得考室之詩乎蓋成王作洛
周公賦詩首以兄弟相好致祝懲管蔡之禍也成王時
蓋新婚故并祝其生育之蕃且戒其生女以無非無儀

又變姬已亡歿之事也前後間斷無所附麗故錄于此
郝云禮廟成則升屋刲羊洒血以釁之路寢成則設
盛食考成以落之落始也始新故多祝願之詞

無羊

鄭氏曰厲王之世物產彫耗牧人廢職宣王能興復故
敍而歌之按周禮牧人掌六牲而阜蕃其物六物謂牛
馬羊豕犬雞也此獨言牛羊舉祭享所常用者耳問
庶人之富則數畜以對此詩若止三章則一庶人之富
耳有後一章便關天下國家之大
此詩首言三百九十是寫牛羊之群數角濈耳濕是寫



其衆多之形象二章又言其降飲寢訛則并牛羊之動
止閒適悉從筆端畫出而九十維犉三十維物又模寫
牛羊之色宛然雲錦之在望至于牧人之何蓑笠負餱
粮取薪蒸搏禽獸皆為之殚述則又可見牧人之從容
自得而其追隨于淡烟微雨之中出入于崚嶒叢林之
內景象風物皆可想見于言外三章乃言麾之以肱畢
來既升則所謂日之夕矣牛羊下來者又宛然在目若
披一牧人圖而閱歷之也善于狀物如此可謂詩中有
畫
詩故云爾雅牛之屬黑脣曰犉黑眥曰牰黑耳曰犚黑
腹曰牧黑脚曰犈今獨舉一犉至于九十餘可推矣三
十維物則牰犚牧犈之物也周人尚騂物至三十騂其
備矣以薪以蒸以雌以雄別群也皆牧法也賈
思勰言牧羊者須緩驅遊行勿合停息乃能肥充大率
十羊二羝羝少則不孕羝多則亂羣不孕者瘦瘦則經
冬或死矣羊性護前日夕則競先爭歸陵矜不讓曰矜
矜兢兢非堅係也羊皆徒前知其舉羣無病不虧損矣
其說更妙故特錄之
左傳曰奉牲以告曰博碩肥腯謂民力之普存也謂其
畜之碩大蕃滋也謂其不疾瘯蠡也謂其備腯咸有也



于是民和而神降之福
徐云豐年要說到宣王身上似中興氣象非復向之民
靡有黎稼穡卒痒也
徐士彰曰陰陽不和魚何以育故夢衆而魚則為豐年
生聚不繁旐何所統故夢旐而旟則為人衆
傳曰陰陽和則人衆多矣箋曰魚者庶人之所以養也
今人衆相與捕魚則是歲熟相供養之祥也易中孚卦
曰豚魚吉
序曰考牧也　詩故與前篇俱以為成王時事詩其說
無據按呂東萊曰斯干無羊皆宣王初年之詩乃次于

刺詩之後何也。蓋宣王晚歲雖怠於政。然中興大德豈
可以是而掩。故取此二篇以終之。



# 詩觽小雅卷之八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瑱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飆　仝校
爾弢馮元飈

## 節南山

序曰。家父刺幽王也。　此詩不平二字是一篇綱領
子華子曰。天下之所以平者。政平也。政之所以平者心
平也。惟不平。其流禍必至空我師勞百姓。禍君子而乃
君身。然尹氏所以得肆其奸者。寔由君心之邪以啟之



故曰。式訛爾心。以畜萬邦。　篇中言天者六。言民者六。
蓋君之所畏者天。國之所恃者民。小人雖未平其心而
未始不知天之可畏。民之當恤。故詩人惓惓於此。而庶
幾其回心易慮也。
民之視師尹。如視南山。言無不見也。民畏其威。無敢言
之。徒具瞻而已。與舊說小異。不敢戲譚。見當時防川監
口。道路以目景象。益小人欲行其不平之政。未有不先
作威稜以沮人謗論者也。防民之口。甚於防川。川壅而
潰。傷人必多。國既卒斬。何由不然。既字卒字最可味。
節本長大。渺於山谷。其平可知。師尹則專是高峻耳。乃

至天怒人怨而不恤則尹氏之泄泄莫此為甚矣
前既云師尹而三章復云尹氏太師列其名位職分見
皆不當不平者也 主介甫曰京室以大族為氏朝廷
以尊官為氏氏者安危存亡所出也 曰國均見非平
其心者不能秉猶稱百揆宰衡之意當時民言無嘉人
心不相維係相離偏頗天子戴于孫丕綏須維係而畋
鞫之空如空人國空人地之類若曰人類將滅甚言之
也
弗躬弗親有行政之箭而不用其至意姻婭膴仕有用
人之偏而不平其心意其實弗躬親便是委政小人意



事用人一邊問者謀之衆仕者試之事此皆平心事也
瑣瑣姻婭尹以親暱而置之高位者
不平之禍歸天四天之責歸人民心悅則天意得矣何
以曰届至也蓋弗躬弗親事安能得其究竟弗問弗仕
人安能窮其底裏是不及其至也故以如届進之闋如
樂之一成而闋也少息之意何以曰夷觀前章曰不敢
戲談又曰民言無嘉則上必有感氣感嚴以箝民之口
者而下亦蔵怒宿怨以心非腹誹曰夷則釋然無爭心
而民亦盡反其平日之惡怒矣而如字不訴想望
前云憂心如惔如炎惔之作熾以亂之始生言也此云
憂心如酲如宿酒之未醒以亂之又生言也誰秉國成
怨問之詞并字有終不改意看來尹氏亦非身為小人
者也只是樹威自是不肯平心以親賢遠奸唯用其所
昵好以致亂耳觀不自為政可見
尹氏在位小人布列其一時所為皆排擊報復之事君
子即欲引身求退讒責隨之戮辱及之是以瞻四方而
頻覺其狹也
小人叵測怒易轉喜則喜易轉怒矣蕩平顯白之世盡
化為回遹險怪之風君子所以益傍徨而無所往耳
昊天不平即天降慆德之意戒王不寧則不但俾民不



寧而已只此一語無限悲號呼籲之意
正王心是格君心之非憲懲者創其前日之非訛者化
其前日之惡 鍾云後二章不用遜文徑指王身上甚
有本領可見從前說尹氏字字是說王也立言深妙如
此
顧氏云幽王時為亂者皆宣王時故家舉大戎以攻幽
王者崧高之申伯也為趣馬以亂刺者韓奕之蹶父也
為卿士而食殘虐政為大師而迷民誤國者常武之皇
父尹氏也四人雖未必皆其身亦必無皆死之理以此
知人才惟上所用唐之裴矩即隋之佞人魏之華歆即

漢之名臣也

劉安成曰、春秋隱公三年三月、平王崩、而四月尹氏卒、桓王八年、王使家父來聘、十五年使家父來求車、許家父來聘之時、上距尹氏之卒、才十七年、恐即此詩之尹氏家父也、疑此或東遷後詩、據此詩說彼謂幽王之詩者、又不可盡信矣、

王伯厚曰、吉甫作誦美詩以名著者也、家父作誦以究王訩、寺人孟子作爲此詩、刺詩以名著者也、爲吉甫易爲父孟子難

尹氏不平、此幽王所以亡、春秋於平王之末、書尹氏卒



見權臣之繼世也、於景王之後、書尹氏立王子朝、見權臣之危國也、詩之所刺、春秋之所譏、以此坊民、猶有五侯擅漢、三馬食曹之禍

正月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二變雅者、一時賢人君子、憫時悼俗之所爲、纏綿悽惻、疊見層出、刺譏懲創、反覆錯綜文、必盡言、言必盡意、讀者宜領其大旨、會其語脈、不必分章析句、以文詞牽合也、如此詩則以女寵爲主、惟君心蠱惑、故用小人而致訛言、君子失志、詩人所以憂也、

張叔翹曰、自古亦有訛言繁興、而國家不至敗亡者、蓋其虛僞反覆之說、使人淆于是非、而眩于名實、正[illegible]熒心志惑、奸黨並進而不覺、善類云亡而不知、邦國殄瘁、咸由此故、所以譏微之君子傷焉。

孔氏謂、此十七年六月日食、太史謂之正月、周六月是夏四月、謂之正月者、以乾用事純陽之月也、　箋曰、純陽用事、而霜多、急恒寒若之異、人以僞言相陷入、使王行酷暴之政、致此災異、故言亦甚大也、　以陰召陰亦有引證、下文小人女色意、　鼠病在穴、人莫之知、正是己獨憂之意、　念我獨兮、一獨字、是古今亂亡通患、若憂之者衆、則亦不至亂亡矣。



救謂之善、則莠惡可知、莠害苗之草、莠言害正之言、專是破敗善類、簧鼓君心、變黑爲白、指鹿爲馬之意、不必兼論衰、　有侮、所謂一國之人皆狂、反以不狂者爲狂也。　一說指訛言中傷說、彼以爲是、而我以爲非、彼以爲樂、而我以爲憂、獨與衆違、使侮自不免矣、

并其臣僕、古者有罪不入于刑、則役之圜土、以爲臣僕

鄒鹿野曰、受祿不謂食祿、謂逃災禍之困、享生人之樂也、　禽經云、烏向嚕背栖、而相集流亡、稱烏合之衆以烏易合、亦易散也、故借烏言　一說云、周之興也、有烏流王屋之瑞、今周將亡、不知其瑞將復見于誰之屋

也此義似迂
方殆正訛言所為既見有定要見民心危困上帝豈不
憫之其厚浛人而降之罰必矣　蘇氏曰虔維也中林
之木莫不摧毀而維薪蒸在焉其殘之也甚矣幽王播
其虐于天下大家世族轍為皂隸亦猶是也蓋天地之
間陰陽相盪高下相傾大小相使此治亂禍福所從生
也
謂山四句蓋指其平日駕張誷之言以顛倒是非類如
此　箋曰君臣在朝侮慢元老召之不問政事但問占
夢不尚道德而信徵祥之甚三句一串看　具曰予聖



心實懼禍謬為大言也烏之雌雄言易辨非難辨也
家語曰孔子讀詩于正月六章惕焉如懼曰彼不達之
君子豈不殆哉從上依世則道廢違上離俗則身危時
不興善已獨由之則曰非妖即妄也賢者既不遇時恐
不終其命焉桀殺龍逢紂殺比干皆是類也
正義云曲脊而斂喻已恐觸王之忌諱也累足以畏喻
已恐陷在位之網羅也　倫序也事未至而妄言則無
倫脊之在背有條理故借以為理　箋曰虺蜴之性見
人則走令人即訛言之人虺蜴即訛言之禍
蘇氏曰君子仕于亂世而困于群小譬如特苗之生于

阪田如恐弗勝者　求我則猶云求我做箇賢人之椿
樣也不是求為脩己治人之則執我仇仇是苦苦束縛
使不得展布之意力謂力于用也執之如此則不必退
用之如此又不必進正是天之杌我如不我克　傅曰
仇仇猶謷謷也箋曰王之始求于我如恐不得我言其
謹命之繁多王既得我執留我其禮待我謷謷然亦不
問我在位之功力言有貪賢之名無用賢之實
胡為厲矣言必有所以致之者就照着末句前七章皆
憂訛言此章直指褒姒滅周見王之棄賢信訛皆由于
此滅周是未然事　姚云滅用水用戈以成灰褒姒以



一婦人實為滅國之本而人不見其滅故去滅旁之水
行險是已然事陰雨是後來事永懷者思其終之安所
稅駕也曰懷曰窘皆有君子言王固不知也屢字有旁
拈俊人之意
王氏續詩記曰既輸爾載將伯助予如唐太宗敗于高
麗乃思郭元振玄宗蒙塵入蜀乃思張九齡不用而思
之亦晚矣
後三章總見小人以其變亂之言蠱惑君心以其諛諂
之詞携貳良善以其朋比之術呼引黨類國政日壅窮
民受禍尚可言哉　徐云天地生財止有此數小人富

則民必貧自然之理　呂氏曰勞役之甚者自較其輕
重曰土國城漕我獨南行因吾之甚者自較其淺深曰
哿矣富人哀此惸獨使民至此盡甚可憐矣
詩故云天夭蔡邕引作夭夭與桃夭同義謂少好之赤
子以貧困不養遂夭喪之也又云非大夫之刺也蓋申
后太子之詞也曰念我獨兮我我小心曰是以有侮曰
民之無辜并其臣僕曰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是非並后
匹嫡榮枯異勢哀痛慘傷者能為是言乎申侯與犬戎
謀攻幽王有成約矣幽王亦既聞之矣故曰民之訛言
亦孔之將



十月之交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詩故云皇父恃寵請城大木繁興徙世家巨姓以實之
人情懷土重遷傷其獨見搜括故賦是詩
大意是刺王用皇父以召災異而傷已獨罹其毒也怨
皇甫正所以刺王也者不用其良而可見
按幽王六年十月辛卯日食三年山川震岐山崩詩蓋
作于譽內之日而追論災異之所自召非必以日食之
日作也記此再詳之
解名云朔蘇也月光死而復蘇生　十月建亥六陰用事
一陽未復而月與日交會又正在晦朔之間是其月為
純陰且庚辛屬金而重光之辛為陰金寅卯屬木而單
閼之卯為陰木是其日又為純陰此日而食則羣陰坐
令微陽不能獨存故醜之　劉安成曰日月以常度論
一歲而交當兩食而春秋二百四十二年日食三十六
唐二百九十七食百餘者此所謂雖交而不食或頻交
而食者也在乎人君行事所感召耳　郝云按天地之
氣陽而已矣陽氣之消歇即陰也陽實有餘故日光常
滿陰虛不足故月形常缺月缺處必背日其光必承陽
陽光所不及即陰形之暗處也故月自十五以後下弦



而至晦漸近日則陰漸滿而形漸缺自朔以後上弦至
望漸遠日則陰漸長而光漸生晦極近故月死望極遠
故月盈如諸侯覲天子則孔卑在本國亦君耳此陰陽
之分數也朔則日月之行同度同道日行高而月行低
內外疊合日為月揜如男女合而陽受其侵青也如臣
子逼君父而竊其威權也以有餘成不足是為日食望
則日月東西相對亦同度同道然日行速而月行遲相
望而或少參差不正相對則月光隨日所偏處成虧盈
日低行地底陰反抗出其上如女妻男權臣竊君柄以
不足居有餘反受其殃是為月食日食陽光受蔽陽之

不善也。月食陰過則削。陰之固然耳。故日食爲變。而月食爲常。詩以日食刺君。春秋不書月食書日食。以此也。書云、厥罰常陰。小人有陰晦而無陽明。不用其良。正與扶陽抑陰相左。故宜日月告凶。　禮曰、男教不修。陽教不得。謫見於天。日爲之食。　漢書孔光曰、日者。人君之表。君德衰微。陰道盛强。侵蔽陽明。日食應之。夫幽王不能修德行政。陽事失矣。而小人也。女謁也。皆陰類也。相與蠱惑王心而敗壞。安得不取謫於日月之灾乎。故言不用其良爲召灾之本。　嚴華谷曰、因天變而修人事。則可以轉灾爲祥。日月告凶。而四國無政。郭林宗所謂



夜觀乾象。晝察人事。天之所壞。不可支也。　左傳、昭公七年、晉侯問於士文伯曰、詩所謂此日而食、於何不臧、何也、對曰、不善政之謂也。國無政。不用善。則自取謫于日月之灾。故政不可慎也。

食與微不同、上以陰陽之本体較之、此以陰陽之勝負較之、　唐涵宇曰、陰陽及背、必有不善之事、特未知應在何事、何人耳、如此看、于本文何字有味、且合警惧之旨、　鄭氏曰、告凶告天下以凶亡之徵也、

董仲舒曰、太平之世、雷不驚人、號令起發而已、電不眩目、宣示光耀而已、　心驚惕曰懵、創改爲懲、易曰、洊雷震、君子以恐惧修省。正懵懲之謂也。

鄭氏曰、司徒之職、掌天下土地之圖、人民之數、冢宰掌建邦之六典、皆卿也、　周禮、內史掌王八柄之法、師氏掌以媺詔王、　奸臣女后、勢常相倚、故並言之、詩人稱太姒、則曰洲女、稱褒似、則曰艷妻、　卿士爲權之首、皇父爲奸之首。諸臣皆是其引進。而艷妻煽惑王心。則皇父所以得總其植黨之奸也。方字見蠱王心者。政未有艾。而群奸之專恣。安有極亂。

皇父之罪。擢髮難數。即以令營向一事。而其虐民不仁。貪利不忠。亦可見矣。　看來皇父是個豪暴自大之人。



故曰豈曰不時。曰予不戕。曰孔聖。夫惟有自聖之心。故謂天變爲不足畏。人言爲不足恤。君子未必勝。己小人未必害事。而恣欲妄行。有不可言者。　王伯厚曰、皇父孔聖、自謂聖也、具曰予聖、君臣俱自謂聖也、自聖者。亂亡之原。光武詔上書者、不得言聖。大哉言乎、　禮曰、汙其宮而豬焉、田廢生草、謂之萊、　左傳、桓王與鄭十二邑。向在其中。則向在東都。去西鎬千里而遙。皇父以親寵得封東都畿內。法當二鄕。而置三有事者。蓋僭比于列國之諸侯矣。　多藏。盡富民之以賄進者。一老只是舊在王室之臣。擇有非一人之詞。如漢徙富家以寔五

陵意、 王伯厚曰、擇三有事、亶侯多藏、貪墨之臣。爲蟊賊。小東大東杼柚其空、聚斂之臣。爲斧斤。文侯之命。正所謂珍資澤于下民也。是時虢石父好利用事。而皇父以卿士爲羣邪之宗。

皇父剛暴自用、必有羣小依托附和、以肆其饞虐者。故被徙者傷感而爲此言。 噂沓背憎、曲盡當日情狀

幽王之邪、民豈有羡逸者、特自傷之至、則視天下之苦、無甚于我、如四月篇、民莫不穀、我獨何害、皆善言哀若之情者也 不敢効我友自逸、有悲天閔人、尚冀王心一悟意



王伯厚曰、文王之詩曰、文王孫子、本支百世、凡周之士不顯亦世、此周所以興也。宣王之後爲幽王、斯干之祥黍離之萌也。太師皇父之後爲皇父卿士、尹吉甫之後爲尹氏太師、蹶父之後爲蹶維趣馬、申伯之後、爲申侯則與犬戎滅宗周矣。君臣皆弗克紹、周焉得不替乎

雨無正

通詩責離散、而詞旨嗟嘆体諒、宛轉曲折、若有冀其必反之意。蓋世亂君昏、去者原非得已、作詩者亦諒意于其君、而厚望于其臣之詞、全篇重各敬爾身句、大意云、昊天降災、將有異姓之[illegible]然、天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人臣奭力臣衆之日。乃諸臣托名餘鑑、寔避讒奸、國無其人、誰與共理。叅天変人事。雖不足以回王心、而王之不減爲惡、獨非臣責乎。法言不信、惡不知其所稅駕矣、夫人臣事明主、不可不敬身也。事僻主、尤不可不敬身也。今離居焉、莫肯夙夜焉、朝夕焉、是不相畏也、將不畏天乎、獨不見時事耶。戎成而王不退矣、饑成而王不遂矣、此豈一身一家之憂。而獨我暬御若斯之瘁乎。聽言則荅、譛言則退、凡百君子、何其愛身之周、而謀國之簿也。雖然、未可厚非也。方今言之難甚矣、仕之棘且殆、其人既不能爲巧言、又不忍躬受瘁、則有聽荅譛退耳、既不敢得罪天



子、又不可怨朋友、則有托詞以去耳。此去者之苦情、詩人若曰、我豈不知之、而爾謂我曰、未有室家、夫室家甚大故、而鼠思泣血、無言不疾、若斯之痛也、即曰無室家、而昔一室家也、今一室家也、昔可以作、今不可作乎。尚冀其遷王都以輔王室、忠厚之至也。

元氣廣大爲昊天、仁覆閔下爲旻天、各以義類歸怨之耳、 舍謂置之於死、伏謂明正其罪、

周宗既滅、故爲危詞、與赫赫宗周二句意同、 蘇氏曰、幽王暴虐無親、宗族破滅、大夫離散、獨三公諸侯在耳。而亦無肯勤王者。 庶曰式臧、與下辟言戎成等句、雖

責王而寃挽重群臣身上
徐云不曰敬君而曰敬身何也書曰自靖自獻於先王
王臣蹇〻以自盡其義所當為而已非為人也夫事出
為人尚可諉之於人出於自為將安諉乎致身者
及離居之身而夙夜勤劬供職業也末二句語氣抑揚
正見身之當敬相畏亦只是各敬直是以天警戒之并
無人己天人兩層　王之不信則訴諸天[illegible][illegible]不敬則
惕之以天皆首章呼天之意
戒成二句輕點王之玩忽樂禍見當以此諷王也憯〻
日瘁即上所謂我勛見褻御之飫敬身如此聽言則荅



二句想是莫肯用訊善形容中臣遇亂容身畏罪
王綏辟言不信而舉朝默〻辟言亦何由上聞
辥仲常曰徒責之而不知時埶之難處不休其情之痛
切則似乎不近人情者而彼得以有辭矣惟責之至此
而君臣之義亦正有不可恕者彼將何辭以解我乎
匪舌是由衆之言訥〻焉如不出於口恰似用力以出
並憂危之詞其勢甚艱正與巧言如流反對　瞿昆湖
曰忠言及衰以其獲罪佞言哿矣為其敺休俱見讜
徐儆弦曰巧言如流惟曰俾躬處休不責其失口於人
也亦云可使惟曰怨及朋友不責其失足於人也詩人
之忠厚如此言之難任之難都為王人一邊說　直
道枉道關係甚大不專在直言一邊上期得君而又下
顧公議故進退至於兩難若只枉道求合則亦未之難
矣
凢物之多畏惟鼠為甚　孔氏曰人涕必因悲聲而出
若血出則不由聲今無聲而涕出如血之出故曰泣血
無言不疾只足上之語非另有一等畏禍之人也且明
是惧禍然必蒙上無家為辭方見渾融
序曰雨無正大夫刺幽王也雨自上下者也衆多如雨
而非所以為政也



蘓氏曰雨之至也不擇善惡而雨焉幽王之世民之受
禍者如受雨之無不被也夫雨豈嘗有所正而执此所
以為雨無正也而毛公不達序以為雨自上下者也衆
多如雨而非所以為政此則是詩之所不及也
鄭氏曰亦當為刺厲王〻之所下教令甚多而無正也
又曰王流於彘正大夫離居同姓之臣從王思其友而
呼之謂女今可還王都謂彘也

小旻

此以謀猶回遹為主而歸咎王之不斷中間極陳亂世
謀夫之象潝〻章言小人喜同而惡異我龜章言小人

智而讓過，哀亂章言小人忽大而爭細，正所謂謀猷
迴遹章內具字有群然相和意，厭字多字聽字爭字，揔
是不斷意。不斷則善類敗而喪亡至矣。
洪範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
及卜筮，彼之所謀者，不過盡衆人之情，而主之者一
人而已，如舜之好問好察，有舜之執兩端在也，安有聚
訟盈庭可以集事者乎。
謀猶之謀屬王，謀臧之謀屬臣，不從還用屬王，議論曰
謀，由是見之，旂為曰猶，臧即下文具五事之善，合於先
民大經，可以福國庇民者，不臧即下文爭競末之言，而



蠹政害民者，卭言其壞國是，基禍敗，謀猷甚為可病，非
憂之而甚病之說，
潝潝訿訿，不是而是，皆非，揔是黨同伐異，陽與陰排擠
為自全之計，盎惟上有如是之君，所以小人務於阿比，
收其所同，而排其所異，還未說到為謀上國家有此小
人。定然蔽主誤國，豈不可哀。兩具字全從潝訿生來也。正
成一雷同世界，國雖不亡，不可得矣。王之不從還用
由小人先立一從違之幟，以黨鼓於君側也。
謀必見於行，王能專斷乎上，則下有任事之人，起而執
文臧得見其功，而不臧無所逃其罪。令謀夫孔多

則無所揔成，散漫無紀，何以集事。益議論不關利害，雖
人各得進一說，事後期當成敗，則人皆互相推諉，小人
誤國，往往持兩端如此。　鄭子駟曰，請從楚，騑也任其
咎，又如衛殺孔達以說於晉，此皆所謂執其咎者，孔
民曰，謀人之國，國危則死之，古之道也，
先民，即古聖賢，謀猶所自出，大道如仁義禮樂等，即謀
猶所在也，聽則感，爭則不決，想見相持之意，聽在上，爭
在下，其寔分開，不得即上盈庭不集之意，邇言即不臧
之謀，而是爭則小人同謀之中，亦有觸角矣。　上只說
得謀之莫定，尚未及所以為謀者，此乃傷其為謀之[illegible]



築室自有工師，此先民也，且有繩墨，此大猷也。
蘊氏曰，雖世亂民辟，猶有賢者在焉，苟能用之，則愚者
可賴以皆濟，苟廢而不用，而使聽者壅之於上，則相與
皆敗，無能為矣。　洪範曰，敬用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
曰視，四曰聽，五曰思，貌曰恭，言曰從，視曰明，聽曰聰，思
曰睿，恭作肅，從作乂，明作哲，聽作謀，睿作聖，解之者曰，
貌恭則氣象嚴整，聲頑起惰，故肅，言從則令行人順，故
乂，視明則知見徹，故哲，聽聰則多聞善斷，故謀，睿通微
也，通微則無不通，故聖。　釋文靡膴，韓詩作靡腜，猶無
幾，何也。

喪亡之禍、即隱於不能斷以從善之中、故曰無形、
左傳、昭元年、晉樂王鮒曰、小旻之卒章、吾從之、注義取
非惟暴虎馮河之可畏也、不敬小人、亦危殆、王鮒從斷
義、故不敢譏議公子圍、
徐儆弦曰、朝廷之謀議、關社稷之安危、漢時之制、國有
大疑、使公卿以下議、故治河之議不決、遂致滔天之
患、鹽鉄之議不決、遂有瘠民之憂、以至唐之維州、宋之
寶州、其謀之者非一人、其議之者非一日、而卒至啟吐
蕃之釁、開西夏之釁者、皆謀之不決致之也、然則喪亡
之禍、有不始於國是之不定者乎、



詩故云、所謂謀亦黜申后、嬖褒姒廢宜臼、立伯服事耳、
理或然歟、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

小宛

通章敬慎是主身基本、日用應酬萬方千變、從此一念
做出、無所不善、正所謂不凋之倉、不匱之府、若謹像教
子、只是外頭一枝一節工夫、那比得本章、元元本本包
孕無窮也、
念先人、有努力求至之意、 陸農師曰、鳴鳩小物、決起
而飛搶榆枋、時則不至、控於地而已矣、今飛鳴戾天、勉
強故也、以多聲、故曰鳴鳩、 明發乃事為思念之始、曰
明發曰不寐、見無時不懷、即此章之夙夜也、只言懷二
人、而求無忝之意、言外自見、 秦伯賦鳩飛、引小宛之
首章、
飲之德、非而齊肅、思之德、睿而通明、克訓勝、不止勝乎
酒、是足以自勝意、溫而曰克、有定力在內、非衆恭已也、
一醉日富、形容沉湎之人漸漸沉湎之意、其初僅濡足
日甚一日、遂不可回、可畏哉、儀雖在外、而敬則由衷、不
可惑惑胥做外面工夫、大抵處亂世者、儀最要緊、觀南
容以言行免刑戮、可見天命、指國家大命說、去不復來



言國將危、非修身無以自免也、亦有諷及時王意在、
身者親之遺、子者親之後、最可公共、而非秉莫收也、物
可變化、而非負莫得也、教者不離教字、用我之穀而使
之似、益以身教、非以言教也、 楊子雲曰、螟蛉之子殪
而逢果蠃、祝之曰、類我類我、久則肖之、 朱豐城曰、蜾
蠃自有細卵、如粟、寄螟蛉之身、久則螟蛉盡枯、其卵日
益長大、乃為蜾蠃之形、穴竅而出、 黃東發曰、如雞抱
子、煖之而始生、非即以螟蛉之子為子、
還訓勇往力行之意、出書皋陶謨、種德征訓行之言也、
亦進進不已之意、出易拔茅茹以其彙征、易曰、終日乾

乾、與時偕行、鄭乾齋曰、遵征二字、當用功字不得呂言日月逝矣、而勉强為善之意。自暗然言外、正小註所謂辭不得的意思、卻在說不得的裏面。味一生字稟稟生死關頭無限驚惶下面岸獄戰兢正相應、

淮南子曰、馬不食脂、桑扈不食粟、非廉也、疏正義曰、桑扈竊脂、釋鳥文郭璞曰、俗呼青雀、嘴曲食肉、喜盜脂膏、因以名、箋云、無肉而循場啄粟。失其天性、不能以自活、

劉安成曰、字書犴、一作豻、〻、胡地犬也、野犬所以守、故以獄為犴、宜岸宜獄二句、寫悲慘可掬、謹儆教子。特入事之常。至非意之適無妄之災入之意想已



窮通須問之神耳、然卒取法於溫恭小心其他趋避之術亦非其志慮所及也、即屈原卜居之意。心緒倉皇莫知解免。

溫恭是謙和的人、小心是謹慎的人、臨木雖危。猶有木之可倚、臨谷雖危。猶有地之可藉、若冰則全無憑依、其恐懼益甚見己非恭人小心、益當戰兢也。上面修為工夫皆此敬慎之心為之、非至此始知敬慎、亦只是一憂危意非必謂此足以自救也。

徐云、易復之六四獨復、剝之六三剝之無咎、處羣陰之中而獨能從善、混剝陽之黨、而獨能應善、小宛大夫可謂兼之矣。

鍾云、此詩與沔水同旨、而說得詳至、首言父母、意甚深情甚正、詞甚苦、即沔水莫肯念亂、誰無父母意、次章以淡字〻念〻、不忘父母、然不外一敬字、便是我友敬矣注腳、發守身事親、自是人生日用學問。不獨處亂世為然。而亂世為甚。然可見處亂無他、苟免之道求只是尋常守身事親之事而已。末一章、橫出一箴字、則守身事親之本也、

李曰、刺幽王也、嚴云、刺王不能自強而耽於酒。下不能撫其子。上不能紹其先也。李云、先人、宣王也、褚



云、二人、謂文武也、歸云、明發不寐、有懷二人、宣王之所以興也、嚴云、宣王承衰亂之後、而能中興、幽王繼中興之緒。反致衰亂、故一曰先人。二曰所生。以其親見者勉之、言非上世久遠難知之事也。

鄭云、菽生中原、非有主也、喻王業無常家也。蒲盧負桑蟲、嫗而成子、喻有萬民不能治、則能治者將得之也。今苟有以善道誨民者、是蒲盧將得而子也。嚴氏則云幽王黜太子宜臼、故刺之、亦通、

小弁

徐云、此詩發明悲怨之旨、至深至切、畢志極慮、為轉乎

廻、錢心刻骨、益處家人父子之変。更無別路。但有哀傷
痛割而已。然曲喻罕譬。姚諷微規。動之以至情。觸之以
天性。雖復全玦長離、銅龍永絶。猶能惓惓望君之一悟
也。
鸒斯之群食歸飛。一似人之父子兄弟。飲食出入。故以
興。 沈仲容曰、鵯烏、本草謂之慈鵶、似烏而小、多群飛、
馮嗣宗曰、以吴地所産驗之、慈烏即反哺者、 二何字、
自審之詞。云如之何、訟安之而已、亦非也、若云將何處
置。烏耶頼之詞。非怨絶之詞。
周道之跡、一棄置則榛蕪。父子之親。一隔絶。則憂傷。毋



興意也。惟見異時黍離景象。以下六句、極述憂傷之若。
益疾痛之深、不自知其詞之錯亂反復也、 李氏曰、以
周道之平易、而盡鞠為茂草、見其國之將亡也、 猶漢伍
被謂淮南王曰、臣將見宮中荊棘。露沾衣也。 劉氏曰、
昔者周邦道路。有四時之朝宗覲遇。車轍馬跡。蹂践如
掌。蹶ゝ然為平也。今之諸侯無復來者。故盡生茂草。
維桑二語、反身自盡乃可作許多憂怨之語。靡瞻匪父、
靡依匪母、見已之不忍忘親也。不屬不離、自詰疑怪之
詞。 鄭氏曰、辰、謂六物之辰、左傳、晋侯謂伯瑕曰、何謂
六物、對曰、歳時日月星辰也

以綢依茂柳。萑葦依深淵。興意方廻。若説柳與淵猶能
容、便多一轉、譬彼舟流、以被逐而無所歸也、莫謂假寐
永嘆、雖假寐猶將不暇矣、寔有置身無地之意。註今昔
字可刪、
鹿之奔言急難也、雉之雊、猶人合也、 沈仲容曰、雉感
於陽而有聲、先鳴而後鼓翼、 徐云、壞木㾜枝、即般仲
文所謂生意盡矣。益見棄於親無復生人之樂。 寧莫
之知注云、人莫之知、非也、寧字、是怪嘆辞
毛氏曰、墐路塚也、左氏云、道墐相望、 忍是不憐恤之
意、對不忍字者、非殘忍之忍、涕出無聲、見悲之極處、



王之秉心、維忍、則讒言何所不入、故逐以信讒接之。若
曰、推原其忍、由於信讒、或曰、離間王心、由於讒人、皆與
無易由言相碍、蓋讒者之言雖巧、必視吾骨肉之離而
入之、若愛子之心誠堅、則於讒言亦必加察矣、王曾不
加惠愛而讒言之入、遂不從容究察其是非、作一氣説。
不惠不舒、只是上語、正見秉心之忍處、
凡飲酒一獻一酬、從而必逐至醻酢、則受而不反矣。不
舒究、正直受意、倚如倚角之倚、三方持之、恐木顛而本
傷也、拖、木之文理也、隨其文理而析之、則逆刃而解、全
重、不妄挫折、意罪人不當、則是妄也、 幽王之逐宜臼、

本由惑溺而曰不舒究。幽王豈尚有理可察而曰伐木掎矣析薪地矣皆孝子之言也。嚴華谷曰左傳諸戎掎之註云掎其足是從後牽也

業以信讒見廢而作戒勉語是詩人委婉處惟任意而發故曰由言未便是廢立之言只意向總有所左右遂詩頗關其旨致有今日之事東萊曰唐德宗將廢太子李泌諫之且曰願陛下還宮勿露此意左右聞之將樹功於舒王太子危矣小弁云爾者蓋推本亂之所由生言語以為階也不舒究聽言也耳屬於垣出言也口為禍福之門 徐士彰曰子之事父臣之事君一也宜曰



不得於父而有小弁之詠屈原不得於君而有離騷之作一篇之中三復致意此固忠臣孝子之所以為心也乃小弁之終則曰我躬不閱遑恤我後離騷之亂則曰國無人兮莫我知又何懷乎故都何也蓋人之情奮於自決者其中有不決者在也小弁離騷惟其不忘情於君父則所以為是決絕之詞耳不然視其君父猶之途人也又何必為此言哉

鄒潛谷曰小弁正月之應也王嬖女謁嫡信讒而繁刑頻宗枉獄禍中於子孫故曰正月之應也

姚承菴曰宜臼被廢如窮人無所歸提提上看一歸字可味

序曰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

郝云篇首以鸒斯比鸒斯鵯烏也烏孝烏能反哺鸒似烏而不知反哺小而好群飛宜臼為世子依父歸中以譖其父禮云知親而不知尊者禽獸是也故托鸒斯諷之賢傅之言也愚幼受朱傳竊疑平王與申侯叛父而棄祖宗累十世之業孟子許以親〻之仁何也謂詩可親〻小弁則失之乎王謂詩道性情小弁為詩則親而為子則逆何性情之與有晚讀毛傳此疑頓釋益信毛公之於詩深也



巧言

通詩俱是刺王聽讒生亂君子信讒一句盡之而僭始既涵則王之病根也以下言讒人之心不難知言不難辯本不難除須以他人有心二句作主知其心則能辨其言而除之矣篇內有用賢一意而關鍵在去讒〻須言正言之可社者也詩人辨自己之非猶輕而突受天下之亂 讒人辟之於口則孔甘之可嗜辟之於物則毚兔之莫測辟之於耳則笙簧之可聽

亂如此憮者蓋恐混淆是非顛倒而受害方大也

曰已威曰泰憮皆已事之辭猶今人言句了不可淚如

意、兩爭忮、身罹其毒、反覆致嘗之詞、

借始既涵、古今亂本、描寫入微。陳氏云、小人以不根之言搆動君子。人主不為之別白、遂致並蓄於胸次。而涵之於疑信之間、日月既久、心志惑疑、猜忌之心、不能不生。猜忌既久、則心所疑惑者、往々以為有驗、則居然可信矣。 祉、福也。賢人進、則福祉集。 二如字、與二遄字、見轉移之機在王一反手間耳

作會而畔、作誓而盟、要有君臣以要盟相固而保無猜疑者、夫盟可用亦可寒也。以此持君子、則忠言豈能入哉、



讒人乘間伺隙、以中君子。如穿窬之盜、故曰盜、餤者、飫飫之意。 姚承菴曰、匪其止共、正說出小人心事、看只就職事說。小人之曲謹、殆過於君子。但不是止於共匪。一念一事、無非敬之靡將、方可當此二字、

作之自君子。見惟王盡制、莫之自聖人。見惟聖盡倫。

嚴曰、秩々即是莫字、他人有心、即孔艱之心。排陷善良、偷其國柄、令人不可測識、故下文以狡鬼蜮之遇字看力。見未遇君子、故得恣肆跳梁、遇之則情偽立辨矣。

荏木樹之、行言數之、以處置事理不同為興。一說東萊曰、善人易搖而難立、發之當如護草木、讒言易入而難去。聽之當如聽行路無言。同行言者、好醜雜出、而無所擇也。數字、不當作辨字、曰數則辨、不足言矣。蛇々、正形碩言出口之度如此。撰理數詞、自然有序。而口頭絶無四五。故曰出自口矣。若巧言変亂。雖文飾其情。譸張其詞、如簧之可聽、而察其情狀、定有慙負忸怩之意、君子鑒貌辨色、望景揣情。毫髮不爽。故曰心能辨之。

大都亂世小人、多有乘權握勢、憑籍寵靈、枝蔓扶疎、盤錯根據、入年縱欲驕違、莫可誰何者、此甚言其易見王任用之過也。亂如此憮、誠非降自天矣。

自古小人所最患者、心之難知、言之難辨、本之難除。如王莽之謙恭、使當年即死、孰知其偽。如王安石言依於道、動引経術、神宗以為聖人、雖司馬亦不知其偽。又或有拳勇如羿奡呂布、有徒黨如漢唐宦官、宋章惇蔡京之流、除之不得其方、必致大亂、是皆可患也。今讒人之伎倆、如此、而王不能去、此其罪不獨在讒人也、

序曰、刺幽王也、大夫傷於讒、故作是詩也、



彼何人斯

序曰、蘇公刺暴公也、暴公為卿士、而譖蘇公、故蘇公作是詩以絶之、 通詩只以極反側一言盡之、應其心孔艱句。孔艱內即含下文始厚今薄、狀天罔人、蹤跡之詭

杝鬼蜮之情狀、下文特賦〻委曲以申其意耳。蓋讒人之入、難於面目、所以藏形匿迹、若被譖之入、於心無愧明、目張膽、無不可復見也、是以屢〻歌其一耒、則彼羞澁難前之態宛然在目、而讒搆排擠之罪不言自顯、以此相責、語〻刺心、針〻見血、故曰作此好歌以極反側、徒曰責人忠厚、猶見其皮毛、未領其旨趣也。 蘓公不明言己之無罪、而但曰始者不如今、云不我可、又曰壞篪如貫、諒不我知、蓋就其情以窮之也、章中胡逝我梁等語、俱托言、伊誰云從、二人同行、皆婉詞、非寔事也、

鍾云、寫暴公百千閃爍迯避之狀、着骨着髓、只是一個



負友心輕生出許多醜態耳、微詞緩調、無可藏身、眞甚於射帍有北之投也、 暴公是蘓公故交、故此詩猶以交情責之、不然、入門還入等語、為不情矣、然彼何人斯數〻呼之、若不識姓名者、其妙在此。

孔氏曰、左傳曰、昔周克商、使諸侯撫封、蘓忿生以溫為司寇、則蘓國在溫、春秋時蘓稱子、此云公者、蓋子爵而為三公也、 按桓王八年、王以蘓忿生之田與鄭人、是蘓公被讒失國、當在桓平之際矣、

世本云、暴辛公作壎、蘓成公作篪、譙周古詩考云、古有壎篪尚矣、周幽王時、暴辛公善壎、蘓成公善篪、按若以暴善壎、蘓善篪、此詩之言、有何意味、也入殆是巨此詩而傅會之、譙氏亦弗深考、直以意斷耳、

孔氏曰、詛小於盟、左傳襄十一年、季武將作三軍、盟諸僖閎、詛諸五父之衢、定六年、既盟陽虎、盟國人於亳社、詛諸五父之衢、

郝云、春秋莊公十八年、有蜮妖蠱、一名短狐、能以氣射人、居水中、射入影成病者、名射工、居山林射入成瘡疥者、名含沙、 洪範五行傳、蜮如鼈、三足、生南越江淮水皆有之、

## 巷伯



序曰、刺幽王也、寺人傷於讒、故作是詩、 按寺人即巷伯、宮中永巷之長也、掌宮中之役、或用奄人為之、然受讒之事、不可考矣、

詩被痛而作、故反覆哀傷、或怨或詐、皆深惡讒人之詞、篇終一敢字、總是發明憂讒畏譏、惴〻小心之旨、亦未敢謂敢送之以免讒也。

萋菲哆侈、總是無形影之詞、言譖人者不說成一片錦方聳動得人、必做成一個箕、方欽揚得人、乃其所為俱劈空造出、特萋兮斐兮哆兮侈兮以成之者也、貝文似而寔此以以為讒言無寔之

喻。

鄭氏曰、讒人集作已過以成罪、猶女工集采色以成錦文。　鄭云、禹貢厥篚織貝、比與是事、而羅織如是成也。其東方蒼龍之宿、秋夏見於南方、凡占星皆於昏旦南中。故曰南箕。　惟況文以巧詆之。故見其甚。惟陰搆以驟張之故、言其謔。

緝緝、如麻之續、縷續而不已、翩翩、如鳥之飛、往來而自得也、緝緝雖口舌棼含、得緝入之罪、而言有條理。在往來、即說往說來之意。信信定也、不是聽信之信、

捷捷、習於應答、幡幡、巧於變換、亦徒言上說、輕信之門



既敗、則及中之禍不測、故曰既其女遷、是況惡而幸其見及之詞、猶令人曰也、須侍柳亦有將輪着女耳、好好猶揚揚、草草猶栝栝、視者縣視、別白之、然鑒別驕人、正所以憫恤勞人也、一視字妙、即俗所云看不過也、

禍福意下一層。

上之求新於天、以王之不明、下之求制於天、以王之不振、雖界有異者、以物皆天之所生、天無非避之理、故還其所生之處、不言死而致死之也。

畀有益高、戕可益貴、告君子以敬者、不重致禍於人、正見、已之被禍、猶活烈意。

董氏曰、幽王之世、大臣傷於讒、如蘇公、小臣傷於讒、如寺人孟子。上下其得免乎。

記緇衣曰、好賢如緇衣、惡惡如巷伯、則爵不瀆而民愿。刑不試而民服。

谷風

序曰、刺幽王也、天下俗薄、朋友道絕焉、春風起、則陰兩多從之、喻朋友相須以成恩義也、迴風從上下曰頹、迴風力薄、不能上升。谷風併力相扶而上、以喻朋友相汲引、則德義相高也、寘於懷、棄如遺、猶云進則加諸膝退則墜諸淵也、



谷風豈生之德大、傷殘之怨小、故以興、友本以患難相依、安樂棄之、而詩人若不忍直言、猶以大德小怨、分疏其辜、亦誠不以富、亦祇以異之意也、

呂氏曰、朋友之義、其相求本非以利害也、故窮達者一不知其義則利害而已耳、離合安可常哉。

張朴翘曰、友道之絕、未有不起於怨者、張陳凶終、蕭朱隙末、發自怨生也、序以為刺幽王、夫使在上有伐木之和平、則人人篤於友義、安得有如此詩之相怨者。然則導民以薄、非王而誰。　劉氏曰、天子之於天下、無他聽也、厚其人倫、皇建厥極、人君之所以夙夜者也、是故

朋友道絕則琢磨之義不行琢磨之義不行則人不會其有極而歸其有極矣於是君得以逸其不君臣得以逸其不臣至於父子兄弟夫婦莫不皆然皆由琢磨之義不行而習以成俗莫知為恥也

蓼莪

序曰、刺幽王也、民人勞苦、孝子不得終養尒、　朱子曰、此詩感傷於父母既沒之後、思念父母尚存之日、蓼莪之詩、哀哀二句、一篇之主、一生字最重、我賴父母之劬勞以生、而父母不得我之養以死、豈不痛絕、生者本其氣也、如萬物資生之生、鞠我者成其形也、拊者拊循之謂、防其驚畏、畜謂節其起居、時其飲食、翔畜皆訓養而義寔不同、鞠是胎養、畜是氣養、長如南風之長養萬物、調和其身体、滋養其血氣、日夜望其長大也、育如雞之抱卵、煦嫗而燠休之也、顧謂旋視、復謂旋視之不厭也、腹者懷抱於腹間也、今北方人猶置子於腹是也、

新云、君之恩猶軀足報以身為吾有也、至於親則身亦親之有也、雖捐軀莫報也、而況身之外乎、而況身之外且不能致之親乎、哀痛可勝道哉、



# 詩觸小雅卷之九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瓚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飈　仝校
爾弢馮元颺

## 大東

序曰、刺亂也、東國困于役而傷于財、譚大夫作是詩以告病焉、　通詩自佩璲以上、叙述東國見困之情已盡矣、以後把一箇天說來說去、直從望之處說到怨之處、從不能助東人處說到反助西人處、皆是虛空中生出議論、其情似癡、其態若狂、縱橫變幻、不可端倪、　揔之天象何能助人、而望之情之無所于托也、天象何能仇人而憾之、思之無所于極也、無非困役傷財、一片苦心所致、　既無望于天、息我者終賴有君上也、所以冀之而嘆也、

有饛二句串說、　禮記曰、簋盛黍稷、喪祭匕用桑、吉祭及賓客之匕則用棘、　古者祭祀享食、必体解其肉之胖、故須匕載之、謂出之于鼎、升之于俎也、饛則不平、捄則不直、故取以為平直之興、　如砥如矢、雖就周道言、意則含蓄、王子晉曰、古者委積施閑、道路無限、百姓悅

之。相將遠來視道。如矢如砥之謂也。　君子所履二句
正言周之盛時朝覲會同、循周道以歸往冠蓋相望、儀
衛赫奕、沿途小民、莫不跂踵盱睢、樂觀盛典也、　潛然
出涕、所謂望城、欲哭之狀
傷財困役。正是東人受病之故葛屨履霜冬裘之、不備
可知、公子往來、小人之疲、于奔命可知
以穫薪尚不可浸、艱勞人豈不可哀、後即以興意相形
倒說憚人不棄力役、凡徵發之煩供億之困皆可言勞
不盡人力、不盡人財、皆可言息也、契契者、憂苦切心之
意、　周轍東而諸侯之職貢不復至則浸穫薪之故也。



此章首四句。已括下四句。但歎歔之詞出之層疊耳。
不。作。兩。截。

職勞章、正見不息之事賦役不均、不、用分析、一一相形自
見、粲粲衣服何如杼柚其空熊羆是裘。必非葛屨履霜
百僚是試。豈比行彼周行。東人則舉其貴。西人則舉其
賤。此際迴環。不。知。正。有。如。許。快。望、　左傳同官為僚、
楊升菴曰、寮、小𢡟、同官為僚、亦指齊署同𢡟為義　毛
氏曰、是試、用于百官也、
或以其酒四句、極狀。西。人。取盡。錙。銖。用。如。泥。沙。氣。象。要
知酒與佩。亦在供億之外。因西人需索不已。出于無可

奈何。不。然。東。人。且褏琫。不。給。何。有。于。酒。衣。服。且。不。完。何
有。于。佩。　周禮酒正辨四飲之物。三曰漿。又素問云、今
時之人、以酒為漿、漿似酒之薄者、　後漢輿服志云、君
臣佩玉。五伯迭興戰兵不息、解去佩而其係遂以為
表章。詩曰鞙鞙佩璲是也、後佩既廢。秦乃以采組連結
于璲。轉相結受。故謂之綬。漢承秦制因而弗改。加之雙
印佩刀之飾。至明帝乃為大佩。衝牙雙瑀璜。皆以白玉。
天漢以下、是窮迫無聊之詞、不言日月之光。而言雲
漢者。謂其不。能。下。鑑。也。　孔氏曰、漢水之精也。氣發而
升。精華浮上。究轉隨流。名曰天河。又曰、織女三星鼎足。



隱之跂然而成三角。又曰、織之用緯。一來一去。是反報
成章。今八女之駕徒左旋而不還。則有西無東。不能反
報而成章也。　鄭氏曰、襄駕也、謂更其肆也、孔氏曰肆
謂止舍處、天有十二次、日月星辰所止舍也、在天為次。
在地為辰。織女星自卯至酉、隨天行七次也、　鄭云、啟
明金星、長庚水星、金在日西。故日將出則東見。水在日
東。故日將沒而西見。總是望其續日使長意　天文志
云、畢三星如畢、然特其名也、故曰載施之行、
董氏曰、箕其踵似箕、且有舌、斗其方如斗、且有柄、箕四
星、二為踵、二為舌、踵狹而舌廣、故曰翕、斗四星為斗、三

星為柄、舌而下揭故曰揭、　疏正義曰按二十八宿。連四方為名者。唯箕斗井壁四星。壁者室之外院。箕在南則壁在室東。故稱東壁。鄭稱參傍有玉井。則井星在參東。故稱東井。推此則箕斗並在南方之時。箕在南而斗在北。故言南箕北斗也。以箕斗是人之用器。故令相對為名。

嚴云、首章言周之盛時。侯國富足。其簋中之飧。饛然而滿。其所有棘木之匕。捄然而長。此由周道如砥石之平。如箭之直。言賦役均也。其在上君子。則履行之。不敢違異以過取。其在下小人。則瞻視之。莫不仰望之而依賴。



此事在上世已往矣。故顧之而出涕耳。

嚴云、小東大東、言賦斂小亦于東、大亦于東。

四月

通詩想見四時愁慘山川寥落。飛走動植。彫零夭札之象。　徐云、天地之運。隨時變遷。四時之景。本無美惡。惟夫懽樂者遇之。則為美景。憂愁者觸之。則為惡況。今夏則苦其焦灼也。秋則病其凋瘁也。冬則傷其逐烈也。蓋感時之乱。故遇景生悲。觸緒增感。冀以有終歲不得自寬者矣。

首三章、正見濁亂[illegible]日增長意。　四月維夏、直至[illegible]

而暑始徂、中間三個月、赫赫炎炎、云我無所、正是暑之病人、就影起忍字出來。先祖匪人、以我為匪人也、須會意延得。一說徂、猶始也、四月立夏矣、至六月乃始盛暑、興人為惡久有漸、非一朝一夕之故。　蘇氏曰、夏既徂。矣、則秋風至而百草病、先王既沒、民被其患、有乱離之病矣、而未知其終。所違歸者。故繼之曰冬日烈烈。飄風發發。言其必至于是也。

韓詩傳曰、腓変也、俱変而黃也、　乱離瘼矣、遭亂離之苦、勿作憂之而病說、

民莫不穀、自傷之詞也、



材全其美。而人化為惡。此興意也。尤、還作殘賊之尤、莫知者只是上之昏迷不察。而信用有加耳。正與下文莫我有相應。　楚辭云、蘭芷変而不芳兮。荃蕙化而為茅。何昔日之芳草兮。今直為此蕭艾也。豈其有他故兮。莫好脩之害也。蓋乱世暗朝。事多相類如此

我日構禍、所謂舉手挂網羅。動足觸機穽。欲解脫而不能也。

殘賊之人、用。則盡瘁之人黜。語正相應。

匪鶉四句、見不獨義無可逃。又見避之無路。與奚其違歸之意不同。

宗旨惟以告哀、見此外不敢他及。味其語氣、想當時之
亂、有使人惴〻不敢言意。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在位貪残、下國構禍、怨亂並興　焉
鄧潜谷曰、周衰楚最先叛、盡漢陽諸姫。豈四月所由作
與。
蘇氏曰、一泉之水、無以紀之、則清濁不可常矣。幽王失
道、諸侯放恣、天下治亂、莫能相一。亦猶是也。故思得王
者以紀諸侯、猶江漢之紀衆水。　又云、幽王之亂、匪鶉
匪鳶而高飛、匪鱣鮪而深潜。故大夫有退而食蕨薇甘杞
桋以免于禍者。作此詩以告其哀、憐天下之志。非以為
其身也。
詩觸　小雅　〔卷之九〕　六
蕨薇之生、則芳春矣。人恃熙〻于艶陽、我獨
作歌以告哀。是終歳四序、無須臾之歡矣。
北山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役使不均、己勞于役事、而不得養
其父母焉。　通詩為役使不均而作。前言偕〻士子、括
盡未老方將等意。朝夕從事、括盡〻〻、痒、鞅掌等意。憂我
父母、只是念子動勞、非以缺養也、
溥天四句、正可想出不均的意、
未老方將、正獨賢處也。曰嘉我、鮮我、若以之為知己者。
然經營、以匠畫造作言、然言外要見未老方將非我一
人之意。
淡三章兩〻言之、正使人之自察、有告勞意、非怨懟之
詞。
孔氏曰、作者言王道之衰、傷境界之削、則云感國百里
蹙〻靡所騁、恨其人衆而不使、即以蹙大言之。所怨情
異、故設辭不同。
毛氏曰、旅、衆也、尚書解云、旅力、如耳力目力手足力也。
此言方剛、言耳目聰明、手足輕捷、尚可以經營四方也。
姚承菴曰、鞅以控馬、而執在手者、一舉手、則馬奔而不
可御矣。怨攬國事亦然。故曰鞅掌。
詩觸　小雅　〔卷之九〕　七
大東言賦之不均、北山言役之不均。
無将大車
行役者、進而有王事之期程、惟恐其有不及之悔、退而
有家事之多端、惟恐其有意外之虞。所可憂者不一而
足、故曰百憂。然憂而可思、猶可言也、憂而至不敢思、可
傷也已。　罣在塵中、不可見、與人在憂中、不能出、　耿
耿、小明也、謂一事關心、則惟此一處獨明也、　多憂損
志、多思傷神、故曰自累。
序曰、大夫悔將小人也。　嚴云、君子推轂小人、小人既
進、則譖害君子、如人推轂、大車既進、則塵污于人。

[illegible]君子憸之也。 鄭云、幽王之時、小人衆多、君子憸與共事、故序借將車以釋之。將猶駕馭也。小車駕馬、大車駕牛。車行利輕、而惡重、貴馬而賤牛。故以牛車為小人負重之比。始不察而誤用、至于困僨不前、誤國僨事、所以可憂。

小明

通詩是役者孤獨憂傷、而還念其僚友之詞、亂世之末、派居者行者皆不得其所、以罪罟讒怒反覆觀之、則僚友之處者亦豈有樂事哉。所以思之而涕零如雨也。若云大夫有不平之情、而因勞思逸、大非其心矣。末以



自免之道戒之、蓋處亂世、事暗君、外有無限之冤孽、內有無端之廢墜。故一則曰政事愈蹙、我事孔庶、一則曰靖共爾位、疆圉之勞臣、溺于國、無以自勝、廊廟之重臣、孤忠其何以自効。故一則曰念我獨兮、一則曰正直是與、悲己念人、大半憂在國家。己之勞則訴之于天、僚友之福則邀之于神。有懍懍不能自保之意。 萬里孤臣全仗僚友。

君子舉事尚早、故以朔為吉。周禮正月之吉、亦朔日也

明是戀戀思鄉、而又含愁在心、莫可伸說、故念及其人。惟有涕零如雨耳。摠是行者居者、互相感傷之意。此

詩遭幾畏識(讒)、故以微詞隱諷其人。即下文戒以靖共、則此正不共事之人、蓋反詞也 罪罟如以罟取物、不使知也。

身獨事衆、正載離寒暑之由、玩獨字、便見非衆之所與。四邪者交親、正直者孤立、自古傷之矣。

歲莫之時、人方收拾、而我獨紛拏。此心之憂、惟有反躬自咎耳。此句固無自咎遠去意、亦無義命自安意、只閒閒說有一段排(徘)徊怨思光景。此所以念其人而出宿也。

讒怒妄加、刑法反覆、分明指小人致人于罪罟言。蓋畏逃之、且其功罪有難于自明者矣。



靖如自靖自獻之靖。共如虔共爾位之共。靖共、正是無安處、親正直使得以行其志。正是靖共爾位之事。式穀景福、亦即作恒安處上看。 王伯厚曰、神之聽之、終和且平、朋友之信、可質于神明。神之聽之、式穀以女、正直之道、無愧于幽隱。

序曰、大夫悔仕于乱世也、

鄭潛谷曰、世亂則夷聖有枝、必寘之艱虞。枝之煩劇、甚而杞憂之靡所不至。故北山傷其獨勞、小明畏其罪罟。古、於危邦不入、亂邦不居、有以也夫。

子貢傳曰、幽王出居于彘、賦小明、

歐陽氏曰、鄭謂名篇曰小明者、言幽王曰小其明。損其政事。于謂明明在下。在大雅則謂之大明。明明上天。在小雅則謂之小明。不関詩義。

鼓鐘

按天子非巡狩不竹、嘉樂不野合。西京去淮上甚遠。而久作樂于水濱。非先王之觀也。是役也、未必無朝會。而詩但言鼓鐘淮水。以諷其荒樂遠遊。無復先王脩礼粹瑲瑲喈喈望孫告之與。與泰欧隋廣。先後一轍。所以爲剿、樂之不備、而不根于德之不回、何以稱焉、湯湯湝湝三洲見作樂之久、意淑人君子、瞻指文武成



康、懷允不忘只、說懐其人、而不言懷之、所在、含蓄意味無窮、真令人棲神千載之上、

樂之有節、便是德之不回、只理以御情閒邪于逸、周濫于樂意、

憂偖于心、為之妯動、故曰妯、

今之樂猶古之樂也、隱隱想出樂是人非決、 同音堂上堂下、八音克諧也、樂章有詩、樂容有舞、音律分明、疾徐有節、所謂不僭也、 陶逸則曰、鄭箋以雅為萬舞、南為夷舞、籥為翟舞、三舞皆不僭差、朱子以雅為二雅、南為二南、不知所謂二雅、爲此鼓鐘之詩在其中否、

歐陽永叔曰、旁考詩書史記、皆無幽王東巡之事、無由遠至淮上而作樂、且曰徐夷並興、蓋自成王時徐戎及淮夷、已皆不爲臣、宣王時常遣將征之、亦不自往、至魯僖公、又伐而服之、乃在莊王時、而其事不明、初無幽王東至淮上之事明矣、 嚴華谷曰、幽王東巡、不經見、然古事亦有不見于史、而因經以見者、詩即史也、

鄧潛谷曰、自小弁至小明、朝廷内外傷于讒、四國傷賦役、傷亂、皆傷王政之不均也、乃其本在溺于樂、而後農、故鐘鼓後次以楚茨信南山、而序謂思古以風、為聖人惻怛斯世、而欲已其亂也、如此、



楚茨

神之所饗在明德之馨、然非黍稷之馨、無以致之、此公卿必力田以奉祭也、首章包括下意、遂章總是一致、

此詩自有次序、祝祭于祊、是初入祭求神之時。特牲饋祭祀于祊是也。絜爾牛羊、剝烹肆將、是既灌迎牲之時。特牲用牲于庭。升首于室是也。安侑者、是迎尸以入拜坐之時。特牲尸始入。祝詔主人拜安尸、使安坐是也。肝從者、主人初獻之時。特牲主人洗爵獻尸是也。膳從者、主婦亞獻之時。特牲主婦獻尸是也。獻酬交錯、是賓三獻以後而獻酬之時。特牲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

是也。孔熯不愆、是三獻後之時。少牢皇尸命工祝致多福于女孝孫是也。禮儀既備、鐘鼓既戒、是飲福以后。而孝孫徂阼階。聽祝致告成時也。少牢主人出立于阼階西面。祝出西階東面告致成是也。廢徹是送尸以後徹饌之時。儀礼、尸俎而佐食徹之是也。燕私、則撤饌以後。既歸賓俎之時。儀礼主人阼俎籩豆及祝尸兄弟之庶羞。燕族人于堂是也。

首四句述酒食之緣起、不甚重、四我字、見一粒皆我精神。則皆我孝思也。享祀、泛以祭神言、妥侑、專以獻尸言。獻尸即所以獻神也。妥、初迎尸時拜以安之也。少牢云



祝設几于筵上。祝酌奠。主人西面拜。祝出迎尸于廟門外。尸入升筵。祝主人皆拜妥尸。尸不言荅拜。遂坐。陳祥道曰、羙定詔于堂。然後延主于奥。尸坐其北。主人拜妥尸而奠爵。舉奠。祭統云、君迎牲而不迎尸、別嫌也。尸在廟門外則疑于臣。在廟則全于神。侑、勸也。少牢云、尸告飽。祝獨侑曰、皇尸未實、侑。尸又食、主人不言拜侑。尸又三飯。

祝言而不拜。主人不言而拜、親疎之異也。

濟濟蹌蹌、主祭與祭皆有此孝敬所致。絜牛羊、視牲而度其色、純角正之類。剝、全其体。烹、熟其味。治牲也。肆陳于俎、將進于廟、獻牲也。疏曰、周禮司徒奉牛。司馬奉羊。則六牲各有司也。禮運曰、腥其俎、熟其殽。注云、腥謂豚解而腥之、即剝也。熟謂解体而爛之、即烹也。周禮、內饔掌割烹之事。烹人掌供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職內外饔之爨烹煑。外饔掌外祭祀之割烹。供其脯脩刑膴。陳其鼎俎。實之牲体。大司徒奉牛牲。羞其肆孚。又小子職掌祭祀羞羊肆羊殽肉豆。周礼、大祝掌六祝之詞。以事鬼神。祭于祊者、疏義以為礼、公食大夫、皆行事于廟。是廟門之內有待賓客之處也。神無不在、故博求之。非謂門內門外、求諸陰陽之間之義也。郊特牲曰、直祭祝于主。索祭祝于祊。鄭曰、正祭于堂。繹祭于祊。繹祭之祊。在廟



門外。正祭之祊、在廟門內。儀文兼至、備也。典則昭晰、著也。神無形、故曰皇、即如在其上之意。尸有象、故曰饗、即嘗其飲食之意。二句提以神為主。　此章重祀事孔明一句。

賤而執爨、內而君婦、外而賓客、無一不敬、皆公卿之敬也。享神從獻。尸旅酬。有次第。執爨孔云、饔爨以煑肉。廩爨以炊米。少牢云、饔爨在門東南北上。廩爨在饔爨之北。為俎、謂載牲体于俎。孔碩、言牲体之肥腯也。燔炙、疏云、量人云、凡祭祀制其從獻脯燔之數。然言從獻者、謂既獻酒、即以此燔炙從之。特牲云、主人獻尸、云上、凡逆妻稱君婦、妻曰女君。疏云、九嬪贊后薦徹豆籩。是后

主供籩豆由后能清静篤敬戰戰為豆甚多若鶴騄不
恭則不能也有司徹云宰夫羞房中之羞于尸侑主人
主婦皆右之司士羞庶羞于尸侑主人主婦皆左之注
云三羞所以盡歡心房中之羞其籩則糗餌粉餈其豆
則酏食糝食庶羞羊臐豕膮皆有胾醢房中之羞內羞
也米在右陰也庶羞肉在左陽也彼大夫賓尸尚有二
羞明天子之正祭有二羞矣天子庶羞百二十品則內
羞亦多矣東西互對飲為交東西邪行錯綜至飲曰錯
特牲主人酳尸主婦亞獻賓三獻畢主人遂酌以獻賓
賓飲獻爵主人飲酢爵遂以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酬賓



又自飲再酌飲賓賓奠觶于尊南至旅酬乃舉其觶酬
長兄弟兄弟遂自飲更酌于東方之尊以飲長兄弟長兄弟
卒觶酌于西方之尊以飲受旅者而飲賓及衆兄弟交
錯以徧皆如初儀祭統曰尸飲五君洗玉爵獻卿尸
飲七以瑤爵獻大夫尸飲九以散爵獻士及羣有司皆
以齒卒度卒獲不言從獻之初而乃言獻酬之事者蓋
旅酬時舒氣解顏不復如向之嚴肅也到此而終無失
禮喧嘩從前之敬可知矣神保是格與下神保是享蓋
如是而后可致神之來格來享也語意通重在此下慶
福俱不重此與上章即享祀妥侑也祭飲而曰嫌

語者古者于旅也語禮也
孔熯者自入祭時至此時言之觀下文則此為飲福受
胙時也通前奉祭之誠敬而以此括之見格神之由極
有關鎖致告致神意也孝孫以下皆嘏詞齊者截然不
亂稷者敏于趨事匡者不邪中規中矩勑者不怨執玉
捧盈嚴云不言錫福而言錫極者人君能建其有極
則五福備矣錫云者猶言天誘其衷也
交神明之終即逮羣下之始受祝告送尸徹饌燕私四
事有次第既備者禮終三獻既戒者樂終三闋莊訓為
告即告終之意發二既字上徂賓之位是孝孫主祭時
酳尸之位此徂位之位是阼階上西面即未祭時分列



之位神無言故曰致尸有言故曰傳尸在門外則疑于
臣故迎尸送尸皆以門內為節疏云祭儀云樂以迎
來哀以送往箋云神安歸者歸于天也儀禮主人
之俎佐食[illegible]之尸俎則佐食徹而有司歸之賓俎則有
司徹而歸[illegible]祝及兄弟衆賓之俎則皆自徹而出拜賓
于門[illegible]留歸賓俎而不敢淺所以尊賓也主人
以胙俎豆籩[illegible]之庶羞燕族人于堂主婦以
祝豆籩及姑姊妹之俎燕內兄弟于房所以親親也
為嗣宗曰尸出入奏肆夏天子之禮也考之儀禮大射

公卿即康、叔肆夏、則天子畿内公卿得奏、亦未可知。郊
特牲云、大夫之奏肆夏也、由趙文子始也、是諸侯之卿
大夫、不得奏也、
祭時在廟。燕當在寢。燕祭不同樂而云皆入者、歆、詠、異、
樂、器、同、也、後、祿、對前既受福而言、神嗜六句、抑揚着、正
分疏前祿後祿。順者順于理、時者、適其時、盡承既順且
時言、勿替引之、就祀典說、此意揔在上數節内、却借慶
詞點出、上言福壽只、少得說子孫、又就此處補完、遂與
我微滲漏、諸父兄弟、昔本一身、假廟之典所謂尊祖敬
宗、亦以展親睦族也、燕私二擧、至恩旁洽、太和流行、實



為受福之本、非備說也、
序曰、刺幽王也、政煩賦重、田萊多荒、飢饉降喪、民卒流
亡、祭祀不饗、故君子思古焉、　嚴云、楚茨信南山甫田
大田四篇、唯楚茨首章二句、言當時所見、餘皆全述古
事形容、其田野脩治、年穀豊穰、祭祀礼樂之條、燕飲威
儀之美、言之反覆而不厭者、蓋詩人遐想太平之盛、田
家之樂、惆悵羨慕、恨不生乎其時、所以傷今而思古也。
蘇云、凡詳言之者、皆思而不得見之詞也、下三章倣此
郝云、農事國之根本、祭祀國之大事、洪範以農政[illegible]五
行、周官以三農先九職、洛誥以明農序正父、自后[illegible]肇

祀、不窋失業、公劉古公、纉理力田、遂拓丕基、子孫守先
訓、力農奉祀、以此占國運興衰、故后稷配天而生民作、
文武功成而思文頌、二叔不才、乃詠七月、幽王、宗周
滅、乃有楚茨大田、平王東遷、九廟墮、乃歌黍離、皆推本
農事不忘先業也

信南山

此詩力農奉祭之意、較楚茨尤重、粢盛[illegible]犧牲、初[illegible]
先後、而以黍稷為主
正義曰、甸之為字、既訓為治、音又為乘、以治其地、使平
成田、則訓為治、以方十里、出兵車一乘、故又音為乘也、



地官小司徒云、四丘為甸、甸六十四井也、　原隰主[illegible]
百畝、原隰之功、于人尤大、田、即經營經理之事、井田[illegible]
先王所定、公卿特世守之、未嘗有所經畫也、　周禮、百
畝為夫、夫間有遂、遂深廣各二尺、遂上有徑、十夫為井、井
間有溝、溝深廣各四尺、溝上有畛、百夫有洫、洫深廣各八尺、
洫上有塗、千夫有澮、澮廣二尋、深二仞、澮上有道、萬夫有
川、大水通流、非人力所治、故不載其廣深焉、川上有路、
遂在井之内、周遭一夫之田、溝在井之外、周遭十夫之
田、洫澮川倣此、其水則遂達于溝、溝達于洫、以次而達
于川、以皆蓄洩、備旱澇、此言東南其畝、自遂達于溝言

之也。順地勢水勢之所宜者。凡地西北高東南下。水遊高而走下。一夫之田。四面有遂。一井之田。四面有溝。遂之入溝非東即南。故云南東其畝。但遂橫則溝縱。遂縱則溝橫耳。　疆理不是一定。只是在外為疆。在內為理。如就一夫論。則遂徑為疆。中間畝畝為理。就十夫論。則溝畛為疆。中間遂徑又為理矣。推而至于萬夫。則一成之外川路為疆。中間澮道洫塗遂徑皆為理矣。　馮嗣宗曰。古之治田者。大抵因地勢水勢而為之。其在東者。謂之東畝。其在南者。謂之南畝。故曰南東其畝。朱傳。畝壟也。壟即是今之田。非必其中之高處也。古有遂溝洫



澮川以通水之流。有徑畛涂道路以通車徒之行。切不開田之畔。更有所謂畝以防水也。若防水之丘。討必不廣。彼郤克欲使齊盡東其畝。乃何疑于晉之戎車乎。而賓媚人責以無顧土宜。何不云不顧水防乎。　又曰。或謂田事喜陽而惡陰。東南向陽。則茂盛。西北傍陰。則不實。亦未必然。竊意人道貴陽賤陰。故只云南東。如陶潛云。農人告予以春及。將有事于西疇。是畝亦可云在西也。

雨雪以時。斂藏發育得其正。故能生成百穀。　陸農師曰。燠則雲暘而異。寒則雲陰而同。故曰同雲。　彭蠡林曰。俗云。蝗產于地中。至春夏而出。若冬有雪。寒氣逼之。深入于地。一雪入地三尺。三雪入地九尺。故三白為豐年之兆。語曰。冬無積雪。夏無餘糧。亦見其時陰陽和。風雨時。故冬春雨雪。遍調如此。優。餘裕也。渥。浸漬也。霑。漑潤也。足。充滿也。俱以土膏之饒洽言。生成百穀中。要見粢盛俎豆。推是乎在。方見薦宗廟之意。

疆埸二句。重在黍稷。不必分。頂上兩章來。而上兩章意直至此章始完。獻尸。即以安以侑是也。獻賓特牲饋食禮。三獻尸之後。主人亦有獻賓之禮。不指尸酌酢賓獻賓。乃以為神也。



秋祭瓜熟。因并獻之。非薦新之謂。不宜與黍稷對說。班孟堅曰。在野曰廬。在邑曰里。說文云。廬。寄也。春夏居。秋冬去。　周礼。場人。祭祀供其果蓏。

祭以清酒。從以騂牡。亦主在黍稷。而犧牲從之。　苾苾芬芬。正黍稷惟馨之謂。　按特牲祭以清酒。是既灌迎牲也。執其鸞刀三句。是用牲于庭也。是蒸是享。是升首于堂也。朱子曰。天地陰陽之氣。交合成人。氣便是魂。精便是魄。到得將死。熱氣上出。所謂魂升。下体漸冷。所謂魄降。所以祭祀燎以求諸陽。灌以求諸陰也。問祖先已死。以何而求。曰只是以我之氣。承接其氣。便是有求的

道理古人于祭祀極重直是要求而得之商人求諸陽
便先作樂蕟散即陽氣以求之周人求諸陰便焚燎膋
蕭以陰氣求之 陳祥道曰濁莫如五齊清莫如三酒
祭祀有五齊以神事之有三酒以人養之也 毛氏曰
騂牲周尚赤也鸞刀刀有鸞者言割中節也毛以告純
也血以告殺膋以升臭合之黍稷實之于蕭合馨香也
孔氏曰鸞即鈴也刀環有鈴其聲中節 又曰享于
祖考謂納享時君牽牲入廟將殺授享人故謂之納享
祭義云祭之日君牽牲既入廟中麗于碑卿大夫袒
而毛牛尚耳注云麗猶係也牛毛尚耳以耳毛為上也



特牲云割刀之用而鸞刀之貴貴其義也聲和而後
斷也 取血在殺之先取膋在剎之後皆亨夫事也此
時猶未端止以其殺牲時所取故帶言之全不重求
神于陽
血膋以上既滌迎牲事也苾芬以上既奠升臭事也合
之所謂孔明也烝享即爲熟之謂兼黍稷在內不兼酒
說蓋上章清酒只用以求神也
序曰刺幽王也不能脩成王之業疆理天下以奉禹功
故君子思古焉 朱子謂曾孫古者事神之稱不必專
指成王然詩以曾孫田之配維禹甸之又下文受天之

祜及清酒騂牲之禮謂非王者之事不可序尤未必無
據
鄒潜谷曰信南山思古農政也

甫田

郝云此詩叙述之詞只隨文說去不必拘其先後總是
力農奉祭而大意主於勸農故章中多歸美之詞見得
神不可不祭而祭神亦以為農也唯其為勸故于或耘
或耔黍稷薿薿之時髦士於是乎烝社方田祖之祭于
是乎舉左右旨否之味于是乎嘗茨梁倉箱之富於是
乎卜農夫之慶於是乎歸三復詩詞可想見其旨焉



首章可見賦斂之常周給之仁巡視之勞勸相之勤重
自古有年句歲取十千舉收數之多以見豊登氣象原
非以制民之產取民之制立說今適三句正有年之兆
也 箋曰倉廩有餘民得賒貰取食之所以紓官之蓄
滯亦使民愛存新穀 傳曰尊者食新農夫食陳 又
曰介舍也禮使民鋤作耘耔閒則于廬舍及所止息之
處以道藝相講肄以進其俊士之行
祈報皆一時事即盛夏青苗祭也而祈意較重歸功于
農即歸神之功溥惠于下即溥神之惠 孔氏曰后土
者地之大名也 鄭云社者五土之神能生萬物者以

古之有大功者配之、祭法共工氏之霸九州也其子
曰句龍能平九州死以配神祇而祭之、 曲注云祭四
方謂祭五方之神于四郊也勾芒在東祝融后土在南
蓐收在西玄冥在北是也此祀在秋并言四方蓋秋成
報功則揔祭社為陰祀其犧用純黑色其方祀各以其
方之色也田祖謂神農始教造田謂之田祖先為稼穡
謂之先嗇神其農業謂之神農殊名而實同也 我田
既臧應黍稷蕤〻說報者報此祈者祈此也祈甘雨匹
以大蕤〻之苗也 孔氏曰以長物則為甘害物則為
苦 月令仲夏之月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



民者以祈穀實是夏原有祭也若必秋成報賽則秋穀
已實矣何事于祈
曾孫來止即首章之令適南畝又提起言之以者曾孫
以之也不重婦子饁左右嘗旨否不但是上下相親亦
有甘苦相同之意不怒根善有來克敏自不怒中來蓋
和悅之中而鼓舞感激之道存焉久見髦士能休勸勞
意
茨梁坻京此秋收時公私遠近之入執非曾孫之利乃
前既曰農夫之慶而此復曰農夫之慶見其以農夫始
終也是所以勸也常享有年之慶便是萬壽無疆非祝

其年歲之謂
序曰刺幽王也君子傷今而思古焉 愚謂一成之田
百取十萬取千什一以稅之三年餘一九年餘三又取
陳以食之勞相之暇閒進其髦士以使之就學養而教
之也天下豐樂莫不尊親自古至今已非一日而不可
復見故反覆敘致不能自已焉

大田

此篇之所重者在於若曾孫而究竟曾孫之所以若者
非農夫能若之也蓋農夫之能為者不過既種既戒俶
載南畝使至庭碩止耳不能使蟲之必去也不能使澤



之及時也今以蟲則去以澤則周此皆曾孫平日事神
溥天有以致之故遂言報賽之事為景福之祈上章則
曰農夫之慶而此章必歸德于上耳
田大則高下先後各有所宜故須擇種箋云季冬命民
出五種計耦耕事脩耒耜具田器 既備就今冬言乃
事就來春言覃耜二句遂〻相承法也庭是不拳曲碩
是不低小凡教士女充國用于是乎在所以豐年為順
曾孫之欲若即如其意之謂也
苗生盛則苗害不可不除四既字二不字俱自苗時而
要其成功言然宜輕過只與起苗害當除上 方房也

牙生於中、若人之房舍、甲者、以在米外、若鎧甲也、曲
祖之去蟲害、根君御田祖來　孔氏曰、食禾心爲螟、言
其奸冥冥難知也、食禾葉者、言假貸無厭、故曰蟘、食禾
節者、言其貪狠、故曰賊、食禾根者、言其税取萬民財貨、
故曰蟊　淮南子曰、枉法令則多蟲螟
自古旱蝗、雖是相因、然雨澤無時、可少若說蟲害既除
所以望雨、使多窒礙　天將雨則地氣上騰、蒸爲溫潤、
浸浸萬物、不須根君祈甘雨來。　雨我公田、不重先公
後私、只雨澤以次均沾意　不穫穉五句、皆緣豐穗之
故、極極言之



曾孫四句、與甫田不同、彼是勸農夫之勤。此則嘗君上
之心、彼是耘耔之時、此則收斂之時也。一耕一穫、皆來
親視四方、是知小民之依歸、重祭而受福上、禋祀四方、
蓋以報成之富、圖田祖去蟲之力、上天與雨之功、亦四
方之神、禦災捍患之助、故賽禱之、　朱子曰、賽者、報豐
年、禱者、祈景福、凡祭四方、東青南赤、西白北黑、　景福
不外田祿意
姚承菴曰、前篇是祈年之祭。故曰以我齊明、與我犧羊。
蓋黍稷猶未成、不用以薦也、此是報成之祭、故云以其
騂黑、與其黍稷、蓋黍稷既成、始用以薦也

序曰、刺幽王也、言矜寡不能自存焉、
鄭云、幽王時、田野荒蕪。民離散。犬戎蠶食。漸逼豐鎬。
不敷年而化爲禾黍、此大田諸詩所由作也。
鄧潛谷曰、幽王失政、而楚茨作、仲尼故及王政之所本。
而受之以邠雅、明變之可正也。

終

# 詩備小雅卷之十

竟陵　公永鍾天錫纂著　男伯夏鍾橫　文張鍾青選　編
慈水　爾賡馮元飈　爾弢馮元颺　仝校

瞻彼洛矣

此詩會諸侯而因講武、當與車攻詩例看、彼東都之行。本為朝會、而詩之作、則為田獵、此洛水之至亦為朝會。而作詩之意、則重講武、通詩関鍵在一作字、安不忘危。安乃可久、看一保字、福祿如此、現前治安之福也、萬年家邦、則久安長治之道也。

言講武而先稱洛水之勢者、所謂據天下之雄圖、都六合之上游、是以扼天下之朝宗也、自古都會、必居大川之側、以四方朝貢漕輓為易、如在渭之將豈水東注灞禹貢所列貢道、此意可見、君子至止、見鎬京之止、非不可以那居、而必朝會東都、以布德振威之意、福祿如茨、說人心歸附、天下治安上說、作字不是訓練諱習、此大司馬之法也、只是天子親御戎服、自然張皇震疊、而能潛消天下不軌之心。

次章君子至止下、要補福祿意、



三章福祿、亦指會同說、天子以天下為家、故曰家邦、疏云、韎韐、是蔽膝之衣、合韋為之、以茜染之。大夫以上祭服謂之韍、士無韍名、謂之韎韐、玉藻云、一命縕韍幽珩、則士亦言韍矣、彼註云、子男大夫一命、以子男大夫故言韍耳、士正名韎韐也、鄭氏以君子為諸侯世子、未除喪、士服入見者、名因此也、　毛云、天子玉琫而珧珌諸侯璗琫而璆珌。大夫鐐琫而璆珌。士珕琫而珕珌、　珧璗甲也、黃金謂之璗、其美者謂之璆、〻紫磨金也、白金美者謂之鐐、珕蜃屬、而不及璗、用其甲以飾、

序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能爵命諸侯、賞善罰惡焉、



都云、昔周公營洛都、朝會巡狩、以明賞罰、故立政曰、文子文孫其克詰戎兵、以陟禹之迹、方行天下、至于海表。周有不服、成康既沒、周道寢衰、久曠盛典、宣王中興、復古、詩人有車攻之頌、幽王嗣服、荒于酒色、嬌康不正、父子相傾、賞罰僭濫、武備不修、會同遂廢、故詩人觀洛水而思先烈也、周京密迹西戎、故諷以作六師、慮有夷狄之禍也、保家室、諷太子中后之事也、保家邦、知西周之將亡也、君子至止、諷以朝會也、福祿、諷以賞善也、戎服佩刀、諷以罰惡也。

鄧潛谷曰、瞻彼次大田何述、幽失政而大東鍾鼓作矣

諸侯矣、周旣東遷、六師虛備、儀衛耗矣。故受之以瞻洛。
矣不朝矣、即朝不戰、難矣。故受之以桑扈、蓋易終而有
既未濟、明水火之有交也、雅亡而有瞻洛裳華桑扈鴛
鴦、明上下之有交也、剝窮而反、剛窮而通、風終于豳、雅
復之豳、其義一也

裳裳者華

此篇見天生全才、以佐明時意。文章與威儀、皆中藏所
發應。以末章作主。
葉葉相承而光顯、君臣相得而益彰。此篇意也。洛邑
剝而之子覯、則制治保邦之長策、足以對求治之心、故



傾倒無留恨如此、一見便使人悅樂、必有所以感動
于人者。便含下威儀本德在內。
芸黃亦有文章燦然之意、有章就著之交際者皆是、如
湛露之豈弟。蓼蕭之龍光。采菽之匪紓、桑扈之藩屛。
六轡沃若、亦見升車攬轡、閒有節有度、便是飭儀謹度
處。
左宜右有、只借以形容無所不可之意、處之各當爲宜、
出之不窮爲有、末二句所謂表裏相符者也、
序曰、刺幽王也、古之仕者世祿、小人在位則讒諂並進、
棄賢者之類、絕功臣之世焉、

鄭云、昔周公之訓曰、故舊無大故、則不棄。子孫賢則世
官、否則世祿。幽王之世、女謁內嬖、皇父家伯、澤小欲覽、
而耆舊如家父萬伯等、皆不得進用。世家子猶或有論
人所傾服、而不得黜處。有文章而不得福慶、有車馬而
不得顯用。故末章追頌先臣功德、似鼓其子孫而諷王
所用之非人也。
王伯厚曰、裳裳者華、與賢者功臣之子孫世臣與國升
降者也、王朝則周召二公、夾輔王室、家父仍叔二雅舊
人歷幽王之亂、平王之遷、猶在也、侯國則晉之九宗、遂
之四氏、與封建之法相維持、欲漢之武宣、羣魏之荀何。江



左之澗倫、唐宋之崔柳。豈世臣之謂乎。

桑扈

此燕詩也、燕時所見者、重一個匪敖戰難之心、則匪敖
之切于平日、樂胥之度、則匪敖之所形也、匪敖雖主敬
言、惟敬能和、正是一陝可愛可樂處、故曰君子樂胥天
祜之受、萬邦之屛、皆以是也、
屛者捍衛之、勿使侵侮、翰者植立之、使無傾覆也、戰者
收斂之意、難者畏愼之意、見其在國在朝、只是此一點
匪敖之心。故功雖高、終不驕、情雖通、終不肆也。　蘐賦
箋曰、兕觥罰爵
曰、兕善觸、故先王之罰爵、以兕角爲之

爵也、古之王者與羣臣燕飲、無失礼者、其罰爵徒觶觵
陳設而已。其飲美酒、思得柔順中和、與共其樂、言不憮
敖自淫恣也、
記曰、燕礼者、所以明君臣之義也。故上下竭力盡能以
立功、是故國安而君寧。上下相和而不相怨也。
序曰、刺幽王也、君臣上下、動無礼文焉、

鴛鴦

通章重萬年上、蓋天子不難于福祿、而難于悠久、惟萬
年、則足以享此福祿矣、前取興鴛鴦、後取興乘馬、愛之
至也、



鴛鴦匹鳥、弋者每獲得之。似亦取福祿既同之義。考
之古今注、鴛鴦水鳥、雌雄未嘗相離。故常戢其左翼、乃
君子以萬年而享遐福。亦有相離不相舍之意。上章且
泛言福祿、就彼言、次章宜字、自我享福祿言。
艾字後宇、只說福祿有以養其身、有以宰其身、如云一
身之間皆安富尊榮之福為之培植保定也。斬芻曰摧
飼粟曰秣、乘馬為人所養、亦人所安、故以取興、
序曰、刺幽王也、思古明王交于萬物有道、自奉養有節
也、
嚴云、先王之時。入澤設爵皆有時。殺胎覆巢則有禁。舍
圍掩羣。皆所不為。故其民漸被仁政。皆有仁心。鴛鴦待
其長大能飛。乃執畢以掩之。有得有不得焉。張羅以待
之。待其自入。皆不盡物之意也。德及禽獸如此。宜其壽
考而福祿也。
鄭氏曰、戢其左翼、明王之時。物不驚駭。又云、古者明王
所乘之馬、係于廄、無事則委之以莝。有事乃予之粟。愛
國用也。奉養之節如此、宜其久于福祿也。
鄒云、幽王暴虐。水陸飛潛、無不盡取。殺胎覆巢。鳥乱于
上。刳膺取之。而刈管用之。民窮財盡。是以大乱。故詩人
思古明王、而托鳥獸以比也。



頍弁

玩末章詞旨哀傷。必非盛世之詩。而朱子不從小序。則
幾乎伐木行葦之篇矣。故始為情至之語以款之。終為
危迫之語以動之。前重蔦蘿二句。後重此末二句。
首言與燕者、其弁頍然、是賦體、亦實指伊何、又起下二
句為興也、　孔氏曰、爵弁、士祭服。皮弁、即我冠、非常服
也、惟皮弁上下通用、　孔、天子諸侯朝服以宴、天子之
朝皮弁、以日視朝、　伊何是問何人斯、故下應以兄弟
匪他何期是問何期約、故下應以兄弟具來　儀礼、男
之子、內兄弟也、姑之子、外兄弟也、　淮南子、兔絲無根

而生茯苓抽兎絲死蔦蘿附松栢以生猶兄弟親戚附
天子以為親非惟情相固結其勢亦有與國同休戚者
鄭氏亦云女蘿兎絲喻諸公非自為尊託王之尊王明
則榮王衰則微　奕奕憂之狀憂則心遊不定故以為
無所薄怲怲即楚詞所謂憑心也天倫之樂既叙天下
事孰有善于此者故曰有臧
陸農師曰說文霰稷雪也言其霰粒如禾大戴礼陰氣
勝凝為霜雪陽氣勝散為雨露樂酒今夕君子維宴易
曰日昃之離不鼓缶而歌則大耋之嗟與此同意
序曰刺幽王也暴戾無親不能燕樂同姓親睦九族孤



特將亡故作是詩也　嚴云幽王之時危亡已迫而不
自知族人與國同休戚心竊憂之而無由進其忠告故
因王不燕樂同姓藉以為詞而告以敗亡之戒非砍王
燕樂之也
郝云未動以危言而曰樂酒今夕君子維宴如後世款
兵四合而帳中夜飲亡國之慘千古一轍杜甫所謂東
方漸高柰樂何者也長歌可以代泣頍弁之謂也

車舝

此詩燕樂新婚㥁悳音來括一語思而迎者迎以德
也見而慰者慰以德也

德音以相內助理陰教言果其來也則窈窕淑女君子
好逑固不在好友之下矣摸擬樂事之詞要見進叙意
婚姻以時故曰辰列女傳引詩作展彼碩女　碩女以
德故大　箋曰平林之木茂則耿介之鳥往集為喻人
有茂美之德則其時賢女來配之與相訓告改脩德教
雖無宇不重謙意重在相樂之情上蓋兼新婚之極而
無以為情只覺物之輕德之薄耳　臭以配己助德非
較德也故望其如此　孔氏曰人燕飲欲與賢者同之
若非賢德則不樂矣上言雖無好友以己為主故云已
無賢友此言無德與汝以彼為主故云已身無德　喻



義曰共牢而食合巹而酳所以合体同尊卑之義
心寫即好爾無射飲食歌舞等意
高山景行興令德仰止行止興慰心慰心即释飢渴之
望遂燕樂之情也此之謂兼叙始終　黄東發曰景行
大路表記蓋斷章取義唐明王孝經序云有景行先哲
之詩似以景行為人心向往之塵宇遂有景慕之說皆
始于明皇之誤
朱克升曰正小雅有鹿鳴以宴羣臣有常棣以燕兄弟
有伐木以燕朋友而獨夫婦缺焉則此詩亦燕礼上下
通用之樂歟

沈仲容曰、禮云、婚禮不賀、人之序也、又曰、娶婦之家、三
月不舉樂、思嗣親也、新婚安滑有然耶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褒姒嫉妬、無道並進、讒巧敗國、德
澤不加于民、周人思得賢女以配君子、故作是詩
崔仲凫曰、幽王昏亂、法家拂士斥矣、所信惟婦言、故詩
與其改德于賢女耳、　嚴云、時褒姒方寵、而大夫更求
淑女以配王、則疾之甚矣、凡樂彼者所以惡此也、詩人
羨淑女而不羨旨酒嘉殽、則今日不安其飲食之節可
知、言無與而猶歌舞、則今日非無端之痼疾可知、



青蠅

蠅有二種、蒼蠅能遺蛆于俎豆中、青蠅則善點污人物、
変白為黑者也、雖其營營往來、尚止于樊、行且入乎几
席盤盂之上矣、言不可不慎也、　首章之、之、重在營營
二字、後章之興、重在止字、云豈弟者、有優容不斷之意
讒言之所以得入、未必不由此、故耳
交亂四國、明讒之釀禍遠、構我二人、明讒之兆端微、蓋
讒之始、先構于二人、而漸及于四國、故詩窮本以刺焉、
欲王杜其聽之端也
序曰、六夫刺幽王也　蠅能污白為黑、如讒人之譖也
善類、驅去復還、如小人之易進難退、故以取喻、

傳曰、言止于樊、欲外之令遠物也、
前漢昌邑王傳曰、王夢青蠅之矢、積西階東可五六石、
以問郎中令遂、遂曰、陛下慎之、詩云、營營青蠅、止于藩、
豈弟君子、無信讒言、陛下左右讒人衆多、如是青蠅惡
矣、註、惡即矢也、
詩說又云、青蠅、厲王之世、讒言繁興、君子憂之而作、

賓之初筵

序曰、衛武公刺時也、幽王荒廢、媟近小人、飲酒無度、天
下化之、君臣上下、沉湎淫液、武公既入而作此詩也、飲
酒悔過、朱子本韓詩也、今從之、



通章重勿、俾太息一句、飲酒者、常始治而終亂、正坐不
知此耳、故極醉者之狀、而終因以戒之、
先王將射、必先行燕礼、既安賓、然後改縣以避射、既旅
然后張侯及弓、既耦、然後拾發求勝、礼節詳明、人心忽
飭、其飲酒所以正威儀也、其中未射將射既射、只疊疊
說下、不必分先後、謂飲而後射、射而復飲也、　賓、如司
馬司射、三耦衆耦皆是、肅敬齊一、而不喪德喪儀、故四
兆、僭、　既設將改懸也　孔氏曰、天子宮懸階間、妨射
位、故改懸以避射也、鄉射礼、將射、樂正命弟子贊工、遷
樂于下、琴瑟之樂、尚遷之、明鐘鼓之懸、則改矣、大射不

言改懸者、諸侯與臣行礼、皋三而而已、不具軒懸、東西
懸、在西階之外、西階之間、有二建鼓耳、東近東階、西近
西階、又無鐘磬、不足以妨射、不須改也、射夫兩人為
一耦、天子六耦。諸侯四耦。大夫三耦、多者為衆耦、註衆
耦拾發、拾更也、射者更代發矢也、　儀礼曰、卒射、司射
命設豐、弟子奉豐升、設于西楹之西、勝者之子弟、洗觶
升酌奠于豐上、不勝者、進取觶、少退立、卒觶、進奠于豐
下、註云、豐形似豆而卑、祈、求也、求中以辭爵也、　鐘鼓
既設、只重設、不重遷
奉祭事不甚重。〃下而祭飲上。　徐云、純嘏以上、主人



獻尸也、奏爵能以上、子孫獻尸也、奏爵時以上、賓客獻
尸也、各獻內。俱有尸酢之爵。即是祭飲。非如劉氏所謂
飲在祭後也。　秉籥而舞、與笙鼓相應、以祖功宗德著
之聲容、故可相通而相感、聲音節奏一依礼之先後也、
第故曰洽礼、有不至、非洽于畢、即八于籥、故惟至而後
有壬有林、盖以既至為主、而以壬林二字足之、非形容
既至之實、錫福句輕、與祭者、有子孫焉、皆樂于趨事、洗
觶獻尸、各展其能、及尸酢受飲、遂卒其爵、此是子孫之
有事于祭者。無一人不飲也。助祭者、有賓客焉、賓手挹
酒、將以獻尸、室人、乃賓客中所使令佐餕食者、亦為賓

加滿其爵、非自獻尸也、酌彼康爵、以奏爵時、單就賓客
言、賓獻尸而尸飲手二、尸酢賓而賓飲手一、此見賓客
之與祭者。無一人不飲也。
莊子曰、以礼飲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亂。　劉安成曰、酒
非有過、飲者常至于過也、飲者之於初筵、亦未有過、其
終既醉、則不能無過也、公之自悔、亦慎始如終而已。豈
必廢飲而後免酒禍哉。凡人以恭敬為主。而恭慎者。反
有拘迫之形。反是。又入於慆慢而無節。故必曰温〃其
恭。及〃抑〃、謂在未醉時、尚能矜持、言周欲中規、折歡
中矩、擬而言、議而動也、至幡〃、雖欲顧礼、不可得矣、



載號載呶、口容之不謹也、屢舞僛〃、身容之不正也、側
弁之俄、首容之不直也、捄〃、是傍若無人、傞〃、是不知
人事、總是極盡醉者之狀、既醉以下、是嘆悔之詞、　孔
嘉一句、實見其不可不令儀耳、且嘆而且戒之也
反恥以上、設法以防之、式勿六句、致告以恐之、三爵二
句乃叮嚀以戒之也、總是防醉者之過、監察其惡、史書
其過、一察一書相為副貳、故曰佐、非謂監所不及、史則
書之也、淳于髡說齊威王曰、賜酒太王之前、執法在旁、
御史在後、監即執法、史即御史也、　徐云、式勿毋俾都
是不醉者慈中事、式勿從謂、盖人至醉、則勿從與言、雖

欲持以告之醉者而不可得。想見他羞愧情狀。目不能視。心不能安。分明揣心跌足之態。究然在目。此等皆非實語。全在摹寫意況上着神。　飲酒間動容之失。固非而安言之得罪于人尤甚。故復以言語為戒。　山無草木曰童山。故羖羊而無角曰童羖。　王藤云、君子之飲酒也、受一爵而洒如也。二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已退。

禮春豕為礼。非以為禍也。而獄訟益繁。則酒之流生禍。也。是故先王因為酒禮。一獻之禮。賓主百拜。終日飲酒而不得醉焉。此先王所以備酒禍也。



徐云、衛敦堰也。康叔衛始封之君也。放依沈湎。而武之意念深矣。賓筵之作。其真能率由祖宗之訓者歟。夫武王誥康叔。木以禁其飲也。而反曰洗腆致用酒。曰飲食醉飽。曰自介用逸。武公因酒悔過。宜其痛絕之也。而反曰飲酒孔偕。曰酌彼康爵。曰並受其福。而先王所以備酒禍者。要自有在。非必尹孝養耆者。燕射祭享。而一切廢絕之也。故曰太上因之。其次利導之。其次教誨之。其次整齊之。最下者與之爭。周衛二武。其知此義也夫。

傳曰、林君也。箋曰、壬任也。謂卿大夫也、諸侯所獻之礼既陳于庭。有卿大夫。又有國君。言天下之福至。得萬國之心。此從序刺幽王說。

魚藻

此詩不從小序。較天保猶為渾厚矣。首言樂飲。末言安居。提要見治安氣象。而以在鎬為一篇骨子。見其一人御極而業不偏安也。

詩故云、萍藻魚之所庇。烟冒所不加處也。故水靜止。則萍藻生焉。　魚養于此。乘流唼波。數見其首。數掉其尾。言得所也。豈樂飲酒。太平無事。明良相遇。所謂樂以天下也。那居、即汗與優游之慶耳。不止以飲酒說。

呂氏曰、魚藻之詩。與孟子所謂惟賢者而後樂此。不賢



者雖有此不樂也。及王制旱乾水溢、民無菜色。然後天子食日舉以樂之義同。

序曰、刺幽王也。言萬物失其性。王居鎬京。將不能以自樂。故君子思古之武王焉。　嚴云、水深則魚樂。今淺水生藻。而魚在焉。既露其首。又露其尾。至依于近蒲之藻柳又淺矣。猶言魚在于沼。亦匪克樂。喻民之促窘迫也。今幽王方在鎬。豈樂飲酒。有那其居。若不知危亡將至者。然民失其所。而王樂獨能久乎。孟子所謂雖有臺池鳥獸。豈能樂哉。後序以在鎬字。遂以為思武王。不知在藻之有危意也。

采菽
通詩以彼交匪紓一句為主見錫予之宜也
錫車馬以分氏族也同姓金路樊纓九就異姓象路樊
纓七就是也錫衣服以別官階也玄衮以錫上公及黼
以偏列侯是也此皆先王待諸侯之常制
戚沸七句序其来朝之儀而末一句則驗其至也須見
侯度整飾有喜幸意正見其既至不容無所予也
入覲獨言赤芾邪幅者蓋覲君將以行礼芾為膝衛謹
拜跪也幅以束脛利趨蹌也　毛云諸侯赤芾邪幅幅
偪也所自偪束也　鄭云太古蔽膝之象也冕服謂之



芾其他服謂之韠以韋為之其制上廣一尺下廣二尺
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脛本曰股邪幅如今
行縢也偪束其脛自膝至足故曰在下今之布襪是邪
幅之遺制　匪紓句最重由外而看透他心事不專指
儀度說　錢曰古者天子之賜諸侯也以禮樂樂之乃
後命予之也天子賜之神則以福祿申重之所謂人謀
鬼謀也
殿邦聚福樬根匪紓来　三軍之後曰殿鎮重之義也
平平者辨而不離治而不亂樬見威儀整齊意所謂
追琢其旅也帰本諸侯上

天子葵之言天子能度諸侯之心而忠赤見知于君也
優游是非出於畏威懼罪勉強不得已之意亦見不
獨在朝儀敬在道亦敬矣此與便便左右句皆用意點
綴觀外生議言外想見侯之樂一不可美如此
序曰刺幽王也侮慢諸侯來朝不能錫命以礼數徵會
之而無信義君子見微而思古焉　孔云即舉火戲諸
侯事也
歸云采菽之錫予其物有加其意歡然如此而誠不動
物四國不至者未之有也又云所以待彼者厚則匪紓
之交應矣是臣下之忠敬天子之所予也故曰彼交匪



紓天子所予。
角弓
序曰父兄刺幽王也不親九族而好讒佞骨肉相怨故
作是詩也　杜鄭曰人情恩深者其發怨至者其求
詳夫戚而不見殊孰能無怨此角弓之所為作也　篇
中相怨相瘉之兄弟即讒佞之兄弟也必窺王有猜薄
之隙而中之故歸之於君子有徽猷爾無胥遠也一讒
入而喻之曰老馬喻之曰猱喻之曰塗曰雨雪可謂形
容殆盡。
鄭云詠親親而以角弓比所以為刺時赤色彤弓周人

所尚、以詆貴處也、角觸也、以比不睦、弓屈強之物、以比王驕亢也。角弓張之則來、一弛便去、兄弟婚姻親之則近、一疏便遠、言當有黽勉同心之意、孔氏曰、冬官弓人以六材為弓、謂幹角筋膠絲漆也、此言角弓、蓋別有角弓、如今北狄所用者、弛則体反、若不泄槩、不復任用也、

下三章、柳楊說重工化上、人性無常、惟上所歸、衛叔寶云、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況弟兄之間乎、雖或以不善相加、遺不與出於過誤、吾惟以慈念撫之、推量容之、則弘忍所化、怨毒俱消矣、若斤斤繩



墨、不少假借、彼以逆來、吾以逆往、情散而不屬、嫌搆而目深、惡稔禍積、何時已乎、所謂景星慶雲、妖氣屬鬼、皆自一念之寬容始、詩言綽綽有裕交相為瘉、民之無良相怨一方、負可謂熟于人情者乎世故者也、綽綽有裕、形容天性敦睦寬容包涵情景妙絶、若彼此遞相責望、已自緊急迫狹了、豈不交相為病、

兄弟相遠、根于受爵不讓、不讓則爭、爭則怨、怨則甚、乖之大抵小人之種、不可一日無官、又不肯各安于官、傾危擠摔身位俱喪而後已、至于已斯亡、一語千古小人結局如此、

老馬章、形容受爵不讓意殆盡、見不量力而爭進不止未有不敗亡者、如食宜饇、如酌孔取、正諷以知止意、雖然、民性雖薄、而轉移之柄、豈在他人哉、故下文欲其以徽猷教之、

劉氏云、先王有至德要道、民用和睦、正其五品、為之孝友、此之謂徽猷、

蘇氏曰、雪消于見晛、言王族之相怨毒、王苟有意綏之、斯釋然解矣、夫薄道猶雨雪也、徽猷猶太陽也、喻渭柳之遠如此、

驕者、遠兄弟婚姻之本、玩綽綽有裕、正驕之反、蠻髦



謂以夷狄之道待之也、就九族不親、倫紀敗壞上講、

詩故云、相怨一方、兄弟乖戾、出亡在外也、

錢云、爵酒爵也、嚴云、失意杯酒之間、以亡其身、如田蚡灌夫是也、坊記云、觴酒豆肉、讓而受惡、民猶犯齒、

詩故云、老馬識道、引駒而行、數數反顧、恐其失路也、王為諸侯宗主、可不顧其後乎、

禮大傳曰、人道親親、是故有上治下治旁治之道、是故有合族屬治際會之等、今若此詩所刺、周之宗盟安在乎、

菀柳

序曰、剌幽王也、暴虐無親、而刑罰不中、諸侯皆不欲朝言王者之不可朝事也

三章俱相戒勿朝之詞、後予極焉、後予邁焉、所謂甚蹈也、曷予靖之、靖字不必深言、只相率來朝無有梗化、亦所以靖王室也、至曰居以凶矜、則有慄慄畏禍、不能自靖之意

郝云、楊之垂者曰柳、柳倭也。柔脆之木。喪車亦曰柳。日酉亦曰柳。昧谷謂之柳谷。蓋頹敗衰亡之比。鳥飛雖高、不能附天、易之小過象曰、剛失位而不中。不可以大事。有飛鳥之象。名謂君子行不可過乎恭也。



都人士

序曰、周人刺衣服無常也、古者長民衣服不貳、從容有常、以齊其民、則民德歸一、傷今不復見古人也、

舊說爲思文武盛時、非也、玩詩詞似是及見都人之盛者、詩故以爲厲王流竄、文物墜失、詩人想見昔日都邑之盛。而作是詩、理似近之、蓋先王所以齊民俗、辨等威、莫先於衣服、王都八方人萃。習尚易雜。明王端好素發、則邦畿首善、貴家大族、不敢競浮華以傷雅道、四方所以取正也。幽厲奢侈。都人化之。士女游冶。齊首袨服如後世高髻大袖之謂服妖。詩人所以興刺也。

各章以彼都人士昇說。所思在彼。所傷在此也、　篇中言臺笠緇撮、綢直如髮、有桔座下里意。言充耳琇實、言謂之尹吉、有貴家大族意。總是言盛世之人、貴賤俱佳謙淡皆好也。　狐裘黃黃、是言當日服飾之盛、所以可思者、全在不改有章四字上、蓋世道人心、於是乎流露爲、各章即不止言此、而莫非此意也、　行歸就今日說萬民所望、不今日追想之詞、當日不知也。言昔時之美如此、今一往而不可復見矣、倘得行歸於周、再覩昔日之盛、豈不爲萬民所望乎。望乃快睹意。望在彼、則厭在此。可知。　正義曰、禹貢有島夷卉服、彼卉者是草之摠



名、但島夷居下、濕而常服之、此臺草之一名、名卉也。前裘則冬所衣。此笠則夏所用。

緇布冠制小。故言撮、言明王之時、儉且節者。解不著玄冠。而著緇布之意。　孔氏曰、常武曰、王謂尹氏、昭二十三年、尹氏立王子朝、是其世爲公卿、明與周室爲昏姻也。韓奕云、爲韓姞相攸、言汾王之甥。是姞與周室爲婚姻也。又宣三年、左傳云、鄭石癸曰、吾聞姬姞耦、其子孫必蕃。姞吉人也。后稷之元妃也。言姬姞耦、明爲舊姓、以此知尹氏有昏姻矣。既世貴舊姓。昏連於王室。家風不替。是有禮法矣。　傳、厲帶之垂者、　疏、昭四年、左傳曰

其父死於路、已為蠆尾、言蠆尾自舉也、故以為盤魚者
尾捷然、似婦人髮末曲上卷然也、禮斂法斂髮、而有曲
者、以長者盡皆斂之、不使有餘、而短者若鬢傍不可斂
則因曲以為飾、故不同也。 不曰人之有餘、而曰帶則
有餘、不曰人之可羨、而曰髮則有旟、當時之寬舒、今日
之迫促、俱可想見、

采綠

通詩總是思念之情、末二章則思中之模擬也、方采綠
而思髮之局曲、則歸沐之情景可想、五日六日、不足大
約言之、韔弓等、總是無往不與之俱、皆意中事。所謂詩



中景也

徐云、此詩與卷耳載馳同体、俱是托言。毫無事實。古人
每借以況大都若此

序曰、幽王之時、多怨曠者也、

鄭云、人情者。聖王之田、男女居室、人之大欲、古者用民
之力、歲不過三日、新昏三月不從政、恤其私也、今使其
家室睽離、征婦銜怨、故聖人錄是詩以明王道本乎人
情爾

黍苗

自古興大事、勞大衆、行者鮮不告勞、而無不切懷歸之
想者。此詩而言我行既集。蓋云歸哉、若有欣然致役之
意、見當時由怨苟無功于周、而宣王封之、勞民動衆、怨
讟必所不免、吾以知宣王之能任賢也、 總重召伯勞
之一句、下章謝功之成、王心之寧、皆本于此、 營之謂
區畫董治之也、成之謂鼓舞激勸之也、成功包城池宮
室寢廟門社等、原隰泉流、下文復抽出言之耳、 謝功
莫大于疆理、相其原隰、因高而高、因下而下、使皆可田、
只是辨土宜、意泉流就溝洫言、資灌溉也、然疆理中事
既平既清、則賦稅有出、旱澇有備、而富國足民、宣王賢
賢親親之念、用是慰矣、故曰王心則寧、 周禮、稍人掌



稼下地、以瀦畜水、以防止水。以溝蕩水、以遂均水。以列
舍水、以澮瀉水、

沈仲容曰、黍苗與嵩高相表裏、但黍苗詞格簡要、作于
行役士庶、嵩高鋪敘宏闊、作于名公鉅賢、所謂山林臺
閣氣象、迥然自別、

左氏傳曰、襄十九年、季武子如晉、晉侯享之、范宣子為
賦黍苗、武子曰、小國之仰大國也、如百穀之仰膏雨、若
常膏之、天下其輯睦、豈惟敝邑、

序曰、刺幽王也、不能膏潤天下、卿士不能脩召伯之職
焉、

蔡云、兼言營謝平淮之事也、皆南行也、二章營謝

也、三章平淮也、肅〻二句營謝也、烈〻二句平淮也、謝有徹田土之事、淮有撤疆土之事、故末章揔及之、諸說只指營謝言之、存以備攷、

隰桑

遹萬俱是喜之〻詞、其樂何如、是難名其狀、見其非尋常之樂意也。云何不樂、欲自止而非在我所能遏抑也。德音孔膠、鄒陽所謂堅如膠漆。兄弟不能離。易所謂二人同心、其利斷金、同心之言、其臭如蘭者也、遐不謂矣、與中心藏之、有一段不啻若自其口出氣象。展轉諷誦。如見其人。



序曰、刺幽王也、小人在位、君子在野、思見君子盡心以事之、郝云、桑喪也、桑可為衣、喪其衣德也、隰下溼、比賢者處側陋也、

白華菅兮

幽王以妾奪嫡。以孽代宗。而曰之子之遠。俾我獨兮。看夫婦離隔之小〻者、不知此宗社危亡所係、而曰天步艱難之子不猶。〻欲其深思而得之也。　鼓鐘于宮二句、喻宮庭之事、不可掩也。曹氏曰、幽王廢申后、必加以難明之事。人所不見者。而其心本欲立褒姒、則外之所明聞也。豈可掩哉。　鴛鴦非獨比有常。雌雄一德。死不相背。見非如之子之二三其德也。故以為比、　扁石履之而卑者、即程子謂娶失節之婦者。是已失節之意也　許南台曰、水氣夜升而為雲。朝則降而為露。　黃東發曰、露即草木上自然凝結、非待自上而降也。露彼菅茅、當是履露之露。非雨露之露。　徐徹弦曰、滮池在咸陽縣西北、合鎬水、　鄭氏曰、豐鎬之間、水北流、滮必是水名、如訓流貌、池字何以解、　孔氏曰、無釜之灶、其上燃火謂之烘、　陸農師曰、鶖不能沒水、終日停立水之急流處、以伺魚蝦、俗稱信天緣、由其自來而食之也、　楊升菴曰、信天翁、其性食漁、而不能捕魚、〻箋曰、歛左翼



者、謂右掩左也、鳥之雌雄不可別者、以翼右掩左雄、左掩右雌、陰陽相下之義也。夫婦之道。亦以禮義相下以成家道。良、善也、王無答己耦已之善意。而变移其心志。令我怨曠。　毛氏曰、王乘車履石、　鄭氏曰、乘石、所登上車之石也、

綿蠻

揔是無可柰何、而反覆望人。以意氣之事。此詩比體、與碩鼠米芑一例、其初托言于鳥、下只直言己志而已、飲之食之、望其周卹己也、教之誨之、欲其指示己也、後車載之、欲其振拔己也、

陳行之。曰鄭箋以古者卿大夫出行。士爲末介。乃以微賤謂士。恐亡民之困于財力而妻爲者也。或泥後車之載、作干進之言、意干進非懿行也。而况非其時乎。果爾則亦不得爲賢矣。

章小東曰、周之盛也。大司徒以保息六養萬民、三曰振窮。四曰卹貧。五曰寬疾。豈有如綿蠻詩人所思者乎。可以覩世變矣。

序曰、微臣刺亂也、大臣不用仁心、遺忘微賤、不肯飲食教載之、故作是詩、

呂申公曰、綿蠻大夫失位、遠適他國、其過賓之主人、閔



之而作是詩、

詩故云周之盛時。每有遣使往還。必宴勞之。四牡皇華出車杕杜所由作也。及其衰也。士之役役者、則悼道遠而飲食是憂。大夫之所燕者。瓠葉兎首而已。禮意衰薄世道可知矣。

幡幡瓠葉

此詩見其不必佳蔬。殽不必異饌。會略而禮勤。物薄而情厚。具德實意。於是乎可驗。自歌工而指主人。故曰君子、

徐士章曰、豈以燕賓者。魚麗是也。易鼎之彖曰。大亨以養聖賢。薄以燕賓者。瓠葉是也。易損之彖曰、二簋可用享。

鄭氏曰、凡治兎之宜、鮮者毛炰之、柔者炙之、乾者燔之、

序曰、大夫刺幽王也、上棄禮而不能行、雖有牲牢饔餼不肯用也、故思古之人、不以微薄廢禮焉、

古者蔬以芼羹。未聞徒羹瓠葉者。禮有兎羹兎臨。不聞用首者。衰世荒簡景象如此。

漸漸之石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戎狄叛之、荊舒不至、乃命將率東征、役人久病于外、故作是詩也、



曰漸漸者。見所歷之路。石皆巖利。傷人之足。剝馬之蹄。不可以跋履。而且高峻峭拔。非攀援不可登也。今五溪之路、莫不如此、曰悠遠者、謂山窮者水斷之。川盡者山開之。重重相間。遠不可及。豕白蹢、知從前之苦雨矣。月離畢。則又將雨之驗也。人情勞苦如此。何能制勝。孫叢所謂智慮廢而憂患尋也。

蘇氏曰、豕之性好水。而畢之性好雨。豕劇則居陸。駭則涉水。故豕之進而涉波。人之過也。畢得月則雨。月不至則否。故畢之至于滂沱。月之過也。譬之諸侯好亂。而王又以武臨之。是以俱而深謀。阻兵以自放。勢之相激矣

亂遂連而不解。故曰武人東征。不遑他矣。使武人征役
而尚何以及其他哉。蓋亦知誅之而已。此亂之所以益
甚也。別是一說存以廣耳目

苕之華

序曰大夫憫時也。幽王之時。西戎東夷交侵中國。師旅並起。因之以飢饉。君子憫周室之將亡。傷己逢之。故作是詩也。

苕柔脆之草。其黃其青。總無多時。與周將亡也。 詩故云。羊墳其首。山無草也。三星在罶。水無魚也。人食鮮飽飢饉甚也。天下將亂。必先飢饉。而戎馬是生焉。



何草不黃

序曰下國刺幽王也。四夷交侵中國背叛。用兵不息。視民如禽獸。君子憂之。故作是詩

何日不行。盡民力也。何人不矜。盡民情也。

輔氏曰。苕華言國家之衰微。人物之凋瘵。人民之不聊其生。天運窮矣。何草不黃。言士民役使之繁數。征行之無已。上之人視之與禽獸無異。人事極矣。周室至此。無為矣。此黍離降為國風而雅亡也。

序以為幽王征伐不息之詞。 詩故云。幽王之世。鮮所征伐。當即舉火召諸侯師之事也。總是愁恨之詞。曰機車。則兵車不足而取之。其物力之彫敝。亦可見矣。 曾申公後以為極王之世。伐滕薛唐杞諸國。連歲不息。周人苦之而作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飈　仝校

爾弢馮元飈

文王

通詩歸重文王之德，以垂戒後王。四章之敬，則其德之寔也。篇中反覆唱嘆，不過言周家惟有文德，所以受命。後王亦必修其德如文之德，方能保命。故惓惓以念祖為言。丁寧鑒戒，亦是惕以念祖也。他日成王曰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訓，無敢昏逾，其于敬天法祖之學，可謂無間然矣。

章首四句以德受命之大意已盡，下四句不過詠歎之辭。首四句意串中二句，申首四句，重德上。命因德而受者耳。　既曰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曰文王陟降，在帝左右，歸到文王格天之神，正是德之顯而命之所由以時。見周之所造，無非文王也。生前為德，死後為神，神之昭即德之顯處也。德若有愧于天，其神必不靈爽。今曰於昭，德豈不顯。命不違當其時，舊邦未必生色。今曰維新，命豈不時。時者方應其期之謂也。陟降左右，亦是文德與天合一處。　蘇氏曰，陟降左右，蓋聖人先天而天弗違，後天而天奉若，與天如一故也。

首言德之顯，未言所以顯，今既沒而令聞猶不已，正是文王顯德處。首言命之時，未言所以時，今陳錫于周，而福其子孫，以及臣庶，正是文王新命處。陳錫俱根亹亹來。蓋周公告王，欲其着力修德，非但求之窈冥恍惚而已。亹亹即勉勉，須以純一不已貼他。以下六句總是一個陳錫，須重講。福文王福孫子，正所以報文王也。周士孫子之輔，故併及之。不顯亦重修德上。天所以使周士傳世之顯者，非為周士，乃所以為周也。

故世之不顯，當兼周士本身與其孫子言。猶是謀王斷國、內順外威之猶翼翼，即不敢怠荒意。君臣一德，故能熙載代終，以克長世。其顯何如。生此二句亦見天命之有在，聖化造就意輕。惟有此翼翼之猶，以生此王國，則國祚人心皆賴之，故曰周楨，以寧只在治道上看。若論文王無逸之衷，到底不寧，蓋臣道代終，而求寧觀成，有所藉尚安有不寧也者，總承翼翼來。　徐徵弦曰，文王為受命之君，多士為受命之佐，起而應明良之期，生於文王之國，商不得一用，而周得以兼收，蓋有是君必有是臣也。　反覆言多士之為周楨，見脩德不可無輔也。

有欲當時君臣交儆意
穆穆章指出文德之實地為一篇綱領敬德渾然無迹莫可形容故云穆穆有合于天之無聲無臭處凡人內不敬外不莊則必輕躁而淺露深遠之意惟不顯篤恭者有之緝如緝麻之緝光明者敬之本體繼續之使其常惺即所謂不已其敬也神之所以昭聞之所以不已商之所以廢周之所以興文王以之開天後王以之永命下之修德脩此敬也永言配命緝熙此敬也假哉之命即維新之命至有商孫子則取人心來照天命耳服事也用也言服行其職也　曲禮曰𠬝服官政



天當命商使有九有今服于周所謂常也常服黼冔雖是禮尊先代而就中寔寓儆戒意　嚴云洛誥王入太室祼謂以圭瓚酌于爵以獻尸尸受爵不飲灌於地故謂祼　毛氏曰冔殷冠也夏曰收周曰冕
王之藎臣無念爾祖是一篇呼喚精神處前後乂意俱得此提醒
無念爾祖四句總一念字蓋修德以求配命乃其實念處也修德只是一敬永言配命只是一緝熙敬止而多福即在配命之中　徐玄扈曰註中兩自字極妙正與本文自求相應德曰自修命曰自配故福亦曰自求自求者明皇天無親祖宗無權殷之配上帝語意含蓄不說到子孫覆亡益覺凜凜　呂東萊曰王者代天理物操典禮命討之權以臨天下故曰配命又曰配上帝
首章之意是文王即天末章是法文王即所以法天總是天與文王為一但愈言之而意愈深耳殷紂之自絕于天以纖德彰聞之故宣昭義問此所以無遏爾躬也
文之令聞不已本章穆穆來為王之宣昭義問亦由修德永命來不在聲聞上着工夫也有虞殷自天語意連下不屬鑒殷上說非遂以上天之事為興亡之事也若只以廢興禍福言則又何難度之有　儀刑二句不



是另起一頭只是歸結上文語氣有然　叮嚀反覆之意
序曰文王受命作周也
歐陽氏曰周自上世以來積功累仁至於文王威德並著周國自此盛大至武王因之遂伐紂滅商而有天下然以盛德為天所相而興周者自文王始也故序但言受命作周不言受命稱王也
張氏曰文王之於天下都無所與惟正己而已後世疑文王行善以傾紂之天下正猶曹丕語禪讓之事而曰舜禹之事吾知之矣觀文王一篇便知文王之德性文

王之德業國美。更得詩人能述之。

大明

序曰、文王有明德、故天復命武王也、　按此詩二三章、言文王有明德而天命之、四章以後、言武王有明德而天復命之、父子相繼。二聖濟美。功高德顯。故曰大明。通章以明々赫々。贊到不易惟王而以會朝清明與明明相呼應、見天之注意者在天下之清明、而君德不可以纖獨承之也、文之昭事上帝正與赫々之命相貫通。處、武之上帝臨女、正與赫々之命相貫通處、紂以此失。武以此得天人相與之迅、祖宗刱業之難。天位可易據



而四方可易挾哉。故曰不易維王。

明々者、明而又明也、即如武王伐紂、尚有不仁不孝之識、若非念頭上。打疊得乾々淨々、此心靖世安民之念、可以對上帝、對四方、何以會朝之間、即冀永清之烈。故論一人、念々常明、論一代、世々常明也、曰明々在下、少有不明。命便不能常赫矣。雖忱不易、一串說、末二句証以殺之之事、全重使字、使者天使之也、天有權、而人主不得專其權、則難忱不易可知矣。

孔氏曰、紂之母、本帝乙之妾、生啓及衍、後立為后、生受、故為正適、

追本王季太任之德者、本其所生也、　史記正義云自湯以下號商、自盤庚改號曰殷、對周而言、凡國皆商之諸侯也、就婦家言之曰來嫁、就夫家言之曰嬪、維德之行、纘順剛柔彼此兼稱者、有相頡頏之意、

長樂劉氏曰、乾健而不息。坤順以相承。物理自然。形影相附、不可無寔以取之也。　列女傳曰、太任誠一端莊惟德之行。及其娠文王。目不視惡色、耳不聽淫聲。口不出敖言。生文王而明聖。太任教之。以一而識百。卒為周宗。君子謂太任為能胎教。

小心翼々、正文德也、昭事者、以翼々者昭事之也、不回、



懷翼々、而始能不回也、懷字最妙。帝曰予懷明德、文曰聿懷多福、言天人之際、交相與之。有嘿々招來、惓々眷顧之意、　陳氏曰、觀其懷多福受方國、心量何等大、觀其昭事處、無一念不存若天道、不回處、無一念不允協人心、懼何等小、　淮南子曰、堯舜禹湯文武、坦然天下而南面焉可謂至貴矣、然而戰々栗々、日慎一日、由此觀之、聖人之心小矣。

四五六章、歸重武王、一氣滾到篤生句、全以天字貫到底。有命既集、亦一閑目。惟命集。不可無承命之人、故武王不可不生。惟生聖、不可無聖德之母。故天作之合也。

兩在字亦見天意有在之意天命必有所歸後有所集以六百年之商將欲革其命而新之非鑒視之久而眷顧之深固不輕集也鳥止為集有審定之意　周禮大宗伯以嘉禮親萬民

俔天之妹若與天為伯仲然在有純一之德上見妹少女易兌少女曰歸妹文定句婚禮之始親迎句婚禮之終造舟句倒敘法也要看一祥字光字緊承首句來

郝仲輿曰婚有六禮納采問名納吉納幣請期親迎此既卜吉以納幣之禮定之名謂納徵也　鄭氏曰欲其昭示後世敬婚禮也

太任毋而太姒婦故曰纘生文王而又生武王故曰篤

燮有和順意　蘇氏曰兵者陰謀逆德也而曰燮順天應人故也易曰行險而順

侯興者兵之勢也牧野之師形虐而勢實蓋以至仁伐至不仁氣自百倍耳上帝臨女此誤為眾心勸詞以形容伐商之舉一奉天之命而非武王之得已也

煌煌彭彭以氣勢言即侯興之意　檀弓曰周人尚赤戎事乘騵　郝云赤馬白腹曰騵周尚赤殷尚白赤上白下周勝殷之象周人因以為一代之制　曰燮伐復曰肆伐燮則以和言伐之德肆則以威言伐之功惟德順天惟功救世二者相濟而不相悖也　蘇氏曰肆縱也春秋傳曰使勇而無剛者肆之　武城戊午師渡孟津癸亥陳于商郊俟天休命甲子昧爽受率其旅若林會于牧野罔有敵于我師前徒倒戈攻于後以北血流漂杵一戎衣而天下大定

輔慶源曰君有明德則天有明命有王季文王則有太任太姒有王季太任則有文王有文王太姒則有武王有武王之君則有太公之臣讀大明之詩則當知天人夫婦父子君臣之際安危治亂興廢存亡之機如影響形聲之相應豈苟然而已哉



緜

通詩歷敘前世之艱難見守成業者不可不思耳瓜瓞興至緜生止歸云民之初生與瓞生相應民之初生自土沮漆由此而還岐由此而服昆夷由此而虞芮質成大有興起之勢故曰文王蹶厥生以終瓜瓞之比其敘太王獨詳者正欲知創業之難也

緜緜二字不可忽惟緜緜不絕乃能致之是深根固蒂中間不知多少盤根錯節秋實春華乃能致此如今日華夷一統天命維新是個大統局又孰非草昧之初蔓延不絕之所致哉厥初生民時維姜嫄周民之始生也

不窋失官、公劉再遷、周民之再生也、中微復振、若初生
者、然陶復陶穴、俱自民間說、陶窰窟、復重窰、謂鑿之連
者、穴是土室之連窰灶者、一說古者窟居、隨地而造、若
平地則不鑿、但累土為之、謂之復、若高地則鑿為坎、謂
之穴、皆如陶然、以陶去其土而為之、故謂之陶、 朱公
遷曰、夾皇澗過澗、雖云已有家室、但穴處乃立地所不能
無耳、
來朝四句、見太王舉動光明。當開闢去國。而必相土擇
居、規模宏遠種、皆興王之兆、姜女與太王共艱難危、
淳其贊助、所謂天立厥配者也、



周原膴膴、若天造地設以待太王者、所以神人協謀、邑
居可定、 李氏曰、古之建國、必相土地之宜、土地既善、
然後稽之于卜筮、衛文遷楚丘、始曰望景觀、後曰卜云
其吉、是也、
周禮、春官菙氏、掌共燋契以待卜事、注契灼龜之木、士
喪禮曰、楚焞置于燋、在龜東、楚焞即契也、卜者以楚焞
之木燒之于燋炬之上、火既然、執之以灼龜、
慰止左右、居民也、宣畝疆理、授田也、總是執事、末二句、
只重一周字、一說宣道溝洫也、畝度廣狹也、 長樂劉
氏曰、樹藝不失厥土之宜、則地可宣、畝導不失厥地之
勢、則田原可宣、
量地以成邑、度地以居民、司空之職、故先召之、致衆庶
令徒役、司徒之職、故次召之、室家兼廟室門社、但載主
而行、必先安其先靈、故首及作廟、 易萃及渙之義、皆
以王假有廟為言。萃因民之聚、立廟以堅其歸向之
心。所以為懷保之道、渙憂民之散、立廟以收其蕩析之
心。所以為招攜之術、
周禮、鼛鼓以鼓役事、傳云、魯人之皐、皐者緩也、役事以
劮亟為義、故以鼛鼓節之、蓋古者上之使下以仁、常欲
緩而不迫。故名以鼛。下之事上以義、常欲敏而有功。故



節之以鼛而不止、
發曰、諸侯之宮外門曰皐門、朝門曰應門、內有路門、天
子之宮加以庫雉、 朱氏曰、書天子有應門、春秋書魯
有雉門、禮記云、魯有庫門、家語云、衛有庫門、皆無云天
子有皐應者、則皐應為天子之門明矣、意者太王之時
云云、 冢土聚土為壇、植木為主、設壝壇而不屋、所以
通天地之氣而和風雨之交、 今云宜者祭社之名、爾
雅曰、以兵凶戰危、應有負敗、禱之求福宜、故謂之宜、春
秋傳曰、脤宜社之內、
自太王說到文王、歷叙世業、追部王季一段、木拔道通。

中間兼有此意特不明言耳太王始基王迹其内脩外
攘有許多作用在厥問正宜恢拓説犬羊之性乍衣乍
嗔其慍何足以累我哉迨中原勢盛而胡運遂衰正由
世德薰蒸以致如此　蘇氏曰古公之徙于岐周其心
豈忘混夷之怨哉徒以國家未定人民未集姑與之爲
無憾而及其閒暇以修其政令凡所以爲國者既已備
完則夫混夷將不較而自服矣
蹶者如弩斯張發不可禦之意在感靈氣熖上看　蘇
氏曰太王肇基王迹至于文王其始猶國于岐山之下
其地甚狹故孟子言文王方百里起其後既克密須而

國于岐渭之間既克崇然後渉渭作都于豐其地既廣
其所服從之國久衆三分天下而有其二然其政猶行
于西南而已未能及于東北虞芮質成而東北既集矣
　凡言受命必言佐命見君臣一體王者名世相待而
成歆後王偉思以用賢也然予曰四句不甚重只嘆文
王得人之盛耳若歸功四臣便不得模擬之旨
歐陽永叔曰初頌太王遷岐後乃曰虞芮質厥成文王
蹶厥生事不接文不屬如連山斷嶺相去絶遠而氣象
聯絡觀者知其脈理之一也家是文之高致
序曰文王之興本由太王也

棫樸

疏義曰此詩亦胎文王之德使人知周所以得天下之
故也旱麓思齊皆是此意文德在勉勉上看出濟濟正
勉勉所流露而壽考則盛德中久道也　通詩俱就人
心上摹寫聖德
前三章見文德爲人所趨獨言祀戎者以國家大事在
祀與戎奉祀易怠行師易畏此文[illegible]式從[illegible]家重而人
心之易于渙散者故以此擧似非不[illegible]之趣止此二事
也
祭統云君執圭瓚裸尸大宗作執璋瓚亞裸小宰云凡

祭祀贊裸將之事然則太宰助王裸小宰又助之是助
行裸事非獨一人也　淫舟衆楫即胡越同舟之意㗖
無勉强六師趨丈王亦是中心悦而誠服也 擢水曰擢
又謂之楫
天象大而成其文興君德久而成其化　易曰觀乎人
文以化成天下　黄佐曰驟液平析木之津貽田乎東
井之位著乎東方之箕尾淚于南方之天稷此雲漢爲
章也　作人是周王去振作人勿作人化
追琢就是文金王就是質勉勉是綱紀所在重勉勉
爲渇　疏義曰從而擧之使皆有繫謂之綱詳而理之

使皆有所屬、謂之紀、皆是連比之意、而綱無所遺、紀則無所紊也、 語録云、四方在他線索內牽着便動

序曰、文王能官人也、

嚴云、薪楢喻文王養人才、或器使之、或儲養之、無棄材也、崔云、文王作人、外則使其有文、曰追琢其章、內則使其有質、曰金玉其相。

鄒云、文王聖德在位五十年。培植薰育久、兔罝野人、皆為干城。用不乏人。而文王亹亹、統一區別程量、總攬群英、綱紀不倦、如六轡御馬、無不調其遠而盡其材、故曰能官人也。國之大事、惟祀與戎、薪槱祭祀之材也、禮煙



祀天帝、柴祀日月星辰、槱燎祀群神。月令季冬。收秩薪柴、供郊廟百神之新燎是也、周人尚臭、燔柴禮之大者、故以比育材、祭始迎尸入、王以圭瓚酌鬱鬯祼尸、諸臣酌璋瓚助之、故次章言祭祀。三章言軍旅。二者以人心為本、恒情惕共、莫如同舟、涇舟以比共濟。天文莫著於雲漢、物華莫美于金玉、人工莫精于追琢。皆以比聖德經緯人文也、

旱麓

適詩歸重文德。豈弟君子一句最重。蓋天地福祿、種種來遺、和順之氣所凝成、故嚴厲乖戾、便有許多愁惨出來、溫良易簡、便有許多太和凝聚、此豈弟也。在天則和風慶雲。在人則心安體豫。在家則雍雍穆穆、在國則怙冐咸若。在萬世則太和常在宇宙。不期福祿而福祿歸之。自是實理。 以旱麓榛楛比者、人之承福、猶物承天、旱則草木望澤、而生于山足者、得潤厚。故為君子干祿之比、榛可以供爨、楛可以為矢、文武之材、以比聖德。

單穆公曰、旱麓之榛楛殖、故君子得以易樂干祿焉、若夫山林匱竭、林鹿散亡。藪澤肆既、君子將險哀之不暇、而何易樂之有焉、論險哀二字、此文中子所以有帝省其山之歎也。天地變化、草木蕃。況賢者而不樂其生乎。



天地閉、賢人隱、況草木而得遂其性乎。

次章要認註中必字、

三章又言作人之事何也、洪範曰、皇建其有極、斂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言人君能建其極、則為五福之所聚、而又有以使民觀感而化、則是又能布此福而與其民也、蓋聖人之得名位者、豈以其身自斂其祿哉、必使天下之人各修其行、而邪其昌、然後為福也、 全重豈弟上、雷霆一發、潛底震動、此之作、未免動乎氣者也、君子獨以天性相感發、使之手舞足蹈而不知、易曰易簡而天下之理得、此之謂也、

此下舉得神獲福所以終于祿豈弟之葉也享祀內重
豁豈弟之德惟馨之意古人奉牲以告所謂馨香無讒
慝也嘉栗旨酒言其有嘉德也 勞者得為善之利不
虛作德之勤也 求福不回即易所謂受茲介福以中
正也
序曰受祖也周之先祖也修后稷公劉之業太王王季
申以百福干祿焉
鄒云文王以下諸詩雖皆咏文德而事各不同首篇言
代商之事故序曰作周次篇文武之生故序曰文王有
德復命武王三篇言遷岐故序曰興由太王四篇言左



右諸臣故序曰能官人五篇言祀神干祿降福故序
受祖

思齊

序曰文王所以聖也
通章以敬字為主文王之德不外一敬敬與和并涵而
亦臨亦保則和敬之無時不運也
鄒云人心之德主于敬而達于和敬則禮恒恭和則仁
恒愛仁禮存心致愛致敬聖人所以修齊治平消憂弭
患而存神過化之道也
二南之化始于宮闈孚于娌姒達于家邦故首言母妻

之賢和敬藹于閨門而培植深也次言宗公之惠和敬
孚于鬼神而感通遠也次言德雖肅遭大難而不變
次言功妙神化開來學而作人此孰非醞釀于肅雝之
無射而造端于齊媚之徽音者哉噫此其所以可咏也
思齊婦德端莊也思媚婦道和順也即此便是肅雝張
本百男以驗其賢不主效說春秋傳曰管蔡郕霍魯衛
毛聃郜雍曹滕畢原豐郇文之昭也文之昭十六并伯
邑考武王為十八人亦可見其多矣
神之怨恫微而難知非仁孝通乎志意不能人曰家難
而國易使毫厘有愧于隱微寡妻未易刑也況兄弟與



家邦乎舉二端而幽明之理盡是矣俱重文王身上但
盛德自然全不費力惠有藹然相洽意刑有截然相肅
意施德于下曰惠文之敬止惠鮮其繩武追孝有出于
先人想望之外若加之惠者也罔怨恫亦從心精默契
說閨門之內威不能及惟以身作法纖毫無愧隱微之
間若有發刑在側者然妻子之宜與兄弟之和原自相
關故曰至御者迎而治之若庖丁治牛迎刃而解矣君
子以一國為家故曰家邦
肅雍自是文王本體特於宮廟流露耳臨與保則皆常
人之心以形容之妙在二亦字

少上夢雖而正志遐坎而有孚。故曰不瑕。學古有獲。後
詩、則聖便非性生。故不專藉于此。不須純而亦字。
德以已成言、造以用功言、無斁即肅雝臨保意、所謂純
亦不已也、
張氏翹曰、夫聖賢之學成、已成物、然後為功用之全。故
棫樸旱麓思齊三詩、頌文王之德。而皆及于作人也。此
東萊所謂聖人流澤萬世者莫大于作人、所以續天地
生生之大德也。有我言矣。

皇矣

全篇大旨在求民之莫。然莫民者、必明明德之君能之。



故叙太王曰帝遷明德。叙王季曰其德克明。叙文王曰
予懷明德。而中間稱上帝是者。帝省其山。帝度其心。帝
謂文王。總見上天為民而求賢君。若此其切。君人者。必
明明德于天下。然後可對天下仰望之心。不負上天立
君之意。
太王遷岐。殺于畏狄。不知眷西與宅。天固與以安民之
地也。王季受讓。殺于不友。不知篤慶順比。天固授以安
民之任也。文王伐崇伐密。疑于自私。不知以對天下。以
順四方。此孰非求民之莫也。
鑒觀四方、求民之莫二句、重看。下二國字、四國字、西字、
俱與四方應。究度字、顧字、俱與鑒觀應。二國之說、夏商
夏為桀與紂。而太王當祖甲時、紂尚未生也。言商而以
夏配言之、猶崧高義申而及甫也。究度是尋莫民之君。
尚未着太王、說
太王遷岐之事、重帝遷明德句。作屏等畢一以例其闢
闢耳。莫民之德。豈專在此。且此亦人物漸盛所致也。漸
次開闢。則昆夷自避矣。昆夷遁即于開國裏見之。帝遷
乃作屏以前事。串夷句、輕粘帝遷句說。厥配句、帶言之。
與串夷不平、以太王之賢無姜女亦受命。但有之更見
天意耳。
作屏修平。去其死而存其生。落闢攘剔。去無



用而存有用。皆推亡固存。栽培傾覆之理。 所謂受命
既固者。見天命不輕與人。既已畀之。尚迴翔顧視。與非
求民之莫而已。受命既固、言太王也、而朱子云、卒成王
業、是解經活處。 天立厥妃、不專是理陰教之說。含作
對以生王季之意。
帝省三句不甚重、不過欲自太王。說到王季上去。然純
味帝省句。所謂難諶不易。于此信之。惟木拔道通。乃能
體求莫之心。而不負與宅之命。天意乃定在周也。 本
是為君作邦。反似為邦作對。因心四句、正言季之德。而
為天作對之意。言因心、可見聖人但知天命而已。可識

則讓不邀其名。可受則受。不避其迹。無意無必。忘爾汝哉。其于天顯之愛。鞠子之衷。分毫無損。即堯舜禹之授受。其意亦只如此。　張叔翹曰、按王季之友愛其兄者。不拘拘于形迹閒。故曰因心。篤慶錫光。正所以成因心之愛也。

帝度帝貊、猶云天牖其衷也。子貢言天縱、亦此意。泛說為是。或主受讓一事言、度心故受讓無吝迹。貊音故受讓無閒言也。　左氏傳曰、心能制義曰度。德正應和曰莫。照臨四方曰明。勤施無私曰類。教誨不倦曰長。賞慶刑威曰君。慈和徧服曰順。擇善而從之曰比。經天緯地曰文。九德不愆、作事無悔。　徐云、王季上承太王、下開文武。雖有其勤之績、故無事實可稱。詩人頌述、但稱其德而已。又云、盛德在前、而後人不愧其前、曰無忝。盛德在後、而前人不愧其後、曰靡悔。　徐儆弦曰、王季以弟受讓、文王以服事殷、心于文王而無悔、則其德至矣。

受祉、即受祿無喪。施于孫子、即奄有四方。但此處只歸重靡悔之德上。

伐密、玩下文以密地作都邑。分明是有所貪利。故先把文王一點清白的心事說出。看他無畔援、無歆羨。把理欲關頭打掃明淨。毫無覬覦貪得之念。造到光潔之極。



此之謂先登道岸。雖入人之都。奪人之地。然以篤周祜。以對天下。即此是登道岸矣。豈畔援歆羨乎。正與莫民相應。二句亦不平。蓋屬國相侵。昌稱屏翰。周家之威既損。則人將恃讐以無恐。故篤之即所以對之也。篤是篤厚意。對是仰答意。

依字就心說、與不震不動意同。　呂東萊曰、用兵必有根本之地。文王駐兵于國都。以為三軍之鎮。故曰依其在京。　楊氏曰、聖人一視而同仁。則天下無彼我之異。陵阿泉池。皆視之猶我也。與毀其宗廟、遷其重器異矣。

不重在得密地。要重得密人之心。總根對天下來。

文王係人心。不關邑之作不作。但昔在岐周、則人心係于岐周。今在新邑、則人心係于此也。　徐儆弦曰、文王伐密還都程邑、伐崇遷都于豐。今按史傳所載、但言遷豐、不言還程、何與。孔氏曰、太王初遷、已在岐山。此言在岐之陽、是去舊都不遠。周書稱文王在程作程寤。疑此即是豐。後竟徙都于豐、知此非豐者、以豐在岐之東南三百里耳。

伐崇而又本之天命、亦見非私仇也。此因文王有德而眷念之。故上曰無然。此曰予懷。　聲色夏革、皆知識之用。帝則亦非必屏此而空之。第知識不忘則逞而之人

知識忘自順而之天耳要見只在規矩準繩上走如從
心不踰矩之說皆出于無意者
上帝春生而致附者是仁以則其生全也上帝秋殺而
絕滅者是義以則其肅烈也兩四方句家重正見民已
莫意無侮者王師不暴服其德而不敢應援也無拂者
王師興敵畏其威而不敢畔逆也　張七澤曰崇爲仇
方者文王之仇天下之仇也註引史記似只以譖西伯
之事目爲仇國如此則文王之師乃復仇報怨之舉矣
　王藻云聽響任左故不服者殺而獻其左耳曰馘罪
其不聽命服罪故取其耳以計功也　按戰國策魯仲



連曰九侯鄂侯文王紂之三公也九侯有子而好獻之
紂紂以爲惡醢九侯鄂侯爭之強辨之疾故脯鄂侯文
文聞之喟然而嘆故拘之羑里之庫百日韓非子曰文
王砥德修改天下二垂歸之紂聞而患之曰恐伐余一
人乃拘文王羑里皆不及崇侯之譖左傳謂文王因崇
亂而伐之亦不言譖而見伐也崇侯譖西伯獨見史記
周紀豈以詩有伐崇之事而傳會其說耶
序曰美周也天監代殷若莫周周世世修德莫善文
說通名以此詩單述文王而推本其始以見天之篤生
也于帝作邦作對自太伯王季知之作對謂文王之言
天命文王之意自太伯之逃王季之嗣之日已定矣詳
言讓國之事者使太伯不讓則世統不及文王使伯讓
而有以兄避弟之名季受而有以弟先兄之跡太王必
不肯奪嫡王季又豈肯亂宗名必不能及文王維太伯
晦迹于採藥之行王季亦若長兄不返不得已而代主
其宗祧者是王季當日心事止有友兄一念更無世及
之思故能安處其位以開文王國家之慶于是乎篤而
后世亦誦三讓于不衰耳

## 靈臺

此是檃括民樂之詞以爲詩　呂氏云或疑靈臺之詩



叙臺池苑囿與民同樂胡爲以辟廱學校勦入此未嘗
深考三代人主與士大夫甚親游宴之暇御征行之息
從無所往而不與俊髦俊爲樂正司樂父師司成則樂
者國學士之所常隸也夫豈有二事哉
呂東萊曰作臺主于望氛祲觀民俗以察天人之意因
以躋論精神節宣勞佚蓋一抛一張無非事也　箋曰
神之精明者稱靈文王化行似神之精明故稱靈臺不
止神速之說　杜預曰在京兆鄠縣周之故臺也　經
者度地爲基營者植表以識其方位勿亟子來只形容
民之趨事發于中心而無所勉此緣平日父母孔邇之

恩柔非因勿亟之令也。
負西山曰、鹿之在囿、如在山林、魚之在沼、如在江湖。文
王之德及飛鱗、各安其處、此所謂不驚擾也。劉氏云、
鹿易驚易逸、王在靈囿從御非少、不驚不逸、而攸服者
無害獸之心、鹿則信之而馴擾也、 而在宇、是釋宵旰
之勞、而暢茂對之懷意、
舊謂鍾鼓即懸之簴業者、非是、蓋簴是懸小鐘磬處、賁
鏞列于東西序、非置于簴業者、於倫者立號立勳不紊
亂也、於樂辟雍只是以有倫之樂奏是地、和氣宣暢、藹
然可樂、非樂得其地亦非音樂之可樂也



樂之更端曰奏、凡作樂先擊鼓一闋、後奏必自鼓始、故
聞鼓聲而知方奏其事也、要看出民心幸其有此音樂、
惟恐其竟之意、 晉安海物記云、鼉宵鳴如桴鼓、陸農
師曰、剝鼉以為鼓、皮堅厚、鼓聲逢逢然、象鼉之鳴、 說
通云、攷八音之革、皆以牛無用、鼉者鼉鼓象其聲也、故
曰逢逢。 姚承菴曰、即一游息中未必無矇史進規、御
奮我聲之意、
楚榭舉曰、先王之為臺榭也、榭不過講軍實、臺不過望
氣祥、故榭度于大卒之居、臺度于臨觀之高、其所不奪
穡地、其為不匱財用、其事不煩官業、其日不廢時務、瘠
院之地、於是乎為之城守之本。於是乎用之官僚之蹤
於是乎臨之四時之隙、於是乎成之、故周詩曰、經始靈
臺、經之營之、庶民攻之、不日成之、
朱氏曰、王制論學者、天子曰辟廱、諸侯曰泮宮、說者以
為辟雍、大射行禮之處也、水旋丘如璧、以節觀者、泮宮
諸侯鄉射之宮也、其水半之、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
也。故振鷺之詩曰、振鷺于飛、于彼西雍、說者以廱為澤、
蓋即旋丘之水、而其學即所謂澤宮也、蓋古人之學與
今不同、孟子所謂序者射也、則學蓋有以射為主者矣。
蘇氏引莊周言文王有辟雍之樂、遂以辟雍為樂名、



而曰古人以樂教冑子、則未知學以樂而得名歟、樂以
學而得名歟、則是又以為習樂之所也。張子亦曰、辟雍、
古無此名、其制蓋始于此、及周有天下、遂以名天子之
學、而諸侯不得立焉、記所謂魯人將有事于上帝、必先
有事于泮宮者、蓋射以擇士云爾。
楊升菴曰、魯詩解云、辟雍宮名、頌曰、于彼西雍、考古圖
又有胥雍、則辟雍胥雍西雍、皆宮名也、
序曰、民始附也、文王受命、而民樂其有靈德、以及鳥獸
昆虫焉、

下武

通詩美武王之孝孝者通乎古今而無久近貫乎宇宙而無廣狹者也在武王為求德在子孫為繩武在今日為媚茲在萬年為有佐孝之分量固如是也

徐云三后事殷武王伐紂功業不同順逆相反然迹逆而理順事異而心通三后而在牧野之舉必不得以已也故詩頌武王曾無一語道其創基主業恢拓前功而但曰配京求德成王孚永孝思順德嗣服見武王此舉無非曲辟先人克全孝道雖化家為國變侯為王實無分毫與前人謬戾孔子所稱善繼述意本此皆所以白聖人之心迹扶萬世之名教



王氏曰太王王季文王以文德造始于上武王以武功纘終于下故曰下武維周世有哲王哲字理下求德之根

武王恢大統基而曰克配其義可想作奮起也觀三后世德累積已久而醞釀屢尚多至武王之時如拘常守節不鼓起精神為之覲揚則世德之銷沉久矣故作者以述而兼作者也　徐云天下入心不過一理求世德而長與理無違則自相孚郭觀九國敘彝可見王者之信異于霸者之偽也

永孝思而為法立愛皆同良知不異非分所拘也　番

來成王孚下土式與配京嗣服只是一意詩人只要發可孝以纘緒故言不一而足連綿說去不必分三四層也　嗣服就孝上說不可專就業上講　徐云凡人心有私便闇昧不明武王通先人之節以濟天下之安與天下志意流通此其心事如青天白日不忌嫌疑不顧悔吝何等昭明正大故曰昭哉嗣服不但以其變侯作國為能闡揚光大而已

猶天人以形容武王之孝正見創守一道天人一理也只重昭茲二字在武王猶以貽之匪闕後人自為也配京之孝真可謂萬古無極者矣

序曰繼文也武王有聖德復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



嚴云下武者見武王之心尚文而不尚武也

詩旨只重

有聲

豐鎬之遷皆安民急務故兩頌之遷豐而稱武功文王之武也遷鎬而稱辟廱武王之文也此亦微顯闡幽斡旋補救之意

有聲以王靈丕振神武奮揚諸侯懷德畏威四方聞風仰慕暗含伐崇作豐意遹求二句只是視民如傷之心大凡人君舉動出於為民者帝王之盛節出于自為者世主之私心此天理人欲盛衰興亡之攸判也今文先言求寧而後除暴驅殘見得為天下為生民無毫私意

于其閒也。故曰克君。
意重作豊。以武功為張本。直從天命說來。見伐崇非為
作邑計也。
制度狹小。則功易就。似乎棘欲。故表其心曰遹追來孝。
公劉還邠而曰思輯。太王遷岐而曰慰止。王季作邦而
曰順比。自來相承家法。 上言受命于天。此言追孝于
前。
四方、就六州人心言。維翰、如墻賴幹以立一般。即鄹寡
賴之惠鮮小民賴以懷保是也。勿入諸侯字。 徐云、攸
同維翰、勿云至此、則安民之功成、而文王之心慰。蓋文



王三分有二。恪守臣節。安民之功。終其身而未成[illegible]
待于武王也。孟子于文王獨曰視民如傷。此可以見文
王之心。
鄭氏曰、豐時豐水泛濫、禹治之使入渭、東注于河、豐邑
在豐水之西、鎬京在豐水之東。 維辟、無諸侯百姓言
尊之為天子。而政教號令。無不從也。兩言四方攸同。俱
就豐說。然一同于文王。謂作豊以容之也。一同于武王。
即豐亦不能容矣。一以終文之事。一以起武之遷。不相
妨也。 維翰是得人心。此是一人心。所以放遷鎬之由。
章意重遷鎬。辟雍乃遷鎬中第一件事。 記曰、古之王
者建國君民。教學為先。又曰、君子如欲化民成俗。其必
由學乎。 服太于思。只心悅誠服之謂。人知武王之得
天下。在于武功。而不知天下之服武王。由于文德。故根
辟廱為言。 黃佐曰、西而昧谷、東而暘谷、南而明都、北
而幽都、此是四方之極處。又曰、逸周書、豐鎬相去三十
里、隔一水耳、鎬在文王時、已建辟廱、至武王乃始遷都、
維龜正之、見叛業之不苟、所以謹其始、詒厥孫謀、見垂
裕之不輕、所以慮其終、
孔氏曰、豐水猶以潤澤生芑菜、況武王豈不以澤及後
人為事乎、此興覺有味、 曰燕翼子、以不翼則不燕也。



徐云、此詩各章俱說安民。獨此章詒厥孫謀。乃言武
王為子孫立業。不知帝王之視天下也重。而其自為之
輕。若專為子孫計。則后世帝王若秦始皇之築長城。亦
計之非不深。可謂詒厥孫謀耶。又曰為萬世之子孫謀。
即為萬世之天下謀也。
序曰、繼伐也、謂武王繼文王伐崇之功、而光大之也、
徐云、周道親親。禮先繼述。其事莫大于文武。文王繼先。
而武王繼文。首尾四章稱文武者。文始之。武終之也。中
稱王后皇王者。總諸侯而為天子也。文王伐崇作豊而
王業始。武王伐商作鎬而王業成。文王求寧觀成。以始

武也、武王無于豳猶以終文也、故曰繼伐。

生民

序曰、尊祖也、后稷生于姜嫄、文武之功、生于后稷、故推以配天焉、

生民尊后稷以配天、通詩歸重后稷以天為主、承其受孕降生見棄之異、以見其受命于天、是以幼而有志于農、見其性出于天也、長而有功于農、以肇封祀、是又体乎天矣、如此則無負于天生之意、此所以奉配天之際而獲格天之速也、

周人之生、始于后稷、猶曰初生我周云爾、 孔氏曰、禮



古者必立郊禖焉、玄鳥至之日、以太牢祀于郊禖、天子親往、后妃率九嬪御、乃礼天子所御、帶以弓韣、授以弓矢、于郊禖之前、 弓矢者、男子之事、使之帶弓衣、執弓矢、冀其生男也、 嚴云、古無巨跡之說、特司馬遷好奇、鄭氏信讖緯以帝武疑似之辭、藉口為是說、姜嫄無人道而生子、謀于禋而妨于教、莫此為甚、神怪之事、聖人所不語、若詩言巨跡、聖人刪之久矣、今依毛以敏為將事齊敏、而不用其帝為高辛之說、從鄭謂帝為上帝、而不用其敏為拇指之說、合二說而取之、罒以為東矣、孔氏曰、正寢之室在前、燕寢之室在後、側室又次燕寢之旁、生子不于夫之正寢、及妻之燕寢、必于側室、不敢當尊也、

不拆副而全其体、不菑害而免其厄、所謂赫厥靈也、

徐云、因居然生子、而知上帝之寧我康我矣、 一說居然生子、怪之也、

隘巷七句、總見天之所生人不能死、以見其異于常人意。 傳曰、天生后稷異之于人、欲以顯其靈也、帝不順天、是不明也、故承天意而異之于天下。

荏菽等、雖是嘉種、而洪荒初闢、尚雜草萊中。稷兒時嬉戲、即能簡而植之、自有天啓其聰明者、旆旆等、正見非



夫人之種植意。 鄭氏曰、岐知意也、嶷識也、 孔氏曰岐嶷言克是其性智之能、故以岐為有知之意、以嶷為為識之貌。內有所知、乃外能識物、故先岐後嶷。

有相之道一句、通章所重、天所以生稷者以此、稷所以配天者亦以此、因天之時、度地之宜、順穀之性、播種之法、皆所以相之也、黃茂、嘉穀也、黃、土色、洪範云、土爰稼嗇、五穀色多黃、十實字、皆着力之詞、所謂有相之道也、須知此是后稷已為農師而教民之事、封邰是報功、不是主姜嫄之祀、然實為下文肇祀張本、

降種不重教民、重肇祀上、秬秠糜芑就黃茂中抽出以

為酒醴粢盛之用后稷既受有邰之封則邰之内神外
神皆得主之而有周之祀始于此故曰肇祀
載惟而上是未祭時事取蕭而下是方祭時事取蕭以
祭内神取羝以祭外神而内外神又各有尸故又取燔
烈以獻章中為饎吉蠲求神獻尸四項俱要敬得創始
意出 月令乃命大酋秋稻必齊麴蘖必時湛熾必潔
水泉必香陶氣必良火齊必得兼用六物大酋監之毋
有錯貸 周禮夏官註云行山曰軷蓋封土為山象以
菩芻棘柏為神主既祭以驅車轢其山而去之所謂祀
軷



疏義云取蕭祭脂先宗廟也取羝以軷徧舉神也又曰
五祀行最小又最後故舉行祭則餘在其中矣 末句
重一興字謂興後日之來歲以繼后稷今日之往歲往
歲即肇祀之歲以來歲視今則今歲為往耳箋謂以先
歲之物祀之將求新歲之豐年意義頗異存以備耳目
所未及
鄭氏曰祀天用瓦豆陶器質也 孔子曰天官醢人掌
四豆之實皆有菹醢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湆不和實于
登 庶無罪悔就教民稼穡上看言天有率育之意而
稷有粒民之德世世共享其利而不負于天者已非一

日見得居歆之速信非與亶時之故也總歸到后稷身
上去 王伯厚曰取蕭祭脂曰其香始升為酒為醴曰
有飶其香古所謂香者如此韋彤五禮精義云祭祀用
香今古之禮並無其文隋志曰梁天監初何佟之議鬱
鬯蕭光所以達神與其用香其義一也致之殊無依據
開元開寶禮不用
蘇氏曰古者天子祭天地諸侯祭社稷此禮之不可易
者也然后稷堯之諸侯周公周之諸侯也而皆得祭天
此何禮也洚水之後民方阻飢后稷教之播種民于是
獲粒食天實祐之而錫之嘉種及周公遺澤言之變成



王疑之天大雷電以風禾偃木拔及成王啓金縢之書
知其以周公故也將迎周公為之出郊而天乃雨反風
禾則盡起蓋二公之德上昭于天天所以佑之者如此
故堯與成王因天之意而使之祭天非私許之也不然
二公之世賢者多矣而皆不得祭天蓋天命之所不及
故也
傳曰顯揚祖德孝也明示後世仁也以身比爲順也恪
守祀典罔敢失墜周人之祭可謂兼之矣
敦
序曰忠厚也周家忠厚仁及草木故能内睦九族外尊

事黃耇養老乞言以成其福祿焉
通詩未燕而陳設既燕而獻酬飲食焉歌咢焉射祝焉
皆故事也必鋪張言之者見燕有定而情無窮所謂殷
勤篤厚也俱根祭來
興意重一勿字設燕重一莫字懇懇篤厚之意於此已
藹然可掬下皆本此意發出　葦之初生其名為葭稍
長為蘆長成乃名為葦二方字有意言勿得如此方得
如此也　兄弟親戚所以薄者只緣相遠而疏若常使
之姻近情意浹洽則相與燕樂其于肆筵授几自有不
容已者　禮記曰仲秋養衰老授几杖



鋪陳品物曰筵在前下藉者曰席在後亦筵在下席
在上設之以席是重席也少者設席老者則加
几使有所憑㨷御如陳之量人職之宰夫祝饎在前祝
嘏在後俾之使令不乏即礼所謂吏僕也　釋名醓醢
也宋魯人皆謂汁為醓　周礼醢人掌四豆之實　歌
者人歌和以琴瑟也比合也徒則擊鼓而不合樂矣
醓醢四句要見徹于廟者悉登而為燕私之需作于
廟者悉入而為後寢之奏
既燕而射此正燕射也只重歡飲意蓋設法以盡歡惟
恐兄弟一人之不飲也　四鍭既鈞謂矢三亭而射之三
亭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也　孔氏曰射用四矢故稱
三于帶間挾一以扣弦而射也若其君則使人屬矢不
必親挾　校壹曰卒投司射執筭二筭為純一筭為奇
遂以奇筭告曰某賢于某若干純奇則曰奇鈞左右鈞
孔子曰勝者復數則曰若干純復數則曰若干奇
序賓以賢礼所謂當飲者皆跪奉觴曰賜歡勝者皆跪
曰敬養是也序賓以不侮記所謂請立諭言者有常爵
是也
孔氏曰周之先王皆親親而敬老成王承先王之法度
而為主人言曾孫明先王亦然也此不對祭畢說



引者率引之義謂在前相導之翼如鳥之翼謂在旁扶
持之也　凡壽而神氣倦昧于所處急于所行則雖
壽久不吉故攸好德然後考終命此即所謂景福　坪
雅云周官王燕則膳夫為獻主臣莫敢與君抗礼令此
曾孫維主則以尊事黃耇所謂祖割執爵而酳所以為
厚也　禮曰酒所以養老也
傳曰序賓以賢言賓客次第皆賢孔子射于矍相之圃
觀者如堵墻射至于司馬使子路執弓矢出延射曰奔
軍之將亡國之大夫與為人後者不入其餘皆入蓋去
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點揚觶而語曰幼壯孝

弟耆耋好礼不從流俗修身以俟死者不在此位也蓋
去者半處者半序點又揚觶而語曰好學不倦好礼不
變耄勤稱道不亂者不在此位也蓋僅有存焉



# 詩觸大雅卷之十二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張錢青選
德水　爾賡馮元飈　仝校
爾弢馮元飈

## 既醉

序曰太平也醉酒飽德人有士君子之行焉

鄭云成王之世周道嘉隆朝野安定祭祀以時燕饗以禮君臣相悅臣子頌君昭明其德景福萬年室家咸宜胤祚永昌所以為太平祝頌而寓箴規也朱子以為荅



行葦意義亦可相通不必更以為非大意時感恩祝頌之詞祝意不外祚胤所謂景福者此也所謂昭明此也所謂令終所謂有俶者此也但始令意未申而代公尸口語以致之耳

鄭氏曰王祭宗廟旅酬下徧群臣至於筭爵故云既醉

在意曰滿謂之飽德　福一也自其享嘉和順者言謂之景福自其光明盛大者言謂之昭明有融高朗又自其昭明者極言之也在今日為善始要之于久為善終

萬年言其久非祈以壽也總重在有俶

疏義云光輝盛大受福之氣象也　黃氏曰昭明有融

高明而皆以福言者大抵不受福者厤墊于六極中而受福之君爲赫赫之命所爵是以安富尊榮身顯名著治化洽洽乎孫繁衍其光明俊偉氣象自然耳

朋友攸攝見君臣一德孝子不匱見父子一心然重君子上朋友之敬亦君子之致孝乎之孝之君子之孝也

將祭之先筮其臣之吉者戒之使之助祭謂之賓客之謂之朋友上揖字作咫字下揖字是檢揖其身如卒度卒獲之類

孔時就主祭言不跛不數進退陟降時措得宜也

按儀禮迎牲之前祝先酌酒奠于神席前在鉶羹之南



祝祭告[illegible]迎尸入至廟尸而旅酬主人嗣子入尸執前所奠之酒飲之以致傳付祖考之意嗣子乃洗爵酌尸嘗於酬告成之後而其誠心著祝祭迎尸之始故曰不匱

祭義曰奉薦而進其視也懋其行也趨以數又曰孝子之祭其立之也敬以詘其進之也敬以愉其薦之也敬以欲退而立如將受命已徹而退敬齊之色不絕於面此所謂孔時也

南都賦曰聖皇之所逍遙靈祇之所保綏由其禮物之盡美也故錫之以祚由其嗣子之盡孝也故錫之以瀸亦楚茨類報之意故曰類室家之壼見福所疑聚潤而遠秘而不可窺意如豐屋之蔀么可醜高明之瞰亦可惧也那能承得福祉

萬年景命已屬孫子而孫子之有祚正君子之福故仍歸重君子永命上福而曰被自其數錫言曰僕自其依附言

孔氏曰以僕御必附近于人故以僕爲附

孫子無窮之稱直督後世在當以嫡爲天子者言方與景命有僕相應

洪範五福一曰壽二曰富三曰康寧四曰攸好德五曰考終命

丁氏奉曰古之說詩者謂既醉備五福萬年壽也景祚



富也室家之壼康寧也高明有融攸好德也高明令終考終命也而穎乎瞻謂既醉非徒享五福而已必將有以致之

鳧鷖

李氏曰繹尋繹前祭燖其酒食以燕之也

徐云繹續也明日又祭之名商曰肜周曰繹

陳氏曰謂之又祭而不謂之享以尸猶有鬼神之道也

輔潛菴曰賓尸者以賓禮燕尸也

黃東發曰天子必取孫列之諸侯入爲卿大夫者爲尸故云公尸

徐儆弦曰按楚茨鼓鐘送尸神保聿歸則祭畢之燕尸不與也尸何以不與

以其象神故不敢留而轉為次日之燕也燕於次日廟
以尊尸也尊尸所以尊神也
孔氏曰鳧鷖水鳥居水是常故先言在涇後從下漸至
于高不常處也　南越志鷗在漲海中隨潮上下頗知
風雲若羣飛至岸必風　陸農師曰鷖鳧屬好没鷗好
浮
來如董子所謂福祿自來之來成就也言福祿來成就
乎尸也為猶助也言福來扶助之也下者自上而下易
辭也福祿攸降以前日祭祀言福祿來崇以今日燕飲
言則前日之福今積而高大矣無後艱只泛說言今日

福祿之隆可保於永久非言其後日為尸也
序曰守成也太平之君子能持盈守成神祇祖考安樂
之也　據序與詩意原無所關而想其燕尸之時從容
諷詠太平光景藹然可掬真有神人胥悅之象此當於
言外滑之
鄭云內外非一祭非一尸首章鳧鷖在涇動而浮象
天神之尸也天主氣故曰清曰馨天生故曰成二章在
沙靜而宿象地祇之尸也地主形故曰多曰嘉地作故
曰為三章在渚渚小丘象山川社稷之尸也主蕃滋故
曰滑曰脯禮卑天地故曰下四章在潨衆也象群主九
廟之尸也故曰宗崇嚮備禮故不言酒殺上祀禮尊故
曰崇五章在亹門也凡繹皆於門每歲春夏門尸有事
祭象五祀之尸也小祀尚飲食故曰欣曰芬禮尤卑故
曰後

假樂

朱傳謂答鳧鷖是也
序曰嘉成王也義名不悖推本其始言之非成王無此
氣象通詩感德祝誦之詞若歸重顯顯令德等句是規
誨而非祝誦矣名與答鳧鷖之旨自相矛盾余謂盛世
雖美不忘規只間間敘述而其意自在如首章言可嘉

可樂之君子以顯德受祿於天則意已足矣以下皆以
臣子之心揚厲之也保右命即已受之祿也申之受祿
之無已也已該下文是所謂千祿百福也子孫又百福
中之最大者耳子孫雖其多而千焉億焉子孫雖其賢
而穆皇焉宜君王焉子孫患其愆忘以壞舊章而率由
焉威儀抑抑則藏者可知德音秩秩則蓄者可知無怨
惡以率羣匹則蕩平師濟之盛矣如是可謂受無疆之
福長享四方之綱矣然且君總攬以燕其臣臣進規以
勗其君都俞之中不忘吁咈此極治之世太平之休也
非人力之所能必也故反覆致意焉

德何以曰顯、言其明而可見也。即洞開重門以照八荒
意若疑聖疑神使人不可窺測即不得謂之令矣只在
宜其民人上見。 徐士彰曰、宜民、政教之善也、宜人、舉
措之當也、所謂無得罪于群臣百姓是已、
穆穆、是德之溫恭、皇皇、是德之粹美、宜字暗與上章宜
字相照。 徐玄扈曰、作聰明者、狹小前人制度、好逸豫
者、棄置祖宗成法、繼體守文、出此入彼、故言不愆不忘
文選云、從政洛於故蹇、播憲稽乎遺風、即此謂也、 姚
承菴曰、先王之舊章、動以法度繩下、最人所難儆、故易
愆、最人所敬憚、故易忘。 箋曰、天子穆穆、諸侯皇皇、威



王行顯顯之令德、得祿百福、其子孫亦勤而行求之、得
祿千億、故或為天子、或為諸侯、言皆相勗以道。
威儀德之隅、德者德之著、抑抑、秩秩、總脩德之驗、 大
凡守成之君、必資多賢之助、故弁及用賢、須玩率由二
字。人情相拂則怨生、相反則惡作、其原皆本於私意、故
老成之見多不便於英主、粗魁之說或見惰於自賢、蓋
乎所謂姑舍汝所學而從我、則怨惡所由來也。如漢文
帝能容臣下守法、亦可謂得率由之意、受福無疆、言膺
不言久、要看一受字、以君德為本 宜民宜人、受祿於
天、是得人即是得天、受福無疆、四方之綱、是得天所以
得人天人相同如此
之綱、頂上說、燕及即在綱紀之中、媚就心言、勿本燕字
來、此是臣子自家忠蓋不解攸塈、乃曰其媚心所發、惟
心愛之、故欲其如此。 徐儆弦曰、臣則欲其燕及、民則
欲其依塈、至天子則欲其不解、而猶欲其愛君、此可以
識詩人之意矣。 呂東萊曰、泰誓友邦冢君、酒誥太史
友、內使友、則朋友者、合百辟卿士言之也、君燕其臣、臣
媚其君、此上下交而為泰之時也、泰之時所憂者怠荒
而已、此詩所以終於不解於位、民之攸塈、蓋皋陶賡歌
之意也、



後二章舊說俱作王嗣、似未妥、詩人之體絶而復聯、[illegible]
而更起、不規規牽滯文義、況致祝之詞乎、毛氏鄭氏俱
就王者說為是、

公劉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成王將涖政、戒以民事、美公劉
之厚於民、而獻是詩也、
蘇氏曰、周自后稷始封于邰、傳至不窋而失其官、竄于
戎狄之間、再世不顯、其孫公劉、復脩后稷之業、始居于
邠、故名公稱之以教成王、猶周公之詠七月也。
王氏曰、周之有公劉、言乎其時則甚微、言乎其事則甚

勤稱時之甚微以戒其盈稱事之甚勤以作其怠此召
康公志也。
謝氏曰周家以忠厚爲家法此詩六章皆曰篤公劉者
厚之至也。
思輯用光是遷都之志餱粮弓矢俱遷都之備蓋先有
以蓄民之財而后可以用民之力見不輕用其民也。
大抵人處患難而懷安萬無振奮之理公劉當不窋失
官竄身戎狄念民之未寧國之未振不肯安於戎狄之
陋而日夕焦勞故匪居匪康不獨在西戎時爲然即遷
邠依京何非此念其思之深遠如此故武備具而后决



遷焉夫豈一朝一夕之故哉。 思輯句不平僻陋在夷
民惴惴焉恐侵侮之被加渙散携貳而國勢因以式微
輯而和之正用以光而顯之也。 弓矢三句形容遷國
時聲靈赫奕防衛森嚴本意原不重足兵上 按公劉
遷國在太康之後少康之前毛云諸侯之從者十有八
焉
廼字爰方字俱透露篤民意
尚正胥原之事間以既庶三句只要見邑居未
守時民情已相安如此民安而后居可定也甫胥原而
即三曰既一曰廼又曰無永歎見從者如市遷者忘勞
少則復降四字正見他上下山原之勞凡夫形勢之高

處地勢之下處俱要審察以觀其風氣之萃聚然後可
以定都無辨土宜意舟之以玉家文德也爲后日鞞琫
治化之具舟之以容刀嚴武備也爲后日勘定禍亂之
資
逝彼四句與上章相土不同蓋上之相土已自相得此
溥原以定都矣而欲作爲邑居又須詳覽其形勢
言言四句久見當時陟降多瘁于躬而四方賓旅不通
於國安民定國則大政當施而播遷多艱利病紛錯則
庶事又當延攬共議所以營室如此其周也曰于時謂
即于此時舉之不待永日。



古者宮室既成則舉落祭祭畢而燕故曰落成之燕曲
禮大夫濟濟士蹌蹌執豕用匏然[illegible]當時物力未豐自
應如此無訓儉質意但在後人不[illegible]不思其儉質耳
徐云凡創業君臣與守成異承平既久階陛森嚴君臣
之分不患不明特患堂廉九階上德下情不相諳悉故
燕主于導和創業之君與其臣披榛斬棘沐雨櫛風奚
啻家人父子上下之情不患不通特患分義未明祖率
簡易如漢初飲酒爭功醉或妄呼擊柱故燕主于辨分
周之詩一則曰嘉賓式燕一則曰不醉無歸而此時獨
言君之宗之各有所重

呂氏曰、公劉之為君久矣。于此始曰君之者、言公劉之藉屬其民、上則皆統於君。下則各統于宗。其相維蓋如此也。古者建國立宗。其事相須。春秋之末、晉執蠻子以畀楚。楚司馬致邑立宗焉。以誘其遺民、而盡俘以歸。當典刑廢壞殆盡之時。暫為詐諼之計。猶必立宗焉。前乎此者可知已。

孔氏曰、公劉還邠之時。凡土皆非已有。故美其能廣長之也。　景岡相觀、不必相承、總是辨土宜以授民田之事。景者審其方面、使田畝有一定之向、岡者、察其形勢使田畝得高下之宜、相陰陽、則寒暖得宜、遂生成之美。



觀流泉、則灌溉有資、無旱澇之患。　賦因田出。即未必如周禮井邑丘甸以出軍。或如小司徒云、徒役無過家一人足大國三軍三萬七千五百人而止。故曰三軍。不盡民以為兵也。　鄭云、大國三軍。家之副丁為羨卒。公劉遷豳。民始從之。丁夫適滿三軍之數。無羨卒也。此從卑字起義。然于公劉軍制無關。當是重本息民。止立三軍而不起家之副丁。如後世耳。古者寓兵于農。名正此意。税因田定。原隰宜因。故須度徹。未必如周禮之百畝井田自唐虞有之。夏商因之損益。什一而税。是即徹也。此周家啟徹法之初也。度其夕陽二句、推廣言之、亦不外上文意。

帝王世紀、公劉從邑于邠。詩稱于邠斯館。今新平之東有豳亭是也。止基、見不惟君有所都、而民各有所安意。乃理、見不惟足國、而且以阜民意。爰衆、是安民之効。視向之庶繁、為益加矣。爰有、是養民之効、視向之積倉、為益盛矣。而終之曰止旅迺密、芮鞫之即、知此時風氣日開、編戶日衆、規模日廣、有方興未艾景象、周家王業、已肇于此。　兩岸對居曰夾、一面臨水曰溯。

陳氏曰、七月言先公風化。公劉則言建國君民之事。風雅之不同如此。



泂酌

序曰、召康公戒成王也。言皇天親有德、饗有道也。　興意、以無源之水、猶資于用、豈有德之后、不為民依乎、平淡美之。正所以戒之也。若曰、民常父母乎。亦可以佚我、民常我歸我息乎。亦可以背我叛我、侯王自悟。而公不言也。

大凡君之與民、勢位遼絶。惟樂易乃有箇近下愛民的意思、而民之休戚得以相通。故曰豈弟君子、民之父母。

蘇氏曰、流潦水之薄也。然苟挹而注之、則可以餴饎、言物之無不可用者。是以君子之于人、未嘗有所棄。

猶父母之無棄子也。

卷阿

卷阿一詩，召康公之善于引君也。欲啓之以用賢圖治之誤，而先之以壽考福祿之盛，言之曲而盡也。欲啓之明良相遇之機，而托之以鳳凰梧桐之喻，言之婉而切也。欲啓之以招採賢俊之道，而寓之以車多馬閑之旨，言之微而彰也。細味語意，婉轉含蓄，大得諷諫之旨，但不必緊緊推原，似少和平之氣。篇中彌性句最重。國家當太平盛際，可樂惟此時，可慮亦惟此時。召公從来遊而歌，因歌而矢音，雖不言盛衰倚伏之機，而君臣交儆之意，隱然言外。



泮奐、逍遙閒散之意。如氷之泮，如水之奐，形神俱釋，無粘滯係累意，優游從容閒暇，無促迫意。此爾之游也，爾之休也，未必其似先公也。　張叔翹曰，穆王承昭王不復之後，車轍馬跡，徧於天下，正可與泮奐優游對照及看。　性即孔孟所謂性，彌滿也。滿性之量，必至命無不善。先公酋、百神主，純嘏常，皆在此內。俾字甚有力，便含下脩德用賢意。

蘇氏曰，昄大也，章著也。人君土宇大而且著，其厚甚矣。此含百神受職意。主酋，為鬼神依附之謂。

黄佐曰，爾受命長，斷就成王身上說，謂受命之已久也。或云曆數自文武，故曰長，恐未是。　按成王即位，共三十有七年。無逸謂三宗後人君，類皆短折，其稱祖甲享年之永，亦唯曰三十有三年。然則成王即位十年以後，三十七年以前，皆可謂之長，無疑也。況初即位，為三叔武庚所擾，必不暇為卷阿之游。今曰泮奐優游，茀祿爾康，亦可見其歷年之久，非復小毖訪落彷徨恐墜時比矣。　沈仲容曰，按竹書紀年，成王游于卷阿，在周公治成之後三十三年也。　茀祿康，即坐享太平之謂，此正今日之純嘏，在常保之而已。



馮翼孝德，彌性之資，須重到以引以翼，上四有字，見師師濟濟，之以待用之意。　通解曰，召公戒成王，於詩則曰馮翼孝德，於書之召誥則曰無遺壽考，以用賢君道之急也。　呂東萊曰，賢者之行非一端，必曰有孝有德，何也。蓋人主常與慈祥篤實之人處，其所以興起善端，涵養德性，鎮其躁而消其邪，日改月化，有不在言語之間者矣。故宣王之在內者，唯云張仲孝友，而蕭望之亦謂張敞材輕，非師傅之比，皆此意也。

顒卬圭璋，聞望，彌性之驗。為則，以教化言。為綱，以政治言。

徐云、鳳凰治世之休徵、賢才國家之利器、鳳凰鳴于天下快睹、賢才用天下治平、故以為興。古樂府成王時鳳凰翔舞于庭、王援琴而歌作神鳳操、曰鳳凰翔兮於紫庭、予何德兮以感靈、賴先人兮恩澤臻、于胥樂兮民以寧、　天生吉士以待王用。故曰王多、維字承多字來、隨所用而能盡職也、言外見特患未嘗使、未嘗命之意、明良盛名全在菶萋二句上見出、　徐微欽曰、梧桐生于下濕、朝陽之梧桐、最為難得之材、書曰、嶧陽孤桐、亦見其材之難得也、故以為比、　徐云、車馬而公之下賢、駕馭人材之靴物也、車馬而私之游歌、長傲賊德之居器也、曰庶曰多、無非諷王善用之意、　不多非譏詞、忠愛無已、所謂不啻若自其口出也、



按卷阿以上三詩、皆曰戒也、公劉言締造之艱。不言守成之不易、泂酌言豈弟為民父母、不言父母之不可常。卷阿欲成王彌性而先之以福祿壽考、喻之以鳳凰梧桐、寄悱惻于揚厲、藏篤摯于寬平、古大臣之所謂戒者如是耳、後世忠不足而言有餘、如賈誼之于漢文帝、陸贄之于唐德宗、其言過于切直、而卒無補于治、或反為人主所輕、于是知古人之不可及也。

序曰、名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賢用吉士也、　蘇氏曰、卷曲也、風之為物、無所不入、未有能禦之者、維曲阿卷然當道、則風自其南而去、無自入之矣、小人之能淂其君亦如風然、雖欲多方以拒之、然其入也有道、維淂樂易之君子而與之游、彼見其容貌、聞其聲音而自去矣。箋曰、大陵卷然而曲、廻風自長養之方來入之、喻王當屈曲以待賢者、賢者則猥來就之、如飄風之入曲阿然、其來也能長養人。二說俱從序。

民勞

序曰、名穆公刺厲王也、　厲王之世、衛巫監謗、道路以目、穆公故亂其詞、言在同列、寔刺王也、通詩以禁奸為



主、奸禁則民安、奸不禁則民不安、而國隨之矣、詩人傷勞民之不可耐、小人之不可再縱、故各章提唱而言之。悱惻之意見乎詞外、各末二句、或正規之、或誘之、或責之、皆此意也。　無縱詭隨一句宷重、大抵居高位者、多喜軟熟而惡剛方。小人欲進其身、必未命先唯、未令先諾、陽順其意、人主不察而信之、於是遂其無良之志。肆其惽怓之口。窮其罔極之惡、露其醜厲之狀、牽附固結、遂其繾綣之奸、寇雷播於下民、而王國由之以壞。故不徒曰隨、而曰詭隨、盡心知其非而懷詐面從、曲盡小人之情態矣、

賈生曰、安民可以行義。而危民易與為非。民勞、者危之
漸。也。　無縱、謂明以燭之、斷以絶之、不姑恤也、惟無縱、
則檢束而不敢恣。即是謹。洱抑而不敢動。即是遏、此捄
亂之方。亦即致治之本。　小人為寇。民財所以竭也。小
人為害。民生所以漸也、
彭氏曰、書言柔遠能邇。而必曰難壬人。詩言柔遠能邇
而必曰謹無良。皆是撥厥所以有常戒惧之意。
柔者寬而撫之、能者優而習之也。齊觀水之制火也。以
柔克罢之蓄亂也。以柔亨如子之習父則攜貳親如手。以
之習心則扞格化。皆此義也

民勞則散、故必會聚之、惙惙、如爭事爭功、起釁造孽。皆
是、小人浮志之类類然。　葉氏曰、凡剛明正大之人。無
不知小人之當去。但嫌慨歎憤志難堅定、奸黨難拔、多
至于畏避謟佞。其禍愈烈。詩人蓋見及此。曰無棄者、非
謂當時真有除奸之勞也、
無俾作慝。直窮其隱惡。　敬慎二句。是告以禁奸之本。
蓋我禁奸、奸愈侮我。君子不自覲。則小人終不可蹂。故
必敬威儀近有德、我之營壘固。而後彼之窺瞷消也。
視下文小子蹻蹻、則此人必其侮慢自賢者。君子安肯
為用。故以慎儀近德言也。

鄭氏曰、泄猶出也、發也、　奸人縱惡。代情憤激。不得鬱
吐。故宜發而出之、自其一身言諸之心以禁奸之語授
之。使不得弛。便是大。　箋云、易曰、出其言善、則千里之
外應之。況其邇者乎。出其言不善、則千里之外違之。況
其邇者乎。注言不可不謹。極有關係。後代如陳蕃事未
成而謀先洩。王允功未就而志驕。非不忠也。而反為小
人所勝。不謹之過也。
譴隨之難去。即明知之。而蔓延膠結。莫可誰何。故曰繾
綣。如云去河北賊易、去朝廷朋黨難是也、　王氏曰、正
敗者敗而已、未盡反為不正也、正反則無正矣、

玉女、亦應就責任言、女縱不愛國愛民。獨不自愛乎。廼
切之詞也。
張叔魁曰、按成王游卷。在周公治成之後。康王繼之。申
戒衆官以固邦本。其後昭王以降。無非窮兵黷武之君。
民財民力。不勝困斃。此民勞之所以繼卷阿也與。又曰
卷阿雖盛世之詩。而游歌宴康娛之漸。故夫子序詩卷
阿之後。即繼以民勞。其旨深矣。
板
序曰、凡伯刺厲王也、說曰、厲王用事之臣、多懷不忠、以
致禍敗、公卿賊此以責之、　責友戒王。總是一路。四天

安民總是一事以出話為猶為切務以懷德為本計
遠詩以四天為主出話四句則致變之由也言不當天
理人心便是不然而猷則見之行事者不遠是怡慶堂
之安昧久遠之計者也而其所以不然不遠則以靡聖
管〻不寔於亶故耳　曹氏曰管小物也箴弁聖人而
管〻然自用其私智其所見者小此與皇父孔聖之意
同看得世界無一人足以介懷故天變不足畏人窮不
足恤而又不以誠信寔之故虛偽反覆欲言則言欲為
則為不顧其然不然遠不遠耳下文曰憲〻曰泄〻曰
囂〻曰蹻〻皆是此意　當時朝廷之上剛愎悖逆不

信善類不顧民隱唯口是出故天人交變略無畏懼此
皆近小無遠大長慮致然故總承之曰猶之未遠猶之
不遠又即於話之不然中見之是用大諫見目擊時難
不得不諫也或以上猶字作經畫下猶字作謀慮看亦
可
難蹶似以天運言板蕩之天存亡決於頃刻豈易處之
際故曰難天心震動命祚將轉運于他人故曰蹶凡言
無然皆懲往戒來之詞輯和謂無乖戾悅懌謂無暴厲
民洽民莫便可上回天變回輯回懌不過一反其不然
者而即收其効非難事也　徐云書云同寅協恭和衷

哉國家之患莫大乎人私其見而不相能也厲王之時
上監謗以防民下好利而不備難此是彼非盈庭莫執
壞荒之誼民矣此所謂辭非為辭令乃是國計廟謨謀
猶議論而所謂輯懌亦只是平心易氣猷可替否順理
調劑重爾我同心以釐庶政便能為民造福而洽莫之
救臻難蹶之天定也
以規切之言入靡聖之耳非言之難聽之難也故三章
以不可不聽動之四章以不聽言之禍懼之反覆著其
不受善言莫肯寔心為朝廷做事臣形容其靡聖管〻
不寔於亶之情狀耳　我言維服就方雜方蹶不洽不

莫言曰詢於芻蕘見大諫不可不聽意
蹻〻舉足高也是驕之意下章正是不可救藥處
夸毗即不然之話也即指蹻〻小子言大言夸人必有
詩張凌厲之態諂言毗人必有遽篨戚施之狀耳目易
而觀聽亂故曰威儀卒迷斯時也小人之焰張善人之
氣結畏而不敢言憤而不肯言知其無益而不遂言即
欲不載又得乎此民之所以殿屎而終莫之恵也
六章乃言導民何也昏主立於上而夸毗之小人鼓煽
于下盡成惡俗矣有悖逆之心因有携散之勢此臣欲
澄其源也　徐儆弦曰天之牖民就好一邊說蓋人心

之屋覆雖昏於欲而本體猶在故雖昏蔽之極而介然
之頃一有覺焉則即此空隙之中而其體已洞然矣
牖開通之義室暗故牖以通明虛處有隙即有和以聲
相感之易也圭璋有判即有合以勢相合之易也取携
有求即有得心手相應之易也携無曰益益賦民於有
生之初其理已備牖民於既生之後不過開其蔽復其
明而已不必復益之也以上化下之易亦所就牖民上
看出民之多僻即不洽不必立僻即不然不遠直作當
導民以正而成王意自在其中矣
价人章當以懷德為主德望之重曰大人經邦論道而



制變持危者也群心之聚為大衆守邦御敵者也大邦
如方伯連帥能保障一方大宗如世臣大家足以連屬
合衆植立王室者也懷如懷抱之懷懷德即脩德不怠
之謂　獲民曰五者皆王之屏蔽以德懷之則合否則
離散無以自安矣人皆曰無俾城壞城之壞也則知畏
之五者之蔽有甚于城而莫知畏其壞也所謂小人務
知小者近者而已
戲豫者自慢之心馳驅者自恣之意皆不知畏天之意
徐云天與民一也言安民而終之以敬天夫民可虐
也天可玩乎首章上帝板板下民卒癉已寓此意又曰

曰明曰旦曰及爾開看眼就是天更無逃避處許謙
陽曰人之于天如魚之于水為由中達外無適而非是
也　遺夫曰人之所以為人者皆天之所為故雖起居
動作之頃而所謂天者未嘗不在　朱子曰才有些放
肆則他便知所以曰日監在茲　按彘之亂國人圍之
召公以子代王是城壞也王卒流於南是獨居而畏也
詩人先見之矣

蕩

此詩首言疾威多辟已暗刺厲王托言紂者厲王之惡
略與紂同所謂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曰文王亦以



法祖之思動之非止以監謗之故總重在不明爾德本
實先撥上似不必過為分析蓋厲王之惡有四任小人
廢典刑湎酒怠然而其本皆根於任小人故各章屢致
意焉　殷鑒二句鎮此詩嗟嘆之神方見作詩者托言
之意
蕩蕩之帝轉為疾威之帝天亦有初鮮終矣還解之曰
天生蒸民云云章內未嘗怨天只委婉其刺王之詞
設為文王嘆紂之辭蓋借秦為諭也契始封于商湯受
命于亳殷故并舉之曰殷商四曾是惟說之詞掊克者
掊民而勝之取其財也人事實關氣化若天生此惡以

害民。故云天降至女興是力，則又歸到君身上去，正見人實致之，于天何尤。　曾氏曰，治世未嘗無小人，亂世未嘗無君子。厲王之世，天非獨生榮夷衛巫之徒也。凡伯召穆衛武皆在焉，奈王不用何。

義類正彊禦之反，獨言彊禦者，暴可以濟貪也，彊禦之人，外盛氣以侵人，故曰多懟。內巧言以惑主，故曰流言以對。　顧東江云，凡小人倡為害民之事，必有一段邪說辨博，以濟其奸，如商鞅王安石是也。　輔潛菴曰，暴虐之人，自以人多怨己，而恐禍之及也，故詭謀譎計，採取浮浪不根之言以應對于上，而惑亂其聰明，以自掩



其惡。上之人，用是而反親信之，則怨謗必將反移於己矣。　王伯厚曰，盜言孔甘，寇攘式內，皆孟子所謂民賊也。有民賊則賊民興，漢傳燮曰，天下之禍，不由於外，皆興於內。唐裴度曰，欲平賊，當先清朝廷。真文忠公曰，內有衣冠之盜，而後外有干戈之盜。　呂正獻公言小人聚斂以佐人主之欲，而不知其終為害也，賞其納忠，而不知其大不忠也，嘉其任怨，而不知其怨歸於上也。

炰烋，虎狼之狀，以傲狠作氣勢，暴虐作威聲也，此指王說，斂怨以為德，即此便是德之不明處。

湎爾以酒二句，乃其昏德所致，正與首章相應，人君惟荒耽于酒，則必信任小人，而小人還惑其君，必益導以荒耽之事，故及覆言之。　既愆四句，總承酗酒而狎小人來，見其窮日夜以為樂，棄國事而不知也，以容止言語分總酒之流禍也。　漢書班伯對成帝曰，沈湎于酒，微子所以告去也，式號式呼，大雅所以流連也，詩書荒淫之戒，其原皆在于酒。　初學記，齊顏色，均衆寡謂之沉，閉門不出者謂之湎。　禮記曰，飲酒之節，朝不廢朝，暮不廢夕。

蜩螗沸羹，形容亂世之狀，夫上有炰烋之君，下有詛呪之民，而朝廷之上，又有彊禦掊克之臣，則其煩促潰決



之態誠有若斯，所謂海內鼎沸是也。如蜩螗，是形容怨謗並興，如沸羹，是形容民情騷動，世亂至此，大小之國，已有必喪之勢，此皆上文喪德衆奸所致，而人尚乎由行，則無可挽之理矣。由行者，彊禦掊克之並用，炰烋沉湎之交作也。內奰二句，又極言之，　毛氏曰，不醉而怒曰奰。　孔氏曰，西京賦云，巨靈奰屭，以流河曲，則奰者怒而自作氣之貌。　大抵帝王仁暴，不必躬受之，然後喜怨生焉，意氣動於中，而民應如響，成湯東征西怨，南征北怨。厲王暴虐覃及鬼方，可畏也。

不時，猶言厄運，　雖無老成人二句，乃假設以為辨難

之端、一轉極䠶、要見商紂之時、比干死矣。而微子之去
可還、箕子之奴可釋、商容之遯可招、誰謂其無老成也、
與形、如風從之戒、執中立賢之訓是也、
自古人君危亡其國、皆以諸侯未叛、四夷未起、恃為承
平無事、肆然不顧、故言此以儆懼之、本寔先撥、即任小
人等事　薛敬軒曰、蠹生木中、枝葉從之類作、故王者
以治內為本、內不治而未雖安、不足恃也、漢元成哀平
之世可觀矣、　金仁山曰、周自夷王、王政不綱、厲王初
立、諸侯畏之、荊楚自去王號、其後好利用榮夷公、又以
監謗而殺言者、卒以流亡、身死于彘、本寔先撥、于此可



見、　通篇只說殷紂、而忽以殷監一語顯出鑒戒精神
血脈、盡收注于此、駕格絕高、隱然見傷時之意。
沈仲容曰、史記厲王好利任榮夷公、是彊禦掊克在位
也、王行侈傲、國人謗王、王得衛巫使監謗、道路以目、是
侯作侯呪靡屆靡究也、諸侯不享、淮夷入寇、是內奰中
國覃及鬼方也、召公凡伯芮良夫之諫皆不聽、是殷不
用舊曾是莫聽也、此見經史之相符、
序曰、召穆公傷周室大壞也、厲王無道、天下蕩蕩、無綱
紀文章、故作是詩也、
歐陽永叔曰、穆公見厲王無道、知其必亡、而自傷周室。
所以言不及厲王、而遠思文王之
魯申公詩說、以蕩桑柔民勞板瞻仰召旻為大正、傳曰、
此卷四篇皆厲王時詩、二篇為幽王時詩、本非用之為
朝會之樂、及受釐陳戒之詞也、夫子特以其本體音節
節之相似而傳之以示戒焉、

抑抑

此詩以脩德為主、所謂聽言者即聽上脩德之言也、
大率威儀可以領出話工夫、未有顯微無間而言語猶
不柔嘉者也、故章內于威儀處二致意焉、篇中脩己治
人兩項不必分析、大抵人己無二理、脩己治人非兩事、



如夙興夜寐、洒埽廷內、雖指治人說、亦脩己中細密工
夫、至萬民靡不承、無不為則、脩己之效、又未嘗不徵諸
民矣、蓋武公有國者也、前面說四方訓四國順及迷亂
于政、弗念厥紹等語、而末曰喪厥國、俾民大棘收之、其
有深矣、
開口便說抑抑兩字、抑抑者、抑而又抑也、便有撙節退
讓、毫不放肆之意、凡脩德之主、必先磨去一段矜誇自
賢之心、使此中退然自下、若拙若訥、遜遜可、故曰虛以受
善、又曰滿招損、謙受益、隱隱與後章溫溫相照、且其中
無障礙、湛然虛明、亦可謂之抑人也、　毛氏曰、隅廉也、

隅者角也、廉者稜也、角必有稜、故云隅廉、有德即有儀
儀、即是隅、非占外知內之謂、 德字包下文無兢有覺
與許多脩己治人意、愚字在無威儀上見、衆庶人、所必
甚指人之當慎也 黄氏佐曰、威儀所由來極重、故大
學指為至善、孟子指為盛德之至、武公初年、或坐不能
謹儀之失、至老猶覺有未盡處。 又曰、威儀只就顏色
容貌言、乃北宮文子、嘗以聲氣可樂、言語有章、謂之威
儀、則以威儀兼言議、似無不可、 輔潛菴曰、德與威儀
內外之符也。哲與愚、德性之及也。觀賓筵一詩、則當時
習俗、都無威儀可知、此所以有靡哲不愚之嘆也。



無競四句、有體道脩德的工夫、競何言强。謂天下之理、
該括於人道之中。更無對得他過、覺何言直大、謂此德
可以配天地、貫古今、更無曲撓限制、謨命猶告、道德之
見於治人者、威儀、道德之見於治己者、訏大也、定則不
朝更而夕改、遠久也、辰則不慢令而致期、敬勝其怠。慎
防、其踈密、下文合隱顯無間、不徒在儀上着工夫。
看其在于今、見上章所云皆古人之可為法則者、如數
求先王、告爾舊止、意可想矣、興尚也、言以此為尚也、三
句作一氣說、勿以德政分、蓋亂政覆德、皆湛樂所致也、
故下即以厥紹、惕之先王所行之道、即是明法、求者謝

問之、共者執守之、此、保、厥、緒、之、良法、也、
張拱翹曰、以寢興洒掃、與車馬戎兵之事為言者、蓋上
文迷亂於政、則國之大者且置不理。何況細行、故此言
細以該大也、既已迷亂于政、則近而易見者、且或遺忘、
何有遠慮。故此言遠而該近也、此詩人用意精密處。夙
興二句、莫認作細微、匹先王克勤之蹇、敏則有功、勤則
百事集、崇功廣業。皆基於此、夙興、是無逸之念、洒掃、是
慎微之念、脩爾四句、以脩字貫重戒字、脩、即所以為戒、
有備無患也、要發出一段有嚴有翼精神 李氏曰、當
時沉荒于酒、貪目前之樂、而忘意外之變、故戒之如此、



上三句、要看不虞二字、人只曉得民易欺、位易縱、
不知后我者仇我、有崩解之虞、焉至尊者至危、有禍謫
之憂焉、民惟邦本、固邦寧、國有成憲、慎乃無愆、此皆
從太平無事中討出一個防微杜漸的念頭來、質即民
之質、矣質字、蓋虛偽不測、便有反覆之虞、故化之于質
也、侯度、如禮樂征伐、朝會貢賦之制、要之質人民、乃侯
度中最重者、非兩層、慎爾三句、只重無不柔嘉四字、太
凡人主操一暴戾恣睢之心、言或至於强拂、儀或至于
驕橫、故惟慎敬者得之、如詞氣雍容、而不煩不易、氣象
從容、而中規中矩是也。下文惠字、輯字、與、戚、嘉字俱互

為照應、徐云慎出話、敬威儀、亦是往復所謂出乎身加乎民、發乎邇、而見乎遠者也、

王伯厚曰、衛武公自警曰、慎爾出話、敬爾威儀、無不柔嘉、古之君子、剛中而柔外、仲山甫之德、柔嘉維則、隨會柔而不犯、韓文公為王仲舒銘曰、氣銳而堅、又剛以嚴哲人之常、與其友處、順若婦女、何德之光、

威儀上章已詳、而此章又獨詳于言語、故集傳亦偏于言語一邊說、所重也、　白圭、特借以深儆之、非推原其當慎之故也、

凡言之玷、皆由易心、如故承說無易由言、而隨說以謹



言之效者、見謹言正非無益之事、何可輕〻放去、言曰由言、舌曰朕舌、有味、　張菊魁曰、讐報一也、或以讐為應違非是、按讐酬、古字通用、戰國策、雜屬遺趙王書、麗之讐酢、漢詩傳不讐其功、此二句借德以証言也、惠於四句、正是與言不讐、須重一惠字、大凡人心即天理、順天理而言、則上可宜人、下可宜民、是可法可傳、不刊之懿訓也、

申敬爾威儀之義、而歸之不愧屋漏、蓋以儀之所以敬告之非止檢束其外也、抑〻德隅二句、精神全副透露、

薛方山曰、屋漏非身之所處、乃心之所存、心曲隱微之中、自家照自家、斷阻畧無所容、如何可愧、下文特把神明來形容不可愧之意、非是為鬼神而求其不愧也、蓋有覺德行、無競維人、本體何時不光潔、何念不惺〻、若稍有滲漏懶散、便與本體相違、自己神明、必多愧怍、不愧者、不愧此心之理也、此是慎獨誠意的工夫、　莊子曰、為不善於顯明之中者、人得而非之、為不善于幽暗之中者、鬼神得而責之、亦此意也、　解柔爾顏以友君子、敬慎威儀以近有德、可想見古人接賢士大夫精神、吾輩所當深省、　曾子問謂之當室之白、孫炎云、室之白、日光所漏入也、



臧嘉、舉其德之全體、淑慎不愆、指其德之一端、亦見儀為德隅處、　袁元峯曰、踰理謂僭、害理謂賊、這就是不臧嘉處、　鮮不為則、似與維民之則應、投桃四句、總是反覆以著其必然意、

人未有矜高而可以進德者、故必以一段恂〻下人氣象行之、所以說個溫〻和順謙沖、正與首章抑〻相應、甚如基址之基、日聽一義、從此積向上去、那得不高大起來、　韓滑菴曰、明道云、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為君子小人之別、消盡者為大賢、

順德之行、順字極妙、正善與人同、不作從諛之意、舜聞

言見行、君決江河、順之至也。民各有心、重嘆恩人之遠
于指人。
匪手攜之四句、見指點既詳、而提撕又切、此時猶曰臧
否未知、則其受病可識矣。靡盈一語、正所以甚不聽言
之責、而進之以溫〻也。　丁奉曰、武公年五十五矣、自
稱曰小子、若初為子者、以抱子自儆、若初為父者、
上下三章、蓋一以誨之、一以責之、一以懼之也、上重一
昭字。下不忒。正孔昭之寔、我生靡樂、言當警畏、靡可逸
樂自縱、以獲罪于天。止與昊天孔昭相關、曰夢〻、言顛
湲厥德、以致淪亡、有醉生夢死之意、告爾舊止、見非私
見聽說也。　大悔就喪國說、當國家未危之時。而先發
危亡之論。人必以為迂濶而遠於事情、故曉之曰取譬
不遠。即昊天不忒句便是。　終言回遹正指言其必喪
厥國也、而聽言免悔意、已在言外。
劉安成曰、賓筵抑詩、所以得入二雅者、豈公作此二詩
在為王卿士之日、而二詩之體製音節、又合於大小雅
乎、但得列於变雅、則與先王之樂自無相亂矣、
序曰、衛武公刺厲王、亦以自警也
朱傳據國語、年九十有五、猶作懿戒以自儆、而又詩中
所云、如謹爾侯度、如曰喪厥國、如名耄既耄、其為佐驗



甚明、而情詞懇切、亦非自儆不至此、且考武公生于宣
王末年、不應有刺厲王之作、況稱其君為小子、而尒汝
之、亦不似武公氣象、故不用小序、但所言關係甚大、而
其文可兼以刺王、若謂爾汝與人臣禮、則天保定爾、〻
受命長、周召未嘗避也、
朱子曰、厲王監謗、暴虐無所不至、此詩無限大過、都不
聞說、只點檢威儀之末、此決不然
鄧潛谷曰、王湛酒。故初筵抑以為戒不斥言故引而及
之躬。自怨責以感焉。



終

詩牖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　璜　編

文起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仝校

爾玻馮元飈

## 桑柔

序曰、芮伯刺厲王也、

此詩大意、刺王用小人以病民也、前四章、極見民之遭亂而受病、五章以下、言民所以受病之故、則以王不用賢、夫不能用賢已亂、則賢者必至無以自存、而布列庶



位者、皆好譏佞矣、何怪徃而不窮哉、無惑乎忠言之不信、而生民之受毒也、不知君子小人異趣、王必不宜任用、故進欲諫於君、退欲告於友、而君與友皆莫之聽、則小人之禍遺於民寧有窮已、故民之罔極、此人為之也、民之回遹、此人為之也、民之未戾、此人為之也、末又極言其情狀之畢露、蓋斥其見用者、而用之者之罪亦自不可掩矣、

以桑之始盛驟衰、比周之昔隆今替、有怨詈之意、桑柔二字最妙、周家忠厚培植、所謂以柔道治天下者也、以下文照之、當是征討不形于四方、而師濟諸賢、相與爰養於下國、故曰其下侯旬、將採其劉、分明起下貪人剝民財、盡民命、甚楚忘其生、而夷並斬其澤、故曰瘼此下民、不但征役之困已也、塡、滿也、積也、悲憤滿積於中之意、　歐陽氏曰、他木有枝葉、獨言桑者、以其葉用於人、常見將采為空枝也、　毛氏曰、劉、爆爍而希也、

歷舉征役之怨詞、以見當時民瘼之寔、亂、即兵革之亂也、侯國有調遣之煩、故靡國不泯、為民有危亡之患、故靡有黎而具禍以燼、二句一串讀、　孔氏曰、災餘曰燼、言其時之民、得存性命者、皆死亡之餘也、　國為邦衛、民為邦本、二者俱病、故曰國步斯頻



國步蔑資、承上說、言國將殄滅、恰似天欲困苦他一般、故言天不我將、靡所止疑、以征討而不得安也、徂、無所徃、以具禍而感靡騁也、　士昏禮註曰、疑、立、正立自定之貌、蓋人有疑、有則徘徊、姑定之意也、　言禍而必言君子無競者、蓋朝廷之上、分門植黨、則爭心起、而剛憤激發、以成亂、如程子所謂吾黨激成之是也、今曰秉心、則不特無其行事、曰寔、維見當時自有致之者矣、厲階、暗指王用小人說、　錢氏曰、梗、水上浮木、蕰水者也、念我土宇、蕰根國賊民燼、來恐寔家不見保、意、爾在西、曰自西徂東、無地非亂也、有餓渴勞勩之苦、故曰遘痻

有鋒鏑死亡之憂、故曰孔棘、

君子道消。雖與靖亂。故嫉之序爵。當時非無爵之智士決策。雖愚人、賢者程能於不肖。第不序耳、說一序字、見爵之高下。與賢之大小。其序若天定。不可以一已之私心與也。照下文看。正是宣猶考慎之意。此時此看。至要至切。如救焚然。故以執熱喻之、 一說、爲謀二句、就好邊說、言今天下特無深於謀而慮後患者耳。若能爲謀以善其終爲慮。以防其患。則亂況將由此斯削矣。然維存心民瘼。而序用賢良者得之。故遂接以憂恤序爵。

王不用賢、是以朝野俱病、遡風、飈風之人氣唈而不舒、



徃々不能喘息、形容憂亂之意如此、不逮者、世亂已極、狀忠莫救也、勞而無患、便是至榮、故曰維寶、勞而無憂便是至樂、故曰維好。雖說賢不爲用、卻警王當善用之意、

滅我立王、亦是必然之意、時說謂厲王已流於彘、特追刺之未必然、 按厲王三十七年、國人畔、王出奔彘、太子靜匿召穆公家、國人圍之、召公乃以其子代太子、太子得脫、穆公乃與周公行政、謂之共和、共和十四年、厲王死於彘、乃立太子靜、是爲宣王、

順民人之望曰惠。不順者、與民情相戾也、不作義理解。

秉心二句、以秉心作主。君心公者。不私一已。而爲天下。則萬民之休戚利病。無不關切。宣即宣昭之宣。其澤民安邦一念曉然宣布於天下與天下共謀之。考即三考黜陟幽明之考。歷試諸艱不敢輕於任也。此總是一慎字。不特徧擇之義。 呂東萊曰、善惡出於天下之同然者。曉然易見。不順之君。其所任用皆非天下之所爲善。乃自獨使之善耳。其肺腸不與人同。不可曉解。此民所以貳亂也。其病在一獨字。獨則中扃隔而外距堅矣。狂字、即下荼毒未戾等意

胥氏曰、鹿性善群、得食則相呼而共之、慮患則環居以



禦之、故取以興不相信乃譖、故譖訓不信、進則恐其構排、退又恐讒譖之識其後、是以進退維谷也、此本君之不惠來。 徐云、谷、山谷也、窒礙之意。所謂跋前疐後動輒得咎是也。 窮於進退、總是憂讒畏譏之心、而原其徘徊不忍退者。亦有惓々顧其君之[illegible]

維此聖人以下。俛仰時艱傷悲言之。不[illegible]憤小人之流毒復戚慨更端而嘆之也。聖人只借以形愚人。瞻言百里、惟賂之故言。家指未形之禍福。不以地言。愚人、指當時用事之小人。瞻言之言。在禍患未然之前。先見之言也。匪言之言。在禍患已見之後。救時之言也。宋李沆言

朝廷事変人君好尚時王旦不以為然及澶淵息兵之
後而真宗東封西祀財利土木紛然起矣王旦始追嘆
曰李文靖真聖人也非瞻言百里而何王以威雁辯人
之口而曰匪言不能胡斯畏忌可謂深言之矣
夫善人國之寶也而不知甚用忍心民之賊也而反加
顧念所謂自有肺腸者也趨避無門民何得不貪亂乎
亂民起必有受其毒者彼將甘心為故曰寧為荼毒
呂東萊曰民豈有貪亂之心然既遭亂徬徨四顧無處
可依是以反貪其亂而不愛其身便將陥於荼毒如今
人困苦之極則不愛其死也此說洞見民情獨其陥於



荼毒之語似謂吳氏文為字差說不去孔
氏曰荼苦菜毒螫蟲皆惡物故比惡行　姚承菴曰一
說民指在位者言彼民亦有良心誰肯貪亂而為荼毒
惟上所頤淚者在此一輩人彼爾富貴功名者不得不
曲從之蓋非此不可得利也
言賢奸易辨見王存爵之當審也　輔潛菴曰作起也
良人之起而為者皆用善道如行已倫案擧動光明不
順則邃道悖理之人也中則不明垢則不案　與意謂
貪人別是一路既非君子路上人如何不敗善類亦悠
王之用之也聽言則對是詩人目擊時艱不勝憤憤念

頭涌言如醉則深自傷之意也匪用其良是通詩居要
語結上誨爾序爵之意
朋友蓋即指上所謂忍心貪人專陥君子惡者因王倚
若人為腹心故嗟此人而嘆之飛虫二句只與其當聽
言非自幸其言之中也小人為惡不悛禍必不免君子
徙而教導之不知受多少險危故曰陰女　鄭氏曰汝
所行如是猶鳥飛行自恣東西南北時為弋射者所得
言放縱久無所拘制則將遇伺汝之間者得誅女也亦
一說　又曰口距人謂之赫出言悖怒不受忠告釋文
曰赫亦作嚇莊子云以梁國嚇我是也



後二章王告以今日之亂悉由小人民之罔極以職涼
善背為民不利之小人迫之也民之為適亦小人競力
以道之也民之未戾以盜民之小人寇之也蓋小人詭
詐以取民竭力以疲民如盜寇以殘民其冤抑成其不
利民至勢窮情急則亦相率傚傚而不自愛所謂民之
貪亂寧為荼毒是也涼曰三句極小人之情態見亦不
難知蓋小人伎倆不過面是背非背誹面諛陰陽反覆
如鬼如蜮上蠱惑其主中交構其臣下漁獵其民以致
天変人怨不可救藥此致亂之本原亦小人護身之秘
密故章末切直言之曰既作爾歌見其能捲主目而決

不能迎衆柔之剝也
大抵此詩之旨芮伯世臣忠實懇款又值監謗之世欲抑則不能欲直則不敢故情旨沉綿不自知其淒婉文詞詳娓不自厭其重復讀者當得其言外之感不可分章摘句以求之

詩故云為謀為毖謂謀國者毖密自私不訪于衆　嚴云風自大谷而来喻小人乘虛而至若主德明則君子道長無由至矣　曹云征猶訐也謂良人作為善言而小人以曖昧不明之事誣之使無以自明　實云貪惡之人見道聽之言則應對之與誦詩書之言則寘卧如



醉　歸云覆俾我悖中之以事使被惡名所謂敗類也
嚴云涼言刻薄競言獵欒盜言貪黷由此三小人致亂故皆以職言之　趙士會曰嵩事刻薄而與善道相悖故為民不利如不勝也

雲漢

序曰　美宣王也 以下見註
雲漢一篇述王憂旱而作則所望于天者惟雨而已然反覆數十言而未有一言及于雨者則其周章惶惧惕然靡寧而惟恐言及於此正其憂之所以深也
首言脩廢祀而無其應也　曹氏曰漢之在天似雲非雲故曰雲漢々者雨之精天將雨其兆先見於漢大漢契於東方經箕尾之間向西南行至天稷而沒其回旋之度如此　王曰於乎二句哀矜惻怛不能自已所以消災弭禍之本也周禮大司徒以荒政聚萬民其十一曰索鬼神亦以求回天意　孔子曰天地五帝當用特牲其餘諸神或用太牢或用少牢三牲皆用故曰靡愛
周禮大宗伯以蒼石禮天黄琮禮地以青圭禮東方赤璋禮南方白琥禮西方玄璜禮北方　典瑞職四圭有邸以祀天報上帝四圭有邸以祀地蜡四望祼圭有瓚以祀先王王璧以祀日月星辰璋邸以祀山川　爾



雅肉倍好謂之璧注肉身也好孔也牲用不可盡故言靡愛圭璧少而易竭故言既盡逮下數寧字有號呼瞻戀之意在
次言脩常祀而無其應也蘊隆蟲蟲以熱氣言奠是安侑祼獻之類瘞是玉帛祝冊之類救災是人事故言后稷不克見雖親而力量不逮也臨享是神事故言上帝不臨見至尊而感格甚難也寧丁我躬有歸咎自責之意不可作怨望語蘇說見註中亦可用
不可推三句摠是惧災不我遺言身不見遺則先祖之祀自此滅正見其不得不惧也　黄氏佐曰君民一體

民無遺、君安得獨存、祖孫一脉、身既滅、祖安得浚祀、俱
有相關意在、
赫赫炎炎、數語、極見籲天無路、衆日無依、其皇皇望救
之情如此、　月令季冬乃畢山川之祀、及帝之大臣、天
之神祇、所謂大臣、即祭群公先正之當禮、仲夏大雩帝
用盛樂、乃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益於民者、以祈穀
實、要知此章不是怨詞、只憂懼之甚、無可奈何、而自猜
自疑、如今人疾病而呼父母一般
滌滌山川三句、一氣說、言山川已為焦土、而旱魃方且
肆虐、如惔如焚、其猛烈至此、　神異經曰、南方有人長



二三尺、袒身而目在頂、走行如風、名魃、所見之國大旱、
遯去字舊說、不必泥去位言、當與不能奮飛意同
遁無從去、見旱無可避也、胡寧以下、總自反之詞、祈年
方社、追言平日之常祭、非旱時祭也、天宗、謂日月星辰
農始耕而祈其穀、稼始納而即祈來年、此為有先事之
戒、故曰孔夙、禾稼方登、即祭四方、農事始畢、即祭后土、
此為無後時之愆、故曰不莫、神之悔怒、即已亦不能信、
須玩宜無二字
徐云、朝廷職事、上下相同、鞫維相亦、故曰友紀、友者言
相聯屬也、　王氏曰、人道於友、則言庶正、有紀以合

之、　太甚、時不過以為禮、則無友紀、　鞫是計慮之窮、
疚是形容之病、只說得無友紀、蓋其救旱、意全在庶人、
不周、憂庶人不周、有同心意、無不能止、有盡心意　徐
徵括曰、常情多怯於所畏、阻于所難、而群臣則盡心竭
力、必鞠躬盡瘁而後已、訴諸臣之勞、所以冀天之察也、
　鄭氏曰、里憂也、今即作憂字看、
有嘒其星、與昭回于天正相應、昭假、即祈求請禱之意、
無贏、不遺餘力也、　蘇氏曰、以定衆正、未有民不寧而
庶官定者也、曷惠其寧、瞻指雨說、若有不容絕望、而又
不敢期必者然、語不說盡、深長有味、



鮮顒曰、余讀雲漢、見宣王有事天之敬、有事神之誠、有
恤民之仁、敬畏以事天而天鑒之、虔恭以事神而神享
之、惻怛以恤民而民懷之、蘊隆之氣消、豐穰之效著、內
治既脩、外攘斯舉、南征北伐、無不如意、中興之業、視文
武成康而無愧、皆自雲漢一念基之也、
或曰、三年餘一年之食、九年餘三年之食、遺人掌邦之
委積以待施舍、此周制也、先時無備、臨變而君臣同憂、
是棄本而脩末也、不知雲漢承厲王之後、百物凋敝、有
不可得為者焉、非如後世徒脩文具已也、
呂氏云、小雅始於六月、美其功也、大雅始于雲漢、嘉其

心也、知其心安得有其功哉。

曾申公詩說以雲漢崧高烝民韓奕江漢常武為大正續、曰此巷六篇皆宣王時詩、亦春之會朝、以續周召之大正矣、毛詩列之民勞板蕩抑桑柔之後、而謂之變大正非也、

崧高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天下復平、能建國親諸侯、褒賞申伯焉、 通詩以世執其功為主、功在維周之翰三句。而末章柔惠且直、又成功之本、見申伯所以進蕃翰于宣之續者、皆以此德、而宣王之封此亦展親也、篇中王



纘王命王錫王遣王餞字面見天子眷注慇勤之意、原降生之異、雖舉甫侯者、其先俱出四岳、且俱姜姓也、申侯當以其為方伯、故謂之申伯、申伯之先封于申、入為王朝卿士、至是改封于謝、所謂加地進律者也、周以王室言、國以諸侯言、方以百姓言、內則夾輔王室、外則藩衛侯邦、而宣王之德澤于天下、蕃宣亦是維翰中事。俱言、其承時在朝、翰祖之功、為下章封謝張本、原天子封謝之意、只重世執其功、與王纘之事作承前。啓後、而意相屬、總領諸侯、先世事、故曰纘、是式重申伯為南國諸侯取法上、定以經營言、蓋以成就言、申伯屏翰蕃宣其功已懋、使其子孫可以世守、有垂之不朽意式是南邦、即上南國是式、因是二句、即上于邑于謝、但上言其意、此乃寔命之耳、體勢不重不足以鎮南服、故因謝邑民居稠密而以之作都也、漢地理志、南陽宛縣有申伯國、棘陽縣東北百里、有謝城、其地蓋相近、申伯先封於申、宣王使紹封於謝也、作庸重建國意、勿只作城說、制國以經營為先、徹土地王者之大法、故以命大臣、就國以有家為先、遷私人王者之私恩、故以命傳御、經為式是南邦、備言謝功、亦起下就國之意、非至此方興工也、申伯之



功、乃營謝之功、獨言城與廟者、保民奉祭國之先務、其功既成、既封有日、故又錫之車馬也、 孔氏曰、按中車金路鉤樊纓九就、同姓以封、申伯異姓而得此賜者、以其命為侯伯、故得車如上公

路車乘馬、即是上文所錫我紹四句串說、莫如南土非徒以地美人衆、有酌人才擇重地意、錫圭不與分土平、蓋既與之以國、則當與之以守國之器、合瑞天子、布信友邦、皆以是也、故曰爾寶、考工記、信圭八寸、侯執之、鄭氏曰、近辭也、南土是保、非但自保其國、即首章維翰之意、

方行則有餞送之禮，在道則有供億之備。總見王之待申伯，無所不用其情，曰信曰誠。見王不能舍伯，即伯亦不能去王，惟其勢不得已，故邑勉辭去。以誠信二字摸寫出眷戀不舍之意。　徐徽弦曰、餞于郿者，自鎬適申，則塗不經郿，時宣王省政岐周，申伯往辭，故王餞之于郿。既辭後還于鎬，然後適申。蓋王在岐周時，固留之，在鎬京時，復留之。故曰王之疑留、疑於行之不果也。　徹土田，是定井田什一之法，以立永世之規。徹土疆，是取井田什十之賦，以供委積之用。　周禮地官遺人掌道路之委積，十里有廬，廬有飲食，三十里有宿，宿有路室，路



室有委，五十里有市，市有候館，候館有積，如牢米薪芻之類是也。少曰委，多曰積。

天下以京師為根本，京師以列國為藩垣。藩垣得人，根本所由以固也，故喜之。戎有良翰，應南土是保。文武是憲，是式是南邦。申伯去為南國之式，宜周人不能舍，而曰周邦咸喜，即南土之人喜可知也。蓋申伯在朝則王朝重，而在南則王朝益重。此周人共慶相謂之詞，不顯三句，勿以親則元舅、賢則文武分看。重文武全才為人所法上，與南國是式相應。正見其為良翰處。

天子以柔道致太平，而中興之主撥亂反正，必須剛德。柔德尚剛，而人臣復以剛佐之，則在太剛則折之弊。然一於柔，又有太柔則靡之弊。柔而曰惠，惠者順也，即地道無成而代有終之說。惟柔惠且直，則柔而不專於柔，斯為中正不偏，仁義並濟，有此美德，然寧將於宣之績著，而萬邦揉之。揉者以揉道調停之意。萬邦有靡弱不振者，曲為憮撫，固為揉，即獷悍不可制者，椎其梗，制其剛，中間牽搭和調，有許多委曲處置之妙。故曰揉，使當時玩偈者，跋扈者，高亢與弱小者，皆一一共成各適，是以美聲著聞，嘖嘖稱賢卿士，而四國靡不聞之也。聞字根揉字來。　曹氏曰、公孫弘云，揉曲木者不累、類師



古註云，揉謂矯而正之也。蓋柔曲而使之直耳。　徐云、摩弄之使和調也，猶云揉弄股掌之上。德業揉聞俱相因，而德最重。惟有此德，則有此治功，有此治功，則有此治譽耳。　述于言為詩，激于工為誦，其聲足以感人，為風孔碩者，氣象宏慘也，肆好者，意味深長也。總歸重申伯之德業上，使其人本不足美，而謬謂鋪張揚厲，雖有善作者，能使之頌且好乎。

因親建侯，疑為王者之私恩，以親蒙寵，亦非申伯之休美。故特鋪敘其賢，至簡注帝心，以藩衛王室，而元舅之親，纔一言見之，見錫之遺之餞之，以華其行者，非止為

一外戚之榮而已。

王伯厚曰、晉謝戎申。其蔦於毋家一也。一美焉。一刺焉。宣王親々乎王忘讐也漢恩澤侯表曰、帝舅緣大雅申伯之義、後之寵外戚者、率以是藉口、自宣王褒申伯、而申侯終以召戎禍、猶可為萬世法乎、外戚秉政、未有不亡、漢亡于王莽、何進、晉亡于賈謐、唐幾亡于楊國忠、石晉亡于馮玉。

烝民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任賢使能、周室中興焉、

通詩全叙降生之異、德業之隆、而後乃述其城齊之役、然據其贈言之意、則以山甫之德望如此。而出之城齊其事要不足辨、但以王躬是保者、而使之久出。其心必不自安。故特歌以慰其心耳。 張叔翘曰、則者準則之謂、皇矣所謂帝則是也、與生俱生、不可踰越。故謂之則彝、畜所謂恒性也、以其人々所同。更無改易、故謂之彝。彝而言秉者、真西山所謂渾然一理具於吾心。不可移奪。若秉執然是也。保茲天子二句最重。生山甫中、要見貞元會合以陶其形。光岳氣完以麗其性。時含物則意在。於均禀同賦之中而有賢者獨鍾氣之稟。是關于國家盛衰之數。非偶然也。 一說、孔子閒居、舉維嶽降神、



生甫及申曰、此文武之德也、謂文武之德。施及後世。故天生申甫以佐中興。是天監有周一代之明德。勿粘着宣王身上、 毛氏曰、仲山甫、樊侯也、 孔氏曰、周語稱樊仲山甫諫宣王、是山甫為樊國之君也、常昭云、食采于樊、僖二十五年、左傳晉文公納定襄王、王賜之樊邑、則樊在東都之畿内也

山甫之德、總是一箇柔嘉。君德以剛為主。而臣道以柔為先。故曰柔嘉、儀色、德之符、故曰令、敬、德之聚、故曰翼、知行所以崇此德、故曰式曰力、事業所以顯此德、故曰順曰賦、 朱子曰、人之資禀、自有柔德勝者、如山甫令儀令色、小心翼々、都是柔、但其中自有骨子。不是一向柔去 則字正發嘉字意

柔者、德性原寬溫和也、柔而嘉矣。即所謂懿也。故遵中乎天生之物則令儀、所謂淑慎爾止也、令色、所謂柔輯爾顏也、式者、考其成法而式之也、在準繩右規矩意令儀令色、與威儀是力、不同、上是已能者、下是用力者、是若者、將順其美、謀猷經畫、皆與之冥合也、使賦、是山甫使王命之賦、非天子使山甫賦之也、都要體認重德。上勿直做事業

總領諸侯、冢宰之職、蓋冢宰所以統百官、是百辟之長

明法正典、于以矜式百辟也、輔養君德、太保之職、保是
保其身體、而曰輔養君德、何也、蓋天子之身、有德則安。
王命、王言也、喉舌、只是樞要之意、非謂口代天言也、
沈仲容曰、內史即唐虞之納言、後世之尚書也、　李固
云、陛下之有尚書。猶天之有北斗、斗爲元氣運乎四
時、尚書出納王命、賦政四海。　徐儆弦曰、出納、是承王
命、布于庶正、而復之于王也、與書夙夜出納朕命惟允
同、　一說、王言之善者、則出而布之、王言之不善者。則
納而復之、四方爰發、當着力說、乃天子期之如此、　徐
云、山東吏布詔令。百姓皆扶杖往聽、咸舉手加額、願少



須史無死、思見德化之成。四方爰發、想當如此、
舉職本德上來、肅肅、有付托尊嚴、期於必效之意、王命
宜從言、內外出入之命、亦在其中、將王命、謂法度之寬
猛、賞罰之得宜、舉奉行之、無廢格也、明滅否、謂于諸侯
治國之政、不眩於淵匿、不移于毀譽也、保身亦謂之盡
職者蓋功蓋天下而上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嫉、見幾。
滿之有道也、　徐云、明哲保身者、見得真、故行得當、與
上保王躬保字一例、不獨謂全身遠害而已、　朱子曰、
明哲保身、亦只是常法、到那舍生處、又不如此論。今人
謂明哲知幾知微、先去占取便宜、如揚子雲謂明哲煌

煌旁燭無疆、遯于不虞、以保天命、便是占便宜的說話、
夙夜匪懈、正是朝乾夕惕、以求無負天子意、
各以人言起之、見其美德之全、異於凡民處、茹吐只是
借用字、如人食物、軟則吞陷之、硬則吐棄之、茹柔吐剛、
是爲柔惡、不茹不吐、是爲柔嘉、不侮鰥寡、有扶弱濟危
氣象、不畏強禦、有禁奸除暴氣象、
舉德、謂以身體之也、有其德而不能體、則物自物、而、則
自則矣、山甫表裡知行之兼備、便是舉德之體、內外出
入之咸宜、便是舉德之用、愛莫助之句輕、只形容其無
待於助耳、或云助生于不足、無不足、故莫助、何異說夢



補闕、謂能彌縫贊襄、漢于無過之地、非格心之說、　王
伯厚曰、考之周語、立魯公子戲、則仲山甫諫、料民太原。
則仲山甫又諫、然聽之藐藐也、當時公卿惟號文公諫
不籍千畝、而他無聞焉、此詩人所以有愛莫助之之嘆、
七章合八章四句、方正言城齊之事、既曰補袞職有闕、
又曰每懷靡及、曰式遄其歸、殊有深意、蓋城齊雖重役。
豈無陪貳幹畧之可遣。必撤全才重望之山甫以董之
宣王此舉。似失重輕、即山甫之意、亦無日不以朝廷爲
急。而封疆尚緩。故曰仲山甫永懷、而以遄歸爲樹其心。
老成憂國。兩相照証。揚厲之中。意寓規諷。吉甫之誦真

如清風矣　朱克升曰吉祖之時韓馬僕從備矣而山
甫有汲汲事君之心若不可以遠行也
鄒云惟王建國文武之制也周衰諸侯強僭繼世不由
天子裂封啓土悉自己出厲王中衰闔人放之于彘是
畿內諸侯且不知有天子而況荐遠在東陲境內臣臣
之域耶必以上請豈非宣王中興之烈足以震疊之與
夫子所以存於民春秋之義也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錫命諸侯　通詩以王命為
重次先言來朝受命之事繼言錫予之隆饋賄之厚婚

娶之榮皆因王命而并及之者也首言幹不庭方是欲
其止遠人末言脩職貢是欲其脩內治內治脩然後遠
人服
按古者嗣君在喪稱子喪畢以士服見王王策命錫車
馬歸始諸侯白虎通曰世子上受爵命衣士服何議不
敢自專也　受命者臣事君之忠親命者君待臣之厚
凡王者錫命諸侯必從其先世說起要其恪恭侯度以
無負君親之意夙夜二句相承說君之于臣任之不專
信之不篤彼亦將無以自安故告之以朕命不易命以
幹不庭方者韓地近邊蠻夷之數服不常自穆王以來
荒服者不至天子欲振中興之烈則莫不廷以佐辟能
無望於韓侯乎幹訓為正還是曉以順逆示以名分不
專指征伐言　鄭氏謂作楨幹而正之有光自正而後
正人之意此侯度中一節其最大者故特舉之
受賜受命一時兩事故各推本以別之周衰侯不覲久
矣曰韓侯受命曰王親命之曰王錫韓侯真有拭目曠
典之意或因介圭乃諸侯封圭遂謂此章是既命為侯
而以侯服入謝事不知介圭乃其先世封國時所須之
圭始見之時不以為贄其何以為信周官典瑞五等諸
侯各執其圭璧以朝覲宗遇以會同于王既覲則王班

而復之乃以車馬旂服賜之又諸侯執圭朝天子執瑁
冒之瑁與圭合則無偽　孔氏曰交龍為旂旂雖同畫
交龍而為之有善有惡故曰淑旂綏即旂竿所建以為
貴賤之表章故曰綏章　鄭氏曰簟茀漆簟以為車蔽
今之藩也　孔氏曰錯置文采為車之衡又曰以鏤金
加于馬面曰鍚當盧者當馬之額盧在眉眼之上　曾
氏曰以皮為鞹其有餘而垂者謂之革又曰淺幭以淺
毛之皮為幭也幭是蓋覆之名　孔氏曰金厄以金接
轡之首如厄蟲然言纏搤之非一處　疏曰金路無鍚
有鉤玉路非賜臣之器此言鉤膺必金路也而得用鍚

者或特賜之愚謂詩人多鋪張之詞不可過泥
顯父之餞王命之也蔌者菜茹之總名此重王命不在
品物乘馬路車是于常制之外特有贈行之儀蓋殊典
也 燕胥謂相與燕飲非相樂也
蹶父周之卿士其里必在京師則娶妻似不是反國後
事然詩人亦只錯綜叙之不必編列先後 章小東曰
諸侯迎以百兩禮也以此車馬之盛而行親迎之禮何
等光耀故曰不顯其光諸侯娶以九女禮也娶者一國
而往媵者二國何等隆重故曰爛其盈門 徐云婚禮
有曲顧男下女也傳曰顧之曲顧道義也祈祈徐靚也



徐言其行動靚言其容飾 王氏曰韓侯娶妻何預于
王而詩言此蓋汾王失道為諸侯所卑侮宣王任賢
使能然後汾王之甥更為樂國賢君所顧娶而威儀備
具光顯如此乃所謂邦之榮懷也 呂東萊曰古者任
遇方面之臣既盡其禮復恤其私使之內外光顯體安
志平然後能展布自竭為王室之屏翰詩人述宣王能
錫命諸侯而因道其婚娶之盛其意蓋在于此 郝云
王室又安邦國平和康侯晉錫歸國嘉禮時舉猶二南
之桃夭芣苢太平之象可徵
于韓姞歸韓之樂見韓侯封域之美極叙事之妙因出

使而相攸小字與下令居相應川澤土宜極見土沃之
美慶既令居就相攸時言燕譽則是後日言也 國語
川氣之導也澤水之鍾也曹氏曰此與碩人卒章意同
齊近河韓近山各賦其所有 北方以川澤為盛
錫命亘從先祖說起見今日所錫一循先朝之故典也
出以終前纘戎祖考意實墉四句言韓之城池不可不
脩田畝不可不治稅法不可不正土物不可不貢所當
虔恭匪懈者此也又以終前無廢朕命意 呂東萊曰
春秋之時城邢城楚丘城緣陵城杞之類皆合諸侯為
之霸令尚如此則周之盛時命燕城韓固常政也 因



者燕事之蹤韓地近蠻而有蠻又倔強難服因使韓鎮
而封之為長耳 徐云因者因俗為政羈縻馴習之意
所為據以戎索是也 陳行之曰北北狄以其類之多
故曰百蠻以其種之大曰追貊迹其所居之北曰北國
非有異也孔氏曰左傳云邘晉應韓武之穆也是韓侯
之先武王之子其封當在成王時 脩城池治田畝正
稅法貢土物亦見韓處邊陲此尤其所急急 謝疊山
曰高城深池可以固圉徹田為糧可以足食宣王為邊
方慮亦遠矣 鄭氏曰韓侯先祖受先王命封為韓侯
居韓城其州界接蠻服後君微弱用失其業今王以韓

侯先祖之事如是而韓侯賢故入于覲使復其先祖之舊職賜之蠻服追貊之戎狄令撫柔其所受王畿北面之國因以其先祖侯伯之事盡予之皆美其為人子孫能興復先祖之功其後追也貊也為獫狁所逼稍稍東遷

黃氏曰玩小序至崧高則曰宣王能建國親諸侯至韓奕則曰宣王能錫命諸侯蓋自厲王之世諸侯不朝入覲錫命之典廢為發揚其時曰仲山甫之後于崧高蓋可見矣宣王側身修行懷柔情明一洗衰頹之迤邐父武之道而復之故封申伯所以懷南方之諸侯也命



樊侯城齊所以懷東方之諸侯也錫命韓侯所以懷北方之諸侯也以至淮夷不服則命召虎以平之徐方不庭則自將以征之規模宏大雖文武之世不是過也

林少穎曰宣王時北有玁狁南有荊蠻東有徐夷故式是南邦以申伯城彼東方以仲山甫徂受北國以韓侯其為謀甚悉而犬戎自西作為夫曰隅而防其三有喪出于不備之方

江漢

序曰尹吉甫美宣王也能興衰撥亂命召公平淮夷

此詩平淮夷當以經營為主而德禮則自是平淮後事也此功既成固宜策命以寵異之拜廟而稱頌之也召公是似句有關係寵錫祝頌俱本此意 蘊氏曰自周而南出於江漢之間召公率兵循江而下也 来求来鋪是體貼行者口氣註中曰守正舉罪致討之詞匪遊匪舒固非急于爭利亦無徼戒不寧意自是人心競勸如此 方騰宇曰此與既敬既戒一例作成功之本蓋四方未平王心未慰故不敢即安耳以其散處潛伏故欲求而得之以其侵擾竊據故欲陳兵而討之 陳止齋曰淮夷之地不一徐州有夷在淮北楊州有夷在淮南曰江漢之滸是淮南之夷也若北則江漢非所由入



之地曰率彼淮浦省此徐土是淮北之夷若南則徐土非聯接之地矣

經營四方即是伐淮夷也經一經營便爾告成想乎淮不甚費力故王師一出已[illegible]成矣 不曰伐而曰經營者兵家之勝必運籌決策以服其心服其力故也

四方大概寬說當時江漢之間小國尚多淮夷倡亂叛者必非一國故云觀下文于疆于理至於南海則豈獨淮夷而已告成馳檄奏捷也內外相維故王國視四方為安危四方平則王國定外攘而內寧也上下相屬故王心視群心為休戚時靡爭則王心寧下安而上順也

或以四方平捻起以王心寧總承照非常體、
式闢四句、命以疆理、于疆于理、則召公承命而施徹法
也、式辟是開拓其侵地、而復之使平、有撫寧安集意、徹
即徹所辟之地、重徹土上。 疚者、不恤民瘼疎者、兄疚
太驟。 嚴華谷曰、古人伐叛討貳之後、必去其苛政、平
其賦斂。以慰民心、故此章言徹法之事。 極、柱頭也、是
一定而不可加之意、與周禮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同、蓋
什一而徹、乃周家一定之制 海在淮夷之東南、故曰
至於南海、侵土盡歸、居然文武之舊矣、
述王初命之詞、正見今日不忘以無報也、 朱白來宣



舉其職也、文武四句是本其世功、肇敏二句是款以爵
賞。總之責以立功耳。康公宣布政教、亦在江漢之間、故
曰是似。見王旬宣之命。固以纘祖召公許國之忠、亦以
承家 王伯厚曰、召公是似、南仲太祖、世濟其美也、達
有克超敉鑒蘊文忠慨焉、或附曹群忘漢朱文公悕焉。
呂東萊曰、肇始也、自召康公之後、其廢烈寖然無聞、
至穆公始復敏於從事、以繼其烈
釐爾圭瓚六句、正錫爾祉之事、錫之圭瓚秬鬯以祀先
人、則宗廟享之、而功光於前、錫之山川土田以廣封邑、
則子孫保之、而業垂于後、然必受命岐周者、一昭我周

之有世臣、一顯召祖之有賢徭也、圭瓚秬鬯之器物、不
適增其秩數寵之以禮而已、至於山川土田、受之先人
雖人君不得私也、故必告先王而錫之、 孔氏曰、欝人
掌和欝鬯以實彝而陳之、則鬯當在陳衣祭所在卣、
爾雅註尊彝為上、罍為下、卣居中 尚書日説曰、秬鬯
與欝鬯不同、欝、金香草、煮以和酒者也、不和欝、單謂
之秬鬯、 謝疊山曰、錫山土田、必使召虎受賜于岐周
文武封康公之禮、以待之、此時此意、實非先王之賞、是
稟命於乃祖文武也、功非召虎之功、是受教於乃祖康
公也、召虎思文武之德、思康公之功、必能盡心竭力以



報先王之功矣、三代令主、不責臣子以事功、惟勉臣子
以忠孝、本于人心天理而感動之也、盤庚亦有此意、
第曰、天子萬年中有不知何以為報意、
上虎拜稽首是、拜于岐周廟、受策書也、此虎拜稽首、是
拜於召公廟、揚王休也、正用圭瓚等以祝其先之時、對
即對越之對、宣揚策命于祖考之前、榮君貺也、 毛氏
曰、考成也、大抵事功有迹可見者、謂之成、作此廟器、以
勒策命、則一時茂績盛典、可述可傳、故曰考其成、天子
萬壽是祝辭、既勒策命、又勒祝詞於其後也、令聞不已
本美之之詞、而寓進之之意、洽是淪肌浹髓之意、 宣

王方以武功奬虎，而虎乃以文德勉宣王，蓋不矜已之功，而納君於德，意度遠矣。 張叔翘曰，洛水當治平，而乃曰作六師；江漢方用武，而曰矢文德，蓋周之君臣素講于文武並用之道也。

嚴華谷曰，周興西北，岐豐去江漢淮遠，淮夷雖服周人，用力最多。成王初年，淮夷同三監以叛，其後又同奄國以叛。至厲王之時，四夷交侵，宣王一命吉甫北伐北方，旋定；継命方叔伐蠻荊，後命召公平淮南之夷，又命皇父平淮北之夷。蓋南方之役至再至三，至淮夷平，然後四方平。此江漢常武所以為宣王之終事而繫之于宣王大雅之末也。



常武

序曰，常武，召穆公美宣王也。有常德以立武事，因以為戒然。 朱子曰，詩中無常武二字，特名其篇，蓋有二義：有常德以立武，則可；以武為常，則不可。此所為有美而有戒也。

此詩作於成功後，專美天子自將，當以天子作主。故命曰王命，武曰王武，旅曰王旅，而猶復曰王猶，以明王道之服遠，原不在于兵威，無非歸功天子而已。

首云赫赫明明，見非若夷厲之委靡闇弱也。整六師，明簡教，別部伍也。脩我戎，選車馬，精器械也。此不過戰之具，非戰之本。本在戒懼之一心，敬戒即有嚴有翼之意，萬全以取勝，一怒以安民，所以稱王者之師。 徐儆弦曰，此詩本伐淮北，而曰惠南國者，自西而視之也。淮北對淮南而言，非在周之北。召公征淮南之夷，故搖理至於南海；宣王自征淮北之夷，故但言省此徐土。蓋徐州之夷南侵諸國，為之不安，故云然。

左右以下，皆策命之詞。 軍禮，司馬掌其誓戒。循有環視之義，省有熟察之意，既循而復察之，所謂殲厥渠魁，脅從罔治，不欲緊及無辜意。留，如孔明平孟獲，而議者欲留兵以鎮之，蓋宿兵以壓其心也。處，如王全斌平蜀，而師遷延不還，即所謂師之所處，荊棘生焉者也。三農就淮上之人言，周禮太宰一曰三農生九穀，註疏云，上原下濕平地也。 朱子又曰，三農上中下農夫也。 徐儆弦曰，將驕則慢敵，師老則妨農，皆非時雨之師也。故一則曰既敬既戒，一則曰不留不處。 孫子云，兵聞拙速，未睹巧久。夫兵久而國利者，未之有也。常武所以戒留處也。



宣王當積弱之後，奮起而立功，真是威靈氣焰足以動人。故曰赫赫業業。赫業便是有嚴二句重看。王舒二句

見無限皇意繹騷數句反覆形容極言其驚畏之狀此
見王師在道而先聲奪人處
奮字最重王室精矜而夷猶夏非大刑戈之不可進厲
二句言虎臣之勇亦王之勇也鋪敦二句言師旅之勇
亦王之勇也闞如虓虎言將帥之勇發于忠義非激而
怒之也仍就也不勞餘力之意　曹氏曰禹貢徐州東
至海北至岱南及淮其地廣人衆矣若淮夷則東南之
夷散處淮浦者耳　黃氏佐曰或疑王師已過淮浦而
至徐不應復屯於淮浦不知淮之源出於豫之境至揚
徐之間始大其泛濫為患尤在于徐則自豫至徐皆有



淮源而鍾原又在豫之西新設立徐必取道於豫故上
曰率淮浦省徐土既所經歷之浦言也此曰鋪敦淮濆
截彼淮浦則就所至徐之淮浦言也淮濆非一處亦矣
王旅嘽嘽古王師威衆有無敵之勢敵如字乃形容之
詞兵貴神速而疾如飛鳥則可以發其不及備之謀矣
忌寡弱而衆如江漢則可以疲其不能支之力靜欲其
翕也如山苞而堅不可撼則敵何以攻動欲其闢也如
川流而銳不可當則敵何以守部伍速屬而擎首尾應
是為綿綿之行陣整齊而行次不亂是為翼翼之奇正互發
旁谷無常智者無與知其謀故曰不測戰勝攻取所向

無前勇者無與角其力故曰不克此所謂萬全之師也
毛氏曰疾如飛鷙如翰　孔氏曰鳥飛已疾亦疾
于飛食鷹鸇之擊衆鳥也　孫子曰進而不可禦者速
而不可及也又曰激人從出人至　姚承菴曰遲征云
者洗滌其污濊而咸與維新也
王猶句此中興之本也允塞書註云誠信而篤實充乎
目所為與衆撥亂安內攘外言來者歸附之意同指集
合之意來庭者稽首以稱臣不違背而心服順也來
與同俱要本心服上說此皆平日之信實孚之使然即
今卿士之敬戒左右之陳行皆天子精神所鼓舞故曰



天子之功王曰還歸即武王韓于戈橐弓矢之意
流云徐夷必即春秋徐子之國何則春秋之徐甚小豈
王時未必能叛而使王親征之六軍並出是緣歟也又
云即同淮夷叛魯之徐戎是明以淮徐為二敵矣朱子
云伐淮北徐州之夷也則以為一矣玩詩云率彼淮浦
省此徐土明是二非一當時淮似難而徐稍易而
淮弱故後章屢言徐方耳嚴云王奮業征淮也王於業
移師伐徐也未章徐服而天下定也亦一說
郝云周京僻在西隅東距淮海遼遠終周之世叛附無
常召公謂惟德可以懷遠天子躬擐甲冑遠問荒裔不

可為常故詩美其事以常武名篇虞人之箴曰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常武之謂也故二篇末致諷規之詞柔也西周之禍不在淮夷近在西戎乃見詩人獻替之忠江漢後繼以常武乃知聖人刪定之意

瞻卬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 詩中雖並言婦寺當以寵褒姒為主蓋女謁成故寺人親婦寺近則正人疎女戎興而外戎乘之此定勢也故詩人畏人之云亡亦欲其用正人以承克鞏之天而已

昊天以惠民為德雖不惠所以不寧而降疾惟降疾所



以國危而士民皆病作一氣說邦是天子之邦士不安其位民不樂其生何瘵如之蟊賊四句意亦串刑罰不當由於任用匪人原非兩事總要歸重刺王上

黷貨深刑皆以王言賊討訓罪之不當信蟊賊之為虐也罪人生死之不當恣罪罟之為害也正所謂士民其瘵也 劉氏曰女反有之奪之言王削出諸侯及卿大夫無罪者 徐云左氏桓王取鄔劉蒍邘之田于鄭而與鄭人蘇忿生之田君子是以知桓王之失鄭也惠王取蒍國之圃邊伯之宮奪子禽祝跪與詹父田而有子頹之難所謂人有田土女復奪之也

婦寺乃千古亂本哲夫句提起以形哲婦之妖亦所以甚幽王之昏殺懿言其美只是形容之辭以懿美而反為梟鴟見人情厭而惡之如此以下正傾城之實長舌正與匪教匪誨相應 女后宮官其勢常相倚為奸故曰時維婦寺正人君子之言足以為我教誨若婦寺之言則斂對以成奸飾巧以亂實為譖為怨而已何教誨之有此詩人微婉之詞 孔氏曰奄人防守門閤親近人主以其少小慣習頤訪與猜憚之心思狎有可悅之色且其人久處宮掖頗曉舊章探知主意或乃色和貌厚挾術懷奸遂能迷罔視聽惑主信而任之國之滅亡



多由此作

赫赫宗周褒姒滅之故專言婦人干政之事鞫如鞫獄之鞫推勘窮究之意忮忒又鞫人的根本豈曰二句乃忮忒之常態如賈三倍只借君子以引起婦人乃假如之如不作喻說 司馬內宰中春詔后帥內外命婦始蠶于北郊以為祭服 書曰牝雞無晨牝雞司晨惟家之索此之謂也

天何以刺二句設為詰問之語欲王反而自思耳夷狄陰類也自古寵任婦人多致夷狄之禍危亂之君大都不忌所當忌而反忌忠臣義士之正己者故曰舍爾戎

狄綽予胥忌盍惟之也殄如脉絶瘁如疾危 不弔四
句，玩註似另轉一意，以咎其不能救亂也
降罔，即上章之不祥也，僭者，欲至於孫之意，欲者，欲彰
禍迫之意，楊子稱𡘋𡘋予莫之能違也，俗云陰此見，言
近于亡也，善人猶足以回天，而曰人之云亡，則邦國殄
瘁必矣，此君子所以𥩟不已也
藏沸濫泉，以深與久為興，寧自今矣，指初，進，衰，如之時，
君子見於幾先，大率如此 不自我先二句，有惜其不
能及，意藐藐二句，正與之以，改，茲也，皇祖，指文武，兼親
賢慎微，去讒遠色說，爾後，今日以往皆是



徐徽琂曰，自古國家喪亡，如出一轍，其禍亂之萌，多由
於嬖妾奄豎更相煽惑，如木之有蠹，日積月累，以瀕于
傾覆，大然後小人滿朝，大役煩興，天譴神怒，而戎狄之
禍亦乘之而作矣，幽王以褒姒致犬戎之侵，明皇以貴
妃致祿山之變，此其明驗也，何使為人君者，常謹大戎
常法祖宗，常親賢人，遠婦寺，則國何敗亡之有 鄭誌
云，幽王九年王室始騷，此詩不安已久，蓋九年以後所
作

召旻

蘇氏曰，因其首章稱旻天，卒章稱召公，故謂之召旻，以
別小旻而已
此詩刺王，亦以王用小人故也，饑饉侵削，無不因之以
致者耳，此詩及前篇末皆有倐倐望治之意
穩重饑饉上，末二句，正饑饉使然也，流者散而之四方
也，亡者往為潰中瘠也，居別中國被其害，業則邊境罹
其憂，此處便含侵削意，非至末章始見
蟊賊本王所用，而歸之於天，亦無所歸咎之詞，蟊賊是
狀其害，昏椓是狀其人，回遹是狀其心，靡罪畧指蟊賊
昏椓之人言，蓋小人得志陷斯民於罪網之中之小人，
之害在內，蟊賊之害稼亦在內，故曰內訌 毛氏曰，訌，



潰也，如癰疽之內壞， 徐云，椓，刑也，喪，謂奄寺之椓喪
其體者，即所云刀鋸刑餘之人， 曰蟊賊，曰昏椓，曰
潰潰，回遹，皆深惡之詞，寔靖夷我邦，可見亂非降自天
之意
眾錯顛倒，正推致亂之由來，頑慢之意，頑不知道，慢
不共職，訛訛，又工為訛毀，正多玷缺之人，與兢業相反
我位，即指兢業之人言，當重上段，惟小人用則賢人疎
故下文曰胡不自替，兢業形容憂時共職之心，即下召
公之流所說，不尚有舊也
亂世末流，國脉日蹙，而民生憔悴無復矣，微生意，如陸

草之遇旱、如水草之樓木、皆有枯槁之象、君子以是知
潰亂也。　徐玄扈曰、殷仲文顧庭槐而嘆曰、此樹婆娑、
生意盡矣、如彼歲旱三句、正所謂生意已盡也、亂世民
情、蕭索枯槁、形容殆盡。　嚴華谷曰、谷風有洸有潰、潰潰、
怒也、小旻是用不潰于成、召旻草不潰茂、潰遂也、潰潰
四滿無不潰止、潰亂也、項氏云、水之潰者、其勢横暴而
四出、故怒之甚者、為潰怒、遂之甚者、為潰遂、亂之甚者
為潰亂、皆一理也。
維昔四句、即四方有羡、我獨居憂之意、　徐云、時以時
言、茲以地言、俾䟽二句、欲其早自引退、以避賢者路也。

小人日在君側、本自難退、而詩人為是言者、蓋絶望
於王、冀得收功於萬不可知之中、無聊之極也、　朱克
升曰、䟽米一斗、可得粺米九升、　輔潛菴曰、愴怳憂亂
無情緒之意、　鄭氏曰、彼賢者祿薄食粗、而此昏椓之
黨、反食精粺、女小人耳、何不自廢退、使賢者得進。　姚
承菴曰、䟽是草䟽、粺是精粺、皆不好的物事、饑饉時、不
得已而食之、看来民疚如此、彼此皆食䟽粺、零替可謂
極矣、而王猶恃其富厚、故曰、到此尚不自謂替乎、我觀
此光景、不覺至於愴怳、引長而不能已也、䟽比小人、粺
比君子、似屬強解、而接上維今之疚、亦似不合、書此以

俟明者、上二説倶附録
玩兩不云、是不肯知、非不能知、不可知也、小人誤國、其
罪可正、其惡可鋤、唯不以其為階亂、此中便有不可勝
言者、故曰溥斯害矣。　朱子常曰、看詩不須着意去訓
解、只平地涵泳、自好、因舉池之竭矣四句、吟咏久之
引是長説、私是潤説。　楊見宇曰、不烖我躬、亦非專為
一己慮也、上嘆其害溥耳、須際連上説、註而憂之曰可
不用。
舉今昔盛衰之事、以嘆之、意欲其用賢也、説箇召公、便
見用賢、説今也日蹙國百里、便見不用賢、不必補出、但

引而不發可也、到末説不尚有舊、其意瞭然、當時只説
不尚有舊、而有之不用、意自冷然言外、了而不了、含蓄
無限。　蘇氏曰、楚椒舉有言、夏桀為仍之會、有緡叛之、
商紂為黎之蒐、東夷叛之、周幽為太室之盟、戎狄叛之、
皆示諸侯汰也、其後齊桓盟諸侯于葵丘而矜之、叛者
九國、由此觀之、闢國以禮、蹙國不以禮、皆非用兵之謂
也、近世小人、欲以干戈侵虐四隣、求拓土地、功苟幸以
召公藉口、此楚靈齊湣之事、桓文之所不為、而以誣召
公、烏乎殆哉。
序曰、凡伯刺幽王大壞也、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

已也、潘笠江曰、瞻卬召旻二詩、序以為凡伯刺幽王大壞而作、又曰、旻閔也、閔天下無如召公之臣也、其義淵遠矣、瞻卬言內惑於寵妾、召旻言外嬖于小人、蓋內有褎姒之寵、則外無召公之臣矣、低昂輕重之勢、如持衡然、故曰後宮色盛、則賢者隱微、群婢倡言、則善類喑啞、邦國殄瘁、恒必由之、若二詩非萬古永鑑哉。

陳止齋曰、周南係于周公、召南係于召公、豈非化之盛者、必有待于二公也、風之終于邠雅之終于召旻、豈非化之衰者、必有思于二公也

朱豐城曰、厲王無道、而宣王中興、有志故也、幽王無道、



而平王不復中興、無志故也、噫、此詩之所以亡、而黍離所以降為國風也、

鄧潛谷曰、瞻卬召旻傷幽王大亂也、蟊賊訌胥讒也、罪罟張胥虐也、婦有長舌聒也、土田人民胥奪也、故怨戾之氣上干天和、而饑饉荐荒、周其亡矣、瞻卬誘其格天、召旻誘其求輔、雅終而汲汲於天人治亂之思、冀救之之道也

蘇東坡曰、季札觀周樂、以為大雅曲而有直體、小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大雅之衰作於大臣、其言天人之際婉曲之中、直體存焉、故其辭廣、小雅之衰作于群臣、其言天人之際、雖若迂闊、而猶雍容、士大夫言辭氣象、終異於凡民云爾。

詩牖周頌卷之十四

竟陵　公永錢天錫纂著　男伯夏錢燁　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仝校

爾弢馮元飈

周頌

蘇頴濱曰、周頌皆有所施於禮樂、蓋因禮而作頌、非如風雅之詩、有徒作而不用者也、文武之世、天下未平、禮樂未備、則頌有所未暇、至周公成王、天下既平、制禮作樂、而為詩以歌之、於是頌聲始作、然其篇第之先後則不可究矣、



郝仲輿曰、頌者、天子宗廟之樂歌、古文頌與容通、王者太平功成、美其盛德形容以告於神明、其辭從容悠遠、故曰容、如清廟等篇、極誦則之聲以其言大永而舂遠也、故曰清廟之樂、一唱三嘆、有餘音者此也、凡頌皆樂歌、如訪落敬之等篇、或不為祭祀作、而皆以從頌告於廟、故同為頌。

序曰、祀文王也、毛公曰、周公既成洛邑、朝諸侯、率以祀文王焉、　按成王初立二年、周公以流言避居東、三年至五年、公奉王東征、六年營洛。七年王朝祭於洛、此詩即洛誥所云王在新邑烝祭歲之樂歌也。　鄭氏曰、廟之言貌也、死者精神不可見、但以生時之居、立宮室象貌之耳、

清廟之頌、以人心驗祖德、見今日之祭、非以顯相多士。祀文王、而以文王祀文王也、所謂事死如事生、前王為不忘也、肅雝五句、作一句做、

杜預曰、清廟、肅然清淨之稱、蓋新卒諸侯以祭、靈爽因自肅然、何休曰、王者貴得天下之懽心以事其先王、因助祭以尤其職、呂東萊曰、成王祭文王也、周公及助祭諸



侯、皆顯相也、言顯相肅雝、則成王穆然奉祭之氣象、不言可見矣、肅雝便是文德、故相承互見、言文德之雝雝在宮、肅肅在廟者、非特顯相為然、而其餘多士、無不執行之也、肅雝秉德、謂身有其德也、不專指相祀一節、肅雝分和敬、而敬之從容合禮處、即是和、肅而不雝、勉強之敬也、合說方見全、：之度、對越駿奔、俱根心說、但自神言之、則心在俯仰、自主言之、則心存趨蹌、不必以駿奔分作事看、究如辟王在上、而左右趨之也、此見聖德在人處、德是顯承無射也、不重人心之誠、上對者、相對之謂、肅雝秉德、以心契心、而相忝相合也、即作對之對

駿奔者、步武而行、則大而疾、言趨事之敏也。此有周旋蹌蹌、如將弗及意。越於也。一說、發揚在上之意。此祀之于廟、則在廟句、不宜與上句對無斁、即粘顯承說、德而昭明不昧爲顯德、而代人恭敬奉持爲承、有假之爲射、蓋不顯不昧之誠無而反無射之詞、從而順入字說得廣、周公之心樂廟中以見天下也。凡人從而諭定。故曰七世之廟可以觀德、文王之感人也、在廟尚爾即當時可知已。

陸羽明曰、不顯二句箋曰、是不光明文王之德與。言其光明之也。是不承順文王之德與。言其承順之也。此解



最好。蓋不顯不承、緊頂上文、言人心之見文德、無射於人、則順言文德之見于人心也。

姚承菴曰、文王不顯亦臨、無射亦保、而此云不顯不承無射于人斯、即其亦臨亦保之至今存也。故中云秉文之德

[illegible]定鼎之初、奉將威禮、大舉祭祀、雖祀典所不載者、成周而祭之、有告焉、有報焉、有祈焉、始建新都、昭格上下、告成于也、兩瑞若大役以成、報神賜也、自今以後、承事中土、祈爲休也、後世不知祭祀之義、謂周公首祀新邑、若渦於事情者、不知人主臨御之始、齋祓一心、對越天地、而助祭諸侯、下逮庖翟之賤、亦皆有爭騶若牧非放。合與離蓋格君心、萃天下之道、莫要於此、宜公以爲首務也。洛國其如視諸斯乎。天下之人心皆敬、凡和安有不太平者、

此篇即樂記所謂清廟之歌、將辯而無攬、不貴聲也。懸一鐘尚拊膈朱絃而通越、一唱而三嘆、有餘音者、此之謂也。

維天之命

序曰、太平告文王也、

鄭云、太平治功成也。頌告成功



者也。成王周公之世、天下和平、制禮作樂、皆文德所貽。故以告廟、不言治功、而言天命文德、方治具鋪張、非太平也、故曰爲政以德、王者之民皞皞、上下與天地同流。政不本于德、皆覇虞小補、道不通于命、非王民之皞皞。太平無象、故以天命於穆文德不顯形容其至。此詩贊文德之盛、而欲其傳之久也、不必添出道字、蓋此單以存諸中者言之、曰牧曰惠曰篤、皆循向上裏工天下而言與方是治法耳、界天命文德並言、便是贊文德之盛、非以天頌文、亦非以文擬天也、不言天道而言天命、正指其實理之賦予者、舊說元亨利貞是也、不以

運行言。於穆對不顯。惟於穆故不已。於穆即不已者之默運也。惟不顯故純。不顯即純者之默存也。不已與純。乃天命文德之實。不顯不作豈不顯說。在天命則恭矣。俱寂而混闢無端。推之不見其始。雖之不見其終。而不已如此。在文德則聲色不大。知識俱融。並無錯雜。而其純如此也。純則心法垂於不朽。子孫一系。尤其無間。隨處驗此。即是惟我。不以祭時言。亦不必以意敷衍填說。我其收之三句。一直看下。純德主在命聚。故曰收無斁。即曰漠然無時無廢。不與文德相契合。純然一毫扞格。即曰大順。世世相續。便見篤厚。即作求配命意。不必著齊治均平上粗講。清廟以人心見祖德。此說子孫而歸重祖德。



徐士彰曰。不肖子孫。其祖宗在天。豈無啟佑之意。而自作不典則。無以為承受之地。曰我其受之。則祖宗之靈附矣。

嚴氏曰。去聖人浸遠。典刑易墜。非用意篤厚。不能守也。又曰。頌者成功告神。必言子孫勉力保守。以慰祖考之意。故此詩曰曾孫篤之。天作曰子孫保之。

蘇氏曰。文王受命未終而沒。周公成王繼之。天下太平。以為文王之德之致也。故以告之曰。天命之於周久而不已。文王亦既沒矣。而其德美不亡。以大盈溢我後人。我後人收之以成太平。天命之不已也如此。今將以長順文王之心。惟爾子孫世益厚之。

徐玄扈曰。張叔翹謂假以溢我。朱子據左氏傳改作何以恤我。然就本文字義。亦自可通。蘇氏曰。假大也。鄭氏曰。溢盈溢也。朱氏曰。盈溢被於物也。按此溢字甚奇。我其收之。與我能受之語意同。詩人之意。蓋言文王之德甚大。其條滌浸被於我。我既以身收受之。當順文王之德以行。無致拂逆。曾孫又當加意篤厚。世世遵守。毋使前人之德世遠而浸薄也。如此則文意甚順。而於小序告太平之意亦不



相悖。若改溢為恤。何以曰收。且本文明說文王之德。而又添出文王之神。文王之道。亦不勝纏繞。殊未見明白痛快也。

箋曰。告太平者。居攝五年之末也。文王受命不卒而崩。今天下太平。故承其意而告之。明六年制禮作樂。

箋曰。以嘉美之道饒衍與我。我其聚斂之以制法度。以大順我文王之意。謂為周禮六官之職也。書曰。考朕昭于刑。乃單文祖德。

維清

上二章言德。此章言典則心法治法備之矣。知是而乃可以祀文王也。

清是表行照亦之意。與熙字意同緯

熙、所在緝上、謂清明之有常也、典是文王致治之典、即
康岐之政、皆精神所流露、肇禋自武王有天下始祀文
以王禮時言、迄今中包、成王意在不可以創守平入。用
謂用文典也、用文王之典、安文王之天下、非禎而何、禎
字就在成字上看出。太平有象、方是成功、有成便是禎、
不必以四靈畢至語形容之。正見真當清緝熙、
序曰、奏象舞也、
蘇氏曰、象文王之樂、所謂象箾者、蓋文舞也、文王之舞
謂之象、武王之舞謂之武、時舞象則先歌維清、故其序
曰奏象舞、而其辭稱文王、時舞武則先歌武、故其序曰

詩脈 三頌　　叅之十四　　七

奏大武、而其辭稱武王、記曰十三舞勺、勺、大武也。十五
舞象、象箾也、武而謂之勺者、勺之序曰告成大武、蓋
因此詩而名之也、　緝熙也、熙光也、周公之治周也、事
為之制、曲為之防、是以其國無不備之政、政無不脩清
也、清明其為之也暇、而事之也至、是以無不和洽而光
明、者君子推其所由致之、曰由文王之法、文王之造周
也、始肇祭天地、先為之極焉、逮於周公、遂以有成、其
成雖當周公之世、然其禎祥見于文王矣
張云、肇禋、始大祀文王也、呂云、禋、王者祭天之名、周公
祭文王于明堂以配上帝、肇禋、謂以文王配帝自此始
也、

烈文

此即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酌酒獻賓之樂飲也、通
詩是歸功意、蓋之以德正所以不忘其功、古人相報之
厚如此、
烈字正替文字、如其文炳也之義、為國君、故稱辟、舉五
等之貴、故稱公、祉福即守成業而致成治、非止以富貴
言、無疆言福祉之長久、從吾身則到子孫去
無封無靡、守先王九賦九式之法也、此二句只引起錫
福之功、序者諸侯相傳之次、張叔翹曰、繼序皇之、即李

詩脈 三頌　　叅之十四　　八

机、所謂國未可量也、錫福報功、俱以及子孫、為極、故有
其極處言之、跳義謂爾使我子孫保之、我不使爾繼序
皇之乎、則淺陋甚矣、
無競不顯、從勢力爵位相形得來、道即日用彝倫、乃天
下共由之路、故泛言四方、德謂人心所同得、乃臨民御
衆之所當盡者、故專言百辟、四方訓正見其強、百辟刑
正見其顯、與大雅不同、彼重感人、而此重無競與不顯
也、前王不忘、即是廟祭時對越駿奔、如將見之意、前王
所以不忘、正為道德能維繫人心也、嘗奉祭廟庭時、尉
將人心思慕前王來作詩、使其惕然有感動處而戒飭

勸勉有餘不盡之意自藹然言外若說勉其取法先王便不警切訓刑在當時不忘在後日語又有難

序曰成王即政諸侯助祭也周公居攝七年致政成王成王乃祭祖考戒諸侯

王氏曰先王之戒諸侯也欲其競〻則中國强矣欲其顯〻則中國尊矣欲其四方訓之〻百辟刑之〻則欲其各以德善胥訓胥效也內則百僚師〻外則諸侯胥訓胥效則能以天下為一家中國為一人矣而先儒以為先王不欲諸侯名聲出境是乃力征經營天下惴〻恐天下軋己之私意何足以語先王也蓋所謂德者以至誠



出於仁義也未有仁而遺其親未有義而後其君所能使人至誠出於仁義則其强也其顯也是乃存之所保也 呂東萊曰於乎前王不忘如其自唐叔以下實寵嘉之

鄭氏曰無强乎惟得賢人也得賢人則國家强故天下諸侯順其所為也 徐氏曰傳箋以無競為競不顯為顯而中庸稱篤恭與聲臭則是顯悖經文子思未及廟且經文明言無競不顯而强謂之競與顯何也若當依文解義言道在當人我自盡人道於世何競之有而四方訓矣不令而行也德本淵微內自淵〻自之有而百辟刑矣所存者神也若準以後篇無競維烈則此言無所競者人之道彼言無與競者武之烈意自區合所以誤解者緣重看維字故也

天作

首尾重太王人皆知之然文王在內與頓處不必太露筋骨高山曰天作而太王不稱作太王之功與天矣並

嚴氏曰遷岐非詩已而周乃以岐興詩人以為是非人所能為故言此岐山天實為之也治荒而曰荒猶治亂而曰亂也荒之如授田居民等事即下所謂彼作此句最重康以治岐之政言康之緊根彼作矣說總見培植



高山之命脉以固岐周之基圖意有曠之行不止言道路也見地闢民聚為都會之地矣子孫所指者遠保之重太王開闢之艱難戒意不重天作高山太王荒之可包皇矣二章告神之詞其約乃爾

序曰祀先王先公也 郝云按此為四時之祭時祭則四親與太祖而祧廟不與成王之世時祭當自太王以下上及后稷先公指后稷先王指太王以下也然詩止頌太王文王不及后稷王季者時祭之樂非一章此舉王跡所自起功德最著者歌於太王文王廟者耳朱子但謂祀太王不兼文王以其開遺王季也然詩并頌二

王與得獨為祀天王方王又安得追后稷與王季序乎
是也
箋云高山謂岐山也書曰道岍及岐至于荊山天生此
高山使興雲雨以利萬物太王自豳遷焉則能尊大之
廣其德澤居之一年成邑二年成都三年五倍其初
正義曰祭法稱山林川谷能出風雨僖三十一年公羊
傳云觸石而出膚寸而合不崇朝而雨天下者其唯泰
山乎是高山能興雲雨而利萬物也太王能尊大之廣
其德澤者謂德及草木使之茂殖若旱麓云榛楛濟濟
是廣山之德澤也山之德澤既廣則山之為神益尊是



尊大之也常昭云太王能廣山德澤明其愛民甚矣故
民皆從之

昊天有成命

此詩頌成王全重一心字蓋不敢康之心即二后日受
不違敬勝執競之心二后以此受命成王以此保命宥
密總是形容其心心外無德心外無命單厥心者即殫
其不敢康之心也夫惟人主不自安而後可以安天下
故曰肆其靖之靖之謂休養安輯之也文武開創以與
天下以更始而未及與天下以休息成王之靖所以終
文武之功也

宏深靜密要說得與天命相配方見憑藉之意繼續光
明已在宥密中只嘆美一番
徐氏曰武王未受命故武王之後不可無成王歷觀三
代以至今日繼世而後必有變更天心人事其勢自爾
尋其所以殆未易言獨周家不然以此知成王之功大
矣

序曰郊祀天地也　蘇氏曰郊謂冬至祭昊天于圜丘
夏至祭地祇于方澤詩稱昊天是以知非祈穀之郊也
天將祚周以天下既有成命矣文武受之將成其王
業不敢安也夙夜積德以為受命之基蓋未嘗求之亦



未嘗舍之也未嘗求之所謂宥也未嘗舍之所謂密也
宥之也者聽其自至也密之也者欲及其時也文武之
所以眷天命者如此於乎及其和洽而光明也盡其心
矣故能定之也此詩有成王不敢康而執競有不顯成
康世或以為此言成王誦康王釗也然則周頌有康王
子孫之詩矣周公制禮禮之所及樂必從之樂之所及
詩必從之故頌之施於禮樂者備矣後世無容易之且
詩曰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曰自彼成康奄有
四方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
也

朱子辨序云以國語證之為康王以后祀成王之詩無疑小序因昊天二字遂曰郊祀天地也不知古昔聖王制為祀典必以象類故祀天於南祀地於北其壇壝樂舞器幣各々不同若曰合祭于圜丘則古未有此禮若曰一詩兩用如所謂冬薦魚春薦鮪者則詩中言天而不及地何取以奏之方澤乎斷以朱子為正

魯申公曰昊天有成命康王禘成王於明堂之詩

我將

詩旨全以天為主只因宗祀文王以配故即因文王以異天之享說文王右享處可補出天來若與天及畏威保之處却不必强補文王通說自見篇內重在法典日靖上蓋監觀四方求民之莫皆上帝之心也文之所以然及至天也畏天之威懿見於日監之意緝昭事之誠以副其求莫之心耳

藁秸陶匏繭栗祭天于南郊尊之也牛羊簠簋豆俎祭帝於明堂親之也尊故配以始祖稷是也親故配以祖文王是也　陳氏曰郊者古禮明堂周制也　不敢必天之右而必之於文王不敢以氣類之接必文王而以遵典靖四方必文王然且曰我其夙夜畏天之威于時保之若不可與偉者焉

則象宥之為儀節鑊矜之為式敬畏將之為刑法典則所以日靖不作兩層此是文王求寧觀成之本心故知感格有素

須知首節詞氣便凜凜有畏天威之意夙夜畏威只是常存此念常法文典以靖四方耳保之名不敢怠為可保是心上思想如此

問祀文王於明堂周公以義起之不知周公以後將以文王配耶以時王之父配之耶朱子曰諸儒正持此二義至今不決且周公制禮不知在武王之時成王之時若在成王時則文王乃其祖也



時邁

此章以昊天子之為主開章先王保之句義中六句以人歸神享正是昊天子之作遇脉語正以今日之時邁上見于天為子于天下為君師修政明教方能保子之之命係在時邁之頌見宇宙煥然一新不負寵之四方之意

此與時周之命一樣氣象乃革商之後最初一起不用註十二年之說蓋十二年見周禮武王時尚未制也且克商七年而崩亦未嘗十二年在位也應天時行故曰時邁亦勿認為春東夏南秋西冬北之時其字正是祈

天之意、不必過設疑慮、反覆于天命之靡常、故終之以保命之說、 尚書、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覲東后、

蔡氏曰、柴、燔柴以祀天也、望、望秩以祀山川也、五岳四瀆之屬、望而祭之、故曰望予、蕭下文神人之主改教之宗言向懷萬時邁云、彼商頌非天子耶、該害所甚惧也、堪與此詩傳神

二節承上設問之詞、而應之、曰、天實右序有周矣、不見薄言震之、莫不震疊、懷柔百神、及河喬嶽、乎道已然事、以起下保命意、若實作驗之、而知天子哉、則周王之時



巡、姑以驗天意何如、而非所謂時周之命矣。右以尊臨臣民言、序以承受曆數言、震之、與式序不同、特尚未行慶賞黜陟之典、只是朝會眾、而示以更始之意、如須臣朔、一律度、脩五禮、如五器是也、震疊則大畏小懷、與前玩惕不同、懷是我去格他、柔是我去安他、河無汎濫、岳無騫崩、便是懷柔、慶河岳感格百神可知 曹氏曰、祭法云、山林川谷丘陵、能出雲雨見怪物、皆曰神、有天下者祭百神、溥天皆王土、故巡狩所至者皆祭焉、 朝會祭告皆自天使我說對天言則為子、對神人言則為后、而惟為神人之后則必為天之子矣

三節於是復嘆之曰、明昭乎有周也、政教熏脩、此奉天意以新天下者也、此與上章節、是一時事。但山川百神禮之而已、若四方百辟、定有政教及之、而後能使之畏威懷德、以保天所予我之命也、明昭有周只掃除濊濁、而天下清明意、以新天子之定式、序次、諸侯、重在序上、天子者、序之于天。諸侯者、序于天子、載戢四句、重求懿德二句、求非講求、乃搜求也、即訪洪範于箕子、求丹書于太公之類、

樂記曰、武王克定天下、其兵包以虎皮、示不復用、 徐云曰、更始之初、人心尚染於舊久、易即于新、惟懿德可



以消人心不逞之志、惟懿德可以振天下維新之化、

序曰、巡守告祭柴望也、 郝云、後王巡守祭告通用之、故名肆夏、取篇末肆于時夏語、即周禮鍾師九夏之一也、禮尸出、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皆以鐘鼓大也、歌之大、本周語曰、金奏肆夏繁遏渠、天子所以饗元侯也、韋昭注云、肆夏一名樊、韶夏一名遏、納夏一名渠、周禮九夏之三也、遏執競也、渠思文也、 三夏外、有王夏、昭夏、章夏、齊夏、族夏、陔夏、驁夏、

執競

武王以武定天下。而曰無競維烈、成康守成以致治。而

其明見武王之武。非夫人之武也。成康之守成有以本之。非專藉庥蔭于前人者也。猶是鐘鼓磬管而有功德以被之。自覺其喤喤將將馮馮。此二節總見三后之錫福于後人。意威儀反反。叙述過遝之詞所重不在也。

武王敬勝義勝。不泄不忘。永德配命。善繼善述。成王夙夜宥密。康王對揚光訓。發强剛毅足以有執。執便是競。非有个自强不息之心。而又有一心以持之也。　徐士彰曰。武王功在宇內。而曰執競。反自求內之所存者。而言成康德基宥密。而曰不顯。反自其外之所運者。而言。此微顯闡幽之意。亦上帝所君。見創業之君。開天闢地。其為天心所屬。固不待言。至于守文之主。類多憑藉祖宗舊業。乃今成康以德凝命。其為君亦天作之。與武王之聰明作后不殊也。

斤斤其明。有意蓋武王克商。而會朝清明。如開雲霧而睹青天。此言其大槩昭明耳。至於成康制禮作樂紀綱明倫。纖悉銖兩。必到矣。故曰斤斤。

形容功德之時。正對越神明之際。而三后之功德。皆宣播于樂中。神心未有不感格者。此降福所以穰穰也。

樂記曰。鐘鼓鏗鏗以立號。號以立橫。橫以立武。竹聲濫。濫以立會。會以聚衆。降福已是不祝致告之辭。威儀反反。即式禮莫愆之意。反反謂反之于始而如一也。凡頌之體。不獨稱美前人功德。實以興起後世。儀刑俱述功德而不及主祭者。稱頌之謂何。此云降福既已簡簡而威儀尚爾反反。前王將醉飽以享之。而福祿之來反未艾也。此方是頌体。　醉飽就神言。正神具醉止之時也。

序曰。祀武王也。　朱克升曰。祭三王無其例。豈昭王以後。祭武世室。而配以成康與。　滿笠江曰。攷古宗廟之制。唐虞立五廟。夏后氏因之。殷制七廟。周亦七廟。則三王而一詩祭之。義恐未然。呂涇野所謂成康以來其功則能崇天下其德能和致以奉祭祀武王。其必享之矣。

范蜀公曰。祀武王而述成康。見子孫之能繼也。

魯申公曰。執競。昭王禘康王於明堂之詩

蘇氏曰。周之興也遠矣。至于武王成而安之。然後能奄有四方。使其明無所不至。凡今所以能備其禮樂脩其祭祀。以受多福者。皆武王之德之致也

郝云。頌武王僅二語。而頌成康過為鋪張。文義不類。蘇軾謂周奄有天下。不自成康始。詩之矣。祀成康則此詩作於康王之後。周之禮樂。迄自周公。是蕭所謂過。即詔

勇者也、禮牲出入、奏韶夏、天子以過德元后、康王以後、
昭穆之季未聞有繼周公作禮樂者、即有新聲、豈可以
配九夏乎、云成康者武王成功、康定天下、猶酒誥言成
王大誥言寧王云爾。

思文

序曰后稷配天也、 生民述事之詞、故詳、思文告神之
詞、故簡、雅頌体殊、義則一也、稷一有邰之君耳、周人推
以配天、恐人疑之、故闡其功曰克配。見非忝竊也。百谷
獨衆、来牟者、冬至郊祀、惟二麥生、易所謂復見天地之
心者也、乾為金、麥金王則生、廢則死、歷四時而成、謂之



首種、為百穀繼絶續之、春秋無麥則書。故郊稷特舉之
也、帝命三句一直下、見稷之于民、以粒食出民於禽獸
皆天心也、克配南郊、誰曰不宜、稷之救、稷但為民立
命、而功至陳常于時夏、是又為民立德、而宇宙文明矣
故頌之曰思文、經天緯地之謂文、配天即猶參贊之
謂、言其德之光被于民物者、與天無二也、立字不作粒
字解、貽我来牟、自有粒食意在此二句、總以百谷言、已
有偏養意、德大如天、意亦畧盡、下二句見其謂民立命
者皆其為帝立心、所以為極、此正以帝命與克配相應
張叔翅曰、貽我来牟、重率育、不重帝命、蓋舊穀既濯

新穀未升之際、民非来牟、無以續食、便有生養不偏處、
故此来年、乃帝命之美利、而自稷貽之、則樹藝之教於
是乎備生養之利於是乎周徧、天下之民無復阻飢之
患矣、如此則上下承接、有情若如時說、重帝命而曰稷
特承天之命而播之耳、不見重稷之義矣、此亦一見、存
之、 陳常只在養上看出、陳亦不是稷陳之也、註中將
字有斟酌、 后稷之功止於教稼穡、而詩人推揚其美。
至曰備禹之績、曰陳常于時夏、恰蒙禹契之功、皆稷之
功者、然見當時若無稷、即平水土者無以覓其業、明人
倫者固與成厥功、負可謂善言祖德矣。



濮氏曰、此郊祀獻后稷之樂歌、祭天宜有詩、而今亡矣、
決不可以昊天有成命當之、

臣工

詩以敬公為主、維莫之春句最喫緊。 臣工、如鄉遂之
司稼、司農、都鄙之田畯、田正也、敬爾在公、以農事言、而
下即敬公之事、釐爾、是始置法以賜之、非謂周以農事
開國、已有成法也、 章小東曰、成法、如鄉遂用貢法、都
鄙用助法、與周禮備稼政、簡稼器之類、不可直以下節
當之、蓋三月治田、初不待于咨度、而上帝之明賜、亦非
所謂成法也、 成法具矣、而其間土宜不同、風氣不一、

有許多調停饑饉處。務要講求之。審度之、而後可行。不可視為文具也、

保介節、匠谷茹之事、大意以乘天時、盡人事連說、不必析看、如何新畬問之也、亦商之也。麥將登而谷繼熟、以天時、催人事也、倏忽之間、又見西成、簡乃器、備乃事、以人事赴天時也、是所謂戒也。若多說、歆之以放、恐非戒意、　輔潛菴曰、保介、助王耕籍田者、介有副意、故以為農官之副、莫則陽氣具蒸、土膏方動、正平秩東作之時、新畬用力猶難、故首問之、下皆言治新畬之事、只一氣說去、命我衆人二句、正是勸相農夫之事、　曹氏曰、凡田一歲曰菑、初反草也、二歲曰新田、始為田也、三歲曰畬、乃成熟也、　周禮田有數易、故有一歲三歲之別。錢



管子曰、一農一事、必有一銍一耨一銚、然後成農、銚也、所以起土、可用於耕、鎛耨也、所以去草、可用於耘、銍以穫禾、可用於穀、

序曰、諸侯助祭遣於廟也、　張氏曰、先王深知禮義之本原、起于稼穡、故于諸侯而助祭歸、而戒以農事、慶始於土地闢、田野治、先王之意槩可見矣、　郝云、朱子改為戒農官、非也、戒農官何與於頌、諸侯守土、民事為先。故風歌七月以戒君、雅陳楚茨以刺時、商頌以稼穡先

祁諭、洛誥以明農、叙正父、孟子謂三王巡守。諸侯述職。以田野治為慶、故于來朝助祭歸、而申飭王章、稼穡其首務也、周先公力農開國、故告于廟、以祖德訓之、所以為頌、呼保介者、車馬臨行之辭。介甲也、勇士衣甲、立車右、為保護、月令參保介之御間是也、將行呼保介、猶敢告僕夫之意、宗廟之祭、以仲春、諸侯朝正來、二月助祭畢、歸及莫春矣、二麥將熟、故即時物告之。

噫嘻

官治農、王者治官。卛里知川。卛川知天下。卛爾以下、一氣不斷、重在一卛字、大意言欲種必先耕、而耕之必駿



發、必協力、卛一川之衆、耕一川之田、非地自地、而人自人也、　疏義曰、農夫各有其田、而各以其力耕之、但爾為農官、則田即爾之田、而耕即爾之事也、卛乃統卛之卛、非以身先之也、鄉遂之地、田不井授、則溝洫之內、皆為私田、卛農夫而大發其私田、蓋必域於萬夫者、布滿郊原之內也、　黃氏佐曰、周官一書、設官分職、其為農事者、不一而足、或以巡稼穡、或以蹟稼器、趣其耕耨、辨其種類。合耦以相助、移用以相救、行其秩序、懸其法式。又於三歲大比、以興其治田之眊、亦如大比之興賢能焉。或誅或賞、或興或廢、無非為農事而已。　疏義曰、偶

民力者莫如私所為出天下之公則視之為不急惟視之為一己之私事則併力齊心有不期然而然矣　上先民之私民先上之公。

序曰春夏祈穀於上帝也。　傳中公曰噫嘻康王孟春祈穀於東郊以成王配享之詩　郝云按月令孟春天子以元日祈穀于上帝仲夏大雩帝以祈穀實此即其樂歌也春秋傳曰啟蟄而郊龍見而雩啟蟄仲春建卯之月也蒼龍之宿昏見于東方則孟夏建巳之月也與月令小異然其為春夏同也。　使非祭祀樂歌而何以入於頌



振鷺

序曰二王之後來助祭也。　客之慇、譽之永、都是德、若說出德來便索然。總之一見而喜更喜其將來之永無間言無限眷戀咨嗟之意。總之曰在此無斁。

辟雖有水鷺所集也在西郊故曰西雝斷字指鷺之棲向言尊之曰客親之曰我客愛敬兼至也客如助祭時進退周旋皆是非顔色也二代之忠質周室之羽儀已

•遐下無斁意。

為勝國之遺易起猜嫌在革命之際易生厭薄無惡無斁自其已然者言庶幾幸詞。非期望之意待客與待臣

傪[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也註中此譽猶云見在之譽也宜[illegible]說周他詩人[illegible]上章其能保譽耳　李廷仲曰庶幾終譽所謂受人以德也成王告微子曰與國咸休永世無窮又曰保我有周無斁皆此意也。

張叔翹曰振鷺有客二詩詞意相類疑皆為微子而作而振鷺不明言其事故總以為二王之後然宋既仍殷舊尚白則車馬服御宜皆縞素以振鷺咏之或亦取潔白之意與　史記武王求禹之後得東樓公封之于杞以奉夏后氏之祀　又曰周公既承王命誅武庚乃命微子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　徐氏曰



此詩之作一則見周家之忠厚。一則見人心之戀先代久而不忘。即此又可見武王伐商非利天下有湯上無私氣象。　又曰微子之去商歸周竟穿揖讓公天下之心也彼視天下非我家物而思得專之其受封于宋以存先王之祀殆如虞賓之類非必以武王為仇也此意在夷齊之上雖向三代以下人說耳　朱子曰看此女都無告神之語恐是獻助祭之臣古者祭妥一受胙主與尸賓皆有獻酬之禮　黃葵峯曰按正祭時未有獻助祭之臣之樂歌者統於尊也後祭歸賓客之俎獨留同姓燕飲亦未見有二王之後在想別日燕飲故歌此

詩。

豐年

序曰、秋冬報也、 重稼歸功於神、以見其當報意、 李
氏曰、職方氏雍冀之地高燥、其穀宜黍稷、荊陽之地下濕、
其穀宜稻、是黍利高燥、稌利下濕也、豐年之時、或高或
下無所不熟、 孔氏曰、毛氏言廩所以藏穗、則廩惟藏
粟也、而地官廩人注云藏米曰廩、明堂位米廩、則廩之
所容、兼米兼粟也、 曹氏曰、酒正辨三酒之物、惟清酒
以供祭祀、又辨五齊之初惟醴酒最滔、鄭氏所謂成而
汁滓相將如今之甜酒也、 億秭衆邦歲之廩數、非專



主公家言、烝畀二句、開說進祖妣、享獻安侑、洽百禮尊
賓養老降福甚徧、言大興豐樂、非特食衆夫穀士女而
已、偕者殆也、
朱克升曰、集傳初本作歛始登而薦於郊廟之樂歌、經
文只言烝畀祖妣、未嘗有以社以方等語、不知改本何
以入周小序、
蘇氏曰、豐年蒸嘗、皆非宗廟之詩、而曰烝畀祖妣何也、
以為所以能進享先祖者、皆方蜡社稷之功也、

有瞽

序曰、始作樂、而合乎祖也、 鄭氏曰、王者治定制禮功
成作樂、合者大合諸樂而奏之、 黃葵峯曰、此周公制
禮作樂既成、行其禮于宗廟之中、大合樂而奏之也、
禮曰、凡釋奠必有合也、凡大合樂、必遂養老、此則為始
作樂而已、亦非為釋奠養老也、 樂以昭德象功、始成
之時、不知果否無悖、故奏之而合乎祖、而觀其感格何
如、以驗樂之合與否也、
設樂者瞶瞭也、作樂者瞽師也、周禮上瞽四十人、中瞽
百人、下瞽六十人、瞶瞭者和之、瞽在周庭、所以和音律
感神人者、皆在是、故曰總敘其事、
曹云、足鼓、以趺承之、楹鼓、以柱貫之、周鼓始垂於簨虡、



謂之縣鼓、 毛云、柷、椌也、圉、揭也、考索云、柷方二尺四
寸、陰也、故二十七鉏鋙、陽也、樂作陽也。以陰數成之、樂
止陰也、以陽數成之、天地自然之理也、徐云、柷之制中
虛、蓋聲之所出、以虛為本也、圉之制中實、蓋聲之所止
則歸實也、
王云、簫大者、編二十三管、長尺四寸、小者十六管、長尺
二寸、參差象鳳翼、
肅即皦如、意雝即純如、意合之即所嘒嘒和鳴也、和字
最重、女即是大武之樂、以功成樂作是懸其聲、故曰先
祖是聽、非謂以祖功宗德被于音樂之內也、末以客之

觀饗神之格、我客統承先王所用之樂、皆大聖人之至
樂、後有作者、宜離為觀、而今觀之忘倦、則樂之美盛可
知。總重在和鳴之是以格祖上、不必言興亡之感、樂
者冢成者也、故曰成。

潛

序曰、季冬薦魚、春獻鮪也、　魚至冬月大寒降、則性定
而肥、漁師始漁、先薦寢廟、至春王鮪來、則薦鮪、此其樂
欲也、　此是常祭之外、另舉此祭、如漢入宗廟薦新之
意、西北以魚故重之、獨言漆沮、有不忘本之意、潛深處
也、毛氏訓作槮、不知漆沮之中、如何積柴養之享祀是



薦非祭、所謂備四時之異物、順孝子之誠心也、

雝

此武王克商歸祀文王、合萬國之懽心、以祀其先、故言
諸侯獨言　言之於文聖父聖子也、言文德曰肅雝、曰
穆穆、此之辟公天子分明描寫出文王精神來、宣哲文
武以昌後、而後人克承先德以右之、此之謂孝子天子
穆穆內有無限緋徊之感焉、故接嘆曰於薦廣牡、見其
集假哉之天命者誰也、皇考也、綏予孝子內、有善繼善
述之思焉、故追美之曰宣哲文武、而歸蘇在既右烈考
句、

有來至止、儀循在廟言、雝雝非勉強、肅肅無惰容、穆穆
則至和無逆、至敬無文、而深遠莫測矣、俱就祭時說主
祭之人、要欲精神以昭格、自合穆穆、非因諸侯助祭、而
天子無所事也、　徐云、孝子主祀、若無一段淵然默然
齋予默成之意、不足以通神明、故言穆穆、方與神明合
德也、
蓋助精在助祭中、抽出一事言、　顧大韶曰、於薦二句、
歌云、於天子進大牡之牲、辟公助我陳其祭祀也、後自
可然今人說者、却似諸侯自薦大牡、不知周禮九貢、唯
侯服貢祀物、亦謂入貢時納之耳、寧有當祭時始進之



者、天子自有充人牧人等官、牲何不備、而乃取給于諸
侯也、此已是既右烈考二句意、對辟公言、故曰天子、此
對皇考言、故曰孝子、
宣哲使是維人、文武使是維后、不可說惟宣哲、斯盡人
道、惟文武斯備君德也、亦要就祭時描寫為妙、燕字雖
就安氏說、然味詩詞、囫圇說个燕及、可見文德徹下徹
上、屢從直指武王說、昌後本燕及來、不重後之昌、只重
所以報文德之盛、即陳錫哉周之意、綏我介我、蒙昌後
直下、總是推既右烈考根原來、見今之事亂者、即其所
以裕後者也、道孝子之盡孝已哉、　眉壽繁祉、都為一

右字埋根脚。文母雖帶言。其實關睢啟化。鑽女開祥。文王宣哲文武之德。其贊助者不淺。

序曰、禘太祖也、　蘇氏曰、禘宗廟之大祭、所謂禘祫者也、太祖、文王也、或、言周人以諱事神而此詩有克昌厥後、則太祖非文王也、然周之所謂諱者、不以其名號之耳。不遂廢其文也、諱其名而廢其文者後世之禮而非周之故、疑之過矣、　劉氏曰、太祖即后稷、　朱氏曰、祭法、周人禘嚳、又曰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周之大祖、即后稷也、禘嚳於其廟、以后稷配、所謂禘其祖之自出、以其祖配之、是也、　呂東萊曰、禮不王不禘、周所以王天下、得行禘禮於大祖者、皆文王武王之功也、故成王於禘之時、推其得禘之由。構之樂歌、以告大祖、



載見

鄒子静曰、此篇諸侯之來、本為來朝、而是詩之作、則為助祭、大意以率見昭考為主。　載見從入覲說起、即有來雍々二句意、革、即禮樂刑政之属、自昭考時、已頒為世守。而禀承于新王之朝。若其中求之耳。要見奉辟王之命即以欽昭考之靈隱々含着下意旂畫以交龍、故曰龍旂、建之車上、懸鈴于竿、而和則在軾前者也、鞗

金以毛轡首、故曰有鶬、作三件看、林有烈光、不是載道之光、即啟天子之邦而朝廷與有榮施意　張左右之曰以事辟王身上、王者以天下助祭為重、並合天下之孝享。為一人之孝享也。楊子雲曰、孝莫大乎寧親、寧親莫大乎寧神。寧神莫大乎得四表之懽心。其周公之謂乎。眉壽三句、皆孝享中事、此已是純嘏了、不過提出辟公字以示歸功之意、重一俟字俾字　朱氏曰、末二句蓋均福于諸侯之詞、



序曰、諸侯始見乎武王廟也、　郝云、[illegible][illegible]年八十、生成王、九十三崩、成王立年十有三、非[illegible][illegible]稱也、此即其初立朝諸侯、率以見於武王廟之樂歌、詩明微如此、世儒狃于明堂位云、周公負扆踐祚七年、而後致政、併疑此詩為七年後王、親政作。蓋按洛誥云、周公誕保文武受命惟七年、彼謂成王七年、周公留洛耳、非謂七年前成王未親政也、十三歲天子、尸居而又七年、則二十矣、乃始見諸侯乎。

有客

序曰、微子來見祖廟也、　徐士彰曰、按書微子之命、成王既誅武庚、乃封微子於宋、以奉湯祀、此蓋受封之後、乃來朝而見于周之祖廟、所謂遙威即封與也。或云古

者、錄人、必於祖廟、故云然　全以有客一句為主、當時萬國共臣、而獨有于周為客者、已見禮遇之異矣、是以篇中多道主人挽留及尊禮之意、末二句最有深情

有字亦字、有欣然創見之意、不必將馬與儀與旅分作三件、亦不宜以所乘之馬對所從之人、只從馬開ゝ落到人上、見無非可愛為得、萋且威儀多之狀、非選擇無以得此、故即謂之選擇、全要得初至令人快睹光景只重客上、因馬以見人、因旅以見主、　嚴華谷曰、威儀萋且然致慎者、乃其隨行之衆、如敦琢之金玉然、稱其臣之有文、則其王之文自見、猶杜詩云侍立小童清也、



廟見既畢、則歸國有期、縶之又追之、又左右無方以綏之、皆設言也、微子尹茲東夏、本不可留、留之只是愛之然已、既有淫威二句、只是餞之ゝ切、車則大輅、旂則大常、用天子禮也、朝廷以雅、宗廟以頌、用天子樂也、易者無所傾吝、大者寵冠一時、淫威如此、正見待是天子留客、故有許大崇寵、推言平日待之如此、以展我其一面非自多其所與也、　張叔翹曰、用天子禮樂則浸淫出于尋常等威之外、故曰淫威、　亦白其馬與淫威相關

黃氏佐曰、武王克殷之初、下車、封微子于宋、見於樂記可考、成王特申命之耳、非至此始封也、

徐云讀此詩、不獨見周家忠厚、其真情[illegible]然如若客已、亦見微子在當時翹然峻潔、有ゝ壁立千仞氣象。

尚書日記曰、自後世論之、懲管蔡事、鮮不疑同姓、微武庚事、少有能甚於前代後者、周家則不然、管蔡敗、而並建親賢、以藩屏周者為益盛、武庚敗而建微子於上公、其待遇為益加、此周德之為至也、

武

序曰、奏大武也、　此大武之首章、言武王成功之大、而推其功之所由成也、誦武而曰允文曰遏劉武烈之中



文德寓焉、何也、人知武王之在干戈、而不知武不貴于用武、若以武定天下、則不定矣、而以武戡天下、則不戡矣、武以止戈為武、而武王無競之烈、所以勝殷者、不以武也、允文以惠鮮懷保言、全在不忍散天下之獄械上看、克開、三分有二、其命維新是也、武王之受、即是以服事殷的念頭、欲守之不失、但紂惡不悛、不得已其杞包之忠、而通以繼承其聖明之念、而遂以效而一著戎衣不事刑殺、終不失其允文ゝ[illegible]之文、此無競之功、所以定也、武不尚武、非武之大者哉、勝殷遏劉、往有以勝殷而止紂之殺戮者言、於止戈之意欠切、不如在武王身

上看是不必戰勝攻取而定其功、是止已之殺、與止戈有情、當細味之、舊以偃武說亦可、無競之烈、與耆定之功、俱在除暴救民以安天下上、

樂記孔子與賓牟賈言、夫樂者象成者也、揔干而山立、武王之事也、發揚蹈厲、太公之志也、武亂皆坐、周召之治也、且女未聞牧野之語乎、武王克殷反商、庶民弛政、庶士倍祿、濟河而西、馬散之華山之陽、而弗復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復服、車甲衅而藏之府庫、而弗復用、倒載干戈、包之以虎皮、將帥之士、使為諸侯、名之曰建櫜、散軍而郊射、左射貍首、右射騶虞、而貫革之射息也、



裨冕搢笏、而虎賁之士脫劍也、祀乎明堂、而民知孝、朝覲、然後諸侯知所以臣、耕籍、然後諸侯知所以敬、食三老五更于太學、天子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爵而酳、冕而揔干、所以教諸侯之弟也、若此、則周道四達、禮樂交通、武之遲久不亦宜乎、　此分明是勝殷遏劉、耆定爾功註疏、以此知認止殺為止殷之殺、若其說為未盡也、

閔予

序曰、嗣王朝于廟也、　詩以繼序為承家之孝、勉敬為致孝之本、武王之念茲皇祖、念即敬也、成王之夙夜敬止、敬即念也、繼序者、繼此心精耳、

閔予三句、見其任大責重如此、變故遠遺又如此、有無限悲愴、正是夙夜思慕兢兢業業源頭、遂以嘆詞接下、永世克孝、即善繼善述、求德配命之事、而謂之永、便包下、夙夜不忘、皆在心上看、故以念茲承之、　陟降者、念念與之參合、不非懸空憑想、惟是繼志述事而已、無一時不念、即無一時不敬、遂以夙夜敬止承之、此即基命宥密之心、常若皇考之陟降者也、　徐云、凡子孫忘其祖父、未有不墜先業者、讀此詩、想見成王當日痛瞻依之不及、而哀慕不忘、悽然酸楚之意、故曰所以就文武之業、崇大化之本也、文武成康相授、惟此而已、



末二句、推明所以夙夜敬止之心、不曰業而曰序、如上文孝字念字敬字、皆一一脉相承、無渙的念頭、此序之所由來也、一日思一日當敬、永世思永世當敬、安敢開于夙夜哉、

訪落

序曰、嗣王謀于廟也、

張叔翹曰、以落為始、如以亂為治、以特為匹之例、古人語多如此、艾之為言盡也、其徧遠、故不能造到盡處、郝云、草木實落始生、故謂始為落、艾老成也、故謂終為艾、　徐儆弦曰、多難哉、從以天命未定、人心未孚言、以

此詩尚未有武庚事也不知武庚之事雖未有而二叔流言頑民未服則有之矣不然何多難之有　上下陟降即指道之所散殊者上以道之全体言故覺其難下以家庭一節言故覺其易蓋言不求道於遠而求道于近也然道與事之別　紹庭如臨百官正萬民之事紹家如刑寡妻至兄弟之事体即道之資益後人處保則有所憑藉而不陷于危明則有所開悟而不迷于徃不必以保明分應多難判渙言

李氏曰人君者天下之本始即位臨政者又人君之本也故伊尹告太甲以新服厥命惟新厥德召公亦曰王乃初服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貽哲命此訪落所由作也



敬之

詩以敬合天以聪聞敬而以學聞聪光明之体即天道之貞観也顯德行之示正光明之入路也總不外一敬字而倩助于羣臣之意尤為喫緊

敬者卓然之謂人心有蔽則昏無蔽則卓然矣學者所由開其聰而使之卓然者也就將緝熙而至于光明即不言敬而敬在矣然猶致望于人曰示我顯德行夫示之不顯非不聰之所能領諭所謂就將緝熙者亦或有似是之訛此成王意也

首節述言之體首句戒其當敬是一章大頭腦須重發下文不過發明不可不敬天顯故命不易是一套語無曰三句正是下顯字成王之意若曰羣臣所言當敬之事乃天人精微之理今聞所未聞也

二節只是學一個聰而復其光明之体自然能敬矣示我顯德行亦只成就得一個聪字就是造就將是精進緝熙二字與文王不同乃勉然工夫從一隙之明而照得不已到那萬理明淨地位此等皆實實有体驗可據者故曰示我顯德行仔肩或以國家天下之重任言或



即以光明之地位言恐謂仔肩只以天命之去留擔于一身言更真切　陟降二句言天体事而無日不然也一氣說不作兩層茲字正打上士字

徐幹曰民之初載其矇未知譬如寳在于室有所求而不見白日照焉則羣物斯辨矣學者心之白日也　佛謂之瀰者言正救其失不順從之也成王[illegible]時時必求著實如上章之率昭考則欲求之家庭此章之敬天命則欲求之顯德行誠意懇惻不為空言類如此

序曰羣臣進戒嗣王也

小毖

小曰嗣王求助也
此乃管蔡既誅周公歸政之後而作不懲何忌語意歸重毖上。天下事未有不抵於小者故以小毖名篇予其二字有悔悟自艾歷數往臣更始之意其予四句全為管蔡而發獨以變生骨肉故借蜂鳥為詞以寫痛切之意此四句已然非其止未然之謂言莫敢予荓蜂也予自使之而自求辛螫也始則信彼桃蟲也而不意其能為大鳥也一是輕任一是輕信莫予荓蜂猶云莫云毒也已詩莫我肯穀莫予云覯皆倒詞也言無人使蜂螫我乃我自求耳荓辛二字正見懲後之意 陸農師



曰說苑云鷦鷯巢于葦苕繫之以髮一名巂雀化鵰為鵰 黃氏佐曰鷦鷯生鵰恐一時之言如李白云權歸臣兮鼠變虎不得以文害意 未堪又集呼應甚緊猶云事既不堪變又叢集也多難以下心漸進言集蓼即指管蔡說受痛深者痛定猶痛耳 劉成安曰朱子以此詩作于成王之際則是武王崩後之三年也按書曰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則是武王方崩流言即興周公避而東居二年之秋天有風雷之變于是王迎公歸明年免喪朝廟而此四詩繼作故此詩深懲管蔡之事也。

沈仲容曰訪落慎始也所以慮常小毖謹後也所以慮變

載芟

此與良耜皆頌農功之有成而神貺在言外玩振古句似屬祈年詩

芟柞未是耕蓋將耕而先芟除其草木左傳如農夫之務去草焉芟夷蘊崇之國語所謂孳藁除田是也秋官柞氏掌攻草木及林麓 涑奎釋土膏動故解散 孔氏曰待其土氣烝達然後耕之其耕則澤澤然 耘除根株也隰新發田也畛舊田有術路者也此見無驗土



意

侯主三句指點出耕之人來見得盛世之民不敢溢心舍力不分內外親疎思媚二句分明畫出春耕光景太平氣象不必泥婦何以依夫何以媚耜耒首斷木為之到則入土也深

田耕而播播而生生而盛自是田之漸次非必專為夏耘張本但意則直趁綿綿其麃耳徐云千耦其耘綿綿其麃撥朱子槪訓作去苗間草也則播厥三節為申明次節之意提是既苗而耘識鄭氏箋則以千耦其耘為既耕而耘綿綿其麃為既苗而耘前之耘為反土而除

草木之根株、法之庶、為除去苗根之草、茀如今人治田
則朱子為是、然耘而法揃、于今亦間有之、疑此是古法、
漢人注疏、必非浸然者也、
穫言在野、積言在場、百禮、如祼將安侑、迎神送尸之類、
祭有十倫、其禮實繁、而皆以酒行之。故曰以洽百禮、上
言收入之多、雖為民間、而祭祀燕享、俱就國家説、以洽
其香、如飶也、椒其馨、如椒也、皆言酒醴芬芳之氣、
邦家之光、非賓客譜重邦家之謂、蓋以大有之年、設燕
享之禮、自是豐年嘉會、此便是邦家光顯處。若凶荒殺
禮、氣象蕭然、何光之有。 李氏曰、養老之禮、有三老五



更焉。父事三老、所以教天下為人子者。兄事五更。所以
教天下為人弟者、親冕而總干、袒而割牲、執醬而饋。執
爵而酳、祝饐在前、祝鯁在後、三公設几、九卿正履。天子
之尊、且事他人為父兄、執敬遺其親父兄乎。是一舉而
孝弟之道、洋洋乎九州外矣。 匪且二句、雖農事豐年
分貽、却是一套事、互見之、重匪今斯今、以起振古、振古、
自周家開國時言、
序曰、春籍田而祈社稷也。 鄭氏曰、籍田、甸師氏所掌。
王載耒耜所耕之田、天子千畝、諸侯百畝、籍之言借也。
借民力治之、 又曰、俶載當作熾菑、既耘除草木根株、

乃更以利耜熾菑之、而後播、
劉夢戌曰、朱子既辨此詩無祈田之意、而又謂當與豐
年亦然、蓋援為酒醴畀祖妣言也、其亦秋成之祭。薦新
于宗廟而歌之與、

良耜

通詩重報賽、宜以末二句為主、
毛氏曰、畟畟、耜入地之貌、播厥
二句帶在耕上説、饟伊黍、笠伊糾、不重質儉處、農夫自
合當如此、何用珍味華飾為、婦服于餉、夫服于耜、見舉
家力農意、 周語曰、民無懸耜、野無奧草、 笠以蔽日



禦雨、糾以繩結之也、鎛、鋤也、趙、刺也、急疾意、 徐士彰
曰、言薅荼、則凡百谷之宜高而實者得其薅。言薅蓼、則
凡百谷之宜下而卑者滋其生、親荼蓼而水陸之草可
見。荼蓼朽止、乃耘以後事、不惟除害之密、亦見耘之有
益于苗也、此不重荼蓼須根、用力之勿衣、 月令季夏
之月也、土潤溽暑、大雨時行、燒薙行水、利以殺草、如以
熱湯、可以糞田疇、可以美土疆、 陸朋明曰、積之栗栗、
與茨比、如櫛、俱以積之密言、而意實有別、凡秋穀多則
總頭猝起、而不甚緊、栗栗則密矣、此就一堆而言、如櫛是
在場堆數密比如此、以衆堆而言、間可容走、閒以入穀

也、四閭為族、一族共計百家、計畝均分、故各謂其室、衆一族知此、然族不然矣、　鄭氏曰、百室者、出必共洫而耕、入必共族而居、又有祭酺合醵之懽、百室寧止、見豐成夫婦象、有合哺鼓腹之意、民富而安、故是天下之福、周人廟祭牲用騂、是純色、此祀方社、各用其方色、故用特牲、記曰、君無故不殺牛、可見周家重農、此詩是王者祭、故列于頌、不止民間報賽而已、　毛氏曰、社稷之牛角尺、特牲中、有黍稷並薦之意、似者嗣其迹而不遺、續者繼其統而不絶、所謂有其衆之莫敢叛也、一見神既之世獲、一歆神休之永賴意、



張叔翅曰、此詩所言祭祀、小序以為秋報社稷、朱子初本以為宗廟樂歌、此註但言續先祖以奉祀、不明言其何祭也、而载芟云、此詩與豐年相似、蓋改本也、從此則亦秋冬報賽之樂歌、且經文曰、殺時犉牡、蓋牲各從其方之色、舉犉牡以槩其餘、如大田以其騂黑之例、則改本之說、自可通矣、

犉牡記云、周禮凡陰祀用黝牲、毛之註云、陰祀、祭地北郊及社稷也、然則社稷用黝牲、今用黄者、蓋亦禮用黝以祭社、功社是土神、故用黄色、而仍黑啓也、

潘笠江曰、朱傳以二詩、詞意與豐年相似、以為未見有祈報也、呂涇野云、振古如茲、非祈乎、殺犉牡而續、非報乎、

蘇子由曰、聖人之為詩、道其耕耨播種之勤、而述其終歲倉廩豐實、婦子喜樂之際、以感動其意、夫詩之可以興者、所以感發人之善志也、先言勤勞、後言逸樂、使勤者可以自忘其勞、而怠者不知以自奮也、

絲衣

鄭氏曰、繹、又祭也、天子諸侯曰繹、以祭之明日、卿大夫曰賓尸、與祭同日、周曰繹、商謂之肜、

詩柄云、祭而飲酒、是儀禮賓三獻尸之後、主人遂獻賓



及宗人之樂歌、而宗人視濯視牲、賓在祭之前夕、蓋于獻酧時、通叙其始終相視之敬而歌之也、通詩以敬字貫、要本王者主祭說、凡士之敬、皆王之敬、而獲福亦是與王同休、重祭說、不與飲對、

富氏曰、大夫以上祭服、謂之冕、士祭服、謂之弁、　孔氏曰、爵弁之服、玄衣纁裳、皆以絲為之、故云絲衣、又曰、雜記云、士弁而祭于公、冠而祭于己、禮有冠弁、爵弁、皮弁、皆不以絲為衣、士冠禮有爵弁服純衣、與此絲衣相當、故知此弁是爵弁、士服之以助君祭也、又解天子之朝庠官多矣、所以不使服冕之人、而使戴弁之意、由繹之

禮輕。故使士也。若正祭、則小宗伯云視滌濯、祭之日、逆
齊、省鑊告時于王、告備于王、彼正祭重、使小宗伯、此繹
祭輕、故使士、蓋亦宗伯之屬士也。知使士升門堂視壺
濯及籩豆者、以特牲禮則士禮、而士卑不嫌其礼得同
君、故準特牲為說。特牲先夕陳事、主人即位于堂下、宗
人升自西階、視壺濯及籩豆、反降東北面、告濯具。主人
出復外位、宗人視牲告充、宗人舉獸尾告備、彼先視濯
籩豆、次視牲、次舉獸、此後與此羊牛為次第正同。自堂
徂基文在牛羊之上、自然是視壺濯籩豆矣。以此知自
堂徂基、是告濯具、從羊之牛、是告充、鼐鼎及鼒、是舉羃



告潔也。禮之次者、謂特牲之禮為此次、故準之以說天
子之禮也。既圜弁上謂之鼐、鼐器大孫炎曰、既歛上而
小口鼒、以傳直言小鼎、不說其形、故取爾雅文以足之。
　三告皆往告于基。門左右夕有夾室、謂之塾。々前皆
有基、主人所立。在内西塾之基、與西階相直處。　兕觥
旨酒、蓋獻尸之后、行旅酬之禮也、不吴不敖、雖在旅酬
交錯之後、猶若奏嚴、雖為之初、可見其敬無斷間處、觥
以罰不敬者、兕觥其觩、明為罰而不犯也、胡考之休、享
士之膺福于無窮也。
朱子曰、古者祭祀、每一受胙、主與賓尸皆有獻酬之礼、

既畢、然後亞獻至獻畢。復受胙、如此禮儀甚好、有接續
的意思。今併受胙于諸獻既畢之後、主與賓尸意思皆
隔了。古人大端有節奏。　滁云、祭有酬酢、主與尸賓、交
相酬酢、足見古人事死如生之誼。且森嚴之地、而情意
流通、故曰子孫其湛、其湛曰樂、故曰禮之用、和為貴。不
似後人拘迫、惟恐其事之不竟也。
序曰、繹賓尸也。　高子曰、靈星之尸也。　鄭云、此祈蚕
之祭、繹而賓尸之樂歌。月令季春天子薦鞠衣于先帝、
鞠衣黃桑衣、先帝太昊木徳之君、司蚕桑者、為衣祈蚕
也、周禮内宰仲春詔后率内外命婦始蚕于北郊、此即



春祭薦衣祈蚕之尸、靈星、龍星、即房星、東方蒼龍之宿、
蚕為龍精、尸以象之、凡尸象神、々象物、絲衣戴弁者、尸
服也。蚕為絲、故衣絲、俅、潔白也。象蚕也。蚕馬同氣、蚕首
似馬、俅々下曲貌、弁絲曲者、象蚕形也。繹以繹尸、所以
報也。大夫以下、祭于室、即日賓尸于堂、謂之儐、諸侯以
上、有室事、有堂事、祭之明日、賓尸于廟門外、謂之繹、々
者天子賓尸之名、引高子語、明所賓者蚕神之尸也、漢
有靈星祠、蓋舉時人所知者證之、鄭康成據士冠礼、絲
衣爵弁、附合雜記士弁而祭于公之說、以絲衣戴弁為
士、徂堂基、牛羊既、為省牲器、夫繹礼殺于正祭、牲牢器

四皆用祭之餘有司徹云掃堂設尸然行禮非別設牲
先夕省視也果爾王親省則大小宗伯宜從豈越卿大
夫而用士乎鄭云繹禮輕故用士然則王又何必親省
也詩言自堂徂基濟即少牢云祭畢尸出廟門外俟儐
天子明日儐則昨日堂上之尸今往儐于門塾也言自
羊徂牛舉羊及牛者牲皆自堂往門始祭往入先太
牢後少牢徹故牛先出而羊從之舉羊大以羔牲體舉
小以鼐和美〻進尸牲近外故舉先出而鼐從之猶士
虞禮杙者遂退須位之類皆自堂往基之序也兕觥以
下則祝顧之餘鄉以絲衣載弁為助祭之士朱傳改為



祭而飲酒則序言繹賓尸與高子言靈星皆無謂矣夫
依依者民之命農桑者國之本三百篇農祭之詩多矣
蚕祭惟此一篇故聖人刪存之朱子謂序誤高子尤誤
不自知其誤也

酌

舊說武王酌時以成功非也須看酌〻王之造一句武
王駿業者也其無競之烈養舒乎時而非因時為養舒
者也時何以遵養之而晦也非與時俱晦者也時何
以純熙是因武王用大介而純熙也故曰牧伐大商會
朝清明非與時俱顯者也一造字最有意前從誤望武
王上
於鑠以氣勢言即威武奮揚意不必說到觀兵孟津八
百來會尤不專指單車虎賁言遵者守而不動養者蓄
而未發爲天命人心稍可挽回必欲委曲徐俟不肯顯
然舉事也惟天運無久晦而不明之理王者無坐視塗
炭之心於是王業昌明關于我於一着矣此之謂主張
造化撐持乾坤蹻〻王造豈易承受者有嗣不是嗣其
業爾公允師正所以嗣之也武有武之造後人有後人
之造師其意不師其迹則時在我矣 此見後人之有
天下由于武其守天下亦惟武是師也全重武王不在



後人當法上 一說人君為治亦須養不可見小欲速
師者師其養也
序曰告成大武也言能酌先祖之道以養天下也 或
曰酌勺也勺即籥也內則十三舞勺以此詩為節而舞
也

桓

舊說首二句伐暴安民而獲應于天中六句用賢為治
而德昭于天末句總承二意而美之此非詩要意也天
意只在求民之莫武王伐暴總為萬邦而非富天下及
克殷之后武又不以萬邦為萬邦而以為自己之家克

此正與後字相應。故曰於昭于天。夫如是而後可以托
天下也。故曰皇以間之。
屢豐之應。便是天命所在。而命之匪懈。乃承上起下之
詞。即申命用休之意。保有者。信之專。而任之重也。士說
滑庶勿指敦商之士言。商周時、尚無後世烏臺弓藏淨
德。不必照疑思說保。于以四方。列爵分土也。其德即安
民之德。昭即昭假之昭。
序曰、講武類禡也。桓、武志也。　朱氏曰、春秋傳、楚莊
王曰、武王克商、作頌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我求懿德、
肆于時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爾功。其三



曰、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其六曰、綏萬邦、屢豐年。然則
桓賚兩篇、皆大武樂中一章也。與此序不同。　鄭云、凡
天子將出征、祭上帝曰類、至所征之地、祭始造軍法者
曰禡。武王伐紂、告于天地鬼神、武舞象之、而歌以言其
志在安民保士定家、非利天下也。故曰武志。

賚

此詩並頌文武。德重我徂維求定一句。繹思二字、有無
限排徊光景。通篇是代武王說意中事。故開口只說文
王。二我字、如武自言、則武之德在其中矣。
張叔翹曰、此詩當以安天下之意為主。文王之勤言竭
盡心力、以安天下之民也。敷時繹思、我徂維求定、此正
武王大封之意。所以慰文王安天下之心也。推繹思、欲
諸臣受封者、追思文王之心、以共保天命也。諸說以肇
造區夏為勤勞、既非文王事殷之心。而所謂繹思者、只
是欲諸臣知今日大封、皆是武王之恩澤、則又淺陋甚
矣。　勤者、指其求寧覲成之心、正是一箇定字。曰旻不
遑、俯和有夏、是為民而然、非為封國而然、我應受之。不
是受其封國。是体其愛民的念頭、而以其身當之。即王
配于京之意。　敷訓為布、是廣及之意。人各宜其勤。人
各底其績。天下若太山而四維之矣。徂守不作武王之



往、不作諸臣之往。還作虛字看、為發時周之命、正承
二我字。再一提醒、以儆惕諸臣。見非商之私、昵惡德也。
於繹思、正應上文一勤字。及定字、見得不可不勤其職
而副我求定天下之心也。上繹思、着文王上看、須玩一
可字。作死字眼。末繹思字、在諸臣言。欲其靖共以敦職
是活字也。
孔氏曰、尚書武成篇、武王克殷而反、祀于宗廟、列爵惟
五、分土惟三、大賚于四海、而萬民悅服、皆是大封之事
序曰、賚大封于廟也。賚予也。所以錫予善人也。
魯申公曰、賚、述武王大封于廟之詩、為大武之二成、

般

此以裒時之對爲主重朝會上。祭告所及。諸侯畢朝。敷天二句正發朝會之意。　說文云般旋也取盤旋之義巡狩而偏乎四岳所謂般旋也登高以眺望也眺祀上天望祀山河墮山喬岳指一處言允猶俞河則四岳皆徧矣敷天句中言武王新即位天下諸侯皆相望共新政以起下對字意裒時之對若虞典所謂脩五禮輯五瑞協時日同律度是也聚而朝之方岳要知諸侯各朝于方岳非盡朝于一方也以我聚諸侯言時周之命者政令方新典章文物不相沿襲且民宜知所更化矣再

詩脩三項　卷之十四　四九

提而言令人惕然有警省之意。

序曰巡守而祭四嶽河海也

黄氏曰得天下必告于名山大川禮也舜受天下于堯猶必望于山川徧於群神受命之始不得不然也而況武王革命之主乎故此詩首末皆言是周之受命也

黄氏通解曰王制天子巡狩然而望祀山川覲諸侯周禮太宗伯以吉禮祀邦國之鬼神名以賓禮親邦國書舜典所載詩時邁所頌皆先王之良法美意承天命而答人心也後世若作鄜畤祠陳寶封泰山禪梁父祠枌榆社立靈星祠如司馬遷封禪書之所稱者嗚呼先王之意微矣

顧仲恭曰高山墮山喬岳只一山耳墮則其狹而長者謂其旁小山也喬則其高而大者謂山頂也古者巡狩必封泰山以告天封其旁之小山以告地此詩所云是也或疑周至成王始封泰山禪社首武王時未太平不得有封禪不知未太平之時但不刻石紀號以示後世耳若告天告地之禮乃巡狩時必行豈可缺乎自秦皇漢武以後封禪之說遂爲懲者笑柄不知古帝王實有之也

文仲子曰舜一歲遊四岳國不費而民不勞者兵衛少

詩脩三項　卷之十四　五十

而誅求寡也後世少兵衛則不足以防窺伺之奸寡誅求則不足以備羈豹之費如周穆隋煬之遊可鑒矣然則柰何觀風之使以時四出而聖天子延訪于上則不出戶知天下其庶幾乎

郝云舊以此爲朝會祭告之樂歌非也篇名般盤通行遊也書云盤于遊畋婆娑物察行路之辭天子巡狩按節徐行故謂之般與武酌桓賚并目亦武樂也一章耳武樂各章殊事而此爲巡狩之事樂記所謂四成而南國是疆者也若朝會祭告之樂時邁具已或云頌成王則不應篇名與武酌等同例也

終

竟陵　公永錢天錫綮著　男伯覌錢玠編

文張錢青選

慈水　爾賡馮元颺　仝校

爾賧馮元飈

# 魯頌

郝云、魯少昊之墟、在禹貢徐州蒙羽之野、成王以封周公長子伯禽、謂周公大造王室、文武至親、葬祭禮樂、使得從王者。及周衰、諸侯放恣、魯承先緒、汰淫不軌、至僖公用郊三望、漸及大夫歌雝、家臣尋祀、魯之不法、甚于諸侯、由僖公始也。僖公薨、成公朝、季孫行父、立武宮、比天子世室、謂僖公有文德、請于周為作頌、興廟樂、駉以下四篇、皆其樂歌也。禮天子作樂賞諸侯、德盛教尊、五穀時熟、然後賞以樂、諸侯自作樂頌功德、僭也、故夫子刪詩、削魯風。魯不以諸侯自廢也、正樂、存魯頌。魯以天子自居也。非天子而有頌、本諸侯而無風、譏毀誰誉、斯民也。三代所以直道而行、故詩先春秋者也、詩亡然後春秋作。詩直其辭而美刺見、春秋直其事而是非彰。詩之志、春秋之義、一也、故曰不學詩、無以言、詩可以興、可以觀、可以羣、可以怨、邇之事父、遠之事君、嗚呼、春秋之



義備矣、魯升而為頌、王降而為風、文武衰而思周公、舍魯吾何適矣。夏商亡有杞宋存、其或繼周者、魯不久為杞宋乎。故以魯頌與商周并存也。或曰、為魯風不亦可乎。曰頌不可以為風、歌于廟與歌于邦國、不可同日語。春秋諸國無風、檝獨魯、八方雖殊、而綏懷可旁通。國大無風者。魯與宋與楚。魯無風、而南山諸篇可以觀魯。春秋盡魯也。宋無風、而河廣可以觀宋、商頌亦宋也。楚無風、而江漢汝墳、可以觀楚、南國盡楚也。以十五國畢方內、大畧可觀矣。或曰、春秋傳吳札觀魯樂、無魯風、非聖人刪之、夫左氏非真丘明也、季札觀樂、後人因緣三百篇脩辭耳、不足以徵詩、豈魯文獻之邦、而無詩可釆。不如邶鄘齊鄭乎。聖人刪其風、存其頌。其志可知、故宋嚴粲氏曰、魯頌、頌之變也、得之矣。



## 駉

考牧、國之大政也、詩美僖公、敘以牧事言之、溥言、累舉之之詞、累舉、而已、無不有、言盛也、思無邪、非必為馬也、萬事通焉。思馬斯臧矣。思馬斯臧人。心之妙也

鄭氏曰、必牧于坰野者、避民居與良田、李氏曰、坰之野、水草甚美、既不害于農、又使馬得其所養、馬重駉、言色特以驗其盛耳、上思字、就君國子民泛言、下思

字、就馬政備舉言、無疆是思之久、無斁是思之動、無邪是思之正、不得相混。彭彭言盛、是利用有餘、非強盛也。伾伾言多力、見其才非駑下。繹繹者長驅不息、乃其氣壯盛奮迅處。祛祛者強健善走、便可見行地無疆處。都要與末句相關。思非徒思也、必有馬政以養之、如所謂牧之得其地、司之得其人、畜之不枉其性、用之不窮其力、策之必盡其道、鳴之必通其志、而馬斯善矣。思馬斯臧、言思及于馬、而馬即馴良可御、若隨所思而俱臧焉。甚言神速之效、如所謂綏之斯來也。

疏云、禮諸侯六閑、馬四種、良馬、戎馬、田馬、駑馬、一車良



馬以朝祀所乘、故曰彭彭、有力有容也。二章戎馬也、齊力尚強、故曰伾伾、有力也。三章田馬也、齊足尚疾、故曰繹繹善走也。四章駑馬也、王給雜使、貴在肥壯、故曰祛祛強健也。

驪、黑色、跨髀間也、跨者、所跨據之處、黃白曰皇、黃而微帶白色、純黑曰驪、孔氏曰、月令孟冬駕鐵驪、象時之色。檀弓云、夏后氏尚黑、戎事乘驪、騂者、赤色、黃騂、則黃而微赤者也、止一毛色之中、自有淺深、雜毛、則是二色相間雜矣。駓、今之桃華馬也。周人尚赤而牲用騂、是騂為純赤、赤黃曰騂、謂赤而微黃也。駽、青而微黑、即今驄馬、青驪驎曰驒、郭璞曰、色有淺深、斑駁隱粼、今之連錢驄也、驒駱騅雒、多以鬣言、駰騢驒魚、各帶白色、騂為赤色、惟其黑鬣、故不曰騂、而曰駱、陰白雜毛曰駰、郭璞曰、陰淺黑、今之泥驄、騢訓彤白雜毛、彤、赤也、今赭白馬、驒訓豪骭、骭、脚脛也、蓋膝下之名、

有駜

此詩以公于胥樂兮一句為主、而歸重自今伊始四句。見得今日之燕、不徒一時之樂、而且永享雍熙之盛、在公明明、而足以言其在公飲酒、則接以醉歸、立言亦俱有法、宜以餍而表、和而節立說、頌禱中有交儆之意、此明



是臣之所作。意重美其君上。有駜在公、皆以疊語為興、實無取義、明明、辨治也、辨則不昏、治則不亂、只就威儀上說其所以然、則德足以將之也、宜提君作主、說到臣上去、方得。臣子口氣、鼓以節舞、鼓與舞不平、振鷺之舞伶人舞也、醉言舞、飲者自舞也、情懷舒暢、不覺手之舞之。胥樂趨承上說、鷺翔集必舞而下。故執其羽以象之。醉言歸、要見以禮節樂、不繼以淫意。勿依不醉無歸說、

自今以始、只管到歲其有、見歲歲無窮之意、有穀寬說、如德儀交脩。文武具備。皆是。不止在禮教信義上。求于

晉樂兮、就想見與日雍熙之盛說。
序曰頌僖公君臣之有道也、
楊升菴曰、以春秋考之、僖公齊襄衛靈之流耳。馬滑臀。
觀其滅項伐邾、取須句。取鄫婁取濟西田、以楚伐齊皆
悪之穴者也、至其閨門不肅及夫人姜氏會齊侯于陽
穀其女季姬始遇鄫子于防。淫風流行如此。宗中大串、
不作于魯而駉與有駜猶以爲頌、吾誰欺、欺天乎。夫子
存魯頌、見上下相蒙好諛謏悅、而非以爲美也。

泮水

此以落泮爲主、飲酒爲輕、詩之亦頌、甚有次第、福以壽



爲先故首雖老君亦衆所推戴而成其淳者也衆不服
即不能一日安于其位故次服衆民心服矣不有以作
新之亦衰也、故次化民、祖宗有威德貴于繼述故次法
祖如此則内治脩矣、内順治而外威嚴故以服遠終之。
楊升菴曰、魯頌既曰泮宮、又曰泮水、又曰泮林、則泮
宮者、泮水傍之宮無疑也、　戴仲培曰、鄭氏解詩、泮言
半、諸侯之學、蓋東西門以南通水、北無、予按通典、言魯
郡乃古魯國郡、有泗水縣、泮水出焉。然後知泮乃魯水
名、泮林以爲半林乎、
縣学、專在崇儒重道上說、根文教于久廢之日、菁莪棫
樸之化、再興于一時。斯文幸甚久教幸甚[illegible]也、[illegible]民
與法淇觀望皆係于此故曰思樂泮水、採芹意興帶言
之欣止中要見頌與一新意旅之盛、馬之美聲、然初視
學光景從適有踴躍意象即從魯侯講學者非止圖鑰
門觀聽已也　陸師農曰、芹取其潔也、藻取其文也、茆
取其味也、三者皆有意存焉、
其馬二句不平、馬之蹻蹻、即音之昭昭也、臨幸泮宮其
儀久曠、故人人傳播。尊賢有才之聲聞昭然大明也、色
笑非必侯以色笑假之、只平易近人、便是文德民之不
滅公實貽恥誘掖恂恂降以顔色、教以在泮之人才、言



不必以上文大小之人說　徐云、其音、渾作諸學時、諸
飛論道之音、故下遂繼之以戒色戒笑、
茆、江南人謂之蓴菜、生波澤中、必内治修而可外攘。故
先言服本國、而後言淮夷、享壽服人、不[illegible]而[illegible]、[illegible]所以長
道上、却泮宮飲酒時說也、既飲旨酒、遇文[illegible]、非飲酒則
難老也、人許氣作、形容易老、今若使之不遐老者然、順
彼長道、承上文教字來。蓋敘不過是開明扶[illegible]、以言化
羣醜耳、言教不如身体。故又使一順字愚者、化其強梗
以至于馴也、長道、包下文明德文武謀猷等事、不專指
信義礼教遊泮講學。亦講明此長道耳、羣醜包得廣、如

下則民服我皆是不專指小大之衆言。
徐士彰曰、要重二欽字二允字。允文言不徒為粉飾之
具而已也、允武言不徒為耀兵之觀而已也、昭格者與
之相契、故周公嘗監二代而正四國、魯公嘗守宗訓而
作費誓、皆有文武之烈者也。廟不只無一逸德之意、伊
祜不是烈祖所錫、只自求多福意、化民與服又不同、上
之原是說是行此道以服之、如云服人以善也、此之民
則是我自脩之而民之觀感者自化、所謂道之以德也、
敬慎威儀、又是敬明其德之要務、　玩此章穆儀則民
公在上文內治一邊。文武假祖、已向下文外攘一邊、自



是通篇關鍵。
淮夷與魯接壤、世為魯患。伯禽始封。爰及干戈事在費
誓、左傳僖十三年、從齊桓公會于鹹、以病杞、十六年、從
齊桓公會于淮、以病鄫、則淮功為魯人所深願而不可
冀得者、故五章以下詳言之、允昭其德、兼上敬明其德
不同、一就休言。一就用言。一說上以工夫言。此以成德
言。作蕪根作意使服頭本崇文中寓耀武來直作感化
恐下說不去、矯矯四句、正服淮夷處、重獻功、不重詩人
上。　王制注、受成、決其謀也、釋菜奠幣、禮先師也、馘聝
也、不降而鬪、則馘以其無關也、書舜典曰、皋陶、蠻夷猾
夏、寇賊姦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
宅三居、惟明克允、此皋陶之淑問也、
多士廣說、不止虎臣之屬、且上有是功、此重有是人意
各有主也。以克廣德心言之者、見淮之所以服、先懾服
而後干戈、勝之于廊廟。非勝之于疆埸也。德心何勁勇
以成功、和以居功、俱本之使德心不廣、則彼事惟恐在
前、獻功惟恐在後、又何戰而能勝、勝而不爭之有。狄彝
文云遠也、王氏以為擬過、朱氏以為狄除、於義皆通、蓋
擬而除之使遠去也、烝烝皇皇、總見軍容之盛、重將兵
者詩人、故多多益善、不吳不揚、總是師律之嚴、　李氏



曰、人心可謂廣大、惟為血氣所使、一有毫髮之利、則忿
而爭、其心於是乎隘矣。惟其心廣、故其征伐、有過遠淮
夷之功、烝烝皇皇、不吳不揚、未嘗爭訟、惟在泮獻功而
已、按此說克廣德心、專主不爭功言、與義亦同、
兵備兵謀開說、歸重謀上、　鄭氏曰、角弓觩然、言持弦
急也、束矢搜然、言勁疾也、往御無斁、何重正是克廣德
心、人心競勸也、孔淑不逆、有順命而無逆命也、卒獲言
其罪竟獲也、深就後日言、方見果祀頌固有堅不可破
定不可滋突不可窺意。獲與服不同、獲者我用智力以
服之、服者彼自覺悟而來服也。

獻琛正卒獲之事。而以泮林啟之。又從。捨。到。文。啟。上。去。不。脫。作。泮。本。旨。懷是覺悟往日病鄙病杞附徐附楚之非淮夷之貢、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荊揚貢齒革、九江納錫大龜、惟金三品、荊揚皆有之、淮夷其地不出龜蒙、其國不屬荊楊、而貢四方之所有、所以為琛、　蘇氏曰荊楊之貨、其至於齊魯也、由淮而上、

序曰、頌僖公能脩泮宮也、

黃東發曰、僖公從齊桓會諸侯于淮。及因此見止于齊。可羞之甚者也。魯人反作詩誇大其功。此魯之所以不競與。



閟宮

此詩為僖公脩廟而作、前尼言之、且推本魯國所自封魯廟所由來。其郊祭禘樂之盛則因廟祀而張皇之不并重。

諸侯五廟、惟魯六廟、公羊傳曰、周公稱太廟、魯公稱世室、羣公稱宮、由周公皇祖觀之、閟宮正羣廟也、　晉語及書傳說天子廟飾、皆云斷其材而礱之加密石焉是礱密之事也。　廟始于有國、國始於有周、周始于后稷。稷始于姜嫄、故從姜嫄之德說起、種植百穀以功胙土、是天降百谷為后稷之福也、奄有下國、緊此上降福意、

俾民五句、乃受封教稼事、凡聖人所以福天下也、有稷二句、比黍稷二句不同、上雖含教民意、然尚未廣、此是稷為農官、典司稼穡、故民皆有之、奄有下土、正承此四有字來、只徧播于天下之謂、纘禹之緒、見平成之烈、全賴粒食以有終意、　上段重一降字、是帝命率育、下段重一俾字、是粒我蒸民、　黃氏佐曰、百福、只就稼穡說、當后稷未生、民不知粒食、及稷生而降嘉種以粒蒸民、是福一人、即福天下萬世也、其福不亦多乎、故曰百福、太王文武俱不重、只引起周公夾輔之功、為下封魯張本、上段重一功字、下段重一建字、實始翦商、言其勢也、



屆、極也、言紂惡尚有絲毫未稔、天命有絲毫未絕、武王必無有絲毫變節之意、惟會到天命窮極、則牧野之師不得不興矣。即此形容武王應天應人之意已盡、無二無虞、頂屆字來、即是鼓商之旅意、中語曰旅、不止一人、曰咸有其功、即周公已在其內、不必補說、王曰叔父、要見晉公輔相意、侯以列爵言、即伯子男包其下、宇以分土言、即七十五十里無與倫為周室輔重、此國咸休意不專重輔周上、

乃命魯公、即建爾元子事、上示其意、此則實以命也、

劉安成曰、魯所謂錫之土田者、其山川城郭宮室塗巷

附庸皆在田制百里之外是魯之疆域固不止百里矣匪解是以時致祭而不怠載嘗福衡即匪懈之一也不忒禮與物無過差白牡騂剛即不忒之一也　明堂位曰成王以周公有勳勞于天下命魯公世世祀周公以天子之禮樂是以魯君乘大路載弧韣旂十有二旒日月之章祀帝于郊配以后稷天子之禮也　徐云龍旂二句斷之郊祭說按周禮司常職曰日月為常交龍為旂旂十有二旒非龍旂而何說者謂建日月之常則不建龍旂故疑龍旂為廟祭所建此大謬也即無周禮可據明堂位以禘禮祀周公于太廟曷為不言所建耶　又



曰郊特牲乘素車貴其質也旂十有二旒龍章而設日月以象天也此尤龍旂祀帝之明徵也且歷觀兩漢以來祠畤未竟其言郊廟之祭從無道及車旂儀衛之盛者每至郊祀則[illegible]不休詳其文體亦本諸此詩耳無徐駿初說并非龍旂以祭廟　禮運曰魯之郊禘非禮也周公其衰矣　詩故曰春秋自隱桓以下不書郊亦不誠其僭禮知魯之郊自僖公也非成王所賜明矣　趙士僭曰魯以諸侯承天子之祭似覺不宜故曰饗曰宜此詩人之微詞也明堂位以夏灼秋嘗冬烝春祉秋省而遂大蜡天子之

祭也　傳曰諸侯夏禘則不灼秋祫則不嘗惟天子兼之福設于角衡設于鼻預敵其事曰夙戒牲則以福衡所施者祀周公則不直用時王之禮祀魯公則不敢悖時王之制　說文曰剛特也白牡謂白特騂剛赤特也　孔氏曰將將盛貌也太和中魯郡於地中得齊大夫子尾送女器有犧尊以犧牛為尊然則象尊為象形也阮諶禮圖云犧尊飾以牛象尊飾以象於尊腹之上畫為牛象之形　毛氏曰犧尊有沙飾也　孔氏曰鄭司農云獻讀為犧犧尊飾以翡翠象尊以象鳳凰此傳言犧尊之沙羽飾與司農飾以翡翠意同則皆讀為娑傳言沙



即娑之字也[illegible]司于封人載羹亦列之堂上典禮曰凡進食之禮左殽右胾牲肉帶骨曰殽純切肉曰胾孔氏曰大羹者羹肉汁不和鉶羹肉味之有菜和者也大羹謂大古之羹鉶羹謂盛之鉶器其大羹則盛之於登禮記曰籩豆之數周公十六魯公十二數以偶陰之義也大房之設魚腊之載以三羊肩之益以五數以奇陽之義也孔氏曰周語郊禘則有全烝王公立飫則有房烝親戚燕享則有殽烝全烝謂全載牲體殽烝謂[illegible]節折則房烝是半體可知一說魯禘祖用[illegible]嚴則全烝非房烝也尚彝者周公八佾魯公六佾俱要見天子禮

樂所謂升歌清廟，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積，裼而舞大夏，納蠻夷之樂于大廟，以廣魯于天下者，皆以周公之樂舞言，或非所施于羣公。　仰前六句，獲福壽以保國，三壽則保國之助也。舊以昌熾二句屬身言，然熾者氣勢炎炎，繁祉駢臻也。昌有日新月盛意，當兼身與國祚。壽臧則一身事也。有年為壽，維祺為臧。不虧，常盈也。不崩，常固也。土地無侵削也。不震，常静也。不騰，常[illegible]。已干戈無驚擾也。總略邦是常之意。　此已是閟陵國祚。　有三壽以輔之，作朋有同心一德之意，所謂藏在[illegible]。　[illegible]衣。　張衡東京賦曰，降至

講牖　三頌　　卷之十五　　十三

尊以酬酢，送迎拜于三壽，薛宗註，三壽，三老也。　楊升菴曰，呂氏春秋，魯惠公[illegible]請郊廟之禮于周天子，使史角往報，使成王果賜，惠公何須請之有。且周公既用禮樂，何為白其牡于白者，殷之色也。魯君臣欲求之郊，使有以備分[illegible]以宋為解耳。　[illegible]孫有武功，象上獲福不微，周公皇祖之靈，不及此。此孫有慶之可授者，不必待後段方入廟祭。有四[illegible]有車，魯有萬[illegible]之[illegible]賦有千乘，有車則有徒，車有千乘，然後有十萬[illegible]是舉國而行也，故曰大國三軍[illegible]已，更以魯地者[illegible]其實不滿千乘，蓋三萬是實數，[illegible]是故

詞，弓矛屬車，矛在車右，弓在車左，貝胄而朱其綅，是一件，承公徒說。　魯秉禮之國，武功不足，故以服遠而頌。齊桓北伐山戎，莊與其謀，南伐荊楚，僖列于會，伯會始封于魯，淮夷徐戎並興，故併及數國。　仰前八句，與上段承者有別，惟武功大，故福大，武功之垂裕遠，故福遠。富是年富之富，謂來日尚多也。昌，明盛之意，大，弘之意。耆，老，艾，養也。壽胥與試，與三壽作朋同意，[illegible]上重一朋字，是我之親于老臣，此重一爾字，是臣[illegible]願用與我爾壽無疆，即無有後艱之意。

按僖公在位三十二年，伐邾者四，敗莒滅項者一，其四

詩牖　三頌　　卷之十五　　十四

年伐楚，侵陳；六年伐鄭，從齊桓也；二十八年圍許，從晉文也。凡自主兵者皆小國，其大者齊桓主兵，則膺戎狄，懲荊舒，奄龜蒙，荒大東，荒徐宅，至海邦，淮夷蠻貊南夷，俱非實事，但詩人口中，如有其事耳。

徐宅海邦，皆逮屬于東者，淮夷蠻貊，皆逮屬于南者，意俱重服遠，上來同，言同心而歸也，從而化也，諾應命也。承廟祭獲福來，亦欲神默相之如此，功就服遠上見，不必提承是意。魯侯順所欲也，作遠人順魯侯便錯。　孔氏曰，泰山在齊魯之界，其陽則魯，其陰則齊，二國皆以為望也。　又曰，僖公之世，東方小國見于會盟，惟邾莒

賦祀而已、其余不見於經。 薛方山曰、按僖公在位三
十三年、春秋無徐淮伐魯之書、豈僖公亦有以服之與。
沈仲容曰、春秋書公會戎于潛、胡傳曰、書會戎、譏之
也、若作同來會盟、則魯人所以願僖公者、反以譏僖公
矣。
無福不有、乃稱純嘏、人惟壽可以享福、故以壽始終之。
魯人之意、要在恢復疆土、垂更復常許上。燕喜以下、則
開闢拓土之後、備享家邦之樂也。亦逐句散說、 姚承
菴曰、眉壽三句、是天以純嘏錫魯侯、燕喜而下、則純嘏
之錫魯侯、蓋以身享之矣。 常許、魯南鄙西鄙、常見侵



于齊、許見易于鄭、居宇、亡見復周公之宇也、曰邦國是
有、則無改於啟宇之初矣。 曹氏曰、漢志魯有薛縣、而
孟嘗君食邑于薛、則嘗先當屬魯、 僖公娶齊女、姜姓、
曰齊姜、其妣風姓、曰成風、當於下。以釋齊人之詩、齊姜
之善也、補于廟、以享夫人之尊、成風之壽也、 黃髮句、
即上眉壽、保魯意、但上重保宇、此重壽之微
黃氏佐曰、入春秋以來、隱及于鍾巫、桓戕于彭生、般賊
于犖、閔戕于卜齮、弑逆雖繼、其來久矣、以詩憾ゝ以
壽考爲言、然識其以覆車爲戒耳、 沈仲容曰、非戎來
同、規取諸也、否嘗與試規其復故業也、宜大夫士庶規

其依奉臣也。是卽卷阿鳳頌之義、
後漢註、兗州博城縣有徂來山、後魏地形志、魯郡汶陽
縣有新甫山、舉松桷以見他材木、舉路寢以見一廟規
制、新廟奕ゝ、正與閟宮實枚相應、萬民是若、言周公魯
公、功德在民、故咸樂其廟宇之新、而若萬民者、則僖公
也、
魯申公曰、閟宮、魯僖公新作后稷文王之廟、於太廟世
室、及考志宮在四親廟之上、而史克作詩以頌之、非孔
子所錄也、
申公詩說、以駉泮宮有駜閟宮、係鴟鴞東山狼跋伐柯



九罭破斧定之方中之後、俱稱魯風、次召南、

商頌

郝云、初契爲堯司徒、賜姓子氏、封于商、即今陝西ゝ安
府商州、十四傳、八遷都、至湯、徙居亳、或云卽今河南府
偃師縣、十九傳、又五遷都河北、至盤庚、復湯故地、帝乙
又徙居河北、都朝歌、卽今河南衛輝府、周武王誅紂、以
朝歌封其子武庚、成王誅武庚、以微子爲殷後、封宋、卽
今河南歸德府商丘縣、使脩其禮樂、奉其先祀、宋衰、禮
典散佚、七傳至戴公、當周宣王時、宋大夫正考甫、孔
子七世上祖也、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歸祀其先王、

及孔子刪詩時存五篇耳、夫杞宋無徵、夫子傷之、嘗曰、丘殷人也、聖人無事不忘先、而況禮樂乎、故詩以商頌終、蓋詩至商頌、而詠誕備諭極矣、存商頌志從先進、樂其所自生也、

那

商人尚聲、故極稱其樂、以之盛、即德之盛也、詩故以為奏大濩以祭是也、猗歟即在音樂之中、

那與之嘆、總該前三節意　歐陽氏曰、書曰下管鞉鼓、蓋自虞夏以來、循物常用者、　毛氏曰、鞉鼓、樂之所成也、孔氏曰、王制曰、天子賜伯子男樂、則以鞉將之、注云、



鞉所以節樂、是樂之所成、由鞉也、學記曰、鼓無當于五聲、五聲不得不和、是樂之所成在于鼓、凡樂先搖鞉、擊鼓、故首舉之、非舉一以例其餘也、置與奏一時事、與既备乃奏意同、　長樂陳氏曰、聖人作樂以為鞉鼓、鞉以兆奏鼓者也、搖鞉而鼓從之、中聲以發、為搖此則奏鼓、簡簡時、已先奏鞉、可知矣、奏鞉而不言鞉者文也、　黃氏佐以樂記云、然後聖人作為鞉鼓控揭壎篪、此六者、德音之音也、然後鍾鼓竽瑟以和之、干戚旄狄以舞之、此所以祭于先王之廟也、按此亦可證此詩首言鞉鼓之意而鞉與鼓為二物也、凡聲皆爲陽、商人祭祀尚聲。先求諸陽者也。樂以迎來。祭之首務、鼓以立動、樂之紀綱、故以為言、奏鼓簡簡、入其味未成等意、聲未洪、桂未殺、故云其味未成、淵淵宣揚之意、衎、自我、感格、言、尚未說烈祖之來格也、　鄭氏曰、置讀曰植、湯受命伐桀、定天下而作濩樂、故嘆之、多其改夏之制、乃始植我殷家之樂鞉與鼓也、鞉雖不植、貫而搖之、亦植之類、　徐徽弦曰、置我鞉鼓、或云小為鞉、大為鼓、如此則與二節鞉鼓句有何、蓋此所置之鞉鼓、即二節闡之之鞉鼓、所奏之鼓、即三節有數之鼓、自不同也、

烝假內、入揚功德、說使有思其笑語等意、故祖考格而



綏之也、思成二字、可見古人之祭、全是精神依聚的道綏、字、思而不成、則不能感、成則安矣、思成不專在樂、而非、樂不足以綏之、故伐鞉鼓、合管聲以依磬聲、然其實有主祭之湯孫而誠感聲如是其美耳、鞉鼓四句正見其、奏假者彼此相濟曰和、高下遞均曰平、正聲清越以長、聲有定準諸聲則可以人力而下、故云磬聲則和平、此四句使是穆穆厥聲、下只提出湯孫、而與下湯孫相應、於赫湯孫見歸美主祭者

庸鼓二句、乃九獻後事、要入歷容方德意、方見斁奕之然致以清濁高下言、奕以繼兆疾徐言、方祭奏樂之時

鼓鍾既作、各舞各間作、至是則衆音並發、萬舞畢陳矣、各不爽作、即一亦字內含得先祖是聽在、　黃氏佐曰、此詩述牲以鞉鼓、嘗祭以鞉鼓、以管以磬、祭成以庸鼓、萬舞奕一事自為一成乎、然味其辭、乃若互見而有餘音者、此商頌所以為古、而當可歌之也、　又曰、詩只言嘒嘒管聲、而註稱管籥、以字從龠舞來、　群小祀一獻、祭社稷五祀、三獻、望祀山川、五獻、祭先公、七獻、享先王、九獻、　自湯孫奏假、作到嘉客夷懌、此時惟祈流通、神人歡悅、合為一段精誠去感格、故遂接以自古在昔二條、



稱先民者、只見前人有所傳授、不指商先祖說、自三闕之初、以至九獻之後、無時而不敬其事、不分時與事言、
　姚承菴曰、舊說商人尚聲、而所以成格及今在此心之誠敬、故前云湯孫奏假、下篇亦云鬷假無言、而又曰於赫湯孫、穆穆厥聲、蓋言無聲之可聞也、觀此云溫恭朝夕、執事有恪、則所為奏假者、從可想矣、　顧宗內、有實言之意、大者樂聲盛備、雖遠先祖、雖於之而孝子之心、猶若有不敢必、亦至以祖孫一体望之商人之
按我思成、即此可相見
序曰、祀成湯也、微子至戴公、其間禮樂廢壞、有正考甫

考得商頌十二篇于周太師、以那為首、

烈祖

總、重有秩斯祜、一句、申錫意層層提下、不必把我賚羹、就當作先祜、只平平叙去、見得今日備物為祭、而蒙思成之賚、非但奏假之孝子所致也、烈祖方命厥后之人心、吾之不替、故約紙而來、烈祖上下兼祖、貽于無窮、故康年錫、是我蒙烈祖之遺澤、以奉烈祖、是不以我享烈祖、而以烈祖享烈祖也、與宣哲維人二節同看、使已得奉祭祀、已見先祜所及、至于綏福並賚、人同備祭祀而致之、總歸重烈祖上、



補傳云、言烈祖而云筵筵、以第升歆也、若周頌則言於穆於皇、近于文矣、烈祖要見功德之隆、如日躋聖敬、布昭聖武也、斯祜、合下天命人心說、如方命厥后、奄有九有也、有秩自然無疆中、亦重在不已之謂、斯所、只是說今王時、節皆祜所及也、還重成業上、備祀只帶言之、
呂東萊曰、及爾斯所、言流慶無窮、今方于爾之所、其淺猶未艾也、
清酤和羹、非對待話、文法錯綜、只重無言一句、未須補有秩之祜來我祜之時、羹已熟了、但其序先進酒而後進羹、總是祭時事、不必拘已獻未獻載奠也、該課獻意

美清酤而賚思成、求神而神至也、　鄭氏曰、和羹者五味調、腥熟得節、當行禮之時、和羹已備、味已均調、不至後時之失、故曰既戒既平、鬷假就進、和羹說非假神之謂也、無言屬主祭、靡爭屬助祭、但靡爭又本奏假無言來、末見非先祜所及、何以事神受福如此、

約軾三句、是就人心上說受命、下又是就天命上說、豊年、溥將所該者遠、此句過逸詞、　王昂來萬國為溥、舉威加羣辟為將、豊年則民安、故以豊年為降康、　以心曰假、以物曰享、此就方祭時說、至下來假來享、則神來歆矣、假享、提□、□作主、但助之假享、故曰、以申錫無疆、



則前日之福及于今、降福無疆、則今日之福及于後、

陸云、頌予二句、與前緒別、前只重湯孫二字、見一脉相承、此則并將字亦重、蓋所將之祭、即承烈祖有秩之祜而將之者也、篇內言思成、言假享、則先祖之顧已不待言、而湯孫之意無窮、故末後叮嚀如此、

劉安成曰、頌以美盛德、告成功、皆自歌工以達主祭者之意也、自歌工而指主祭者、則曰爾、自主祭者自言、則曰我、曰予、對先祖則曰湯孫、所指則一也、

輔潛菴曰、那與烈祖、皆祀成湯之樂、然那詩專言樂祭、至烈祖則及酒饌、豈始作樂之時則歌那、既祭而燕則歌烈祖與、商頌簡古難看、詞斷而意續、熟讀自見、

序曰、祀中宗也、

玄鳥

宗廟之樂、並祀羣后、而專以契湯武丁言者、契生商、湯創業、武丁中興、故特重之、實皆天之命也、　細味詩詞起伏、當重武丁、蓋湯以武開天下、武丁以武拓中興、其受命與湯並宜也、本之契者、特明商人之所由始、不甚重、

毛傳孔氏疏云、月令仲春玄鳥至日、以太牢祀高禖、記其祈福之時、故言天命玄鳥、非謂卵之說、蘇老泉楊升



菴辨之詳矣、生契即生商、亦生民以生稷為生周人也、宅殷者、契以司徒受封、而居殷地也、然殷叙意、對下武宇、猶天命帝命相對、猶古字始者、當云亦略聖武、長發曰武王載旆、故稱武湯、正域言四方之封域、自我正之、使人不得割據而私授也、奄有九有、猶言率師意、方命厥后、隨其所在之方、而命諸侯也、承命而宇來、奄有九有、承域、宇、來、先后、指湯說、不殆、卽受命何閒、孫子、卽武丁、對孫子言、故曰先后、對先后言、故曰孫子、此只重湯受命之固、垂裕之遠、不重武丁、賴福上、一說、商之先后、受命不殆者、其在武丁孫子乎、若曰不在武丁、

命不殆乎殆矣此等語意亦妙　鄭氏曰商之先君受
天命而行之不解殆者在高宗之爲孫子言高宗興湯
之功法度明也
武稟不出在自心之行德上講恭默思道不敢息遑此
中興之本易之自然言之智勇詩之執競皆是物也不
在武勇上說中興之後撥亂反正非武不能旂二句
應方命厥后外武三句應奄有九有見人心土地無不
於商也王畿雖有制而封域則無外要見爲重歇輕宅
中國大意舉謂開廣也只是天下一統不得以開闢言
敢周稱我商及稱服　肇字雖解作開亦有始字意



在再造之功與開創者等耳　孔氏曰王肅云殷道衰
四夷來侵至高宗始復以四海爲境域也　顧仲恭曰
龍旂十乘鄭箋曰二王後與八州伯之大國若作衆諸
侯解則前時諸侯三千不應止十乘　朱克升曰前言
正域若圖其國有而治之見成湯非以力取也此云肇
域則非惟嗣守故疆而又擴充之見後王之武庸不勝
也
四海來假三句又疊言土地人心以見武丁受命如此
咸宜全在武德上說見武丁之受命非席前王之餘庇
也百祿聚帶受命說繼就土地人心上見勿作兩層

序曰祀高宗也　鄭氏曰祀當爲祫祫合也高宗崩而
始合祭于契之廟歌是詩焉

長發

此詩祫祭羣廟以濬哲貫玩帝命不違至于湯齊語當
重底湯上而基于玄王延之相土則發祥所爲長也伊
尹底有一德故配享而並頌之
聰明以作元后人君之聰明最患淺露故曰濬哲祥即
兆字義從底湯推至契故曰長發其祥洪水四句只輕
輕引起有娀方將意有娀正外大國之屬于幅隕者生
商就開王業說與玄鳥章不同彼言上帝此言舜帝彼



言生商人此言造商室蓋契雖受一國之封而已開混
一之基此其所以爲祥也國語曰玄王勤商十四世而
興
前曰玄鳥此曰玄王尊之于天也桓撥不是敷教在寬
董之用威之說當以教人不倦發之當時混沌之竅未
鑿而顓蒙之性亦未開非撥之不可撥亂而使之明撥
亂而使之正皆撥也桓撥正本逸居無教來勞來匡直
之有恒提撕警覺之不倦是勵精靡懈之念即敬敷五
教敬字不曰小國大國受契之教而曰受小國大國最
有意蓋契實以教澤涵育之下于流水之原而沛然莫

欒如百姓親五而遜是也不重小大之國只重我之教
熟所不遠皆向桓來此便是既發處率履二句不可作
桓撥之實又推一步本他身教來然曰率履不越正是
敬以自治處履禮也即親義序別信上感下應最是神
速所謂是達者如此契生昭明昭明生相土鄭氏曰相
土居夏后之世承契之業入為王官之伯出長諸侯烈
烈以德之光顯言海外有截只向化之意畏威懷德是
也非納土而為之臣也
帝命不違即于既發有截上見三代之興皆積德數百
年蓋受命若斯之難也即此章帝命不違至于湯齊之

[illegible]三頃 表之一五 二五 四百十

意齊者只是與天命會勿露王業字濟字與致天之屆
屆字義同曰齊曰遲見天命人事會合之妙敬曰聖敬
指見成地位言不必看相日躋恭敬之德日升而不退
也遲遲不息之意終日欽欽惟知有對越上帝只形容
其敬之純一若說以敬去事上帝便差孔氏曰分天下
為九處若規圓然故謂九圍式九圍有表正萬邦之意
未便實為天子下正式于九圍之事此處尚寬說
小球大球是輯五瑞乃入朝時所執以為信者小共大
共是貢方物乃入朝時所獻以為敬者綴旒以一人而
趾為諸侯謂總攝得他來駿厖以一人而負荷諸侯謂
承載得他起共受朝貢即所謂休龍也正天命之式之
圍而為天子處 孔氏曰諸侯心繫天子如旌旗之旒
綴着于縿 陶逸則曰古人取喻恰當上言政事文也
故以綴旒喻下言武功武也故以駿厖喻不競三句是
敬以行政敷奏三句是敬以用武此推日躋之敬見于
行事者如此百祿是遒與何天之休應百祿是總與何
天之龍應競絿剛柔木是失處天下事自有當急當緩
當剛當柔的時節但不可倚于一偏故云 為政有休
要于寬嚴强弱間調停而劑量之語曰大絃急者小絃
絕又曰優游不斷又曰太剛則折太柔則廢四者不偏

詩牖三頃 參之一五 五六 四百四

而數布自優優矣 商政似尚嚴故詩以優優立論最
妙 一說不字是一無所著然後著相濟迭施等語便
落競絿剛柔矣 徐云震動有[illegible][illegible]懾意似屬太過
懸悚有惴惧畏葸意似屬不及當時聖人行師實是代
天行事雖以臣伐君宇宙未有人情所[illegible]彼直蕩然無
牽無碍不疑不沮如着衣喫飯相似有何周章有何退
縮故曰君子之中庸也常人有一毫私意便不禁震惧
神氣改常舉止失故矣
曹氏曰周官典瑞五等諸侯各執其圭璧公執桓圭侯
執信圭伯執躬圭子執穀璧男執蒲璧以朝覲宗遇會

同于王、
虔即聖敬也。恭行天討。一上帝是祇之心。如火二句、以
戒惧為奮揚。理直氣壯。故咸靈如此。莫遂、不得肆其惡
也。莫遏、不得行其志也。從莫敢遏、一氣直下。遂遏字在
苞櫱上影借出來。三櫱既殄、則小國懷、大國畏。雖苞猶
未除、而九有無敢横行者矣。故曰有截。不必說到朝貢。
徐士彰曰、時說謂湯之伐桀、必以漸蠶之。蓋與桀之
改蠶也。惟桀終于不悛、故有南巢之放。此亦書生見耳。
此時湯既伐韋顧、則兵端已啟。有遏主之漸矣。假桀能
改蠶、湯將置身何地。本文明言苞有三蘖、則謂剪其枝
詩牖三頌 〈卷之十五〉 廿
葉而後鋤其本根。未為不可。但此有幾攻伐戰意。非若
後世行師尚論之深也。 徐云、謂此論未盡。古今形勢
亦自不同。
中葉、只就成湯未興以前言。震謂國勢不定、業謂人情
不安。即書所謂肇我邦于有夏。小大戰戰、罔不懼于非
辜是也。全為夏失其道。令人危懼若此。不是商之中衰
允也天子、如云其主一般。敬足以格天。勇足以除暴。道
足以興衰是也。阿倚、衡平也。伊尹湯所依倚而取平。故
以為官名。阿衡兼太保宅揆之職。與之卿士、而曰降。只
是鄭重之詞。左右本行政用武伐暴救民說。而實字宗

累發上、猶云實維伊尹實惰佐商王也、
呂覽曰、祖伊尹世世享商。此可為配享之證、
序曰、大禘也、
公羊傳曰、大祫者何、合祭也。毀廟之主、陳于太祖。未毀
廟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
朱氏升曰、此及祖大、知為大祫之詩、
白虎通曰、從尊終始、及彌遠謂之禘、禘之為言諦也、
序駁稱、諦父子也、
殷武
序曰、祀高宗也、 舒中公曰、孟帝乙之世、武丁親盡當
詩牖三頌 〈卷之十五〉 廿六
祧、以其中興功高、存而不毀、特新其廟。稱為高宗而祀
之。故作此歌、
高宗中興之功、以伐楚為第一。概括故從此說到諸侯
畏服上。然中興根本、只在一個畏民。故四章推本言之。
而因極言中興之盛也。總見當特廟世祀意。
撻奮二字、有卓然果斷、人不及謀、發不及距意。此時積
衰之後、稍着一分因仍姑待之意、便陵夷而不振矣。
荊楚左控江陵、右握黔中、南負蒼梧、北依涇塞。險阻之
國也。罙入三句、正奮伐事。楚人惟恃其阻。征之則逃匿。
謂我不能致之。是以其地難平。今惟搗其巢穴、以衰[illegible]

其醜類、使之勢窮力屈、無所逃遁、然後其地盡為我所
有、昔諸葛征蠻夷、必渡瀘深入、而後克之、亦此意也、功
可垂于後、故曰緒、　徐云、漢書嚴助疏曰、臣聞長老言
秦之時、嘗使尉佗踰嶺越、又使監祿鑿渠通道、越人逃
入深山林叢、不可攻、留軍屯守空地、曠日持久、士卒勞
倦、越乃出擊之、秦兵大敗、荊楚以南、高山深谷叢林窮
箐、夷人據險負阻、鳥舉鳞聚、不可方物、至今猶然、高宗
伐楚、獨能裒荊之旅、可謂神于用兵矣、不曰功而曰緒、
見此舉非得已也、上承祖宗、下垂後裔、不似後世大黷
武而用兵四夷者



氐、西夷之別種、在冉駹東北、廣漢之西、其種非一、羌出
自三苗、分宗又等州、皆其地、　耶獻方物曰享、一世一
見曰王、威之所制者廣、故曰莫敢、氐羌非一國一君、故
曰莫不、曰商是常、正見責楚之義、　周禮秋官行人云
九州外謂之蕃國、三十年為一世、其父死子繼、及嗣王
即位、乃來朝、謂之世見、　國語、賓服者享、荒服者王、時
享於王、先王之制也、有不享則脩文、有不王則脩德、序
而不至則脩行、於是有征討之條、有文告之詞、征不享、
告不王、
凡遠近之人、華勢相應、內不足而遠攻、則近者伏而伺、
隙、內有餘而遠服、則近者畏而銷萌、荊楚平而諸侯朝、
勢使之也、　說命云、明王奉若天道、建邦設都、則多辟
雖受於天子、實天所命也、歲事、如周禮春朝夏宗、秋覲
冬遇、獻一歲言之、故曰歲事、說者多謂歲事所包者廣、
稼穡特其一端、不知聖王建侯之意、全是為民除卻民
事、有何歲事、除卻稼穡之事、亦無民事、匪解、如土地辟
田野治、省耕省斂是也、勿予禍適、是多辟心口自忖語、
稼穡匪解、即其庶幾可免禍適者、二語有條條不敢自
保之意、勿作自信口氣
推原中興之本、直從天命說起、天之監降、而寄之于民



民所以嚴也、不僭濫、就是無怠、遑、嚴、不、作、兩層　徐云
人心如天、不息、常自提醒、便無過差、少着怠遑、便頹廢
蕩佚、檢點不到、廢便成僭濫矣、所以說不敢怠遑、不敢
字、應嚴字、　命于下國二句、當以荊楚平、諸侯服作主、
對天而言、故曰下國、命之光、復舊物、而內順治、外威嚴、
福孰加焉、故曰大建、
商邑猶故也、百度脩舉、比玩愒之時不同、故翼然改觀
耳、史記、昔唐人都河東、殷人都河內、周人都河南、三河
在天下之中、若鼎足、王者所更居也、極、即萬邦之方、意、
不重取正上說、聲是風聲、曰赫赫、夷夏皆謳歌也、灵是

厥灵曰濯濯，夷夏皆震驚也。此皆何高宗撻伐一篇時
將此聲脈中外之勢重新照關出來而加之壽考，且此
聲灵之盛與年俱長，且幾原寧，則其享年之日聲灵無
改矣，延至後生，猶此赫濯之遺，即皆高宗條之也。以字
緊根聲灵一派說，亦不外諸侯畏服四方來賓意。
朱氏曰：春秋傳云，商湯有景亳之命，而此言陟彼景山，
蓋商所都之山名，衛詩亦言景山，乃商舊都也。　凡斬
代曰度，劉此與魯頌新廟與彼之新始作也，寢成孔
安，說後人安高宗之神，說廟成而神有所依，則安也。若
以百世不遷為安，則凡從祧之廟皆不安矣。此立廟非



祔，乃在親盡當祧之日，非始崩祔廟之時。
劉安成曰：商書七世之廟可以觀德，蓋天子七廟，三昭
三穆，與太祖之廟而七。八九世而後，隨其昭穆親盡，遞
遷其主，而祧于太祖之廟。其有功德之君，則後世宗之，
雖親盡不祧，別立百世不遷之廟，而特祔其主焉。商有
三宗，高宗其一也。

詩牖十五卷 浙江巡撫採進本

明錢天錫撰。天錫字公永，竟陵人，天啟壬戌進士，官至僉都御史。是編大抵推敲字義，尋求語脈，爲程試制藝之計。首載馮元颺序，謂其書不但存朱子，存毛詩，并可以存齊存魯存韓祧衛宏而禰子夏，其功不在鄭孔下，亦夸之甚矣。